宋史紀事本末

三十冊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光緒己亥季秋
慎記書莊石印

宋元紀事本末序

讀史至宋踦乎傷之代係漢唐而文出蒙古其書闒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載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通鑑出入陳氏旁摭曲證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書翦截繁陋別韓老同傳之非去琬炎濫收之謬然後大采遺文博蒐典故斷以己意成一制作而家鮮倉乘畋漁無術訪求幾載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十數巽巖真本尚歎未見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俱從姑舍豈 晁旒當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謙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舉旦暮可遇乃積久無聞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從二家寄以論難彌綸目前綱紀有待不敢即為建安續也宋治儒弱文繁實少元臣識之隆替畧備顧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室柔睦內治既修兼以外攘天保采薇宜克永世而駐蹕一南國祚竟覆論者咸懼熙寧變法宣和極亂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可為岳韓劉吳百戰百克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唐肅代者為之南面任使不疑君臣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既盡不復生神州既棄不復還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寧宗無能而韓侂胄主戰馴至理宗政由史賈桑柔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胡元主夏草昧不寧英宗之弒泰定之篡明寧之殂順帝之立國皆可亡必緩及至正勝廣始起秦皇厭勝唐明祝天真人將降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明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百年

數窮無俟紂惡之熟也閒居尚論紀志表傳各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煙嘗念神器襁褓雖鼠難竊胡歎漢悲憾深昌喪逆取順守道固多途大抵開闢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逸羣賢之勞蓋莫救一夫之頑譏古今盡然不獨兩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夷於石晉靼韃地廣秦隋而歷短於拓拔中國之所以失即　　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即中國之所以得也周書戒王殷鑒不遠漢臣近規引秦為喻人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即宗元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金鏡禦不若乎

婁東張溥題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太祖代周
第二卷　收兵權
第三卷　平荆湖
第四卷　平蜀
第五卷　平南漢
第六卷　平江南
第七卷　太祖建隆以来諸政
第八卷　禮樂議
第九卷　治河
第十卷　金匱之盟
第十一卷　吴越歸地 陳洪進附
第十二卷　平北漢
第十三卷　契丹和戰
第十四卷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第十五卷　交州之變
第十六卷　蜀盗之平
第十七卷　太宗致治

第十八卷
營田之議
第十九卷
至道建儲
第二十卷
咸平諸臣言務
第二十一卷
契丹盟好
第二十二卷
天書封祀
第二十三卷
丁謂之姦
第二十四卷
明肅莊懿之事
第二十五卷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第二十六卷
天聖災異
第二十七卷
茶鹽榷罷
第二十八卷
正雅樂
第二十九卷
慶歷黨議
第三十卷
夏元昊拒命
第三十一卷
儂智高
第三十二卷
貝州卒亂 王則
第三十三卷
浚六塔二股河
第三十四卷
英宗之立
第三十五卷
刺義勇

第三十六卷
濮議
第三十七卷
王安石變法
第三十八卷
學校科舉之制
第三十九卷
元豐官制
第四十卷
西夏用兵
第四十一卷
熙河之役
第四十二卷
瀘夷
第四十三卷
元祐更化
第四十四卷
宣仁之誣
第四十五卷
洛蜀黨議
第四十六卷
紹述
第四十七卷
孟后廢復
第四十八卷
建中初政
第四十九卷
蔡京擅國
第五十卷
花石綱之役
第五十一卷
道教之崇
第五十二卷
金滅遼
第五十三卷
復燕雲

第五十四卷
方臘之亂 宋江附
第五十五卷
羣姦之竄
第五十六卷
金人入寇
第五十七卷
二帝北狩
第五十八卷
張邦昌僭逆
第五十九卷
高宗嗣統
第六十卷
李綱輔政
第六十一卷
宗澤守汴
第六十二卷
兩河中原之陷
第六十三卷
南遷定都
第六十四卷
金人渡江南侵
第六十五卷
苗劉之變
第六十六卷
平羣盜
第六十七卷
金人立劉豫
第六十八卷
張浚經畧關陝
第六十九卷
吳玠 兄弟保蜀
第七十卷
岳飛恢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第七十一卷
順昌柘皋之捷

第七十二卷
秦檜主和 檜死附
第七十三卷
金亮之惡
第七十四卷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第七十五卷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第七十六卷
孝宗之立
第七十七卷
隆興和議
第七十八卷
孝宗朝廷議
第七十九卷
陳亮恢復之議
第八十卷
道學崇黜
第八十一卷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甯宗廟議陵議
第八十二卷
韓侂冑專政
第八十三卷
北伐更盟
第八十四卷
吳曦之叛
第八十五卷
蒙古侵金
第八十六卷
金好之絕
第八十七卷
李全之亂
第八十八卷
史彌遠廢立
第八十九卷
金河北山東之沒

第九十卷
蒙古取汴
第九十一卷
會蒙古兵滅金
第九十二卷
三京之復
第九十三卷
蒙古連兵
第九十四卷
余玠守蜀
第九十五卷
真魏諸賢用罷
第九十六卷
史嵩之起復
第九十七卷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第九十八卷
公田之置
第九十九卷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定宗憲宗世祖
第一百卷
蒙古立國之制
第一百一卷
北方諸儒之學
第一百二卷
蒙古南侵
第一百三卷
郝經之留
第一百四卷
李璮之納
第一百五卷
賈似道要君
第一百六卷
蒙古陷襄陽
第一百七卷
元伯顏入臨安

第一百八卷
二王之立
第一百九卷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高安　陳邦瞻　德遠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天如　論正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顯德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校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讙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郭延贇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欠伸徐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眾禦之軍校王彥昇

遜、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大軍所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鄰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帝涿郡人、四世祖朓、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宏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宏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摶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

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為中書令、以禮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馬步軍都虞侯、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

乙卯、帝以其弟匡義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義、趙普為樞密直學士、

立四親廟、尊高祖朓

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皇后考宏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

還以大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凶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旣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　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

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春殂謚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橐駝兒多智畧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黃袍旣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己力起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常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閭邱仲卿說

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筠違其言、徒恃儋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遊説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為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迴入討、四方響合、敗于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敗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撿、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釗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為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撿不復除授、 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為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

太祖杯酒釋兵權

普諫符彥卿典禁兵

初以文臣知州事

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塗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閥閱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

詔設通判於諸州節度使之權始輕

初置諸路轉運使財利盡歸於上

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詔諸州決大辟付刑部詳覆

趙普薦辛仲甫為四川兵馬都監

夏四月、詔設通判於諸州

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强幹者往涖之、自是遂著為令、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强、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己、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

帝注意命將

用恩結李漢超董遵誨

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卻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賜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為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屢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荊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以不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

恐再拜餓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
母在幽州患難睽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
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
馬數萬夷落以定

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為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託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强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强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張溥曰收兵之謀發于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强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吏事埶祖赤心既同蕭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故人之雅不為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為快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無備賈昌朝于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蒿目若此豈開基聖主當日不為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替赫赫文武甯為東遷販德哉南渡賊檜為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三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盗者矣

周保權立張文表殺廖簡據潭州保權求援于宋

太祖命慕容延釗假道于高繼沖以討文表文表先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平荊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十一、　十一月、荊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沖嗣、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凶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盧懷忠使荊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歛、南通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荊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沖討文表、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臠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沖諭意、孫光憲因言於繼沖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

為楊師增所誅李處耘即諭繼冲来降

延釗克朗州殺張仲富遂獲保權湖南悉平

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沖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荊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沖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沖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沖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為荊南都巡檢使而授繼沖荊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為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眾寇掠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湖南辰州在唐分為錦溪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猨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荊湘無復邊患

張溥曰湖南周行逢荊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唇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

自衡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廷是時北觀荊渚高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中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即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荊南繼沖無能開門納士直掇拾耳荊南既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為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荊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狄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勗之世即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為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荊湖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

孟昶不聽母言而使王昭遠韓保正主兵

李昊請蜀主通職貢于宋昭遠止之

昭遠聽廷偉言約北漢舉兵

帝乃命王全斌等分道伐蜀

帝先定水陸伐蜀之策以授光儀

蜀高彥儔敢自焚死光義以禮葬之

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幷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於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延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劍門、

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寗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鏁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鏁江曰、我軍泝流至此、愼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卽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鏁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克蜀之兵惟曹彬秋毫無犯

蜀主命李昊草表降宋

全斌等縱兵掠蜀彬屢請旋師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彊、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塞而遁、遂進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騎至、與崇韜俱被執、　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　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趨劍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氈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

全師雄憤朱光緒而叛高彥暉戰死

蜀主昶至汴封公尋卒母李氏亦不食薨

帝碎昶寶裝溺器

曹翰襲破呂翰

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城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 六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昶撿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為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昶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昶母李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幷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諜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

宋兵還全斌等責降彬賞特優
沈義倫入蜀却珍帝用爲樞密副使

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乾德五年春正月甲寅徵王全斌等還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二月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義倫爲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張溥曰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略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昶出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衆怒復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昶爲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讖玄喆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衆笑李昊之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死義然盱衡國勢主猶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空嗟雕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昶母李氏唐莊宗舊嬪也誨昶任彥儔疏王昭遠輩昶不從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瀝地嗟彼偷生竟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平南漢

劉鋹委政于龔澄樞盧瓊仙

陳延壽勸鋹殺諸王

南漢許彥真族誅

鋹納李託二女委以國政

潘美尹崇珂克南漢郴州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御使潘美擊却之、　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戲宮中、宦者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鋹除去諸王、鋹以為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　內侍監許彥真復譖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援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　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琄言於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於宋、南漢主懵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以廷琄為招討使、屯洸口、帝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鬭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鋹賜邵廷琄死

帝令南唐主書諭鋹稱臣鋹不遜帝伐之

潘美擒斬伍彥柔潘崇徹擁衆自保

美大敗李承渥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琄屯洸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頼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琄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琄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琄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祠之　開寶三年九月、鋹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鋹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發帝令南唐主為書諭鋹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鋹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搆誅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將潘崇徹、鋹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鋹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　十一月、鋹以李承渥為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鋹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崇徹降

植廷曉郭崇岳戰死鋹出降

帝釋鋹罪而斬澄樞托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營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舶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舶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漼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即令人送漼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内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託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明日鋹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宦者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椓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為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　鋹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於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千門外、釋鋹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疏、有口辯、性絶巧、嘗以珠結勒鞍、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毒

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賜以巵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慙謝鋹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鋹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張溥曰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龑銜者言其不祥又改玢後劉鋹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玢無道爲弟洪杲所弒晟復殺洪杲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鋹能幹蠱撫柔越閩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第翦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黃屋其可久乎邵廷琄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款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鋹之謂也潘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闕下涕沾山河彼暴同孫皓憨猶叔寶羊頭謠應酣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平江南

南唐臣杜著薛良獻平南策帝斬著配良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即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於迎鑾鎮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於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六月唐主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

唐主景疾卒子煜即位于建康

煜好屠浮法而忘國守邊

唐相韓熙載

煜先幸周氏後立為后

煜寵任陳喬張洎徐遼徐遊

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覦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既平揚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還、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乃謚景為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鬬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使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為名、別獻珍玩、　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歷、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顯德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　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册立之、唐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猾吏潛結權幸、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

煜遣弟從善朝貢遂去國號敗制度

林仁肇請復江北盧絳請取吳越煜皆不聽

帝行間計煜鴆殺仁肇

煜求從善歸國帝不許

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樀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

六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　九月癸亥、遣曹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illegible]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

帝命曹彬等伐江南戒勿暴掠

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宗祀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愼勿殺戮設若困鬭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

樊若水上言江南可取狀帝遂造浮梁潘美等用以渡江

美敗鄭彥華杜真

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荊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為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嚮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侯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

髙唐李雄父子八人死義

江南兵敗煜殺皇甫繼勳

煜遣徐鉉來求緩師帝不許

彬令王明等擒朱令贇

金陵城陷陳喬自經鍾蒨舉族死之

民為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没於陣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攻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者爭道溺死千計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為慮自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瑀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立柵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召神衛軍都虞侯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　冬十月江南都虞侯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　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櫂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贇乘其大舫建大將旗鼓至浣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

煜與湯悅等赴汴

彬兵不血刃

封煜為違命侯

之令贇勢促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贇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蹙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彬即稱愈又明日城陷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懦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

曹翰殺胡則屠江州

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 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 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張溥曰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貢號爲順臣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天子在上可以憐而赦矣亟鼓朝氣務溢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世杜著薛良奔宋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私二心之臣其知懼乎迺樊若水懷憤不第詣汴上書圖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又何嘗一日忘也煜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兼信浮屠法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爾林仁肇忠謀被間皇甫繼勳驕貴握兵用舍乖方噬臍何悔李牧誅而趙亡范增死而楚滅強大且然況闇弱哉五代風靡置君如奕太祖平荊楚取巴蜀俘劉鋹太宗削吳越伐太原其臣死事者寥寥也南唐之亡李雄父子戰死鍾蒨舉族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吳猶有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欲盡令武臣讀書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鎮諸州 是月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坐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貲產眞宰相也是

范質等相坐論之禮遂廢

詔許不時上章

帝幸武成王廟去自起配享

以二科取士

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小民而民弊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謬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穎贄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為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贄始

置封樁庫以備兵荒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荊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四五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命中書覆試陶邴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命減吏員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悔誤決一事

帝戒永康公主衣貼繡鋪翠襦

帝減刑罰罔不貸贓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眾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illegible]決去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

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貫

張溥曰藝祖受禪之元年即遣賑諸州躬幸太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為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亦旋悔之無傷令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通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然歷觀行事帝皆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安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雎麟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絕徵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宜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禮樂議

聶崇義言禘祫禮三證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

崇禮上三禮圖

尹拙駁正三禮崇義復引經義釋之下竇儀裁定

拙崇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説張昭等爲定議

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甯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　尹拙駁正三禮聶從義復引經釋之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寖遠圖繪缺然踳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爲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説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黄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即無蒼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説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别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册君取其説爲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删爲二卷其阮士信即

諶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删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内、亦無改祭玉之説、
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
尺寸之説、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説、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
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説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説、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
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
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内昊天
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傚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
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
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
位、有益於教、亦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
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圜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
大琮内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
裘搢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祼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
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
精義、開元禮、郊祀録、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
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
改祭玉之説、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鑊、
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説卦云、坤為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溉之釜鬵、春秋傳云、錡

寶儼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

陶穀等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

毀孟昶偽宮縣

和峴請求泗濱石以充磬材

令有司復二舞十二

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請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寶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為良安。王公朝會為承安。郊廟俎豆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甯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偽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虡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郎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

峴創新尺定律呂

峴議郊廟殿庭先奏文舞

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氊牀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錞各一歌簫笳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叉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況此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為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又念王朴竇儼素名知樂皆以淪沒因詔和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歷志自國初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樂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殿宇所用文舞為玄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為八行行十六人皆著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宇內即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為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荊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鐃鐸雅相金錞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

詔峴作四瑞樂章以備登歌

峴請撰采茨曲

即依樂令而文德武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雁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荊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緑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雁神鼎白麟之瑞並為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木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烏黃州獲白雀並合播在筦絃薦於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烏皓雀四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舊典今太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宮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張溥曰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嗛嗛焉漢高祖禱枌榆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綿蕞漢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蔑聞惟傳制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義久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竇儀定三禮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視漢為優顧於周官制作之原未有睹也雖然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尚因也久矣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韶舞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世雅音盡矣沛公謾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

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并天下文參南北至牛宏何妥新樂既成專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皆議悉毀前代金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弑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凌遲命竇儼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為禮樂之盛而忽亡也朝廷惡之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倫漢高侮慢太公分羹擁篲任呂后而殺功臣寵戚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宮人太宗納巢剌王妃卒貽武韋之禍禮崩樂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法尊理學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於弱非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治河

太祖議築古堤不果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黃河治古堤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決之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澶鄆亦決詔發州兵治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詔發畿甸丁夫繕築河堤歲以為常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

田告纂禹元經十二篇

太宗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

使者奏治遙堤不如分水勢

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

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堤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

門啓閉隨時務乎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詔發卒代民治河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衞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梁睿請于迎陽鑿渠引水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州土脈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於河以分水勢

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任中正等議其糜費遂寢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三篇幷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於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夾右碣石入於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堤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北入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即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

垂又言疏河利害議不復行

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衡漳西岸限水為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中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兗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也一日侯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

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楗橛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三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

陳堯佐作木龍以護岸

南為害既多而人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污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為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 初滑州以天臺決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即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説者以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為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冰泮雨積川流猥集波瀾

甚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華水四月末麥壟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氷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礬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菼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斷氷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水信有常率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谼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劄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埽岸故朽潛流漱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謂之淪捲水浸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徑磬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湍怒略渟勢稍汨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詔下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梢辮竹糾芟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梢梢芟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凡緣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七埽舊有七里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

蘇村凡二埽澶州有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張溥曰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淮運首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之地漕運分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為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二代尤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釃為二大陸而北播為九主於分勢順導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漢則大決瓠子武帝君臣負薪宣房哀傷作歌屢徙屢決數世不定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閒溢為敗無大橫決者以河自漢末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水有所洩為力分偶合於禹功也天子即威武水官即四出大畧循禹故道則安逆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改也漢武憂河移徙親沈璧馬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子既歌穿汾陰通褒斜鑿龍首浚六輔歲興大役無功輒止大不得已惟有因其自然勿加隄塞而已宋初河決濮陽陽武藝祖詔云詳究經瀆但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至哉王言賈讓三策蔑加也厥後河再北徙禹跡可復而大臣喜功務强使東注水逆行能無困乎然唐都冀方三面距河轉漕利兗青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荊適洛豫浮洛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為至而總銍秸服粟米畢賦於帝幾百官食采兵寓封井無庸事漕漢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入京師給中都官者歲不過數十萬唐都仍西漢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

節而易聽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漕亟而河患殷矣汴亡而河遂委之於金然則欲治河者盍慮先省漕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金匱之盟

太祖為天子杜太后戒以可憂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茍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太后遺命立長君帝藏誓書于金匱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謚曰昭憲　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開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

趙普罷相上表訴顧命事以為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

帝崩光義即位有燭影斧聲之疑

太宗自將伐漢呂端勸齊王廷美請行

武功王德昭懼帝怒自殺

德芳卒

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金匱 九月封弟光義為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 九月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即皇帝位改名炅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即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弟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 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未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諡曰懿 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諡曰康惠 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

普請備樞軸以察奸變

王適等以告廷美進官陳從龍等以親廷美流貶

廷美不自安柴禹錫告變趙普主之遂得罪

普密奏盧多遜交通廷美遂流厓州并斬趙白等

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詔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之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美開封尹、為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絹綵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適判河南府事、開封府判官閻矩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密都承旨、趙鎔東上閤門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為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為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王榮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殀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慮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遺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

廷美勒歸私第閻矩孫嶼皆貶

普諷李符奏遷廷美又誣符罪流之春州

廷美憂悸疾卒帝佯流涕

王繼勳嘗為求訪聲妓怙勢贓污、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怨望詛呪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期親於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等悉斬於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復正名、稱德恭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為涪州司户參軍、孫嶼為融州司户參軍、皆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年春正月卒於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追封為涪王、謚曰悼、為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真宗即位、追復為秦王、妻張氏為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尚書令、徽宗改封魏王　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為相、帝傾心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為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

普剛果忌刻

奚嶼希普意奏流雷德驤雷有隣陳寃帝疑普罷不復召

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贓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簷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貨都下三司使趙玭以聞帝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惋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曳出之貶商州司戶參軍久之知商州奚嶼希普意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德驤子有隣擊登聞鼓陳冤并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為下御史獄鞫實帝愈疑普遂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久鬱鬱不得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為司徒侍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明日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墮淚宋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張溥曰燭斧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太宗之忍也昭憲升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挈天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實式臨之曾幾何時德昭廷美死俱非所慾母拳拳先慟地下鄭莊怨姜氏未聞此酷也又何有於兄弟哉開寶中趙普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為拱護皇弟而志存推刃太祖不察實同金縢仁人之心寧過於厚盧多遜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之徒如柴禹錫者蝟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溘殞天子猶恨恨不已

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痛塡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周室羈孤雛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視大物不疑之名推兄居之徐取納懷直忘久假哲人世繼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當塗典午死不服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吳越王錢俶歲朝貢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歲朝貢

俶受宋命攻江南沈虎子諫不聽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俶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合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俶與妻子入朝留兩月遣還

九年二月吳越王俶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姑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俶入朝崔仁冀勸其納土遂不得還

俶遇燕暴卒留從效卒其子紹鎡陳洪進諫而立張漢思後知其欲殺己復遷之而自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乙酉、吳越國王俶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並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俶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俶為淮海國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侍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緦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文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文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俶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俶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卒、子紹鎡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鎡夜召與燕、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正月、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洪進來朝獻漳泉

荆罕儒攻北漢汾州戰死

北漢段常諫劉鈞立郭氏為妃後遭譖殺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道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三年卒

張溥曰河西竇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闕鸞刀茅旌差稱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為忘虞寄之忠而效王元之妄多見其不知量也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鷹鸇翻覆非宋莫歸俶傾國入朝西楚長淮畫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黠武一門萬石年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王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鑾等謀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契丹救之

郭進却北漢契丹兵

鈞以國事委郭無為

鈞從子繼文使契丹被拘

李繼勳屢敗北漢兵

鈞殂養子繼恩立

不及、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遂克捷、進卽以聞、迄還其職、帝從之、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顒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契丹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戒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蹙、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王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柰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己、且患其專政、加守

帝聞鈞卒遣繼勳伐漢

侯霸榮弒繼恩無為殺之張昭敏議迎立繼文不從遂立繼元

無為勸鈞納款不從

繼元遣范超弒孝和郭后世祖諸子皆幽死

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之、八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諜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團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筠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揕其背、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幷人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鞫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 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

魏仁溥諫親征太原不聽

兵為勸繼元降宋不從

契丹兵救北漢韓重贇何繼筠擊敗之

李光贊請帝班師

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溥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溥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眾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　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授以方略、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引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陷、郭無為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

繼元殺無為
趙高勳請契丹主遣還北漢使
僧繼顒獻首飾于繼元遂為中
繼元殺弟繼欽又殺張崇訓等
帝令党進等五道攻太原
趙普議勿先下太原故帝至城下即退師

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縱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勳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顒為太師兼中書令、繼顒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栢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顒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顒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為然、故雖連年攻

太宗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不可曹彬力贊之

進遣田欽祚凌侮遂縊死

潘美等屢敗漢兵

繼元出降宋

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己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敵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姿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贇等先發兵圍之、繼遣尹勳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城陷殺傷者眾、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惲以下官

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兎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强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

張溥曰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讐子鈞繼體倔强不下藝祖龍興哀辭求存赦而弗討雖王者恤小量務兼容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殂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反王薛釗兒匆匆遇弑失策甚矣張昭敏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攘位無恙郎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悪繼元之抗六飛屢駕懲于李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為邊蔽太宗獨斷整旅翦除牽于契丹勝負猗見以彈丸之區盡中國之銳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契丹和戰

契丹主賢請通好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

契丹遣使會葬太祖辛仲甫報聘不辱命

太宗伐北漢契丹和好中絶崔翰贊帝取幽薊

契丹劉宇等多以城降

耶律沙戰敗于高梁河適休哥斜軫兵至帝遂大敗

劉廷翰等大破契丹韓匡嗣遁

帝命答書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敵會葬太祖山陵、壽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絶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撻馬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絶、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於城北、帝率衆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眞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寇鎭州、都鈐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鎭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

楊業大敗契丹兵殺蕭咄李時號楊無敵

李昉止帝伐幽州

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雁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出至雁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　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於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　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為幽州部署遂還京　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雁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甯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

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甯邊鄙甯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强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内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内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

休哥戰勝讓功

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哥為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畧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帝約渤海高麗伐契丹皆不應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為安靜軍　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契丹主賢卒遺詔立隆緒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勅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

帝聽賀令圖言遣曹彬等伐契丹

彬等敗契丹

田重進再破契丹

趙普請班師不聽

彬等乘勝速進違帝持重緩行之諭遂敗于歧溝關

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進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　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眾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荊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眾、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鬬、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飛狐靈邱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陘入、與契丹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鬬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茍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　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歧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

潘美敗于飛狐王侁等逼楊業進戰又失陳家谷口之約業遂被擒不屈

捷、奏聞、帝詔、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鋭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絶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爨、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邱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為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於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勝、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雁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

死麾下百餘人皆從之

曹彬等貶官獨李繼隆田重進以不敗進戰

張齊賢請行代州

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軫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侯、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

劉廷讓等與休哥戰于君子館一軍盡沒賀令圖被執

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諜紿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帥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哥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鬬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齊賢大敗契丹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衂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撻烈哥宫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李維清李昉等諫罷

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鬬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丁

郭守文破契丹

王禹偁獻禦戎十策

張洎請于沿邊建三大鎮

宋琪等請修好息戎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畧盡十一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河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為強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耶蓋文景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遊惰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至安祖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納之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過威虜耶律休哥聞

尹繼倫大敗契丹兵於徐河

折御卿擊敗韓德威等于子河汊何承矩戰卻契丹御卿卒于師

之、師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汊、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 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諜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恥、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諜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於師、契丹兵亦退

張溥曰、太宗初即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功、幽州之圍、虜帥多降、指盼燕薊、將為我有、忽敗于高梁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城、楊業斬將雁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必克、曹彬捷于涿州、潘美

捷于環朔田重進捷于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慚弔伐而帥違節制敗績岐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輿尸屢告自夏迄冬王師三衄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然山前後十六州久淪左衽汴京藩籬勢在必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太師戮力中原仁義若曹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羆何遽不銜霍若而軍既次涿反退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貶意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畋懷州為近侍所弒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疏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李繼筠遣將略太原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李繼捧入朝獻地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緦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為

李繼捧叛走地斤澤

尹憲等襲破繼遷

繼遷與繼沖誘殺曹光實遂據銀州

田仁朗謀擒繼遷為王侁等所譖而下獄

郭守文等擊降諸蕃

繼遷降于契丹妻義成公主

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為管內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常處、復連聚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眾曰、諾、遂與弟繼沖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　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甯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甯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彊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摴蒱、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乜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

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繼遷請降賜姓名趙保吉

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册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　夏四月夏州安守忠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鷙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繼遷復叛

詔李繼隆討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繼遷襲繼捧營繼捧出走繼隆執之送汴

呂蒙正請隳夏州城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久之繼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㕶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

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　夏四月甲申隳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隳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隳之遷

其民于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槖駞來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圃、俾浦觀之、士皆挽兩石弓、有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逃矣、況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繼遷不受節度之命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燦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八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鋭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帝令繼隆等五路討繼遷、呂端請勿斬繼遷母

王德用年十七戰却契丹

李至張齊賢議棄靈州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蕃任會帝崩太子初卽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璟詣闕謝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為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李沆請部分靈武軍民歸帝不從城遂陷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十月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偽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

潘羅支射死繼遷

契丹封李德明為西平王

曹瑋請擒德明不報

德明奉表歸款

德明求粟百萬王旦請詔令京師來取乃慙而止

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為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勖進誓表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張溥曰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何亮也請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崖比倡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

入朝撫綏拓清百世一日也繼遷奔叛設募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捧入夏招懷失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衆彼惟為昆弟諸父所怨祈留京師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召酋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迺日逞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至元昊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秋不伐喪而不知臥榻鼾睡太祖有明戒也識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交州之變

交州丁連入貢封交阯郡王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連入貢梁末交州士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玶爭立讙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玶等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連為節度使尋遜連位漢既亡連入貢授連靜海軍節度封交阯郡王

丁連及其父死黎桓幽璿而領其衆侯仁寶請討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連及其父部領相繼死連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内擾此實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

黎桓誘殺仁寶

黎桓上丁璿讓表

桓求領節鎮許之丁氏遂滅

黎桓死子龍廷殺兄自立凌策等請討之帝不許賜名至忠

李公蘊弒至忠而自立帝仍封之

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僎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僎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為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卽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

四年、復封桓為交阯郡王、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立為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為交阯郡王、交州自公蘊後

李乾德三道入寇沈起劉彝皆敗
邕州城陷蘇緘死之城中無一從賊者
郭逵趙卨敗交人殺李洪真乾德納款

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甯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過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彝名

神宗熙甯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為招討使將兵討之卨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己副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逵敗交人兵于富良江初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為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張溥曰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釁論罪交州皆可斬也

然太平興國中黎桓因丁璿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為身計謀之不詳盧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算遂使開國天威喪於跕鳶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燮化越俗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既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勢可摧枯真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弒黎至忠稱留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熙甯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宏為日蓋久沈起逢迎安石構怨交阯與王韶洮河之役一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為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釁無恕重於仁寶矣宋鎬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汊蜈賓摽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由來已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蜀盜之平

王小波作亂殺齊元振

小波殺張玘身亦創死其黨推李順為帥李順據成都趙昌言請急討

太宗湻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

上官正以孤軍破賊，張雍悉力禦順

宰相欲除王繼恩宣徽使，帝深責之

張詠知益州，欲化賊為民

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衆寇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衆，斬馘幾盡，餘衆三百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强勇為城守計，葺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顒來援，賊乃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昭、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為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誠斷，不在乎

上官正等大敗張餘

帝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己宿翰獲張餘

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三人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為戒、民習風俗、為之敦厚、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陝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眾、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眾兵、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眾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四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眾、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二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 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真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領之、福禦眾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眾由是懟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

趙延順等八人為亂殺符昭壽欲奉劉紹榮紹榮不從即擁王均為主

楊懷忠敗賊黨

王均誘殺官軍

雷有終等復益州均縊死

士素怨之是月朔戊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撿使劉紹榮冒刃格鬬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為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撿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　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撿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　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撿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城門偽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因縶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牓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氈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

復以張詠知益州

王禹偁言江淮諸州三大患

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寬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僭偽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詿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輓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頹圮、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可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頹圮、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郡酌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提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

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于此

張溥曰王小波李順亂于淳化王均亂于咸平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閭閻椎埋烏合身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衛卒戍益州縱下剽暴軍士嘯呼脇為戎首其唐龐勛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戸羣騁一良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惰雖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于亂卒人心不固鋤而去之易于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莅蜀先作士氣化賊為民止亂之方莫長於此太宗好生下詔罪己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德宗奉天比乎繼恩掖庭廝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多詔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卽時引對、

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卽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數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故、一牓盡賜進士及

擢邢昺九經及第

立崇文院定差役法

田錫上言軍國要機朝廷大體

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　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南曹給印紙歷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愆、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毋或[illegible]欺、以叅經制、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　六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敍、著為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人之規、應羣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修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修省寺以列職官、

置京朝官差遣院

田錫應詔直言

帝聞李昉誦白居易七德舞詞自媿不如唐宗

親耕籍田詔置書籍于三館

張佖建議置左右史

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祖觀明堂圖見五臟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　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眾人也帝韙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水旱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　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佖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

起居注進御自梁周翰始

趙普請誅侯莫陳利用

寇準言旱蝗之災緣用刑不平

帝嘉準直比為魏徵

王禹偁請禁宰相樞密見客謝泌駁之帝即追還前

事悉條送以備編錄乃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為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

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寇準獨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沔沔頓首謝於是切責沔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疏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

則庶官請見咨事畧無解衣之暇幸今世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柰何疑執政為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章付史館

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帝從梁鼎言置審官院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由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塡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為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袁溥曰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啓建成元吉之變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涪陵貶死武功自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為晉王恕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考績講學勸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尚茲獨天顯內虧貽譏大德假令堯戮帝摯之後舜驅丹朱於死尚書二典不作久矣又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若田錫王禹偁者流鋪陳治道何以獨鈌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知之羣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與子大經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神聖願幸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

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往往業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豈殺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營田之議

何承矩請北邊屯田

太宗拱端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俟明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閼即播為稻田其沿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謬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懦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雨為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眾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

黃懋奏引水溉田之法

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既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

陳堯叟等請大開屯田

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陳靖請勸民墾田皇甫選何亮沮之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夐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幀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值、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孳畜、羊犬豕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

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卽計戸定徵、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糶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戸部、帝覽之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民請佃者、委農官勘驗、以給田授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墝瘠復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戸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三司以貴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事遂寢、

張溥曰、陳靖墾田之議、卽後魏李安世均田之策、皆官取閑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倣井田審經術準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之數公田非强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靖則閒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惰五年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然晉遺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網濶鼎建勢易安世因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土邑地相參桑田無擾露田必均邱墟

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起而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藩鎮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農之條稻粱桑枲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寖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俑而後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於聽言之不斷熙甯元豐之際又失於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強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

三十一冊

DS
735
.A2
L5
v.31

楚王元佐以救廷美發狂被廢

馮拯等請立太子斥之嶺南

寇準請決定儲貳

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　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於南宮

湻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為左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中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願卽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

詔太子以師傅禮事李至李沆

帝崩王繼恩等謀立元佐賴呂端而後定

貶繼恩等

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召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輔導籍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勖以謙沖故乃異其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者動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諭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共謀立楚王元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端端知有變即紿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初帝欲以端為相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唯端罕所建明一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降王繼恩為左監門衞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

張溥曰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園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立元佐揆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稷之本陳蕃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事初佐秦王勸其扈從河

東釋太宗之惑決嫌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閹寺人於閤中覩真王于殿上元老垂紳百官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疾焚宮貶就臣列歷事真仁傫然不怨名為清狂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咸平諸臣言時務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饋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為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

可盡也、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學行脩於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逵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覩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霈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選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故民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為國家度人眾矣、造寺多矣、計其耗費、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言同體也、故得其人則勿疑、非

柳開上言立法

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洎為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韈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冬十月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卽羣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必可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

孫何請以三部使額還之六卿

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騁以彰神武之威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於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須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寖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閤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馬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翻使額而軍需取足

何献五議

禹偁請預防饑荒

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搆禍階至於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掊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代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畧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儁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冒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鬬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值鑾駕北征既非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故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

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脩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為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朝而遇事敢言亦粗由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海甸之間防飢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咼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羣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異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昧蔽之愆上為之憮然

張溥曰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為極盛。時天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帝德闕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賢君尚終。尤慓慓乎。何真宗之不思也。然景咸之際。趙保吉陷靈州。而斐濟死。王均亂益州。而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堂旰食。下求賢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用潘羅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酺也。澶淵功成。侈大卽彰。玉清昭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天安。

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接朝民訛天變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內甯反禍哉唐憲宗勵精元和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西浙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而淮蔡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晚節翳蘙遽罹賊弒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燕梁三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門高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致也真宗治臻於虜寇而志惰於和盟鮮終之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言五事五議猶然政間李沆為相日奏艱難止邪未萌則誠大臣格心先務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契丹盟好

契子入寇傅潛范廷召遁康保裔死之

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鈐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召仍許出師為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倏忽為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邢洺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

何承矩請止緣邊市易

詔聽邊民越拒馬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棹司自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砦一十六

錢若水言禦敵安邊之術

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為東京留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州辛酉宴從臣於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師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袞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即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

孫何言擇將帥防壅鬭合救援運糗糧

流傳潛子房州

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 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恥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强兵坐違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刼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刼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俘盜不援救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衞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焱馳鳥逝贏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延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大駕旣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薦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 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裔死優詔賻恤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之房州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 帝時出手詔詢錢若水備禦北虜之

若水言備禦翦滅之術

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主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援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翦滅之術臣以為不得幽州未可翦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為部曲而官為廩給之又募民為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閫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既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論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衄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櫛風

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行不以為苦復恃戰騎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從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禦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過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為守戰之備脩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鬬田疇勸農畊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臣又聞古之民王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為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鬬者聚為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部寧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筞請試行之且邊郡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此中國之長筭也又如榷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緣邊榷場因其犯塞

王顯敗契丹

王繼忠敗降契丹帝謂其已死優詔贈官

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契丹大舉入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獨請親征

尋即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是州置場賣茶而邊鋌未有所濟乞延訪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畧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聽祇如靈州足為證驗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爪蕭撻凜寇高陽關副都部署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師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爪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 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羣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為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

以欽若判天雄軍

契丹從王繼忠言遣書議和畢士安請羈縻之

曹利用力拒蕭太后求關南地

帝念臣下苦寒却貂帽毳裘

張瓌射殺蕭撻覽

面諭授敕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 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為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鬬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於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己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李延渥又敗之于瀛州 冬十月遣曹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力拒之 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吉為駕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癸酉駐蹕韋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 壬申契丹兵直犯前軍西陣未接戰蕭撻覽出按視地形李繼隆部將張瓌守牀子弩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衂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衂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 以王旦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

魏能楊延朗善守人目為銅梁門鐵遂成

王旦直入禁中下令甚嚴

帝至澶州準與高瓊固請渡河契丹引去

契丹遣使請盟準欲不許遇譖而許成

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抗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諜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

士安選馬知節等悉當其才

王曾議國號不當對稱南北不聽

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畀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疋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戌遣李繼隆使契丹定和戒諸臣勿出兵要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　丁酉契丹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録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守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脩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　秋九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　十二月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爲常

蕭太后與韓德讓通後乃同葬

契丹主隆緒伐高麗擒康肇

真宗崩契丹主舉哀

契丹大閱張知白止仁宗練兵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二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　六月、契丹饑、來市糴、詔雄州糶粟二萬石賑之、　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寧來告伐高麗、先是高麗康肇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肇弒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敵烈以年荒未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來弔祭、置帝御容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聞問二府、衆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七年八月、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初遼東自神冊附契丹、無榷酤鹽麴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薦飢、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

契丹詳穩大延琳反蕭孝穆討平之

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母蕭耨斤立自為太后遂弑齊天后隆緒遭母喪不肯以日易月

契丹禮重孔道輔

耨斤欲立少子宗真遷之慶州

以賑之水路險艱多至覆沒鞭扑搒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討平之

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宮人蕭耨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馬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羣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羣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鞫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後竟弑之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

景祐元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宗真宗真遂收太后符璽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慶歷二年三月己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

契丹求關南地呂夷簡薦富弼報聘

弼不肯以使受爵

夷簡請建都大名以伐契丹之謀

王德用教士卒習戰

强弱聖慮所悉況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 夏四月富弼如契丹 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為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戰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 富弼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

弼折契丹割地結婚之請

弼往契丹啟視國書以折政府邪謀

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當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啟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

弼爭歲幣獻納二字晏殊竟以納字許契丹

弼再辭爵

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 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李燾曰時契丹實惜盟好特為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許與過厚遂為無窮之害

十一月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黨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來告師期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

契丹主為夏元昊所敗

契丹蕭惠伐夏而敗

契丹獲夏主諒祚之母

宗真卒子洪基立

之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為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砦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為西京雲州即雲中也契丹建為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五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南河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遁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五年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三世畫像來求御容　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宗子洪基立以太弟重元為太叔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侻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勳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

胡宿奉御容如契丹

神宗憂遼事韓琦議宜遣報使

賜近臣以絶其言　遣知制誥劉敞使契丹弔祭敞入境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紿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來求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昪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昪曰昔文成弟也第先面兄於禮為順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肅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益一都虞侯耳

八年六月契丹太叔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脩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别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絶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

遼蕭禧爭黄嵬山沈括屢屈之

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偏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剏團保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又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於大黄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壟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黄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

張方平言祖宗御戎之策

王安石勸帝割新疆失地七百里

遼耶律乙辛誣殺蕭后并及太子濬

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又欲遠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讓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儌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知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歷講和之後中國不為善後之備欲脩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　秋七月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於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乙辛既譖殺蕭后謀搆濬以罪陰令護衛

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及忽古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信之誅撒剌等廢濬爲庶人徙于上京乙辛夜遣力士殺濬以卒聞

遼主黜乙辛而封延禧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於興中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斡之子淳可爲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爲梁王設旗鼓拽剌六人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洪基卒孫延禧立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祚帝事見後

張溥曰澶淵親征寇準決策王欽若謂以天子爲孤注夫咸平景德之際契丹數寇外張虛聲輕中國南面之君不能出國門一步恣其恫喝準力請渡河軍心始壯强將勁旅左右夾輔全而後動豈僥倖人主哉蕭撻覽射死魏能楊延朗戰勝虜勢漸衰黃蓋嵩呼請和使至卷旆還國軒草晏如視彼閉門天雄者何啻棘門灞上乎晉孝武時苻堅入寇謝安端坐淝水大捷準才有爲過安親征之謀謬云一擲彼譖人者誠罔極矣宗真繼位弱於隆緒其母耨斤才智又不如蕭太后乃妄請關南地可咄嗟勿聽而仁宗厭兵黽勉受之富弼忠直口折羣夷力爭獻納又爲晏殊所阻增幣成盟夫澶淵之行乞和自虜欽若猶以城下相譏今胡爲乎不法唐宗之擒頡利而爲呂后之容冒頓太平師濟徒虛語爾神宗御極洪基稍微漢過不先卧鼓自若王安石忽唱取與許割分水棄地七百里遂開兵端誰東國咸卒勞百姓殆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寇準為相不次用人

欽若謀造天書帝以美珠啗王旦遂無異議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天書封祀

真宗景德三年、二月、罷寇準平章事出知陝州、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頗矜其功帝待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寖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改元、帝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淵之盟為辱嘗怏怏不樂、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耳、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旦言旦黽勉從之、帝

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附欽若

孫奭言天豈有書

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遂決遂召王旦飲甚歡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旦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耀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佇神貺至是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旦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堯叟讀之有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大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為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先是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多至旰食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宰相李沆曰強敵外患足為儆戒他日四方甯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

欽若等獻芝草

王曾張文諫作玉清宮不聽

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至是其言果驗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丙申以王旦為封禪大禮使王欽若為經度制置使以馮拯陳堯叟為分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財用謂時權三司使遂著景德會計錄以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校優詔獎之　六月乙未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未幾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於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旦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於是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未幾欽若獻芝草八千本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諸州上芝草嘉禾瑞木三脊茅等不可勝紀九月令有司勿奏大辟案以天書告於太廟　乙酉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　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文皆上疏諫不聽　冬十月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車駕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進鹵簿儀衛列於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於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於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於石磩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磩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相率從官稱賀明

孫籍請謹盈成
周起請勿恃告成
王捷以丹術神劍蒙恩遇
崔立獨言災異

旦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為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於殿門 十一月戊午帝過曲阜縣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玄聖文宣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旦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州周公立廟曲阜尋復追封孔子廟配享從祀者顏回為兗國公閔損曾參及漢儒左邱明以下為郡公侯伯 丁丑帝自奉山奉天書還宮羣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安逸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成為恃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號宰相王旦等各進秩有差

二年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王捷言於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鐶神劍蓋司命真君也是為聖祖宦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左武衛將軍恩遇甚厚 十二月辛丑權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於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治道言哉不省

三年六月河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於汾陰 八月丁未詔明年春有事於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 冬十月庚申丁謂上大中祥符封禪記 十二月陝州言黃河清集賢校理晏殊獻

孫奭疏祀汾陰不可者十

河清頌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四年春正月辛巳以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畤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豈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啟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甯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為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危兵交闕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其

奭請鑒祥瑞之妄

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甯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雖至甯可保其必乎昔陳勝起於徭役黃巢出於凶飢隋煬帝勤遠畧而唐高祖興于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洊飢之墟偹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飢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蹶國靡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死為可戒誣下罔上為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飢民兾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臣愚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奏祥瑞奭又上言方今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為天貺節丁酉奉天書發京師 二月壬子車駕出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嶽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作汾陰配饗銘河瀆四海贊 召草澤李瀆劉巽瀆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瀆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瀆

魏野辭召

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號五鬼　旦嘆李沆先識　時人目欽若為癭相　馬知節獨非祥瑞

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巽至授大理評事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寗賜茶果粟帛辛未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為之要　三月甲戌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令縣宰詔長吏常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鑿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于時嘗以詩諷寇準王旦乞休帝故不強其出己卯次於西京丙申謁諸陵

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進秩有差　九月辛卯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加上五嶽帝號帝御朝元殿受冊

五年八月作會靈觀奉祀五嶽　戊子以王欽若陳堯叟並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時天下乂安王欽若丁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墜典大脩宮觀以林特有心計使為三司使以幹財利五人交通蹤跡詭秘時號五鬼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性傾巧敢為矯誕然智數過人每朝廷有興作能委曲遷就以中帝意知節以眾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也　冬十月戊午帝語輔臣曰朕夢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趙玄朗授汝天書今令再見汝明日復夢神人傳聖祖言吾座西斜設六位以候是日即於延恩殿設道場五鼓一籌先聞異香頃之黃光滿殿聖祖至朕再拜殿下俄有六人至揖聖祖皆就坐聖祖命朕前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復降祖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座乘雲而去王旦等皆再拜稱賀詔天下避聖

祖諱玄為元朗為明凡載籍偏犯者各缺其點畫尋以玄元聲相近改玄為真玄武為真武己未大赦　閏十月己巳上聖祖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遂加太廟六室尊號羣臣上帝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戊寅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聖母且詔天下天慶觀並增建聖祖殿辛巳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尋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郊謁又詔刻天書於宮以王旦為刻玉使王欽若丁謂副之　戊子御製配享樂章並二舞名文曰發祥流慶武曰隆真觀德　十一月丙申帝親祀玉皇於朝元殿甲辰加王旦門下侍郎向敏中中書侍郎內外官加恩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旦為之丁未作汴水發願文　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於京師奉聖祖也

奭諫謁太清宮

六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監言五星同色　六月亳州官吏父老三千三百人詣闕請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詔來春親謁太清宮庚午加號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孫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於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且以明皇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

帝作解疑論

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為非也秦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奭樸忠

令七年而成玉清昭應宮

詠遺表乞斬丁謂帝嘆其忠

王曾不受兼會靈觀使

欽若譖罷曾

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

七年春正月、帝將如亳州謁老子、命王旦兼大禮使、丁謂兼奉祀經度制置使、陳彭年副之、壬寅、奉天書發京師、丙午、次奉元宮、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芝九萬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寶冊、己酉、謁老子於太清宮、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減歲賦十之三、太史言含譽星見、庚戌、賜酺三日、　二月、辛酉、帝至自亳州、壬申、祀天地大赦、　十一月、乙酉、玉清昭應宮成、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有司莫敢較其費、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謁玉清昭應宮、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以帝容立侍其側、還御崇德殿受賀、赦天下、非十惡枉法贓咸除之、帝製誓文、刻石寘於寶符閣下、又製欽承寶訓、述以示中外、　九月、知陳州張詠卒、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

九年春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丁謂為之、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詣玉清昭應宮、薦獻上玉皇大天帝寶冊袞服、壬寅、上聖祖寶冊、己酉、上太廟謚冊、辛亥、謝天地於南郊、大赦、御天安殿、受冊號、乙卯、作欽承寶訓、述示羣臣、

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己者、會有詔以曾為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九月、癸卯、王曾罷、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土

王旦臨終自恨不諫天書

任布諫建祥源館

王曙與周懷政善勸準以朱能天書上聞準遂得召用

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咈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懾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踧踖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己酉王旦卒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節為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斂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議者謂旦得君言聽計從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

二年夏皇城司言保聖營之西南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涌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詔即其地建祥源觀任布上疏言不宜以神怪衒愚俗不報

三年六月甲午王欽若罷判杭州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降于乾祐山時寇準判永興軍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能合遂以上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孫奭上疏曰朱能者姦憸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既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以

欽若坐與譙文易出八而罷相準門生勸發乾祐天書之詐準不懌真宗崩以天書殉葬

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説内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禄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甯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皆不聽寇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罷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大喪平生矣準不懌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　冬十月葬永定陵以天書殉

史臣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沓臻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雁鴇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覦之志歟然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

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天聖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應宮災詔繫守衞者於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

玉清昭應宮災范雍王曾呂夷簡王曙范諷請勿復修治

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王曾呂夷簡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變來警願除其地罷諸禱祀以應天變右司諫范諷復言此實天變不當置獄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下詔不復修治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張溥曰漢武帝好神仙舉朝卷舌唯東方大夫譎謔善諫帝笑而不罪也真宗天書上下同狂孫奭苦諫不避煩瀆崔立孫籍周起等諤諤盡荷包容豈天子鑿空心實知非無庸震電耶王欽若構害寇準謂澶淵辱國當以封禪洗之棄人事崇鬼魅其說不經帝亦徬徨朝亡私畏大臣迨王旦納美珠奉天冊事遂速成唐高立武后非李勣不決旦失類是後悔奚贖哉準固社稷臣受惑王曙奏朱能偽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後因以坐貶身沒雷州蚤建霍光之忠晚負新垣之誚五鬼可誅一眚難盖恐當年先為癭相笑矣陝州魏野草堂作詩諷旦準乞休言外遠致似以茂陵封禪為病惜兩君子不悟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

丁謂之姦

寇準薦丁謂李沆言其不可使在人上準羹謂拂鬚遂成仇隙

真宗天禧三年六月以寇準同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先是準與謂善嘗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謂誠才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準終不以為然謂既因準稱譽漸致通顯雖同列而事準最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仇隙

眞宗得疾準請太子監國既而漏言謂遂譖罷準

周懷政謀傳位太子丁謂楊崇勳等告其謀帝誅之貶準相州

朱能拒捕而叛衆潰自殺

四年六月丙申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古之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　七月丙寅以李迪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庚午以丁謂馮拯並同平章事　癸酉入內都知宦者周懷政伏誅丁丑貶寇準知相州初帝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疏斥之使不得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並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而罷翰林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爭忿始此　八月乙酉以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副使　壬寅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殺中使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初帝欲謫準江淮間謂竟除道州同僚莫敢言王曾獨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九月帝疾愈丙辰始御崇德殿視事治朱能黨死流者數十人壬戌給事中朱巽郎中梅詢坐不察朱能姦謫官　十一月戊辰李迪丁謂罷時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

李迪斥謂帝令並罷

王曾語錢惟演請皇后加恩太子

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内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制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台刻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耳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翰林學士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于樞密院南門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

庚午詔自今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内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焉以丁謂兼太子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

陳邦瞻曰當國家危疑之際定社稷安人主此天下之所謂大忠也然而非智不濟夫轉戶者係樞智者於安危之際亦能得其樞而轉之耳方宋真宗之寢疾也事皆決于劉后而太子非后出丁謂以奸邪亂政錢惟演復以后戚佐之一有搖動則宋事去矣當時寇準李迪皆忠臣其計皆在逐謂與演而后乃可制后可制而太子乃可安也夫此筞而濟已非善處人母子之間且慮無以善其後此筞而不濟則禍豈可測哉周懷政之死太子得不廢者特

李垂獨不謁謂罷知亳州

帝問寇準羣臣畏謂莫敢言

真宗崩遺詔皇后聽政謂欲去權字王曾不可乃止

謂結雷允恭權傾中外

天幸也夫當時不難逐謂而難于安后之心后心不安則吕武之事且復見姧人之欲為謂者皆是也可盡逐哉后心安則去謂如孤豚腐鼠耳善乎王曾之告惟演也曰太子幼非東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夫后直懼劉氏之不安耳非有則天改姓易命之志也彼曉然知太子安而已安豈忍復為邪謀也哉蓋自是而小人僥倖之計始不得入則曾之一言有以深動其心也然是言也非由惟演進則后不信是又曾之所以為智也萊公號為能斷大事然于此不如沂公遠矣

五年十一月丁謂加司空馮拯加左僕射曹利用加右僕射時謂威權日盛朝臣多附之起居注李垂獨不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視若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罷知亳州

乾興元年二月庚子大赦癸卯羣臣上尊號甲辰封丁謂為晉國公馮拯為魏國公曹利用為韓國公　甲辰帝不豫增劇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莫敢言　戊午帝崩遺詔太子受益柩前即位更名禎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太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庚申命丁

謂為山陵使　戊辰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先是先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惑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尚有言乎恐亦未免耳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羅此震驚遂致沈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詣準就賜以錦囊貯劍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丁謂欲邀蔡齊附己許以知制誥齊退而歎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此豈宜為權臣所脇得罪非吾懼也遂拒不往　己酉命參知政事王曾按視山陵　六月庚申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罷時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有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丁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諠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丁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內使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曹利用等就丁謂第議遣王曾覆視曾還請獨對因言丁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

任中正與謂同罷

胡則以附謂貶

謂與劉德妙為妖誕事發貶謂崖州

準禁家僮殺謂

謂為責己感君書以計使劉燁上聞得近徙

臣駭天下耳目后怒少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召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者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嘗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丁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耶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初謂舉進士客許田胡則厚遇之及謂貴顯則遽進用至是謂罷則亦出為西京轉運使改命馮拯為山陵使　七月辛未以王曾同平章事　丙子以錢惟演為樞密使　辛卯貶丁謂為崖州司戶參軍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內侍鞫問之德妙具言丁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託老君以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丁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蒸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讐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俟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憸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克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至於洛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燻灼因附之與謂婚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曰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

蔡齊明準
悲義

馮拯惡惟
演反覆請
太后罷之
鞠詠論
惟演遂

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擿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侍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於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張溥曰丁謂善文章與孫何齊名王禹偁稱其韓柳以下經畫夔州功刊石柱楊劉爭渡斬因濟師其才豈王欽若等哉乃陰賊發心始附寇準旋而背之遂謀亂國或云謂任術數準能包荒使為我役欽若之黨可孤天書奉祀可不成也然陰陽內外道不相謀謂必圖準李沆先知之準自不覺耳周懷政之獄朱能之叛準皆可死幸而得全者聖朝寬大公論尚明也以謂之心何日忘殺準哉山陵穿穴雷允恭恃寵自專謂與附和不道無將或未敢出然賊臣權宦牢固宮府不乘太后之怨正兩觀之誅檮杌夔罔必復晝嘯此去邪勿疑王曾所以獨稱大臣也劉德妙出入謂家與丁玘通造說龜蛇老君極誕小人干進多假巫師中貴人力究以此獲敗欽若似裴度丁謂類賛皇異人之言又何足信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

明肅莊懿之事

真宗景德四年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穆

李司寢誕仁宗劉德妃攘為己子

郭后崩立劉氏為后李迪諫不聽

劉氏以龔美為兄改姓劉

楊億不肯草立劉后制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甲戌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德妃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子男左右取釵以進如故已而果舉子劉德妃攘為己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

五年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初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從征太原道卒后在襁褓而孤鞠於外氏善播鼗蜀人龔美者以鍛銀為業攜之至京師年十五入襄邸帝即位自美人進位德妃專寵後宮郭后崩帝欲立之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竟立為后后既立以無宗族更以美為兄改其姓為劉聞李迪之諫大恨之后性警敏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帝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宮闈事有問輒攗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初帝欲立劉后使丁謂諭楊億草制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帝崩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　三月庚寅帝初御崇德殿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　八月乙巳太后同帝御承明殿垂簾聽政

仁宗天聖元年五月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三年春正月辛卯長寧節近臣及契丹使上太后壽於崇政殿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帝率羣臣朝太后於會慶殿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太后嘗問參知政事魯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

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魯宗道正言止之

太后左右憚宗道

范仲淹再疏請太后還政

李宸妃卒呂夷簡奏請厚葬

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說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自是后左右用事者多憚宗道目為魚頭參政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太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淹先期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八年二月范仲淹疏請太后復辟其畧云陛下擁護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真宗宸妃李氏卒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及卒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太后不欲全劉氏乎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司天希旨言歲月未利夷簡秘其說請發哀成服且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言鑿垣非喪禮宜自西華門出太后

薛奎諫太后服衮冕

劉太后崩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擲于地

太后遺詔太妃稱制蔡齊非之龐籍盡焚垂簾儀制

帝追尊李宸妃啓視梓宮待劉氏加厚

帝始親政召宋綬范仲淹黜羅崇勳等

從之殯於洪福院

二年二月乙巳皇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衣衮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丁未帝祀先農於東郊躬耕籍田命宰相張士遜撰謝太廟及躬耕籍田記檢討宋郊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籍田記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官謫者內徙

甲午皇太后崩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釦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於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羨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宦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殮謚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退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　夏四月壬寅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謚莊懿幸洪福院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嘆曰人言豈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壬子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以范

仲淹請勿追詆太后

作奉慈廟以奉劉李二太后神主

仲淹為右司諫仲淹聞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參決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嘗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時已刪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冊命而已　初太后愛帝如己出帝亦盡孝始終無毫髮間隙至是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上言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過以全大節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冬十月丁酉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於永定陵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坤儀廟故事請別築宮遂作奉慈廟以奉二神主

張溥曰劉德妃雖所出微其明智英斷亦宋一賢后也真宗初欲立后李迪難之丁謂獨諂附要楊億草制後日垂簾即竄謂不怨女主初政先誅四凶海內肅然又任王曾呂夷簡為相魯宗道薛奎等輔以讜論虛懷無忤至斥程琳之獻圖却劉綽之進羨帝王大度邈乎唐德憲以上矣李宸妃后之侍兒王釵發兆元良誕生后取而子之慈愛同己出宸妃畏威退處羣嬪猶愈於戚姬薄姬不獲近高祖也妃薨夷簡力請厚葬涼薄生前崇高身後后即少仁亦善補過者哉聞覽東漢后妃明德馬后養肅宗賈氏不顯章德竇后養和帝梁氏憂死宮房嫉忌婦人所不免也兒女彼此情尤極難劉后素剛賢章德遠甚宸妃後宮等夷度不過如南陽賈貴人耳宜乎千秋以後外戚無梁嫕之訟天子篤敬陵之孝也真宗不豫時皇后決政王曾進加恩太子之言夷簡請一品禮斂宸妃劉氏用安宮庭母子間以善全為本此尤三公大臣職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

帝罷張耆等因郭后言因罷呂夷簡

后誤批帝頸夷簡修憾因請廢之孔道輔等力諫不聽

道輔仲淹貶外富弼請還之不聽

郭后之廢温成事附

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乙巳立皇后郭氏后平盧軍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疏

明道二年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先是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勸帝語甚切帝因與夷簡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語於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由是深憾於后　八月戊午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十一月美人張氏卒追冊為皇后　十二月乙卯廢皇后郭氏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素與皇后爭忿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以前憾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不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沖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煥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扣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耶夷簡不能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出道輔

帝欲立陳氏女為后因宋綬王曾論奏乃立曹氏

帝追思郭后遣閻文應視疾后暴崩仲淹劾奏其罪竄死

曹后諫止張燈復定顏秀等亂

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趣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景祐元年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　九月甲辰詔立曹氏為皇后彬之女孫也初郭后廢帝命宋綬作詔云當求德閥以稱坤儀既而左右引富人陳氏女入宮綬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亦與前詔戾乎王曾入對又論奏之乃罷陳氏而立曹氏御史裏行孫沔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二年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暴卒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詞甚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閻文應以常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憫之以禮斂葬而停謚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於道

三年春正月壬辰追復郭氏為皇后丁酉葬皇后郭氏

慶曆八年帝以閏正月望夕將張燈曹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閤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宮嬪于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賊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

夏竦曲庇楊懷敏丁度爭之不得

張美人以扈蹕功進貴妃

張堯佐驟除四使唐介等力爭之

堯佐復除宣徽使唐介御前切責文彥博遂坐貶

帝命中使護介

帝從諫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十二月丁卯册美人張氏為貴妃初衛士之變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贄因言賊本起皇后閤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陰為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二年十一月己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

三年冬十月復除張堯佐宣徽使知河陽侍御史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閒金奇錦緣奄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介猶力爭帝聲色俱厲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乞賜寬貸遂貶介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天下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云

至和元年春正月癸酉貴妃張氏卒貴妃巧慧多智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伯父堯佐至太師姻戚莫不顯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

張貴妃卒追册為温成皇后孫沔不肯讀册陳執中奉行惟謹

謝絳因水旱言時事

郤貴妃雖專寵特異終不豫政及卒帝悼甚至輟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册為温成皇后治喪皇儀殿知制誥王洙陰與内使石全斌附會務以非禮尊帝欲令孫沔讀册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册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册則不可因力求罷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温成喪事唯謹且引王洙為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咎執中

張溥曰光武之陰后仁宗之曹后皆繼廢后得立垂美史書此適會天幸盛德之君終不忍言也東漢郭后豪家貴種光武擊王郎至真定納之有寵後以怨廢立陰貴人詔羣臣無上壽稱慶仁宗於郭后既廢居瑤華猶遣使存問賜以樂府二君明聖一時惑溺變易後宮谷風之刺慙愧積心豈如漢武唐高好色迷復乎明肅垂簾呂夷簡秉政善和中外獨於仁宗廢后身為唱道夫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以無罪譴母子不能諫則已甚矣又助之攻陷父不義大逆當死才識如夷簡甯獨不聞乃惑明肅則進安劉之策憾郭后則主長甯之議前為順子後為逆賊怨涓滴而罪江河萬世而下與李義府許敬宗同蒙惡聲莫非功名一念深為累也范仲淹事明肅則請還政事仁宗則諫廢后子道臣道無不克盡夷簡獨怒而出之嗚呼綱常名教天下後世所同也百爾執事私喜怒於其閒又何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

天聖災議

仁宗天聖四年六月庚寅大雨京師平地水數尺壞屋溺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五年六月京師大旱通判常州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

蘇舜欽言玉清宮災宜罷再造

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為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顯事者如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幸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時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大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闕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洽于下豈有時事之艱哉帝嘉納之

七年六月丁未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中丞王曙上疏曰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及高園陵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謝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玉清昭應

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榮陽縣尉蘇舜欽詣登
聞鼓院上疏曰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淹者幾於十九臣以為任用
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
故肆赦天下以為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
獄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
洩於玉清宮雷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
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
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芻蕘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祐浹日之間未聞為此而
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謗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
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減入
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于下內耗下勞何以為國況
天災之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
莫若來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
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
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迺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獨變異罪在朕躬羣有
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
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由舊章禮
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下及濫炎妄

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徒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拱默內省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

張溥曰真宗崇奉天書司天監每奏日食不應羣臣表賀迄仁宗即位其風未改也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范雍王曙等始獻直言羣臣詔諫亦少變矣原是宮之興自大中祥符元年至七年而後成丁謂竭蹶智力夜以繼日雕墻峻宇遠過漢帝栢梁武后明堂一炬焦土內庭震驚然真宗好怪符瑞踵來野鵰山鹿秋旱冬雷莫不拜表公朝一握為笑因循二十餘年穹宮矗天昭彰失德後嗣欲誅牛腹之書憚改先人之志火烈具揚須臾蕩滌皇天所以善成仁聖也成周宣榭講武之堂桓僖二公魯之近祖忽然而火說春秋者列戒不一況無名之祀不制之宮哉諸臣因變救過以燔為幸董生經義異於姚璹媚竈矣然王曾正色由此罷相西漢災異策免三公反累賢者舉朝拱默於論諫又何取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茶鹽榷罷

仁宗天聖元年春正月癸未命三司節浮費遂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通商法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救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北

仁宗納俞獻卿言立計置司李諮等議榷茶擬罷三稅而行貼射見錢法

孫奭論罷貼射法茶法復壞盛度王隨畫解鹽通商五利

商人入芻糧者榷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為虛實三估謂之三稅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其後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茶法大壞至是上命諮等較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場茶歲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稅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諮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顆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鹻而成曰末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三年十一月復榷茶鹽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入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榷之

八年八月復解鹽通商法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議更其制因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輦用民兵不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沈溺之患

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錢幣國之貨泉欲使通流富家多藏鏹不出民用益蹙今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遂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而民便之自是雖商賈流行而課耗矣

李諮請復行貼射法

景祐三年三月罷榷茶復行貼射法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券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稅之法廢縣官自此省費矣

復榷鹽法

慶歷二年春正月丁巳復榷鹽法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

范祥畫解鹽通商之法包拯言其便

皇祐四年九月以范祥為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榷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嘗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田況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為轉運

使於是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而悉留榷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嘉祐四年二月罷榷茶自茶為官榷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歲報刑辟不可勝計園戶困於征取官司並緣侵擾因陷罪戾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宜弛其禁帝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顧經費尚廣未能弛禁耳既而葉清臣請令通商收稅以免輦運之勞弭刑辟之濫又茶與鹽均為人用宜以口定賦三司議以為不可行於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寬民力富弼韓琦曾公亮然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園戶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下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峻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間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懽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

張靖等言薛向壞鹽法王安石排羣議而用之遂官鬻鹽罷通商

李杞等榷罷茶吕陶言其害遂得罪

安石從張景温言定解池鹽鈔法邊儲失備

奇謂之祖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論者猶謂朝廷志於恤人省刑其意良善然茶户先時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取茶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受罪先時商賈為國遷貿而州郡收其稅今商賈以利薄不行致歲額不登經費日蹙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皆主是說請除前令帝不聽

神宗熙寧二年三月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時范祥卒以向繼領其事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令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於法以向代之向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為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

「七年夏四月初榷蜀茶時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刱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吕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榷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户被害不可勝窮詔止取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思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八年十二月更定解池鹽鈔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温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

劉摯蘇轍論貶陸師閔遂罷成都榷茶場黄廉茶政人皆稱便

蔡京更鹽鈔法商賈不通章縡奏其誤民京奪縡官

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罷成都榷茶場時劉摯蘇轍論陸師閔在成都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遂貶師閔官而罷茶場值上官均論集賢修撰黄廉往附蔡確出為陝西都轉運使廉至陝謂茶政隨事制宜便於公者不苟去以為名害於民者不苟存以為利請榷熙秦茶勿改而罷成都茶場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博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從之歲餘人皆稱便初陸師閔歲計茶息以二百二十萬緡掊克斂怨無所不至及廉盡除公私之病比數年亦得百二十萬

六年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詔鹽復許通商

徽宗崇寧二年夏四月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於榷貨務請鈔赴産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資更鈔已輸錢悉乾没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縡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縡官

張溥曰茶之有稅始于唐趙贊德宗出奉天悼悔罪己即下詔罷之既而張滂復稅取民悉矣穆文之世王播王涯增榷害民訖宋不改乾德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尚未平太祖榷法禁南商擅中州利置場官買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厥後理財之臣務盡遺利數議更張大槩無過林特之現錢買鈔實錢算茶李諮之使客買茶官場收利主抑茶商及邊民耳鹽筴始于齊管仲鹽官始于漢孔僅東郭咸陽鹽鈔始于宋范祥召商中鹽則端拱二年今也然唐即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增六百餘

劉筠等議郊廟文舞武舞之序

萬緡而宋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賦浮于唐之天下也取贏而法峻即欲無病不可得矣夫茶之在民可以無取者也鹽之在民不能無取者也可以無取者捐以予民而不利其入則榷務貼射交引茶鹽皆可棄而不言即以茶博馬川陝置司但嚴虜禁豈厲民哉不能無取者弛之也非法斂之也有道或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值給江淮鹽則折中倉可行也或運船回空便道載鹽散于諸路則鹽倉轉搬可行也或民丁竈戶許其私煑成鹽赴官告賣定價則官給牢盆可行也仁皇御極山澤弛禁茶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天下歸美于韓琦相業徽宗之世蔡京改法一錢之利皆歸京師禁榷通商令或間行而請引抽盤商稅吏酷其于鹽法則廢轉搬倉而置提舉官屢更制以罔小民虛張數以欺人主名為充羨害深增額宋竟以此不振財利之難言也尤先遠小人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

正雅樂

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言郊廟二舞失序願下有司考議於是學士承旨劉筠等議曰周人奏清廟以祀文王執競以祀武王漢高帝文帝亦各有舞至唐有事太廟每室樂歌異名蓋帝王功德既殊舞亦隨變屬者有司不詳舊制奠獻止登歌而樂舞不作其失明甚請如舊制宗廟酌獻復用文舞皇帝還版位文舞退武舞入亞獻酌醴已武舞作至三獻已奠還位則止蓋廟室各頌功德故文舞迎神後各奏逐室之舞郊祀則降神奏高安之曲文

燕肅等請修治王朴律準

范仲淹薦胡瑗阮逸較鐘律丁度以所造非古制罷之

命李照重定雅樂

舞已作及皇帝酌獻惟登歌奏禧安之樂而縣樂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武舞詔從之

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周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修治并閱樂工罷其不能者乃命直史館宋祁内侍李隨同肅等典其事又命集賢校理李照預焉於是帝御觀文殿取律準閱視親篆之以屬太常　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召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較書郎

二年二月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帝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所造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刱意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鎛磬無大小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後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亘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虡可使度量權衡協和乃詔於錫慶院鑄之既成奏御照遂建議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制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乃詔内侍鄧保信監視羣工照并引集賢校理聶冠卿為檢討雅樂制度故實官入内都知閻文應董其事中書門下總領焉凡所改制皆關中書門下詳定以

徐復笑胡瑗作鐘變古

李照鑄樂斗

李照請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馮元等駁之

聞別詔翰林侍讀學士馮元宋祁冠卿照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又詔天下有深達鐘律者在所亟以名聞於是杭州鄭向言阮逸蘇州范仲淹言胡瑗皆通知古樂詔遣詣闕其他以樂書獻者悉上有司時胡瑗所作鐘聲大變古法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所作皆不効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第退而學易流通衍卦氣法自筮無祿遂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器求之遂悟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尋召見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　五月李照上雅樂制度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奏可照乃鑄銅為籥合升斗四物以典鐘鑄聲量之法籥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籥升十二倍於合斗十二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籥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日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定先時太常鐘磬每十六枚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數者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之於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稽諸古制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角

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

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不相凌謂之正迭相凌謂之慢百世所不易也聲重濁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謂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與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煕獨見臣以為且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二年二月命官較阮逸胡瑗等所定鐘律　秋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詔翰林學士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以聞

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鐘之法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都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以後歷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黃鐘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

丁度等言阮逸胡瑗鄧保信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逸度量法皆不可用

宋綬等言請如韓琦議郊廟復用和峴

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龠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今將保信黃鍾管內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龠秬黍再累者較之即又不同其龠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龠秬黍再累成尺者較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鍾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說疏舛不可應用

寶元元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已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

兩制官詳定以聞既而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別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搖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新作明堂禮神五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　六月己未內出御製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三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鐘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鐘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於太常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預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三弦阮九弦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鐘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今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剏意

王堯臣等言阮逸編四清聲譜法不可用

詔祕閣製局定雅樂

宋祁田況薦房庶曉音律

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秋七月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　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大予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兹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制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參政高若訥所較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宋祁田況薦益州鄉貢進士房庶曉音律祁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三卷召詣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制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

范鎮是庶
議司馬光
獨與論難

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為黄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為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鐘律之學竟不能決

王堯臣等
請樂名大
安詔從之

三年春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揚七州軍采磬石令諸路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秋七月丁巳兩制禮官王堯臣等言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獨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由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濩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憪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袛覽所議熟復於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戢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跡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范鎮言得
真黍始可
為樂

四年五月戸部員外郎范鎮上言陛下制樂三年有司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今有形之物皆相戾而不合則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必得真黍然後可為耳鎮自謂得古法司馬光終不以為是

王洙請仍以皇祐黍尺鑄鐘磬

李覯請以新成鐘磬參較舊樂

五年夏四月甲午命劉沆梁適監議大樂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音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穎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二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為鐘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纔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強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呂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宮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鐘為率與古為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覯言曩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王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廢罪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較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觀宗廟祭器　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

胡宿言新舊樂無並用之理

胡瑗改鑄李照所得古編鐘劉羲叟聽其聲憂帝有疾

楊傑條舊樂之失神宗命劉几范鎮與參議

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

至和二年二月潭州上瀏陽縣所得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與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

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趨行禮而罷人以劉羲叟之言為驗

七年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於山川鬼神使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詔楊傑等議樂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言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古今異時聲亦隨變儒者泥古致詳於形名度數間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於

詳定所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

器雖合考於聲則不諧且古樂備四清聲沿五季亂離而廢請增之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范鎮欲求一稃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條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銅律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較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簇為黃鐘則是商為宮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內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皇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四年冬十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下匏竹寘之於牀並非其序請親祀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有匏竹不寘於牀其郊廟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

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八虡太常以為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

鎮進鐘律諸樂器家賜詔嘉之

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鎮定鐘律諸樂器以進令禮官太常參定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存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奠簴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嘆不忘　閏月甲辰詔百官觀新樂　范鎮樂成著為八論自敘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流通貫穿一無牴牾樂下太常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制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禮部太常亦言鎮樂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仍詔樂如舊制

張商英薦吳良輔修樂

元符二年春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歷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律為經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宮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果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

魏漢津自言得李良鼎樂法蔡京薦之召見

陳暘上樂書命何執中看詳暘論漢津二變四清為樂蠧

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益於樂

徽宗崇寧元年詔以大樂之制訛謬殘闕樂器敝壞制度不齊秦漢之後樂經散亡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惰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協譜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議樂之臣無所據依乃博求知音之士於天下於是有魏漢津者本蜀黔卒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以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黍律不獲用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蔡京復薦之乃得召見獻樂議曰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

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陳暘上所撰樂書三百卷命吏部尚書何執中看詳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論曰魏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蠧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內脩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脩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諏之意焉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時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盈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以門客

奉安九鼎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

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北方寧鼎忽破

劉昺為大司樂命魏漢津定樂鑄九鼎漢津上言曰臣聞皇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即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取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以備萬物之象次鑄帝座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論樂語多無稽之言然曉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

四年八月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乙酉帝幸宮行酌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墻上施埤堄墁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牡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岡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座大鍾及二十四氣鍾時制新樂亦成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觱篥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依昺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帝顏和悅百僚稱頌　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飛東北來飛度黃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于庭八音克諧昔堯有大章舜有大韶三王之下

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瑞州上古銅器有樂鐘驗其款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魏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是禮樂始分為二加魏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之兆

大觀元年五月甲午詔頒新樂於天下

二年二月劉詵上徵聲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乃降是詔

三年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於殿廷無惉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新樂頒行其舊樂悉禁　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　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皁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剋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仍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

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淆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有所頒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頒降

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黃鐘宮以夾鐘為中呂宮以夷則為仲呂宮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改定詔可

張溥曰梁武帝篤信佛法制善哉大樂大歡等樂十篇法樂梵唄童子和歌而侯景亂起陳後主遣宮人習北方簫鼓洒酣度曲哀思綺豔男女隕涕而隋師渡江唐明皇升胡部樂於堂上以涼伊甘等州為名而安祿山竟反宋徽宗鑄九鼎制大晟樂而汴梁遂陷新聲奇濫喪亂接輒信矣然歷朝定鼎傾否為泰時方大定天子好文制禮作樂地天可通而羣臣聚訟朝夕數更以明堂潤色之典生盈庭不决之疑如汴宋築舍言人人殊又何異也太祖受禪乾德中有和峴樂仁宗景祐中有李照樂皇祐中有阮逸胡瑗樂神宗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有范鎮樂至徽宗崇寧中用魏漢津而樂益不可問矣峴之言曰王朴定尺短於古石尺四分樂聲較高十二律管可更造也照之言曰編鐘樂斗法依神瞽十二中聲可留四清聲可去也瑗之言曰黃鐘律管徑三圍九其法非古不如和峴舊樂之條理也逸之言曰周禮嘉量聲中黃鐘樂之本也傑几之言曰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執古器而調聲必不合也鎮之言曰太常鎛鐘非三代之法莫能為以律

生尺非得一秬二米之真黍莫能成也數家之言馳騁要眇校竹管計秬粒銅出太府黍來上黨白石錬磬中金範鐘宮架損而忽益側垂改而復乖辨證無形是非角立舍聲吏器徐復笑其難用周誧漢斛司馬光謝而不覯後聖復生未有不反唇者也儒者交譏而異端乘之漢津以西蜀黔卒妄稱鼎樂得諸神仙九鼎本黃帝身度祖大禹且謂帝王中指律管所出不經已甚而尊信若神總由彼此無稽上下同惑紛爭之後變為誕罔所必至爾然雅樂未正治不加貶而淫哇方奏大亂即生學者鑑後王之所以失即可測前王之所以得矣韓琦云政平令簡民物熙洽治古極樂象器難求諒哉斯言所謂不言樂而樂存者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

慶歷黨議

石介以論事罷歐陽修貽書責杜衍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除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尋權知開封府仲淹先以諫廢后事貶睦州至是復召時御史臺辟石介為主簿未至即論事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閾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辨及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三年五月范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

仲淹獻四論呂夷簡貶之余靖尹洙疏救被斥歐陽修書責高若訥不能諫坐貶

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敝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責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麄疏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新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諒有素臣與之誼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尋改唐州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無罪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林令時朝士為宰相無敢送仲淹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士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

韓縝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

御史韓縝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牓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蘇舜卿上書曰歷觀前代神聖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慝不可以偏照故無閒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遁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覩近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聽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忘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指

蘇舜卿上書請勿罪孔道輔范仲淹剛直敢言

葉清臣疏救仲淹等皆得近徙

舜卿疏黜王隨石中立觀張高若訥

意卽獲美官多士盈廷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注之意皆罹中傷竄責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謂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耄疏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傑固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蔽塞主勢孤危軫念於茲可為驚怛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不報

四年十二月地震直史館葉清臣因上言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咋舌不敢議朝政者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寶元元年春正月詔求直言蘇舜卿上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涌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臣惟妖祥之興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然如無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啟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咸有憂悸之色臣欲言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譴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但恐橫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旣而孟春之初雷霆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莫敢為陛下言者惟天丁寧以告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羣臣皆得獻言臣不勝幸甚竊見陛下比年稍邇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昃

中外薦仲淹者衆帝疑其朋黨下詔戒之

盛度程琳等以馮士元事連坐被黜孔道輔為張士遜所賣發憤卒

乃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斂科索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以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近王隨自吏部侍郎擢平章事此乃非常之任而隨虛庸邪謟非輔相器石中立在朝行以詼諧自任物望甚輕乃為執政又張觀為御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溫和軟懦無骨鯁敢言之氣斯皆輔臣引拔建置欲其慎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能得其人則近臣不能文過乃馭下之策也上頗納用其言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曰向貶仲淹為其密請建立皇太弟非但詆毀大臣也今稱薦者如是似涉朋黨乃下詔戒之程琳為帝開說帝意頗解李若谷亦言近世俗薄專以朋黨汙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槩以朋黨名之恐正人無以自立帝納之

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疾孔道輔不附己欲幷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

帝從富弼言除越職言事之禁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余靖為諫官

修進朋黨論

故第籍與公弼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罷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直道許之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富弼上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然之於是盡除越職言事之禁詔中外臣庶極言朝政闕失

慶曆三年三月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襄喜賢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因上言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修等三人忠誠剛直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耳願陛下察之無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自范仲淹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議遂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曰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

葉清臣極
論時政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代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喪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夏四月以夏竦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時帝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葉清臣聞之極論時政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議以惑聰明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或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為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倡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為御史勸陛下宮中蓄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國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

歐陽修蔡襄王拱宸余靖等論罷夏竦

石介作慶歷聖德詩孫復知其有禍

配無章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帝覽而頷之　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切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首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靖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歷聖德詩曰於惟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覽英賢手鉏姦枿大聲渢渢震搖六合如乾之初如雷之發昆蟲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喜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君仍相予笙鏞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巀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

予京兆皇子讒説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慰悦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箧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烈觀弼之心鍊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予之黄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櫑其視居楔其人渾朴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粹慤與修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鉗汝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畯良掃除妖魃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結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己南面退姦進賢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二斷則不忒既明且斷惟皇帝德羣臣蹶蹐重足屏息交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五月呂夷簡罷陝西轉運

孫沔蔡襄論呂夷簡

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己才庸責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寖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冀復思己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盡其罪也書聞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耳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勞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命夷簡不得同議軍國大事

歐陽修余靖論罷王舉正而用仲淹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知許州

帝開天章閣召對仲淹退上十

八月丁未以范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書曰明黜

帝命富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
弼欲行澄汰小人始不悅
韓琦條宜先七事又陳救弊八事
仲淹勾不才監司
更定磨勘法

陜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復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癸丑以韓琦為陜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賢才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陜西　九月戊辰呂夷簡以太尉致仕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壬戌詔曰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致昇平凡下詔條全務寬大考最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循資之格及此事邊因緣多故思得應務之才無虧素餐之道非賞勸衆志不激厲非甄別人情不憤悱具申凡目著於甲令因更定磨勘法初太祖舊制文武常參官各

更定蔭子法而任子之恩殺

仲淹請辨邪正

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而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得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淳化四年始置磨勘司然每遇恩慶百僚多得序進眞宗即位始罷之惟郊祀恩許加勳階爵邑至是范仲淹富弼以官冗由磨勘遞易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待制以上自遷官後六歲無故則復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有闕乃補少卿以上遷官聽旨其法始密于舊矣　十一月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疏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民也其著為令於是更定蔭子法初太祖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得請太宗即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二年南郊皆聽奏一人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寖廣至是范仲淹富弼始裁損其制凡選人遇郊赴銓試不試者永不預選且罷聖節奏蔭恩凡長子限年諸子孫必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

四年夏帝與執政論及朋黨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各為一黨在主上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不可禁也　六月壬子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時仲淹奏防秋事近願罷臣參知政事特賜知邊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遂有是命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

范仲淹富弼任事生怨夏竦使女奴習石介書為飛語上聞遂請行邊

夷簡語仲淹欲經制西事不當離朝廷

杜衍為相封還內降

以陳執中參知政事 蔡襄孫甫等論劾不聽

詔戒朋黨相訐

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由是謗毀寖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先是石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于朝皆請出按西北邊不許適聞契丹伐夏仲淹固請行乃獨允之仲淹將赴陝過鄭州時呂夷簡已老居鄭仲淹往見之夷簡問何事遽出仲淹對以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夷簡曰君此行正蹈危機豈復再入若欲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為便仲淹愕然仲淹既去朝攻者果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

羅從彥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衄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同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為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不得搖其成若慶歷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邪

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有內降率寖格不行積詔旨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雖係陳恕之子然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之不幸也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敕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為苛刻及文人肆言行怪者

王拱辰諷魚周詢等劾蘇舜欽王益柔以傾衍及仲淹

章得象謀傾仲淹恐明逸論罷仲淹弼陳執中譖罷衍

琦疏弼等不當罷

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罷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壻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壻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國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衍亦見不為人所容數求去不許仲淹不自安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謂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不允若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謝表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富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遂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仲淹引疾求解邊任改知鄧州

二月辛卯詔罷京朝官用保任敘遷法又罷磨勘蔭子孫新法　三月辛酉韓琦罷時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乃上疏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弼命使虜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

尹洙奏罷城水洛之役劉滬不受代洙械治之為鄭戩所劾韓琦是洙遂與洙同罷

靖修等以黨被逐董士廉遂訟洙罷

而下皆稱羨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忘其有功辭避不受遠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曰賊數犯寨必併兵一道五路師之戰兵常不滿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無故奪諸羌之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又徙晉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因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唯指為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羣邪益忌修因傅致修罪左遷知滁州還洙知潞州時諫官余靖歐陽修輩既已相繼罷去而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嘗假公使錢為償之迨按問而錢已先輸官矣竟坐此貶監均州酒稅　六月石介卒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舉進士歷官國子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魯人稱為徂徠先生貌厚氣完學篤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是是非

石介卒夏竦以孔直温事陷之請剖其棺

非無所忌諱以故小人嫉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介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時滁州狂人孔直温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併所遺孫復詩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怨石介譏己常欲報之因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馬内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兖州訪介存亡杜衍知兖州以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具狀上之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池州

張溥曰仁宗廢后呂夷簡贊之君臣失德之大者也孔道輔范仲淹等叩閤力諫同時貶逐公論邑邑者三四年郭后暴崩帝有悔心仲淹劾竄閻文應言路稍開夷簡被詆斥羣臣為朋黨四賢一不肖之名遠播蠻貊慶歷年間正人拔茅大姦脫距聖德誠盛亡何仲淹與富弼杜衍韓琦相繼罷位二三君子進難退易斯曷故歟母后幽廢變在乾坤同為臣子義無緘默執政雖賢可無怒也一念之私欲鉗言者揚波止沸其勢益激畏彼多口呼為黨人榜朝堂禁中外衆不加阻是非更明凡賢者名高皆大臣娼嫉玉汝於成也仁宗景祐三年戒羣臣越職言事寶元元年戒百官朋黨慶歷四年戒朋黨相許數年以來揭之詔書惟恐人言以恭己樂受之君懸誹謗妖言之律豈其中心哉宰相主之左右助之天下所非謂之孤立天下所是謂之朋黨雖甚神聖或暴或寒莫能自必也予尤痛心者天子雅知仲淹等賢旋退旋進至夏竦避位石介作詩内陽外陰世已治矣猥以欲速不達貴倖側目帝漸疑而弗任也抑思治無大小非久不成孔子治魯子產治鄭咸先謗後歌教笞鞭箠易于見德飲食劇飽易于見怨此人情也仲淹等既遭逢明主發皇經綸

夏元昊數諫其父臣宋

曷不以唐虞九年。姚崇十事。願告黼座寛歳月。考最績。使上下無疑。讒間不入。然後快所欲為而毀言方至。遽請行邊。君門萬里。一人窺隙。年非分陝。跡近居東。即周召當此。政何以立。且彼所改更。其最密者無過嚴磨勘。裁任子。未嘗如揚水漸石。罷困臣庶。而盛朝寛大。不樂繩墨。帝方博愛兼聽。旦夕望治。聞言遽罷。責近效於二年。求王道以可喜。欲平無陂。不終日矣。夷簡於仲淹。始忌之。終敬之。安撫之役。亦曰。公欲行政。宜留朝廷。賈昌朝章得象等。素比肩無忤也。恐其復入。尼之。反其仲淹之志。不沮於所怒。而沮於所狎。庸人積薪。視夸夫專國。禍較烈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

夏元昊拒命

仁宗天聖六年五月。夏王德明使其子元昊襲回鶻甘州。取之。元昊小字嵬理。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圖面高準。曉浮圖學。通番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自帝其國。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德明卒。遣使立其子元昊為西平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帝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做中國置文武班。立番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分命番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稱于國中。

華州張吴二生以策干元昊

元昊地方萬里

夏山遇數諫元昊勿反不聽遂來降郭勸執送元昊殺之

景祐元年秋七月慶州柔遠砦番部巡檢嵬通攻元昊後橋諸堡破之元昊遂寇慶州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伏發被執既而放還下詔約束之元昊雖常奉貢然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言石晉敗亡之號也更曰廣運初華州有二生張吴者俱困塲屋薄遊不得志闖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往以策干之元昊大悅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寇方畧多二人教之

三年冬元昊攻回鶻瓜沙肅州克之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又取瓜沙肅州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爲州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河北置三萬人以備契丹河南盐州路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吐番回紇餘兵駐賀蘭靈州興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人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真號六班直分鐵騎三千爲十部元昊自製番書形體頗類八分以教國人紀事

寶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稱帝建國號曰大夏先是元昊遣使詣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反遣使奉表畧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番文字改大漢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番塔塔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壃

元昊反表至張士遜議討之吳育進諫不聽

土建萬乘之邦家再讓靡遑羣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號大夏建元天授伏望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

二年六月詔削元昊賜姓官爵初元昊表至宰相張士遜即議絕和問罪群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又上言姑許其所求彼將無詞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士遜笑之至是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勑誥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

夏竦條奏陝西十事

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總管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詔籍就竦計事竦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逋逃窮蹴而累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竄伏平夏元昊窟穴河池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老師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强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

吳育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番部併力攻夏

狄青擊走元昊帝命圖其形以進

元昊寇延州范雍閉城堅守黃德和先遁劉平石元孫戰沒

詔唃廝囉幷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竦為怯吳育又上言天下久安務因循而厭生事政令紀綱邊防機要置不復修一有邊警則倉皇莫知所為逮稍安靜則又無敢輒言者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將帥練習士卒精銳則四夷望風自無他志若一不備則乘閒而起矣又曰漢通西域諸國斷匈奴右臂諸戎內附雖有桀黠不敢獨叛唐太宗賞賜回鶻可汗幷其相手書納其貢奉厚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乃降元昊第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鄰境固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跳梁猖獗彼得以肆而不顧矣請募士諭唃廝囉及他番部離散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因錄上真宗時通西域諸番事迹　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雍聞元昊且至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砦執都監李士彬父子破安遠塞門永平諸砦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爭門時鄜延

丁度上備邊要覽

富弼諫遣王守忠鈐轄

都監黃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追之賊復蔽盾為陣官軍復擊卻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小卻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仗劒遮留得千餘人轉鬭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酋舉鞭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沒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　帝因劉平石元孫之敗問所以禦邊判太常禮院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屯重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擇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陲輯甯幾二十年為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堠控扼要害為制禦之計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時西疆未甯一府三司雖旬休不廢務度言苻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給假如故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從之

二月丁亥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時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於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

命韓琦安撫陝西琦薦范仲淹知永興軍

士遜罷夷簡

仲淹請嚴邊城實關內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

夷簡請超遷仲淹

豈敢避形跡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丙辰詔大臣條陝西攻守策　戊寅王鬷陳執中張觀罷初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鬷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罷鬷始歎瑋之明識　夏五月壬辰張士遜罷以呂夷簡同平章事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遂罷士遜而用夷簡　戊寅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為陝西都轉運使夏守贇庸怯寡方略召與王守忠俱還范仲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有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能安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若寇至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二三年閒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是月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鱗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而韙之　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范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者旣而仲淹入謝上論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八月詔范

詔仲淹兼知延州敵人言其腹中有數萬甲兵

琦使任福等破卪四十一族

种世衡城寬州教民習射

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許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亙工徒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償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能射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絹一萬助糴邊儲　戊申鑄當十錢以助邊費

慶歷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候春深賊馬

仲淹欲謹守觀變琦獨决請進兵

瘦人飢其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當于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琦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用兵當置勝敗於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諫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情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此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何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時元昊遣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貽元昊備陳利害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逼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遠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

任福違琦
節制敗于
好水川

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究之自辰至午陣衆動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旣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官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軍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閒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官尹洙以傳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為時所誣為作憫忠辨誣二篇　三月元昊答范仲淹書語極悖慢仲淹

尹洙為耿傅作閔忠辨誣二篇
仲淹焚元昊設書
夏竦置婢軍中幾致兵變
折繼閔敗元昊
張亢屢破元昊河外始固
方平論罷竦執中
方平言王沿不當與琦等同列

對來使焚之呂夷簡語宋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不奏他人敢爾邪時朝廷命仲淹陳對仲淹奏曰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張故復書悖慢臣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上聞奏下兩府共議宋庠遽曰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庠謂夷簡必有言助己而夷簡默無一語上顧問夷簡何如夷簡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中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軍中幾至兵變　元昊命募得竦首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總管司嚴邊備毋輒入賊界賊至則禦之　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　八月元昊寇金明砦破甯遠砦砦主王世亶兵馬監押王顯死之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知州王餘慶兵馬監押孫吉死之　時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楊偕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琉璃堡破之又戰於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甯等五堡十餘柵河外始固　冬十月夏竦陳執中罷時知諫院張方平言竦為統帥三歲于玆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則傷殘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以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各兼經略安撫招討使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

龐籍葺治城砦延民以安

羌人愛仲淹呼為龍圖老子

仲淹築大順城環慶少寇

帝悔用兵

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内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昊叛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傍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

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雜處鉤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自西方用兵帝為旰食然元昊亦困獘漸有自悔之意知諫院張方平言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二年閏九月知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唆遇乞兄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内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又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世衡與籍咸疑其詐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沿

元昊攻鎮戎軍葛懷敏敗死

賈昌朝言削方鎮太過用親舊恩倖之弊

王堯臣言琦仲淹不當置散地

仲淹願與琦同經畧涇原

使副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六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川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汾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朝昌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為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擢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即為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伺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效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庚申詔恤將校陣亡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十一月壬申黑氣貫北斗辛巳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川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

諸羌感畏韓范

詔琦仲淹籍便宜從事

元昊請和密詔籍招納

契丹請勿納元昊吳育上答諭事宜

則四路當禀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禀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人為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三年春正月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期申覆不及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請也　癸巳元昊上書請和時西鄙用兵日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至亦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仍使文貴至延州議和然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乃令自請詔籍復書許之元昊知朝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契丹使來請勿納元昊朝廷未知所答禮部郎中吳育因上疏曰契丹受恩為日已久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歡今二番自鬬鬬久不解可觀形勢乘機立功萬一過計亟納元昊臣恐契丹窺兵趙魏朝廷不得元昊毫髮之助而太行東西且有煙塵之警矣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一旦自絕力屈而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當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投謝轅門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為討之如此則彼皆不能歸罪我矣於是詔兩制出契丹書令兩制同上對不異育議　范仲淹巡邊知環州屬羌多密與元昊相通以种世衡素得屬

种世衡知
環州牛奴
訛感服

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倔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
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
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
官無敢至者公了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師帝用龐
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如夏州許冊封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

鍾其惡帝命不佑亡可俟也為宋計者用吳育之言當僭表初至姑許所求密修職備拊
背扼吭使不敢動上也不得已而行范仲淹之策嚴邊城實關內堅持踰年敵必困弱次
也乃張士遜庸人寡慮輕動干戈趣彼速反延州之戰黃德和先奔劉平石元孫戰沒士
氣沮傷西事日擾繼以韓范行軍軍聲稍振任福又違琦戒令轉鬬陷伏哨鴿摩天橫尸
盈野定州砦之役葛懷敏復死三戰皆北關右震動幸而老成再鎮賊亦苦兵竹冊方賜
子禍旋作中朝未揚郭李之威狂夫已蹈安史之戮始悔向者用兵未識天心空勦民命
也任福之敗韓琦為帥罪可同坐釋而任之卒奠西鄙仲淹焚元昊嫚書宋庠欲置之死
帝不深罪而四路功成仁宗寬宏善任刑名秋荼所弗尚也韓范因之守封疆定社稷為
宋元臣彼碌碌刀筆吏惡足與論天下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

三十二冊

DS
735
.A2
L5
v.32

儂智高求內附不許乃與黃師宓等謀據廣南

智高陷邕州宗旦不屈死

魏瓘等力禦智高廣州不陷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儂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即雄於西原世為廣源州首領唐末交阯强盛廣源服屬之知儻猶州儂全福為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既壯與其母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阯乃乘間竊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進士黃師宓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紿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共死衆從之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横江寨守臣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四年五月智高陷邕横諸州遂圍廣州詔鈐轄陳曙等發兵討之智高攻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即州建大南國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歷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横貴滕梧康端龔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為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

尹洙薦狄青于韓琦范仲淹

狄青顯貴不除面涅

孫沔撫廣南請騎兵精甲以行

智高求邕桂節度使梁適請勿許

帝命任守忠副青撫廣南李兑諫罷之

龐籍力贊青可用

楊畋體量安撫廣東廣西鈐轄兵赴之　六月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狄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詔拜副使臺諫王居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乃今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特命入帝都知任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兑言唐失其政以官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儂智高陷賓州復入於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於朝狄青奏曰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

交阯請助討智高青奏勿許

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戰皆成營栅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鬭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致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青斬陳曙等三十二人

青先度崑崙關智高等敗死廣南悉平

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於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右將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鋭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縱横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黄師宓儂建中等及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等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口入大理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脇者慰遣之梟師宓等於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龐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後二年靖遣都監蕭注入特磨道生獲智高母及其弟智光子繼宗繼封又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重譯得至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乃誅其母及其弟子

青為樞密使籍等交論帝不聽

五月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賞平廣南功也龐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掌省府帝不聽

王則因張得一殺董元亨等據貝州城反命明鎬討之

張溥曰儂全福妻阿儂再嫁商人而生智高智高十三歲惡有二父即殺商人殘忍喜亂其天性也長據儻猶交人執而釋之使知廣源智高內懷忿恨求附中國使朝廷納其全函俾處鬱江峒絕之鄉與交阯角立椎髮左衽戰鬭用命未必非二南一奧藩也無故拒卻激其背叛焚巢入寇邕州失守曹覲等相繼戰死楊畋師久無功以南土之久安當文吏之迂緩一夫攘臂二廣震驚勢所必然龐籍力贊仁宗專任狄青挺鈹摺鐸先斬敗將疾趨崑崙絳衣倒北農種糴收童謠驗矣唐憲宗時劉闢反蜀杜黃裳請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西川立平仁宗君相亦然任將之效略可覩也阿儂適三夫慘毒有謀好食小兒智高攻城陷邕多仗其策非此母不生此子物固各以類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二

貝州卒亂　王則

仁宗慶歷七年十一月貝州賊王則據城反以明鎬為河北安撫使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則冀俗尚妖幻相與習為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詣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縋城出保南

鎬遣壯軍破賊擒則

闕入號建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僭稱東平王國曰安陽年號曰德勝旗幟號令皆以佛為稱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為保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鎬爲體量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衞上將軍鎬至貝州民汪文慶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鎬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爲距闉將成爲賊所焚鎬乃即南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

八年春正月朝廷以則未下命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鎬爲之副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旣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於市賊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夏四月以明鎬參知政事文彥博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大用故也

張溥曰仁宗慶歷之世號為極治四年而有歐希範之亂七年而有王則之亂小醜陸梁敢捍明聖其大禹之苗民乎東漢張角初奉黃老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呪符水已病百姓信之遂密置三十六方黃巾標識。一時俱起東晉孫泰世奉五斗米道師事杜子恭得其秘術孝武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後集徒衆謀亂被戮而孫恩盧循因遂相繼反海上宋

時王則以貝冀喜妖背刺福字訛言彌勒出世僭號東平王旗幟號令悉以佛稱方臘居清溪堨村左道惑衆謬傳地基天子建號聖公紅巾六等鬼神扇惕盜賊之起必先有聚聚必先有託降神書符扶鸞禱聖輿端公太保之稱白蓮白雲之會皆託而聚之之術也吳廣陳勝起兵行卜以鬼丹書魚腹篝火狐鳴意在威衆舉事姦宄效之史巫紛若唱禍福造神怪愚民一集即成勁寇但遇靈帝則為張角之蔓延遇仁宗則為王則之速翦爾明鎬既第獻眞宗頌上六宄書薛奎稱其沈鷙有謀能斷大事巡邊備賊著名并州及副文彥博討則約結內應地道出奇則叛僅六十六日而滅由帝善任彥博彥博善任鎬也太宗湻化間作亂者王小波李順眞宗咸平間作亂者劉旴王均俱蜀寇也於是廷臣聚而憂蜀謂其人多變不可以齊魯待也及王則起貝州欲連得齊朝論又憂河北矣山東之地王者得以為王霸者得以為霸猾賊得以亂天下則謀不成賊固無能亦天牖仁聖也迨金人入而河北亡宋遂蹙而南矣盜賊據之中國或與爭金人據之天子不敢問使宋能以治盜者治虜庶大梁猶堅城而臨安可不都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浚六塔二股河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六年八月河決於澶州之王楚埽

八年始詔河北轉運計塞河之備良山令陳曜請疏鄆滑界糜丘河以分水勢遣使行視之

慶歷元年詔權停修決河自此久不復塞而開河分水之議起焉

陳曜請疏鄆滑界縻丘河以分水勢

開河分水之議起

議開六塔

歐陽修疏言五不可

皇祐元年三月、河合永清渠注乾甯軍、

二年秋七月、河復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

至和二年、遣使行度故道、且詣銅城鎮海口、約古道高下之勢、先是朝廷既塞郭固、而河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故有是命、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朝廷欲俟秋興大役、塞商胡開橫隴、回大河於古道、夫動大衆、必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於其終、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可無悔、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損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皇、羣議一搖、尋復悔罷、不敢遠指他事、且如何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凡科配梢芟一千八百萬、騷動六路、一百餘軍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途、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尋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今又聞復有修河之役、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嘗務安靜、振恤之猶恐民起爲盜、況於兩路聚大衆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踰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則遠者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年議塞滑州決河時、公私之力、未若今日之貧虛、然猶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廢、頓須興緝補、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

修言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二說俱非宜疏下流浚以入海不聽

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但能因勢而疏決耳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旋回注是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壟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年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思國家屢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者將十年天地警戒宜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當過慮防懼今乃欲於凶儉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災禍自此而發也況京都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取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九月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食堤埽爲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河北京東饑故未興役今河渠司李仲昌議欲納水入六塔河使歸橫壟舊河舒一時之急其令兩制至待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修又上疏曰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豈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今六塔既已開而恩冀之患何爲尚告奔騰之急此則滅水未見其利也又開六塔者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顧其害如何此臣又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

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旣淤澀乃决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鐵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隴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隴旣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水爲患至慶歷三四年橫隴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旣梗乃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隴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也昨議者度京東故道工料但云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隴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旣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何况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欲議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矣且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旣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

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隴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分水之名而無減患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澀上流必有他決之處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皆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此則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澀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帝不聽卒從仲昌議

六塔河復決劉恢奏罷其役流李仲昌于英州

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復決時殿中丞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以致復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內使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犯禁忌且河口乃趙征村於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鍾斲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獄於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潰於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

韓贄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五年春正月議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至是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平原金隄開通大河入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春以丁壯三千浚之可一月而畢支分河流入金赤河使其深六尺爲利可必商胡決河自魏至於恩冀乾甯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分而爲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無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

浚二股河又浚五股河
李立之請創生隄不聽

司馬光請如宋昌言策置上約韓琦言不便

英宗治平元年始命浚二股河以紓恩冀之患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河溢恩州又決冀州棗強埽七月又溢瀛州樂壽埽於是都水監丞李立之請於恩冀深瀛等州創生隄三百六十七里以禦河宋昌言謂今二股河內變移請迎河港進約簽入河身以紓四州水患都水監復奏慶歷中商胡北流於今二十餘年自澶州下至乾寧軍創隄千有餘里公私勞擾近歲冀州而下河道梗塞致上下埽岸屢危雖創新岸終非久計願相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流徐塞北流便詔翰林院學士司馬光入內副都知張茂則乘傳相度四州生隄回日兼視六塔二股利害
二年正月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東流漸深北流淤淺即塞北流放出御河胡盧河下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東流時議者多不同李立之力主生隄帝不聽卒用昌言策置上約會北京留守韓琦言今歲兵夫數少而舍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束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既壅上流蹙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門東狹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趙抃曰人多以六塔爲戒王安石曰異議者皆不考其事實故也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何如安石以爲可治帝曰欲作簽河甚善安石曰誠然若及時作之往往河可東北流可閉帝然之　七月張鞏等奏上約屢經泛漲并下約各已無虞東流勢漸順快宜塞北流除恩冀深瀛等州水患司馬光言鞏等欲塞河北流臣恐勞費未易或幸而可塞則東流淺

王安石言六塔可治二股可治張鞏等議塞北流司馬光言有害帝不從

帝從張茂則等言開修二股河上流并塞決口

安石言修二股河之利

安石從李公義黃懷信言制濬川杷

狹隄防未全必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二三年間東流益深闊北流漸淺塞之便帝曰今不俟東流順決而塞北流他日河勢改移柰何且若河水嘗分三流何時嘗有成功光曰若止約流失其事不可知上約存則東流必增北流必減借使分爲二流於鞏等不見成功於國家亦無所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爲害大分則害小矣鞏等亟欲塞北流皆爲身謀不顧國力與民害也帝卒從鞏議

四年秋七月北京新隄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八月河溢澶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時新隄凡六埽而決者三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衛爲一帝憂之是時人爭言導河之利張茂則等謂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塞者纔三十餘里若度河之湍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鎮河以折其勢則悍者可回決者可塞帝然之十二月令河北轉運使開修二股河上流併塞決口

五年夏四月二股河成六月河溢夏津帝語執政聞東京調夫修河有壞產者河北調急夫役猶多若河復決柰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若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淤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去歲若夫葺理隄防則河北歲夫愈減矣

六年夏四月置疏濬黃河司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繩繫舟尾而沈之水篙工急擢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王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制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滑車絞之

去來撓蕩沙泥已又移船而濬或謂水深則杷不能及底雖數往來無益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使懷信先試之以濬二股又謀鑿直河數里以觀其效且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工爾今第見水即以杷濬之水當隨杷改趨直河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聞河北小軍壘當起夫五千計合境之丁僅及此數一夫至用錢八緡故歐陽修嘗謂開河如放火不開如失火與其勞人不如勿開安石曰勞人以除害所謂毒天下之民而從之者至是遂置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以虞部郎范子淵爲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當是時北流閉已數年水或橫決散漫嘗虞壅遏外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北京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從之

置疏濬黃河司

河決澶州文彥博言當增修隄岍

十年秋七月河決澶州自開直河水勢漸漲田盧益壞至是遂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之咎

陳佑甫請修禹故瀆

元豐元年夏四月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五月新隄成閉口斷流河復歸北初河決澶州河北外監丞陳佑甫謂商胡決三十餘年所行河道填淤漸高隄防歲增未免泛溢今當修者有三商胡一也橫隴二也禹舊迹三也然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不可復復亦不得持久惟禹故瀆尚存在大伾太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復之議望召民先同河北漕臣一員自衛州王供埽按視訖於海口從之

帝言治河無違水性
李立之請立東西堤
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河事卒無成功
呂陶劾降范子淵
范子奇起回河東流之議
張問王令圖起減水河之議

四年夏四月、小吳埽復大決、自澶注入御河、恩州危甚、六月戊午、詔東流已塡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決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修立隄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嘗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以道治水、則無違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河患、雖神禹復生、不過如此、輔臣皆曰、誠如聖諭、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寗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寗初、已主立隄、令竟行其言、大抵熙寗初專主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故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廢財力、卒無成功、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范子淵知峽州、中丞呂陶劾其罪故也、中書舍人蘇軾作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九月、詔秘書監張問相度河北水事、時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夏秋霖雨、漲水往往東出、小吳之決既未塞、又決大名之小張口、河北諸郡皆被水災、知澶州王令圖建議、濬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置約復故道、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吳北岸修進鋸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十一月問復上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令圖亦以爲然、於是減水河之議復起、既從之矣、會北京留守韓絳、奏引河近府非是、詔問別相視、

二年二月、令圖問欲必行前說、朝廷又從之、三月、令圖死、以王孝先代領都水、亦請如令圖議

三年十一月、遣吏部侍郎范百祿等行河、時王孝先請修減水河、王覿言其便、安燾深以東流

王孝先請修減水河范純仁力言四不可乃遣范百祿等行視

蘇軾力言回河之非范百祿同之乃罷役

爲是上疏言之於是詔黃河未復故道終爲河北之患宜興役回之范純仁王存言使大河決可東回而北流遂斷何惜勞民費財以成經久之利今孝先等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萬一以冀成功耳不可輕舉也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爲契丹之利力主其議范純仁又陳四不可之說且曰北流數年未爲大患而議者恐失中國之利先事回改正如頃時西夏本不爲邊患而好事者以爲不取恐失機會遂興靈武之師也於是收回詔書而遣百祿等行視戶部侍郎蘇軾上疏曰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斃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聞議者固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其費又倍矣今建議者其說有三臣請析之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自河西流御河湮滅失此大利天實使然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湮滅已一二百里何由復見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也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臣聞河之所行利害相半蓋水來雖有敗田破稅之害其去亦有淤厚宿麥之利況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此漲水之說不足聽也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契丹界入海邊防失備按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契丹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契丹之衝今河既西則西山一帶契丹可行之地無幾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契丹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

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謝卿材上河議一篇不聽

詔置北流軟堰蘇轍趙偁力言其害不聽

徙移此邊防之說不足聽也臣又聞謝卿材到闕昌言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北水勢奔決上流隄防無復決溢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臣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蓋由元老大臣重於改過故假契丹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雖已遣百祿等出按利害然未敢保其不觀望風旨也願亟收回買稍草指揮來歲勿調開河役兵使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不至阿附以誤國計會百祿行視東西二河亦奏言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明年使回入對復言願罷有害無利之役未聽久之乃罷回河及修減水河數月尚書省復議回河是時吳安持李偉力主東流而謝卿材謂近世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上河議一篇召赴政事堂會議大臣不以為然會李偉復言今河已分流若興功可令全復故道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開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

五年二月詔開修減水河尋以外路旱暵權罷

七年冬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使者吳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監丞李偉再任

八年二月詔北流軟堰並如都水監所奏門下侍郎蘇轍言水官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堰陰為回河之計不宜聽趙偁亦上疏曰臣竊謂河事大利害有三而言者互進其說或見近忘遠徼幸盜功或取此捨彼譸張昧理遂使大利不明大害不去上惑朝聽下滋民患橫役枉費殆無窮已臣竊痛之所謂大利害者北流全河患水不能分也東流分水患水不能行也宗城河決患水不能閉也是三者去其患則為利未能去則為害今不謀此而議欲專閉北流止知一日可閉之利而不知異日既塞之患知其北流伏槽之水易為力而不知闕村方漲之勢

郭知章言大河宜閉北行東吕大防力主之范純仁蘇轍趙偁皆言不可

王宗望頌東流之功

未可併以入東流也夫欲合河以爲利而不惜上下壅潰之患是皆見近忘遠徼幸邀功之事也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爲説姑爲軟堰知河衝之不可以軟堰禦則又爲決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爲戲也請俟漲水伏槽觀大河之勢以治東流北流不聽　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臣比緣使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孫村口見水趨東者河甚濶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過楊家淺口復渡見水之趨北者纔十二三然後知大河宜閉北行東乞下都水監相度於是吴安持復領都水而吕大防立主其意范純仁蘇轍復爭之遂詔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詳議紹聖元年正月也轉運司趙偁議與純仁轍合偁之言曰河自孟津初行平地必須全流乃成河道禹之治水自冀北抵滄棣始播爲九河以其近海無患也今河自横隴六塔商胡小吴百年之間皆從西決蓋河徙之常勢而有司置埽創約横截河流回河不成因爲分水初決南宫再決宗城三決内黄亦皆西決則地勢西下較然可見今欲弭息河患而逆地勢戾水性臣未見其能就功也請開闞村河門修平鄉鉅鹿埽焦家等堤濬澶淵故道以備漲水大名安撫使許將言度今之利若舍故道止從北流則慮河下已湮而上流横潰爲害益廣若直閉北流東徙故道則復慮受水不盡而破隄爲患竊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内黄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絶大名諸州之患俟春夏水大至乃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内黄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村之役可止定其成議則民心固而河之順復有時可以保其無害郭知章又言河復故道水之趨東已不可遏近日遣使按視議論未一臣謂水官朝夕從事河上望專委之　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言大河自元豐潰決以來東北兩流利害極大頻年分爭國論不決水官無所適從伏自奉詔凡九月上稟成算自闞村下至栲栳隄七節河門並皆閉

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來聖明獨斷致此成績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左師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詔可

張溥曰六塔之議始於李仲昌二股之議始於韓贄既而持議寔行河決日甚者王安石也安石專政變法均輸籍泉府市易籍市司青苗籍國服農田水利籍遂人僱役籍司徒保甲保馬籍伍兩方田籍井牧矯世反古咸託周官獨塞北流修二股操說無本李公義獻鐵龍爪黃懷信制濬川杷世共非笑信用不疑水官數出未獲一效則幾以河為戲矣六塔役興歐陽修言不可者五屢疏抗爭竟置不省及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雖開不能容也一夕大決漂溺無算仲昌遂流英州回河爲害覆轍昭如未幾而復言二股蓋即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道使東也程昉宋昌言張鞏范子淵等游談紛紜安石力爲之主神宗即有開河放火之憂終不能違大臣之意亦徒魚鼈其民耳伯鯀治水九載弗成病由方命圮族以其強自任而敢拂衆也安石悻愎方命甚矣熙甯之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舊迹令北去帝憂民甚思順水性而水臣皆爲安石使事竟不治鯀之治水墮高堙卑障之也禹之治水決川疏河導之也回河東流務逆水行豈獨障之乎宰相之才既不及鯀天子之斷又不若堯宜其淪胥相視底定無日也然仲昌欲穿六塔渠富弼嘗主其畫宋昌言請開二股詔司馬光相度奏可范子奇東流之策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交口善之老成碩德論河不詳安石堅僻又何誅焉政和年間孟昌齡獻導河議成巨灤稍因水決循北流蔡京即攘爲功纘禹繼文侈然自大國

仁宗命皇后撫鞠宗室子宗實

范鎮請建儲凡十九上司馬光等繼言之皆不聽

家之利未興而奸臣之寵已極宋事大抵然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

英宗之立

仁宗景祐二年春二月育宗室子宗實於宮中宗實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之孫江甯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撫鞠之生四年矣

嘉祐元年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先是帝暴疾宰相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且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社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而試以政事以繫億兆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章上不報文彥博乃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疏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彥博諭之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

韓琦既相疏請建儲

包拯請豫建太子

汝南王允讓卒以宗實故卹典有加

也當更俟二三年鎮前後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罷知諫院改糾察在京刑獄時并州通判司馬光亦言建儲事且勸鎮以死爭之翰林學士歐陽修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缺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臣有二心後唐明宗惡人言太子事然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事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於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殿中侍御史包拯呂景初趙抃知制誥吳奎劉敞等皆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等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聽

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事時羣臣皆以建儲爲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已久天下以爲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喜怒不見於色知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勉進之以善若不率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卒諡安懿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卹典有加

六年六月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

光請立諸
帝心感動
琦力贊其
成

立宗實爲
皇子王珪
面受旨草
詔

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自古皆有之　十月壬辰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初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先年韓琦初入相嘗乘間言之及懷孔光傳以進帝不答又與曾公亮張昪歐陽修極言之至是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遂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裁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爲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濮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批中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凡十八章而後許之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　九月乙巳朔進封皇子曙鉅鹿郡公宗實既終喪韓琦言中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聞之歎曰王珪真學士也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辭章十餘

上記室周孟陽請其故宗實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受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宗實始悟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始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

帝崩曹太后召英宗嗣位

八年春二月癸未帝不豫丙戌中書樞密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閤　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年五十四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皇后悉斂諸門鑰寘於前黎明召皇子入嗣位皇子驚再言曰曙不敢爲因反走韓琦等共披留之　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宰臣不可乃止　乙亥帝有病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紀綱要有疑未决者則曰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假借宮省肅然

立高氏爲后

庚子立高氏爲皇后后侍中瓊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故少育於宮中與帝同年生又俱撫鞠於太后仁宗嘗曰異日必以爲配既長出宮婚於濮邸封京兆郡君生三子至是册爲皇后

韓琦歐陽修調和兩宮

秋七月帝疾瘳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兩宮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然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且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

劉敞進讀史記釋兩宮之疑

琦請太后撤簾還政

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帝自六月不御殿至是月壬子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冬十月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　十二月已巳開經筵翰林學士劉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帝悚然改容太后聞之亦大喜兩宮之疑漸釋

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帝疾大瘳韓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曰前代之后賢如馬鄧不免顧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命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尚書右僕射

呂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望以鎮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韓魏公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志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真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此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司馬光呂誨劾寵任守忠韓琦塡空頭敕即日押行

蔡襄以疑請罷

富弼求解政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

丙辰上皇太后宮名曰慈壽　秋八月內侍都知任守忠竄蘄州初章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甚累遷宣政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屬意於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間之罪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呂誨亦上書論之帝納其言明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責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蔡襄帝自濮邸立爲皇子聞近臣中有異議人疑爲襄及即位數問襄何如人韓琦等爲救解帝意不釋襄請罷出知杭州　秋七月富弼罷嘉祐中韓琦與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弼爲樞密使非得旨合議者琦未嘗詢弼弼不懌及太后還政弼大驚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邪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愈不懌帝親政加弼戶部尚書弼辭曰制詞取嘉祐中嘗議建諸推恩此特絲毫之勞何足加賞仁宗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爲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病力求解政章二十餘上遂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未幾徙判汝州　以文彥博爲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暫煩卿西行即召還矣乃改判永興軍尋有是召

張溥曰昌陵友讓而身失天下昭陵聖德而後宮不育阜陵大孝而家有逆子三者皆天道之不可信者也崇陵少號英武非次得立既受內禪制於妬后子道不修其人病惑固

不足道。厚陵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四歲即養大內。豫王生歸濮邸。王薨起復。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帝逡巡三讓。進退有禮。天性大倫。所素篤也。光獻初立爲后。即母養帝。配以女甥。三十餘年。慈孝甚備。一朝即尊。疑間反起。豈人情乎。左右之善間也。伺醉飽察顏色。假語言之微。搆宮寢之隙。慈親孝子。一入其說。鄭莊武姜。誓死不見。漢武帝所以焚蘇文而封車丞相也。任守忠覘昭陵無子。欲援昏弱。計不得行。即謀間兩宮。陳源得罪壽皇。崇陵特幸。以爲內押班。即與楊舜卿林德年比而讒間小人。輈張身處禁密。上危君父。何所不及。但厚陵爲復之初九。其復不遠。崇陵爲復之上六。其復則迷。是以韓琦歐陽修數言而立悟。黃裳彭龜年等。舉朝泣諫而弗答也。昭陵儲嗣未定。文彥博等請立太子。猶豫幾年而後決。厚陵不豫。議立潁王。張方平草制。帝泫然泣下。手握大器以與後人。親雖父子。君雖明聖。不免動心。若體非血肖。母老深宮。因緣疾疢。箕斗簸揚。爲間尤易。當斯時也。辨之早去之疾。非古大臣曷定哉。光獻撤簾還政。德高馬鄧。宣仁抱孫垂裳。唐虞比治。繼以欽聖向后修德無改。昭慈孟后患難文明。婦姑四世爲周姙姒。亦從來后妃之絕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刺義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藉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夷、非近所蓄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

韓琦請刺陝西民三丁之一為義勇軍司馬光六疏力爭不從

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以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久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錢三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畧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曰臣傳聞朝廷差陝西提點刑獄陳安石於本路人戶三丁之內刺一丁充義勇不知虛實若果如此大爲非便臣切意議者必以爲河北河東皆有義勇而陝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緩急使之捍禦也臣伏見康定慶歷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於沿邊戍守當是之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鬭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比屋凋殘至今二十餘年終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但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減耗三分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警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歷慶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

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中書與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初琦嘗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强悍無賴者以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琦雖光六疏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

張溥曰宋初民兵在河北河東曰弓箭社神銳忠勇壯强忠順在陝西曰保毅砦戶强人弓箭手義勇在麟州曰義兵在川陝曰土丁。壯丁。在廣南東西曰槍手土丁在荆湖南北曰土丁弩手。在邕州曰溪洞壯丁。皆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在所團結訓練以爲防守者也英宗治平中韓琦當國議僉陝西義勇涅手背藝即土兵而精之非有兵制變法也司馬光何五六疏上面折力諍哉曰憂戍邊耳仁宗之世西師屢衂正兵不足乃籍陝西之民三丁選一以爲鄉弓手未幾刺充保捷分戍邊州師罷而後揀放一民兵也始而鄉既而戍終而汰戍則民而皆兵汰則兵復爲民擾百姓而隳軍政害之最近者也琦嘗言以民養兵其害淺調兵於民其害深誦杜甫石壕之詩傷漢唐立法之敝戍邊勞苦久心惻馬光之所憂豈不先念決意議刺者謂勅榜約束永無戍役耳不知鄉兵見戍役之者易

詔令不信守之者雖大臣變更臨期調發卽天子莫能自必也琦憂養兵之費而思府兵之利則議刺義勇光見保捷之擾而憂刺民之害則止刺義勇蓋琦但見其已然知土兵賢於召募光則見其將然知刺民必至戍邊也然則行琦之法用光之言三路義勇專衛鄉里以爲戰守與唐之昭義步兵頡頏中原雄視敵國不亦可乎乃王安石出變義勇爲保甲分番戍守諸路驛騷軍民兩廢益信光慮曲突非過計也義勇之議司馬光與琦異雇役之議蘇軾與光異濮王典禮則呂誨包拯等交詆歐陽修與琦無已也君子不黨非其章章者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濮議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旣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親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爲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

呂誨等請從珪議并劾韓琦等遂黜外趙鼎等力爭請同貶濮議亦罷

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為宜稱於是珪即命吏具以光手藁為案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諫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紀亂統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納繳御史敕誥家居待罪帝命閤門以誥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於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丹還嘗以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

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官何以風天下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既出濮議亦寢程頤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歐陽修爲後或問上篇曰爲人後者不絕其所生之親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絕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於經見之何謂降而不絕曰降者所以不絕若絕則不待降也所謂降而不絕者禮爲人後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爲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問者曰今之議者以謂爲人後者必使視其所生若未嘗生已者一以所後父爲尊卑踈戚若於所後父爲兄則以爲伯父爲弟則以爲叔父如此則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說沒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後父爲尊卑踈戚則宗從世數各隨其遠近輕重自有服矣聖人何必特爲制降服乎此余所爲若絕則不待降者也稽之聖人則不然昔者聖人之制禮也爲人後者於其父母不以所後之父尊卑踈戚爲別也直子於其父子之間爲降殺爾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爲人後者知所承之重以專任人之事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也故聖人之於制服也爲降三年以爲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著於六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以見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此所謂

降而不絕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能爲子於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此一切之論非聖人之言也是漢儒之說也乃衆人之所能道也質諸禮則不然方子夏之傳喪服也茍如衆人一切之論則不待多言也直爲一言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自然視其父母絕若未嘗生已者矣自然一以所後父爲尊卑疏戚矣柰何彼子夏者獨不然也其於傳經也委曲而詳言之曰視所後之某親某親則若子若子者若所後父之眞子以自處而視其族親一以所後父爲卑尊疏戚也故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猶嫌其未備也又曰爲所後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詳矣獨於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別自爲服曰爲其父母報蓋於其所生父母不使若爲所後者之眞子者以謂遂若所後者之眞子以自處則視其所生如未嘗生已者矣其絕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聖人亦所不爲也今議者以其所生於所後爲兄者遂以爲伯父則是若所後者之眞子以自處矣爲伯父則自有服不得爲齊衰期矣亦不得云爲其父母報矣凡見於經而子夏之所區區分別者皆不取而又忍爲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義也不用禮經而用無稽之說可乎不可也問者曰古之人皆不絕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歟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於古焉今開寶禮及五服圖乃國家之典禮也皆曰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齊衰期服雖降矣必爲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服雖重矣必爲義服者示以義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質於禮經皆合無少異而五服之圖又加以心喪三年以謂三年者父母之喪也雖以爲人後之故降其服於身猶使行其父母之喪於其心示於所生之恩不得絕於心也則今人之爲禮比於

古人又有加焉何謂今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子不能絕其所生見於經見於通禮見於五服之圖見於律見於令其文則明矣其所以不絕之意如之何曰聖人以人情而制禮者也問者曰事有不能兩得勢有不能兩遂爲子於此則不得爲子於彼此豈非人情乎曰是衆人之論也是不知仁義者也聖人之於人情也一本於仁義故能兩得而兩遂此所以異乎衆人而爲聖人也所以貴乎聖人而爲衆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謂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爲人後者權也權而適宜者義之制也恩莫重於所生義莫重於所後仁與義二者常相為用而未嘗相害也故人情莫厚於其親抑而降其外物者迫於大義也降而不絕於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則仁不害乎義降而不絕則義不害乎仁此聖人能以仁義而相爲用也彼衆人者不然也其爲言曰不兩得者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矣夫所謂仁義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義者衆人也嗚呼聖人之以人情而制禮也順適其性而爲之節文耳有所强焉不爲也有所拂焉不能也況欲反而易乎其可得乎今謂爲人後者必絕其所生之愛豈止强其所難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爾所厚者爲我絕之易爾之厚於彼者一以厚於此是豈可以强乎夫父母猶天地其大恩至愛無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爲人後之故一旦反視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固已甚矣使其眞絕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絕之與則是仁義者教人爲僞也是故聖人知其無一可也以謂進承人之重而不害於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於義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於僞惟降而不絕則無一不可矣可謂曲盡矣夫惟仁義能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以濟於人事無所不可也故知義可以爲人後而不知仁不絕其親者衆人之偏見也知仁義相爲用以曲盡人情而善養人之天性使不入於僞惟達於禮者可以得聖人

之深意也問者曰爲人後而有天下者不絕其所生則將干乎大統奈何曰降則不能干矣自漢以來爲人後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嘗干於大統使漢宣哀不立廟京師以亂昭穆則其於大統亦何所干乎　曾鞏爲人後議曰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爲之後爲之後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有以支子爲之後者爲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己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位號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己親之服而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此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己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己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己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

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緦麻爲袒免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爲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絶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絶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絶其親而輒謂可以絶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爲其推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敎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人宗其意可謂卽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卽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絶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絶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爲欲絶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强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聖之人知不以惡其爲二而强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疏

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己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己親矣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强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可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報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敍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義如此其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有所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未嘗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未嘗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所無考據之說豈非誤哉

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祠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爲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沒之通稱也以爲尊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爲父殁之通稱者施於爲人之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殁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尊稱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沒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策之文有宗廟祭祀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策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祀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以爲未嘗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

王安石爲曾鞏歐陽修文彥博所稱又與周敦頤相得安石知鄞縣有善政

得以商榷焉

張溥曰濮安懿王追崇禮議司馬光持重本宗正論不易大儒歐陽修獨有疑者以王珪等没本生而稱皇伯也漢哀帝以定陶共王之子入繼成帝董宏佞人謟附傅太后求上尊稱冷襃段猶等和之師丹抗名正統爲朱博劾罷光處英宗朝議濮王宜準先朝封期尊屬酬以高官大國即丹意也然修等據禮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皇伯之號經無明文雅善折衷而同聲譁笑兼罪韓琦豈元德重臣好媚人主如博等云爾乎國家之事一變而議論再變而意氣三變而死生禍福生焉即濮議所爭可奉行者稱親可辭免者稱皇稱后琦言當甚可以無訟然本光之議儒者世守以死爭之本修之議奸人借資激昂廟廊立取富貴者比比而有何則新王嗣位追念本親修之議所樂聞也光之議所不樂聞也天子以樂聞者爲忠孝必以不樂聞者爲沽激緣當日之議止排皇伯之非不意降而後世世統大義亦寖失也君子立言又烏容不愼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王安石變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鞏攜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故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不求試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尋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召試館職不就歐陽修薦爲諫官安石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復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又辭懇求外補知常州移提點

安石上萬言書仁宗覽而置之

江西刑獄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及是為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安石果於自用於是上萬言書大要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用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上覽而置之

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蓋有在也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為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者不悅會以母喪遂去職

安石終英宗世被召未嘗起

韓維呂公著兄弟稱

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癸卯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神宗在潁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或以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邪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吳奎曰

揭安石

神宗召安石吴奎獨言其不可用

曾公亮力薦安石以間韓琦琦言安石不可處輔弼之地

安石請帝法堯舜自以臯夔自待

司馬光闢安石理財之說

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乃有江甯之命衆謂安石必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九月以王安石為翰林學士時宰相韓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曾公亮因力薦王安石覬以間琦琦求去益力帝不得已從之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

神宗熙甯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嘗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臯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　十一月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公亮薦安石入相唐介言其必擾天下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二年二月庚子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唯桑宏羊劉晏麤合此意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況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

安石信任呂惠卿曾布以行新法

遣劉彝等八人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不便

安石執政呂誨彈之遂被斥

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眾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於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路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夏四月丁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為生故無逃亡之憂朴魯而少詐故無欺謾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盜用之姦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為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當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品官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其身胥吏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耶不聽 六月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入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眾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言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

定均輸法薛向請置官屬蘇轍力言其非後亦不就

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畀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為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秋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江浙荊淮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於六路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慮其為擾多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請設置官屬從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八月罷知諫院范純仁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逖小臣咨詢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

范純仁請退安石遂左遷

安石議登州婦人獄與司馬光相反劉述等執奏遂被斥

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宏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為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權取為已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大公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

轍與惠卿不合安石罷之

常平廣惠倉之法變為青苗轍與安石力爭不得

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顗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進顗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與呂惠卿論論多不合會遣八使於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不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為河南府推官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糴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為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

王廣淵附會青苗遂得內召

光言呂惠卿不可用安石不悅

光辟呂惠卿變法之言

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竢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於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為奸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

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他語抵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至饑寒流離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為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堲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興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在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

光言青苗之弊

冬十月丙申富弼罷時王安石用事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

富弼與安石不合而罷

陳升之入相光憂其壞風俗

光言安石不曉事又執拗

安石與升之小異遂薦韓絳共事

李常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不聽

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乙丑命韓絳置制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傅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庭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于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寇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　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　置諸路提舉官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二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掊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適奏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石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顥之言皆不行　閏月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

韓琦疏論青苗之害帝諭罷其法安石求去韓絳勸留之視事持新法益堅

文彥博亦言青苗之害

帝欲大用光安石力阻

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
三年二月己酉河北安撫司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户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數三等而下更許皆借且鄉户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併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抑散則上户必不願請下户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行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桑宏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説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荅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

安石欲援孫覺覺言新法之妄遂坐貶

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以為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為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況國用專

程顥請罷青苗錢法提舉

呂公著言惠卿姦邪安石誣敗之家敏求不肯草制

安石堅持新法趙抃悔恨上疏辭去位

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　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眾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眾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為孰若沛大恩而新眾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既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於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己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

韓絳入相陳襄請罷之不報

李定言新法便安石使知諫院宋敏求等執奏落職時稱熙寧三舍人程顥張戩李常以爭新法罷官

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辯自用詆公論為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　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之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為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　癸未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於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眞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等執奏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寜三舍人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戩右正言李常時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於措制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

詔罷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安石薦布入經筵

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揺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顥詣中書議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戩與臺官王子韶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曽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循從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傅會經義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勤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顥言既不行懇求外補而戩常亦各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戩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顥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為京西路提點刑獄顥辭乃改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温為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癸巳詔并邉州郡毋給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間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札諭安石凡修條例司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　九月以曽布為崇政殿説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

李承之說言新法之便陸佃說遂不行　劉庠言新法之非

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山陰陸佃嘗受經於王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齊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　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嚮安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略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

曾公亮以老求罷

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己於是聽其罷相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自思乎及奏策帝顧王安石取卷讀

呂陶對策直言

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户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

孔文仲對策力議新

癸丑罷司馬光知永興軍　冬十月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許之鎮上疏言臣言不用無顏復

法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而黜之
范鎮極論青苗之害安石草制極詆之遂致仕
改諸路更戍法

立於朝請謝事復極論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有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鎮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知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十二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衞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衞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至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財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

王安石立保甲法趙子幾迎意請行王拱辰抗言其害

以絳安石同平章政事

行募役法光論其不便

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己又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依法鄰保合坐
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併
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提
點刑獄趙子幾迎安石意請先行於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
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判大名府王拱辰
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
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
悟由是下戶得免　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政事　戊寅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立
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
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
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雇直又增取二名以
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於開封府遂推行於諸路既而東
明縣民數百紛然詣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於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
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
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徒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
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
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而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
桑而得至於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為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

姜潛撤青苗榜去官陳舜俞論新法不便被謫後復言其便

司馬光歸洛

安石惡蘇軾言政令得失使權開封府推官

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為生乎此法卒行富者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四年三月辛卯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纔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夏四月癸酉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絶口不復論事　出直使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常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

蘇軾論新法不便安石使謝景溫劾之出外

輩分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異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盗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富與貴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務專掩覆過失未常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常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守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綱紀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

鄧綰詔附安石惠卿而得好官

呂誨以身疾喻朝政

韓維言保甲法不便出知襄州

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温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以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蹈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於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於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安石呂惠卿否綰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升之以綰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綰聞之不樂誦言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綰曰不失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綰以威衆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有疾素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跰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惜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　時保甲法行帝聞鄉民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為天下者如此欲任民情所願而已

富弼不行青苗

楊繪言老成當惜安石惡之

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為兵且省財費惟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未幾維出知襄州　甲戌富弼移判汝州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譴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媿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靚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　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帝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事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摭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据摭賈蕃是欲鉗天下之

劉摯楊繪論助役之害

綰布力薦王雱

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録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值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匃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昭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訪察使遍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鄧綰曾布力薦之遂有是命雱嘗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

雱大言斬琦弼

鬻諸路坊場河渡

李瑜多定利州路助役錢數鮮于侁爭滅之帝黜瑜而擢侁

侁素惡安石

侁聽部民不請青苗錢

富弼致仕

行市易法

行保甲養馬法

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與姑退雱不樂　九月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既而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為賈區其中　冬十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為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為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侁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縷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使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與民民自不願豈能强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富弼致仕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帝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丙午行市易法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四月丙午行保甲養馬法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　所市馬選給之詔曾布等上其條約凡陝西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值令自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

安石欲罪李評帝不聽遂求去不許

頒方田均稅法

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遍行於諸路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得言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八月甲辰頒方田均稅法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峯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安石排罷彥博

六年夏四月己亥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為己而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斂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於市縉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　九月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賠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户祗應而禁中賣買百貨并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鄭俠發馬遼上流民圖帝權罷新法安石收俠治罪新法復行

七年夏四月癸酉權罷新法自去歲秋七月不雨以至於是月帝憂形於色嗟歎懇惻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久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為安石所奬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至是俠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及疏言時政之失詣閤門

安石去位
薦絳惠卿
代

不納遂稱秘急發馬遞上之其略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作圖來上并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覽亦可流涕況於千萬里之外哉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讙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甲戌輔臣入賀雨帝出俠圖及疏示輔臣問王安石曰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獄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丙戌王安石罷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儇慧巧佞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

曾布呂嘉問並罷

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五月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罷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氷炭大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祗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於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嗾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頷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秋七月立手實法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

惠卿用呂和卿計創手實法蒲宗孟言其便

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物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獲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簡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五分以上不預荊湖訪察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張弛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王安石韓絳章惇請置三司會計司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大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治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鄭俠疏劾惠卿編管江洲

八年春正月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毀罵等事惠卿奏為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為正人助馮京與呂惠卿同在政

張璪鄧綰鄧潤甫承惠卿旨劾罷馮京王安國

安國言安石知人不明聚斂太急

惠卿謀害安石鄧綰等挾李士寧之獄以撼之韓絳請復用安石謀遂不行

府議論多不合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俠嘗游京之門交通有迹鄧綰鄧潤甫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獎成之言意在非毀其兄於是放安國歸田里出京知亳州時俠貶汀州已行惠卿又令舒亶捕之道挾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俠英州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來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於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逐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有射羿之意忌安石復用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志一時朝士見惠卿得君謂可傾安石以媚惠卿遂更朋附之而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寧以撼安石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惠卿聞之不安乃條例安石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二上封惠卿所言以示安石安石上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須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安石承召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

蔡承禧鄧綰論罷惠卿

綰劾章惇出知湖州

帝以災異求言安石言灾不足畏

汴京初蜀人李士寧者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矣又能言人休咎王安石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安石鎮金陵呂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謀赦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寧决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始興此獄引士寧意欲有所誣衊會安石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冬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立黨肆奸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强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奸出知湖州　乙未慧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减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程顥應詔論朝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慧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勉慰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有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綰罷之實去王雱令呂嘉問練亨甫治惠卿獄惠卿訟安石安石咎雱雱恚死

綰以諂妄石被黜

吳充不同安石帝遂相之充請還司馬光等數十人

惠卿發安石私書帝遂不展渴言

九年秋七月鄧綰罷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殆不知此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冬十月丙午王安石罷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　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充子安持雖娶王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罷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　以馮京知樞密院事時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張溥曰王安石之名起於歐陽修文彥博盛於韓維呂公著一時名賢如周惇頤司馬光范鎮皆與友善而韓琦富弼又交引為侍從意其人亦仲尼之徒耶驟秉國鈞中外老成

芟除殆盡向所師事者目為共鯀大言無忌非病狂易何失心若是彼讀書深山敝衣垢面懷文不獻累召不起博學堅行談堯舜薄公卿神宗想慕青郎恐不得當一朝御極委以社稷君臣魚水甯特渭濱傅巖哉乃銳精變法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天下皆言其不便而安石獨是之攻之者多助之者少得一附和知已恨晚呂惠卿投急引重佐以曾布鄧綰李定等謬相傅會而韓絳以夙昔厚善陰主其間法雖必行天下已亂且安禮安國其親弟也非兄所為終不覺悟當日憒憒惟在務伸己說苟一逆我賢者皆不肖天性之親皆仇讐也四顧六合獨有惠卿天下宵旰圖治遊思唐虞輒以堅卧要之同歸敗轍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誤神宗者安石誤安石者惠卿安石已矣其如帝何彼初知鄞起隄堰決陂塘貸穀與民出息以償邑人稱便遂執此以往曰我宰天下有餘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執政非長吏之任也闘鶉少年登州婦人二獄朝議法允安石偏抗詖論他日愎諫大率此類性實異人猥遭殊眷古來以臣負君未有如安石者也當其名震京師蘇洵獨著辨姦論譏以王衍盧杞在金陵時解于侁言用必為亂嘉祐間上萬言書帝覽而置之安石不易知能知之者仁宗與洵侁耳曾公亮嫉韓琦薦安石以為間熙甯三年帝以琦言諭罷青苗趙抃請俟安石之出遂敗乃事二人固賢猶有此失欲君子勝小人不綦難乎然安石雖强直為名高其行新法也每結中使惑主聽為術已下不屑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學校科舉之制

范仲淹宋郊等請復古勸學仁宗遂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用王拱宸等言以錫慶院為太學

胡瑗教授湖州詔取其法為令

仁宗慶歷四年三月乙亥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郊等奏教不本於學校事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至是乃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可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夫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教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為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務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塲先策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夏四月壬子判國子監王拱宸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　五月壬申帝至太學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胡瑗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至是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瑗上書請興武

璞興武學規矩
范仲淹去位科舉新學遂罷
王安石議變科舉法

學其畧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丹州軍事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涖武學每日令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五年三月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實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貢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歷固常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理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歷之際何異至於科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采譽望而罷彌縫

始命諸州置學官
立太學生三舍法

或曰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裕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他日王安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　五月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併置小學教授　冬十月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八品以下子孫

劉摯請罷諸路學官煩密之制

置律學

從王安石言策武舉之士

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為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藝能以次差升舍其最優者為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歷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為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六年三月己未罷諸路學官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師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必下以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　乙亥置律學詔士之從官以法從事令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九月辛亥初策武舉之士先是武舉試義策於祕閣武藝於殿前司又殿試則又試騎射又策於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

頒行王安石三經新義及字說傳注悉廢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

從劉摯言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策武舉之士

八年六月己酉王安石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義其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一時學者無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安石又為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自是先儒之傳注悉廢矣

九年三月甲戌親策進士並試律義斷案

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亥亥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立身行己惟懼玷缺所謂不言之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與升甲罷謁進之制　五月戊辰命程頤等修定學制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凝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考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任委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秋七月癸酉立十科舉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材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即位左司諫王嚴叟言自罷辟舉而用選格可以見功名而不可以見人材於是不得已而用其平日之所信故有踏逐申差之目踏逐實薦舉

王巖叟請復內外舉官法
司馬光請設十科舉士并結罪保舉

而不與同罪且選才薦能而謂之踏逐非雅名也況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豈為通術遂復內外舉官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指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而識短見狹士有恬退滯淹或孤寒遺逸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莫若使有位達官各舉所知然後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同經術舉人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經術舉人八曰善聽訟獄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大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於十科內舉三人仍具狀保任中書置籍記之異時有事須材即執政按籍視其所嘗被舉科格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効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所貴人人重慎所舉得才光又言朝廷執政惟八九人若非舊交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情偽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舉士其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謁挾私所不能無但有不如所舉譴責無所寬宥則不敢妄舉矣詔從之

呂公著請禁老莊命題及王氏新學

公著請復制科

二年春正月戊辰詔毋以老子列子命題試士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丁未呂公著請復制科詔曰祖宗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要以網羅天下賢俊先皇帝興學校崇經術以作新人材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徠拔俗之才禆於治道蓋乃帝王之道損益趨時不必盡同同歸於治而已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為始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

光請罷明法科

四年夏四月戊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試士罷明法科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己說又言舊明法最為下科今中者即除司法叙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一道論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試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四場其經義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孟子義一道次試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額中分之各占其半專經者以精義定取舍兼詩賦者以詩賦為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自復詩賦士多鄉習而專經者十無二三矣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學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

須使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明法科

復制通禮科

六年夏四月乙未復置通禮科先開寳中改鄉貢開元禮為通禮熙甯中嘗罷試科至是禮官以為言乃復置以試士

八年三月庚子詔御試舉人復試詩賦論三題中書請御試復用祖宗法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三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纔八十二人耳遂下是詔

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

紹聖元年閏四月罷十科舉士法　五月甲辰詔進士專習經義罷習詩賦二者上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習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於是改置宏詞科歳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所取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特奏命官

改置宏詞科以試進士

六月申除引用王安石字説之禁

二年夏四月丁亥詔依元豐置律學博士　五月乙巳命蔡卞詳定國子監三學及外州學制

蔡京請興學貢士又請建外學

徽宗崇甯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舍入下等補内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名辟雍外圓内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内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内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内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

京奏罷科舉法

三年九月罷科舉法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猶以科舉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郡發解凡試禮部法皆罷而每歳試上舍生則差知舉如

立詞學兼茂科

禮部法云

四年五月甲寅立詞學兼茂科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故改立是科歲附貢士院試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行三舍法於天下

張溥曰三代以後文治首宋然藝祖初受命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諸科招徠四方鮮有應者舉人到闕陳習武韜帝怒欲隸之兵號呼謝罷學校之設實始慶歷時開國幾八十年歷君凡四世矣唐世興學設科專尚詩賦天下競聲偶趨祿利蕭統文選尊為六經自楊綰鄭餘慶鄭覃以大儒輔政議抑進士之業優學科先經誼後辭賦終已莫行宋振五代流風不改范仲淹執政志在復古請興學校本行實科舉新法方張卽廢王安石起於熙甯罷詩賦明經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去聲病記誦之陋修廣厲學官之實卽仲淹議也海內喧譁學徒逬散此豈故哉仲淹之言天下之公也安石之言一人之私也安石欲學者之從己則懸科第以餌之欲科第之盡出其學則倡一道德同風俗之說以籠之變聲律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其說未嘗不彷於胡瑗之經義治事歐陽修之先試論策而究之所謂議論皆王氏之新法非祖宗之成憲也所謂大義皆王氏之新經非孔孟之遺訓也葉祖洽對策阿諛特擢第一孔文仲毀薄時政竟罷制科至顏復策問王莽蘇嘉極論為非安石卽怒逐學官更以私人判監科舉之吏三舍之設飛語之罰升舍之獄無非崇私學樹黨羽名一道德而道德先喪名同風俗而風俗益紛紹聖崇甯間大憝當國立科造士咸以尊經書抑史學廢詩賦為言然為荆舒三義則託尊經為涑水通鑑蘇黃唱酬則斥詩史外託正論曲售姦回羣邪充塞豈真知六籍藝文優劣哉論策之說旣支姦而

誤國則詩賦之說復軼起而間勝姚康曰顔孔為心者雖日視淫靡莫遷其操桀跖為行者雖日聞仁義莫治其性蘇軾曰上以孝取則割股廬墓上以廉取則幣車羸馬痛言人情著明深切於是畢世之趨一之於丈鄉舉里選不得已而為餬名鎖廳以無心之遇望其拔十得五斯已難矣古之取士以人今之取士以天防奸之法愈密而得人之效愈疎非大興教養善治無繇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元豐官制

神宗詔中書詳定官制

正官名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

帝欲用司馬光為御史大夫王珪蔡確以計阻之

神宗元豐三年六月丙午詔中書詳定官制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員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授受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使承旨張誠一領之　九月乙亥正官名以開府儀同三司易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特進易左右僕射自是以下易名有差　詳定官制所上寄祿格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

令崔台符等定選格悉歸銓部

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并罷堂除

召

四年秋七月己酉詔定選格初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稍損益之凡入仕有貢舉奏陰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兩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之職分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帝自即位欲更制度建議之臣以為唐銓與今選殊異雜用其制則有留礙煩紊之弊乃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尚書吏部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銓部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敎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受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封贈酬賞隨所分隸校勘合格團甲以上尚書省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列選敘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畫旨給告身祖宗以來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雖小大殊科然皆不隸於有司王安石言於帝曰中書總庶務今通判亦該堂除選徒留滯不能精擇宜歸諸有司帝曰唐陸贄謂宰相當擇百官之長而百官之長擇百官今之審官苟得其人安有不能擇百官者哉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除亦廢

五年二月癸丑頒三省樞密六曹條制　四月癸酉以王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

蔡確陰奪王珪相權

書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專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雖為首相拱手而已

張溥曰官制之不一也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煬帝更隋制武后玄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亂亡隨之有國家者命官出治固無取於多變哉宋興失制名號品秩咸襲唐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五監互以他官典領名實抵迕真仁以來田錫孫何楊億吳育等屢請正名未遑釐定元豐中神宗覽唐六典慨慕周官肇新厥制百官領空名者一切罷去易之以階臺省寺監司曹各還其職於是長吏正治則察月御史旁治則察季都省統治則察歲法彬彬矣乃論者訾之曰宰執侍從之遷為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為一等進士為一等世賞雜流各為一等此舊制也昔之流品甄別今之流品混淆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官品易於高昔以一官治者今析為四五昔以一吏主者今增為六七畢仲游心傷其弊有正階正品正事之議然則元豐改制徒冗官多事於治無益也夫藝祖太宗之世朝廷清明君相一德中外官大任使大黜陟天子必與兩府大臣公聽並觀論定後遣百司庶府出入分治皆得以其職自達於上體統正而事權通即無定員專任治猶有餘熙豐之制祖宗恩澤裁省無幾而律令入官格目加優王安石變易條例增置提舉率貪進喜事之人曾鞏患其費國司馬光惡其病民憂亂不暇何言建革哉蔡確欲奪相權則奏請中書造命章惇適官門下則不廢合班奏事太師異數累朝慎重趙普文彥博而

蔡挺使趙明擊敗夏人諒祚中流矢遁去

陸詵留歲弊策與韓琦合諒祚遂歸款

下未或假借蔡京則儼然有之而童貫封郡王梁師成官太尉遂並體無忌小人更制但知利己甯識治亂人主不先急人而惟法之務未見其能理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

西夏用兵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夏人寇邊經略使蔡挺擊走之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氈帽督戰挺先遣强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營賊驚潰退屯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詰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陸詵策與琦合而諒祚果歸款帝顧琦曰一如卿料也

四年春夏主諒祚遣使獻方物謝罪時神宗新即位因賜詔曰朕以夏國累年以來數興兵甲侵犯邊陲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復直寇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累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覩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此遜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賓朕纂極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詵

种諤襲虜嵬名山西方用兵自此始

夏諒祚誘殺楊定等朝議棄綏州趙高韓琦爭之乃止

安置种諤于隨州

自省於前辜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叙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　冬十月癸酉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种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欵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初劾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樂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兵自此始　种諤既受嵬名山降追

十一月夏主諒祚乃許為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陜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高言虜既欲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遺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陜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种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是月郭逵訓得殺楊定等首領姓名李崇貴韓道善夏主諒祚乃錮崇貴等以獻

神宗熙甯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死子秉常立遣其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為定賣己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

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

韓絳使种諤襲敗夏人

夏人陷撫寧諸城詔治諤罪絳亦坐罷

遣劉航冊秉常為夏國主

三年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番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甫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柔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屯於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等數人死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

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素不習兵事開幕府於延安措置乖方選番兵為七軍復以种諤為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皆受其節制番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撫使郭逵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誤國事絳奏逵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帥師襲敗夏人於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為報復計呂公弼言諤啟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　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种諤進築永樂川賞逋領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即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川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諤在綏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悸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諤罪責授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衄罷知鄧州果不出郭逵所料云

夏人幽其主秉常

詔李憲等會五路之師伐夏

李憲復古蘭州

种諤克米脂

高遵裕復通遠軍

劉昌祚高遵裕上兵為夏所敗

元豐四年六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伐夏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　秋七月庚寅詔熙河經制李憲等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大舉伐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之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兵會伐　六月丁丑李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庚申又襲破之於女遮谷斬獲甚衆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　辛亥鄜延經略副使种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於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冬十月庚午環慶經略使高遵裕將步騎八萬七千出慶州與夏人戰敗之復通遠軍种諤遣曲珍率兵通黑水安定堡與夏人遇亦大敗之內使王中正率涇原兵出麟州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於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時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伐夏既入境而慶州兵不至昌祚次磨哆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

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乃引還初詔李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於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並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唆丁敗之次於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於靈夏而遣輕騎鈔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論敗師罪高遵裕責受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李憲欲以開蘭會功贖罪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李浩副之　三月壬寅鄜延路副總管曲珍敗夏人於金湯　夏四月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才

种諤上沈括城横山之議

徐禧議城永樂

夏人攻永樂徐禧不用高永亨高永能曲珍之言而敗死

非度匠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意也　六月辛亥環慶經略司遣將與夏人戰破之戊辰曲珍等敗夏人於明堂川　知延州沈括議欲盡城横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絶磧為寇种諤自以西討無功遂上其策於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及內使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埽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耶珪無慙色聞者耻之徐禧至鄜延种諤上言横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遷夏州三郡鼎峙則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則横山强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徐禧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實為俊偉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砦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自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諤言若城永樂則西夏必力爭不可帝從禧議詔禧護諸將往城永樂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往饋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而自率諸將往築之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二十五里賜名銀川砦禧括及李舜舉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永樂　九月丁亥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千騎趨新城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住涇原北邊人來告者十數禧曰彼若大來是吾立功名取富貴之日也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泉恐不可守禧以為沮衆械送延州

王文郁擊敗夏人

獄禧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曰先至者皆精兵及其未陣急擊之則駭散後雖有至者亦不敢進此常勢也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陣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躡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至絞馬糞汁飲之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甯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堡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疏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又每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每為朕言之於是從公著知揚州

六年二月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過數百安可戰文郁曰賊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遼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未

劉摯劾貶李憲

訾虎擊敗夏

夏秉常遣使來貢

夏人寇蘭州不克

秦貴敗夏人

夏秉常卒子乾順立

司馬光文求博議棄蘭州米脂等五砦安燾孫路爭之乃止

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興慶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五月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閏六月夏主秉常亦以困弊於兵令西南都統昴星嵬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乞遇來貢上表曰臣自歷世以來貢奉朝廷無所虧怠至於近歲猶甚歡和不意憸人誣間朝廷特起大兵侵奪疆土城砦因茲構怨歲致交兵今乞朝廷示以大義特還所侵倘垂開納別効忠勤帝賜詔曰比以權強敢行廢辱朕用震驚令邊臣往問匿而不報王師徂疆蓋討有罪今遣使造庭辭禮恭順仍聞國政悉復故常益用嘉納已戒邊吏毋輒出兵爾亦慎守先盟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惟乞還侵疆不許

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翶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九月夏人圍定州城熙河將秦貴敗之

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初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神宗不許及帝即位秉常復遣使來請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既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為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力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昭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為國恥無乃甚於今日乎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

穆衍止棄蘭之議

詔以米脂等四砦還夏

夏乾順母子陷金明砦

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為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耶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禮部員外郎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瀕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損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畫以給還遣穆衍往弔祭衍奏以為蘭棄則熙危熙危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尋遣使封乾順為夏國主

五年二月己亥夏人來歸永樂所掠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還之夏得地益驕　秋七月夏人來議分畫疆界

六年九月夏人寇麟州又寇府州

七年冬十月夏人寇環州

紹聖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寇鄜延陷金明砦夏人自得四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百里是月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知麟州有備復還金明而後騎之精銳者留龍安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遂陷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數日

章楶城平夏

呂惠卿遣王愍破宥州

楶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

許夏人通好

陶節夫附蔡京以進築城寨得

卽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全明引退

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楶城平夏楶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川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川之陰夏人聞之帥衆來襲楶迎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絶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　八月鄜延經略使呂惠卿復宥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羌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肆開邊隙故諸道興役進築屢被爵賞

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楶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困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惇與楶同宗言多見采由是創州一城砦九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城砦以逼夏及是有平夏之捷夏人不復振

三年三月丙辰夏人求援於遼遼主遣僉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議和仍獻玉帶詔郭知章報之復書謂若果出至誠深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冬十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屢敗遣其臣令能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歲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徽宗崇寧三年十二月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卽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卽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

蔡京使王厚招仁多保忠夏人來寇殺高永年

劉法大敗夏人西邊之柄皆屬童貫王厚劉仲武攻夏敗績

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至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方主之故有是命

四年三月貶王厚于郢州初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詣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渭延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論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與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首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眾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之名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治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惟王厚坐逗遛貶為郢州防禦使

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還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二月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時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統領之於是西邊之柄皆屬於貫　九月王厚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

劉法屠仁多泉城种師道克臧底城河劉法敗死童貫以捷聞

夏察哥留震武城以瘦南朝

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春正月童貫使劉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城中力孤守援不至乃降法受而屠之渭州將种師道克夏臧底河城師道世衡之孫也

宣和元年三月童貫使熙河經略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出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别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國力戰自朝至暮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峗守兵追之斬首而去察哥見法首憫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峡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時諸將所築城砦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蕭條矣劉法既敗死童貫乃以捷聞受賞者數百人　六月夏人遣使納款詔童貫罷兵

張溥曰西事之不靖也一敗于种諤之復綏州二敗于王韶之謀河湟三敗于俞充之請西伐四敗于徐禧之城永樂然河湟之策非盡不可行者也西北自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其地可耕其民可使欲取西夏先復河湟欲復河湟先結沿邊羌種漢招西域而匈奴斷臂唐棄維州而吐蕃復强前鑒不遠韶言非妄所失者王安石梗李師中議行之無序耳王韶至秦欲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撫納洮河李師中則恐發兵生疑請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諸蕃族既叛夏則必乞修城砦困其所欲發兵

王韶上平戎三策請招撫唃瞎征

助築夏人鈔畧可以斷絶本詔之意先築城而後招撫本師中之意先招撫而後築城二策無大抵牾也廟筭専恢先後乖方撫寧挫折西兵日剸雖戰捷木征功不補患矣夏主諒祚狂童無能遠遜元昊秉常既立守成猶父不聞跳躍熈寧之際邊臣開釁曲在朝廷元豐不懲復謀大舉竟以俞充一言五路並發李憲握兵諸將逗撓靈州師潰憲又不至上策再舉更任征伐夫多魚漏師寺貂為祟相州大敗罪在朝恩憲本閹腐謬膺大帥辱國已甚敗而不誅赦而復任蘭州之寇宜其及也横山築城議發沈括徐禧賛之及至鄜延又忽變策改城永樂夏人來攻城陷軍没禧與李舜舉李稷高永能等皆敗死同室造車臨歧異轍顛躓之禍獨國受耳説者謂靈州之役荀林父之戰邲也永樂之役楚囊瓦之城郢也种諤以開疆坐貶而屢預西謀韓絳以宰相行邊而喪師復召安石主兵成敗之際若罔聞焉國既無法又誰與立功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一

熈河之役

神宗熈寧三年冬十月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威武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併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為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

安石使韶移市易司于古渭

俞龍珂歸朝賜姓名包順

帝從張守約言以古渭砦為通遠軍

王韶破諸羌遂城武勝

韶措置洮河朝廷不與計財

為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閱田所在、僅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讁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韶太子中允、

四年八月、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五年五月、以古渭砦為通遠軍、帝志復河隴、會定州駐泊都監張守約請以古渭為軍、根本隴右、帝從之、以王韶知軍事、行教閱法、　八月、秦鳳路沿邊安撫王韶引兵擊吐蕃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諸羌各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為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却、韶躬環甲冑、麾帳下兵逆戰、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木征渡河來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韶言措置洮州、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

瞎藥等來降賜姓名包約

景思立敗死木征寇岷州

木征為部所敗而降賜姓名趙思忠

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熙州以王韶為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河州首領瞎藥等來降以內殿崇班賜姓名包約

六年二月王韶復河州獲木征妻子　九月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其城降初王韶既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吐蕃木征遂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險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木令征聞先聲遂以城降韶入岷州於是宕洮疊三州羌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敗死　三月壬寅木征寇岷州木征雖屢敗而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景思立既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刺史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是月遣使分行諸路募武士赴熙河　夏四月木征復寇河州圍之時賊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詔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番結河州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景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為

蔺氈納支大破鬼章

帝遣李憲措置鬼章

王韶罷

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送京師

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為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十二月以王韶為樞密副使

九年二月吐蕃鬼章寇五年谷蕃將蔺氈納支大破之　十二月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十年二月王韶罷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常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夏四月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　十一月以宗哥首領青宜結鬼章為廓州刺史阿令骨為松州刺史

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將种誼復洮州執鬼章青宜結檻送京師初董氈既死養子阿里骨嗣為邈川首領逼鬼章使率其衆據洮河岷州誼等師師執之遣居秦州聽令招其子結呫齪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

元符二年秋七月洮西安撫使王贍取吐蕃邈川青唐降其酋瞎征初阿里骨死子瞎征嗣瞎征性嗜殺部曲睽貳大酋心牟青氈等有異志以瞎征季父蘇南党征雄武謀殺之其黨皆死獨錢羅結得逃奔董氈疏族溪巴温之子杓拶據溪哥城瞎征攻殺杓拶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贍以取青唐之策贍言于朝章惇許之至是贍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贍留屯之瞎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贍詔以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　八月城會州元豐

瞎征知下多叛自青唐來降王贍心牟欽氊立隴拶贍擊降之

籛羅結歸部復叛朝議棄鄯湟州以畀吐蕃贍自縊死

蔡京薦高永年王厚為帥詔童貫監洮西軍

中雖加蘭會與熙河為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北六砦隸之　閏九月吐蕃龍拶復據青唐王贍擊降之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初瞎征既降于王贍而贍與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於是青唐大酋心牟欽氊迎溪巴溫入城立木征之子隴拶為主其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熙河師胡宗回督贍進師贍急攻隴拶及心牟欽氊等皆出降贍入據其城以青唐為鄯州贍知州事邈川為湟州王厚知州事

三年三月詔棄鄯湟州以畀吐蕃初王贍留鄯州縱所部剽掠羌眾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反贍擊破之悉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贍又諷諸羌酋籍勝兵者皆涅其臂無應者錢羅結請歸帥本路為倡贍聽之去遂嘯聚數千人圍邈川夏眾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帥所部兵來援圍始解贍因棄青唐而還溪巴溫與其子溪賒羅撒據之羣羌復合兵攻邈川王厚亦不能支朝論請並棄邈川且謂隴拶乃木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呧曰懷義同知湟州加瞎征懷遠軍節度使而貶贍于昌化軍厚于賀州胡宗回奪職知蘄州贍至穰縣自縊死

徽宗崇寧元年十二月蔡京論前宰執韓忠彥等議棄湟州失策復薦高永年王厚為師從之

二年夏四月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　六月童貫復湟州初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職會羌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眾羌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事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州適禁中太乙宮火帝下手札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韡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遂行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眾以拒厚

王厚擊殺多羅巴二子遂拔湟州

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要害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於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韓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琦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王厚復鄯州廓州

三年夏四月王厚復鄯州廓州　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王厚為武勝節度留後初厚率大軍次于湟命高永年將左軍別將張誠為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州羌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賒羅撒張黃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遊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羌酋落施軍令結以眾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王厚敗谿賒羅撒欲窮追之為童貫所阻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贍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張溥曰吐蕃自唐末衰弱種族分散儀渭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各有首領宋建隆二年五部致貢其後獻地錫命恭順世守至潘羅支擊殺繼遷喃廝囉計破元昊藩屏中國夏人震竦論厥勞者謂賢于漢西域之制匈奴矣熙甯之際王韶開邊唱復河湟繼以王贍表績于青唐王厚揚威于鄯廓元符崇甯閒功若赫焉或曰韶起孤生善用兵

熊本擊降柯陰等

平戎三策智由獨決一出而招包順築古渭城武勝走瞎征平河州諸將奉指每戰必捷有子十人厚尤習羌事前服隴拶後破羅撒棄地盡還彼父子雖喜功好殺亦一時將帥材也唃氏固効命乎董氈藺逋比既死阿里骨瞎征代立非其種也據地負固掩而取之寧云背德哉然洮河之役王韶開之王安石主之非討有罪欲求邊利也諸戎罪小於淯井之六姓而將相計出於王恢之馬邑間而獲勝亦幸耳哲宗之元符章惇主王贍徽宗之崇寧蔡京主王厚二奸秉國豈知制勝但以事始安石志專奉行邈川之城障當修青唐之遠取非策不暇問也且神宗用兵始于熙寧三年終于元豐七年撫寧陷則貶种諤欽廉沒則貶沈起靈州敗則貶高遵裕蘭州圍則貶李憲以至蘇緘死於邕州景思立死於白踏城徐禧等死於安樂敗北屢告將士傷夷而宰相獨不議罪惇京其見之矣勝則居功敗不任咎又何忌而弗為也惇在熙寧降梅山峒蠻而置安化擊南江蠻而置沅州軍旅之事猶或與聞京邪媚工妒論兵無稱藉捷湟鄯晉官封公以六軍之血戰為權倖之榮身李懷光恨恨於盧杞豈無故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

瀘夷

神宗熙寧六年五月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為梓夔訪察使得以便宜措置諸夷事

七年春正月熊本平瀘夷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道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彊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

本擊降木斗

乞弟阿訛叛詔韓存寶擊之無功而坐誅

陰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箇恕知歸徠州其子及弟為蕃部巡檢於是淯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八年十一月熊本擊渝州獠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壩破其黨木斗舉溱州地五百里來歸為四砦九堡建銅佛壩為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

元豐三年夏五月詔中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珦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掎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囤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三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眾圍熟夷羅箇牟族王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紿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

四年秋七月韓存寶坐逗遛無功誅于瀘川以步軍都虞侯林廣代將時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于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即入叢箐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尸爨割食之過鵶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南安無功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張溥曰淯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冈蠻也雜種夷獠散居溪谷臣附宋朝慶歷初烏蠻王子

得蓋請復建姚州鑄印賜之傳于羅氏鬼主未嘗侵叛神宗之熙甯七年忽謀入寇非其君之罪也鬼主死僕射立弱不能令而晏子箇恕二酋執國命晏州山外六姓納溪二十四姓盡役屬焉蠢茲蹶蹢遽為虺豺非赫帝怒莫崩厥角也熊本能文兼習吏俗帝假以便宜招柯陰服羣酋瀘川遂平史言王安石執政本上書取媚君子所疵然棄瑕錄長文武不廢苟能戡難節予可也元豐之際韓存寶林廣復出西南用兵益紛紛矣箇恕匿阿訛而不殺乞弟乎羅苟而求賞迹雖强梗罪非大逆王者無外可置勿問必欲窮兵兩年深入萬里則謀國者過也存寶受命經制王宣軍沒羈留不進罪固當誅林廣奮孤軍之氣決樂共之策通行水陸建壇殺降功成甚銳然黑崖空度三軍墮指老酋破塚乞弟不得即云善戰於國家曷益乎神宗外勤遠伐內務息兵授麥文昞密詔聽廣班師明照徼外義固大于漢武之責楊僕也本平二酋時范百祿作誓文立石武甯砦有云蠻熊裔孫爰馭貔虎殲其渠酋判其黨與又云惟十九姓往安汝堵吏治汝責汝力汝布吏時汝耕汝稻汝黍仁哉王言周宣石鼓唐憲淮西風烈尚存是故君子不罪初征而懲後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

三十三冊

DS
735
.A2
L5
v.23

哲宗立太皇太后高氏同聽政盡除苛法

司馬光疏開言路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

高安陳邦瞻 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 論正

元祐更化

神宗元豐八年三月帝崩皇太子煦即位時年十歲太皇太后高氏臨朝同聽政太后既聽政即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宰相王珪等弗與知也 司馬光聞先帝喪入臨時光罷官居洛十五年矣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有君實至是入臨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至人聚觀之光懼亟還太后遣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疏曰臣聞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自生民以來治亂未有不由斯道者也夫道由歧路近差跬步遠失千里今陛下新臨大寶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初發號令斯乃治亂之歧塗安危之所由分也當以要切為先以瑣細為後臣竊見近年以來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以危言正論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塞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皆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往往怨歸先帝臣愚以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仍頒下諸路州軍出榜曉示在京則於鼓院投下委主判官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吏即日附遞奏聞皆不得

取責副本強有抑退羣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詔從之　夏四月甲戌詔曰先皇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奏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宣布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　五月丙申詔百官言朝政闕失榜於朝堂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事於詔語中以禁遏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宜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后復封詔草示司馬光光曰此非求各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謂其非職而言罰銅三十斤光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丙辰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詔起司馬光知陳州光過闕入見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救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光闢三年無改之議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時朝政方新賢德登進顥雖小官特為時望所屬故有是召會顥以疾不行尋卒　丁亥詔中外臣庶許直言朝政得失民間疾苦　秋七月戊戌以呂公著為尚書左

召程頤為宗正寺丞以疾不行
呂公著上十事

丞初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因上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既至遂有是拜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盡者一一舉行之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民歡呼鼓舞稱便

詔罷保甲法

詔罷保甲法初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置會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六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舊募兵錢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先是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閒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以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陳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得關預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堋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罷詔之

罷方田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十一月丙戌罷方田　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是官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

罷市易法
貶呂嘉問

十二月壬戌罷市易法時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閒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於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

罷保馬法

孫覺等交論確罪罷政

遼人聞光相戒無生事

復言免役五害

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置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況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　罷保馬法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覿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贄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蔡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其所建白於是公論益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書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參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　辛亥章惇罷言者論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蔡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諫者益攻會與司馬光爭辯役法於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　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以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

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為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為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陪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為之敕務要曲盡初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盡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歛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吏胥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使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初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但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入為出毋多取於民則善矣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軾獨以實告而光不察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

范純仁與光同志而臨事多規正

蔡京奉行改役獨如五日之期

畢仲游與光書慮新法雖罷而將復

豈今日作祖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人悉用見數為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為招募范純仁謂光曰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甯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甯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光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剗革略盡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衛尉丞畢仲游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不足也故凡政之可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法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不可廢罷蠲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罷蠲去者皆可復行矣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復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

軾草貶呂惠卿詞天下稱快

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得書聳然亦竟不為之慮　以劉摯為御史中丞摯上疏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綜覈下必有刻薄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意起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殊而觀望之俗固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校利害一概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非法掊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　壬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五月丁巳以韓維為門下侍郎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及詳定役法四方多言差役便民維曰是小人希意迎合者也不可盡信司馬光不能從　六月甲辰貶呂惠卿為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草其制曰惠卿以斗筲之才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貪功好兵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害民率皆攘臂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

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馬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等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八月辛卯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司馬光以疾在告范純仁以國用不足請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半納者止出息一分臺諫劉摯上官均王覿蘇轍交章論其非光謂先朝散青苗本為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今禁抑配則無害也中書舍人蘇軾錄黃奏曰熙甯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為害至此民家量入為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今若許人情願則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非良法也會臺諫王巖叟朱光庭王覿等交章乞罷青苗光大悟力疾請對太后從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税輸納

司馬光卒

九月丙辰朔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諳諳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其家得遺表八紙上之皆當世要務太后為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彥博乞致仕詔十日一至都堂議事

三年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啟北扉

常安民貽公著書憂勝小人為害難　呂大防范純仁同心相王室　呂公著卒　范純仁罷

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為不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為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夷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鉅石雖有奇特懷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嘆也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為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為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右左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大防朴厚戇直不植黨與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亦傾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

四年二月甲辰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　冬十一月癸丑帝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座右又摭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至是帝御邇英殿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

文彥博罷
蘇軾言差役未便

呂大防劉摯欲用調停之說蘇轍斥言其非

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進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耳大防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因數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帝深然之

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彥博罷　五月壬申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具利害以聞初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日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況農民在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李常亦言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雇二法便者行之於是論差役未便者甚衆遂詔差役法有未備者令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以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太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疏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夫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於內以自遺患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衆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

太防欲引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言其不可用

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太后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有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説遂已

六年二月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言於帝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下蒙蔽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説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内君子而外小人則泰内小人而外君子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劉摯罷

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巖叟罷　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彦知樞密院事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

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入謝太后謂曰或謂卿必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之將召也殿中侍御史楊畏附蘇轍欲相之因與來之邵上疏論純仁闇猥不可復相不報純仁既視事呂大防欲引畏為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耶轍即從旁誦其彈文然純仁初不知也已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張溥曰神宗崩哲宗即位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而卒朝野哀傷元祐元年秋九月河内公司馬光卒三年冬十二月蜀公范鎮卒四年春二月東平公呂公著卒則老成幾盡矣詩不云乎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孔子歿魯哀公誄之慼然於天之不遺一老元祐之初羣賢彚征天下望治元德先逝澄清安託然而聖政日新庶務畢舉者以宣仁太后在上也宣仁故高瓊曾孫光憲曹太后少鞠之宮中命配英宗生神宗及岐王顥嘉王頵神宗不豫邢恕蔡確屬意二王太后獨決延安之命不立愛子而立嫡孫要為天下萬世計爾神宗在潁邸時孝友好學一即尊位敬相求賢勵精三代既傾心王安石創行新法徬徨民瘼惟恐不當靈州永樂之役臨朝痛哭寢食並廢竟憂悖疾崩人君之不壽也或以聲色崩或以逸游崩或以餌金石惑神怪崩獨神宗以想望太平求治不得而崩新法為害其可一朝居乎鋭然更始與物維新慈母垂簾之化固孝子山陵之志也一聽政而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未幾而府界三路保甲罷沅州增修堡砦罷矣方田罷市易罷保馬罷後苑作院罷增直鑄錢監罷成都榷茶場罷王氏經義字說禁矣熙河經制財用司罷青苗法罷矣一聽政而貶吳居厚呂嘉問與邢恕未幾而章惇免韓縝免張璪免李清臣免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黜矣范子淵陸師閔貶鄧綰李定放呂惠卿蔡確安置矣欲任賢也必先去邪邪一去賢未有不任也欲興利也必先除害害一除利未有不興也其為政也簡其操術也獨三章之約漢高稱仁四凶之誅虞舜垂哲千載極治於宣仁僅見爾或疑人情善反道貴包荒紹聖元符之禍激成於元祐使少從容可幸無變不知陰陽並立陽當不勝一陰五陽君子猶懼況其雜也呂大防范純仁稍議調

神宗不豫立太子煦高皇太后戒岐嘉二王毋輒入邢恕蔡確蔡京謀廢太子不得反自謂有定策功確乞復高遵裕官太皇太后不許立神宗原廟

停而楊畏李清臣卽起而乘之宜邪正兼用宣仁先凜凜也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

宣仁之誣

神宗元豐八年春正月戊戌帝不豫　二月癸巳帝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　三月甲午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高太后旣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勑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侄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旣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巳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庚子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甲寅羣臣請帝同太皇太后聽政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太皇太后詔曰原廟之立所從來久矣前日神宗皇帝初卽祠宮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旣巳升祔於故事當營館御以奉

太后不御文德殿

邢恕請尊高氏太后怒而罷之

詔減親屬恩澤

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慮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池以后殿推之本當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宗原廟吾萬歲之後當從英宗皇帝於治隆上以甯神明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神宗既祥太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謂予當受冊於文德殿雖皇帝盡孝養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有損益之文各從宜稱仰惟章獻明肅皇后輔佐真廟擁佑仁宗茂業豐功宜見隆異顧予涼薄敢企徽音稽用舊儀實有慚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又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衙豈女主所當御哉

三年八月邢恕為太后姪公繪作書上太后乞尊禮高氏太后怒罷恕　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上有久閑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原吾今自以渺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恩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準此

四年五月安置蔡確於新州確失勢已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為謗訕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

吳處厚發蔡確謗詩臺諫交章論確怨謗范純仁欲寬之不聽安置新州

呂大防欲治確黨純仁不可

劉摯與大防有隙鄭雍楊畏逐

斥東朝上之中書於是臺諫上確怨謗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西京未厭衆論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爭之未決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乃不復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常坐貶知鄧州中書舍人彭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封還詞頭汝礪坐貶知徐州侍御史盛陶言不可長告訐之風亦坐貶知汝州初確之具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為諫議大夫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為朝廷害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為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呂大防言蔡確黨盛不可不治純仁言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時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潁昌府傅堯俞言於太后曰蔡確之黨其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以陛下盛德何所不容確詞縱涉謗訕願聽之如蚊虻過耳無使有纖芥之忤以奸太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

六年十一月乙酉劉摯罷摯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蔡確之貶邢恕亦謫監永州酒稅

識其通旨
恕

以書抵摯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茹東濟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二人方附呂大防因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摯延見接納為牢籠之計以覬後福且論王巖叟梁燾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於是面諭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惶恐退上章自辯而梁燾王巖叟果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垂簾之初摯斥排奸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

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初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顧託同官家御殿聽斷卿等試言九年間曾施恩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見言訖泣下又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之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太后聽政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於是宇內復安遼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於疆埸曰南朝盡行仁宗之政矣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為女中堯舜

十二月乙巳范純仁乞罷政不許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覲帝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

范純仁韓忠彥請帝法仁宗

來之邵劾罷大防

邢恕給司馬康頌確功復誣高士京誣王珪

章惇蔡卞引恕自助

退而上疏其要以為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時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放而行以戒薄俗韓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宗則善矣給事中呂陶復進曰太皇太后保佑九年陛下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萬一有姦邪不正之人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哲宗紹聖元年三月乙亥呂大防罷大防宣仁時懇乞避位后曰上富於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大防為山陵使殿中侍御史來之邵逆探時旨首劾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從之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四年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追貶王珪為萬安軍司戶參軍初恕久斥外心懷憤恨自河陽間道謁蔡確於鄧州將緒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己定策功謀已定而無左驗會司馬光子康赴闕過河陽恕乃給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梁燾以諫議召過河陽恕復頌確功於燾且出康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岐王遣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啗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庸暗從之至是章惇蔡卞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婁太后宮名宣訓嘗廢孫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又令王棫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遵裕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神宗彌留

恕借文及甫書令蔡渭誣告逮問蔡京安惇羅織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衆坐其子孫

恕等結郝隨誣宣仁與呂大防等廢立起獄雜治張士良大哭不服

之際王珪遣士充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葉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貶珪而贈遵裕奉國軍節度使

元符元年三月下文及甫於同文館獄及甫彥博之子也初劉摯嘗論列及甫又嘗論其父彥博不可為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補外父母喪將除摯與呂大防猶當國及甫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令確子渭上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意遂置獄於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問及甫及甫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耳會劉摯梁燾已貶死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於嶺南勒停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官職蔡京覬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於上曰蔡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自彬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

惇卞自作詔請廢宣仁向太后正言帝焚其奏

言有即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事得寢

張溥曰宋代稱治莫盛於元祐為之主者宣仁高太后也后妃英宗即謝高士林官柔讓不專本其天性神宗即位變更法制后時以皇太后居寶慈宮嘗流涕語帝憂王安石亂天下帝崩始同哲宗聽政海內乂安或謂神宗子也宣仁母也子行不順教誨惟母熙豐之間羣小馳騖宣仁曷不勸帝早遠佞人守成憲亂而後改事乃多矣然女主垂簾國家所諱哲宗十歲孩童無知太皇太后慮深社稷不得已而朝羣臣若壯子當陽政由外出朝廷大事豈所預聞惟神宗素志慕堯舜而所任皆驩兜太后深宮憂念未嘗不憐而泣也忽然抱孫甯堪再亂親賢遠奸修革庶政掩吾子之非莫配天之業非求名而為處勢適然爾賊臣章惇輩懟憤放廢媒蘖聖人詭宣訓之辭造同文之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蓋思開寶以來太宗謀契丹仁宗困西夏君子雖進而未盡用小人雖退而未盡舍獨至元祐九年聖政萬事畢舉邪正分途中外晏謐委裘恭己功高數帝且先皇大漸宰相問疾太皇太后手撫延安稱兒孝順立為太子黃袍密製踐祚屹然勳業如此慈愛如彼哲宗甯無人心遽為賊臣熒惑小宛所以歎彼昏也張士良雜治不服向太后指天明誣帝稍感悟宣仁不廢然故號雖存紹述方銳謗騰國史南渡乃辨以上言之則孫攻王母以

下言之則臣弒其君逆賊之變顯有莽操陰有惇卞亦何所不至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

洛蜀黨議

司馬光呂公著疏薦程頤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以程頤為崇政殿説書頤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説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頷之

召還蘇軾

九月丁卯以蘇軾為翰林院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陟華要尋兼侍讀每經筵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覬有所啟悟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

畢仲游戒軾以言語文章規時政

奇才奇木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畢仲游以書戒之軾不能從

二年三月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為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又曰天下重位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八月辛巳罷崇政殿說書程頤頤在經筵多用古禮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軾嘗發策試館職有曰今朝廷欲師仁宗之忠厚懼百官有司不舉其職而或至於媮欲法神宗之勵精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而流入於刻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劾軾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辭不過失輕重之體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歧遂分黨論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臨朝宣諭曰詳覽軾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之非是譏諷祖宗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頤詣宰臣呂公著問上不御殿知否且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

洛黨首程頤蜀黨首蘇軾朔黨首劉摯呂大防范祖禹不立黨

范純仁上歐陽修朋黨論王覿以為宗愈出卜

明日宰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姧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冬十月貶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亦直惟詆大臣太甚耳乃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爭臣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衆皆歎服

三年三月孔文仲卒呂公著曰文仲本以抗直稱然惷不曉事為諫議時乃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為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公著之言蓋指其劾程頤也　以胡宗愈為尚書右丞諫議大夫王覿以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在慶歷時同為執政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為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

頤守制歸臺諫劾罷易

楊康國論蘇轍如王安石

賈易趙君錫劾軾大防請兩罷之

頤將除館職蘇轍沮之

董敦逸黃慶基劾軾轍大防力為辯明太后罷二人官

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五年春正月程頤以父憂守制去臺諫復論賈易詔事頤再貶易知廣德軍

六年二月以蘇轍為尚書右丞轍除名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排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王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很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

翰林院學士承旨蘇軾罷軾自杭州召還未幾侍御史賈易復劾軾元豐末在揚州聞先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誹怨先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君錫亦繼言之太后怒罷易知宣州君錫知鄭州呂大防請併軾兩罷乃出軾知潁州尋改知揚州

七年三月程頤服闋三省擬除館職判檢院蘇轍進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豈欺罔上耶但草茅之人未習朝廷事體則有之甯有他故如言者所指哉乞詔勸講必有補於聖明除頤直祕閣判西監頤再上表辭御史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授管勾崇福宮　九月召蘇軾為兵部尚書兼侍讀軾自揚州召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言軾為中書舍人時草呂惠卿制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以紊朝政呂大防奏曰先帝欲富強中國鞭撻西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捄改蓋理之當然比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辯所撰惠卿譎詞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初非謗誹先帝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事官家宜深知於是罷敦逸慶基

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

張溥曰元祐之初正人登進程頤以崇政殿說書召蘇軾以翰林學士召咸拔擢不次在帝左右未幾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六七年間廢罷不一終宣仁清明之世竟未施用海內惜之唐長慶太和之有黨也始於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目以為黨傾軋報復垂四十年宋慶歷之有黨也始於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目以為黨飛章詆毀一網立盡此皆小人結約急為身謀功名累心而恩怨日迫明知君子有益於國而深畏其不利於己是以背公論聚死黨奮發橫溢而不顧也軾與頤合志同方出處不異熙豐之際或堅臥山林或放逐湖海一朝遇主攜手偕行方冀其一心奉公更化善政司馬光未竟之業諸賢力贊其成而口語參商攻訐競起初不聞有國家大政爭若新法仕塗抵巇怨若牛李也右頤者詆軾曰謗訕右軾者詆頤曰矯激在兩賢本無罪可指而言路亦非積憾為讐特以師友各地辭色不下嘲侮小嫌詬誶靡已即盈朝之上書猶家人之室鬬耳迨章惇蔡京專國反政頤軾之徒貶竄接踵端門之碑姓名並列此固向所攘臂勃谿忿詢角立者小人斥為一黨而並擊之治世不同福亂世則同禍諸賢當此亦當自悔其藩籬之不固而水火之必傷也漢桓帝時周福房植有名當朝鄉人興謠賓客譏揣亦學舍獻言耳宦官借之即來告變而捕鉤黨頤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即與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為黨既則不爭者亦為黨小人之害君子張而大之惟恐其黨名之不著迫而乘之又惟恐其黨釁之不

成也朱浮有言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洛蜀之議呂公著等所痛章惇等所快也文章理學百代共師而萁燃豆泣隙生氣類無黨之凶反甚於有黨元祐君子之失未有大於此者况呂大防復招楊畏而使入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

紹述

范祖禹疏小人害政蘇軾附名同進

蘇轍豐稷諫止劉瑗樂士宣等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帝始親政時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今日乃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唯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奸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己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樂士宣等十人復職蘇轍諫曰陛下視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侍講豐稷亦以為言出知潁州范祖禹復請對曰熙甯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

蘇軾補外上請勿變法

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王吳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于江西李稷陸思閔行茶法市易于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奸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軌轍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于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決章奏宦官遂盛李林甫楊國忠皆自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于開元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斡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臣所以敢極言之上曰所召內臣朕豈有意任用止欲各與差遣爾祖禹乃退　十二月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外補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

楊畏首叛大防乞召章惇為相

鄧潤甫首唱紹述

李清臣發策意紬元祐

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輩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潤甫王安中李清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為相帝深納之遂復章惇為資政殿學士呂惠卿為中大夫王中正復遙授團練使給事吳安詩不書惇錄黃中書舍人姚勔不草惠卿中正誥詞皆不聽劉安世極諫章惇等不可用貶出知成德軍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右丞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亦多不由進擬乃言于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皐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帝不納　三月策進士于集英殿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心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蘇轍諫曰伏見策題力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甯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

楊畏覆考進士以主熙豐者置前列

張商英攻司馬光等至比宣仁為呂武

去頻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為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初司馬光論布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遽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徙江甯過京留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卽議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詣執政求進且為諛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久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盛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儔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遣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摘抉揚鄙薄嗤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日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章

趙挺之劾蘇軾誹謗黜之英州

曾布疏請改元

帝首起惇為相蔡卞等皆居要地

陳瓘語惇消朋黨

惇用林希掌制醜詆元祐名臣

牘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商英又論司馬光文彥博奸邪負國至比宣仁爲呂武全臺御史趙挺之等復會劾蘇軾草麻有民亦勞止之語以爲誹謗先帝黜軾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甯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卽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聽　癸丑白虹貫日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詔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於是天下曉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時帝欲相章惇祖禹力言惇不可用遂罷　壬戌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帝有紹復熙豐之志首起惇爲相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衆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舟詢當世之務瓘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纘述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奸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又曰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則左重移置之右則右重俱不可也熙甯未必全是元祐未必全非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　召蔡京爲戶部尚書　以林希爲中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新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闕惇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丁卯章惇請復行

罷卞盡改正史

追奪司馬光等贈謚貶呂大防等官

常安民言呂惠卿之姧

免役法差雇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蔡京謂惇曰取熙甯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初司馬光盡革熙豐之政而罷雇役復差役獨於人情未協至是京惇相倚遂埶以爲詞復行免役法識者愈見其姦　戊辰以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先帝盛德大業卓然出千古之上而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閏月壬申復以陸師閔等爲諸路提舉常平官　五月以黄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惇確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讐怨元祐舊臣無一得免矣　秋七月丁巳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黄履周秩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翟思劉拯井亮采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冀為相首倡紹述之説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悦復與爲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又曰蘇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謫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奈天下何　八月罷廣惠倉

卞進重修神宗實錄祖禹等皆貶竄

常安民首發蔡京之姦

安民章奏數十百上惇布怒而排之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惠卿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感動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決不施而去時論快之　十一月壬子特追復蔡確觀文殿大學士　十二月蔡卞進重修神宗實錄於是范祖禹及趙彥若黃庭堅等坐詆誣降官安置永豐黔州遷卞為翰林學士初禮部侍郎陸佃預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言王安石多有是處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從安州居住

二年冬十月貶監察御史常安民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己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尚隱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于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乞外帝慰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顓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反覆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親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于時奈何以言語自任與人爲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耶惇益怒安民又言曾布之姦於是惇布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帝以爲比帝于漢靈帝怒安民不辨賴安燾救得免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于蘇軾兄弟遂出爲滁州監酒

惇譖罷安燾

明堂赦惇不肯徙大防等純仁疏理落職

李清臣罷

追貶光等官

流大防等貶韓維等

稅、十一月、安燾罷、時章惇用白帖、貶謫元祐臣僚、燾言于帝、帝疑之、鄭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嘗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燾言不行、惇怨燾、言燾與常安民表裏、出知鄭州　時呂大防等竄居遠州、會明堂赦、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范純仁聞之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其勿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憾、因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軻反爾之言、然牛李之黨、過數十年、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即令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今趙彥若已死貶所、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原赦、疏奏、章惇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徙知隨州、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罷知河南府、

史臣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呂諸賢在廷、左右弼諫、俾日通忠讜、絕回遹以端其志向、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而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說、以亂國是、羣姦嗣之、衡決莫障、遂重爲縉紳之禍、

二月己未、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三省言司馬光等倡爲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責、遂追貶司馬光爲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爲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爲雷州別駕、奪趙瞻傅堯俞贈謚、追韓維到任、及孫固范伯祿胡宗愈等遺表恩、未幾復追貶光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　癸未、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于嶺南、貶韓維等三十人官、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原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

純仁以謫行獨不怨惇

貶文彥博

曰執政欲還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畔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爲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生死異罪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州摯鼎州團練副使轍化州壽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于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祿少卿郴州居住尋安置柳州韓維落職致仕再謫均州安置王覿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呂希績姚緬吳安詩秦觀十七人通隨峽衡蔡亳單饒均池信和金光衡連橫等諸州居住王攽落職致仕孔平仲落職知衡州張耒晁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趙卨李之純杜純李周並追奪官秩復追貶孔文仲李周爲別駕中書舍人葉濤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純仁時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時韓維謫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戒子弟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于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甲申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先是左司諫張商英嘗言彥博背國負恩朋附司馬光故貶　甲辰蘇軾謫授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賓州安置劉安世移高

惇議遣呂升卿等殺嶺南流人 帝諭勿治 蹇序辰請編類光等言行 縉紳無得脫禍 薛昂林自欲毀資治通鑑 大防卒于道 貶竄劉安世程頤 再竄范祖禹劉安世 惇使土豪判官殺安世其人夜半忽死

州安置。章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帝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讟宗廟，睥睨兩宮，觀事考言，實狀章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至淪棄。願悉討姦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爲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擿拾附著，纖悉不遺，凡一百四十三帙上之。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鄒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幷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言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卞黨薛昂林自又乞毀司馬光資治通鑑板。太學博士陳瓘因策士，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議沮。　己亥，呂大防將赴舒州，卒于虔州之信豐。大防爲相，用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幅，而天下臻於富庶，竟以貶死，天下惜之。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及請歸葬，卽許之。一時議者謂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意也。　十一月癸酉，貶劉安世于柳州安置，程頤于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惡相濟，遂削籍竄涪州。在涪與門人講學不輟，周易傳亦在涪所著也。　復立市易務。

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元。甲午，蔡京等上常平免役法。　秋七月，再竄范祖禹于化州安置，劉安世于梅州。初章惇怨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安世至貶所，惇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脅安世自裁，使者不忍而止。惇又擢土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且至，家人號泣不食，安世飲食起居如平時。至夜半，其人忽嘔血而死，安世獲

惇等進新修敕令式下勸惇置看詳訴理局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免祖禹等卒祖禹在經筵勸講論諫常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能過也

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進新修敕令式惇讀於帝前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帝曰元祐亦有可取者乎惇等對曰取其善者。九月癸卯命御史點檢三省樞密院並依元豐舊制　閏月置看詳訴理局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謂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得意斷施行蔡卞勸章惇置局命中書舍人蹇序辰及安惇看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天下怨疾有二蔡二惇之謠

張溥曰紹述之論發于楊畏李清臣此固小人之靡也畏幼孤好學刻志經術事親有孝名猥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力尊邪學司馬光入洛畏懼得罪而進諂言光薨而旋謗之且始附呂大防攻劉摯後即背大防始附蘇轍攻范純仁後即背轍反譎性生彼亦自謂跡在元祐心在熙甯也清臣博學盛名韓琦以兄之子妻之歐陽修壯其文比之蘇軾乃怙才躁進覬望相位紹聖策士議主紹述國是遂變此兩人者初喜聲譽交君子令循節無改不失令士迫切求用竟甘戎首鄙夫患失良可畏也元祐八年宣仁甫崩哲宗親政即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君心不正君子見微而憂小人知著而喜改元以前大防等罷章惇等進一二月間勢已燎原其後竄正人廢母后誣宣仁于在天貶故老于九京惟日亟亟曰此神考志也抑思宣仁太后神考之母司馬光呂公著諸臣先朝所遺為人子者誣先帝之母逐先帝之臣不孝莫大焉藝祖創法歷世長治安石惠卿變更啟亂神考

寢疾嘗心痛之元祐欲復祖宗之法不得不罪變法之人蓋復法者其本志而去小人者其餘也紹聖欲罪復法之人則託言紹神宗之政蓋去君子者其本志而紹述者其名也蔡確起大獄王詔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种諤造西事以王吳居厚鐵冶劉定保甲王子京蹇周輔茶鹽李稷陸師閔市易咸附麗王呂割剝天下即彼羣奸何嘗不心知其非而黨與既成富貴念急反唇塗面鬨堂而起變法者塗炭海內稱為元功復法者惠懷兆庶詆為罪府毋蓋予失而謂之歸過于君臣行君令而謂之毀謗不道務反公議以快驅除大防等復察奸不密自破藩籬一人操戈舉朝喪氣九年聖政敗于須臾邦國殄瘁未如何已然楊畏進于元豐顯于元祐遷于紹聖徒號三變不免惇怒清臣謀相不得惇亦惡之狂婦遮呼劾罷不起賊臣先驅潰閑無禰才人智士尤戒失身從橫之學甯足慕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

孟后廢復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立皇后孟氏后洛州人馬軍都虞侯元之孫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人入宮后年十六太皇太后皇太后皆愛之教以女儀至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學士草制又以近世禮儀簡略詔翰林臺諫給舍與禮官議冊后六禮儀制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充奉迎使蘇頌王巖叟充發冊使蘇轍皇叔祖宗景充告期使皇伯祖宗晟范百祿充納徵使王存劉奉世充納吉使梁燾鄭雍充納采問名使帝御文德殿冊為皇后太皇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

章惇蔡卞擯范祖禹劉安世謫乳媼事坐罪貶竄

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紹聖三年八月竄范祖禹于賀州劉安世于英州時劉婕妤專寵內庭前祖禹元祐中聞禁中覓乳媼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說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媼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太后深嘉之至是章惇蔡卞摭諫乳媼事乃指婕妤也於是坐二人構造誣謗之罪　九月乙卯廢皇后孟氏

初劉婕妤嘗同后朝景靈宮訖事就坐嬪御皆立侍婕妤獨背立簾下后閣中陳迎兒訶之婕妤不顧閣中皆忿會冬至朝太后於隆祐宮后座朱髹金飾婕妤亦欲得之從者知其意易座與后等眾弗能平因傳唱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婕妤亦起尋復坐或已撤婕妤座遂仆於地懟不復朝泣訴于帝內侍郝隨謂婕妤曰毋以此戚戚願為大家早生子此座正當婕妤有也會后女福慶公主疾后有姊頗知醫嘗已后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藥弗效持道家治病符水入治后驚曰姊寧知宮中禁嚴與外間異耶令左右藏之俟帝至具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爇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厭魅之端作矣未幾後養母聽宣夫人燕氏尼法端為后禱祠事聞詔入內押班梁從政等即皇城司鞫之捕逮宦者宮妾三十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存命御史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以言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為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時章惇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后逮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與郝隨構成是獄天下冤之踰兩旬敦逸奏中宮之廢事有所因情有可察臣常問錄其獄恐得罪天下帝欲貶之曾布曰陛下以獄出於近習推治故命敦逸錄問今乃貶之何以取信中外乃止

惇等請立劉妃為后

元符二年九月丁未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后多材藝被專寵既擠孟后章惇與內侍郝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焉時鄒浩方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宗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宗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卜其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或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陛下臨朝既歎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霾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浩曰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妃也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惇詆浩狂妄除名勒停羈管新州尚書右丞黃履進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顏納忠陛下遽出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為戒誰復為陛下論得失乎幸與善地不聽初陽翟田晝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

以絕交矣。浩既得罪，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浩之將論事也，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浩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凡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荅。又有曾誕者，嘗三以書勸浩論孟后事，浩不報。及浩廢，誕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不能力諫孟后之廢，而俟朝廷過舉乃言，為不知幾云。　閏月，子茂卒。

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無子，弟端王佶即位。　辛巳，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五月丙子，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陳邦瞻曰：按陳瓘論廢后事，有曰：「當時致此之因，蓋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神考為說，以讐毀宣仁為心者，其於元祐，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所厚，萬一有預政之時，則元祐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懷刈草之慮，則瑤華惡得而不廢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斷於手，方其造意，自謂密矣，而已難逃於見微之士。」嗚呼！小人之愚其君，一至是哉！其可畏也。人情莫親於父子，莫昵於夫婦，李林甫用而明皇不能有其子，蔡卞、章惇之計行而哲宗不能有其妻，哀哉！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甲戌，復廢元祐皇后孟氏。時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

馮澥等論復后之非蔡京等主復廢之

鄒浩焚諫草京使人為造之構史遠竄

劉太后有罪自殺

高宗尊廢后更號隆祐

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遹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秉一布衣何文正狂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疏遠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請如紹聖三年九月詔書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出后於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於遠州　十二月追諡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具册茂為太子而竄浩於昭州

二年二月尊元符皇后劉氏為皇太后宮名崇恩

政和三年二月太后劉氏自殺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為左右所逼即簾鉤自縊死諡曰昭懷

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尊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　七月元祐太后避金兵如揚州　八月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尚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二年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

三年秋七月隆祐太后如洪州復如虔州

四年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愛朕不啻己出

今在數千里外兵馬驚擾當亟奉迎以慰朕朝夕慕念之意遂遣盧益辛企宗等奉迎于虔州

八月太后至越州

紹興元年夏四月隆祐太后孟氏崩謚曰昭慈獻烈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事寧歸葬哲宗山陵

張溥曰宋代冊后哲宗孟氏儀文尤備宣仁欽聖教誨宮中宰執大臣典司六禮文德親冊賀有賢助劉御侍卽明豔才藝善順兩宮帝與后亦未有間也撤坐生怨禱祠興獄皆賊惇與郝隨搆之時太皇太后已崩四年矣羣奸紹述欲行誣謗亟發難於孟后其事以仁宗廢郭后為辭而無將之謀視呂夷簡閻文應尤加惡焉然孟后廢於紹聖之三年劉后立於元符之二年帝雖寵嬖婦尚畏人言久乃正位使當廢后時廷有諍臣華陽之貶庶幾阻乎無如舉朝皆惇黨何也惇等附婕妤謀廢后先擯范祖禹劉安世向日乳媼之諫指為詆斥竄之遠方鉗天下口孟后既廢元祐諸臣死者奪官生者流貶同文獄起上誣宣仁海內謂之堯舜賊臣比以呂武哆侈南箕天地晦冥苟不佐闕卽稱善士孰知父母有過號泣三諫之義哉鄒浩伏義批鱗立逐新州王回為治南裝逮詣詔獄網羅之密幾不容世有欒公然究之非帝意也皇城榜掠孟后獄成董敦逸傳會奏牘猶為呼冤帝不加罪浩疏停婕妤冊禮亦從容與辦未嘗怒呵帝豈憾后者哉憾后者章惇也宣仁功造王室而幾夷庶人則不孫神宗父道可改而反益其蠱則不子九年善政而自毀成勞則不君孟氏賢淑而廢居瑤華則不夫無道之名受者哲宗行者惇黨天子不自為而大臣代之為下快其私上蒙其惡是謂極愚耳徽宗初立追先帝悔言復后位號蔡京等又

祖惇說而廢之暗君之勢不敵賊臣宋竟以此亡嗚呼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

建中初政

哲宗元符三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后向氏哭謂宰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事須早定章惇抗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似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加此分別惇復曰以長則申王佖當立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於次則端王佶當立惇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惇未嘗與臣商議如皇太后聖諭極當蔡卞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惇默然乃召端王入即位于柩前羣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后以長君辭帝拜泣移時乃許之端王神宗第十一子也　三月辛卯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所以然山林不返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怪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於今日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奸此何理也臣請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

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苞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奸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為貍非特不知狐又不知貍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謬賞濫罰賞謬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耶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其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自反覆畜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奸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修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

召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鄒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惇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狂惑主聽

帝從瓘言出惇知潭州

復范純仁等官

龔夬等論罷蔡卞

從韓忠彥言追復文彥博等官

陳瓘論黜

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惇始遂出惇知潭州　夏四月丁巳復范純仁等官時純仁在永州帝遣中使賜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既又遣中使趣純仁入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且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時蘇軾亦自昌化移廉徙永更三赦復提舉成都玉局觀　乙酉蔡卞罷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卞深阻寡言議論之際惇毅然主持卞或嘿無一語一時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卞心難見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大略以為昔日丁謂當國號為恣睢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惇則故者克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蓋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俾忠臣義士朽骨銜冤于地下子孫禁錮于炎荒海內之人憤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阻凡惇所為皆卞發之為力居多望采公論昭示顯黜未報臺諫陳師錫陳次升陳瓘任伯雨張庭堅等極論卞罪浮於惇乞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甯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己丑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韓忠彥言之遂有是詔　六月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安置均州　九月辛未章惇罷惇為相專國復怨引蔡卞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由是正人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屢興

豐稷等劾罷章惇

從陳瓘等言安惇蹇序辰等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陳師錫龔夬豐稷論罷蔡京

陳祐論罷林希

曾布始附章惇後與乖異遂得拜相

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兼山陵使靈輿陷淖中踰宿而行臺諫豐稷等劾其不恭罷知越州　冬十月丙申安惇蹇序辰除名放章惇于潭州惇既罷陳瓘等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其慘刻如此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傅致語言指為謗訕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於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貶惇武昌節度使居潭州　蔡京林希罷時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龔夬亦言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讐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煆煉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奸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豐稷召自河南初入對與京遇京謂之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奸狀帝猶未納臺諫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稷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奪職居杭州右司諫陳祐復論林希紹聖初黨附權要詞命醜詆之罪乃削端明殿學士徙知揚州　丁酉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乖異元符中惇以士心不附欲薦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布以為無益沮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令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惇會哲宗崩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進忠鯁布因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言于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

豐稷指布佞人

改元建中靖國王覿直諫

徐勣言是非不可兩存

任伯雨請去小人

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人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布之拜相也御史中丞豐稷欲率臺屬論之遂遷稷工部尚書稷力乞補外不允謝表有內侍已成於怨府佞人方剡於奏章之語上問佞人為誰曰曾布陛下斥布則天下事定矣　己未詔禁曲學偏見妄意改作以害國事者　十一月庚午詔改明年元年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遂改元為建中靖國詔下御史中丞王覿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為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覿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於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為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于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為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為翰林學士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流星光燭地自西南入尾抵距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祲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建寅之月其卦為泰年當改元時方孟春其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一日言之日為陽夜為陰以四方言之東南為陽西北為陰以五色推之赤為陽黑與白為陰以從事推之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漸衝正而西散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

范純仁卒遺表請明宣仁誣謗伯雨論惇章八上陳瓘陳次升寺復極論之乃貶為雷州司戶參軍後徙睦州

伯雨半歲上一百八疏并欲劾布布覺而罷之

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奸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休祥矣又言比日內降寖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　范純仁卒遺表言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又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凡八事謚忠宣　二月丁巳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任伯雨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强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死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六月戊午尚書范純禮罷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適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

布憚范純禮正言嗾王詵誣罷之

陳祐六疏劾布帝不從

范致虛上書意附紹述

江公望以正言罷職

令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籍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帝初政虛心納諫海內想望庶幾慶歷之治曾布入相遂右紹述諫官陳祐六疏劾之不從賜罷降敕以觀望推引責之右司諫江公望聞而求對面請其故上曰祐意在逐布引李清臣為相耳公望言臣不知其他但近者易言官者三逐諫官者七非朝廷美事因袖疏力言豐祐政事得失且曰陛下若自分彼此必且起禍亂之源上意感格業從之矣會前太學博士范致虛上書言太學取士法不當變且言臣讀御製泰陵挽章曰同紹裕陵此陛下孝弟之本心也臣願守此而已江公望又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讐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王親遂坐罷　秋七月丙戌安燾罷時燾密奏紹聖元符以來用事者假紹述之虛名以誑惑君父上則欲固位而挾私讐下則欲希進而肆朋附並為一談牢不可破彼自為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為朝廷計也當熙甯元豐間內外府庫無不充衍自紹聖元符以來傾府庫竭倉廩以供開邊之費願陛下罷無益之人省公私之積早計而預

陳瓘不附布而被黜乃著尊堯集

命陸佃修哲宗實錄

圖之則天下幸甚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上不悅遂自樞密院出知河陽府　八月陳瓘上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晻昧之過時兼權給事中曾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記日錄以爲依據欲引瓘附己使人語瓘謂將去權卽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明日遂投書于布論其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卽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布得書大怒瓘復錄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錄辨國用須知以上三省且乞數奏早行竄黜遂黜瓘知泰州瓘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盡辨其所紀載猶未證言王安石之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詞矣　冬十月召陸佃爲禮部侍郎佃上疏曰近時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率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變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替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替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替之之過也願咨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遂命修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　十一月庚辰詔改明年爲崇寧

張溥曰神宗十四子八王早薨惟哲宗與申王佖端王佶莘王俁簡王似睦王偲在哲宗崩無子申王以目疾不得立章惇屬意簡王向太后不聽而端王正位是爲徽宗竟喪天下設建辟之時朝議從惇端王不帝宗可無敗乎然觀卽位之初詔求直言龔夬陳瓘鄒

浩任伯雨等並列諫職尊孟后錄忠舊而蔡卞邢恕章惇蔡京安惇蹇序辰諸賊以次貶罷帝非不可為善者也神宗有堯舜之資王安石呂惠卿相之而熙豐釀亂哲宗非有終之主司馬光呂公著佐之而元祐稱治一人在上豈能獨理助其成者二三執政爾申端諸王才皆伯仲無大過人者幸而端王之立斷出太后賊臣不得攘功帝亦有憾於惇急敗公論奮其前翦除一年之內獲睹清明若立申王惇將以蓋世之惡挾定策之勳銳精紹述害政殺人必又甚焉欲如建中靖國其可得歟太皇太后親立哲宗邢恕蔡確猶欲誣以廢立自矜推戴章惇祖之圖為霍光其謀不成社稷福也豈容以商辛俟日之惡追非太史立嫡之諍乎帝初立時曾布叱惇柩前位定帝遂惡惇而德布不知布之姦深猶惇也明年改元而邪正雜來蔡京既入而小人專用去一惇進百惇亂數究矣太皇太后聽政九年至元祐八年崩向太后聽政六月至建中元年崩二后殂落之時即奸臣變法之日自古慮國家者患女主而宋之亂反以無女主故又世運一異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蔡京擅國

蔡京結童貫徐知常欲得主知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復詔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旨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遊不舍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

曾布與韓忠彥交惡引京自助京首論神宗實錄除安惇蹇序辰之罪

鄧洵武請用蔡京以紹述獻愛莫助圖

豐稷以論京而罷復邢恕等罷忠彥

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有是召京首論二事其一言神宗一代之史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誣今復詔參修是紛更也願令史官條具紹聖之所以掩蔽者示天下其二言元祐置訴理所以雪先朝得罪之人紹聖命安惇蹇序辰駁正固當然耳二人乃坐除名如是則訴理為是矣夫二臣之罪不除則兩朝之謗終在疏奏上益嚮之　初鄧綰之子洵武為起居郎恐不為清議所容嘗圖所以求知於上因入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人臣尚能紹述其父之志陛下為天子反不能紹述先帝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以能助紹述者序於左執政中惟溫益蔡京一二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之屬而已其序於右者則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皆指為害政不欲紹述者帝出以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稷初為諫官郎論罷蔡京又陳曾布之姦至是以積忤貴幸罷　十二月邢恕呂嘉問路昌衡安惇蹇序辰蔡卞並復宮觀尋與郡召張商英赴闕

崇甯元年五月庚申韓忠彥罷左司諫吴材等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己卯陸佃罷佃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敘進

京與布大異布忿辨上前錢遹論罷之

蔡京復相

京置講議司

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　庚辰以許將温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鼛善鼛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默然　閏月壬戌曾布罷布初用王安石薦在神宗時凡上前所言皆安石所欲建明也又上書欲神宗專任安石以刑罰脇制天下使無敢言哲宗親政宰相章惇託紹述以快私忿布贊之甚力惇興大獄無能救解或陰擠之惇逐而布總右揆欲以元祐兼紹聖而行故逐蔡京至崇寧初知上意所向又力排韓忠彥而專其政引京以自助京懷舊恨與布大異會布擬陳祐甫為戶部侍郎祐甫之子迪布之愛婿也京言布以爵祿私其所親布忿辨久之聲色俱厲温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遹論之布請罷遂出知潤州

秋七月戊子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中道未究先帝繼之兩遭簾帷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今特相卿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己丑禁元祐法　甲午詔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講議之凡所設施皆從是出而法度屢變無常矣　八月己卯以趙挺之張商

京與强浚明葉夢得籍司馬光等百二十人為姦黨

以鍾世美等四十一人為正等旌擢以范柔中等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

英為尚書左右丞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復紹聖役法　九月己亥立黨人碑於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惬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公亮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王欽臣姚勔顧臨趙君錫馬默王蚡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吳安持錢勰李之純趙彥若趙卨孫升李周劉安世韓川呂希純曾肇王覿范純粹王畏呂陶王古陳次升豐稷謝文瓘鮮于侁賈易鄒浩張舜民餘官程頤謝良佐呂希哲呂希績晁補之黃庭堅畢仲游常安民孔平仲司馬康吳安詩張耒歐陽棐陳瓘鄭俠秦觀徐常湯馘杜純宋保國劉唐老黃隱王鞏張保源汪衍余爽常立唐義問余卞李格非商倚張廷堅李祉陳佑任伯雨朱光裔陳郛蘇嘉龔夬歐陽中立吳儔呂仲甫劉當時馬琮陳彥劉昱魯君貺韓跋內臣張士良魯燾趙約譚扆王偁陳詢張琳裴彥臣武臣王獻可張巽李備胡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甯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范柔中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冬十月戊寅蔡卞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丁丑　詔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並勿施用

二年春正月乙酉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己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柳州陳佑澧州李深復

毀司馬光等十八人景靈宮繪像

張商英與京不合石豫等劾罷之

京自書姦黨碑石工安民不肯鐫字

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馬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丁未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三月乙酉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教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無得至京師　丁亥策進士于集英殿時李階舉禮部第一階深之子陳瓘之甥也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謂之曰若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若亦竝黜之　夏四月丁卯詔毀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十人景靈宮繪像乙亥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戊寅以趙挺之爲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爲尚書左右丞安惇同知樞密院事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近以入山著書妄及朝政詔毀頤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商英在紹聖時巧媚取容共倡紹述至是與蔡京議論不合執法石豫御史朱紱余深奉京風旨將劾奏之而無以爲說乃取商英在元祐中嘗著嘉禾頌擬司馬光於周公且酹祭光文有褒頌功德語因請正其罰詔以商英論議反覆貪冒希求元祐之初詆訾先烈臺憲交章豈容在列落職知亳州名入元祐黨籍　時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

鑄當十大錢

蔡攸有寵于上

罷講議司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

京援張康國甚力

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自太祖以來諸路置監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錢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上始請鑄于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時四方承平府庫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如糞土屢朝所儲大都掃地矣　以蔡攸為祕書郎攸京長子也有寵于上至是賜以進士出身遂有是拜　夏四月罷講議司詔諸州見行新法文移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從之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路立偽造法通情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壬寅朔圖熙甯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癸酉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縱觀　戊午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無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極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秋七月辛卯復行方田法　八月許將罷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在紹聖則陰歷元祐之所為遂罷知河南府諤蔡京之黨也　九月乙亥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

京用胡師文為發運使而輸搬法壞

京詆去蔡卞

曾孝序正言京遣宋聖寵劾竄嶺南

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聖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右丞　以胡師文為户部侍郎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户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搬之法壞矣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卞立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己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卞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糴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遂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奸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五年春正月戊戌彗出西方其長竟天甲辰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逵為中書侍郎乙巳以

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

蔡京罷吳執中請全其體貌

挺之與逵同心輔政

蔡嶷揣京且復用對策逵迎擢為第一

星變避殿損膳詔求直言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明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丁未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甯以來左降者無問存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二月丙寅蔡京罷京懷奸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至是因彗星見帝悟其奸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留京師言者論不已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以趙挺之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蔡京既罷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釐正之然挺之知慮後患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說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興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微笑而已

三月丙申詔星變已消罷求直言等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己未賜禮部進士及第出身六百七十人時蔡嶷揣蔡京且復用其所對策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纘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奸言乘間隙而投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

鄭居中約劉正夫請罷用京

鄭居中不得相疑怨蔡京

以為憚顧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於第一以所對策頒天下　冬十二月己未劉逵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之意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逵知亳州

大觀元年春正月甲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壬寅吳居厚罷　壬子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書左右丞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北珠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二月己卯復行方田　三月丁酉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蔡京之再相也居中有力焉京薦之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以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不慊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己不力怨之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以葉夢得為起居郎時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上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

京欲陷逵起章綖盜鑄之獄

方軫上書請誅蔡京遂流嶺南

覲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甯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為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為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為先上然之　九月貶侍御史沈畸監信州酒稅竄御史蕭服於處州時蔡京怨劉逵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逵婦兄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畸御史蕭服往代畸至蘇即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可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畸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綖竟竄海島　閏十月復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兩首龜於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己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時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羣臣稱賀

二年春正月戊寅加蔡京太子太師

京使執中論康國康國先白于帝帝怒黜執中康國早朝暴卒石公弼張克公劾罷京

執中謹事京代為首相

京致仕石公弼洪彥昇等共劾之

毛注劾逐葉夢得

三年三月壬申張康國暴卒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寖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愎陰令康國阻其奸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旦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黜執中至是康國早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舁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六月丁丑蔡京罷京專國日久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上亦厭京遂罷為太乙宮使初上為端王時大使局有郭天信者言王當有天下及即位言驗得寵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辛巳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贓污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皆天下所不堪者今陛下知蔡京之奸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蚊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　十一月己巳蔡京進楚國公致仕仍提舉修哲宗實錄朝朔望石公弼言蔡京盤旋京師無去志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奸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提舉洞霄宮而還注侍御史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奸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兇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

帝使侯蒙密伺京

公弼等極論京乃貶京居杭州

張商英與京異同史相命之夕彗滅雨降商英作政典以黜京妄

恩眷不衰行且復用大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四年二月己丑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令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五月丙辰以慧星見詔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蔡京罪張克公亦論蔡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郡之惡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遣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己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己而重寘於法聲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　甲子貶蔡京出居杭州　六月乙亥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十二月張商英請編熙甯元豐事號皇宋政典詔就尚書省置局商英謂蔡京以紹述為名但刼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故作政典以黜其妄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復以蔡京為太子太師　丁巳張商英罷商英為政持平改蔡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船倉以罷直達行鹽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

鄭居中諷張克公論罷商英
陳正彙訟京蔡嶷執送京師斷錄流海上

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導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為、先于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己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時方技郭天信有寵于上、商英因與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併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冬十月、竄管陳瓘于台州、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嶷執正彙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奸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于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涖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言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帝命取瓘所著尊堯集、張商英先已取其集將上、而商英罷相、瓘遂表奏、乞進尊堯集于御前開拆、仍於奏牘寓意言王安石不宜配享宣聖廟、帝謂其語言無緒、竝係詆誣、竄管台州、初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瓘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及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於蔡卞、後又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甯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改過之心、至是貶台州、何執中奉行蔡京奏旨、起遷人石悈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悈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況尊堯集已上進矣、悈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悈、

京自杭州召還
京三日一至都堂作御筆以制言者

更定官名元豐之制大壞

追封王安石為舒王

讙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二年二月戊子詔蔡京復以太師致仕賜第京師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於內苑太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乙巳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京患言者議己乃作御筆密進而乞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必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是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

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八月焚元祐制詞　九月更定官名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倣機庭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官皆非三公竝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冗濫名且混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三年春正月癸酉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廷

五年秋七月詔建明堂于寢廟之南以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八月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於池州初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瑠琉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

京怒太子碎琉璃酒器諷言者擊逐陳彥光

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京

居中以母喪去位

黃葆光獨攻京京中以他事貶竄

譽像尚書古

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六年夏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　五月庚子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吏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

七年六月戊午朔以明堂成進封蔡京為魯國公京辭兩國不拜詔官其親屬二人　八月癸亥鄭居中罷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京懼其起復以居中王珪壻也乃使蔡確子懋重理定策事以沮遂追封確清源郡王御製文立石墓前欲借撼居中然卒不能害　十二月竄侍御史黃葆光於昭州初葆光為左司諫始涖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己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徙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彊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災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遂有是竄

宣和元年九月道德院生金芝帝幸觀之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鯈絛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鯈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攸有寵于帝進退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謔浪語以戲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

攸導帝娛樂寵傾其父

曹輔疏諫微行王黼奏寬之

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　冬十月甲戌以紹述熙豐政事書布告天下

十二月丙申編管正字曹輔于郴州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語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道途之言始猶有忌今乃談以為常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憫然惟恐或傷一旦宮闈稍寬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諺有之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哉況今蚩蚩之民見差科日增豈能一一安分萬一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臣願陛下深居高拱臨之以穹昊至高之勢行之以日月有常之度及其出也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三衛百官以前以後若曰省煩約費則臨時降旨稍為裁節比諸微服不猶愈乎帝得疏出示宰臣令付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夕有惡鳥鳴屋脊聲若紡輪心知其有禍弗恤也及貶怡然就道

蔡攸迫京致仕

二年六月戊寅詔蔡京致仕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

帝惡黼與梁師成交結何㮚論罷之

朱勔力勸用京

蔡攸忌絛與白時中李邦彥謀褫之帝命童貫諭京謝事

入遼起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十一月以王黼為少保太宰初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京省稍襲京迹

六年十一月王黼罷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等皆罷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旣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治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為之至代京入奏事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姿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梠為戶部侍郎媒蘖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七年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匄免乃止勒停侍養因安置韓梠于黃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史臣曰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

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以梶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匐伏叩頭無復廉耻燕山之役京送攸以詩陽寓不可之意冀事不成得以自解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隷以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得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禍

張溥曰蔡京以崇寧元年秋七月相至五年二月而免此五年者王安石配享孔子黨人立碑州縣花石綱起涇原寇至大亂成矣大觀元年春正月京復相三年六月而免明年貶居杭州京罷者二年矣政和二年五月又詔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宣和二年六月始致仕則京又相者八年迨六年之十二月又詔領三省事明年四月乃勒致仕欽宗自即位迄乎北狩在位凡二十五年而京居相位者十七年帝之紕政莫非京為也然歷年雖久中罷者三人方曷喪忽然謝政一陽來復豈遂無時適以史考之京崇寧之免代相者趙挺之也是以有大觀之入大觀之免代相者何執中張商英也是以有政和之入宣和之免王黼執政是以有三省之詔京黼國賊朋比無論其他即能異同究亦兩人類也紹述建議挺之商英奮排元祐京籍上書邪等執中附麗立禁姦深性成物以類聚帝雖薄京忌其專政或用趙挺之劉逵張商英張康國以間之或用鄭居中劉正夫以察之密勿翕張自謂若神不知羣奸滿朝探意離合附京者倏而擊京攻京者倏而援京天心忽悟寤寐旁求皆京具體耳且劉逵請毀黨碑寛邪禁直情不顧不滿歲而余深石公弼攻之出知亳州張商英入中書有商霖之賜釐革弊謬輿望翕歸不數月為張克公論罷張康國始因京進後寖崖異京使人彈之他日暴死帝亦不問惟執中柔悪為京盡力久據政

命童貫置造作局于蘇杭

蔡京愛朱冲并薦其子勔帝遂令勔領蘇杭應奉局

賴恩禮特殊居中正夫受命伺間未幾罷閒猶然首鼠王黼為相名反蔡京毒痛無改帝卽疑京甚京之所愛無不進也京之所惡無不退也最後京四當國事決少子蔡攸族之父子釁生大姦始拔是去京者攸也非帝也神宗于王安石愛敬而不能罷歷十八年而汴宋亂徽宗于蔡京賤惡而不能罷歷二十五年而汴宋亡皋陶之謨曰在知人在安民旨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

花石綱之役

徽宗崇甯元年春三月命宦者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諸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之工曲盡其巧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三年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州初蔡京過蘇州欲建僧寺閣會費鉅萬僧言必欲集此緣非郡人朱冲不可京卽詔冲語之居數日冲請京詣寺度地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嚣其能踰年京還朝遂挾冲子勔偕來竄其父子姓名於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時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召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州命勔總其事勔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為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

蔡京諷童貫等請帝作延福宮

置提舉御人船所 邵文詰

須劚山輦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碁其上、舟人倚勢貪橫、淩轢州縣、道路以目、勔勢焰薰灼、褻人織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

大觀四年閏八月、以張閣知杭州、兼領花石綱、

政和四年八月、新作延福宮、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誇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台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并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七年秋七月、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花異竹、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方臘既平王黼請復置應奉司
萬歲山成更名艮嶽

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需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妄進名為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十二月作萬歲山

宣和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卽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貫遂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己罷諸應奉造作局又御前花石綱運併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閏五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奸邪倖抑損應奉妄為譏議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奸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歸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十一

四年十二月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棲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洲東為蘆渚浮陽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鳳池東出為鴈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麗雲亭半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閒西行為潄瓊軒又行石閒為煉丹凝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澌閣北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閑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

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為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為艮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艮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閹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台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峯更名壽嶽諸巨璫爭出新意謂土木旣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囿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豢擾為優場戲請於貫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輿衛鳴蹕張黃蓋以游至則以巨盤盛肉炙粱米翁效禽鳴以致其類旣乃飽飫翔集聽其去來月餘而囿禽四集不假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復畏遂自命局曰來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上幸是山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翁輒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問大喜命以官賚予加厚

張溥曰陳後主之亡也三閣十客長夜新聲蔣山鳥語臨平湖開自賣佛寺為奴而終不能厭勝隋煬帝之亡也東京西苑神山離宮自長安至江都開渠行舟千乘萬騎遼東歌作而身死丹陽宮宋徽宗之亡也宮新延福山成萬歲花石應奉雲擾東南而青城之禍蒙塵霤鄗甚哉為人君者樂不可極也後主之樂孔範施文慶導之煬帝之樂虞世基裴矩導之徽宗之樂蔡京童貫導之京之言曰泉幣贏積和足廣樂富足備禮此熙豐法行之效也熙豐之法誰為之王安石也安石變法而正于元祐元祐更化而反于蔡京熙甯元豐之說小人所借以取富貴空善類也神宗有堯舜之志而急於富强安石則言新法青苗藉口於泉府之國服出息徽宗無漢武之略而樂于廣大蔡京則言豫大豐亨藉口

於周官之惟王不會。操說雖異。逢君則同。京固謂帑藏告盈。天子燕逸。則信熙豐益堅。信熙豐益堅。則任若輩益力。而不知色禽音酒亡國形具。浸淫禍發。而莫救也。其父好儉。其子好奢。封君大家敗且立盡。天下雖富。南面雖尊。未有無度而不貧。既貧而不亂者也。朱勔黠徒。才劣桑孔。薦進大官。遂領花石。搜巖剔谷。東南苦之。而京且曰。山林閒物。人之所棄。於民何擾。夫以萬乘之勢。為民間之求。威福橫溢。何必金車哉。草木竹石。費累百鍾。瓦礫臭腐。氣燄憑焉。所取者微。所挾者重。下弗堪而上弗覺。莫此為甚。京奈何以欺人主也。方臘亂作。詔罷應奉。捷書方奏。王黼復啟。行之。羣奸相仍。意猶紹述。罔知天戒。佐元仙伯。惡於五斗之妖賊。壽嶽禽聲。哀於天津之杜鵑。詩曰。戎成不退。饑成不遂。蓋謂此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道教之崇

徽宗崇寧四年、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張繼元號虛靖先生、

大觀二年、三月、頒金籙靈寶道場儀範于天下

政和三年、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於福寧殿東、奉安道像、帝所生之地也　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老志濮人、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於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慮太甚、漸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

王亶薦王老志

蔡京薦王仔昔

王安中請嚴察方士并劾京罪

徐知常薦林靈素

踰年而死仔昔洪州人初隱於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沖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寖加朝臣戚里寅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並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卽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俟過此當爲卿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日夕待禁中泣拜懇祈帝爲遷安中翰林學士　十一月癸未祀天于圜丘帝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儀仗前導蔡攸爲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卽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靈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癸丑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置道階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信遂賜號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宮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脩撰直閣之名

六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爲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匄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卽名見靈素大言曰天下有九霄而神霄爲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卽下降於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

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令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褚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遂賜號賞賚無算爲改温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習五雷法名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閏月丁未從林靈素之言立道學自元士至志士凡十三品歲大比許襴襆就試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夏四月會道士於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益信道教於是蔡攸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及聞林靈素之言遂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路　九月辛卯朔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禮儀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如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靈素請立道學

作上清寶籙宮

七年春正月甲子會道士三千餘人于上清寶籙宮詔林靈素諭以帝君降臨事乙亥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襯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雜以滑稽

林靈素講道經上下鬨笑

道籙院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靈素與馮浩誣死王仔昔

林靈素張虛白出入與諸王爭道

靈素欲盡廢釋氏

媟語上下為大關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四月庚申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初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神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於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而不施於政事　十二月方士王仔昔下獄死仔昔倨傲而戇帝待以客禮故遇宦者若童奴又欲羣道士宗己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戊辰帝言天神降於坤寧殿詔示百姓且刻石以紀之初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於天下又造青華帝君正晝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生張虛白通元冲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立元成節以青華帝君八月九日生也

重和元年八月辛酉詔頒御註道德經　丙戌詔太學辟廱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子列子博士二員　冬十月置道宮二十六等道職八等

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更寺院為宮觀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六月甲申追封莊周為微妙元通真君列禦寇為致虛觀妙真君仍行冊命配享混元皇帝

二年春正月甲子罷道學放林靈素歸田里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

帝以太子之訴斥靈

軋毒殺允誠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溫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僭違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張溥曰漢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用兵斂財疲耗海內以至神仙土木靡役不舉幸不為亡秦續者大權在握政不下移也徽宗才弱國家富強非西漢比顧慕武帝縱逸欲願已極矣方士魏漢津王老志王仔昔林靈素之徒雜然並進鑄九鼎册道君又何愚也漢津本蜀黥卒自言得李八百鼎樂以聲律身度之說炫惑天子老志轉運小吏云服鍾離先生丹能測宮闈燕語仔昔學儒不成稱遇許遜間焚符為宮妃療赤目技能微小豈聞道者流靈素晚出言尤無稽謦人主為大帝大臣為仙官貴人長秋咸有名號三尺童子猶掩口而笑之帝心獨善者萬乘之君位尊志盈所難者壽又自以帝王有真神靈非常聞言內喜憑虛御風神霄玉清旦暮遇耳蔡卞帥越州時張懷素為言孔子誅少正卯彼諫其已亟楚漢成皐滎陽間疾戰嘗憑高以觀此最誕妄而卞偏好之漢津議樂迂怪蔡京獨以為神君臣一心馳騖恍惚唐代宗崇釋氏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無不佞佛者所謂大觀在上也然漢文帝信幸新垣平至武帝而李少君等出真宗惑汀洲王捷徽宗因而濫觴作法于涼為子孫常蓋先慎諸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二

金滅遼

女真于建隆二年以馬入貢自天聖後屬契丹

烏古迺討擒拔乙門遼主授以生女真部節度使

神宗熙甯七年十二月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死子劾里本嗣初女真之先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緑水之源南隣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拏又號完顔氏於夷狄中最微唐貞觀中靺鞨來朝自是中國始聞其名開元中其酋來朝拜為勃利州刺史遂置黑水部以部長為都督朝廷為置長史監之五代時始稱女真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其民在南者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在北者不籍於遼號生女真已而避遼主宗真諱改曰女直又有曰黃頭女真其人戇朴勇鷙謂之回霸自東涑江之北甯江之東地方千餘里自推豪俠為酋長僻處契丹東北隅宋太祖建隆二年以馬入貢三年四年復遣使貢馬自是不絕太宗湻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置三柵於海岸每柵置兵三千絶其貢獻之路乞發兵共平三柵太宗降詔撫諭而不為發兵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真女真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天禧三年復遣使至自天聖後役屬契丹不復入貢至烏古迺能役屬諸部會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迺恐遼兵深入得其山川險易或將圖之乃告遼曰彼可計取也若用兵必將走險非歲月可平也遼從之烏古迺因襲而擒之以獻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授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内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菫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道死子劾里本襲為節度使

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遼女真部節度劾里本死弟頗刺淑嗣劾里鉢生十一子長曰吳刺東

烏雅束立高麗與之通好

遼主欲殺阿骨打蕭奉先止之

一名烏雅束次曰阿骨打曰吳乞買曰撒也曰斡賽曰斡者曰烏故乃曰闍母曰查刺曰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母弟頗刺淑襲為節度使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為功變弱為强遂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建官屬統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

紹聖三年二月生女真節度使頗刺淑死弟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疏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疏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疏城阿疏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疏城而還

徽宗崇寧元年冬十月遼將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斡達刺至女真約同舉兵節度使盈哥執之時遼主命盈哥討海里盈哥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遂次混同江蓋先是女真甲兵未嘗滿千也至是遼兵追海里者數千人而不能克盈哥謂遼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遂使阿骨打與戰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函海里首獻於遼遼主大喜錫予加等盈哥自是知遼兵之易與益自肆矣

二年冬十月生女真部節度使盈哥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高麗復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於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於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政和二年二月遼主如春州至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阿骨打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跋扈如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

阿骨打不赴遼召

遼納阿疏阿骨打遂稱兵叛

遣後患奉先曰彼麄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之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遼主獵能呼鹿刺虎搏熊遼主喜加以官爵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真趙三阿鶻産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蕭奉先作常事以聞遼主命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阿骨打不至一日率五百騎突入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於遼主言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矣

三年十二月生女真節度使烏雅束死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遼使阿息保柹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四年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甯江州先是遼主好畋獵淫酗怠於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及阿疏奔遼烏雅束屢以為請遼主不遣阿疏遂以為辭稍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疏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疏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阿息保還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朮可婁室闍母等為將而使婆盧火徵移懶路迪古乃兵九月阿骨打率兵進次寥晦城諸部兵皆會於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數

阿骨勝遼將撒改勸其稱帝不許

阿骨打縱藥大師奴遣使召遼人

蕭奉先為嗣先解罪請肆赦潰軍士卒解體

遼之罪告於天地曰世事遼國恪修職貢定烏春窩謀罕之亂破蕭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遼之罪天地其監佑之遂命諸將傳梃而誓至遼界遇渤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斡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旁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撒改在别部聞之使粘没喝及谷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軍甯江州塡塹攻城甯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遼主射鹿於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甯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大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皆自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凡以衆降附者率以猛安謀克之名授之　十一月遼主聞甯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宮副部署蕭陶蘇斡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强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斡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逹不野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率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陵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

阿骨打用楊朴策稱帝國號金

遼主遣人議和阿骨打不聽

斡里朶等戍遼屯田金謀良虎等敗之

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鬭志遇敵輒潰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於斡隣濼東殺獲甚衆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鐵驪王奚回離保未幾逃歸

五年春正月壬申朔女真完顔阿骨打稱帝國號金先是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阿離合懣蒲家奴粘罕等復以為言至是阿骨打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遂稱皇帝即位且曰遼以賓鐵為號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顔色尚白況所居按出虎水之上於是國號大金建元收國更名文追尊祖龕福以下皆為帝以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諳班謂國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廼之孫也粘罕又名沒喝亦其國語云　遼主使僧家奴持書往金議和使為屬國阿骨打遣塞刺復書云若歸叛人阿疏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斡里朶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家奴都監蕭謝佛留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遼且屯田以為持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達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婁室銀朮可衝遼中堅陷陣力戰粘沒喝以中軍助之遼兵遂敗金兵乘勢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潰圍出金人逐北至阿婁岡遼步卒盡殪耕具數千皆為金人所獲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　三月遼使張家奴等六人齎書使金猶斥阿骨打名冀其降金主以為書辭慢侮留五人獨遣張家奴還報書亦斥遼主名諭遼主降　六月遼復遣使如金

遼使如金金留不遣遼主親征女真金克黃龍府

章奴等謀立耶律淳淳不從遂稱叛敗死

金主留其使蕭辭剌不遣　八月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路駞口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甯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九月金主攻遼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無涯涘於是遂克黃龍府遣蕭辭剌還遼曰若歸我叛人阿疎即當班師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章奴與耶律淳妃弟蕭諦里及其甥蕭延留等誘將士亡歸謀迎立淳淳興宗之孫也初昭懷太子得罪道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諫乃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和魯斡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守京東於是章奴遣諦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諸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乙信等持書至備言章奴之謀淳即斬諦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平淀待罪遼主遇之如初章奴知淳不見聽乃率麾下掠取上京府庫財物至祖州帥其黨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結渤海羣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降虜山順國女真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勝之擒其貴族二百餘人立斬以徇餘得脫者皆奔女真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邏者所獲縛送遼主所腰斬於市

十一月金主聞遼主親征乃聚衆以刀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恐不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羅拜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駞門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斡鄰濼金主行次爻剌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章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

遼置怨軍

乘怠擊之遂追遼主及於護步荅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退

六年春正月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是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卽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裨將渤海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强遂誘渤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因僭號稱隆基元年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永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初永昌使人求援於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胡沙補謂永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永昌不從金主乃遣斡魯帥諸軍攻永昌與遼將張琳等遇戰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率衆拒金遇於活水金師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撻不野執永昌以獻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斡魯爲南路都統斡論知東京事　六月遼以耶律淳爲元帥

七年八月癸亥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東人爲兵使報怨於女真號曰怨軍凡八營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帥　十二月遼耶律淳遣金咸州都統斡魯古書議和斡魯古告於金主金主猶以歸賚刺及阿疏爲言淳軍至蒺藜山斡魯古及知東京事斡論等攻顯州襲破遼怨軍師郭藥師遂進與淳戰淳敗走斡魯古追至河里真陂拔顯

楊朴勸金主求封冊于遼

阿骨打不受遼東懷皇帝之冊

金製女真字

金絕遼和議

金主攻遼上京

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金　遼東鐵州人楊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從之乃遣使求封冊於遼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樞密蕭奉先等勸遼主許之

重和元年十二月遼大饑人相食

宣和元年三月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初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袞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縣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如不可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議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必如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八月金製女真字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製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谷神所製為大字云

二年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先是遼遣蕭習泥烈持冊藁如金金遣烏林答贊謨持冊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閣母以餘兵來會於渾河和議遂絕　五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以遼使蕭習泥烈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於胡土白

遼主誅蕭奉先譖殺文妃蕭昱等耶律余覩叛降金

粘没喝勸金主侵遼中京

山聞金舉兵命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金主進攻且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闍母等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三年二月遼都統耶律余覩叛降金初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定次許王甯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内縣郡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王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妹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覩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於金遼主遣蕭遐賣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遐賣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不及余覩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覩來灼見遼國事宜已决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十一月金侵遼中京初耶律余覩奔金金粘没喝言於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夫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没喝計以斜也都統内外諸軍蒲家奴粘没喝斡本斡離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覩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遂下澤州遼主時獵於鴛鴦濼余覩引婁室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敖盧斡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退矣會耶律撒八等復謀立敖盧斡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得里底等

遼主聽奉先言殺敖盧斡

金克遼中京遼主走雲中

奉先伏誅

李處温等立耶律湻為帝

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得里底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敖盧斡亡敖盧斡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敖盧斡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　三月金粘没喝敗遼奚王於北安州拔其城遣谷神略近地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斡本勸從之斜也乃出青嶺粘没喝出瓢嶺期會於羊城濼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濼粘没喝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營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悞我至此殺爾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得里底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丙子遼人立秦晉國王耶律湻為帝初遼主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温與耶律湻守燕京處温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湻處温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温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耶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湻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湻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湻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妃普賢女也加處温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遥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

淳表乞附庸金不報
粘没喝大敗耿守忠

耶律淳死
蕭后稱制
李處温父子謀變伏

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耶律大石者太祖八世孫通遼漢字善騎射登進士第累擢翰林學士承旨遼謂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　金人攻遼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粘没喝謀良虎斡本等繼至粘没喝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夏四月金取遼東勝州獲阿疏至金金人杖而釋之　六月遼耶律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天德雲内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李處温蕭幹等有迎秦王定拒湘陰王之説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甯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温等以甯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温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宰執入議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紿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為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為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於燕西之香山蕭后聽政幹以后命召處温至以時方多難未及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温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於金欲為内應事覺后執處温問之處温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爾父子何功之有併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為宰相數月間所取也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婁室敗之於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没者不可勝計　八月金阿骨打襲遼延禧於石輦驛延禧敗走時遼主既失

斡離不追敗遼主

金克遼燕京

遼奚回離保自立為奚國皇帝復為夏所殺

遼主殺湻

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於訛莎烈金斜也使斡離不言於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斡離不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耶律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離不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諭軍中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離不兵少必敗遂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余覩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離不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離不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離不追至烏里質驛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十二月金克遼燕京時金主分三道進兵攻燕遼蕭后五上表於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兵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於金金主至燕京遂自南門入使銀术可婁室陳於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義勇張彥忠劉彥宗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悉為金有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離保即箭笴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以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遼主命都統耶律馬哥討之　二月遼主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湻為庶人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夏四月金以斡魯為都統斡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獲耶律大石斡魯使斡離不銀术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遂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淖不能進斡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

遼主乞為弟子斡離不不許

遼主從李乾順請入夏蕭特烈等切諫不從遂劫雅里走西北部

夏稱藩于金

遼主渡河耶律大石自金來歸

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甯及諸妃女併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斡魯兵至歸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於白水濼斡離不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於金而西走雲內斡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荅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斡離不不許　五月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於金肅軍北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耶律元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遼主第二子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為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為樞密使特母哥副之　奚回離保為其下所殺　金遣使如夏時斡離不趨天德聞夏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遺書於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　八月金主阿骨打去燕京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至部堵濼殂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阿骨打弟諳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謚阿骨打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斡本為國論勃極烈輔政斡本阿骨打庶長子也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朮烈為帝朮烈興宗孫也　十一月遼朮烈及蕭特烈為亂兵所殺

六年春正月夏遣把里公亮請以事遼之禮稱藩於金且受地粘沒喝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邪剌部吐祿濼西之地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秋七月遼主延禧復渡河居於突呂不部耶律大石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湻大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

金婁室等獲遼主以歸

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自號西遼

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滈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　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謨葛失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敵烈部遼主得耶律大石及謨葛失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

七年春正月遼主延禧謀奔夏會党項小斛祿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走出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至嚙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頭跪而大慟潛宿其家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將婁室等所獲以歸　八月廢延禧為海濱王遼遂亡　遼耶律大石稱帝於起兒漫先是大石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乙薛自立為王率衆西走至可敦城駐於北庭都護府會西鄙七州十八部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於回鶻王畢勒哥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大石分所部為三軍進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大石為帝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為昭德皇后是為西遼

張溥曰完顏阿骨打於宋政和四年叛遼宣和五年即克遼五京主延禧出走說者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塞外席捲河朔其地東至於海西至京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

南至白溝幅員萬里歷梁唐晉漢周宋六代世為勁敵阻卜朮不姑大國十數西夏党項吐渾回鶻等强國百數咸奉承制女真即風俗鷙勁苦耕善戰舉事不十年遂成大業阿保機以來二百餘年之版宇倏焉委土何興之暴也遼自太祖迄於天祚國凡九主其中在位久享令名者惟聖宗隆緒繼以興宗宗真道宗洪基政令日替諸部反側延禧荒暴末運增憊亡形著矣蕭文妃諷諫而賜之死晉王敖盧斡有人望而遣人縊之蕭奉先用事而內外解體耶律余覩叛而大臣效尤至今讀匆嗟塞上與丞相來朝二歌未有不歎遼數之盡者也女真烏古迺節度治兵劾里鉢建官統部盈哥討殺海里累世强戰心漸輕遼阿骨打性尤跋扈天祚欲行誅戮奉先止之後即借釁阿疏舉兵先發飽鷹縱揚欲使復馴不可得也混同江之戰蕭嗣先敗績奉先復為掩罪曲行肆赦士心益懈遂至黃龍失守親征喪師夾山一遁悔恨何及石勒奴事元海而擒殺劉曜姚萇臣於符堅而視鞭其尸二虜兇殘主皆英武一朝犯順禍竟滔天天祚無能既不敢望符劉而完顏兄弟强盛左勒右萇彼為風雨此為朽枯知莫敵也北遼耶律淳者興宗第四孫雅好文學燕京無主張琳等以權立之亡何病死耶律大石以太祖八代孫緣國破敗建號萬里之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雖名西遼遼已亡矣二人才非難定志鮮勤王見利則趨遇險則止休之拒宋蕭幹存梁既絕而續不亦難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

復燕雲

徽宗政和元年九月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

遣鄭允中童貫使遼

馬植陳滅遼之策

馬政同高藥師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金主粘沒喝議遣使善慶等來修好

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冬十月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即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謫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加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重和元年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初建隆中女真嘗自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使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自是始通金好

宣和元年春正月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覩持國書幷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吾已獲遼數路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

二醫歸奏高麗語宜備女真
安堯臣諫開邊釁

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安堯臣上言陛下臨御之初嘗下詔求言於是謂士效忠而儉人乃誤陛下加以詆誣之罪使陛下負拒諫之謗故比年天下杜口以言為諱乃者宦寺交結權臣共倡北伐而宰執以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臣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築長城漢武帝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伐玁狁漢文帝備北邊元帝納賈捐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藝祖撥亂反正躬擐甲冑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者豈勇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哉蓋以區區之地契丹所必爭忍使吾民重困鋒鏑章聖澶淵之役與之戰而勝乃聽其和亦欲固本而息民也今童貫深結蔡京同納趙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欲此臣之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積累之艱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務守舊好無使外夷乘間窺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帝然之且以言路久壅宜導以賞予補承務郎後竟為奸謀所奪

遣趙良嗣使金
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

二年二月乙亥遣趙良嗣使金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通好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　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堇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

鄭居中趙隆力陳北伐不可王黼獨言用兵貫遂出邊

書曰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遼仍約毋聽契丹講和

四年三月金人來約夾攻遼命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以應之初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童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貫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蔡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强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命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蔡攸副之仍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耶律淳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中書舍人宇文虛中上書言臣聞用兵之策必先計强弱虛實知彼知己以圖萬全今論財用之多寡指宣撫司所置便為財用有餘若沿邊諸郡帑藏空虛廩食不繼則畧而不問論士卒之强弱指宣撫司所駐便言兵甲精鋭若沿邊諸郡士不練習武備刓缺則置而不講夫邊圉無應敵之具軍府無數日之糧雖孫吳復生亦未可舉師是在我者未有萬全之策也用兵之道禦攻者易攻人者難守城者易攻城者難守者在內而攻者在外在內為主而常逸在外為客而常勞逸者必安

蔡攸與貫勒兵陛辭戲乞二嬪

勞者必危今宣撫司兵約有六萬邊鄙可用不過數千契丹九大王耶律淳者智畧福輳素得士心國主委任信而不疑今欲亟進兵於燕城之下使契丹自西山以輕兵絕吾糧道又自營平以重兵壓我營壘我之糧道不繼而耶律淳者激勵衆心堅城自守則我亦危殆矣是在彼者未有必勝之道也夫在我無萬全之策在彼亦未可必勝茲事一舉乃安危存亡之所繫豈可輕議乎且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間有貪惏不過欲得關南十縣而止耳間有傲慢不過對中國使人稍虧禮節而止耳自女真侵削以來向慕本朝一切恭順今舍恭順之契丹不封植拯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為鄰國彼既藉百勝之勢虛喝驕矜不可以禮義服也不可以言說喻也視中國與契丹拏兵不止鏖戰不解勝負未決强弱未分持卞莊兩鬭之說引兵踰古北口撫有悖桀之衆繫纍契丹君臣雄據朔漠貪心不止越逸疆圉憑凌中夏以百年怠惰之兵而當新銳離敵之虜以寡謀持重久安閒逸之將而角逐於血肉之林巧拙異謀勇怯異勢臣恐中國之邊患未有寧息之期也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隣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强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强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隣强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臥其可得乎愚見竊以為確喻望陛下思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邦域百年之盟好下臣此章使百寮廷議儻臣言可採乞降詔旨罷將帥還朝無滋邊隙俾中國衣冠禮義之俗永覩昇平天下幸甚書下三省黼讀之大怒捃摭他事除集英殿修撰督戰益急而北事始不可收拾矣　五月乙亥以蔡攸為河北河東宣撫副使與童貫共勒兵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陛辭值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庚辰童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

种師道諫貫用兵不聽

帝聞兵敗詔班師

黼復命貫攸治兵

遼郭藥師聞蕭后專政以涿易來降

貫遣劉延慶郭藥師攻燕為蕭幹所敗

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癸未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於蘭溝甸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大梃自防賴以不大敗丁亥辛興宗亦敗於范村　六月己丑种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帝聞兵敗懼甚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誼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答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秋七月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制　九月戊午除朝散郎宋昭名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故除昭名勒停廣南編管　己未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己卯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時藥師為遼常勝軍師留守涿州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改燕京為燕山府涿易八州並賜名　癸巳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鄉道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

王黼欲併得平灤營三州金主不肯使趙良嗣往求之

金克遼燕京

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奔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城可得也因請延慶子光嗣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率兵六千夜半渡盧溝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走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十一月戊寅金人來議燕地　十二月戊子遣趙良嗣復如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庚寅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辛卯金克遼燕京時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環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分二道進兵遂克燕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致遼俘

五年春正月戊午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初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

王黼使趙良嗣如金許以銀絹充燕京租稅

以王安中郭藥師知燕山府

左企弓勸金主勿捐燕

宋必欲平灤等州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没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若不蚤見與請速退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乃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故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辛酉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時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

三月己未遣使如金初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盧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用己力下燕所

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特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谷神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於大國也金人不聽比至汴京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温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以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温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癸巳金人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其平營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庚子命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盡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乙巳童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庚戌帝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五月庚申以王黼為太傅鄭居中為太保癸亥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蔡攸為少師時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故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鄭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六月丙戌遼張玨以平州來歸初遼主之走西山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諦里玨撫安亂者州民推玨領州事耶律湜死玨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玨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玨情狀於康公弼公弼曰玨狂妄寡謀何能為當示以

張玨殺左企弓等以平州來歸

不疑金人遂加玨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粘没喝又欲先下平州擒張玨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玨曰契丹八路七路已降今獨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使還公弼還言於粘没喝曰彼無足慮也乃昇平州為南京加玨試中書平章事判留守事至是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玨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流離至此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玨遂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没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州之衆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玨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玨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玨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玨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無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詹度令羈縻之而度促玨內附玨乃遣張鈞張敦固特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玨聞之自謂得計

王黼梁師成薦譚稹代貫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時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甯軍　八月遼蕭幹引兵破景薊州遂攻燕

藥師破殺蕭幹

斡離不敗玨

金人來索玨帝令函首以畀之

武朔二州來歸

郭藥師與戰破之斡走死初金人既陷燕京斡就奚王府自立為帝國號大奚時奚人饑斡出盧龍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於石門鎮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斡遁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冬十月詔建平州為太甯軍以張玨為節度使時金人聞玨叛遣闍母領三千騎攻玨玨率兵拒之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玨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玨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十一月金斡離不攻平州圍之金人以闍母無功而還乃復使斡離不督闍母攻平州會張玨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斡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玨戰於城東玨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玨函首以畀金時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玨者斬其首與之金知非玨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玨二子送於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玨即與玨若求藥師亦將與藥師乎安中懼因力求罷詔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解體而金卒用此為兵端云　金人來歸武朔州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吳乞買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於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還盟未期年已如是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甯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金人索糧譚稹不與

詔納免夫錢

稹罷復以貫代

童貫封為王

六年三月金人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不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此大怒　六月金人克平州執張敦固殺之　詔以收復燕雲以來京都兩河之民困於調度令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荊湖四川閩廣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違者從軍法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斂於是徧索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師不卽退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瑴不給糧遂攻應蔚逐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帝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然延禧以中國不足恃卒不至　是月以復燕雲赦天下

七年六月封童貫廣陽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張溥曰圖燕之議國人皆曰不可獨童貫王黼納馬植邪說銳意用兵竭天下之財僅獲七空城禍釁不解幾亡宋室其失策無論或有疑者山前後十七州久淪左衽藝祖太宗屢爭不得契丹數盡幅員可還唾手而讓之金人心弗忍也然金兵滿萬勢可亡遼卽微宋助天祚忽焉遼窮呂歸宋其壑也設海道無通國使不出或受其來或乘其敝宋不惟無通金之患兼有收遼之實惜乎天予以時人謀反左今猶痛之郭藥師憤蕭后不綱以涿易來降張瑴傷燕民流離據平州而歸我時宋兵威頗挫弱不振二將負弩掃境願班

方臘作亂以誅朱勔為名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

朝列者。畏金人為鷸蚌耳。若政和以來謀國諸臣蚤見及此遼主告哀撫而存之使為藩屏齊桓公之所以全邢衛也抑金遼方爭坐觀成敗縱得燕京委而去之必為我有唐太宗之所以制突厥也長守二策聘弓鏃矢無出境外燕雲可復奈何徽宗不悟哉女真最微大宋之名彼所震也宋不與通但乘遼後金即有逞於遼未敢遂無宋也馬植獻議無端遣使名為通金實有求焉金先易之矣童貫出師敗北負約張珏歸順逋逃召兵金先輕宋而後敢責宋其責宋者一曰割地二曰加幣三曰納叛使不相通三責曷至燕本可圖而圖者非人始欲望福終乃要禍賊臣開疆天必不佑王安石尚無功況黼貫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四

方臘之亂 宋江附

徽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民方臘作亂方臘世居縣堨村託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石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借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皆落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花石綱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遊手之徒以誅勔為名遂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而上凡六等無弓矢甲胄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於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兵數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於息坑　十二月臘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陷殺制

帝從陳遘言使童貫譚稹討臘

韓世忠擒臘辛興宗掠為己功

陳過庭請誅蔡京王黼朱勔遂被貶方臘伏誅童貫封公

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上言臘衆强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詔以童貫為江淮荊浙宣撫使譚稹為兩浙置制使率禁旅及秦晉番漢兵十五萬討之

三年春正月方臘陷婺州又陷衢州衢守彭汝方被執罵賊而死賊屠其城　二月方臘陷處州又遣其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禦之會大軍至合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州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童貫譚稹前鋒至清河堰水陸並進屢擊破方臘臘焚官舍府庫民居宵遁還清溪幫源洞諸將劉延慶王禀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貫等合兵擊臘於幫源洞臘衆尚二十萬與官軍力戰深據岩屋為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為己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其衆遂潰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於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五月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於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幸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聞而憾之故貶　八月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賞平方臘功也方臘伏誅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寇京東州郡至海州張叔夜敗之江乃降宋江起為盜以三十六

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侯蒙請赦之使誅臘江降于張叔夜

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刼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張溥曰徽宗自崇甯改元迄於宣和荒淫怠政幾二十年方臘始因民弗忍造亂東南雖術祖妖媪左道易亡洞谷幽深地非四戰然禍怨蘊崇為日久矣起事未幾殘破六州殭尸流血殆二百萬乘太平燕雀之秋嘯綠林銅馬之惡飈發勢重豈小亂哉帝耽逸樂上下酣歌忽聞睦州之變憂懼擇帥授兵童貫賴王淵韓世忠諸將窮谿蕩穴賊即掃除貫竟儼為功首加爵太師封公楚國獻俘之日舉朝相賀不知內侍弄兵四海塗炭自此日甚也帝初理萬幾尚思法祖自童貫引用蔡京進豐豫之說而國用不恤開繕廓之役而黷武無厭花石應奉驛擾江南朱勔羣奸海內切齒臘初作亂王黼畏禍匿不上聞陳遘馳奏天子動色罷北伐之議捐御前之徭紅巾六等慮不及滅而一舉蕩平帝心益侈漢武楊廣惟我為之於是圖遼師興宋亂遂酷青溪速敗君子甯敢為國慶乎唐玄宗時安南國叛遣楊思勖討平之綱目致譏不與寺人之典兵也宋湻化中王繼恩破李順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此執政之漸也命與他官國史頌之神宗命李憲討鬼章彭汝礪等極言不可李舜舉以四郊多壘責卿大夫王珪媿不能荅掃除之流不堪將帥之任蓋國制也童貫少出閨門巧媚善伺猥以魁幹疏財久司軍旅徇睦州之偶捷啓燕山之顛覆後即詔數十罪斬首南雄亦曷救萬一哉

欽宗即位陳東請誅蔡京等

崔鷗請斬蔡京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

羣奸之竄

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上以金兵迫禪位於太子桓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於是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搆釁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願陛下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先是太上皇起崔鷗通判甯化軍召為殿中侍御史既至而帝即位授右正言鷗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為此奸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章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之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為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為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為正異己為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奸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

吳敏李綱請誅黼帝使聶昌戕之託言盜殺

李彥賜死朱勔放歸

帝從陳東張炳言賜梁師成死

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焉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王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昌遣武士躡之及於雍邱南戕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李彥賜死並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生民踰二十年積官至甯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御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挽舟募兵數千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邪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略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為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為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時二府多宣和舊人秘書郎陳公輔言蔡京王黼柄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如唐重師驥為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為纂修蔡攸引用令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羣臣中樸茂純直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　乙未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師成晚年益通賂謝士人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帝側囁嚅升降之其小吏儲宏亦與甲科而執役如初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鷙遇間即發王黼嘗為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及八角鎮賜死　二月甲寅貶蔡京為秘書監分司南京童貫為左衛上將軍池州居住蔡攸為大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之言故貶癸丑貶童貫安置郴州令吏部考覈濫賞凡由楊戩李彥之公

貶蔡京童貫蔡攸

除邪等之禁

竄蔡京蔡攸童貫趙良嗣

京死潭州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遣張澂誅童貫

遣李昇之誅趙良嗣蔡攸蔡絛朱勔伏誅

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父子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改幣吳越山東茶鹽陂田之利宮觀池苑營繕之功後苑書藝局文字庫等之費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采效用宣力應奉有勞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秋七月乙丑朔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乙亥竄蔡京於儋州攸雷州童貫吉陽軍趙良嗣柳州乙酉詔蔡京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是日京死於潭州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熙甯三年進士天資凶譎舞智御人與童貫相結因得驟進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匍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於兄弟父子自為秦越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俱集其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謫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辛卯遣監察御史張澂誅童貫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宮掖即善測人主微指先事順承貫狀貌魁梧瞻視壯偉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疏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媚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遂死窮奸稔惡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遣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趙良嗣函首赴闕懸於市

九月蔡攸與弟絛及朱勔伏誅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畝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罪不容死於是遣使即三人竄所斬之

張溥曰靖康元年正月賜李彥死殺王黼梁師成二月誅梁方平七月竄蔡京誅童貫趙良嗣九月誅蔡攸朱勔此數凶者朝夕道君左右根重難拔欽宗不數月間斬戮無貸太

上二十五年之失德。一日而反之。可云非幹蠱哉。然王黼之死。戕於雍邱民家。諱之曰盜。梁師成縊於八角鎮。以暴死聞。帝既討賊。何惴惴焉。唐代宗殺李輔國。非天討乎。不敢顯誅。遣盜入室竊其首臂。賊臣雖死。於刑人于市則非矣。欽宗受禪。陳東請斬六賊。使從其言。立肆市朝。天威憚嚴。忠義激發。敵人聞之。惕於新政。國猶可為。而帝不即斷者。曰即位之初。難殺大臣也。夫安國家者謂之大臣。亡國家者謂之賊臣。羣小賊耳。尚以大臣故。遲重不誅。此必中外賊黨為此說。以中帝心。帝特婦人之仁。優游不察耳。真宗崩。雷允恭移皇於絕地。明懐太后怒。欲誅丁謂。馮拯黨之。曰帝新立。毋急誅大臣。謂遂得免。六賊之罪大於謂。其黨亦欲借以逃死。有免爰爰。寧堪再乎。童貫開邊疆。朱勔禍東南。皆獲緩論。而蔡京罪首。竟保要領。失刑為甚。時帝有李綱。且數進數罷。任賢貳矣。去邪必疑。公孫鞅所以笑梁王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五終

巻三十四

DS
735
.A2
C5
v.34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六

高安　陳　邦　瞻　德　遠　編輯
明　太　倉　張　溥　天　如　論正

金人入寇

斡離不耶律余都劉彥宗勸金主南侵

徽宗宣和七年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寇初斡離不在平州遼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離不請於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覩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諳班勃極烈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為右副元帥谷神為元帥右監軍耶律余覩為元帥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撻懶為六部路都統闍母為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為漢軍都統斡離不監闍母彥宗兩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

粘沒喝南下童貫逃歸

十二月乙巳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粘沒喝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擴還具言於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甯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約張瑴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

李翼罵賊死

斡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劫蔡靖呂頤浩以燕山叛降金遂為鄉導

大河為界庶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卽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金未必能便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己酉金斡離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於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皆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為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迥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兇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運使呂頤浩降金斡離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

傳察使金不屈遇害

帝以禁旅付梁方平出守

帝欲東幸命李梲先出守金陵吳敏語宰執止之

宇文虛中請帝降詔罪己令天下勤王

金有斡離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金人圍太原太常少卿傅察使金至境上遇斡離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直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荅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丙辰金兵犯中山府帝以金人南下罷諸路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悉以禁旅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擁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支吾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不從　戊午以皇太子桓為開封牧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己未詔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卽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三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

姚古种師中入援

李綱吳敏請帝傳位於太子

欽宗即位

遣李鄴使命斡離不欲還郭藥師勸之行

詔中外直言

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庚申以吳敏為門下侍郎帝東幸之意益决太常寺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猶可保帝意遂决　辛酉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書傳位東宮四字以付蔡攸因下詔禪位於太子桓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皇后為太上皇后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斡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甲子金將斡離不陷信德府粘沒喝圍太原詔京東淮西兩浙募兵入衛

欽宗靖康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戊辰金斡離不陷相濬二州威武軍

梁方平何灌奔潰金人遂渡河

梁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己巳何灌奔還帝聞金將斡離不渡河即下詔親征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劫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負託之重事非獲已兵出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真宗皇帝幸澶淵故事以李綱為親征行營使吳敏副之聶昌參謀軍事

使蔡攸宇文虛中請上皇東行避敵

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　庚午上皇如亳州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陜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環立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矢而踣者百餘人時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計

宰執請帝出幸李綱以死爭之

京師戒嚴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宮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卿等無執朕將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泣拜

帝定固守之議委綱備禦

郭藥師導斡離不據牟駝岡

李綱拒退金

帝李棁使

俯伏以死邀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帝意稍定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倉皇受命　是夜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欲詰旦決行質明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乃召中宮還禁衛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帝御宣德樓宣諭六軍始定固守之議命李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侍衛都指揮使曹曚副之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令肄習之戰守之具粗畢金人已抵城下矣　壬申遣使督諸道勤王兵入援　癸酉斡離不軍抵都城西北據牟駝岡天駟監獲馬二萬匹芻豆如山蓋郭藥師熟知其地故導金兵先據之帝召羣臣議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以大船數十順流而行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城下大船至投石碎之及運蔡京家山石疊門壯士縋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至旦乃退　甲戌金使吳孝民入見問納張玨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臣言曰上皇朝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棁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棁使金軍棁至斡離不盛兵南向坐棁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離不誚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

郭藥師敎金人邀求

李邦彥等勸帝從金議綱力爭不聽

命張邦昌同康王構質金軍求成

种師道入援力止和議不聽

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中王汭等偕來凡金人所邀求皆郭藥師敎之也　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衆數千人力戰而死　丙子李梲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併持三鎮地圖示之　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詔稱金國加大字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辛巳道君皇帝至鎮江　甲辰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至擊金人於順天門外敗之金師暫歛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乙酉路允迪使粘沒喝軍於河東　丁亥种師道督涇原秦鳳兵入援師道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

師道責李邦彥講和

帝與李綱定擊金人之議師道

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臣以議和非也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臣在西土不知京城臣今觀京師周廻八十里如何可圍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不可攻也請於城內劄營而城上嚴兵拒守以待勤王之師不踰數月虜自困矣如其退即與之戰三鎮之地不宜割與帝曰業已講和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素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虜渡河京師諸門盡閉市無薪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民始安之又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帝命師道於政事堂共議師道見李邦彥曰京城堅高備禦有餘當時相公何事便講和邦彥曰以國家無兵故也師道曰不然凡戰與守自是兩事戰或不足守則有餘京師百萬衆盡皆兵也邦彥曰素不習武事不知出此師道歎曰相公不習兵豈不聞往古守城者乎又曰聞城外居民悉為賊殺掠畜產甚多亦為賊有當時既聞賊來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盡入城中乃遽閉門以遺賊資何也邦彥曰倉卒之際不暇及此師道笑曰亦大荒忙耳左右皆笑時議人人異同惟李綱與師道合而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朝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憊然後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

請緩至春分

姚平仲忌种氏先出斫營遂敗

金遣王汭來責違誓帝罷綱以謝之

陳東等上書請用李綱种師道斥李邦彥等軍民畢集殺內侍

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姚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　二月丁酉朔姚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刦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也　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拾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於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刦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奉命慨然而往　庚子太學諸生陳東等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李棁之徒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昌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

數十人帝諭用綱乃退

詔宇文虛中如金許割三鎮

楊時請召种師道劉

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令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臠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為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為祭酒復遣聶昌宣諭然後定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斡離不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併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數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李邦彥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動兵者並依軍法种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楊時上疏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

還肅王誅姚古

李綱請詔姚古等追斡離不大臣不聽

种師道罷

粘沒喝南下折可求等皆敗

詔禦金人罷邦彥等

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金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逗留不進時又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時姚古种師道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斡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起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癸丑种師道罷中丞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宜使解兵柄不聽　先是粘沒喝圍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南下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我乃得越南朝可謂無人矣既越關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　乙卯攻隆德府知府事張確通判趙伯臻皆力戰死之未幾粘沒喝還雲中留兵圍太原　壬午詔金人叛盟深入其元主和議李邦彥奉使許地李梲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原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主和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种師道為河北河東宣撫使駐滑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師道無兵自隨乃請合山東陝西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

上皇太至京師

師中為許翰強之出戰遂鬬死

李綱斬焦安節

以綱為兩河宣撫使

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離不遂出境　癸未遣李綱迎太上皇於南京　庚寅姚古復隆德府　辛卯復威勝軍　夏四月己亥太上皇至京師　五月丁丑以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為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卽日辦嚴約姚古及張灝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於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於廣州贈師中少師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以為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輒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种師道以病乞歸乃以綱為兩河宣撫使劉韐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為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謂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不測柰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

綱疏勿散諸路兵不報

劉韐解潛兵敗召李綱還張灝等戰敗

使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上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秋七月李綱赴兩河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柰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起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甯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若宣撫使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如故於是劉韐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韐兵潰潛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　八月丙申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庚子河東察訪使張灝與金人戰於文水敗績丁未斡離不犯真定戊申都統制張思正等夜襲金人於文水敗之己酉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思正奔汾州都統制折可求師潰於子夏山於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金人乘勝攻太原李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粘沒喝斡離不復分道入寇先是朝廷以肅王為彼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以相當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

斡離不得趙倫蠟書粘沒喝得帝致遼梁王書復分道入寇

許金三鎮賦稅

粘沒喝陷太原王禀死之

從何㮚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

歸乃給館伴邢倞曰金國有耶律余覩者領契丹兵甚衆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離不及粘沒喝執政以仲恭余覩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於金當有亡國之戚信之乃以蠟書付倫致之余覩使為内應仍賜倫銀絹倫還見斡離不即以蠟書獻之斡離不以聞於金主又麟府帥折可求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於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為粘沒喝遊兵所得復以聞於是金主甚怒以粘沒喝為副元帥斡離不為右副元帥分道南侵粘沒喝發雲中斡離不發保州　庚申遣給事中王雲使金軍先是遣劉岑李若水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離不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粘沒喝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至是乃遣雲往許以三鎮賦稅　九月丙寅金人陷太原始粘沒喝久攻太原不下乃於城下築舊城居之號元帥府已而歸雲中留艮朱大酉攻圍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八九固守不下至是粘沒喝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帥臣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揆等三十六人皆被害初朔州守臣孫翊河東名將也領兵由甯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翊離朔未幾而朔已降虜翊麾下多朔人粘沒喝驅朔之父老以示翊軍軍遂叛翊及戰乃為麾下所害時府州守臣折可求亦統麟府之師二萬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為虜據關不克復越山取道松子嶺至於交城遇粘沒喝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勞不敵逸亦敗

丙戌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彦質為河北宣撫副使從何㮚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為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儒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緩

种師閔敗績斡離不犯真定劉竧死之

呂好問進御金之策并劾大臣遂貶罷

下詔徵兵四方

种師道請幸長安

張叔夜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等沮之

急則以羽檄召之入衛京師、　冬、十月、丁酉、种師閔及金斡離不戰於井陘敗績、斡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先是真定帥劉韐守禦備具、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千、皆可用、虜不敢犯、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上以太原危急、命韐守遼州、以據其險、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措置無策、至是虜攻甚迫、鈐轄劉竧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陷、竧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竧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李邈被執北去、　戊戌、金人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議割三鎮、體貌甚倨、持其書於上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所為也、卑詞反覆、深明其非朝廷之罪、虜請必割三鎮、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仍索親王詣彼軍前陳謝、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時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庚子、金人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衣朝服、焚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辛丑、上聞河南已失太原、河北已失真定、大以為憂、下哀痛詔、徵兵於四方、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丙午、詔种師道還、先是師道駐兵河陽、虜使王汭來、禮甚倨、知虜必大舉、即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謂其怯、召還、　十一月、詔止援兵、時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會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語同知聶昌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兵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兩道兵勿前、　己巳、詔集從官於尚書省議割三鎮、

折彥質等潰走粘沒喝渡河

李若水乞申飭守備

孫傅何㮚任郭京以兵

百官多請割與會李若水使歸亦慟哭於庭請與之以紓國禍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梅執禮呂好問洪芻秦檜等皆主㮚議而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論辨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其所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時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府威勝隆德軍澤州皆陷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壬申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甲戌金活女帥衆先渡孟津粘沒喝從之於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於金粘沒喝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止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始知和議必不可諧屢附奏言之乞申飭守備　丁丑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先是孫傅因讀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虜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傅與何㮚尤尊信之或謂傅曰自古未聞以此成功者正或聽之姑少付以兵俟有尺寸功乃稍進任今委

聶昌如河東割地趙子清揮衆臠之

耿南仲忌吳敏李綱遂與吳幵力沮戰守

金斡離不粘沒喝抵汴

唐恪耿南仲遣還援兵京師遂無備

唐恪勸帝

之太過懼必為國家羞傳怒曰京殆為時而生虜中瑣微無不知者幸君與傳言若告他人將坐沮師之罪指使出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為識者危之京嘗曰非至危急吾師不出　斡離不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為揮涕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斡離不軍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為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為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己上心不能平故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走相州　甲申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被圍扞禦不遺餘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城竟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貯張諶於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於東北鄉望拜皆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乙酉金斡離不自真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於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恪耿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為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於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

幸西洛何㮚止之

叔夜戰却金人

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

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守死社稷　己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詔卽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至尉氏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鋭願如唐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加延康殿學士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於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於城下都人大懼　閏月癸巳粘沒喝軍至城下甲午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人皆感涕金人攻通津門數百人縋城禦之焚其礮架五鵝車二驛召李綱為資政殿大學士　乙未金人入青城攻朝陽門丙申帝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戊戌殿前副都指揮王宗濋與金人戰於城下統制高師旦死之癸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與之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二人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籍溺隍死者以千數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乙巳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徒跣祈晴召諸道勤王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失十五六因時挑戰以示敢敵　金人遣蕭慶復來言不須上出城只須僕射何㮚議事又請上皇皇太子越王鄆王為質上曰朕為人子豈可以父為質詔越王往將行而粘沒喝以兵來迓越王乃止於是金人宣言失信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己酉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温士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之歸不與交一語已而攻城愈急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帝從之　壬子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氷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從期再三丙辰郭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

援

郭京敗遁
金兵登城
黃經國等
死之

蔣宣欲邀
帝犯圍而
出呂好問
諭之乃退

金兵分四翼鼓譟而前京兵敗退走墮死於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金兵遂登城兵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官者黃金國赴火死統制官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殺秦元領果斬關遁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為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張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帝聞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為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

史臣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為宋計者宜為遠謀而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呂中曰自女真叛盟以來朝廷乍和乍戰人才乍賢乍否何其洶洶多變之甚也寇至之初始謀避狄以李綱所言而更為城守之計既以堅守又以李邦彥一言為卑辭之請師道既至又以師道一言為不和之謀師道方請堅守不戰以困虜未幾以姚平仲一言為急擊之

舉姚平仲既敗又以李綱种師道為誤國諸生伏闕又以李綱种師道為可用而復之及其後也又以臺諫之言而逐之李綱方議備邊師道亦請防秋朝廷之議略定曾未再閱月而吳敏耿南仲謝克家孫覿又以三邊為可割和議復行矣吳敏本主和議未幾復留虜使陰結遼人又以為女真藉口之資矣二酋已分道入寇朝廷尚集議者問以三鎮存棄之便不便金人之至則下清野之令未幾傳言寇猶未至則又令清野更不施行戰者不決於戰和者不一於和至於城已破禍已至而議猶不一心猶不決終始一歲之中多變若此大抵上下之心稍急則恐懼而無謀稍緩則遲遲而又變其謀靖康之禍蓋坐此也慶歷元祐專任君子而去小人紹聖崇甯以來專任小人而仇君子靖康之際君子小人雜用焉嗚呼可不戒哉

張溥曰徽宗宣和之季用兵燕雲竭天下之力僅得七空城賊臣王黼童貫蔡攸趙良嗣等重俟累相封賞不貲君臣舉觴方慶奇功萬年遂篤祖考未幾張珏啓釁郭藥師背叛幹離不粘沒喝長驅並下東幸不果遂謀內禪窮慾三十餘年天人怨怒不思改德而欲廣封疆強如秦隋長城高麗適為亂階況積弱之國哉欽宗為太子不聞敗度踐祚之日聲伎不親靖康初政能除六賊宜若有為然朝議築舍和戰無常一人之身乍賢乍佞誤國喪師其失不可勝道也金寇渡河帝詔親征上皇行而天子守計已定矣白時中李邦彥等忽倡出幸之謀李綱以死爭始決備禦亡何而和議紛起親王出質种師道宿將老謀棄置不用姚平仲斫營敗走金人來責欲罷綱以謝之諸生伏闕變幸少止復割三鎮地以畀金求其退師寇在門庭謀無一斷兩月之間紛更萬狀狐裘蒙戎所必亡也京師

欽宗如青城粘沒喝軍

解嚴防守盡撤勤王兵集而散之使去講和無益而求成不已吳敏等留虜使劫遼人蠟書事洩為敵藉口二酋席捲敗降相繼三鎮之棄守未決四方之援兵不應李綱罷師道死而妖人郭京直握兵柄徒為敵笑爾原欽宗之意未嘗不幹蠱而其病在於畏敵原諸臣之意未嘗不畏敵而其病在於忌賢六賊雖去李邦彥唐恪耿南仲等尚在猶六賊也始而謀幸既而謀和小人之術盡矣李綱用而主守种師道入而主戰二者國家之福非小人之利也賊臣同心不急退敵而急退綱元年二月罷綱命下陳東等上書請留軍民數萬撾鼓喧呼唾邦彥殺內侍義出衆憤而賊臣即借以中綱欲致太學諸生於獄帝亦遂疑綱弗察也外而不內以奪其權召而即罷以困其身建昌安置若有隱憾焉高宗即位李綱入相為奸所排陳東歐陽澈上書黃潛善汪伯彥害之遽斬東市亦以鼓衆間綱而帝惑不解也國家大亂所恃者大臣大臣所恃者人心而綱獨以人心之歸開二主之怒宋事所以卒莫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七

二帝北狩

欽宗靖康元年十二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先是京城既陷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其軍以請成粘沒喝斡離不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戊午何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欲之出朕當親往自乙卯雪不止是日霽夜有白氣出太微彗星見庚申日出如血無光辛酉帝如青城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遣二酋還報云其主

金人索少女充後宮宮嬪多赴水死

歐陽珣將命死義

范致虛等入援兵潰

兩河民不肯奉降金之詔

金人再邀帝至營

欲立賢君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　十二月壬戌朔帝留青城粘沒喝遣蕭慶入城居尚書省檢視府庫帑藏凡朝廷之事必先關白癸亥帝至自金營士庶乃太學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　帝詣延福宮朝太上皇奏曰金人以別立賢君為言可且以弟康王為主以延祖宗社稷時康王母韋妃在側言曰金人必不止於立賢禍有不可勝言者時金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發紫筠館花木以為薪　丙寅金人索京城騾馬御馬而下七千匹悉歸之又索少女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宮嬪不肯出宮赴池水死者甚衆　遣劉韐陳過庭折彥質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往珣至深州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殺之　時范致虛會陝西兵十萬人入援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赴汴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室以精騎衝之皆不戰而潰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

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帝朝太上皇於崇福宮粘沒喝遣其子真珠同虜使八人入賀帝命濟王栩如金宮報謝　壬辰遣聶昌耿南仲出割兩河地降金民堅守不奉詔　庚子金人索金帛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謝克家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聽帝出城百姓數萬人挽車駕曰陛下不可出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曰皇帝旦出暮

劉韐死義

粘沒喝斡離不留帝徐揆請還闕遂被殺

吳乞買廢帝及上皇為庶人劉彥宗請立趙氏不許

卽返矣百姓投瓦礫擊之瑣遂以刃斷挽者之手車駕至郊張叔夜猶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回首以字呼之曰稽仲努力　丙午割地使劉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待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韐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手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必死矣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燕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粘沒喝斡離不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其略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為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載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既空編民一妾婦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迹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質留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元帥必不為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人奉獻則楚封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厲聲抗論為其所殺金主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時金人根括津搬絡繹道路上遣使歸云朕拘留在此候金銀數足方可還於是再增侍從郎中二十四員再行根括又分遣搜掘戚里宗室內侍僧道伎術之家凡八日得金二十萬八千

金人邀上皇詣軍

李若水死義

孫傅吳革謀匿太子為吳幵莫儔范瓊逼行

兩銀六百萬兩衣段一百萬詔令權貯納時根括已申了絕二月軍前取過教坊人及內侍藍折等言各有窖藏金銀乞搜出二酋怒甚於是開封府復立賞限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城內復得金七萬銀一百十四萬併衣段四萬納軍前二酋以金銀不足殺提舉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各杖數百乃下令曰根括已正典刑金銀尚或未足當縱兵於是再括　丁巳金人索郊天儀制及圖籍　戊午金索大成樂器太常禮制器用以至戲玩圖畫等物盡置金營凡四日乃止

二月辛酉朔帝在青城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　丁卯金人邀上皇出城詣軍前上皇將行張叔夜諫曰皇帝一出不復歸陛下不可再出臣當率勵精兵護駕突圍而出庶幾僥倖於萬一天不祚宋死於封疆不猶勝生陷夷狄乎上皇遲疑未行欲飲藥為范瓊所奪瓊遂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徹開封府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為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率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哭詆金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不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當復顧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鬬殺傷誤中太子因率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以危言聾

金人以二帝等北去

張叔夜請二酋立太子遂被擄道死

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粘沒喝令擁去若水反顧罵益甚監軍撾破其唇噀血復罵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有李侍郎一人

三月辛卯朔帝在青城　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二帝及太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斡離不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路允迪孫覿張徵許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郭仲荀等於張邦昌百官遥辭二帝於南薰門衆痛哭有仆絶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縣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畜積為之一空　上皇離青城金人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皆胡人牽駕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離不遣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慙而退　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乘馬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遂由代渡太和嶺至雲中　初張叔夜聞金人議立異姓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酋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被擄北去叔夜在道中惟時飲水度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

何㮚孫傅死燕山

秦檜徙依撻懶

遂不復語扼吭而死何㮚孫傅至燕山亦相繼死　今人以太上皇及帝以素服見阿骨打廟遂見金主於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未幾徙之韓州令下之後盡空其城命晉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至韓州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蒔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徙依撻懶以居撻懶亦厚待之

張溥曰西晉之亂成於惠帝懷愍繼之國亡身弑至今望平陽之塵憤劉聰之逆青衣戎服三歎隕涕不意幾百年後又見之宋徽欽也然懷之繼惠亡以六年愍之繼懷亡以四年欽繼徽直一年耳盡室北遷斂天同辱亡尤暴焉懷愍之世劉石虓横大勢不支鼇隆鯨吞顚趾僵仆天實為之若徽禪欽立時非無可為者也靖康之冬金人渡河陷西京詔馮澥李若水使金軍請和既而兩河盡割宗室往盟京城陷天子降前者之失算無論即以此日言金陷河東於元年之十一月刼二帝於二年之二月盤桓大梁四越月而後發度其初未必遽欲挾帝而北也先質大臣次質親王甚而則臣天子先棄三鎮次割兩河甚而則括京師虜欲何厭求而必應則饕餮焉帝初至金營金人尚無意留之誤於何㮚再往而執金人固曰非我取之彼自來耳磁人殺王雲絳人殺聶昌陳過庭諭降兩河皆不奉詔國勢雖危人猶思宋使欽宗仰覩帝座車駕勿出康王激於宗澤師不左次外則勤王四集内則好言謝虜飽慾而颺未可知也援絶財窮輕身履虎金不滅宋帝先自滅始墮青城終隕五國高宗紹興七年九月而聞道君崩三十一年五月而聞淵聖崩流離異域久處益傷又不如晉伐永嘉建興二主速朽為愈矣

王時雍吳幵莫儔宋齊愈迎金人意議立張邦昌

馬伸吳給秦檜議復嗣君金人執檜去

吳革起兵謀誅范瓊張邦昌不克與麾下百人皆死

金立邦昌時雍等侈有佐命功

張邦昌僭逆

欽宗靖康二年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　癸未吳幵莫儔復召百官議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虜意在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置軍中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馬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

是日王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喻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為諍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三月辛卯朔金人遣張邦昌入城居尚書省令百官班迎勸進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謀先誅范瓊輩刼還二帝以討邦昌期以三月八日舉事與謀者呂好問馬伸張所吳倫等數人又有內親事官數百人皆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孥焚所居同謀舉義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入言邦昌以七日受冊請急起兵革乃披甲上馬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紿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曰引頸受刃顏色不變其麾下百人皆死丁酉金人奉冊寶至遂立邦昌為帝國號大楚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惟王時雍吳幵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百官皆加權字以王時雍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幵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權僉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

金人議留兵衛邦昌呂好問言解之乃去

好問勸邦昌請立康王

馬伸上書正言邦昌氣沮

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惟呂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惟王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耶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秉哲幵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都人目時雍為賣國牙郎時上皇在軍中聞邦昌僭位嘆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决矣因泣下霑襟　時金人議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孛菫統之可也好問曰孛菫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於是好問謂邦昌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内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無令衛士夾陛虜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下文書不得稱聖旨為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言於邦昌曰伏見逆胡犯順且逼立相公以定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虜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亦以相公能定趙孤也今虜退多日吾君之子亦已知所在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以為外挾彊虜之威使人遊說康王且令南遁然後為久假不歸之計一旦喧鬨孤負初心望速行改正易服歸省庶事取太后命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開門撫勞勤王之師以示無間一應內外赦書施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取俟立趙氏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不然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以為叛臣也自邦昌僭立凡

邦昌尊元祐后為宋太后

趙子崧等誓衆起義

邦昌請謝克家迎康王

帝封邦昌為王

言事者皆用君臣之禮至伸始貽書稱太宰相公書入邦昌氣沮　甲子邦昌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盍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　時宗室子崧知淮甯府聞二帝北遷與江淮經制使翁彥國等誓衆登壇歃血同獎王室移書訶斥邦昌責其反正併諭王時雍等辭旨激切邦昌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康王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能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矣徐秉哲復從旁贊之邦昌知人心不順遂不聽時雍言克家至濟州勸進康王王不許　邦昌又遣蔣師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立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耳非敢有他也康王復書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僭亂蹤跡已無可疑大王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康王遂自濟州如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慰撫之王既即位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潛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寶避位之意告之遂以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尋詔邦昌宜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

張溥曰張邦昌居徽宗朝頗乏諫論惟乞取崇甯大觀瑞應增製旗物求媚人主金人入寇附主和議靖康初進位太宰未幾與李梲同罷衆謂其私於敵也二帝北狩金立異姓宋齊愈王時雍等揣摩勸進立為楚帝邦昌本無能何金人暱之度彼偺康王往質時和柔謹媚虜所易也賊臣逆探其心往來附和南朝帝位輕如鴻毛則姑與置君耳金師既退呂好問馬伸抗論利害趙子崧移書反正邦昌知人心不附奉迎康王南京定鼎偽命

罪彰潭州之死或云可恕然華國半臂僭辱宮闈宣贊義兵忠感風日金營赭袍無故帝之心元祐冊文用柴后之禮南面觀望大逆何辭好問濡跡存趙猶蒙賢責罷知宣州甯論邦昌哉康王構建府元帥不急國難今年次東平明年次濟州忍視北遷邀取大位其無人心與邦昌何殊宜即位以後姑息行貸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為虜所輕承詔開府道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即不能倡義復讐立功函夏猶護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於靈武心猶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甯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當留民殺王雲大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統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東手何為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九

高宗嗣統

帝命馮澥副康王使金宗澤道謁止之

汪伯彥請王如相由此受知

岳飛因劉韐見王

欽宗靖康元年冬十月戊辰詔馮澥副康王使金斡離不軍先是王雲至真定斡離不軍遣從吏先還言金人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金使王汭等亦來帝乃命澥副康王往會雲還復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虜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姦賊也因執雲殺之時斡離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櫜鞬部兵以迎於河北王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伯彥由此受知相人岳飛亦因劉韐見王王令招賊吉倩倩降以飛為承信郎議者謂昆及王雲不死王必

胡唐老請拜康王為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

宗澤以二千人破金三十餘砦

宗澤請赴義汪伯彥勸王遣之先行

至金無還理　閏月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亦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衞仔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哽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於相州有兵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次於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千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浚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挾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飢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二年春正月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移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衞南先驅云前有賊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破之　二月庚辰康王至濟州時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部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眞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援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瀓齎帝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

張俊辨蠟詔之詐勸王進兵

宗澤欲徑渡河邀還二帝以無勤王兵而止

元祐后手書告中外

宗澤朱勝非勸康王趨應天

還京王問計於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能即宜遠避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北去宗澤在衛聞之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時張邦昌請元祐皇后孟氏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后以馬㴱為奉迎使與謝克家及康王舅忠州防禦使韋淵奉大宋受命寶詣濟州勸進既至王慟哭受寶命遣克家還京辦即位儀物　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禍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主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閑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即皇帝位會宗澤及權應天府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即發滑州鄜延副總管劉光世西道都總管王襄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期以五月庚寅朔即位改靖康二年為建炎元年

康王卽位

置御營司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畢慟哭遙謝二帝遂卽位於應天府治大赦張邦昌及應於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敘是日元祐皇后於東京撤簾　辛卯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尊元祐皇為元祐太后　遙尊生母韋氏為宣和皇后　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乙未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初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遂有是命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制御營司主行幸總齊軍政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張溥曰徽宗三十一子最賢者無若第十八子信王榛最不肖者無若第十五子沂王樗靖康之難榛匿真定境上馬廣趙邦傑奉以為主兩河遺民聞風響應榛奏書高宗行在願總大軍與諸砦鄉兵尅日討賊黃潛善汪伯彥沮之遂自亡也樗從駕北方與劉彥文告上皇左右謀變禍幾不測上皇詞直金人誅樗凡人不相及如二王者抑何遠也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照室又云朗悟彊記日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間為虜所輕承詔開府道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景王杞盡孝上皇北行頭白鄆王楷等流離異域死生失所此卽不能倡義復讐立功函夏猶獲追隨父兄蒙塵相守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跡雖順於靈武心尤逆於安東其無臣子禮甯異沂王哉金營再遣宗澤固留民殺王雲太

帝召李綱顏岐范宗尹沮之不聽

汪伯彥黃潛善與綱忤

帝出岐宗尹而用綱

綱陳十事

位有屬假令信王當之繞金石之旅任忠義之臣馳驅大河中原可復而康王先立束手何為天欲宋室偏安非人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

李綱輔政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甲午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綱再貶甯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趣赴行在所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封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示綱覬沮其來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帝亦不聽汪伯彥黃潛善自謂有攀附之勞擬必為相及召李綱於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剛足以涖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哲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為法　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併出范宗尹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甯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

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偽赦為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汜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命謂國家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都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　李綱以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刑政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為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為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不得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

綱請罪張邦昌黃潛善蔽之綱力爭乃下責

邦昌至潭州伏誅
綱請贈李若水等官
綱請料理河北河東
薦張所傅亮

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於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異議不同者帝召黄潛善等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顧呂好問曰卿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彦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授邦昌保化軍副使潭州安置王時雍徐秉哲吴幵莫儔李擢孫覿於高梅永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邦昌後至潭州伏誅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卹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謚忠愍安國延康殿學士韐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　甲子以李綱兼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强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

綱立軍法

綱請廣赦令

詔行綱募兵買馬出財三議

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伍長正副十人姓命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辛未子旉生大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効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䘏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令赦廣示德義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間有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丁亥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用李綱之言也綱上三議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助軍費且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丁亥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初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

綱薦張所為河北招討使

岳飛劾潛善伯彥而奪官

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聲振河北帝即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創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師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强弱與將帥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帝方信任潛善貶所江州至是以李綱薦用以為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使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來豪傑擢王彥為統制時岳飛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勤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日謀南幸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河北詣所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

張所補飛武經郎

宋齊愈棄市

綱力請帝適襄鄧

李綱黃潛善同相

兵壓境飛惟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己丑朔以王瓊為河東經制司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甲辰右諫議大夫宋齊愈棄市初齊愈論李綱募兵買馬招財三事之非不報時方論僭逆偽命之罪齊愈實書邦昌姓名以示衆於是逮齊愈於獄齊愈引伏遂命戮於東市　時帝手詔擇日巡幸東南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感泣已而帝意復變綱又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帝然之丙午詔定議巡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汪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八月壬戌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嘗侍帝論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至播遷何也綱對曰人主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

潛善阻召還傳亮遂排去綱

陳東歐陽澈請留綱罷潛善伯彥遂被殺

納至是惑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呂中曰自綱之入相也以英哲全德勉人主以修政攘夷為己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氣定經制改弊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𤫊經制河東宗廟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襄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朱子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為此也

乙亥招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李綱罷時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逗遛令東京留守節制亮軍即日渡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才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顧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宋齊愈且論其招軍買馬之非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提舉洞霄宮凡在相位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輔殘毀而中原盜賊蠭起矣 壬午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

許翰八上章求罷

澈東自月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黄潛善汪伯彦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布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帝怒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别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　乙酉許翰罷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帝不許及陳東見殺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凡八上章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張溥曰予讀宋史至紹興十年觀文殿大學士隴西李綱薨廢書而泣曰王之不明孰有如高宗構者乎綱在政和宣和間屢發讜言被遷謫金人入寇上策禦戎決内禪議為欽宗所知靖康元年數月間旋用旋罷卒至汴京不守二帝北行凡綱議論設張忠誠勇毅從則存違則亡非構親見聞者哉既即大位首召入相十事論奏頗見收納僅七十七日而罷則何為也綱于靖康排和議而主戰守于建炎誅偽命而諫南遷其言最質非好高論而賊臣閹主動色相戒狐疑不決必去之後已此必有深累其心者矣黄潛善汪伯彦二三小人日夜求和為構言熙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又未有儲貳奈何輕自蹉跌聽其言惓惓小忠抑何似兒婦人也古來不肖之君言宗廟社稷則震而若遺言妻子四體則戀而不割趙構徼時竊帝偏安自足涉淵履虎惟恐身為金俘二聖中原豈所

亟哉潛善等牽衣執手囁嚅耳語以婦寺之說中愚柔之心構方德其愛我而綱必欲强之經營西北有進無退宜其萬說而萬不當也淵聖初年金人責盟李邦彥請罷綱以謝之及構召綱顔岐范宗尹等猶祖是說齮齕其來宋齊愈佐張邦昌僭位大逆當誅而張浚賢者反以此罪綱國是不明害成者衆迨陳東歐陽澈刑東市許翰著哀辭而構遂明與綱讐矣建炎三年粘沒喝至構遽南奔詔録邦昌親屬而綱獨不赦紹興二年宣撫湖廣蕩平羣盜未幾爲呂頤浩徐俯劉斐所劾罷終綱之身名聞燕山道窮南渡彼趙構者見逼金虜如越如溫在明在杭居海舟泊港口流離殆死營營青蠅不一悟也唐德宗於陸贄用之艱難之日棄之無事之時後世譏其極愚構於李綱則尤甚焉德宗猶念母而趙構忍忘父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宗澤守汴

宗澤陳興復大計黄潛善阻而出之
澤疏諫和議
李綱薦澤爲東京留守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黄潛善等沮之故出　六月乙酉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在襄陽聞黄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耻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

澤請帝還京師

澤奏斬金使帝縱遣之

澤渡河圖收復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奇之遂使立功

澤屢表請帝還汴京

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荊襄江淮悉備廵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為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惑於人言優加禮遇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澤竟縱遣之　眞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之計宗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决意幸東南不報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秋七月宗澤復上表曰今逆虜尚熾羣盜方興此間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廵幸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論聖懷不報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廵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又抗疏極言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棄之以遺狂虜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諭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時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潛善伯彥以

澤條上五事極言潛善伯彥贊南幸之非

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諫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勸幸金陵陳堯叟閬中人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請親征卒用成功因條上五事極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時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懷朝廷舊恩所在結爲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澤復上疏言欲遣呂勍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城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闕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阻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盡掃胡塵然後奉迎鑾輿還京以塞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帝優詔答之　十二月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遣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兀朮乃不敢向汴夜斷河梁而去

澤遣劉衍等禦金人兀朮不敢向汴

二年春正月金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粘沒喝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閻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出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衍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撝往救之撝至滑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撝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人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奮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還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不報

澤敗金人

澤決大舉之計

楊進王善等降澤

澤疏請還京帝已降詔復不果

岳飛屢敗金人擒殺其將

王彥屢敗金人

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畏憚對南人言必稱宗爺爺 三月乙丑河北盜楊進等降於宗澤楊進聚衆三十萬與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時澤招撫羣盜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河外蓋姦邪之臣一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親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士氣已勇銳望陛下無阻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下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旣而不果 宗澤召王彥兵還汴使屯滑州先是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奪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詣彥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拔耶烏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退走飛知彥不悅已遂率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爲留守司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騎數萬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不敵諸將敗去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動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

澤疏渡河潛善等沮之

澤爲潛善所抑疽發而卒

杜充悉反澤所爲

王彥請北伐潛善等迫之致仕

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騎兵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至是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進劄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眞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計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秋七月宗澤卒澤既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中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克復可指日計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皆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子潁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潁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羣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姦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澤卒後王彥以所部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率親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免對差充御營平寇統領

彥遂稱疾致仕

張溥曰高宗構之奉帝命往金軍也汪伯彥以帛書請涖相州橐鞬郊迎握手慰勞君之知臣固謂其能出我於險也然金人要構議和時構由滑濬至磁王雲與俱將蹈虎口宗澤叩馬力諫得免北行生我之德大於伯彥構何不念也伯彥以人言去國建炎九年知宣州過闕構語秦檜追懷舊寮有漢高豐沛光武南陽之忠獨置澤若讐好所惡而惡所好甯人情乎伯彥當靖康改元猶獻河北邊防十策黃潛善事徽宗尤闒冗無聞陝西地震察訪失職見譏朝論構忽拜為副帥召入中書與伯彥同處肘腋左周右召親厚無比遂使澤志不申疽發身死抱武侯之忠嬰亞夫之疾澤則已矣構之不才何以對劉禪也澤少豪儻有大略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昌言考官惡直累試郡邑國爾忘家既聞女真海上之盟即退居東陽結廬山谷管樂命世出處不苟靖康難起願使北庭兩河敵衝單騎經理及入援都城謀邀二帝請誅僞命力守汴京累章還駕剋日渡河智勇冠文武忠義動天地而二賊為梗大事不成計澤通籍以來更事三主功名不逹得時奮節惟在高宗廼三十年而淪滯空老不二載而憂憤喪軀生發雷電之光沒洒祁山之淚英雄失路孰有甚於宗忠簡者哉構性無良幾同夷虜金人所愛構亦愛之金人所讐構亦讐之既悅汪伯彥黃潛善則必相秦檜既怨李綱宗澤則必殺岳飛詩云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構則吾不知其極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兩河中原之陷

帝命馬忠張換襲金岳黃潛善等止之

婁室壓河中郝仲連父子死之

銀朮可陷鄧州劉汲死之

唐重死義

張深遣劉惟輔刺殺黑鋒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金人陷河中府先是粘沒喝等既北去留萬戸銀朮可屯太原副統詔合屯真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換將所部合萬人自恩冀趨河間以襲之已而黃潛善等復主和議遂詔追襲兵屯大河之南應機進止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遁去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侵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銀朮可等攻漢上訛里朶兀朮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蒲盧渾軍趨淮南婁室與撒離喝黑鋒自同州渡河攻陝西　粘沒喝至汜水關留守孫昭遠走死　婁室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陷同州華州安撫使鄭驤死之金兵遂破潼關王璵棄陝州走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春正月戊子金人陷鄧州粘沒喝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令銀朮可急攻之知州范致虛遁去安撫使劉汲分兵守要害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死門城陷死之初議南陽備巡幸儲峙悉多悉為金有　乙未金婁室既陷同華諸州遂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經略使唐重與守臣誓死守已而經制副使傅亮以兵奪門出降重死之　金人陷均州又陷房州　辛丑金人陷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　癸卯金帥窩里嗢陷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州朱廷傑皆力戰死之金人又陷青州　二月丙子金人陷淮甯府守臣向子韶死之　金婁室既陷永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積降虜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略使張深遣都監劉維輔以精騎二十人禦之夜趨新店金人恃勝不虞黎明軍進惟輔舞稍刺其帥黑鋒洞胸墮馬死虜為奪氣深更檄日都護張嚴往追之嚴迫婁室及鳳翔境上銳意擊賊至五里坡婁室伏兵坡

沙振害陳遘中山遂陷
翟進復西京
翟亮死義

下嚴與曲端期不至徑前遇伏而敗死之　丁酉粘沒喝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婁室盡焚西京廬舍擄其民而北時韓世忠以所部萬人赴西京捉殺盜賊粘沒喝復留兀朮河陽以待之金人陷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知府陳遘欲盡括城中人為兵力戰部將沙振潛害遘城遂陷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西京　夏四月乙丑翟進以兵襲金兀朮於河南兵敗其子亮死之進又率韓世忠等兵戰於文家寺又敗世忠南歸兀朮復入西京尋棄去　五月金婁室大掠而東遂陷絳州初宗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虜陷長安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涇原帥席貢不欲受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虜遂去曲端乘虜退復下秦州端雅不欲屬庶會延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餘虜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二人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國拒守婁室還軍陷之　六月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為都統制時陝西撫諭使謝亮持詔賜夏國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虜人占據同華畏暑休兵秋高必大舉盍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爭先並進馳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　八月癸巳金人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　甲午金人再犯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司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公原死之　九月金將訛里朶襲破信王榛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於真定五馬山得上皇子信王榛於民間奉之以總制諸砦兩河移民聞風響應王遣擴赴行在奏事還至大名訛里朶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砦諸砦皆陷時詔韓世忠

馬擴奉信王榛起義為訛里朶所敗

王庶檄諸路兵禦金人曲端不聽延安遂陷

楊粹中命將敗粘沒喝城陷被執不屈而死

徐徽言屢破金人斬婁室之子

訛里朶攻大名府張

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張俊自東京至開德馬擴為河北應援使以備金訛里朶既破五馬山
深知擴兵南來使人馳報粘沒喝粘沒喝將歷懷衛而東聞訛里朶已敗擴軍於清平遂由黎
陽渡河會兵以攻澶濮榛亡走不知所終　十一月金人陷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之先是王
庶至京兆曲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託辭不行庶無如之何復還端涇原時金婁室渡河謀知
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鄜延庶調兵自沿河至馮翊據險以守金人先已乘冰渡河犯晉寧侵丹
州又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淯化庶日移
文趣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遷延迂道自邠之三水與玠會於襄樂金
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援知興元府王𤫊亦將所部赴之比庶至甘泉延安已陷庶無
所歸以兵付𤫊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端見庶問延安失守狀欲殺之不果乃奪其
節制使印庶自劾得詔罷守京兆乃去　乙未金粘沒喝訛里朶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
知州楊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擣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
陷粹中被執不屈而死金人又陷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之　庚子金人陷相州守臣趙不試死
之不試太宗六世孫也　甲辰金人陷德州兵馬都監趙叔昄死之　金人寇晉寧軍知軍事
徐徽言卻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之地則奏官為守長
聽其世襲會朝論與虜結和抑其所請虜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綏德
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卻之至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婁室聞之執可求之子彥文使
為書招可求遂以所屬麟府豐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兵金人使招徽言於城下徽言引弓
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虜大破之斬婁室之子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陷濟南府

益謙迎降郭永死之

金軍士欲發孔子墓粘沒喝殺之

徽言父子死義

杜充棄東京岳飛力諫不可

四京皆沒於金

甲子、金訛里朵攻大名府、守臣張益謙欲遁、提點刑獄郭永曰、北門所以遮梁宋、虜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兵晝夜乘城、且縋死士告急於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陷、益謙與轉運判官迎降、訛里朵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永不從為辭、訛里朵遣騎召永、謂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訛里朵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何說降乎、訛里朵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己巳、金粘沒喝陷襲慶府、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粘沒喝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粘沒喝曰、大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三年二月、金婁室破晉甯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因潰圍走、被擒、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徽言大罵、婁室併其子閎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死、事聞、贈徽言晉州觀察使、謚忠壯、徽言父翊、宣和末救太原死之、世著忠義　秋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充將發汴、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歸、朝廷命郭仲荀、程昌寓相繼代充、然留守司亦名存而已

四年二月、金人入東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於金

張溥曰、欽宗靖康二年之五月、康王構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首拜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識者危之、曰此剝道也、然李綱內相、宗澤外將、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立帥府、討羣盜、張所、傅亮等克任其職、兩三月間、國幸無警、少康造夏、其斯時乎、乃李綱一罷、帝即流播、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九月失南京、四年二月失東京、其間郡邑破亡、叛盜紛作、六宮車駕絡繹道路、求為匹夫幾不可得、則何為也、欽宗之如青城也、粘沒喝邀之、范瓊等迫之、猶曰命懸金虜、不敢自由、康王為帝、其時

可以立矣張邦昌既逐國無偽帝之疑斡離不復死敵有漸殺之勢綱行十事務合人心澤又洒掃舊京引領車駕自應天達開封通邑大都惟我馳驅而徘徊不行逐綱致亂自作之孽不可活也綱在靖康間用閒舍雖未大任尚留數月建炎登朝僅七十餘日爾傅亮經營方始而責其無成宋齊愈大逆當誅而罪以私意事莫急於招兵買馬而指為失策政莫大於定都用人而斥為狂言綱甫罷竄諸賢盡空左右謀國惟有汪黃金寇四至欲奔無所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帝終不悟而心昵之十世山河必不復矣史言徽宗失國愚非晉惠暴非孫晧篡奪非曹丕司馬炎獨不幸而有子阨一敗於欽宗而明皇絕西內之望再敗於高宗而愍帝蹈平陽之轍神龍繼父則夫婦義喪建炎繼兄則父子道亡固可同類而並笑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

南遷定都

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幸揚州

許景衡言建康可據

葉夢得陳待敵三計不報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帝以京師未可往手詔巡幸東南　丁未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汪伯彥黃潛善言決意幸揚州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詣汴京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九月壬辰以金人犯河陽氾水詔擇日巡幸淮甸命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堡招訓民兵　冬十月丁巳朔帝如揚州時金兵日迫許景衡亦言建康天險可據帝從之命揚州守臣呂頤浩繕修城池至是諜者言金人欲犯江浙乃詔暫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有敢妄議惑衆沮巡幸者許告而罪之不告者斬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　以葉夢得為戶部尚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

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

潛善伯彥並相專權

張浚請備金人潛善伯彥笑之

粘沒喝陷天長帝逃至鎮江

氣而已形以地里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强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内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為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為宣撫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　冬十月甲子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奉太后及六宮皇子如杭州以苗傅劉正彥為扈從都副統制　十一月庚子朔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壬寅郊祀天配祖教東京起奉大樂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就揚州江都築壇行事凡鹵簿樂舞之類率多未備嚴更警場就取軍中金鼓權一時之用是日大赦　十二月乙卯太后至杭州扈從統制苗傅以其軍八千人駐奉國寺　己巳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蠭起潛善伯彥既無謀略專權自恣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李成餘黨無足慮者　戊寅以張浚參贊御營事浚極言金人必來請預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

三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丙午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揚會山東兵以援濮州粘沒喝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衆寡不敵夜引還粘沒喝躡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沒喝入淮揚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取淮東入泗州

二月庚戌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皇子六宮如杭州　壬子金粘沒喝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陷天長軍内侍鄺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州步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内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汪伯彥黃潛善方率同

軍士欲殺黃潛善而誤殺黃諤

王淵請帝如錢塘張邵勸都金陵不報

用朱勝非計錄用張邦昌親屬

帝駐杭州下赦詔獨不赦李綱

馬擴上書言四誤六失

列聽浮圖說法罷會食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乘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爾之罪諤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金將馬五率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聞帝已南行乃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朝廷儀物皆棄太常少卿季陵亟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城中已煙焰燭天矣陵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於道　帝至鎮江宿於府治翌日召從臣問去留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張邵上疏曰有中原之形勢有東南之形勢今縱未能遠爭中原宜進都金陵因江淮蜀漢閩廣之資以圖恢復不報　是夕帝發鎮江越四日次平江命朱勝非節制平江秀州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又二日次崇德時呂頤浩從行即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以兵二千還屯京口又命張浚以兵八千守吳江　用朱勝非計詔錄用張邦昌親屬遣閤門祗候劉俊民使金軍仍命俊民持邦昌貽金人約和書稿以行　壬戌帝駐蹕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己求言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行江南撫淮甸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楚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俟至秋終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

張徵論罷潛善伯彥

帝遣使求和于粘沒喝

胡寅進七策呂頤浩惡而罷之

然後又悔是謂無策擴累數千言皆中事機　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呂頤浩遣陳彥渡江襲金餘兵復揚州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罷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潛善猥持國柄嫉害忠良逐李綱沮宗澤臺諫內侍言者隨陷以奇禍中外為之切齒而帝不悟　夏四月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瑴衛太后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　辛巳帝次鎮江　乙酉帝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　六月戊午命江淮引塘濼開畝澮以阻金兵　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　乙亥論中外以迫近防秋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軍旅之事者並令從行朕與輔臣宿將備禦寇敵士民家屬南遷者有司毋禁　八月己未太后發建康　帝聞金兵迫求可使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及修武郎宋汝為使金軍以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兵以奔則無地所以諰諰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閏月庚寅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修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荊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才封建任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辛卯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浚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

帝從婁炤言一意還臨安

下詔移蹕浙西

議航海避兵

帝還越州

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命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池州。丁卯太后至洪州。壬寅帝發建康將如臨安考功員外郎婁炤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帝一意還臨安不復防淮矣

九月辛亥帝次平江府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遂如越州　丁卯詔曰國家近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詞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號甘心貶屈請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則朕於事大之體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室塗炭生靈竭取東南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陣以踐前言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憚殺戮殘焚之禍與其束手待斃曷若並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行以存國家是日金人陷吉州又陷六安軍已巳帝發越州次錢清鎮將如浙西迎敵親征百司有至曹娥江者有至錢清鎮者侍御史趙鼎力諫以為衆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庚午遂復召百司回越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壬午定議航海避兵　庚子帝移温台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於海　三月帝發温州　夏四月癸未帝還越州初金人退帝自温將西還召羣臣議駐蹕之所呂頤浩曰將來宜駐浙右徐圖入蜀范宗尹曰若便入蜀恐兩

從呂頤浩請如臨安

合祭天地於明堂

帝還臨安建太廟于臨安

從張浚言建行營于建康

失之據江表而圖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至是遂駐越尋升越州為紹興府　八月隆祐太后至越州　十一月壬子日南至帝率百官遙拜二帝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其後正旦亦然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　夏四月隆祐太后崩　九月辛亥合祭天地於明堂太祖太宗並配時初駐會稽而渡江舊樂復皆燬散太常奏權用望祭禮

二年春正月丙午帝自紹興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於明堂用國子丞王普議正樂舞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官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寖以興矣　冬十月帝以劉豫入寇詔親征戊戌發臨安壬寅次於平江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帝在平江府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　己丑建太廟於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放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寺少卿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六年七月建行營於建康府時張浚奏東南形勝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玩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帝從之詔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　九月丙寅帝發

詔移蹕建康

車駕將幸平江李綱奏不宜輕動

帝還臨安張守諫不聽

臨安以劉豫將入寇故也　癸酉帝次於平江

七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建康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且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變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避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鬭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奸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荊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有驚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為此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　戊戌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　癸亥帝發建康　戊寅帝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

張溥曰高宗構之南渡法晉元也然瑯琊建號適遘五胡長安既陷中原分割擇地建康誠非得已靖康初年金刼二帝即捲旆北還大宋土地棄而不有趙氏子孫可自取之反奔走東南拱手讓虜何無策也金陵天險孫吳舊都東晉建邦王氣方盛陶侃擁三州之

旅而郢外安王導為分陝之計而江東立史書美焉錢塘當三吳一隅錢鏐襲王不能獨立嘗朝北方陳亮以為地下西湖其城可灌而苟且圖存謬云建鼎非所以樹不拔表四方也構初在道宗澤勸其速趨應天遂即大位既而張邦昌入朝汴京虛席澤累表請還帝不省而反幸揚州忠臣望君欲其自南而北暗君自棄反自北而南柄鑿甚矣天子東走中原盡失不得已而如鎮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蹙蹙靡騁迺擇臨安而止曰此固中道我所宅也抑思帝果還汴兩河股肱陳師鞠旅顧盼興復即建康襄鄧尚屬下流何有於錢塘之偏方霸國之餘氣哉構惟都杭而後以京洛委金金惟徙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漠北一舉取燕遼再舉取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掇秦雍傾汴蔡穿巴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揣摩形勢當日若豫見之而構貪小安愚懦坐削質本豚犢責以龍虎宜弗任也咸淳德祐之禍事雖發於理宗基實成於趙構構且有亡宋之罪惡敢與瑯琊王睿並齒中興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金人渡江南侵

趙令㟁死義

劉光世置酒高會

高宗建炎三年六月金兀朮請大起燕雲河朔兵南侵金主吳乞買從之是月遂陷磁州九月諜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窺浙遣韓守忠控守圖山福山　冬十月金兀朮分兵南寇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廣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復陷黃州守臣趙令㟁死之令㟁燕懿王玄孫也　金人陷江州時劉光世在江州日置酒高會金兵渡江凡三日尚未之知及薄城下

兵渡江三日而不知

胡銓固守廬陵

岳飛泣請杜充視師不從兀朮遂招降充

呂頤浩進航海之策

趙立勤王力郤金兵

遂引兵遁趨南康知江州韓相棄城走金人入城殺掠遂由大冶趨洪州　十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　戊申金兀朮犯和州守臣李儔以城降　己酉兀朮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棄城走　丁巳金人犯臨江　戊午陷臨江撫袁二州守臣俱降　庚申金人陷真州　壬戌金人陷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癸亥金人陷太平州　甲子杜充遣統制陳淬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𤫊先遁淬獨與戰死之　金兵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時胡銓為舉子居薌城團結丁壯以保廬陵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卒完其城　辛未兀朮渡江入建康杜充叛降金時江浙倚重於充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與李成合兵攻烏江充閉門不出統制岳飛泣諫請視師充不從兀朮遂乘充無備由馬家渡渡江陷太平長驅至建康充渡江遁真州諸將怨充嚴刻欲乘其敗害之充聞不敢入營居長蘆寺兀朮遣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還建康與守臣陳邦之戶部尚書李梲率官屬迎金師拜兀朮於馬首通判楊邦乂獨不肯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求死遂殺之事聞贈直祕閣謚忠襄　癸酉帝聞杜充敗謂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其言曰敵兵多騎必不能乘舟襲我江浙地熱必不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遂如明州　甲戌韓世忠自鎮江退守江陰是月知徐州趙立聞詔諸路以兵勤王乃將兵三萬趨行在金人邀立於淮陰立麾下勸立不如還保徐州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於是率衆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諸軍慭歇定方拔箭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十二月丙子帝至明州　辛巳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赤心隊官

飛邀擊兀朮廣德六戰常州四戰皆捷

兀朮犯臨安笑南朝無備

帝次定海李鄴降金唐琦欲殺琶八不中被執而死

張公裕擊却金人

兀朮引兵北還

劉晏擊之迎岳飛移屯宜興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時兀朮將趨杭州遂進攻廣德軍飛聞之邀擊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駐軍鍾村將士無糧忍飢不敢擾民會金復遣兵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於是廣德無援金人殺守臣張烈　乙酉兀朮自廣德過獨松關見無戍者謂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遂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錢塘縣令朱蹕率弓手土軍前路拒戰兩中流矢猶奮勇而進力竭死之　兀朮聞帝在明州遣阿里蒲盧渾帥精騎渡浙來追己丑帝乘樓船次定海縣留范宗尹趙鼎於明州以待金使又謂張浚曰若能捍敵成功當加王爵呂頤浩奏令從官以下各從便去帝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多從衛　癸巳帝舟次昌國縣　戊戌金人犯越州安撫使李鄴以城降金人琶八守之衛士唐琦袖石伏道旁俟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我即死為趙氏鬼耳琶八曰使人如此趙氏豈至是耶又問李鄴為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為臣不忠恨不得手刃之尚言及斯人耶仍顧鄴曰我月給石米不肯捽其主汝享國厚恩乃至此豈人類哉詬罵不少屈琶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

四年春正月乙巳金人犯明州張俊及守臣劉洪道擊却之　庚戌金人再犯明州張俊引兵遁去　己未金人陷明州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昌國以舟師來襲御舟追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舟張公裕引大舶擊却之金人引還辛酉帝發章安甲子泊溫州港口　時金人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遂陷潭州將吏王暕劉玠趙聿之戰死向子諲率兵奪門而去金兵遂大掠屠其城而去　丙子金兀朮引兵北還至臨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能遵陸取道秀州

汪藻劾張浚請斬王瓊

而北　庚寅帝次温州時諸將無功翰林學士汪藻上言敵人之來諸將擁兵相望曾不能為陛下施矢鏃之勞獨張俊守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分戰虜若失利終身懲創不敢復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去方其行也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强愎不嬰其鋒猶懼屠戮況以致怨而去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是前日之小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復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懼敵人之侵逼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瓊隷杜充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充世忠瓊並力扼其前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逃遁之計及杜充危急王瓊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竟至陷沒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瓊本隷杜充充敗於前而瓊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瓊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贖過庶幾國威少振敵人知忌不報　辛巳金人陷秀州　金遊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棄城遁兀朮入城縱火焚掠死者五十萬人　三月壬子金人入常州守臣周祀棄城走　丁巳金人至鎮江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州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

韓世忠力戰汪中擒龍虎大王兀朮鑿老鸛河趨建東岳飛復入波之

兀朮欲濟之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其兩騎其三騎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

牛皐敗兀朮趙立破撻攋

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力戰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泝流西上兀朮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鸛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次龍灣飛以騎兵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奔竄會撻攋自濰州遣孛堇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約授健者明旦敵舟躁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又數日求再會而言不遜世忠欲引弓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熖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於六合縣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夏四月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荊門引去統制牛皐潛軍邀擊敗之於寶豐之宋村金撻攋圍楚州急趙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罙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至是

金人攻楚州張俊光世皆不救趙立遂死

兀朮將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 九月金人攻楚州趙立遣人告急朝廷欲遣張俊救之俊辭不行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海州李彥先首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光世諸將王德酈瓊多不用命惟岳飛僅能為援而衆寡不敵帝覽立奏以書趣光世會者五光世迄不行金人知外援絕進攻東城立登磴道以觀飛礮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岳飛自泰州引還

張溥曰高宗構之棄汴京建康而都臨安也利與敵遠苟幸偏安乃金人日夜思之越明溫台之間奔走不給大海遇敵幾覆膠舟周平晉元不若是顛沛也為帝策者曰駐蹕之地勁虜萃焉且戰且避急而航海可以濟難若然帝幸汴則汴病幸蜀則蜀病幸金陵則金陵病幸武昌長沙則武昌長沙病六合雖廣一身莫容帝遂無死所乎及觀建炎間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兀朮狼戾不敢窺江益痛構謀不臧自貽伊戚也李綱罷而黃潛善汪伯彥相則帝無腹心宗澤卒而杜充用則帝無股肱人未有腹心股肱既潰而四體保無僵仆者也劉豫專任濟南而叛附撻懶苗傅劉正彥統制扈從而稱亂行宮杜充總閫江浙而迎降兀朮二三王臣盡起反戈時帝所錮者李綱所殺者陳東歐陽澈所錄用者張邦昌親屬也天下皆知帝獎逆賊而惡忠義其誰不亂金人乘銳邀敘欲生縛兩宮知天子在臨安則有滁和入江東之師知隆祐太后在洪州則有蘄黃入江西之師連歲流離四京盡沒構即卑詞祈請奉朔稱臣無如粘沒喝劉豫諸賊不肯為夫差之赦句踐楚莊之哀鄭伯何也劉光世逍遙棄師清人所刺使當時將帥盡與等夷構

欲自比大金鑑茲不可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苗劉之變

王淵失諸將心

苗傅劉正彥等作亂殺王淵康履逼帝禪位於皇子

建炎三年三月庚辰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張浚駐平江辛巳葉夢得罷以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誤今臣所部數萬騎二千餘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朱勝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經畫已無所及遂失諸將心至是僉樞制下諸將咎語籍籍

壬午詔王淵免進呈書押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得君遷顯職心忿不平劉正彥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懷怨二人因相結時內侍康履藍珪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忽諸將諸將嫉之會內侍臨浙觀潮供帳遮道傅等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脩亦嫉內侍恣橫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除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疑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脩謀先斬淵然後殺宦者議既定明日癸未值劉光世進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制傅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候淵退朝即捽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淵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梟淵首於行闕分捕內侍百餘皆殺之履馳入宮白帝帝大驚朱勝非急趨樓上詰傅等擅殺之故中軍統制吳湛排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撫諭之日將午帝登樓苗傅等望見黃蓋猶山呼而拜帝憑欄呼傅等問故傅厲聲對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者得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

傅追殺藍珪曾擇等

下即位以來功多賞薄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曾擇誅之以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黜康履擇當重與降責卿等可歸營傅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若不斬履擇臣不還營帝猶未許逾時傅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湛執履與之傅即於樓下腰斬履臠其肉梟首與淵首相望帝遂以傅為慶遠軍承宣御營使都統制正彥渭州觀察使副都統制諭傅等歸營傅等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縋樓下委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人使金議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傅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況道君皇帝已有故事勝非還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顏岐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楹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矣太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傅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皇帝事況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之傅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子為帝后曰今强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帝曰傅等腹心有王鈞甫者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即坐上作詔禪位於皇子請太后同聽政宣詔畢傅等麾其軍退於是皇子旉即位太后垂簾決事是夕帝移御顯寧寺　甲申尊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寧寺為睿聖宮大赦以張澂兼中書侍郎韓世忠為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為秦鳳副總管分其衆隸諸軍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於嶺南諸州傅追還殺之　戊子以王孝迪為中書侍郎盧益為尚書左丞加傅為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以

傅等欲挾帝幸徽越朱勝非諭止之

張浚呂頤浩等起兵討賊

浚上疏請復辟

吳湛主管步軍司王孝迪盧益為大金國信使朱勝非奏毋后垂簾須二人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帝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傅等欲挾帝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乃止　己丑改元明受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之時傅令張俊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俊知其偽拒不受軍士洶洶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俊以決策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於幼沖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寓書於浚會諫議大夫張慤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為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書因上書請睿聖復辟　癸巳張浚命節制司參議官辛道宗措置海船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遣布衣馮轓持書說傅正彥轓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睿聖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　甲午呂頤浩率勤王兵萬人發江寧　乙未劉光世部兵會呂頤浩於丹陽　丙申韓世忠自鹽城收散卒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闕或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

韓世忠進討傅等欲拘其妻子朱勝非紿出之

傅等懼勤王兵勝非勸其復帝位

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脩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為質朱勝非紿傅曰不若遣之使迓世忠而慰撫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為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急趨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也張浚復遣馮轓往杭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　辛丑苗傅等以韓世忠為定國軍節度使張俊為武寧軍節度使知鳳翔府而誣張浚欲謀危社稷謫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俊等皆不受傅遣苗瑀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拒勤王兵　壬寅呂頤浩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咨以大計頤浩曰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輓幾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　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聲苗傅劉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討之　乙巳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　丙午以張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邴鄭瑴並同僉書院事張浚呂頤浩發平江丁未次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位傅正彥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夏四月太后下詔還政帝復位與太后御前殿垂簾詔尊太后為隆祐皇太后己酉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庚戌復紀年建炎張浚知樞密院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　呂頤浩張浚

世忠即勤王兵入北關傳等夜遁遂斬王世修吳湛

勝非等罷

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爭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趣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遂開湧金門夜遁犯富陽新城將南趨閩中統制王德喬仲福追之辛亥皇太后徹簾頤浩浚等入城世忠手執王世脩以屬吏浚等見帝伏地涕泣待罪帝慰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脩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　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盧益罷初朱勝非見帝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帝曰浚太年少對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顏岐等俱罷初張浚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浚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浚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浚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浚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浚後嘗於河北物色

世忠等追擒傅正彥等斬之行在

太子旉卒

范瓊逆驁張浚劉子羽擒誅之

之不可得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為尚書右丞鄭瑴僉書樞密院事甲寅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張浚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凡勤王僚屬將佐各進官有差 五月韓世忠言苗傅劉正彥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倘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浦城之魚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及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悉械送行在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 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 丁亥皇太子旉卒太子從幸建康屬疾宮人蹴地上金鑪有聲驚悸疾轉劇遂不起初張浚以旉嘗姦帝位議去至是竟連其保母置死 壬辰范瓊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川陝與樞密府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詣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瓊下有敕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

張溥曰苗傅上黨宿將高宗構建元帥府時即隸麾下劉正彥由王淵進官用劉晏討平賊丁進兩人即非大將材兵事所素習也建炎三年構從淵議幸杭內侍挽權淵驟貴顯

傳等積不能平結衆作亂赤心軍起黃巻謀洩使淵先事知戒或免潰裂而寡備捐軀兵犯宮闕康履腰斬睿聖避位以沙中之小憤成廢君之大逆賊徒初心度未及此因變激極則挺甲晉陽爾朱勝非於靖康朝權守應天遇敵逃遁後議蹕南京逢主命相特進五官其人委蛇類無奇節而浮沈陰陽倖不為賊忌得以獨對太后密結燕人勤王既至乘便游說帝位復安夫苗劉二兇勇非萬夫智無成畫臨以大兵必鳥獸竄所慮者騎虎交抗奸人憑危萬一殺構以絕人望國無長君隆祐太后雖賢抱三歲兒孫立賊中臨安鼎沸大事去矣勝非豢擾賊鋒使無害帝遣梁夫人迎韓世忠而諸將鼓行率百官朝睿聖而乘輿反正北闕師來賊乃夜遁當日羣臣協力大功有三殲渠魁者韓世忠集義兵者張浚呂頤浩保聖躬者朱勝非也若趙構倚任黃汪身同亡虜股肱無鷹揚之佐衛從皆跋扈之臣危如累卵猶仗中官得罪祖宗天命自絕苗劉樓下之言未嘗不深中主慝幽厲無道豈為申戎未減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六

平羣盜

李綱請遣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

高宗建炎元年秋七月命都統制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分討江淮羣盜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從之則生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隸凡潰兵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所發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甯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皆擁兵數萬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

王淵招降張遇

李成叛劉光世討敗之

丁進叛楊進復叛

劉正彥擊降丁進

張俊擒斬葉濃

臺皆有潰卒數千為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畏懼勢難遽平乃自遣淵等分討之既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八月戊午勝捷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尋詔王淵兼領杭州制置盜賊使以討之　冬十月丙戌王淵誘賊趙萬誅之　十一月軍賊張遇陷池州遇本真定軍校聚衆為盜自淮西渡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入城縱掠驅强壯以益其軍守臣滕祐棄城遁　軍賊丁進圍壽春府守臣康允之拒却之　十二月王淵討杭州亂卒陳通等誅之　丙寅張遇犯江州

辛巳丁進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東平軍校孔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師所部劫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南渡淮犯黃州守臣趙令宬拒之　丁未詔諭流兵潰兵之為盜賊者釋其罪　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　五月己酉秀州卒徐明等作亂執守臣朱芾逆前守趙叔近復領州事詔命御營中軍張俊討之　六月癸亥建州卒葉濃等作亂寇福州乙丑張俊至秀州殺趙叔近執徐明斬之　甲戌葉濃陷福州　秋七月甲申葉濃入寧德縣復還建州命張俊同兩浙提刑獄趙哲率兵討之　八月河北京東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衆招降二萬餘人成遁去　九月丁進叛復寇淮西　冬十月楊進復叛衆至數萬剽掠汝洛間翟進患之與其兄興謀擊之未果楊進遣騎數百絕洛水犯進營進乘半渡擊之追奔數十里至鳴臯山破賊四砦馬驚墜壍為賊所殺賊乘勝大敗官軍詔以興為京西北路安撫招討使劉正彥擊丁進降之　十一月濱州賊葛進陷棣州守臣姜綱之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謀為變張俊擒斬之　吳玠襲史斌斬之史斌圍興元不克引兵趨關中

張俊招降薛慶

郭仲威降于周望

諭降孔彥舟

義兵統領張宗誘斌還長安欲徐圖之曲端怒宗遣玠襲斬斌而自襲宗殺之

三年春正月庚子盜張用王善復叛寇淮甯用善駐京西連亘數州自京西至光壽據千里之地兵馬接迹不斷擄掠糧食所至一空　二月帝出手詔以弭盜保民之要訪于直學士胡交修交修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刻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所捕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塚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　三月盜邵青掠泗州青本五丈河舟人去為盜聚兵劫楚泗州　夏四月盜薛慶據高郵有衆數萬張俊恐其滋蔓請往招之入慶壘諭以朝廷恩意慶感服遂降俊留撫其衆　秋七月山東盜郭仲威掠淮揚軍仲威本李成之黨成先在泗上仲威乃引兵圍淮揚凡四月城陷仲威入城大掠取強壯以充軍　冬十月郭仲威降于平江守臣周望李成掠淮北陷泗州殺知州耿堅據其城帝降詔撫諭之命成知泗州成復陷滁州守臣向子伋及諸官屬皆被殺　十一月淮盜劉忠初聚兵於東京自蘄轉入湖南遂陷舒州通判孫知微死之京西制置使程千秋軍襄陽招降劇盜曹端桑仲未幾疑仲有異命端圖之端及千秋所部俱為仲所敗千秋棄城自金城入蜀仲遂據襄陽京西列城皆為仲有　十二月孔彥舟犯荊南詔諭降

戚方降于張俊
范汝為作亂
王彥擊走桑仲

之以為湖北捉殺使
四年二月金人去潭州羣盜大起鼎州人鍾相嘗以左道惑衆因結集忠義以捍賊為名自稱楚王改元天載寇澧州陷之李成入舒州　三月孔彥舟獲盜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在誅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陽　己巳盜戚方陷廣德軍初韓世忠退保江陰潰卒戚方等遂趨鎮江刼知府胡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不從遇害　五月以翟興等為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處之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者數萬人據有州郡朝廷不能制范宗尹言于帝曰羣盜皆烏合之衆急之則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帝善之乃以翟興等並為鎮撫使分地界焉翟興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漣水軍劉位滁濠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蘄州吳翊光黃州李彥先海州淮陽軍薛慶高郵天長軍未幾又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潛荆南府歸陝州荆門公安軍程昌㝢鼎澧州陳求道襄陽府鄧隨郢州范之才金均房州馮長甯順昌府蔡州軍翟興聽便宜從事俾立顯功許以世襲然李成薛慶輩起于羣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先等皆潰將既無統屬有急又不遣援故諸鎮鮮能自守未幾求道與劉忠戰敗沒又命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郭仲威為真陽鎮撫使　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于廣德　丙戌戚方降于張俊　秋七月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時方艱食民從者甚衆州遣兵出戰為所敗賊勢滋盛統制李捧捕之軍大潰而遁詔福建安撫使程邁會兵進討時汝為已破建陽乃移命神武副軍統制辛企宗討之　冬十月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郭仁及弟世雄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祝友復作亂　十一月以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時所在盜起加以饑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覦桑仲既

陷均房遂乘勢直擣金州白土關衆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以申牘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彥遣統領閻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仲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鬬仲敗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遂復房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湖湘十餘郡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又圍江州朝廷患之以張俊為招討使岳飛副之　李成陷江州未幾復陷筠州　三月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湖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之追斬進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衆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走蘄州降于偽齊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五月劉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辛亥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　張俊引兵渡

岳飛破斬馬進

王德擒郭仲威

李成走降劉豫張用降飛

邵青復叛王德平之

韓世忠破斬范汝為

分降盜崔增等所部兵

江追李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　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六月邵青復叛犯江陰之福山遣海州鎮撫使李彥進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　冬十月邵青聚其黨於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翊日餘黨復索戰諜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怒子諲扼己即擁衆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二年春正月辛丑韓世忠聞范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響施逵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　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賜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閏四月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令岳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

岳飛破曹成

世忠招降曹成

世忠大敗劉忠

李綱悉平湖寇

王彥擊平劇盜

飛擒彭友餘黨皆降

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丙午岳飛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州　五月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邊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旼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孔彥舟叛降劉豫彥舟暴横不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

三年夏四月詔統制王𤫊會兵討楊太時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衆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衆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匄命飛令勿殺

飛請先取襄陽等六郡

飛破李成等襄漢悉平

飛請營田圖恢復

飛年少建節

受其降因授徐慶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四年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收成餘衆益兵屯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兵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俟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王璞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璞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飛諭降黃佐使招楊欽等牛皐擒斬楊太八日而捷書至潭

五年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勝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𤫉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弭賊、曰、三日賊不平、斬爾、士安出、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見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擊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投水、牛皐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佐取

飛用薛弼策以決勝

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薛弼為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鬭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連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張溥曰徽宗在位日久荒樂釀亂至宣和二年而方臘陷睦歙杭州三年而宋江掠京東諸郡魚爛鳥駭勢幾蜩螗然六師張皇清蕩立奏禍猶未烈也末年寇擾山東河北數萬成羣高宗即位徒黨蜂結累歲不解其間雖張遇降於王淵丁進楊進降於宗澤郭仲威降於周望戚方降於張浚獸聚望風間能革面亦數服數叛迄無寧時迨岳飛用而賊始殺矣洪州之戰馬進授首江淮之役張用袒迎李成敗而襄漢平楊么破而荊湖靖以至走曹成擒彭友盡天下之賊莫有與飛鬬者也或謂晉之十六國劉石之餘唐之藩鎮安史之餘宋當靖康建炎間金虜蹂躪中原淪沒有大盜起乘虛畫疆建青社長子孫其誰問之徒挺戈野集自同狗鼠何無能也然永嘉之亂匈奴左部帥劉淵結五部據離石紹劉而為漢後九年石勒以上黨武鄉羯起羣盜據襄國而為趙後冉閔因石氏據鄴為後趙慕容廆以棘城鮮卑起勤王為燕苻洪以洛陽氏有關內為秦而涼以晉官成以晉民各有國裂土其後秦分二燕分四涼分五凡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年唐則魏博傳五世至田宏正入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

張愨薦劉豫知濟南府

豫殺關勝降于金撻懶

有州九淄青傳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傳三世而滅有州五其為亂也或據中國以自強或借天子以自大篡逆生於境內而家人猶世守爵命取於天朝而威福仍己出共主贅旒則遷鼎無罪羈縻勿絕則九伐不加盜賊帝王各因勢便趙宋羣寇非其倫也饑亂相煽村塢剽發潰兵梗卒復因隙蹈瑕烏合衝突志不大于元海衆不猛于漁陽據城走胡謀無先定中國大將建鼓而出以次掃除即就殄耳劉豫一假朝命捲土入金虜人用之昇地稱帝令其南牧宋遂受敵資其勢而與以名朝廷之權反制於逆賊矣小盜貴恩大盜貴威强者弱之合者離之得其術則盜皆兵失其術則兵皆盜非岳飛韓世忠師貞莫伐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

金人立劉豫

高宗建炎二年春正月以劉豫知濟南府豫景州人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奔真州張愨薦之起知濟南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十二月庚申金人陷東平府又攻濟南府劉豫遣子麟出戰敵縱兵圍之數重郡倅張東益兵來援卻之撻懶遣人啖豫以利豫遂殺濟南驍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不從豫縋城歸于撻懶

三年三月金人陷東京諸郡以劉豫知東平府金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

四年九月戊申金立劉豫為齊帝初金主聞帝如東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俟宋平當援立

豫賂撻懶等立為齊帝

金以陝西地畀劉豫豫徙居汴

桑仲翟興欲討豫皆為下所殺

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撻懶、請立己、撻懶許之
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河
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順邦昌故事耶、元帥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
乃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者、衆未即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定、撻懶以聞、於是金
乃遣慶裔、及知制誥韓昉備璽綬寶冊、立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奉金正朔、置丞相以下官、
豫即位、都大名府、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為左丞、張東為右丞、鄭億年為工部侍郎、李儔為監
察御史、王瓊為汴京留守、子麟為提領諸路兵馬、兼知濟南府、弟益為北京留守、冊其母翟氏
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改明年為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偽仕於豫而其家屬之在東南者
悉厚加撫恤、博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豫囚之
紹興元年六月、劉豫置招討司、于宿州、誘宋逋逃　十二月、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中原盡屬於豫
二年夏四月庚寅、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
士民大懼、時河南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
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先是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劉豫罪、朝
廷尋命仲兼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荊南解潛、金房王
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盧壽王亨、相為應援、未幾、仲為其下所殺、翟興進屯伊陽山、豫患之
使人招興、許以王爵、興焚偽詔、併戮其使、豫乃陰結興麾下楊偉圖之、偉殺興、持興首降豫
十二月、李橫破劉豫於陽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　三年春正月庚申、李橫破潁順
[illegible]蘭和降、壬戌、敗偽兵于長葛、甲子、李橫引兵至潁昌府、偽安撫趙[illegible]守、黃[illegible]

李橫屢捷兀朮救豫乃敗績

謝皐死義

徐文叛降豫

胡松年使僞齊不屈

豫遣子麟以金兵入寇

之弼遁復潁昌　二月統制李吉敗劉豫將梁進於伊陽臺殪之　三月劉豫聞李橫入潁昌求援於金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率兵二萬逆戰于京城西北之牟駞岡橫敗績復陷潁昌　夏四月劉豫陷虢州獲統制官謝皐皐指腹示賊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降劉豫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豫且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因問帝意所向松年曰必欲復故疆耳豫大沮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　十一月金人遣李永壽王翊來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翰林學士綦宗禮言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壽等從豫所來畫江之請必出於豫觀其姦謀在窺吾境土恐既通使人情必懈弛宜戒將帥嚴為之備

四年夏四月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劉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賊洮岷之地盡歸豫　九月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没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没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豫聞岳飛復襄鄧懼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兵分道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冬十月丙子詔韓世忠屯揚州初金兵渡淮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至是奉詔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

韓世忠進屯揚州

趙鼎勸帝親征并召張浚

韓世忠敗金人于大儀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為中興武功第一

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時張浚在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及兵至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賛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能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荊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還　戊子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俟金步卒親提騎兵至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眎吾鞭所向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鵶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金齊之兵日逼羣臣復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賛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

帝發臨安
詔討豫罪張浚視師江上
牛皐解廬州之圍
兀朮自淮引還劉麟劉猊亦遁

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𤩽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帝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軍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次平江帝欲渡江決戰鼎曰賊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尚不自來陛下豈可與逆雛決勝負哉乃止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勵六師　己未以張浚知樞密院視師江上初浚以召命至見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悆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金兵自淮引還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亦棄輜重而遁

六年春正月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

呼延通擒牙合孛堇

劉豫乞師蒲盧虎勸金主勿許

浚請令諸將合兵掩擊

圍而出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浚浚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騎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　九月岳飛遣將敗劉豫兵于唐州　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勝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中路兵由紫荊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劉光世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棄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劄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後上言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久計江

浚不許劉光世兵渡江

楊沂中擊敗劉猊

粘沒喝死岳飛行間

兀朮遂入汴廢豫

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顧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石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兵五千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於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適甚及一聞召命即日起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為可喜賜飛劄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壇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為左都監

屯太原撻不野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潁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名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為軍不取爾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于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岳飛奏乘劉豫之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張溥曰劉豫杜充皆進士登第為國守臣叛降金人蒙面無忌不過欲為張邦昌耳充至雲中粘罕薄之久乃命知相州猜阻同列後為胡景山所誣下吏炮掠豫賂撻懶立為齊帝僭號八年金主惡其喪師令兀朮入汴囚諸金明池立行廢徙二賊奄奄同葬蠻貊中未云得意也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盂紗衣言者擊之徽宗亦笑其河北種田叟不足比數金師南下即棄官避亂儀真有何殊能而張慤薦拔授以山東劇郡生其叛逆昔漢文帝與匈奴和親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既至因降單于教其桀驁侵擾無已時劉豫慮山東多盜不欲往濟南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怨曰行必為禍既敗金圍果殺關勝縋城納欵[illegible]

張浚論中興當自關陝始

之亂也豫降金兩年位僅牧守撻懶納其重寶言於粘罕高慶裔張浹復為游說始冊尊位諸大名既以叛往又以貨取其諜帝也視邦昌加勞矣紹興七年金高慶裔誅粘罕憂死豫失內援遂徙臨潢北面虜主予奪唯命其何敢怨豫初帝時劉長孺勸反正邢希載請通宋誅因不顧金盡畀以中原連兵入寇盜如李成劉忠等敗則奔豫將如孔彥舟徐文等敗則降豫逆賊建瓴通逃趨壑藕塘大敗金始知其無能也邦昌之僭金人欲之而邦昌因之豫之僭豫欲之而金人因之然金人立邦昌則去汴立劉豫又聽從汴汴豈金人敢有乎亦曰中國帝都使中國人守之犄角病宋斯可矣迨賊檜主和而後汴果入金也高宗聞豫叛厚撫其黨名為大齊冀稍紓難而分寇益急趙鼎力贊親征下詔暴罪即諸道兵合金齊敗北討賊攘夷有進無退其明效也劉豫既廢汴虛無人岳飛韓世忠請乘機恢復又置不問李斯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構之不明豈特胥人而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

張浚經略關陝

高宗建炎三年五月以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帝謂浚大計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遂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初浚宣撫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

浚治兵興元以圖中原

浚以趙開總四川財賦

浚以百口保用曲端劉子羽薦吳玠吳璘于浚

玠擊婁室始勝而敗怨端不援

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遂決行李陵論任浚太專忤旨落職與祠　秋七月庚子張浚發建康　冬十月壬辰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浚上疏言漢中實形勢之地前控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謹積粟以待巡幸　辛丑張浚以趙開為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尚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己有共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户各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十千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及出亦如之民以為便時浚荷重寄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賞不可計而資財常有餘　十二月甲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宣撫處置司都統制初曲端欲斬王庶朝廷疑其叛浚以百口保之且與敵屢角欲仗其威聲遂有是拜軍士悅服浚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子羽薦涇原都監吳玠弟璘之才勇浚以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

四年夏四月金婁室既陷陝州遂長驅入潼關曲端遣吳玠拒之於彭原而自擁兵邠州為援金人來攻玠擊敗之撒離喝懼而泣婁室整軍復戰玠軍敗績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原金乘勝焚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詬之由是二人有隙婁室以端全軍退去且入夏遂復還河東

六月癸酉張浚罷其都統制曲端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婁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

浚疑端遲重以彭原之敗罷之

兀朮引兵趨陝西

浚遣兵復陝西軍州

浚議迎敵決戰王彥劉子羽吳玠郭浩皆言未可浚不從趙哲軍潰遂大敗

且因糧於我我今反為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方白浚浚不以為然及聞兀朮留江淮議出師撓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秋七月金兀朮引兵趨陝西時張浚以金兵萃淮上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自六合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婁室專攻陝西所下城邑旋復拒守因其請益兵命訛里朶往監其軍　張浚遣兵復陝西軍州趙哲復鄜州吳玠復永興軍其餘州縣多迎降　九月癸亥張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饋餉又不繼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于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陣殺傷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離所部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勝大進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令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　十一月金人入德順

軍張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據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請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紹興元年三月金人破福津躁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六月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於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八月丁卯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浚既敗於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從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於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帝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憾端入骨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餬其口脅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

張浚在關陝三年全蜀安堵

呂頤浩朱勝非短浚以王似盧法原代之

辛炳常同等劾罷浚

法原為玠所訟而憂死

趙鼎疏稱浚功

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未幾金人再戰於富平浚師詐張端旗以懼敵金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紿我也師復敗

二年五月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九月丙戌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慨慷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十二月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四年三月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閬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柄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於白州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憂恚而卒　八月戊子改命趙鼎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朱勝非所抑乃至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

明故有志之士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禮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鼎旋以入相不果行

張溥曰張浚于建炎三年治兵興元圖復中夏四年而即有富平之敗經營歲餘兵食未厚輕鬭喪師甚非策也曲端雅長將略剛愎陵上奪王庶使印盤桓涇原逗近跋扈飛文日騰浚務攬豪傑百口保之拔為大將端有人心宜為知己者死婁室深入端議持重與浚不合安置萬安富平敗績浚追思用端又信吳玠王庶之譖殺于恭州一人之身忽賢忽佞始堅信而終讒死刑罰失平浚豈無罪然觀其中興初議彼志固無日不在王室也苗劉亂定帝位新復浚請任陝蜀勵師待駕赴軍之日誅賊臣范瓊始發建康忠義貫天枕戈待旦慷慨四顧豈讓劉琨祖逖哉呂頤浩背扈蹕武昌之議勸都臨安金寇奄至六飛播竄聲勢不接浚志益銳積粟練兵事稍辦集即合五路之師紛紜一戰彼蓋積憤腥羶急欲求勝曲端老謀疑為退縮棄不問也富平既敗退守興閬猶任劉子羽吳玠吳璘等力拒金人紹興年間和尚原仙人關師屢告捷成効可見而讒疾內作罷居福州悠悠多口關陝是責獨不念澠池奮翼功著全蜀乎昔馬謖敗于街亭不病孔明三分之烈任福敗于好水川無害韓琦西夏之勞論人者舉其重不舉其細也浚在炎興即不能追踪二臣而君子原之曰斯人也志大于才功浮于過閣主當陽賊相接踵有一浚而復獄以富平之役則下無勸矣且端死非辜浚固無辭責至潰軍如趙哲而謂之濫殺才略如劉

吳玠吳璘大敗兀朮於和尚原

子琳理財如趙開善戰如吳玠謂之失任譖人太甚又何以服浚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

吳玠兄弟保蜀

高宗紹興元年冬十一月癸酉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保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玠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進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三年春正月乙丑金人陷金州時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遣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撤離

玠援王彥力戰於饒風關

子羽玠合擊敗撒離喝

王彥復金州

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於饒風關金人長趨驅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固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等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五月丙子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己卯論金牛之功以吳

兀朮撒離喝劉夔攻仙人關璘玠合擊敗之

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為寶文閣直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十一月乙亥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四年三月辛亥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以示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疊射矢者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屯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敢妄動矣

玠復秦州

趙開與席益不協而罷

胡交修薦其從子世將守蜀

玠治屯田

玠卒西人為立祠

世將不改玠規

詔璘同節制陝西軍

五年春正月、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六年八月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時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於開、數以餽餉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於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餽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榷酤奇零捐帛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所作俑也。益尋以毋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修可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帝以玠功高、因和議成、授玠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　六月己巳、吳玠卒。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秋七月乙巳、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至、謂諸將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習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服。

十年五月、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時金人復渝盟、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陝西州縣所至

吳璘姚仲等破金兵于扶風

璘等屢敗撒離喝

璘以疊陣法大敗金兵

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大震

六月吳璘敗金人於扶風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渥已在楊政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避清野以挫其鋒渥言河池不可守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將分據渭南尋有詔世將移屯蜀口會金人犯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離喝使鶻眼郎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驍騎擊敗之虜先於扶風築城既敗入城拒守官軍攻拔其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撒離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閏月撒離喝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撒離喝覘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溪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楊從儀分道而出屢戰敗之撒離喝還屯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虜壁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撒離喝走還鳳翔

十一年九月丙申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癸亥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於秦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璘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切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軍不識耳得車戰遺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

璘等復陝西諸州因詔班師遂阻兵勢

徒單合喜攻黃牛堡王剛中走請璘等合兵敗之

璘復大散關

李挺敗金人於瓦亭

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涉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善戰二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鬬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守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翠世將惟浩歎而已

三十一年五月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同處置軍事時聞金主亮將敗盟故命璘為之備　八月金陝西道行營徒單合喜將兵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却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𡙇曰將帥之力吾何有焉　冬十月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

三十二年二月金人犯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寶雞璘遣兵復河源州及積石鎮戍軍遂復大散關　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大敗之擒其將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悉兵趨德順

璘八日而克德順

史浩議棄三路

璘自將往督師先璧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敵一鳴鼓銳師空壁躍出突璘軍璘軍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搏敵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又遣嚴忠取環州遂還河池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安軍

十二月丙寅詔吳璘班師時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急馳德順以備之已而金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上言有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時為川陝宣諭使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不可不慮疏上罷允文知夔州遂詔璘班師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皆復為金取

張溥曰張浚始家李綱晚郄趙鼎信王庶而曲端死用呂祉而酈瓊叛開誠善任疑非所長而世稱知人者以保蜀功高能得吳玠兄弟力也玠善騎射有志節弟璘從戰累立功劉子羽誦其才勇浚始委以兵政富平之役玠議據高阜不輕動浚不從而敗關陝盡失人無固志玠璘收合散亡誓師堅守一捷于和尚原再捷于仙人關蜀中無恙數年以來屯田養兵西人再造厥功偉矣玠亡之後虜復決逞璘大敗之扶風自是蜀不被兵者二十餘年迨金亮入寇黃牛告警璘奮義出師商虢河源德順環州次第恢復而班師命下三軍十三州復為敵有蓋紹興十年之戰主割和尚原者秦檜也三十二年之戰主棄三路者史浩也卽璘一身危於權臣者數矣李牧撮臂之悲道濟投幘之恨生逢趙構所見

張浚稱韓世忠岳飛可倚大事

岳飛遣王貴等攻破偽齊因奏取中原不許

帝命王德酈瓊兵隸飛檜忌而不與

皆然徽特武穆片紙痛塡天地哉劉子羽協力守險轉敗為勝胡世將文臣專閫不改成規立志公忠庶幾張浚故玠璘樂與同功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

岳飛恢復中原秦檜害飛附

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岳飛進屯襄陽時張浚視師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韓世忠與飛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遂移軍京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

秋七月岳飛遣王貴等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者數萬人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社梁興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時偽齊屯唐州岳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飛召貴等還

七年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使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先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賊可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軍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時浚奏罷劉光世兵柄以其軍隸都督府因分為六軍謀置帥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

張浚怒飛直言命張宗元監其軍

飛請帝都上游不報

王德酈瓊交訴命呂祉節制之瓊得祉密書叛歸劉豫祉亦被殺

祉以督府參謀領之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浚怒奏言飛積慮專在併兵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六月岳飛入朝復還鎮帝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趣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强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不報　八月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頌德祉諭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永相喜人向前偏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畧況小嫌耶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少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大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為副名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死瓊遂率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

恐搖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事聞張浚始悔不用岳飛之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

八年二月岳飛乞增兵不許

飛表謝遣和議檜怒成仇

九年春正月岳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書至鄂飛表謝寓和議不便之意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矢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檜益怒遂成仇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之飛乃受命會遣士㒟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又奏金人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名以地歸我實寄之也檜白帝止其行

檜止飛洒埽諸陵之行

飛敗金人於京西

十年五月岳飛敗金人於京西時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劄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遙度飛乃遣王貴牛皋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布經略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北路招討使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李寶牛皋等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韓常於潁昌又復淮甯府郝晸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中原大震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飛收復伊陽等八縣及汝州金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

飛遣張憲等又復州縣

飛大敗金人兀朮遁還汴京兩河豪傑來歸金王鎮等皆降指日渡河而檜令班師縣復失

詔興知河南府飛又使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秋七月岳飛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龍虎大王議以為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中外聞之皆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飛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官軍不敢當是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紮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兀朮憤甚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於小商橋驟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撒八千戶百人再興死獲其屍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飛謂子雲曰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騎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輕騎八百挺前決戰步兵張左右翼擊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粘罕索孛堇兀朮遁去梁興以飛命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奏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屢敗兀朮等皆令老少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琪等舉衆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輓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

書生阻兀朮棄汴

兀朮等遁廬州飛至皆遁

南金號令不行兀朮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衂金帥烏陵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覬崔虎葉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衞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騎内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公痛飲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志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既而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韓常與龍虎大王合兵逼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劄飛奏金人傾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大喜師至廬州金兵聞風而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兀朮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

時和議已決秦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

檜用王次翁計解飛兵柄

俊撼飛

兀朮遺檜書使殺飛檜令万俟卨等劾之下獄又誘張俊劫人誣害

鑄明飛無辜檜改令卨定獄即手書殺之

功行賞韓世忠張俊既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飛固請還兵柄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而俊益忌飛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乏訹飛飛不為止帝賜劄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視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及同行楚州城俊欲修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檜捕著下大理獄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以告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淮西飛暫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陽而不守飛累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柄檜遣人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大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既命万俟卨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為言卨喜白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劄藏之以滅迹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手書小紙付獄

李若樸等救飛卨劾竄之
劉允升訟飛冤遂下獄死
韓世忠不平飛獄面詰秦檜
飛却吳玠名姝奉帝戒絕飲
飛課將士注坡跳壕
飛言用兵之術在智仁信勇嚴

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資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初飛在獄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亦劾之竄死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凡傅成其獄者皆遷轉有差獄之將上也韓世忠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時洪皓在金國中蠟書馳奏以為金人所畏服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事母至孝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子雲嘗注坡馬躓怒而鞭之曰前臨大敵亦如是耶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間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搞賞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仁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全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于汴梁之朱仙鎮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

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下獄瞋目曰自壞爾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寃哉

張溥曰蜀漢之諸葛亮唐之郭子儀宋之岳飛三人皆間世而一出者也亮志慕管樂學問過之君臣誼深三分遂定後主闇弱委任無改子儀廓清兩京再造唐室遭逢肅代厄于宦豎幾危而安飛平羣盜破偽齊累敗金虜唾手中原而賊檜內間片紙獄死三人齊烈名在呂望姬旦之間而飛獨不幸傷哉杜郵為飛謀者曰郾城之戰兀朮窮哭復河南修諸陵功見旦夕班師之詔少緩無應駐師汴京請帝臨幸然後還二聖取燕雲為宋定鼎檜卽妬飛欲責以專擅其何之辭然飛大將固儒者也晉獻公欲殺申生或曰子其行乎申生不從自縊新城屈原行吟澤畔漁父諷以隨流揚波原悲而作懷沙之賦竟投汨羅兩賢非不知委蛇可以免難而守死不移者以為為人子為人臣道當如是也飛性忠孝讀書好禮子雲數立奇功朝命每及懇辭再三與張浚議不合卽上章解兵柄步歸廬墓行師之際輒俟帝命未嘗自專高宗稱其小心恭謹難進易退勇戰樂讓蓋彬彬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夫出境苟利社稷專之可也飛學春秋豈不知之馮奉世使外國莎車王不順矯節殺之宣帝賀韓增舉得其人陳湯甘延壽出西域患郅支單于侵陵烏孫發兵斬首石顯匡衡欲沮其賞劉向為之頌功皆得封侯彼生當太平徼釁蠻夷天子嘉勞不罪矯制飛復讐報國一舉蕩平稽留數日垂功不世廟堂卽無人心豈能加擅兵之誅哉涕泣奉詔不敢不還者誼尊朝廷君父無諾寧經不權與申生屈原同歸爾高宗構手書精忠字製旗賜飛又召入內委以中興御札數篋好語無實惑于賊檜不顧墜淵

以人間之至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浮譎御以忮忌亦何所不為也韓信挈天下以與漢高身族菹滅世莫不恨高帝之忍猶有曲諒者曰彼為子孫計不得不殺人以利已也飛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兄還其故疆庸人皆喜而構反為讐非讐飛也直讐親耳秦檜逆構構逆二聖兩逆比而飛死痛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

順昌柘臯之捷

劉錡至順昌聞金人南下與陳規許清議戰遂大敗之兀术進兵復敗遂還汴

高宗紹興十年二月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 五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攜孥以行至是錡名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為殿步騎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言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偽齊所造癡車以輪轅

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麤畢而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遂圍城錡預於城下設伏擒敵將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虜頗衆已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許清等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𥰡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𥰡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即趣騎急行率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成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礮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來縋而上之乃敵械繫成等歸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

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請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為五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無飲於河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敵力疲戰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鬬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兀朮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卻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為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羮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木馬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騎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所恃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十一年春正月乙卯金兀朮犯壽春初兀朮自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命兩河軍與舊

王德夜拔和州屢敗金人

楊沂中劉錡王德大敗兀朮於柘皋遂復廬州

張俊等班師金人復攻濠州俊沂中往援

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名諸軍還、遂舉兵攻陷壽春、復渡淮、陷廬州。二月、癸酉、詔張俊楊沂中赴淮西、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脣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時淮已失守矣、德曰、明日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兀朮退屯昭關、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丙子、王德敗金人於含山、癸未、王德田師中得含山及昭關、甲申、崔皋敗金人於舒城、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於柘皋、初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疊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臥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軍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江。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虜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之於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兀朮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三月、乙巳、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還、會於黃連埠、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陷、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不若退師據

而敗錡設三伏以待追兵

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率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追、柰何、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謂俊無恐。請以步兵禦之。宣撫試觀焉、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伏以待、俄而俊謂錡曰、諜者妄也、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鎮、俊歸建康、錡歸太平、沂中歸臨安、兀朮亦渡淮北去、蓋自是王師不復出矣、

張溥曰。南渡名將。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稱。俊起羣盜著名勤王。既而附秦檜忌錡殺飛。為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足道。錡號善射官隴右都護。名震夏人。張俊奇其才。使經略涇原。然富平之潰。敗北同販。後掌八字軍。亦未有赫赫功也。紹興十年。金人分道入寇陷河南陝西州郡。吳璘捷于扶風而撒離喝走鳳翔。劉錡捷于順昌。而兀朮走汴。于是錡威名讋夷夏。與韓岳等矣。說者謂韓信造漢。功先泜上。周瑜霸吳。氣凌赤壁。順昌之役。出奇制勝。追踪二者。繇義存急難。志誓必死。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衆也。然十年六月捷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臯。不數月間。錡兩立大功。克復中原。事在旦暮。竟為檜賊所敗。志士痛焉。虜寇大入。檜陰為主。一年之內扶風順昌京西涇州。以至郾城朱僊鎮諸戰。金無不敗。社稷之慶。賊檜之憂也。講和議決。計出班師。飛且不容。何有于錡。尤可異者。宋將方還。虜

即狎至屠宿州陷慶陽陷壽春入廬州陷商州皆在韓世忠諸大帥罷兵之日要盟無信明効見矣而趙構不悟倚檜腹心今日罷錡明日罷飛快敵人之憤隕先帝之業桀紂忘身未有愚于此者也錡慷慨沉毅忠義憂國頗類岳飛猥攖檜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即無夜半片紙填尸牢獄而老將杜門清涼同慨賊臣害正非殺之即錮之國命安得不墜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

三十五冊

DS 735 A2 L5 v.35

李綱請內修外攘

曹勛自京還議募死士入海奉上皇歸黃潛善等難而出之

王倫朱弁入金被留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太倉張溥天如論正

秦檜主和 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于粘沒喝秋七月丙辰閤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為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于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為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閤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留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于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留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

宇文虛中留金與韓昉俱掌制

洪皓至精沒喝迫使仕劉豫不屈遂流遁冷山

張邵使金不屈被囚

金人迫朱弁仕豫弁不屈

撻懶以秦檜為參謀

中楊可輔劉海王貺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即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為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校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且為皓請、得流遞冷山、　九月、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為臣子、所不忍聽、請止樂、至于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邵曰、監軍與邵為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偽楚僭立、羣盜蠭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于祚山砦、

四年、九月、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誘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為其任用、撻懶信之、及南侵、以為參謀軍事、又以為隨軍轉運

縱其同妻還南舉朝疑檜獨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高宗專主和自檜始

檜以揚言得相位

檜傾呂頤浩諷人言使出外

胡安國誤信游酢言而賢檜

頤浩憾檜聽席益言

使、撻懶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其與何㮚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于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為左相、檜為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為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為給事中、呂頤浩旣還、憾檜傾己、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

先逐安國江躋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

頤浩諷黃龜年劾罷檜

父、今强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名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王倫還自金、倫既被留、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是兩宮始知帝已即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與太上皇相見、居于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霫郡、霫古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于相府院、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衆、金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豈思久遠之謀、歸我二[illegible]

足以歷先大聖之靈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旨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奬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于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

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閟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蘚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蘚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檜以張浚薦遂漸用事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為建康行營留守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胡寅請帝服喪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蘚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甯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為樞密使　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常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甯處屈己講和正為此耳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為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撻懶送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奉迎梓宮

趙鼎初知檜忌後為所賣

檜再相晏敦復有憂色

蒲盧虎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

檜使蕭振劾罷劉大中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五月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甯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斡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斡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矼館伴之矼以為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衆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十兩賜之　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國耻未雪義難講和凡七上疏力諫不報　冬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史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

勾濤詆罷趙鼎

勾龍如淵為檜謀擢臺諫檜大喜

曾開與張燾等極言不可和

許忻諫遣王倫

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亦憾之、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禮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温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强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

王庶極言不可和檜恨而出之

胡銓疏請斬王倫孫近秦檜罷

焚掠無遺。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追取宗族，係纍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謬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己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苫枕塊，豈忍下穹廬之拜乎？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反，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謂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恐不惟墮夷狄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者。此衆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麤振，國勢麤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甲辰，王庶罷。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爲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

汝楫劾罷之

南為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
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
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
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
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
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
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
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
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
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
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
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常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
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
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
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
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

檜用李光押和議榜

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己、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為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甯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横議、詔除名編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于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陜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册白帝、帝曰、朕嗣守祖

勾龍如淵勸檜取金書納禁中尹錞數諫和議

李綱言詔諭江南之名不可許

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册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于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絶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甯德皇后崩問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覬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足為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為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于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為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既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為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循名責實

韓世忠力論和議之非

已自乖戾則其所以因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詔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禀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淮南荊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為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為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疏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傳言金人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和定而止

張浚五疏言不可通和

范如圭請遣宮詣河南修奉陵寢

王倫與兀朮交割地界

張燾言山陵慘禍檜惡而出之

陳橐請決意恢復檜憾而罷其官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鑒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氣漸消彼或内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攻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為東京留守與金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秦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　五月士㒟張燾自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黙然秦檜惡之出燾知成都府　時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裁曾未奄歲反覆如

王倫至金會撻懶已誅遂被拘

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

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説、騁繆悠之詞、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説、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罷槖官、丁亥、王倫如金議事、金兀朮時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孟庚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謀反、金人執之、蒲盧虎訛魯觀皆誅、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南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金人秘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五月、己卯、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斡本然之、及誅撻懶、遂大閲國中兵於祁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明出河中

檜以金人叛盟為懼使馮檝探帝意

王次翁謀固檜位遂得入相

張九成等諫和議檜惡而貶之

范同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以解兵柄

兀朮縱莫將歸講和

檜奏遣魏良臣如金

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路允迪等皆以城降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撒離喝入同州趙永興軍惟知軍事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　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檝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君鄉衰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意遂安　秋七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兀朮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　八月貶秘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閬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　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　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名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取旨　九月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講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

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時兀朮遣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

何鑄奉誓表往金

命周聿等分地界金

鄧隆不悅割地檜酖殺之

議以淮水為界求割唐鄧二州及陜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四十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　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甯見金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陜西商秦之半以畀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陜西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今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初鄧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甚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敘州檜陰使人酖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

韋太后自金還不敢述淵聖車前語

檜屬程克俊作赦文以悅金

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衮冕圭冊帝為大宋皇帝　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緦服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于龍德別宮　九月乙巳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兀朮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為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俊為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軺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　冬十月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

洪皓不屈悟室義之

皓留金十五年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洪皓不屈於劉豫

衣纛布常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諜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從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金旣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即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訹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為屈語在四

粘沒喝死朱弁密疏時不可失

弁還自金論中興時幾檜惡之

金殺王倫

宇文虛中在金以反誅

年九月又以書訣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名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逮淚灑氷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秘閣而卒　十二月金遣完顏晅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爲禮自是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爲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授以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人益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

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茍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讐敵之患、而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讐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為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讐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

施全刺檜不中遂被磔

起鼎不食死

檜使徐嘉論趙汾等與張浚等五十餘人謀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

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爲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學耕藉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禮部侍郎熺執經司業高閌講易泰卦知虔州薛弼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俟檜入朝挾刃刺之于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于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憾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流涕無一語子熺奏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檜死檜兩據相位倡和誤國忘讐斁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納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爲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爲

檜每事與帝爭勝帝幸檜死

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誹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此老檜筆也自知惡極為衆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城聞有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張溥曰賊檜以建炎四年冬十月自金還紹興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倉皇北來不半載而登政府入相未有易焉者也既與呂頤浩交構罷位榜罪朝堂進用之路塞矣久之張浚薦復官遂專相十八年封王身死享年六十有六以王安石之得君兼蔡京之久任和議成而國是亂遂為賊臣首或曰汪伯彥未第時授館於王氏檜嘗從之學後日主和即伯彥志也或曰金主吳乞買以檜夫婦賜撻懶見任用黏罕寇淮上檜為草檄室撚所親見其歸蓋金諜也檜固國賊狙逆無論高宗構亦人主也忘讐委身寵終無貳獨何心哉苗傅劉正彥之亂帝諭歸營傅等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歸將何以處之韋太后南旋淵聖臥車前泣願得太乙宮使太后與誓而別及居慈寧宮遂不敢言帝之忌兄而不欲其歸其本心也而性復畏敵檜揣而持之相得益深紹興之初道君未崩帝即求和檜說之曰脫引日不和上皇與宣和皇后不能待此終天恨也紹興六年聞上皇喪檜又曰今所存者獨淵聖可以和矣始歆帝以愛親之名而使之不忍不和終教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不得不和帝遂以檜為知我厚我羣臣莫及也辱莫大於事虜而自稱為孝害

莫重於割地。而反號曰仁。至於殺岳飛。而人道絕矣。靖康時金人攻汴。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力闢和議。張邦昌之立。同馬伸進狀。乞存趙氏。當日天下皆賢檜。而不知異日所為。甚於邦昌劉豫也。游酢大儒。而目檜以荀彧。胡安國說春秋。而薦檜於羣賢。紹興二年之逐。臺省正士。坐檜黨落職者。二十餘人。張浚趙鼎並墮術中。悔無及矣。假令王莽死于建平謙恭流譽。秦檜死於靖康忠直著聲。豈非兩賢士大夫乎。天顧優以年而稔其惡。此固凶人之分必極。而大奸之醜必露也。檜與頤浩同事。則傾頤浩。與浚鼎同事。則傾浚鼎。飛死以後。殺機日動。趙汾之獄。浚等五十三人皆坐大獄。以病不能書而止。度檜初年陰鷙樂禍。豈遂至此。而人老勢盈。騎虎莫制。由其下達然乎。帝構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厭念不恒。而同歸不肖。漢靈帝父張讓而母趙忠。難以常情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金亮之

完顏亮結蕭裕為腹心與謀弒逆

裴滿氏賜亮禮物金主奪回亮益疑畏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為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金太祖子斡本之子。為人慓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己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懼眾。結蕭裕為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弒逆事。至是引裕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金主后裴滿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謀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　五月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于行臺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金主亶殺弟及后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辯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辯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疏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辯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剌亮乘此搆常勝查剌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亮殺主亶而自立

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斡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常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壻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辯大理卿烏帶孛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辯乃國壻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劍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

亮生母大氏與徒單太后相得

亮大殺宗室太宗粘沒喝後絕

亮族撒離喝等

亮納其叔母及宗婦于宮

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辯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諡裴滿后為悼平皇后廢亶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徒單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殺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斡本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裕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辯判大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斡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

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選納焉

亮召葛王烏祿妻烏林荅氏行至良鄉自殺

大氏卒恨不見徒單后

亮納諸從姊妹于宮

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剌胡失打秉德弟糺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糺里妻高氏為修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剌補出其妻蒲察叉察而納之叉察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林荅氏儀容整肅召之烏林荅氏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寧縣主什古斡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剌及習撚兀朮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真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鄎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侄也張定安妻奈剌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南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真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古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甯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帝於臥内遍設地衣裸逐為戲

亮迎徒單后至燕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甯、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徒單后至燕、后及流沙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凊、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如是、甯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亮殺太后徒單氏石封高福娘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甯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通之、因使伺候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摴蒲、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名忽土等皆殺之、封高福娘為鄖國夫人、以特末哥為澤州刺史、

張溥曰。宋自藝祖受命。歷太真仁英。代有令主。至徽欽而戕於金人。帝后播遷。陵廟糞土。古今奇禍莫此為酷。趙氏南渡。一矢無遺。而天會明昌儼然帝制。竊意天道好還。何獨不信。迨完顏亮立。淫戮放恣。始信彼蒼假手為中國反爾也。白山黑水。函普發祥。娶六十老女。種類繁育。劾里鉢生數子。阿骨打吳乞買最强。滅遼伐宋。虐戾已極。吳乞買死。合剌即

張仲軻知亮欲南侵先意逢迎

位即阿骨打孫也亮亦孫行覬覦謀簒夜半抽刀衆呼萬歲自是吳乞買後七十餘人盡誅滅焉劉淵叛晉劉聰因之烝母殺兄石勒亂華石虎因之厥宗屠膾二虜雖免身刑禍窮繼體懷愍平陽報施不爽亮性殘獷倍於聰虎弑兄自立誅宗族淫骨肉六年以內殆無虛日即蠻夷無禮烝報忿殺自其國俗胡為稚席怨毒於家人尤亟乎粘沒喝斡離不席捲汴京兀朮撒離喝盡銳南牧金源將帥為宋難者無若四賊亮或族其家或淫其女生戮死辱靡有孑遺假令大宋天討直擣金都鞭墓處宮決不至此而門內傷夷慘極未有婦姑姊妹皆充嬪御母子兄弟不保腰領昊天惡金豈在劉石下哉然趙構南面忘讎甘為金役而冀彼內亂託天言報子胥勇士懷媿實多亮統三十二總管之師飲馬長江宋不敢訟言其罪如漢王之責項羽舉朝皆婦人亮死猶笑之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參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即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於帝其祕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迎請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

汴京大火

梁勛請備金人而編管

亮決南侵之議

會甯府、又改中都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遣完顏長甯為南京留守、經畫之以為南侵之漸、既而汴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甯、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礪、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即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鞶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將軍者、倏已鞍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既行、但覺雲霧勃起、起馬蹄間、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馬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人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箙數之、亦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書耶、衆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於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

臣永固極言南侵不可亮不聽遂請老

亮以李通為謀主黃中請備金人湯思退大怒貶之

為對、亮大悅、永固郄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為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為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邱墟之地、尤為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為右丞、嗣暉為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謂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珫嘗為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豔、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為謀主、遂議舉兵南侵、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逼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孫道夫言亮南侵沈該貶知綿州

亮已南侵思退等猶入賀

賀允中請備金人遂命致仕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於燕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設此二端為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　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至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諜者傳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邱諷宜生微問其的宜生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主烹之　八月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為之備不聽命允中致仕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決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

陳康伯請上視師

王全奉亮命詆帝帝始聞淵聖崩

亮遷都于汴金大括馬于諸路

祈宰諫南伐亮殺之亮大殺宋遼宗室

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金狄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退守荊南以視緩急

五月金人來求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僉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以賀天中節爲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

六月金主亮遷都於汴

秋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

魏勝起兵復海州殺蒙恬鎮國大敗金人

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囂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卧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寛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人悉降得器甲數萬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臨障以待衆殊死戰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illegible]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陳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失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乙

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李寶魏勝同敗金兵

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綱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己巳起復成閔為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諸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為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安劉蕚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荊襄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於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留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　丁亥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遊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于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旦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

金立烏祿于遼陽下詔暴亮罪惡十事

康伯請下詔親征

傷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氊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於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呂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婆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朵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殺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于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朵為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兵皆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常次平江、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　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

李寶大破金人殺完顏鄭家奴等

張浚力論時事其母計氏勸之秦檜大怒貶浚

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材木煑死人膏為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於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於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既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風自柁樓中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馳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綵亘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一月壬申召張浚判建康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事為意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偽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為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為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有是

陳俊卿言浚忠藎命判建康

詔劉錡還鎮江兩淮之地盡失

虞允文犒師至采石道遇敵兵命官軍力戰大敗之

命、召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犯瓜洲、時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横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却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横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為不可、義問强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横以孤軍不能當、亦却、失其都統制印、横左軍統制魏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横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暉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黄金一兩、亮置黄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絶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魏俊之背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金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於江者、亮悉敲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拊髀歎

允文再敗亮

允文還京口修戰備

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綴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丁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為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　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剉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

耶律元宜等謀叛亮并殺其子光英

金主雍入燕

金兵充斥張浚乘小舟徑進

帝如建康

耿京起兵復東平

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衆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期詰旦衞軍番代即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斡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琉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為左領軍副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于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荊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先是浚被召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即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至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衞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亮既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宗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二月、癸卯、帝發

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約李寶等縛獻臨安斬之

張闡請振國禮

陳康伯以義折高忠建

張子蓋魏勝敗金兵

建康。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御史吴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略淮甸大駕宜留以係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卽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 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絶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闊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見國書不如式卽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豆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勁悍三千餘騎拒於石闌堰金軍不能進遠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夜發兵刼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陳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

罷三招討司

李顯忠謀結蕭琦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李顯忠授父永奇命歸朝

擁溺石湫河者半圍遂解　六月罷三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内應請出師欲自宿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為彼用耶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從兀朮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金撒離喝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既至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夏夏主以世輔為延安經略使與其臣王樞㢌訛同出師時紹興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㢌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㢌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既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㢌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戰世輔以所部拒之

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於河池尋之行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張溥曰苻堅大舉寇晉投鞭斷流而敗於淝水金亮舉國南侵氈帳相望而敗於采石二者皆氣盈激極禍不旋踵所謂兵驕者敗也然堅之寇晉慕容垂乘之其兵先敗而國乃亡亮之寇宋烏祿乘之其國先亡而身及弒大患在內不自覺悟而空國攘袂急求外鬬死且晚矣謝玄等之破堅也以八萬衆敵九十萬虞允文之破亮也以萬八千衆敵六十萬衆寡勢殊强弱等絕忽決機俄頃轉禍為福成功之會天人參焉晉孝武時苻秦一跌因不復振金亮縊死慘於苻堅紹興國勢强於太元而大金恣睢宋朝稽顙卒無改焉者何也孝武卽位專任謝安淝水既勝絕秦不通慕容垂姚萇之徒背叛自立秦四面受敵晉坐觀其疲而國滅矣金國强大幅員萬里高麗宋夏莫敢與爭而趙構懦弱尤以稱臣為得策金亮治兵梁勛黃中孫道夫賀允中等請修戰具立賜貶逐驟聞警至卽議遁逃陳康伯力勸親征虞允文權宜濟師幸得一勝非構所望也亮死雍立金亂宋治不乘此時定都建康招合義師正國體復故疆而猶遜辭修賀反蹕臨安悲哉構也天有亡虜之心帝無自强之志此一君者既不能處敗又不能處勝亮死之明年而構亦內禪矣從來國君無道首金亮下愚首趙構並生一時而同笑千載孰謂中國蠻貊無相匹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建炎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定詩賦經義試士法

帝諭廷試勿先進卷

禁內侍預政

從呂頤浩言三省始合為一

趙鼎疏罷王安石配享

張守請帝兢業

高宗建炎二年五月、定詩賦經義試士法、初元祐中科舉以經義詩賦兼取、紹聖以來罷試詩賦、至是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定試士法、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竝計數各取、通定高下、殿試仍對策三道、故事廷試上十名、內侍先以卷奏定高下、帝曰、取士當務至公、豈容以己意升降、自今勿先進卷。

三年夏四月、禁內侍干預朝政、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及饋遺假貸借役禁軍、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違者處以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自元豐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復之、尚書承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首相遂不復與朝廷議論、元祐初、司馬光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從呂頤浩之言、詔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三省始合為一　六月、以久雨恒陰、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自熙甯間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闢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材、至崇甯初、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神宗、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缺、莫大於此、帝從之、遂罷安石配享、尋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過之意、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業業、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

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又上比較書二篇

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七月、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十三篇、言國朝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為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税、宋二税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税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税供之、蠶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日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説甚備、書奏、以勳為桂州節度使掌書記、其後勳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以古尺記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禄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禄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税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當世論者皆韙其言、

紹興元年九月、知潮州汪藻上言、本朝實録、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覩列聖自哲宗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眞本、朝廷已收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

汪藻請纂述元符庚辰以來國史

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成之事乃一代典章殘闕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緣奸臣誤朝馴至遐狩今若無書記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陵遲之禍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細羣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況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興廢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羌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羣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耶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耶不條其宿奸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史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桓則其事略聖人猶爾況其他乎中原失守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湮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況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事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

信疑以傳疑是非混淆白赤顛倒則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歷東觀凡例臣得預聞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班班可考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在顛沛中史官不廢伏望許臣聽政之餘將本州所有文字截自元符庚辰自建炎己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繕寫進呈以備修日歷官採擇帝從之即以命藻後因綦崇禮言專以其事付史官

常同論朋黨之禍

三年二月召知柳州常同還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甯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甯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邪正辨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君子小人皆有黨而所以為黨則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

范沖重修實錄為神

四年夏四月以范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沖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奸臣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沖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

宗考異哲宗辨誣

李綱疏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并上條六事

實錄沖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奸臣情狀益著旣又除常同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祐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十一月以金齊兵退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衆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向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旣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況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思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散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荊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為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

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乃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叙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安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不為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為陛下思所以為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

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所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卻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卻之、此何可往、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方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

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瑋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辨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為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寤寐側席有乏材之歎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為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考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之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妒指為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滔訕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於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為之規模而後不為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為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

所為卽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先自退屈而欲責成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翦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為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修省所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叮嚀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為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為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為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為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惓惓之忠疏奏上為賜詔褒諭然不能用

置總制司

五年閏二月置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三十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戶部侍郎張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朝廷始員額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枉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之業可致帝善其

高閌請帝視太學秦熺執經胡宏移書責之

詔行籍田禮

寬諸郡雜稅

禁百官避輪對

言

十四年、三月、太學孔子廟成、司業高閌表請臨視、帝從之、遂視太學、止輦於聖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高閌講易泰卦、胡宏移書責閌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刼制於强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為大恩、師儒之臣、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孰甚焉、

十六年、春正月、帝親饗先農於東郊、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册、朕心庶幾焉、

十八年、秋七月、寬諸郡雜稅、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細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二十四年、八月、禁百官避輪對、自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虎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

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陳邦瞻曰建炎紹興之間其時事可謂亟矣然君臣之所欲有為者槪可覩也李綱曰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措意嗚呼若是而猶欲望其戡大難成大功豈不難哉講和之後人主耳目壅蔽雖欲自達無由試讀其約束輪對戒諭臺諫二詔亦可悲矣

張溥曰高宗構在位三十六年定試士之法置力田之科正官名作太學藉田郊廟蠲租賑饑太平粉飾事云粗備然而衰微益甚者君心不正輔相非人也靖康之禍讐不共天一時將相忠義蔚起夾輔中興李綱張浚趙鼎等在內宗澤韓世忠岳飛等在外人材之盛即周召叔虎莫有加焉構誠懷國讐親賢遠奸還二帝復兩京然後制禮作樂升中告天可也失此不圖而賊臣攘柄父兄暴尸於五國子弟玉食於江南人心已死甯問國是哉建炎之初汪黃為政內侍邵成章猶知其誤國構獨信之繼以朱勝非呂頤浩才疏志狹無能為也紹興九年秦檜再用迄二十五年而後死万俟卨沈該湯思退接跡相位終構一生皆小人道長之日也檜專政久務崇彌文上欺人主瑞雪木文咸騰奏賀甚而日食多書不見彗星言不足畏造災祥之說飾和議之功大而圜丘小而鄉飲禮無不舉此何心乎即楊國忠之諱水旱元載之言因果也構寡嗜慾好經史室名損齋玩輕珊瑚史亦稱其恭儉仁恕庶幾守文然世有人焉見父母之讐不能報又從而拜之冀其憐我而以惜財忍辱為保家即犬豕其庸食乎高閌請帝視學胡宏責其欺誑夫臨雍講經帝王令典而宏獨誚讓者豈謂學校可廢哉惡其舉非時而虧大本也安國說春秋專大復讐

真知當日治道者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

孝宗之立

元懿太子卒范宗尹婁寅亮請擇建太祖後詔伯琮入宮改名瑗

高宗紹興二年春正月辛未。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嗣。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子育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甯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嘆。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吳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改名瑗。

岳飛見瑗

五年夏四月。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沖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時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

喜社稷得人

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飛前此亦疏請建儲云

陳邦瞻曰余觀岳少保請高宗建儲事未嘗不悲其忠而惜其智也夫造膝密謀為宗社計慮根本此誠忠臣事然惟腹心大臣得為之非將帥任也智名勇略蓋一世挾震主之威而居不賞之功斯已危矣猶欲與人父子間事乎矧苗劉之變實立明受帝庸王也豈能遽忘諸將而飛乃觸其深忌安知讒人不以此為中傷地也史稱趙鼎請正建國皇子之號秦檜曰鼎欲立太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鼎由此獲罪然則飛之不免蓋可見矣

九年三月封和州防禦使璩為崇國公聽讀於資善堂

十二年春正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十三年九月宗室左朝奉大夫子偁卒詔普安郡王解官持服

三十年二月甲戌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初帝知瑋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荆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意遂決制授瑋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　丙午加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稱皇姪

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建王瑋為皇太子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於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偏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

汪應辰定太子本生之稱
帝禪位於皇太子

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旣立、更名眘、六月、庚午、詔集議子偁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諡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乙亥、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　丙子、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面諭之、太子固辭、即趨側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百官拜禪詔畢、宰相率百僚固請太子、遂即帝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袍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悲夫、

丁丑、帝朝太上皇帝於德壽宮、戊寅、大赦、其文有曰、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　庚辰、帝五日一朝德壽宮、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張溥曰、英宗為濮安王第十三子、生有赤光黃龍之祥、孝宗秀王子、生於秀州青杉閘官舍、紅光如日正中、帝王天命、似非人力、然建立之際、仁高二宗、大度遠慮、卓乎莫尚也、大宗四齡、即育仁宗宮中、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淮邸、後三皇子皆夭、久而儲位乃定、高宗太子旉薨、從羣臣請選太祖後、乃育孝宗、夷考當年定議、擇賢仁宗春秋四十有四、高宗二十有五耳、繼體之事、人主諱言、齊景公年老多寵、諸大夫請立太子、公惡之曰、為樂耳國何患乎無君、唐裴休請宣宗建儲、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為閒人、彼皆令主、戀戀目前、

孝宗手書召浚浚勸以堅意恢復

浚請先城泗洲史浩沮之

怯於與子不顧流蟲二宗年未向衰卽樹國本子非己出茂選遂行萬歲千秋公言無忌非大過人者其能之乎宋世宗室踵唐制不出閤靖康之難太宗子孫在京師者畢北遷後盡殺於完顏亮唯太祖子孫以散處得全孝宗裔出秦王天人歸與高宗感昭慈之異夢採舉朝之恪言援立才賢獨斷不惑彼一生行事足告祖宗質天地者止有此耳趙鼎請正儲號賊檜搆成其罪岳飛疏定東宮後不免獄死或疑高宗外博美名內懷忮懻然孝宗於紹興二年養於禁庭三十年立為皇子久侍宸極慈孝無間建議諸臣如李時雨范宗尹等初未嘗忤意得罪帝卽不肖未忍併此而疑之也南渡推恩江甯江西揚泰高郵泉福等州各置外敦宗院親親有加若使遠法封建近倣藩鎮荊襄川陝淮甸要區分建諸王令自為守虜縱大入犬牙可制何至州破縣殘孤舟覆趙乎惜炎興朝議見未早及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

隆興和議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卽位七月帝手書召張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可復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與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

浚奏請帝幸建康

浚入見請幸建康復為浩沮

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多沮之　十一月金以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紇石烈志甯副之時金主以朝廷欲正敵國禮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甯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孝宗隆興元年春正月庚子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為江淮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為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嘉納之　三月壬辰金帥紇石烈志甯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志甯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　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帝銳意恢復浚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謂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遠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李顯忠邵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李顯忠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王十朋論浩八罪予祠

顯忠復靈壁歸附日衆宏淵圍虹久不下

顯忠等復宿州中原震動

顯忠力却金兵宏淵按兵不動師至符離遂大潰

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　乙巳、史浩罷、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乞罷、侍御史王十朋論浩八罪、曰懷奸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訕上、帝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疏論之、予祠、　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敗之、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於顯忠、　丙午、李顯忠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邵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癸丑、金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鬭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為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

大飭兩守備

穡附湯
退劾浚
秋王十
疏救之

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級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甲寅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略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為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乙卯下詔親征　癸亥張浚乞致仕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帝召浚子栻入奏事栻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必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為醴泉觀使奉朝請癸酉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湯思退劾張浚遂降授浚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仍前建康都統制王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吊民伐罪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修俟時而動陛下恢復志立固不以一

劻為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豈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為御營使、上默然、改除十朋吏部侍郎、復出知饒州、　己卯、貶李顯忠官、筠州安置、　八月、丙寅、陳俊卿以張浚降秩從治、上疏曰、若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入、帝悟、卽復浚都督江淮軍馬、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招撫使、　戊寅、金紇石烈志甯復以書貽三省樞密院、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丙戌、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　冬十月、戊午、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許、名分歸正人不可從、　十一月、乙丑、盧仲賢至宿州、濮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惶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貽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侄、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　庚子、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為都督府參贊軍事、奏言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

思退議遣王之望往金陳良翰奏止之

浚力言金未可和

思退決議主和浚力爭不得

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不若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今不可許四郡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為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帝然之 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為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力言金未可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併一行體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 詔以和戎遣使大詢於廷侍從臺諫與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上議曰京師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虞允文胡銓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浚在邊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辯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為陛下憂之不聽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僕散忠義復以書來議和 二月胡昉自宿州還初昉至金金人以失

詔浚視事江淮金軍退

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張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卽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指畫、　三月、丙戌、詔張浚師視江淮、金軍退、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事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是、帝惑之、會戶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之計、乃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櫃、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虛聲脅和、有尅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除名、竄郴州、　夏四月、丁丑、罷張浚判福州、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解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右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思退命撤兩淮邊備

秋七月、己巳、命撤兩淮邊備、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撤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船、毀折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

胡銓言和議成則可弔者十不成則可賀者十

之成、八月、胡銓上疏言、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矣、內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酖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見於此矣、今日之事、若成、則可有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為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為然、既而遂和、海內虛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陳思遠、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為蕭墻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

遣魏杞與金議和

思退謳穡請置獄論

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覿之費、私覿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為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決不成、儻能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兵食、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慘、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書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於濮散忠義及紇石烈志甯、

九月、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不果行、初思

梗和議者罪

思退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

魏勝欲禦金兵劉寶戒以議和不可魏勝戰死楚州遂陷

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思退等思退聞之憂悸而死

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罷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為同都督　冬十月辛巳金兵復渡淮初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濮散忠義等遂議渡淮始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至是與紇石烈志甯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知楚州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洲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　十一月乙酉金兵軼境魏勝帥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甯師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庚寅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辛卯湯思退罷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謂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戊戌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金兵犯淮人情驚駭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故有是命　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　丙辰王忭見金二師得報書以歸　乙亥王之望罷先是金人至揚

和議成下詔

魏杞至金正敵國禮而還

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言者論之遂罷　丙子王抃使金持陳康伯報書以行　十二月丙申以金人議和下詔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為叔侄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甯居之心重念數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災丁壯有係累之苦宜推蕩滌之宥少慰凋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郡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

乾道元年三月魏杞還自金初杞至燕山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　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等入見　十一月詔收兩淮流散忠義人

三年五月乙亥金遣使來取被俘人詔實俘在民間者還之軍中人及叛亡者不與

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初紹興要盟之日金先約毋得擅易大臣秦檜益思媚金禮文多可議者而受書之儀特甚凡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常悔恨每欲遣泛使直之陳俊卿既屢諫不聽罷去至是乃令成大使金臨行帝謂之曰朕以卿氣宇不羣親加選擇聞外議洶洶官屬皆憚行有諸成大對曰無故遣泛使近於起釁不執則戮臣已立後為不還計帝憮然曰朕不敗盟發兵何至

栻請治必勝之形

害卿嚙雪餐氊或有之成大奏乞國書併載受書札一節弗許遂行辛卯吏部尚書陳良祐論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啟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連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金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難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啟釁必須遣使則祈取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通者未懷豈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一旦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九月壬辰范成大至自金初成大至金密

范成大至金正受書式求陵寢地皆無成

奏具言受書式并求陵寢地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其復書略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還卽俟剋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

張溥曰世疑孝宗任張浚不專去湯思退不力致和議滋而國事敗今以時考之浚於隆興春正月開府建康夏有符離之潰六月而敗旋以陳俊卿言八月復都督江淮軍馬二年夏四月始罷判福州其任浚未嘗不專也湯思退以元年秋七月同平章事二年十一月竄永州其去思退未嘗不力也帝任賢既專去邪既力功無一成者何由立志不堅而廣聽多惑也帝初立位手書召浚屬以大事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靈壁宿虹疾驅收復金國將士接踵來降成效見矣宏淵忌成撓師大潰帝若奮英斷分別賞罰誅宏淵以勵顯忠倚浚如故戰守並設敵人雖強猶可挫也聞潰而懼下詔罪己羣小窺間和議遂興浚不久留淮備盡弛思退之罪可勝誅乎秦檜之害岳飛也乘其勝而殺之湯思退之害張浚也因其敗而沮之乘其勝而殺之非下流如趙構不為也因其敗而沮之主卽英武鮮不惑焉尹穡附奸而劾浚盧仲賢出使而辱國知上好公論則假臺諫為彈擊知上厭用兵則要金人以脇盟今日割州縣明日罷城戍用事止歲餘耳而兵防墜地國恥莫贖小人為虐豈可一朝立於朝廷哉隆興二年八月浚薨未幾思退以罪竄至信州

而憂悴死一時悲涼之亡者皆快思退之死然稍遲日月禍已不支皇天之癉惡王者之除奸爭在須臾若是其亟也李顯忠勇捷無敵一潰不起魏勝忠義蹶生死於楚州國家虎士當日盡矣建炎紹興有臣無君隆興乾道有君無臣魏杞辛成魏絳之勞而孝宗終不能展漢武之志時亦無可如何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七終

朱熹上封事帝召入對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

孝宗朝廷議

孝宗隆興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對垂拱殿先是帝即位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熹時監南嶽廟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於此因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以臣策之則議者所謂根本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中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為而其氣固已涣然離沮而莫之應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根本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願陛下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自今以往閉門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

熹復陳三劄

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讐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强於是視吾力之强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上異其言至是召熹入對熹復陳三劄一言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今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人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論國計者有三曰戰曰守曰和此三說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談者各飾其私聽者不勝其眩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其不可與共載天明矣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先王制馭夷狄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紀

綱頗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庶幾形勢自强而恢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熹初讀第一劄上為動容聽納至第二劄論復讐之義上遂默然

淳熙四年三月己酉呂祖謙入對上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日有急誰指麾而伸縮之耶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且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脈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論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擾攘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事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起視前代遠過者尤當愛護而扶持帝善之

帝怒熹直言趙雄婉解乃止

熹復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

六年夏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略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懷非獨壞陛下之紀綱而已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社之讐恥又何自而雪耶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者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者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熹任職如故

八年十一月己亥朱熹奏事延和殿熹去國二十年復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

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形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召災而致異而陛下未悟也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庭之論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聽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計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竦聽熹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七事以進上皆納之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社倉法者先是乾道中熹里居值饑民艱食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官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歉

年民不鈌食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税糧衣食不鈌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濕惡不實還者有罰

十一年刪定官陸九淵上殿輪對進五劄其一曰臣讀典謨大訓見其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辨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義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徵為尚書右丞或毀徵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間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勇智隆寬盡下遠追堯舜宜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仇耻未復生聚教訓之實可謂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于以簿書期會之隙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雨暘時若有詠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漸漬之深雖陛下剛健亦不能不銷蝕也鳳凰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以陛下無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碩相與講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治朝而唐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其五曰臣少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嘆曰漢武帝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

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鰍較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其三曰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人主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戰三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遂使小白置彎弓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棄於人寄食出胯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拔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呂蒙何所見而必使孫仲謀度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耕隆中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窮困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所見逾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其四曰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致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者則可以立致至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致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智愚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真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

楊萬里應詔上書

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末章有云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為陛下誦之其五曰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事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陛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往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焉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絶而不得遂其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勢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此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垂拱無為而百事治矣上反覆賛嘆

十二年五月庚寅地震尚書左郎官楊萬里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奸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絶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途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僉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謂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

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宰相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

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劵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畏者又何人也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郄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敗蓋玄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見昭然早寤勿恃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也而鑒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

熹上言大本急務帝秉燭讀之竟不能用

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董蜀之心而董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唯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可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為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留心於所以為本原者焉

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人主之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惟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人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覆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正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

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固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陛下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矣至其納財之途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養軍士本非得已而為將帥者巧立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其糧賜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及古帝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匹夫以一家為私諸侯以一國為私至於天子則窮覆極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已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

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疆、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賢人終不得用、所用者皆庸謬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善政必不得立、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議、則臣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至於皇孫德性未定、又非皇太子之比、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任之不得而重而彼之自任亦輕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不能也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未盡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若是而猶曰不得其人豈理也哉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以陛下一念既未能去其私邪之蔽而宮省之間禁密之地凡為不公不正者得以盤據窟穴於其間至其敗露則又未能深割私愛付諸外庭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容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切究治紀綱既壞於上風俗頽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務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肯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蓋自朝廷以及閭巷十數年間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嗚呼此豈盛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夫仗節死義

之士當平居無事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居無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為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而發於一朝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士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如唐天寶之亂其將相貴戚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豈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此識者所以深恨於或者之言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臣皆已極陳於前矣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皆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竭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愈至於不可為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

疏入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然竟不能用

張溥曰仁宗慶歷二年范仲淹富弼並相帝開天章閣召對磨勘蔭子科舉學較諸法更新不一年而飛文中傷羣賢盡退孝宗即位詔中外言時政闕失朱熹首陳帝王之學張浚入見任以恢復海內想望中興未幾浚罷熹于隆興淳熙之交亦旋用旋舍不聞建明

兩君皆有堯舜之資而業不修三代之半其病有二一曰求治太速一曰任人不專仁宗之世韓琦范仲淹富弼杜衍同時執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呂夷簡罷而不用夏竦拜而復奪內君子外小人天地交泰石介所為歌聖德也令帝優游觀化使仲淹等各盡其能貞觀開元可軼而上乃責效數月浮言搖聽即仲尼復生豈能旦夕奏辦乎孝宗志存復讐浚等贊之大臣建定國之勞儒者進正心之論七日來復其斯時也浚一不效雄心遂隳燾等小臣空言何益哉仁宗之任韓范諸臣也參之以章得象賈昌朝其後王拱辰一網之謀昌朝陰主之得象無可否焉二人在慶曆朝無不肖名趨操內殊即為賢尼無怪乎陳執中等紛然而起也孝宗疏浚即用湯思退思退死宰相數易無大變更曾覿張悅王抃甘昇盤互擅政雖召名士求直言詔書屢下天子改顏于治道未有補也隆興不治望之乾道乾道不治望之淳熙張栻呂祖謙卒而正人漸希謝廓然王淮用而道學議起前有陳俊卿後有周必大無能致主郅隆況其在下者乎以易言之慶曆之際泰也仁宗不善持之遂變而為否隆興之初復也孝宗不善養之遂變而為剝既否而欲泰雖泰而有物間之既剝而欲復雖復而傷之者至天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

陳亮恢復之議

孝宗隆興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陳亮上中興論時金人約和中外忻然幸得蘇息獨亮以為不可發解至京師因上言曰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

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計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職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贖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於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奸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違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揀將材以立軍政軍政明則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則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則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慰敢言以作天下

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鬬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翹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衝以乘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柰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荊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者鎮撫荊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荊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安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養銳以伺間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荊襄之師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屯兵於潁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山以為固揚兵擣壘增波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為久駐

亮詣闕上
書帝將擢

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諜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則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内應舟師由海道以搗其脊彼方支梧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胸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出為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師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勢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荊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無貪功生事之心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日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譬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扳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迂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就愚慮之畧曰中興論惟陛下裁之不報亮退居永康力學著書亮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故云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陳亮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

用曾覿以其不詣己而沮之

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誹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

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生籌也今日之擊球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承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嬖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

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日退縮矣、嘗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來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嘗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

朘削之。雖微章得㨿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皁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統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財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本朝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重輕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耻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日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營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畧必知所處

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皆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材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相望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

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拓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燭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

亮又上書帝欲官之不受而歸

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帝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耻為覿所知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而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怯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舉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仇耻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仇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

何澹沼亮下獄誣為不軌帝知而免之

亮又下獄王淮辛棄疾羅點援之得不死

亮上疏激帝恢復在廷以為狂怪

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憂於前代、令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聞、帝知為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囚亮父子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世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十五年夏四月、陳亮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知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力、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太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

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生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居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僅僅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旁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

出奇設險如兎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在南方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江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凡有數耳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幷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女紅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而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觜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正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

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旁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馬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守國不使之乘正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怯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直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目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畧委曲上下於其間遲回莫前而不敢有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諭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奸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重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而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

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畧於奉尉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怒示天下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制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大畧欲激帝恢復而是時帝將内

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亮為狂怪

張溥曰賈誼年少秀才建更秦法漢孝文心饗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傳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罹大獄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即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議論見知人主卒蹈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家太平衆庶休息誼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為闊遠宋隆興之際大讐震隣中原久陷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機富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詆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亮目為粗豪今觀熹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曾覩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為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營荊襄亮見亦然錢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澹憾亮訕議欲中以死罪他日即排擊道學指為邪迹凡為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

道學崇黜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高宗紹興元年秋七月丁亥詔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

陳公輔請禁程氏學以沮尹焞

胡安國疏明程學公輔與周秘石公揆論罷之

謝廓然請戒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趙彥中請禁洛學

之士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襃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六年十二月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從之先是崇甯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復尊尚程頤之學至是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者非也誠恐士習從此大壞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僚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七年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安國聞陳公輔請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願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裒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安國遂辭召命

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游言浮詞相尚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

以變士風從之、

王淮諷鄭丙詆道學陳賈遂請禁之

十年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先是朱熹為浙東提刑、行部至台州、知州事唐仲友為其民所訟、熹劾治之、仲友與宰相王淮同里、且為姻家、淮由此怨熹、欲沮之、風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日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為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未嘗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為賈所攻、言于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道、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所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循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于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

朱熹入奏不肯變正心誠意之字

十五年六月、除朱熹為兵部郎官、先是熹以周必大薦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上

林栗論逐熹葉適力救不報

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以州縣煩卿熹奨論甚渥遂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人數十人習為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程頤張載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以為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强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刱為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缺以好學為己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詞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綱紀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横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詔熹仍赴江西熹力辭不赴

光宗紹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係焉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

趙汝愚首薦熹於甯宗

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閒、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歷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疏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即位之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偏黨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往往納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事勢至此、循默乃已、循默成風、國家安賴、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

甯宗慶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眞僞、從之、先是上在嘉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光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光宗問爲誰、裳以朱熹對、直講彭龜年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及上即位、宰相趙汝愚首薦熹、遂自潭州召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熹在道聞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言幸門一開、其弊將不可復塞、及至、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上心、上亦稍稍嘉納焉、熹復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

韓侂冑恨熹進言間之

何澹請榜偽學之禁于朝廷

葉翥劉德秀奏毀語錄

求治反亂矣時韓侂冑方用事熹意蓋指侂冑也侂冑由此大恨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遂出內批罷熹經筵除宮觀熹去侂冑益無忌憚矣其黨復為言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曰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恢復首務核實凡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於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司業汪逵入劄子辯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被斥　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言紹興間諫臣陳公輔嘗言程頤王安石之學皆有尚同之弊高宗皇帝親灑宸翰有曰學者當以孔孟為師臣願陛下以高宗之言風勵天下使天下皆師孔孟有志於學者不必自相標榜使眾人得而指目亦不必以同門之故更相庇護是者從其為是非者從其為非朝廷亦惟是之從惟善之取而無彼此異同之別聽言而觀行因名而察實錄其真而去其偽則人知勉勵無敢飾詐以求售士風純而國是定將必由此上是之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請考核真偽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何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自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翥與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涇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

汪義端請盡除偽學黨

柴中行不肯書不是偽學

心滌慮、不敢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滏尚書左司郎官、　八月、申嚴道學之禁、時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帝頗知其非、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奸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恐誤陛下之用人、且俟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言、則徒有噬臍之悔、願下此章、播告中外、令舊奸知朝廷綱紀尚在、不致放肆、從之、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太常少卿胡紘上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大理司直邵褎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原、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審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子弟諸生更迭進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士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

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授草使論熹等詔熹落職竄蔡元定

王沇乞定偽學籍凡五十九人

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斗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自任、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論熹剽竊張載程頤之緒餘、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誅、以為欺君罔世、汚行盜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編管別州、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獲免。

三年、十一月、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宰執則有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等四人、待制以上則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等十三人、餘官則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𡌴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則有皇甫斌范仲任張致遠等三人、士人則有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儌幸之徒、倡為道學之名、聾瞽愚俗、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陛下取其罪魁之顯然者、止從竄免、餘悉不問、所以存全之意可謂至矣、奈何習之深者、怙惡不悛、日懷怨望、反以元祐黨籍自比、臣願特降明詔、播告天下、使中外曉然知邪

張孝伯勸韓侂胄弛偽學黨禁

李道傳請除黨禁頒四書并從祀

正之實庶姦偽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盜名欺世帝從之為下詔戒飭

六年三月朱熹卒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乞下守臣約束從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偽學黨禁時韓侂胄已厭前事張孝伯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傳上奏言孔孟既沒正學不明漢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不能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益精語益詳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為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厲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於致知致知莫大於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

魏了翁請賜周敦頤美謚

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務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為國家用臣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於朝乞以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敦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為迂誠能下除禁之詔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伏妄言之罪會西府中有不喜道學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魏了翁狀奏臣竊見故虞部郎中周敦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手吏不敢決茍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莫不喜稱之其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學民知向風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嘗遣吏即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敦頤所以施諸一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氏沒更秦漢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其歸醇質者滯於呫嗶訓詁儁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理則清虛寂滅之歸論事則功利智術之尚誣民惑世至於淪浹肌髓不可救藥敦頤獨奮乎百世之下窮探造化之賾建圖著書闡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非滯其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

追謚周敦頤程顥程頤

理宗追封朱熹

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

詔黜王安石從祀

帝製道統十三贊

河南程顥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理所關、誠爲不小、臣愚欲望聖慈先將敦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蓋非小補、詔下太常定議、

十三年、追謚周敦頤曰元、程顥曰純、程頤曰正、從魏了翁任希夷之請也、

理宗寶慶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嘆慕、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

紹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國公、用鄒兗例也、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會、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旨、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副朕崇獎儒先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　丙午、封周敦頤爲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　戊申、視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講禮記大學篇、諸生推恩錫帛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按宋世道學之傳、自周敦頤始、敦頤授之程顥及其弟頤、而其學始盛、同時張載邵雍與顥兄弟實相師友、雖立言各成一家、至澤於仁義道德、不求同而自不能異、程氏之門人、則謝良佐游酢楊時尹焞最著、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受學於侗、熹出、而程氏所傳、

之學始發明無遺蘊其與熹同時而志同道合者為張栻呂祖謙持論異者為陸九齡兄弟
今自敦頤而下略採師友淵源所自以見一代道脈之大較云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好讀書雅意林壑不為人事窘束世故拘牽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嘗著太極圖說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形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程顥程頤受業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顥資稟既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極其德美非形容所可

及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之六經而後得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見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卒也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道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人之後得不傳之道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程頤字正叔自幼非禮不動其為學之要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嘗作顏子好學論曰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

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其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之篤學之得其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光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者也今謂可學而至豈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學異矣頤所著惟易傳為成書尹焞謂頤踐履皆易作傳只是因而寫成其自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識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

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詞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游酢楊時從頤學一日頤坐而瞑目久之覺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出門外雪深尺餘其師道尊嚴如此　張載字子厚鳳翔人少孤無所不學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告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也又訪之釋老之書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湻如也熙甯中被召以事辭歸築室南山下弊衣蔬食專精治學以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問於程顥顥答書曰承諭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

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載得之大悅載所著有西銘正蒙而西銘最為一時儒者所服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甯也楊時嘗問程頤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頤答曰西銘推理以存義廣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二本之弊私間而失仁無分之弊兼愛而無義分立則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無父之極義之賊

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少篤學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臥不就枕席者數年嘗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其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通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易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自著無名公傳曰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於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二三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於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於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己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初見程顥受學甚篤後又事程頤頤嘗指良佐謂朱公掞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或問良佐太虛

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若不用則何止問子莫不用否曰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語被伊川一語壞却二十年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何如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發得太早再問當初發此語時何如曰見得是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語壞却曰當了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語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善鍛鍊人既說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初以文學知名於時程頤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程顥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酢識學事酢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學焉呂居仁曰定夫後更學禪居仁嘗以書問之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尹焞字彥明洛陽人從程頤學頤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焞獨能力行之嘗言伊川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先生自涪陵歸日往候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堵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可輕說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初舉進士得官聞二程之學往從之程顥見時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時歸閑居累年沈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學者稱為龜山先生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楊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從彥嘗與人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

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徒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其議論醇正類此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初受學於羅從彥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云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朱熹字元晦新安人父松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人者善松疾革命熹父事此三人且稟學焉子翬嘗告熹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吾三字符也既而熹復受學於李侗侗亦父友也熹言自見李先生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者從事釋老之說皆非侗與人書曰元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有如此者且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熹生平於書無所不讀於義理無所不究極而其綱領樞要則在中庸未發一語先後與張栻論之最詳其言曰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即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

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真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中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門人黃榦狀熹行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張栻字敬夫廣漢人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從胡宏仁仲問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以書質之宏宏喜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為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朱熹每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

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婺州人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汪應辰林之奇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祖謙嘗與朱熹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之原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又與張栻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粗薄故欠却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欠却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其自克治如此學者稱為東萊先生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少有異稟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嘗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即己分內事己分內事即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南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初九淵之兄九韶嘗有書與朱熹論太極圖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熹答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九韶不以為然詆濂溪不已九淵乃復與熹書為申其辨略曰易之太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名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熹答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

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九淵終不以熹言為是、再書辨之、詞加憤厲、熹答以為凡辨論亦須平心和氣、反覆精詳、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懟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熹又嘗言子靜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過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涵泳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於世、其論經世書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可得而數者、即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月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

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為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二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為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數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朓朒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歷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六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之歷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數安得無差乎其竄道州也郡縣逮捕甚急元定色不為動與季子沈徒步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逆乎杖履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於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

張溥曰程學之禁首發議於陳公輔時紹興之六年也十四年而何若請黜其學阿秦檜意也孝宗之世謝廓然趙師中攻洛學鄭丙陳賈林栗攻朱熹帝兩左右之未顯禁絕也甯宗立韓侂胄用事憾熹排己而劉德秀道學之議興繼以為道學不足錮人也而何澹偽學之議起於是胡紘姚愈汪義端張伯垓葉翥張釜沈繼祖邵褎然余嘉丁逢王沇施康年等攘袂求進肆志排擊而偽學逆黨姓名著籍矣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讐論劾蔡

京王安石頗號忠鯁獨不說尹焞楊時遂痛詆程學胡安國疏爭公輔復邀周秘石公揆交章論罷始發於一念之私而後遂成不返之勢即彼立言時何嘗遂知流弊竟爲萬世罪人哉賊檜本從游酢爲程氏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馬伸請立趙氏後近聞道者及柄國姦敗即操戈申禁彼非眞不善程學也當日士學宗程氏宗程氏者皆黜和議檜心懷慙無所發憤則反噬以圖快意爾慶元諸奸逢迎侂胄甯知論學但熹爲射的奇貨可居或攻其身或詆其徒或約束科舉或榜列姓籍甚而請劍斬戒送葬競鼓異說莫獲美官充其詔心即程松獻妾趙師𢍰犬嗥之術也且孔孟絕學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明之周程張之學朱熹明之聖賢相傳本非有二而黜道學者偏分爲兩曰吾尊孔孟耳何程朱爲試問以孔孟何學程朱何學彼不解也彼先非孔孟而後黜程朱欲黜程朱則不得不陽稱孔孟要使孔孟復生於當日羣起而闢之也猶程朱爾蔡元定隱居著書無關朝列指爲妖人竄流道州元定何讐欲借以累熹也學禁稍弛胡紘丁逢請鑒建中靖國務絕根株夫批繩朝士而累及韋布内畏報復而并沮調停小人之錮道學也密矣孰知羣奸易盡大道長存非慶元之極貶無以彰淳祐之大明彼蠅營者又安在哉

五十三卷 36

太上皇崩孝宗議行三年喪

表議太上廟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等奏折之

尤袤請太子辭參決

高安陳邦瞻、德遠、編輯、

明大倉張溥天如論正

兩朝內禪 孝宗光宗寧宗廟儀陵議附

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太上皇有疾、　冬十月、辛未、帝罷朝侍疾、赦、　乙亥、太上皇崩於德壽殿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號痛擗踊、謂宰臣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議之自我作古何害、辛巳、詔曰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尤袤典禮定大行皇帝廟號高宗、翰林學士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顏師魯等奏曰、宗廟之制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羣臣集議、袤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為有證、遂從初議、乙酉、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不許、戊子、帝衰經御素輦還內、十一月、己亥、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於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經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於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於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

用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楊萬里請用張浚不聽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

帝欲終喪詔傳位太子

光宗立李道女為后

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視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下令德、庚子、皇太子三辭、參決不許、辛丑、帝詣德壽宮禫祭、百官釋服、甲辰、羣臣三上表請御殿聽政、詔俟過祔廟、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　三月、庚子、上大行太上皇謚曰、聖神文武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用翰林學士洪邁議、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享高宗廟庭、秘書少監楊萬里以張浚有社稷功、請用浚配享、不聽、　丙寅、權攢高宗於永思陵、　夏四月、壬申、帝親行奉迎虞主之禮、自是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辭皆如之、丙戌、祔高宗主於太廟、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祀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以畢高宗三年之制、而進必大為首相、　乙巳、皇太后移御慈福宮、更德壽宮為重華宮、　二月、壬戌、下詔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帝素服退居於重華宮、辛未、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聖壽皇太后、大赦、　立皇后李氏、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為恭王妃、性悍妬、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為法、不然

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帝惑李后不朝壽皇

后殺貴妃帝震懼增疾

帝疾稍愈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羅點等請朝重華宮不從

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李后所生也、
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二年、十一月、辛未、帝有事於太廟、后殺貴妃黃氏、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李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盒於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至是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冬至、郊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决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益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以子擴為安定郡王、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至是宰輔百官、下至韋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眾、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為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戊午、帝始朝重華宮、　五月、帝有疾、不視朝、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帥百官詣重華宮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郎官葉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復上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况壽皇令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

趙汝愚屬嗣秀王伯圭通兩宮情

李后謁家廟推恩鄧從訓等

陳亮對策當帝意擢為第一

陳傅良不肯草陳源押班中書

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中者在焉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懽然宗社有永不亦幸歟龜年又以書諭趙汝愚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更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是月皇后歸謁家廟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　三月辛巳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許命當制學士申論上意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五月己巳親策禮部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陳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於壽皇涖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眾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上得之大喜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間擢為第一　秋七月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九月庚午重陽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重華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謂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

倪思諫姜氏會齊侯於濼以規李氏

黃裳請誅楊舜卿

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趨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耶、傅良痛哭於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會上召嘉王、倪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后寖與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言、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帝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上怒、思出知紹興府、

冬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進御前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奏言、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殆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是時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亦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

十一月、趙彥逾復力請帝朝重華宮、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

壽皇不豫羅點彭龜年等請帝問疾不報

或不聽

五年春正月癸酉壽皇不豫　夏四月壽皇疾浸革羣臣數請帝問疾重華宮皆不報帝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宮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間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令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漬甃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事何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羣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不報　五月壽皇疾大漸欲一見帝數顧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敕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閽門痛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入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至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昨傳旨宰執出殿門令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及趙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

龜年等奏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

壽皇崩趙汝愚等請帝詣重華宮行禮不報留正等議以太后暫情

葉適勸留正請立嘉王

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曰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六月戊戌夜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於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惑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昃不出大宗正丞李大性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皋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皋之來方為制服乃子皋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已哉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僚恭詣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隙可乘然易表為書正敵國體減去歲幣以定隣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平日故世宗每戒羣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惜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卻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己巳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丁未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

汝愚請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懼而遁

徐誼請汝愚遣韓侂冑以內禪議奏太后關禮贊成報可嘉王乃即帝位

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帝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因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遁去、 甲子、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時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徐誼以書誚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知閤門事韓侂冑琦五世孫、憲聖女弟之子也、同里蔡必勝與侂冑同在閤門、可因必勝招之、侂冑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冑請於太后、侂冑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冑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太后因問侂冑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冑、且云來早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冑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日

章穎等劾林億年等

詔議毀撤僖宣廟室

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闔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禫祭汝愚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册、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皇子入素帷、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帷立、內侍扶掖登御座、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命舜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與舜卿傳奏皇子即位、乃得寶出、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力也、　乙亥、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奪舜卿官、億年常州居住、源撫州居住、　冬十月、庚寅、更號泰安宮為壽康宮、　閏月、庚申、詔議祧廟、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曹三復皆請併祧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至是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夾

詔行孝宗三年喪

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子孫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乃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皇帝三年喪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時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以日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策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擬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凉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先是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詔集議朱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孫逢吉等議葬孝宗乞別求吉兆

甯宗慶元六年六月乙酉太上皇后李氏崩謚曰慈懿　八月辛未太上皇帝崩廟號光宗

皇太后崩
光宗崩

史臣曰光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攬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夫宮闈悍妬閹寺交構驚憂致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張溥曰光宗惇孝宗第三子也乾道三年莊文太子愭薨七年帝正儲極孝宗以其英武越次立之也宅憂攝政未耄禪位父之愛子自謂堯舜授受蔑過矣未幾過宮禮闕逆布天下帝即病狂何至兩宮父子誓不相見哉皇后李氏武臣李道中女高宗以皇甫坦一言聘為帝妃嫉悍多過專命制夫實命不猶帝所悲也宮人斷臂黃妃被殺揆以常情走訴上皇下詔廢貶夫婦正而父子和甯不甚善乃心疾內深不孝外著以無能之人負大

光宗立韓妃為后
趙汝愚為相

逆之名始望其為人君後竟不能為人子予竊怪之唐肅宗靈武即位進復東京迎玄宗居興慶宮起居無間張后與李輔國比迫遷西內驚憂成疾肅宗遂絕朝請玄宗不得其死夫親莫若父尊莫若天子唐之玄宗宋之孝宗父而天子尊親極矣一宮之隔俯仰縣人僕隸婦女間執其命黃泉大隧莫可如何此亦天地之極變也光宗於李后始而愛既而畏愛而至於忘親畏而至於失心魯桓晉惠若是班乎后歸謁家廟使臣鄧從訓等推恩者一百八十人而帝有一父獨禁其朝武曌立武氏七廟偏殺唐子孫后即無其才不幸而有其心矣度帝當日疾病昏瞀苟一念至甯不知壽皇當朝悍婦當去然以畏后而成疾以疾深而遠父既憖盈庭之痛哭又虛祚席之鷹鸇宮車雖駕一身莫由古來逆親之人大都畏內之人王者齊民同一轍爾玄宗內遷顏真卿帥百僚首上表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舉朝卒無言者紹熙諸臣躍宮叫呼事成廢立或譏過激豈實應寒蟬反賢於號泣三諫乎人倫所係力爭者即為臣子坐視者即為亂賊帝疾或不可起逆名必不可居禪六年而帝始崩帝果病乎又不如肅宗之聞變心悸繼太上而速殞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

韓侂冑專政

光宗紹熙五年秋七月甲子皇子擴即位　乙丑立皇后韓氏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冑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己巳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己亥復召留正赴都堂治事趙汝

復召留正赴都當治事

侂冑以內批罷留正

京鏜怨汝愚不與方面侂冑引以自助

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 戊寅、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為武寧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午、以韓侂冑為汝州防禦使、初侂冑欲推定策功、意望節鉞、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豈可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然以傳達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閒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冑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冑觖望、與知閤劉弼言於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八月、丙辰、內批罷左丞相留正、時韓侂冑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山陵不合、侂冑因間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冑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冑慙憤、羅點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冑終不懌、九月、壬申、以京鏜僉書樞密院事、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冑引以自助、鏜時已變素守、羣憸附和、視正士如仇讎、衣冠之禍自此始、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時韓侂冑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弼、亦以不得與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冑愕然問計、曰、惟有用臺諫耳、侂冑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冑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冑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冑之人、排斥正士、侍講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冑、會龜年出

黃度將論侂胄內批罷之

內批罷朱熹游仲鴻請還之不報

彭龜年論侂胄姦邪帝欲兩罷之不果遂黜龜年而進侂胄

護使客、不果。熹復貽書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未幾、復內批罷侍講朱熹。熹事見道學紀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日講官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王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盛世事也。崇甯大觀間事出御批、遂成北狩之禍。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皆不報。

十一月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見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上疏條奏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使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駭曰、侂胄朕託以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龜年又言、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舊僚、一朝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不遠、則復侍左右、留者納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上批龜年已為優異、侂

謝深甫劾罷陳傅良侂胄罷陳騤

侂胄從京鏜計使李沐奏罷汝愚併及徐誼楊簡等

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與鑰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
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
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由是侂胄愈橫、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　己巳、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陳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
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
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時
彥逾為工部尚書、自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
辭疏廷臣姓名於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甯宗慶元元年、二月、戊寅、罷右丞相趙汝愚、初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
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
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是日汝愚出浙江
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甲申、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
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思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
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
侍郎章穎侍經幃、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
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壽皇崩、兩
宮隔絕、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君喪無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
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禮貌常典、使精忠直節、拂鬱黯

呂祖儉劾侂冑被貶鄧驛繳奏不從

閭何以示後世、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預防侂冑之姦、侂冑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夏四月、丁巳、太府寺丞呂祖儉奏言趙汝愚之忠、韓侂冑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祖儉乃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則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蓋衆聽所共孚者、今又終於斥逐、臣恐自是天下有當言之事、必將相視以為戒、鉗口結舌之風、一成而未易反、是豈國家之利耶、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近、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望耳、比者聞之道路、左右習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得闚者、車馬輻輳其門、如市、恃權怙寵、搖撼外庭、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幸門、不在公室、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臣因李祥獲罪、而深及此者、是豈矯激自取罪戾哉、實以士氣頹靡之中、稍忤權臣、則去不旋踵、私憂過計、深憂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寖寡也、疏上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不當貶、中降旨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逐已從寬、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祖儉乃其孫也、今投嶺外、萬一即死、陛下有殺諫臣名、臣竊惜之、帝問、祖儉所言、何事、人皆知韶州之貶、不出上意、尋改吉州、 庚

楊宏中等上書請竄

申、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

李沭章穎李祥楊簡並斥遠地時號六君子

胡紘條奏汝愚十不遜遂竄永州

汝愚至衡州為錢鍪窘辱暴卒

一端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也近者諫官李沭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沭以為父老惟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沭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穎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沭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沭之回邪竄沭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留之不聽是日有旨李沭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左正言知臨安府錢象祖捕諸生押送貶所未幾出驛知泉州時天下號宏中等為六君子

秋七月癸酉加韓侂胄保甯節度使

十一月丙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初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謫汝愚甯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趙師古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

二年春正月壬午趙汝愚卒於衡州初汝愚之貶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冑風旨窘辱備至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冤之訃聞上命追復元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

呂祖儉卒於高安

許及之謟事侂胄時稱由竇尚書屈膝執政

趙師鐸媚侂胄愛妾以求遷官

侂胄從京鏜等言使蔡連誣告汝愚捕鞫龜年等范仲藝止之

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讒者遂以為罪云、　秋七月、量徙流人呂祖儉等於內郡、祖儉移高安、尋卒、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四年、五月、己亥、加韓侂胄少傅、賜玉帶、　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謟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朝臣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關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是月、以趙師鐸為工部侍郎、師鐸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鐸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韓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眾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鐸也、侂胄大笑、

五年、春正月、庚子、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連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連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於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已、但莫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

侂胄愛陳自强其黨遂薦之秉政

呂祖泰請誅侂胄等用周必大程松陳讜奏行杖配

胄取録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䘏年三官、而擢連進義副尉、

六年、秋七月、以陳自强簽書樞密院事、自强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國、自强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强、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强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踧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太學録、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擢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秉政、　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然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强何人也、徒以韓侂胄童稺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平江之廝役、人共知之、今師旦乃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蘇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廝役之周筠者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下三省、朝論雜起、御史施康年以為必大實使之、遂露章奏劾、且謂惇熙之季、王淮為首相、必大嘗擠而奪之位、倡偽徒、植黨與、令屏居田野、不自循省、而誘致狂生、扣閽自薦、以覬召用、林栗言偽學之成、造端自周必大、乞加貶削、遂貶必大一官為少保、降詔呂

韓皇后崩
程松獻妾於侂冑
蘇師旦以筆吏事侂冑
楊后與侂冑有怨
侂冑起用薛似辛棄疾陳謙等
陳自强為承相惟侂冑所欲為

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脊黥面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遂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　冬十月加韓侂冑太傅

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

嘉泰元年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松皆附韓侂冑松諂侂冑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冑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冑憐之遂得同知樞密院

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初韓侂冑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冑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自韓后崩中宮有未所屬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冑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冑有怨矣　加韓侂冑太師封平原郡王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冑平章軍國重事侂冑謬為辭謝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侂冑欲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冑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羣小滿朝勢焰薰灼

三年五月以陳自强為右丞相時韓侂冑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强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與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

余嘉請加侂胄九錫

强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併獻凡書題無併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强表裏之功為多

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時侂胄專政既久黨與偏內外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公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流涕顏棫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後伏誅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張溥曰韓侂胄奸深不若蔡確險戾不若章惇陰賊不若蔡京悖逆不若秦檜而玉津園之殛蒙禍獨烈其小人之不幸者乎侂胄忠獻曾孫附麗后戚家世貴重異於羣小又與趙汝愚定策甯宗功安社稷令以道事君同心輔政外戚垂名豈在博陸伏波以下惜乎器小不任也天子方立志規節鉞汝愚不察其奸恡而不與夫內陽外陰為泰內陰外陽為否君子小人所爭者內外之間耳不係乎官名之大小也竇武陳蕃謀誅黃門常侍垂成而敗於朱瑀何進案捕中官張讓一入直而禍發殿前以彼元功國戚總權中外而宮禁防閑須臾不密遂起大變汝愚熟識古今甯不知鑒侂胄凶人靳其節使反使居內得

韓侂胄謀立蓋世功名

追封岳飛為鄂王

傳導詔旨。親幸竊權。徐誼葉適久知為患。慶元一綱。所必然也。蔡京患言者議己。而徽宗御筆手詔。劉弢祖之。而內批始出。秦檜主和。勾龍如淵請擇臺官。擊去異議。京鏜祖之。而邪黨始盛。偽學姓名。即元祐之黨碑。蔡連告密。即同文之故智。小人聚族。不戒而孚。猶之南海北海。聖人出焉。心同理同也。朱熹彭龜年初劾侂胄而去國。吳琚曰。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罷之易耳。嘉泰二年。京鏜死。何澹劉德秀胡紘罷。侂胄遂弛黨禁。夫甯宗本無任侂胄之心。而寵積於人言之不至。侂胄本無殺正人之心。而勢激於羣奸之助。成一陰之積。窮為五陰。由來漸矣。韓同卿后父也。善遠權勢。而侂胄反假后為恣睢。其人蓋工盜術者。始望節鉞而不得。終極公王而無厭。非殺亦曷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

北伐更盟

甯宗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金為北鄙韃靼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椿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亡。願屬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會鄧友龍使金還。言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國困弱。王師若來。勢如拉朽。侂胄聞之。用師之意益決矣。　五月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勵諸將。故追封之。

華岳諫用兵得罪

金主璟命僕散揆會兵於汴

田俊邁誘蘇貴等為間金遂罷河南宣撫司

金主諭和陳自强戒陳景俊勿言

侂冑使人激怒金使以起釁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冑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寗　五月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乃命平章僕散揆會兵於汴以備之　六月詔内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初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糒窮蹙餓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羣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好和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丁未韓侂冑欲審敵虛實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侄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含容恐侄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强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以邱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初韓侂冑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冑不納至是命崈宣撫江淮崈手書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固力辭不拜侂冑不悅　十二月戊寅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冑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

陳孝慶復泗州等縣

命李壁草詔伐金

李爽皇甫斌等敗績

宬議棄泗州

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二年、夏四月、庚午、追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削奪王爵、改謚繆醜、　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陳孝先復虹縣、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命直學士院李壁草詔下伐金、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谿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　甲午、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六月、甲寅、鄧友龍罷、以邱崈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崈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

侂冑罷鄧友龍貶王大節等斬郭倬

金僕散揆分兵九道南下

宋不肯棄淮

何汝勵等潰走江表大震

韓元靚來露講解意宋始與揆

江　秋七月、韓侂冑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翌日罷師旦、籍其家、尋除名、韶州安置、　八月、丙子、金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州、完顏嶙兵五千、出來遠、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甲申、以邱崈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崈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完顏綱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金僕散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眾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於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十二月、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於金、　時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自謂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邱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墳墓宗族、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崈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靚既回、崈得金行省文字、以聞於朝、韓侂冑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

畢再遇屢敗金人

侂冑怒罷邱宻

葉適乞兼節制江左

十萬以助軍而諭宻募人持書帑赴敵營議和宻乃遣陳壁充小使持書於揆願講和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宻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且言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肯擅專文還宻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三年春正月丁丑邱宻罷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宻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和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冑為首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侂冑大怒罷宻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是月金僕散揆卒於下蔡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於汴至是揆卒　夏四月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時韓侂冑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之侂冑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　九月貶方信孺官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於獄露刃環守絕其薪水要以五

史彌遠請誅侂胄楊后力贊之

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遣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非此、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蜀中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匹、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師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强虜、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柟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王倫之孫也、　辛卯、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罷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寸功、　十一月、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奏、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韓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儼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諾、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以告李壁、壁謂

貶陳自强　斬蘇師旦

以侂冑師旦首送金師

事緩恐泄乃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統兵三百候侂冑入朝至太廟前即呵止之擁至玉津園側殺之彌遠豪祖以聞帝猶未信既乃知之遂下詔暴揚侂冑罪惡於中外蓋其謀始於彌遠而成於楊后及后兄次山帝初無意也侂冑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陳自强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强即上馬去丁丑貶自强永州居住己卯斬蘇師旦

嘉定元年春正月戊寅右諫議大夫葉時請梟韓侂冑於兩淮不報　三月癸酉復秦檜王爵贈謚　己丑王柟自金軍還初柟至金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之國增歲幣為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候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匡具以柟言奏於金主璟璟命匡索取韓侂冑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以誅韓侂冑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冑貴顯幾年矣柟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爾匡曰南朝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頷之而笑和議始決因遣柟還索侂冑首詔百官集議倪思謂有傷國體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冑及蘇師旦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六月王柟以韓侂冑蘇師旦首至金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懸二首并畫像於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　八月置安邊所凡韓侂冑與其他權倖沒入之田及圍田湖田之在官者皆隸焉凡所輸錢租籍以給行人金繒之費迨後與北方絕好軍需邊用每於此取之　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喬宇來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

張溥曰韓侂冑自慶元用事驕橫數年怨流天下忍聞邊釁傳首敵國後世快之顧勢有

難易遼功念切其罪未若秦檜之甚也賊檜判國主和劫制庸主文武忠義一時勦絕侂胄起而反之封岳飛以勵諸將削秦檜以申義討誅其心者曰子輩之帥師原其罪者曰殷浩之北伐苟使成功玉津無殛南山之罪猶可贖也乃賊檜專政二十餘年割地稱臣及頌功德家建一德格心之閣朝賦秦城王氣之詩勢同新莽禮極榮哀傳歷三朝守其說者如湯思退沈該万俟卨史浩之徒力持不變謂和議得相有福無禍也物極而變侂胄乃起輕銳用兵身家破滅遠近訕笑豈真敵仇可忘中原當棄乎炎興之際戰將如雲偏裨募府皆號虎臣自檜當國人材遂盡孝宗習射殿庭雄心恢復符離一潰竟棄德順當食拊髀四顧莫應再更光甯狃和墮戰士氣益衰侂胄秉政忠力屏放讒諂側肩蘇師旦筆吏進身程松獻妾求寵咸建牙伐鼓經略四方以非常之功責貫販之賤無不敗也唐順宗時王叔文王伾弄權八關十六子雜沓進用當日建白頗多善政而夸競薰灼神人怨怒不久即敗侂胄何人敢談恢復乎彼始附成肅後緣恭淑託根二后霑帷宮府揚后既立內不相容始懼而謀立功國家大事公心圖之尚慮不濟以私求勝其誰聽焉燕然之銘不及竇憲而北景之誅下同梁冀息雖陷於封疆禍實種於內戚彼蓋日與死隣而不悟也或謂天假佑宋高宗之世不生賊檜而生侂胄佐以諸將和議不成還二聖復兩京猶有望乎而又恐小人道同逢君一術以侂胄處紹興未必不欣然主和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四

吳曦之叛

吳挺卒趙汝愚請別置帥

吳曦賂陳自強韓侂胄得帥蜀

吳曦抽摘程松東西軍

曦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光宗紹熙三年夏四月以邱崈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崈往崈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四年五月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崈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李世廣權總其軍知樞密院趙汝愚亦言吳氏世掌西兵非國家之利宜別置帥遂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以挺子曦帶御器械

甯宗嘉泰元年秋七月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曦時為殿前副都指揮使鬱鬱不得志乃以賄賂宰輔覬求還蜀陳自強為言於韓侂胄侂胄許之遂有是命曦至興州因譖副統制王大節罷其官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

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亦不省　夏四月丁丑吳曦叛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十二月吳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度秦隴與金人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聞曦叛求封大喜與曦詔曰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既萌進退維谷且卿自試翼贊之功執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朝見忌遂被誅夷之慘可不畏

曦受金封王翼楊騤之抗說不聽

程松聞金兵至而遁

哉智者順時而動明者見機而決今大軍臨江若能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我師東下無西顧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册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撿使遣人報曦曦得報心喜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於綱及金將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里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保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　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撤驀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且索曦告身為信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　金完顏抄合攻鳳州程松猶未知吳曦之叛遣人求援於曦曦紿言當得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躪松急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逃奔使者追予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陝西向掩涙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三年春正月辛卯吳曦自稱蜀王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於金分其所部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於成都

曦自稱蜀王召安丙用軍楊震仲不屈死

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盃為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何疑後政事巳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遂召丙用事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吳晛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　二月己未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初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青城山道人安世通獻書於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為公初得曦檄即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夔梓興伏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殺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為叛也且曦叛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論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倚因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汙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甯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乙亥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甯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

楊巨源李好義謀討曦奉安丙主事

好義巨源等斬曦推丙權四川宣撫使

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之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戶內、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亟呼王換斧其腰、曦始縱、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還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位凡四十一日、金遣朮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似非附逆者、或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書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玠子孫免連坐、初曦未叛時、嘗較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轅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為駭、默自念曰、我當貴、月中

巨源好義取關外四州

好義乘勝徑取秦隴楊輔安兵不許

王喜遣劉昌國毒死好義昌國以見祟死

王喜為節度使巨源不平丙使樊世顯殺之

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而決、蓋其妄心一萌、遂奪其魄、擧目形似、已兆覆亡之禍矣、 三月、丁丑、斬偽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許奕為宣諭使、 壬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西和成階鳳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於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河、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於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楊輔安丙不許、士氣皆沮、孫忠銳因而失守散關、丙素惡忠銳、檄其還、欲廢之、先命楊巨源偕朱邦甯以朽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殺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表聞於朝、 丁卯、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時朝廷察安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李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吳曦故將王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死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號痛如私親、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死、 六月、安丙殺楊巨源、初吳曦之誅、實楊巨源李好義為首倡、功最大、既安丙以討賊事聞於朝、詐言以巨源好義為首、實則獨後二人、及奬諭詔書至興州、巨源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僅與通判、心益不平、乃為啓以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節、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既又愬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王喜鞫其黨、皆抵罪、

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州之長橋、樞密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拔刀取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忠義之士莫不扼腕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弔其詞尤悲切丙以人情洶洶上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

楊輔請以劉甲代丙

嘉靖二年、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使、

張溥曰。蜀漢滅而鄧艾因關中定而王鎮惡誅吳曦平而李好義楊巨源死三者皆不平之大者也艾死於鍾會鎮惡死於沈田子同在軍中忌功賊殺旋受誅夷報施如響獨安丙殺巨源富貴考終沒有美謚天道竟安在哉曦懷不軌丙父知之韓侂冑開邊曦以賂還蜀丙言可憂者十顧其兇狡跋扈不能禁也巨源倜儻不遇僅典倉官好義弱冠從軍位止州將身無方鎮之寄君無推轂之令號咷倡義直走偽宮砍頭揕胸須臾亂定丙時尚陰陽曦側囁嚅顧盼因人成事獲居首功有人心者平原謝毛遂淮陰下左車可耳奪其功而殺其人智且出王渾下則何為乎吳氏忠孝承家三世鎮蜀曦年四十有六忽發狂惑諸母涕罵族子不平悖逆寡助亡可逆覩然程松懼走金人合盟宿將挺戈南北震動圖之稍緩即為劉豫丙雖夢符神玟而持詔乘馬策非己出此巨源之死所以悲歌劍外也賊曦既誅四州漸復徐取秦隴牽制淮寇亦百世一時而丙棄不用散關之失斬孫忠銳以自解忠銳不服也王喜貪淫很愎為曦大將丙不誅之縱其毒殺好義委任如故好義陰殛劉昌國時魂魄能不恨丙乎丙不哀好義勢必殺巨源兩賢之死蓋丙志也李翰傳張巡而雎陽節著李珙傳巨源而西蜀功顯國家之賞罰混然後丈人之公論明矣

何國史於丙猶有恕辭也

可握温鐵木兒稱帝于斡難河

衛王允濟請除鐵木真金主不許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

蒙古侵金

寧宗開禧二年十二月蒙古奇握温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叉兒母曰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温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封鐵木真為察兀秃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沆海山與蔑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即位建九斿白旗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先是紹興中金人屢擊蒙古不能克遂與之和金主嘗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鐵木真既即位遂發兵復征乃蠻滅之執杯祿可汗以歸

鐵木真滅乃蠻

夏主安全納女請降于蒙古

金主永濟立蒙古主見詔唾而不拜

蒙古主遣其子復攻金

嘉定元年、冬蒙古征脫脫及屈出律罕、時斡亦剌等部、遏蒙古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

二年三月、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即唐之高昌也、　五月、蒙古兵入靈州、夏主安全納女請降於蒙古、夏自是益衰、

三年十二月、蒙古侵金、先是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謂金使曰、新天子為誰、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禁百姓傳說邊事、

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惜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乃命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　八月、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蒙古主復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宏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甯集甯、東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　閏九月、蒙

明安反降于蒙古完顏胡沙等敗走

金主欲奔汴衛卒死戰却蒙古兵乃止

紇石烈胡沙虎棄西京金主不問

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馬將遂南向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率重兵為後繼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蒙古主聞之進兵于獾兒觜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主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平蒙古兵乘勝薄宣平遂克晉安縣遊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兵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多所損折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朮虎高琪屯通玄門外尋降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十一月金徒單鎰初為上京留守蒙古兵日攻西北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右丞相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韃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鏜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恥哉　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殺來水令至中都金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胡沙虎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平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嬀川胡沙虎不悅

金主數沙虎十五罪罷之

金主復用胡沙虎

胡沙虎作亂殺徒單南平等遂立金主徒單鎰勸立昇王珣鄭夫人以死守璽

五年、三月、金胡沙虎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韃靼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甯宮俱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蒙古主既克宣平、遂攻德興府、坎壚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蒙古主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復擁楯先登而射之、金兵引却、蒙古遂盡拔德興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

六年、五月、金主允濟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　八月、金主復用胡沙虎使將兵屯燕城北、徒單鎰切諫、不聽、胡沙虎與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剌等謀作亂、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韃靼至此關、已絕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刃殺之、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殺之、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豎奪璽耶、我死可必、璽必不與、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數十人、丞相徒單鎰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頃軍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

术虎高琪敗績懷來反殺胡沙虎金主論功行賞

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默然乃遣宦者李思中弒金主於邸時完顏綱將兵十萬行省事于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徒單銘等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子守忠為太子追廢允濟為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蒙古兵至懷來金元帥右監軍术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入蒙古主乃留可忒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眾趨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可忒薄察軍合既而又選諸部精兵五千騎合怯台哈台二將圍守中都方蒙古兵至皁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糺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論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金兵大潰高琪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糺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難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肱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　時蒙古木華黎統兵侵金所向殘破永清人史秉直聚族謀曰方今國家喪亂吾家百口何以自保既而知降者皆得免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萬戶領降人家屬屯霸州　十二月蒙古主留怯台及哈台屯燕城北分降人楊伯遇劉材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韃靼兵為三道命其子术赤察合台窩濶台三人為右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徑抵黃河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遵海而東破灤薊大掠於遼西之地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

蒙古主將兵逼中都

完顏承暉請議和金主乃以故主允濟女與蒙古主

金主珣議遷汴

金主至良鄉乣軍作亂

由中道破雄漠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遥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邱墟、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

七年三月、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城、蒙古主不從、遣使諭金主曰、汝河北河東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既弱汝、我復追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承暉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社稷安危在此一舉、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為之計、金主然之、遣承暉議和、蒙古主欲得其公主、金主乃以其故主允濟之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內、 五月、金主珣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于汴、左丞相徒單鎰諫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金主不從、遂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款我之計耳、復圖南侵金主至良鄉、命扈衛乣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乣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温而推斫荅比涉兒札刺兒三人為帥、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荅擊敗之、遣使乞降于蒙古、蒙古

金主命太子守中都既而召還

寅荅虎以北京降蒙古

李英等敗中都援絕

承暉死義抹撚盡忠南奔蒙古遂入東都

主遂遣明安援斫荅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九月蒙古將木華黎進兵攻金北京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裨將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殺銀青推寅荅虎為帥木華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荅虎遂舉城降木華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為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華黎從之奏寅荅虎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於是金順城懿通州相繼降于蒙古

八年二月金中都被圍既久完顏承暉以抹撚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付之而自總持大綱又遣人以礬寫奏告急金主命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軍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軍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孛朮魯調遣繼發以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然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軍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一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爾繆誤得非神

金主不問盡忠罪

志亂耳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死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月餘不滅時蒙古主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得至此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盡忠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

張溥曰蒙古之興兆奇寡婦光明炤腹一乳三子傳至敖羅孛極烈立號自王鐵木真繼起破乃蠻攻西夏滅國者四十遂建九斿稱可汗彼固道生之子竟開元氏朔漠造家併部十世事豈偶然然金源不競紹宣無能即史所載紇石烈胡沙虎之弒立朮虎高琪之擅殺抹撚盡忠之背叛兵敗不誅大逆曲赦遷汴亡燕莫非自掇也金章宗朝鐵木真入貢衛王允濟奇其狀貌請以事除之若有先識及即帝位橫受唾罵一矢莫發齊莊公著聲於叩馬而隕體於登臺為君蓋其難哉胡沙虎貪殘跋扈屢形彈奏衛王不加竄逐反任以兵城棄州隘旋罷旋用生其邪心城北亂作身遭廢弒昔章宗無子猜忌諸王利彼柔弱援以神器方襲尊位即殺李妃懦而不仁其何能國此徒單鎰所以不為之死而勸立昇王也宣宗既立胡沙虎益驕近侍慶山奴等請為早圖高琪頗知其謀喪師被詰還兵向第晉陽袁甲反論功封夫西京之棄胡沙虎罪當死而發憤於共主懷來之敗高琪罪當死而發憤於大臣逐窮倒行走險一轍甚至弒君而蒙定策之賞專殺而受討賊之功上恬下憘直以國戲矣中都圍急承暉仰藥

喪責在平章彼即期死社稷視鄭夫人尚有愧焉鐵木真綴師燕北分兵三道州郡盡下中都孤立責金犒師和成徐還既知徙汴即襲虛破燕凡此皆金愚宋之術而金復自愚乞和遷都召還太子秦笑六國竟以身蹈無汴則宋弱無燕則金危書曰與亂同道此之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

金好之絕

真德秀請罷金歲幣

甯宗嘉定四年六月遣金嵘賀金主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　冬十月以金國有難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七年三月金主珣遣使來督歲幣　五月金主珣遷都於汴遣使來告　秋七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罷金歲幣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巢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黄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為隣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謀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

德秀請鑒政宣十失并獻五不可

言帝納之、遂罷金歲幣、八月、癸卯、金國復來督歲幣、
八年、十一月、復遣使如金賀正旦、刑部侍郎劉鑰等及太學諸生言其不可、不報、真德秀復上
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韃靼西夏、東出潼關、深入許鄭、攻圍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
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橫、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
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
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為監、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
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刼遷我
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嘗論政宣致禍之由、其失有十、
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説、王黼開應奉享上之門、專以淫侈蠱上心、奢靡蠹國用、土木之功、窮
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羣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
是荒嬉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教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
之法不行、潰敗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恤、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
其失二也、政宣之失、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
當時羣臣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此上不畏天戒、其失三也、政宣之際、以
言為諱、張根論征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矣、鄧肅以
進詩諷諫、屏出太學、朱夢説以昌言官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
此下不恤人言、其失四也、政宣用事之臣、專以毀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
材、不以奸黨廢、則以邪等斥、不以曲學逐、則以異論逐、非[illegible]且坐斥之涂、舉國[illegible]

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雖壬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宰柄下僉濫
厠樞庭其翔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尹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
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
人顓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
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真尅期入寇而大臣諱晦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
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政宣小人專務聚歛以揺根
本朱勔以貢奉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比屋嘆息王黼創免夫錢而諸
路騷動人不聊生散為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牆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古者以一士寢敵謀片言折外侮政和初遣使覘國而童貫實行遼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
南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戎律以僕隸之材當元戎之任節制不明諸將無所稟畏庸懦
不武敵使得以憑陵未幾副之以蔡攸易之以譚稹其為駑怯又益甚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
無人而異志興矣此授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强國間區區一環宜無愛
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邦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
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卒不與秦求地於趙趙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
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蓋有國者不幸與强敵為
隣當有以服其心而不啻徇其欲方女真絶遼國交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尊如高山
大海未易測其雄深何敢遽有他志不幸奸臣庸夫希功寡謀惟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
歲幣則與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至於索犒師則許以

犒師欲貸糧則許以貸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塞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戾
而南牧之師已侵奪於境上矣蓋犬豕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
爾也或者惟以納張瑴結余覩為造釁之由而不知召侮取輕其漸非一雖微結納之事其能
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失宜其失十也今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般樂怠傲
乃有宣和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餉者十八而士卒窮悴嘗有不飽之嗟災異頻仍修省之實
未覩言路壅塞讜直之士弗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欲遠而讒諂猶或
得志蒙蔽之風日熾聚歛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
也其於內事不敢盡言獨請為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
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鄰亦以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
吾河南之地以覬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
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詞遣使以覬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
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
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偷旦夕之安及符堅既滅慕容旋啓吞晉之
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揚豫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
之勢殊未可為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
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
養成深患也因以五不可為獻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
宗[illegible]迫其[illegible]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

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絶虜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也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逆杜窺覘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金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方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懲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監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心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蓋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由分故臣於篇終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不報

十年二月陳伯震還自金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也　夏四月金人分道入寇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有南侵之謀术虎高琪復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帥師南侵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搉場官盛允升殺之慶壽

高琪勸金主侵宋以廣疆土

趙方抗疏主戰遂檄扈再興孟宗政等擊卻金人

宗政等七十餘戰輒

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隣入大散關以攻西和階成州朝廷聞之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李珏董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金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則韃靼聞之亦將斂跡不宜用兵以益敵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無足取者議遂寢平章政事胥鼎亦切諫南侵有六不可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擾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有所言皆不用 五月金人犯襄陽棗陽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右左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聞捷大喜以宗政權知棗陽軍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亦敗金兵於光山隨州金人乃去 六月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恥未復念甫申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動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詔諭中原官吏軍民 十二月金完顏贇以步騎萬人犯四川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金人攻白環堡破之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

十一年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復破皂郊死者五萬人 戊辰金人圍隨州棗陽軍孟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

王逸追斬完

金呂子羽至淮不納和好遂絶

趙彥吶殲金人

吳政戰死于黃牛堡

張威使石宣擊破金

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帥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大散關及皂郊堡、追斬金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夏四月、金兵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還、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甲、階州守臣侯頤以昌祖遁、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勝計、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亦遁、又犯黃牛堡、興化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奪官竄韶州、克家等並竄遠州、 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至淮中流、不納、遁去、由是和好遂絶、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輔元帥、輔太子守緒會師南侵、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金復寇西和州、守將趙彥吶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 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之、 二月、癸卯、金人乘勝攻武林關、都統李貴遁還、 丁未、金人破興元府、權府趙希旨棄城走、 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 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 金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士城、趙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知隨州許國及扈再興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又命其子范監軍、葵為後殿、 閏三月、癸亥、金人圍安豐軍、及滁濠光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

賈涉使李全等擊破金人

宗政再興擊敗金人

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遊騎數百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慮忠義人兵為金所用、乃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於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之於曹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李全因致所得金牌於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於朝、乞如約授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秋七月、孟宗政扈再興合擊金人於棗陽、時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礮手擊之、一礮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鑛石工、晝夜攻城、運茆葦直抵圜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剏戰棚、防城損穿、穿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刲土、城頹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圜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刺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會扈再興、許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金頓兵棗陽城下八十餘日、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剋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瀼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出擊、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晡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illegible]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

遣再興等三道伐金

宗政復敗金人

夏與金絕好

黃州守何大節死之

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刱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　冬十月己丑京湖制置使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六萬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皆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州拒退之孟宗政復敗金人於湖陽　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焴節制且傳檄招諭陜西五路官吏軍民初夏人與金連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人不能出兵夏人怨之和好遂絕　九月辛卯夏人遣其樞密使寧子寧帥衆二十萬圍鞏州且來趣兵王仕信帥師發宕昌是月安丙命諸將分道進兵統制質俊李實發下城都統制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冐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於定邊城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乙巳會夏人於鞏州城下攻城不克遂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　冬十月丁巳程信復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安丙命信斬王仕信於西和罷張威官

十四年二月戊辰金人圍光州己巳金人犯五關壬申金人圍黃州又遣將圍漢陽軍　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　金人圍黃州急詔馮榯援蘄黃榯遷延不進黃州守何大節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纔出門而虜兵已集大節竟自沈於江而死金人復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自殺家屬皆赴水死　癸丑金兵退扈再

夏人乞會師伐金

時全兵敗金主誅之

金主榜諭戒南侵

興邀擊於天長敗之、　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北去、李全遣兵邀擊又大敗之、　冬十月、夏人復乞會師伐金、

十五年夏四月金主以朝廷絕歲幣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僉書樞密院事時全副之由潁壽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既而獲生口言時全之侄青受宋詔與全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十七年三月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

張溥曰開禧用兵金人罪狀韓侂胄嘉定元年函首畀之和議始成是年金主璟卒衛王允濟立亡何蒙古侵金搆兵五載永濟被弒立昇王珣徙都汴城中都遂亡後竟絕好終甯宗之世與金戰攻未有已也侂胄恢復之議雖發於蘇師旦屬仲方辛棄疾實與聞之仲方之言曰招納流民棄疾之言曰飭兵待變不數年金果難作其言驗矣使侂胄當日志存復讐外窺敵釁稍遲歲月至嘉定三年而後發天下必不以為非金人亦莫能加也寡謀輕動授兵僉壬行人致辭身首分裂乃知開禧之役天惡侂胄藉手誅之此固權臣惡熟之秋非大宋忘讐之日也真德秀慷慨萬言請罷歲幣又陳政宣十失務早鑒戒絕

和修戰君子同心所痛嫉者宰相無人侂胄以後又繼一史彌遠耳金主見逼蒙古惑於高琪及圖南侵羣臣皆言不可金主弗聽自嘉定十年入寇訖十六年而主卒明年甯宗亦崩累歲連兵夷夏交困顧問其時當國者誰彌遠也開禧之戰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孫成復褒信宋常小勝而後乃大敗嘉定之戰孟宗政捷棗陽王逸捷散關吳政捷黃牛堡宋固屢勝而中亦間敗但開禧伐金宋為兵首議出侂胄其敗也侂胄坐之嘉定伐金金為兵首議出中朝其敗也彌遠不得而坐也侂胄為國驕子忽以用兵而死彌遠為國老奸並用兵之名而避之天子又與誰共治亂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

李全之亂

金楊安兒大擾山東

甯宗嘉定四年十一月金益都楊安兒兵起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金泰和中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薄中都金人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金李全兵起

七年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矯捷能運鐵鎗人號李鐵鎗開禧中戚拱嘗結之以復漣水金主遷汴賦斂益橫河北山東遺民保砦阻險羣聚為盜寇掠州邑皆衣紅衲襖以相識時目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亦聚衆數千鈔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安兒敗死其妹四娘子私嫁李全

八年二月金僕散安貞敗楊安兒於益都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國等將花帽軍討敗之殲其衆安兒乘舟入海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衆附之楊氏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安貞復遣夾谷石里哥破劉二祖斬之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

沈鐸說應純之誘致北人李先為招山東羣盜置忠義軍

十年秋七月知楚州應純之以山東羣盜來歸置忠義軍時李全等出没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輙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之禁由是來者莫可遏初楊安兒之未敗有意歸朝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厮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悅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夤緣鐸得見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譏察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兵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漣水李全等生羡心焉　十一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李全率衆來歸國安用來降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　五月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國安用來降詔以安用同知孟州事

石珪殺沈鐸渡淮大掠

命賈涉節制忠義人兵

金張林逐田琢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

全襲泗州不克

十二年九月以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贍之李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率所部五千併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丙遣人諭之不止時涉知盱眙軍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嗟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因命涉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思亂因漣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三四至是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淮東　是月金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歸金以林為治中兇險不逞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過當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己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驩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十二月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時大雨雪淮水合請於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遥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特燭之金知有備乃引兵還

涉信李全陰譖殺李先其部曲裴淵等迎石珪拒命

金嚴實舉魏北等郡來歸

全襲東平大敗而還

時青自金

十三年六月壬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李先其下推石珪為帥以拒涉初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李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吏吳覲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於漣水先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選不納而潛迎石珪於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恥之謀分珪軍為六請於朝出修武京東路鈐轄印誥各六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鈐轄　八月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挈家壁於清崖崮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清崖實因求內附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勝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與林夾汶水而砦明日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遂北抵山谷遇金將斡不答盛兵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鬬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攜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道滄州假鹽利慰贍之尋還楚州　張林攻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州宣撫使初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赦為濟州義軍萬戶後附李全來歸處之龜山南衆數萬至是金帥府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當襲取盱眙盡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有是命未幾青復自金來附以為京東鈐轄　十二月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自以入漣水非賈

石珪降蒙古李全遂併漣水之衆

涉本意心懷不安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於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於淮安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技窮乃殺裴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於蒙古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卻遂以付全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全還自山東賜緡錢六萬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

張林懼李福叛降蒙古

十一月京都安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先是李全既併將漣水忠義益驕悍輕朝廷及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全大合樂以享之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舢艫舟謀爭舟楫之利膠西當登甯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猶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於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乃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弟有恩於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悖恩耶待與都統提軍取若頭耳林懼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降於蒙古將木華黎福狼狽走還楚州林猶貽賈涉書言非己叛實由李福也

种贇討敗張林李全入據青州彌遠加全節鉞涉嘆其驕不可

十五年二月李全復泗州　夏四月知濟南府种贇討張林林敗走李全入青州據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甯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初全有戰功史彌遠欲加全官賈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甯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十六年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趙邦永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

賈涉遣卒邱壽邁攝帥事李全併統其軍

許國代涉為淮東制置使

瞷于漣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邱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八月、李全攻邳州不克、復還青州、　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制置使、初國為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疏全奸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益自鬻也、遂易國文階、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楚州、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閫、及聞國用、乃註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理宗寶慶元年、二月、楚州軍作亂、初許國至鎮、李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恚而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詫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致厚餽、邀全還、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右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閫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賓贊戒全曰、節使當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參、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曰、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勲業、一朝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反也、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慶福謁國之幕客章夢先、令隔幕覘嗒、慶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恐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國會集間出劉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

李全楊氏憤國倨慢使劉慶福逐殺之

服此虜矣余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懼其謀已內自為備後全遣慶福還楚為亂適湖州潘壬事敗全黨益不安或教楊氏畜一妾男子指謂人曰此宗室也且語僚佐曰會令汝為朝士潛約盱眙四將為應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謀中輟止欲快意於國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求檄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及是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矣已及顙流血被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縋城走伏道堂中宿焉賊擁通判姚翀入城搞兩軍使歸營是日慶福首殺夢玉以報其辱明日國縊於逵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為制置使令屈意撫全全自青州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閧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揚州趙范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晞稷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彭義斌討全全求徐晞稷書與連和

五月李全牒彭義斌于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齎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於是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崓抽山陽忠義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

趙范上書須遠請討全不聽

義斌圍東平嚴實合孛里海史天澤攻之被擒不屈死

蒙古圍李全留青川

范毋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曰今上自一人下自一人至公卿百執事又下至士民軍吏莫不知李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自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言之先生知而獨不言不言誠是也內無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責之睎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睎稷者函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禁其為傷人之痛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奸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始未之信左右曰可卿大夫曰可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為宋鼂錯雖然使以范授賊而果足以紓國禍范死何害哉謗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見有護家之狗必將詬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閒慢差遣彌遠不聽 六月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嚴實潛約蒙古將孛里海合兵攻之兵久不至城中食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青崖之家屬不遣 秋七月彭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孛里海等軍相望義斌分嚴實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孛里海軍與之合遂及義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人屬耶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

二年六月蒙古圍李全於青州全北剿山東南仰錢糧且挾朝廷以疑蒙古蒙古攻之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蒙古築長圍夜布狗砦全援糧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

全令福先還楚

晞稷罷以劉琸代

彭忳激夏全入楚城

楊氏行成全反與李福合逐琸

夏全為楊氏所拒狼狽降金

姚翀代琸屈體楊氏

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勍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城夕陷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九月徐晞稷罷以劉琸為淮東制置使朝廷聞李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琸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忳延譽忳亦垂涎代琸從臾尤力故以琸代晞稷忳代琸知盱眙　十一月劉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其狡不許彭忳自以資望視琸更淺曰琸止夏全是欲遣患盱眙琸猶憚夏全我何能用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太尉何不往赴事會夏全忻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琸駭懼勢不容已復就二人謀焉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琸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懼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外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琸遂為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人窘東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琸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琸步至揚州借兵至衞夏全既逐琸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怒琸自劾未幾死

三年春正月以姚翀為淮東制置使朝廷以翀嘗與李全交歡故命之翀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翀至楚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李氏妻楊氏用徐晞

趙范上書彌遠論屯揚州

稷故事、而禮過之、楊氏許𫟃入城、𫟃乃入寄治僧寺中、極意娛之、 三月、趙范上書史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失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吳辭厚惠、可以啗賊、而不知啗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勝悔者矣、夫有遏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全人亦無以養之、不過分兵虜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年年而可以強國、一年而可以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全、全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全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速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師閫以張軍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設使賊不知兵勢、而犯揚州、是送死矣、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

李全降蒙古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蒙古、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其黨鄭衍德田四、救己曰、譬如為衣、有身無袖耶、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蒙古、 劉慶福在山陽

劉慶福欲圖李福反為福所殺

李福楊氏逐翀走死楚州不復建閫

張林等歸淮安討斬李福

檄彭忺等殲全餘黨忺不敢決張惠等縛之降金

李全自蒙古還南

自知己為屬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贖罪于朝李福知之亦謀殺慶福於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李福僞稱疾不出旬餘慶福往候之李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李福以慶福首納于姚翀翀大喜幕客杜來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措大手耶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衆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撥降未下六月福乘衆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翀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而往杜來至八字橋福兵腰斬之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鬢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姑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李福斬之初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全將國安用閻通嘆曰我曹來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令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師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衆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次子通及全妾劉氏妾稱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雲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八月檄知盱眙軍彭忺及總管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使便宜盡戮李全餘黨忺輕儇不為惠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議以時青望重檄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州遷延不決惠成進以朝檄專委青而不及己乃歸盱眙設宴邀忺乘其醉縛之渡淮以盱眙降于金　李全得時青報慟哭

李全誘殺時青

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河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宣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揚紹雲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王義深奔金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　十二月全封李全為淮南王全不受時全敗完顏訛可于龜山故也　李全誘殺時青併其衆

紹定三年二月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五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初全自還楚即廣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天長民保聚為十六砦比歲失業官賑不繼壯者亦皆就募射陽湖浮居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難制其豪周安民谷汝礪王十五長之亦蠭結水寨以觀成敗全知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糴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募南匠大治舭艫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實欲習海道以覘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蒙古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貿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縱游說于朝復請建閫山陽又遣使入金且欲鎖朝廷兵備乃遣軍士穆春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其下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不敢遽絕其給乃挾蒙古李宣差宋宣差以恫疑虛喝而蒙古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雖知其姦姑事苟安不之詰及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𤩨知縣陳

李全據鹽城不受朝廷節鉞

度正獻斃全之策

鄭清之勸帝討全

李全不受彌遠書

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廷倉皇遣幹官王節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盜過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不免入城安衆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敬夫攝州事先是士大夫無賢愚皆策李全必反而不敢言國子監丞度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之策有三其言鯁亮激切時不能用至是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時李全造舟益急至發塚取粘板煉鐵錢為釘熬囚脂擣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紿趙敬夫以蒙古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為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皆怨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橋于喻口以便鹽城往來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十二月庚申李全突至揚州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敬夫得史彌遠書許增萬五千名糧勸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壘示之全笑曰史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紿耶擲書不受敬夫恐亟迎趙范于鎮江范亦刻日約葵葵帥雄勝甯淮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州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至平山堂以偵三城

范葵屢敗全兵

機便、全攻東門、葵親搏戰、全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葵出與全隔濠立馬相勞苦、問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令復絕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汝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糧餉、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屢戰、全兵多敗、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然全志吞揚州三城、而兵每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策曰、城中素無薪、且儲蓄為總領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悉衆及驅鄉農凡數十萬、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衆、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于平山堂、布置築圍、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屢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兵官王青力戰死之、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力戰敗之、

范葵大敗李全、全走死新塘

四年春正月、壬寅、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時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弱甚衆、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耳、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渡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始全反謀已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順而邊陲喜事者、欲挾全為重、遂贊成之、故全決計反、及趙善湘趙范趙葵用事、聲罪致討、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大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

范葵等大破敵衆楊氏絕淮而去

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拂為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李宋二宣差曰看我埽南軍官軍見賊突鬭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二軍蹙之全趨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屍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全妻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楳史彌遠婿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籍殷勤故能成功　五月趙范趙葵復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遂薄淮安城殺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哭聲震天淮安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賊始懼王文趙必勝全子才等移砦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撑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其黨即遣馮垍等納款軍門趙范許之淮安平

張溥曰李全之亂皆史彌遠為之也全起北海農家私通楊安兒妹賊徒漸繁窺金衰微來歸中國賈涉隸之忠義收為我用得地歸虜豈盡無功但彼劇盜性同犬羊恩威節制使奉奔走紅襖諸賊皆吾左右手也寵以上將生其驕心官爵有限血氣無窮亂乃長矣涉初任李先招來全等分屯寨涅軍手頗懷遠慮無如史彌遠鑑禍開禧志存姑息涉亦

號令漸疏羣下交搆李先死而石珪横石珪叛而李全大甚以金牌小捷遽授節鉞悍難勸也賈涉罷任許國代之同為武夫而一朝屈全勢必生變國死于賊朝廷不問而遣徐晞稷晞稷無能諂事羣盜而遣劉琸琸逐于夏全則遣姚翀翀逐于李福則楚州蕩然不復建閫二三年間太師數易揭竿屢告廟堂充耳寂若不聞淮東重鎮輕等甌脫孰非彌遠失策哉彭義斌憤全殺國誓衆興討迫于寡助竟死内黄趙善湘度正趙范趙葵屢請討賊却而不納及全自蒙古還南叛形顯著猶事含忍鄭清之決計興師范葵一鼓殲滅淮安始平益恨向来養癰彌遠之罪浮于韓侂胄也侂胄北伐傳伯成邱崈皆非之鋭意自用卒為國辱而其名猶託于復讐李全小盜殺主師降蒙古罪在不赦彌遠縱之跳梁南北而其謀僅主于自保託於復讐者二聖中原其耻尚在且身蒙顯戮國無憾焉主于自保者一身以外非彼計也無事而馴至有事小事而馴至大亂害成禍結尚曰我無與焉寵榮一生而刑罰不及其意惡其罪深此誅彌遠者所以加侂胄一等也國家變故奸臣當之為彌遠者多為侂胄者少侂胄之開邊欲師王安石彌遠之養亂直法秦檜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

史彌遠廢立

京鏜等請育宗室子于宮中

寧宗慶元四年八月京鏜等以帝未有嗣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太祖後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五月乙亥詔立衛國公曮為皇子進封榮王

太子詢卒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

史彌遠使余天錫陰擇帝嗣遂得貴誠

皇子竑不悅楊后彌遠真德秀累諫不聽

二年、五月、詔以宗室子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三年、十一月、丁亥、詔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幬、又更名詢、

嘉定十三年、癸亥、皇太子詢卒、諡曰景獻、

十四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尋以宗室子貴誠為秉義郎、貴誠初名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瓐之子也、母全氏、家于紹興之山陰、初、慶元、余天錫為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彌遠器重之、彌遠在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王於帝為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為名、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室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過全保長家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甥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之、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慚、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最貴、宜還撫於其父家、遂載至臨安、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年十七矣、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進封子竑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

彌遠使鄭清之教貴誠陰定策立

彌遠圖廢竑甯宗不悟

帝不豫彌遠欲謀廢立楊后不可使楊谷等泣強之遂立理宗夏震捽竑

几上曰彌遠當决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秉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然言出于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焉清之見彌遠即示以貴誠詩文翰墨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究竟何如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策立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真德秀聞其事力辭宮教去位

十七年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答一語則清之將何以答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清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

潘壬等舉義約李全兵不至而敗死

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至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宣制後乃卽位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卽位矣宣制畢閤門先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尋進封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史臣曰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蓄養羣奸指正為偽外挑强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九月帝追封所生父希瓐為榮王生母全氏為國夫人而以弟與芮嗣之

理宗寶慶元年春正月庚午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謀立濟王意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進兵應接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雜販鹽盜千人結束如全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彊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犒軍知州謝周卿率官屬入賀壬子僞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行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

彌遠使天錫逼殺竑

魏了翁洪咨夔真德秀訟竑冤

鄧若水請誅彌遠

兵討壬壬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彌遠忌竑詐言竑有疾令余天錫召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諭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尋詔追貶爲巳陵郡公又降爲縣公改湖州爲安吉州起居郎魏了翁考功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冤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入見奏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亂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論此事處置甚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惟陛下知有此失益講學進德以贖前愆以收人心

五月鄧若水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甯宗皇帝晏駕濟王當繼大位者也廢黜不聞於先帝過失不聞於天下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死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歸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亦科陛下必能掃清妖氛以雪先帝濟王父子終天之憤今踰年矣而乾綱不決威斷不行無以大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陛下何忍以青白天日

罷陳德剛
洪咨夔

李知孝劾
竄胡夢昱

而以此身受此污辱也盍亦求明是心於天下而俾有辭于千古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當其廢立之間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主是故强臣挾恩以陵上小人恃强以無上久則內外相為一體為上者喑默以聽其所為日朘月削殆有人臣之所不忍言者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牙爪也彌遠之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以謂收大權以定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李全一流民耳寓食于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者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强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弒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氣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而不敢睥睨其鋒雖曰令暫無事未能必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清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之徒死有餘罪不可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上而不得則思其次次而不得則思其下悲夫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　秋七月罷工部尚書陳德剛金部員外郎洪咨夔以論濟王之冤忤史彌遠故也　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李知孝劾之故竄

二年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從李知孝之請也

端平元年、詔復故濟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請為尼、特賜號慧靜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張溥曰。史彌遠謀誅韓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專擅日久。世莫敢議及濟王廢殺、始衆訟冤。闋然攻之。大勢已成、嗟呼晚矣。寧宗失兗王擇宗室子而立榮王詢、詢薨又立濟王竑。儲極早定。慈孝無瑕。彌遠先懷邪心、屬其私人陰選皇子復進奉美人。琴書伺隙。李園獻妹。賈后奪宗。兩術兼之、先帝耄殂。新君南面不出之萬歲巷而出之沂王府。不可謂非篡也。春秋十二公。繼正書即位。繼弒君則不書即位。所謂繼正者。受之先君也。理宗之立受自何人。蓋彌遠也。楊后曰。太子竑先帝所立。其誰敢廢。彌遠不聽。而要其子弟劫之。后始許焉。而竑乃廢。既廢而又脅以死。非特篡也。直弒而已矣。趙盾亡不越境。鄭歸生憚勞懼譏。楚公子比不能效死。陳乞廢長立幼。春秋皆書曰弒。況彌遠之積謀身行也。潘壬憤滿不平。圖立濟王。李全背約。倉皇走死。太湖漁人巡尉兵卒。烏能成事。顧其慕義赴蹈。亦漢周章類也。東漢和帝崩。鄧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立殤帝。殤帝崩。羣臣歸勝。太后恐其怨己。復立安帝。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討。事覺自殺。壬即非國大臣。而匹夫能勉義等三公。寶慶朝臣見當愧死矣。竑性惡彌遠。碎奇玩。呼新恩。疑為不密。迨雲川之變。黃袍覆體。號泣堅約。存心克讓。幾類申生。奈何賊臣必欲殺之。其黨又繼而請貶也。真德秀、魏了翁諸賢抗辭疾呼。少伸大義。連袂竄逐。退有餘榮。然德秀為宮教時。既知濟王輕脫。權臣睥睨。不痛陳人主。預折奸萌。而僅斂身保傅。貽患後日。方諸魏徵李泌。不無慙德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

金河北山東之沒

蒙古與金主和議不成

甯宗嘉定八年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𥗢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還至陝州，適河氷合，遂渡而北。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蒙古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恥於無功，不從，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為王。議遂不成。　十二月，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吏，復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掠平灤、瑞、利、義、懿、廣甯等州，下之。木華黎率先鋒蒙古不花、權師吾也兒等軍討之，州郡皆降蒙古。

是年，蒙古取金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

金胥鼎遣將拒蒙古

九年夏四月，金知平陽府胥鼎聞蒙古兵渡潼關，遣必蘭阿魯帶、徒單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兵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尚書左丞，還平陽。

金御史臺陳戰守之策為术虎高琪所阻

冬十月，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淆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

木華黎破殺張致

胥鼎敗蒙古兵

金苗道潤撫定五十餘城

金石海叛武仙討斬之

蒙古主以大行之南委木華黎

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察伺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之乃遣吾也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致聞溜石被圍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致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金胥鼎慮蒙古兵扼河乃檄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為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鼎遣兵拒戰蒙古兵敗去金人復潼關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略使道潤有勇畧敢戰鬬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柔為元帥左監軍

十年三月金主徵山東兵接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粘割貞郭文振及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圖之武仙遂率兵斬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金以武仙同知真定府事　十二月蒙古主以木華黎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誓券金印分宏吉剌等十軍及蕃漢諸軍並隷麾下建行省於燕雲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城時州人趙璿從木華黎為署百戶泣曰母與兄在城中乞以一身贖一城之命哀懇切至木華黎義而許之遂東擊齊定益都臨淄登萊濰密等州而去

金張柔降於蒙古

蒙古陷太原平陽汾州潞州金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高琪請修南京裏城

十一年五月金將苗道潤為其副賈瑀所殺張柔檄召道潤部曲共討瑀會蒙古兵出自紫荊關柔遇之遂戰於狼牙嶺柔馬跌為蒙古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立而不跪左右强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蒙古以柔為河北都元帥　八月蒙古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行省參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剌都守汾州城破皆力戰而死

十二年五月金築汴京裏城初术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於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甓二百萬有奇準格遷賞金主忽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戰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使張柔率兵南下遂克雄易保安諸州殺賈瑀進兵次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軍後毀其攻具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兵皆披靡柔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拽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乘勝攻下定州復敗仙葛鐵鎗于新樂遂南掠深澤甯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威名震於河朔　十二月金殺右丞相术虎高琪高琪自執政專固權

金弑朮虎高琪

金主憾高琪豕多害天下

金完顏伯嘉請置公府

蒙古主不允和議

金武仙降蒙古

寵擅作威福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才力或與已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已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攬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侵置河北於意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於賽不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奸遂下高琪於獄殺之初金主將趨汴欲置乣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豕多厚撫乣軍而豕多輒殺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斫荅之難而中都以亡金主嘗歎曰壞天下者高琪豕多二人也

十三年夏四月金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徒單鎬等言制兵有三曰戰曰和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惟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西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萬鍾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同時九府惟武仙號富强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蒙古木華黎至蒲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適金恒山公武仙遣葛鐵槍戰敗仙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

金嚴實殺李信降木華黎

蒙古唆魯忽禿破東平

木華黎敗合達

中庸然　冬十月蒙古主遣塔忽報金謂烏古論仲端曰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濟南金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詣軍門降木華黎承制拜實行尚書省事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謀歸朝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崓以魏博等郡歸蒙古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步卒二萬襲木華黎於濟南木華黎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木華黎令騎下馬短兵接戰金兵大敗溺死者甚衆木華黎遂進陷楚邱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十二月蒙古木華黎因金兵固守東平不下乃謂嚴實曰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以敗事也乃留唆魯忽禿以蒙古兵屯守之以嚴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　金易水公靖安民出兵至礬山取擔車寨會蒙古兵圍安民所居山寨守寨者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之駭亂衆議欲降以保妻子安民不從遂為其下所殺

十四年夏四月金東莒公燕甯與蒙古兵戰敗死　五月蒙古兵圍東平日久餉道復絕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廷玉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唆魯忽禿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建行省於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會西夏兵五萬復引而東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木華黎以石應天守葭自將兵攻綏德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攻延安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往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陣於城東蒙古將蒙古不花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夜半伏發木華黎乃命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

胡天作降蒙古

木華黎趨長安

蒙古主見角端耶律楚材勸之還兵

金侯小叔殺蒙古石天應

金阿魯帶棄河中

木華黎卒

華黎出伏乘其後、鼓譟震天、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堅難猝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侵鄜坊等州、

十五年、秋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於蒙古、時木華黎徇青龍堡、天作遂降、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以石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是年蒙古主入西域諸國、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大掠忻都而還、

十六年、春正月、蒙古木華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以天應子幹可代領其衆、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為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上謂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為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修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三月、蒙古木華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千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

是年金主珣殂、太子守緒立、

蒙古滅夏

蒙古主鐵木真殂遺

張溥曰。金自宋甯宗嘉定八年亡燕。九年蒙古克潼關。十一年取河東州郡。十二年下河北郡縣。十三年入濟南陷東平。十五年取河中同州。十六年主珣卒固無歲不被兵也雖其間胥鼎之拒戰苗道潤之撫定。王庭玉之殺石珪侯小叔之殺石天應金或間勝而敗降踵繼汴京孤危築裡城建公府未有濟也為金策者嵩汝急則議戰太原失則議守時稱老謀並棄不用國其殆哉顧連歲侵宋則又何也朮虎高琪曰宋仇也兵弱於蒙古擊之易耳然棗陽之圍孟宗政敗之阜郊之師。吳政敗之淮西之寇賈涉敗之天長之戰扈再興敗之李全張林叛服無恒嚴實六哥背亂數告金不能有加於宋也夏與金通珣謀伐之胥鼎諫止未幾夏請會兵取金會州金遣使議和夏復附於蒙古取葭州綏德夏國弱小遵頊弃播尚能困金何況大宋珣但惑奸臣之言謂取彼可以益此而不知兵凶戰危枝左吾右甚其狼疾也史臣責宣宗云輕棄中都蹟武南宋兵力既分功不補患當勾踐滅吳之日興苻堅伐晉之師易曰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其金之興定元光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

蒙古取汴

理宗寶慶三年五月蒙古遣使責歲幣於金　六月金使請和于蒙古　是月蒙古主滅夏以夏主晛歸　十二月蒙古入京兆關中大震復以兵破關外諸隘時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惟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

令假道於宋以伐金

金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奏功第一

金移剌蒲阿敗蒙古兵

武仙殺史天倪復歸金

合達蒲阿不進兵蒙古遂取鳳

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紹定元年、三月、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鶻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驁狼難制、陳和尚馭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一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二年、冬十月、蒙古兵圍金慶陽、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剌蒲阿敗之、慶陽圍解、　八月、蒙古史天澤攻金武仙於汲、先是、武仙既降蒙古、復殺蒙古將史天倪以叛、天倪弟天澤屢擊敗之、復真定、仙歸金、金復封為恒山公、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率衆來援、蒙古兵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仙後、仙走屯胡嶺關、　冬十月、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初、蒙古使斡骨欒至陝西議和、金行省移剌蒲阿紇石烈牙吾荅等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意驕滿、乃遣斡骨欒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阿骨欒還見蒙古主、白之、蒙古主怒、即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翺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遂趨鳳翔、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合達及移剌蒲阿行省事於閿鄉、以備潼關、

四年、夏四月、蒙古圍鳳翔府、金行省合達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

金完顏陳和尚敗速不臺

李昌國說蒙古拖雷出寶雞以侵漢中

宋張宣殺速不罕

蒙古拖雷破地寨百四十

蒙古陷金河中草火訛可死之

金主殺板子訛可

拖雷將趨汴廷議堅守金主不從

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走少舒鳳翔之急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蒙古遂取鳳翔合達蒲阿遷京兆民於河南使完顏慶山奴戍之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將速不臺於倒回谷　五月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秋七月速不罕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八月蒙古拖雷分騎兵二萬入大散關攻破秦州徑趨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軍民散走死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鼈山撤屋為筏渡嘉陵江入關堡并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於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　九月蒙古主將兵圍河中急金完顏慶山奴棄京兆東遷僉樞草火訛可元帥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陷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閿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六兒遂譖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時人因以別之
十一月蒙古拖雷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

拖雷將兵渡漢江、張惠等議截江與戰、蒲阿不從而敗

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將屯襄鄧、　十二月、合達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拖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縱之渡、則我腹內空虛、必為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分據地勢、列步卒於山前、列騎士於山後、蒙古兵覩之、竟不前、陣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分二隊而來、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却、其在西者、望蒲阿親軍環繞甲騎後而突之、金蒲察阿佳力戰、始退、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摧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已絕、黃河已氷、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遂不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而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其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

五年、春正月、金主聞蒙古兵趨汴、召羣臣議、尚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白撒不

蒙古兵趨汴楊居仁請擊之自撤不從麻斤出等皆死
金主決計守外城

蒙古兵擊敗金軍武仙敗走楊沃衍等戰死

從而遣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衞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雷以師來會夾谷撒合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蒙古主入鄭州遣速不臺攻汴金主召羣臣議所守有言朮虎高琪所築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命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衞州義軍凡四萬併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為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詞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動洛陽人至於痛哭　蒙古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餘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急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遂與陳和尚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口溫不花赤馬溫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合

蒙古兵破鈞州殺完顏合達

陳尚和蒲阿死議

金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

蒙古兵追殺徒單合與納合合閏

冀禹錫力守歸德

金白撒起復完顏賽不

達匿窟室中、城破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至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聞蒙古入饒風關、遣徒單兀典行省閿鄉、以備潼關、徒單百家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百官馳入陝、榜縣鎮遷入大城、糧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陝避兵、會阿里合傳旨召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陝入虢、同華閿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起、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峽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入陝、兀典發閿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雪積、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睢州、圍歸德府、金行省石盞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金復以完顏賽不為左丞相、賽不先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白撒以為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乃力請金主起復

強伸堅守洛陽擊退蒙古

和議成速不臺攻城益急受賂乃退

賚不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蒙古主礮攻洛陽洛陽城中惟三峰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留守撒合輦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濠水死已而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為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軍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過敵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輒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剌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荊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立木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塡壕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鬨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於道旁老幼遮擁至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塡壕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來長成令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宮造礮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礮則不然破大磑或碌碡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枝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及芳華玉溪所折大

蒙古兵獨畏震天雷飛火

赤盞合喜欲賀守城功內族思烈趙秉文止之

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即延爇、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場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狹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又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響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以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破迸無迹、又有飛火鎗、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毋明惠皇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赤盞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為恥、況以罷攻為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君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乃命趙秉文為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乃已、金主御端門、肆赦、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餉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釋衛紹王族禁錮、汴京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　五月、金

金汴京大疫復征圍戶等

金申福等殺唐慶等和議遂絕

內族合周等括汴京粟完顏久住尤酷暴

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以疫後圍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飛虎卒申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金恒山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盞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仙衆亦散走還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　八月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珠顆等主之置局以推舉為名珠顆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合周為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合周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寡婦以令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雜蓬粃以自食耳非敢以為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也久住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慄盡棄其餘于糞溷中或白于李蹊蹊顰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合周合周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衆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而滿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翰林直學士斜卯愛實嘆曰與其食之寗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金主怒送愛實有司近侍李大節救免　十二月

白華請赴汝州決戰金主不從

金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召諸臣入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速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乃起院判白華為右司郎中問之華言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速不臺則鄧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京益遠軍食益減馬食野草事益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壯三軍之氣內則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遷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請詳審之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以蒲察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副之三人者欲奉命參政內族訛出曰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衆默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賽不平章白撒右副元帥訛出左丞相李蹊元帥左監軍徒單百家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元帥東面把撒合南面木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孛朮魯買奴等留汴乃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聞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得

金主棄汴京謀往歸德

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為白華設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與進發之數便謂無功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灑泣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決意東行進次黃陵岡白撒擊蒙古降其兩寨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固請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

蒙古渡河白撒棄軍東遁

金主入歸德殺白撒蒲察官奴軍號令明肅

豪傑當有響應者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速不臺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六年春正月金主遣使徵糧於歸德總帥石盞女魯歡送糧千五百石至蒲城東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二百張布為幄金主遂乘以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回古乃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金主次于北岸望之震懼次於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皆為民家所殺金主進次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白撒至倉皇言軍已潰北兵近在堤外遂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朮甲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見蒲察官奴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人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

崔立作亂于汴殺習捏阿不等送款速不臺

立縱淫亂

王若虛辭作立功德碑文

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納軍、亦謂之死耶、習揑阿不不荅、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顔奴申及習揑阿不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習揑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衆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倚為平章政事、保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元好問亦為左右司員外郎、遂送款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為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至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為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學士王若虛為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取信于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

史臣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為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

立酷括金銀

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送后妃等于和林

速不臺入汴京取立家妻妾寳玉

耶律楚林請宥汴人

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四月、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於速不臺、又括在城金銀、搒索熏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竊相語曰、攻城之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百萬人、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及荊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速不臺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寳玉以出、立歸大痛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

張溥曰、金宣宗珣之棄燕、哀宗守緒之棄汴、二君皆善亡者也。蒙古攻金、朮虎高琪戰敗。珣以故主永濟之女歸之、然後罷兵乘講和而修兵食、固守京師、其誰間焉、忽謀徙汴、太子居守、後復召還。中都遂喪、前車之覆、守緒知之矣、正大年間。金兵數衄、三峰之敗、健銳俱盡、質子請和、蒙古退軍、拯危扶傷、莫若自保、乃外則殺行人。納叛帥。以開敵釁、內則鬻官爵、括民粟、以叢國禍、久而計拙、則曰汴不可守、吾其行矣、曷思王者。無家、京師其家、昔者都燕無故棄之、已墮厥家矣。僅有一。汴、又棄。而奔。將安。歸乎、獻帝今日幸北塢、明日幸

宏農則漢危昭宗今日幸石門鎮明日幸華州則唐危古來人主未有棄京師而不速亡者也珣初謀遷都徙單鎰曰鑾輿一動北路不守珣不從而蒙古圍燕霸州師潰完顏承暉自殺河北山東繼燕淪沒悔無及也珣殂之日以守緒託資明鄭夫人夫人知龎貴妃陰狡紿鑰別室太子位定將望其鳴劍洛陽迅掃國恥而體肥才弱忍於捐汴父作子述隕覆同途即彼詔令悲哀君臣灑泣亦謂裏城空築外城難守完顏陳和尚死而國無戰士內族合周用而民無餘財倉皇改圖無辭出走孰知歸蔡雖强不大於京師國都無主賊臣即起而寇竊也崔立構叛速不臺進師其取汴也直瞷亡耳是故珣之棄燕平王之東遷也守緒之棄汴紀侯之大去也東遷猶有周大去則無紀國不可遷遷不可再信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

會蒙古兵滅金

蒙古議夾攻金朝議從之獨趙范不喜

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蒙古遣王檝來京湖議夾攻金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鑑帝不從命嵩之報使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往報蒙古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六年三月金主在歸德隨駕親軍及河北潰軍漸集石盞女魯歡懼不能給白於金主乞遣出城及就糧于徐陳宿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留元帥蒲察官奴忠孝馬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于城中諸軍既出城金主召官奴謂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奴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而不及已因謀圖用時蒙古忒木解

金蒲察官奴攻殺馬用等大肆刑戮

孟珙斬金武天錫武仙敗走移剌瓊等皆降

金主與官奴謀斫營大敗蒙古忒木解

圍亳州、且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官奴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奴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深憂之、乃諭馬軍總領紇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合反以金主意告官奴、金主復懼官奴馬用相圖、因以為亂、命宰執置酒和解之、馬用即撤備、官奴乘隙率衆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于都水毛花輦宅、以兵監之、驅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刀劫直長把奴申於金主前、金主擲所握劍於地、謂實曰、為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乃退、官奴因大殺朝臣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士死者三千人、薄暮官奴提兵入見、言女魯歡反、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歡罪、而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夏四月、金唐鄧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瓊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磴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移剌瓊孤立而懼、遣使謀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五月、金蒲察官奴襲敗蒙古軍於亳州、初衞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為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蒙古、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與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令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端午日祭天、軍中陰備火鎗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

强伸獨拒蒙古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鎗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栅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命習顯總軍以守亳州、 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横、居金主於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益悲泣、語近侍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囷耳、於是內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吾古孫愛實等、密討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飢窘、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蔡、官奴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衆曰、敢言南遷者斬、衆以官奴為無君、諷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於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斬之、官奴中創、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之、於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先是金主以强伸守中京有功、降詔襃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效、已而蒙古自汴驅思烈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陵荅胡士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馬射之、韓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噪而出、蒙古退走、朝士以蒙古兵强、多以輕騎攜妻子出奔蔡州、於是鷹揚都尉獻西門以

金主如蔡州

完顏忽斜虎欲奉金主幸秦鞏為近侍所阻

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仲拗項南面遂殺之　金主守緒留元帥玉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等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及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歔欷遂以完顏忽斜虎為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烏古論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孛术魯中婁室僉書樞密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才事無巨細率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山瞑目太息而已時蒙主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脩建山亭為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無有復犯法者是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烏古論鎬鎬不能繼日夕交譖于金主至以尚食闕供為言金主遂

金烏古論鎬被譖成疾

孟珙大敗武仙

史嵩之伐唐州金烏古論黑漢敗死

疏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事 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武仙受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遇金人大捷未幾丁順復破默侯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木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畧明日攻石穴丙夜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察兒使王檝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官軍駐于息州之南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參知政事抹然兀典僉書樞密院事孛朮魯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久住代之塔察兒博爾忽之從孫也 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

歸彼多以金帛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倍從咸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十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斵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循撫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東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毋相犯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鉤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為油號人油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孛术魯中婁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伏油其上

將燒兩軍寨及礮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發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衆婁室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縶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為也時金徐州節度使郭野驢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完顏賽不弗從恐彼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端平元年春正月戊申孟珙同蒙古兵圍蔡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飢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巳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煑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議攻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有將略萬一得免胥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巳酉承麟即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

金主守緒傳位與承

珙等破蔡州金主赴火死孛术魯中婁室等從之承麟亦為亂兵所殺

詔遣朱復之詣八陵

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陣已立宋旗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門守者棄門走門洞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參政孛术魯中婁室兀苔林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宗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低言緩語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將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於亡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蒙古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遣郭春按循故壞詣奉先縣汛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師屯襄陽江海還師屯信陽王文成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

夏四月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荆襄以兵五十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主完顏守緒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獻于臨安時相方侈大其事監察御史洪咨夔上言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

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為隣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鑑端門受降之崇甯乎上雖頷之不悉從也

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主完顏守緒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張溥曰說者論金亡之跡不殊汴宋蒙古攻金西京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即童貫之自太原逃歸也蒙古分兵侵金河北河東諸郡即金人之分道入寇也速不臺之圍汴京即斡離不之圍京師也移剌蒲阿帥師戰敗而逃即姚平仲之襲金營不克而遁也昔康王為質於金以請平金曹王為質於蒙古亦請平昔斡離不引兵北去而赦今速不臺退師河洛而亦赦宰相以紙鳶紙燈退敵即郭京之六甲也申福殺蒙古行人即平州人之殺金使也宋括民田金亦括民粟宋郭藥師以城降金金武仙亦以城降蒙古徽宗奔亳州而斡離不圍汴金主守緒奔河北而速不臺亦圍汴敗亡何相似也雖然宋之不能守汴也無幽薊為之蔽耳金源起自海裔萬衆横行并吞契丹長驅入宋定鼎燕都中原陝右奄而有之夷狄强大莫有盛焉即使蒙古建旂白登告警五京十九路形勝自在何至二都並棄父子逃虜也宋人棄汴猶有南可渡高宗固不肖屈與金和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以散關為界籍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閩廣以自存尚不失一小朝廷金人

棄汴則金地盡矣宋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使虜嘆南朝無人固矣顧政宣禍盈靖康勢極汴京屢圍四面受敵必保死守無敗未敢信也金之宣哀有中都而委之抹撚盡忠有汴而委之崔立和議方成而六宮啟塗質子已行而國君出走戰守和皆不問而惟圖一遷其無策也更甚蓋宋人都汴而逆爭燕雲其亡汴也在於不善守弱金人既捐中都而復棄汴其亡汴也在於不善守強所謂死同而病殊也金之伐遼也始於宋政和之五年一戰而取黃龍府再戰而取東京州縣指鞭直下無假宋助蒙古鐵木真攻金至六盤山而死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必假道於宋乃可得志後果如其言而金亡霸王開國曷嘗不審地勢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

三京之復

鄭清之力主趙范趙葵收復三京之議

喬行簡疏興師有三憂

理宗端平元年六月詔出師收復三京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荊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

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弊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厲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仍苟且不務任責朝廷有禁苞苴禁貪墨之令而州縣仍黷貨不知盈厭欲加楮令則外郡之新劵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廢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用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畜怨含憤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向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况乎境內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併飢寒之氓嘗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寇嘗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柰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甯不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途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

李伯淵殺崔立等

餉士有飢色今之餽運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帛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棄前功欲勉强則無多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騷動矣中原蹂躪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寗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寗無盜賊邀從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使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是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淮西總領吳潛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荊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荊棘之區獲俘不過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間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俊偉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易執政不能從　詔知廬州全子才命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既還伯淵親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見立墜馬謂與人鬬欲前解之隨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于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

全子才兵次汴

徐敏子張迪入洛陽

蒙古兵至楊誼軍潰

敏子等班師葵子才皆還

趙范表劾葵等

蒙古來責敗盟

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軍民皆慟或剖其心啖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樊辛李先明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敏子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强弩軍萬三千繼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徐敏子啟行遣和州甯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衆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紅黃涼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夜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蒙古兵至洛陽城下徐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以史嵩之不致餽餉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喪敗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並削秩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怠於赴援致不能支詔范用吉降武翼郎徐敏子削秩放罷楊誼削秩勒停自效　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仲之等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甯日矣

張溥曰徽宗之取燕雲理宗之復三京二失同譏然燕薊景檀涿易等十四州石敬塘失之平營灤三州劉仁恭失之地雖中國非宋壤也河南故都陵寢在焉委於蒙古吾其忍乎童貫伐遼白溝敗績再與金約師復失期克燕五京宋實無功事成背約彼或有辭蒙古攻金假道乞師馬磴之戰孟珙先驅入蔡滅金功首在宋謂必欲空城坐而不取非乎人情也且遼為宋敵金為宋仇敵者可以存可以亡者也仇者可以亡必不可以存者也八陵之辱二帝之慘懷而不報者百餘年矣會有可乘雖死不顧必欲鑒宣和之海上而忘靖康之北狩凡為臣子其離堪之是故滅金之役正也三京之復亦正也其復而不果者病在進之大速守之不固非盡始謀者過也紹定五年蒙古遣王檝來議攻金帝命使往報約功成已後歸河南境地孟珙與江海塔察兒入蔡州時即痛哭與言完顏氏滅土地共分自燕以上歸蒙古自汴以下歸宋盟無渝也蒙古必聽即不然入汴之日李伯淵等既誅崔立以降即走使蒙古告以罪人授首盟言可尋汴京洛陽寢廟是宅不敢不守非有他志蒙古之師其無出乎又不然彼兵在下我兵堅守趙葵等悉力捍城史嵩之轉餉無闕持之數月戎犬羊坐困捲甲北還或行人陳辭畫疆罷鬬皆足相當奈何聞風即進不戰而潰也李全之叛害由養癰趙范趙葵再四請討鄭清之力主其說一舉殄平遂輕視蒙古銳進不疑不知韃靼强大非全比也守作之計未定而入汴之師先發取快目前雖得猶失闘端分寇益其咎耳若謂恢復非計專責趙鄭令宋師不出蒙古日大既擁三京保無南牧乎始末可與童貫北伐張穀開釁同日而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二終

37

殺曹州閲 降金 古趙 等蒙 北孟

DS
735

孟珙建鎮北軍

蒙古闊端等侵蜀

趙范敗蒙古兵

金汪世顯降闊端

闊端破沔州殺高稼

曹友聞擊殺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三

高安　陳邦瞻德遠　編輯
明　大倉　張溥天如　論正

蒙古連兵

理宗端平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孟珙屯黄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鋭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為襄陽都統制、　六月、蒙古主命子闊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䚟張柔等侵漢、　温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將口温不花寇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率兵敗蒙古于上閘而還、　冬十月、蒙古闊端入蜀、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時金亡、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闊端至、世顯率其衆持牛酒迎謁、闊端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闊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率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　十二月、蒙古闊端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闊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闖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内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吶至蜀口、榖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户、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吶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

王文等作亂襄陽劫掠一空

帝令吳泳草詔罪己

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揮甯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捍禦蒙古將忒木䚟寇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文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王文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文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千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爲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預焉南軍將李虎乘勝劫掠城中爲之一空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失於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　時師屢爲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急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爲條具沿革事宜泳從其言草詔進畧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興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滅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滿目如疾病之在身

是月蒙古陷隨郢州荊門軍　八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九月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

曹友聞曹萬戰死蒙古兵遂入蜀

闊端入文州劉銳趙汝曏死之

孟珙破蒙古二十四砦

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吶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帥步兵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鬬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沒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闊端兵離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曏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曏被執臠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十一月蒙古口溫不花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口溫不花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忒木䚟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救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烈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邱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

邱岳擊敗蒙古兵

杜杲呂文德力守安豐蒙古引去

史嵩之主和議李宗勉力言其非

蒙古罕察圍廬州杜杲擊敗之

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礮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礮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口温不花攻黄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礮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因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塡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礮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一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二年春正月乙未詔史嵩之趙葵援黄州安豐其立功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　二月蒙古再遣王檝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躍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九月蒙古察罕師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鐵礮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以孟珙為荆湖制置使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

珙擊蒙古三戰皆捷

蒙古塔海入蜀丁黼死之

孟珙兄弟力禦蒙古

珙興蜀屯田

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搗襄郢、召諸將授方略、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

三年三月、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不給耳、襄陽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之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八月、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井入、詐竪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而死、蒙古遂取漢卭簡眉蓬州、遂甯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十二月、孟珙諜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達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户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旣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埡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珙至鎮、招集散民、為甯武軍、以降人回鶻愛里八都魯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須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栅、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

珙以李庭芝訓農治兵法下所部

蒙古王檝以和議不決憂死

蒙古圍成都陳隆之死之

月里麻思來議和而被囚

孟珙斬梁棟諸將稟命

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以李庭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朞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月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擧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蒙古月里麻思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毋辱吾君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二月蒙古也可那顏耶律朱哥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嘉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守將杜霆棄城遁　十二月蒙古兵攻敍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秋七月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力戰却之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四年五月蒙古兵圍壽春呂文德率諸軍禦之　六月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敗

呂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

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　十二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渠畜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

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六年十一月蒙古兵寇荊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至黃州

張溥曰理宗端平嘉熙之際蒙古病宋亟矣侵蜀則有沔州成都之入侵漢則有隨郢荊門棗陽德安之陷侵江淮則有唐州真州之寇王文作亂而襄陽失陽平敗績而大將亡廣運方張所至風靡幸而摧堅抵險扞圉無患者孟珙諸將力也珙名將子破蔡滅金大功累著江陵之役破蒙古二十四砦京襄郢蘷次第收復兼卽岳敗察罕杜杲敗口温不花羣帥協力強敵捲旆軍既喪而復振地既沒而復還雖兵凶戰危勞不補患抑丈人師貞效畧見矣或曰三京之議趙葵趙范發之鄭清之主之啟邊釁危宗社宰相罪也杜範責之誠當得一孟珙其猶可解乎然外觀疆場勝負未分內觀朝廷陰陽方半君子為宋危無急於此時者也史彌遠之死金源之亡天將興宋也此日彌遠死而為彌遠者復進金源亡而為金源者復起天興宋而亡宋也亦此日為理宗者用賢修政專圖自強戰守並設全而後動祈天永命治曷尚焉乃真德秀甫召而即卒魏了翁方用而旋罷崔與之屢

命不至杜範相僅五月人主既晚於登賢皇天復靳於遺老宋之興亡未可知也廟堂之上空其無人僅以公侯干城寄之一珙珙亦徘徊身後莫有繼也淳祐六年珙卒而貫似道代之爲時幾何將相同盡而腹背大敵關弓四起固知爲元祐者其暫而爲宣和者其常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

余玠守蜀

趙葵壯余玠

玠治蜀招賢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以余玠爲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嘗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呵之爲麤人斥之爲傖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三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二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玠至築招賢館於府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有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璞兄

冉璡冉璞請徙合州城於釣魚山

保築十餘城因山為壘

玠率將力卻蒙古兵

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常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餘請見玠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喧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棊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守內水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師擣興元不克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數年之間建城堡築關隘增屯堡邊警稍息于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二年二月蒙古將汪德臣城沔州未幾又城利州自是蒙古且耕且戰蜀土遂不可復　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余興元用等夜開關力戰始解去

寶祐元年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初玠帥蜀至嘉定夔率所部

戎州統制姚世安與謝方叔共言玠之短

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虁對曰虁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虁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虁獨恐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虁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一日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虁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虁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虁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虁至玠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將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朝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荅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兵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余玠暴卒蜀人悲之

秋七月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于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士情然寄耳目于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

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薛應旂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者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世固已有之熙豊以後類不相容迄于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殘金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為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為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亦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晦奏斬王惟忠

二年八月下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大理獄余晦帥蜀奏惟忠潛通北國遂下獄竟斬于市

追削玠官

九月追削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先是侍御史吳燧等論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張溥曰蜀自吳曦之變地號多事安丙卒崔與之罷統馭乏人理宗寶慶三年蒙古兵入關外諸隘鄭損棄三關逃歸馴至端平沔文成都破陷高稼曹友聞劉銳等戰死兩川郡邑兵驚狎聞十六年間宣撫制置數易無當蜀之不亡者僅爾余玠用而城守始備軍民交安亦西土中興之會也玠少為白虎洞諸生殺人亡命寄迹襄淮後遇趙葵漸歷峻職君臣分合大志獲伸挈蜀還朝良非虛語顧其規摹根本無過用人而已冉連兄弟奇材僻隱招來別館策從合城屯聚聯絡以至張實治軍旅王惟忠治財賦朱文炳接賓客隨材器任各人盡能雖出奇善戰不若吳玠吳璘而集思廣益張弛非小設遭武侯未始不任以伯約也王夔殘悍便宜誅之玠本大度何所不容懷此悁悁致來讒口然權在閫外罪非專殺謝方叔等納姚世安之言解其兵柄為夔報怨先蜀長城豈得算哉余晦貪饕惟忠寃死五十四州同聲非笑而猶誅玠身後不平甚矣賈似道鄂州之役匿敗稱功務

真德秀魏了翁同召

洪咨夔言事剴切

梁成大因萬昕以通史彌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鷹犬時目三凶

以威寵閫帥趙葵史巖之等皆坐罪罷官遂殺向士璧曹世雄廢高達欺劉整叛走而蒙古入宋視方叔等姤玠若作俑焉孟珙卒則宋無京湖余玠卒則宋無巴蜀淪胥之際亡形已成何必伯顏入臨安而後痛哭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五

真魏諸賢用罷

理宗寶慶元年八月罷直學士院真德秀先是嘉定中德秀為起居舍人兼東宮講官言事不避權貴知宰相史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劉鑰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帝初即位自知潭州召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對勸帝以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頗納之時又召魏了翁為起居郎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事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是與德秀同召而洪咨夔亦入為考功員外郎咨夔言事尤剴切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未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深銜之會上書言濟王事者甚衆彌遠以為患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幹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除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所主濟王贈典非是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宮咨夔亦鐫二秩去成大澤知孝三人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又目成大為成犬 冬十月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祠祿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唱

朱端嘗劾罷了翁德秀

了翁論十弊

咨夔請召用崔與之

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嘗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或強辯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柄鑿不侔矛盾相激矣魏了翁雖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罷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一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蒲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為文華閣待制了翁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新弊分別利害燦若白黑上讀之為感動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咨夔與王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

真德秀魏了翁

陳塤直言王定劾之出外

蔣重珍請名用德秀了翁

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陛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主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朝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旣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畧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時樞密院編修官陳塤亦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冑死所任不過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塤史彌遠之甥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塤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孟子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端平元年春正月祕書郎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重珍每草奏必齋心盛服有密啟手書削藁帝嘉其忠實　冬十月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帥闖有進取中原之議德秀上封事言移江淮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壞富庶之效

德秀進大學衍義

了翁入對十餘端

徐僑手疏剴切

真德秀卒

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為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於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惟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今天下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材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又言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詳、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時又召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僑衣履垢弊、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於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汝謁閹宦、相為囊槖、誕為二豎以腹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不此之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內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及之、帝為之感動、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二年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言息民講武、上嘉納之、　五月、真德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皆頌、都城人時驚

了翁遭忌命出視師又即名還遂求去

李韶請召了翁不報

崔與之力辭參政痛陳時事

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塡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宗之、晚年帝始有意向用、而德秀遽殞、天下以為恨、　十一月、以魏了翁同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與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三年、二月、召魏了翁還、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再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夏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燁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帝時又召崔與之、以為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崔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師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材、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愈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則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教將衰、則人才先以凋謝、如

了翁卒

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進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阻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獨斷其勢必至于偏斷實為亂階威令雖行于上而權柄潛移于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獻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寮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暱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採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問出于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能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於十三疏不許

三年九月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十一月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未幾了翁卒

張溥曰理宗即位崇尚道學真德秀魏了翁等首蒙內召天下拭目望治不數月三凶橫議相繼屏跡又九年史彌遠死二賢並進亡何卒君臣之間相求之急相遇之疏古未有

也。濟王竑死。神人哀痛。真魏不言。誰當言者。今君相虛懷。加恩舊邸。上宏止輦之風。下免摘瓜之歎。三綱明而庶事理。國政猶可為也。惜彌遠陰忮怙惡。醜直。梁成大等。獻諂家奴。蹤登臺諫。胡夢昱正言羈管。真魏勢難獨留。羣小抵巇。翩其逝矣。所幸帝雅向儒。國無大譴。然君子日遠而不覺。小人日進而不知。因循九年。始謀來復。不亦晚乎。小人之去君子。有以術搏擊者。章惇蔡卞也。有以術銷鑠者。史彌遠也。搏擊之術。主於有事。發禍必烈。而彼氣亦傷。銷鑠之術。若行無事。大難不作。而人才漸盡。試觀理宗初政。真魏方逐。寶慶二年。贈陸九齡沈煥官謚。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三年。贈朱熹太師信國公。尊德樂道。觀聽甚美。無如賢人在下何耳。為二程之學者。朱熹也。韓侂胄當國。不敢斥程學。而偏錮朱熹。為朱熹之學者。真魏也。史彌遠當國。既知尊朱學。而偏錮真魏。蓋程學明於南渡。欲錮熹而斥程。則恐邪說之不伸。朱學明於理宗。欲錮真魏而斥熹。則恐人主之不信。是故程學不廢。而朱熹自貶。朱學加崇。而真魏自罷。此所謂小人之術。盜亦有道也。彌遠死。兩賢入朝。露忽焉。何天之不慭遺一老乎。顧其時則暮矣。德秀了翁。皆於慶元五年登第。抵觸時宰。頻歷外職。理宗嗣服。始處禁庭。即彌遠初心。亦欲引為己助。而濟議牴牾。長往不返。兩賢之精華可用。正在於慶元紹定之數年。而彌遠困之。小人之銷鑠君子也。非徒奪其功名。而兼耗其歲月。他日天子追思。歎無及也。見聖賢之書則好之。當聖賢之身則棄之。聖賢既死則慕之。聖賢生前則錮之。古今同弊。於明君尤甚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六

史嵩之相逐杜範等王萬上疏劾之

徐霖疏嵩之姦狀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尚書　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

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爲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史嵩之以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三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爲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攻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爲小人也嘗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己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為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願而義利之辨亦終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夫之術舉朝皆受其聾瞽鮮有不爲其所欺也於凡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斡旋也史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

詔嵩之起復太學生王愷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

哉不報 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黃伯愷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曰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朞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亡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亡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嵩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不遠矣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爲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禍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鐺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爲鄭居中

王黼輩之所爲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内外，揺尾乞憐，曁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爲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廷之術。彼國内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財源，鹽筴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死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謡也，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祖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牙爪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内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至於三代，未有不

亡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而陛下
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
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惟
涕泣裁書適觀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造定武功
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邪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
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
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
奸臣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諜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
近冬寒而地凛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
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也臣愚所
謂擢奸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謂宰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跌蕩於禮法之外
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具瞻之
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高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揭綱
常於日月重名教於邱山使天下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
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化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為夷
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
書略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
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

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嵩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邇冬寒又迫非嵩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專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逆亮南牧兵號百萬孰不東手無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靜定運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采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蟠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懽以才名軋己而嗾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倖詞陰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別之傑號爲長厚必以每事必問本末假託而擠之去杜範尤爲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考其時太學九士叩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囊封未徹於宸旒之聽而親管之門生已入臺端矣庸邪小人奉承惟謹即今同寮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爲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網陛下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謀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局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上書略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制夷狄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爲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之不孝上徹於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舍苫塊而坐廟堂脫衰絰而被公袞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使陛下重念史氏則公圭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嵩之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

萬鍾等逐遊士諸生作捲堂文

徐元杰論嵩之起復之罪

劉漢弼贊帝黜劉晉

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懽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豐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宸奎釐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綴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己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而不為當行己而有恥苟為飽煖忍貪周粟之羞相與攜持舞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諭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嘆且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衰麻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翼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陛下烏得而不悔悟大臣烏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訕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時史嵩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

之王瓚龔基先胡清獻

元杰漢弼請聽嵩之終制

元杰漢弼暴死蔡德潤等訟冤

史璟卿書諫嵩之亦暴卒

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之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為安否則而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簽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不過使之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嘗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江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别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奥坐使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

於鼎澧恐江陵之勢旣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為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章琰等論罷嵩之不復用

六年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翰林學士李韶抗疏論之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張溥曰綱目書起復始於唐代若太宗貞觀之于志寧玄宗開元之張九齡德宗貞元之張茂宗憲宗元和之盧從史穆宗長慶之田布昭宗天復之韋貽範五代戊申之史宏肇皆譏也惟布得免者以王庭湊殺田宏正布不得已承朝命而討賊也汴宋南渡起復屢見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接踵無忌嵩之尤譁士論上而朝臣下而論生伏闕上書羣嗤其面理宗感悟卒令終喪當世快之宋史於史氏三相頗不直言卽史所稱端平用兵盧黃解圍嵩之發策皆有先見至薦士三十二人董槐吳潛皆出其中及進王令蔵却安南貢班班記載類非僉人然起復命下物議沸騰若不能一日容者何也彌遠相寧宗嘉有七年獨相理宗九年任小人逐君子擅權害政海內積痛方其一朝奄忽帝攬萬幾梁成等退洪咨夔等進端平嘉熙清明可觀而嵩之復守其家學謀柄國政天下弗堪也彌遠於寧宗嘉定時拜相封公奉母憂治葬特詔起復人心怫鬱嵩之父死未寒盤桓竊位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馬光祖未卒哭而總領許堪未經喪而節制相臣起復借為嚆矢此何

董宋臣招權納賄人目為閻羅

人目陳大方胡大昌與大全三不吠犬

天錫劾宋臣允升不報

事乎而用心若此則非人也度宗咸淳九年賈似道母死葬以鹵簿卽起復入朝亡何宋亡忘親之人罪必誤國惜其時無直言如黃愷伯等耳唐順宗立王叔文擅作威福未幾以母喪去位王伾三疏請起不報其黨貶死而元和更新嵩之於死之明日卽求起復廹於人言居間十有三年而死人心不滅公論尚存余獨怪同一人子願為王黼不願為富弼則何故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七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夤緣閻妃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慾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謂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修內司止於供膳蓋比年

大全以兵逐董槐陳宜中等攻之編管遠州時號六君子

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逋逃之巨蠹一窟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投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不能救正而譏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臣盧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無預遂出方叔提舉洞霄宮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帥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日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寢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方諂事內嬖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言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結私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不可與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嘯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

陳宗禮極言時政

丁大全馬天驥同閻妃用事

吳槃直言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徐宗仁極論宋臣等罪

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為諱嘆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無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不納　十一月以丁大全僉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僉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帝以御寶黃冊催內藏坊場錢槃奏言內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寶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紀綱賞罰不明則紀綱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敧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分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上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

大全罷相洪芹朱貌孫等極論其罪

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醸禍者誰與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及此乎不報宗仁又極論宋臣盤固日久蒙蔽日深不誅且誤國竟不報　冬十月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至是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奏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貌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很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張溥曰丁大全以戚里婢壻結寵至尊由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怨右相董槐方嚴上章劾之檄兵圍第脅出北關遂奪相位程元鳳謹避恐後姦同盧杞而橫愈蔡攸人臣無禮莫有甚焉顧所挾持何術以董宋臣為之根柢也理宗之季年高怠政閻妃色升近倖用事梅臺蘭亭俳優鼓吹起自宋臣帝尤愛溺夫雕牆峻宇五子興歌白台閭須魯公避席人君有一其國必亡理宗少慕道學尊崇濂閩以義制欲明訓克聞而倦勤志蕩佚豫無節不解之惑反甚於多欲之主此寶祐之佑聖觀所以遠不及征和之悔輪臺也宋臣居中大全居外表裏作姦忠言擯棄一臺諫驅宰相夫亦何難然大全於寶祐六年春參知政

事開慶元年冬即以罪免其為相僅一年有十月其進速其退亦速聖斷未盡廢也宋臣自淳祐盤固文天祥等累疏請誅帝終不省內庭難拔視外則有間矣賈似道專國立威取名黜董宋臣盧允升於遠州諷朱貔孫殺丁大全於新州道上外戚子弟禁勒毋動政若有為而大亂四決董丁雖去其為董丁者自在也董丁日夜用帝而猶以獨斷之名奉君似道日夜用帝而直以獨斷之名自予小人日盛則天子日微也然理宗寵賈妃則似道進寵閻妃則宋臣進禹訓六戒色荒為首信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

公田之置

謝方叔請限田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併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

劉良貴等獻買公田之策於賈似道

魏克愚言買田之弊帝亦詔停似道憤求去似道出萬畝為公田倡

以定兼併以塞於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帝從之按方叔此疏蓋置公田之漸故載於此

景定四年二月賈似道當國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宓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

似道遣官督罪

似道立四分司以管公田

畝、今秋成在邇、其荊湖江西諸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强婖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十楮、將仕郎誥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誥准萬楮、承信郎誥准萬五千楮、承節郎誥准三萬楮、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誥、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訔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焕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垌、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伸、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有差、

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稅之官倉、特與減饒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　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

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

李鏞言推排之利

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藉藉、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甯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滑吏奸民之欺、甯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遲、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重而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浸漁之計、金人乍和乍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嘗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下有司括買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

欲省和糴以輸民力、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遺患猶不息云、

張溥曰、理宗景定四年春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劉良貴等官、五年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黥配葉李等於遠州、九月、行經界推排法、作銀關、冬十月、帝崩、聚斂方興、天命遽奪、其可畏哉、宋自南渡以來、六師百萬之命、悉寄東南、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阪塘堰閘之制畢設、諸籍沒入官者、募人耕、仍私家額課租、官田所由始也、民苦額重、與官吏卒徒侵漁、議者言田在官非便、而有斥賣官田之說、詔斥諸路沒官田佐費、折配拘摧、重估抑勒、衆弊紛作、民既重困、猶以為不足、而有買公田之說、田變而官佃不堪命、猶官以田與民也、官田變而公田、官無田而取諸民、既取民田而又賦之也、熙甯之際、天子銳志圖治、創農田水利方田、意在便民、而民患之、訟闕下訴御史臺者相踵、公田直攫民耳、似道何所託而為此、曰、倣古限田也、嗚呼、限民名田、漢儒董仲舒嘗言之矣、其說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田以贍不足、塞兼并、是時漢去秦不百年也、畫地分田、遺跡已隳、及乎孝哀、師丹孔光等再議舉行、難遽復也、限年均田、北魏間行、而法不通於江南、口分世業、唐初定制、而後不免於檢括、井田既廢、世無善政、以官平民、不若聽民自為也、南宋建炎初、籍蔡京王黼等莊、以為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稅三分、紹興二年以福建八郡田、聽民請買、歲入七八萬緡、助軍衣、民皆稱便、浸而開禧安邊所立、始憂不支、然未有猖狂攘奪如似道者也、王莽篡漢、擅利自予、田曰王田、民曰王民、天下愁怨、身分漸臺、似道當理宗末年、無天鳳地皇之富強、而造官佃莊官之虐政、令不三載、誅滅尋

元太祖鐵木真卒拖雷與諸王奉窩闊台即位

及賊臣言利竊足福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九

蒙古諸帝之立（太宗 憲宗 定宗 世宗）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主鐵木眞卒於六盤山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朮赤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合反三曰窩闊台四曰拖雷至是拖雷監國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主窩闊台立窩闊台聞太祖之喪自霍博之地來會耶律楚材以遺詔召諸王畢至請立窩闊台時拖雷監國諸王意猶豫未決楚材言於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窩闊台卽位於和林東庫鐵烏阿剌里之地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册立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禁絕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窩闊台卒廟號太宗闊台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脈絕第六皇后乃馬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還至鈋鐵鐸胡蘭與都剌合鑾進酒懽飲極夜乃罷翊日卒闊台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失烈門為嗣失烈門蒙古主第四子曲出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宜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

太宗后馬乃眞氏稱制輿都剌合蠻用事楚材憂卒

忽必烈大愛劉秉忠

定宗貴由立

和林、

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乃馬眞氏稱制輿都剌合蠻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塡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輿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爲相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滅一事人以爲名言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時蒙古諸王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思大有爲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嘗鬱鬱不樂一日投筆嘆曰吾家纍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爲僧往來雲中會忽必烈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召爲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貴由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貴由

貴由卒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

兀良合台等推憲宗蒙哥即位

蒙古主命忽必烈總治漢南

蒙古主從太后遷諸

乃即位于汪吉宿滅禿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年三月蒙古主貴由卒於橫相乙兒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于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抱曲出子失烈門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十一年六月蒙古主蒙哥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汹汹至是諸王木哥及大將兀良合台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失烈門固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兀良合台等不聽共推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追尊其考拖雷為帝廟號睿宗失烈門及諸弟心不能平蒙哥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諸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忽必烈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忽必烈遣趙璧召之樞至待以賓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次及救時之務為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樞又說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乃徙太宗后於擴端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於各邊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勝並賜死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之地 六月蒙古主以中州封

王殺定宗后及失烈門母

忽必烈盡有關中河南之地

蒙哥卒于合州城下

廉希憲等請世宗忽必烈即位

同姓命弟忽必烈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請於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忽必烈與姚樞夜燕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忽必烈喜曰吾能為之樞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蒙哥沈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田獵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叩之殆無虛日廟號憲宗

景定元年三月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初忽必烈自南伐北還廉希憲聞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冊莫哥塔察兒俱會於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於此矣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其遺恨竟勿克終肆予沖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為此懼驛騎馳歸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輯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至不謀而同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王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為天下主大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

阿里不哥命阿藍荅兒等發兵自即位于和林

希憲分命劉太平等又命汪良臣討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關隴悉平

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徇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宏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幾渴所當先務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勳親斯託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夏四月蒙古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即位命阿藍荅兒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稱帝於和林

五月蒙古劉太平霍魯懷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里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青居又命總師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以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八春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赦詔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八春汪良臣合兵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荅兒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

阿里不哥與諸王自歸上都

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參知省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主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於昔木土之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麾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五年、秋七月、蒙古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答失阿速帶昔里給及其謀臣不魯花阿里察脫忽思等自歸于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不魯花等伏誅、

張溥曰、蒙古一統、雖成於世祖忽必烈、然開之者太祖鐵木眞也、史稱其近取乃蠻、遠攻回紇、渡黃河以蹴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建號九斿、滅國四十、洵北狄之天挺者哉、繼以太宗窩闊台、連宋滅金、華夏富庶、羊馬成羣、有天下三分之二、善繼善述、克光前人、定宗貴由短世不造、憲宗蒙哥嗣立、復振、傳至忽必烈、遂併宋室、尚論其世、太祖帝二十二年、太宗帝十三年、定宗帝三年、憲宗帝九年、世祖又帝十六年、而混一、始成蠻夷雖强、得天下若斯、其不易也、女眞阿骨打叛遼稱帝、在徽宗政和之五年、至宣和五年、卽破走遼主延禧、未幾身死、弟吳乞買襲位、不一年而遼亡、兄弟將兵、止八年、爾成功、忽焉竟覆大國、蒙古伐金、易世始克、太行南北、君臣經營幾三十年、遼僅五京、而金半中原、攻守難易固有殊乎、劾里鉢爲遼女眞節度時、有子十一人、不立而立弟頗剌淑、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哥死、而後劾里鉢子烏雅束嗣、烏雅束死、弟阿骨打、吳乞買以次立、兄弟相及、伯叔無

鐵木真始置達魯花赤監治各城

蒙古始定算賦

間友于之風著於肅慎蒙古太祖有四子太宗其第三子也六盤山之變第四子拖雷監國踰年而太宗始自霍博至來會喪耶律楚材勸拖雷奉之即位和林上遵父命下篤天顯永無鬩牆太宗殂第六后馬乃眞氏稱制越四年而始立長子定宗定宗殂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復稱制又四年而憲宗立則拖雷之子也憲宗殂弟世祖立自是有天下者皆其苗裔而太宗之傳絕矣憲宗之未立也定后所屬意者太宗之孫失烈門爾憲宗立而定后賜死失烈門遠竄太宗六后及諸王皆徙極邊骨月參夷有忝大位既死合州城下國虛無主世祖北還自立宗王畢會惟阿里不哥自恃介弟居守和林命出太宗懐貳不服發兵稱帝干戈再動關隴乃平方之女眞世序舉族同心不幾有鄭莊克段秦鍼奔晉之恥哉地大則覬覦漸多傳久則瑕釁間作天子門內之爭嘗不如匹夫同室之救莫非因時激極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

蒙古立國之制

甯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主鐵木真會諸將於可温寨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猶華言掌印官也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馬牛羊

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

蒙古主從楚材議括中原者戶定賦稅

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合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激怒宗室斡真、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粘合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強更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斡真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鞫治、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真長者、汝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戶、定賦稅、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戶口、以大臣忽都虎領之、民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

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

楚材請用儒臣

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

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

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以為重矣、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少蘇息、

二年十二月、蒙古以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茲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覆爭論、聲色俱厲、蒙古主曰、爾欲搏鬪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鐵木真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主忽必烈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使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

王文統行交鈔法

始建太廟定八室

安童言丞相止須設二人

命八思巴創蒙古新字

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守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於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醋麴貨禁

二年夏四月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財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　十二月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朮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戸工仍各為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三月蒙古安童言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議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夏四月蒙古敕上都重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八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命許衡等定禮儀

改國號曰大元

六年春正月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議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令掌之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詔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善而制稱為秦為漢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肆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行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甯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張溥曰史稱蒙古主鐵木真之興三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善將四傑木華黎博爾朮博兒忽赤老温善戰復得耶律楚材任之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而國用充禁州郡非璽書不得擅徵發囚大辟必待報乃論而國法立以至設監治置驛令分三科用儒臣符印衡量鈔法均輸次第修舉武功文治煥乎可觀開基廟食為元太祖蓋非虛哉傳及太宗女禍即作立儲無統諸王相攻牝鳴狐嗥幾傾帝座乃嘆斡難即位玄冥建斿壽渥温氏猶未敢以天子自命即征西夏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滅山西河南六十餘國揮戈無敵崛起富强僅雄沙漠不暇貽謀萬世也世祖忽必烈據和林平關隴知人善任賢智輻輳年建中統易紅羊白馬之紀國號大元革蒙古韃靼之稱燕京建廟

開平修宮治歷命官竟成一統有熊開闢功業未有然貶孔子為中賢第儒流於娼後秦皇之賤士也尊事帝師君臣受戒梁武之佞佛也攻城不降下令即屠項羽之忍也命揚連真珈伐故宋諸陵曹操之賊也征日本而齒積東洋擊交趾而尸高戰骨隋煬之窮兵也五奸並用箕斂煩興求奇寶於馬八責金人於安南漢桓靈之黷貨也加以宸禁喪倫繼世莫改兄收弟妻子烝父妾叔死而侄納其婦君亡而后適其臣位絕中華行同冒頓家法若此非二祖孰任其咎哉孔子作春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而後元興元興而後以夷變夏見微於會潛而知著於蒙古内外之防防乎其早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一

北方諸儒之學

姚樞楊惟中建太極書院請趙復為師河朔始知道學

理宗嘉熙二年冬十月蒙古姚樞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初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之甚喜特加重焉及濶端南侵俾樞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及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復從之樞於是獲覩周程性理之書至是惟中與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姚樞辭官隱蘇門山

淳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于國中

忽必烈徵許衡為京

寶祐二年四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懷慶河内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

兆提學

竇默與許衡同召

王文統以言利進姚樞竇默許衡力言其非

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亂世、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行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竇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

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許衡喜就國子祭酒之召

度宗咸淳七年六月元主復召許衡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許衡還懷孟

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張溥曰余讀漢史至新莽竊位逢萌哭市周黨杜門公孫述僭號譙玄呑藥費貽漆身鴻飛冥冥不可勝數及觀後世蒙古初興宋祚未絕一時大儒如姚樞竇默許衡者流相率事虜因歎人不如古讀書行道而不知海上之節者又何衆也樞初家柳城後遷洛陽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楊惟中與之偕覲元太宗既而世祖辟召相得益深默廣平肥鄉人也元兵伐金被俘脫歸後通經術還鄉教授世祖在潛邸即强官之二人託辭固謂中原

已喪踐土安歸明君在上干旄浚郊則有執此而往爾然理宗尚儒修明濂洛學士聞風萬里景赴為樞默者棄鄉里挈妻子歸命中朝綱紀文治何所不可而棲遲本土俯首北狄無李斯燒書之憤為齊魯抱器之逃竊不解也衡避難岨崍往來河洛蘇門得友慨然任道中國師表舍我其誰亦羈縻元爵未能裂冠即為之解者曰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歷則往舍是無往焉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去則辭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未嘗三年淹也然身登師傳道贊興朝以堯舜之言文韃靼之俗中書五事謨謀不遑雖晚歲病革慚未辭官遺命戒子墓道書名失身之辱終莫洗矣耶律楚材相二帝闢草昧開基元德功侔周召問其苗裔乃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則金尚書左丞也契丹貴種金源相族國亡臣讐貳心蒙恥動高輔泰而志愧報韓北方學者節義風徽殆由此始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

蒙古南侵

理宗寶祐四年八月蒙古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等請伐宋蒙古主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烈攻鄂趨杭州塔察兒攻荊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廣引兵會鄂李全子璮進攻海州漣水軍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孛里乂由潼關趨沔州

（蒙古主三道寇宋）

六年二月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答胡于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

（劉整等軍敗紐璘入成都）

馬光祖向士璧敗蒙古師于房州

呂文德力戰入重慶為史天澤所敗

灘渡以斷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日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答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淵等於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十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師汪德臣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實死之十一月蒙古進兵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鵝頂堡城降佐死之由是清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俱降于蒙古　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師峽州向士璧移師紹慶府以便策應光祖士璧以兵迎蒙古師戰於房州敗之蒙古主取隆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

開慶元年春正月己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丁卯以賈似道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　蒙古軍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橫山徇內地乘勝破賓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潛出官軍後命其子阿朮橫擊于前官軍退走遂壁潭州城下　二月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花守清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於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六月四川制置副使呂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遂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是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

蒙古蒙哥攻合州不克死於城下

德城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旣、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或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槥負之、北行、合州圍解、捷聞、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幷西夏、取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蹂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茍於諸國、旣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禀命行在、宜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禀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嘗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所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

忽必烈必欲立功遂遣董文炳等渡江圍鄂州

蒙古兵入臨江陳元桂死之

賈似道援鄂州

董宋臣請遷都皇后請止之

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筏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滸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合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呌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趣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師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端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疋、 冬十月、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倚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甯海節度使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將在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

張勝戰死賈似道銜高達曹世雄向士璧而親呂文德

移賈似道于黃州

似道密遣宋京詣蒙古議和忽必烈因郝經言而許之

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苫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苫徹拔都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卽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卽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銜之三人而親文德　時諸路重兵咸集于鄂蒙古兵由水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去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　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里察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

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壁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於南岳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萬鐵赤將兵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於新生磯、兀良合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壁合劉雄飛兵逆戰於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　夏四月、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姓郊勞、如文彥博古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甯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壁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己、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張溥曰、理宗淳祐元年、蒙古太宗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六年、定宗貴由立、八

年辛后斡兀立海迷失稱制十一年憲宗蒙哥立遂殺后及失烈門數年之間蒙古凡三易主女主當國者或四年或二年宗族爭殘三宮告變喪亂多矣宋不惟無所加也京湖江淮日懼偪馬君子以是知理宗之終不振也寶祐之際蒙古主分道入寇劍門閬州直入無忌李璮陷漣水兀良合台圍潭州史天澤戰嘉陵江長轂電驅王師瓦裂合州之役王堅力守蒙哥竟死城下天其祐宋乎忽必烈復渡江圍鄂則何為也契丹德光入大梁滅石晉建號改元諸鎮奉表氣盛天下自謂無敵忽死殺胡林剖腹實鹽帝羓遺笑其後兀欲李胡治兵攻殺察割弒君睡帝代立國亦少衰蒙哥暴隕猶之德光而師徒橫行反混六合豈嬴楷餘靈足怖中國哉君臣同心兄弟并力一敵死一敵復興勢不下也六后之朝主器虛位大臣憂死國中大旱河津不流天怨人怒時最可乘宋日踏蹴坐失其會夫夷狄之無君尚强於中國之有君况蒙哥忽必烈儼然南面為其國主者乎元史言憲宗嚴馭羣臣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日卟不厭類非興王大度乃內則摧刃門庭而無金亮之禍外則窮兵南伐而無苻堅之憂身死國興天道何居蓋以夏變夷神聖常不可得以夷病夏即無道者尚優為之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

元使郝經來告即位經欲弭兵靖亂

郝經之留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盡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

賈似道拘郝經于眞州

經數上書于帝不報

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 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於眞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鎭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于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于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納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羃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睹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此耶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

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畜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大武斂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為羣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於强國矣而卒莫能强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積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强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加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為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强若是者而其風俗渾厚禁網疏闊號令簡肅是以東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宜皇皇汲汲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蘊畜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

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曰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豳國岐而都豐鎬、至則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幷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虜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祁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沈鷙、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嘗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于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茲殖、千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自貴朝而始盛、自國初啓運、剗平僭僞、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隳讐崇好、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由是觀之、以交隣為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于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為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為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蓋其氣數亦當然也、主上卽位之初、先

李庭芝奏蒙古訪經等為似道所格

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劃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為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蓋藏之跡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擯而弗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默默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來使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儻以交隣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亦為似道所格

張溥曰元世祖忽必烈憲宗蒙哥同母弟也長而且賢蒙哥立屬以漠南漢北軍國庶事遂開府金蓮川姚樞進治平八目條時弊三十餘事畢見施行史天澤廉希憲許衡劉秉忠等拔茅在位滅大理王關中屯田河南肅清京兆名雖大弟規模一天子矣蒙哥寇宋自將入蜀身死合州忽必烈時方渡淮國中內虛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之北還而賈似道稱臣之使至遂許議和斯時蒙古治亂之秋亦大宋存亡之會也鄂州被圍張勝戰死似道狼狽黃州遣使請命適天殞彼君內亂將起大弟急為身計輕騎趣歸從此南北通和行人修好即城下之盟恥或不免而弭兵息民國可緩禍較之晉武向戎

蒙古李壇以京東來歸

會號盟宋美惡同馬又幽經以速寇似道有戎心矣理宗紹定時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張宣殺之拖雷曰宋自食言曲直有歸後日遂為兵端繼而王檝道死使臣屢囚蒙哥發憤分道入寇兩國爭鬬憾由一介似道所親見也鋪張鄂功諱言和議拘經真州蔑顧後患將誰欺乎蒙古諸使往來中國僅能將命鮮知大體獨經儒者博學尚氣志存靖亂不務遊說乃使者實有魯連之心而中朝反厄以蘇武之節遂至金明射雁帛書入燕窮海縲臣問罪為首伯顏南下始成禮遣又何及哉秦檜誤國以和韓侂胄誤國以戰賈似道誤國以非和非戰姦臣之術屢變而人主終不察也則亡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

李壇之納

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壇李全子既降蒙古為山東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已而陷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主蒙哥卒忽必烈立壇始萌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愒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州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壇保信甯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為安東州　夏四月李壇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壇壇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弊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

李壇襲張宏範而敗

青陽夢炎受命援李壇不敢進而還

李壇戰敗史天澤殺之

董文炳止哈必赤好殺

軼初行軍總管張宏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宏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朝廷聞李壇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李壇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哈必赤曰彼為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張溥曰蒙古將李壇于理宗寶祐六年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時宣撫兩淮上書請罪詔

不問景定三年。璮忽以京東來歸封齊郡王璮固全子元太祖時全即叛宋橫行山東淮南之間敗死揚州璮遂襲為益都行省專制其地太憲二朝手握大兵世祖方立翻飛內附意其人亦郭藥師張瑴者流乎然藥師之以涿易來也瑴之以平州來也皆遘遼亡天祚出走國破無主窮而歸宋璮都督江淮號令惟我元命方隆金符屢賜騂旄白馬夾輔是屬乃不從張柔史天澤等戰鬬立功而卷地還南獨何心哉沈克與王敦構逆而誅子勁志欲立勳以雪先恥竟死慕容恪之難李懷光屯咸陽不進子璀言其必反後亦自殺父子異行忠孝著烈李璮二親逆命久屬韃靼不傷覆巢而獨懷反正始則蒙古徵兵詭辭不至繼則揚言備宋來獻三城祈贖父衍罔惜後禍此固涼州張軌遜其赤誠而魏博田宏正樂與同歸者也宋史既不登之忠義而元人竟目為叛臣不大謬乎徽宗信王黼納張瑴金來責盟函瑴首畀之郭藥師懼遂以燕叛道虜入宋理宗予璮既受其地史天澤來圍濟南遣青陽夢炎往救不至而還六越月城陷璮竟死焉劉整叛而南臣起賣國之心李璮死而北人絕歸朝之志景定覆轍視宣和尤甚宋亦烏可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初理宗在位久、儲宮尚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為太子、既即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

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嘗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積慚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國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汚安置於建昌軍籍沒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

似道日肆淫亂惡宮嬪言襄陽之圍誣之賜死

似道令陳伯大請置士籍以困士人

明堂禮成大雨胡顯祖請帝先還似道遂乞罷政帝罷顯祖出胡貴嬪乃還

似道母死起復還朝

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於明堂、以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郤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張溥曰德祐元年之春左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既而臨安戒嚴曾淵子潘文卿季可許自王霖龍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文及翁倪普等數十人相率並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厲詞申責勢不能禁及留夢炎降唆都陳宜中入占城身為大臣行同犬豕蹷蓬翩反亦曷法乎曰法賈似道也似道少好游博西湖燈火燕飲不絕既治第葛嶺聚娼尼鬪蟋蟀淫樂嬉戲直狎邪者流矯情飾容輒請罷政又曷法乎曰法王安石也安石初散青苗韓琦疏其不便神宗疑之卽稱疾不出敦諭再起持新法益堅其後人言稍至卽以去劫之沮格誹謗之法用而國是大搖似道年三十餘理宗卽加知樞密封臨海郡公臺諫嘗論其二部將毅然求去度宗之立頗贊密謀山陵甫畢棄官還越復為下沱譌報要取手詔遂至屢疏乞養中使卧第天子果以為伊周復生難進易退遇以賓師惟恐不當也鄙夫事君當其疏遠先結左右之心蔡京之媚童貫是也及其貴幸務奪天子之氣似道之制度宗是也蔡京之術自古小人皆先行之似道之術獨於宋且數見蓋當日人主雖昧於知人而嘗厚於待士隆禮貌託心膂敬禮大臣其家法也二三小人御以狙詐代鮮英辟莫破其奸忠厚在上威福在下其流甯有極哉安石竊柄羣邪繼迹南渡以來大奸得君各操術往秦檜之要君曰我所恃者金人也韓侂胄之要君曰我所恃者韓后也史彌遠之要君曰我所恃者殺濟王也賈似道之要君曰我所恃者立忠王也小人既挾所恃以要君人君復徇其所要而不惑浸久成風臣工一態居恆則競效其固位之謀臨變則高語其拂衣之致胡塵四合而廊廟已空悠悠之徒莫非似道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朮經畧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卽位之後、深以戢兵為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進、以為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汙衊置之罪、乃行打算法於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為贓私、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為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旣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為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將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直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

蒙古主從整計命阿朮與之經畧取襄陽

劉整阿朮練水卒築白河城

夏貴襲阿朮于新郢敗績

呂文德卒

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五年三月己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　己未詔浙西六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　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於赤灘圃敗績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於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為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蒙古置榷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晏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宏範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

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甯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絶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宏範軍於鹿門自是襄樊道絶而糧援不繼

范文虎攻阿朮而敗遁

七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剌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李庭芝遣張順張貴救襄陽有功皆戰死

八年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絶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偵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而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鋭斷鐵絙攢杙數百

朝廷遣永寗僧招整整自元主殺之

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鰕不能渡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朮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櫃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時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荊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寗僧齎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使還誅僧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

阿朮破樊城范天順牛富王福死之

朝議使高達援襄陽似道不從

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宏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謬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兵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詔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於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罪、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

呂文煥以襄陽城降元似道庇之

陳宜中乞斬范文虎似道不許

之策請己為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盧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詔建機速房於中書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夏四月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鎖漢口岸曰城荊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荊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余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裨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謬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刻責之辭少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乏知體之士翹管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

阿里海涯等勸元主南侵

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以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强力敢事捷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謟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閫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喋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厖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勝在君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為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

汪立信移書陳二策似道斥之

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還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辱中以危法廢斥之　是月元伯顏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呂文煥等分道入寇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阿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徇荊南而自與阿朮帥阿剌罕張宏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

張世傑力守郢州

邊居誼守新城幾獲呂文煥力屈自殺

大江耶。使一騎前道。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於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城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礮弩。凡要津皆施栰設攻具。元兵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於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廷、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於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己。馳馬至。伏弩發。中文煥右臂。並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甯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馬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　十二月。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

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先遁王達劉成戰

王儀以漢陽叛降元

張晏然程鵬飛以鄂州降元

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也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泝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發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户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拒岸步鬬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　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艨艟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山張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京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

賈似道開都督府臨安

陳奕以黃州降元

呂師夔以江州降元

劉整死於無為城下

范文虎以安慶降元

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荊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㬎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　乙酉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眞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為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眞孫遣人請於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閶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於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義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初元人南侵呂文煥與劉整為嚮道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師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主師束我使我失功於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為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於伯顏通判夏琦仰藥死　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

似道遣宋京如元軍求和

元兵犯池州趙卯發同妻雍氏死之

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於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洩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二月、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成、嘆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 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遊騎至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師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兵皆歸於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之、命具棺衾

元伯顏進戰孫虎臣夏貴先走似道奔維揚

元陷饒州

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鬭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採新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譁曰、步師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兵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斗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榡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

江萬里赴止水死子鎬等從之

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歛葬之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己不能與大計乞罷斥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文天祥入衛

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日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李芾勤王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居家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賈似道送郝經歸

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眞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

汪立信卒于軍

時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於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

伯顏入建康

令狐槩以廣德降元

曾淵子等皆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禁之

孥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元博羅懽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癸酉元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民居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書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鎭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江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西安鎭起趙淮為寺丞戍銀樹東壩　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庚寅元兵旣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

元遣嚴忠範等至建康爲張濡部曲所殺

阿里海涯入岳州

元兵入廣德孟唐老等死之

朱禩孫高達青陽夢炎等以江陵降元

李成大父子死義

李庭芝固守揚州

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涯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於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　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荊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嘗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勇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斗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壬戌阿朮攻眞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於老鸛嘴敗績庚午阿朮乘

阿朮趨揚州姜才力戰而死

劉師勇復常州

張世傑等為阿朮等所敗

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阿朮佯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楊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宏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宏範引却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宏範。宏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朮與宏範追之、自相蹂踐、俱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死、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五月、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宏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宏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是月、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涯取湖南、萬户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

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

伯顏屠常州姚訔等死之

卻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　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於漳州、先是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庵、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為陳宜中所殺。　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為三道、阿剌罕奧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常州、十一月、甲申、元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礮、焚其牌樓、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走平江、

邱濬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相加、遣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礮、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於橋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為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者、謂入臨之時也、嗚呼、伯顏至皐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

文天祥進力戰之議為陳宜中所阻

語者。當是時苟有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伯顏哉

己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是年元軍盡陷江西諸郡縣都統密祐死之

張溥曰劉整自金亂入宋隷孟珙麾下以十二人取信陽有賽李存孝之稱既知瀘州扞西邊歷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忽叛附蒙古為畫策陷襄陽淮南臨安遂俱不守亡宋賊臣整罪居首與郭藥師有同誅焉然藥師之叛童貫招之劉整之叛賈似道激之悍夫逆節莫非謀國者豢成也理宗開慶時蒙古忽必烈圍鄂州似道出援而敗遣宋京乞和許成圍解整獻密計命夏貴殺其殿卒於新生磯上表告捷還朝進官權傾內外於是撰福華之編幽北朝之使宰相諱和惟恐人知整始與謀頗心惡之復會計邊費汚誣將帥俞興搆隙整訴不達懼而降敵請賂呂文德開榷場築堡壁而後襄樊乃為蒙古有也夫似道乞和畏死而已未敢望成和議既成免罪而已未敢言功惟偽捷之計進而後飾功之念起飾功之念急而後忌人之術深昔所共謀今所交惡整既不甘為曹世雄向士壁則有決而去耳且自鄂圍解後執郝經八年而蒙古始問襄陽襄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而朝廷始詔李庭芝往救凡南北交鬬之秋皆太師酣歌之日也勝廣兵起而惡聞盜賊隋師入陳而羽書塵封二世後主亡不旋踵蒙古用師歲久而似道諱兵日甚宮嬪一言立誣賜死其意不過欲久竊鄂功上欺天子浸假而君非其君臣非其臣國非其國矣范文

遣劉岜奉表稱臣於元

陳宜中請太后遷都失期不入

虎敗逃。呂文煥叛降。襄樊並失。三學上書。師相督師之請天下固。孤注似道不知蕪湖江上之潰。似道又孤注宋室也。帝㬎新立。賊塹將兵出淮南。銳欲渡江。伯顏不可。聞文煥入鄂。失聲發憤死於無為城下。似道視師畏塹未發。既知其沒。喜得天助。上表輒行。奔北殛死。當日為國患者外賊莫若塹。內賊莫若似道。俱死於德祐之初。載勢若可回。而禍終不造。宋之亡也。積於理宗之四十年。成於度宗之十年。一孺子王疾病方發。即斃二凶。烏能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

元伯顏入臨安

帝㬎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岜奉表稱臣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宜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姪納幣、不從則請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岜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　時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

宜中白太后上傳國璽降表于元而遁歸清澳

文天祥使元軍伯顏執之

失於奏耳、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皐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己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言㬎渺然幼沖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㬎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㬎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㬎三百餘年宗社遽至殞絶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詔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溫州之清澳　戊子命文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于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忙古台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　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為藩輔　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令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伯顏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

賈餘慶等並充祈請使如元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福死之

宮女死者百數

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宏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秘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以賈餘慶劉巴山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伯顏引文天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慙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齎璽綬奉表附降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仍命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款納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皷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

李庭芝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

元主廢帝為瀛國公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赴燕

氏泣謂帝曰苟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内與昺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黄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同赴井死　元伯顔引兵北還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　閏月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五月丙申元主忽必烈廢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飲食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見元主於大安殿元主尋命帝為僧全太后亦為尼於正智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舁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芮亦降封為平原郡公　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元伯顔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為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户六千為食邑　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於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尚為

誰守之、庭芝不荅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术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懽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术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术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术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术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术責其不降、才曰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术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詔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鎮撫兼知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若再復言、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

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酬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遣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盡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顔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張溥曰度宗在位十年而崩年已五十三矣三子皆幼建國公昰差長當立賈似道獨立嫡而立嘉國公㬎志在貪幼少攘定策也乃帝四歲即位而元兵渡江六歲而身即北遷瀛國降封宋祚永覆何不幸也似道始立度宗以周公自詡繼立帝㬎威福益專不意江上師潰殛死漳州國窮勢極雖甚權貴無逃戮死惜乎又繼以陳宜中也宜中在太學時與黃鏞等上書攻丁大全拘管他州士論有六君子之稱公正發舒近矯矯者然大全之逐似道為之宜中因此驟顯遂黨賈氏咸淳之際寒蟬不鳴且為劾程元鳳以逢其欲德祐元年聞蕪湖喪師疑似道已死即疏請正罪其反覆詔詐固小人之靡也似道死宜中進伯顔已入平江計無所出先請遷都後請迎降議成而遁若不聞焉說者曰元師席捲臨安以上俱非宋有崛强一隅勢不可得無已而為秦子嬰晉重貴非本心也然當日國勢淮東未滅閩廣尚全奮衆血戰事猶可為即獨松關既破以後元兵直逼臨安二宮移

海將士背城存亡一決愈於待斃乃文天祥張世傑兩進策而宜中兩阻之僅稱臣奉璽肉袒求活則直以國授虜矣靖康之亂欽宗再如青城吳革請止何㮚等不聽二帝竟北夫徽欽如金罪不在金宋自如也帝㬎朝元罪不在元宋自朝也金之寇宋天下有南有北則立僞帝而去之元之寇宋天下皆北無南卽盡取而有耳究吳乞買忽必烈始願豈遽若是哉至元元年間郭少師南歸與謝枋得言元本無意江南頓兵待和行人不至師漸深入宋遂挈數百年宗社而降主降者誰陳宜中也似道才短於景延廣而挑釁則同宜中行齊於李崧馮玉而無君尤甚宋室煨燼與石晉並譏尤從來中國所羞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

二王之立

以吉王昰判福州信王昺判泉州

文天祥杜滸等亡入真州苗再成與圖大

帝㬎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圭提舉二王府事　戊子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以元軍將入臨安故也　二月元伯顏遣范文虎以兵追二王楊鎮得報卽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溫州　三月文天祥自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

舉李庭芝惑于訛言使再成殺之天祥等遂入海如溫州

陳宜中等以二王入閩

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為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為清江劉洙等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不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出、衆走入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擔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檡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於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款送、聞二王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鼇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

益王即位於福州

趙溍等分道興復

黃俊死義

文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阻之命開府南劍

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　五月、己未朔、益王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貴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太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昺為衞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詔以趙溍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㵯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固辭不受、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滸募兵於溫州　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於隆興阿里海涯、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旣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兵於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元兵降、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以己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府南劍　八月、秀王與擇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擇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擇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擇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之孝、宜留府以隆國本、譜者

熊飛復韶州

劉自立以韶州降元熊飛赴水死

阿剌罕等入處州秀王與檡等死之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入海避北兵

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將李恆戰兵敗、浚奔甯都、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恆等以騎出江西、東莞民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溍至、卽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溍遂入廣州、時知邕州馬塈將入衞、而臨安已陷、因畱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涯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退保靜江、阿里海涯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於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甯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溍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於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檡與弟與櫨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瑀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兵入建甯府邵武軍、北兵旣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衞王楊太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於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船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畱壽庚不遣、則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

蒲壽庚等叛宜中等奉帝趨潮州

林華曹澄孫降元陳文龍死義其母從之

帝遣倪宙詣元請降

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　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　趙溍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強及王剛中導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於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為收葬之　元阿里海涯破靜江馬塈死之先是阿里海涯為書許馬塈為廣西大都督塈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塈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涯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扼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塈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塈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涯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臠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被甲以待婁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壞皆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涯盡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　帝駐於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百家奴偕宙赴燕

元兵陷廣東諸郡 吳浚降元天祥斬之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張世傑復潮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復吉贛諸縣 世傑討壽庚陳弔眼等皆以兵會

李恆追天祥鞏信力戰死趙時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濚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褰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　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　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賊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㵯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㵯兵先潰恆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恆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恆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阬兵潰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

賞以身代之

元主詔塔出等追二王

張德興傳高死義

陳瓚死義

世傑奉帝至井澳宜中遁入占城帝奔謝女峽

為天祥擒之、恆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㵿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恆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恆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畬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於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 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冬十月以陶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疏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甲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唆都臨城攻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礮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將塔出初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唆都破潮州馬發死之

凌震王道夫復廣州

曾淵子起兵據雷州

端宗崩秀夫請立衛王

世傑奉帝遷厓山

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塡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郡、　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於麗江浦、　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帝遷駐硇州、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硇州、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見、上大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怱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改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硇州為翔龍縣、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利、用因降元、　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帝遷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至十月始罷、　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　元張宏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

葬端宗厓山

元軍數路並進

與珞等死義

陳懿以海舟導弘範兵濟潮陽天祥被執鄒澋劉子俊死之

進取之、元主以宏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宏範薦李恆自副從之、宏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涯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為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涯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於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由是瓊南甯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於元、　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於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恆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涯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於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李恆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恆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恆入廣州以待宏範、　十二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恆復戰、兵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澋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宏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宏正兵奄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呑腦子不死、鄒澋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於途、各爭真僞、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天

宏範至厓山

祥不屈宏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宏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帝昺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宏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宏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宏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書所過零丁洋書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宏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恆自廣州以師來會宏範合恆守厓山北　二月都統制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宏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恆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宏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

世傑兵敗欲負帝遁走秀夫不從遂負帝同溺楊太后亦赴海死

世傑次海陵山颶風大作遂溺死

張珏復瀘涪後復戰死

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宏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宏範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赴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强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跡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為海北之謀固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初元兵入蜀惟重慶久不下張珏自合州遣兵復瀘涪二州數與元兵戰元不花汪良臣等旣陷重慶命李德輝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州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荅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

珏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

張溥曰帝㬎入元而端宗昰立端宗崩而帝昺立流離死喪雖立猶不立也然德祐初年二王未建文天祥即請以福王判臨安吉王信王鎮閩廣宗子維城勢堪鼎峙久不見聽及諸關兵潰而福泉之命始下其時晚矣伯顏軍至皐亭山文天祥張世傑欲移三宮入海背城一戰陳宜中復沮之遂決策奉璽子嬰既降咸陽不守忠臣義士泣血無途不得已而痛哭江心謀立少帝年雖沖幼尚稱帝兄抗一旅之師厲必死之氣崎嶇嶺海猶足自存井澳颶風車駕奄忽天命已絕復圖立君何能為乎論者謂崖山不可居而奉帝駐蹕海口宜先據而撤備致寇寡謀敗亡非獨天意然元軍大舉潮陽師濟張宏範等乘潮作樂鼓勇先登黑氣見災檣旗震仆獨以戰勝攻取責一世傑必不得也天祥之如元軍而被執至鎮江而夜亡也走真州則苗再成不納至溫州則陳宜中不容開府南劍經畧江西汀漳之間躑躅維谷可謂窮矣猶振臂大呼草野響合雩都一捷興復屢告當李陵力竭之秋奮王琳報梁之志此一人者國家之所急世傑之所倚也使在帝左右同心斷金參帷幄令天下庶其有成而轉戰外方馳驅靡定至潰於興國執於五坡天祥既虜而世傑益孤矣陳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陸秀夫能死而不能戰世傑以一身犯難廟堂寡和蒲壽庚至泉州而縱歸使叛張宏範至厓山而結船不支臨危獨斷不免一失兵敗颶作君臣皆沒計左於咸淳德祐而責效於景炎祥興雖有智者不任咎也陳瓚張烈良等起義匡復方勝即敗與厓山同悲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可而爭之海島臣心自盡

國亡無補猶賢於當途典午拱揖竊竊者耳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

文謝之死

文天祥赴燕不食八日猶生

天祥正言孛羅語塞

帝昺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宏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孛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孛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

王積翁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後遂被殺

孛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孛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宏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　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卽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為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為相矣天祥曰天祥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天祥為人豐頤兩目烱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

張毅甫負天祥骨歸葬吉州

謝枋得力辭程鉅夫留夢炎之薦

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為忠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沈家亡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耳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祿將膚敏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二十五年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愍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

魏天佑執
枋得至燕
不屈死之

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湻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叩閽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直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湻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起復為宰相劉黼起復為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血宋之所以為肉為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既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為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為急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趙孟遶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

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
子猶爾我豈不汝若哉雷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
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輕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
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嘗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
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
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張溥曰文天祥柴市之戮在至元之十九年時元世祖混一之第三年也二十六年謝枋
得至燕不食死距天祥之死又七年矣國亡臣死兩賢獨後天下後世必推為宋末忠義
之首者以其從容赴難九死靡悔也咸淳之季元困襄陽率先戰死者有張順張貴其後
范天順牛富死樊城邊居誼死新郢義士接踵史不勝書迄厓山海陵而後止六合板蕩
苟得一人即免顛仆大宋多士人盡夷齊不能再造帝京維持一紀豈節義之力獨絀於
戰功哉景定以來劉整以瀘州叛呂文煥以襄陽叛陳奕以貴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
文虎以安慶叛數人者皆宋大將賈似道所親厚也金城湯池社稷寄之一朝反戈魚羊
食人入寇招叛為虜前驅呂文福昝萬壽等紛起效尤亂莫制矣度宗之世似道以去要
君帝命學士草詔堅留天祥當制不肯呈稿宰相即為張志立劾罷枋得於理宗朝教授
建甯試宣城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陸景思上其稿訐有開劾竄興國軍二臣身無言責
抵觸權貴放廢之餘逃死為幸勤王詔下奮發獨先甯當日天子意念所及乎唐玄宗過
寵安祿山及其反也河北風靡獨平原堅守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何狀乃能如是負國之

臣必尊且戚死國之臣必卑且疏自古然矣似道專政而朝羣小趨附順則奴婢逆則虎狼始猶發難於武夫繼且浸淫於文士草木臭味下流曷怪文天祥張世傑倡義孤軍李庭芝姜才李芾陳文龍等誓死血戰社屋而復建君亡而再立遂至氣感窮垠勇激斬木德祐之死義既盛於咸淳祥興之死義尤烈於景炎明知事無可為而義難更辱時久則守者益堅節著則應者益衆車書一統首陽尚在斯真足以扶天壤光日月耳雷夢炎狀元宰相喪心仕虜天祥雷燕王積翁欲請釋為道士夢炎不可後乃服刑殺天祥者非忽必烈乃夢炎也宋季逆賊前莫惡於劉整後莫醜於夢炎熊飛傅高諸編户咸聞而羞之然有似道則將相皆降賊有天祥則草莽皆樂死朝廷之賞罰絕而人心之廉恥生此烏可以形格勢禁而得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終

38

萍鄉李芾生廣文編纂

後漢紀事本末

汀州伊立勳題耑

光緒己亥季秋
慎記書莊石印

DS
735
.A2
L5
v.38

新刻遼金紀事本末敘

遼金二史紀事本末都爲九十二卷伯氏芾生寄自峡江余先讀敘例作書統紀具矣嘗取袁陳諸家書窮皇周覽通貫累釐獨遼金二代編著未間焉昔四庫館臣以宋史紀事本末頗及遼金謂當稱三史紀事不得獨以宋標名詆其偏見余攷陳書涉二國者旣勘要爲有宋之編稱名未外此持論之疏然紀遼金比它史不同其人名官爵繙譯未語

一人迭出史論錯者數矣又其修史率爾採摭未廣漏脫者衆罣誤時有蓋㠉伯之難命莫匪易前人請事獨遺茲編誠不若別部麈理耑緒一詳起訖已也伯氏編集起自甲申迄今一紀始排比成帙其書以遼金二史為主而參以新舊五代史宋史元史葉隆禮契丹國志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司馬溫公通鑑朱文公綱目李氏燾續通鑑長編徐氏夢莘北盟會編李氏心傳繫年要錄商氏輅

續綱目陳氏桱通鑑續編王氏宗沐續
通鑑薛氏應旂宋元通鑒徐氏乾學通
鑑後編畢氏沅續資治通鑑等書以及
各家說部傳記文集約百數十種凡事
涉遼金者靡不搜採攷證同異注於下
方雖自勤日月不遑人事後之讀二書
者實獲逸篇伯氏續學好文諸經皆有
撰述尤邃於史學此編可為舉前之鑒
攟摭後来余時奉
簡命備兵高廉官牘積尺蔑暇校字命諸弟

等審勘將授手民常謂紀事本末尊肇尚書史錄之祖後之作者不知其本於此也迺篇綴以駢偶之辭不自尊其體宋景文擿碎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佀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予脩唐書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鼙非所施矣況乃當幅連篇出於作者其非史法明

矣余叙述此書并誦宋公之言以告學者伯氏兹編不加斷論仕史之道誠在彼不在此伯氏方由優選官峡江訓導督學盛公見其書深用褒許趣付剞劂其時從事參訂者諸弟有㮚有榘有榮有架校對者余四子豫復益麦全校者伯氏三子履臨晉也督刊者伯氏倩壻現官上海令黃君承暄上舍程君嘉彬繕寫者伯氏門人淛江德清茂才蔡震廣西馬平上舍楊霽楊霖也坿識於此

光緒十有九年歲次昭陽大荒落寎月
仲弟有棻謹撰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宗編纂

一紀事本末一體肇自有宋袁氏機仲實為紀傳編年之亞嗣後沿作者多歷史俱備惟遼金尚覺闕如查遼史原太簡略良由俗少記載雖太宗會同初詔編始祖奇善汗事迹所載甚寡歷朝何置史官僅修日歷迨興宗時因耶律孟簡言命編赫嚕烏哲休格三傳進始置局編修時則耶律古裕耶律庶成蕭罕嘉努實任其事嘗上實錄二十卷道宗大安中復進七史臣帝實錄至天祚帝乾統三年詔耶律儼纂修諸帝實錄共七十卷始得勒為成書金代熙宗章宗兩次續修遼史逮黨懷英致仕陳大任續成之元宰相托克托等奉詔纂輯均本儼大任二書但紀載簡略參之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間多牴牾爰不揣譾陋謹編遼史紀事本末一書區別條流各從其類均以正史為主間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略兼倣裴世期補注三國志胡身之注通鑑例小注雙行分載每條之下名曰攷異以便觀覽而資質證

一通鑑之例諸帝即位後皆書上間有書帝者又有甫即位而書其謚號者此沿舊史傳寫未及改正今紀遼各帝事惟太祖仍舊餘皆即位後書帝至崩則某宗某帝隨事書之以歸畫一將相以下皆書其官連事類記者或但書其名省文無義例也綱目於列朝臣工其間號官爵謚之具否用筆謹嚴茲於遼諸臣因事則書不具載義不主褒貶也

一通鑑彙正史之紀傳會而成書綱目則取法春秋其所謂綱者大都筆削紀傳之書法其目

則傳志中語也通鑑因事著之而綱目並見然其編年之例甚嚴而攷異一書辨年月之訛舛尤為詳核綱目以書法為主於其事之不甚相遠者多彙著之目中中間繫以先是至是初字尋字之類其又遠者則遞著其年月而統繫之一綱下故其書法嚴而年月稍寬矣今撰遼史紀事本末主於記事彙叙多倣綱目而年月之或舛附見之攷異中又通鑑之例也

一遼史本紀多據實錄列傳間採家傳所記攻取戰伐及聘問諸事或有近者差數十日遠者差至數月大抵皆以本國之月日為主奏報不時間由傳聞之誤至兵事勝敗彼此歧異今為參互攷訂亦附之攷異中以紀實也

一遼史於征戰諸事間稱大軍多由本國史臣之自尊其君或稱遼師遼兵遼軍者則係後世史臣追叙之詞然作本國之史紀本國之事尚稱為遼似乎未妥今一概改為國兵至大軍則惟中國得稱之遼本偏閏之國未便僭也又遼史於行軍概曰征討亦宜稍示區別茲於屬國部族書征書討與中國交綏曰侵曰攻曰擊至石晉則或稱伐蓋彼係遼國所立而復背盟搆怨則咎由自取似不能一例論也

一契丹國志諸書多本稗官野史即如所紀承天后臨朝隆運擅辟陽之寵遼史不書但於其寵眷非常恩賜稠疊則備載之亦為尊者諱之意也至齊天后善琵琶元妃誣其與樂工通焉偁事略乃信為實事懿德后好音樂為叛婢單登所告實由伊遜姦謀而王鼎焚椒錄且載其懷古諸詩此豈足備正史之採擇今均於攷異中辨明之

一劉宋稱臣即為藩屬其與周宋交綏遼每出師援應史紀戰事語甚寥寥今撰紀事本末蒐

採摭書附見之攷異中以昭詳核

一北宋和戰最爲大局所關遼史紀載語歸簡易其他或見之列傳中今撰紀事本末博采各書攷證同異即如楊太尉陳家谷殉難大節凜然而色珍傳有口稱死罪之語殊失之誣其失援被陷罪在王侁而潘美不得辭其咎史未詳載況重熙增幣富鄭公力爭獻納二字史云宋書稱貢究非紀實至蕭禧爭河東地界宋用王介甫言失地七百里史亦未書今皆參攷互稽附載之攷異中以擴聞見

一宋金圖燕信使往來爲謀甚久史但於天祚帝保大四年載歸地塞盟之語至魏王之立天祚紀謂爲蕭幹而紀北遼事又以爲和勒博無怪續綱目於稱奚帝分爲二人李處溫援立魏王自爲宰相嗣懼禍通宋天祚紀所書甚明而於北遼紀又謂宰相李純潛納宋兵彼此歧異今撰紀事本末於宋金之交備載原委蕭幹之即和勒博謹遵通鑑輯覽詳爲辨證若李處溫之與李純是否一人均附載攷異中以昭徵信

一遼國之郡邑沿革山川分隸以及關隘堡鎮之建置地里志所未詳者今皆博采諸史及方輿紀要諸書逐一分注以清眉目而臣工之名字里居亦爲參考詳載而於一人數名及數人同名者縷晰條分以資攷證至通鑑綱目及各史傳所載遼國地名人名音譯互歧間有訛謬惟

國朝重訂遼史悉遵國語解用三合音改正而

御批通鑑輯覽亦命將滿洲蒙古文字互爲參攷詳加譯改最爲明晰今謹遵新譯仍注舊作

某字於其下以便省覽

一史家之例叙而不斷惟直書其事而得失勸懲寓焉若必欲臧否而短長之非史事也史評自有專書四庫書別為一類班范論次皆入贊中通鑑諸論繫之本事下間採他人評論參之唐劉知幾史通謂史論之煩萌於司馬後世作者本無疑事輒設論以裁之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今撰紀事本末詳為叙次未議不參以歸簡潔

一史記漢書皆有後序自明其著書之義例溫公通鑑無序以宋神宗御製序在前也其釋例凡三十六事見四庫書提要中錢大昕答馮集梧書謂古來紀傳編年之書祇有本人自序未有他人代為之序者蓋史以寓褒貶其用意所在惟著書人可以自言之雖各種紀事本末俱載他人代作之序究非古也惟高士奇有凡例四則觀劉知幾謂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今撰紀事本末不列序而立例亦猶行古之道耳

遼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太祖肇興
卷二
埒克等之叛 察克事附
卷三
東丹建國
卷四
赫嚕佐命 蕭達魯等附
卷五
韓延徽輔政 韓知古等附
卷六
西北部族屬國叛服
卷七
征撫高麗
卷八
舒嚕太后稱制

卷九
太宗嗣立
卷十
太宗克唐
卷十一
石晉背盟
卷十二
趙德鈞父子構亂
卷十三
魯呼爭立喜隱事附
卷十四
世宗之立
卷十五
蕭翰謀逆
卷十六
烏哲定變
卷十七

劉漢之臣
卷十八
穆宗之暴
卷十九
宋初和戰
卷二十
承天太后攝政
卷二十一
耶律隆運柄用
卷二十二
色珍戰績
卷二十三
休格將略
卷二十四
澶淵之盟
卷二十五
西夏封貢

卷二十六

齊天蕭后之誣 法天后事附

卷二十七

渤海延琳之叛 高永昌附

卷二十八

重元父子之亂 叛黨附 蕭阿拉等附

卷二十九

重熙增幣之議

卷三十

昭懷太子之誣

卷三十一

耶律伊遜之姦 姦黨附

卷三十二

金人兵起

卷三十三

天祚播遷

卷三十四

御定强音今本

[illegible]

明史紀事本末

五十二冊

蕭奉先悞國塔刺台附
卷三十五
耶律伊都之叛
卷三十六
北遼魏王之變雅里附
卷三十七
李處溫父子稔禍
卷三十八
奚酉僭號
卷三十九
張觳歸宋
卷四十
西遼達實之立

遼史紀事本末卷一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太祖肇興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遼太祖自稱天皇帝太祖之先出自炎帝（攷異宇文周書稱遼為炎帝後而耶律儼謂係軒轅之後儼志晚出宜從周書）世為森濟（原作審吉）國有葛烏菟者世雄朔陲號東胡漢時為冒頓汗所滅保鮮卑山稱鮮卑氏魏青龍中部長軻比能為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潢水之南（潢河在克什克騰界蒙古名錫喇穆稜東北流會諸水還巴林及科爾沁等境入於遼即遼河之西一源也見顧祖禹方輿紀要）黃龍之北晉時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方輿紀要云古霫州隋置以處粟末靺鞨尋改為遼西郡唐為遼西縣遼廢縣仍號順州在柳城燕郡之北）九世為慕容晃所滅復竄松漠之間元魏時始號契丹有奇善汗（原作奇首可汗）者生都庵山其八子後分為八部（營衛志云一錫萬丹原作悉萬丹二赫特赫原作何大何三佛佛頁原作伏佛郁四裕嚕原作羽陵五錫琳原作日連六博恰原作匹絜七理原作黎八圖嚕原作吐六于又云今永州木葉山有始祖奇善汗廟在南克敦廟在北并八子像在焉每行軍必祭之見地理志魏書何大何作阿大何伏佛郁作具伏郁匹絜作匹黎爾吐六于作叱六手世表錫萬丹作欣服萬丹佛佛頁作伏弗郁部錫琳作日連又謂若奇善汗和拉汗蘇汗兆古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太祖紀贊云可知者自奇善汗始所載名異）魏末美佛赫（原作莫弗賀攷異世表作莫弗紇係一官）偈雲（原作勿于）畏高麗蠕蠕侵逼帥衆萬餘口內附居白狼水東（攷異隋書作白貔河）北齊時嘗犯塞軍敗復為突厥所逼附高麗隋開皇間欵塞內附部落漸衆依赫辰（原作紇臣）水（營衛志云在遼西正北二百里）而居地亘數百里分為十部（十部史逸其名攷異邵經邦宏簡錄云與庫莫奚同類異種其居曰梟羅箇沒里乃鮮卑故地隋書云大業初入寇營州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敗之世表祗云大業七年入貢未言入寇事稍異）唐武德初其君達呼爾氏（原作大賀氏攷異王偁東都事畧云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上遂為夫婦即大賀氏也世表未載）阻冷陘山（方輿紀要云在福餘衛境潢水之南黃龍府之北）以自固臣於突厥為俟斤其帥孫敖曹等嘗來朝貞觀中和卓（原作紇主攷異唐書作辱紇主下文有辱和卓）

世表此處漏辱字誅奇原作據曲來歸置元州以誅奇為刺史酋長庫克原作窟哥攷異北盟會編作摩會舉部內屬置松漢都督府拜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仍分為八部攷異營衛志云唐太宗以德濟部為峭落州赫伯部為彈汗州都呼部為無逢州芳阿部為羽陵州圖勒彬部為日連州萬奚部為徒河州卓津部為萬丹州富部為匹黎赤山二州并元州及松漢府為十州唐書地理志德濟作達稽赫伯作紇便都呼作獨活芳阿作芬阿圖勒彬作突便卓津作陸斤富作伏又日連作白連徒河作徒何世表芳阿作芬問此唐初八部也至約尼氏入部則一達爾札二伊斯琿三舍琿四諾爾威五頗摩六訥古濟七濟勒勸八實袞合始祖聶呼別統塔嘛部並約尼氏共為十部亦見營衛志而歐陽修五代史云八部一但利皆二乙室活三實活四納尼五頻沒六內會雞七集解八奚嗢葉隆禮契丹國志但利皆作祖皆利乙室活作乙室語頻沒作類沒路振九國志納尼作納尾云地方三千里屬縣四十有一　御批通鑑輯覽云一達爾節二伊斯緯三舍緯四納幹五丕勒牟尼六納古濟七濟勒錦八希幹紀載各殊至太祖析九帳三房族列二十部聖宗增為五十四部天下莫強矣顯慶中以辱和卓為刺史庫克死與奚叛行軍總管阿實達原作阿史那樞賓出沙磚道擒松漢都督鄂博庫原作阿不固攷異新唐書作阿卜固獻東都庫克孫盡忠與敖曹曾孫萬榮為歸誠州刺史者攷異庫克孫馬端臨文獻通考及舊唐書均作曾孫敖曹曾孫新唐書作孫歸誠州係羈縻州綱目作媯州馮智舒直作誠州且譯為湖南之靖州謬甚殺趙文翽以叛武后遣曹仁師等伐之屢敗唐兵嗣盡忠死萬榮復熾尋為張九節所殺達呼爾氏微別部長果珍原作過折代之果珍尋滅攷異世表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歸唐拜都督封松漢郡王置靜析軍為經畧大使尋卒諸弟繼立均為衛官格圖肯所弒降突厥張守珪破走之果珍斬格圖肯以降封北平郡王復為其下聶呼所弒契丹中衰新舊唐書格圖肯作可突于德呼原作迭刺部長聶呼原作涅里攷異世表作泥禮又作泥里陳大任作雅里係一人立達年札里原作迪輦紀里攷異世表作組里作祖里陳桱五代史補編作組里亦為蘇爾威汗原作阻午可汗更號約尼亦作要尼原作遙輦氏天寶四年降唐賜姓名李懷秀尋叛唐遣將珠勒格科里原作只里姑括里拒安祿山兵於潢水大敗之唐更封且羅原作楷落攷異唐書作楷洛為恭仁王通鑑輯覽云楷落子為光弼營州柳城人而聶呼輔之立制度置官屬勢益強攷異世表云契丹王齊蘇號伊蘭汗亦作耶瀾可汗會昌中授雲麾將軍又實埒號巴拉汗亦作巴拉可汗咸通中兩入貢時河北道隔世次不可考王溥五代會要云會昌中幽州張仲武表其王屈戍請賜印篆為奉國契丹之印聶埒生必塔原作毗牒必塔生海蘭原作頦領海蘭生努爾蘇原作耨里思攷異世表云

為太祖四代祖為德呼部額爾奇木曾敗安祿山兵適當懷秀之世所載亦互異大度寡欲令不嚴而人化國勢復振是為肅祖生薩剌
達原作薩剌德是為懿祖懿祖生伊德實原作勻德實教稼善牧國益殷富是為元祖元祖生色勒達原作撒剌
的攷異蕭罕嘉努傳作的魯契丹國志作斡里趙至忠北庭雜記作斡里今從紀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是為德祖即太祖父也世為約尼
部之額爾奇木原作夷離菫攷異通鑑輯覽作額勒金蕭罕嘉努傳重熙十三年疏請依唐典追崇四祖許之始行追崇元德二祖之禮紀未載執其政柄弟蘇
呼原作述瀾攷異皇族表實魯字述瀾係一人惟作兄稍異北征西討已有廣土眾民之意至太祖受哈陶津汗之禪約尼氏
遂亡攷異世表名欽德原作痕德菫可汗歐史作遙輦新唐書作沁丹兵衛志謂即伊蘭汗云原作耶瀾與諸書更異又蕭罕嘉努云先世約尼汗溫之後溫一作注國祚中絕自聶呼立蘇
爾咸汗大位始定今以唐史遼史參考達呼爾氏絕於實古亦作邵固聶呼所立則懷秀也其間唯庫哩果珍二世庫哩乃格圖肯所立果珍以別部長為聶呼殺唐史稱聶呼為格圖肯餘黨則
溫汗者殆為庫哩耶按庫哩原作屈列唐書及通考俱作屈列五代史補編云盡忠死傳從弟失活失活傳沙固沙固為可突于殺弟鬱于嗣鬱于死弟咄于嗣可突于復逐之弟邵固立可突于
殺之而立屈列附于突厥張守珪討殺可突于詔封過折為北平王太祖姓耶律氏攷異世表作錫里氏與達呼爾約尼號三耶律宏簡錄謂遼始興之地名世里譯曰耶律故以
為姓與歐史同五代史補編號審吉氏按耶律亦作移剌譯音之轉也世與耶聲不相近疑為也字也與耶正相轉見錢竹汀集元許衡遺書謂遼主姓劉史與契丹國志俱不載為契丹
德呼部轄塔哩原作霞瀨益亦作錫喇伊色哩錫林原作石烈鄉耶律穆嚕原作彌里亦作密拉人諱億字安巴堅亦作按巴堅原作阿保機
小字多爾濟原作啜里只唐咸通十三年生母曰宣簡蕭后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祖
母簡獻皇后異之鞠為己子既長身長九尺闕弓三百斤為塔瑪噶賽特原作撻馬狘沙里五代史補編云猶中國扈從
官也數立功國人之號為阿主沙里服時小黃室韋不附以計降之攻克裕爾庫原作越兀及烏爾古原作烏古六奚畢沙鉞
原作比沙狘諸部唐天復元年哈陶津汗立以為本部額爾奇木專征討連破室韋伊濟原作于厥及奚帥
錫爾格原作轄剌哥俘獲甚眾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萬伐河東通鑑輯覽云貞觀中分天下為十道河東領蒲晉絳汾隰并南汾箕沁嵐
石忻代朔蔚澤潞等州方輿紀要云河東太原府一名并州唐為北都後唐為西京又改北京河北攷異永樂大典河北作代北兵北兵衛志云太祖伐代北克郡縣九俘九萬五千口是河

北即代北之訛按方輿紀要云代州在太原府北三百五十里攻下九郡九月城龍化州於潢河之南攷異五代史補編云龍化州為始祖奇善汗故地稱
龍庭古漢安平縣并建開教寺於遼右八部世沒里之地建西樓為游獵之所方輿紀要云興國軍城東有金鈴岡治龍化縣所載較詳明年春下女直復攻克河東
懷遠等軍冬十月引軍畧薊北俘獲以還先是俘奚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方輿紀要云唐置饒樂都督府以饒樂水
為名古營州地明大寧衛也遼統和中始城其地即中京大定府通鑑輯覽云饒樂水在大寧城北東北流入於潢河至是創為奚德呼部分十三縣拜太
祖裕悅原作于越總知軍國事明年春三月廣龍化州之東城攷異五代史補編云建東樓以紀功方輿紀要云龍化州為東樓祖州為西樓
復於永州建南樓在臨潢南亦曰永昌軍木葉山在焉其北樓志未載見北庭雜記紀均未載九月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節度使即幽州節度使唐亦稱盧
龍劉仁恭深州樂壽人遣養子趙霸率兵數萬來救霸至武州攷詳後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
韋人摩哩原作牟里許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討室韋明
年秋七月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沙陀部人國昌子平黃巢亂封晉王使來乞盟冬十月會克用於雲州方輿紀要云唐為大
同軍遼建為西京大同府府南六十里懷仁縣唐雲中縣地遼置因阿保機與克用會東城取懷想仁人之義因名約為兄弟宴酣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
木瓜澗之役許之遂進兵擊仁恭拔數州徙其民而歸攷異歐史及綱目通鑑均云約共擊梁此云擊仁恭異惟宏簡錄同五代史補編云
克用遣康令德通好會雲中進擊劉仁恭拔數州期共擊梁許之或勸克用於會拘之不允嗣阿保機知之乃背盟更附梁克用恨之紀載各殊通鑑目錄係于梁開平元年明年春二
月復擊仁恭還擊山北奚破之汴州方輿紀要云古豫州境唐號汴州亦曰宋州宣武軍朱梁升為東京開封府于慎行穀山筆云五代及宋以洛陽為西
京汴梁為東京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惟後唐都洛陽晉漢周皆都汴朱全忠宋州碭山人初名溫唐賜名父誠生子三全忠居季今遣人浮海奉書幣來聘
攷異即律都沁傳梁遣使求轅軸材太祖難之都沁曰梁名求材實覘吾輕重宜答曰林之所生必深山窮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驢禱祠然後可伐如此必語塞果然紀未載十一月
遣兵討奚霫諸部及東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之十二月哈陶津汗殂遺命禪位於帝赫嚕等
勸進太祖三讓從之遂於明年春正月設壇即位改元攷異歐史云遙輦次立為劉仁恭所攻八部謂其不任事選於衆得安巴堅代之然

則立由公議非遺命又謂安巴堅既立值中國多故漢人歸者衆告以中國之主無代立者因立九年更不求代諸部責之乃請自為一部帥種落居古漢城欒河上築城種田以計誘八部大人來會盡殺之并為一部與唐書契丹國志合世表欽德政衰八部大人法當三歲代安巴堅自為一部不受代自稱王亦未言遺命及誘殺八部大人事通鑑輯覽云漢城在炭山東南欒河上後魏滑鹽縣本漢縣故城在今熱河西南炭山在今宣化府獨石口外 二月征黑車子室韋降其八部 夏四月唐朱全忠廢其主尋弑之而自立國號梁遣使來告 攷異歐史梁王即位在四月其明年正月弑濟陰王此係之四月係傳聞之誤濟陰王梁謚為哀帝後唐明宗追謚為昭宣光烈皇帝 秋七月幽州 通鑑輯覽云唐開元三年置幽州節度使領幽易平嬀檀燕六州 劉守光兄守奇率衆來降置之平盧城時守光囚其父仁恭自稱節度使 攷異通鑑輯覽云仁恭築館大安山上怒其子守光烝其妾逐之會梁兵攻城拒却之令部將李小喜攻大安山虜仁恭四之別室弟守奇奔河東未言降契丹且作弟更異 冬十月討黑車子室韋破之 是年尊母蕭氏為皇太后立皇后蕭氏北宰相蕭實喇 原作轄刺 南宰相耶律烏魯斯 原作歐里思亦作漚里思六院額爾奇木巴古濟後 率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曰地皇后

二年春正月河東李克用卒子存勗嗣遣使弔慰 克用長子即後唐莊宗母曹氏 夏五月遣皇弟薩喇 原作撒刺攷異皇子表無名撒刺者皇族表赫嚕子撒刺未仕惟呼克字綏蘭原作率懶太祖即位為特里袞或音近致訛 討烏丸黑車子室韋 冬十月建明王樓築長城於鎮東海口遣兵取托徽 原作吐渾 叛入室韋者 攷異通鑑目錄是年梁賜阿保機詔欲與共滅沙陀然後封冊紀未載

三年春二月梁遣郎公遠來聘 攷異通鑑梁開平元年五月契丹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大府少卿高頎報之二年五月契丹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是契丹聘梁二年中連有兩使而史未書但書郎公遠是梁之專使非報使也修史者各遵其本國如此按薛居正五代史於是年二月書契丹貢良馬歐史於袍笏梅老來係之元年四月而五月戊寅又書契丹遣使者來二年五月兩書遣使者來王溥五代會要二年五月之使名解里貢細馬貂裘男口一名蘇女口一名譬述律后貢朝霞飾前國王欽德及大臣皆有貢獻紀載各殊 二月滄州 方輿紀要云在河間府東百五十里漢晋為渤海郡地即横海軍 節度使劉守文為弟守光所攻乞兵討之命皇弟錫里 原作舍利 素 攷異皇子皇族表太祖弟無名素者惟蘇於神冊三年為特里袞或是年先為錫里 額爾奇木蕭達魯 原作敵魯 率師會守文於北淖口進至横海軍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因名北淖口為會盟口 攷異歐史云時守文討守

（光敗於蘆水及玉田乃乞兵契丹明年守文將吐渾契丹兵四萬戰於雞蘇守光兵敗守文呼毋殺吾弟遂為守光將元行欽所擒薛史但言率滄德之師討之未言契用兵所載互異）冬十月遣鷹軍討黑車子室韋破之

四年秋七月以后兄蕭達魯為北府宰相（攷異五代史補編是月以韓知古為左僕射兼主諸國禮儀紀未載）冬十月烏滿山奚庫濟（原作庫支）及札魯特（原作查刺底）超默特（原作鋤勃德）等叛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親征西部奚奚阻險叛服不常數招諭弗聽是役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亦平之於是盡有奚霫之地（攷異營衛志云太祖滅奚置奚王府分六部曰約囉曰伯特曰敖拉曰瑪展曰綽囉曰托輝遂號六部奚設官主之曰大王方輿紀要云奚支水出冷陘山南下流入於潢河志云東胡別種曰霫唐時居鮮卑故地保據於此一名白霫尋內附以為居延州）東際海南暨白檀（方輿紀要云白檀廢縣在密雲縣南遼時號武威軍）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咸入版圖　三月次灤河（方輿紀要云源出宣府衛西北二十里之炭山流經雲中入舊開平衛境及古北口邊外由薊州遵化縣入內地經永平府遷安縣東至府西合漆河經灤州東至樂亭縣南入海）刻石紀功復略地薊州（在順天府東二百里後為尚武軍見方輿紀要）　夏五月皇弟埒克（原作剌葛攷異儀衛志作剌哥係一人）等謀反赦不誅出埒克為德埒部額爾奇木　秋八月劉守光僭號稱燕（攷異通鑑輯覽云守光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紀未載）

六年春二月親征劉守光於幽州　夏四月梁王友珪弒父自立（初封郢王全忠子攷異五代史載在六月）　秋七月親征珠巴克降之俘獲數萬計（原作朮不姑攷異兵衛志云是年秋親征巴延國俘獲數萬捷巴延原作背陰或作朮不姑）命弟埒克攻平州（方輿紀要云後魏置古遼西郡地北齊為北平郡唐同光初陷于契丹號遼興軍金建為南京即今永平府）還與諸弟復謀叛稱兵阻道尋遣人謝罪釋之

七年春正月太祖師次赤水城（方輿紀要云在西寧鎮西南吐谷渾所築隋屬河源郡唐為赤水道管下有曼乾城）弟埒克等乞降遣使撫諭三月次蘆水弟埒克等犯行宮夏四月親率師追埒克等至昭圖（原作札都）悉擒之黨與皆伏誅語

詳坷克事中

九年春正月烏爾古部叛討平之　夏六月幽州軍校齊行本率其族及其部曲男女三千人叛晉來降詔授檢校左僕射賜名烏雲尋亡去幽帥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氏納之詔索不遣乃議伐晉

神冊元年春二月太祖在龍化州羣臣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后曰應天大明地皇后大赦改元神冊時梁末帝瑱名友貞更名瑱初封均王貞明二年也攷異綱目係於是年十二月想據遺告之辭薛史不載建元事至太宗方紀天顯之名疑當時未得其傳故也　三月以赫嚕為阿勒達爾原作阿盧朶里攷異赫嚕傳作阿魯敦裕悅百僚進秩有差立子貝原作倍為皇太子

夏四月幽州節度使盧國用叛晉來降授留後　秋七月親征突厥托歡黨項小蕃沙陀通鑑輯覽云沙陀西突厥處月之別種地在北庭大磧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姓朱邪氏其後北徙遂為後唐今巴里坤西北路天山北有大磧即故地諸部悉平之俘其酋長及戶萬千六百鎧仗牲畜無算　八月拔晉朔州在大同府西南二百八十里擒節度使李嗣本攷異通鑑云自麟勝攻晉蔚州破之注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朔蔚州恐當作朔州則此作朔州可正通鑑之誤薛史云晉王北征至代州北聞蔚州陷班師嗣本傳謂契丹三十萬攻振武嗣本拒戰累日力竭城陷舉族陷虜八子唯四子存歐史云契丹寇蔚州執嗣本本傳謂本姓張雁門人為振武節度號威信可汗契丹克蔚州嗣本戰沒二史均作蔚州歐史於傳又謂戰沒所載各異　冬十一月攻蔚新武嬀儒五州方輿紀要云蔚州在大同府東南三百五十里新州本北燕州今宣化府保安州武州唐置一曰毅州今宣化府嬀州儒州古上谷郡地唐置嬀州後改嬀川郡今懷來衛是即延慶州又析置儒州契丹號晉陽軍治縉山縣　斬首萬餘級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遂改武州為歸化州嬀州為汗原作可汗州置西南招討司選有功者領之　其圍蔚州敵樓無故自壞衆軍大譟乘之不踰時而破時梁及吳越二使皆在焉詔引環城觀之攷異薛史云晉以張溫為武州刺史同光初契丹陷嬀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與史不合　十二月收山北八軍攷異通鑑目錄云是歲契丹攻晉李存璋於雲州晉主自將救之尋引去郎未載方輿紀要云存勗置團練於新州總山

後八軍升為威塞軍兼領嬀儒武三州遼克新州改為奉聖州武定軍領州三縣四

二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范陽人叛晉殺節度使李存矩克用子攷異通鑑目錄作李矩來降進攻其城拔之刺史安金全代北人遁以文進部將劉殷為刺史攷異薛史云存矩為晉帝諸弟治民失政御下無恩故及於禍帝以契丹主納叛背盟馳書讓之歐史云文進為劉守光騎將降莊宗授壽州刺史屬其弟存矩存矩募兵出馬求文進幼女為側室因與亂兵殺之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契丹所載較詳遂攻幽州與晉節度使周德威合戰於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殺李嗣本之子武八攷異薛史四月辛卯梁以右千牛衛大將軍劉琦充契丹宣諭使歐史同紀未載夏六月圍幽州久不克望城中有氣如烟火狀太祖曰未可攻也以大暑霖雨引軍還留曷魯盧國用守之攷異歐史云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下有榆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二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繒纊以供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險邀之契丹常失利走由是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設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間至是盧文進教之為土山地道以攻城日殺千計新唐書云唐置東西硤石綠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溫溝白望昌黎遼西十二戍以扼之方輿紀要云幽平之間以金坡居庸古北松亭渝關等五關為形勝而渝關為最唐天復三年契丹將阿鉢寇渝關時劉守光戍平州誘執之梁乾化中渝關遂為契丹所取通鑑輯覽云即今山海關在永平府臨渝縣渝水今曰榆河入海在臨榆東所載甚詳未幾晉王存勗遣李嗣源本名邈佶烈父霓無姓氏後為明宗等來救師退攷異通鑑輯覽云李嗣源與從珂等距幽州數十里與契丹力戰大敗之俘斬萬計嗣源入幽州薛史明宗紀云帝請突騎五千為前鋒會軍易州銜枚前行八月發上谷陰晦而雨仰天祈祝即時晴霽循大房嶺而進與從珂奮擊大敗敵衆挾其酋帥還歐史以請騎五千為符存審事且有閻寶名所載各殊按大房嶺即大房山在房山縣西四十五里

三年春正月以皇弟安圖原作安端為大內特里袞原作惕隱命攻雲州及西南諸部二月城皇都以禮部尚書康默記充版築使五代史補編云梁貞明四年契丹城臨潢以為都即龍眉宮地沃壤負山抱海地理志云上京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太祖取天梯博囉等三山之勢於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曰龍眉宮涑流河繞京三面東入於曲江其北東流為按春河故城在今巴林東北以臨潢水故名所載較詳夏四月皇弟特爾格原作迭列哥謀叛殺之誅其弟伊德實原作寅底石妻納爾琿原作涅里袞五月詔建孔子廟

四年春三月修遼陽故城以漢民及渤海戶實之改為東平郡置防禦使攷異方輿紀要云一名鐵鳳城地理志云天顯三年遷東丹國民居之升為南京名天福城幅員三十里有八門外城曰漢城又遼州始平軍本佛寧國城渤海為東平府督伊蒙陀黑北五州太祖伐渤海先克東平府改號遼州東平軍太宗更為始平軍治遼濱縣故城在瀋陽中衛西北百八十里此唐書所謂新城非故城也見方輿紀要　秋八月謁孔子廟　九月征烏爾古部道聞太后不豫日馳六百里還侍疾愈復還軍中冬十月次烏爾古部天大風雪不能進禱於天俄頃霽命皇太子將先鋒軍進擊破之俘生口萬四千二百器甲牲畜無算自是舉部內附

五年春正月始制契丹大字未幾成頒行之攷異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以隸書之半增損之制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永樂大典引紀異錄云渤海既平乃製契丹大字三千餘言在天顯元年與紀異按耶律圖魯卜傳幼聰敏嗜學太祖器重之及製契丹大字圖魯卜贊成為多時羅卜科亦以佐助功俱授林牙紀均未載　秋八月親征黨項諸部　九月太子師師略地雲內進攻天德軍名屬陝西榆林府節度使宋瑤降復叛攻拔其城擒瑤及家屬徙其民於陰山南師還攷異薛史是年九月庚寅梁以供奉官郎公遠充契丹歡好使紀未書

六年夏五月定法律正班爵畫前代直臣為招諫圖詔長吏四孟月詢民利病　冬十月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馬內附攷異通鑑輯覽云郁為處直孽子無寵奔晉為新州團練使契丹國志同薛史云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李嗣肱進兵定媯儒武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紀載各判　太祖率諸軍入居庸關方輿紀要云在昌平州西北三十里去關十七里有八達嶺為往來衛要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或謂即石門關也　十一月下古北口方輿紀要云在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亦曰虎北口兩崖壁立凡四十五里為險絕之道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良鄉望都潞滿城遂城等十餘城徙其民而還方輿紀要云檀州在昌平州東北百二十里順州在昌平州東南九十里今順義縣三河縣在通州東七十里望都縣在保定府西南九十里今慶都縣潞即今通州滿城在保定府西北四十里遂城在安肅縣西二十五里宋為威鹵軍為沿邊要地　十二月王郁率眾來朝太祖呼郁為子賞賚甚厚徙其眾於潢水南太子率郁略地定州在真定府東北百二十里即古中山國地康默記攻長蘆晉義武節度使王處直為養子都所囚處直京兆萬年人處存弟處存卒逐其姪郜而代之都即劉雲郎妖人李應得之遺處直官副大使

閻處直使郁賂契丹令犯塞解鎮江圍遂作亂處直見殺見歐史癸亥圍涿州在順天府西南百四十里古上谷郡地刺史李嗣弼昭義節度使克脩子以城
降乙亥晉王存勗至定州都迎之存勗引兵趨望都托諾原作妥餒攷異通鑑輯覽作奚酋托輝云舊作禿餒軍五千騎圍
之存勗力戰不解李嗣昭本姓韓字進通汾州大谷人領騎三百來救存勗乃得出攷異薛史云時莊宗討張文禮於鎮州契丹三十萬
奄至莊宗擊之被圍數十重不解嗣昭引三百騎橫擊出入數四翼莊宗出所載稍異尋與戰數不利引還次檀州幽人來襲擊走之詔徙
檀順民於東平瀋州號昭德軍一名興遼軍本挹婁國地攷異歐史云阿保機攻幽州不克陷涿州遂攻東山渡沙河都告急莊宗來救相遇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
甲兵光明燭日虜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遂大敗值沙河冰薄皆陷沒退保望都會大雪人馬飢
寒多死顧盧文進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去然自此有輕中國心通鑑輯覽云晉王至新城契
丹前鋒涉沙河將士皆失色請還師郭崇韜李嗣昭不可遂引鐵騎五千出桑林契丹驚走分兵
逐之獲其子趣望都追擊大敗之逐北至易州值大雪人馬多死責王郁縶之自是不聽其謀薛
史謂獲氈幕羊馬無算晉帝追襲至幽州乃還方輿紀要云新城在無極縣西二
十八里即漢資亭也綱目係於明年正月均與史異按郁本傳後官至政事令
天贊元年攷異契丹國志神冊五年後即天贊元年紀書於六年後今從紀春二月復徇幽薊地癸酉改元夏四月拔薊州擒刺
史胡瓊晉王存勗圍鎮州方輿紀要云漢魏為常山郡唐曰恒山郡亦曰恒州改今名即真定府亦號成德軍時晉王渡滹沱河決漕渠以灌城未下通鑑目錄云王自
攻鎮殺韓正時紀均未載今從紀張文禮燕人趙王鎔養為子號王德明殺鎔自立求援命郎君德呼等擊破之殺其將李嗣昭并拔
石城縣五月文禮卒子處瑾遣使來謝攷異通鑑云嗣昭為鎮兵射矢中腦而卒非契丹所殺歐史云天祐十八年正月張文禮弑其君鎔來請命授留後
八月遣符習閻寶史建塘討之取趙州文禮死子處瑾拒守九月建塘戰死十九年三月寶兵敗
嗣昭代四月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鎮州薛史云時李再豐送欵於存審中夜登城獲處球處瑾處
琪并其母及高濛李翥齊儉等磔文禮尸於市餘
伏誅紀未書且文禮卒在去年紀作是年又異六月遣鷹軍擊西南諸部以所獲賜貧民
十一月命皇次子耀庫濟原作堯骨為大元帥畧地薊北是年以戶口滋繁糺轄疏遠分北達實額
原作大濃兀為二部立兩節度以統之
二年春正月耀庫濟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本傳字文美盧龍人仕仁恭為周德威擒授平州刺史二年來降從征渤海為漢軍都團練使後官[illegible]

歷南京留守卒贈太師魏國公子延昭延晴官至使相張崇二月幸平州改為盧龍軍置節度使攷異歐史云契丹以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歲引契丹入寇殺掠吏民盧龍巡屬為之殘弊五代史補編云契丹授盧國用為節度國用即文進也按文進字大用疑即國用也見錢竹汀集三月次箭笴山攷詳卷三十八討叛奚呼遜原作胡損攷異太宗紀作胡遜係一人獲之置奚托輝原作晴瑰攷異聖宗紀作墮瑰係一部部夏四月命耀庫濟攻幽州迪里原作迭烈字裕勤沁六院部巴古濟後徇山西地所至城堡皆下太祖嘉其功錫賚甚厚耀庫濟軍幽州東與晋節度使符存審兗州人克用養子改姓李字德詳戰敗之擒其將裴信父子遂抵鎮州拔曲陽在定州西六十里下北平　是月晋王存勗稱皇帝國號唐　五月師還賞賚有差秋七月前北府宰相蕭阿古濟徇地燕趙王郁從攻下磁窯務　冬十月唐兵滅梁攷異通鑑輯覽云契丹入唐幽州五代會要云梁滅之後契丹主率兵直抵涿州時幽州安次潞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皆陷十二月進攻薊州此後侵晋無虛月紀均未載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夏六月詔曰上天降監惠及烝民聖主明王萬載一遇朕既上承天命下統羣生每有征行皆奉天意是以機謀在己取舍如神國令既行人情大附舛訛歸正遐邇無愆可謂大含溟海安納泰山矣自我國之經營為羣方之父母憲章斯在允嗣何憂升降有期去來在我良籌聖會自有契於天人衆國羣生豈可化其凡骨三月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聞者驚懼莫識其意於是親征托歡黨項準布等部命太子監國耀庫濟從行攷異耶律都沁傳時將伐渤海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紀未載　秋七月哈剌原作曷剌等擊索歡納原作素昆那山東部族破之八月次古單于國登阿勒坦音德爾原作阿里典壓得斯山九月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遣騎攻準布南府宰相蘇季父房太祖弟都字伊勒堪等略地西南夷幾獻俘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輦致潢河木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是月破呼

穆蘇原作胡母思山諸蕃部次伊德實原作業得思山以赤牛白馬祭天地兵衛志云凡舉兵命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又分告諸陵及木葉山神　冬十月軍於巴爾斯原作霸其离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十一月獲甘州回鶻都督必里克原作畢离遏因遣使諭其主烏穆珠汗原作烏母主可汗軍抵巴克實原作霸室山攷異歐史云契丹患女真渤海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問使者再至而於明宗紀書是冬契丹侵漁陽李嗣源敗之於涿州李瓊傳謂是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與戰不勝引去晉高祖獨戰不已被圍瓊引高祖衣避至劉李河瓊先至南岸以長矛援出之獲免所載互異薛史云二年五月幽州言契丹營于州東南渤海遣使貢方物七月契丹東攻渤海九月同軍五代會要云是年三月契丹寇新城七月攻渤海九月為室韋女真回鶻所侵十二月寇嵐州契丹國志云契丹就唐求幽州處盧文進不許謀南侵恐渤海犄其後先遣兵擊遼東命禿餒及盧文進據平營等州擾燕地師攻渤海無功還紀均未載

四年春二月耀庫濟略黨項來幾獻俘蕭阿古齊略燕趙還進牙旗兵仗三月太祖饗軍於水精山南攻小蕃下之皇后皇太子迎謁於札里河秋還宮　冬十二月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后及太子皆從次商嶺遂圍扶餘府攷異契丹國志云正月攻幽州十二月攻蔚州唐遣李嗣源擊之薛史云二月嗣源奏涿州東南殺敗契丹生擒首領三十人六月雲州上言去年契丹從磧北歸帳達靼因相掩擊其首領裕悅族帳自磧北以部族羊馬三萬來歸五代會要云二月寇幽州為王師所敗俘其首領搜鹿孟等五月遣使儞多等來來貢方物綱目云五月寇幽州五代史補編云十一月蕭阿古只寇幽蔚州均與紀異

天顯元年攷異契丹國志於天贊四年後尚有五年六年太宗即位猶稱天贊六年即是年史載天顯元年后攝政二年太宗即位歐史云德光立三年改元天顯當唐明宗天成三年也所載各異　春正月拔扶餘城誅其守將攷異五代會要云係於九月按耶律迪里傳扶餘城既拔留迪里與伊德實守之紀未載進擊諲譔老相兵破之遂圍輝罕城原作忽汗城攷異耶律合里傳原作海里字霥爾琨從征渤海將約尼糾破輝罕城班師卒紀未載駐軍城南諲譔請降復叛進攻拔其城遂獲諲譔及其族屬改渤海為東丹國地理志本朝鮮地唐滅高麗置安東都護府後為大氏所據保挹婁之東牟山

武后時爲契丹盡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遼水自固封震國公子祚榮稱王併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傳十二世至彝震僭號改元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遼改東丹國後爲東京遼陽府東牟山在瀋陽中衛東二十里見方輿紀要所載較詳冊太子爲人皇王主之置左右大相以下官使皇弟特爾格等鋪之攷異耶律伊濟傳迪里弟爲中臺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特爾格不踰月率伊濟泣事勤恪咸信大行紀未載遣韓延徽等攻長嶺府安圖等攻安邊鄭頡定理三府地理志云韓州本槀離國高麗置鄭頡府督鄭頡二州渤海因之定理府故挹婁國地均平之遂班師即以大諲譔舉族行攷異五代史補編云賜名烏魯古後於皇都西築城以居之歐史明宗紀天成元年即位即同光四年乃天顯元年紀於四月書渤海大諲譔使大陳林來七月使大昭佐來按五代會要亦同又於四年五月書高正詞入朝拜洗馬長興以後至周顯德元年止屬書朝貢時渤海久亡未詳所指夏五月南海定理二府復叛耀庫濟討平之六月次慎州故城在營州南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攷異綱目云唐明宗稱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主欲求河北不得復求鎮定幽州給坤紙筆令爲狀不可遂囚之太宗立乃放歸五代史補編云時主聞莊宗弒哭曰我朝定兒也朝定猶華言朋友也謂其聲色遊畋宜及此五代會要云正月契丹使梅老鞋里來共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四匹許修和好紀未載秋七月鐵州地理志云本漢安市縣薛仁貴從征高麗白衣登城即此刺史衛鈞反耀庫濟攻拔之甲戌太祖次扶餘府不豫其夕大星隕於幄前辛巳黃龍見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是日遂崩攷異地理志云太祖崩於東樓龍化州疑誤五代會要云九月二十七日阿保機殂薛史作七月二十七日各異皇后稱制決事八月康默記攻下長嶺府后奉梓宮還耀庫濟討平諸州奔赴行在人皇王繼至九月梓宮至皇都上謚昇天皇帝廟號太祖加謚神烈攷異歐史明宗紀云七月契丹使梅老述骨來十月使沒骨餒來告哀廢朝三日五代會要告哀使名設骨餒薛史云八月幽州奏契丹寇邊十一月青州奏契丹洗攻逼渤海自安巴堅死雖退師尚留兵馬在扶餘城令勃海王弟領兵攻圍想係傳聞之誤紀均未載以明年八月葬祖陵置祖州攷異永樂大典云本年九月葬于木葉山置祖州一統志云木葉山在克什克騰旗北太祖陵在巴林旗北廢祖州界是太祖葬祖州不葬木葉山詳見通鑑輯覽地理志云祖州本遼右八部紳穆哩地太祖置西樓建城號祖州方輿紀要云在臨潢西南四十里亦曰天成軍城東南二十里有越王城阿保機伯父述魯封於越王置城於此又紳穆哩作世沒里以扶餘城作黃龍府方輿紀要云阿保機平渤海遷漢戶雜居興州界隆緒時建城置嚴州保肅軍治興城縣金廢紀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坶克等之叛

太祖即位之五年夏五月皇弟坶克（原作刺葛字綏闌原作率懶）特爾格（原作迭刺字伊勒都堪原作雲獨昆）伊德實（原作寅底石字實新原作阿辛）安圖（原作安端字猥隱）謀反安圖妻訥默魔（原作粘睦姑）知之以告得實太祖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赦其罪出坶克為德坶（原作迭刺）部額爾奇木（原作夷離堇）封訥默魔為晉國夫人

六年秋七月太祖親征珠巴克（原作术不姑）降之命弟坶克分兵攻平州冬十月坶克克平州還復與安圖等反太祖還次北阿嚕（原作阿魯）山聞叛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濼翼日次七渡河諸弟各遣人謝罪仍許以自新（攷異耶律古傳曾從太祖畧地山右會李克用於雲州古侍克用曰是兒骨相非常不宜使在左右以故太祖頗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太祖聞變問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遂召古議古陳殄滅之策後皆如言紀未載）

七年春正月太祖軍次赤水城弟坶克等乞降遂乘赭白馬肅侍衛以受之坶克等引退數遣使撫諭之　三月次蘆水弟特爾格圖為奚王與安圖擁千餘騎至紿稱入覲太祖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朕特恕之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朕遂拘之以所部分隸諸軍而坶克引其衆至伊蘇濟勒（原作乙室堇）淀具天子旗鼓將自立宣簡太后陰遣人諭令避去會瑪古納古爾（原作彌姑乃懷里）陽言車駕且至衆潰北走太祖以兵追之坶克遣伊德實經趨行宮焚輜重廬帳縱兵大掠舒嚕（原作述律）后急遣舒古嚕（原作曷古魯）救之僅得天子旗鼓而已其黨珊蘇庫（原作神速姑）復掠西樓焚明王樓太祖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為意諸將請急追之太祖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既

切其心必離引軍乘之破之必矣盡以所俘獲分賞將士　夏四月北追塔克次穆嚕(原作彌里)聞諸弟面木葉山射鬼箭厭禳乃執叛人嘉哩(原作鮮里)向彼亦以其法厭之至達掄(原作達里)淀遝輕騎追及布札爾(原作培只)河盡獲其黨輜重牲口先遣兵伏其前路命北宰相達魯(即敵魯原作迪里古)為先鋒進擊之塔克等衆潰至柴河伏發合擊大敗走之其黨庫克濟(原作庫古只)摩多(原作磨朶)皆面縛請罪師次昭圖(原作札堵)河大雨暴漲　五月遣北宰相迪輦(攷異敵魯傳字迪輦此特稱其字耳)率驍騎先渡遂擒塔克等於榆河前北宰相蕭實嚕(原作實魯)伊德實自剄不殊(攷異五代史補編云涅里滚阿鉢被獲寅底石自剄不殊稍異)戊戌塔克等至行在太祖還至大嶺時軍久出輜重不相屬士卒煮馬駒為食孳畜道斃者什七八　物價十倍貨械委棄狼籍數百里因更塔克名巴爾(原作暴里)　六月次狼河獲逆黨伊塔穆爾(原作雅里彌里)生瘞之銅河南軌下放所俘還多為裕庫塔(原作于骨里)所掠遣兵馳擊奪還之庚子次阿敦濼以養子納喇蘇(原作涅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其餘黨六千各以輕重論刑以額爾奇木納爾琿(原作涅里袞)誘諸弟為亂不忍顯戮命自投崖而死納爾琿名希達(原作轄底)肅祖曾孫太祖之叔父黠而辯險佞者多附之其子達勒達特(原作迭里特字海蘭)亦從死(攷異希達傳字納爾琿初與實嚕同知國政及實嚕遇害奔渤海歸國益姦惡太祖將即位讓希達辭命為裕悅乃自將伐西南諸部與塔克作亂北走至榆河為追兵所獲與此合惟傳作縊死稍異)　秋八月幸龍眉宮轘逆黨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賜有功將校所掠珍寶孳畜還主亡其本物者命責償其家不能償者賜以其部曲伊實貝(原作乙室)府人達魯(原作迪里古)穆呼爾(原作迷骨離)部人托里(原作特里)以從逆誅

八年春正月裕庫塔部人塔勒滿(原作特離敏)執逆黨布呼(原作怖胡)伊拉齊(原作亞里只)等十七人來獻太祖親鞫之辭多連宗室乃杖殺首惡布呼餘並原釋裕悅綏蘭(原作轄懶)之子華格(原作化哥)屢蓄姦謀太祖

每優容之而反覆不悛召羣臣正其罪并其子罕札俱凌遲死分其財以給衛士攷異宏簡錄云隋國王實嚕字蘇呼原作述瀾其子猾哥即華格嘗教安端謀逆性陰險初烝父妾懼事彰與剋蕭臺哂等共害其父歸咎臺哂獲免太祖即位姑示含容拜惕隱復預諸弟亂與子痕只俱伏誅按臺哂一作特依順痕只一作罕札有司所鞫逆黨三百餘人獄既具太祖以人命至重死不復生命賜宴一日酒酣歌舞或戲射角觝盡歡明日乃以輕重行刑首惡埒克其次特爾格太祖猶弟之不忍寘其法杖而釋之以伊德實安圖性本庸弱為埒克所使悉貫其罪前裕悅哈達拉原作赫底里子嘉哩埒克妻實喇勒濟原作轄剌已實預逆謀命皆絞殺之伊德實妻聶呼原作涅离脅從安圖妻訥默庫嘗有忠告並免因謂左右曰諸弟性雖敏黠而蓄姦稔惡嘗自矜有出人之智安忍兇狠谿壑可塞而貪黷無厭昵比羣小謀及婦人同惡相濟以危國祚雖欲不敗其可得乎北宰相實嚕妻伊埒達袞原作餘盧覩姑於國至親一旦負朕從逆病死此天誅也嘉哩幼與朕同寢食眷遇之厚冠於宗屬亦與其父背大恩而從不軌茲可恕乎　秋七月有司上諸帳族與謀逆者三百餘人罪狀皆棄市太祖歎曰致人於死豈朕所欲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恣行不道殘害忠良塗炭生民剽掠財產有國以來所未嘗有實不得已而誅之

神冊二年夏六月埒克因太祖南征與其子薩布巴里岱原作賽保里攷異皇族表埒克子二一係賽保今改薩布一係中京留守拔里得今改巴里岱此之里疑即拔里得也叛入幽州攷異宏簡錄云剌葛字率懶是年與子賽保里叛入幽州為人所殺

三年春正月以安圖為大內特里袞原作惕隱命攻雲州及西南諸部　夏四月特爾格謀叛事覺赦不誅其弟妻納爾琿原作涅里衮自縊

天顯元年春二月渤海平改為東丹國冊太子貝原作倍為人皇王以主之命特爾格為左大相未

幾卒（攷異宏簡錄云迭剌性敏給太祖常稱其智能通回鶻言語因制契丹小字數少而該貫神冊三年欲南奔事覺知有罪預為營壙上令其妻涅里衮自縊而赦之終中臺省左大相所載較詳）又命伊德實為政事令輔東丹王舒嚕后使人於路縊殺之重熙中追封許國王（攷異宏簡錄云字阿辛后遣司徒劃沙殺於路）三月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叛遣安國討平之太宗立委任如常至世宗時出主東丹國封明王其子察克（原作察割）字烏紳（原作歐辛）善騎射太祖自其幼時即謂有反相世宗立安圖陰懷二志察克勸其歸命尋封為泰寧王會安圖為西南面大詳衮察克佯與父惡陰遣人白於帝帝召領鉦祜祿（原作石烈）軍出入禁中數被恩遇耶律烏哲（原作屋質）白其姦帝不信天祿五年秋九月世宗自將南征次歸化州尚和（原作祥古）山祭讓國皇帝於行宮羣臣皆醉察克與耶律璸都（原作盆都）等作亂遂弒之及太后因僭號烏哲以兵圍行宮察克并弒皇后倉皇出陣衆潰知事不濟與林牙耶律廸里謀出降穆宗因遣廸里（攷異本傳云原作敵獵字烏納原作烏輦六院卓巴勒子少多詐察克叛穆宗用其計誘殺之凡脅從無一被害者皆其力也後未顯用居常怏怏卒以謀立隆科夌遲死）誘執鬻殺之諸子皆伏誅（攷異宏簡錄云察割亦名麻答性酷虐太祖見其目若風駝面有反相謂近侍曰朕若獨居勿令入門後作亂夜閱內府見瑪瑙盤曰此希世寶今為我有其妻曰壽安及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尋被誅按隆科傳云察克為隆科手刃升南京留守）赦安圖通謀罪放歸田里其黨皆誅死（攷異蕭塔剌噶傳字陶哂六院部人性剛直宮國舅敞史或言察克有異志塔剌葛曰彼縱忍行不義人孰肯從他日侍宴酒酣提其耳強飲之曰上固知汝傲狠然以國屬使在左右若長惡不悛自取赤族禍察克強笑曰何戲之虐也及為北府宰相察克果作亂塔喇葛罵曰吾悔不殺此逆賊尋被害）伊德實子瑠格（原作留哥）世宗朝為特里衮瑠格弟璸都為皮室詳衮均與蕭翰謀逆釋不誅瑠格後請帝博欲因進酒弒逆帝覺之不果被囚一日召瑠格鎖項以博帝問汝實反耶誓曰臣有反心必生千頂疽死貰之烏哲固爭命按問具服詔免死流於烏爾古部果以生千頂疽死璸都復預察克之謀凌遲死異母弟二人科科里（原作化葛里）希斯（原作奚蹇）亦以謀反誅（攷異蕭翰傳察克亂作其黨和爾郭勒濟與翰善使人召之翰曰吾豈能從逆

臣縛其人送壽安王賊平帝嘉其忠拜羣牧都林牙又耶律哈里傳察克之叛其母達魯與焉遣人召哈里拒之亂平達魯以子故獲免哈里歷南院大王方伎傳魏璘善卜察克謀逆問之璘始卜謂曰大王之數得一日矣宜慎之及亂果敗察克傳均未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東丹建國

太祖神冊元年春三月立子貝（原作倍）為皇太子貝一名突欲小字托雲（攷異通鑑輯覽云名托允宏簡録云字圖欲）太子長子母曰舒嚕（原作述律）后性聰敏好學外寬內摯太祖嘗問祀神何先羣臣以佛對太子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宗宜先即立孔子廟詔太子春秋釋奠

四年冬十月命太子將先鋒進擊烏爾古部破之俘獲萬計自是舉部來附

五年秋九月命太子率兵畧地雲內

六年冬十二月太子率王郁畧地定州師還至順州幽州指揮使王千率衆來襲耶律圖嚕卜（原作突呂不）射其馬躓擒之（攷異宏簡録云六年命經畧燕地至定州太祖方與李存勗相拒雲碧店引兵馳赴擊走之方輿紀要云梁乾德初阿保機掠定州望都縣民因置望都縣即古海陽城在永平府南三十里又云梁末契丹以定州安喜縣俘戶置縣於遼西城即漢令支故城曰安喜縣金改遷安縣在永平府治東所載較詳）

天贊三年夏六月太祖征托歡（原作吐渾）黨項準布（原作阻卜）等部詔太子監國次子大元帥耀庫濟（原作堯骨）從行

四年冬十二月太祖親征渤海皇后太子皆從

天顯元年春正月攻扶餘城太祖欲括戶口太子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堪若乘破竹勢徑造輝罕（原作忽汗）城破之必矣從之是月丁丑克其城渤海大諲譔出降遂改渤海為東丹國輝罕為天福城冊太子為人皇王主之稱制行事建元甘露仍賜天子旌旗置左右大次四相

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太祖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意　三月幸天福城駕將還貝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貝號泣而去太祖尋班師次扶餘城遂崩舒嚕后稱制決軍國事未幾奉梓宮還耀庫濟討平諸州奔赴行在人皇王貝繼至

二年冬十二月人皇王貝請立耀庫濟為帝后許之先是中子耀庫濟一名德光為后所鍾愛自為大元帥戰功屢著威行萬里至是行至西樓命與貝均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皆吾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后意爭曰願事元帥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太宗時貝亦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攷異契丹國志云突欲慍欲奔唐后遣歸東丹歐史云阿保機死長子突欲當立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城代之將立為嗣然尤愛德光諸部希其意共立德光薛史安端作阿敦均與史稍異按安圖傳父迪里為南院額爾奇木會后欲以大元帥嗣位迪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長今東丹王赴朝宜立由是忤旨以黨附下獄訊鞫加炮烙不伏殺之籍其家貝傳未載

四年夏四月人皇王貝來朝秋八月太宗幸人皇王第冬十月復幸其第

五年春二月太宗與人皇王朝太后三月人皇王獻白紵宴其僚屬於便殿夏四月詔人皇王先赴祖陵謁太祖廟太宗與人皇王會遣歸國秋九月遣錫里原作舍里布琳原作普甯撫慰之詔置儀衛冬十月遣使賜之胙尋遣人來獻玉笛十一月東丹國奏人皇王浮海適唐時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徙貝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貝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於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人跨海持書密召貝貝因畋海上使再至貝謂左右曰我以天

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吾吳泰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攷異耶律伊濟傳人皇王奔唐伊濟鎮撫國人一切如故加守太傅遷中臺省左相嘗劾奏左次相渤海蘇不法事先是表奏請從東丹國民於梁水使就故鄉又獲木鐵鹽魚之利從之時稱其善紀及貝傳均未載

六年春三月人皇王妃蕭氏率其國僚屬來見

七年夏四月唐遣使來聘致人皇王貝書

八年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崩遣使告哀於唐及人皇王貝書

九年夏四月唐李從珂母魏氏鎮州人先適王姓生從珂嗣源戰河北掠平山得魏氏為妾以從珂為養子初名阿三後自焚死稱廢帝見歐史薛史稱末帝弒其主從厚嗣源子初封宋王後謚閔帝歐史稱愍帝而自立人皇王貝自唐上書請討之

十一年冬十一月唐主從珂兵敗遣人殺人皇王貝遂自焚死先是貝越海自登州古東牟郡今升為府奔唐唐以天子儀衛迎貝貝坐船殿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妻以莊宗后夏氏攷異契丹國志作莊宗後宮夏氏五代會要云莊宗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薛史云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後以賜李贊華均不言其為莊宗后孫光憲北夢瑣言云莊宗嫡夫人韓淑妃伊德妃晉末契丹入中原石氏乞降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宴王嬙蔡姬之比也歐史云韓淑妃伊德妃居大原晉高祖反時為契丹所虜紀未載賜姓東丹名贊華復賜姓李改瑞州為懷化軍拜節度使兼瑞慎等州攷異契丹國志作瑞鎮按五代志唐長興二年置懷化軍於慎州兼領瑞州尋改昭化軍時州地早沒於契丹蓋遙領也所載各異觀察使時明宗長興元年也攷異契丹國志作二年事尋移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貝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攷異契丹國志云三年授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為僚屬輔之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宏簡錄云部曲五人皆賜姓名歐史云賜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蓋禮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曰狄懷惠揑列曰列知恩蓟剌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乙懷宥餘皆賜姓名所載較詳嘗市書至萬卷藏於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地理志云山南去海百三十里後世宗於此置

顯州本渤海顯德府地方輿紀要云山在廣甯西五里巖洞泉壑種種奇勝號為北鎮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祕府攷異薛史云長興三年二月李贊華獻契丹地圖歐史云哭欲歸中國載書數千卷趙延壽每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宣和書畫譜云東丹王畫多寫貴人酋長不作中國衣冠亦安於所習也議者謂馬尚豐肥筆乏壯氣其確論歟陶穀清異錄云東丹王買巧石數峯目為空青府所載較詳然性殘酷嗜殺好飲人血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削髮為尼云攷異北夢瑣言云號國夫人最承莊宗寵遇後嫁哭欲少長宮掖不忍見其凶殘求離婚歸河陽節度夏魯奇家今為尼也所載稍異至是從珂為敬塘所逼召貝欲與俱焚貝不從遺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僧為收瘞之敬塘入洛喪服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於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攷異宏簡錄契丹國志均云害貝者為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二人晉贈贊華燕王遣喪歸其國後太宗破晉求得繼旻彥紳殺之以其家產賜其子兀欲薛史云時晉天福元年十二月遣前單州刺史李肅部署歸葬本國二年正月丙子歸葬輟朝一日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云肅奉命出使憂沮涕泣妻張氏出金珠直數十萬使贈戎王左右果得歸并得厚賜奏進獲遷官妻為全義女也五代會要云時契丹王母舒嚕氏以其子托雲歸國遣使朝貢所載較詳世宗即位謚讓國皇帝廟號義宗陵曰顯陵二后謚曰端順曰柔貞五子長世宗次隆科原作婁國字密遜原作勉辛官武定軍節度使察克原作察割作亂手刃之改南京留守應歷中謀逆事覺按問不服穆宗曰朕為壽安王時卿數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隆科不能對及餘黨盡服遂縊於汗州原作可汗州西谷詔有司擇絕後之地以葬次舒原作稍次隆先字圖隱母大氏封平王留守東京薄賦省刑恤貧好薦士與耶律實嚕原作室魯同討高麗有功師還卒葬道隱谷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於世其子辰格原作陳格生事誅次道隱母高氏生於唐兵亂僧匿養之還京封蜀王性沉靜有文武才留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改封荊王卒追封晉王

赫嚕佐命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太祖即位之元年春正月命赫嚕(原作曷魯)總軍國事赫嚕字琨(原作控溫)一字洪隱德呼(原作迭剌)部人祖實默克(原作匣馬葛)簡獻皇帝兄父烏蘇(原作偶思)約尼(原作遙輦)時為本部額爾奇木(原作夷離堇)赫嚕其長子也性質厚幼與太祖遊從父實嚕(原作釋魯)特奇之既長與太祖易裘馬為好然赫嚕事之彌謹會實嚕為其子華格(原作滑哥)所弒太祖歸罪特依順為解自是赫嚕常佩刀侍從以備不虞無何其父烏蘇病謂之曰安巴堅(原作阿保機)神畧天授汝宰諸弟赤心事之及太祖視疾乃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兒赫嚕者他日可委任吾已諭之矣太祖為塔瑪噶賽特(原作撻馬狘沙里)參預部族事赫嚕招小黃室韋來附太祖知其賢軍國事非赫嚕議不行會討裕爾庫(原作越兀)與烏爾古(原作烏古)部赫嚕為前鋒戰有功太祖為德埒部額爾奇木將兵討奚部其酋珠爾(原作朮里)壘險莫能下命赫嚕持一笴往諭為所執因說之曰契丹與奚本一國漢人殺我祖奚首額爾奇木怨次骨日夜思報讎顧力弱使我乞援傳矢示信耳額爾奇木受命於天撫下以德故能有此衆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焉且兵連禍結自此始豈爾國利乎珠爾悅乃降太祖為裕悅(原作于越)秉國政欲命赫嚕代為額爾奇木辭從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其將趙霸來援赫嚕伏兵桃山俟其半過與太祖合擊大破之室韋遂降太祖會克用於雲中赫嚕侍克用心壯之曰偉男子為誰太祖曰吾族赫嚕也會約尼哈陶津汗(原作痕德堇可汗)殂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辭曰昔吾祖聶埒(原作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

若等復為是言何歟赫嚕進曰曩吾祖時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特為國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赫嚕曰聞裕悅之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齮齕於隣部日久故生聖人興起之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約尼九營棋布非無可立者臣民屬心裕悅天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未許是夜獨召赫嚕責之對曰在昔聶呼辭位而立蘇爾威（原作阻午）為汗祖傳十餘世紀綱隳壞委質他國若綴旒然興王之運實在今日太祖乃許之命赫嚕總軍國事焉　始置行營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以赫嚕及蕭達魯（原作敵魯）總之時制度未講用度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埒克等往往覬非望故也

五年夏五月皇弟埒克等謀反命赫嚕總領軍事討平之拜德呼部額爾奇木時民吏兵獘赫嚕撫輯有方畜牧益滋國益富庶

九年春正月烏爾古部叛赫嚕等討破之自是震懾不敢復叛

神冊元年春二月赫嚕等率百僚請上尊號三表乃允拜赫嚕為阿勒達爾（原作阿魯敦遼言盛名也）裕悅時伐西南諸夷數為前鋒

二年春二月從侵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戰汗州西敗之遂圍幽州太祖因暑班師留赫嚕與盧國用守之俄救兵至遂退

三年秋七月皇都工畢燕羣臣以落成赫嚕遘疾卒年四十七既葬賜名其阡諳達（原作宴答）山曰裕悅峪詔立石紀功太祖流涕曰斯人若登三五載吾謀蔑不濟矣後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擬以

赫嚕為心云清寧間命立祠上京子塔拉（原作悅剌）薩喇（原作撒剌）俱不仕弟迪里（原作覿烈）字裕勒沁（原作兀里軫）赫嚕卒為德呼部額爾奇木屢從征有功官終南京留守弟伊濟（原作羽之）小字烏里（原作兀里）初為中臺省右次相以鎮撫有功加守太傅遷左相子和哩終東京留守

同時蕭達魯（原作敵輦）字敵輦涅欽皇后弟其母為德祖女弟達魯性寬厚膂力絕人太祖潛藩日侍左右凡征討必與行陣既即位與弟阿古齊（原作阿古只）耶律實嚕（原作釋魯）耶律赫嚕皆總宿衛達魯拜北府宰相世與其選及征奚與討劉守光達魯略地海濱殺獲甚衆未幾埒克等作亂潰而北走率輕騎追之兼晝夜行至榆河敗其黨獲埒克以獻賞賚甚渥復討西南夷論功最神冊三年十二月卒達魯有膽略臨陣親冒矢石所向必克在太祖功臣列喻以手云弟阿古齊字薩巴（原作撒本）驍勇善射臨敵敢前每射甲楯輙洞貫太祖立總腹心部埒克叛涅欽后軍黑山阻險自固太祖命阿古齊統兵往衛之逆黨不敢犯埒克北走與達魯追擒於榆河從討西南夷有功又徇下山西諸郡縣敗周德威軍神冊三年拜北府宰相世其職天贊初與王郁略地燕趙破磁窰鎮太祖西征悉委以南面邊事攻渤海拔扶餘城敗老相兵三萬復與康默記討平叛黨會鴨淥府援兵七千至勢甚張獨帥麾下擊敗之斬馘二千餘遂克輝發（原作回跋）城以病卒功臣中喻為耳云子安團官右皮室詳袞（原作詳穩）

耶律實納齊（原作斜涅赤）字薩喇（原作撒剌）六院部人太祖即位掌腹心部天贊初分德埒為北南院實納齊為北院額爾奇木太祖西征至流沙軍威大振諸夷潰散實納齊奉詔撫輯之從討渤海破扶餘城與大元帥率衆夜圍輝發城大諲譔降俄復叛命諸將分地攻之詰旦感厲士卒鼓譟登陣敵震懾莫敢禦遂克之天顯中卒居佐命功臣之一姪隆科（原作老古）頗德

隆科字薩蘭原作撒懶其母渾欽后姊從平坶克亂授右皮室詳衮典宿衛從侵燕趙與唐兵戰雲碧店被創卒佐命功臣其一也頗德字烏庫哩原作兀古鄰天顯初為左皮室詳衮典宿衛遷南院額爾奇木治有聲援石敬塘降張敬達會同初為德呼部大王加採訪使卒官　康默記本名照少為薊州衙校太祖得之隸麾下一切蕃漢相涉事折衷悉合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論決輕重不差毫釐人咸謂不寃拜左尚書神册三年建皇都默記董役百日訖事五年為皇都伊勒希巴原作夷离畢從太祖師出居庸關將漢軍進逼長蘆水寨俘馘甚衆及征渤海默記分兵薄東門先登克其城復與韓延徽下長嶺府軍還所下城邑復叛又與阿古齊討平之太祖殂命營山陵畢卒為佐命功臣之一孫延壽官保大軍節度使　高模翰攷異通鑑畱覽作高謨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天顯十一年唐將張敬達等攻太原石敬塘告急命模翰等將兵赴援大破敬達軍太原圍解太宗賜以酒饌復戰又敗之敬達走保晉安寨尋為楊光遠殺之以降諸州悉下太宗謂之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册禮成宴百官指模翰謂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力也及晉背盟出師南侵模翰為統軍副使兼總左右鐵鷂子軍下關南城邑數十時楊覃赴乾寧軍被圍模翰與趙延壽往援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燄燄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也遂進兵殺獲甚衆以功加侍中晉太傅以麾下三百人破晉杜重威軍十萬殺其將梁漢璋手詔褒美比李陵今守中渡寨復敗晉兵重威降及入汴加特進封悊郡開國公還鎮中京應歷初歷中臺省左相卒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韓延徽輔政

太祖神册元年春二月太祖稱帝以韓延徽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延徽字藏明幽州安次人幼英敏事劉仁恭為觀察度支使後守光為帥時與六鎮搆怨延徽力諫不聽遣之來聘不屈太祖留之使牧馬於野舒嚕(原作述律)后言於太祖乃召與語引為謀主攻黨項室韋諸部其謀居多因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匹偶教墾藝以生養之由是逃亡者少久之思歸奔晉已而與他將王緘不協(攷異契丹國志及通鑑俱作幕府掌書記王緘稍異)懼及禍乃省親幽州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為然延徽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其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對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太祖大喜待之益厚因賜名實喇(原作匣列)實喇遼言復來也嗣晉王使來延徽寓書敍所以北去之意且以老母為托并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世兵不深入延徽力也

天贊四年冬十二月太祖征渤海韓延徽從行

天顯元年春正月渤海大諲譔乞降復叛韓延徽與諸將破其城以功加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師還值太祖崩哀動左右太宗朝封魯國公從援石晉得幽燕地兼樞密使同平章事使晉還改南京三司使

世宗天祿三年夏六月河東使請行册禮帝召延徽定其制延徽奏一從太宗册晉帝禮從之明

年春二月建政事省改延徽南府宰相設張理具稱盡力吏穆宗應歷中致仕子德樞鎮東平詔許每歲東歸省九年卒贈尚書令世為崇文令公先是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比還復夢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來矣已而果然太祖初元庶事草創延徽為之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然為佐命功臣之一子德樞由特進太尉授遼興節度使威惠大行入為南院宣徽使同平章事封趙國公孫紹勳仕至東京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不屈死紹芳重熙間參知政事兼侍中以諫征元昊出為廣德節度使聞兵敗嘔血卒孫資讓壽隆中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改鎮遼興（攷異宏簡錄資讓大安八年參知政事改中京留守稍異）

同時有韓知古者薊州玉田人也善謀有識量幼為淳欽后兄欲穩所得后來嬪知古從馬久未得見因其子匡嗣得親近太祖因間言之召見與語知其賢命參謀議神冊初遷授彰武節度使久之信任益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諸國禮儀時儀法疎闊知古援據故典參酌國俗與漢儀雜就之使國人易知而行進左僕射與康默記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遷中書令天顯中卒為佐命功臣之一子匡嗣以善醫直長樂宮后視之猶子應歷十年為太祖廟詳袞（原作詳穩）景宗在藩邸與之善即位拜上京留守封燕王改南京留守終西南招討使贈尚書令子德源官平章事節度使德讓即隆運德威剛介善馳射屢歷行陣仕至開府同平章事贈侍中子帕克戩（原作雱金）終彰國節度使二孫色實（原作謝十）官特哩袞（原作惕隱）達嚕噶（原作滌魯）官南府宰相封漢王德崇善醫累官武定節度使子制心官南院大王封燕王贈政事令德凝仕至大同節度使子果桑（原作郭三）終天德節度使孫高嘉努（原作高家奴）終南院宣徽使果實（原作高十）終遼興節度使（攷異宏簡錄云滌魯封晉王高十官南府宰相稍異）

張礪磁州人

仕唐為翰林學士從趙德鈞援張敬達兵敗來降攷異契丹國志云礪磁州滏陽人初從繼岌入蜀為掌書記潞王時以翰林學士從德鈞為行營判官兵敗隨德鈞入契丹所載較詳太宗見其剛直有文彩授翰林學士臨事盡言無所避益重之升承旨遷吏部尚書攷異契丹國志云礪逃歸中國為追騎所獲太宗責通事高彥英不善遇之而謝礪從入汴勸帝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不聽改右僕射兼同平章事攷異歐史云德光給趙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礪不肯服延壽別為王者冠礪亦冠貂蟬冠以朝未幾太宗崩礪在恒州蕭翰與滿達原作麻荅以兵圍其第數之汝何故言國人不可為節度使及留我守汴汝獨以為不可又譖我與嘉哩原作解里好掠人財物子女今必殺汝趣令鎖之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吾實言之欲殺即殺何以鎖為滿達以礪大臣不可專殺救止之是夕礪恚憤卒

西北部族屬國叛服

江西峽江訓導洴鄉李有棠編纂

太祖即位之元年春正月黑車子室韋八部降冬十一月討黑車子室韋破之攷異宋祁曰室韋為契丹別種居東胡北邊蓋丁寓苗裔地據黃龍北傍猛越河西南去長安七千里地分七部宋白曰室韋別種為黑車子去漢界千餘里胡嶠陷虜記云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室韋有三一室韋二黃頭室韋三獸室韋地多銅鐵金銀人工巧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大寒馬溺至地成冰堆通鑑輯覽云室韋地在今黑龍江西北所載較詳

二年夏五月命皇弟特里袞原作惕隱薩剌原作撒剌討烏丸及黑車子室韋

三年冬十月遣鷹軍討黑車子室韋破之　西北烏梁海攷異部族表作嗢娘改屬國表作幹朗改未太孰是部族進牽車人

四年冬十月烏滿原作烏馬山奚庫濟原作庫支及札魯特原作查剌底超默特原作鋤勃德等部叛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太祖親征東西奚部平之於是盡有奚霫之地五部咸入版圖攷異唐書貞觀末奚內附以其地為饒樂府而以阿會部為弱水州處和部為祁黎州奧失部為洛環州度稽部為太魯州元侯折部為渴野州皆統於營州武后時州叛附契丹開元二年奚部李大酺來降授饒樂都督元和初奚王海落可入朝封郡王唐末徙居陰涼川地方三千里為契丹滅徙居琵琶川去幽州數百里今大寧衛廢利州境歐史云五部奚一阿薈二啜米三粵質四怒皆五黑紇支五代會要怒皆作奴皆黑紇支作黑說支五代舊史奚之先為匈奴破保烏丸山分五姓皆有傘紇主為統領金史云初號庫莫奚歷元魏周隋唐皆兵強復為契丹破西保隆科留者臣契丹號東西奚有五世族與契丹世為婚姻附姓舒嚕凡十三部二十八落一百一帳六十二族所載各異

七年冬十月和州回鶻來貢

九年春正月烏爾古原作烏古部叛討平之

神冊元年秋七月太祖親征突厥攷異方輿紀要云突厥初為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至土門始强大嗣滅柔然漠北皆屬地方萬里唐執頡利遂內附天寶四載回紇擊殺白眉可汗突厥乃滅今蓋其遺種也托歡原作吐渾攷異吐渾吐谷渾係二國總表屢見今將吐渾改托歡吐谷渾仍舊以示區別黨項攷異五代會要云古析支地漢西羌別種地亘三千餘里通鑑輯覽云黨項有二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為平夏黨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為南山黨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俘其酋長及器械無算

三年春正月以皇弟安圖原作安端為特里袞討西南諸部

四年冬十月復征烏爾古部命皇太子將先鋒兵擊破之俘獲不可勝計自是舉部來附以烏爾古奚為圖嚕原作圖盧納里原作涅离阿爾威三部師次裕庫呼原作骨里國分路擊之舉國內附

天贊元年夏六月遣鷹軍擊西南諸部冬十月分德呼原作迭剌部為二院

二年春三月討奚呼遜原作胡損獲之置奚托輝原作墮瑰部夏六月波斯國來貢方輿紀要云在拂菻之東漢西域條支國也

三年夏六月西討托歡黨項準布原作阻卜攷異通鑑輯覽作阜木布秋七月哈喇原作曷剌等擊索歡納原作索昆那山東部族破之八月遣騎攻準布九月破呼穆蘇原作胡母思山番部 冬十月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尋獲甘州回鶻烏穆珠汗原作烏母主可汗攷異太祖紀作遣使諭降不言獲此從屬國表按回鶻即回紇本匈奴別種先曰袁紇曰烏獲曰烏紇曰常紇後為回紇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初附突厥唐貞觀末擊殺薛延陀可汗內附九姓凡十一部暨滅突厥勢益强唐末為黠戞斯所破後遂徵其別部在甘州等處者屢貢中國見唐史諸書

四年春二月大元帥耀庫濟原作堯骨畧黨項獻其俘前後從征萬里所向有功 冬十一月日本國新羅國五代會要云漢樂浪郡地唐號為雞林州世以金氏為酋長來貢

天顯元年春正月太祖親征渤海國平之其安邊鄚頡定理三府尋叛復定

二年冬十二月女直國遣使來貢

三年(太宗不改元)春正月黃龍府羅寔(原作鑿)涅河女直達囉克(原作達盧古)來貢　夏五月命林牙圖魯卜(原作突呂不)討烏爾古部尋獻俘　秋七月突厥來貢冬十一月布古德(原作鼻骨德攷異天祚紀原作鼻古德百官志作鼻國德又作鼻德骨又作鼻骨均係一部)來貢

五年夏六月德呼(原作敵烈攷異紀作敵烈德今攷達魯特係一部畢沅續通鑑作德呼勒云遼外十部之一也)來貢秋七月烏爾古來貢

七年冬十一月遣使存問呼哩(原作護里)國丁未準布貢海東青鶻

八年春正月命皇弟魯呼(原作李胡)率兵伐黨項克之尋遣使來貢夏六月阿爾斯蘭(原作阿薩蘭)回鶻來貢

十年夏四月吐谷渾酋長率衆內附(方輿紀要云在陝西塞外古析支地鮮卑種也慕容廆庶兄吐谷渾度隴居洮水上保白蘭山地方數千里稱河南王孫華延因號其國為吐谷渾唐初李靖討之其酋伏允走死自是始衰龍朔三年為吐蕃滅此蓋其遺裔也)

十一年秋七月伊奇哩(原作于厥里)來貢

十二年冬十一月鐵驪來貢

會同元年春二月室韋進白麛秋八月烏孫靺鞨等皆來貢

三年秋八月準布及呼里(原作賃烈)國來貢　九月邊將奏破吐谷渾擒其長珠巴克三部人來貢

四年春正月納喇(原作涅刺)威(原作烏隗)二部伊實(原作乙室)丕勒(原作品)圖吉(原作突舉)三部均來上黨項俘獲　夏六月阿勒達(原作阿里底)來貢冬十一月吐谷渾請降撫諭之

五年夏六月蘇色(原作素撒)國人來貢　冬十一月詔徵諸道兵遣將軍默赫特(原作密骨德)伐黨項

六年夏六月奚超默特部進白麝

七年夏六月紳穆哩原作紲沒里約囉原作要里諸國來貢

穆宗應曆二年冬十月回鶻及哈噶斯原作轄戛斯疑即黠戛斯在廢庭州北七千里即古堅昆國歐史契丹附錄轄戛在嫗厥緯之西來貢

十四年秋九月黃室韋叛冬十二月庫克克齊原作庫古只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楚固質奏與黃室韋戰敗之降其衆

賜詔撫諭烏爾古叛掠民財畜詳袞原作詳穩僧隱與戰敗績僧隱及伊室原作乙室攷異畢沅續通鑑僧隱作藏隱伊實作女實等死之

十五年春正月以樞密使伊勒希原作雅里斯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雅哩克斯為行軍都統虎軍詳袞齊蘇原作楚思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克蘇為都監合諸部兵討烏爾古部烏爾古額爾奇木子博勒岱原作勃勒底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布達齊云舊作勃勃齊獨不叛詔褒之二月烏爾古部殺其酋長蘇爾台原作窣离底降而復叛攷異部族表繫於正月三月大黃室韋酋長伊聶濟攷異部族表云原作寅底吉穆宗紀云原作寅尼吉係一人叛亡入德呼夏四月小黃室韋叛攷異部族表大黃室韋之叛繫於二月小黃室韋之叛繫於三月較本紀內先一月今從本紀伊勒希齊蘇等擊之為所敗詔以托里原作禿里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圖里代為都統以農古原作女古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尼古代為監軍率輕騎進討仍遣使持詔撫諭六月德呼來降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主遣尋支哩撫諭室韋不從仍命雅哩克斯率羣牧兵進討戰於柴河不利室韋酋長寅尼吉亡入德呼勒部尋來降乃專討烏庫部稍異秋七月烏爾古至河德濼尋掠上京北榆林谷居民遣額爾奇木華喇原作畫里伊勒希巴原作夷离畢察實原作常思攷異部族表訛作常思擊之戰不利復遣林牙蕭幹往討察實尋與烏爾古戰大敗之

十七年春正月林牙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烏爾古還帝執其手賜卮酒授賢適右皮室詳袞伊勒希齊蘇轄里三人賜觴酒以辱之伊勒希巴古雲原作骨欲獻烏爾古之俘

景宗保寧三年春二月右伊勒希巴希達原作奚底乾亨元年為北院大王皇族表謂涤雅爾噶子太祖孫也按隆運休格色珍托果薩哈勒傳之奚底均係一人獻德呼俘詔賜有功將士

五年春正月特里袞休格原作休哥伐黨項破之獻其俘越王必舒原作必攝字珍戳原作葳堇太宗子復獻黨項俘獲之數　夏五月女直國侵邊殺都監達里塔原作達里迭伊喇原作拽剌鄂囉羅原作里骨驅掠邊民牛馬　六月女直宰相及額爾奇木不來朝

八年秋八月女直國侵貴德州東境九月東京統軍使察喇原作察鄰詳袞古原作迥奏女直襲歸州五寨地理心云歸州觀察太祖平渤海時置後廢統和末伐高麗復置屬南女直湯河司摽掠而去

九年春正月女直國遣使來貢彝來請宰相額爾奇木之職以次授之　冬十月耶律沙以黨項降酋克酬原作可醜摩約原作賀友來見賜官遣還

乾亨二年春三月西南招討副使耶律旺祿原作王六太尉華格原作化哥遣人獻黨項俘

聖宗統和元年春正月耶律蘇色原作速撒字阿敏官九部都詳袞在邊二十年威信大振獻準布俘黨項十五部侵邊韓德威擊破之蘇色遣使來奏黨項捷夏五月遣耶律普努寧原作蒲奴寧以達巴原作敵畢德呼二部兵助討西突厥諸部攷異方輿紀要云本突厥西部隋時部長阿波浸強至射匱可汗與北突厥為敵建牙與龜茲北三彌山拓地益廣西域皆屬唐貞觀中因亂內附顯慶二年其酋為蘇定方所擒勢遂衰而突騎施始強并有其地十姓皆屬天寶後皆附吐蕃西南招討使達罕原作大漢遣伊喇伯勒格原作跋剌哥諭黨項諸部降者甚眾下詔褒美六月黨項酋長執額爾奇木子烏延等乞內附詔撫納之仍令韓德威擊其未服者尋遣使來獻俘冬十月蘇色奏德呼部及叛番來降悉復故地攷異耶律托色傳原作題子官御盞郎君是年與西邊詳袞蘇色討圖勒錦大破之紀表未載

二年春二月宣徽使蕭布琳(原作蒲寧)奏討女直捷夏四月同平章事耶律布琳(原作普寧)等獻征女直捷授布琳政事令都監蕭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并賜金器秋八月女直宰相哈里(原作海里)等八族内附(攷異聖宗紀云八月東京留守耶律穆濟奏女直珠卜奇薩里等八部乞舉衆内附詔納之所載較詳)冬十二月蘇色等討準布殺其酋長達爾罕(原作達刺干)

三年秋九月女直宰相哲伯哷(攷異屬國表云原作术里補聖宗紀云原作术不里係一人)來朝冬十一月東征女直都統蕭達林(原作撻覽)以行軍所經地里物產來上

四年春正月甲戌林牙耶律穆爾古(原作謀魯姑一作唐魯姑攷異百官志作唐魯古係一人道宗太康三年左衛大將軍謀魯古另一人)彰德軍節度使蕭達林上東征俘獲賜詔獎諭丙子樞密使色珍(原作斜軫)林牙勤德等上討女直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物壬午色珍等克女直軍還遣近侍尼勒堅(原作泥里吉)詔旌其功仍執手撫諭賜酒果勞之色珍等族帥尋來朝行飲至之禮賞賚有差冬十月黨項準布遣使來貢

六年秋七月遣韓德威討河湟諸蕃違命者八月西北路管押詳袞舒僧格(原作速撒哥)獻哲琳(原作折立)珠哷(原作助里)俘東路林牙蕭勤德及統軍實哷(原作石老)以擊敗女直兵獻俘女直宰相薩喇勒(原作速達里)來朝

七年春二月回鶻師子國(方輿紀要云天竺旁國也居西南海中)及阿思懶轄里國來貢是春于闐國兩次來貢(方輿紀要云在京師西九千九百餘里南接吐蕃西北連疏勒西南界葱嶺與婆羅門相連)冬復遣張文寶進内丹書

八年夏四月女直國遣使來貢其宰相阿海尋來朝封順化王秋九月北女直國四部請内附

九年春正月女直國來貢二月進嗅鹿人(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十二月女直首領野里雉上書於宋言契丹怒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下三柵絕

（其貢路未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帝但降詔撫諭不出師其後遂歸於遼史未載）

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爾古兵撫定西邊以蕭達林（原作撻凜以下全與前文之作闥覽者係二人說見承天后事中）監其軍事

冬十二月女直國以宋人由海道賂本國及說烏舍（原作兀惹）叛遣使來告

十三年秋七月烏舍烏哲圖（原作烏昭度亦作烏昭慶）渤海雅爾丕勒（原作燕頗）等侵鐵驪遣奚王和碩鼐（原作和朔奴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耶律篝寧係一人）等討之冬十月烏舍歸款（攷異耶律幹拉傳字斯寧奚德哷部人是年秋為行軍都監從和碩鼐討烏舍烏哲圖數月至其城烏哲圖請降和碩鼐不許急攻之不能下因蕭恆德言畧地東南至高麗北邊北還師士卒多死詔奪諸將官幹拉免議加平章事所載較詳畢沅續通鑑云是冬蕭恆德伐富勒莫多部人戶多內附恆德還史未載）

十四年春三月韓德威奏討黨項捷冬十月烏哲圖乞內附十二月蕭達林誘叛酋阿勒坦（原作阿魯敦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阿魯端）等六十餘人斬之封蘭陵郡王

十五年春正月河西黨項叛詔韓德威討破之癸未烏舍長武周來降　三月皇太妃獻西邊捷（攷異畢沅續通鑑云由是遼之西路拓地益遠然本紀於妃事甚畧疑後以罪廢當時沒其戰功耳）夏五月德哷八部殺詳穩以叛蕭達林追擊敗之獲其部族之半是秋遣使奏討準布捷（攷異畢沅續通鑑達林作達蘭云達蘭留意人材時耶律昭以事流西北部達蘭禮致門下欲召用以疾辭上書言邊事從之卒能成功自從諸番歲貢方物往來若一家因請建三城以絕邊患詔許之按達蘭傳昭後官林牙表未載）

十八年夏六月準布叛酋呼紐（原作鶻展）之弟特徹布（原作鐵勒不）率衆來附呼紐無所歸遂降詔誅之

十九年春三月西南招討司奏黨項捷是秋復奏討吐谷渾捷八月達囉克（原作達盧骨）部來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烏舍渤海鄂羅木（原作奧里未攷異部族表云原作奧里係一部又營衞志云聖宗合奧里三部為一乃奧理之訛另一部）伊呼圖

原作越里篤伊呼濟原作越里吉等五部來貢六月準布德埒哩原作鐵剌里率諸部來降尋入朝

二十二年春三月罷諸蕃部賀千齡節及冬至重五進貢秋七月富珠哩原作蒲奴里博和哩原作剖和阿里等部來貢九月女直國遣使獻所獲烏哲圖妻子

二十三年夏四月黨項來侵六月達旦國九部來貢

二十四年夏六月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使來進大食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賜之攷異聖宗紀曹壽作曹順通鑑輯覽云瓜州自後唐同光初曹義金遣使通貢至晉天福五年義金卒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遣使入朝周世宗時以元忠為歸義節度使元深為瓜州團練使又曹壽作曹宗壽初殺其從父延祿而代之通使契丹至真宗時死其子賢順遣使朝宋授歸義節度使所載甚詳方輿紀要云大食國本波斯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地方萬餘里

二十五年秋九月西北招討使蕭托雲討準布破之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蕭托雲奏討甘州回鶻降其王伊嚕勒原作耶勒里攷異托雲傳作伊蘭亦作牙懶畢沅續通鑑作伊拉里克撫慰而還

二十八年夏五月蕭托雲伐甘州回鶻破肅州隋置今隸甘肅俘其民詔修托輝原作土隗口故城在今肅州西北以實之

二十九年夏六月詔蕭托雲安撫西鄙置準布諸部節度使托雲傳原作圖玉字兀衍宰相哈里子討平準布還尚金鄉公主加平章事因公主殺人罷使相卒官詳衮

開泰元年春正月哈斯罕原作曷蘇館大王呼勒希原作曷里喜來朝蕭托雲奏七部太師阿勒達原作阿里底因部民怨殺本部節度使巴罕原作霸暗并屠其家以叛準布執阿勒達來獻而沿邊諸部皆叛攷異托雲傳七月錫林太師阿勒達殺節度西奔鄂爾多城即龍庭單于城也俄準布復叛圍托雲於哈屯城勢甚張托雲遣兵射却之明年華格來救托雲誘諸部皆降畢沅續通鑑云時都監蕭孝穆進

軍哈屯城準布結五撃牧長札拉阿都等謀中外相應孝穆悉誅之餘黨皆潰按孝穆傳札拉阿都作札拉圖孝穆以功遷九水諸部安撫使所載互異

二年春正月烏爾古德呼叛命右皮室詳衮延壽討之　是月達旦國兵圍鎮州方輿紀要云遼置一曰建安軍在臨潢西北三千餘里本古可敦城捍禦突厥室韋謂之邊防城其相近者又有防維二州金廢可敦亦作哈屯州軍堅守尋引去樞密使耶律華格原作化哥字宏隱孟父房楚國王後以西北路畧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尋復奉命西討烏爾古德呼部悉復故疆

秋七月西南招討使色珍奏黨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哈坦額勒敏兩部因據其地今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不納遣使就加撫諭不報帝怒欲伐之遂詔夏合擊仍命諸軍多市肥馬華格等破準布酋長烏巴之衆烏巴尋入朝封為王攷異華格傳時奉命經畧西境與邊將深入聞蕃部逆命居伊濟水遂進兵敵望風奔潰俘獲無數尋以誤掠同部削幽王爵以侍中卒紀未載誤掠同部事

三年夏四月烏爾古復叛秋九月八部德呼殺其詳衮刷皆叛詔耶律烏拉噶原作吾剌葛招撫之壬子耶律世良獻德呼俘攷異世良傳小字斡六院部人才敏給練達國朝典故官平章事時邊部拒命從華格征討為都監師將退世良力爭追敵至安真河大破之邊境以寧封岐王北院樞密使命選馬駝於烏爾古部會德呼部伊喇殺酋長叛攻陷巨穆古城世良招降悉復故地耶律古雲傳原作古昱圖魯卜四世孫時為部監從世良討平叛部以功詔留鎮撫西北部教以種樹畜牧民以富實

四年春正月耶律世良討達魯特原作迪烈得部大破之夏四月樞密使固寧原作貫寧奏大破八部達魯特降詔奬諭世良進討叛命烏爾古殲其衆進討達魯特至清泥渦時伊濟原作于厥既平朝議內徙其衆伊濟安土重遷遂叛世良懲創既破達魯特輒殲其丁壯勒兵度哈喇原作曷剌河進擊餘黨為其將綳果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巴固云舊作勃括所襲軍小卻翌日後軍至綳果誘伊濟之衆皆遁世良亟追之綳果走免獲其輜重及餘黨并遷達魯特部民城臚朐河上居之攷異方輿紀要云開泰三年置招曰綏遠軍太康九年置[illegible]

主城在臚朐河上金廢臚朐河在臨潢西北下流合鴨子河入混同江注於海又西北有皮被河出回紇北東南經伊濟入臚朐河合沱漉河入海遼置城其上以控北邊去上京千五百里通鑑輯覽云臚朐河今名克魯倫河源出喀爾喀肯特山流至漢北與黑龍江合攷塔懶主地理志作塔哩珠

七年春三月蕭布達原作普達字彈隱時官烏爾古部節度使討叛命德呼滅之尋遣德呼騎卒取北準布名馬以獻賜詔褒奬　夏閏四月吐蕃王巴爾蘇原作并里尊通鑑輯覽云吐蕃本西羌屬姓勃窣野居析支水在吐谷渾西南今西藏地是奏朝貢假道夏國從之

九年秋九月西南招討司奏黨項部有宋犀族輸貢不時常有他志請遣使督之詔曰邊部小族歲有常貢邊臣驕縱徵歛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耳第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毋或侵漁自然效順并命進節度使韓留治狀　冬十月大食國遣使貢象及方物為子察克原作冊割請婚明年遂封王子班郎君和索哩女噶老為公主嫁之

太平六年春三月準布來侵西北招討使蕭惠字伯仁阿固齊五世孫擊破之夏四月蕭惠討回鶻阿爾斯蘭部徵兵諸路獨準布酋長濟喇原作直剌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特剌後期立斬以徇進至甘州攻圍三日不克而還時濟喇子聚兵來襲準布酋長烏巴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烏拜密告來信會西準布叛襲三克軍都監尼嚕古原作湼魯古一作湼里姑圖吉原作突舉部節度使轄里原作諧里字烏庫呼圖古部人額布勒原作曷不呂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阿卜魯等將兵三千來救遇敵於哈屯城西南攷異方輿紀要云本回鶻可敦城訛為河董城契丹修築以防邊患去上京千七百里蕭罕嘉努傳重熙初嘗奏陳自城哈屯開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意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今宜恩結諸部釋罪歸地內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兵時不能用轄里額布勒戰沒士卒潰散惠倉卒列陣敵出不意來攻營衆請乘時奮擊惠以軍疲未可用弗聽烏巴請夜斫營又不許準布歸乃伏兵擊之前鋒始交敵敗走惠連

年征討士馬疲困坐左遷尋改南京統軍使（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部指揮使）詔遣特里袞耶律鴻觀（原作洪古字和爾沁樞密華格弟官上京留守加裕悅）林牙華格等往討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二月東京留守耶律巴格奏部部署黃翩入女真界徇地俘獲不可勝計詔獎諭之史未載）

八年春正月黨項侵邊擊破之秋九月準布諸部長來降

興宗重熙六年秋八月北樞密院言伊呼濟（原作越棘攷異部族表作越里吉）部民苦其酋長庫春（原作坤長攷異部族表作渾敵）不法多流亡詔罷伊呼濟等五國酋帥以契丹一節度領之（五國部一博和哩二富珠哩三鄂羅木四伊呼圖五伊呼濟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見營衛志）冬十一月準布來貢明年其酋長通特古斯（原作屯禿古廝）來朝（攷異蕭孝友傳時官西北招討使先是蕭惠專以威制西羌諸夷多叛孝友下車厚加撫慰每入貢輒增其賜物遂成姑息諸夷轉益桀驁論者譏其過中表未載）

九年冬十一月女直國侵邊發黃龍府路鐵驪軍拒之尋以所得女直戶置肅州（地理志云肅州信陵軍隸北女直兵馬司治德安縣）

十年春二月詔博羅滿達勒（原作蒲盧毛朶）部歸哈斯罕戶之沒入者使復業是冬以女直太師塔鴶克為哈斯罕部大王

十三年夏四月遣東京留守耶律浩善（原作侯哂字托紐北院巴古濟後）知黃龍府事耶律烏魯斯（原作歐里斯）將兵攻博羅滿達勒部其界內海蘭河戶尋來附詔撫之南院大王耶律果實（原作高十）奏黨項叛附西夏西南招討司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五月羅漢努奏與黨項戰不利西南招討使蕭布達四提軍詳袞張佛努沒於陣尋贈布達平章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元昊遣兵助叛黨屬國表未載）

十五年春二月博羅滿達勒海蘭河百八十戶來附秋七月女直部長札穆（原作遮母）率眾來附加太師

十七年春二月振濟頁穩原作瑤穩徹木袞原作潮穩部秋七月裕悅原作于越瑪摩約原作摩梅欲手布格原作不葛一及伯哩原作婆離八部和費延原作虎獸等內附　八月遣殿前都點檢耶律義先等伐富珠哩原作蒲奴里致異畢沉續通鑑作富努里酋托多羅原作陶得里致異畢沉續通鑑作託德勒

十八年春正月耶律義先奏富珠哩之捉尋執其酋托多羅來獻手詔褒奬封武昌郡王致異蕭珠展傳原作朮哲時為興聖宮使從征富珠哩擒托多羅因與義先不協誣義先罪免官後歷北府宰相紀未載二月烏爾古遣使送款夏五月五國酋長各率所部來附擢耶律仙童為左監門衛上將軍致異仙童傳富珠哩叛為五國節度使率師討之擒托多羅又擊威部降其衆進北院大王封許國公所載稍異畢沉續通鑑仙童作珊圖

十九年夏四月博羅滿達勒部來貢

二十一年夏遣使詣五國及布古德部捕海東青鶻

道宗清寧八年夏五月武都温原作吾獨婉特里袞圖圖爾噶原作屯禿葛等乞歲貢駞馬許之

咸雍五年春正月準布塔里干叛詔晉王耶律仁先為西北招討使錫鷹紐印及劍諭以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堠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進擊塔里干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大敗之別部來救不敢戰而降未幾擒其酋長以獻北邊遂安　冬十一月五國博和哩部叛命右伊勒希巴蕭素颯字特默原作特免五部院人致異畢沉續通鑑作蕭蘇拉率兵討降之率其酋長來朝徙北院林牙改南院副部署十二月五國酋長來降仍獻方物

六年春二月準布來朝貢方物夏四月西北招討司以所降酋長至行在冬十月復擒其酋長來獻

八年春二月以討北部功加詳衮耶律超等並左監門衛將軍攷異畢沅續通鑑超作巢云命知北院大王事主以戰多殺人飯僧於南京中京

九年秋七月八錫林原作石烈德呼人殺其節度使以叛詔威烏爾古原作烏古隈部軍分兩道擊之時都監耶律都木達兵屯臚朐河不戰德呼剽掠居民行軍都監蕭頁魯原作過魯字和爾沁五院部人擊敗之盡獲其輜重又敗其酋長和卓兵斬數千級盡得所掠而還頁魯值德呼準布相繼寇掠邊人疲弊援兵不時至而疆圉帖然皆其力擢東北路統軍都監

太康元年冬十月西北路叛命酋長希斯原作遐塔吹丹原作離塔雙寬原作雙古等來降攷異耶律大悲努傳字糾堅王子班聶里古之後時官右皮室詳袞會準布叛奉詔招降之紀未載

十年春二月蒙古原作萌古國遣使來聘三月遠蒙古國遣使來聘夏四月女直國貢良馬及大嗣後屢次來貢攷異耶律納延傳太康中西北諸部擾邊以納延季父北院太王卓克算為西北招討使兼行軍都統討平之又蕭素颯傳子穆喇斡時為馬羣太保北部來侵擊破之遷統軍仍許便宜行事道宗紀及表均未載

太安二年夏六月準布酋長余古納及阿達原作愛的來朝詔燕國王延禧相結為友

五年夏五月以準布磨古斯為諸部長攷異畢沅續通鑑磨古斯作瑪古蘇云招討耶律托所薦也自蕭迪嚕為招討使政務姑息諸部漸至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防益廢至是復薦瑪古蘇卒啟邊患紀未載趙翼陔餘叢考引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衰成吉思慕蒙為雄國乃稱大蒙古按蒙古斯即磨古斯磨蒙聲相近也

八年冬十月準布磨古斯殺金吾特古斯原作吐古斯以叛時耶律和囉木薩噶原作阿魯掃古字烏庫哩孟父房之後卒官兼侍中知西北招討司事值邊部額特格爾等來侵誘北準布酋豪磨古斯攻之俘獲甚眾以功加

左僕射復討頡特格爾原作耶覩刮又作耶都刮係一部等悞擊磨古斯北準布由是叛命坐削官遣奚六部圖哩原作吐里亦作禿里耶律果桑原作郭三發諸蕃部兵討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道宗末年羣邪並進賊及骨月諸部侵叛用兵無寧歲唯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者三千人崇尚佛教罔知國卹七徵見矣所載較詳

九年春二月磨古斯來侵和囉木薩噶率兵追之還都監蕭章吉特原作張九遇賊與戰不利二室韋伊喇原作拽剌北王府特們特原作特滿羣牧宮分等軍多陷沒冬十月磨古斯偽降已而乘虛來襲耶律托卜嘉原作撻不也死之托卜嘉為仁先子時代和囉木薩噶為西北招討使磨古斯之為酋長托卜嘉所薦至是誘致之逆於鎮州西南沙蹟閒不設備遂被害事聞贈侍中謚貞愍準布烏古察原作烏古札亦作烏古禮叛達勒達原作達里底博索摩原作跋思母並寇倒塌嶺命行軍都監耶律辰嘉努原作陳家奴攷異宏簡錄作鄭家奴畢沅續通鑑作慎家努字綿辛懿祖弟噶拉之裔率兵往援統軍使蕭休格原作朽哥奏討準布等部撻冬十一月特默等奏討準布撻

十年春正月烏古察等來降達勒達博索摩二部來侵四撻軍都監特默死之二月西南招討司奏討博索摩撻巴雅爾布琳原作排雅僕里通古原作同葛和克原作虎骨布格原作僕果等來降達勒達來侵山北副都署蕭阿嚕岱原作阿魯帶字伊實揚威部人官西北招討使擊敗之夏四月提克德原作惕德敏達蘇原作萌得斯魯克都原作老古得等各率所部來附詔復故地辰嘉努奏討察察哩原作茶札剌攷異天祚紀又作茶赤剌係一部撻以知北院樞密司事耶律頡特埒原作斡特剌為都統伊勒希巴耶律托多原作禿朵攷異宏簡錄作吐朵為副統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呼哩原作胡呂字蘇色宏義宮分人為都監討磨古斯積慶宮使蕭札里原作糺里監戰攷異宏簡錄載在九年伯哩原作頗里八部來侵休格原作朽哥擊敗之閏月達勒達博索摩二部來降五月德哷部人寇統軍司兵戰不利詔

討司以兵擊敗之敦睦宮太師愛努（原作愛奴）及其子死之時候者見馬蹤意寇至辰嘉努遣報愛努視之曰此野馬也將出獵賊至愛努戰沒有司案辰嘉努不伏詔釋之由是感激後諸部復來侵辰嘉努率兵三往皆克邊境遂安六月統軍使休格有罪除名秋七月準布來寇倒塌嶺盡掠牧馬而去耶律實嚕（原作石柳）以兵追及奪還九月德呼諸酋來降釋其罪額特勒奏破磨古斯冬十月西北統軍司獲準布長博碩和（原作柏撒葛）富魯（原作蒲魯）等來獻十一月準布提克德通古（原作銅刮）迪里（原作的烈）等來降達勒達博索摩二部來侵為呵嚕岱所敗十二月西北統軍司奏討磨古斯捷（攷異耶律納延傳原作那也字伊實年巴古濟後是年冬磨古斯叛納延時為倒塌嶺節度使與都監耶律呼哩討破之薦呼哩為漢人行宮副部署明年納延復討二部有功拜統軍使邊境以寧道宗紀及表均未載納延後為中京留守改北院大王卒所至以惠化稱畢沅續通鑑作諾延）

壽隆（攷異洪邁泉志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東都事畧文獻通考亦稱壽昌則壽隆乃壽昌之訛也遼人謹於避諱道宗乃聖宗孫而以壽隆紀元此理所必無者見錢竹汀集畢沅續通鑑亦作壽昌）元年春正月博索摩來侵蕭阿嚕岱擊敗之夏四月額特埒奏討額特格爾捷錄西北路有功將士五月以左伊勒希巴耶律托多為特里袞南京宣徽使耶律特默（原作特末季父房後）為北院大王六月圍場都管薩巴（原作撒八）加鎮國大將軍（攷異宏簡錄五月錄有功將士加陳家奴尚書右僕射史載在三年正月稍異）準布長約羅岱（攷異道宗紀云原作杳里底屬國表云原作禿里底係一人）及塔瑪噶（原作圖木葛）來貢秋七月準布長敏達蘇（原作猛達斯）等來貢額特埒奏討磨古斯捷拜為西北招討使

二年春正月西南招討司兵討博索摩破之二月振達木琳巴吉（原作達麻里別古）部秋九月從烏爾古德呼部於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冬十二月額特埒討默爾吉（原作梅里吉）敗之

三年春二月準布各酋長請復故地貢方物從之夏五月額特埒討準布破之秋八月博囉滿達

勒部長率其民來歸復來貢九月額特勒奏討默爾吉捷擢南府宰相
四年夏五月納延奏北邊捷
五年春正月乙丑（攷異乙丑原作己丑按朔考正月甲辰朔己丑係二月十六日而屬國表詔伐博索摩列於正月是係乙丑之訛今改）詔夏國王李乾順伐博索摩等部夏五月以額特埒為禁軍都統尋奏討額特格爾捷
六年春正月額特埒執磨古斯來獻詔磔於市（本傳字伊實揚許國王伊德實六世孫以平寇功加守太保累封混同郡王北院樞密使加太師卒諡敏肅）夏五月烏爾古部攻察察哩破之秋七月額特格爾諸部寇西北路額特埒擊敗之使來獻捷
天祚帝乾統二年夏五月額特埒復獻額特格爾等部捷（攷異蕭道拉傳字綏蘭約尼溫汗宮人乾統元年為西北招討使額特格爾率都部來侵道拉逆擊奔數十里二年乘其無備以輕騎襲之獲馬萬五千牛羊稱是紀未載）六月準布入寇額特埒等戰敗之
三年春正月女直梟蕭哈里（原作海里）首來獻（嗣後女直事均詳金人兵起事中）
天慶五年春二月饒州（方輿紀要云在臨潢西南二百三十里唐貞觀中置松漠府於此阿保機因建為饒州匡義軍治長樂縣金廢）渤海古欲等反自稱大王以蕭色佛呼（原作謝佛留）等討之兵敗詔蕭托斯和（原作陶蘇斡）為都統往援復敗績夏六月招獲古欲等時古欲結構頭下城以叛有步騎三萬餘招之不下托斯和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
六年秋七月烏爾古部叛遣耶律托卜嘉（原作撻不也）招降之冬十一月東面行軍副統瑪格（原作馬哥）及伊都（原作余覩）攻哈斯罕敗績詔削瑪格官
七年春正月孟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叛降女直

九年夏五月準布博斯齊(原作補㖑只)等叛執招討使耶律斡里朵(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鄂爾多)都監蕭錫里岱(原作斜里得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色埒德)不屈死之

保大二年夏四月沙漠以南部族皆降金帝遁額蘇掄(原作訛莎烈) 秋七月烏爾古部節度使耶律唐古(原作棠古字富僧額六院郎君噶拉之後)討德哷部叛命皮室平之加太子太保九月都統瑪格討叛命德哷部克之 是冬帝由薩里(原作揭)闢出居四部族詳衮之家

四年春正月帝北遁瑪克實(原作謨葛失)來迎防衛盡禮至烏爾古德哷部封為神裕悅 是歲帝出夾山趨山陰納圖魯卜(原作突呂不)部人額爾克(原作訛哥)之妻恩克(原作諳葛)以額爾克為本部節度使

五年春正月黨項小呼嚕(原作斛祿)遣人請帝臨其地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徒步出走徑趨黨項以小呼嚕為西南招討使二月帝至應州為金兵所獲

遼史紀事本末卷七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征撫高麗

太祖即位之九年冬十月高麗遣使進寶劍高麗為古箕子始封地當唐季高氏政亂國危其臣王建以大族承其敝權知國事據有三韓攷異五代會要云本扶餘別種國都平壤即漢樂浪郡故地東西三千一百里南北一千里國相號大對盧外官有傳薩通使等名通鑑輯覽云初唐滅高麗開元後其地為大氏所據為渤海國至天祐時大氏衰有盼僧躬義聚衆據開州號大封國王有高麗故地後梁龍德二年王建襲殺躬義自稱高麗王所載較詳至是始通使焉攷異高麗外紀自太祖神冊間始進寶劍天贊三年天顯二年來貢史載進劍事較早

神冊三年春二月高麗兩遣使來貢

天贊四年冬十月高麗來貢

太宗天顯十二年秋九月高麗來貢攷異通鑑輯覽云高麗王建是時出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及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部高麗外紀均未載

會同二年春正月以受晉上尊號冊遣使報高麗攷異通鑑輯覽云會同八年契丹攻晉高麗王建請於晉帝共擊契丹助渤海建卒子武立帝遣使諭之以他為解五代會要云晉開運二年武嗣位十月遣廣評侍郎朝立珪前禮賓卿金廉等十八人來朝命光祿卿范光政洗馬張李凝冊武為王武卒子昭代

聖宗統和元年冬十月帝始征高麗親閱東京兵馬

三年秋七月詔諸路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遣使閱諸軍兵器及道路尋以遼澤沮洳罷其役攷異通鑑輯覽云宋雍熙二年議伐契丹命御史韓國華詔高麗發兵來會屢移檄督之發兵均報乃還時統和三年也據此則高麗有發兵會伐之事紀未載

十年冬十二月遣東京留守蕭恒德等伐高麗攷異恒德傳六年高麗未附恒德受詔率兵拔其邊城王懼始上表乞降畢沅續通鑑云十年冬高

麗遣徐熙崔亮等軍北界聞遼師攻蓬山郡獲先鋒軍使尹庶顏等兵不得進聖宗紀及高麗外紀均未載

十一年春三月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鴨渌江東數百里地賜之攷異通鑑輯覽云江在吉林烏喇南源出長白山西南流與朝鮮分界至鳳皇城東南入海通典謂即古馬訾水也高麗恃此為天險畢沅續通鑑云恒德移檄高麗令具降欵王治數遣使不得要領徐熙請往恒德欲令拜於庭不可許升堂行禮恒德責其侵蝕邊壤越海事宋熙謂能逐女真還鴨渌江故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貢恒德奏聞許罷兵餘同又徐乾學通鑑後編并書於前年今從史及東國通鑑附書

十二年春二月高麗來貢三月高麗遣使請所俘人畜詔贖還乃遣人撫諭冬十一月高麗遣使進妓樂郤之攷異蕭恒德傳是年從和碩鼐討烏舍進擊東南諸部至高麗北鄙比還道遠糧絕士馬死傷甚衆削功臣號後坐事賜死追封蘭陵郡王高麗外紀未書遼兵至北鄙事畢沅續通鑑云高麗始用遼正朔來告且請還俘口許之遣崇祿卿蕭述管御史大夫李涴齎詔撫諭又是歲二月宋加高麗國王檢校太師以其遣使入貢也通鑑輯覽云淳化五年七月高麗苦契丹侵擾請伐之太宗不欲開隙詔撫慰之自是不復入貢據此則高麗是時又有通宋之事

十三年春二月高麗遣李周楨來貢夏五月高麗遣使進鷹冬十月復遣李知白來貢攷異西夏於統和九年遣李知白來謝封册是兩國使臣同姓名也按聖宗紀西夏李知白作杜白十一月遣使册高麗王治為國王尋遣童子十人來學遼語

十四年春三月高麗王治表請婚詔以東京留守蕭恒德女嫁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高麗請婚遼以蕭恒德女字之尋遣韓彥卿納幣既而王治殂遼人還其幣據此是字非嫁也紀及外紀恐有悞　夏六月高麗遣使來問起居後至無時十五年秋七月高麗遣韓彥敬奉幣弔越國公主喪蕭恒德妻也攷異聖宗紀統和四年駙馬都尉蕭恕德以兵討女直十二月祭日月為駙馬都尉蕭勤德祈福公主表並無此名他駙馬都尉亦無名某德者以其時考之或即是恒德又統和十年恒德伐高麗本紀誤作垣德均係一人按恒德傳國舅少父房後巴雅爾之弟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遷南面林牙為東京留守　冬十一月王治薨其姪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遣使往致祭詔其姪誦權知國事

十六年冬十一月遣使册誦為高麗國王

二十年春二月高麗遣使來賀伐宋捷秋七月復遣使來獻本國地里圖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明年高麗遣其戶部侍郎李宣古入貢於宋且言晉割幽薊屬契丹遂直趨元菟屢來攻伐求取無厭乞王師屯境上為之牽制詔書優荅據此則高麗復有通宋之事遼均未之知也

二十二年秋九月以南伐宋諭高麗

二十三年夏五月高麗遣使來賀與宋和

二十六年夏五月高麗進龍鬚草蓆及賀建中京成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承天太后崩遣使報哀於高麗

二十八年春二月高麗遣魏守愚來祭尋遣使來會葬　夏五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攷異高麗史東國通鑑均作康兆弒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攷異宋史及文獻通考均作誦卒弟詢立畢沅續通鑑云王治妃皇甫氏與外族金致揚通治杖致揚配遠地治薨誦嗣皇甫妃攝政召致揚還生子謀立為王誦從弟詢號大良院君妃忌之令為僧遣人潛害賴寺僧匿免詢疾諭蔡忠順輔立詢忠順召康肇未至其父使趣行乃入廢王誦為讓國公尋弒之殺致揚還妃於黃州迎立詢是康肇之禍始皇甫妃且忠順召之也史均未載　秋八月聖宗欲發兵討高麗蕭迴里原作敵烈字尼嚕古宰相特烈四世孫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抏敝況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勝之不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使往問伏罪則已否則俟服除歲豐討之未晚不聽遂自將伐高麗詢上表乞罷師不許攷異李燾續通鑑長編云高麗嘗築六城於境上遼疑其入於已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掠居人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按聖宗伐高麗實因康肇弒逆至索還六城乃是後事長編牽合為一蓋傳聞之誤　冬十一月軍渡鴨淥江康肇拒戰敗之時右皮室詳衮原作詳穩耶律達魯原作敵魯字伊轟仲父房之後擊擒肇於銅州及副將李立攷異達魯傳李立作李元蘊鴻觀傳時官東京留守為副先鋒與博諾擒肇於銅州博諾傳李鴻觀等擊破三水營擒肇李元蘊等軍望風潰會大軍至斬三萬餘級據此則擒肇非達魯一人之力而元蘊并未言被擒所載互異今從聖宗紀及高麗外紀鴻觀字巳爾諾延約尼森齊汗之後又方輿紀要銅州作綱州未知孰是追殺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無算銅霍貴寧等州皆降王詢乞歸附羣

臣請納之耶律揚珠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瑤珠云舊作瑤質字布爾錦積慶宮人宮四番部詳衮曰一戰而敗遼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姦計已而詢果遁清野無所獲阻險而壘攻之不下揚珠以計降之都統蕭巴雅爾原作排押追至努克特原作奴古達北嶺遇敵率其從子惠力戰破之詢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馬保佑為開京留守旺巴原作王八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昂克巴為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伊林原作乙凜攷異畢沅續通鑑作伊蘭將騎兵送赴京為守將卓思正所逐并殺使者韓吉遜原作喜孫攷異東國通鑑作韓杞等十人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詢遣中郎將智蔡文援西京而遼令盧顗劉經入西京諭降其守將已繕降表蔡文至焚表殺顗經與巡檢使卓思正合兵城守保佑等敗走思正殺韓杞等又圍高正使館正走餘卒多死所載較詳高正第進士官樞密直學士見本傳伊林進兵圍其城思正先遁遂駐蹕城西高麗禮部郎中渤海托實原作陀失來降遣巴雅爾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擊敗之博諾原作盆奴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敏諾復破之於西嶺詢棄城遁去攷異方輿紀要云開京即開州城在王京西南二百里時契丹攻開京詢走平州遂焚開京宮室民廬俱盡兵還詢復歸開京號曰開德府畢沅續通鑑云時智蔡文與伊蘭戰屢敗思正遁蔡文奔還高麗諸臣欲降姜邯贊曰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詢乃攜後宮及侍郎蔡忠順等遁去通鑑輯覽云契丹擒康肇誅之王詢奔平安今朝鮮國平安道有平州所載較詳遂入開京焚其王宮至清江還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九月遼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宣問王詢高麗史作十月又以學士為給事中東國通鑑云七月契丹遣給事中梁炳大將軍耶律允問前王故高麗史云八月遣內史侍郎平章事陳頔直中臺尚書右丞尹餘如契丹九月遣左司員外郎金延保秋季問候左司郎中王佐暹將作丞白日昇如東京修好十月參知政事李禮鈞右僕射王同穎如契丹請和十一月起居郎姜周載如契丹賀冬至契丹遣將軍蕭凝如宋告親征高麗作耶律寧史續通鑑均未載

二十九年春正月班師攷異徐乾學後編繫於二十八年誤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德州南嶺谷攷異聖宗紀作貴州南峻嶺谷據地理志有貴德州而無貴州云本漢襄平縣為公孫度所據聖宗升為軍後更名今據高麗外紀改正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所遺棄天霽始渡鴨淥江詔罷諸軍以所獲頒賜臣工攷異李燾長編云契丹大舉代高麗大敗旗帳罕有還者官屬戰沒大多東都事畧云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為其所敗將士沒者過半史未言兵敗按東國通鑑云正月乙亥契丹主過東京城焚燒宮闕民居皆盡乙酉兵退此高麗人所自言雖[illegible]而遼兵實以勝歸特歸途遇雨多所遺棄耳今從聖宗紀

開泰元年夏四月高麗遣蔡忠順來乞和稱臣如舊詔王詢親朝秋八月王詢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

二年夏六月遣御史中丞耶律資忠攷異高麗史作左監門衛將軍耶律行成使高麗取六州舊地秋八月資忠使還

冬十月張馬留獻女直人知高麗事者帝召見與語復有東征意攷異畢沅續通鑑馬留作瑪囉云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積珍異勝羅等州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取哈斯罕女直北直渡鴨淥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合高麗可取也主頗采其言徐乾學後編繫此事於元年四月 方輿紀要云郭州在平壤西北初契丹以鴨淥江地與高麗高麗築興鐵通龍龜郭等州凡六城至是復取之郭州今曰郭州府所載較詳

三年春二月復遣耶律資忠往高麗取地攷異本傳作四年高麗史作顯宗六年四月即開泰四年也又資忠作行成今從聖宗紀夏六月詔詳袞蕭迪里原作敵烈及東京留守耶律托實原作圖實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達實云舊作圖石又總東征兵者尚有東京留守善寧平章哈里袞云舊作涅里袞史均未載等率兵討之造浮梁於鴨淥江城宣義定遠等州攷異方輿紀要云開泰三年契丹取保定二州仍置保州治來遠縣亦曰宣義軍即今安州也史未載畢沅續通鑑云是年十二月王詢遣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真將軍大千織以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入貢於宋言契丹阻其道路久不得通請降尊號正朔許之帝待證古甚厚通鑑輯覽云證古時官工部侍郎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之按此時高麗乞和遼不許其適宋也固宜

四年夏四月迪里等軍還攷異迪里傳軍還加平章事拜上京留守轉東京留守卒即前諫發兵者續綱目云契丹遣迪里討高麗與女直設奇邀擊契丹大敗而還東國通鑑云契丹來侵興化鎮將軍鄭仁勇別將周演擊敗之斬七百餘級溺死者衆作去年十月事高麗史云契丹作橋於鴨淥江夾橋築東西城遣兵攻之不克圍興化鎮將軍高積餘趙七等擊卻之又侵龍州及通州紀載各異史未言兵敗 五月命北府宰相劉晟攷異高麗外紀劉晟作劉愼行又聖宗紀開泰七年十一月以劉晟為霸州節度使劉愼行為彰武節度使按地理志興中府本霸州即彰武軍晟即愼行紀誤分為二事耳為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副之殿前都點檢蕭屈烈攷異高麗外紀作蕭實刺畢沅續通鑑作蕭庫哩云舊作虛烈為都監總兵伐高麗以晟先攜家至遼都致緩師期追還之以世良屈烈進討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九月遼攻通州高麗將鄭神勇引兵擊遼師陣後擊殺七百餘人神勇戰死遼攻寧州不克而還高麗將高積餘追之敗死遼遂取定遠興化二鎮城之高麗

史云契丹使監門將軍李松茂索六城方輿紀要云遼開泰中伐高麗以俘戶置高州領三韓一縣金置節度使后廢史均未載

五年春正月耶律世良與高麗戰於郭州西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盡獲其輜重師進次南海世良卒於軍

六年春二月詔詳袞蕭威烏克原作隗注將本部兵東征高麗夏五月以樞密使蕭和卓原作合卓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哈綽字和掄圖魯卜部人為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副之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為都監代世良往伐并賜劍得專殺尋攻高麗興化軍不克還師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攻興化城九日不克高麗將堅一洪光高義出戰攻獲甚衆遼師敗績史未言兵敗

七年冬十月以東平郡王蕭巴雅爾攷異聖宗紀云時官國舅平章事東國通鑑東國史畧均作蕭遜寧按遜寧係恒德子見本傳為都統蕭屈烈副之東京留守耶律巴格原作八哥字烏庫哩五院部人為都監復伐高麗十二月與戰於茶陀二河之間攷異方輿紀要云在平壤西北陀水或謂之蛇水唐麗壽恭討蓋蘇文敗於蛇水即此國兵失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漂沒者衆詳袞阿克達原作阿果達等皆死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攻興化鎮高麗將姜邯贊姜民瞻先期設伏山谷遼師失利巴雅爾乃由慈州直趨王城度不可下大掠而還十二月師至茶陀二河之間邯贊等追兵大至諸將欲俟兵渡兩河而後擊之巴格不可及戰高麗以強弩夾射相持未決忽風雨自南來旌旗北指高麗乘勢攻之遼師大敗巴雅爾委甲仗而走所載較詳東國通鑑載於明年二月稍異按耶律烏魯斯傳字留隱以右皮室詳袞從伐高麗巴雅爾等失利烏魯斯獨全軍還帝嘉賞終西南招討使紀及外紀未載

八年春三月詔數蕭巴雅爾罪釋之攷異本傳國舅少父房之後侵宋屢有功官北府宰相坐征高麗失律免官復封幽王聖宗紀另載蕭哈納云舊作韓甯與巴雅爾分為二人畢沅續通鑑云巴雅爾字韓隱譯音轉為韓甯史誤分書耳巴格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監攷異宏簡錄云巴格降都監旋為東京留守本傳未載賞有功及卹死事者秋八月遣郎君赫伯舍原作曷不式亦作曷不呂等率兵會討高麗冬十二月王詢遣使乞貢方物詔納之攷異王宗沐續通鑑高麗來成繫於七月

九年夏五月耶律資忠還表請稱藩納貢歸所留王人珠埒里原作只剌里拜林牙在高麗六年忠

節不屈攷異資忠傳字烏延使高麗還忤權貴出為上京副留守四年再使留弗遣著西亭集眷懷君親及還帝郊迎同載歸拜林牙歷保安昭德節度使通鑑輯覽烏延作沃衍系出仲父房畢沅續通鑑云據聖宗紀只刺里與資忠分為二人按當時自資忠外不聞被留者資忠小字札剌是即只剌里使高麗被留六年歸為林牙者是也史或書名或書字遂若兩人矣詔遣使釋詢罪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八月高麗遣使賀千齡節始與遼通遼史闕書見東國通鑑

太平元年冬十一月高麗遣使來貢攷異徐乾學後編作十二月誤

二年冬十月高麗王詢薨其子欽遣使來報冊為國王自是朝貢不絕攷異東國通鑑云契丹冊欽為輔國大將軍檢校太師兼侍中國公

興宗重熙十五年秋八月高麗王欽薨遣使來告

十九年夏六月高麗遣使來賀伐夏捷

二十三年夏四月高麗王徽請官其子加檢校太尉

道宗咸雍七年冬十一月高麗遣使來貢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五月高麗入貢於宋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至是福建轉運使羅拯令商人黃貞招接徽乃通牒福建願備禮朝貢事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許之乃遣其侍郎金悌等入貢道登州自是朝貢相繼時熙甯四年通鑑輯覽云高麗史金悌作金覲王闢之澠水燕談作全第此外尚有朴寅亮宋代天竹州人由登州入貢後請改由明州從之是為宋人謀遼之始

太康九年秋八月高麗王徽薨以其子勳權知國事冬十二月勳薨

大安元年冬十一月冊勳子運為高麗國王

十年夏六月高麗王運薨其子昱嗣遣使來告

壽隆元年冬十一月高麗王昱疾命其子顒權知國事昱於三年三月薨封顒為三韓國公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顒云先是遼欲過鴨渌江為界高麗上表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臣天地之餘何必我疆我里又曰張汶陽之舊田撫綏敝邑回長沙之拙袖忭舞昌長其參政朴寅亮之詞也主善

之議遂寢道宗紀及外紀未載

天祚帝乾統五年冬十一月高麗王顒薨其子俁遣使來告攷異方輿紀要云時契丹部酋六哥竄入高麗據江東城女真阿骨打遣兵攻滅之江東城在平壤東大同江東岸但謂係宋嘉定九年事疑誤

八年夏四月封俁為三韓國公贈顒為高麗國王攷異東國通鑑云二月遼使崇祿卿張掞來命王洛起復清安節度使蕭良益州觀察使李仁洽來册王為守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賜冠冕等物外紀未載

天慶十年春二月遣使乞兵於高麗金人責之兵不果來而遼亡矣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舒嚕太后稱制

太祖即位之元年春正月立皇后蕭氏羣臣上尊號曰地皇后后諱平小字月理朵(攷異通鑑輯覽作鄂爾多)亦曰舒嚕(原作述律)氏其先回鶻人父曰巴噶穆爾(原作婆姑梅里攷異五代史補編作容我梅里地理志作庸安穆嚕)仕約尼(原作遙輦)氏為額珍尼郭齊喀(原作阿札割只)娶伊勒都齊(原作匀德恕)王女生后於契丹右大部(攷異宏簡錄糯思生魏寧舍利魏寧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一名日腕即后父諺語地祇為青牛嫗有童謠曰青牛嫗曾避路及迎后至遼土二河之間忽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不見史未載)性簡重果斷有雄略太祖行兵御衆后嘗預謀太祖嘗渡磧擊黨項留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來襲后知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母與姑拜之皆踞坐受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二年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嗣欲結援以叔母事后幽州劉守光遣韓延徽來不拜太祖怒留使牧馬后曰守節不屈賢者也宜禮用之太祖名與語大悅卒引為謀主吳王李昪獻猛火油以水沃之愈熾太祖選三萬騎以攻幽州后曰豈有試油而攻人國指帳前樹曰無皮可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由是耳吾以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何必為此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士卒不解體乎(攷異宏簡錄載選騎攻幽州事但曰豈有試學而攻人國者并無試火油事)

四年秋七月以后兄蕭達嚕(原作敵魯)為北府宰相后族為相自此始

七年春三月皇弟埒克(原作剌葛)等反太祖以兵追之埒克還其黨徑趨行宮焚廬帳后急遣舒古嚕(原作蜀古魯)救之獲其所為天子旗鼓而還

神冊二年春二月百僚上尊號曰應天大明地皇后立其長子貝原作倍為皇太子攷異五代史補編云神冊六年初王郁說契丹主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后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無窮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晉王用兵天下無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主不聽及敗縶郁以歸后傳未載

天贊元年冬十一月太祖以后次子耀庫濟原作堯骨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自是屢立戰功

四年春正月太祖以親征黨項捷報后及太子丁卯后遣康末怛問起居進御服酒膳夏四月后及太子迎謁太祖於札里河　冬十二月太祖親征渤海后及太子大元帥皆從行

天顯元年春正月太祖攻渤海平之改為東丹國以太子為人皇王置官屬守之秋七月師還次扶餘府太祖崩后稱制權決軍國事耶律都沁傳后稱制惡都沁因之誓曰鐵鎖朽當釋汝既而名之使者欲去鎖辭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歎趣名釋之

八月奉梓宮西還耀庫濟討平諸州奔赴行在人皇王繼至

二年秋八月葬太祖於祖陵當葬時后欲以身殉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於柩攷異宏簡錄云太祖崩后恚名從行將帥等妻謂曰我今為寡婦汝等豈宜有夫因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於地下左右有過者亦多殺於墓隧中因事怒趙思溫使送木葉山不肯行責之對曰親莫如后何乃不行乃斷一腕納壙中而釋思溫不殺與史異按地理志云后於義節寺斷腕置太祖陵即寺建斷腕樓樹碑焉所載更詳冬十一月太宗立尊后為應天皇太后三年太宗不改元秋八月太宗建太后誕聖碑於儀坤州方輿紀要云在臨潢東本契丹右大部地回鶻部落所居述律后生於此因建為州治廣義縣以其生日為永寧節

四年冬十月太宗以弟魯呼原作李胡帥師趣雲中討郡縣之未附者魯呼太后少子也

較妥

五年春正月皇弟魯呼拔寰州捷至因朝太后及魯呼師還冊為壽昌皇太子攷異皇子表及魯呼傳均作皇太弟

十一年冬十二月太宗以援晉大捷遣使馳報太后師還朝見進珍玩為壽

會同元年秋九月晉遣使來上皇太后尊號冬十一月太后御開皇殿馮道韋勳冊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皇太后

五年夏六月太后不豫太宗馳入侍湯藥必親嘗仍告太祖廟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至七月乃愈

六年冬十二月太宗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等分道進諸軍繼之嗣是與晉構怨用兵不休二國俱困太后謂太宗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餉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其後晉復來請和卑辭謝過太宗謂使景延廣字航川陜州人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來議并割鎮定兩道則可和晉人疑其語忿無和意乃止及太宗滅晉歸崩於欒城攷異宏簡錄云太宗滅晉太后勸用一漢人為主太宗不可太后怒曰汝得中原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及矣及喪歸太后不哭撫其尸曰待我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紀未載歐史云德光入汴述律后遣人賫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之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墓側起屋曰明殿置學士一掌答詔書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賜國君曰兒皇帝云諸將奉世宗即位於鎮陽太后屬意於少子會呼聞之大怒遣兵迎擊大敗太后親師師遇於潢河之橫渡賴耶律烏哲原作屋質諫乃罷兵遷居於祖州之沒打河攷異歐史云蕭翰聞兀欲立追及之與述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后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后於撲馬山見胡嶠陷虜記方輿紀要云撲馬山或云即祖州之白馬山亦即祖山在祖州西五里與史異按耶律碩格傳世宗即位碩格奉太宗喪歸上京徙皇太后出師坐是免官卒后傳未載應歷三年崩祔祖陵謚貞烈後更諡欽攷異宏簡錄云遼因哭殿舊俗稱后曰可敦國語謂之忒俚蹇尊稱曰耨斡麽亦作敵輦蓋以配后土內稱為母太后太祖即位始從宮制稱后本無姓氏以嘗慕漢高故舊史稱劉氏其后族乙室拔里亦作伊蘇巴里世任國事比蕭相國故后皆為蕭氏又舒嚕

后兄子名蕭翰妹復為太宗后故后族皆以蕭為氏此本耶律儼所修實錄之說以姓為太祖所賜國語解非之故陳大任不取而薛歐二史皆謂太宗入汴賜后兄姓名曰蕭翰則蕭姓實太宗所賜乃太祖以前祖妣皆稱蕭蓋後人所追氏也蕭氏於遼最貴世與宰相選統遼一代任國事者惟耶律與蕭二族而已通鑑輯覽云契丹外戚其先曰二舒敏氏曰巴里曰伊蘇濟勒太宗入汴賜外戚小漢姓名曰蕭翰故三姓皆為蕭姓

江西峽江訓導浑鄉李有棠編纂

太宗嗣立

太祖天贊元年冬十一月命皇次子耀庫濟（原作堯骨考異宋白曰本名耀渠芝亦作耀屈之五代會要作曜屈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畧地薊北本諱德光字德謹母舒嚕（原作述律）后唐天復二年生生時黑雲覆帳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為瑞（考異宏簡錄云生時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稍異）及長雄傑有大志貌嚴重而性寬仁軍國之務多所取決尤為舒嚕后所鍾愛至是始奉詔統軍得專征討焉（考異歐史云德光素有智勇服其諸部事母述律甚謹后切愛之方輿記要云德光生於龍化州東本東樓地阿保機春月行帳多駐焉穆宗因建為降聖州統永安縣金廢）

二年春正月大元帥兵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温裨將張崇　夏四月詔大元帥攻幽州軍城東晉節度使符存審出戰敗之擒其將裴信父子數十人閏月抵鎮州拔曲陽下北平五月師還（考異綱目云唐莊宗同光元年閏四月契丹圍幽州存審傳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問諸將存審以為當救乃遣赴援卒擊走契丹正天贊二年事未云存審兵敗今從太祖紀耶律圖魯卜傳時耀庫濟為大元帥圖魯卜為副既下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踰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無鬬志大元帥將收攻具圖魯卜諫曰我師遠來疲憊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太祖聞之賜賚優渥紀未載）

三年夏六月太祖親征托歡（原作吐渾）黨項準布（原作阻卜）等部詔皇太子監國大元帥以兵從行遂破伊奇哩（原作厥里）于諸部定河壖下山西諸鎮取回鶻單于城踰流沙盡取西鄙各部東西萬里所向有功

四年春二月大元帥率兵畧黨項獻其俘（考異圖魯卜傳時與大元帥為先鋒伐黨項有功太祖犒師水精山大元帥東歸圖魯卜留屯西南部復討黨

項多獲而還冬十二月大元帥從征渤海圍扶餘府天顯元年春正月大軍攻破扶餘城誅其守將大元帥兵進圍輝罕原作忽汗城大諲譔請降復叛圍魯卜先登攻克之改為東丹國命皇太子為人皇王主之班師夏五月南海定理二府復叛大元帥討平之攷異圖魯卜傳渤海平承詔銘太祖功德於永興殿壁班師已下州郡往往復叛從大元帥攻破之紀未載秋七月鐵州刺史衛鈞反大元帥兵攻之拔其城　是月大軍次扶餘府太祖崩舒嚕后稱制大元帥討平諸州奔赴行在人皇王繼至九月太祖梓宮至皇都權殯於子城西北　冬十月盧龍軍節度使盧國用叛奔唐攷異契丹國志云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守平州唐遣人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而文進所部華人皆思歸乃帥其衆十萬歸唐綱目及通鑑同史作國用異薛史云十二月詔賜文進及將吏四百人戰馬錢幣有差授文進太尉平章事滑州節度使歐史云晉天福二年正月文進時為安遠節度使叛降於吳授宣潤節度使死於金陵　十一月殺南院額爾奇木原作夷离堇耶律迪里原作迭里等攷詳東海建國註中

二年秋八月治祖陵畢冬十一月人皇王率羣臣請於后曰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遂即位是為太宗語詳東丹建國事中攷異是年即唐明宗天成二年綱目於是秋書契丹與唐修好歐史亦於九月十一月兩書契丹使梅老來又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阿保機刻銘明宗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薛史云九月薛丹使美稜瑪古等朝貢十一月摩琳等來乞和十二月遣飛勝指揮使賜契丹王錦綺銀器等兼賜其母繡被瓔珞史均未載

三年太宗不改元春三月唐義武節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來歸唐帝出師討之使來乞援詔遣奚圖哩原作禿里綱目作禿餒攷異塔拉原作鐵刺攷異薛史作塔納通鑑作托諾按神冊六年存勗引兵趨望都遇契丹托諾或係一人通鑑輯覽作托輝往援之夏四月塔拉敗唐將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初為杜氏養子從姓杜於定州唐兵大集塔刺請益師攷異東都事畧云李處耘父肇特為軍校討王都契丹來援力戰死紀未載辛丑命特里袞原作惕隱納爾琿原作涅里袞都統察喇原作查剌攷異通鑑輯覽作策喇卜云舊作蒴喇赴之秋

七月塔拉率兵復與唐將王晏球戰大敗死之納爾琿察喇等數十人被執晏球克定州王都舉族自焚死攷異歐史云天成三年正月契丹陷平州四月王都反五月禿餒蒯剌等救定州為晏球敗於曲陽復遣惕隱赫邈助之敗於唐河赫邈走幽州為趙德鈞擒定州破明宗新禿餒等六百餘人赦赫邈選壯士五十為契丹直八月執契丹首領和敏薛史云正月契丹使托諾巴摩里貢獻帝遣指揮使舒托山押國信賜契丹王妻四月契丹上書求樂器五月托諾領兵二千救定州晏球敗之於曲陽六月德鈞奏殺契丹千餘人於幽州獲馬六百匹七月晏球大破契丹於唐河北追至滿城復敗之斬二千餘級獲馬千匹進至易州擒獲甚衆八月德鈞邀殺敗黨數千擒特里袞等五十餘人會秋雨泥濘餘衆多為村民毆殺唯奇峯嶺北有馬潛遁脫者數十餘無噍類帝致書諭其本國張希崇以平州降明年二月克定州生擒托諾等二千餘人磔託諾父子於市先是晏球分符彥卿高行周為左右翼大敗之於嘉山下追襲至城門定州圍久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好聚圖書藏書三萬卷名畫樂器皆四方之精妙者及敗府庫妻孥一夕而燼五代會要云晏球獲契丹絹書二封來進羣臣莫識其文字番將六百皆赦之惟首領吉趙實自京遁歸至深州捕斬之殺圖奈等二十餘人綱目云禿餒萬騎救定州為晏球破拔西關城為行府契丹陷新樂殺趙州刺史朱建豐且兩敗均在曲陽紀載各殊

太宗以師出非時甚悔厚䘏戰沒將士之家攷異契丹國志云八月契丹遣使如唐薛史云閏八月契丹遣使來貢歐史均未載

冬十一月太宗自將侵唐聞唐使來聘問左右皆曰唐數遣使來實畏威也未可輕舉觀釁而動可也次杏堝唐使至遂班師

時人皇王在皇都詔遣耶律伊濟原作羽之遷東丹民以實東平其民或亡入新羅女直者倘困乏難遷許上國富民給贍而隸屬之升東平郡為南京以居人皇王攷異皇子表是年第四弟雅爾噶救耶律沙於定州為唐所獲至石晉時始得還太祖宮人蕭氏生字達年官特里袞二子迪里希達皆知名紀未載宏簡錄雅爾噶作牙里果迪里作敵祿宮南府宰相希達作希低官北院大王

四年秋九月如南京癸巳至自南京冬十月大閱六軍詔皇弟魯呼原作李胡師師趣雲州討郡縣之未附者攷異歐史云天成四年四月契丹寇雲州癸丑使撩括梅里來求禿餒殺之契丹時擁雄北方定州之敗喪其萬騎又失名將及哭欲奔唐遂卑辭厚幣求歸諸人唐輒斬其使不報中國之威幾振薛史云四月遣紐赫美棱等來朝稱取托諾等骸骨並史未載斬於北市

五年春正月魯呼拔寰州　秋八月以大聖皇帝皇后宴寢之所號日月宮因建日月碑丙午如九

曆臺九月至自九曆臺　冬十一月東丹奏人皇王浮海適唐攷異五代春秋云長興二年正月契丹哭欲率衆來歸按長興二年乃遼天顯六年也此恐係傳聞之誤

六年夏四月唐遣使來聘冬十一月唐復遣使來聘十二月以詔賜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七年春正月唐遣使來聘癸卯遣人使唐攷異綱目云唐長興二年三月契丹遣使如唐初錫里察剌等為趙德鈞擒契丹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羣臣皆曰契丹所以屢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自是數侵雲州及振武契丹國志同惟作長興三年即是年且錫里作骨舍利歐史云長興二年八月契丹使邪姑兒來三年正月使拽骨來三月復遣使來五代會要云契丹屢請放荊剌舍利等歸國明宗欲許之大臣爭未決會德鈞論奏及易州刺史楊檀皆言不可乃止仍遣荊骨舍利隨其使歸時使為梁進德鐵葛羅卿述祿三人又云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契丹王帳前有大星盡隕聲若雷震薛史易州作冀州荊喇作札拉荊骨作哲爾格紀載各異按檀後改名光遠　夏四月唐遣使來致人皇王書

秋七月唐遣使遺紅牙笙癸巳使復至懼報定州之役也冬十月唐復遣使來聘攷異契丹國志是冬唐以石敬塘為河東節度使蔚州刺史張彥超與敬塘有隙聞之遂叛降契丹通鑑同云拜彥超大同節度使薛史云時契丹帳族在雲州境帝與羣臣議擇威望大臣以制北方故敬塘移鎮河東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榆林南納剌泊造攻城具帝遣使賜主銀器綵帛通鑑目錄云時張敬達聚兵守要害契丹不敢南下史均未載

八年春正月命皇弟李胡等率兵伐黨項克之未幾來貢　二月克實嚕原作實魯使唐還以附獻物分賜羣臣三月唐遣使請罷征黨項兵使人報之冬十一月宣簡太后崩遣使告哀於唐是月唐主嗣源殂子從厚立攷異歐史云長興四年五月契丹使述骨御來薛史云是月契丹遣使朝貢紀未載

九年春閏正月唐遣使告哀即日遣使弔祭　二月葬宣簡太后於德陵　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弒其主從厚而自立攷異歐史云愍帝應順元年正月契丹使都督沒辣干來四月廢帝篡立改元清泰九月契丹寇邊十二月寇雲州薛史云九月雲州奏契丹寇境十月復寇雲應州史均未載

十年春正月彰德皇后崩葬奉陵　二月宰相納爾琿謀南奔事覺執之攷異薛史云清泰二年五月新州振武奏

契丹寇境六月寇新州振武奏契丹二萬騎在黑榆林尋寇應州庚辰招討趙德鈞奏光遠追襲契丹至易州尹洙五代春秋云四月契丹寇新州六月侵應州史均未載

十一年秋七月唐河東節度使石敬塘西夷人父曰臬捩雞本陰山種為其主所討遣使求援八月太宗自將援敬塘九月大破唐兵於太原遂圍晉安寨通鑑輯覽云在太原縣晉祠南冬十一月册敬塘為大晉皇帝克晉安寨命德勤賓原作迪离畢將五千騎送敬塘入洛十二月班師致異歐史云王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奔契丹主謂敬塘欲使威襲先人爵土敬塘曰自將校至節度當歸中國斬進之主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敬塘懼遼使處存孫廷光從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紀未載

十二年春正月太后遣侍衛實嚕趣行是夕率輕騎先進丁丑皇子舒嚕原作述律迎謁於濼河告功太祖行宮戊寅朝於太后壬寅詔諸部休養士卒

會同元年春二月獵松山幸遼河東丙午帝思人皇王遣特里袞率宗室以下祭其行宮　夏四月西南邊大詳袞原作詳穩耶律羅卜科原作盧不姑亦作魯不姑按本傳作魯不古太祖從姪字信寧曾從敗張敬達於太原北官裕悅北院大王奏黨項捷　六月詔建日月四時堂圖寫古帝王事於兩廡　冬十月帝御宣政殿晉使劉昫涿州歸義人等册上尊號大赦改元會同致異歐史云契丹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號大遼會同十年又云改晉國為遼通鑑云晉天福二年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蓋天顯十一年也今改元載在天顯十二年之次年改國號載在大同元年紀載各別後聖宗立復改遼為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又改號大遼史均未書按歐史原注德光入汴踰赦時晉開運四年推而上之則會同元年乃晉天福三年也與通鑑又異　晉復遣趙瑩字元暉華陰人以十六州地圖來獻致異王應麟通鑑地里通釋云石晉所割地為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人皆謂北方自徼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棄陘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強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久而契丹竊據自同光以來戎馬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方輿紀要云太行山亦曰西山延袤二千餘里從鎮定澤潞言則曰山東西自燕雲諸州言則曰山前後實今古之大防自唐失十六州為中原之禍者數百年所載較詳詔以皇都為上京府曰臨潢升幽州為南京南京為東京改新州為奉聖州武州為歸化州致異五代史補編云遼制居有宮衛曰斡魯朶出有行營曰捺鉢分鎮邊圉曰部族有事以攻戰為務無事以畋漁為樂地盡大漠境包長城秋冬違寒春夏

太宗嗣立

避暑隨水草就游獵俗重鵝獲則祭天胡嶠陷虜記云自歸化州行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寂然黃雲白草不可紀極契丹謂之辭鄉嶺陷虜者至此輒南向慟哭而去方輿紀要云即偏嶺作天詵在開平衛北四十五里通鑑輯覽捺鉢作巴納升南北二院及伊實原作乙室額爾奇木為王致異營衛志云會同二年更額爾奇木為大王與紀異據德哷部初分南北院額爾奇木嗣後號南北院大王置以主簿為令令為刺史刺史為節度使二部德里吉原作梯里已為司徒達爾罕原作達剌干為刺史瑪爾布原作麻都不為縣令縣達爾罕為馬步置宣徽閤門控鶴客省等使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諸宮院實珠原作世燭馮犀約尼實珠南北府國舅帳郎君官為敞史諸部宰相節度使帳為司空二室韋達林原作闥林為僕射鷹坊監治等局官長為詳袞

二年春三月封皇子舒嚕為壽安王即穆宗雅斯哈為太平王原作罨撒葛致異畢沅續通鑑作諳薩噶云舊作罨撒葛太宗第二子與壽安王同為靖安蕭后所生後封齊王諡欽靖　己巳大賚百姓秋閏七月伊實大王坐賦調不均撻而釋之并罷南北府民上供及宰相節度諸賦役非舊制者兵衛志云眾部族分隸南北府北府凡三十八部南府凡十六部守衛四邊府各設宰相統之五代史補編云北南二府宰相掌軍國大政北府則宗姓世預其選南府則外戚世居其職其北樞密院則掌兵及武選郡牧之政軍馬皆屬南樞密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人民皆屬所謂北衛不理民南衛不主兵也至南北院大王掌部族軍民之政皆遼宰相也若惕隱治宗姓林牙掌文告又貴近之職焉　己丑以南王府二刺史貪黷杖之詔選羣臣為民所愛者以代

三年春三月獵水門獲白鹿詔扈從擾民者從軍律夏四月至燕備法駕入自拱宸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六月駕發南京癸丑次奉聖州勞軍士秋七月癸酉朝於皇太后遂從視人皇王妃疾尊堯詔東丹吏民為之服　冬十一月詔有司教民播種紡績除姊亡妹續之法

四年春正月以伊實彭布原作品卑托果原作突軌三部鰥寡不能自存者官為之配　二月詔修始祖奇善汗事迹蕭罕嘉努傳重熙十五年詔以耶律庶成編集約尼汗以來事迹為二十卷耶律古雲傳亦載與庶成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　夏六月振武軍將

趙崇逐其節度使耶律華喇原作畫里以朔州叛附晉命宣徽使尼古察原作褭古只系出懿祖六院部錫里房攻拔之尼古察戰沒城下太宗怒命誅城中丁壯以叛民上戶三十爲尼古察部曲　是歲南唐吳越二國遣使奉蠟丸書

五年春正月詔求直言北王府郎中耶律哈斯原作海思應詔名對稱旨特授宣徽使　二月命明王溫原作隈思討吐谷渾并遣使如晉索吐谷渾叛者　三月晉遣齊州防禦使宋暉業攷異薛史作宋光業史避太宗諱改翰林祭酒使攷異宏簡錄作茶馬使張言來問起居攷異歐史云會同元年八月辛丑晉歸伶官於契丹己未歸靜鞭官劉守威金吾勘契官王殷司天雞叫學生殷暉於契丹十月契丹使中書令韓頻來奉冊復使馬從斌往契丹乙未契丹使梅里來二年九月契丹使粘木孫來十一月契丹使遙折來三年四月契丹興化王來十月使舍利來四年四月契丹使述括來八月使光祿卿張澄如契丹九月遣楊彥詢使契丹五年正月契丹達剌來六月李仁廓使契丹契丹使梅里來八月使郎五來客省使張九思來十月使舍利來十二月使大卿來牛羊使董殷使契丹十二月兩書契丹使來六年正月契丹使來三月大府卿孟承誨使契丹四月董殷使契丹七月契丹使梅星等來十月使通事劉允來十一月董殷使契丹契丹使梅里來十二月給事中邊光範登州刺史郭彥威使契丹七年正月殿直王班使契丹至鄴而還薛史晉紀云二年九月契丹遣使來致牛馬犬腊頗駿十駟七年正月遣譯語官孟守忠致書契丹王殷作王英殷暉作商暉又副馬從斌者爲郎中劉知新冊府元龜晉紀云三年十一月契丹使來聘致馬百匹及王斅狳裘等四年九月晉遣李延業貢時菓五代春秋云元年十月馬道使契丹攷史或未載或未詳使名或年月不符今並識之以俟攷

夏六月晉主敬塘殂子重貴立即出帝亦曰末帝薛史作少帝初封鄭王敬儒子遣使弔祭晉使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及判四方館事朱崇節攷異歐史作宋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榮還具奏景延廣言始有南伐意

六年冬十二月如南京命諸將分道侵晉自將諸軍繼之七年春三月大破晉軍於戚城在開州北七里

夏四月師還次南京冬十二月復南侵晉

八年春三月大破晉軍於陽城通鑑輯覽云在保定府完縣東南後漢書郡國志云蒲陰縣有陽城即此已而復戰為晉將符彥卿存審子初仕唐賜姓李等所敗帝急乘一橐駝走歸夏四月還次南京秋九月次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以愛民為本帝深然之

九年秋八月自將南侵晉冬十一月圍晉兵於中渡寨通鑑輯覽云在真定府城東南有橋跨虖沱河上亦曰東垣渡晉軍於北立寨杜重威朔州人等降耶律圖勤錦傳時晉軍方扼滹沱橋諸將請緩師為後圖帝然之圖勤錦力陳不可乃塞其餉道數出師以牽撓其勢重威果降如其言獲賜甚厚時巴哩岱亦戰功居多朗傳太宗入汴命朗知澶淵控扼橋渡逾年燕趙以南皆起兵應漢朗與蕭翰棄城歸闕紀均未載

大同元年春正月太宗入汴降封晉王為負義侯攷異鄭文寶傳國璽譜云胡嶠記契丹入梁園晉末帝奉上璽綬契丹主怪玉璽非秦舊物披五代會要云晉高祖受命時制寶一座文曰皇帝御寶開運末契丹齎以北還孔平仲珩璜新記云石晉再作受命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又載遼主詩曰一時制重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世業當永昌是遼人又以為秦璽矣史均未載二月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升鎮州為中京以趙延壽為留守兼大丞相政事令中外官僚爵賞有差　辛未晉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沙陀部人世居太原自立為帝國號漢攷異釋文瑩玉壺清話云陶穀本姓唐避晉帝諱故改時虜勢方熾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有真主已在漢地觀虜帳腥膻氣遠之虜主必不歸國又孛東起芒侵於北彼中非久自相吞噬安能亂華後皆果然歐史云時王峻使契丹呼知遠為兒賜木拐虜法貴重峻持歸虜見之皆辟道峻還謂契丹不能有中國乃議建號峻字秀峯安陽人通鑑輯覽云知遠自將迎敵主至高陽關已過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史均未載　詔耿崇美高唐英崔廷勳攷異東都事畧作崔延勳分據要地防守之攷異通鑑輯覽云契丹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藩鎮惟彰義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塘子雄武何重建斬使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契丹勢稍沮薛史作何建時陝府指揮趙暉侯章都頭王晏殺契丹監軍及副使劉愿暉稱留後契丹授以官不受尋遣陶晟如漢勸進三人後皆歷節鎮晟亦為開導使授虢州刺史見洛陽搢紳舊聞記薛史云契丹聞漢建號以崇美鎮潞州唐英鎮相州崔廷勳鎮河陽扼要害唐英後為指揮王繼宏樊暉所殺所載較詳　三月磁州刺史梁暉以相州降漢命高唐英討之攷異通鑑云時晉昌節度趙在禮自經死匡國節度劉繼勳憂憤卒契丹責其豫肯盟故在禮字幹臣涿州人薛史云時契丹酋伊刺等在洛在禮望塵致敬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憤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就馬櫪自縊死潞州節度張從恩以王

守恩婿家可信使權巡檢使已入朝契丹守恩以州歸漢盡取其家貲拜昭義節度歐史云時史宏肇取代州殺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傳殺駱從朗及諫議趙熙歸漢紀未載宏肇字化源滎陽人

夏四月發自汴州以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李崧深州饒陽人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張礪等從行攷異通鑑云時耶律郎五鎮澶州性殘虐人苦之賊帥王瓊圍其牙城遣兵救之瓊兵敗被殺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主曰我不意中國之人難制如此由是杜威等皆還鎮高允權以延州高彥珣以丹州皆降漢契丹國志云洺州防禦薛懷讓聞漢入大梁殺麻荅使者以州降漢會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麻荅遣將楊安救之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鐸爭為懷讓所殺薛史云武行德攻孟州走其節度崔廷勳自領州事遣弟行友勸進通鑑目錄云翟令奇以澤州降漢崔廷勳不攻河陽愛一城之命崇美欲攻潞州史宏肇救之鄭謙楊萬進出忻嵐分契丹兵勢鄭州戍兵迫方太為鄭王張遇立朱乙襲鄭州太攻破之太逃奔洛陽羣盜攻洛陽劉晞奔許州張遇殺朱乙降漢武行德誘太殺之晞還洛陽宏肇攻破崇美等走懷州契丹陷承天軍葉仁魯復之張廷翰以冀州李從朗以絳州均降漢方輿紀要云承天軍即今娘子關自鎮州通河東要道通鑑輯覽云行德據河陽降漢宏肇克澤州崔廷勳耿崇美奚王伊剌擁衆北遁遼兵在河南者相繼引去所載較詳還至赤岡在開封府城東北十二里夜有聲如雷大星復隕於旗鼓前乙丑濟黎陽渡方輿紀要云即白馬津在滑縣西顧謂侍臣曰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使還鎮三也攷異通鑑云契丹主廣受貢獻縱酒作樂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廪食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剽掠數百里財畜殆盡并括借城中及各州錢帛內外始怨及宿赤岡見村落皆空下榜招撫自白馬渡河謂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歐史謂北歸至湯陰登愁思岡語高勳云云勳退謂人曰虜將死矣方輿紀要云愁思岡在相州城西南二十里薛史云括借令下將相不免重威守貞各萬緡乃告曰臣等以十萬衆降不免配借識所不甘主笑而免之尋羣盜斷澶州橋梁乃遣歸藩明年主過栢州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所載較詳皇太弟遣使問軍前事報曰初以兵二十萬下鎮州及入汴省官任才司屬雖存官吏廢墜猶雛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於此所在盜賊屯給土功不息餽餉非時民不堪命攷異文獻通考云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且令七戶出錢十千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歸農悉聚山林為盜及契丹剽掠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所載較詳河東尚未歸命西路酋帥亦相黨附今制之之術惟推心庶僚和協軍情撫綏百姓三者而已所歸順凡七十六處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得一年太平可致欲伐河東姑俟別圖其槪如此攷異通鑑目錄時漢帝欲自澤潞赴汴諸將請先取鎮魏郭威勸自晉絳趨陝從之以劉崇為北京留守歐史云時

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拒守德光攻破屠其城婦女悉俘以北通鑑云主克相州悉殺城中男婦遺民僅七百胡人擲嬰孩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後節度王繼宏收瘞遺骸十餘萬主見城邑邱墟謂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紀均未載

戊辰次高邑不豫丁丑

致異薛歐二史及通鑑均作丙子蓋四月二十一日五代會要謂四月十八日紀書丁丑乃四月二十二日所載各異今從太宗紀

崩於欒城

致異歐史云主北歸沒於欒城國人剖其腹實以鹽載歸晉人謂之帝羓通鑑韓覽云主至臨城得疾殂於殺胡林在欒城縣西北方輿紀要云欒城縣後漢置在真定府東六十里

九月歸葬懷陵

致異通鑑云蕭翰自汴至恒州與麻答北歸麻答貪猾殘忍捕村民披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出入常以其具自隨左右懸人肝膽手足語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會亂爲白再榮所逐與耶律郎五皆北去世宗責麻答失守不服鴆殺之河朔方廣千里剽掠殆盡漢將孫方簡自狼山入據定州晉末州縣乃爲漢有胡三省注宋白云麻答本名解里太祖從子父撒剌歸梁死於汴通鑑輯覽作滿達勒又郎五作朗烏契丹國志云名忠國族薛史作郎郢云永康北去留嘉哩守常山被逐馮道等四出安撫推再榮爲帥軍民怙然道見士女被俘者出貲贖之寄尼舍訪歸先是契丹有急詔追道與李崧等赴木葉山道後至不果餞李筠等縱火麻答被逐時以爲陰報所感初契丹使方簡鎮定州永康立以耶律忠代移方簡雲州不受命忠棄定州去方簡自狼山回保定州歸漢後仕漢周歷節鎮弟行友定州留後議德州刺史歐史云麻答守鎮州爲李筠何福進等逐推再榮爲留後以兵環李崧和凝居求物又欲殺崧取其貲李穀曰公等方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所不爲他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胡以對乃止悉拘嘗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呼爲白麻答歸漢拜義成節度還京爲周太祖亂兵所殺何福進仕漢周歷節鎮又王饒亦逐麻答者仕漢周爲節度見薛史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太宗克唐

太宗天顯九年夏四月唐潞王從珂弒其主從厚而自立攷異歐史云清泰元年五月敬塘復鎮太原來朝京師從珂反鳳翔愍帝出奔遇敬塘於道殺從騎百餘幽之衛州王宏贄傳時愍帝從官沙守榮等欲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薛史晉紀云岐陽兵亂立潞王閔帝急召帝入關欲託社稷出奔衛遇諸塗遂迴入衛州時閔帝左右欲害帝帝覺之因擒其從騎遣刺史王宏贄安置公舍去漢高祖實錄云時偵知少帝伏甲欲害晉高祖帝密遣石敢袖鐵鎚立其後伏發死之帝解佩刀奮擊衆散走乃踰垣出就李洪信軍殺建謀者以少主付宏贄尋奉廢帝命使子巒鴆殺之先是潞王在鳳翔張濛傳太白山神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沒人驅歲月甲庚午中央戊己土解曰王當有天下勿憂又潞字一足已入洛有何叟卒見陰官告以來年三月當為天子二十三年及蘇告劉延朗蓋二十三帝小字也石壕胡杲通亦言貴不可言後皆驗及鄂王被弒刺史宋令尋自經死沈括夢溪筆談云是年四月九日弒鄂王其擬狀係馮道親筆未印人皇王貝原作倍自唐上書請討之秋八月太宗自將南侵九月次雲州丁巳拔河陰冬十月略地靈邱十一月圍武州之陽城降之進拔斡齊爾原作洼只城括所俘丁壯籍於軍十二月駐蹕於百湖之西南明年師還攷異通鑑目錄清泰元年契丹寇雲州石敬塘屯百井楊檀破之於境上敬塘歸河東二年契丹寇新州及振武應州所載較詳

十一年秋七月唐河東節度使石敬塘叛為其主所討攷異通鑑云潞王與敬塘皆以勇力事明宗然素不相悅及即位敬塘入朝久病羸瘠將佐勸留之因韓昭允李專美言命還鎮陰為自全計賂曹太后左右伺密謀是春正月千秋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塘聞之益懼時契丹屢寇邊禁軍多在幽幷敬塘與趙德鈞日求兵運糧詔借河東人藏粟鎮州輸絹五萬匹羅軍糧率鎮冀車千五百乘運糧代州詔魏博市糴值水旱民饑督趣嚴急民多流散亂始兆矣敬塘將大軍屯忻州詔賜夏衣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塘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倡首者劉知遠斬李暉等三十六人帝聞益疑李崧呂琦勸先事與契丹和親薛文遇言而止尋託疾求移鎮鄆州崧等謂不可信文遇勸許之趙瑩請赴鎮知遠阻遂拒命表傳位許王詔削官討之殺子弟四人劉延朗傳云忻州兵變擁高祖呼萬歲斬三十餘人而止薛史云敬塘請移鎮房嵩等言

不可司天監趙延義謂星辰失度宜安靜文遇言而定先是術者言國家合得一良佐帝疑是文遇令手書除目誅敬塘子重英重裔於鄴都殺其弟敬德於沂州族其家敬威自殺歐史云敬塘叛幕僚趙瑩段希堯均以為不可弗聽時重其為人不之責吳縝五代史纂誤按晉紀云天福元年即清泰三年五月鎮天平敬塘不受命唐紀書敬塘反於三月丙午彼此互異必有一誤今從史作

七月遣趙瑩因西南節度使羅卜科求救帝白太后曰李從珂弑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考異通鑑云維翰謀乞兵契丹知遠諫許割地恐異日大為中國患不聽命維翰草表未嘗言親告急歐史亦無親如契丹事薛史云帝遣指揮使何福求援於契丹以錯刀為信宏簡錄云德鈞命維翰來告急更異歐史云敬塘求救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耶母名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徐鉉稽神錄云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自天下語曰石郎使人喚汝覺白其母名巫筮之言太祖從西樓來云中國將立天主要汝為助汝須去後果然陶岳五代史補云高祖尚永甯公主宮中呼石郎將起兵夜聞狼走入宮中帝命分頭逐捕謂之射狼或遇諸塗問汝何從來曰看射狼未幾高祖果來蓋射亦石也所載甚詳

八月遣蕭轄哩報河東師期考異歐史廢帝紀云八月使梅里來薛史作摩哩史未載庚午自將援敬塘九月有飛鷲自墜而死帝曰此從珂自滅之兆也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在太原府北百六十里己亥次太原遣使諭敬塘曰朕興師遠來當即與卿破敵會唐將高行周字尚質嬀州人思繼子行珪之弟符彥卿以兵來拒遂勒兵陳於太原與戰佯卻唐步將張敬達攷異五代會要作張敬德字志通代州人薛史云時敬達奉命討敬塘先鋒安審琦以部兵叛入并州其妻與二子在京為末帝所誅但貸其老母而已後歷節鎮至宋初卒楊光遠字德明沙陀人初名檀賜今名又陳於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彥卿為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敬達光遠大敗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寨考異薛史云初援兵未至敬達引軍逼城設柵將成必有大風暴雨至不能立築長城亦為水潦壞晉陽北宮城上有祠曰毗沙門天王夜有一人長丈餘執殳行城上牙城崇福坊泥神首上有烟生如曲突狀日旁時有五色雲氣如蓮芰城上有號令之聲聲不絕者三日皆知神助又城中井泉溢出不止契丹國志云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兵合戰敬塘遣知遠助之唐兵大敗死者數萬通鑑云步兵死者近萬騎兵獨全方輿紀要云揚武谷在崞縣西三十里時敬達陳於城西北山下戰於汾曲為契丹敗皆蒙山也在太原縣西北五里所載較詳額爾奇木原作夷离堇達魯原作的魯與戰死之以其子圖勒琿原作徒离骨嗣為額爾奇木仍以父字為名以旌其忠

孜異本傳達魯作達嚕噶圖勤琿作圖勒錦後官北院大王是夕敬塘率官屬來見帝執手撫慰之孜異通鑑云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
大勝何也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不得進使人偵視無兵乃長驅深入我氣方銳乘此擊之是以勝也敬塘嘆服紀未載癸卯圍晉安南寨相呼喇台
原作鶻离底奚監軍伊爾濟原作寅你己將軍布哈原作陪阿臨陳退縮切責之孜異方輿紀要云時契丹置塞於晉安南又移帳於榔林游騎過
石會關既而入榆次縣界石會關在榆社縣西北所載較詳冬十月甲子封敬塘為晉王幸其府敬塘與妻李氏率其親屬捧
觴上壽孜異歐史及通鑑均無先封晉王之事先是李繼韜母楊氏積貲百萬父嗣昭被圍夾城軍用賴以不匱嗣復以賂結莊宗劉后免繼韜於死及契丹助晉責賂敬塘貸於繼忠時
楊氏之積猶鉅萬得以取足高祖深德之及即位拜繼忠沂棣單三州刺史楊氏積產嗣昭父子三人皆賴之見歐史初圍晉安分遣精兵以絕援兵路而
唐主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通鑑輯覽云即團柏鎮在太原府祁縣東南范延廣孜異通鑑作延光史避太宗諱改字子環相州臨津
人以兵二萬屯遼州唐置今隸山西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趨延壽軍合勢進擊至此知有
備皆逗留不進孜異方輿紀要云時德鈞請由土門路西援土門關即井陘關在真定府獲鹿縣西十里為天下九塞之一延光領天雄兵由青山口趣榆次以救之青山口在順
德府西北八十里通鑑云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不戰屢奏延壽求鎮州帝不許乃致書契丹請立己為帝約為兄弟國仍允石氏鎮河東主以晉安久不下恐諸鎮邀其歸路欲許之敬
塘懼遣維翰力爭自旦至暮涕泣跪請主指帳前石謝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史未載唐主自將輕騎三萬出次河橋孜異綱目云唐主下
詔親征至河陽而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謂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則河橋係河陽之誤歐史云時廢帝欲北征雍王重美謂宜持重固請毋行帝心不欲往因劉延皓劉延朗迫
之遂如河陽先是帝謂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拔之為相皆云可至太平今何使吾至此文紀惶恐謝罪至是至河陽勸帝扼橋自守不聽五代會要云帝北幸博士段顒奏河陽路當巖陵今車
駕經由合親朝謁從之均作河陽惟薛史作河橋異親督諸軍然知其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孜異通鑑云敬塘會兵圍晉安置營於寨南長百餘
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士猶五萬顧無所之遣使告急唐主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曰請立李贊華為虜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
言之契丹必有內顧憂因選精銳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然之執政議不決敏復請遣騎自介休山路冒敵騎入晉安寨通聲問亦不從羣臣或勸帝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
地按敏字欽訥永清人薛史云十月丁巳夜彗星出虛危壬戌詔天下括馬民十戶出兵一人器甲自備契丹國志云每七戶出征夫一人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民間大擾史未載

丁卯詔敬塘至行在所賜坐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遂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宏大宜受茲南土世為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備禮册命十一月丁酉册敬塘為大晉皇帝自戊戌至戊申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復奏西有兵至命特哩袞迪輦斡原作注拒之閏月甲子克晉安寨唐將張敬達死之敬達在圍八十餘日內外隔絕軍儲殆盡至濯馬糞木屑以飼馬馬飢至自相啖其鬃毛死則以充食光遠等勸敬達出降敬達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光遠與安審琦遂殺之以其首出降帝嘉其忠命以禮收葬謂左右曰凡為人臣當如此也所降軍士及馬五千匹以賜晉帝攷異歐史書光遠殺敬達注云敬達不書死之而書殺者敬達大將宜以義責光遠而誅之雖不果而見殺猶為得死乃逼其殺己以叛故書之如其志通鑑云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士尾而衛之敬達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遂遇害時馬軍都指揮康思立憤惋而死薛史云敬達性剛號張生鐵時德光顧謂光遠曰汝輩大是惡漢兒不用鹽酪食却一萬匹戰馬光遠等大慙紀均未載　丙寅祀天地以告成功庚午僕射蕭庫克克齊原作酷古只奏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德鈞等軍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於山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馳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辛未度團柏谷德鈞父子率軍衆降次潞州方輿紀要云古赤狄潞子國亦為上黨郡北周號潞州唐建為昭義軍宋改隆德府明為潞安府領縣七召諸將議皆請班師從之命南宰相吉琳解原作領呼喇台等先還壬申特哩袞斡林牙德勒賓來獻俘晉帝辭歸帝與飲宴酒酣執手約為父子以白貂裘一廐馬二十戰馬千二百賜之命德勒賓原作迪离畢攷異通鑑作太相温錢竹汀作大相温云即詳穩通鑑輯覽云契丹將名也即高謨翰所載各異按耶律圖魯卜傳初伐唐從為左翼降霞沙寨至是送敬塘入洛及大册總禮儀事加太尉紀未載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辛巳晉帝至河陽唐主窮蹙召人皇王貝同死不從遣人殺之攷異通鑑云殺之者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遂舉族自焚攷異通鑑云唐主聞光遠降衆議幸魏州召李崧謀薛文遇繼至主色變崧躡文遇足乃去主曰我見此物肉顫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

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盜醜因勸南還從之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帝至自覃懷京師父老迎
上東門外勸幸蜀圖進取帝曰本朝兩川皆用文臣故元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稱尊吾安歸
乎因慟哭而入洛中紀異録云先是甲子至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但看八九月戎虜
亂中原後於太原南五樓村大戰至九月契丹至太原敗城下即其應薛史云末帝時鄴西李固
柵橋下鼠與蛇鬬及日之申蛇不勝而死後果滅於申又末帝舊廬在常山有古佛刹石像搖動
不已人皆異之五代春秋云辛巳唐帝崩於元武樓五代會要云閏月二十九日遇難崩於後樓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
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所載較詳
詔收其士卒戰沒者瘞之汾水上以為京
觀十二月乙酉朔遣近侍塔魯原作撻魯存問晉帝攷異通鑑云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紀未載薛史云初唐帝在懷州遣呂琦賫都統使
官告賜德鈞且犒軍及觀軍北陲館於忻州會晉克晉安寨遣使告
近郡蕭斬其使悉率兵千人間道歸高祖入洛不之罪授秘書監
丙戌以晉安所獲分賜將校
戊子遣使馳報皇太后及諸道師還庚寅發太原壬辰次細河閱降將趙德鈞父子兵馬戊戌次雁
門以沙太保所部兵分隸諸將庚戌幸應州在大同府南百二十里 癸丑唐大同彰德振武三節度使迎見留
之不遺攷異地理志云興王寺有白衣觀音像軍還入幽州 幸大悲閣指此像曰我
夢神人令送石郎為中國神即此因移木葉山建廟告賽尊為家神紀未載
十二年春正月次堆子口唐大同節度判官吳巒閉城拒守命崔廷勳圍其城帝至城下親諭之乃
降攷異歐史吳巒傳字寶川鄆州盧縣人時節度沙彥詢被契丹執城中推巒主州事圖攻凡七月
晉高祖義之致書契丹解兵去名巒為武寧節度副使後守貝州城破投井死會同七年太宗紀
亦載之此云巒降疑誤通鑑目錄時契丹主暨奚王李紹威胥攻雲州不能下帝召吳巒歸時應州
指揮使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拔身南歸見輯覽田況儒林公議云契丹自阿保機雄據燕北諸戎皆
為所制所得中國錦綺藉地令踐之日我國他日富盛是嘗戰之也迨石晉求援得山後地失控壓
之要害無全策矣每興兵擾北傳一矢為信奔會無敢後期戰必銜枚各有部陳晝戰則望旗
夜或鳴鉦吹蠡角為禽鳥聲各自擸卷而去至明不遺一旗軍
令至峻什伯相分急不赴救則併誅之故多死戰者史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石晉背盟

太宗天顯十一年秋八月自將往援唐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攷異薛史云太原人本衛石碏後漢丞相奮之裔父諱紹雍卒贈太傅歐史云父臬捩雞仕唐為洺州刺史其姓石氏不知其所始周密齊東野語云高祖諱敬塘折敬字為文氏苟氏至漢仍復舊　冬十一月冊敬塘為大晉皇帝攷異薛史載冊文曰維天顯九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於戲元氣肇開樹之以君天命不恒人輔以德故商政衰而周道盛秦德亂而漢圖昌人事天心古今靡異咨爾子晉王神鍾睿哲天贊英雄叶夢日以儲祥應澄河而啟運迨事數帝歷試諸艱武略文經乃由天縱忠規孝節固自生知猥以微躬奄有北土暨明宗之享國也與我先哲王保奉明契所期子孫順承患難相濟丹書未泯白日難欺顧予纂承匪敢失墜爾惟近戚實係本枝所以予視爾若子爾待予猶父也朕昨以獨夫從珂本非公族竊據寶圖棄義忘恩逆天暴物誅剪骨肉離間忠良聽任矯諛威虐黎獻華夷震悚內外崩離知爾無辜為彼致害敢徵衆旅來逼嚴城雖併吞之志甚堅而幽顯之情何負達予聞聽深激憤驚乃命興師為爾除患親提萬旅遠殄羣兇但赴急難罔辭艱險果見神祇助順卿士協謀旌一麾而棄甲平山鼓三作而殭屍徧野雖已遂予本志快彼羣心將期稅駕金河班師玉塞矧今中原無主四海未寧茫茫生民若墜塗炭萬幾不可以暫廢大寶不可以久虛拯溺救焚當在此日爾有庇民之德格於上下爾有戡亂之動光於區宇爾有無私之行通乎神明爾有不言之信彰乎兆庶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躬用命爾踐皇極以爾自茲并土首建義旗國號曰晉朕永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於戲補百王之闕禮行茲盛典成千載之大義遂我初心爾其永保兆民勉持一德慎乃有位允執厥中亦惟無疆之休其誠之哉禮畢導從而歸所載較詳　十二月晉帝入洛唐主從珂自焚死帝命桑維翰為文紀帝功德攷異通鑑云初契丹主謂晉帝曰維翰盡忠於汝宜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維翰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嘗出其諸子令自擇主指重貴曰此大目者可也遂以為北京留守鎮河東紀未載　帝命近侍塔魯原作撻魯存問晉帝庚寅發太原聞洛陽既克遣郎君濟勒台原作解里德撫慰之攷異玉堂閒話云晉祖在并部晝夢至洛京與帝連鑣過舊第入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坐帝馳車去以告羣僚莫敢答蓋懷不軌之志久矣北夢瑣言云梁初潞州李思安奏壺關縣庶穰鄉人伐樹倒自分兩片內有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圖狀以獻付史館至是石氏稱晉馬希範解釋表聞稽神錄云時司天少監徐鴻曰當以丙申之年有石氏王此移四字中二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移四字之外圍以十字貫之即申字

晉後以丙申興如其言按五代史闕文云天佑十二年癸未莊宗改同光至是嵗丙申凡十四載故讖云云拆字解之非也

十二年春二月晉遣唐所掠郎君塔克原作刺哥文班吏蕭岱爾原作解里還朝三月晉遣使來貢丁卯晉天雄節度使范延廣請內附不許使郎君達里庫原作的烈古美楞原作梅里德哷原作敵烈使晉秋八月晉遣使以都汴及討降范延廣來告玆異通鑑云晉遣楊光遠等討延光尋降以太子太師致仕居大梁為光遠害歐史云初訟瓊殺董溫琪取其貲延光殺瓊而取之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後又為何延祚所殺薛史云延光據鄴城叛誘東都巡檢張從賓反據洛陽害皇子重信及重乂為杜重威所敗溺死歐史云從賓戰河陽殺重乂寇河南殺重信按晉家人傳云重信時為河陽節度重乂時為東京留守均見殺與晉紀異見五代史纂誤　是後信使不絕　是年晉兩遣使來上尊號及歸雁門以北與幽薊之地并嵗貢帛三十萬匹詔不許玆異歐史云天福二年二月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四月趙瑩使契丹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興來六月使夷离畢來所載較詳又云嵗輸帛三萬匹五代會要云嵗輸絹十三萬匹均異

會同元年夏五月晉復遣使請上尊號從之秋七月使中臺省右相耶律蘇哷原作述蘭特爾格原作迭烈哥使晉臨海軍節度使趙思溫副之冊晉帝為英武明義皇帝玆異歐史德光遣中書令韓頻奉冊并約不稱臣更表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冬十一月帝御開皇殿召見晉使馮道劉昫等遂冊上兩宮尊號玆異周世宗實錄云晉命兵部尚書王權欽嵗號辭以老病命道遂無難色歐史云權當奉使契丹歎曰我雖不才安能稽顙於穹廬卒因辭坐停任薛史亦謂權不欲臣事故辭非避事以違命也踰嵗起太子少傅致仕卒時道使契丹將至西樓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乃止其名動殊俗如此又副劉昫者為常侍韋勳至太后冊禮使為給事中盧進均與史異叢苑云虜以道有重名命與其相同列賜牙笏及臘月牛頭皆殊禮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大寒賜錦襖貂襖羊裘貂衾各一均紀以詩　公卿百官皆倣中國并參用中國人是月晉復遣趙瑩來賀并以幽薊十六州及圖籍來獻詔加馮道劉昫等官有差玆異通鑑云是嵗晉用楊光遠言罷桑維翰樞密使以劉處讓代明年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尋出維翰鎮相州代以馮道事無鉅細皆委之通鑑目録時契丹趙思溫請以盧龍內附帝不許時思溫子延照在晉為祁州刺史故也史未載

二年春正月晉遣使來貢珍幣命分賜羣臣秋八月復遣使貢歲幣奏輸戊亥二歲金幣於燕京 攷異通鑑云晉帝事契丹甚謹歲幣外賵遺珍玩相繼於道至太后太子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輙來責讓使者至契丹國人驕倨多不遜語朝廷恥之而帝意不倦史未載

三年春正月晉以并鎮忻代之吐谷渾來歸 攷異歐史云晉使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驅出塞尋復來重榮卒納之薛史云吐渾都督白承祐為契丹所逼舉衆內附不納鎮州安重榮患契丹之强謀攻襲戎使往來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渾相結至是納馬而致於朝載在天福五年十二月六年正月始遂歸故土按天福五年乃會同三年也通鑑亦同均與史異五代會要云六年正月命吐渾還舊土然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鎮太原潛加撫慰是年五月其酋白承福及麾里念虎里赫連功德等來朝又異 三月如南京晉遣使來覲秋七月以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據鎮州叛晉詔嚴邊備辛卯晉遣使請行南郊禮許之

四年春二月晉遣楊彥珣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來貢且言安重榮跋扈狀遂留不遣安重榮執遼使者伊喇 攷異宏簡錄作拽剌五代會要云時重榮執伊喇等以輕騎襲幽州之南界高祖累詔開諭不從竟誅伊喇等馳檄天下薛史云高祖慮契丹怒重榮殺行人命邢州節度使楊彥珣由滄州入蕃為戎王言非高祖意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其犯闕乃放還歐史云彥珣數往來虜帳德光亦愛其為人時重榮請用吐渾攻契丹高祖意未決維翰上疏力言不可與契丹爭者七乃不用重榮言然重榮雖欲襲契丹反遣人陰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期兩敝之因窺中國故不怒重榮也按晞涿州人時陷蕃為燕京留守見薛史 夏五月吐谷渾額爾奇木原作夷离堇蘇等叛入晉遣德哷原作牒蠟往諭晉及太原守臣冬十一月晉以討安重榮來告禾幾平之 攷異歐史云時遣杜重威攻城其將趙彥之出降重榮獨守牙城重威擒之斬其首以獻高祖御樓受俘五代會要云重威討重榮至貝州宗城縣與戰大敗之至七年正月克鎮州斬重榮蓋在會同五年也所載年月日各異 遂遣楊彥珣歸并罷戍兵 攷異通鑑目錄南唐遣使假道於晉以通契丹不許

五年春正月晉函安重榮首來獻 攷異通鑑云振武安從進時亦據襄州叛與重榮通謀高行周討誅之舉族自焚 夏六月晉主敬塘殂子重貴立 攷異通鑑云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詰讓帝憂悒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命劬子重睿出拜馮道令撫立之及殂道與景延廣謀立長君奉重貴延廣恃功始用事加平章總宿衛兵册府元龜云少帝初為金吾衛上將軍天福三年從幸大名大旱遣祈雨白龍潭白龍見澍雨尺餘人咸異之清異錄云出帝不善詩時為俳語咏天曰高平上監碧翁翁

（薛史云人謂少帝曰馮道治平時宰相不可濟艱難如禪僧不可呼鷹耳因出鎮同州）遣使來告哀輟朝七日使人如晉弔祭（攷異五代會要云五月契丹遣郎五來致弔兼獻衣服鞍馬薛史云八月契丹遣使致慰禮馬二十匹及羅絹其主母亦遣使來慰所載較詳）秋七月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及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命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答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乃我國自冊為鄰稱孫則可奉表稱臣則不可榮還具奏之帝始有南伐意（攷異通鑑云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為回圖使往來販易置邸大梁至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取其貨他販易者皆殺之因諸大臣言遣歸辭曰延廣大言無稱臣理且言勿信延壽誑誘侮中國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毋悔且命吏書其語授榮榮還奏入寇志始決晉使皆繫之幽州李崧桑維翰諫知遠不敢言馮道依違而已通鑑輯覽云回圖使回圖務之使也薛史作迴國使所載較詳）丁未晉遣使以祖母哀來告甲子晉復襄州戊辰詔河東節度使劉知遠送叛臣烏爾古指揮使由燕京赴闕（攷異冊府元龜云知遠時奏往例每年押送蒲萄往北朝伏候勅旨詔罷之曰此土產常物廢而不行必啟戎心以生怨）癸酉遣天城軍節度使蕭拜㸦（原作拜石）弔祭於晉（攷異五代會要作十月云使大卿以下二十六人來聘以高祖山陵有日致祭故也）九月遣使賀晉帝嗣位冬十二月晉遣使來謝

六年春二月晉遣使進先帝遺物復遣使請居汴許之三月晉以至汴遣使來謝（攷異玉堂閒話云晉初都洛丙申年春翰林學士王仁裕夜直聞禁中蒲牢發聲索索如破裂者旬餘同職莫解其年高祖遷汴石渠金馬移在雪宮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徵）夏五月遣使如晉致生辰禮秋八月帝如奉聖州晉遣其子延煦來朝冬十一月上京留守耶律迪輦得晉謀知有二心十二月如南京議侵晉命趙延壽趙延昭（攷異通鑑作延照思溫子）安圖（原作安端）嘉哩（原作解里）等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攷異通鑑云時晉關境旱蝗使者括民穀督責嚴急縣令多投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流亡無數節鎮咸獻粟帛以助國平盧楊光遠密告契丹言晉一舉可取延壽力勸之使將五萬兵經略中國晉城南樂及德清軍徵兵備之方輿紀要云德清軍本頓邱縣地在大名府清豐縣西三十里去檀州六十里契丹屯元城偽棄城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晉軍不出復圍澶州即此處也史均未載）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趙延壽延昭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方輿紀要云在河閒北七十里宋為莫州治丙子安圖入雁門圍忻代己卯趙延壽圍貝州方輿紀要云在廣平府清河縣東秦為鉅鹿郡漢為清河國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國兵太守吳巒投井死攷異歐史云德光頃國來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雁門攻忻代寇太原知遠敗之於秀容自鴨鳴谷遁去東至河陷博州應光遠自與延壽南攻陷貝州通鑑云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數年軍儲時邵珂為節度王令溫所黜怨望以遼兵來會令溫入朝巒知州事珂守南門引兵入城破死者萬人軍儲盡喪薛史云是夕陣雲掩北斗之魁星乙未大霧中有白虹相屬占者曰斯為海淫其下必將有戰貝州陷時唐景思官行軍司馬為延壽得署濠砦使授亳州防禦使亳民少安終濠州刺史己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攷異方輿紀要云元城縣為大名府附郭邑故城在府東即故王莽城魏州後周置即鄴都亦曰天雄軍宋建為北京博州今東昌府是南樂在大名府東南四十里五代會要云時以延壽門人高融為節度副使統步奚及燕軍數萬營南康史未載丙申遣兵攻黎陽晉將張彥澤來拒攷異方輿紀要云黎陽廢縣在大名府濬縣西二里為袁曹相持處晉開運二年令彥澤屯黎陽備契丹三年契丹犯相州張從恩等自相州東趣黎陽倉南保大河以拒之即此史未載辛丑晉遣使來修好詔割河北諸州通鑑輯覽云唐貞觀中分天下為十道河北領懷魏博相衛貝邢洺恆冀深趙滄德易定幽瀛燕北燕桓營平等州及遣桒維翰景延廣來議攷異通鑑云時延廣為御營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騎兵先發方略號令出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不能制帝至澶州遣彥澤拒於黎陽渡使譯者致書修好遼主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方輿紀要云契丹入寇建牙元氏令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良渡以備之在滑縣東北薛史云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衆譏其怯在軍閒毋喪無戚容與大常丞王緒有隙誣奏棄市少時泛洞庭遇風帆裂柁折舟人謂曰聖賢來護中有異人筭獲濟焉二月甲辰攻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晉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密道國兵自馬家口濟河晉將景延廣命石斌守麻家口在濮州東北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滿達原作麻荅營於河東攻鄆州北津方輿紀要云今東平州在兗州府西北百五十里馬家口在州西北以應光遠晉遣李守貞河陽人皇甫遇常山人梁漢璋應州人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攷異歐史云時蕃漢相距澶魏閒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周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乃遣守貞等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尋擊敗之始與光遠隔絕皇甫遇與契丹戰於鄆州北津大破之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史未書兵敗國兵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國兵解去攷異通鑑云遼兵圍高行周符

彥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延廣令諸將畫地分守毋得相救行周等告急晉主救之乃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所載較詳守貞等至馬家口滿達等遣步卒萬人築營壘騎兵萬人守於外餘兵屯河西渡未已晉軍薄之國兵不利玟異通鑑云遼築馬家口守貞等攻之遼兵大敗殺溺死者計萬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遼得貝博皆撫慰其人至是始忿所得輒殺之晉人憤怒戮力爭奮薛史云夏州李彝殷以兵四萬抵麟州渡河侵遼境以牽制之授招討使易州刺史安審約禦之於北平敵退保祁溝關斷其橋梁而還癸丑日有黃白暈二白虹貫日而行冀州刺史李瓊奏破敵兵於城下史均未載三月癸酉朔趙延壽言晉諸軍沿河置寨皆畏怯不敢戰若率大兵直抵澶淵方輿紀要云宋為澶州即今開州烽火臺在州東南志云澶濮間濱河遠近多邱阜或十餘畝或二三十畝皆石晉所築以備契丹者據其橋梁晉必可取是日晉兵據澶淵其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乃命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帝以精兵出其左戰至暮復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諜言晉軍東面數少沿河城寨不固乃急擊其東偏眾皆奔潰縱兵追及遂大敗之玟異東都事畧云時河陽節度符彥卿拒戰於澶淵虜騎數萬圍行周於鐵邱彥卿力戰乃解去行周賴以免通鑑云主見晉兵盛曰楊光遠言晉軍半餒死今何多以精騎左右畧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遼軍卻兩軍死者眾昏後遼兵引去延廣不敢追北歸所過焚掠殆盡歐史云冀州刺史白從暉敗契丹於衛水戚城只書戰未言敗今從史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徙俘戶於內地夏四月還次南京辛未如涼陘玟異通鑑云晉主命行周鎮澶州還大梁延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維翰論其不救戚城罷改西京留守命行周總宿衛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夕縱酒罷馮道以維翰代數月之間朝廷差治薛史云延廣罷置酒宮中謂曰卿有佐命功保釐伊洛非酬勳地解御衣寶帶賜之後奉詔還屯孟津出府門馬騰立幾墜地乃易乘行人知不祥五月耶律巴哩岱原作拔里得字海蘭埒克之子奏破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及將吏二十七人玟異巴哩岱傳作師居璠通鑑作麻荅事歐史云德州陷沿河巡檢使梁進復之馬全節敗契丹於定豐執其將安暉通鑑目錄楊光遠圍棣州李瓊擊走之方輿紀要云德州在濟南府西北二百八十里棣州今武定州在府東北二百四十里秋七月晉楊光遠遣人奉蠟丸書玟異通鑑目錄晉命李守貞討光遠於青州契丹來救薛可言擊敗之紀未載辛卯晉遣張暉奉表乞和留不遣八月晉鎮州兵來襲飛狐大同軍節度使耶律恭噶原作孔阿戰敗之玟異薛史云七月晉大赦改元開運是日大雷雨都下震死者數百人明德門內震落石龍首識者謂石乃國姓蓋不祥之兆八月甲辰夜熒惑入南斗時命十五將禦契丹冊府

元龜載制書略曰宣王講武逐玁狁於太原漢帝出師走匈奴於瀚海是知蠻夷猾夏不能絕之
於古今戎狄無厭不能拘之以信義契丹貪殘滋甚驕縱異常通使命於江淮徵貢輸於郡國苞
藏既久姦謀漸萌既而輿議諠譁羣情憤激軍民扼腕中外同辭請以貔虎之師以遏豺狼之患
朕志平寇難不敢荒寧親率全師恭行天討庶幾一舉永清三邊罔辭櫛沐之勞用拯生靈之害
得不精求將帥慎揀偏裨冀成破竹之功以拯折膠之寇云云詞多不具載
契丹國志云九月遼師攻遂城樂壽白文珂戰於七里烽遼師敗績史未載　冬十一月詔徵諸
道兵以閏月朔會溫榆河北攷異方輿紀要作濕榆河在昌平州南二十里或訛作溫非源出軍
都山通鑑目錄時晉遣張從恩擊貝州趙延照走契丹欲從河西民
於遼東折從阮拒
境不從紀未載　十二月癸卯南侵甲子次古北口閏月己巳朔閱諸道兵於溫榆河己卯圍恆
州下其九縣攷異薛史九縣爲彭城藁城元氏高邑昭慶寧晉蒲澤欒城柏鄉歐史下九縣繫於
明年正月通鑑云是月晉師圍青州光遠子承勳劫父降守貞拉殺之以病死聞授
承勳汝州防禦使史未書光遠死事通鑑目錄時契丹主至
屯元氏詔諸軍稍却因恟懼擾亂退屯相州而還史亦未載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方輿紀要云邢州古鉅鹿郡宋爲宣德府今順德
府洺州即今廣平府磁州在彰德府北七十里　殺掠殆
盡入鄴都境攷異歐史云時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
襖出自汝身豈容汝活耶東薪於木而焚之　張從恩太原人　馬全節字大雅元城人　安審琦
兵悉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方輿紀要云相州今彰德府安陽水
在府北四里本名洹水源出林慮山　皇甫遇與濮州在東昌府西南二百里刺
史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
高祖同產弟　將千騎來覘國兵至鄴都遇國兵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在臨漳縣西南
四十
里　國兵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國兵乃還攷異歐史云遇馬中
箭踣得僕杜知敏馬乘之知敏被擒復與彥超躍馬入陣取之而還方輿紀要云晉軍初陣於安
陽水南既而東趨黎陽留步卒五百守安陽橋知相州符彥倫名入乘城爲備至曙契丹數萬騎
陣於安陽水北所載稍異通鑑云時遼主在邯鄲聞兵敗即北遁馬全節請經襲幽州晉主乃徵
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至澶州諸軍北上知遠嘆曰中國疲弊自守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
有後患況不勝乎
史未言北遁事　二月圍魏晉將杜重威來救攷異賈潭備史云彥澤狼子心變通款耶律氏請
爲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援常山至真
定東垣渡輿威通謀遣
步卒跨水不之救致敗　戊子晉將折從阮取滕州攷異通鑑作勝州本名從遠字
可久雲中人避漢高祖諱改名　三月戊戌拔祁
州唐末置今
屬保定府　殺其刺史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攷異薛史云契丹自恒州回以羸兵驅牛羊過
祁州斌擊之因被攻通鑑云延壽攻祁勸斌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

陷身虜廷忍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斌力折矢盡寧為國家死爾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破斌自殺所載較詳 庚戌杜重威李守貞攻泰州攷異歐史云馬全節克泰州虜二千餘人降其守將晉廷謙契丹國志云五月杜威等降泰州取蒲城遂城所載各判通鑑輯覽云泰州遼置晉為保州今保定府大平寰宇記云保州理清苑縣本莫州清苑縣地契丹號泰州 戊午趙延壽率前鋒薄泰城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為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壬戌復搏戰十餘里癸亥圍晉兵於白團衛村在故陽城南二十里晉軍下鹿角為營是夕大風至曙命鐵鷂軍下馬拔其鹿角奮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皆奮出戰張彥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國兵卻數百步風益甚晝晦如夜符彥卿以萬騎橫擊國兵步卒並進國兵不利帝乘奚車退十餘里晉追兵急獲一橐駞乘之乃歸晉兵退保定州攷異通鑑云遼主遁諸將追擊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糧耶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保定州晉主還大梁薛史云陽城之戰彥澤功為最是月易州奏郎山寨將孫方簡破契丹千人斬嘉哩相公虜其妻以獻收滿城獲首領默呼相公及兵二千歐史嘉哩作詰里云馬全節初破白團城虜七百人及副重威為招討大敗契丹於衛村史未載 夏四月還次南京杖戰不力者各數百攷異玉堂閒話云時虜擾河朔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過鄭見僕射村鄉人多插錯彩小旗於陂中云係夢李衛公所教後果存活尚多陳州一婦人為賊帥號白項鴉見戎王拜懷化將軍使招輯山東前後殺夫數十人後為彥卿所殺史未載 六月趙延壽奏晉兵襲高陽縣名在安州南四十里縣東有高陽關戍將擊走之 秋七月晉遣孟守中奉表請和仍以前事答之攷異歐史謂遣開封府軍將張暉契丹國志作張巖通鑑云維翰屢勸晉主求和紓國急主自陽城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維翰諫不聽委政馮后兄玉拜趙瑩中書令李崧樞密使罷維翰尹開封遂稱足疾辭位適杜威自恆州入朝維翰勸廢之弗許卒誤國

九年夏五月晉易州在保定府西北百二十里遼改為高陽軍戍將孫方簡請內附莫州清苑人攷異歐史作方諫通鑑云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遼尋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遼南侵宜為備通鑑輯覽云方簡時為定州指揮使中山志云中山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地連常山山谷深險方簡兄弟依阻其地托言孫登尼深意旌人以佛法誘民晉以為遊奕使因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見歐史綱目書六月契丹入晉定州五代會要云登州縣有銅佛像四磁佛像十自地湧出 秋七月詔徵

諸道兵八月帝自將南侵九月閱諸道兵於漁陽西橐林淀張彥澤來侵趙延壽與戰於定州敗之攷異通鑑云劉知遠敗契丹於揚武谷斬首七千級歐史云辛丑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朔州敗之薛史云時知遠奏誅吐渾大酋白承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并夷其族凡數百口蓋利其孳畜財寶人皆冤之五代會要云時承福馭下無法其族白可久率本帳降契丹授官令潛誘承福叛事覺被誅稍異冬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丙申先鋒候騎報晉兵至遣精兵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强南院大王達年攷異歐簡錄作迪輦將軍高模翰攷異歐史作高年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遣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率衆來拒與戰大敗之殺漢璋攷異薛史云先是車駕駐河上曾遣邊將遺書延壽勸令歸國報命依違至是威遣洺州刺史趙行實賚書往行實曾事延壽答書敘次悲切朝廷信之通鑑作馮玉李崧使威致書答書乞接應并使劉延祚遣王巒書請舉瀛州內附遂命伐遼至瀛州漢璋戰死威等還歐史云高年翰以瀛州詐降重威至年翰空城去漢璋追年翰戰死重威退屯武强而出帝紀但書漢璋敗績未書其死所載各異杜重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卒前導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殭死數萬斬其將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宋彥筠滑州人赴水死攷異通鑑云晉遼夾滹沱而軍晉軍爭橋不勝威遣王清宋彥筠俱進彥筠戰敗浮水抵橋得免清力戰至暮不息契丹以生兵繼之清及士卒皆死彥筠後爲威等降冊府元龜亦謂彥筠退走清戰死陶岳五代史補載漢乾祐中彥筠爲鄭州節度使則是時之未死明矣史因墮水而誤趙延壽傳王清作王靖薛史云清初從重威戰陽城功居最授檢校司徒至是謂其下曰上將握兵坐觀困急而不救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盡戰死漢贈清太傅所載較詳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滹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命大內特哩袞原作惕隱耶律舒庫爾原作朔骨里攷異列傳作碩格一作朔古字穆克德橫帳孟父房後疑係一人事迹亦同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欒城降騎卒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中食三日不得舉烟火但獲晉人即黥而縱之諸蹟運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軍內外隔絕攷異通鑑云威以貴戚爲上將禁軍皆在麾下性怯懦偏裨均節度日置酒作樂罕議軍事守貞受賂薦威可任晉主倚以制敵李穀勸其作浮橋夜擊敵營與恆州合勢敵必遁不聽穀乃密奏大軍危急狀請幸滑州詔發河北兵赴援所在鼎沸威使告急被獲聲問不通維翰以危在旦夕求見言事帝

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親征李彥韜諫而止薛史云詔高行周爲都部署符彥卿副之方太爲都虞侯守扼津要穀字惟陰汝陰人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率所部二十萬眾來降帝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守太傅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各領舊職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隸延壽考異通鑑云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求重賞主許以帝中國紿之威喜出降表命諸將署名皆駭諤尋聽命使軍士釋甲均慟哭聲振原野主遣延壽衣赭袍撫慰威等迎謁馬首亦以赭袍衣威遂引兵至恒代皆降之唯易州郭璘固守被殺薛史云威令中門使高勳齎降表送敵帳是日有大霧起幕上後重威及子宏璋宏璪宏遂全日誅唯宏璉存官陳州刺史按重威初避晉主諱改名威降後復舊名通鑑輯覽云威歸漢爲蘇逢吉等譖殺磔其父子尸市人爭啖其肉守貞亦叛漢爲郭威破與妻子自焚子崇王送汴磔於市所載較詳命御史大夫嘉哩原作解里字布當圖魯卜部人監軍富珠哩原作傅柱兒考異歐史宮都監張彥澤持詔入汴諭晉帝母李氏以安其意考異歐史云時德光遺晉太后書曰吾有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來奔今在否戰陽城時亡奚車十乘今在否后得書乃稍安召桑維翰景延廣先來騎兵千人守魏自率諸軍而南考異薛史云重威降兵過鎮州臨城呼節度王周諭降泣曰受國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爲家人阻徙鄧州入漢改鎮徐州卒通鑑云威降皇甫遇初不預謀至是欲使遇將兵入大梁辭曰吾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行至平棘扼吭死紀未載壬申嘉哩等至汴晉帝素服拜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考異通鑑云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平城薛超所持坐苑中與后妃聚泣名范質草降表質字文秀大名宗城人薛史載帝降表畧云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纘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軍國大事皆委重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十萬師徒皆望風而東手億兆黎庶悉延頸以歸心臣負義包羞偷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衘無報之恩云云至李后降表見歐史不具載玉堂閒話云時有婦人儀狀甚美腿足以下如截而齊父載以車南游都市到處乞丐人皆擲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間諜始知爲姦人領袖所伺察甚多遂戮之初晉帝絕和好維翰數諫弗從至是彥澤殺之紿言自經死詔收葬之復其田園第宅仍厚恤其家考異歐史云德光遺書令維翰延廣先來帝以維翰先曾諫背盟不欲令其見德光使彥澤圖之彥澤因利其貲產見即流汗故縊殺之五代史補云縊時燈氣再三火光赫然火滅就斃續前定錄云維翰勿與宋齊邱游五老峯有老叟謂公等皆可將相惜不令終後皆然通鑑云彥澤踞坐召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領大鎮授兵權乃負恩至此彥

澤無以應是夕殺之中書舍人李濤前請誅彥澤至是投刺往謁抗辭不屈命酒飲之引滿而去薛史云維翰實一時英傑二子皆有名位并載其為子讓官事又云濤自書門狀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隨狀納命又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壓驚絹來閤自若唐末見聞錄作濤謁周高祖事甲戌彥澤遷晉帝及其母若妻於開封府署以控鶴指揮使李榮督兵衛之壬午次赤岡晉帝舉族出封邱門稾索牽羊以待帝不忍臨視命改館封禪寺攷異通鑑云賜晉帝手詔且遣解里謂之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薛史云孟承誨怙寵背恩少帝告彥澤捕殺之沒其妻女時移內庫至府帝使人取帛數段不與曰此非主所有也使詣李崧求酒辭曰臣有酒非敢愛惜慮陛下杯酌之後憂躁別有不測故不敢奉進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云歐史別本李崧作李鍔清異錄云少主志於富貴纔進姓名即問幾錢拜官賜職出於談笑幸臣私號為容易郎君昭蕃記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云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諭之遣向封禪寺歐史彥澤傳云時帝欲郊迎彥澤不聽遣問德光曰天無二日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所載各別帝姑烏氏公主賂門者得入與帝決歸第自盡史未載晉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罪帝曰其主負恩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即授安叔千金吾衛上將軍叔千出班獨立帝曰汝邢州之請朕所不忘乃加鎮國軍節度使蓋在邢嘗密請內附也沙陀部人字允宗號沒字碑入漢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兵入京掠其家貲箠楚傷重歸洛卒見新舊五代史東都事略云初符彥卿大敗契丹於陽城車帳兵械悉為所獲至是主責之對曰臣事晉不敢愛死今日惟命主笑而釋之紀均未載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詔以牙籌數其罪凡八縶送都道自殺攷異通鑑云主至相州遣兵捕延廣於河陽任見封邱語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使喬榮高質至八事乃伏地請死遂鎖送歸國宿陳橋扼吭死陳橋驛名今為鎮在祥符縣東北所載較詳

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朔備法駕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賀戊子以樞密副使劉敏攷異通鑑作劉密權知開封府殺秦繼旻李彥紳及鄭州古鄭國亦曰滎陽郡後周改鄭州宋曰奉寧軍領縣四見方輿紀要防禦使楊承勳以其弟承信為平盧節度使襲父爵以承勳殺判官邱濤及弟承祚等刼父歸晉故也攷異薛史云晉以楊承祚為右驍騎衛將軍承信為右羽林將軍皆光遠子未嘗被殺所殺者尚有牙將白延祚楊瞻杜延壽等詔誅叛黨張萬迪餘楊麟任邈徐晏流竄所載不合己丑以張彥澤擅徙晉帝開封殺維翰縱兵大掠不道斬之於市晉人臠食之立盡攷異薛史云彥澤本突厥種目睛黃夜有光顧視若鷙獸鎮彰義慘殺幕僚張

式為李濤等所刼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季弟暴尸門外時獲罪人只監三
指即斷要領又刼取延煦母楚國夫人丁氏東都事略云李處耘時尚幼遇彥澤之暴善射獨當
里門殺數十人里中賴之通鑑云時所居寶貨山積旗幟題赤心為主日恣殺戮士民不寒而慄
勳訴於主百姓亦投牒控其罪遂斬彥澤及傅柱兒於市命勳監刑剖心以祭死者市人破腦取
髓并臠　辛卯降晉帝為崇祿攷異歐史作光祿　大夫封負義侯癸巳以張礪為平章事晉李崧為
食之　遼避太宗諱改
樞密使歐史云時延壽稱崧為人拜太子太師主曰吾破　馮道守太傅歐史云道入朝德光責之
南朝得崧一人後歸漢為蘇逢吉等所譖族誅　不能對曰無城無兵安敢
不來謁其是何等老子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嘗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和凝為翰林學士攷異
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謂為一言之善後入漢以太師奉朝請
薛史云凝與礪同為宰相北夢瑣言云凝好為詞曲布於汴　餘拜官有差攷異薛史云劉昫以平
洛泊入相即毀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又見譴名錄　章判三司契丹至不改
職以目疾乞休授太保卒於東京通鑑目錄云契丹疑李穀貳　癸卯遣趙瑩初攷異薛史云周廣順
於漢穀詞氣不屈竟釋之命孔知濬署滑州節度使紀均未載　使田敏如契丹遇
瑩於幽州悲懷不已及被疾乞歸骨南方乃遣曹繼翰及子易從護　馮玉玉字景臣定州人歐史云
喪還葬贈太傅子易則先留仕周為刑部郎中太祖命以舊第歸之　玉為相積貲鉅萬彥澤
兵先入其家一夕盡見彥澤猶請持晉玉璽獻契丹
不納授太子太保從子傑逃歸中國玉懼罪以憂死　李彥韜將三百騎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太
妃安氏妻馮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寶等於黃龍府攷異通鑑謂即慕容氏所築和龍城輯覽云渤
海扶餘府太祖所置在混同江非和龍也故城
在今奉天　安置以宦官宮女百餘人從攷異薛史云初帝遇四方進獻器皿多以銀於外府易金
府開原縣　而入曰金者貴而且輕便於人力識者以為北遷之兆通
鑑云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至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對泣且曰臣無狀
負陛下因傾貲獻主至中渡橋見威寨嘆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去契丹國志云至
錦州迫拜太祖像呼曰薛超悞我馮后求毒藥欲俱自殺不果晉朝陷蕃記四卷范質撰晉末在
翰林曾草降表知其事為詳記初遷黃龍府至徙建州凡十八年卒宋乾德二年也漢諫議大夫
賈緯備史六卷敘晉亂一事為一詩系之清異錄云主至孟津一古寺遺所張紫羅傘五層疊垜
仍泥金作盤花但朱柄折耳歐史云馮后為重允妻寡居有美色出帝居喪納為后預政專寵契
丹暴其罪曰納叔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典云云按重允為高祖弟養以為子齋東野語云少帝
事歐史多本王淑之幽懿錄淑之小吏家為帝所殺詞多不實然攷之舊史均無是說其妄可知
紀未　三月丙戌朔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寺方技百工圖籍歷象石
載
經銅人明堂刻漏大常樂譜諸宮懸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攷異歐史云晉初命崔梲等定
文武二舞正旦奏於庭而登歌

發聲悲離煩懣如薤露虞殯之音無不應節其年高祖崩開運中陶穀請廢二舞未幾契丹滅晉悉入虜廷聞者流涕紀未載

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

攷異陸游南唐書云初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不省嗣聞契丹遁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為北面行營招討使及聞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馬令南唐書云保大五年契丹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册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辭之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叱曰閩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按保大五年即晉開運四年也龍衮江南野史云時中原無主寇盜縱橫嗣主自嘆不能出師恢復土宇而勞師海隅為先代之罪人云

江西峽江訓導蒲鄉李有棠編纂

趙德鈞父子構亂

太宗天顯六年冬十二月帝遣人以詔賜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德鈞相州人也初仕幽州劉守文為軍校攷異薛史云本名宏實幽州人也初仕劉守文守文死守光署為軍校降莊宗累歷郡守同光三年移鎮幽州初賜姓名李紹斌至是始復姓名德鈞宏簡錄云拜盧龍節度封北平郡王鎮幽州十餘年有防禦功所載較詳劉祁令蓨縣方輿紀要云漢置屬信都國今景州治顏師古曰蓨讀曰條周亞夫封條侯即此守文命德鈞攻之納祁妻种氏并其子子之是曰延壽少美容貌好書史尚唐明宗女興平公主與石敬塘為僚壻駙馬都尉明宗子秦王從榮恃權跋扈延壽求補外出為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加封魯國公進樞密使鎮許州

七年秋七月趙德鈞使人來進時果攷異歐史云距幽州北有榆關唐時於此置東西狹石紫蒙白狼等戍戍兵皆有田宅長子孫唐末廢散契丹因陷平營邊苦寇鈔自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築城置戍及破赫邈等置三河縣由是幽薊始得耕牧而餉饋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撩剌泊寇雲朔明宗患之命石敬塘鎮河東以禦之按撩剌泊一作撩剌泊又作納剌泊在大同府北境史未載方輿紀要云唐長興中趙德鈞節度幽州以契丹數入寇乃城潞河而戍之民始得耕稼即今通州地三河縣在通州東七十里薛史云德鈞奏發河北數鎮丁夫開王馬口至淤口以通水運凡二百里在鎮甚有善政累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十一年秋七月唐河東石敬塘謀叛唐發兵討之敬塘遣趙瑩來求救時趙德鈞亦遣使至九月帝自將救敬塘次太原敗唐將張敬達等兵遂圍晉安寨唐主從珂懼遣趙德鈞率所部兵會其子延壽軍於團柏谷逗留不進先是遼師屢攻北邊禁軍多在幽并德鈞敬塘早懷二志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德鈞又為子求領鎮州不許攷異歐史云廢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子求鎮州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強兵求大鎮

苟能破契丹而取太原雖代子亦可若玩寇要君恐犬兎俱斃耳因遣使趣進軍　及晉安寨破楊光遠安審琦殺張敬達以降僕射蕭庫克齊原作酷古只奏趙德鈞等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之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於山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馳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辛未兵度團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攷異通鑑云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遂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過易州以劉在明軍自隨至鎮州合董溫琪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至西湯子延壽請以兵屬志在併范延光軍屯團柏谷踰月不戰密通契丹請立已爲帝維翰力爭乃止晉安破延壽父子先遁諸將繼之死者萬計契丹主北歸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拜晉帝於馬首進日別後安否晉帝不顧亦不與言薛史董溫琪作華溫琪西湯作西唐店稍異史均未載又云時德鈞有愛將時賽率輕騎東還漁陽尚千餘人集於潞州節度高行周見德鈞父子在城閣上勸其速迎車駕自圖安計遂降契丹方輿紀要云高河在屯留縣東南即絳河也吳兒谷在黎城縣東二十八里　冬十二月次細河閲降將趙德鈞父子兵馬攷異契丹國志云主責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安在德鈞指示之所殺凡三千遂鎖送其父子歸國見述律太后悉獻寶貨田宅太后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耶又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吾兒將行時吾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榆關亟須引兵歸國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未晚汝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乘亂邀利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曰幽州后笑曰幽州屬我何獻爲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得志遂死史未載

十二年趙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及改幽州爲南京遷留守總山南事以其妻唐國長公主在晉詔取之以歸自是益自激昂圖報

會同元年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兼政事令

三年夏四月庚子帝至燕幸留守趙延壽別墅

六年冬十二月帝如南京議侵晉命盧龍軍節度使趙延壽與趙延昭等由滄恆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攷異契丹國志云延壽勸遼主伐晉乃集兵五萬使將之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由是爲盡力通鑑云契丹主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爲盡取中國之策所載較詳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趙延壽等率前鋒五萬騎次任邱己卯圍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降太守吳巒投井死己丑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擊晉軍破之獲其將賽項羽軍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來逆破之至頓邱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諫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澶州奪其橋梁敵不足平帝然之適晉軍先歸澶州高行周至祈城延壽將輕兵逆戰帝親督騎士突其陣敵遂潰師還仍留徇貝冀深三州（攷異太宗紀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來救遼師不利因延壽言命延壽等以數萬騎急擊高行周於戚城大敗之所載稍異按方輿紀要云冀州在真定府東南二百八十里深州在真定府東二百五十里）

八年春三月戊午趙延壽率前鋒薄泰城杜重威李守貞引軍南遁追至陽城大敗之已而圍晉兵於白團衛村國兵失利師還夏六月丁亥趙延壽奏晉兵襲高陽戍將擊走之

九年秋八月帝自將南侵晉九月趙延壽與晉張彥澤戰於定州破之冬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時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晉人久堅壁不出延壽因紿曰我陷遼久寧忘父母之邦若以軍逆我即歸晉人以為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據中渡橋延壽至滹沱河與高彥溫合步騎兵與晉軍力戰大擊破之死者數萬殺其將王清（攷異本傳作王晴）兩軍相拒帝潛由他渡濟留延壽與耶律碩格（原作朔古）據橋敵不能奪屢敗之重威等退保中渡寨遂進兵夾滹沱而營延壽等分軍圍守之糧盡勢窮重威等乃率眾降詔分其軍之半隸延壽賜延壽龍鳳赭袍且曰漢兵皆爾所有宜親往撫慰延壽至營重威守貞皆迎謁馬首（攷異通鑑云初杜威降契丹恐其為變欲擁晉軍納之河流或諫而止及使威統眾屯陳橋士卒凍餒威出人皆唾罵契丹主猶欲誅晉兵延壽固諫且言從其家屬於恆定雲朔間每歲分番戍南邊何憂其為變主悅由是晉兵得免分遣還營史未載）

大同元年春正月帝入汴二月升鎮州為中京以趙延壽為留守大丞相兼政事令樞密使（攷異宏簡錄云）

太宗給延壽貂蟬冠不肯服別為燕王冠以自表異東都事畧同史未載時延壽因李崧求為皇太子帝曰吾於魏王雖割肌肉亦不惜但皇太子須天子之子得為魏王豈得為也蓋帝嘗許滅晉後以中原帝延壽以故摧堅破敵常以身先至是使崧達意帝命遷其秩張礪擬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帝弗許延壽恨之謂人曰吾不復入龍沙矣尋世宗立隨歸國攷異薛史云延壽在汴復娶明宗小女為繼室先為延州節度使周密子廣所娶至是奪取之主還至邢州升延壽坐在左右相之上契丹國志云延壽聞太宗崩即日引兵入恒州自稱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道世宗至用密計召入飲酒數行引入內遂鎖之去歐史云兀欲執延壽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史未言矯詔及被鎖籍家事今從本傳以翊戴功授樞密使天祿二年卒攷異大平廣記云延壽即戎之暇時以篇什為意甚有雅致常在虜廷賦詩南人聞者往往傳之綱目云漢天福十二年七月晉昌節度使趙匡贊降於蜀匡贊延壽子也恐不為朝廷所容故降蜀尋因判官李恕諫復降漢薛史云匡贊仕契丹為河中節度使後入中國歷仕漢周累授節鎮及統軍使仕宋歷廬延邠鄜等四鎮馬通鑑輯覽云後避宋太祖諱改名贊鎮延州彰武軍羌胡畏服延壽傳未載

魯呼爭立喜隱事附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太宗天顯四年冬十月命皇弟魯呼(原作李胡)帥師趣雲中討郡縣之未附者魯呼一名鴻觀(原作洪古致異契丹國志名既)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曰舒嚕(原作述律)太后最所鍾愛少勇悍多力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奇之曰吾家鐵兒也嘗大寒太祖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魯呼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以從征渤海有功封為自在太子至是遣徇地代北馬十一月太宗親餞於西郊以出師告天地及太祖行宮

五年春正月魯呼奏拔寰州捷多所俘獲二月還自雲中朝於行在以先所俘渤海戶賜之三月魯呼請故宗室錫里(原作舍利)郎君以罪繫獄者詔從之乙亥冊為壽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馬大元帥

八年春正月命魯呼等伐黨項帝親餞之三月魯呼討黨項勝還宴勞之嗣後太宗出征魯呼嘗留守京師

大同元年春正月太宗入汴夏四月發汴州皇弟魯呼遣使問軍前事太宗優詔答之及崩於欒城世宗奉梓宮還次鎮陽即位舒嚕太后聞之怒命魯呼率兵拒之至泰德泉為安圖(原作安端)瑠格(原作留哥)等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烏哲(原作屋質)勸太后許之時魯呼在側作色曰我在烏雲安得立烏哲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魯呼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

謗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奚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約既定遂罷兵趨上京已而有告魯呼與太后謀廢立者遷之於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 其子喜隱謀反辭連魯呼因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峰山西谷統和中追謚欽順攷異契丹國志作恭順皇帝重熙末更謚章肅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完 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歷中謀反事覺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於獄及改元保寧始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封宋王輕剽無恒怙惡不悛屢謀亂貶而復名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喜家自復封後得志而驕主名不時至怨鞅之由是憤怨謀亂為閤門使酌古子海里所告喜家坐廢酌古加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海里遙授龍州防禦使所載較詳嘗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為祖書辭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招討使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授北面招討使命往河東索吐蕃戶復謀叛帝命械其手足築圜土囚祖川會宋降卒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為上京留守楚實勒原作除室所擒留禮壽伏誅喜隱賜死攷異宏簡錄李胡次子完應歷三年與郎君嵇斡敵烈謀反事發完免死景宗時完追封衛王卒魯呼傳未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世宗之立

太宗大同元年夏四月世宗即位於鎮陽世宗諱阮小字烏雲原作兀欲攷異通鑑輯覽作鄂約薛史作烏裕人皇王諱倍國皇帝長子母曰柔貞皇后蕭氏生而儀觀豐偉內寬外嚴善騎射樂施與人望歸之人皇王歸唐被害太宗愛之如子攷異歐史云兀欲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散之一日而盡會同九年從伐晉求父遺骸葬之大同元年春二月封永康王四月太宗崩於欒城戊寅奉梓宮次鎮陽時帝崩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為南院大王耶律吼諸北院大王耶律斡原作洼議曰天位不可一日曠若請於太后則必屬魯呼原作李胡彼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斡然之及會議世宗以魯呼及壽安王在朝猶豫未決適安國原作安搏直宿衛安圖父迪里嘗以諫立太宗為太后所殺安圖自幼為世宗所憐卹安圖密自結納世宗因召問計對曰大王聰安寬恕人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圖詐以魯呼死傳報軍中皆以為信於是安圖詣南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斡聞而遽起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嘗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有我輩在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立之為國家啟釁安圖對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貳況王賢明人心樂附今天下甫定稍緩則大事去矣若白太后必立魯呼且魯呼殘暴行路共知果嗣位如社稷何南院大王吼曰此言是也吾計決矣乃整軍召諸將定策立世宗且令之曰大行上賓神器無主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

軍法從事諸將以太子崩時舒嚕原作述律太后嘗殺酋長及諸將數十人至是皆懼死莫不欣然從
命世宗遂即位於柩前攷異契丹國志帝入懷州執趙延壽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日臨崩則無遺詔燕王安得擅立耶後數日集蕃漢諸
臣於府署宣太宗遺制云云可於中京即皇帝位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受賀歌吹之聲不絕於內史均未載甲申次定州命天德字必徹原作苾扇太宗宮人蕭氏所生
碩格原作朔古嘉哩原作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后聞之怒命魯呼率兵拒之攷異歐史云兀欲留麻荅守鎮州晉諸將相隨
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從行六月次南京五院額爾奇木原作夷離菫安圖原作安端詳袞原作詳穩瑠格原作留哥等遣
人馳報請為前鋒至泰德泉遇魯呼軍與戰敗之時安圖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刺之瑠格
以身衛安圖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圖得馬復戰以是獲勝瑠格與安圖朝於行在世宗遣郎君
勤德等詣兩軍諭解并使偉王將兵次石橋方輿紀要云在臨潢南宋胡嶠入邊錄石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洲北則宣化館是也太后所
使降將李彥韜迎降秋閏七月次潢河太后整軍拒於橫渡時魯呼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
曰我戰不克先殄此曹人皆洶洶相謂曰若果戰則是父子兄弟相夷矣相持數日用烏哲原作屋質
之謀各罷兵趨上京語詳烏哲事中已而聞魯呼與太后復有異謀遷於祖州誅司徒華沙原作劃設
及春博里原作楚補里一作楚不魯孟父房楚國王揚珠子八月尊母蕭氏為太后以崇德宮戶分賜南北院大王各五
十吼傳字赫嚕巴古濟後端慤好施不事生產為南院大王蒞事精簡世宗立加採訪使字和勒博官北院大王幹傳字敵輦實嚕孫有器識人以公輔期由特里袞遷北院大王世宗立拜裕
悅宏簡錄吼為當時七賢之一與洼均以壽終安圖楚補各百達魯原作的魯攷異吼傳世宗賜以寶貨吼辭曰的碌坐事籍沒哀而出之受賜多矣許之是的魯即係的碌
搭拉原作鐵刺子孫先以非罪籍沒者歸之癸未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圖原作安摶為之拜裕悅原作于越本傳
曾祖揚珠元祖長子安圖自幼若成人太宗曰爲令器事母孝以父死非命未葬不預宴樂至是以定策功寵任無比事皆取決然性大寬樂僭苟簡豪猾縱恣不能制察克兵犯御幄不能討中
外短之穆宗立以立世宗故不復委用尋薨與齊王雅斷哈謀亂繫獄死姪薩結詳袞九月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改元天祿以安圖原作

安端主東丹國封明王察克原作察割為泰寧王瑠格為特里袞原作惕隱高勳為南院樞密使　是年蕭翰矯詔以許王從益帝中國引兵北歸漢主劉知遠稱帝於晉陽入汴殺許王及其母王淑妃薛史云時漢高祖入汴以杜重威為宋州節度使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子宏璲告急於鎮州滿達勒乞援使宏璲為質遣蕃將楊袞赴之未幾滿達勒被逐楊袞而還至洺州

天祿二年春正月天德蕭翰瑠格瓊都原作盆都等謀反誅天德杖蕭翰遷瑠格於邊罰瓊都使哈噶斯原作轄戛斯國　漢主知遠殂子承祐立知遠第二子封周王後稱隱帝　夏四月南唐遣李朗王祚來慰且賀並奉蠟丸書議攻漢　冬十月南京留守趙延壽卒以中臺省右相德哷代之封燕王攷異德哷原作牒蠟通鑑及十國春秋均作述軋通鑑輯覽作舒幹五代會要作碩岳按本傳世宗即位遣使馳報仍命執偏將珠展來使誤入珠展營珠展得詔反誘執德哷送太后尋亡歸使守南京所載較詳

十一月駐蹕彰武南攷異契丹國志云四月帝幸遼陽初述律太后遷晉故帝於懷密州去黃龍府西北千五百里太后敗始得還遼陽至是詣御帳上謁伏地請罪與飲奏樂伶人見故主皆泣下尋取其子延煦去復遣還未幾取其幼女以與后兄禪奴利因求賜地種牧許之已而徙建州取其寵姬趙氏聶氏歸漢高祖實錄云少帝帥族侯耶律氏于野初甚疏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耶律氏亦假以辭色綱目遷建州載在乾祐二年二月即天祿三年也薛史禪奴利作綽諾錫里云徙建州時節度趙建暉盡禮奉迎館於衙署割寨地五十餘頃分耕給食地離建州數十里契丹國志謂趙聶二姬為太宗述律王所取又趙建暉作趙延暉延一作元史未載方輿紀要云建州亦曰保靜軍遼置在靈河縣南屢遭水患隆緒時又遷於河北即唐故崇州城也見地理志

三年春正月蕭翰及公主額伯哩原作阿不里謀反翰伏誅額伯哩瘐死獄中　秋九月召諸臣議南侵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下貝州高老鎮徇地鄴都南宮在冀州西南六十里堂陽在南宮縣西南二十里殺深州刺史史萬山俘獲甚眾攷異歐史云乾祐元年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邱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甚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人皆懼人馬傷死大半薛史乾祐二年十月契丹陷貝州高老鎮至鄴都北境及南宮堂陽殺掠吏民數州大被其害命郭威巡邊王峻參軍事契丹攻深州刺史史萬山兵敗死之尋解去通鑑目錄云契丹闖漢兵渡河引去威至邢州遷所載較詳

四年春二月泰寧王察克來朝留侍是月建政事省秋九月如山西　冬十月自將南侵漢攻下安平在晋州東北九十里內邱在順德府北五十五里即漢中邱縣束鹿在祁州南百二十里等城大獲而還攷異五代會要云乾祐三年十一月烏雲率騎數萬南寇陷邢州之內邱縣深州之饒陽縣按饒陽今屬晋州在州東北百三十里　冊皇后蕭氏　是歲晋故太后卒攷異契丹國志云時病無醫藥戟手罵重威守貞曰死不置汝令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爲遼地鬼前安太妃亦然周顯德中帝與后及諸皇子皆無恙從者多物故所載較詳　漢郭威歐史邢州堯山人父簡官順州刺史爲仁恭殺威少孤依潞州常氏薛史謂本常氏子隨母適郭冒其姓爲繞母韓氏所養字文仲因隱帝被弒攷異五代春秋云是年十一月威反慕容彥超與戰於劉子陂兵敗帝崩五代會要云帝爲郭允明弒于京兆之趙村冊府元龜云威初在太原與帝相戲押嘗夢威爲驢負之昇天俄變爲龍舍帝而去迎劉崇知遠母弟後更名旻子贇纂廢爲湘陰公攷異五代春秋云威入都大掠太后令立贇遣馮道往徐州迎之契丹入寇威帥師北討次澶州還師通鑑攷異云時齋詔迎贇者爲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

五年春正月漢郭威弒其主贇而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攷異綱目於威自立事繫之乾祐三年十一月乃天祿四年此書於五年正月當是來告之遲歐史與紀同五代史補云豫章僧號上藍者精術數自唐末著讖云石榴花發石榴開議者謂石榴即晋漢再言者明不過二世也并致良馬　漢劉崇自立於太原　帝如百泉湖　二月周遣姚漢英華昭允來以書辭抗禮留不遣攷異五代會要云周廣順元年正月命左千牛衛將軍朱憲請修和好烏雲亦遣雅古吉報命獻良馬四太祖命左丞田敏供奉官蔣光遜銜命往聘四月敏等回烏雲遣使什哩獻碧玉金鍍銀裏鞍轡并馬四十匹太祖命左金吾將軍姚漢英及華光裔往使薛史云先是烏裕遣使與漢書至境上會京師亂平帝回至澶州遇蕃使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歸蕃致書敘革命之由并遣以金銀酒器及玉帶按歐史雅古吉作裊骨支所載各異　夏六月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即遣燕王德呼樞密使高勳往冊爲大漢神武皇帝南唐遣蔣洪來乞舉兵應援　是夏帝清暑百泉嶺　秋九月自將南侵周次歸化州尚和原作祥古攷異游幸表作詳古山祭讓國皇帝於行宮羣臣皆醉察克原作察割攷異通鑑輯覽作察罕反帝遇弒年三十四攷異歐史云兀欲會各部酋長復謀入寇皆不欲兀欲強之燕王述軋與泰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之於大神淀按嘔里僧通鑑作漚僧地理志作額哩森通考作烏辛皆歐新之轉均係一人蓋察克字烏紬原作歐辛也大神通鑑作火神胡三省引宋白云在新州西淀讀爲殿淺水曰淀史稱歸化州即唐之武州去新州不遠遼上京亦有大神淀與此非

一也見錢竹汀集方輿紀要云主議於九十九泉不合行至火神淀被弑鞍土地志云數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上源在沮陽縣城八十里遼志云在豐州境內火神淀在保安州西所載較詳葬顯陵欽異紀云葬于顯州西山契丹國志云即醫巫閭山諸大臣討亂黨察克及燕王德呼本傳字蘇蘭巴古濟後察克叛德呼方醉其妻扶入察克幕因從之明旦壽安王率兵諸亂黨悉降德呼不降凌遲死妻子皆誅紀未載六院大王朗本傳字歐辛季父房阿古齊孫察克作亂遣詳袞蕭胡里率兵往應命曰當持兩端助其勝者穆宗立伏誅籍其家屬紀未載等皆誅之立穆宗初世宗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侮諸宰執而荒於酒色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征討猶因北漢南唐乞兵應援與周構怨以及於禍先是右皮室詳袞烏哲屢表言察克姦邪不納是年七月帝幸太液谷留飲三日察克謀亂不果至是至尚和山察克邀壽安王與語弗從遂與瓌都等謀卒遇害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蕭翰謀逆

太祖天贊元年夏四月唐李存勗圍鎮州節度使張文禮遣使來告急詔將軍康末怛率蕭翰等往擊敗之殺其將李嗣昭拔石城翰一名迪里（原作敵烈）字哈準（原作寒真一作寒貞攷異通鑑輯覽作罕札）宰相達魯（原作敵魯）之子（攷異薛史云蕭翰父曰阿巴曾引衆寇平州劉仁恭遣騎將劉雁郎與守光率騎先守其州阿巴為所紿被擒契丹贖歸尋以妹為安巴堅妻通鑑輯覽云阿巴舊作阿鉢）舒嚕（原作述律）太后之從子太宗請安后之兄也（契丹國志云其妹復為世宗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后族皆稱蕭氏（攷異外戚傳太宗入汴賜后族小漢曰蕭翰宏簡錄云李崧為制蕭翰姓名史未載）性殘忍工騎射

太宗天顯十一年秋九月帝自將伐唐以援河東與唐師戰於太原其將張敬達來拒翰率兵自東北衝唐兵為二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會同初領漢軍侍衛

八年春正月從伐晉敗晉將杜重威兵追至望都翰請舍騎而射帝止之軍士步進敵人持短兵猝至國兵失利帝深悔曰此吾用言之過以至於此

九年冬十一月杜重威等退保中渡寨帝命趙延壽等分兵圍之潛遣翰等斷晉糧道（攷異通鑑云翰與通事劉重遇將兵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其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獲進至欒城降之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所載較詳）

大同元年春正月太宗入汴三月班師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夏四月發自汴州留翰鎮撫之丁丑崩於欒城世宗奉梓宮次鎮陽即位於柩前翰聞之欲北歸會漢主知遠稱帝擁兵發晉陽翰遂

遣高模翰迎唐明宗子許王從益（攷異翰傳從益作從敏歐史云從益為淑妃養子晉高祖封為郇國公奉唐祀出帝立還洛陽德光入汴為趙延壽娶從益妹號永安公主淑妃主婚乃拜從益為彰信節度仍與妃還洛陽翰欲北去使人召之子母匿於徽陵域中竟迫以東漢高祖遣郭從義殺之）知南朝軍國事尋備百官立為帝（薛史云時衆議尚欲城守太妃不從劉審交方爲三司使謂宜聽太妃處分於是遣使迎漢祖以翟光鄴爲樞密使召高行周武行德均不至用王景崇爲宣徽使監左藏庫取庫金奔漢審交幽州文安人光鄴濮州鄄城人）翰乃引兵徑赴行在秋閏七月世宗與舒嚕太后相拒於潢河橫渡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翰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攷異瑠格傳和議成太后問瑠格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語與此同）初耶律烏哲（原作屋質）以附太后被囚翰聞而快之即因所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及今在狴犴何烏哲曰第願公不至如此翰默然

世宗天祿二年春正月翰與天德瑠格（原作留哥）瑣都（原作盆都）謀反誅天德翰以尚帝妹額伯里（原作阿不里）故杖而釋之天德為太宗庶子宮人蕭氏所生也猛悍趫捷嘗從破石晉有功先是翰謀亂時耶律實喇（原作石剌）告烏哲遂入奏之翰等不伏帝不欲發其事烏哲固諍以為不可乃詔烏哲鞫案翰伏辜帝竟釋之

三年春正月翰復與公主額伯里以書結明王安圖（原作安端）反烏哲得其書以奏乃誅之額伯里瘐死獄中（攷異契丹國志云翰留守汴京滋德宮有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瑣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死按歐史云初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述其所見作陷虜記所云翰妻事不合）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烏哲定變

太宗大同元年夏四月太宗崩於欒城世宗行次鎮陽即位舒嚕(原作述律)太后聞之怒遣皇子魯呼(原作李胡)以兵逆擊敗於泰德泉世宗軍至潢河橫渡隔岸相拒以耶律烏哲(原作屋質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烏珍)之謀各罷兵趨上京烏哲字敵輦系出孟父房簡重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間為特里袞(原作惕隱)時從太后世宗以其善籌欲行間乃設事奉書太后太后以書示烏哲對曰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太后見疑臣雖欲盡忠得乎為今計莫若和解事必成否則宜速戰決勝負倘人心一搖國禍不淺宜裁察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示汝對曰魯呼永康王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何不可之有太后當思長策與永康王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永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使授書於帝帝遣耶律哈斯(原作海思攷異本傳隋國王實嚕庶子官宣徽使既和領太后諸局事穆宗即位與冀王迪里謀立隆科死獄中)復書辭多不遜烏哲諫曰書意若此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謂莫若和好帝曰彼衆烏合安能敵我烏哲曰即不敵奈骨肉何況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魯呼者無噍類矣以此計之惟和為善左右皆失色帝良久問曰若何而和對曰與太后相見各舒忿恚和之不難不然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哈斯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怨言交讓殊無和意烏哲反覆辨難左右感激大慟太后曰議未定神器竟誰歸烏哲曰太后若授永康王順天合人復何疑魯呼厲聲曰我在烏

雲（原作兀欲世宗小字）安得立烏哲曰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王之立尚以為非況公暴戾殘忍人多怨讟萬口同聲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太后顧曾呼曰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乃許立帝帝謂烏哲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帝嘉其忠

世宗天祿二年春正月耶律天德蕭翰謀反下獄特里袞瑠格（原作留哥）及弟瓌都（原作盆都）結天德等為亂耶律實喇（原作石剌）潛告烏哲烏哲遽引入見白其事瑠格等不服事遂寢未幾瑠格邀駕觀樗蒲奉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瑠格自誓帝復不問烏哲奏曰當使實喇與對狀不可輙恕帝曰卿為朕鞫之烏哲率劍士往訊之天德等伏罪誅罰有差明年蕭翰復以謀反誅

三年烏哲表列泰甯王察克（原作察割）陰謀事帝不聽尋拜為右皮室詳袞（原作詳穩）

五年秋九月帝南伐次歸化尚和祥古（原作山）察克弑帝烏哲聞變亟遣人召諸王及諭禁衛長皮室等同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烏哲遣弟沖迎之王意尚猶豫烏哲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羣臣將誰事社稷將誰賴悔莫及矣王始悟諸將聞烏哲出相繼而至遲明整兵出賊不意圍之遂誅察克語詳察克事中亂既平穆宗即位謂之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烏哲固辭

穆宗應歷五年以烏哲為北院大王總山西事

景宗保甯元年冬十一月以北院大王烏哲為裕悅（原作于越）時宋師圍太原命烏哲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為大軍至懼而宵遁

四年北漢主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烏哲烏哲以聞帝命受之

五年夏五月烏哲卒年五十七帝輟朝三日後道宗詔上京立祠祭享樹碑以紀其功攷異宏簡録道宗時庶子唐古乞銘父功始命耶律庶成製文勒石上京崇孝寺并立祠祀之唐古字敵隱康謹善屬文統和中述其父安民治盜之法以進補小將軍歷豪州刺史唐古部詳穩隗衍黨項部節度使改右夷离畢均有治續本傳畧仝又嘗上疏言自建哈屯城以來西番數為邊患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

同時室昉字夢奇南京人會同中第進士太宗入汴受詔知制誥總禮儀事應歷中累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闥十餘年保甯間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改南京副留守決訟平允人皆便之累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進尚書無逸篇太后嘉奬是時與韓德讓耶律色珍原作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知無不言法度修明朝無異議屢請致仕令居南京封鄭國公免拜賜几杖統和九年遘疾授中京留守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遼史紀傳及百官志稱昉為中京留守治大定府錢竹汀謂中京大定府本奚王牙帳地統和二十五年始築城稱中京不應此時即有留守當是南京之譌加尚父七月卒攷異徐乾學後編作九月年七十五贈尚書令

耶律賢適字阿克展原作阿古真裕悅羅卜科原作魯不古子嗜學有大志為烏哲所重嘗謂人曰是人當國天下幸甚應歷中討烏爾古還擢右皮室詳衮景宗立以功加檢校太保賜推忠協力功臣加特進同平章事保甯二年秋拜北院樞密使兼侍中三年為西北路都部署忠介詹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屢決滯獄百司罔敢懈大丞相高勲攷異本傳字鼎臣晉北平王信韜子仕晉官閤門使隨杜重威來降授四方館使好結權貴能服勤大臣多推譽之天祿間為樞密使總漢軍事應歷初封趙王改南京留守景宗立以定策功進王秦遷南院樞密使以毒藥餽駙馬都尉蕭卓琳事覺流銅州尋謀害蕭思溫詔獄誅之籍其家賜思溫都部署尼哩原作女里席寵放恣及帝姨母保母勢薰灼賢適患之言於帝不報乾亨初疾篤得請封西平郡王卒年五十三子觀音大同軍節度使

巻三十九

江西峽江縣志

DS
735
.A2
L5
v.39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劉漢之臣

世宗天祿五年春正月漢郭威弒其主贇而自立國號周攷異綱目繫於天祿四年辨見世宗事中河東節度使劉崇聞之稱帝於太原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今太原府汾今汾州府忻在太原府北代在太原府東北嵐今太原府嵐縣憲故城在今靜樂縣隆今岢嵐州蔚在太原府東南沁在太原府南遼即唐樂平郡麟治新秦縣石今永寧州十二州之地攷異薛史云周廣順元年二月劉崇遣劉鈞及白截海率萬騎攻晉州王晏拒卻之崇軍傷死甚衆鈞一作筠史未載夏六月崇為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即遣燕王德呼原作牒蠟樞密使高勳冊為大漢神武皇帝攷異契丹國志云二月命招討潘聿撚遺劉崇子承鈞書崇復書求封乞援四月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崇使鄭珙以厚幣來請行冊禮從之尋遣學士衛融來謝歐史云兀欲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朱翌猗覺寮雜記云玉帶闊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劉昱以十二稻玉帶遺漢高祖晉陽見聞錄云珙達虜廷虜俗以酒池肉林為名雖不飲酒如常曜輦皆加灌注成疾珙魁岸善飲羅無量之逼宴罷載歸一夕腐脇卒輿尸復命史均未載秋九月帝自將南侵周次歸化州尚和原作詳古山被弒羣臣討平亂黨立穆宗而還是歲改元應歷遣劉承訓告哀於漢冬十一月漢遣使來弔嗣後信使不絕攷異薛史云七月鎮州奏破河東賊軍於平縣西斬首五百級歐史云十月漢人攻晉州十一月王峻王彥超拒卻之契丹國志云九月北漢主自圍柏攻周帝引兵會遇害十月穆宗遣蕭禹厥將奚遼兵五萬會北漢伐周攻晉州周將王萬敢史彥超何徽拒之周太祖率王峻來救遼漢兵夜遁五代史纂誤云歐史謂蕭禹厥出陰地關攻晉州為王峻敗按峻傳晏聞周兵至即解去未交鋒安得云敗也通鑑輯覽云周主親征不果行禹厥作裕矩所載各異按通鑑云契丹北至晉陽士馬什損三四時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遼幣賦役煩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衆史均未載按陰地關在靈石縣西南百二十里

穆宗應歷二年夏六月漢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臺省右相高模翰及漢兵圍晉州在真定府東八

十里攷異薛史云周廣順二年二月府州折德扆奏破河東軍斬首二千級尋克岢嵐軍九月契丹寇深冀州遣劉誨何繼筠等拒却之番軍殺冀部丁壯數百去杜延熙敗之於瀛州南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契丹易州刺史石越來奔歐史云契丹遣楊袞將兵十萬助漢漢主以張元徽為先鋒自將三萬騎攻潞州敗李筠將穆令鈞兵於太平驛圍潞州契丹國志云六月遼幽州節度使蕭海真詐降周不納九月攻冀州為周拒是冬幽境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周詔所在賑給中國民被掠得還者十五六方輿紀要云高模翰渡葫蘆河寇冀州周兵屯貝州拒之所載較詳

是冬漢遣使進葡萄酒

三年春閏正月漢以高模翰郤周軍遣使來謝攷異契丹國志云正月攻定州為周將楊宏昭所敗六月張藏英降周綱目宏昭作宏裕歐史云正月麟州刺史楊重訓叛於漢來附七月契丹盧臺軍使藏英來奔薛史云閏五月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拒却之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至無極而還史均未載秋八月漢遣使來求援

四年春正月周主威殂養子晉王柴榮嗣立邢州龍岡人父守禮威聖穆后兄威無子養為子曾翠隆平集云柴翁者獨居司寞事一日笑不止妻問故不答醉以酒乃曰帝命郭郎為天子按翁即守禮父史佚其名東都事畧云時世宗尹開封曹翰勸入侍太祖疾翰總府事及即位歷州鎮二月周遣兵攻漢命政事令耶律達魯原作敵祿字陽隱孟父楚國王後援之丙辰漢遣使來進茶藥帝幸南京夏五月忻代二州叛漢遣南院大王特烈原作撻烈助達魯討之敗周師於忻口在忻州北五十里其將符彥卿引兵退六月特烈獻所獲攷異契丹國志云二月遼遣武定節度使楊袞將兵會漢主趣潞州周李筠來拒五月周主自將至晉陽旗幟環城四十里袞遁主因之使屯忻代符彥卿迎戰遼兵退保忻口彥卿輕進敗還晉陽特烈傳周遣郭從義尚鈞等拒於忻口特烈擊敗之獲其將史彥超周軍遁歸復所陷城邑按通鑑作李筠張永德無從義鈞名綱目云三月世宗與漢主戰於高平親犯矢石宋太祖與張永德分左右翼奮擊漢大敗張元徽戰死袞遁漢主奔晉陽薛史云高平之戰前夕有大流星如日行數丈墜於賊營又張元徽作張暉與樞密王延嗣同死先是世宗命李彥崇守江猪嶺過冠歸路聞敗而退及崇歸果由是嶺坐貶嶺在長子縣西南五代史補云初樊愛能何徽敗世宗怒躍馬入陣衝崇軍崇驚遂大敗凱還至潞州斬愛能等初崇見周兵少請以本軍戰契丹畏周軍不救而敗王溥聞見近錄云初敗斬將七十二卿即

歐史云圍城久不克聞史彥超戰死班師倉卒之際士失甚多憂憤不食者數日又云四月漢董希顏以汾州附張漢超以遼州附取嵐憲石沁州李勍殺刺史趙皐以忻州附五月鄭處謙以代州附五代史纂誤云北漢世家謂桑珪殺處謙以城降周稍異方輿紀要云周初遣王彥超出陰地關攻汾州符彥卿自磁州固鎮出漢軍後漢主至高平陳於高原與周軍遇中軍陣於巴公原為周兵敗高平縣巴公原均在澤州北里道記云固鎮至遼州三百一十里紀載各異

秋九月漢為周所侵遣使來告冬十一月彰國節度使蕭迪里原作敵烈太保許從贇奏忻代二州捷

五年春二月漢遣使來上尊號不許夏四月周侵漢漢遣使求援攷異五代會要云顯德二年三月命許州節度使王彥超等築壘於李晏口與蕃兵數千騎戰與高平縣南敗之史未載薛史云三月建李晏口為定安軍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壘先是貝冀之地密邇戎疆馳突無阻帝按圖定策築壘戍守頗阨要害敵騎不敢涉河邊民得耕牧馬通鑑輯覽云今為李晏鎮有二一在景州東北為東鎮一在深州南為西鎮以迎降將張藏英守之冬十一月漢主崇殂次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遣使弔祭遂冊立之攷異崇卒於顯德元年即應歷四年通鑑考異徵據各書甚詳契丹國志亦繫於四年冬云承鈞上書稱男遼謂之兒皇帝史載在五年疑誤五代史纂誤云歐史十國年譜顯德元年即旻乾祐七年注云承鈞立即戰於高平之歲而東漢世家謂旻自高平敗後被圍以憂得疾明年十一月卒所載互異蓋世家誤有明年二字也按薛史周世宗紀及僭偽列傳皆言旻死於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亦誤惟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作卒于甲寅冬與年譜合方輿紀要云崇葬交城北山山在交城北百二十五里十二月漢遣使來議軍事

六年夏六月漢遣使來議軍事

七年夏五月漢遣使來貢攷異薛史云顯德四年十月漢麟州刺史楊重訓以城降周授防禦使契丹國志云十一月遼遣侍中崔勳將兵會漢將李存環南侵潞州至城下而還贈勳甚厚方輿紀要云李存環自團柏攻晉安南趨潞州進屯梁侯驛昭義帥李筠於太平驛兵敗穆令均戰死筠遁歸上黨歐史作穆令鈞係應歷二年事未言戰死通鑑輯覽謂遇伏被設擊之顯德元年又異

八年夏四月南京留守蕭思溫攻下沿邊州縣遣人勞之攷異通鑑輯覽云小字英格舊作寅古父華默哩舊作忽沒哩本傳字伊庫尚燕國公主在軍握齱不修邊幅皆言非將帥才周攻揚州帝遣思溫躡其後撣暑不敢進拔緣邊數城而還薛史云四月澶州節度使張永德準詔赴北邊以契丹犯境故也五月周陷

東城縣六月思溫請益兵乞駕幸燕攷異本傳周侵馮母鎮勢甚張請益兵詔與統軍司併兵拒之會敵入東城遼軍退渡滹沱而屯思溫勒兵徐行周師退乃還師攷異方輿紀要云顯德五年周成都師郭榮攻拔束城縣在河間府東北六十里思溫傳作東城疑誤薛史云七月刑州留後陳思讓奏破河東軍千人於西山下斬首五百級史未載

冬十二月漢遣使來告周復來侵

九年春正月帝駐蹕潢河夏四月周來侵以南京留守蕭思溫為兵馬都總管擊之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辛未周兵退攷異思溫傳周主與將傅元卿李崇進等分道進圍瀛州陷三關迫固安思溫不知計所出將士請戰不許繼陷易瀛莫州邊民遁入西山思溫表請親征會周主病歸乃還通鑑拔三關及莫州在四月降瀛州在五月退兵在壬子綱目云四月周師至益津終廷輝以城降至瓦橋姚內斌以城降莫州刺史劉楚信瀛州刺史高彥暉皆舉城降進拔易州斬刺史李欽獻關南悉平還趣幽州册府元龜劉楚信作劉信薛史云四月幸滄州駐蹕乾寧軍刺史王洪以城降丁酉御龍舟順流至益津復舍舟登陸抵瓦橋凡得州三縣十七張藏英破契丹於瓦橋關北下固安縣李重進出土門入河東界敗其軍於百井斬首二千級孫行友拔易州擒刺史李存欽來獻斬之方輿紀要云乾寧軍即蘆臺軍在滄州西北九十里為成守重地歐陽忞輿地廣記云五代置乾寧軍入契丹因復取之通鑑云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五代史補云世宗至瓦橋登高阜父老謂是病龍臺遂馳歸先是夢神遺大傘道經一卷得天下至是夢中神索還自知不祥時謂天子姓柴燕者煙火柴入火不利安得成功卒如其言魏璘傳謂璘善卜穆宗問之答如此所載各異六月復容城縣庚辰西幸如懷州攷異薛史云六月潞州李筠攻下遼州獲刺史張丕旦晉州楊廷璋招降河東堡砦十三所都部署韓令坤敗契丹於霸州北史未載

是月周主榮殂子宗訓立世宗第四子後謚恭帝秋七月發南京軍戍范陽攷異契丹國志云是秋九月遣其舅使唐周刑罕儒使盜殺之於清風驛罕儒冀州信都人馬令南唐書云保大二年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初昇元中使宋齊邱選宮嬪雜以珠貝錦綺泛海北通契丹約復中原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遣使報聘虜意晉毀其使數犯中華至是館於清風驛夜半譏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是不至蓋中原間之也江南野史云周世宗初征淮南詔書曰結連并寇與我為仇勾誘契丹至今未已皆齊邱之始謀也武謂虜母青媛乃江南之嬪陸游南唐書云昇元二年契丹使梅里捺盧古來東丹使高徒煥來各以羊馬入貢翰林進二丹入貢圖舍人江文蔚作贊保大初遣公乘鎔如契丹述律遺元宗書并遣王朗先齋殿號子歸聞奏殿號子不知何等語也罕儒刺[illegible]十三年周侵淮南元宗命段處常如契丹求援陳利害甚辯

契丹無出師意留不遣處崇屢面請虜主優容之尋以病卒史均未載冬十二月還上京

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涿郡人父宏殷母杜氏廢其主而自立國號宋攷異東都事畧云時河東與契丹連兵寇鎮定周命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遂遁去史未載薛史云世宗北征凡供軍之物皆命自京遞送內得一木長二三尺其上封題曰點檢做觀者莫測至是乃驗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云世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曲陽張永德為是官命太祖代之又夢從世宗游池上授以印時部下謹言將以出兵日冊點檢為天子內庭不知

夏五月漢以潞州歸附來告六月復以宋兵圍石州潞州復歸宋漢使來告攷異宋史太祖紀六月永安節度使折德扆破北漢沙谷砦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平遙縣十月晉州鈐轄荊罕儒襲北海汾州死之史未載

十一年冬十二月乙未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昭義帥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百餘級獲遼州刺史傅廷彥弟勳以獻史未載

十二年夏四月戊申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北漢攻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九國志云北漢主以僧繼顒知國政繼顒游華嚴見地有寶氣於團柏谷置銀場募民開採置寶興軍史未載

十三年春正月宋城益津關遣南京留守高勳統軍使崔延勳以兵擾之是歲漢兩遣使以宋侵來告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北漢告遼欲巡邊徼乞張聲援八月丁亥王全斌郭進曹彬等攻北漢樂平縣降其將王超等北漢將蔚進郝貴超悉蓄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下樂平建為平晉軍一作樂平軍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縣首領來降九月北漢主引遼軍攻平晉軍郭進等往救師退宋史太祖紀十八縣作十八砦九國志云郝貴超被擒按貴超明年復戰遼州謂被擒者誤方輿紀要云宋乾德四年李繼勳伐北漢漢將劉繼業等扼團柏谷為何繼筠敗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其延夏門會契丹救至乃還平晉軍在太原縣東北二十里北漢復侵安國軍節度羅彥環等追敗之於靜陽鎮安國軍即今順德府史未載

十四年春正月漢以宋將來襲告遣西南招討使特烈援之遂擊敗宋師於石州宋師退考異畢沅續通鑑云正月李繼勳等攻北漢遼州二月刺史杜延韜舉城降遼遣耶律達里六萬騎赴援敗繼勳兵於石州達里用兵賞罰信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見吞併者達里有力馬先官南院

大王烏珍為北院大王璘有政迹故主雖暴虐而境內粗安是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玉等來降按遼里即特烈原作撻列通鑑輯覽作塔魯字尼嚕古六院郎君尼吉察後官終政事令又云遼以六萬騎來援繼勳擊走之未言宋兵敗所載稍異

十六年秋八月漢遣使貢金器鎧甲 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二月安國節度使羅彥瓌等敗北漢兵於靜陽擒其將盧英十二月北漢復取遼州宋史太祖紀盧英作鹿英史均未載

十八年秋七月漢主承鈞殂 攷異畢沅續通鑑云謚為孝和皇帝廟號睿宗按五代史及宋史均不書其廟號惟吳任臣十國春秋書之宋史太祖紀開寶元年正月北漢指揮任恩等以偏城砦降七月胡遇等以潁州砦降 子繼元立遣使來告使人弔祭 攷異宋史北漢世家鈞殂繼恩立郭無為弒之立繼元史不書繼恩者蓋崇在時凡事稟命於遼歲使不絕鈞禮文多畧遼主遺書責以三罪自是遼使不來漢使往輒見留至繼元復遣好據事直書致漏繼恩耳李燾長編載契丹責書畧曰爾先父窮來歸我我先兄天授皇帝待以骨肉洎余繼統兼修前好爾父即世我用命爾即位柩前爾父據有并汾七年止稱乾祐爾不遵先志輒肆更張為李筠舉兵曾不我告誣害段常誅及妻子婦言是用非爾而誰我務敦大義曲容瑕垢父子之道所不忍渝爾宜率德改行無自貽伊戚也云云契丹國志云繼恩為承鈞養子立六十餘日被害畢沅續通鑑云供奉官侯霸榮以刃提胸殺之無為入殺霸榮後亦謀歸欲降宋為閹人衞德貴所告伏誅通鑑輯覽云漢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均幼孤世祖命鈞養為子史未載 冬十月宋圍太原詔特列烈為兵馬都總管發諸道兵救之 攷異釋文瑩湘山野錄云時宋收晉水侵河東晉危使殿直程再榮求援問宣徽使王白白深於術數謂晉必無患因叩他日白曰後十年晉破破即掃地矣後果驗契丹國志云宋侵漢漢乞援於遼遣將阮圍柏谷宋李繼勳何繼筠等擊破之於銅鍋河北漢復攻宋大掠晉絳境按李燾長編作洞過河宋史作銅溫河通鑑輯覽云即洞渦河出平定州赤陽縣西至太原縣南入汾水亦曰同過水魏書地理志四水合道曰同過時北漢將為劉繼業馬峯兵敗繼筠等斬首三千級進薄太原城載於九月遼來救及攻晉絳載於十一月畢沅續通鑑云斬首二千級擒其將張環石斌薄太原郭守斌出戰又敗丁未在勝軍使李瓊來降史未載

十九年春三月 景宗於是月改元保寧 漢主繼元遣使來求封冊使韓知範 攷異李燾長編作韓知璠 往冊為皇帝甲子漢遣使進白鹿 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二月乙卯命曹彬等先赴太原戊午詔親征李繼勳為前軍都部署時北漢劉繼業馮進珂屯團柏谷聞陳廷山降宋奔還晉陽主怒罷其兵柄繼勳等遂圍城遼使韓知範至夜開門納之明日置宴郭無為哭欲自剄曰奈何[illegible]初意太原抱憤[illegible]時曾繼暉亦參國政

為劉守光子初居五臺山

己巳穆宗如懷州遇害景宗立攷異契丹國志云時承會同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强北漢南唐使車狎至饋遺絡繹穆宗政昏兵弱不能悉應因之驕侈縱酒嗜殺以及於禍畢沅續通鑑云帝次潞州凡十八日抵太原始築長連城史昭文以憲州降拜刺史帝至城東南命築長堤壅汾水遂決晉祠水灌城四月分兵圍沁州命何繼筠屯陽曲大敗遼兵擒其武州刺史王彥符斬首千餘級帝以所俘示城中人氣奪方輿紀要云陽曲故城在太原府西北五十里隋嘗改為陽直縣即木井城也時繼筠敗遼兵於石嶺關蔡條鐵圍山叢談云遼使後見水退而城始大圮乃笑曰南朝知壅水灌城之利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歐史謂韓知璠言史均未載

夏五月漢遣李匡文劉繼文李元素來賀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月遼分兵侵定州韓重贇破之於嘉山命攻城遣偏師圍嵐州降之會暑雨多病聞烏珍率援兵至引還主籍所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共數萬喪敗之餘得此少濟契丹國志繫之次年誤又云六月遼色珍率兵屯太原劉繼業請襲取之籍馬數萬因獻地歸中國主不從比還贈遺甚厚方輿紀要云嘉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四十里日嘉禾山通鑑輯覽嵐州刺史為趙文度以城降李燾長編云時太常博士李光贊疏請班師從之從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發卒護送屯鎮潞等州用絳人薛光化策史均未載

景宗保寧二年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春正月韓知範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繼元無輔高勳亦云乃歸漢使十六人仍命劉繼文為保義節度使李弼為樞密使歸東國政左右皆毀之出繼文刺代州弼刺憲州遼詔切責主怨謝過然卒未召還通鑑輯覽作漢使三十六人史均未載冬十二月漢遣使來貢

三年夏四月漢遣使問起居自是繼月而至冬十月漢復遣使來貢

四年夏四月漢以皇子隆緒生遣使來賀攷異景宗紀皇子生於三年冬十二月漢至是始來賀畢沅續通鑑云是年正月北漢攻宋方山雅爾兩寨擊卻之史未載

五年春正月漢遣使來貢夏六月漢遣人以宋事來告冬十二月漢將改元遣使稟命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五代史記作孝和歿於天會十二年英武帝嗣位改元廣運契丹國志同據史稱五年漢將改元遣使稟命則改元當在六年也十國春秋引劉繼容碑末署廣運元年歲次甲戌李惲千佛樓碑亦署廣運二年歲次乙亥時漢主嗣位已七年矣長編繫於六年冬杪十國春秋繫於六年正月各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搉云万斯同補歷代史表與劉道原說及二碑皆符而陳桱續編薛應旂甲子會紀又云繼元初立即改元更誤宋史太祖紀是年六月隰州巡檢使李謙溥攻北漢七砦史未載

七年春二月漢雁門節度使劉繼文來朝貢方物攷異契丹國志是年起即書為乾亨元年十國春秋六月冊漢主為英武皇帝賜御衣玉

帯鞍馬等物通鑑輯覽云時北漢主性殘忍凡臣有許意者必族其家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儔故相張昭敏樞密高仲曦宗室繼欽先後均以讒見殺又遼遣人以通好於宋戒北漢毋妄侵掠主慟哭謀攻遼馬峯諫而止宋史太祖紀三月知潞州藥繼能拔北漢鹰澗堡史均未載

八年秋八月漢以宋事來告九月漢為宋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字安隱其先冀王迪里原作迪烈致異畢沅續通鑑云作塔爾通鑑輯覽云字巴爾斯濟太宗子赴之致異通鑑輯覽云宋命黨進等分五道攻太原雨敗其兵於城北分攻諸州所向克捷宋史太祖紀晉州以北漢嵐石憲巡檢使王洪武等來獻八月馬繼恩入河東界焚四十餘砦穆彥璋俘二十餘人所載較詳戊子漢以宋師壓境遣駙馬都尉盧俊來告冬十月漢以遼師退宋軍來謝十二月漢以宋軍復至掠其糧儲來告且乞賜糧為助是

冬宋太祖崩太宗即位

九年春三月詔以粟二十萬斛助漢致異畢沅續通鑑云遼主使烏珍塔爾分治南北院善課農田年穀屢稔故能經費有餘恤恒北漢之匱北漢賴之十國春秋作三十萬斛按與烏珍治南北院者史作特烈即達里比作塔爾異尋賜以戰馬　是歲漢三遣使以宋事告

乾亨元年致異契丹國志以是年為乾亨六年即宋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遣塔瑪原作撻馬致異通鑑輯覽作達噶拉美云遼扈從官畢沅續通鑑作琺瑪長壽使宋問興師伐漢之故長壽還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好如故不然則戰二月宋帝自將伐漢致異畢沅續通鑑云帝次澶州臨河主簿宋捷道旁獻封事帝見其姓名喜曰我師捷矣即拜將作監丞袁文甕牖閒評議其以姓名竊爵祿而談苑以為北兵入邊太宗次大名時事遣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迪里等率兵援之三月沙與宋將郭進深州博野人等戰於白馬嶺不利迪里等死之士卒死傷甚眾致異東都事略云折御卿破岢嵐軍擒折令圖以獻下嵐州殺其憲州刺史霍錄擒其將馬延忠還崇儀使通鑑輯覽云御卿宮行營都監時威勝軍使解暉攻隆州破之繫之匝月宋史太宗紀克隆州獲招討李詢等六人霍翊作郭翊又獲夔州節度馬延忠節度蔚進盧遂以汾州降史均未載夏五月宋師至河東漢兵與戰不利致異畢沅續通鑑云宋攻城急漢宣徽使范超來奔誤斬[illegible]下既而漢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城外指揮郭萬超來降劉繼文盧俊來奔六月致異東都事略作五月五日劉繼元降宋漢亡致異契丹國志作四月云盡廣運十二年九國志云宋築連城壅汾河灌城五月四日城東南

壞水入注夾城中繼元大恐自督衆負土塞之畢沅續通鑑云壬午帝幸城南謂諸將曰翌日重午當食於城中遂自草詔賜之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及攻城急左僕射馬峯病舁見漢主流涕備言興亡之理夜漏上十刻乃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帝命薛文寶入城撫諭甲申繼元率其平章事李惲請罪詔彭城郡公授惲等官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四命劉保勛知太原府惲字孟深陽武人續綱目宋元通鑑俱誤作李揮方輿紀要云宋平太原凡城邑宮闕盡皆毀壞東都事略云宋尋以房州為保康軍授繼元節度使卒遺書以六歲子三豬為託名守節後為西京作坊使還諸衛將軍所載較詳

甲子封劉繼文為彭城郡王盧俊同平章事攷異李燾長編云北漢主初出繼文刺代州終疑之遣使案責以憂死蓋據九國志疑誤今從史東都事略云繼元降其弟繼文據代州依契丹之援以拒命遣郭守文討平之與史異守文字國華太原人

遼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穆宗之暴

世宗天祿五年秋九月泰寧王察克原作察割等作亂世宗遇害逆黨尋伏誅壽安王即位是為穆宗改元應歷璟考異李燾長編作明當是後周避諱宋史臣因之耳見錢竹汀考異小字舒嚕原作述律又作兀律考異續綱目作烏嚕通鑑輯覽改作烏里太宗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

應歷二年春二月太尉和爾郭勒濟原作忽古質一作胡古只橫帳孟父房楚國王楊珠子見皇族表疑係一人謀逆誅夏六月國舅政事令蕭默赫特原作眉古得考異薛史通鑑及契丹國志均作蕭海真冊府元龜云亦謂之蟬得舍利永康王妻弟也宣政殿學士李澣謀南奔事覺詔暴其罪默赫特尋誅杖澣而釋之考異綱目云李濤弟澣字日新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海真善勸內附從之澣因謀以聞且與濤書言和戰利害不果從冊府元龜云海真為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言及中國深慕之會定州諜者田重霸至潛與密謀澣因致書定帥周太祖聞之即令重霸賜詔書并令其兄濤密通家問同書感謝又奏陰事其與濤書云今王驕騃唯好擊鞠耽於酒色內寵無四方之志觀密貴臣尚懷異志或討或和宜速為計將來必不為河東也史本傳初仕晉亡歸遼歷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兄濤仕宋為翰林學士密召之歸至涿州為邏者所獲下獄屢求死不得禁錮凡六年卒用高勳薦加禮部尚書宣政殿學士所載稍異秋七月政事令隆科原作婁國攷異聖宗紀統和元年所載司徒婁國另一人林牙迪里原作敵烈侍中紳圖原作神都郎君哈里原作海里謀亂就戮命乳媪兒赫嚕原作曷魯世為阿克蘇原作阿速錫林原作石烈額爾奇木原作夷离堇

三年冬十月魯呼原作李胡子衛王完原作宛郎君札韓原作嵇幹迪里原作敵烈謀反事覺辭連太平王雅斯哈原作罨撒葛畢沅續通鑑云世宗時詔與晉王往復以昆弟禮至是見主耽酒嗜殺陰懷異志主不悟委以國政林牙華格原作華割郎君錫倫原作新羅等

七年夏四月女巫錫庫（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蕭袞）有罪誅初錫庫上延年藥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殺人甚多至是覺其妄射殺之

九年夏四月周師來侵取益津瓦橋淤口三關及瀛莫諸州（攷異契丹國志云時主好獵荒政每夜酣飲達旦方寢日中而起國人謂之睡王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委任閹官瀛莫之失幽州急遞至主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不恤國事如此又周於瓦橋關建為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津關建為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皆遼地也文獻通考云雄州控扼幽薊本唐涿州瓦橋在易水東當九河之末周世宗以來西河之地置三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瀛州高陽關分置重兵與真定相犄角有拒馬河在歸義縣樂史太平寰宇記云瓦橋亦謂之瓦子濟橋又破鹵軍古淤口關周收關南於此置寨王存元豐九域志云信安軍本古淤口關輿地廣記云周取淤口關置寨屬霸州程大昌演繁露云周由滄州北順水而行先降益津關次瓦橋關次瀛州方輿紀要云益津廢縣今霸州治唐為永清縣地又高陽關在縣東三义口社亦曰草橋關為三關之一而高陽尤要所載較詳）冬十二月王子迪里（原作敵烈）前宣徽使哈斯（原作海思）等謀反囚之（攷異哈斯傳字鐸袞隋國王實嚕庶子與冀王迪里謀反死獄中所載稍異）

十年秋七月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綽卜鄂博（原作楚阿不）等謀反伏誅八月辛懷州以鎮茵石狻猊擊殺近侍古格（原作古哥）冬十月噶呼子喜隱謀反（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趙王喜隱且云薛氏通鑑趙王作宋王據遼史先封趙王應歷中未嘗改封至保寧中乃封宋王耳又謀反誤繫於十二月徐乾學後編復仍其舊今改正）辭連噶呼下獄死釋喜隱

十一年春二月辛亥司徒烏呼濟（原作烏里只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烏哩質）子特爾格（原作迭剌哥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迭喇格）誣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二月無辛亥蓋史脫三月字宜從徐乾學後編作三月）夏五月乙亥司天王白李正等進歷（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晉天福中司天監馬重績奏上乙未元歷號調元歷及太宗入汴收百司伎術歷象遷於中京遼始有歷白等所進蓋調元歷也白薊州人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所載較詳）六月甲午赦（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南京留守蕭思溫以老人星見乞行赦宥許之草赦既成留數月不出翰林學士劉景曰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發非也不報至是月始赦所載較詳）

十二年春二月以御史大夫蕭和斯原作護思為北院樞密使賜對衣鞍馬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諸王多生事繫獄詔蕭護斯窮治得旨遷官命世預宰相選辭許之主嗜酒用刑多濫護斯居要地未嘗匡救議者少之所載較詳夏五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

十三年春正月自丁巳晝夜酣飲者九日殺獸人哈里原作海里二月殺鹿人默勒濟原作彌里吉梟其首以示掌鹿者夏五月近侍傷獐射殺之殺獐人哈瑪爾原作霞馬秋九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於野次終夕乃罷已而復然冬十二月殺彘人克酬原作曷主

十四年春二月支解鹿人摩多哈里原作沒答海里等七人於野封土識其地夏五月射舐鹻鹿於白鷹山至於淶甸攷異國語解云鹿性嗜鹹洒鹻於地以誘鹿射之畢沅續通鑑云六月丙午朔獵於玉山竟月忘返史未載冬十月丙辰以掌鹿舒蘇原作別思代幹里為札薩克轄原作閘撒狘攷異國語解云閘撒狘抹里司官亦掌宮衛之禁者賜金帶金盞銀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夜飲殺近侍轄魯原作小六於禁中

十五年春二月東幸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三月近侍棟爾原作東兒進匕箸不時手刃刺之虞人色勒迪原作沙剌迪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冬十二月以近侍喜格原作喜哥私歸殺其妻

十六年春正月殺近侍白海及家僕善福原作衫福雅爾噶原作押剌葛等秋七月諭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違以死論九月殺狼人紐幹哩原作裊里冬十二月幸酒人伯勒格原作拔剌哥家復幸殿前都點檢耶律伊勒哈原作夷臘葛攷異本傳字蘇色本宮分人太師赫嚕子穆宗與為布衣交與謀機密帝酗酒嗜殺屢諫不聽帝被弒時生守衛不嚴誅又景宗紀之夷臘百官志之夷剌葛均係一人畢沅續通鑑伊勒哈作伊剌哈云檢校太師哈嚕子也餘仝第宴飲連日賜予無度左右授官

者甚衆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十七年夏四月殺鷹人達魯原作敵魯及鹿人札格原作札葛六月支解雉人壽格原作壽哥寗古原作念古殺鹿人四十四人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主駐裹潭好長夜之飲因怒濫刑醒亦悔之諭大臣切諫蕭思溫等畏懦鮮能匡救諫亦不聽巳未支解鹿人壽格念古命盡取其在繫者六十五人斬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賴王予必攝等諫得免所載較詳冬十月殺酒人索紐十一月殺近侍廷壽及豕人阿不禮等殺鹿人唐古原作唐果等十二月手殺鷹人哈里原作海里復臠之

十八年春正月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三日二月幸五坊使錫沙哩原作霞實里家宴飲達旦三月如潢河獲駕鵝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甒貯酒以祭天殺鶻人呼圖哩原作胡特魯近侍華格原作化葛及監囚哈里原作海里仍剉哈里之尸夏四月殺彘人察爾吉原作抄里吉五月丁亥重五以被酒不受賀獲鵝於碩格原作述古水野飲終夜丁酉與政事令蕭巴雅爾原作排押南京留守高勳太師珠克原作昭古劉承訓等酣飲連日夜殺鹿人頗德呼克原作臘哥等六月殺彘人托諾原作屯奴秋九月殺詳袞原作詳穩巴蘭原作八剌等四人冬十二月殺酒人塔喇噶原作塔烈葛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太平王諳薩噶久預國政遂謀亂以司天魏璘善卜因請卜僭立之日事覺[illegible]西北邊戍流璘於烏庫部紀未載見方伎傳烏庫作烏爾古異

十九年春正月與羣臣為葉格戲醉中驟加左右官三月殺前導穆濟伊喇原作末及益剌剉其尸棄之己巳如懷州獲熊歡飲方醉馳還行宮是夜霄格原作小哥盥人花哥攷異通鑑輯覽作華格云舊作化哥庖人錫衮原作辛古攷異通鑑輯覽作錫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年三十九葬懷陵攷異契丹國志云帝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恐禍及因奉食以進挾刃殺帝於黑山下地理志云慶州本太保山黑河之地巖谷險峻穆宗建城號黑河州每歲來幸射虎障鷹遇弒於此州廢聖宗改號慶州其地有黑山是所載均非懷州今從紀按懷州太宗陵在焉穆宗特葬懷陵側耳懷州亦號奉陵軍在臨潢西南百里本唐歸誠州而時世宗慶州亦在臨潢西百六十里通鑑輯覽云懷州在今巴林部西北慶州城中有遼行宮

第二子賢扈從聞變夜率飛龍使尼哩原作女里穆宗宮人歷官太尉政事令侍中蕭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帥甲士千人馳赴行在定亂遂即位是為景宗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檢伊勒哈右皮室詳袞烏勒濟原作烏里只宿衞不嚴斬之至保寧五年冬逆黨霄格等始就獲伏誅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主緩於討賊議者少之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宋初和戰

穆宗應歷十年春正月宋太祖稱皇帝　夏五月宋潞州叛歸漢攷異通鑑輯覽云是年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潞州北漢主聞之以蠟書結筠殺監軍周光遜等送北漢主帥兵赴之筠迎謁於大平驛言受周恩主不悅因使盧贊監其軍謀多不協復命衛融和解之大平驛在潞州府長治縣西北歐史云筠遣使劉繼冲孫孚奉表稱臣并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太原乞援承鈞欲謀於契丹繼冲以筠意狙之自將出團柏谷趙華諫不聽後兵敗宋獲衛融致書求光遜等還約亦歸融不報李燾長編云光遜德威子廷玉嗣昭孫均有舊第在晉陽北漢釋之厚賜遣還第均與輯覽異　六月宋兵圍漢石州遣大同節度使阿拉原作阿剌率四部往援詔蕭思溫以三部兵助之時爲南京留守兵馬都總管　秋七月宋兵克石州潞州復歸宋攷異通鑑輯覽云五月宋帝自將圍李筠於澤州六月克其城殺盧贊筠赴火死獲衛融不屈釋之進攻潞州筠子守節降北漢主懼引師歸東都事畧云時石守信爲歸德節度與高懷德率前鋒破筠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復敗其衆於澤州以功加平章事宋史守信開封浚儀人懷德字藏用常山人行周子太祖紀澤州之戰擒僞節度范守圖殺北漢援兵之降者數千所載較詳

十三年春正月宋城益津關命南京留守高勳統軍使崔延勳以兵擾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八月遼幽州岐溝關使柴延翰等來降閏十二月永安節度使折德扆敗遼師數千於府州城下獲其衛州刺史楊璘史未載東都事畧云德扆破太原軍數千於城下擒其將楊璘又異府州唐置今葭州府谷縣是

十四年春正月宋侵漢二月詔西南招討使特烈原作撻烈進兵往援漢尋敗宋兵於石州

十六年春正月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月遼易州監軍任德義擊卻之三月遼天德節度使于延超之子來降宋史太祖紀作延超與其子降史均未載

十七年春二月甲子高勳奏宋城益津關請以偏師擾之從之攷異勳本傳宋畧地益津關勳擊敗之按是年宋未嘗畧地也從穆宗紀爲是宋史太祖紀四月北漢石盆寨招收巡檢使閻章以寨降五月指揮樊暉以鴻唐砦降史未載

十八年冬十月宋師圍太原詔特烈為兵馬總管發諸道兵救之攷異通鑑輯覽云北漢主繼元遣使告即位於遼且乞師遼遣

塔魯救之宋亦詔諭北漢令降以平盧節度使援之又別賜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無爲勸納欵不從李繼勳等聞遼師至尋引還所載較詳又明年三月宋帝自將圍太原五月以暑雨班師九月遼涿州刺史許周瓊來降仍拜刺史十月遼將王甲以豐州降又錫里裕嚕等十六族來歸史均未載

景宗保甯二年春正月如潢河夏四月幸東京六月還上京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冬十月遼聚六萬騎攻定州帝命田欽祚領兵三千禦之與戰於滿城遼騎小却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之軍復振殺傷甚衆夜入保遂城遼圍之數日欽祚開南門突出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奏至帝喜曰契丹數入寇我以二十匹絹易一契丹首其精兵不過十萬止費二百萬緡則敵盡矣自是益修邊備王鞏隨手雜録云太祖一日出幽燕圖示趙普普曰此必曹翰所爲帝曰何如普曰舉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乃可帝不語携圖而入不復言幽燕之計所載又異契丹國志滿城作蒲城且載於三年冬稍異欽祚潁州汝陰人

三年春正月南京統軍使魏國公韓匡美封鄴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月癸亥遼兵侵易州監軍任得義擊卻之史未載

六年春三月宋遣使議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珠原作昌朮攷異孫逢吉職官分紀作琮通鑑輯覽改作禪珠喇加侍中與宋議和攷異職官分紀云開寶七年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講好宋史太祖紀云七年十一月命知雄州孫全興答涿州修好書契丹國志繫於乾亨元年冬乃保甯七年即宋開寶八年也與史異又史耶律和卓傳云拜涿州刺史宋數遣人結歡兼達和意和卓表聞帝許之和卓原作合朮或係一人字諾木袞太祖弟特爾格之孫安邊懷敵多有力焉通鑑輯覽云據宋史遼先貽書通和而景宗紀則書宋遣使請和蓋諱之也畢沅續通鑑載琮貽書畧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爲隣國不亦休哉是年七月遼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授官有差史亦未載

七年契丹國志是年即書爲乾亨元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賀夏四月遣郎君舒蘇原作刻思攷異宋史作克沙骨慎思職官分紀作克實克舒蘇東都事畧云作克妙骨謹思通鑑輯覽作格什古星什使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遼使克卜茂固舒蘇來聘詔閤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己亥入見宴於長春殿賜衣器有差所載較詳又史作四月而契丹國志李燾長編均作三月亦異宋史太祖紀三月己亥契丹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契丹遣耶律霸德等致御衣玉帶名馬十一月以校書郎宋準殿直邢文慶賀契丹正旦十二月契丹遣耶律烏正辛丑召見於講殿觀習射八月壬戌來賀正旦史未載

八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聘秋七月復遣使來賀天清節攷異宋史太祖紀云遣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illegible]

是年二月契丹遣耶律延寧來賀長春節五月遣田守奇如遼賀生辰所載各異呂端字易直餘慶之弟　秋九月宋侵漢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迪里原作敵烈赴援宋師退　冬十一月宋太祖崩弟晉王即位遣使來告遣郎君旺祿原作王六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旺陸塔瑪原作撻馬訥默庫等使宋弔慰十二月復遣蕭哲庫原作只古馬哲賀宋即位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遼遣蕭巴圖濟來聘汪云舊作哲古馬哲宋史太宗紀時遣著作郎馮正佐郎張玭使契丹告哀

九年春二月宋遣使致其先帝遺物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二月遼遣使來賀即位及正旦三月置威勝軍許遼人互市九域志治銅鞮縣隆平集則云以潞州亂栅九圍中爲軍未知孰是史均未載　秋七月復遣使來聘攷異宋史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契丹耶律敞來會葬尋遣辛仲甫報謝之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比有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材何可勝數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見本傳按契丹國志耶律敞時官鴻臚少卿仲甫起居舍人爲副者右贊善大夫穆波時宋將用兵取北漢漢倚遼爲援仲甫遲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趣行史均未載畢沅續通鑑穆波作穆護云仲甫還帝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兵黨進朔州馬邑人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　冬十一月遣太傅塔喇噶原作迭烈割等使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十一月甲午命監察御史李濱閤門祇候鄭偉爲契丹正旦使宋史李濱作李瀆史未載

乾亨元年時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也　春正月宋伐漢遣塔瑪原作撻馬攷異通鑑楷嚕作達嚕拉美長壽使宋問興師之故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北漢主遣其子續爲質於遼納重幣以求援史未載　丙申長壽還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好如故不然則戰攷異契丹國志云宋太宗親征北漢繫於乾亨六年二月宋史云自是和好中絕　二月漢乞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本傳字安隱總南邊事宋攻河東將兵救之有功加太保嗣慶侵宋兵敗坐誅以皇后救免爲都統冀王迪里原作敵烈爲監軍赴之又命南院大王耶律色珍原作斜軫以所部從樞密副使穆濟原作抹只本傳字留隱仲父隋國王俊歷官開遠節度使聖宗統和元年末只兼侍中爲東京留守係一人督之三月命北院大王希達原作奚底孟父房楚國王之後伊實原作乙室王薩哈勒原作撒合字綏蘭伊實部人南府宰相烏魯斯子等將兵戍燕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己丑遼命左千牛衛大將軍韓悖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布以本路援北漢史未載丁酉耶律沙等與宋師戰於白馬嶺攷異契丹國志

作石嶺關之南通鑑輯覽云在忻州西南方輿紀要云在盂縣東北二十里石嶺關在太原府城東北與忻州接界東都事畧云時郭進控石嶺關擊敗契丹援兵田欽祚護其軍恣爲姦利
以他事侵進進剛直不能辨自經死不利冀王迪里等皆死之時沙將兵至白馬嶺阻大澗遇敵沙與諸將欲待
後軍至而戰迪里穆濟等以為急擊之便沙不能奪迪里等渡未半為宋人所擊兵潰迪里與
其子幹格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華格一作洼哥沙之子德里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德琳一作德音及圖魯卜原作突吕不部節度使攷異耶律
沙傳作令公畢沅續通鑑作令衮一作令穩圖敏原作都敏黃皮室詳衮原作詳穩唐古原作唐筈等五將均戰死士卒死傷甚眾
會色珍兵至萬矢俱發敵始退　夏六月漢劉繼元降宋　甲子宋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希達
統軍使蕭托果原作討古字固甯政事令幹之姪伊實王薩哈勒擊之戰於沙河攷異通鑑輯覽云此易水也亦曰北濡源出易州西北逕
定興縣爲沙河合中易水入拒馬河師失利攷異薩哈勒傳乾亨初宋來侵詔以本部兵守南京與希達托果逆戰希達等敗走獨薩哈勒全軍還帝嘉之稍異畢沅續通鑑云沙河
之戰指揮傳潛孔守正先至擊之後軍繼至大敗希達軍生擒五百餘人己巳宋軍圍南京　秋七月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七月遼建雄節度使劉延素來降薊
州知州劉守恩亦降史未載　耶律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攷異通鑑輯覽云在宛平縣西水經注高梁水出薊城西北即此今爲玉泉山水所經上有橋
少卻休格原作休哥色珍橫擊大敗之太宗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還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太宗既滅漢欲乘
勝取幽薊諸將不欲行用崔翰言意遂決六月次東易州刺史劉宇以城降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進圍幽州以潘美知行府事契丹將多降七月順州劉延義薊州劉守恩皆降耶律學
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洶懼帝與沙等戰沙敗將遁適休哥斜軫兵至復戰大敗死者萬餘人命劉廷讓李漢瓊等屯真定而還江隣幾雜志云宋師自并幸幽乘敵無備遼主方獵適
歸牙帳議棄燕薊守松亭虎北口裕悅請兵十萬救幽州闚見近録云時敵空山後適越請兵五千當王師許之契丹國志云于越遜甯號舍利郎君率兵並西山薄幽陵人夜持兩炬朝舉兩
旗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捲而北宋師遂退不復追按遜甯是休哥字通鑑輯覽劉厚德作劉原德東易州當在定興安肅界劉廷讓守文之孫范陽人崔翰字仲文京兆萬年人漢瓊洛陽人畢
沉續通鑑劉宇作劉禹又云休格被三創戰益力後竟以創不能窮追宋蓋有天幸焉所載各異所獲兵仗糧餉不可勝計辛丑沙遣人上俘獲
詔將士分別爵賞降罰有差攷異東都事畧云是年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冦石嶺關以援太原爲郭進所敗河東平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未言敗事李燾長編

亦同蓋諱之也王銍默記云駕至幽州四面攻城而師以平晉不賞又攻燕遂軍變太宗與所親厚夜遁得錢俶殿後乃得脫畢沅續通鑑云帝次金臺驛聞歸師大潰命崔翰往撫之衆遂定所載又異金臺驛在今清苑縣東都事畧云帝命翰知定州會李漢超崔彥進破契丹於徐河投西山坑谷者不可勝計俘獲數萬他物十倍進博野人漢超雲中人史未載以權知南京留守韓德讓權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學古字伊實揚裕悅斡之庶孫知三司事劉宏能安人心捍城池並賜詔褒獎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宋攻城德讓懼甚與宏日夜守禦城中人懷二心會指揮李扎勒燦出降益懼御盞郎君學古赴救穴地以進計安反側隨宜備禦不少懈聞援師至開門列陣呼聲震天地宋大敗以德讓爲遼興節度使學古遙授保靜節度使所載較詳　九月命燕王韓匡嗣為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為監軍特里袞原作惕隱休格南院大王色珍權奚王穆濟等分道南侵冬十月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攷異通鑑輯覽云本後周永樂縣隋改今屬保定府敗績辛未太保舒蘇原作㓷思敗宋師於火山乙亥詔數匡嗣罪赦之宴賞休格及有功將校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九月契丹遣韓匡嗣等寇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宮軍詐降匡嗣納之休哥諫不聽俄而劉廷讓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等繼至合擊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獨休哥整衆退畢沅續通鑑云先是帝以陳圖授諸將敵至分八陳及軍次滿城遼師大至因趙延進及李繼隆言改爲二陳前後相副以是獲勝所載較詳按耶律沙傳時亦從匡嗣侵宋敗績帝欲誅之以皇后營救得免耶律穆濟傳匡嗣軍潰穆濟獨部伍不亂徐整旗鼓而歸宋史太宗紀十一月忻州言與契丹戰敗之關南破契丹斬首萬餘級紀均未載

二年春正月以休格為北院大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初北漢劉繼業素驍勇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令繼元招之乃釋甲來見復姓楊氏止名業授領軍衛大將軍尋拜鄭州防禦使通鑑輯覽云本楊重貴太原人北漢世祖賜姓名而李燾曰據國史本傳云孤壘甚危業勸其主出降稍異薛應旂通鑑云是年三月代州刺史楊業敗契丹十萬兵於雁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自是契丹畏業望見旌旗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潜上謗書帝封付業按宋史太宗紀書作潘美事且繫之二月續通鑑咄李作卓琳通鑑輯覽作綽里特畢沅續通鑑作多囉各異史均未載　冬十月將南侵祭旗鼓癸未次南京己亥圍瓦橋關十一月宋兵夜襲營蕭斡原作斡小字轄哩北府宰相達魯子宮圖魯卜部節度使與休格戰敗宋兵於高梁河仕終政事令及耶律赫德原作痕德攷異蕭斡傳作允古戰却之壬寅休格敗宋兵於瓦橋東守將張師引兵出戰休格奮擊敗之斬師餘衆退入城戊申宋兵陳於

水南休格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己酉宋兵復來擊之殆盡丙辰班師還次南京尋拜休格為裕悅原作于越攷異契丹國志云十一月帝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禦之遼師失利十二月宋太宗親征至大石遼師遁遼班師畢沅續通鑑云帝次長垣縣關南言大破契丹萬餘衆斬首三千級遼主引兵還宋史太宗親禦契丹次太名諸軍與之大戰於莫州敗績時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命劉遇曹翰爲部署而還時張齊賢亦上疏勸其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帝嘉納之所載各異齊賢曹州冤句人昉深州饒陽人

三年秋七月甲寅東幸駐蹕土河攷異宋史太宗紀正月易州破契丹數千衆五月平塞軍與契丹戰敗之七月帝欲大舉伐契丹遣使如渤海令發兵以應竟無至者尋遣使至高麗亦然通鑑輯覽云時以詔賜定安國王建安本馬韓別種其王烏元明數苦遼侵得詔令張犄角之勢王大喜附女真進表累優詔答之

四年夏四月景宗自將南侵宋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斡里原作瓦里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達里中流矢死統軍使耶律善補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善布本傳字瑤昇孟父楚國王後安圖孫官都元帥宋來侵不敢戰故嶺西州郡多陷終南院大王爲伏兵所圍樞密使色珍救免詔以失備杖之五月班師攷異契丹國志云五月遼分三道入宋爲其邊將所敗畢沅續通鑑云三交行營言潘美敗遼兵於鴈門追破其壘三十六未幾府州折御卿破之於新澤砦獲其將校百餘於是遼三道之師皆敗方輿紀要云太平興國七年高陽關鎮將奏敗契丹於唐興口因置唐興砦尋建爲順安軍在今安州東南二十里宋史唐興之勝爲崔彥進所載較詳

秋九月幸雲州次焦山崩攷異李燾長編繫遼主之崩於歲末又引契丹本傳以爲在三月疑誤通鑑輯覽云焦山在今朔平府左雲縣東南子梁王隆緒即位尊母蕭氏為太后攝國政改元統和攷異王宗沐續通鑑云六月復國號大契丹史未載畢沅續通鑑云錢辛楣據興中故城釋迦舍利塔記其文有大契丹重熙十五年云云余攷長編載仁宗與興宗國書云昔我烈考章皇帝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又王韡道山清話云契丹使者論國書中所稱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國宜易以南北朝梁莊肅折之乃如故蓋道宗咸雍二年復稱大遼以前國書南北均稱大契丹也孫淵如因欲每年分注於聖宗興宗兩朝均書契丹余謂統前後而計之不妨仍書爲遼但中間更改之號不當沒而不書耳

冬十二月南京留守荆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卻之攷異宋史太宗紀是年閏十二月豐州與契丹戰破之獲其天德節度使蕭太合二史觀之遼不書本國之敗績宋亦不書本國之講和又東都事畧云燕燕專國政以二萬騎入寇潘美擊敗之日利月利等十一族七萬餘帳明時雖皆以三十長羊馬萬計史亦未載

聖宗統和元年春正月以裕悅休格為南京留守總邊事宋築城河北詔休格以兵撓之并嚴邊
備攷異宋史太宗紀三月豐州奏破契丹兵降三千餘帳史亦未載
四年春三月宋遣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崔彥進太名人米信本奚族字海進由雄州道田重進幽州人飛狐通鑑輯覽縣名
隋置明改廣昌今屬易州方輿紀要云自恒山至代有飛狐之口倒馬之關夏屋廣昌五回之險沈括曰恒山一名大茂山宋以大茂山谷與契丹分界道潘美字仲詢太原人楊
繼業雁門道方輿紀要云雁門一名勾注山即西陘山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有關最為險要來侵攷異耶律休格傳宋將范密楊繼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易有范密而
無潘美而色珍傳又云楊繼業出代州所載各異岐溝涿州固安通鑑輯覽云隋縣今屬順天府新城通鑑輯覽云唐縣今屬保定府皆失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正月
宋命曹彬等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
專政寵倖用事請乘釁取燕薊帝信之以曹彬為幽州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
署杜彥圭副之田重進為定州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雲應朔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雁門參政李
圭諫不聽罷為禮部侍郎三月彬取固安新城二縣進克涿州殺其相賀浙會米信至又敗之於
新城東北按宋史賀浙作賀斯畢沅續通鑑李圭作李至又勸北伐者尚有文思使薛繼昭所載
各異方輿紀要云三交城名在太原府五十里契丹所保多由此入寇今陽曲縣北通鑑輯覽云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賀懷滿開封陳留人太祖孝惠皇后兄詔宣徽使布琳原作蒲領馳赴燕南與休格議軍事徵各道兵赴援復
遣東京留守耶律穆濟以諸軍繼進賜劍專殺丙子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於固安宏簡錄云俘獲甚眾
加檢校太師休格絕其餉道擒將吏獲車馬器械無算庚辰寰州刺史趙彥章攷異宋史太宗紀作彥辛以城降宋
攷異方輿紀要云是年楊業自西陘追破契丹兵於寰州史未載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降宋時聖宗自
將與太后駐兵駝羅口通鑑輯覽云在涿州東北詔趣東征兵馬以為應援癸未國兵與宋田重進戰於飛狐
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攷異通鑑輯覽云重進命部將荊嗣禦之嗣令譚延美列隊持白幟於道自以所部兵驅出鬭契丹兵疑大軍繼至奔潰重進乘之生擒大鵬
翼所載較詳康州刺史馬贇攷異文獻通考李燾長編均作馬頵契丹國志作馬頵指揮使何萬通被獲攷異東都事略云重進時獲契丹渤海三千餘人斬
首數千級逐北四十里下飛狐靈邱等城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殺宰相篤斯美畢沅續通鑑
云彬入涿州遣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迎敵勢乙酉遼將率眾來攻擊破之繼宣開封浚儀人

史均未載丁亥命色珍爲山西兵馬都統布琳爲南征都統以副休格彰國節度使艾正等以應州附宋郢州防禦使呂行德等以飛狐附宋都指揮穆超以靈邱縣通鑑輯覽云漢屬大同府附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馬步都指揮呂行德等行德與其副張繼從劉知進舉城降進圍靈邱穆超亦以城降所載較詳夏四月次南京北郊庚子特里袞瑤昇攷異善補傳字瑤昇此蓋稱其字耳等以捷報辛丑潘美克雲州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四月壬寅米信大破遼師於新城己酉田重進又破之於飛狐北殺其二將史未載癸卯休格復以捷報戊申布琳奏宋軍引退而奚王籌甯即和碩鼐詳卷二十等以兵追躡皆勝之癸丑籍艾正等家屬分賜將士宋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攷異通鑑輯覽作白溝河亦曰界河以宋遼於此分界也其上流爲拒馬河出易州淶水縣至定興新城爲白溝河其下流逕雄縣爲會同河入於淀方輿紀要云上流即桑乾河一源出山西馬邑縣西北洪濤山經大同府南山陰縣至順天府西南曰蘆溝河亦曰渾河分二派一合白河一經固安縣西爲拒馬河與霸州界河合至武清小直沽入海與休格對壘挑戰時聖宗次涿州東五十里詔諸將嚴備水道毋令潛至涿州乙卯休格等敗宋軍獻所獲蔚州都押衙李存璋等殺節度使蕭卓琳原作啜里執監軍銅州節度使耿紹忠攷異太平治迹統類作耶律紹忠以城降宋丙辰復涿州攷異陳桱通鑑續編云契丹主與太后自攻涿州復之蓋以兵取也李燾長編云時方炎暑軍疲食乏彬復棄之未知孰是辛酉次固安復其城五月庚午國兵與宋曹彬米信戰於岐溝關攷異方輿紀要云在涿州西南四十里亦曰奇關又爲祁溝胡氏曰關在易州拒馬河之北由關而西至易州六十里由拒馬河而東至新城縣四十里大敗之追至拒馬河溺死者無算餘衆奔高陽又追擊之死者數萬棄戈甲如邱陵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初諸將陛辭太宗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彬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屢告捷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州休哥堅壁不戰分兵絶糧道彬食盡退師雄州帝怪其失策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取幽薊州彬與諸將議不合乃復趨涿休哥率輕兵來薄會聖宗與太后引軍至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追躡以至大敗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勲死之畢沅續通鑑云保勳馬陷淖中其子利涉救之不能出遂俱死殿中丞孔宜亦溺於拒馬河死馬癸酉班師壬午次[illegible]京終非我有矣[illegible]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邱飛狐丙戌御元和殿大宴將校爵賞有

差孜異畢沅續通鑑云初曹彬等軍敗崇儀使李繼隆獨振旅而還令知定州又田重進之師未嘗挫敗擢馬軍都虞候繼隆字霸圖處耘子上黨人　六月度居庸關甲寅色珍奏復寰州　秋七月奏復朔州宋將楊繼業死之并上所獲將校印綬誥勅先是國兵至蔚州營於州左得諜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至縱兵逆擊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楊繼業素負驍勇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方輿紀要云狼牙村在朔州西南十八里一名洪崖村陳家谷亦在朔州南通忻代二州之道云業至谷口之托邏臺死馬　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之皆棄城遁孜異薛應旂通鑑云潘美屯代州時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又大敗於五臺死者數萬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美復敗於飛狐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聞斜軫兵盛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避其鋒護軍王侁以避敵譏之乃趨朔州約至陳家谷口張步兵強弩相援遂及斜軫戰蕭撻覽以伏兵蹙之業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報謂業勝欲爭功即引兵擅離谷口美不能制行二十里聞業敗遂遁賀懷浦敗沒業轉戰至谷口見無援大慟自率麾下力戰被擒其子延玉死馬業不食三日死事聞詔贈業太尉大同節度使削美三任除侁名通鑑輯覽延玉作廷玉定安遼縣明省故城在今宣化府蔚縣大石路即今大石口在應州南石碣谷即今石佛谷在代州崞縣西北畢沅續通鑑云從業死者尚有岳州刺史王貴助王侁者尚有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侁配金州文裕登州錄業子五人及貴子二人所載較詳　冬十一月聖宗自將南侵宋壬辰次唐興縣時宋軍屯滹沱橋北選將亂射之進焚其橋耶律轄哩傳是年從伐宋相拒滹沱河轄哩率精騎便道先濟獲其將康保威又華格傳是年南侵宋擒諜者知敵由海道來襲即先據平州要地事平拜上京留守紀均未載　卓特原作楮特部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與宋師戰於泰州不利十二月休格敗宋兵於望都小校克酬原作昌主襲宋輜重并焚其芻粟甲辰詔南大王與休格合勢進攻自率兵與宋將劉廷讓李敬源戰於莫州方輿紀要云漢鄚縣地在河間府北七十里宋爲莫州今任邱縣敗之乙巳擒宋將賀令圖開封人楊重進太原人等孜異薛應旂通鑑云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將趨燕休哥以兵扼要害逆於君子館會契丹主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爲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敬源與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詐降紿賀令圖信之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軍引兵來

逆執之父子貪功生事一歲皆敗且貽中國之害所載較詳方輿紀要云君子館在河間府西北三十里國舅詳衮塔喇噶原作撻烈哥攷異通鑑輯覽作特爾格宮使蕭達哩原作打里死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壬子契丹薄代州城知州事張齊賢選軍出禦契丹少卻初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執俄美使至云奉密詔還州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夜發兵列幟然炬契丹以爲并師至駭而卻走齊賢先伏步卒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詳衮撻烈哥宮使蕭打里獲馬匹器械無算畢沅續通鑑云禽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人齊賢悉歸功於盧漢贇後事聞乃罷漢贇宋史太宗紀十二月定州田重進攻下契丹岐溝關土鐙砦之捷殺監軍舍利二人書作漢贇事方輿紀要云土鐙砦在崞縣西北所載較詳

丁未築京觀復入南京禁軍擊楊團城守將以城降癸丑拔馮母鎮大縱俘掠邢州降丁巳拔深州縱兵大掠蕭巴雅爾傳是冬攻宋隸先鋒圍蒲城率所部先登拔之改南京統軍使紀未載

五年春正月破束城縣縱兵大掠丁卯攻文安屠之戊寅還南京攷異契丹國志云正月契丹攻陷深祁德易四州九朝編年備要亦書之東都事畧云是歲南院宣徽使郭守文屯鎮州大破契丹於唐河史未載

六年秋九月帝自將南侵宋冬十月攻涿州克之駙馬蕭勤德太師達林原作闥覽攷異據達林本傳應云原作撻凜皆中流矢聞宋軍退遣色珍等追擊大敗之戊午攻破沙堆驛攷異畢沅續通鑑勤德作勤德達林作達蘭云皆中流矢勤德載遼主車中以歸又繫於九月乙卯按蕭恒德傳從圍沙堆獨當一面督將士登其陴城陷中流矢太后親視賜藥及攻長城口復先登太后益多其功時官駙馬都尉東京留守所載各異丙子籌寧奏破狼山方輿紀要云在府西北五十里即郎山宋置砦於山上捷辛巳復敗宋兵於益津關十二月進攻長城口方輿紀要云在安肅縣東北胡氏曰在固安縣南亦曰黑盧堤宋劉延翰曾禦契丹於徐河別將崔彥師潛軍出黑盧堤北緣長城口銜枚躡其後即此處大敗宋軍殺獲無算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十月癸未進軍長城口定州守將李興擊之爲休格敗十一月攻長城口軍士出走遼主與韓德讓復敗之斬獲殆盡所載較詳甲午拔滿城戊戌下祁州及新樂攷異東都事畧云契丹寇滿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於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宋會要畧同方輿紀要云唐河在唐縣西三十里古嘔夷水也源出恒山谷中入定州界謂之滱水至祁州與沙河合按宋史太宗紀但歸功郭守文而李燾長編云契丹大至唐河北部部署李繼隆與監軍袁繼忠出兵拒戰率易州騎兵摧鋒先入契丹大潰追擊踰曹河契丹國志同畢沅續通鑑李繼忠作袁繼忠所載各異方輿紀要云順聖州西城在東[illegible]宜北寧竟宋端拱初潘美自寰州進軍取其地旋復沒於契丹置宏州博寧軍治永

寧縣今改爲保寧軍史未載

七年春正月班師戊子宋雞壁寨守將郭榮率衆來降詔屯南京癸巳諭諸軍趣易州甲辰攻克之降刺史劉墀遷其軍民於燕京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守陴將士南走遼主帥師邀之無得免者東京騎將夏貞顯之子仙壽先登授高州刺史主登五花樓撫諭將士餘仝按易州之破宋史及長編均不書夏五月休格引軍至滿城招宋降卒七百人來獻尋興巴雅爾原作排亞破宋兵於泰州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是年八月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饋數千乘趨威虜休哥率兵邀諸遼部巡撿尹繼倫領兵潛躡其後至唐州徐河將戰繼隆陳於前繼倫從後急擊之獲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方食失匕著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字正均開封浚儀人勳子李燾長編仝契丹國志云殺契丹相皮室餘同畢沅續通鑑云是役也遼師大潰自相蹂躪死者無數繼隆與范廷召追奔過徐河十餘里俘獲甚衆副都署孔守正又戰於曹河之斜村斬其帥大盈等提閭授繼倫洛苑使長州刺史史均未載通鑑輯覽云威虜軍宋置後改信安治遂城故城在今保定府安肅縣徐河源出易州五迴嶺逕滿城清苑入安州界爲依城河下流入淀東都事畧云初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相得專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可故成功詔廢威虜軍繼隆謂梁門爲北面保障不可廢遂復城守

十二年秋八月宋遣使來議和不許九月復遣使求和不許攷異畢沅續通鑑是年帝再遣使如遼約和弗許於是募人泛海賂女真及烏實等部叛之二部不從史未載

十三年春三月武清縣方輿紀要云在通州東南九十里百餘人入宋境剽掠命誅之還其所獲人畜財物攷異薛應旂通鑑云至道元年正月契丹韓德威率萬騎誘黨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敗之於子河汊勒浪等乘亂反擊殺其將突厥舍利等德威僅以身免四月攻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契丹諜知悉志將襲取承矩承矩整兵擊走之帝怒其生事罷之十二月德威諜知御卿有疾遂犯邊御卿力疾出禦卒於軍契丹乃退東都事畧云承矩雄州之戰獲契丹酋所謂鐵林相公者虜始引去復徙滄州畢沅續通鑑云子河汊之戰遼部長氣不敢深入通鑑輯覽勒浪作埒克拉木舍利作浩里又云子河汊在府州府谷縣境承矩字正則河南人繼勳子御卿世居雲中從阮裔史均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

承天太后攝政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景宗保寧元年夏五月立妃蕭氏為皇后后諱綽小字燕燕攷異通鑑輯覽改作葉[illegible]燕長編作雅雅克北府宰相魏王思溫女攷異契丹國志云魏王蕭守興女李燾長編徐乾學後編從之畢沅續通鑑據史及東都事略作思溫女為是早慧思溫嘗觀諸女掃地惟后喜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至是由貴妃正位中宮景宗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攷異契丹國志作明計世宗第二子母懷節蕭后察克原作察割作亂世宗與后同被弒景宗甫四齡藏積薪中因此嬰疾穆宗養之興慶宮攷異畢沅續通鑑四齡作九齡興慶作永慶云后賜傅父保母等戶口牛羊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為塔瑪部置宮主之史未載穆宗遇害得嗣位國事皆后決之明達治道聞善必從兼習知軍政能駕馭臣功故多得其死力

二年夏四月帝幸東京五月次盤道嶺盜殺后父北院樞密使蕭思溫本傳思溫以密戚預政穆宗酗酒嗜殺無所匡輔士論不與後從獵閭山為賊所害養姪繼先為子字楊隱乾亨初尚齊國公主屢破宋兵拜北府宰相上京留守所至以善治稱以右皮室詳衮原作詳穩耶律賢適為北院樞密使秋九月得國舅蕭哈濟海原作只及哈哩海原作里殺思溫狀伏誅流其弟神圖原作神覩於黃龍府攷異畢沅續通鑑云神覩後亦被誅

三年冬十二月皇長子隆緒生即聖宗次子隆慶封恒王隆裕封齊國王

四年夏四月追封后父蕭思溫為楚國王

五年春三月追封后祖瑚穆里原作胡母里攷異一作忽沒里通鑑輯覽作華熙哩為韓王贈伯瑚嚕古原作胡魯古兼政事令甯古齊原作尼古只兼侍中

王另一人

四年秋九月景宗崩攷異李燾長編繫于歲末又引契丹本傳謂在三月蓋傳聞之誤今從本紀遺詔梁王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冬十月尊為皇太后攝國政以南院大王巴古濟原作勃古哲本傳字孛保諾延六院額爾奇木巴古濟之後時上疏陳便宜數事稱旨攷異通鑑輯覽作博郭濟字布尼雅六院額勒金布格齊之後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裕悅原作于越耶律休格原作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奚王和碩鼐原作和朔奴字籌寧奚汗之孫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壽寧副之同平章事蕭道寧領本部兵駐南京以韓德讓耶律色珍原作斜軫參決大政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

聖宗統和元年春正月太后幸荆王道隱第視疾以休格為南京留守總邊事二月葬景宗於乾陵以伶人塔嚕原作撻魯等為殉太后與帝因為書附上大行太后詣陵置真命繪近臣於御容殿賜山陵工人物有差　夏五月國舅平章事蕭道寧以太后慶壽請歸父母家行禮而齊國公主及命婦羣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耆年物有差乙亥詔近臣議太后上尊號冊禮樞密使韓德度以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之六月帝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詔有司給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秋七月太后聽政八月帝西謁祖陵太后祭楚國王蕭思溫墓遂奠謁懷陵幸懷州九月以故裕悅屋只即烏哲也原作屋質有傳導功錄其子孫以其子巴延原作泮決為林牙　冬十月命宣徽使布琳原作蒲領攷異一作普領又作蒲寧亦作普寧自此至七年屢見均係一人按史耶律阿穆爾原作阿沒里字布琳原作蒲隣約足兆吉洋之四世孫官終政事令而宏簡錄統和二年阿穆爾奏討女直捷七年卒兵備宋本傳未載攷聖宗紀載此二事一作蒲寧一作蒲領音近致訛疑即一人也等征高麗十一月太后與帝祭乾陵詔諭三京官屬當執公方毋得阿順朝使非理徵求州縣毋得畏徇恒

加采聽以為殿最民間孝義者旌其門閭十二月幸顯州甲午東幸己亥太后觀漁於玉盆灣辛丑觀漁於濬淵勑諸刑辟有寃者詣臺訴是夕燃萬魚燈於雙溪方輿記要云永平府遷安縣北四十里有楊買驢城周五百步城冢記云係聖宗時蕭太后所造楊買驢遼臣姓名司營築之事者史未載

二年春正月國舅帳彰德節度使蕭達林來朝致異達林原作闥覽自此至七年屢見前人以為即係統和十二年始見之蕭達林原作撻凜但考統和三年十一月東征女直都統闥覽以行軍所經地里物產來上四年正月彰德節度使闥覽上東征俘獲又軍還使近侍旌其功二月闥覽率族帥來朝行飲至禮四月詔西部奚騎赴蔚州助闥覽又以為諸軍都部署六年十月太師闥覽中流矢核之撻凜傳其官階事蹟全不相符撻凜於十二年八月奉詔督皇太妃軍事撫定西邊十四年十二月撻凜誅叛酋阿勒坦等封蘭陵郡王十五年撻凜奏討準布捷二十年南京統軍使撻凜破宋軍於泰州二十一年撻凜獲宋將王繼忠於望都二十二年閏九月撻凜敗宋軍於遂城十一月師次澶淵撻凜中伏弩死是闥覽撻凜的非一人又闥覽子排亞尚景宗女撻凜子愷古尚聖宗女然則的係二人更明矣見陳浩遼史攷證今按蕭達林傳六年中流矢之太師應作撻凜餘均仝太后因從觀獵於饒樂川　夏四月太后臨決滯獄自是歲以為常　秋七月太后行再生禮五代史補編云契丹之俗凡十二歲其主本命前一年初度之辰行再生儀以祀其先亦不忘本也方輿紀要云保安州西四十里有上花園三十里有下花園相傳遼蕭后插花處今為戍守之所史未載

四年春正月樞密使色珍等討女直克之獻其俘賜詔獎諭　三月休格奏宋遣曹彬等分三道來侵詔發諸道兵附休格禦之太后與帝駐兵駝羅口　夏四月次南京諸將各以捷報帝以酒脯祭天地率羣臣賀於太后次涿州東五十里丙戌復其城庚申帝朝太后壬戌克固安五月國兵與宋曹彬等戰於岐溝關大敗之詳宋初和戰事中壬辰以太后生辰縱還俘獲癸酉班師壬午還次南京將士論功行賞有差六月度居庸關戊午幸涼陘　秋七月色珍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不食三日死函其首以獻傳示諸軍亦詳宋初和戰事中 [illegible]

寘蒞山後五州都管詔復山西今年租賦　九月次黑河重九登高於高水南阜賜從臣命婦菊
花酒丙申次儒州以將南侵詔繕甲兵冬十月出居庸關次南京十一月丙子軍次狹底堝太后
親閱輜重兵甲辛卯次白佛塔川獲自落駉狐以為吉徵壬申至唐興縣涉沙河休格參議軍事
壬寅營於滹沱河北漢志云滹沱河行經千三百七十里過鄚者六方輿紀要云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百二十里之大戲山經忻代入真定府流經青縣東南室河口合衛河至靜海縣小直沽入海橫亘河北燕趙有事上下皆為津渡處宋咸平中何承矩築堤儲水以限戎馬嘗引滹沱為塘泊云詔休格以騎兵絕宋兵毋令入邢
州甲辰親率兵會休格與宋將劉廷讓等戰於莫州敗之乙巳國舅詳袞塔剌噶原作撻烈哥等戰死
丁未班師邢州深州相繼降

五年春正月破束城縣及文安戊寅還南京加上太后尊號

六年夏四月幸南京呼勒希原作胡里室橫突韓德讓墮馬太后怒殺之　秋九月太后幸韓德讓帳
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　癸卯南侵宋次涿州冬十月攻涿州克之戊午破沙堆驛
癸未克長城口辛卯拔滿城戊戌下祁州及新樂尋破小狼山砦丙辰敗於沙河

七年春正月班師甲辰克易州攷異耶律穆爾古傳原作磨魯古七年伐宋為先鋒與耶律諸覿破其將李忠吉於定州以疾卒於軍聖宗紀及后傳均未載辛
亥還次南京諸軍解嚴　夏四月太后謁奇善汗廟

十二年秋八月詔皇太妃領兵撫定西邊以蕭達林原作撻凜督其軍事

十三年秋九月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於延芳淀方輿紀要云在通州漷縣西廣數百畝遼時每春季則弋獵於此又雲州堡在龍門衛東北二百十里亦為契丹游獵之所其主賢嘗建潛邸於此號御莊尋置望雲縣屬奉聖州及乾州

十五年秋八月帝獵於平地松林攷異方輿紀要云龍門衛西十里有大松山上多古松宋天禧四年隆緒如鴛鴦濼遂獵於松山即此通鑑輯覽云平地松林

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為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亦曰千里松林遼臨潢府地在今克什克騰旗西南橛之變適貽予憂其深戒之

十七年秋九月幸南京南侵宋冬十月攻遂城不克遣北府宰相蕭繼遠即繼先史有傳字楊隱思溫姪命為子尚齊國公主屢將兵未嘗失利但紀書繼遠而傳稱繼先且外戚公主表只載繼先事跡均同的係一人取狼山鎮石砦次瀛州擊敗宋兵擒其將康昭裔宋順進拔樂壽縣尋班師

二十一年夏四月耶律諾觀原作奴瓜等獲宋將王繼忠於望都太后釋之用為戶部使方輿紀要云宋咸平六年高陽關將王繼忠為契丹所獲見其主隆緒於炭山在宣化府西百二十里灤水所出亦曰陘頭契丹嘗遊獵於此有涼殿蕭后納涼所也炭山西即契丹室韋相連之地通鑑輯覽云此炭山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南即歸化州之陘頭非遼初建城於灤河上之炭山也

二十二年秋閏九月太后與帝大舉南侵宋與戰於唐興大敗之嗣屢戰不利　冬十一月次澶淵蕭達林原作撻凜中伏弩死師大挫衄會宋真宗自將來禦遂用王繼忠言與宋約和而還自是信使不絕太后有機智每侵宋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惟性殘嗜殺耳十二月宋遣李繼昌結和以太后為叔母即使閤門使丁振報謝遂班師

二十四年春正月太后幽太妃於懷州尋賜死餘黨皆生瘞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五月遼幽太妃和罕於懷州囚夫人伊勒蘭於南京和罕舊作和輦伊勒蘭舊作夷懶明年賜死李燾長編疑為太宗第二子齊王妃即太后姊也趙翼北剳記云名呼組舊作胡輦又異　秋九月幸南京上太后尊號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太后崩於行宮攷異契丹國志云帝親政方一月太后暴崩帝哀毀骨立哭必嘔血羣臣請改元不許終制三年史未載諡曰聖神宣獻後更曰睿知年五十七葬乾陵攷異東都事畧云先是蕃民毆漢人死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奴婢后一以漢法論與耶律隆運

遣人縊殺其妻又幸醫工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之莫敢言契丹國志云隆運有辟陽之幸畢沅續通鑑云聖宗初年達喇干迺曼實醉言宮掖事法當死杖而釋之史均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耶律隆運柄用

景宗乾亨元年秋七月以權知南京留守韓德讓禦宋有功賜詔褒獎德讓薊州玉田人後賜姓耶律名隆運為中書令知古孫燕王匡嗣子重厚有智畧明治體喜建功立事景宗嬰疾蕭后與決國政加東頭供奉官充樞密院通事轉上京皇城使(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遼授彰德節度使自是日見進用)代其父匡嗣為上京留守甚有聲尋復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宋兵取河東侵燕五院糺詳袞(原作詳穩)希達(原作奚底)等敗歸宋人圍城人心洶懼德讓與耶律學古等日夜登城守禦甚力援軍至圍解及戰高梁河宋兵敗走德讓邀擊又破之以功進遼興軍節度使詔褒獎之

三年冬十二月以韓德讓為南院樞密使

四年秋九月景宗崩於焦山德讓與耶律色珍(原作色軫)等受顧命(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主獵於詳古山不豫德讓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皇后易置大臣)立梁王尊蕭后為皇太后稱制德讓總宿衛事太后益寵任之時主少國疑宗室擁重兵內外震恐德讓勸太后勑諸王歸第不得私相燕會奪其兵權人心大定

聖宗統和元年加韓德讓開府儀同三司(攷異耶律和克傳原作虎古字海蘭六院額爾奇木迪里孫保寧初使宋還言宋必取河東與匡嗣忤統和初為涿州刺史召赴京師與韓德讓復以事相忤德讓怒取護衛所持戎仗擊其腦卒德讓傳及聖宗紀均未載)

三年冬十一月以韓德讓兼政事令

四年春三月宋將曹彬等分三道來侵韓德讓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封楚國公師還與北

府宰相室昉共執國政奏復山西今年租賦攷異宏簡錄云十一月庚午加守司徒

六年夏四月太后親擊鞠呼勒希原作胡里室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瑚哩實突韓德讓墮馬命立斬之　秋九月太后幸韓德讓帳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尋從太后南侵宋　冬十月圍沙堆驛乘夜來襲德讓嚴軍以待敗走之十一月從聖宗擊敗宋軍於長城口

七年春正月師還二月封韓德讓為楚國王攷異契丹國志隆運由遼州節度使改同知燕京留守遷平州節度使改樞密使兼行營都部署以輔立功守司徒封晉王加尚書令賜以几杖入朝不拜上殿不趨史所載尚書令係贈官

十二年秋七月以韓德讓代室昉為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賜號興化功臣奏三京諸鞫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寬貸或妄行榜掠乞為禁止詔從之又表請任賢去邪太后喜優加賞賚先是丁母憂詔起復之及服闋加守太保兼政事令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鑿大安山取劉仁恭所藏錢散諸五計司並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錢幣充溢蓋本薛史僭偽傳及冊府元龜之說謂仁恭以墐泥為錢斂銅錢於大安山藏之而聖宗紀及食貨志仁恭作守光稍異

十七年秋七月魏王色珍卒命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事尋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密府事以南京平州歲不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及請平諸州商賈價從之

十九年春三月賜韓德讓名德昌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有圖魯卜者從伐宋嘗以言觸德昌怒詰之詞無所撓笑釋之至是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彼嘗不遜於卿何善而薦對曰於臣猶不屈況於其餘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藩從之按烏爾古巴傳字留隱學古弟官東路統軍都監德讓薦為統軍使載此事疑是其人

二十二年秋閏九月太后南侵宋韓德讓從及澶淵方輿紀要云即今開州在大名府南六十里唐為澶州石晉為鎮寧軍宋曰澶州亦名澶淵郡崇寧時改為開德府許宋成而還從王晉賜姓耶律出宮籍隸橫帳季父房位親王上蕭呼敦傳曾祖達魯明醫統和中德讓貴寵達魯希旨請賜國姓籍橫帳由是世預太醫選子孫入官者衆德讓傳未載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太后幸南京耶律德昌從行太后崩於行宮

二十八年夏四月葬太后於乾陵改賜耶律德昌名隆運賜田宅及陪葬地

二十九年春三月聖宗伐高麗耶律隆運從軍還得疾聖宗與后親視醫藥卒年七十一 致異畢沅續通鑑云隆運卒以耶律實魯代為北院樞密使自隆運知北院職多曠廢實魯拜命之日朝野相慶當隆運病遼主問孰可代御者薦耶律世良因使代實嚕為北院大王所載較詳實嚕傳原作室魯字伊實揚六院部人 贈尚書令謚文忠給葬具立廟乾陵側帝后以下親為制服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 致異李燾長編謂祥符二年太后殂隆運尋卒與太后同柩而葬按祥符二年乃遼統和二十六年與史異史稱后殂與隆運相隔三年則同柩而葬之誣不辯自明矣今從史 隆運自為相結歡宋朝修睦無間中外帖服靡有邪謀故始終眷遇鮮與倫比 致異契丹國志云隆運兄弟九人皆封王從子三十餘人封王者五餘皆為節度使都部署等官所載較詳 隆運卒無子帝特以魏王特布 原作貼不 子雅魯 原作耶魯 為之嗣 致異東都事畧云以隆裕子王宗業為之子 天祚立以皇子額魯溫 原作敖盧斡 繼之

同時張儉宛平人性端愨不事外飾舉進士第一 致異遼史景宗紀保寧八年十二月詔南京復禮部貢院不言其設科取士至統和六年始開科舉人然林陞章易水志保寧九年有進士魏璟則是時既開貢院即有進士或未及行于他處耳今附錄於此以備考 調雲中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帝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始悟名見容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為武定節度使改大同六年入為南院樞密使進左丞相封韓王 致異畢沅續通鑑云兼政事令遼主方眷倚參政吳叔達與儉不相能主怒出叔達為康州刺史 興宗立受遺詔輔政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進見不名賜詩褒美性儉素食不重味一敝袍三十年不易月俸有餘輒給親舊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為多致政歸會帝欲侵宋幸其第問策儉極陳利害帝悅而止

重熙十二年卒年九十一功著兩朝時稱賢相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江西峽江訓導淳鄉李有棠編纂

色珍戰績

景宗保寧八年夏六月以西南面招討使耶律色珍原作斜軫攷異聖宗紀開泰二年西南招討使斜軫另一人為北院大王色珍字韓隱德哷原作迭剌部人裕悅原作于越赫嚕原作曷魯孫性明敏不事生產保寧元年樞密使蕭思溫薦其有經國才景宗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對曰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占對愷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仍援河東擢南院大王改北院

乾亨元年春二月漢以宋兵壓境乞援命色珍以所部從都統耶律沙赴之時宋再攻河東色珍從耶律沙行至白馬嶺遇敵沙等戰不利色珍救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褫而退　夏六月宋師滅漢乘勝來侵北院大王希達原作奚底統軍使蕭托果原作討古等逆戰敗績自沙河退屯清河北色珍取希達等青幟軍於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因繞出其後奮擊敗之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少卻色珍與休格原作休哥分左右翼橫擊大敗宋軍九月色珍等奉詔率所部兵從燕王韓匡嗣南侵宋匡嗣兵敗於滿城

四年春三月景宗自將南侵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斡里原作瓦里中流矢死統軍使耶律善補為伏兵所圍樞密使色珍救之得免

聖宗統和元年夏六月命色珍守司徒拜北院樞密使時景宗崩聖宗幼蕭太后臨朝益見委任命帝與色珍於其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

三年秋八月命色珍為都統與監軍駙馬都尉蕭懇德錄作勤德后領兵討女直

四年春正月色珍等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匹遣近侍尼勒堅（原作泥里吉）持詔旌其功勞以酒果二月色珍等來朝行飲至之禮賞賚有差　三月宋將曹彬等分三道來侵帝奉太后帥師救燕以色珍為山西兵馬都統尋賜密旨及彰國節度使燮寬（原作杓窊）印以趣征討　夏四月詔將軍華格（原作化哥）等各率部兵赴蔚州以助色珍時楊繼業取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色珍至定安擊敗賀令圖軍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　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托色（原作題子按本傳守勝隱北府宰相烏里孫從色珍敗賀令圖于定安攻克蔚州進圖寰州冒矢石先登繼業之被擒托色功居多未幾從征至易州卒）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哭出伏發擊其背內外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復蔚州賀令圖潘美兵復至逆戰又敗之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捷聞賜博諾（原作蒲奴）酒及銀器六月復進寰州　秋七月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時色珍聞繼業出兵令蕭達林（原作撻凜）伏兵於路明旦繼業兵至色珍擁眾為戰勢繼業麾幟而前色珍佯退伏兵發仍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眾軍遂皆潰繼業為流矢所中被擒（考異通鑑輯覽云遼史蕭達蘭傳宋楊繼業率兵自代州來達蘭從色珍敗之擒業於朔州耶律希達傳希達射繼業墮馬先是軍令須生擒業希達以故不能為功似射業者希達擒業者達蘭所載各異宋史云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又異本傳奚底原作奚低達蘭五代史作撻覽遼史作撻凜字托紐舊作駝寧又耶律斡拉傳時為護衛太保從破宋將楊繼業于山西紀未載）色珍責之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餘年今日何面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是為所擒三日死（考異薛應旂通鑑云業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逼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士卒戰死無一生還者契丹國志云麾下百餘人皆從死餘同史云但稱死罪蓋不足信又業之死史作七月宋史作五月李燾長編契丹國志作八

月所載各異色珍以功加守太保攷異宏簡錄云封魏王

六年冬十月帝南侵宋克涿州駙馬蕭勤德等中流矢聞宋軍退命色珍等追擊大敗之

十七年秋九月帝南侵宋色珍等從行癸卯卒於軍攷異宏簡錄作十九年九月太后親為哀臨仍給葬具庶

子格爾原作狗兒官至小將軍

道宗太平八年冬十月色珍孫婦阿古原作阿聒指斥乘輿其孫古雲原作骨欲為之隱事覺乃並坐之仍

籍其家攷異宏簡錄畢沅續通鑑所載畧同本傳未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休格將畧

景宗保寧五年春正月特里袞原作惕隱耶律休格原作休哥伐黨項破之以俘獲之數來上休格字遜寧祖實嚕原作釋魯隋國王父烏蘇原作綰思南院額爾奇木原作夷离菫休格少有公輔器初從北府宰相蕭斡原作幹討烏爾古原作烏古室韋二叛部應歷末為特里袞

乾亨元年夏六月宋太宗來侵北院大王希達原作奚底等與戰於沙河失利進圍南京　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攷異王宗沐續通鑑作大梁河少卻會帝命休格將五院軍往救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原作斜軫分左右翼横擊大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格身被三創明旦宋太宗退至涿州竊乘驢車遁休格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所獲器甲糧饋無算　九月命燕王韓匡嗣南府宰相耶律沙侵宋以報圍燕之役詔休格以所部兵從與宋師戰於滿城方陳宋人詐降匡嗣信之休格諫曰彼衆整而鋭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格引兵憑高而視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士卒棄旗鼓而遁遂敗績休格整兵進擊敵乃卻全軍而還詔總南面戍兵

二年春正月以休格為北院大王　冬十月帝自將南侵宋圍瓦橋關宋兵求救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格斬師餘衆退走入城宋陳於水南將戰帝以休格馬介獨黃慮為敵所識命易以元甲白馬遂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生獲數將以獻帝悅賜御馬金盂勞之

曰爾勇過於名若人人如卿何憂不克師還拜裕悅（原作于越）

四年冬十月以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便宜從事時聖宗新立蕭太后稱制益委任之因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

聖宗統和元年春正月以休格為南京留守賜總管印綬總邊事并賜湯藥　榜諭燕民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詔休格撓之不果城　秋八月詔休格提點元城九月奏秋霖害稼請權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從之

四年春三月宋遣曹彬等分道來侵帝與太后率師往援命宣徽使布琳（原作蒲領）為南征都統以副休格夏四月帝次南京復遣穆濟（原作抹只）穆爾古（原作謀魯姑）率偏師助休格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克固安置屯時北南院奚部未至休格兵寡不敢力戰夜以精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絶其糧道彬等食盡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亟引輕兵薄之伺彼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涿州（攷異李燾長編云歷二十日始至）　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彼力窮環糧車自衛休格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衆悉潰追至易州東閭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爨進擊之宋軍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攷異高輅續綱目去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死無算）　太后旋旆休格以宋屍為京觀請略地至河為界太后不許封為宋國王　冬十一月太后南侵宋以休格為先鋒都統十二月擊敗宋軍於望都遣人獻俘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格先以兵扼其要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

州擒賀令圖楊重進等攷異續綱目重進與敬源皆戰死宋史同詔休格以下入內殿賜酒勞之

六年春三月休格奏宋事宜帝親覽之　夏四月帝次南京幸休格第　秋七月賜休格巴雅爾原作排亞部諸軍戰馬　八月休格與巴雅爾紐勒琿原作梟里蕳捉生將至易州遇宋兵殺其指揮使而還　九月休格獻所獲宋諜者　冬十月國兵進次長城口宋定州守將李興以兵來拒休格擊敗之　十一月獻黃皮室詳袞原作詳穩徇地莫州所獲馬匹士卒命隸燕京又送降卒命給衣袠　十二月休格復遣人獻宋諜

七年春宋將劉廷讓等乘暑潦來攻易州諸將憚之獨休格率銳卒逆擊於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可勝計攷異沙河之戰宋史未載獻於朝太后嘉其功詔免拜不名攷異宏簡錄云賜以紅珠筋線入內神帳行再生禮自是宋人不敢北向至欲止兒啼乃曰裕悅至矣　夏五月休格引軍至滿城招降卒七百餘人遣使來獻詔隸東京時燕民疲弊為省賦役恤孤寡戒戍卒毋犯宋境有馬牛逸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攷異續綱目是年休格為宋將尹繼倫擊敗之於徐河本傳未載

十六年冬十二月休格卒攷異王宗沐續通鑑薛應旂通鑑徐乾學後編均作十一月誤是夕雨木冰聖宗輟朝五日詔立祠南京休格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未嘗多殺無辜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休格子道士努原作道士奴噶濟原作高九等謀叛伏誅餘子果巴原作高八官節度使果實原作高十終裕悅孫瑪格原作馬哥仕至匡義軍節度使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澶淵之盟

聖宗統和十七年宋真宗咸平二年也秋九月聖宗幸南京南侵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九月傅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保州普陰與知州楊嗣出兵擊敵爲所困渡嚴涼河顛喪師徒紹斌率衆援之即合勢疾戰斬首二千餘級獲馬五百匹宋史真宗紀嚴涼河作康良路疑是一事按紹斌汾州人普太原人史未載

冬十月攻遂城不克遣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攷異蕭柳傳字圖們恒德姪是年從伐宋宋將范延召列方陣而待時隆慶爲先鋒問誰敢當者柳請馳駿馬而前南軍亂柳中流矢裹創而戰衆皆披靡畢沅續通鑑云初耶律軫性疏簡人多短之至是命率羸師以從及戰鐸軫取緋帛被甲胄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格殺甚衆太后厚賞之紀均未載按本傳名都沁字敵輦積慶宮人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宋順獲兵仗器甲無算攷異續綱目云時契丹主入寇傅潛爲鎮定高陽關都部署擁重兵不戰令范廷召分兵出禦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裔赴救遇敵瀛州約詰旦合戰而廷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敵圍之數重保裔決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窮保裔死之契丹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青真宗親禦之次大名聞保裔死贈侍中錄其子孫流潛房州按薛應旂通鑑云時錢若水劾奏傅潛孫何請斬潛以徇乃流房州契丹國志云保裔戰死在瀛州西南裴村又擊之十八年而畢沅續通鑑云宋史文苑傳載路振祭戰馬文曰執大將康保裔咸平六年謝德權入對亦言保裔被擒是當時之人皆曰被擒而非戰沒於陣兵田雯黔書云貴州有保裔廟此因其子繼英爲貴州團練使故立廟耳今從聖宗紀作被擒較安宋史保裔等傳均無廷召潛遁事真宗紀保裔之死繫於咸平三年正月保裔洛陽人傅潛冀州衡水人若水字長卿河南新安人廷召冀州棗強人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衆臨水以拒縱騎兵突之殺戮殆盡攷異續綱目云契丹兵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子也登陴固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兵引去掠祁趙邢洺州繫之於瀛州事前通鑑輯覽延昭作延朗所載各異按東都事略云是歲知府州折御昌等引兵入五合川攻拔黃太尉砦宋史真宗紀作五合州云殲其衆俘獲萬計十二月冀州言敗契丹於城南殺千餘人奪馬百餘匹攻威虜軍本軍擊敗之史未載

十八年春正月帝還次南京賞有功將士罰不用命者詔諸軍各還本道攷異續綱目云契丹知眞宗親征乃從京而去

范廷召等追敗之於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過出境東都事畧薛應旂通鑑仝史未載避暑漫鈔云芳儀江南國主李景女納土後在京師初嫁供奉官孫某爲武强都監妻生女皆爲遼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趙王忠虜部自北歸復官嘗仕遼爲翰林學士修國史著北庭雜記載其事時補ゝ爲北都教官覽其書而悲之與顧復長道作芳儀曲云

十九年夏六月詔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昭順軍節度使　冬十月己亥帝南侵宋壬寅次鹽城詔梁國王隆慶統先鋒軍以進甲寅與宋兵戰於遂城敗之進次滿城以泥淖班師攷異宋史真宗紀十月己未張斌破契丹於長城口畢沅續通鑑云時積雨遼人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漸次界首遼伐騎大起而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陳兵少爲遼師所乘退保威虜軍蓋此戰互有勝負故兩國各言其勝致所載不同也薛應旂通鑑云冬十月以王顯爲鎮定三路都部署王超副之與契丹戰於遂城大敗之斃二萬餘人契丹進至滿城遁還續綱目同東都事畧云遼冠威虜軍何承矩王顯均以大兵至破二萬餘人所其鐵林十五人畢沅續通鑑云獲其統軍鐵林玉壺清話云契丹兵獵於威勝軍王顯襲擊大破之陳均九朝編年備要云李繼宣敗遼於山谷宋史不載他書亦無可攷超趙州人德用父顯字德明開封人　十一月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關來侵偵候璊原作謀注虞人珠克擊敗之太平治迹統類所載與長編同作丙子而宋史作壬申蒙日少異

二十年春三月遣北府宰相蕭繼遠等南侵宋夏四月文班太保達里塔原作達里底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達哩斯敗宋兵於梁門甲戌南京統軍使蕭達林原作撻凜破宋軍於泰州攷異達林傳云二十年復伐宋擒其將王先知破其軍於遼城下祁州上手詔獎諭紀未載按達林字馳寧思溫再從姪敦厚有材畧通天文歷官侍中封蘭陵郡王子纘古官統軍使畢沅續通鑑達林作達蘭泰州作秦州又以王先知之擒爲二十二年事今從史宋史真宗紀七月契丹大林告使王昭敏等來降史未載

二十一年夏四月耶律諾觀原作奴瓜通鑑輯覽作諾郭畢沅續通鑑作諾袞字延寧太祖異母弟蘇之孫歷官平章事加尚父見本傳蕭達林原作撻凜獲宋將王繼忠於望都攷異薛應旂通鑑云耶律奴瓜等寇望都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陳東偏爲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用爲戶部使通鑑輯覽云白城在保定府清苑縣西南契丹國志云契丹攻定宋二州王超桑贊與周瑩逆戰望都翼日至縣南六里繼忠力戰被擒不言超贊退遁且有周瑩東都事畧云王超敗契丹於望都南既而虜衆數萬至繼忠戰於康村陷焉方

輿紀要云康村在今慶都縣東北王文正筆錄云繼忠與侍中張耆同守鎮定會邊騎大至分左右翼出禦陣西偏爲兵衛繼忠固請代耆及兵敗遂爲所獲耆字元弼開封人所載各異

二十二年秋九月帝南侵宋幸南京次固安丙寅與宋兵戰於唐興攷異宋史眞宗紀景德元年正月契丹言泥土族拔黃三百餘帳内屬三月威虜軍破契丹於長城口追北過陽山斬獲甚衆九月耶律吳欲來降王宗沐續通鑑唐興作唐河通鑑輯覽云唐河即古嘔夷水源出山西流逕唐縣謂之唐水入於定州謂之泥水下流與磁沙諸流合大破之丁卯蕭達林原作撻凜敗宋兵於遂城冬十月丙戌攻瀛州不克下祁州十一月馬軍都指揮使耶律科里原作課里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珂禮遇宋兵於洺州擊退之甲子東京留守蕭巴雅爾原作排押獲宋魏府官吏田逢吉等以獻丁卯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遺王繼忠攷異宏簡錄云繼忠開封人幼給事眞宗藩邸鎮定州被執宋贈官賜卹後聞尚在每遣使至必有附賜南北弭兵與有力焉仕終南院樞密使封楚王賜姓名耶律顯宗改宗信子懷玉仕至防禦使弓矢密請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之攷異續綱目云時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因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聞於朝用畢士安言許之畢字仁叟雲中人謚文簡畢沅續通鑑載繼忠狀畧云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從愚瞽帝以手詔答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帝未許也據此則和意出契丹史蓋諱言之耳庚午攻破德清軍攷異通鑑輯覽云故城在今大名府清豐縣畢沅續通鑑云蕭巴雅爾觀音努破德清軍知軍張旦及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皆死之史未載觀音努姓蕭字伊囉奚王達哈孫官同知南院事見本傳又巴雅爾傳時渤海軍破德清軍及達林卒專任南面事和議成加北府宰相壬申次澶淵攷異契丹國志云初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軍安順軍前鋒爲魏能敗又攻北平寨爲田敏等擊走遂東攻保州不克攻定州王超拒於唐河又分兵圍岢嵐軍爲賈宗擊走攻瀛州爲李延渥敗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乃解去薛應旂通鑑云高繼祖擊敗契丹於岢嵐軍魏能守安肅州楊延明守廣信軍攻圍百戰不能下遂引去時號銅梁門鐵遂城畢沅續通鑑云鈐轄韓守英張志言大破遼兵於朔州界殺戮甚衆詩遼師方圍岢嵐軍聞敗即遁去太平治迹統類又謂係折惟昌事續綱目云契丹圍岢嵐軍高繼勳力戰禦之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即引去寇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十一月進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所載各異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方輿紀要云北平寨在保定府完縣西南宋於此置北平軍陽城淀在完縣東南五十里通鑑輯覽云在慶縣東南水[illegible]蕭達林原作撻凜中伏弩死攷異續綱目云時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illegible]

環守牀子弩射殺之遼蘭有機勇所領皆鋭兵既死敵大挫衂帝至澶淵遂渡河駐蹕北城將士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敵怖駭俄數千騎薄城擊之欽若字定國新喻人堯叟字唐夫四川新井人薛應旂通鑑李繼隆作李建隆達林傳云未接戰按視地形敵宋之羊觀鹽堆皃歷中伏弩死所載稍異今從史東都事畧云石保吉守信子時為排陣使虜騎數萬至城下保吉不介馬而馳當其前鋒虜引去乙亥攻破通利軍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字用之趙州寧晉人請和即遣飛龍使韓杞攷異東都事畧作韓玘持書報聘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先是王繼忠得帝手詔即附石普奏乞早遣使議和乃募軍士李斌持手詔詣馬會王繼英言毀直曹利用自陳願往授閤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奉書往至天雄王欽若用孫全照言留不遣繼忠具奏帝賜欽若詔并遣指揮張皓督同北去而東都事畧云時利用適奏事行在以利用使於行間宋史利用傳亦同畢沅云利用初使時眞宗尚在京師至再使乃見於行在耳宜從長編所載各異繼英詳符人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既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韓杞入對會日食眞宗懼甚司天言主兩國和解帝意稍釋曹利用復來以無還關南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戊子宋遣李繼昌來議以太后為叔母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即遣閤門使丁振奉誓書攷異契丹國志載宋誓書畧云共遵誠信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銀絹云云自此保安黎獻謹守封陲誓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當共殛之契丹誓書畧曰共議戢兵復論通好兼承惠顧特示誓書以風土之宜云云某雖不才敢遵此約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神明是殛史未載如宋諸軍解嚴乃班師自是信使往來不絕攷異續綱目云冦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否則戎將生心矣帝不聽遣利用許歲幣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畢沅續通鑑云利用還帝方進食未即見使內侍問所賂利用但以三指加頞內侍入告謂為三百萬帝失聲曰大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始知三十萬帝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先是帝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卻有和解之象至是果驗所載較詳

二十三年春二月復置榷場於振武軍攷異東都事畧云是歲宋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畢沅續通鑑云正月眞宗召輔臣觀瀛州所獲遼人攻城戰具皆制度精好鋒鍔銛利常衝竿牌悉被以鐵城上懸板才數寸集矢二百餘其後李繼宣浚高陽濠得遺矢凡四十萬遼人攻城不遺餘力如此夏五月宋遣孫僅字鄰幾蔡州汝陽人何弟等來賀皇太后生辰攷異畢沅續通鑑僅時為開封府推官為副者尚有閤門祇候康宗元云入境供應甚備主每歲避暑含涼淀閤使至即

來幽州郊勞宴會禮遇優渥有過當者僅必抑而罷之自後奉使者率循其制時稱得體所載較詳冬、十月宋歲幣始至後為常十一月帝遣太保和卓原作合住孜異興宗重熙六年護衛太保疑係一人又合住傳鎮國軍節度使另一人頒給使韓簡太后遣太師博諾原作盆奴政事舍人高正使宋賀正旦孜異畢沅續通鑑云十一月遼命耶律留寗及耶律委演等來賀承天節入對館伴李宗諤令勿佩刀至上閤門即欣然解之帝聞聽自便使者感悅宗諤昉之子史未載十二月丙申宋遣周漸等來賀千齡節丁酉復遣張若谷等來賀正旦孜異宋史不載周漸之使正旦所遣係韓國華字元溺安陽人若谷南劍人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太后蕭氏崩孜異東都事畧云時燕燕死隆緒闇弱而隆慶桀黠國人多附之又繕甲兵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召不至其親信録其書抵雄州且言隆緒不能睦族國人皆思歸漢真宗勅邊吏勿報李燾長編云孫僅言國主氣溷遣使而體肥隆慶瘦而剛果人多歸之後宋搏亦云廷臣因請加恩隆慶帝不許所載均與史異遣使告哀於宋宋尋遣使來會葬孜異畢沅續通鑑云宋聞太后喪廢朝七日命王隨為祭奠使王曙為弔慰使遼遣耶律信寗來告哀時正旦使耶律特嚕古猶在館就開寶寺設位奠哭百官至都亭驛弔之帝於內東門制服發哀羣臣進名奉慰隨字子政曙字晦叔均開封人所載較詳

二十八年春二月遣左龍虎衛上將軍蕭和卓原作合卓饋太后遺物於宋復遣使謝宋弔慰孜異薛應旂通鑑云是年六月邊臣言契丹飢來市糴詔雄州發粟二十萬石賑之先是宋東封契丹遣人於歲幣外別假錢帛用王旦言於歲額內各借三萬次年除之契丹得之大慚旦字子明大名莘人見宋史畢沅續通鑑云開泰元年十月宋以主客郎中王曾使遼賀生辰高繼勳副之按遼宋二史均闕書惟長編及涑水紀聞載之

太平二年春三月宋真宗崩子仁宗即位使薛貽廓來告遣都點檢耶律僧隱孜異通鑑輯覽作埜音等如宋弔祭戊子為宋帝飯三京僧孜異薛應旂通鑑云主聞帝崩集蕃漢大臣舉哀置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所載較詳

四年春正月宋遣張傳等來賀冬十二月遣蕭從政等使宋賀正旦孜異畢沅續通鑑云冬遼大閱聲言獵幽州二府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副張知白力辨其偽未幾果無事李燾長編云雄州候兵報有兵入鈔邊界巳乃知勃每人販契丹行劇兩界也涑水紀聞謂借塞內牧馬王欽若請與之尤為忤知白字用

晦滄州清池人

七年春正月宋遣張保維孫繼業孔道輔馬崇至來賀攷異契丹國志云太平六年冬十二月宋龍圖待制孔道輔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為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曰中國與北朝通好禮文相接今俳優侮慢先聖北朝之過也何謝為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巵謂曰方今天寒飲此可致和氣曰不和固無害自是中國使至不敢侮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史未載又李燾長編云道輔還言於帝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其勢甚蹙

十一年夏六月聖宗崩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遼主末年得消渴疾語多忌諱凡死亡者均不得言及之守約甚堅未嘗啟邊釁諸帝中號為令主子興宗即位遣使告哀於宋　秋九月宋遣王隨曹儀致祭王鬷趙州臨城人許懷信梅詢字昌言宣城人張綸來慰兩宮范諷孫繼業賀即位孔道輔魏昭文賀皇太后冊禮尋遣御史中丞耶律翥等謝宋弔慰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西夏封貢

聖宗統和四年春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拜定難軍節度使都督夏州諸軍事西夏本魏拓跋氏後古赫連國地遠祖思恭唐季賜姓曰李涉五代至宋世有其地至繼遷始大據夏銀宥綏靜五州通鑑輯覽云夏州唐置銀州後周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宥州唐元和中置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前旗綏州今綏德州唐乾元初置振武軍領麟勝二州地在葭州神木縣靜州五代時以唐靜邊廢城置故城在今綏德州米脂縣民俗勇悍習戰初臣宋有年賜姓趙因兄繼捧朝宋詔發親屬赴闕繼遷不樂內徙叛入地斤澤通鑑輯覽云在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東北襲據夏州至是來附遂復姓李時宋太宗雍熙三年也攷異李燾長編云時繼遷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知夏州尹憲偵知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襲繼遷與弟繼冲遁免獲其母妻而還乃宋太平興國七年即遼統和元年是繼遷先已叛宋至是始來附耳續綱目云雍熙二年二月李繼遷誘殺曹光實據銀州田仁朗討之徵還副將王侁擊走之銀麟夏州蕃內附明年二月繼遷遂降契丹畢沅續通鑑云遼又以繼冲為副使史均未載宋史太宗紀雍熙二年四月夏州行營破西蕃息利族斬其代州刺史折羅遇并弟埋乞又破保洗兩族降五十餘族東都事畧云時武州團練使郭守文破夏州鹽城鎮岌羅賦等十四族斬首數千級焚千餘帳俘獲無算又破咩嵬䫻馬諸部來降凡銀麟夏三州歸附者百二十五族萬六千餘戶西鄙以甯仁朗元城人王侁浚儀人周樞密朴子地斤澤作地卬澤曹光實字顯忠雅州百文人繼遷為繼捧族弟其高祖思忠為思恭弟討黃巢戰歿通鑑輯覽云麟州治新秦縣故城在神木縣北冬十月遣使來貢自是信使不絕

七年春三月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為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攷異通鑑輯覽云時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捧鎮夏州帝召見賜姓名趙保忠而遣之在宋端拱元年為遼統和六年西夏外紀未載

八年春正月夏遣使來謝三月遣使來貢秋九月遣使獻宋俘冬十月復以敗宋軍來告十二

月克宋麟鄜等州來告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歲三月夏州敗李繼遷此外并無戰事攷之通鑑輯覽各書皆然疑爲鄜州元魏置爲洛交郡保大軍治宜川見宋史地理志遣使封李繼遷爲夏國王攷異宋史夏國傳作雍熙三年事

九年春二月夏遣使來告宋捷夏四月遣李知白來謝拜封冊秋七月復銀綏二州遣使來告

冬十月李繼遷上宋所授勑命其兄繼捧來附授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繼捧降契丹事宋史及諸書俱不載惟陳桱續編載之與遼史同足知宋史之疏漏多矣十二月繼遷陰附宋遣韓德威持詔諭之攷異續綱目云是年七月趙保忠言繼遷悔過歸誠拜銀州刺史未幾與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復寇夏州遣翟守素赴援兵至繼遷謝罪授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子德明爲蕃落使所載較詳畢沅續通鑑云親弟繼沖亦賜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

十年春二月韓德威以李繼遷托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夏遣使來訴詔撫慰之

十二年夏遣使來貢攷異續綱目云是年正月趙保吉冠靈州遣李繼隆等討之三月入夏州執趙保忠送京師保吉遁去詔削姓名畢沅續通鑑云保忠爲保吉所襲已又陰結保吉指揮趙光嗣知之執保忠出於別所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擒送闕下詔以光嗣爲夏州團練使因呂蒙正言墮夏州城繼隆諫不聽七月繼遷獻良馬八月遣弟延信奉表請罪十一月帝遣張崇貴往諭賜以器幣而秦翰傳云翰諷保忠郊迎王師因就擒又異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諡文穆史未書夏爲宋敗事

十三年春三月夏遣使來貢尋敗宋師遣使來告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三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來貢六月以繼遷爲鄜州節度使不奉詔八月入寇清遠軍擊走之薛應旂通鑑謂爲張延所敗未嘗言宋敗也通鑑輯覽云清遠軍宋置故城在寧夏府靈州東南

十四年春正月夏遣使來貢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初白守榮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繼遷邀擊於清洛河盡奪之帝怒命李繼隆等分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置之延州繼隆不見虜而還副將范廷召擊敗之於烏白池宋史太宗紀烏白池之戰獲未幕軍主吃囉及指揮等二十七人畢沅續通鑑云繼遷冠靈州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寘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卒全其城靈州隋爲靈武郡唐爲朔方軍夏改爲西平府在寧夏鎮南九十里平夏城即懷德軍隸涇原路保安軍隸鄜延路今延安府保安縣見方輿紀要輯覽云浦洛河亦曰溥樂河在寧夏府靈州南北流入黃河烏白池鹽池也在靈州東南元和志鹽州五原縣有烏白二池出鹽即此鹽州唐升爲

郡故城在今甯夏府靈州即花馬池營也延州即今延安府外紀未載繼遷母被擒事

十五年春三月夏以屢破宋兵來告封李繼遷爲西平王夏六月遣使來謝封冊考異續綱目云真宗立繼遷復請降詔以五州與之賜姓名如故未言戰事惟畢沅續通鑑云十月繼遷寇靈州揚瓊擊走之又未言宋敗

十八年冬十一月授李繼遷子德昭朔方軍節度使考異宋史夏國傳繼遷子德明史作德昭蓋因避諱改耳小字阿移

十九年春三月夏遣李文貴考異夏國外紀作李文冀來貢夏六月奏下宋恒環慶等三州賜詔褒美考異續綱目云是年八月命王超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援靈州九月保吉陷清遠軍攻定州懷遠唐龍鎮副部署曹璨擊敗之畢沅續通鑑援靈州者尚有張凝秦翰均未言下恒環慶三州通鑑輯覽云環州今慶陽府環縣是宋以慶環邠甯乾爲環慶路定州宋置故城在今甯夏府新渠縣懷遠鎮在甯夏縣唐隆鎮在甯夏縣西南宋史真宗紀是歲西夏蕃族說遇等歸順又詠緒等率屬來附河外砦主李瓊等以城降西夏璨字韜光彬子

二十年夏六月夏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考異宋史真宗紀正月夏將卧浪已等內附張凝襲諸蕃焚族帳二百餘斬首五千級降九百餘人畢沅續通鑑云初慶州發粟詣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策其必敗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沒於賊三月遂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死之繼遷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六月以眾三萬攻麟州知州衛居實出戰殺萬餘人繼遷遼史只載下靈州未言麟州兵敗事通鑑輯覽云唐高宗咸亨中吐谷渾畏吐蕃徙之於靈州以嗚沙縣地置安樂州處之嗚沙故城在今甯夏府中衛縣濟字仲溥聞喜人

二十一年夏五月李繼遷卒其子德昭遣使來告贈尚書令兼使丁振弔慰考異宋史真宗紀四月繼遷寇洪德砦蕃慶香乩毅慶等擊走之以慶香等領刺史又夏國傳謂繼遷之死在景德元年正月蓋統和二十二年也續綱目作是年十二月各異且云保吉陷清涼殺丁惟清蕃酋巴勒結偽降陰集眾合擊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靈州死焉子德明幼曹瑋請討之弗許史未載繼遷中矢事瑋字寶臣真定靈壽人彬子畢沅續通鑑云巴勒結舊作潘羅支六月豐州瓦窰沒劑加罪昧克等族以兵濟河擊李德明敗之時德明尚幼輔臣請降詔招諭鈐轄張崇貴先遺書答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事聞帝賜詔諭意宋史加罪作知罪又作擊敗繼遷涑水紀聞云繼遷兵敗被傷且死屬德明必歸朝廷及死德明納款詔向敏中知延州受其降李燾謂繼遷未必有此遺言係德明假托之辭通鑑輯覽云豐州隋置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巴勒吉作巴喇濟未幾爲保吉黨密珠珠爾等族所殺涼即涼州宋初爲西涼府敏中字常之開封人謚文簡

二十二年春三月李德昭遣使上其父繼遷遺留物秋七月封德昭為西平王冬十月遣使來謝封冊 攷異宋史真宗紀三月麟府路敗夏人於神堆破其砦柵其部將都尾等內附敗戎人於石門州

二十三年春二月夏遣使告下宋青城 攷異宋史真宗紀四月夏寇環州敗之執其酋慶都畢沅續通鑑云九月趙德明始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未言下青城事又明年復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

二十五年秋七月李德昭母卒遣使弔祭起復

二十八年秋九月冊李德昭為夏國王 攷異續綱目云景德三年十月趙德明請降授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未幾契丹亦冊為夏國王按宋景德三年即遼統和二十四年也所載年月稍異

太平元年冬十一月夏遣使來貢 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冬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之號興州外紀未載

十一年夏六月聖宗崩報哀於夏李德昭遣使來進賻幣是歲以興平公主下嫁德昭子元昊拜駙馬都尉 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德明娶衛慕氏生元昊性凶鷙猜忍通蕃漢文字嘗引兵襲夜洛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語以三十年錦綺皆宋天子恩元昊曰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復攻拔西涼府所載夏事較詳通鑑輯覽云元昊小字烏哩克舊作嵬埋誤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曉浮屠學用華州二生曰張元吳昊為謀主其徒遇乞先創造蕃字累年方成至是下令國中悉用蕃書

興宗重熙元年冬十一月李德昭卒冊其子夏國公元昊為王 攷異續綱目云宋仁宗明道元年冬德明卒贈太師尚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封西平王景祐元年七月元昊反冠環慶十月弑其母威摩氏二年冬為吐蕃嘉勒斯所敗三年取瓜沙肅州地方萬里初建元廣運至是改大慶宋史夏國傳云母衛慕氏死遣使來告哀畢沅續通鑑楊吉作楊告云景祐元年正月元昊寇府州七月環慶都部署齊宗矩被執馘其母米氏沈山喜之族於河初改元開運後改廣運四年冬始大補僞官通鑑輯覽嘉勒斯作置勒斯賚云大敗夏兵於河湟溺死者十八九瓜州唐置今安西府是沙州唐大中五年置即歸義軍肅州西魏置今隸甘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又改靈州為興州號興慶府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山在今寧夏府寧朔縣西所載夏事較詳宋史仁宗紀景祐元年十二月賜元昊佛經未書其反而寶元二年十二月始載之

七年夏四月興平公主卒公主生與李元昊不諧遣耶律庶成往詰其故攷異續綱目云寶元元年十月稱帝國號夏二年六月削賜姓官爵十一月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畢沅續通鑑云元年八月元昊從父山遇來降不受詔知延州郭勸與鈐轄李渭送還被害遂僭號改元延祚二年正月勸等以其表聞畧云臣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為三拜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勸等坐降官史未載其稱帝事通鑑輯覽云改元天授禮法延祚狄青字漢臣汾州河西人謚武襄

九年秋七月宋遣郭禎以伐夏來報攷異續綱目云康定元年正月夏寇延州劉平石元孫戰没貶范雍知安州命韓琦范仲淹副夏竦經畧陝西平字士衡祥符人雍字伯純河南人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謚忠獻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謚文正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畢沅續通鑑云劉平石元孫被執賊圍延州七日會大雪解去破金明砦誘李士彬及其子懷寶均陷没士彬延州金明人延州之敗黃德和先遁反誣奏平等降賊詔置獄河中府發兵圍平等家因富弼力奏及吏民赴闕訴平等戰没狀事始白腰斬德和贈平等官後夏納款歸石元孫削官編管全州按東都事畧云石元孫為守信孫時為鄜延路副總管敗於三川口被執金明砦隋縣故城在今延安府安塞縣全州隸廣西路縣二安州今德安府河中府為河東郡護國軍宋史仁宗紀五月夏陷塞門砦監押王繼元死之寇三川砦巡檢楊保吉死之陷乾溝等堡死者五千餘人史未言宋敗

十年秋九月夏遣使獻宋俘攷異續綱目云慶歷元年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元昊范仲淹與韓琦議不合不果行元昊遣人至延州仲淹以書諭之二月寇渭州任福敗死於好水川徙琦知秦州三月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焚之貶知燿州八月陷豐州夏竦陳執中免分陝西為四路以琦仲淹龐籍王沿經畧之軍擊稍振宋史仁宗紀八月夏破寧遠砦王世亶王顯死陷豐州知州王餘慶監押孫吉死之又地理志云涇州為安定郡鄜州彰化軍縣四治保定原州平涼郡治臨涇秦州本天水郡治成紀耀州華原郡感義軍豐州隸河東路通鑑輯覽云渭州宋置治平涼好水河今名甜水河在平涼府隆德縣東源出六盤山西南流與苦水合苦水即瓦亭水又宋史執中字昭譽南昌人恕子籍字醇之武城人沿字聖源館陶人福開封人

十一年春正月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原作特末等使宋問興師伐夏之由且求關南地尋及宋平攷異續綱目云是年九月宋與契丹結成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敗死遂大掠渭川范仲淹赴援乃引去仍命韓琦與仲淹經畧四路中外倚以為重畢沅續通鑑云懷敏敗於定川寨及諸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宋史作十四人事聞皆贈官王沿降知虢州西夏外紀未載宋敗事按蕭[illegible]傳字雅隱五院部人官西南招討使是年使西夏諭伐宋事約元昊出別道以會

紀未載遼鑑輯覽云鎮戎軍宋置今平涼府鎮原縣是即固原州懷敏真定人定川砦在固原州西北號州縣四隸永興軍路

十二年春正月遣耶律迪里原作敵烈諭夏與宋和二月夏遣使來上尊號迪里還奏夏國罷兵攷異西夏外紀正月遣樞密都承旨王惟吉諭夏與宋和二月乃遣迪里使夏還奏罷兵與興宗紀不合今從紀遣使報宋攷異續綱目云是年正月元昊上書請和詔罷籍招納之遣李文貴還元昊喜亟出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哩凌書議和尋遣其六宅使賀從勗來延州召至京命邵良佐往許封冊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尋遣張延壽等來議明年上誓表詔如約封夏國王接通鑑輯覽云延壽外尚有儒定裕舍舊作儒定津捨元昊書稱男邦泥鼎國烏珠烏珠即吾祖如可汗號更名曩霄而不稱臣王嵩本僧人王先信种世衡奏補三班借職更名嵩初遣遺書間其大將野利剛哩拉雅奇兄弟皆得罪嵩被囚會議和乃遣嵩歸畢沅續通鑑作尼鼎定國烏珠郎霄云烏珠舊作几卒張延壽作呂你如定明年始稱臣復使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宋史云歲賜銀絹茶采凡二十五萬五千所載較詳秋七月夏表請侵宋不許冬十月夏侵黨項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嘉努原作高家奴詰讓

十三年夏四月黨項及山西部族叛入夏詔諸道兵討之五月羅漢努原作羅漢奴奏部兵與黨項戰不利李元昊來援叛黨命諸道會西南邊兵討元昊攷異蕭塔刺台傳時伐夏將偏師首入夏境多所俘掠還都點檢庫德傳特為先鋒伏發力戰麾下士多沒單騎哭出遇元昊兵圍勢甚急馳射輒仆直擊中堅夏兵不能當脯乃還營攷興聖宮太保紀及外紀均未載六月準布原作阻卜酋長烏巴原作烏八遣其子執元昊所遣來援使阿雅噶原作窊邑改來且乞以兵助戰許之攷異西夏外紀云準布子烏巴執元昊與興宗紀不合疑誤今從紀遣延昌宮使耶律高嘉努以將伐夏告宋夏尋遣使來朝八月乙未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復遣使來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答之壬申會軍於九十九泉志云在豐州境內何氏曰在新州西北方輿紀要云在保安州境牧牛山下以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蕭惠將先鋒兵西征冬十月元昊請罪且進方物詔樞密副使蕭格原作革攷異通鑑輯覽云小字華格原作滑哥字和爾沁原作胡突董國舅房林牙和尚子迓之軍於河曲格言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來詔格詰而遣之羣臣請進討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千人駙馬都尉蕭呼

都克原作胡覩被執攷異蕭惠傳帝因惠言進兵夏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邀之夏兵千餘潰圍出逆擊之忽大風飛沙眯目軍亂為夏乘蹂踐死者不可勝計續綱目云九月契丹兵分三路濟河蕭惠擊敗夏兵於賀蘭山北元昊請和主將許之惠不可元昊凡三退師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乃許和元昊因縱兵急擊惠營大敗之主從數騎得免餘全又伶官傳云帝敗單弱突出幾不得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有奔北者惟恐追及故羅衣輕止之曰且觀鼻在否帝怒將殺之太子笑曰打諢的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帝聞而釋之興宗紀未言兵敗　丁巳元昊遣使以所執王人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其國十一月甲子班師十二月蕭呼都克自夏還攷異耶律紐斡哩傳蕭呼都克為夏所執奉詔索之三返以歸轉永興宮使外紀未載

十七年春二月李元昊卒其子諒祚遣使來告攷異續綱目云元昊卒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於母族鄂特彭遂以三大將分主國政謚元昊為武烈皇帝號景宗畢沅續通鑑云密藏氏初與元昊私通事覺雅爾后出之為尼元昊死以其有遺腹立為太后果三月而生子是為諒祚通鑑輯覽鄂特彭作鄂博舊作譌龐諒祚小字甯令格舊作甯令哥夏國語謂歡嘉為甯令兩岔河名也密藏氏從元昊出獵至此生諒祚因名東都事畧雅爾后作野利氏雅奇妹也生子曰甯令格立為太子雅奇誅元昊得其妻密藏氏私通野利氏出之為尼會元昊欲為甯令格娶瑪伊克氏見其美自取之甯令格憤殺元昊不死劓其鼻而去為密藏氏之兄鄂博所殺李燾長編因之則甯令格與諒祚似是兩人所載各異西夏外紀未載通鑑輯覽又云夏告哀議者欲以節鉞啖其三大將以分其勢程琳言幸喪非所以柔遠請因而撫之遣使封為夏國王時孫沔亦言伐喪失中國體遂命任顓往册封見續通鑑

十八年春正月留夏國賀正使不遣議伐之遣蕭惟信往告宋夏六月以韓國王蕭惠為河南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特布原作貼不副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師分三道惠等所將為河南道其北道為行軍都統耶律達和克所將中道則遼主自將尚未發也所載較詳　夏使來貢復留不遣　秋七月帝親征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以太弟重元及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為前鋒外紀未載　八月渡河夏人遁乃還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初遼主將城西邊命統軍使耶律多珍相地及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主嘉之至是渡河所御皆多珍所造主悅親賜卮酒手書其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按耶律都沁傳載此事云原作鐸軫係一人統和初南侵力戰見賞太后詳上卷紀未載　九月蕭惠等為夏人所敗時惠自河南進戰戰艦糧船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不設備忽報夏師至惠

方詰妄言罪諒祚軍從陂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幾不免軍士殺傷甚衆（攷異蕭博諾傳持以兵二千據河橋聚巨艦數十艘仍作大鉤戰之日布舟於河綿亘三十餘里大軍既失利有大木順流下輒鉤致之橋得不壞又耶律古雲傳子伊遜從惠討西夏惠敗伊遜一軍獨全拜北院大王紀均未載）冬十月北道行軍都統耶律達嚕噶（原作敵魯古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達和克）率準布軍至賀蘭山（在甯夏鎮西六十里）獲元昊妻及官屬殲其衆三千詳袞（原作詳穩）蕭慈實努（原作慈氏奴）南剋耶律斡里死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達和克以功封漆水郡王蕭惠以子慈氏奴戰沒釋喪師之罪贈慈氏奴平章事外紀未載按本傳惠字伯仁阿古齊五世孫悉宮開府太師兼侍中以宋增幣議成擢北院樞密使封魏國王二子慈實努烏爾古納烏爾古納終北府宰相）

十九年春正月遣使問罪於夏二月夏將旺布（原作洼普）威赫（原作威貨）伊特凌結（原作乙靈紀）等來攻金肅城（在廢勝州東北重熙十二年伐夏置城見地理志）南面林牙耶律高嘉努（原作高家奴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杲嘉努）等破之旺布被創遁殺威赫伊特凌結（攷異耶律布勒圖傳原作僕里篤字燕隱六院部人時攝西南招討使夏攻金肅軍敗之斬首萬餘級加右武衛上將軍所載稍異）三月殿前都點檢蕭塔喇台（原作迭里得）與夏戰於三角川敗之擒觀察使以功命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復命西南招討使蕭博諾（原作蒲奴）北院大王伊遜（原作宜新）林牙蕭薩滿（原作撒抹）等帥師伐夏以行宮都部署布古德（原作別古得）監戰遣同知北院樞密使蕭格按軍邊城以為聲援（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革彼侯擅權師還擢南院樞密使轉北院封吳王）五月師入夏境不遇敵縱兵俘掠而還夏將旺布來降九月夏復侵邊達嚕噶遣六院軍將哈里（原作海里）擊敗之 冬十月諒祚母遣使乞依舊稱藩十二月諒祚上表如母訓

二十年春二月遣前北院都監蕭約噶（原作友括攷異西夏外紀作文括畢沅續通鑑作友括又通鑑輯覽作雅噶今從本紀）使夏索黨項叛戶夏五月約噶使還進李諒祚母表乞如黨項權進馬駝等物已遣使來求唐隆鎮并罷所建城邑詔答之六月以前所獲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置於蘇州（地理志云本高麗南蘇城見各書通鑑輯

覽作薊州異

二十一年冬十月李諒祚遣使乞弛邊備詔諭之嗣後朝貢如例

二十二年春三月夏以賜詔許降遣使來謝秋九月遣使進降表詔林牙高嘉努等奉詔撫諭攷異西夏傳作七月

二十三年秋七月夏遣使求婚冬十月遣使進誓表

二十四年是年八月後改清寧元年春二月夏遣使來賀攷異畢沅續通鑑云賀尊號也秋八月興宗崩遣使告哀於夏攷異西夏外紀作二十三年興宗崩疑誤今從本紀通鑑輯覽云興宗性佻脫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卿兼政事令者馬保忠諫不從後有遷除必先賜近臣以絕其言本紀未載夏遣使來賀即位九月遣使以先帝遺物賜夏道宗清寧二年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嘉祐元年十二月夏使告其母密藏氏卒初密藏氏通於李守貴又通吃多已守貴殺吃多已及密藏氏其母族鄂特彭乃族殺守貴保護諒祚以女妻焉時方九歲按嘉祐元年即清寧二年也西夏外紀未載

咸雍三年冬十一月夏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十二月李諒祚卒攷異通鑑輯覽云英宗治平三年四月夏寇環慶經畧蔡挺擊走之先是諒祚遣吳宗來賀即位語不遜至是寇大順城挺使蕃官趙明等擊之敗潰退屯金湯故城在保安縣西北百里畢沅續通鑑云九月夏寇大順城帝問兩府策安出韓琦請止歲賜遣使詰問四年三月帝崩神宗立閏二月夏獻方物謝罪七月遣使奉慰及進助山陵九月知青澗城种諤復綏州擒其將嵬名山賁六十萬西方用兵自此始十月夏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命韓琦經畧陝西諤坐貶官竄隨州十二月夏以殺楊定首領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俄諒祚卒謚昭英皇帝號毅宗子秉常嗣夆授嵬名山供備庫使賜姓名趙懷順通鑑輯覽作咸明山仕夏為監軍外紀未載宋史地理志云青澗城即延州舊城在懷寧軍南七十里隨州為漢東郡崇義軍

四年春三月李秉常遣使來告哀冬十月冊秉常為夏國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三月夏遣薛宗道等告哀於宋及崇貴至始知楊定受賜事薄崇貴罪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外紀只載告哀於遼事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

本紀詔詞祚改元拱化有六年與夏國傳拱化五年之文自相違異十二月夏遣使來貢

五年秋七月夏遣使來謝封册尋乞賜印綬攷異畢沅續通鑑云熙寧二年二月遣劉航等册李秉常為夏國王十月夏來謝封册三年五月夏築鬧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出戰大敗郭貴襲之亦不克邊釁大起八月夏冠環慶鈐轄郭慶等戰死命韓絳宣撫陝西十一月夏冠大順城燕達擊走之十二月夏冠鎮戎軍巡檢趙普擊敗之四年正月絳使种諤襲敗夏兵城囉兀及撫寧故城永樂六砦為夏陷寘諤潭州絳免官按熙寧三年四年即遼咸雍六年七年也通鑑輯覽闕訛堡作諾和堡囉兀城成賜名嗣武砦撫寧故城在無定河川中李繼隆遷於綏德州之滴水涯曰囉兀城茲所築乃舊城大順城在慶陽府西北百五十里永樂城在米脂縣西百五十里潭州今長沙府見方輿紀要絳字子華開封人億子諤字子正世衡子

大康二年春正月仁懿皇后崩遣使報哀於夏以太后遺物賜之尋遣使來弔祭

八年春二月夏以所獲宋將張天益攷異道宗紀作張天一來獻攷異續綱目云元豐四年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七月詔宦者李憲會五路兵討之九月憲克蘭州种諤克米脂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王中正入宥州十一月劉昌祚大破夏軍於瑪伊克臨會遵裕圍靈州敗還諤破石堡城至夏州潰還憲引師退駐遵裕等官乃命憲為經畧圖再舉五年命徐禧城永樂夏攻陷禧等敗死二役所得只六砦死者六十萬人六年二月冠蘭州敗憲官夏復修貢長編引見聞錄謂西師大舉其議實王珪發之米脂砦名建為城隸綏德軍石堡城宋置寨旁有洑流名藏底河為要害必爭之地一名威德軍蘭州金城郡隸甘肅通鑑輯覽云石堡城在榆林府榆林縣南六砦為葭蘆吳堡義合米脂浮圖寨門凡六城按元豐五年六年即遼太康八年九年外紀未言夏主被幽事所載宋事亦不及此詳

大安二年冬十月李秉常卒子乾順知國事尋册為夏國王攷異續綱目云哲宗元祐元年七月秉常卒遣使告哀遣穆衍往弔祭封乾順夏國王是年即大安二年也惟作七月異又五年二月夏歸永樂俘以米脂四砦畀之

八年夏六月夏為宋所侵遣使乞援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大安七年四月夏冠熙河等路八月冠懷遠砦九月冠麟府二州十二月復犯邊八年十月冠環州及永和諸砦又十年三月夏遣使入貢於宋宋史地理志熙州鎮洮軍本武勝軍治狄道河州安鄉郡治寧河府州靖康軍治府谷環州本通遠軍今環縣有永和平遠等八砦史未言侵宋事

壽隆二年冬十二月夏人獻宋俘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二月夏寇義合砦八月寇甯順十月大入鄜延克金明守兵二千八百人脫者五人糧草皆盡皇城使張諭死之夏留書經略呂惠卿上樞院而不以聞義合砦隸綏德軍續綱目張諭作張輿明年三月知渭州章楶以夏屢入寇城平夏以備邊六月呂惠卿復宥州宋史哲宗紀明年正月王文振敗夏人於沒煙峽二月寇綏德城三月寇葭蘆城張構等擊走之折克行破之於長波川斬二千級四月李沂破夏洪州張存入鹽州八月王愍復宥州通鑑輯覽云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平夏故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時出葫蘆川築二砦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拓境凡五十餘所

四年冬十一月以夏屢乞援遣蕭藥師努珠康之姪時官右伊勒希巴耶律儼使宋諷與夏和致異續綱目云元符元年十月夏寇平夏城章楶大敗之獲其勇將威明阿密夏人不復振明年三月遼為夏請和許之畢沅續通鑑云舊作嵬名阿理又擒西壽監軍穆爾塔布西夏外紀未載其將為宋所獲事輯覽穆爾塔布作穆爾圖卜

五年春正月夏伐布木喇實原作拔母米思等部冬十一月以宋罷兵遣使來謝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二月夏遣使告國母喪且謝罪宋卻之鄜延鈐轄劉安敗夏人於神堆夏告敗於遼遼遣蕭德崇代夏乞緩師仍獻玉帶十二月夏遣令能威明結進誓表許通好歲賜如舊所載較詳通鑑輯覽令能作囊威明結作威明節云舊作嵬名濟宋史哲宗紀四月遣郭知章報聘於遼七月王瞻復邈川城九月青唐酋隴拶以城降建為鄯州以邈川為湟州後改樂州

天祚帝乾統二年夏六月夏為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

三年夏六月夏遣使請尚公主冬十月復遣使求援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是歲宋童貫王厚遣兵復河湟夏益聞之而求援耳

四年春二月夏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

五年春正月夏遣李造福等求援且乞伐宋遣高端禮致異契丹國志作蕭良諷宋罷兵三月以族女南仙為成安公主下嫁李乾順五月宋遣曾孝廣王戩報聘六月夏遣使來謝冬十二月夏復乞援宋遣林洙來議與夏約和致異續綱目云徽宗崇甯四年三月夏寇涇原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羌酋希斯羅斯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戰被執為所殺貶王厚官四月寇鄜延劉延慶等敗之遼聘宋宋遣林攄報之攄失禮出知頤州西夏外紀未載擊敗宋兵事宋史徽宗紀三月夏攻塞門砦四月遼遣蕭良來為夏人求還邊地故退

夏攻臨宗砦冠順甯為劉延慶破攻湟州北蕃市城辛叔獻擊卻之又地理志云鄯州舊青唐城改為西甯州又曰西平北至宣威城五十里通鑑輯覽希斯羅斯作希卜薩羅桑劉延慶保安軍人林攄福建長樂人

六年春正月遣知北院樞密使事蕭塔喇台原作得里底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德勒岱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勸歸所侵夏地方大燕優人為道士裝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藉土懷之宋帝問其故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還加溫舒中書令本傳范陽人剛正尚節義咸雍中擢進士第冬十月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攷異宋史作劉正夫曾穆來告攷異續綱目云政和五年正月童貫遣劉法敗夏兵於古庫勒乃遼天慶五年也九月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遂大掠蕭關六年正月劉法攻夏日本多泉城屠之种師道克臧底河城十月夏寇涇原屠靖夏城宣和元年三月劉法敗於統安城為夏殺即天慶九年也尋復與宋和按通鑑輯覽古庫勒作古骨龍城名在今西甯府碾伯縣北大通衛界號震武軍日本多泉作仁多泉城在西甯府西甯縣北臧底河在米脂砦旁蕭關屬懷德軍去葫蘆河十五里靖夏城屬渭州畢沅續通鑑云宣和元年四月童貫大破夏兵平其三城是時遼事亟夏不復來告故外紀均未載

保大二年夏六月李乾順聞天祚播遷率兵來援為金人所敗

三年夏五月李乾順請天祚臨其國六月遣使册乾順為夏國皇帝而遼亡矣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齊天蕭后之誣 法天后事附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聖宗統和十九年夏五月冊蕭氏為齊天皇后后為承天太后弟烏延原作隗因之女小字菩薩格原作菩薩哥美而才嘗以草莛為殿式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所乘車置龍首鴟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輅諸子車以白金為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閒花木如繡車服相錯望若神仙生皇子二皆不育至是冊為后攷異宏簡錄云后母公主粘米袞后年十二選入掖庭是年蕭后以罪降貴妃五月冊后為齊天后東都事略云后為平州節度蕭猥思女隆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畢沅續通鑑猥思作輝依徐乾學後編冊后作六月事所載各異趙翼劄記云蕭后降惠妃係聖宗原配係何人女以何事得罪后妃傳內宜有專傳乃絕無一字史亦未免疏略

開泰三年春正月聖宗與后獵瑞鹿原

五年春二月皇子宗眞攷異契丹國志云名木不孤史稱字雅布濟小字濟古爾生攷異契丹國志云生於顯州東錐子河史未載宮人訥木錦原作耨斤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納木錦通鑑輯覽作訥木謹即法天后也所出后養為子聖宗顧待隆渥尋以訥木錦為順聖元妃元妃妬忌媢寵讒后百端不之信攷異東都事略云齊天善琵琶與樂工燕文顯李育福通元妃以白隆緒不見聽又為蕃書投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契丹國志同惟李有福作李文福畢沅續通鑑云事略以元妃誣言為實事蓋傳聞之誤又燕文顯作燕文頴

太平元年冬十一月冊皇子梁王宗眞為皇太子

三年秋七月以齊天后生辰為順天節宋遣薛奎郭盛來賀攷異東都事略云燕燕卒齊天乃與國事權勢日甚置宮闈司補官屬出

[illegible]

七年秋七月詔諭駙馬蕭楚布原作鉏不公主諾木歡原作粘米袞爾攷異消辛表作涅木袞係一人於后有父母之尊后或臨幸祇謁先祖祇 拜空帳失致敬之禮今後可設像拜謁攷異宏簡錄云是年上與后臨幸祇拜后父母空帳失致敬禮今後可設像拜謁語較明晰

十一年夏六月聖宗駐蹕大福河之北崩於行宮太子宗真即位是為興宗元妃自立為太后攝國政曰法天皇后攷異契丹國志云聖宗遺命以齊天為皇太后元妃為太妃元妃匿之自立為太后宋通鑑云聖宗謂興宗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切勿殺之宏簡錄云聖宗疾大漸法天后令扶后出詈曰老物寵亦有既耶所載較詳 辛丑法天太后賜駙馬蕭楚布原作鉏不里國舅蕭必塔原作匹敵死攷異宏簡錄云蕭楚布作蕭浞卜時為北府宰相與國舅蕭匹敵均被誣下獄後另載賜駙馬蕭鉏不里蕭匹敵死殺其黨彌勒奴觀音奴等七人似此則浞卜與鉏不里係二人而興宗紀於蕭楚布注云原作鉏不里欽哀后傳注云原作浞卜又係一人未知孰是又蕭孝先傳云興宗諒陰召孝先總禁衛事欽哀后弒仁德皇后孝先與蕭楚布蕭必塔謀居多與紀傳又異疑誤 圍場都太師女直珠格爾原作著骨里 右祇候郎君詳袞原作詳穩蕭雅魯原作延留攷異章努傳延留以廢立事報遣另一人等七人皆棄市籍其家遷齊天后於上京先是護衛馮嘉努原作馮家奴 耶律吉邏原作喜孫字盈隱永安宮分人等希旨誣告蕭楚布等謀逆詔令鞫治辭連及后興宗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法天后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興宗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不從卒遷於上京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臣懼太后威無敢言者樞密使蕭朴獨上書白其誣不報朴感憤至嘔血後屢言其冤出為東京留守太后廢召為南院樞密使封楚王卒贈齊王史有傳云字延寧國舅父房之後延琳叛時官中書令奉詔安撫東京便宜從事

興宗重熙元年春法天太后誣奏齊天后以罪遣人即上京行弒后請沐浴以就死許之有頃后崩年五十是日若有見於木葉山陰者衛從甚嚴後追尊為仁德皇后祔葬慶陵攷異東都事畧云以小車囚於上京李儼監殺之坐死者百餘人契丹國志同謂以庶人禮葬於祖州北白馬山重熙三年命改葬祖陵按本傳后遷上京會帝駕春蒐欽哀慮帝懷鞠育恩遣人加害宏簡錄作

自纂所載各異

法天太后蕭氏小字訥木錦舒嚕原作述律太后第阿古齊古原作阿只五世孫弦異契丹國志云啟冥忽追封陳王又云后為平州節度蕭猥思女隆運甥有容色聖宗愛幸特甚事承天后光謹與東幼都事畧所載齊天后事同疑誤黝面狠視其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不能上后至與僕從皆升異之久之入宮嘗拂承天太后榻得金雞吞之膚色光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有奇子已而生興宗為齊天后所養如己出后以興宗事齊天后謹不悅聖宗崩令馮嘉努等誣奏齊天后與蕭楚布等謀亂徙上京害之自為太后稱制改元景福以生日為應聖節重熙元年尊為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弦異宏簡錄云法天攝政封曾祖為蘭陵郡王父齊國王諸弟亦皆王封東都事畧云后總國事多殺其功臣專用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事至家奴授團練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出人無賴者往往願為蕭氏奴契丹國志云后三兄弟皆封王尚主納兄孝穆女為興宗后弟高九女為皇弟妃殘忍陰毒先朝法度變更殆盡姊秦國夫人早寡見長沙王謝家奴美姿容殺其妃而妻之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使歌元吉貌美亦殺其妻妻之刑政弛紊臨朝凡四年國中困弊所載較詳

三年后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帝收太后璽綬遷於慶州通鑑輯覽云遼置在今巴林西北蒙古名察罕城七括弦異通鑑輯覽作齊克宮弦異史本紀云皇太后還政於上躬陵宋史略守慶同東都事畧云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琶樂宮蕭氏怒乃加朴箠宗真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下吏雜治宗真語人曰義實為天子與因同答狀內不平遂率兵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守陵緒冢殺都統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契丹國志樂工為孟五哥內品係高慶郎同率兵逐母者為耶律孫謀餘同按后本傳云帝與耶律喜孫劉三等謀廢后分兵捕諸舅或死或從餘黨並誅其不便軍民三十餘事立政之所載各異

八年秋七月興宗悔親馭奉迎弦異徐乾學後編繫於康定元年四月為重熙九年又契丹國志云遣中使迎置中京門外並日相見均與史異契丹國志云帝聽講報恩經感悟迎歸母子如初然相去常十數里陰為之備宏簡錄云七年春遣使問安迎居太安宮八年迎至顯州共謁園陵十一年奉迎於內殿二十三年加上尊號所載年月又與后傳不合按趙安仁傳云幼被俘為黃門令法天后使伺齊天后動靜無不知育尋擢禍南奔齊天后欲誅之法天后營救得免後復與帝謀廢法天后克內侍都提點后還宮責其離間不能答後不知所終侍養益孝謹后終不懌嘗召僧論佛法帝崩無戚容弦異畢沅續通鑑后云太見后悲泣如禮乃曰汝年尚幼何悲

痛乃爾其狠戾如此時猶干預政事郡王特布家奴濟哩節誣告其主怨望非實當反坐欽哀言
而免節度使蕭白掠詳袞迪魯女强為妻亦因欽哀言僅杖而奪其官興宗末年刑政廢弛由后
使然史
均未載

道宗清寧元年尊為太皇太后三年崩謚曰欽哀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渤海延林之叛

聖宗太平九年秋八月東京錫里(原作舍利)軍詳袞(原作詳穩)大延琳因留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殺戶部使韓紹勳(係延徽孫)副使王嘉都指揮蕭佛德(原作頗得攷異道宗紀清寧四年知易州事頗得另一人)等遂僭位號其國為興遼改元天慶(攷異東國通鑑作天興八月作九月)其初東遼之地自神册時來附未有榷酤鹽麴之法關市之征亦甚寬弛馮延休(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馮延脩)韓紹勳相繼以燕地平山之法繩之民不堪命燕又洊饑戶部副使王嘉復獻計造船使其諳海道者漕粟以振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違者榜掠民怨思亂故延琳乘之以起首殺紹勳嘉以快人心延琳先事與副留守王道平謀道平棄家走至行在告變(攷異方輿紀要云時聖宗畋於黑嶺延琳作亂副留守王道平走黑嶺告變聖宗卒葬此曰永慶陵黑嶺在慶州東北一名慶雲山黑水出其下水西有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又有勃突山在慶州西北二百里遼五代祖勃突生此因名)聖宗即徵諸道兵以討之時國舅詳袞蕭必塔(原作匹敵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蕭實迪案本傳字蘇隱一名昌裔恒德子尚秦晉王公主為殿前副點檢出為詳袞從平延琳亂後以齊天后事為法天后所誣被殺)先引兵據其要害絕其西渡之計渤海太保夏行美時戍保州延琳密馳書使圖統帥耶律博諾(原作蒲古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普古本傳字提隱太祖弟蘇四世孫官東京統軍使以功拜特里袞後為子鐵驪所弒)行美陰洩其書博諾遂殺渤海兵八百人而斷其東路(攷異行美傳渤海人時總渤海軍於保州延琳使人說與俱叛行美執送博諾又殺賊黨百人延琳氣阻又博諾傳謂博諾入據保州均未言使圖博諾事)延陵乃分兵西取瀋州不克而還南北女直均叛附之高麗亦稽貢期(攷異東國通鑑云延陵遣太府丞高吉德告建國并求援又云延琳渤海始祖大祚榮七世孫也史未載)及諸道兵至延琳懼嬰城拒守 冬十月命南京留守燕王蕭孝穆(攷異契丹國志云又名陳六法天后兄其女為興宗

后通鑑輯覽云小字和多部沁云舊作胡獨董本傳字和爾沁阿古齊五世孫初官西北招討都監擊走珠拉討平準布亂拜北府宰相平章事知樞密院事為都統國舅詳袞蕭必塔副之率諸軍進討十一月以瀋州節度副使張傑為節度使賞其守城之功考異畢沅續通鑑云延琳攻瀋州傑聲言欲降琳信之不急攻既知其詐攻之守禦已備不克而還史未載其防城進士張人紀趙陸等二十二人入朝考異防城舊作皇城與下入朝文義不屬今據永樂大典改正超授保州戍將夏行美平章事

十年春三月國舅詳袞蕭必塔至自遼東都統蕭孝穆討延琳進攻其城時蕭博諾考異畢沅續通鑑作普努云舊作蒲奴本傳字留隱奚王楚不寧之後官都監討平東京諸叛邑平吼山賊以功加侍中終奚六部大王將右翼軍遇賊戰蒲水中軍少卻會左翼軍夾攻之考異蕭孝穆傳云副部署蕭必塔都監蕭博諾以兩翼軍夾擊賊潰據聖宗紀則必塔時在京所載不合先據高麗女直要衝使不得求援賊遂潰追敗之於手山北考異蕭巴拉傳原作拔刺字布琳迪里弟時將北南院兵討延琳遇於蒲水南院軍少卻至手山巴拉易兩院旗幟鼓勇力戰破之紀未載案地理志云手山即駐蹕山唐太宗征高麗於此勒石紀功畢沅續通鑑作平山延琳走入城博諾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延琳深溝自衛孝穆圍之築重城起樓櫓使內外不能通城中撤屋以爨考異契丹國志云時渤海大酋柵於金閭上險峻不可攻孝穆宣揚德意招降七百餘户史未載駙馬延寧與其妹穴地遁去惟公主吹巴勒原作崔八在後為守陴者覺而止考異畢沅續通鑑云公主遼主第四女為守陴者所覺遇害按蕭孝先傳字延寧尚南陽公主即吹巴勒史益稱其字又續通鑑云駙馬大力後坐延琳事伏誅未知是誰史亦未載秋八月東京賊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王師擒延琳渤海平冬十二月孝穆凱還拜東京留守封東平王考異契丹國志云封東遼王畢沅續通鑑云東京殘破之後孝穆撫御流民為政寬簡民安之本傳興宗立徙王秦進王吳拜北院樞密使卒官贈大丞相晉國王謚貞與人交始終如一所薦拔皆忠直時稱為國寶臣弟孝先官北院樞密使封楚王好惡自恣權傾人主法天后廢從王晉改南京留守卒孝友官南院樞密使封豐國公坐子呼都克與重元謀叛伏誅蕭必塔封蘭陵郡王奚王博諾加侍中夏行美為惠順軍節度使考異本傳尋遷副部署從討富珠哩獲其酋托多羅以歸致仕卒宏簡錄云以奚王府都監蕭阿古軫為東京統軍使史作阿克展詔渤海舊族有勳勞材力者敘用餘分居來隰遷閭等州越數十年而有高

永昌之事

天祚帝天慶六年春正月東京軍亂殺留守蕭保先戶部使大公鼎（大定府人仕至中京留守）聞變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兵討捕亂黨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保先係奉先之弟嚴酷寡恩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攷異契丹國志云高永昌率兇徒千餘人入府署殺蕭保先時大公鼎等捕亂黨越三日登首山門說諭使歸不從尋出陣於通衢大公鼎擊之不克奪門出奔永昌遂稱大渤海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畢沅續通鑑云國號大元遼遣蕭伊蘇高興順招之不從史均未載）

閏月遣蕭罕嘉努（原作韓家奴）張琳（瀋州人）討之貴德州守將耶律伊都（原作余覩攷異畢沅續通鑑作余都）以廣州渤海叛附永昌國兵擊敗之夏四月蕭罕嘉努與高永昌戰大敗（攷異契丹國志云五月張琳遣羸卒疑敵以精騎間道趨瀋州與戰渤海軍稍卻退保東京琳率騎徑渡太子河為鐵騎所乘敗歸方議再舉忽女真闍母軍至迎敵大敗孟初劉思溫等死之琳遁入遼州盡失軍實坐謫遼興節度使史未言為金所敗方輿紀要云太子河在遼陽衛東北五里瀋州今奉天府是）

五月金兵克東京擒高永昌東京州縣族人赫伯（原作痕孛）等十三人皆降金（攷異王宗沐續通鑑云高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甔口叛入遼陽旬日至八千人尋求援於金且乞并力取遼金太祖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邊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受王爵永昌不從乃率諸軍伐之聞張琳軍敗永昌大懼敗於城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托卜嘉執之以獻金主殺之於是東京州縣及南路繫遼女直皆降於金續綱目云金以斡魯為南路都統賞其戰功也所載較詳按契丹國志云永昌敗遁入海女真遣兀室訥波勃堇追及之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為盜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是永昌并非托卜嘉所獻又異方輿紀要云長松地名在遼陽東八甔口在承德縣東）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重元父子之亂

聖宗太平三年冬十二月封皇子重元為秦國王重元（攷異契丹國志作宗元）小字博齋希（原作孛吉只攷異通鑑輯覽作伯奇展）聖宗次子法天后所生材勇絕人眉目秀朗寡言笑人望而畏之至是封秦國王

興宗重熙三年法天太后密謀立重元重元以所謀白帝帝重之尊立為皇太弟

重熙六年夏五月出飛龍廄馬賜重元秋七月重元生子帝賜以詩及寶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

七年春三月帝幸重元帳冬十二月以重元判南院樞密使事（攷異宏簡錄云是冬命重元判北院樞密使南京留守知元帥府事）其處戎職未嘗離輦下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因奏五京各置契丹警巡使詔從之

十一年冬十二月封重元子尼嚕古（原作涅魯古攷異契丹國志作洪孝畢沅續通鑑作尼嚕固通鑑輯覽云小字伊囉斡又作卯魯綰）為安定郡王

十三年秋九月命重元及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討西夏元昊尋伏罪班師語詳西夏封貢事中

十七年冬十一月賜重元金券進封尼嚕古為楚王時帝與重元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一日復博伶人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癡和你都輸去也帝悟不復戲（攷異宏簡錄云十八年賜重元金券誓書）

二十四年春三月重元生子曲赦行在及長春鎮北徒以下罪

道宗清寧元年秋八月以重元為皇太叔免漢拜不名使安撫南京軍民冬十二月尼嚕古徙王

吳尊復王楚

二年冬十一月以重元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四頂帽二色袍尊寵所未有

三年春三月以尼嚕古爲武定軍節度使

四年閏十二月復賜重元金券會皇太子濬生重元妻入賀以豔冶自矜懿德皇后素端重見之弗善戒曰爲貴家婦何必如此致異畢沅續通鑑云其妻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乃使人以哈乜加我汝若有志當笞此婢子尼嚕古素有異志故婦言如此所載較詳

七年夏六月以尼嚕古知南院樞密使事

八年春三月楚王蕭格原作草致仕進封鄭國王致異畢沅續通鑑云草官北樞密以詔使結主知怙權黷貨戕害忠直主漸悟其姦寵遇日衰故罷按李燾長編云宗元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愈急所謂相某者當指草以重元爲宗元亦傳聞之誤

九年秋七月帝如太子山方輿紀要云山在大寧衛西南戊午皇太叔重元與其子尼嚕古謀亂先是尼嚕古說其父詐病俟車駕臨問因行弒逆至是獵灤水帝知其謀用耶律良計遣人急召尼嚕古知事泄遂與其黨陳國王辰祿原作陳六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呼都克原作胡覩字伊遜孝穆姪衛王特布原作貼不等凡四百人誘脅弩手軍犯行宮時南院樞密使許王耶律仁先等率宿衛士卒禦之尼嚕古將戰躍馬突出爲侍衛詳袞原作詳穩渤海阿蘇原作阿斯本傳字撒班以功進契丹行宮都部署歷北院大王加尚父封趙王護衛蘇射殺之致異蕭德傳字特們卓特部人官南府宰相值重元亂力戰斬尼嚕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加尚父紀作蕭唐古又未載封王事李燾長編云宗元子洪孝犯行宮射契丹主傷臂又傷馬太師某乘以己馬點檢蕭福美射殺洪孝均與史異逆黨均族誅重元亡入大漠嘆曰尼嚕古使我至此遂自殺致異李燾長編云宗元遁走幽州自殺燕京留守耶律明領奚兵來援敗死均傳聞之誤薩爾珠傳時聞尼嚕古死大悔恨勸重元乘夜劫行營攻其不備大事可濟不納紀未載先是兵將起帳前雨赤如

血識者知為敗亡之兆初重元變作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托卜嘉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悉以討賊委之乃環車為營拆行馬作兵仗率三十餘騎陣抵拒外及戰賊衆多降尼嚕古中矢死重元被傷退仁先以五院部節度使蕭塔喇所居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帷宮塔喇兵適至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走死帝執仁先手曰平賊皆卿功也拜北院樞密使封宋王加尚父并畫灤河戰圖以旌其功本傳字札林孟父房之後燕王貴音子後加裕悅為伊遜忌出為南京留守卒年六十議者謂休格後惟仁先一人而已後改王晉耶律伊遜原作乙辛為南院樞密使蕭罕嘉努原作韓家奴為殿前都點檢封荊王本傳字固寧奚長布倫之後時聞亂作馳詣行宮帝欲出避北南院與仁先執轡固諫乃止及重元誘奚獵夫來罕嘉努諭之曰汝曹去順效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為福均授仗投首降後徙王吳終西南招討使蕭惟信加太子太傅本傳時官北面林牙以功歷南京留守進北院樞密副使耶律良密告逆謀命隸横帳為漢人行宮都部署攷異本傳字錫納著帳郎君之後時官敦睦宮使以反狀密告道宗母仁懿蕭太后后言於帝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為計帝始戒嚴太后親督衛士破逆黨后後夢重元曰臣骨在太子山北不勝寒栗即命屋之良歷一官同知南院樞密事中京留守卒謚忠成贈遼西郡王畢沅續通鑑云良一作白道宗紀耶律伯一作白係一人仁懿太后係蕭孝穆長女道宗母之其餘宿衛有功將士陞賞有差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耶律迪里赴援力戰遙授臨海節度使蕭約音努亦以功還護衛太保又北府宰相姚景行以疾告歸中道聞變收集得三百餘騎偕南府宰相楊績勤王比至賊已平主嘉之賜以逆產蕭烏頁原作烏野官護衛太保從仁先平亂加團練使迪里原作敵烈字薩蘭採訪使吼之後約音努原作樂音奴字布索圖魯卜之後景行漢人籍興中縣績良鄉人均見本傳道宗紀未載衛王特布以脅從削爵流鎮州鄭王蕭格子為重元壻格與逆謀淩遲死畢沅續通鑑云革得倖兩朝恣為姦惡至是始正典刑聞者快之時蕭呼都克攷異本傳原作胡覩孝穆姪清寧中代族兄珠展為西北招討使時蕭格與蕭阿拉俱為樞密使不協珠展為阿拉所愛呼都克希格意發其借官粟事珠展得罪呼都克又欲要權歲時獻遺珍玩畜產於格二人相愛過於兄弟又其族弟迪里薦蕭呼敦可用呼都克轉言於帝用為直宿官及格構陷其兄阿拉呼敦陰為之助時人醜之按畢沅續通鑑謂呼都克即系呼敦云系蕭阿[illegible]勸尼嚕古速發信之

中流矢死是夜同黨挾重元僭位呼都克自為樞密使明日戰敗走至十七濼投水死五子同日誅本傳初尚秦國長公主不諧離婚復尚齊國公主因事位在伊遜下意不平遂從逆致公主表來言尚主事餘黨南京統軍使蕭塔喇台原作迭里得興聖宮太保庫德原作古迭殿前都點檢薩爾珠原作撒剌竹均伏誅致異畢沅續通鑑薩爾珠作薩喇圖云時在圍場聞變劫奚獵夫來援既至聞尼嚕古死大慟勸重元乘夜劫行宮大事可濟重元用蕭呼敦計不允已而陣斬薩喇圖擒特里德古迪殺之特里德少不羈以詳袞從伐夏失利決杖削官古迪膂力過人善擊鞠薩喇圖尤凶暴尼嚕古與交結故逆敗均見本傳惟塔喇台傳謂伐夏獲勝授觀察使以功命知漢人行宮都部署改西南招討使因族弟黃巴家奴告其主私議宮掖事寢之事覺決杖削爵為民稍異紀均未載又蕭特古斯原作圖古辭致異畢沅續通鑑作圖固哩云舊作圖古哩官南府宰相北院樞密使帝及太后倚任之姦佞黷貨變更法令為樞密數月引用多重元黨坐免為庶人後沒入興聖宮死

其時與蕭格同柄政者蕭阿拉原作阿剌字額里埒原作阿里懶樞密孝穆子尚秦晉國王公主累官北院樞密使封陳王惡格諂諛不法爭之不能得請告歸帝惡之除東京留守會行色克色原作瑟瑟禮五代史補編云契丹自遙輦氏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儀再生儀情朴用儉後世遵之瑟瑟儀禱雨之祭也入朝陳時政得失格以事中傷帝怒縊殺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據蕭革傳曰會南郊以例赴闕而本紀則因主謁陵來朝所載各異太后救不及大慟曰阿拉何罪而遽見殺乃厚加賻贈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謂阿拉若在無重元伊遜之亂又耶律義先裕悅原作于越仁先弟官南院宣徽使惡蕭格言於帝曰格狡佞喜亂大用必負國家言甚激切不納它日侍宴帝命群臣博義先當與格對局憮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帝怒賴后救得解歷官特哩袞封富春王追贈許王弟信先官南面林牙

遼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重熙增幣之議

興宗重熙十年春正月辛亥朔宋遣梁適鄆州須城人顥子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等來賀甲子復遣吳育字壽卿建州建安人等來賀永壽節夏六月以耶律仁先劉六符充賀宋生辰使副耶律庶成等充賀宋正旦使副

冬十二月丙子朔宋遣劉流字冲之永新人等來賀應聖節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流使遼館伴杜防強以酒需醉拂袖起罵曰我不能飲何強為後遼使以為言出知潭州詔使遼及接伴送伴燕會毋過飲務存大體史未載乙未遣蕭英劉六符使宋時興宗聞宋設關河治濠塹恐為邊患攷異方輿紀要云沈括曰仁宗時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關因其素無關河為阻建議於陂澤之地臨水為寨後內侍楊懷敏踵為之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濼合滹沱易白等水并大河自保州至滄洲凡八百里悉為渚濼倚為藩籬又承矩為滄州節度使建議於順安砦西水興屯於是雄英霸州平戎破虜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公私利之宋會要云自邊吳淀至泥沽海口綿七州軍亘九百里按泥沽海口即今直沽口也與南北樞密院謀取宋舊割關南十縣地故也庚寅宋使張沔等來賀永壽節及來歲正旦丁酉議侵宋詔諭諸道

十一年春正月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原作特末本傳字和寧官北院宣徽使使宋還加平章事攷異契丹國志作蕭英國舅大父房之後翰林學士劉六符本傳河間人祖景官禮部尚書父慎行仕至北府宰相子六人一德早世二元終上京留守五常歷武定節度使三嘏四端與六符皆第進士嘏端均尚主嘏後與主不諧奔宋歸殺之四端官樞密直學士六符有志操能文由政事舍人擢學士唐節度劉怦後使宋取晉陽及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時宋仁宗慶歷二年也興宗欲一天下謀取三關集羣臣議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契丹主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會元昊反中國旰食欲乘釁南侵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興師

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卒從惠議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遼興宗紀上與南北樞密吳國王蕭孝穆趙國王蕭固寧一作貫寧謀取關南地據本傳則孝穆力諫南伐未嘗與謀本紀誤也孝穆以六年封吳九年徙王楚而紀仍書吳亦誤又與謀伐宋者蕭惠耳紀作蕭固寧疑惠一名固寧也惠於六年封趙王至是已徙齊紀仍作趙非也又云孝穆以言不用徙南院其弟孝忠代及孝忠疾仍官北院遣使索十城會諸軍於燕惠與太弟帥師壓宋境攷異契丹國志云劉六符說其主集兵南侵與蕭英先以書求地書皆六符所撰初涿州進士梁濟世嘗主文書得罪歸宋言於朝又知雄州杜惟序亦先以聞至是仁宗發書示輔臣色皆不動六符疑其書先漏陸游老學菴筆記云六符欲大減燕民賦建議使南朝求割地俟得增歲幣則減民賦可也主竟用其策史均未載夏六月宋遣富弼張茂實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符惟忠奉書來聘以書答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特默至呂夷簡奏富弼為館伴使與中使迎勞特默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默感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具以聞帝令夷簡擇報聘者因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留之不報契丹國志云四月富弼等至契丹謂帝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帝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意將何為羣臣請舉兵南向寡人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兩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帝大悟弼曰塞雁門備元昊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且晉以盧龍一道賂北朝周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帝亦感其言遂欲求婚弼又為解說帝令再以誓書來弼歸復命續綱目云夷簡字世夫蒙正兄子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諫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主甚感悟餘同史均未載秋八月宋復遣富弼等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攷異續綱目云契丹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因夷簡言建大名為北京識者韙之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大閱士卒契丹知有備和議益決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行次樂壽啟視不符馳還都仍易書行九月遣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攷異宋史作仁起疑傳寫之誤字濟蘭舊作糺隣孟父房之後漢人行宮都部署劉六符使宋約和閏月癸未仁先遣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匹文書稱貢送至白溝帝喜宴羣臣於昭慶殿蕭惠以首事功進封韓王初仁先與六符使宋議書貢宋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六符曰本朝兵強

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況大兵駐燕薊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宋乃從之攷異續綱目云弼至契丹專議增幣且爭獻納二字聲色俱厲乃命仁先等與弼偕來弼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言竟以納字與之乃遣梁適持誓書報聘遂撤兵通好如故并無文書稱貢事殊字同叔臨川人及宋幣至命六符為三司使以受之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有隙防以六符嘗受宋賂白其事本傳防涿州歸義人第進士擢樞副為韓紹芳劉六符所忌防待以誠遷南府宰相道宗時拜右丞相卒贈中書令謚元肅出為長寧節度使俄召為三司使卒官攷異契丹國志云六月使還擢樞密使同修國史政事令子孫顯貴為節度觀察使者十餘人宏簡錄亦同史未載

十三年夏六月以將伐夏遣使告宋秋七月宋遣余靖字安道曲江人致贐禮冬十一月以雲州為西京通鑑輯覽云是年冬契丹建西京於雲州號大同府于是境內上京曰臨潢府東京曰遼陽府中京曰大定府南京曰析津府凡五京五府六州軍城一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詳見地里志又兵衛志云凡二帳十二宮一府五京共有兵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人十二月蕭呼都克原作胡覩自夏來歸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都監耶律哈哩濟以賀生辰使宋館於白溝驛及設宴優人嘲蕭惠河西之敗哈哩濟答以俘石重貴事遼主聞之責其失兩國和好鞭之二百免其官紀未載本傳作哈爾吉一作合里只字特門六院巴古濟後後起宮北院大王兼侍中卒

十四年春三月宋以伐夏師還遣使來賀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冬十月遼遣使來致元龍車及所獲夏國羊馬等詔送伴劉湜北界邊築寨于銀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宋史仁宗紀元龍車作九龍車史未載

十八年春正月遣蕭惟信以伐夏告宋夏六月宋遣錢逸致贐禮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錢明逸云遼史避諱止稱一字時官知開封府事吳越王倧裔

十九年夏六月宋遣使來賀伐夏捷攷異宋史仁宗紀皇祐二年三月契丹告伐夏師還遣翰林學士趙槩報使稍異

二十年夏六月以伐夏所獲物遣使遺宋攷異宋史仁宗紀未載畢沅續通鑑云皇祐四年四月遼遣使來賀乾元節其國書[illegible]

議俱言不可許詔學士院答遼書仍如故按皇祐四年即遼重熙二十一年也史未載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詔大臣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歡好歲久欲見其繪像可諭來使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賀正使請觀廟樂帝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廟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副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當告之曰廟樂之作歌詠祖功宗德使者能留與吾祭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止史未載

二十三年秋九月攷異宋史仁宗紀至和元年九月契丹告夏國平遣三司使王拱長報使紀未載畢沅續通鑑云是月遼使蕭德昊湛請帝畫像又乞進本國酒饌不許先是主欲見帝容像以耶律防善畫因其來使竊畫帝容以歸然以為未真也復遣使求之按耶律襄履傳云使宋賀正寫宋主容歸清甯間復使宋宋主賜宴瀕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驗其神妙趙翼劄記云裹履即紐斡哩字海瀾六院巴古濟後卒官太子太師契丹國志云是年夏主遣使以其畫像獻宋求易仁宗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清所紀各異史均未載於是年宋史繫之明年四月又異

二十四年八月道宗即位改元清甯春正月宋使來賀并饋馴象二月召宋使釣魚賦詩秋八月己丑興宗崩攷異契丹國志繫於二十三年又本紀作興宗年四十東都事畧作四十三李燾長編作四十一又紀稱謚神聖孝章皇帝事畧長編均作文武皇帝所載各異癸巳遣使報哀於宋九月遣韓運以先帝遺物饋宋且告即位冬十一月宋遣使來會葬十二月宋遣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等來賀即位

道宗清甯四年春正月遣使以太后喪告哀於宋攷異太后崩于三年冬十二月此或遣告稍遲耳癸酉宋遣使奉宋帝繪像來攷異東都事畧云洪基立復遣使求御容仁宗遣張昇送之具儀仗迎謁驚為聖人自許為一都虞侯而已續綱目云遼初求御容遣張昇報之復遣其臣蕭扈來致其像乃命胡宿奉御容往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契丹遣耶律防陳覬來求御容遣張昇報使九月復使蕭扈吳湛來遣胡宿報使畢沅續通鑑云遼初致興宗及聖宗像二軸請易真宗及帝御容至是更令持新主像來乃許以御容約賀正使置衣篋中交致焉時嘉祐二年乃遼清甯三年也所載互異三月宋遣使弔祭攷異契丹國志云法天太后崩遣蕭福延詣宋告哀宋仁宗發哀于內東門幄殿百官進名奉慰輟視朝七日畢沅續通鑑云三月作二月宋史仁宗紀九月契丹遣使報謝紀未載

九年春三月宋仁宗崩以姪曙為嗣即位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四月命遼賀乾元節使耶律穀等進書奠梓宮見帝于東階令閤門以書幣入從部亢言也時朝見未知遼主之年館伴周沆雜他語問之使者出不意遽對以實既而悔之曰今復應兒事南朝矣史未載按宏簡録云十年宋遣呂誨章岷等賀遼主及太后生辰史亦未載

咸雍元年攷異宏簡録云是歲宋遣使來定疆界史未載

二年春正月宋賀正使王嚴卒以禮送還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續綱目載於大康十年所紀各異畢沅續通鑑云時主有意南侵問南院樞密使姚景行曰宋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與宋和好適今凡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主以為然

三年春三月宋英宗崩子神宗即位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正月遣使告哀即遣蕭托卜嘉原作撻不也陳覺等弔祭

夏六月宋遣使饋其先帝遺物且遣陳襄字述古候官人以即位告即遣蕭特古斯原作圖古辭等往賀攷異宋史神宗紀是歲宋告哀使為馮行已告即位為孫坦報謝使為孫思恭遼弔祭使為蕭餘慶賀即位為耶律好謀賀正旦為蕭傑均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樞密院召禮官問貽遼母后書當何稱欲自稱重姪稱彼為太母判太常寺李東之宋敏求等請稱姪孫叔祖母從之

十年攷異契丹國志云十年三月遼遣蕭禧詣宋爭河東地界言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請毀撤別立界址宋神宗面諭差官檢視九月遣蕭素再來議宋遣劉忱呂大忠往會議于代州境上指三州分水嶺上隴為界相持久之十一年三月遼復遣蕭禧來宋遣沈括報聘得樞密故牘始議地畔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里其議遂決續綱目云劉忱議不合遣韓縝往亦與禧爭辨會沈括表上故牘帝悅命括往凡六會竟不可奪還為使契丹圖上之卒用王安石言使縝如河東割地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宋史呂大忠傳蕭禧復來神宗但召執政及劉忱與大忠議而無遣往代北之事東都事畧同畢沅續通鑑云遼主以爭地議始耶律普錫擢南院宣徽使時宋熙寧八年乃遼大康元年即國志所稱咸雍十一年也通鑑輯覽云黃嵬山在代州崞縣西南接寧武府界按耶律佛德傳原作頗的官彰國節度使道宗問邊事對曰自應州南境至天地皆我耕牧之地為宋所侵烽候內移似非所宜帝然之拜北面林牙後遣人侵宋得其侵地命佛德往定邊界還拜南院宣徽使未知是普錫否史均未載

大安元年夏四月宋神宗崩子哲宗即位遣使弔祭宋遣使饋其先帝遺物秋七月遣使如宋賀即位

九年冬十一月宋以曹太后喪來告即遣使弔祭宋復以母后遺留物來饋明年遣使來謝弔祭

壽隆六年春二月宋哲宗崩子徽宗即位遣使弔祭宋遣使饋其先帝遺物夏六月庚子遣使賀宋主辛丑以有司案牘書宋主嗣位為登寶位詔奪宰相鄭顓以下官出顓知興中府事韓資讓為崇義節度使韓君義為廣順節度使

七年春正月道宗崩梁王即位遣使告哀於宋夏六月宋遣王潛等來弔祭冬十二月復遣黃實來賀即位

天祚帝天慶五年秋七月宋遣使來致助軍銀絹攷異契丹國志云是歲宋遣羅選侯益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境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史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昭懷太子之誣

道宗清甯九年封皇長子濬為梁王攷異宏簡錄作是年五月丙午小字伊囉斡原作耶魯斡宣懿皇后蕭氏生幼即好學能文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至是六歲封梁王明年從道宗獵矢連發三中道宗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道宗喜為設宴

咸雍元年春正月冊梁王為皇太子內外官賜級有差

五年冬十二月皇太子行再生禮減諸路徒以下罪一等

太康元年春三月命太子寫佛書夏四月皇孫延禧生六月詔太子總領國政兼知北南樞密院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主為太子選僚屬以客省使耶律寅吉秉直好義命為輔導伊遜謀搖太子惡寅吉出為羣牧林牙又云伊遜請賜牧地寅吉諫而止為伊遜忌除懷遠節度使貶漢北馬羣太保辛紀均未載按耶律章濟傳原作引吉字阿括丕勤部人疑即寅吉也所載事亦同冬十二月宣懿蕭后被誣賜死殺伶官趙惟一高長命並籍其家后為欽哀皇后弟樞密使惠之女太子母也姿容冠絕工詩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主嘗如秋山后從行至殺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而成主大喜出示羣臣次日行獵殪一虎謂左右曰力能伏虎不媿皇后詩矣後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亦屬和后本傳未載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有專房寵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國俗尚獵而主尤善騎射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后素慕唐徐賢妃之為人上疏力諫主雖嘉納心頗厭遠自後稀得進見紀及后傳均未載好音樂伶官趙惟一得侍左右至是宮婢單登教坊朱頂鶴誣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伊遜原作乙辛以聞詔與張孝傑劾狀附會成獄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北院樞密副使蕭惟信聞之馳語伊遜

孝傑曰皇后賢能端重誕育儲君不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不聽按單登係重元妻婢也史未載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屍於家攷異王鼎焚椒錄云后嘗為單登手書十香詞及己所作懷古詩以是被誣賦絕命詞自縊史未載后既死太子有憂色伊遜不自安會護衛蕭和克原作忽古攷異通鑑輯覽作和爾郭字阿斯里斯舊作阿斯隣謀害伊遜事覺下獄攷異蕭珠展傳字實倫孝穆姪官北府宰相封柳城郡王為伊遜所忌誣其與蕭和克等謀詔獄無狀出鎮順義軍卒追王晉宋梁三國紀未載副點檢蕭錫沙原作十三攷異通鑑輯覽作實沙穆爾古納部人舊作茂古乃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乃與同知樞密院事蕭特爾特原作得裏特謀搆陷焉

二年夏六月出北院樞密使伊遜為中京留守攷異蕭巖壽傳中京作上京冬十月召伊遜還復為北院樞密使十一月流林牙蕭巖壽於威原作烏隗部本傳伊實部人性剛直尚氣為北面林牙密奏伊遜出之及復召流巖壽威路復誣其與謀廢立殺之年四十九贈平章事繪像宜福殿攷異蕭頁魯傳弟都勒幹給事北院素與巖壽善伊遜誣以罪戍西北部坐太子事減死錮終身事直始歸里卒贈彰義節度使孩里傳字呼紐回鶻人官平章事會伊遜出守入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弗聽出為廣利節度使太子被廢當連坐詔勿問自言壽數卒官使相帝命書其言於牘後皆驗畢沅續通鑑作諳里耶律孟簡傳字復易裕悅烏哲後當伊遜出時與耶律庶箴表賀後坐謫巡磁窯關流保州痛太子被害作放懷詩二十首事直歸里歷昭德節度使庶箴字辰富季父房後庶成弟時官都林牙後伊遜起用庶箴私見而泣言抗表非所願得免聞者鄙之紀均未載

三年夏五月伊遜奏右護衛太保察喇原作查剌攷異伊遜傳作朮剌通鑑輯覽作扎拉畢沅續通鑑作扎喇等告北院樞密副使蕭蘇色原作速撒等八人謀立太子案治無狀出蘇色等三人補外餘杖徙邊六月伊遜令牌印郎君蕭額圖琿原作訛都斡攷異通鑑輯覽作額圖緷畢沅續通鑑作額都溫誣首嘗預蘇色等謀籍其姓名以告即令伊遜與耶律仲禧蕭額里頁原作舍里也耶律孝傑楊遵勗字益誠范陽人官北府宰相與雅克案太子事不敢正言時議短之見本傳雅克原作燕哥綽奇原作抄只蕭錫沙等鞫治杖皇太子囚之宮中太子謂雅克曰吾為儲副復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雅克易其言為欵伏攷異畢沅續通鑑雅克作延格云蕭錫沙謂之曰如此奏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為欵伏延格如其言奏之延格狡佞而敏為伊遜耳目凡有見聞必以告所

載詳帝怒廢為庶人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是錫沙叱登車遣衞士闔其扉徙上京囚圜堵中攷異蕭罕嘉努傳當太子被誣時官西南招討使封吳王嘗上書力言其冤不報蕭惟信傳伊遜謟廢太子中外知其冤無敢言者惟數廷爭不得加守司徒道宗紀均未載伊遜尋遣蕭達囉克原作達魯古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達和克薩巴原作撒巴攷異伊遜傳作撒把係一人往害之年方二十留守蕭塔坦原作撻得以疾薨聞帝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在今宣化府赤城縣北欲召其妃伊遜復使人殺之以滅口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其子延禧及女延壽俱養於蕭懷忠家伊遜黨互相慶賀聚飲幾日及延禧等寄食久會宮中李氏進挾穀歌文主感悟召入鞠養於宮中紀及太子傳均未載帝後知其冤悔恨無及九年夏閏六月謚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峰山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曰貞順皇后追謚懿德皇后為宣懿皇后合葬慶陵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天祚雖追尊順宗究莫知其瘞所亦不亟求後遂不建陵寢所載稍異

當時連及者宿直官德哷里原作敵里剌等三人北院宣徽使耶律托卜嘉原作撻不也本傳字撒班系出季父房官永興宮使平重元亂遷懷德節度使改今官欲殺伊遜及其黨事覺被執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及其弟辰賚原作陳留同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托卜嘉原作撻不也本傳字烏拉丹郡王嘯濟孫性剛直由彰愍宮使尚趙國公主拜駙馬都尉改今官為伊遜所嫉誣告謀廢立事不勝榜掠誣伏上引問昏瞶不能自陳遂見殺追封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等二人始平軍節度使薩剌原作撒剌本傳字董隱南院大王穆爾古孫性忠直官北院大王帝復召伊遜薩剌諫者三不聽出鎮始平誣以廢立事遣使殺之追封漆水郡王繪像宜福殿并追贈三子官爵等十人上京留守蘇色本傳字禿魯董圖魯卜部人性沈毅歷官樞副經署西南邊有功因與伊遜忤誣其首謀廢立按之無驗改上京留守尋以前事殺之方盛暑尸諸野色不變烏鵲不敢過追封蘭陵郡王亦繪像宜福殿及已徙護衛薩巴原作撒撥等六人東京留守同知耶律和勤博原作回里不攷異壽隆元年奚六部大王回里不另一人等皆被害并殺蘇色等諸子籍其家攷異耶律古雲傳子鄂摩官漢人行宮副部署太子被誣詞連鄂摩帝釋之尋復奏與蕭揚珠私議宮壺事被害後贈平章事畢沅續通鑑云時從太子黨於邊耶律努嘗忤伊遜在徙中其妻蕭意辛為呼圖公主女主欲使離婚意辛不可隨任流所事夫禮敬有加紀俱未載乾統初御史中丞耶律實嚕原作石柳上書請誅姦黨并錄順宗升遐

及伊遜構昭等事以聞不報論者惜之卒官靜江軍節度使子瑪格原作馬哥同平章事攷異畢沅續通鑑實嚕作實嚕云以附太子流鎮洲召入為御史中丞時治伊遜黨多以賄免實嚕上疏請盡誅姦惡并求順考㾕所不報所載較詳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崇編纂

耶律伊遜之姦

道宗清寧五年夏六月以耶律伊遜原作乙辛為南院樞密使伊遜字呼圖克琨原作胡都袞攷異通鑑輯覽作胡圖克五院部人父特爾格原作迭剌家貧服用不給部人號窮特爾格母方娠夜夢手搏羖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汝後有子當王及生而慧黠嘗牧羊熟寢至日昃父驚覺之伊遜怒曰適夢人執日月以食我我方食月啖日方半而遽覺惜不盡食之及長美丰儀外和內狡興宗重熙中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宦令補筆硯吏興宗亦愛之遷護衛太保道宗即位以先朝任使賜漢人戶四十同知點檢司事帝召決疑獄擢北院同知樞密副使至是用為南院樞密使

七年春三月以伊遜知北院樞密使事封趙王

九年秋七月以討平重元功加伊遜太子太傅進王魏賜匡時翊聖竭忠平亂功臣

咸雍五年加伊遜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由是勢震中外門下饋賂不絕凡阿順者蒙薦擢忠直者被竄逐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人諺云寧違敕旨毋違魏王白帖子案文獻通考云洪基幸其臣耶律英弼累封魏王北人諺云英弼即伊遜之訛

太康元年夏六月皇太子始總朝政法度修明伊遜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冬十一月后被誣賜死太子有憂色伊遜懼欲並害之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不可曠因盛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錫默原作霞抹攷異通鑑輯覽作薩滿之妹美而賢帝信之冊為后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后居二年未有子其妹嫁伊遜子綏嘉后稱其宜子遂離婚納

於宮中蕭呼哩勃郎以女妻舒嘉恃勢横肆至有無君之語朝野側目后尋降為惠妃出居乾陵還其妹於母家大安二年妃母燕國夫人以巫蠱壓魅皇孫事覺伏誅妃弟蕭酬斡流烏爾古部紀均未載又錫默係后兄也本紀書為叔疑誤時護衛蕭和克原作忽古惡伊遜姦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未遂攷異本傳字阿爾斯蘭性忠直趫捷多力既伏橋下欲殺伊遜不果後又欲殺於獵所為親友阻復謀殺伊遜及蕭特爾特等事覺戍邊太子死召至殺之後贈龍虎衛上將軍所載較詳三年林牙蕭巖壽密奏曰伊遜自太子秉政內懷疑懼又與宰相張孝傑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明年夏六月出伊遜為中京留守攷異畢沅續通鑑謂伊遜外遷在冊后之前與史及徐乾學後編不合又云時伊遜既出羣稱主能納忠言宣徽使諸里等各以表賀詳見上卷紀及伊遜傳未載適其黨蕭錫默言於帝帝悔召還復為北院樞密使出巖壽為順義節度使尋流於威原作烏隗部時召近臣議北面官屬無敢言者耶律薩喇原作撒刺曰初以蕭巖壽奏出伊遜若所言不當宜坐以罪若當則不可復召累諫不從攷異蕭巖壽傳會伊遜生日上遣近臣白斯本賜物為壽伊遜因私屬白上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後遣人賜以車諭曰無慮弗用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巖壽所載較詳又宏簡錄白斯本作布色貝由是讒謗忠良斥逐殆盡復因蕭錫沙原作十三之言夜召蕭特爾特原作得裏特攷異太子濬傳作特裏特托卜嘉傳作特里得均係一人謀搆太子遂於三年夏五月令右護衛太保察喇原作查刺等誣告蕭蘇色原作速撒等謀廢立詔案無狀而罷尋令牌印郎君蕭額圖琿原作訛都斡誣首與謀伊遜等鞫治逼令具伏帝怒命誅薩剌及蘇色等伊遜恐帝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縲繫其頸不能出氣均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反奏曰別無異辭時方暑尸不得瘞以至地臭乃因太子於上京尋害之及其妃語詳昭懷太子事中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初遼太師迪嚕妹名常格操行修潔自誓不嫁嘗作文述時政主善其言而不能用伊遜聞其才屢求詩常格遺以迴文伊遜知其諷己銜之及太子廢誣以罪案之無迹其兄迪嚕謫鎮州因隨往布衣蔬食終其身時參政劉伸亦與伊遜忤出鎮雄武伸字濟時宛平人見本傳

五年春正月帝將出獵伊遜奏留皇孫帝欲從之同知點檢蕭兀納一名托卜嘉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烏納諫曰皇

孫尚幼左右無人願留臣保護以防不測遂與皇孫俱行帝始疑伊遜姦兀納傳字特默六院部人伊遜既害太子請立魏王淳兀納時為北院宣徽使諫止之復因保護皇孫事嘉其忠封蘭陵郡王比狄仁傑今輔導皇孫尚越國公主拜南院樞密使北府宰相歷副元帥會北幸將次黑山方輿紀要云在朵顏衛之東即今喀喇沁地之平地帝見扈從官多隨伊遜後益惡之出知南院大王事加裕悅原作于越削一字王爵改封混同郡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遼定王爵之制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削降於是趙王楊績降封遼西郡王吳王蕭罕嘉努降封蘭陵郡王伊遜亦降封混同是削一字王爵初非因事亦非伊遜一人所載較詳及赴闕入謝即日遣還改知興中府事攷異史稱六年正月辛卯出知興中府事而宏簡錄云五年三月壬辰加於越出之以耶律棗為北院樞密使所載互異

七年冬十一月伊遜坐以禁物鬻於外國罪當誅詔擊以鐵骨朵囚之來州攷異通鑑輯覽作萊州云當作來州遼置廢城在今錦州府寧遠州又本傳時下有司議法當死其黨雅克獨奏當入八議得減死論所載較詳

九年冬十月伊遜謀叛亡入宋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本傳事覺縊殺之

天祚帝乾統二年春三月詔誅伊遜黨徙其子孫於邊發伊遜冢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者之家

同黨張孝傑建州永霸縣人重熙中擢進士第一累官北府宰相封陳國公賜國姓漢人中貴幸無比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初孝傑因伊遜薦賜國姓又謂其忠於社稷可方唐之狄仁傑賜名仁傑許放海東青鶻以寵異之尋因從獵得頭鵝加侍中所載較詳伊遜之害太子其謀居多伊遜敗帝始悟其姦佞出為武定節度使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仁傑久在相位貪貨無厭時與親戚會飲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見本傳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歸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屍籍其家　耶律雅克原作燕哥一作休格字善寧宗室太師呼魯蘇原作谿里斯子附伊遜官北面林牙訕太子獄改其言為款伏及太子廢死伊遜殺害忠良多其謀後終南府宰相西京留守以疾死

蕭錫沙摩和納（原作茂古乃）部人節度都勒幹（原作鐸魯斡）子出入伊遜家官殿前副點檢排擊善良首勸搆陷太子前後皆其計伊遜復召亦出其謀尋由樞副出爲保州統軍使乾統初剖棺戮屍二子的里得年結（原作念經）皆伏誅　蕭額哩頁（原作余里也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呼哩額穆孫便佞滑稽尚鄭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孝　國舅阿拉（原作阿剌）次子附伊遜由寗遠節度使薦爲國舅詳衮（原作詳穩）封遼西郡王北府宰相太子之禍多助成之以女姪妻伊遜子蘇葉（原作綏也）遂知北院樞密事恃勢橫恣朝野側目坐黨免官起西北招討使母憂去職死　耶律嚇嚕（原作合魯）六院錫里（原作舍利）尼古察（原作褭古直）後柔佞附伊遜爲北院大王其弟烏頁（原作吾也）亦黨附官南院大王伊遜之害太子殺忠直嚇嚕多預其謀時號二賊　蕭特爾特約尼（原作遙輦）溫汗（原作洼可汗）宮分人伊遜用事甚見倚任其監送太子赴上京摧辱倍至至則築圜土囚之官西南招討使轉國舅詳衮尋坐怨望以老免死貶官閤門籍興聖宮死乾統間二子得末額呼（原作訛里）坐誅　蕭額圖琿國舅少父房後希伊遜意誣告廢立事並云臣亦預謀恐事洩連坐帝暴怒太子遇害由牌印郎君尚皇女趙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攷異公主表道宗第二女封趙國公主下嫁蕭托卜嘉坐太子事被害其弟額圖琿欲逼尚公主公主以其爲姦黨惡之未幾誅似公主未改適也與道宗紀及本傳不合）後與伊遜議事不合銜之復以衣服僭擬乘輿被誅語人曰前事皆伊告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蕭達囉克（原作達魯古）約尼兆古汗（原作潮古可汗）宮分人性姦險太子廢徙上京伊遜使與薩巴（原作撒八）往害之同留守蕭塔坦（原作撻得）夜引力士至囚室詐云有詔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紿云疾薨復恐事白出入常帶佩刀急即自殺官國舅詳衮乾統間大索黨人以賄免疾死　耶律托卜嘉（原作撻不也）仲父房之後蕭額圖琿誣告太子托卜嘉亦以預謀實其事授延慶宮副使乾統間大索黨人亦以賂免後官德呼（原作敵烈）部節度使以

疾死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金人兵起

天祚帝乾統二年冬十月國舅蕭哈里原作海里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諧里叛刼乾州武庫兵甲命林牙赫嘉努原作赫家奴往捕亡入女直阿克展原作阿典攷異通鑑輯覽作阿克占部明年春正月女直函其首來獻女直原作女真史興宗諱攺後攺號金攷異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云本名朱理真番語訛為女真李心傳繫年要錄云其國在漢稱伊倫南北朝稱和奇隋唐稱默爾赫至五代始稱女真其先新羅人其先出靺鞨氏號勿吉古肅慎氏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至唐初祇存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二部粟末靺鞨始附高麗姓大氏嗣保東牟山後為渤海稱王黑水靺鞨亦附高麗嘗拒唐太宗於安市開元中入朝置黑水府拜都督賜姓名李獻誠五代會要云在京師東北六千餘里開元十年二月安東都督薛泰請置黑水郡其酋為都督設長史一人監領之其後服屬渤海朝貢遂絕迨太祖天顯元年平渤海而黑水靺鞨來附其地有混同江即黑龍江在江南者入遼籍號熟女直在河北者不入遼籍號生女直攷異北盟會編云本高麗朱蒙之遺世居阿芝川淶流河後名會寧府生熟女真外尚有東海女真黃頭女真二部所居地亦屬河杙大熟女真一名今蘇款通鑑輯覽云來流河即拉林水金史地理志在上京會寧府今寧古塔地均奉朝貢如例其始祖名函普居完顏部傳至烏古鼐原作烏古延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阿庫納云舊作烏古納凡六世始拜節度使稱為都太師攷異通鑑輯覽云烏古鼐始役屬諸部會五國富聶赫部巴延瑪勒叛遼遼將致討烏古鼐襲而擒之以獻於遼主名見燕賜加等拜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及五國穆延部舍音叛復擊敗之畢沅續通鑑富聶赫作佛寧云舊作濡聶巴延瑪勒作巴哩美云舊作拔乚門號景祖卒子和哩布原作劾里鉢攷異通鑑輯覽作合理博續綱目云嚴重多智因敗為功基業始大增建官屬統諸部官之長者稱貝勒子十一長為烏雅舒次即阿古達也嗣號世祖卒弟頗拉淑原作頗剌淑攷異通鑑輯覽作蒲拉舒嗣號肅宗卒弟英格原作盈哥亦曰揚割太師嗣討紇石烈原作赫舍哩部阿蘇原作阿疎來訴詔止使勿攻

至是哈里叛英格擒而獻之得甲五百副始知國兵易與益自肆矣英格尋卒號穆宗兄子武雅淑原作烏雅束攷異續綱目作烏雅舒嗣號康宗卒弟阿固達原作阿骨打攷異續綱目作阿古達自稱達貝勒史愿亡遼錄作阿姑打鍾邦直行程錄云名旻小字阿古忽嗣攷異天祚紀英格之卒載在乾統元年而擒哈里事又繫之英格卒後今從金史世紀改正

天慶二年春二月帝如春州州攷異通鑑輯覽云當作長春州史地理志無春州續綱目亦誤按長春州今為郭爾羅斯地幸混同江攷異通鑑輯覽云混同江即松花江也在今吉林烏喇城東南發源長白山北流會鄂諾河又東合黑龍等江入於海按鄂諾河舊作鄂嫩河今改聖宗紀太平四年改鴨子河為混同江塔魯河為長春河蓋二河均在長春州近地釣魚生女直部長來朝故事界外生女直部長在千里內者皆來朝適遇魚頭宴攷異國語解上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曰頭魚宴與頭鵝宴同史及續綱目諸書作魚頭宴蓋誤酒半酣帝臨軒命次第起舞獨阿固達辭諭之再三不應帝語蕭奉先以邊事誅之奉先諫謂恐傷向化心而止攷異東都事畧云主以阿骨打顧視不常欲誅之蕭奉先不可遂止初非因不肯起舞也契丹國志云道宗末阿骨打入朝以悟室自隨朝貴與為雙陸戲相爭阿骨打怒以刀戕其胸不死侍臣請誅之道宗不許侍臣因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祿山比之終不聽史亦未載阿固達歸疑帝知其有異志遂稱兵先併旁近部落女直卓克算原作趙三阿古齊原作阿鶻產拒之阿固達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史地理志云咸州本高麗銅山縣地通鑑輯覽云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詳袞原作詳穩司轉送密院事聞命送咸州詰責使自新後頻召之悉辭不至

三年春三月阿固達率五百騎突至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袞司與卓克算等庭辨不屈送所司問狀遁去遣人訴於上仍召不至

四年冬十月女直叛率兵取寧江州通鑑輯覽云遼置亦曰混同軍故城在今吉林烏喇北混同江東初女直攻阿蘇詔止之不聽阿蘇來奔女直屢索之不發攷異通鑑輯覽云盈格聞阿蘇奔遼留和琢守阿蘇城而還久之阿蘇不敢還遂攻取其城使侍御阿息保攷異通鑑輯覽作[illegible]易五布詰其建城堡之故曰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

路統軍司攷異續綱目云主好畋獵酗酒怠政歲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部人苦之乃謀集諸軍次寥晦城史未載畢沅續通鑑云宋梁子美初轉運河北傾漕計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珠出女直子美市於遼遼嗜利虐女直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直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阿固達乃與弟尼雅滿原作粘罕瑚實原作胡舍等謀以尼楚赫原作銀朮割伊呼原作移烈羅索原作婁室棟摩原作闍母等為帥集諸部軍擒障鷹宮攷異通鑑輯覽云阿古達會兵於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至遼界遇渤海軍來攻眾少卻遼兵直攻中軍遼耶律色錫墜馬阿古達射殺之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所載較詳及攻寧江州蕭托卜嘉原作撻不野與戰敗績攷異蕭兀納傳一名托卜嘉時官東北統軍使嘗上書請乘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不聽金兵攻寧江州戰敗留官屬守城自以騎三百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其孫伊德濟死之坐免官起上京留守章努叛來攻拒卻之卒官副元帥所載較詳蕭托斯和傳寧江陷天祚召羣臣議托斯和曰女直國雖小勇而善射自執蕭哈里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宜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蕭哈喇台曰如此徒示弱但發滑水以北兵足拒之遂不用其計數月間邊兵屢北人益不安方輿紀要云滑河在寧塞縣冬十月使蕭嗣先為都統率諸道兵討之攷異通鑑輯覽云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蕭托卜嘉副之托卜嘉字鄂爾多國舅郡王高九孫舊作斡里端女直兵來襲嗣先軍潰攷異契丹國志云嗣先等兵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女直對壘乃潛渡混同江未陣擊之嗣先軍潰輜械悉為女直所得通鑑輯覽出河店作珠赫店云阿古達師眾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方就枕若行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有遇遼兵擊走之遂登岸乘風奮擊大敗之所載較詳十一月都統蕭敵里等營於沃稜原作斡鄰攷異續綱目作噶琳通鑑輯覽作沃楞方輿紀要云在黃龍府東北濼東又為女直所襲卒死甚眾敵里坐免官攷異蕭兀納傳與蕭敵里拒金兵於長濼以軍敗免官紀未載金太祖紀兩敗均作蕭嘉哩即敵里未書嗣先名今從天祚紀按命耶律斡里朶攷異續綱目作鄂爾多通鑑輯覽作鄂爾德等代之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地理志云賓州懷化軍本渤海城統和中置隸黃龍府祥州瑞聖軍興宗時置隸黃龍府及鐵驪烏舍原作兀惹皆叛入女直攷異續綱目云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契丹國志云女直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埽東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史未載

五年春正月阿固達稱帝國號金改元收國用鐵州降人楊朴策也攷異史於金稱帝載在天慶七年今從金史改正蓋五年建號改元收國至七年改元天輔非於七年始即帝位也契丹國志大金國志均繫於天慶八年惟續綱目及通鑑輯覽與金史同時宋政和五年也並云改名旻色尚白以烏奇邁為安班貝勒

薩哈舍音為古倫貝勒宋史云以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北盟會編又作譜版孛極烈 官也猶中國總管自五戶孛極烈推而上之至萬戶孛極烈皆自統兵通鑑輯覽云以武奇邁為阿木班貝勒薩拉噶舍音為固倫貝勒名稱互異皆官之最貴者所謂國相也本金史國語解又國語以金為愛新所居在愛新水之上水源於此因又謂之金源按愛新水即今呼爾哈河在寧古塔城東南源出吉林烏喇東北流入混同江唐曰忽汗河金曰金水河 是月帝使僧嘉努原作僧家奴持書約和斥金主名金遺賽剌一作薩剌攷異屬國表作塞剌係一人復書若歸叛人阿蘇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耶律斡里朶與金兵戰於達里庫原作達魯古攷異金史作達嚕噶通鑑輯覽作達羅克城敗績攷異續綱目云遼遣都統鄂爾多等戍邊且屯田為長久計金主自將擊之於達嚕噶城大敗之逐北至呵嚕岡步卒盡殪并耕具盡失之金史同所載較詳通鑑輯覽阿嚕舊作阿婁 三月遣耶律章嘉努原作張家奴攷異通鑑輯覽作卓諾等六人齎書書斥其主名冀以速降夏六月章嘉努等還阿固達復書亦斥名諭降蕭色埒原作辭剌一作辭剌攷異通鑑輯覽作齊剌使金以不屈見留秋七月都統斡里朶與金兵戰於白馬濼敗績坐免官命蕭奉先率諸將分道伐金九月金陷黃龍府攷異續綱目云時金兵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遂濟克黃龍府所載較詳

六年夏五月金兵取瀋州遂克東京擒高永昌東京族人赫伯等降金

七年春正月金兵攻春州國兵不戰自潰孟古攷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金金復下泰州方輿紀要云泰州在臨潢東南亦曰德昌軍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龍化州遷其民於此置泰州金廢 冬十二月都元帥秦晉國王淳遇金軍戰於蒺藜山敗績金遂拔顯州通鑑輯覽云遼置今錦州府廣寧縣是旁近州郡攷異通鑑輯覽云金烏嚕古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進襲敗走遂與王戰敗績追至頞勒金坡遂拔顯州其乾懿七州皆降金王宗沐續通鑑云是役金取顯乾蒙懿徽成川惠凡八州通鑑輯覽云時楊朴言於金主曰自古英雄開國每先得大國封冊從之使至遼值大饑蕭奉先勸遼主許之史未載歲饑事又云蒙作壕徽作復壕四州故城皆在今廣寧縣境復州故城在今錦州府義州惠州故城在今喀剌沁右翼方輿紀要云惠州亦曰惠和軍磨歸義州地遼初俘漢民於莬巖山下禁城居之曰惠州

八年春正月遣耶律努克原作奴哥攷異通鑑輯覽作訥格等使金議和二月努克等還復書言能以兄事歲貢

方物歸上京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為質還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反書詔表牒則可如約三月努克復往夏五月努克還以書來限此月見報戊戌復往要以酌中之議金使胡圖克琨原作胡突衮攷異通鑑輯覽云作呼塔噶與努克持書報如前約六月努克賫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金遣胡圖克琨來祇能以兄事冊用漢儀即如約秋八月努克托迪原作㒖迭如金議冊禮冬十月持金書來十二月議定冊禮　是歲保安節度使張崇寧昌節度使劉宏攷異屬國表作劉完及通祺雙遼四州地理志云通州安遠軍在扶餘國王城太祖改龍州聖宗更今名統縣四棋州本渤海蒙州地太祖於此建檀州後更名金史作棋雙州保安軍本渤海安定郡太宗置州治雙城縣遼州見前民戶與蕭博和哩原作寶訛里等十五人皆相繼降金

九年春正月金遣烏林達原作烏林答攷異通鑑輯覽作烏凌噶贊謨持書來迎冊三月使蕭實訥埒原作習泥烈等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不受仍遣烏林達贊謨來責冊不如式攷異北盟會編冊封使為蕭習泥烈楊勉慶問使為張孝偉王甫押禮物劉湜講冊楊立忠冊文云朕對天地之閥休荷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屬在統臨一日萬幾敢忘重任宵衣為事嗣服宅心眷惟肅慎之區實界扶餘之俗土濱巨浸財布中區雅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構碧雲袞野固須挺于渠材皓雪飛霜疇不推于絕駕封章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遙芬宜膺多戩是用備禮策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嗚呼義敦友睦地列豐腴惟信可以待人惟寬可以馴物戒哉式孚于休阿骨打怒其冊文非是鞭其使郤回之史未載秋九月至西京復遣實訥埒楊立忠攷異屬國表作楊近忠先持冊槀使金冬十月復遣持書還金

十年春二月金遣烏林達贊謨持書及冊文副本來并責乞兵於高麗三月以冊內所定太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蕭實訥埒往議金主怒和議遂絕攷異洪皓松漠紀聞云時天祚遣使封阿骨打為國王留之邀請十事欲為兄弟國及尚主天祚怒因其使不報夏五月金主親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托卜嘉原作撻不野率眾出降攷異方輿紀要云金陷上京延禧謀拒之至中京獵於胡土白山金志云山在撫州境即麻達葛山也史未載

保大元年夏四月統軍耶律伊都原作余覩率衆叛降金

二年春正月金師克中京地理志云中原本秦遼西郡地幅員千里當饒樂河南溫榆河北唐置饒樂都督府奚酋居之後內屬聖宗建為中京號大定府領州十縣九今喀喇沁古奚南有故寗城廢址即中京也進下澤州通鑑輯覽云遼置本漢土垠縣地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南古右北平郡金改惠州二月金兵敗奚王哈瑪爾原作霞末於北安州通鑑輯覽云遼置金曰興州故城在今熱河南喀喇河屯降其城三月帝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通鑑輯覽云在大同府北羣牧使穆剌韓原作謨魯斡歸金尋聞金師將及輕騎遁殿前點檢耶律巢巴原作高八率衛士降金夏四月金師取西京地理志云西京本趙雲中郡元魏於此建都邑唐改雲中州後為雲州唐莊宗時為大同軍晉以代北地來獻因建西京府曰大同統州二縣七攷異通鑑輯覽云金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為尼瑪哈等所敗其衆殲焉西京諸州縣皆降金所載較詳六月夏國遣兵來援為金人所敗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婁宿斡魯敗之於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所載較詳續綱目宣水作宜水在榆林府東北邊外秋八月帝親遇金師戰於石輦驛攷異蕭阿息保傳蕭圖烈傳均作石輦鐸續綱目同通鑑輯覽作錫訥圖方輿紀要云其地在大同府西北邊外敗績九月奉聖州降金冬十月蔚州降金十二月金主撫定南京

三年春正月遼興軍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地理志云宜州崇義軍興宗以定州俘戶置統縣二錦州臨海軍本遼東無慮縣太祖置州統州一縣二餘見前降金二月興中府方輿紀要云遼置即霸州地降金歸德軍及隰遷閏三州地理志云隰州平海軍遼置治海陽縣遷州興善軍本漢陽樂縣地遼置州治遷民縣閏州海陽軍治海濱縣降金攷異趙翼陔餘叢考云天祚紀載是時為遷州刺史係高永昌按永昌于天慶六年為金將所殺安得此時又降金誤也宜從金史作高永為是夏四月金師至居庸關耶律達實原作大石被擒金師圍輜重於青塚硬寨金以書來招囬書請和金人以兵送族屬東行乃遣兵邀戰於白水濼敗績金以書來議和五月回金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

四年春正月金師來攻帝棄營北遁特默格原作特母哥叛降金夏五月金人以燕京攷異通鑑輯覽云燕京為

析津府史地理志以燕京分野為析木之津故名及薊景六州歸宋以塞盟攷異宋史紀事本末宣和元年三月遣武義大夫馬政同高藥師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宣和元年正月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李善慶女真散覩持國書并生金北珠等物同馬政來聘尋使軍校呼慶送善慶還二年二月遣趙良嗣使金八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如約夾攻歲幣同遼毋聽遼講和四年三月遣童貫蔡攸勒兵應金敗於白溝及范村种師道退保雄州七月復使劉延慶襲燕京為蕭幹敗貫懼得罪密遣王環如金請夾攻金分兵三道克燕京以五年正月貫遣趙良嗣如金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知營平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所獻以求援者至是王黼悔欲并得之復遣良嗣往金只許燕京及六州且議代稅錢一百萬緡帝曲意從之四月金使楊璞以誓書及地來歸繫年要錄作檀順薊景四州蓋涿易二州係宋人自取也按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唐亦無灤州劉仁恭并無割地遺契丹事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又地理志灤州永安軍本古黃洛城在永平府南四十里太祖以俘戶置灤州後灤河環繞在盧龍山南為形勝之地營州本漢昌黎郡元魏立營州唐改柳城郡又為平盧軍後唐復今名太祖以居定州俘戶均非仁恭所賂也其說沿通考而誤方輿紀要云契丹以定州俘戶置廣寧縣兼置營州隣海軍後徙昌黎縣治此屬平州張滙節要璞作樸所載較詳秋八月蕭托卜嘉原作撻不也察剌叛降金九月建州地理志云建州保靜軍唐為昌樂縣太祖置州統縣二降金冬十月興中府降

金

五年春正月黨項小呼嚕原作解祿攷異通鑑輯覽作沙呼斡畢沉續通鑑作舒和倫請帝臨其地金師忽至徒步出走尋至應州新城為金將所獲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天祚播遷

道宗壽隆七年是年二月改元乾統後春正月道宗崩皇太孫即位是為天祚皇帝諱延禧小字阿果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阿适父順宗即昭懷太子也母貞順蕭后生六歲封梁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初伊遜既害太子因為主言皇弟宋魏國王和囉噶子淳可為儲嗣羣臣莫敢言蕭烏納及蕭托輝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主猶豫不決久之乃出淳於外封延禧為梁王所載較詳通鑑輯覽託輝作陶海云舊作陶隗字烏庫哩舊作烏古隣宰相轄達六世孫後因言阿蘇不可相為所陷免官起塔布城節度卒進燕國王尚書令大元帥至是嗣立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伊遜原作乙辛所誣陷者雪其冤二月以北府宰相蕭兀納一作烏納為遼興軍節度使加守太傅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主惡直言心嫌烏納嚴直達爾旺哈知之誣其私借內府犀角命鞫之不伏奪官降甯邊州刺史自是在廷諸臣益務柔佞通鑑輯覽云烏納舊作兀納一名托卜嘉字持默舊作特免六院部人紀末載范仲熊北紀云天祚身長六尺餘善騎射即位後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於游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三月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羣臣　召僧法順放戒於內庭　冬十二月詔先朝已行事不得陳訴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方治伊遜黨其黨多賂權貴求寬免主不悟而下此詔紀未載

天祚帝乾統二年夏四月詔誅伊遜黨徒其子孫於邊戮伊遜特爾特原作得裏特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者之家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此外尚有張孝傑蕭錫沙亦戮屍云時北樞密使阿蘇納賄多出姦黨之罪蕭德勒岱不能制亦附會之馬人望傳天祚嗣位將報父仇選人望與蕭報恩究其事人望平心以處多所全活改上京副留守紀均未載　冬十月蕭哈里原作海里叛命北面林牙赫嘉努原作家奴捕之哈里亡入彭楚原作陪朮水阿克展原作阿典部赫嘉努坐免官

三年春正月女直函哈里首來獻賜予加等攷異契丹國志云哈里奔女直命圖之數月獨斬其首獻餘悉留不遣大金國志同畢沅續通鑑云時蕭

哈嚕言於主請修邊備北樞密阿蘇力阻之時議其以金賣國云紀未載

六年冬十一月封皇子額嚕溫原作敖盧斡攷異通鑑輯覽作阿咾罕為晉王實訥埒原作習泥烈為饒樂郡王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趙王

天慶二年春二月帝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命女直阿固達原作阿骨打起舞辭欲殺之不果其弟武奇邁原作吳乞買尼雅滿原作粘罕瑚賓原作胡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帝喜輒加官爵秋七月阿固達稱兵先并旁近部族

三年夏閏四月李洪以左道惑衆作亂伏誅

四年秋七月詔發渾河北通鑑輯覽云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邊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遼即小遼水也諸軍防女直女直遂集諸部兵攻寧江州事聞時帝在慶州射獵略不介意遣海州通鑑輯覽云海州遼置今奉天府海城縣是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托卜嘉原作撻不也與戰於寧江東敗績攷異通鑑輯覽云十月朔寧江陷遼防禦使大約什努被獲阿古達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所載較詳冬十月命都統蕭嗣先往討女直女直來襲軍潰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其兄奉先奏赦潰軍不誅士益無為蔡州防禦使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寂與汝嘉徙衛州於胙城寂不以拯災為事集衆網魚取官錢以致民怨坐贓而寂拙軒集所載各詩謂羣言媒孼所致元好問中州集言之甚畧無可取證冬十月命添設河防軍禁推排物力

二十七年春正月因尚書省言河慶安流請加鄭州河陰縣聖后廟褒贈詔加號曰聖濟聖后廟曰靈德善利之廟　二月用御史臺言命南京沿河四府十六州長貳官皆提舉河防事四十四縣令佐皆管勾河防事或能捍禦及致疏虞隨時聞奏以議賞罰每歲命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初衛州為河水所壞乃命增築蘇門遷其州治至明年水息居民仍還皆不樂遷遣大理少卿康

元弼（字輔之雲中人官刑部侍郎見本傳）按視請修治舊城便從之

二十九年夏五月河溢於曹州小隄之北以奏報稽遲詔切責之

章宗明昌四年冬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平軍（即衛州治）節度使王汝嘉等言大河南岸舊有分流河口如可疏導足泄其勢及長堤以北亦有可歸納排瀹之處其濟北埽以北宜創起月堤請遣本監官從汝嘉等同往相視庶免異議如大河南北必不能開挑歸納其月堤宜依所料興修帝從之

十二月命都水監官提控修築黃河堤

五年春正月尚書省奏都水監丞田櫟等言前代每遇古莫能當也不如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　乙巳章努反奔上京謀立魏國王淳遣蕭諦里說王王不從斬其首以獻已而章努率兵掠慶曉懷祖等州為文告太祖廟移檄州縣衆至數萬犯行宮順國女直阿古齊（原作阿鶻産孜異通鑑輯覽作阿果展）擊敗之章努詐為使者欲奔金為邏者所獲縛送行在伏誅　冬十一月遣駙馬都尉蕭特默（原作特末）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駞門（孜異金史作圖們通鑑輯覽作圖敏）十二月耶律章嘉努（原作張家奴）叛帝親戰於科卜多（原作護步答孜異金史作呼岱巳通鑑輯覽作和斯布達方輿紀要云在混同江西畢沅續通鑑作呼卜圖）岡敗績（孜異宏簡錄云十一月命蕭特末等率兵至駞門十二月戰於護步答岡敗績蓋與金戰也又另載耶律章家奴又叛以耶律馬哥致討續綱目云十二月遼主自將至駞門號七十萬金主牒知因章努反西還已二日遂追及於護步答岡大敗之遼軍潰遁枕藉百餘里所獲軍資無算契丹國志云八月天祚親征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謂不祥宰相張琳謂為唐莊宗滅梁之兆帝喜甚十一月與金兵遇戰敗大潰帝一日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遂乘勝并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均與史異）已未錦州刺史耶律珠展（原作朮者孜異畢沅續通鑑作珠澤）叛應之命耶律瑪格（原作馬哥）往討（孜異珠展傳時與章努謀立淳及聞章努自鴨子河亡去即往會遂為游兵執送行在上問故對曰天下大亂已非遼有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故有此舉復問厲聲數上過及社稷危亡之本遂殺之據此則應章努非應[illegible]異）後是歲阿固達稱

帝國號金

六年春二月司徒托卜嘉原作撻不也討章嘉努戰於祖州敗績尋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概等攻陷高州三月蕭綽哈原作酬斡等擒侯概於川州攷異綽哈傳字額勒本國舅父房之後尚越國公主官征東副統軍討平饒州渤海擊敗侯槩未幾東京陷綽哈戰沒贈龍虎衛上將軍紀均未載夏四月帝親征章嘉努誅之饒州渤海平攷異阿息保傳是年從阿蘇討章努加領軍衛大將軍阿蘇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帝怒鞭三百後阿蘇反阿息保被擒因有舊得免時阿蘇好殺勸曰欲舉大事何以殺為全活甚衆會阿蘇敗乃還紀均未載且章努疑是章嘉努之誤是年東京高永昌叛張琳討之不克金人攻陷之擒永昌攷異契丹國志云舊例漢人不預軍政自兩戰之敗主始疑奉先不知兵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計户出軍兵分四路為女直敗及東京潰陷坐謫官乃授淯為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所載較詳

七年春二月淶水縣賊董龐兒聚衆作亂西京留守蕭伊實原作乙薛等破之於易水西其黨復聚戰於奉聖州大敗之攷異北盟會編云蔡京招董龐兒降許王燕地因上表自號扶宋破虜大將軍董才後兵敗入雲應武朔斬牛欄監軍函其首來獻賜姓名趙詡乞遣兵為援取中國故地京大喜鄧洵武諫議為之緩政和七年知嵐軍解潛招之并其黨以聞上召見陳契丹可取狀甚切至宣和初竟出師矣繫年要錄云政和七年春陶悅使遼歸具言敵未可圖會洵武亦言事得暫止陶悅奉使錄云童貫北伐前軍發悅歸奏事未可圖乃寢後因贈秘閣修撰契丹國志趙詡作趙胡方輿紀要云牛欄山名在順義縣北二十里自順州至檀州漸入山牛欄是其要地見王曾上契丹事伊實以功擢北府宰相加左僕射本傳字特默國舅少父房後討平董龐兒歷東北路統軍使政兼寬猛金兵至軍潰坐左遷起上京留守盧彥倫以城叛伊實被執得釋後為達實所殺秋九月帝自燕至陰涼河方輿紀要云陰涼河在大寧衛北發源松林中流經臨潢府南合於潢河在今札嚕特右翼西北置淵原作怨軍八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攷異通鑑輯覽云當作渭州遼置發地在今錦州府寧遠縣界蔟藜山攷異方輿紀要云在寧遠州邊外薛應旂通鑑云以渤海鐵州郭藥師等為帥紀未載通鑑輯覽云鐵州遼置故城在奉天府蓋平縣冬十二月都元帥淯敗於蔟藜山顯州旁近州郡悉陷

八年春正月東路諸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夏五月安生兒張高兒聚衆二十萬作亂耶律瑪

格原作馬哥等討之斬生兒於龍化州高兒亡入懿州與霍六格原作霍六哥致異畢沅續通鑑作霍石後降金以為千戶合臨海北州趣義州軍帥和勤博原作回離保等擊敗之是歲山前諸路大饑民相食斗粟直數縑

九年春二月張瞪巴原作撒八作亂誘中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伊都原作余覩討擒之冬十月耶律反圖努原作陳圖奴致異畢沅續通鑑作程古努云舊作陳國奴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

保大元年春正月樞密使蕭奉先使人誣告駙馬蕭昱等謀立晉王殺昱等伊都率衆叛入金

二年春正月金克中京遂下澤州帝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致異方輿紀要云在雲州堡西北百餘里周八十里通鑑輯覽云在今赤城縣西北宣鎮志云自遼金來為飛放之所所載較詳　聞伊都引金羅索原作婁室貝勒原作孛堇奄至用蕭奉先言賜晉王死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行宮帝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致異通鑑輯覽云源出山西朔平府馬邑縣由大同宣化還順天府界入於淀即古㶟水亦曰蘆溝河俗名渾河今永定河也畢沅續通鑑云金史本紀及宗望傳宗望擊敗遼主獲其子趙王及傳國璽獻於行在按遼史戰於白水濼趙王被執在保大三年即金天輔七年而遺傳國璽於桑乾河在保大元年即天輔五年是宗望所獲者非即桑乾所遺者也二史互異今致天祚紀載在保大二年畢氏亦誤三月帝聞金兵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行至努克特原作女古底倉聞金兵迫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輿紀要云在古雲內州北　責蕭奉先不忠并其子逐之尋並賜死逐北院樞密使蕭塔喇台原作得里底召托卜嘉典禁衛以蕭僧孝努知北院樞密使事致異契丹國志云天祚入夾山金兵至雲中留守蕭判迎降金主自將追天祚幾及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刼掠一空雲中兵變查剌復拒守金兵還攻破之執馬權韓執謙等破朔應諸州所載較詳詔諸局百工多亡凡扈從者無論吏民皆官之　是月秦晉王淳自立於南京據燕營平及上京遼西六路祇存沙漠以北西南西北兩招討諸蕃部族而已　夏四月西南招討使耶律佛騰原作佛頂叛降金雲內寧邊東勝通鑑輯覽東勝州遼置即唐受降城地方輿紀要云雲內州本唐中受降城地在大同府西北五百餘里寧邊州在朔州西號鎮西軍即唐隆鎮東勝州在大同府西五百里亦曰武興軍即唐榆林郡等州皆降阿蘇

原作阿踈為金師所擒孜異畢沅續通鑑云初起兵以阿蘇為辭既獲乃杖而釋之或問之答曰我破遼鬼也所載較詳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
悉降帝遂遁於額蘇論原作訛莎烈孜異國語解作鄂索勒地名五月都統瑪格收集散亡會於額勒錦原作謳里謹擢知
北院樞密使事　六月北部瑪克賓原作謨葛失孜異通鑑輯覽作瑪克錫以兵來援敗於鴻和原作洪灰水　秋八月
帝至石輦驛孜見上卷親與金軍戰兵敗蕭特默被執孜異燕雲奉使錄云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生擒契丹都統駙馬蕭覲天祚引數騎脫身
遁　辛丑會軍於歡塔察拉原作歡撻新查剌　金兵追急棄輜重以遁孜異通鑑輯覽云金主聞天祚在大漁濼自將親兵襲之追及於錫訥圖
斡喇布力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蕭特烈等殊死戰天祚與妃嬪登高阜縱觀伊都指示麾蓋與諸將馳赴之天祚驚遁追至諤勒鋒圖舊作烏里質鐸大漁濼亦曰魚兒濼在古興和城西興
和城即撫州故城在今張家口外所載較詳　冬十一月帝聞金兵至奉聖州遂屯軍於埒克寨原作落昆髓　十二月金定南
京帝由薩里原作掃里關出居四部族營衛志內四部族曰要尼九帳族曰橫帳三父房族曰國舅帳巴里伊蘇濟勒族曰國舅部族詳袞之家孜異阿息
保傳是歲魏王淳僭號屢招以書阿息保封書獻因諫曰東兵甚銳未可輕敵及石輦驛之敗帝遁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貳心并怒為淳所招殺之阿息保知國將亡前後諫甚切及死非其罪人
尤惜之紀未載　是歲宋人侵燕以應金為耶律達賚原作大石等所敗遁還尋復來攻復敗之追擊至涿水
而歸孜異吳曾漫錄云宣和四年金攻遼使王緯來乞師許之時金祇徼代州不許受逃亡人未嘗遣使諸書亦無王緯乞師事見繫年要錄
三年春正月奚王和勒博僭號遼興節度使張瑴據平州叛附金三月帝　駐蹕於雲內州南夏四
月戊戌金兵圍輜重於青冢硬寨通鑑輯覽云在今歸化城南史地理志豐州有青冢即王昭君墓　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
陷沒太保特默格原作特母哥　竊梁王孜異金史宗望傳作寧王雅里遁丙午金兵送族屬輜重東行帝遣兵邀戰
於白水濼趙王實訥埒蕭道寧被執乃遣使僞降遂西遁雲內梁王雅里還五月雅里奔西北部
稱帝帝渡河止於金肅軍北通鑑輯覽云屬西京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右翼發勝州東北　冬十月復渡河東還居圖魯卜原作突呂
不部

四年春正月帝趨都統瑪格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瑪格被執北部瑪克實來迎餽送馬駝糧餉防衛甚至封為神裕悅原作於越王至烏爾古原作烏古德呼原作敵烈部夏五月帝謀出兵復燕雲率諸軍出夾山方輿紀要云在雲內州北六十里下漁陽嶺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潼陽嶺疑誤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於昂阿原作奄遏下水方輿紀要云在大同府西北二百里納大洞小洞大滙小滙西河入於黃河復潰直趨山陰攷異通鑑輯覽云遼置河陰縣金改山陰令縣屬大同府此云山陰史臣追敘之文畢沅續通鑑云主在夾山宋欲誘致之遣番僧齎御筆絹書通意主允遂易書為詔待以皇弟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主大喜童貫謀往迎俄主慮宋不足恃遂直趨山陰史未載　秋八月金主阿固達卒攷異金史載在天輔七年八月宋史載在宣和五年五月即保大三年五月也均與史異冬十月納圖魯十部人額爾克原作訛哥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額格妻恩克原作諳葛以額爾克為本部節度使十一月行營兵亂護衛太保珠展原作朮者等擊敗之

五年春正月帝棄天德過沙漠聞金兵至徒步走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禦寒具珠展進貂裘帽途次絕糧珠展進麨與棗坐倚珠展以假寐餘均齧冰雪以濟饑攷異金史蕭仲恭傳本名珠嚕準一作朮里者父特默官中書令尚主道宗季女也仲恭留弟仲宣侍母已扈從而西進衣及乾糒伏冰雪中主藉以憇俄與俱被獲仕至右丞相越國王謚貞簡所載較詳　夜宿民家數日嘉其忠拜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呼嚕原作斛祿為西南招討使攷異蔡倬北征紀實云天祚奔舒和倫尼雅滿討破其族帳遂擒其后妃諸子宗屬獨天祚逃去按此時天祚家屬早為金獲非是二月攷異本馬擴茅齋自敘及汪藻背盟錄作宣和七年正月亡遼錄作保大四年則為宣和六年狄惟元符詔旨與童貫賀表作宣和七年二月與史同　至應州新城方輿紀要云即新平城也在大同府西南百里東六十里為金將完顏羅索所獲攷異金史太宗紀謂獲之於伊都谷秋八月至金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改封豫王葬於廣寧府閭陽縣乾陵傍自太祖至此凡九主合二百一十九年攷異契丹國志云天祚聞粘罕歸國遂趨漁陽嶺粘罕復回雲中乃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宋與夏計未決金使婁宿馳騎至蹤於前曰奴婢不侵乃以甲胄犯天威因奉觴進遂俘以還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六他寶稱是遁時值大雪車馬皆有蹤迹遂為所及北征紀實云金於武朔境上分兵布三百里

有一人馳駿馬走騎兵圍之即日我天祚也欲加執縛猶叱曰爾敢縛天子耶乃雅滿因使拜阿固像而送至金國東都事畧又謂爲兀室所擒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四年卒所載互異亡遼遺載天祚降書云遼降臣延禧謹伏斧鑕躬詣大金國俯伏待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爲暴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大統位繼子傳孫郊祀上帝內外歡慶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可保不能當此夙夜惶駭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濤衆怨競興譖辭蠭起致茲慚德激揚聖怒轉加兵帥憂懼之極如坐炭湯念漢皇之仁恩誕敷濡澤請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者乞諧軹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於聰聽昧死謹言史未載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四

蕭奉先誤國 塔喇台附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天祚帝天慶二年春二月帝幸混同江鈞魚樞密使蕭奉先〔攷異通鑑輯覽作呼都克太和宮分人云舊作胡篤字哈準舊作合朮隱史蕭呼敦傳云作胡篤與奉先分為二人詳見後注與輯覽異〕扈從奉先元妃之兄也外寬內忌因元妃為帝眷倚歷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攷異契丹國志云奉先本后族緣恩宮掖專尚諂諛朋結中人互為黨與毬獵聲色日盈上心由承旨歷吏部尚書政事令兼樞密使嗣先保先皆其弟所載較詳〕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皆朝行在值魚頭宴〔攷見卷二十二〕帝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固達〔原作阿骨打〕辭不能再三諭弗從帝密謂奉先曰阿固達跋扈若此可託以邊事誅之奉先曰彼麤人不知禮義且無大過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為帝乃止　秋九月阿固達起兵女直卓克算〔原作趙三〕阿古齊〔原作阿鶻產〕拒之阿固達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衮〔原作詳穩〕司轉送北密院奉先作常事以聞祇令仍送咸州詰責使自新自是屢召不至

四年冬十月以守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率諸將往討女直嗣先奉先弟也將番漢軍屯出河〔一作珠赫〕店女直潛渡混同江乘國兵未備擊之嗣先軍潰獲免者十有七人奉先懼其弟得罪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不赦必為邊患許之嗣先但免官由是士無鬭志遇敵輒潰郡縣所失日多

五年秋八月以蕭奉先為御營都統率諸軍分道而進誓必滅金尋以耶律章努〔原作章奴〕之亂止不行〔攷異蕭呼敦傳原作胡篤字哈準太和宮分人是年從帝親征為先鋒都統臨事猶豫凡隊伍皆以圍場名號之進至拉刺水與金兵戰敗大軍亦却又云呼敦工騎射見帝好獵每言從禽之樂以進其志天祚悦而從之國政隳廢自此始紀均未載〕

六年春正月東京軍亂殺其留守蕭保先保先亦奉先之弟為政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裨將高永昌因據城僭號尋為金兵所破伏誅攷異契丹國志云保先時為留守太師以女真之難為高永昌所殺天慶九年女真攻破上京發掘陵寢取其金銀珠玉奉先皆抑而不奏天祚問及猶以不敢毀壞對其蒙蔽欺罔類如此本傳未載

保大元年春正月蕭奉先使人誣告耶律伊都原作余覩結駙馬蕭昱等謀立其甥晉王昱等坐誅初帝有四子攷異皇子表晉王第一趙王第四又有燕王塔魯梁王雅里共六子不止四子續綱目云趙王係主長子所載各異長趙王錫里亦名實訥呼母趙昭容弟晉王小字額嚕溫原作敖盧斡母文妃攷異通鑑輯覽云遼主畋遊疏斥忠臣文妃嘗作歌諷諫凡二首有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之句主銜之次秦王定許王寧皆元妃生晉王幼馳馬善射出為耶律隆運後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元妃兄奉先恐其甥秦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姊妹三長適耶律達哈拉原作撻曷里次文妃次適伊都一日其姊若妹均會軍前奉先使人誣駙馬昱及伊都等謀立晉王攷異晉王傳保大元年南軍都統伊都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伊都降金文妃伏誅晉王不與謀免據此則實有謀立事非誣也與紀異昱與達哈拉坐誅賜文妃死攷異后妃傳元后蕭氏宰相繼先五世孫兄弟奉先等緣寵柄用金亂從帝西狩以疾崩妹元妃亦從行以疾卒德妃蕭氏宰相常格女子塔魯封燕王薨妃以憂卒文妃蕭氏國舅大父房女子晉王被誣賜死而契丹國志云后為金所擒粘罕納為次室余覩之亂為兀室所殺輯覽云元妃小字錫袞舊作師姑畢沅續通鑑云主初幸耶律達噶第見蕭氏小字瑟瑟悅之匿宮中數月大叔和囉噶請以禮選納册為文妃所載各異伊都在軍中聞之即率眾叛入金遣知奚王府事蕭錫默原作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大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努四軍太師蕭幹將所部兵追之不及還奉先恐諸校繼叛遂勸驟加罰賞以結眾心封錫默為奚王德恭試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餘為諸衛上將軍

二年春正月帝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伊都引金兵至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誅晉王可不戰而退遂賜王死攷異通鑑輯覽云時或勸王亡曰安忍為蕞爾之帝軀而失臣子之大節乎遂就縊而死所載較詳

素服三日殺耶律薩巴(原作撒八)等王素得人心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益解體伊都引金兵逼行宮三月帝入夾山始悟奉先之不忠當金兵之未至也奉先逢迎主意言金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迨一旦越三千里直指雲中計無所出惟請播遷夾山帝乃召而責之曰汝父子誤我至此殺之何益無從我行恐軍心憤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行未數里左右縛之送金軍金斬其長子昂以其次子昱及奉先械送金主道遇國兵奪以歸並賜死(考異契丹國志云奉先柄國垂二十年以至於亡及奔夾山始逐之行未十里為左右所殺所載稍異)當是時與奉先同用事者曰蕭塔喇台(原作得里底考異續綱目作得里勒岱通鑑輯覽作達爾丹畢沅續通鑑作德勒岱)

乾統四年秋七月以西北招討使蕭塔喇台知北院樞密使事塔喇台晉王孝先孫使相薩木(原作撒)鉢子奉先之叔也(字扎林舊作糺隣)短而僂外謹內倨初治伊遜(原作乙辛)黨與多所縱捨至是由招討使改知北密院

六年春正月遣蕭塔喇台等使宋諷歸所侵夏地

天慶三年加蕭塔喇台守司徒封蘭陵郡王女直初起兵廷臣請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塔喇台獨阻之以至敗衂尋出為西南招討使(考異耶律唐古傳時塔喇台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唐古請以軍法論且曰臣雖老願為國破敵不納聽致仕塔喇台傳未載)

八年夏四月召蕭塔喇台復為北院樞密使時再入密院寵任益篤值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不即上聞有功不錄將校怨怒軍無鬬志

保大二年春正月金兵至嶺東會耶律薩巴謀立晉王事覺帝召蕭塔喇台與議不為申理王死

人心益離金兵踰嶺帝西遁其姪元妃責之曰爾任國政致君如此何以生爲塔喇台不能荅明日帝怒幷其子茂薩（原作敖盧斡）遂之爭爲耶律高善努（原作山奴）執送金師得脫歸復爲耶律紏堅（原作九斤）所得送之燕王適王僭號託以不事僭竊不食數日死子茂薩爲金兵所殺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耶律伊都之叛

天祚帝天慶九年春二月帝至鴛鴦濼賊張薩巴（原作撒八）誘中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耶律伊都（原作余覩）討擒之伊都一名伊都古（原作余都攷異通鑑輯覽作伊都古楚北征紀實作俞覩邵伯溫同）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氣義歷官副都統其妻為帝文妃之妹文妃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為帝元妃生秦王奉先恐其不得立深忌伊都將潛圖之

保大元年春正月蕭奉先使人誣告耶律伊都結駙馬蕭昱及耶律達哈拉（原作撻葛里）謀立晉王尊帝為太上皇時達哈拉之妻會伊都之妻於軍中奉先聞之因使誣告殺昱及達哈拉與其妻文妃賜死伊都在軍中（攷異契丹國志云時怨軍隊長羅青漢等作亂攻錦州月餘不下賴都統余覩援兵至始懼尋郭藥師殺青漢就招安史未載）懼不能自明被誅即引兵千餘并骨肉軍帳叛歸金會大霖雨道途阻滯帝遣知奚王府事蕭錫默（原作遐買）等追捕甚急及諸閭山縣（通鑑輯覽云遼置屬興中府故城在今土默特右翼）諸將議曰蕭奉先恃寵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雄才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之則吾輩他日皆然不如縱之還給云追襲不及奉先反勸加爵賞以結衆心帝從之（攷異宏簡錄云余睹宗室近族子金兵起屢請自効還金吾衛大將軍為東路都統軍渾河與金銀朮哥希尹遇即遁歸議會龍化州人張應古降金余睹復取之尋又陷金遣余睹書勸降遂密送款于咸州路都統以所部降齎書入謝金主撫慰賜坐班同宰相命以舊官領所部自是益知遼之虛實矣史未載遺書勸降事今從天祚紀）

二年春正月帝至鴛鴦濼耶律伊都引金將羅索（原作婁室）貝勒（原作孛堇）奄至蕭奉先曰伊都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自迴矣遂賜王死伊

都引金兵逼行宮帝率雲中伊都將前鋒攻陷州郡不測而至帝聞之大驚率衛兵入夾山致異宏簡
錄云金師取中京命爲鄉導與希尹等招撫奚部後降奉
聖州署置官吏招集居民還業者三千餘家所載較詳　伊都在金後爲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
致異宏簡錄云久之耶律麻吉告其謀叛杖鐸
剌七十釋不問金史麻吉作瑪展鐸剌作道拉　乃假遊獵遁入西夏夏人問曰汝有兵幾何對以
二三百夏人不納卒致異宏簡錄云金大舉伐宋以爲右都監擒宋將郝仲連等宗翰留之西京
復謀反爲耶律奴哥等所告遂亡去其黨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
使蕭特謀自殺邉部斬余睹及諸子函其首以獻契丹國志云余睹入金爲西軍大監軍尋謀反
爲悟室所覺誅燕京統軍余睹父子亡入夏不納投韃靼爲所圍父子皆死黨與均伏誅契丹之
黠漢兒之有聲者
皆不免紀載各異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北遼魏王之變 雅里附

江西峽江訓導泙鄉李有棠編纂

天祚帝乾統元年夏六月進封北平郡王為鄭王王名湻小字聶呼原作涅里興宗第四孫南京留守宋魏王和囉嚕原作和魯斡守阿尼雅興宗第二子之子道宗清寧初太后鞠養之既長篤好文學昭懷太子遇害道宗欲以為儲副因蕭兀納亦作烏納等諫而止嗣與耶律拜薩巴原作白斯不善道宗怒出為彰聖節度使至是封鄭王攷異東都事畧云王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覃湘大王北征紀實稱為九大王

三年冬十一月以鄭王為東京留守進封越國王攷異北遼紀作乾統二年

六年冬十月以越國王為南府宰相進封魏王首議制兩府禮儀父薨即令襲職守南京冬夏入朝寵冠諸王

天慶五年秋九月東征都監耶律章努原作章奴濟鴨子河與魏王子阿薩爾原作阿撒等三百餘人亡歸已而反奔上京謀立魏王帝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攷異通鑑輯覽云營衛志冬巴納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地理志永州永昌軍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土河即今老河發源喀喇沁經敖漢翁牛特諸部落會於錫訥穆稜即所云潢河也巴納舊作捺鉢行獵之所所載較詳護后妃行宮實達爾原作小底拔遼著帳戶司有承應小底局官伊遜原作乙信持書馳報魏王適章努遣王妃親弟蕭諦里攷異章努傳及北遼紀作敵里外尚有蕭雅魯共二人以所謀來說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伊遜等持御札至立斬諦里等首以獻單騎間道詣廣平淀待罪帝遇之如初章努尋伏誅

六年夏六月進封魏王為秦晉國王都元帥賜金券免漢拜禮不名許自擇將士乃募燕雲精兵

耒至錦州隊長武朝彥作亂收斬之會金兵至戰於阿爾展圖(原作阿里彰斗)敗績收亡卒數千人拒之

尋入朝釋其罪詔南京刻石紀功(攷異契丹國志云自張琳敗後國人皆謂王賢而忠付以東征士必樂為用招遼人為兵可報怨乃授都元帥辟官屬募飢民二萬餘謂之怨軍科派支遣境內騷然未幾太常少卿武朝彥叛謀殺燕王獲免朝彥南奔為張關羽所殺所載較詳)

七年秋七月秦晉國王奉詔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冬十二月與金軍戰於蒺藜山敗績(攷異契丹國志云天慶八年正月燕王將討怨軍而遇女真於徽州之東未陣而潰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軍中以為凶兆皆無鬥志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于是女真入新州節度王從輒出降女真將闍母又大敗怨軍於顯州紀載各異)

保大二年春三月秦晉國王自立于南京(地理志云南京本古冀州地虞析為幽州漢為燕國隋設總管唐為大都督府石晉以幽薊十六州獻太宗升南京以燕分野在析木之津置析津府統州六縣十一即今順天府)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帝為湘陰王(攷異北盟會編載詔曰大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易德劝人難力為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為人情之久係誰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兆民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和不敢負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當慮纂圖之為難庶期復辟之有待近得羣臣之奏概陳前王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頑棄德躁動靡常節平居無話言室家之好輒成空更滋淫費陵廟之衣冠見毀不暇常田漢嫡之數寔出無名傾妻之亂光不可記迄無悛改以致播遷伊戚自貽大勢已去是謂絕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章癈當不忍從奈羣議之為公正復見請勉猶故事用降新封嗚呼進退惟公廢興有義豈予小子欲專位號之崇苟徇衆心以為社稷之計凡在臣闕諒體朕意焉)先是帝出奔詔

留宰相張琳(濬州人)李處溫與王守燕處溫聞帝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淵(原作怨)軍內結都統蕭幹(原作斡)謀立王遂率諸大臣耶律達實(原作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王府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不可處溫等請王受禮王方出奭即以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王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不復與政(攷異宏簡錄云琳心懷鬱悒時年已高令子弟上降表於金詣燕京以琳田宅財物並給還之則是琳降金而本傳但載鬱悒而卒稍異左企

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提舉翰林醫官李爽等十餘人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以蕭幹為北樞密使攷異畢沅續通鑑時患兵少幹建議籍東西奚及嶺外南北大王諸部得萬餘戶戶選一人為軍謂之瘦軍散處涿易間肆為侵掠民甚苦之史亦未載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淵軍為長勝軍肆赦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將肆赦燕京父老俱言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姦佞導引天祚為失德之事其妻倡也出入禁中並為國害乃梟其夫婦首于市然後大赦北盟會編載詔曰烈祖肇創造之功太宗恢廓清之業故得奄有區夏全付子孫遵後纂承罔不祗肅傳二百祀之逾遠得億兆人之底寧蓋太平既弛于細娛而內治多遺于外患以是邊鄙生茲寇仇漸為蔓草之難圖心肆長蛇之荐食敵來問鼎直欲爭衡敵壘尚遥王師自潰兵非不銳事止失和故使乘輿越在草莽地隔不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三邊蕩搖百姓震懾懼不相保諸將嚐旅咸云六合為家不可一日無主共戴眇質用登至尊皆出衷表尚慙丕德與其長天下之亂曷若復我家之功茍其宗社不移亦曰神靈所望勢不克避理當共知嗚乎朕久處王藩歷更政務凡民疾苦與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自今以後革弊為先所期四海用寧非以萬乘為樂敢告遐邇予不食言史未載據有燕營平及上京遼西六路是為北遼攷異北遼紀云天祚入夾山奚王和勒博與林牙達實等引唐靈武故事議立王不從官屬勸進乃許之以和勒博知北樞密事軍旅之事悉委達實與天祚紀互異封其妻蕭氏為德妃善賢女也　夏六月王寢疾聞帝傳檄致討與處溫等議不合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宋人發兵問罪擊敗之攷異契丹國志云四月燕王遣蕭撻勃也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不納宋遣童貫等勒兵巡邊貫使張寶趙忠賫書諭燕王使舉國內附王斬其二使五月又遣馬擴持徽宗手詔諭王納土王雖不從心亦懷懼薛應旂通鑑云是月貫遣种師道總東路兵出白溝蕭幹與大石擊之大敗又辛興宗總西路兵亦敗于范村退保雄州詔班師國志又云凡駐白溝十二日乃還退保雄州未言兵敗事北盟會編云時真定安撫使趙遹疏乞揭存契丹不報北征紀實謂攸行父京作詩有百年信誓當深念六月出師合好休之句吳曾漫錄譏其為父文過所載較詳尋遣使奉表於金乞為附庸事未決已而薨年六十偽謚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遺命遙立天祚帝子秦王定為帝蕭德妃為皇太后稱制改元德興放進士李球等百八人時宋兵來攻戰敗之由是人心大悅兵勢日振宰相李純攷異天祚紀通宋者李處溫父子事覺被誅與北遼紀異等潛納宋兵民為內應抱關者被殺甚衆翼日攻內東門衛兵力戰宋軍大潰踰城走死者相籍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七月王黼聞王死復命貫等治兵以劉延慶為都統制九月郭

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授恩州觀察使延慶襲燕京以藥師為鄉導奪迎春門以入蕭幹率兵還戰宋師大敗死傷過半劉世宣死馬延慶屯盧溝聞之燒營遁軍資遺棄殆盡按封有功編年云時知易州高鳳與通守王琮以易州降涿州留守郭藥師以涿州降係二事宋史與東都事畧連為一事事畧又作九月所載各異秋九月太后使蕭容韓昉如宋奉表稱藩宋不納北盟會編載蕭后表曰蓋聞溟海納汙聚衆流而畢會太陽舒照豈爝火以猶飛方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泣陳詞伏念妾先世乘唐晉之季年割燕雲之外地暨逢聖運已受齊盟義篤一家誓傳百禩孰謂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遇板蕩之餘勵興復之志始歷推戴奄致淪殂爰屬嬬婆俾續禴祀常欲引干戈而自衛與社稷以偕亾伏念生靈重罹塗炭與其陷執迷之咎曷若為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為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烈以訓時必將拯救黎元混一區宇仰承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庶保餘生猶荷永綏之惠云云　冬十二月太后五奉表於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兵守居庸關攷異封氏編年云時奉表使金者為平章事張炎都官員外郎張僅方輿紀要云關在昌平州西北二十四里南口北口相距四十里兩山夾峙稱為絕險亦曰軍都關亦名納款關又為薊門關及金兵至關上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攷異通鑑輯覽云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陸等納款于金金主至燕京自南門入宰相左企弓等奉表請罪釋之命還舊職而遣企弓等撫定各州縣于是五京皆為金有畢沅續通鑑高陸作杲陸所載較詳太后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見天祚帝帝殺之降王為庶人除其屬籍攷異北盟會編載天祚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未聞以智取古今定論歷數難移是以聖人戒于盜竊故王某九族之內推為仲叔之尊百官之中未有人臣之重趨朝不拜文印不名嘗降璽書別頒金券日隆恩禮朕寔推崇衆所共知無負于爾比因寇亂遂肆窺覦外徒有周公之儀內實總子帶之惡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危大寶僭稱帝號私授天宮指斥乘輿偽造符寶輕發文字肆赦改元以屠沽商賈為翌戴之臣以佞媚狙詐處清密之任不踰累日便至台階刑獄濫寃紀綱紊亂沿縱將士剽掠州城致我燕人陷于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姦視息偷存未及百日一身殄滅絕嗣覆家人鬼所仇取笑天下而又輒中遺令擅建長秋妄委婦人專行偽命應所屬官爵封號盡行削奪蕭氏降為庶人改姓虺氏嗚乎仰觀天意俯順輿情勉而行之朕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為臣子者可不慎與史未載

同時梁王雅里者天祚帝第二子也字薩蘭原作撒鸞七歲欲立為太子弗果別置禁衛封梁王保大三年金人圍青塚寨雅里在軍中太保特默格原作特母哥挾之出走間行至陰山聞天祚失利趨雲內雅里馳赴時扈從者千餘人多於天祚天祚慮特默格生變但詰責而已天祚渡河欲奔夏隊

帥耶律迪里原作敵烈亦作敵列攷異王宗沐續通鑑作特列等復叛之北走至沙嶺見蛇橫道而過識者以為不祥後三日羣僚共立為帝攷異金史太宗紀云遼官多囉約索等叛其子雅里立之繫年要錄云遼亡林牙達錫以殘衆奉天祚子梁王北奔松漠紀聞云國亡達錫降金後懼禍遁歸深入商安立梁王為帝按達錫即達實稍異改元神歷命士庶上便宜以迪里為樞密使特默格副之性寛大惡誅殺每取唐貞觀政要及林牙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諸部相繼來附迪里劾西北招討使蕭扎里原作紇里熒惑衆心志有不臣與其子瑪尼原作麻涅並誅之以約蘇原作遙設為招討使與諸蕃戰數敗杖免官已而荒怠好擊鞠特默格切諫乃不復出後獵扎拉原作查剌山一日而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年三十耶律珠拉原作朮烈攷異皇族表作述烈係一人通鑑輯覽作珠爾薛應旂通鑑云係興宗孫繼立亦敗攷異蕭圖烈傳原作哭烈字訛都撻天祚與金戰於石輦驛圖烈伺間急攻及天祚潰遁圖烈收集散亡復為中軍都統天祚奔夏圖烈與烏哲叛雅里立為帝自為樞密使雅里死復立珠拉并為亂兵所殺按圖烈亦作特烈疑即迪里也畢沅續通鑑迪里作蕭迪里云為亂兵所殺特默格附于金載紀各異

李處溫父子稔禍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天祚帝保大二年春正月帝幸雲中詔留宰相李處溫等與秦晉國王守燕處溫析津人祖仲禧值姦臣伊遜（原作乙辛）誣陷太子附會其獄得官南樞密使伯父儼字若思登咸雍進士第太康初為將作少監累擢參知政事道宗晚年倦勤各令擲骰官之儼得勝采遷知樞密院封越國公其妻邢氏有美色嘗出入禁中儼教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權寵益固道宗大漸儼與阿蘇（原作阿思）同受顧命尋封漆水郡王嘗修皇朝實錄七十卷雅與北樞密使蕭奉先有舊執政十餘年善逢迎取媚天祚帝又寵任之卒贈尚父謚忠懿（攷異契丹國志云儼柄國政凡十五年女真之禍與奉先蒙蔽以至于亡性巧善詼與牛溫有隙各競朋黨溫不能勝子處貞太常少卿處兼同知中京留守處能少府少監而宏簡錄處兼作處廉餘同按史列傳只有牛溫舒并無牛溫又異）奉先薦其姪處溫為相處溫因奉先有援已力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而貪污尤甚所援引皆小人三月帝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處溫與族弟處能（攷異天祚紀云與弟處能據儼傳則係從父弟子而處溫本傳乃稱為族弟所載各異今從本傳）子奭外假淵（原作怨）軍聲援結都統蕭幹（原作幹攷異通鑑輯覽謂與和勒博係一人辨見下卷）謀立魏王名蕃漢官屬議詣王府勸進王出奭即取赭袍衣之遂稱天錫皇帝以處溫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奭為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授官有差　夏六月王寢疾聞帝傳檄雲內朔武應蔚諸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使問勞索衣裘茗藥王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處溫與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從其議者東立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且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

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欲殺之王歎曰忠臣也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王薨遺命立秦王定為帝德妃為太后稱制先是王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等矯詔召南面宰執入議獨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王薨蕭幹擁兵立蕭后孜異契丹國志云蕭后兄弟坐章奴誅天祚囚后於上京女真破得出又囚于中京王立始歸至是德蕭幹封為越王史未載召處溫至時方多難未欲即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禍及落髮為僧孜異東都事畧云處溫聚武勇二千人從間道乞王師為援王卒秘不發喪幹會百官于毬場宣言立蕭后迎秦王羣臣無敢異幹名處溫欲斬之處溫來后以時方多艱不欲誅大臣毀元帥宣劄未言處能為僧事史又無道道乞援事時有武清人傅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具言處溫嘗遺易州富民趙履仁書達宋帥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詰之對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宥豈可使因讒獲罪后曰向使魏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孜異天祚紀云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欲為內應按本傳未言通金事而北遼紀又以潛納宋兵作宰相李純紀載各異今從本傳悉數其罪數十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孜異契丹國志云得見錢十餘萬貫宏簡錄云得錢七十萬緡今從天祚紀金玉寶器稱是皆為相數月所取也孜異契丹國志云處溫以其子奭篤與趙良嗣善因與貫通潛以帛書相贈荅及宋得燕山追封處溫為廣陽郡王子奭為保寧節度使以其家為廟錄其孫一人北盟會編云馬擴歸良嗣聞首台為處溫喜謂貫曰某與處溫嘗結莫逆交同約南奔于北極廟拈香為盟欲共圖契丹貫遣令募牒者投書得馬柔吉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處溫因令子奭荅以帛書所載較詳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奚酋僭號

天祚帝天慶八年夏六月賊霍六格原作霍六哥陷海北趣義州軍帥和勒博原作回离保擊敗之和勒博一名翰字綏蘭原作挼懶攷異通鑑輯覽作紐摛奚王忒鄰攷異通鑑輯覽作特哩之後善騎射與其兄必埒里原作覽齊里剌名天慶初官北女直詳袞原作詳穩兼知咸州路兵馬事改東京統軍既而諸蕃入寇悉改之遷知奚六部大王兼總知東路兵馬事攷異北征紀實稱為四軍大王通鑑輯覽云圖哩部奚王和勒博叛降女真已而逃歸時宋政和四年即遼天慶四年也金史亦云甲午歲太祖破耶律色錫諸將連戰皆捷奚鐵驪王和勒博以所部降未幾遁歸于遼據此則和勒博嘗有降金之事史未載

保大二年春正月金兵至帝入夾山三月和勒博率吏民立秦晉國王為帝擢知北院樞密事兼諸軍都統屢敗宋兵王薨和勒博擁兵立蕭后權主軍國事眾無敢異者冬十一月金兵由居庸關入蕭后出古北口趣天德軍十二月金主撫定南京

三年春正月知北樞密院事奚王和勒博即箭笴山攷異通鑑輯覽云在撫寧縣東北百里今亦名茶盆山方輿紀要云石門之北峯高萬仞陵巒杳深遼史謂遷州有箭笴山是也奚回離保於此稱奚帝金人擊平之稍異自立僭號奚國皇帝稱天復元年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使為二王分司建官命都統瑪格原作馬哥討之夏五月和勒博為衆所殺時奚人巴札原作巴輒罕嘉努原作韓家奴等引兵擊附近契丹部落刼掠人畜羣情大駭會和勒博為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攷異方輿紀要云宣和五年蕭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景州今薊州遵化縣盧龍嶺在承平府西一百九里即古盧龍塞又云敗宋兵於石門鎮遂陷薊州寇掠燕城為藥師敗幹走死其黨耶律阿古齊原作阿古哲攷異東都事畧作白得哥契丹國志作得哥畢沆續通鑑作裕古澤與其甥伊實原作乙室巴沁原作八斤攷異

金史作巴錦云是其錫尚有家奴伯特赫等殺之孜異金史本傳云初太祖破遼兵於達嚕噶域九百奚營來降至是和勒博死奚人以次附屬亦各置明安穆昆領之偽立凡八月孜異契丹國志云保大二年三月李處溫結都統蕭幹立魏王宋師來侵遣幹將兵擊敗之王卒幹矯詔立蕭后十月宋兵攻燕幹復還擊大敗之三年正月后與幹出奔至松亭關議之所往大石欲歸天祚遼軍從之幹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奚渤海軍從之乃稱神聖皇帝改天興六月克薊景二州七月藥師擊敗于腰鋪被執其黨夔離不在峯山亦敗生擒阿骨魯太師回離簡錄所載與史本傳又畧同惟和勒博作回離保而蕭幹另一人王階號以蕭幹為北樞密使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使事又峯山作蜂山被擒者阿魯太師又云妻阿古自劉死續綱目云宣和五年正月和勒博自稱奚帝為藥師敗阿古齊殺之與史同而八月又載都統蕭幹稱帝改天嗣破景薊州遂攻燕藥師敗之走死又另一人按通鑑輯覽云遼史天祚紀都統蕭幹謀立淳而紀北遼事則作和勒博又和勒博傳所載皆幹事而宋史徽宗紀復作庫里布所載諮書乃皆言蕭幹事蓋蕭幹即和勒博一人而兩名互見史家未經刊定及孜金史和勒博傳云奚有五世族世與遼婚因附姓舒嚕氏舒嚕遼后族後改蕭氏而和勒博一名斡翰即幹之轉音故從其本族則稱和勒博從其附姓則稱蕭幹續綱目誤分為二又一正月一八月皆稱奚帝皆為藥師敗歷觀三史並無二人同稱奚帝藥師傳亦無兩敗奚人之事今從天祚紀作和勒博而附考證于後較為明晰又庫里布舊作夔离不見契丹國志輯覽似誤

遼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張瑴歸宋

天祚帝保大二年夏六月蕭德妃稱制於南京遣錫陵阿原作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知平州地理志云本秦漢遼西右北平二郡地隋改平州太祖天贊二年取之號遼興府統營灤二州為平州路以代張瑴攷異金史宋史瑴作覺賈子莊陷燕記作㲉曹勛北狩見聞錄作珏瑴平州義豐人初為遼興軍節度副使民推瑴領州事瑴知國必亡練丁蓄馬籍丁壯為備至是錫凌阿至拒弗納攷異金史時立愛傳時官遼興節度金遣韓詢入平州招降立愛請先下詔撫慰許之并命沃赫阿里為之副至張覺為留守乃去平州歸鄉里是立愛已官平州不得云瑴拒而不納也史恐誤金帥尼雅滿原作粘罕入燕首問平州事於康公弼曰瑴狂妄寡謀雖有鄉兵何能為示以不疑圖之未晚金人乃招錫凌阿赴軍前加瑴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尋又欲遣兵取平州擒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請往覘之瑴曰遼之八路七路已降獨平州未解甲者防蕭幹原作斡耳厚賂公弼而還事遂寢金復改平州為南京加瑴平章事兼留守攷異續綱目云平州軍亂節度使蕭迪里遇害瑴領州事集兵得五萬人馬千匹契丹國志云瑴登進士第因鄉兵經過殺節度使蕭諦里瑴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州事餘均同宏簡錄蕭諦里作蕭諦

四年夏五月金歸燕京及薊景六州於宋燕之大家及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燕民流離不勝其苦入平州言於留守瑴曰宰相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亡失所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等復歸鄉土惟公是望瑴遂召翰林學士李石與議合乃遣張鈞率五百餘騎召宰相左企弓字君材薊人曹勇義廣寧人樞密使虞仲文字質夫寧遠人參知政事康公弼字伯起宛平人至灤河西岸使趙秘校往數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

封湘陰三也天祚知闍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至有迎秦拒湘之說五也不議守燕而遽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於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於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誅左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攷異金史列傳惟左企弓被殺餘均令終與史異今從天祚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六月榜諭燕人復業恆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大悅　是月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原名履）往燕山說宋帥臣王安中曰平州帶甲百萬穀有文武材可用為屏翰不然將為肘腋患安中深然之命安弼黨詣宋宋詔安中與詹度厚加安撫（攷異續綱目云帝初令詹度第羈縻之而度促其內附穀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不聽坐削五階北盟會編云張覺欲通韓慶民結四軍窺燕徽宗密諭詹度招諭覺遂遣張鈞張敦固來納土又安弼作汝弼史愿亡遼錄時學士趙敏修遼相李儼子處能自海島赴闕出入王黼蔡攸第勸納覺按宋史穀歸宋載在宣和五年即保大三年也天祚紀繫于四年恐誤見畢沅續通鑑宏簡錄云金遼劉彥宗及斜缽往諭平山一郡勿扇動又下詔諭南京官吏止坐首惡餘並釋之）免常賦三年復建平州為泰寧軍拜穀為節度使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并加安弼黨為徽猷閣待制（攷異畢沅續通鑑此外尚有衛甫趙仁彥）時金將棟摩（原作闍母攷異通鑑輯覽作多昂摩）屯來州聞之即率兵先入營州穀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尋諜知穀出迎宋使舉兵來襲穀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穀王安中取貌類者斬之使持去金察其偽以兵來取安中乃殺穀函其首送金（攷異續綱目云穀奔燕張敦固等出降金金遣還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拒守及安中函穀首并二子送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請罷以蔡靖代知府事契丹國志云穀初納款仍通好蕭幹遣迎天祚圖興復燕人李汝弼高黨先被擄後穀放歸說宋納降穀被襲出走為藥師所獲餘同亡遼錄云穀為藥師獲藏常勝軍中金來索帝不欲與安中與藥師再三執奏乃縊殺之東都事畧云童貫蔡收還京國稱張覺材武可捍金人乃以金華紙賜詔書使擊金人金遲得之遂襲破平州殺張敦固畢沅續通鑑云金克平州得宋所賜詔旨其弟懷御筆將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穀及妻已為金戮并得穀弟所懷御筆金人大怒旋舉兵攻燕山矣所載較詳）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西遼達實之立

天祚帝保大二年春三月耶律達實原作大石致異契丹國志作大實通鑑輯覽作達什繫年要錄作達錫與宰相張琳李處溫等立秦晉國王為帝達實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文字善騎射登天慶八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陞承旨國俗以翰林為林牙故稱達實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至是因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謀立王為帝以守燕王薨尊其妻蕭德妃為太后稱制決事及金兵至后歸天祚被誅而責達實曰我在汝何敢立王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拒敵棄國遠遁即立十王何害帝無以答賜酒食赦其罪

三年夏四月金兵至居庸關達實被擒秋九月達實歸自金致異契丹國志云大實降女真與粘罕為雙陸戲爭道粘罕欲殺之大實即棄妻攜五子宵遁粘罕怒以其妻配部落之最賤者不屈射殺之史未言雙陸爭道事畢沅續通鑑云時達實壁龍門東金都統鄂囉遣洛索等攻之生擒達實亦載在金克南京之後後與史畧同惟宏簡錄云金兵入居庸關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眾襲奉聖州為囊室所獲并降其眾斡離不襲天祚以為鄉導既而亡歸預謀立魏王王卒復立其妻據此則大石預謀立王乃係被擒亡歸之後與史異恐是傳聞之誤

四年秋七月帝欲出兵復燕雲達實諫不聽遂殺蕭伊實原作乙薛致異通鑑輯覽作伊錫畢沅續通鑑伊實外尚有博勒果等自立為王致異西遼紀云達實預謀立魏王後歸天祚責之達實不自安遂殺伊實等而自立非因諫復燕雲事今從天祚紀置官屬率所部西去至哈吞城一作哈屯致異通鑑輯覽云舊作可敦城在庭州東北駐北庭都護府集十八部誓眾興復遂得精兵萬餘器仗具備致異契丹國志云大實深入沙子立天祚子梁王而相之金遣余覩追之不及沙子者不毛之地風起揚塵不能辨色或高數丈絕無水草人多渴死大實走凡三晝夜始得度故不能

（窮追遼馬數十萬牧於磧外金未之取悉為大實所得未言其自立事且以迪里之立梁王為達實事亦與史不合）五年春二月達實整旅而西先以書諭回鶻王必里克（原作畢勒哥攷異通鑑輯覽作伯勒格畢沅續通鑑作必勒哈）曰昔我太祖北征過巴噶罕（原作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招爾祖烏穆珠（原作烏母主）爾祖即表謝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王得書即迎至邸宴餞加禮由是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馬駝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至塔什干（原作尋思干攷異通鑑輯覽作塔什罕）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喇徹（原作忽兒珊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呼拉沙）來拒戰率師分三道迎擊遣六院司大王蕭額哩埒（原作斡里剌攷異通鑑輯覽作鄂囉洛）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攻其右樞密副使蕭札倫布（原作剌阿不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蘇拉布）招討使耶律穆蘇（原作木薛）等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呼喇徹大敗僵屍相望駐軍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西至奇爾瑪勒（原作起兒漫攷異通鑑輯覽作克埒木畢沅續通鑑作奇爾愛雅方輿紀要云地在唐庭州西南庭州舊車師後王庭也）稱帝時甲辰歲二月五日也號格爾干（原作葛兒罕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噶爾汗）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謚祖父為嗣元皇帝祖母為宣義皇后冊其妃蕭氏為昭德皇后以蕭額哩埒為都元帥餘將士祖父封爵有差建都城於呼遜鄂爾多（原作虎思斡耳朵攷異錢竹汀云天祚出軍夾山在保大四年七月達實西去即甲辰歲其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兵行萬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又西至奇爾愛雅而後受冊即位其所歷月日久矣不特非甲辰二月恐亦非乙巳二月也）延慶十一年改元康國是年三月命都元帥蕭額哩呼前知密院蕭札倫布與都部署耶律燕山都監耶律特爾格（原作鐵哥）率七萬騎東征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以康國十年殂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遺命昭德蕭后稱制名塔布布延（原作塔不煙）號感天皇后改元咸清攝政七年子伊里（原作夷列攷異通鑑輯覽作伊呼）立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殂廟號仁宗子幼遺命其妹博克碩寬（原作普速完攷異畢沅續通鑑

作布沙堪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圖嚕卜原作朵魯不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都爾木弟巴噶濟蘇爾原作朴古只沙里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博果濟薩里通出駙馬為東平王殺之駙馬父額哩埒以兵圍其宮并射殺之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珠勒呼原作直魯古攷異通鑑輯覽作卓勒古立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奈曼原作乃蠻王庫楚勒原作屈出律攷異通鑑輯覽作楚察里畢沅續通鑑作庫楚類云據元史即迪延汗子元太祖本紀三年戊辰征庫楚類汗奔契丹攷珠勒呼之被擒在癸酉年去戊辰僅六年既云庫楚類據其位所稱契丹又是何國元聖武親征錄云庫楚類以數人奔契丹王菊爾可汗豈襲衣冠而據位為菊爾可汗而非庫楚類耶元遺山文集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為尤異矣伺其出獵伏兵擒之而據其位尊珠勒呼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遼絕前後凡九十年號為西遼攷異元史太祖紀太祖稱帝之八年癸酉春耶律瑠格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十年十一月來朝以其子寶沙入侍通鑑輯覽云留格為金北邊千戶金疑遼遺民有他志留格不自安遁至龍安聚眾十萬稱王大敗金將和碩兵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後降蒙古為元帥居廣寗據此則遼後復有稱王建都之事

金史紀事本末

四十冊

DS
735
.A2
L5
v.40

金史紀事本末凡例

江西峽江訓導鄉李洋有棠編纂

一金史敘事詳核用筆謹嚴說者謂本劉祁歸潛志元好問壬辰雜編以成書故稱良史然攷金朝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本紀實據以撰述太宗天會六年命完顏勗等掌國史勗[illegible]始祖以下十帝為三卷皇統八年勗等又進太祖實錄二十卷大定中修睿宗實錄惟衛紹王被弒記注無存元初王鶚修金史采當時詔令及楊雲翼等日歷以補之亦稱確覈至正四年丞相阿嚕圖等始勒為成書凡一百三十五卷於舊史多所增訂祇南渡後事迹多襍元劉二書非金特為稿本也惟卷帙浩繁參之遼宋元三史及各傳記紀載多歧差不揣譾陋謹編金史紀事本末一書纏晰條分俱本正史其或事有同異詞有詳略兼倣裴世期補注三國志胡身之注通鑑例小注雙行分載每條之下名曰攷異以便流覽而資參證

一太祖自珠赫店之捷即於次年建號稱帝紀元收國凡二年又改元天輔遼史於天慶五年未載其事至七年乃載太祖用楊朴策即位改元則收國二年俱付闕如金史於太祖建國兩次改元紀載甚明且謂為烏舍遷等所請并無楊朴定策之事至遼史所載楊朴勸太祖議和求封金史亦未之載列傳且無楊朴其人今撰金史紀事本末參校二史附見之攷異中以免疎漏

一遼天祚帝幸混同江遇頭魚宴太祖不肯起舞欲殺之嗣因事送咸州詳袞司問狀及下詔親征太祖慟哭欲自殺以激衆怒遼復遣使冊為東懷國皇帝遼史所載甚明金史未載他如宗

弼順昌之敗世宗從軍亦曾大挫而本紀未敘李世輔劫執薩里罕而本傳不詳高汝礪黨附高琪傳無貶詞今撰紀事本末博采羣書附載之攷異中以昭核實

一張邦昌劉豫均受金國冊封其與南宋交涉諸事皆宜詳載攷邦昌本傳未敘僭位稱號事但云至汴勸進及以隱事被誅至豫徙都汴京會兵侵宋及一切苛暴諸政概未詳書他若虛中藥師諸人皆以降附立傳而吳曦叛蜀冊封為王雖為時未久亦宜備載今撰紀事本末蒐採傳記於攷異中縷敘源流以昭炯鑒

一金史所紀戰事繁簡最為得法然敗衄之師多為國諱如天眷三年金再用兵取江南宗弼趨汴薩里罕趨陝踰月遂奏平定然是時劉錡大捷於順昌岳飛連捷於郾城朱仙鎮及復蔡州穎昌淮寧等處韓世忠三捷於淮陽泇口潭城張俊再捷於永城亳州王德亦捷於宿州而陝西則吳璘捷於扶風石壁砦王彥捷於青溪嶺田晟捷於涇州金史一概未載至皇統元年金紀書四月宗弼請侵宋九月議和罷兵然攷宋史所載邵隆敗金人於洪門復商南王德敗之於含山克其城及昭關關師古等敗之於巢縣崔皋敗之於舒城楊沂中劉錡大破之於柘皋及店步史皆未書且宋史均係二三月事史稱四月始出師亦不合至興定以後淮陝用兵金宋本紀互有詳略今撰紀事本末參訂互稽於攷異中皆補載之以成信史

一金宋交綏國史各侈功績多係鋪張如大定間宿州之役宋史李顯忠傳則云大破孛撒兵嗣因邵宏淵不協始退軍未嘗言敗也而赫舍哩志寧傳乃言屢敗其兵彼此互異觀赫舍哩約赫德等傳敘南侵淮泗功無一敗衄而宋史趙方扈再興孟宗政趙葵等傳記其擊破金兵均

獲大勝紀載各歧然攷馮壁傳謂約赫德所至宋人皆堅壁不戰絕無所資故無功而歸胡失門傳所言亦合至武仙傳謂宋孟珙襲仙於順陽為仙所敗而宋史孟珙傳乃言仙屯順陽珙軍扼之退走馬蹬兵敗潛遁全不相符今撰紀事本末綜覽史傳互證參觀附見之攷異中以備稽核

一世宗為一代令主衆正盈朝要以宰輔為最盛按宋史紀事本末於真魏諸賢用罷勒為一編敘次最為詳整今倣其例將一朝賢輔之謀猷爵里用舍存沒錯綜貫串薈萃成文以資取法

一金史有疎漏處如衛紹王紀大安二年九月京師戒嚴蓋因蒙古兵逼然上文未載蒙古起兵之事直至大安三年四月始書元太祖東征今參攷元史附載源流使知緣起至宣宗即位乃圖克坦鎰勸胡沙胡迎立而紹宣二紀均不載韓常為宗弼愛將無役不從戰功最著後并繪像衍慶宮而竟無專傳烏陵思謀為宗翰宗弼謀主即烏凌噶色埒美也亦未立傳北遼魏王之立改元建福蕭氏稱制建號德興而金史但稱自立於燕建元德興合二人為一事遼史載左企弓四人降金被殺而金史企弓傳云為張覺所殺他三人傳皆令終且卒皆稱遼官尤覺無據今均於攷異中彙辨之

一金國之郡縣分合山川隸屬及關津堡寨之建置與諸史有不相符者今皆據國史地理志為主而參之各史傳記及方輿紀要通鑑輯覽等書分注詳晰以歸畫一

一金史臣工名姓與宋史多不相符如寓斡叛黨瓜里扎巴降宋李世輔用其謀攻取靈壁而宋

史顯忠傳則謂初約蕭琦琦背約擊敗之取靈璧惟張子蓋傳有招降蕭鷓巴事官忠州團練使或係扎巴金志亦作蕭鷓巴及耶律适里而顯忠傳又無鷓巴其人虹縣叛將爲都統奚扎卜嘉而宋史孝宗紀則謂爲蒲察徒穆大周仁後蕭琦亦降於顯忠時金師爲布薩忠義方駐汴而統兵乃志甯宋史謂宿州帥爲孛撒或因布薩舊作僕散以此致訛世忠傳兀朮扼於黃天蕩撻辣在濰州遣孛堇太一來援宗弼傳則謂爲移剌古他若世忠傳之聶兒孛堇牙合孛堇訛里也岳飛傳之拓跋邪烏粘罕索孛堇劉合孛堇龍虎大王夏金吾吳玠傳之沒立烏魯折合吳璘傳之鶻眼郎君胡盞習不祝完顏悉列王德傳之萬戶盧孛秦檜傳之室撚魏勝傳之蒙恬鎮國五斤太師楊再興傳之萬戶撒八孛堇畢再遇傳之完顏蒲辣都趙方傳之駙馬阿海樞密完顏小驢監軍合答孟珙傳之溫端兀陵達攷之金史并無其人大都以訛傳訛不必相合今編紀事本末於名氏之互歧者詳爲攷核用昭異同伏讀

國朝重訂金史悉遵國語解用三合音改正而

御批通鑑輯覽亦將蒙古源流諸書互相考證多加譯改今謹遵新譯仍注舊作某字於其下以便省覽

一金史忠義列傳於中外殉節諸臣詳加採摭著其事實洵足以表彰毅烈今撰紀事本末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刪繁就簡謹遵通鑑輯覽所編勝朝殉難諸臣例將官爵姓名大書特書而附載事迹始末於其下庶文省事增足備考獻徵文之助非創例也其他義例有與遼史紀事本末同者不復贅

金史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帝基肇造
卷二
太祖建國
卷三
克遼諸路
卷四
燕京棄取張覺 郭藥師附
卷五
太宗滅遼遼主被俘後事 伊都附
卷六
太宗克汴
卷七
宋帝北遷和議附
卷八
張邦昌之僭

卷九
攻取中原
卷十
南侵江浙
卷十一
規取隴蜀
卷十二
劉豫之立
卷十三
征撫西夏
卷十四
高麗賓服
卷十五
宗翰軍謀希尹事附
卷十六
宗望戰事宗輔事附
卷十七

舍音宗幹輔政韓企先事附
卷十八
熙宗刑政得失
卷十九
達蘭搆亂
卷二十
宗弼兵略
卷二十一
田瑴之獄
卷二十二
秉德唐古辯謀逆烏達等附
卷二十三
海陵淫暴
卷二十四
太宗子孫之戮蕭玉事附
卷二十五
蕭裕亂政

卷二十六
契丹諸部之叛 萨巴 蕭斡罕 德壽
卷二十七
海陵南侵
卷二十八
李通 姦佞 張仲珂 梁球附
卷二十九
完顏元宜之變
卷三十
世宗致治
卷三十一
大定初宋人和戰
卷三十二
世宗朝宰輔
卷三十三
河決之患
卷三十四

章宗嗣統
卷三十五
李妃干政胥持國事附
卷三十六
鎬王鄭王之殺
卷三十七
布薩揆侵宋更盟
卷三十八
衛王遇害
卷三十九
元人克燕
卷四十
宣宗南遷
卷四十一
中原淪陷
卷四十二
羣盜叛服

卷四十三
封建九公
卷四十四
與宋構怨
卷四十五
高琪用事高汝礪附
卷四十六
哀宗守汴
卷四十七
宋元克蔡
卷四十八
博索悞國承立附
卷四十九
崔立之變
卷五十
官奴之叛
卷五十一

南渡忠諫諸臣

卷五十二

末造殉節諸臣

帝基肇造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遼道宗咸雍十年以女直國和哩布里原作劾里鉢攷異一作劾里鉢通鑑輯覽作合理博為節度使女直原作女真避遼興宗諱攷異徐夢華三朝北盟會編云本名朱理真番語訛為女真係高麗朱蒙之遺世居阿芝川淶流河後名會甯府有生女真熟女真之別外又有東海女真黃頭女真二種尋改號金在愛新水之上國語以金為愛新水源於此故又謂之金源通鑑輯覽愛新水在甯古塔城東南源出吉林烏喇東北流入混同江淶流河即拉林水在今甯古塔地李心傳繫年要錄云金在漢稱伊掄南北朝稱和奇隋唐稱黙爾赫至五代始稱女真世紀未載先出靺鞨氏號勿吉古肅慎氏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博綽原作伯咄部曰恩徹亨原作安東骨部曰佛甯原作拂涅部曰哈沙原作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時猶存至唐初祇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二部粟末靺鞨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靺鞨保東牟山顧祖禹方輿紀要云在瀋陽中衛東二十里後為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慎氏地亦附高麗嘗以兵十五萬助高麗拒唐太宗敗於安市方輿紀要云在蓋州衛東北七十里開元中入朝置黑水府拜都督攷異時酋長入朝拜勃利州刺史見宋史王溥五代會要云在京師東北六千餘里開元十年二月安東都督薛泰請置黑水郡其酋為都督置長史一人監領之所載較詳賜姓名李獻誠其後服屬渤海朝貢遂絕五代時遼滅渤海而黑水靺鞨亦附之其地有混同江即黑龍江攷異通鑑輯覽云混同江即松花江在今吉林烏喇城東南發源長白山北流會鄂諾河又東合黑龍等江入於海按鄂諾河舊作鄂嫩河今改遼史聖宗紀太平四年改鴨子河為混同江紀載各別又有長白山所謂白山黑水是也在江南者入遼籍號熟女直攷異北盟會編云名曰合蘇欵在江北者不入遼籍號生女直始祖諱函普年六十餘從高麗徙居完顏部久之其部人與他部相惡謂始祖曰若能解此怨我部有賢女年六十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始祖為約和部眾悅服因

以其女歸焉并得其貲產攷異苗耀神麓記云始祖揞浦出自新羅奔至阿觸胡無所歸遂依完顏因而氏焉時酋豪以强凌弱無有制度揞浦為立法令果斷不私遠近皆服號為神明六十未娶有隣寨鼻察其酋長姓結徒姑丹小名聖者貲有室女年四十餘嫁之未言約和歸女事今從世紀生二男長烏嚕原作烏魯次斡魯一女卓克索巴原作注思板自是遂為完顏部人洪皓松漠紀聞云後因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國語解云即斡英基雅天會十四年追諡景元皇帝廟號始祖皇統四年號其藏曰光陵五年增諡懿憲攷異邵經邦宏簡錄云妻諡明懿皇后子德帝嗣諱烏嚕卒葬熙陵皇統五年增諡淵穆元德皇帝攷異宏簡錄云妻諡思皇后子二長跋海次輩魯子安帝嗣諱巴哈原作跋海卒葬建陵皇統五年增諡和靖慶安皇帝攷異宏簡錄云妻諡節皇后子五綏可信德謝庫德謝夷保謝里忽子獻祖嗣諱綏赫原作綏可徙居海古勒水耕種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額訥格爾原作納葛里自此遂定居於按春水原作安出虎攷異宏簡錄作按出滸國語解云金曰按春即阿伊西之側攷異北盟會編云世居阿木火卒葬輝陵皇統五年增諡純烈定昭皇帝攷異宏簡錄云妻諡恭靖皇后子七石魯朴都阿保塞敵酷敵古迺撒里輦撒葛周子昭祖嗣諱錫嚕原作石椰始以條教為治部人不悅欲害之叔父錫里庫原作謝里忽救之得免士衆寖强遂以特里袞原作惕隱官之因耀武至於青嶺白山撫順討逆所至克捷卒葬安陵皇統五年增諡武惠成襄皇帝是時尚未有文字無官府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攷異北盟會編云其人不知紀年以草一青為一歲問之則曰吾見青草幾度其言語則謂好為感或為塞痕謂不好為辣撒酒為勃蘇拉殺為蒙山不屈花不辣敲殺為蒙霜特姑又曰霑勃辣駭夫謂妻為薩那罕妻謂夫為愛根也史未載子景祖嗣諱烏古鼐原作烏古迺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阿庫納云舊作烏古納遼聖宗太平元年辛酉歲生自始祖至此六代矣景祖始役屬諸部自白山頁赫原作耶悔圖們原作統門扎蘭托卜古倫原作土骨論之屬及五國之長皆聽命時遼遣林牙赫嚕原作曷魯將兵來索逃戶景祖恐其深入也以計止之已而五國佛寧原作蒲聶攷異通鑑輯覽作富聶赫部節度使巴哩美原作拔乙門攷異通鑑輯覽作巴延瑪勒叛遼鷹路不通遼人將討之來諭旨景祖乃陽與為好襲而擒之獻於遼主得召見燕賜加等拜節度

使遼謂節度為太師金人稱都太師者自此始因置官屬紀綱漸立鄰國以鐵來售厚價購之乃修弓矢器械兵勢稍振鄂敏（原作斡泯）水富察（原作蒲察）等部來附遼道宗咸雍八年五國穆延（原作沒撚）部蘇貝（原作謝野攷異通鑑輯覽作舍音）貝勒叛遼景祖率衆擊敗之卒年五十四葬定陵皇統五年增謚英烈惠桓皇帝第二子和哩布嗣是為世祖母唐古（原作唐括）氏謚昭肅皇后遼興宗重熙八年己卯歲生至是始襲節度使

大安七年和諾克（原作桓赧）薩克達為亂會諸軍來攻世祖率兵大擊破之各率其屬來降既而博都哩（原作不朮魯）各舊部咸來附時沃埒（原作斡勒）部博諾結烏春烏木罕（原作窩謀罕攷異國語解云即武噶）舉兵復擊擒之未幾拉必（原作臘醅）瑪察（原作麻產）侵掠牧馬烏凌阿（原作烏林答攷異國語解作烏林達云即武禮英噶）部錫馨子頗克綽歡亦在其中世祖克之瑪察遁去遂擒拉必及頗克綽歡獻之遼已而復索歸遂與罕都合兵攻破烏春等於實都（原作斜堆）烏木罕寨城遁進克其城由是變弱為強基業始大（攷異商輅續綱目云劾里鉢嚴重多智因敗為功初建官屬統諸部官之長者稱貝勒原作為勃極烈）

八年夏五月世祖卒年五十四立十九年葬永陵皇統五年增謚神武聖肅皇帝（原娶納喇氏以明年卒攷異宏簡錄作拏懶氏謚簡肅皇后續綱目云子十一長烏雅束次即阿古達薛應旂通鑑云長吳刺束次阿骨打次吳乞買次斡帶次撒也次斡賽次斡者次烏故乃次闍毋次查剌次烏特劾里鉢疾篤呼宗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遼事阿骨打能之遂卒所載較詳）弟肅宗嗣諱頗拉淑（原作頗剌束攷異通鑑輯覽作蒲拉舒）景祖第四子遼重熙十一年壬午歲生初為國相盡心匡輔備知遼國政事人情凡有遼事一切委之世祖時叔父伯赫有異志誘諸部為亂從征有功襲位後瑪察尚據哲克依（原作直屋鎧）水未服率兵討誅之獻馘於遼明年復遣兵伐尼瑪哈（原作尼龐古攷異國語解作尼忙古）諸部皆平之

十年八月肅宗卒葬泰陵皇統五年增謚明睿穆憲皇帝妻蒲察氏謚靖宣皇后弟穆宗嗣諱英格原作盈哥字頗魯溫攷異宏簡錄作烏魯完景祖第五子遼重熙二十一年癸巳歲生肅宗時擒瑪察遼命為詳衮原作詳穩至是襲節度使攷異世紀云南人稱揚割太師又曰揚割號仁祖金代無號仁祖者穆宗諱英格英近揚格近割南北音訛凡叢言松漠紀聞張棣金誌等書皆無足取薛應旂通鑑云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冬十月頗剌束死阿骨打嗣按是年即遼乾統元年也中無穆宗康宗嗣立之事與世紀異今從世紀以兄和卓攷異通鑑輯覽作和琢宏簡錄作劾者子薩哈原作撒改攷異通鑑輯覽作薩拉噶為國相史本傳世祖長兄和卓子從穆宗討阿蘇先克通恩城及以都統討埒克卓多烏塔等部降之嗣伐遼之舉決於都古嚕訥寔自薩哈發之敦厚多智能剸服諸部卒追封燕國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子宗翰宗憲壽隆二年錫馨原作星顯水赫舍哩原作紇石烈部阿蘇原作阿疎穆都哩原作毛睹祿阻兵為難穆宗自將伐阿蘇薩哈以偏師攻通恩原作鈍恩城拔之阿蘇初聞來伐往訴於遼遼留和卓守阿蘇城穆宗乃還嗣後屢索不遣金人遂用此為兵端會赫舍哩部阿勒班原作阿闍版及舒嚕阻五國鷹路執遼使者遼詔穆宗討之攻克其城出遼使歸之未幾烏庫哩原作烏古論攷異國語解云即武庫哩部埒克原作留可卓多原作詐都與蘇伯水烏庫哩達薩塔原作敵庫德並起兵叛命命薩哈為都統希卜蘇原作習不出阿里罕原作阿里哈懣攷異國語解云即阿禮哈通鑑輯覽作鄂蘭哈瑪爾按本傳景祖第八子健捷善戰伐遼之舉寔贊成之從征屢有功追封隋國王贈開府配享太祖廟廷謚剛憲威泰原作斡帶副之討平諸叛撫寧各部如舊時

六年和卓尚守阿蘇城穆都哩來降阿蘇在遼遼使來罷兵穆宗以計阻之遼使走歸遂克其城

天祚帝乾統二年冬十月蕭哈里原作海里叛遼亡入阿克占原作阿典攷異遼史作阿克展部遣其族人額特埒攷異薛應旂通鑑作斡達剌通鑑輯覽作烏達喇來結和穆宗執之送於遼募兵得甲千餘女直甲兵之數始見於此前此

蓋未嘗滿千也次混同水會遼兵數千攻哈里弗克穆宗請遼退師命太祖策馬突戰流矢中哈里首墮馬擒殺之獻俘於遼自此知遼兵之易與也遂朝遼主於漁所授以使相賜予加等

三年冬十月穆宗卒年五十一葬獻陵皇統五年增謚章順孝平皇帝妻烏古論氏謚貞惠皇后攷異遼史天祚紀穆宗之卒載在乾統元年又所載擒哈里事乃穆宗卒後畢沆續通鑑云世紀英格癸未歲卒爲乾統三年寔宋崇甯二年也而李燾續通鑑長編謂卒於建中靖國元年一誤也是歲烏雅舒襲節度十一年而卒而長編又謂英格死阿古達立竟脫郤烏雅舒一代二誤也蓋沿金鑑本末及直北遼事亡遼錄之謬而未加攷證耳　兄子康宗嗣諱烏雅舒原作烏雅束攷異遼史作武雅淑字摩囉完原作毛路完世祖長子也遼清甯七年辛丑歲生

五年康宗襲節度使高麗使來議事使者至高麗拒不納語詳高麗事中攷異續綱目云時高麗復與女真通好女真雖舊屬高麗然不相通者且久會高麗醫者至女真還言於王曰女真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女真自是來往無阻并無拒而不納事與世紀異今從世紀　命威泰等伐蘇伯水齋沃赫原作斡諾克之進拔徽塔原作滾忒城乃止立十一年卒年五十三葬喬陵皇統五年增謚獻敏恭簡皇帝妻唐括氏謚敬僖皇后攷異松漢紀聞云金九代祖名堪布號始祖八代祖名頷魯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蘇赫五代祖貝勒名舒嚕高祖太師名呼蘭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名富勒敏曾季祖名揚格伯祖名烏嚕斯俱加謚號字文懋昭大金國志云七世祖名龕福謚景元皇帝六世祖名訛魯謚德帝五世祖名洋海謚安帝四世祖名隨闊謚定昭帝三世祖名實魯謚成襄帝二世祖名胡來謚惠帝胡來生三子長核里頗次蒲刺淑季揚割揚割生三子長阿骨打次吳乞買季思敃神麓記云始祖措浦生訛辣魯訛辣魯生佯海佯海生隨闊始號孛堇生三子長兀列次失侶季烏熟為孛堇生貨攞北之五祖迥然超羣拜甯江軍節度使生五子長劾閣次劾姑遜次劾里孛次浦辣叔次揚割太師劾里孛生長子兀羅末三子兀古達乃太祖紀載各異聊備錄之以資攷證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太祖建國

遼天祚帝天慶三年冬女直國康宗卒弟阿固達（原作阿骨打欽異續綱目作阿古達史愿亡遼錄作阿姑打鍾邦直行程錄云名文小字阿古忽）襲位為達貝勒是為太祖後改名旻世祖第二子也母曰翼簡皇后納喇氏遼道宗時東方屢出五色雲氣大若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事以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幼即舉止端重（欽異大金國志云太祖在妊時骨重異常兒將生河水為沸野獸盡嗥及生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沈毅寡言笑而有大志本紀未載）世祖尤愛之甫成童善射所至踰三百二十步時莫能及年二十三從世祖攻烏木罕（原作窩謀罕）城壯士托雲（原作太峪）馳刺幾中舅氏和爾和（原作活臘胡）救之得免世祖寢疾甚太祖適自遼歸乃執其手謂穆宗曰烏雅舒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穆宗亦雅重之嘗從征瑪察（原作麻產）擒殺之獻馘於遼遼拜為詳袞（原作詳穩）久之以偏師伐尼瑪哈（原作泥龐古）部伯赫布爾噶等克之虜其妻子初溫都部人巴圖（原作跋忒）殺唐古部巴噶（原作跋葛）穆宗命伐之臨行辭曰昨夕見赤祥此行必克遂追及於額斯渾（原作阿斯溫）山殺之尋從都統薩哈（原作撒改）攻塔克（原作留可）破之還攻烏塔（原作塢塔）城城中人以城降遣晉嘉努（原作蒲家奴本傳鄭國公噶順子改名昱官溫貝勒進都統使襲遼主從太祖克中京追敗遼兵於石輦鐸烏琿部叛討平之卒官司空封王配享太祖廟廷）招卓多（原作詐都）降之釋不誅未幾蕭哈里（原作海里）叛遼太祖親擊殺之獻於遼康宗七年歲饑民間轉為盜罕都欲悉殺之太祖曰以財殺人不可財者人所致也遂減盜賊徵償法為徵三倍民間多逋負康宗患之太祖請三年勿徵聞者感泣自是遠近歸心焉是歲康宗即世乃襲位（欽異畢沅續通

鑑云時烏雅舒夢逐狼屢射不能中阿古達中之旦日告僚佐皆曰吉兄不能得而弟得之之兆也未幾卒阿古達代

四年夏六月太祖至江西遼使使致襲節度之命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春蘇源奚室霫古卒其部落內附共七千餘戶本紀未載、初康宗卒太祖嗣位遼使阿保息攷異通鑑輯覽作愛錫拉布畢沅續通鑑作阿勒博國語解云以力助人曰阿息保來讓曰何以不告喪太祖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他日阿息保徑騎至康宗殯所欲取賵馬太祖怒將殺之宗雄本名摩囉歡攷異宋史作謀良虎國語解云謀良虎無賴之名即穆喇枯通鑑輯覽作穆哩庫本傳康宗長子從太祖攻寧江州敗渤海兵珠赫店之戰摧鋒力居多戰達嚕噶城乘勝逐北至頁嚕伯奇又追敗遼主於呼岱巴岡進平西京贈太師封楚王謚威敏諫而止攷異遼史天祚紀云天慶二年春帝幸混同江鈎魚值魚宴酒酣帝臨軒諸部長次第起舞獨阿固達辭帝欲誅之弗果葉隆禮契丹國志云道宗末年阿骨打入朝遼貴人與為雙陸戲相爭阿骨打怒以刀抵其胸不死侍臣請誅之不許因以王衍縱石勒張守珪赦祿山比之終不聽史均未載既而遼命久不至遼主淫酗好獵荒政四方奏事多不省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於海上道出境內使者貪縱部人厭苦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女真歲以北珠貂皮良犬俊鷹海東青貢於遼海東青者小而健能擒天鵞爪白者尤異主酷愛每歲大寒必命女真發甲馬數百至五國界取之往往爭戰而得國人厭苦畢沅續通鑑云宋河北轉運使梁子美嘗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奉上珠出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北盟會編云天鵞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唯海東青能擒天鵞則於其嗉得珠焉又遼使每至其國必欲荐寢者舊輸中下戶之室女後唯擇美好婦人不問其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怨所載各别康宗嘗以不遣阿蘇原作阿疎為言稍拒其使者至是復遣宗室賓古納原作習古迺攷異通鑑輯覽作舒固特尼楚赫原作銀朮可國語解云珠也本傳伐遼之計發自尼楚赫嗣戰達嚕噶城凡九陷陳大敗之從克中京敗奚錫默於京西遼主西奔天德以兵絕其後卒見獲從宗翰侵宋圍太原屢敗宋兵克汴賜鐵券拜中書令封蜀王謚武襄配享太祖廟廷子古雲上京留守等往索還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始謀伐之乃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人聞之使節度使尼格原作涅哥來問狀曰汝等有異志乎太祖曰設險自守又何問哉復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逋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以阿蘇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阿息保歸遼始遣統軍蕭托卜嘉原作撻不野

調諸軍於寧江州通鑑輯覽云亦曰混同軍故城在今吉林烏喇北混同江東 太祖聞之謂諸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衆曰善乃入告宣靖皇后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係頗拉淑妻富察氏一作蒲察以伐遼事并禱皇天后土號令諸部使博勒和原作婁盧火攷異國語解云婁盧即佛哩本傳安帝五代孫以伐遼功為泰州都統從取燕京蕭妃追命與和寧哩追之獲其統軍寧喇宣徽扎拉并其家族尋與實古納討平達喇守邊屢有功擢平章事贈開府謚剛毅等徵諸路兵并撫諭各路係遼籍女直執遼障鷹官 秋九月進軍寧江州次寥晦城會諸路軍於拉林水攷異宋史作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梃誓衆進次唐古特旺結原作唐括帶斡甲之地有光如烈火起人足及戈矛之上共以為兵祥抵遼界與戰大破之親射殺其將耶律色實原作謝十攷異通鑑輯覽作色錫 遼軍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國相薩哈在別路聞之使其子宗翰原作粘罕國語解云心也即尼雅馬遼史作尼雅滿宋史作粘沒喝通鑑輯覽作尼瑪哈 來賀且勸進太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克寧江州獲防禦使大藥師努攷異通鑑輯覽作大約什努 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驪部來送款次拉林城以俘獲賜將士召渤海梁福額特埒攷異宏簡錄作斡答剌 使招諭其鄉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我興師伐罪不濫及無辜也使完顏羅索原作婁室招撫係遼籍女直師還命諸路以三百戶為穆昆原作謀克十穆昆為明安原作猛安攷異國語解云猛安即密噶謀克即墨克松漠紀聞云猛安夷言曰言安謀克即毛毛可北盟會編云其職有忒毋万户萌眼万户毛毛可百人長蒲里偃牌子頭之稱宗室皆謂之郎君按女真初時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徵之凡步騎之仗糗糧皆自備馬部長曰孛董行兵則稱猛安謀克猶千夫百夫長也凡以衆降者亦以是官之亦見宋史 綽哈原作酬斡等撫定成默原作讒謀水女直拜格原作鱉古酋長和索哩原作胡蘇魯以城降 冬十一月奚鐵驪王和勒博原作回離保 以所部降 是月烏奇邁原作吳乞買 薩哈希小蘇原作習不出 率官屬諸將勸進願以新歲元日恭上尊號不許阿里罕原作阿里合懣 普嘉努宗翰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

太祖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羣臣上尊號是日即皇帝位帝曰遼以鑌鐵為號取其堅然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攷異金誌云太祖以國產大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北盟會編云以本土名阿祿阻為國號女真語金也紀未載建元收國時遼天慶五年也攷異遼史于金稱帝載在天慶七年大金國志載在八年契丹國志同惟續綱目通鑑輯覽與金史同蓋載在政和五年也畢沅續通鑑云時鐵州楊朴說阿固達稱帝北盟會編載朴勸稱尊號之言甚詳大金國志云朴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官校書即降女真頗用事拜知樞密院內相國初制度皆出其手繫年要錄作楊璞史均未載三月獵於寥晦城夏五月避暑於近郊拜天射柳自是每歲三日以為常　秋七月以弟烏奇邁為安班貝勒國相薩哈為古倫貝勒希卜蘇為愛滿原作阿買貝勒弟舍音原作斜也為古倫貝勒攷異宋史云以吳乞買為諳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北盟會編又作諳版孛極烈糾官也猶中國官總管自五户孛極烈推而上之以至万户孛極烈皆自統兵通鑑輯覽諳班作阿木班古倫作固倫按國語解云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諳版即阿巴官之尊且貴者國論即固嚕尊禮優崇得自由者胡魯即庫嚕為統領官移賚即伊拉位第三阿買即阿馬治城邑者乙室即額西迎迓官扎失哈守官署昃為陰陽官迭即德特　九月己卯黃龍見於空中癸巳以薩哈為古倫烏赫哩原作忽魯貝勒阿里罕為古倫英實原作乙室貝勒

二年春正月詔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衆宜加優恤自今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室韋達嚕噶烏舍原作兀惹鐵驪諸部官民已降或為軍所俘獲逃遁而還者勿以為罪其酋長仍官之從宜居處二月詔為奴隸者許贖夏四月以東京遼史地理志云本朝鮮地遼建為東京號遼陽府轄州府軍城八十七統縣九平詔除遼法省賦稅置明安穆昆如制　冬十二月烏奇邁及羣臣上尊號為大聖皇帝改元天輔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紀未載

天輔元年春正月開州遼史地理志云本濊貊地號開封府更名鎮國軍叛烏爾佳薩哈攷異宏簡錄作加古撒喝等討平之夏五月詔自收寧江州以後同姓為婚者杖而離之秋七月以完顏鄂倫原作斡論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沃稜知東京事

冬十二月宋使馬政以國書來議和宋金之交自此始

二年春三月咸州路通鑑輯覽云遼置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都統烏楞古坐事降穆昆以闍格原作闍哥代之庚子命羅索原作婁室為萬戶鎮黃龍府遼史地理志云本渤海扶餘府夏六月命有司嚴禁民凌虐典雇良人及倍取贖直者秋七月詔達嚕噶部貝勒色埒凡降附新民善為存撫來者從便安居給以官糧毋輒動擾九月詔曰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其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　九百奚部蕭寶伊遜原作乙辛北部頟里貝原作訛里雅漢人王六兒王伯龍契丹特默高從祐等各率眾來降冬十月以龍化州遼史地理志云本漢北安平縣地即龍庭太祖於此建東樓降者張應古劉仲良為千戶漢人李孝功渤海二哥率眾來降遼懿州在今廣寧縣境節度使劉宏攷異遼史屬國表作劉完以戶三千降拜千戶川州在今廣寧縣境寇二萬已降復叛赫舍哩卓哩原作紇石烈照里擊破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春正月楊朴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金主遂遣使如遼通鑑輯覽云使至遼值大饑蕭奉先勸遼主許之但繫之元年稍異太祖紀未載蓋諱其事而不書耳大金國志云二年春北方有赤色長二三丈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城滅又是年楊朴建議請正后位從之詔冊蒲察氏為皇后今按國志所書二年是三年蓋與史差一年恐誤紀均未載

三年春正月東京人為質者永吉等五人結眾叛事覺誅其首惡餘皆杖百籍其資產之半丙辰詔拜格貝勒綽哈攷異宏簡錄作鼇古孛堇酬斡曰呼嚕古達巴噶原作迭八合二部先時交惡今來送款毋得侵擾　夏五月詔咸州路都統司兵興以來哈斯罕原作曷蘇館輝發原作回怕與係遼籍不係遼籍女直戶民有犯罪流竄邊境或亡入遼者本皆吾民朕甚憫之今既議和當行理索可徧訪其官稱名氏地里具錄以聞　秋九月頒希尹原作兀室攷異續綱目作谷神通鑑輯覽作固新所製女直字

四年夏四月帝以遼和議無成命進師伐遼　秋九月矩威原作燭隈水部錫勒哈達原作實里古達等殺貝

勒綽哈布古德原作僕忽得以叛命斡魯攷異墨沅續通鑑作鄂囉本傳和卓第二子康宗初伐沃赫拔其城高麗築九城於海蘭甸斡魯亦築城與抗克東京拜南京都統從征遼屢有功太祖疾亟命為德特貝勒守雲中及宗翰侵宋遼代行兩路都統事封鄭國王配享太祖廟廷子薩巴光祿大夫分呼嚕古烏春之兵以討之攷異大金國志云四年三月始於渤海遼陽等州榷筦庫歲課稍重商人疑惑不恤也是春日有青黑無光洶洶若動但所書四年是五年辨見上史均未載

五年春正月斡魯敗錫勒哈達於哈達拉山誅首惡四人餘悉撫定　夏五月遼都統耶律伊都詣咸州路降　閏月古倫烏赫哩貝勒薩哈卒六月詔安班貝勒烏奇邁貳國政以溫貝勒舍音為烏赫哩貝勒普嘉努為溫貝勒宗翰為伊拉齊原作移賚齊貝勒攷異宏簡錄云斜也為忽魯勃極烈為統領官杲為吳勃極烈為陰陽之官宗翰為移賚勃極烈按國語解吳宜作昃宏簡錄疑誤　冬十月以杲為諸軍都統以昱宗翰宗幹原作斡本金主庶長子攷異通鑑輯覽作幹布宗望原作斡离不一作斡里雅布通鑑輯覽作斡喇布宗盤原作蒲盧火通鑑輯覽作博勒郭等副之率師伐遼攷異忠義傳是年九月遣穆昆綽哈千戶布古德往拜格河籍軍馬均為矩威水部所殺投尸水中皆贈將軍紀未書又大金國志云五年五月金用楊朴議始合祭天地於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賜有差所書五年亦是六年史均未載

六年春三月遼秦晉國王稱帝於燕遼史云係興宗第四孫宋魏王和羅噶子時守燕京會天祚入夾山宰相李處溫勸之稱號未幾卒偽諡宣宗章帝　夏四月棟摩原作闍母攷異國語解云金也即西穆圖羅索招降天德遼史地理志云天德軍名即豐州治富民縣等州獲阿蘇而還　六月帝自將伐遼命烏奇邁監國斡魯羅索敗夏人於野谷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婁宿斡魯敗之於宣水追至野谷澗水暴至夏人漂沒者無數續綱目宣水作宜水趙良嗣燕雲奉使錄作八月事所載較本紀為詳　秋七月希尹以阿蘇見杖而釋之本傳錫馨水赫舍哩部人初起兵以索阿蘇為辭至是被獲軍士問之曰爾為誰曰我破遼鬼也　九月詔六部奚曰汝等既降復叛扇誘眾心罪在不赦尚以歸附日淺恐綏懷之道有所未孚故復令招諭若能速降當釋其罪官皆仍舊冬十月次奉聖州詔曰朕屢敕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然愚民尚多逃匿山林即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無輕重咸與矜免率眾歸附授以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並釋為民其布告之使諭

朕意十二月帝親撫定南京遼史地理志云南京下幽州地遼建為南京號析津府統州六縣十一黃龍府叛宗輔討平之攷異大金國志云六年春陞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為北京先是初無城郭止呼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至是改焉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本紀未載但所書六年係七年七年春正月遼奚王和勒博原作回離保僭稱帝尋被執攷異遼史天祚紀云和勒博即箭笥山僭號改元天復建官屬命都統瑪格討之為郭藥師所敗一軍離心其黨阿古齊錫伊實巴沁等殺之本傳作阿固齊及錫巴錦家奴伯特赫等所殺其妻阿古自剄死通鑑輯覽云和勒博即蕭幹續綱目誤分為二人非按蕭旺嘉努傳奚人居奎騰河為遼宰府宰降都統杲從征和勒博親黨徹辰阿固齊擒之於色克克山降其餘衆後從南伐屢有功卒官招討都監甲申詔曰諸州部族歸附日淺民心未寧今農事將興可遣分諭典兵之官無縱軍士動擾人民以廢農桑二月壬辰詔安班貝勒曰前後起遷戶民去鄉未久豈無懷土之心可令所在有司深加存恤毋輒有騷動衣食不足者官振貸之癸巳詔曰頃因兵事未息諸路關津絕其往來自今顯咸東京等路往來聽從其便其間被擄及鬻身者並許自贖為良乙巳詔都統杲曰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錄用之癸丑大赦夏四月癸巳詔曰自今軍事若皆申覆不無留滯應此路事務申都統司餘皆取決樞密院五月己巳次拉林原作落黎濼奚路都統達蘭原作撻懶攻蘇庫原作連古卓琳原作啜里托紐原作鐵尼所部十三巖皆平之奚人以次附屬置明安穆昆領之又遣奚馬和尚攻薩必原作下品達嚕噶并五院司諸部執其節度伊里攷異遼史天祚紀是年五月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稱帝紀未載六月丙辰帝不豫將還上京遼史地理志云本漢遼東西安平地遼建為上京號臨潢府統軍州二十五縣十命宗翰為都統温貝勒昱德特貝勒斡魯駐兵雲中以備邊己酉次諤都原作斡獨山命驛召安班貝勒武奇邁八月乙未次渾河烏奇邁上謁戊申帝崩於布圖原作部堵濼西行宮攷異繫年要錄云五月乙丑太祖卒於白水濼大金國志云金主自入燕所攜中原士大夫家姝姬麗色光美娟秀凡二三千人北歸酣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已病未幾遂殂按宋史繫之五月遼史又繫之保大四年八月均與史異今從本紀年五十六九月梓宮至上京葬於宮城西南之寧神殿天會三年追謚武

元皇帝攷異禮志云大
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尋改葬和陵復改葬大房山號睿陵攷異通鑑輯覽云葬於海
呼城西神麓記云太祖至
燕京入內見大殿動搖出城東柴村建寨不旬日病殂以白礬
大鹽醃歸阿觸胡御寨葬焉後遷于墳山號泰陵本紀未載

江西峽江訓導淠鄉李有棠編纂

克遼諸路

遼天祚帝天慶四年秋九月太祖起兵伐遼軍次寥晦城博勒和(原作婆盧火)徵兵後期杖之復遣督軍諸路兵皆會於拉林(原作來流)水致遼之罪申告天地曰世事遼國恪脩職貢定烏春烏木罕(原作窩謀罕)之亂破蕭哈里(原作海里)之衆有功不省而侵侮是加罪人阿蘇(原作阿疎)屢請不遣今將問罪於遼天地其鑒佑之遂命諸部傳梃而誓曰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為良庶人官之有官者敘進輕重眂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進抵遼界先使宗幹(原作斡本)督士卒夷塹既渡遇渤海軍攻我左翼七穆昆(原作謀克)衆少卻敵兵直犯中軍舍音(原作斜也)出戰齊達(原作哲垤)先驅太祖命宗幹止之遼俱還敵人從之耶律色實(原作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帝射救者斃并射色實中之色實死宗幹陷遼軍帝救之免冑戰衆從之勇氣百倍敵大奔相蹂踐死者十七八國相薩哈(原作撒改)在別路以戰勝告之并所獲色實馬賜焉進攻寗江州城遼兵自東門出邀擊盡殪之(攷異遼史天祚紀云時帝在慶州畧不介意遣海門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托卜嘉遇女直軍于寗江東敗績紀未載仙壽應援事) 十月朔克寗江州城師還謁宣靖皇后以所獲頒宗室以色爾袞(攷異宏簡錄作實里館)賚產給將士 十一月遼都統蕭嘉哩(原作糺里攷異遼史作敵里) 副都統托卜嘉(原作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帝自將擊之既夜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攷異通鑑輯覽作凌)道遣壯士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儀與敵遇於珠赫店(原作出河店攷異亡遼錄作幽州店地理志云後以王迹肇基於此建為肇州武興軍治始興)會大風塵埃蔽天乘勢擊

之遼兵潰逐至沃稜原作斡論一作斡隣攷異通鑑輯覽作沃楞濼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攷異遼史蕭托斯和傳云天祚聞寗江陷召羣臣議托斯和請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樞密蕭塔喇台曰如此徒示弱但發滑水以北兵足矣乃以蕭嗣先爲都統托卜嘉副之兵敗出河店崔公義等死之免者十七人蕭奉先奏赦潰軍嗣先但免官十一月蕭敵里復敗於沃稜濼太祖紀兩敗均作蕭嘉哩未書嗣先名今從紀又亡遼錄嗣先作嗣光所載又異徧賜官屬將士燕犒彌曰遼人嘗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石茂良避戎夜話云金人凡遇敵必布圜圖陣當鋒次張左右翼夾攻謂之三生陣每隊十五人一人為旗頭二人為角三人為從四人為副五人為徵旗頭死從不生還還者并斬勝者賞謂之同命隊詳北盟會編斡魯敗遼兵斬其節度托卜嘉布呼原作僕虺等攻賓州遼史地理志云即懷化軍本渤海城統和中置隸黃龍府破之烏舍楚古爾蘇原作兀惹雛鶻室來降遼將實古爾攷異宏簡錄作赤狗兒戰於賓州布呼琿楚攷異宏簡錄作混黜敗之烏達布原作吾睹補芬徹原作蒲察本傳一作蒲查自上京密齊顯河徙屯卒官開遠軍節度西北招討使復敗實古爾蕭伊蘇原作乙錫軍於祥州東遼史地理志云即瑞聖軍興宗時置隸黃龍府斡琿集賽兩路降烏楞古原作斡魯古本傳宗室子官咸州軍帥以專恣降穆昆尋討賊於牛心堡道卒贈特進配享太祖廟廷謚莊襄敗遼軍於咸州西斬統軍錫埒原作實婁於陳羅索原作書室克咸州攷異遼史天祚紀云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烏舍皆叛入女直伊實往援賓州實喇圖烈往援咸州均敗太祖紀未言三州叛降且言斬錫埒稍異今從紀大金國志云天祚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戶出軍兵分四路獨淶流河一軍深入攻鋒稍却都統斡离朶棄營遁衆推武朝彥為帥再戰大敗餘三路各退保其城均陷亡遼錄張琳外有吳庸史均未載

太祖收國元年即遼天慶五年也春正月帝自將攻黃龍府進臨益州州人走保黃龍取其餘民以歸遼遣都統耶律鄂爾多原作訛里朶攷異遼史作斡里朶通鑑輯覽作鄂爾德左副統蕭伊蘇原作乙薛攷異遼史作伊實通鑑輯覽作伊錫右副統耶律章努原作張奴攷異遼史作章努都監蕭色佛呼原作謝佛留攷異通鑑輯覽作謝佛哩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攷異遼史載在四年十一月帝率兵次寗江州西遼使僧嘉努原作僧家奴來議和國書斥帝名且使為屬國遂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墜上帝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進逼達嚕噶原作達魯古攷異遼史作達里庫通鑑輯覽作達囉克城登高

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曰敵人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陣宗雄原作摩囉歡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卻羅索尼楚赫原作銀朮可衝其中堅宗翰原作粘罕空望原作斡离不等助之敵兵遂敗乘勝圍其營遼軍潰出逐北至阿嚕原作阿婁攷異宗雄傳追殺至頁嚕伯奇而還地名互異罔盡殪其步卒獲耕具數千以給諸軍是役也遼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得之二月師還　夏四月遼耶律章努以國書來帝以辭慢留五人獨遣章努回報書亦如之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夏五月北方有光燭地火星出殷殷如雷聲生紅芍藥花以為瑞紀未載　六月遼章努復以國書來猶斥名帝亦斥遼主名以報且諭降秋七月遼使薩喇原作辭剌以書來留不遣　八月親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帝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見底熙宗紀天眷二年以黃龍府為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太祖涉濟故也　九月克黃龍府遣薩喇還遂班師至江徑渡如前　冬十一月遼主自將兵七十萬至圖們原作駞門攷異通鑑輯覽作圖敏駙馬蕭特默原作特末林牙蕭扎拉原作查剌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沃稜攷異續綱目作噶琳濼帝自將禦之十二月師次約囉原作爻剌攷異通鑑輯覽作鴨綠深溝高壘以待尋諜知遼主以章努叛西還二日矣攷異遼史天祚紀分章努章嘉努為二人汪藻謀夏錄誤合為一人非是又紀云章努反奔上京謀立魏國王淳不果遂掠慶曉懷祖等州為順國女直阿古齊所敗奔金為邏者獲之伏誅通鑑輯覽章努作卓諾遂還騎追及遼主於呼岱巴原作護步答攷異遼史作科卜多續綱目作呼卜圖通鑑輯覽作和斯布達罔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遂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帟幄兵械軍資他寶物馬牛無算蕭特默焚營遁乃班師攷異大金國志云天祚率兵十餘萬以蕭奉先為都統將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路車騎亘百里期必滅之阿骨打與之遇乘其未陣擊敗之天祚退保長春女真遂併渤海遼陽五十四州通鑑輯覽奉先作呼都克亡遼錄云時蕭呼覩姑充都統學士柴誼副之分路進兵均為所敗天祚一日夜走三百里遼史天祚紀云女直主時聞天祚親征聚衆嫠面慟哭以激衆怒史均未載又天祚紀謂科卜多岡之敗係與章嘉努戰按之續通鑑及續綱目宏簡錄

諸書皆不合恐誤瓜爾佳薩哈攷異宏簡錄作夾谷撒合取開州博勒和下德里原作特隣城薩里罕攷異宏簡錄作辭里罕降

二年春閏正月高永昌據遼東京僭號使托卜嘉來求援夏四月以斡魯統内外諸軍與芬徹都古嚕訥本傳字鄂斯歡改名忠實圖美弟太祖將伐遼與之議始決從征屢有功官扎蘭路達貝勒保大節度平章事駙享太祖廟廷追封金源郡王會咸州路都統烏楞古討永昌華沙布等被害攷異契丹國志云永昌稱大渤海帝改元應順併遼東五十餘州遼史天祚紀云永昌殺留守蕭保先改元隆基王宗沐續通鑑云永昌時以兵三千屯八甗口誘戍卒為亂旬日至八千人求援于金令歸款不從斡魯傳永昌稱藩斡魯使華沙布等遂被殺畢沅續通鑑云華沙布作呼實布云係支解通薩巴往報會渤海高楨降言永昌非真降乃進兵華沙布鑑輯覽華沙布舊作呼沙補完顏部人八甗口在承德縣東所載較詳五月斡魯等敗永昌托卜嘉擒之來獻戮於軍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詔改斡魯為南路都統攷異斡魯傳永昌來拒遇于鄂爾和水不戰而卻追至城下復大敗之遂奔長松島恩勝努仙格等執其妻子以城降未幾托卜嘉執永昌及家奴道拉以獻皆殺之契丹國志云金兀室訥波孛堇追及于長松島斬之漢兒軍潰相聚為盜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續綱目云時遼遣張琳討永昌不克與斡魯軍戰復敗瀋州陷永昌遇金軍于活水亦敗餘全通鑑輯覽云活水即瀋水在承德縣南源出縣東下流入渾河瀋州今奉天府是長松島在遼陽東紀載各異今從本紀德特貝勒額圖琿破遼兵六萬於昭蘇原作照散城本傳溫特赫部人嘗從攻寧江州遼兵自東門出逆擊盡殪之授穆昆攻黃龍府力戰被數十創登其城後與鄂博沙津援昭蘇城夜過伊圖水詰朝大敗之斡魯上其功天輔四年卒

天輔元年春正月古倫溫貝勒舍音原作斜也取泰州遼史地理志云即德昌軍治樂康縣夏四月遼秦晉國王耶律聶哷原作涅里來伐攷異契丹國志云自張琳敗後國人皆謂王賢東征必克乃授都元帥置怨軍科派騷擾會武朝彥作亂欲殺王匿之獲免亡遼錄云時副統為北宰相蕭德恭監軍者永興宮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史均未載詔都古嚕訥羅索博勒和將兵二萬會烏楞古兵擊之冬十二月烏楞古等敗聶哷兵於蒺藜山拔顯州其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時斡魯古與斡論等攻顯州襲破遼怨軍帥郭藥師進與王戰敗走之斡魯古追至河里真陂拔顯州續綱目河里真作額勒錦大金國志云時燕王將討怨軍而金人適至遇于徽州未陣而潰退保長泊魚務金大掠新城懿濠衛五州皆降之亡遼錄云退泊長魚務所載各異今從太祖紀通鑑輯覽云顯州遼置今錦州府廣寧縣是乾懿川豪四州皆在今廣寧縣境惠州在今喀喇沁右翼成州在宜州北號長慶軍徽州亦

在宜州北號宣德軍見遼史地理志

二年春正月遼雙州遼史地理志云本挹婁故地號保安軍節度使張崇降二月遼使耶律努格原作奴哥攷異遼史作努克等來議和尋以國書來夏四月遼使復以國書來五月命呼圖克琨原作胡突袞如遼六月遼通祺雙遼等州遼史地理志云通州本渤海扶餘城號安遠軍祺州本渤海蒙州地號祐聖軍遼州即始平軍號東平府八百餘戶來降命擇膏腴地處之秋七月呼圖克琨還自遼努格復以國書來呼圖克琨復如遼八月呼圖克琨還自遼努格與托迪原作突迭復以國書來九月努格復以國書來冬十二月努格復以國書來

三年春三月耶律努格以國書來夏六月遼遣太傅實訥埒原作習泥烈等奉冊寳來帝摘冊文不合者數事復之攷異遼史天祚紀云天慶九年三月遣右伊勒希巴蕭實訥埒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七月金遣烏林達贊謨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皆非善殊乖體式如依前書然後可從九月復遣實訥埒楊立忠先持冊稿使金不從明年復持副稿來仍責乞兵高麗又復以金人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實訥埒往議金主怒遂絕之所載較詳北盟會編云時副習泥烈者為楊勉其慶問使為張孝偉王甫押禮物為劉湜讀冊文為楊立忠使至金主大怒難其使卻同之史未書其冊文詞多不具載秋七月遼楊詢卿羅子韋各率眾來降命各以所部為穆昆九月以遼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過江屯駐

四年春三月遼實訥埒以國書來夏四月帝自將伐遼以遼史實訥埒宋使趙良嗣等從行攷異王偁東都事畧云使趙良嗣如金金阿骨打已出師趨上京良嗣與會於青牛山太祖紀未言會青牛山今從紀五月至上京先持詔諭官民降帝親臨城督戰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趙良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是日赦上京官民招諭遼副統伊都原作余覩進次沃赫原作沃黑攷異畢沅續通鑑作沃里河宗幹勸班師從之命分兵攻慶州遼史地理志云號伊都襲棟摩原作闍母攷異通鑑輯覽作多昂摩本傳世祖第九子太祖異母弟初從斡魯平東京及克上京中京皆力戰有功又攻西京先登克之平南京殺張敦固從侵宋師還

拜左都監從宗輔定山東封魯王配享太祖廟廷謚莊襄子宗敘官參政為世宗重配享廟廷於遼河方輿紀要云出東北山口為大河西南流為大口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自廣寧至遼陽為津要云完顏布達原作背塔烏塔等擊卻之特庫原作特虎戰死

五年夏四月宗翰請伐遼詔諸路預戒軍事五月遼都統耶律伊都等詣咸州降命與其將吏來見　冬十一月遣烏赫哩貝勒杲原名舍音舊作斜也等將兵伐遼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毋淹師期事有從權毋須申禀

六年春正月都統杲克高恩高州遼開泰中伐高麗以俘戶置高州治三韓恩州亦開泰中以渤海戶置號懷德軍均在大寧衛境回紇二城遂取中京遼史地理志云本遼西地即營州遼建為中京號大定府統州十縣九下澤州遼置漢右北平郡地遼史天祚紀云是年正月天祚至鴛鴦濼聞伊都引金人奄至用蕭奉先言賜其子晉王死人心解體伊都引金人逼行宮天祚幸雲中遺傳國璽於桑乾河七遼錄云時祖宗二百年所有珍寶盡被金所掠紀均未載二月宗翰等敗遼奚王錫默原作霞末於北安州通鑑輯覽云遼置金改興州亦曰寧朔軍故城在今熱河喀喇河屯降奚部西節度使額哩埒原作訛里剌以本部降都統杲遣使來奏捷并獻所獲寶貨詔獎諭之　三月都統杲出青嶺在開平廢衛西南即係大青山也宗翰出瓢嶺通鑑輯覽云在青嶺北追遼主於鴛鴦濼在今赤城縣西北宣鎮志自遼金來為飛放之所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在大同府北不及獲其貨寶進薄西京降之希尹原作兀室追遼主於伊蘇原作乙室部不及攷異遼史天祚紀云三月天祚至努克特倉聞金兵將近計無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不忠遂之尋與其子并賜死又以奔西京為正月事與太祖紀異今從紀繫年要錄云夾山者在沙漠北有泥潦六十里惟契丹能達他國不能至金人每以為恨　乙亥西京復叛夏四月復取西京遼史地理志云西京為古雲中郡遼號大定府統州二縣七　都統杲趨白水濼溫貝勒昱原作普嘉努舊作蒲家奴襲皮室原作毗室部於德里原作鐵呂川為敵所敗還會扎拉兵追至黃水北大破之耶律坦招徠西南諸部郭企忠傳字元弼子儀後郭氏自子儀至承勳世鎮北方唐季承勳入遼子孫繼為天德節度使至昌金降副使企忠官常侍會坦至雲

中招徠諸部遂降仍故官徙韓州入見太祖禮遇優隆卒官沁州刺史西至夏其招討使耶律佛德原作佛頂降金肅屬西京故城在西今廢勝州東北

平二郡漢軍四千餘人叛去耶律坦等襲取之棟摩羅索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雲內州本唐中受降城地在大同府西北寧邊州在朔州西號鎮西軍即唐隆鎮東勝州即武興軍唐榆林郡地是時山西城邑諸部雖降人心未固遼主保陰山本中受降城地為中外分界聶呼在燕京都統杲遣宗望入奏請帝臨軍許之六月發上京秋八月次鴛鴦濼都統杲率官屬來見遂追及遼主於大魚濼方輿紀要云在興和城西即魚兒濼今撫州境在張家口外昱宗望與遼軍戰於石輦鐸考異遼史作石輦驛通鑑輯覽作錫訥圖方輿紀要云在大同西北邊外敗之遼主遁帝次居延北中京將完顏瑨楚敗契丹奚漢六萬於高州貝勒瑪奇原作麻吉死之達勒穆爾原作得里得滿部降昱宗望追遼主於諤勤哲圖原作烏里質鐸不及考異大金國志云八月金主追襲天祚于國崖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師七千擊破之載在天輔五年即是年也史均未載九月次草濼棟摩招撫沿海郡縣節度使耶律慎思領諸部入內地歸化州奉聖州降方輿紀要云武州唐置遼改為歸化州今宣化府是新州本北燕州遼改為奉聖州今保安州是冬十月次奉聖州蔚州在大同府東南降以其降臣程昭彥田慶皆為刺史徐興為團練使尋叛復降十一月詔諭燕京官民使降十二月次居庸關方輿紀要云關在昌平州西北二十四里南口北口相距四十里兩山夾峙稱為絕險亦曰軍都關即薊門關入燕京遼臣左企弓等奉表降詔釋之考異蔡絛北征紀實云時阿骨打與數臣握拳坐殿戶限上受降且詢黃蓋有幾柄欲與羣臣共張之中國傳以為笑金徼自尊大皆燕人及良嗣輩教之爾唯蕭妃與官屬數人遁去後歸見天祚被殺廢為庶人改姓虺氏見契丹國志

七年春二月命薩巴原作撒巴招諭興中府即霸州地古柳城亦曰彰武軍降之遼來州節度使田顥隰州刺史杜師回遷州刺史高永福考異趙翼陔餘叢考云遼史天祚紀作高永昌按永昌于天慶六年為金將所殺安得此時又降金也金史作永福為是潤州刺史張成皆降遼史地理志云來州歸德軍治來賓縣隰州平海軍治海陽縣遷州興晉軍治遷民縣潤州海陽軍治海濱縣夏四月遣斡魯宗望襲遼主於陰山

遂追遼六院司喀勒札原作喝離質於白水濼獲之其宗屬秦王許王等十五人降聞遼主留輜重青塚遼史地理志云豐州有青冢即王昭君墓以兵萬人往應州地理志云即彰國軍治金城縣隸西京路遣卓哩布達宗望羅索尼楚赫等追襲之宗望追及遼主決戰大敗之獲其子趙王實訥埒原作習泥烈續綱目云係遼王長子及傳國璽攷異遼史遺傳國璽於桑乾河載在保大二年正月則此所獲者非傳國璽辨見畢沅續通鑑時林牙達實原作大石壁龍門東二十五里都統斡魯聞之遣卓哩羅索馬和尚等率兵討之生獲達實悉降其衆攷異遼史達實傳太祖八代孫通遼漢文字善騎射第進士為翰林應奉陞承旨歷節度使天祚入夾山達實與諸大臣謀立魏王王卒立其妻蕭德妃金兵至居庸關被擒亡歸天祚謀與復諫不聽乃殺蕭伊實等自立為王率所部西去傳九十年國亡是為西遼繫年要錄達實即達錫云遼亡達錫以殘衆奉天祚子梁王北奔松漠紀聞云遼亡達錫降金因與尼瑪哈雙陸爭道懼禍攜五子遁妻被殺深入商安立梁王為帝而相之按遼史立梁王者迪里非達錫也所載各異耶律糾堅原作九斤聚衆興中府討擒之糾堅自殺五月次拉林濼斡魯等以趙王實訥埒林牙達實駙馬儒努原作乳奴等來獻并上所獲國璽宗雋以所獲秦王許王女額頁等來見攷異遼史天祚紀云四月金兵圍輜重於青冢硬寨太保蕭特默格竊梁王雅里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惟梁宋大長公主托里亡歸金尋遣兵送族屬輜重東行乃遣兵邀戰於白水濼趙王實訥埒蕭道寧皆被執天祚偽降遂西遁所載與史異今從太祖紀六月太祖次鴛鴦濼不豫命宗翰等駐兵雲中以備邊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燕雲棄取 張覺郭藥師附

太祖天輔元年冬十二月宋使登州古牟子國唐號登州明升為府統州一縣七防禦使馬政攷異宏簡録作馬宏宋史載在重和元年三月為金天輔二年官武義大夫東都事畧云馬政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辨令隨父使女真著書名茅齋自叙載金事甚詳以國書來畧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日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攷異續綱目云宋林攄坐使遼失言貶知潁州徙大名過闕為帝言遼可取狀帝始有北伐意宋史攄守彦振福州人官中書侍郎罷歸子緯死無嗣以京黨貶官北盟會編云政和初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攜燕人馬植歸改姓名李良嗣薦於朝以後賜姓趙復燕之議自此始繫年要録云植得罪於遼間道說貫以取燕策貫納之政和五年始自雄州來奔鄭昂危史云植來歸匿貫家能文數上書帝喜賜姓名三國謀謨録良嗣以五年三月上蠟書雄守和詵以聞京貫奏許之四月由雄州入覲蓋貫與之約而後納非攜以歸也按繫年要録云政和七年春宋使陶悅自遼歸具言敵未可圖會樞密鄧洵武亦云事暫止而陶悅奉使録亦謂貫北伐前軍發悅歸奏事未可圖乃寢悅後贈秘閣修撰稍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初建隆中女真嘗自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漢人高藥師來言女真破遼事登州守城王師中以聞命蔡京童貫議令師中募人同往未達而還帝復委貫遂使政全藥師往北盟會編藥師外尚有曹孝才僧郎榮等畢沅續通鑑云議夾攻實自宣和二年趙良嗣始馬政呼慶兩番所議但買馬耳此云國書或是良嗣所齎誤繫之馬政也李燾長編亦謂封氏有功編年之説未可全信云

二年春正月使索多原作散覩通鑑輯覽作索都如宋報聘書曰所請之地今當與宋夾攻得者有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重和元年十二月政等還與其使者偕來政初下海達北岸為邏者執欲殺者屢矣尋見金主於拉林河遂遣索多及李善慶齎國書并北珠生金貂革人參同政等來報使宋史畧同惟載在明年正月為異今從史

三年春正月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金使李善慶等來館於寶相院詔蔡京童貫與議尋命趙有開馬政王師中子瓌齎詔及禮物與善慶報聘會有開死諜言遼已冊金為東懷王詔政還差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時宣和元年正月也宋史云冊為帝北盟會編呼慶作呼延慶繫年要録王瓌作王環有開燕人名秉直夏六月索多還自宋宋使馬

政及其子宏來聘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宏即擴聲之訛也先是馬政已輒行獨呼慶至耳本紀疑誤索多受宋團練使帝怒杖而奪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金使善慶補修武郎散都從義郎勃達秉義郎給全俸按散都即索多與善慶等同時受宋官太祖紀祇載索多疑脫誤北盟會編散都作小散多係熟女真勃達作渤達係生女真

宋使還復遣貝埒色埒赫嚕等如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六月呼慶至軍前金主與宗翰詰責留六月辨不屈乃遣歸語曰歸見皇帝若欲結好早示國書仍用詔決難行也宋史紀事本末云初高麗求醫帝命二醫往王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捍邊女真虎狼不可交宜早為備帝聞之不樂時廣安安堯臣諫隙不可開不聽

四年春二月貝勒色埒赫嚕還自宋使趙良嗣王瞱來議燕京西京地攷異北盟會編云宣和二年二月呼延慶還具道女真言并賫其文字來見貫議事貫議別遣使三月詔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同王瓌往議夾攻取燕雲及歲幣畢沅續通鑑云夾攻之約蓋始於此

夏四月帝伐遼克上京宋使趙良嗣等奉觴上壽皆稱萬歲攷異北盟會編云七月金遣斯喇習魯渤海高隨大迪烏偕良嗣還因遣政報聘歲幣同遼遼請和均勿從繫年要錄時金使為錫琳赫嚕良嗣燕雲奉使錄時在上京作詩曰建國舊碑胡日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謂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主令契丹吳王妃起舞獻酒酬酢甚歡回書畧云隔于素昧未相致于禮容酌以權宜在交馳于使傳共計成于大事盍備露于信華云云畢沅續通鑑云八月金遣薩喇哈嚕來九月命馬政持國書偕往書畧云遠承信介特示函書具聆啟處之詳殊副瞻懷之素契丹逆天賊義干紀亂常肆害忠良恣為暴虐知夙嚴于軍旅用綏集于人民致罰有辭逖聞為慰今者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念彼羣黎舊為赤子既久淪于塗炭思永靖于方垂誠意不渝義當如約通鑑輯覽云時王黼信諜言遼主有亡國相遣陳堯臣繪其像歸勸帝用兵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京貫力主燕議鈐轄趙隆極言不可鄭居中亦謂宜守盟約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十萬西域千八百八十萬與此孰為多使生靈塗炭公實為之由是議稍寢諸書所載各異居中字建夫開封人薛應旂通鑑云十二月宋遣馬政如金議地宋史徽宗紀二月遣趙良嗣使金九月金使勃謹等來尋遣馬政使金交聘表失書

五年春二月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政等初至金與金主議西京地不許草國書使哈嚕與政等還報畧云適紓使傳還示英華載詳別屬之辭備形書外之意事須審而後度禮當具以先聞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東路州鎮已載國書若不夾攻應難如約今若更欲西京請便計度收取若難果意冀為報示至是哈嚕至登州守臣以童貫討方臘未還留金使不遣哈嚕怒尋令詣闕留月餘遣呼慶送歸但付國書不遣報使用王黼議也北征紀實云時上悔前舉意欲罷約諭女真使可邵回宋史哈嚕作曷魯載在五月太祖紀及交聘表均未

六年春三月遼秦晉國王耶律聶堣原作揑里稱帝於燕　夏四月遣圖克坦烏濟原作徒單吳甲攷異北盟會編作徒姑旦烏歇高慶裔如宋攷異大金國志云初聞宋不遣報使疑有謀復遣李董烏歇高慶裔來帝禮待甚厚過契丹數倍以趙良嗣為報使馬擴副之東都事畧云差錫剌曷魯為使大迪烏高隨為副姓名互異今從史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是年金攻遼遣王緯來乞師許之時金只欲代州不得受逃亡人未嘗遣使諸書亦無王緯乞師事今不取　五月遼聶堣遣使請罷兵尋遣楊勉以書如燕京諭使聶呼降事攷異畢沅續通鑑時王黼專治邊計口出算得錢二千六百萬緡以充用詔童貫蔡攸勒兵十五萬以應金五月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牓及旗述弔伐意命种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達實蕭幹來拒兵敗師道退保雄州遼使來言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新起之隣基他日之禍貫不能對乃班師北盟會編遼使為王介儒王仲孫方輿紀要云范村在涿州西南宋史徽宗紀云前軍統制楊可世敗于蘭溝甸又為幹敗于白溝丁亥辛興宗敗于范村六月己丑師道退保雄州遼人追擊至城下九月朝散郎宋昭上書諫北伐竄廣南東都事畧云貫北伐帝授三策貫用劉鞈宇文黃中為參謀程唐王序為轉運而機務專倚曹州吏李宗振鍾邦直行程錄云時惟幕僚李積中投書切諫累數萬言不省北征紀錄云時首倡北伐者薛嗣昌侯益嗣昌後被黜死然每事猶關白宰相益則專出貫門罪尤大北盟會編云初和詵以收燕山圖來上安撫吳玠等皆獻議取燕雲繫年要録云時參謀官宇文虛中諫勿開邊隙不聽　六月耶律聶呼卒妻蕭妃稱制先是聶呼立改怨軍為常勝軍擢其渠帥鐵州郭藥師諸衛上將軍至是以涿易二州涿州在順天府西南百四十里易州在保定府西北百二十里歸宋攷異中興叛逆傳云藥師以金吾衛上將軍守涿州因其刺史蕭慶餘遣趙鶴壽送款于貫將兵八千五百并一州四縣歸朝北盟會編云藥師以涿州降高鳳以易州降宋史誤連為一且事在九月而東都事畧作八月陳均九朝編年備要與北盟會編同史本傳又與宋史同今從之　藥師尋以宋兵六千人奄至燕京甄五臣以五千人奪迎春門皆入城蕭妃令閉城門與宋兵巷戰藥師大敗失馬步走踰城免宋人猶厚賞之攷異繫年要録云時中山守臣詹度言燕人無主願納土始議再興師詔貫攸無歸異議者斬安陽宋昭疏論女真決先敗盟竄連州宋史紀事本末云七月貫復以劉延慶為都統制九月藥師降授恩州觀察使為鄉導至良鄉為蕭幹敗及入城后密報幹還擊之兵敗走免劉世宣死馬延慶燒營遁幹追至涿水還契丹國志於白溝不言敗而襲城之役謂藥師使延慶又異通鑑輯覽云燕人知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誚之藥師尋加武泰節度使北盟會編云時蕭妃遣使納款乞數州地為南朝外屏貫不許

冬十二月帝親伐燕京宗望原作斡离不率兵七千以先之都古嚕納出得勝口尼楚赫原作銀朮可出居

庸闕羅索原作婁室為左翼博勒和原作蒲盧火為右翼進次居庸關遼統軍都監高陸原作高六等來送款至燕京入自南門使尼楚赫羅索陣於城上遼知樞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樞密使曹勇義副使張彥忠參政康公弼僉書劉彥宗等奉表降百官詣軍門請罪詔釋之御德勝殿羣臣稱賀命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妃遁攷異遼史天祚紀云蕭德妃五表於金求立秦王不許乃以勁兵守居庸關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遂大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宋史徽宗紀云九月金遣徒孤且烏歇等來議師期尋遣趙良嗣報聘十一月金遣李靖等來許山前六州十二月復遣趙良嗣報聘是月藥師敗蕭幹於永清縣繫年要錄李靖外尚有烏凌噶色呼美靖賓州人交聘表均未載畢沅續通鑑云十月復遣良嗣如金金遣李靖王度喇薩魯謨來時貫再舉伐燕不克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金乃分兵三道遂克燕遣兵送良嗣還且致俘北盟會編載金國書畧云適憑使傳特示音題然已露于深悰斯未洽于舊約載惟大信理有所陳爰念前言義當可許又云除許燕京及六州屬是餘平灤營三州縱貴朝克服亦不在許與之限如武廣務于侵求諸處難終于信義云云馬擴茅齋自叙云時良嗣在金作詩曰朔風吹雪下雞山燭暗窮廬夜色寒聞道燕然好消息曉來驛騎報平安某和詩曰未見燕銘勒故山耳聞殊議骨毛寒願君共事烹身語易取皇家萬世安所載較詳

七年九月以後為太宗天會元年春正月甲子遼平州節度使時立愛攷異遼史作錫凌阿降詔曲赦平州攷異本傳立愛遷遼興節度金遣韓詢入平州招降立愛請先下詔撫慰許之命沃赫阿里為之副至覺為留守立愛乃去平州歸鄉里是立愛本官平州而遼史云蕭妃遣錫凌阿知州事毅拒弗納恐誤今從史

己卯宋使來議燕京西京地攷異大金國志云燕雲之地有居庸關金坡關古北口松亭關榆關諸險要乃蕃漢之界當時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可保然平營灤三關州契丹據之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隸之號平州路至石晉所賂諸州建燕山為燕京以控六郡號燕京路宋初議割地但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不知平州與燕山異路金破遼得據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故幹離不自平州入攻此當時不明地理之故也所載較詳北盟會編正月良嗣自金還得金國書畧曰遠辱華函繼形溫問因遂成于小補感特既于隆儀載循計議之辭未悉聽從之諭致煩馳報冀示誠音云云以其詞多不具載

二月宋復使趙良嗣攷異畢沅續通鑑良嗣外尚有周武仲馬擴今從太祖紀來請加歲幣以代燕稅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并計議西京等事癸卯尼楚赫道拉原作鐸剌攷異北盟會編作寗朮割耶律松度剌如宋戊申詔平州官與宋使同分割所與燕京六州之地攷異北盟會編載金國書畧云

使軺荐屆禁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隣之意後成誓約永保惟和詞多不具載宋史紀事本末云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并得之復遣良嗣往不許乃與李靖來且索燕京租稅時左企弓獻金主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還金聞遼主欲復故地乃悉斷橋梁焚次舍以防之黼欲功速成復遣良嗣于歲幣外許每年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諸事金遂遣寗朮割等持誓書來帝曲意從之復遣良嗣往并許糧二十萬石四月金始遣楊璞來割燕京六州地庚子命貫等往所得七空城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為副詔班師黼總治三省事貫封廣陽郡王良嗣延康殿學士繫年要録作檀順薊景四州蓋涿易係宋人自取平燕録云時金用阿骨爽計寸金寸土裹取殆盡席捲而東回往白水泊大金國志云金許還西京而誓書無一語及之皆良嗣與寗朮割共為欺罔卒啟兵端通鑑輯覽云仁恭無獻地求援之事營平二州當唐莊宗明宗時契丹攻陷灤州乃太祖自置京東攷古録亦同續綱目本長編之說不足信畢沅續通鑑云金主初約并未許還西京宏簡録云金叛盟良嗣坐竄郴州以御史胡舜陟言詔廣西運副李昇之梟其首妻子徙萬安軍所載較詳

詔改平州為南京以張覺攷異遼史作張瑴平州義豐人賈子莊陷燕記作張瑴曹勛北狩見聞録作張珏為留守覺在遼第進士官遼興節度副使至是來降擢留守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遼主走西山平州軍亂殺節度蕭諦里衆推瑴領州事練兵為備金使康公弼往覘還言無足慮乃加平章事兼留守續綱目諦里作迪里太祖紀均未載今從紀

三月宋使盧益趙良嗣馬宏以國書來夏四月復書於宋攷異北盟會編載金誓書畧云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末云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應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如變渝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為定詞多不具載畢沅續通鑑云宋舊制待遼使禮遇有限且迂其程途次第燕犒防微杜漸意也及黼遣良嗣唯務欲速自燕山至關下限以七日凡金使四五往返皆然每至傍陳尚方錦繡以誇富盛金人益生心要索不已所載較詳

癸巳命實古訥原作習古迺亦作實古迺嘗與尼楚赫言遼可取太祖計遂決官東南路都統後移治高麗鎮東京博勤和監護長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關徙之內地

五月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同士民北徙赴廣陵過平州覺使人殺之於栗林下攷異遼史天祚紀云瑴時名李石議遣張謙召企弓等至灤河西岸令趙秘校往數十罪縊殺之許採陷燕録云殺遼宰相四人宋史亦謂殺企弓等四人而史本傳祇企弓一人被殺餘皆令終今從覺傳遂據南京叛入於宋宋人納之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瑴遣李石改名安弼趨至燕京納款黼勸帝許之良嗣諫不聽北盟會編云覺欲通韓慶民結四軍窺燕徽宗令詹度密加招諭遂遣張鈞張敦固來納土又安弼作汝弼亡遼録云時學士趙敏修李處能自海島赴闕出入王黼蔡攸第勸納覺所載較詳攷平州歸宋宋史在宣和五年即天輔七年為

遼之保大三年也遼史繫于保大四年疑有誤今從史時覺兵五萬屯潤州欲脅遷來潤溼四州南路軍帥棟摩原作闍母自錦州往討之敗之於營州遼史地理志云本漢遼東無慮縣號臨海軍統州一縣二遼史地理志云本柳城郡號鄰海軍治廣寧縣欲乘勝攻南京以暑雨不可進退屯於海壖無何再擊之於樓峯口敗之攷異阿里傳是役也阿里蘇都哩呼拉布三明安之力居多宏簡錄云九月敗覺將王孝古於新安紀均未載復與戰於兔耳山方輿紀要云在永平府撫寧縣西七里雙峯聳峙絕頂有潭嶺上廣平可容數萬人棟摩敗績覺報捷於宋宋建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度使張敦固等皆加徽猷閣待制攷異畢沅續通鑑敦固外尚有衛甫趙仁彥張鈞宋史覺加同平章事以銀絹數萬犒軍覺復整軍來烏雅富埒琿紿諸將曰敵軍少急擊可破也若入城不可復制遂合戰破之　十一月太宗命宗望問棟摩罪并代領其軍發廣寧即營州附郭邑下瀕海諸郡縣會覺聞宋犒賞將至出迎宗望引兵襲之戰於南京城東大敗之覺奔燕宋師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後安置道州卒匿之甲仗庫宗望以納叛責宋并索覺安中斬貌類者當之識其非乃殺覺函其首來獻自是降將卒皆解體卒用此為兵端攷異大金國志云宋令李安弼賫詔賜穀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穀均為金獲歸曲宋朝亡遼錄云覺為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金來索帝不欲與安中與藥師再三執奏乃縊殺之謀夏錄云隱藥師軍中命安中行刑語不遜遂斬之宋史紀事本末謂匿王宣撫甲仗庫既死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藥師曰若來索藥師亦將與之乎繫年要錄云時命藥師斬覺首送金　方覺之奔宋也城中人執其父及二子以獻戮之軍中本傳覺子謹言後仕世宗為勸農使卒贈輔國將軍宏簡錄謹言作僅言張忠嗣張敦固降遣使與敦固入城招諭復殺使者以叛是月詔諭南京割武朔二州入於宋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時朝廷以山後諸州請於金金主靳立將許之因粘沒喝言乃止以武朔二州來歸所載較詳按遼史地理志云武州即歸化州朔州本漢馬邑地號順義軍

太宗天會二年春正月命貽宋書索俘虜叛亾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宗望請勿割山西郡縣與宋帝曰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既而以宗翰言罷之三月命宗望以宋歲幣銀絹分賜將

士有功者　南京將劉公胄王永福棄家踰城來降以公胄為廣寧尹永福為奉先節度使夏五月棟摩克南京殺都統張敦固攷異馬擴茅齋自敘云吳乞買立遣奚人富謨漢人李簡充國信使副宋遣張瑑馬擴往燕山宋史徽宗紀正月為金主輟朝遣連南夫弔祭金國三月金來匄糧不與五月金使告嗣位七月遣許亢宗往賀九月金遣富謨弼獻遺留物畢沅續通鑑云是歲七月金攻蔚州殺守臣陳翊陷飛狐靈邱二縣逐應州守臣蘇京譚楨坐免官仍以貫為宣撫貫尋使馬擴至雲中議山後地歸為貫言金包藏禍心願速營邊備貫不能用史未載攻蔚應二州事今削而不書

三年秋八月詔有司揀選善射勇健之士以備宋冬十月命諸將分道侵宋南京路都統宗望自南京入燕山至三河在通州東七十里及宋郭藥師張企徽劉舜仁戰於白河方輿紀要云在今通州東二十里源出宣府衛龍門所東滴水崖東流入密雲至通州界經武清縣東入直沽大破之藥師降燕山州縣悉平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藥師初與詹度同職軍橫暴度莫能制命蔡請代度藥師遂專制一路增兵至三十萬仍用契丹服飾朝廷疑之進太尉召入朝不至令貫行邊察之藥師迎拜稱為父遂釋然邀視師至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掉旗一揮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失色歸為帝言必能抗虜蔡攸亦力主之故內地無防制屢告變皆不省及兵敗遂刦靖及呂頤浩降東都事畧云常勝軍在燕計口給錢糧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難給乃下諸路起免夫錢六百二十萬億以助之天下困弊北征紀實云黼起免夫錢計六千二百餘萬緡以二千萬應副燕山又藥師忌張令徽每抑之只加承宣使故金兵至令徽先降藥師亦降敗聞羣小匿不奏除永清節度燕王令徽郡王令世守燕然無及矣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藥師初降宋賜第京師喜飲酒尚醞絕品曰小槽真珠紅者日賜一樽置驛送嘗至京召入禁凡寢殿與密珍奇之物悉令縱觀又云令徽本契丹舊將官居藥師上今反為副常快快安中薦為節度使及戰望陣降大軍遂潰方輿紀要云今保安州東合河鎮有藥師城係藥師守燕山時所築許採陷燕錄載藥師降表云七遼無可事之君大金有難通之路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之式臨敢忘困獸之猶鬬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敢犯今馬北面祈天地之量並容王樞作也詔以藥師為燕京留守給金牌賜姓完顏用為鄉導凡宋事虛實盡知之宗望得懸軍深入約質納幣割地全勝以歸者藥師能測宋人之情中其肯綮故也及命諸將討兩鎮藥師破順安軍營殺三千餘人子安國仕海陵復姓郭從南侵以刑部尚書為副都統被衆所殺攷異大金國志云斡离不師還奪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遼東西尋因其家富悉奪其貲又云伊都叛粘罕下平州守藥師于元帥府獄得免以其家富盡奪之北盟會編云斡离不發常勝軍歸本貫至松亭關盡殺之於是起

義八千人皆盡後藥師與家屬同往山西拘之於洎淀中方金人北去嘗以兵至磁州取寄收銀三十萬兩知州趙將之不能拒後轉運張格欲斬將之郎中黃鍔救免本傳均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

江西峽江訓導泮卿李有棠編纂

太宗滅遼遼主被俘後事附 伊都附

太祖天輔七年秋九月太宗即皇帝位改元天會本名烏奇邁（原作吳乞買亦作吳乞馬攷異鐘邦直行程錄云名惧小字吾克埋）改諱晟世祖第四子太祖同母弟遼大康元年乙卯歲生初為穆宗養子收國元年七月為安班貝勒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五年命貳國政至是乃即位　冬十月詔以空名宣頭百道給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原作粘罕）命以便宜從事　十一月羅索（原作婁室）破朔州西山擒其帥趙公直貝勒魯魯別及博爾蘇（原作勃列蘇攷異宏簡錄作勃剌速）破走伊實布達（原作乙室白答）於歸化己巳徙遼國來降四州之民於瀋州（遼史地理志云本挹婁國地號昭德軍統州一縣二）　十二月以古倫貝勒杲為安班貝勒宗幹（原作斡本）為古倫貝勒

二年春二月宗翰乞濟師詔選精兵五千給之　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閏三月烏庫哩（原作烏虎里）達魯特（原作迪列底）兩部來降舍音（原作斜野）襲約尼（原作遙輦）札古雅（原作昭古牙）走之并破奚七巖而撫其民秋七月烏琿（原作烏虎）部及諸營叛以齊（原作昊）貝勒昱等討平之八月六部都統達蘭（原作撻懶）擊走札古雅殺其隊將克爾叟（原作曷蘇爆）等又破降駱駝山金源（縣名屬大定府）衆來降興中府降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斡魯奏遼詳袞（原作詳穩）托卜嘉來降言耶律達實自稱為王置官屬有戰馬萬匹遼主從者不過四千戶步騎萬餘欲趨天德駐伊都谷（原作余覩谷）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其討達實則俟報下十一月棟摩（原作闍母）下宜州（本遼西絫縣地號崇義軍）拔杈枒山（今廣甯衛西北六十里有

際牙山未知是否見方輿紀要殺節度韓慶民攷異陔餘叢考韓慶民盡節於遼其妻又盡節於慶民遼史宜有專傳竟畧之而載入金史此編次之失撿也遼史天祚紀云是年七月天祚再謀出兵復燕雲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雲内等州南下武州爲金兵敗于昻河下水復趨山陰托卜嘉等降紀未載

三年春二月羅索獲遼主於伊都谷賜以鐵券攷異遼史天祚紀云是年正月天祚過沙漠金兵忽至徒步走得脫至天德逸次絕糧珠展進麨與棗宿民家拜爲節度使趨黨項以小呼魯爲招討使二月至應州新城東爲羅索獲契丹國志云天祚趨漁陽嶺粘罕復回雲中乃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宋與夏未決婁宿馳至跪於前曰奴婢不佞乃以甲冑犯天威因奉觴進遂俘以還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六他寶稱是皆委之逌值大雪有轍跡遂爲金兵所及按珠展即蕭仲恭後官宰相見本傳亡遼錄云天祚兵敗於遼遇水還奔山金司小胡虜密報粘罕遣騎劫遷入雲中茅齋自叙云天祚欲趨武州南投宋朝隨行僧勸其徑歸女真從之兀室遣人護送歸國松漠紀聞云天祚走小骨碌兵敗逸去粘罕分兵布武朔境上遇之騎兵將加執縛叱曰爾敢縛天子耶因使拜阿骨打像遺歸國北征紀實亦同紀載各異畢沅續通鑑云黑龍江有洛索碑具言擒天祚事是擒天祚者爲洛索非粘罕也至被擒年月宋史繫之宣和七年正月即是年正月也亡遼錄載在保大四年秋乃宣和六年秋惟元符詔旨與史同作是年二月夏四月詔以遼主赴京師五月蕭巴錦原作八斤獲遼玉寶來獻秋八月斡魯以遼主至京師甲辰告於太廟丙午入見降封海濱縣名屬瑞州王冬十一月以降封遼主詔天下攷異亡遼遺錄云天祚降書末曰念秦漢之仁恩誕敷濡澤誚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乞諧軹道之留免效新安之禍云云秀水閑居錄云童貫至河東聞天祚匿近塞報金人取之乃露章稱賀其詞爲舍人王雲作或云宇文虛中識者嘆息賀表畧云遣李嗣本統兵斬首四千餘級内有首領劉忠廖等二十三名劉慶等四名奪獲粮械無算耶律氏滅亡見北盟會編又畢沅續通鑑云金初疑宋匿天祚遣使來索貫使諸將出境搜之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息太宗紀未載

四年春二月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亡去詔誅其首惡餘並釋之

熙宗皇統元年春二月加封海濱王延禧爲豫王攷異遼史天祚紀云王後以疾終年五十四立二十四年皇統五年葬於廣寧府閭陽縣乾陵旁大金國志云王削封後築城長白山東居之逾年卒史均未載竊憤錄謂海陵正隆六年大閱兵馬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不足信

四年冬十月遣使祭遼主陵

海陵正隆六年秋七月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

世宗大定十七年春二月詔遼豫王等子孫被害者各葬於廣陵河南舊塋尋詔其親屬未入本塋者遷祔之

遼末有耶律伊都（原作余覩攷異松漠紀聞作余都姑北征紀實作俞覩）者宗室子仕遼至金吾衛上將軍東路都統太祖天輔元年與耶律瑪格（原作馬哥）軍於渾河（通鑑輯覽云在今奉天府承德縣南源出邊外下流至海城縣入遼即小遼河也）北尼楚赫（原作銀术可）希尹（原作兀室）拒之不敢戰而遁二年龍化州人張應古劉仲良來降伊都復取之太祖已取臨潢府（舊名西樓即遼上京地縣五）賜詔招諭及班師棟摩等還至遼河方渡伊都來襲完顏布達（原作背荅）烏塔等力戰却之獲甲馬五百匹完顏特庫（原作特虎）死焉五年伊都因遼主遊畋荒政倚任樞密德呼台（原作得里底）及其子摩格委以軍事長子晉王賢不得立為儲副欲與伊共圖大計弗果（攷異遼史晉王傳伊都實有謀立事與此同而天祚紀謂係奉先誣告未知孰是）遂率部族送款於咸州并求援接召入見賜坐班同宰相命以舊官領所部徙其家屬於內地自伊都來降益知遼虛實用為鄉導久之耶律瑪展（原作麻吉）告其謀叛都統杲言於帝召問之杖其黨道拉七十餘釋不問太宗天會二年大舉南侵宋伊都為元帥右都監擊敗宋師於汾河（方輿紀要云汾水源出太原府靜樂縣管涔山行經千三百四十里至滎河縣北入大河）北擒其將郝仲連張關索統制馬忠殺萬餘人宗翰復南下伊都留西京（攷異續綱目云天會九年尼瑪哈以伊都遼之宗族必知其巢穴以蕃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之使攻達實軍于和勒端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道計三千餘里夫死者不可勝計大金國志和勒端城作漠北曷董城史未載）十年謀反為耶律努格所告亡去其黨燕京統軍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默（原作特謀葛）自殺遼部（攷異宏簡錄作節度使土古廝）斬伊都及其諸子函首來獻（攷異契丹國志云余覩為金西軍大監軍久不遷怏怏有異志盡約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適悟室自雲中來中途獲其叛書即回燕誅統軍余覩父子遁入夏不納投達靼詐出迎遂擒殺之凡與謀者皆伏誅契丹漢兒之黠者悉不免大金國志云燕京統軍稿里族誅并分捕叛黨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部族亡入夏國及沙漠者無數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既殺余覩并殺粘罕次室蕭氏本天祚元妃也蔚州守蕭特毛可及平州守郭藥師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

尋免以藥師家富盡奪之留守李處能預逆謀謀誅金主以粘罕不能無駁各決杖降有差
繫年要錄處能於宣和末歸宋拜延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惡既以去史均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六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太宗克汴

太宗天會三年即宋徽宗宣和七年也夏六月遣李用和等充告慶使以獲遼主告宋攷異畢沅續通鑑用和作孝和且係於九月云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金將舉兵先使來覘也時河東奏宗翰至雲中頗經營南下命童貫行邊且議割雲中地然其謀已深懼宋為備且多為好辭以給之及清化縣榷鹽場中燕山府金擁大兵南來守臣蔡靖及呂頤浩李與權入奏大臣以郊禮在近恐礙推恩匿不聞靖餘杭人北盟會編同大金國志云金獲天祚連遣三使供應疲弊實覘道路會義勝常勝二軍畔歸蓋知虛實劉彥宗伊都力勸南侵宗翰計遂決史均未載冬十月詔諸將侵宋以安班貝勒杲兼領都元帥伊拉齊貝勒宗翰原作粘罕兼副元帥希尹原作兀室為元帥右監軍伊都原作余覩為元帥右都監自西京入太原方輿紀要云古冀州地秦置太原郡兩漢為并州唐號西京領州五縣二十六部路軍帥達蘭原作撻懶為六部都統舍音原作斜野副之宗望原作斡离不為南京路都統棟摩原作闍母副之知樞密院事劉彥宗兼漢軍都統自南京即平州入燕山大金國志云時斡离不主東路建密院於燕京彥宗知院事粘罕主西路建安院於雲中時立愛知院事故人皆號為東西朝廷丁酉因宗望言以棟摩為南京路都統蘇赫原作歸喝副之宗望為棟摩劉彥宗兩軍監戰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十一月貫至太原遣馬擴往宗翰責行庭參禮擴請蔚應飛狐靈邱之地宗翰曰汝尚欲兩州兩縣耶別割數城或可贖罪擴歸告貫始驚未幾王介儒薩里穆爾來復勸貫速割大河以北益憂懣不知所為即托赴闕稟議諭帥臣張孝純固守孝純諫不聽遂進歸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臨事乃奉頭鼠竄何面目見天子乎大金國志金使作撒盧拇云宋使傅察賀正旦至境斡离不執之副使蔣噩等皆羅拜臣服察不屈死之宋史察時官太常少卿字公晦孟州濟源人北盟會編云察死將官蔣漢英命軍士沙立裹其骨歸事聞贈徽猷閣待制李邴誌其墓靖康小雅云察遇害在薊州玉田縣韓城鎮所載較詳十二月宗翰下朔州進克代州在太原府東北三百五十里繫年要錄云冬國相宗維檄宣撫使問罪遂侵河東按宗維即粘罕耿氏痛哭流涕編載此檄文係之三年十一月三十七日蓋起兵之日距檄書則在十二月見宋史乙卯中山降攷異宏簡錄云時中山戍將王彥劉璧率部下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戍兵三萬于

隘口力戰死之朮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所載較詳按中山在真定府東北百二十里今定州是遂圍太原攷異大金國志云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關遂圍太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諸守將孫翊李嗣本賀權冀景耿守忠或降或遁金師如入無人之境粘罕始有輕中國心然遇城必攻故比幹离不行稍緩馬續綱目云時代州罵賊死者尚有巡檢李翼忻可與李嗣王唐臣劉子英閻誠翼贈武德郎封氏紀年云孫翊知朔寧府與金戰被殺宋史云朔州守孫翊援太原為麾下所害府州守折可求亦敗于交城方輿紀要云金圍太原孫翊赴援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敗沒關在太原府西北六十里畢沅續通鑑云朔州守將孫翊勇而忠出與金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紀載各別伊都破宋河東陝西援兵於汾河北布希原作蒲莧敗宋兵於古北口方輿紀要云在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亦曰虎北口兩崖壁立凡四十五里為險絕之道宗望大破宋軍於白河郭藥師等降定燕山州縣時王伯龍當其左軍麾兵疾馳蹂之宋軍亂諸軍乘勝進擊藥師以是大敗攷異大金國志云金兵初破檀薊州藥師兵屯近郊戈甲鮮明金人初見亦懼及交戰金兵已北張令徽等先遁金追之藥師遂降所載較悉宗望進破宋兵於真定方輿紀要云古鉅鹿郡亦曰常山號恒州領州五縣二十七時富埒琿將漢兵千騎與蒙克攻真定進取贊皇屬定州所獲人畜甲仗無算遂薄信德府即今順德府初宗望欲攻信德恐難下議未決大臬獨率本部兵選善射者射其城樓別以精兵潛升樓角遂克其城攷異大金國志云宗望使王汭來取和議書聞徽宗內禪大驚欲回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遂至信德府不移時克之執守臣楊信功先攻保州安肅軍不克北盟會編云時用蔡攸議發安肅保信二軍復為梁門遂城縣及燕山既下安肅保信莫之能禦沈琯南歸錄云金聞宋內禪皆驚斡离不謂太史曰爾前日言南朝帝星復明今驗矣以金帛賞之按斡离不初告蔡靖以講和請留燕沈琯恐中輟遂草和議書達金廷宋金議和自此始史未載宋史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分兩道入攻詔內禪辛酉即位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重日相摩盪久之

四年春正月宗弼原作兀朮一作烏珠攷異國語解云兀朮曰頭即武諸取湯陰屬彰德府大臬攻下濬州即今濬縣屬大名府攷異太臬傳作三年事時軍至濬州宋人已燒河橋宗望下令軍中有能先濟者功為上大臬捕得十餘舟徑渡擊其守者奪其戍柵由是諸軍悉濟遂下之達呼布原作迪古補攷異通鑑輯覽云又作敵古本洪郭舊作黃摑取黎陽縣名在滑縣西二里今廢有白馬津為大河津渡處己巳諸軍濟河戊午取滑州即今滑縣屬大名府攷異持嘉琿傳宗望伐宋孟陽之戰敵中軍徑薄其營琿與諸將擊敗之追殺

至城下而還阿里傳孟陽之役阿里扼橋渡力戰紀均未載通鑑輯覽云欽宗受禪後聞金兵南下悉以禁軍付內侍梁方平守黎陽何灌言於白時中不從金帥至卽鄆遣藥師以二千騎前驅破相濬二州達呼布兵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金旂幟卽燒橋遁灌退保滑州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破滑州灌奔還宋史何灌字仲原祥符人時中字蒙亨壽春人所載較詳

宗望使吳孝民等入汴方輿紀要云即河南開封府領州四縣三十汴京以汴水得名汴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城入泗即禹貢灉水春秋之邲水秦漢曰鴻溝

問宋取首平山童貫譚稹詹度等

宋太上皇帝出奔考異通鑑輯覽云上皇東行如亳州百官多潛遁過浮橋衛士攀望號慟貫使親軍射之中而踣者百餘人蔡京亦盡室南行上皇至鎮江時王黼被殺于雍卯賜李彥死籍其家朱勔放歸田里尋伏誅追殺梁師成于貶所京竄儋州至潭州死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攸及脩皆賜死宋史貫少出李憲門初主杭州明金局蔡京由之進京號公相貫號媼相尋使御史張澂斬之于南雄梟首闕下京字元長興化仙游人長子攸字居安師成守道黼字將明祥符人勔蘇州人沖子良嗣亦被誅後治棄河罪斬梁方平于市皆自陳東發之也字少陽丹陽人後用潛善言斬于市布衣歐陽澈同死澈字德明崇仁人沈良靖康遺錄云黼至負固村遣使追斬之因呼負國村靖康前錄云在應天府杞縣南十里畢沅續通鑑云為聶山所殺趙甡之中興遺史云師成安置循州未行自殺靖康別錄云貶彰化行至八角鎮賜死八角鎮在順天門外蔡絛國史後補師成得罪縊殺之以自縊聞贈太師所載互異

癸酉諸軍圍汴考異大金國志云藥師嘗打毬於牟駝岡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導斡离不奄取之李綱傳信錄云上即位召對宰相白時中李邦彥請出狩綱力諫拜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曹曚副之靖康前錄云時中等勸帝幸襄陽駕至南薰門綱與燕越二王懇留賺具陳軍情方止治戰守之具八日粗畢以前軍居通濟門外護延豐倉後勤王兵至賴之以濟幼老春秋云邦彥為懷州銀匠浦之子美姿容阿附梁師成薦用至宰輔號浪子宰相宋史綱字伯紀邵武人諡忠定

甲戌宋使李梲考異大金國志作李鄴東都事畧作李鋭北盟會編鄴與梲係二人同使金營外有高世則為副今從太宗紀繫年要錄云鄴鉅野人梲臨沂人靖康前錄云鄴歸盛談敵強以濟和議謂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時號六如給事來謝罪且請脩好宗望許之并約質割中山河間方輿紀要云府名在唐宋為瀛州領州二縣十六太原三鎮地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載書稱伯姪宋以康王構字德基道君第九子母為韋賢妃初封蜀國公廣平郡王進康王少宰張邦昌為質上誓書地圖

癸未諸軍解圍考異通鑑輯覽云帝召羣臣議邦彥力主和李綱以為擊之便不聽使鄭望之往會金使吳孝民來因命梲為使至金軍恐怖喪胆失其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努耶律忠王汭等偕來時攻宣澤天津景陽等門李綱力戰禦之斬數千級何灌戰死統制馬忠又破之於

順天門金師銷斂邦彥力勸從金議括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餘悉如約綱上言金幣數太多三鎮不可割親王不當往樂從命沈晦先往邦昌初亦王和不意身自為質遂與王達金營綱獨留三鎮詔不遣宋史天津門作通津門時金陷陽武知縣事蔣興祖死之望之彭城人北盟會編云金使三寶奴外尚有高永張愿恭詔中書侍郎王孝迪收簇金銀得金三十萬兩銀千二百餘萬兩及祖宗寶藏乘輿服御之物悉數津送靖康前錄云孝迪出榜籍士庶所有否則男子殺盡婦人虜盡宮室焚盡金銀取盡謂之四盡中書所載較詳

二月宋將姚平仲兵夜襲宋營擊敗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金史作平仲率兵四十萬東都事畧作萬人中興遺史作七千云是役也宋將陳福沒於陣楊可勝被執不屈死靖康前錄云西將陳閒死之繫年要錄云平仲後隱九江山中高宗召之不出陸游清尊錄云人嘗有見於廬山者史均未載通鑑輯覽云時种師道入援拜同知樞密院統四方勤王兵請緩給金幣俟其情歸扼而殲諸河邦彥不從綱言金人貪婪無厭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勤王兵且二十萬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會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夜率萬騎斫敵營兵敗亡去綱與諸將出救戰于幕天坡卻之師道復請劫寨及每夕擾之邦彥不能用宋史師道字彝叔世衡孫少從張載學贈少保謚忠憲弟師中字端孺平仲為古子皆屬山西人也

己亥宗望復進師圍汴宋使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以書來改以肅王樞為質遣康王構歸師還攷異通鑑輯覽云金王汭來責詔罷綱以謝金人陳東上書請復用軍民集者數萬欲毆邦彥走免殺內侍朱拱之等數十人命復綱右丞遣宇文虛中往辨以肅王代康王邦昌還北盟會編云代綱者為蔡懋禁教矢石陰懷二心時城上有皁旗紅燈皆宦官欲為內應者所為金遣崇義節度使大懷仁龍州團練使耶律忠送還康王書云使至迭承來諭請送康王備聆聖心懷注之切今如命遣送前去緣以康王父留軍中謹贈金一萬錠聊用壓驚式表微意懋確子錢士升南宋書云襲營後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為動宗傑疑非親王更請肅王乃得還時副肅王者尚有駙馬都尉曹晟畢沅續通鑑云金遣韓光裔告辭帝使虛中持綱所留三鎮詔往金師北去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不許尋用綱言分遣諸將追金兵及于邢趙間相去二十里宰執密啟追還將士解體靖康遺錄云金師北歸所過殘破自京至黃河數百里井閭蕭然屍骸無算所載較詳

壬子以滑濬二州與宋宗翰定威勝軍宋史地理志云在潞州銅鞮縣亂柳石圍中領縣四下隆德府即今潞安府領縣八次澤州在潞安府南百九十里領縣四

三月尼楚赫原作銀朮可圍太原攷異方輿紀要云金圍太原久不下於城下築城居之號元師府內外斷絕城中大困史未載舊宗翰還西京攷異北盟會編云金破威勝軍守臣詹丕遠被殺帝聞粘罕兵次高平遣路允迪滕茂實往且告割三鎮畢沅續通鑑云宗翰聞宗望議和亦遣人來索賂宰相拘其使不與乃分兵破忻代折可求劉光世均敗平陽潰卒導入南北關李植以威勝軍降破隆德府知府張確通判趙伯臻司錄張彥適死之進屯澤詔种師道師中姚古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續綱目李植作李楨時行移文字出

樞密者則迫令破賊出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師中患之方輿紀要云南北關在靈石縣東八十里宋史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封鄜王謚武僖夏四月耿守忠
大敗宋人於西都谷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東兵正將古沅與金人戰於交城縣死之北盟會編云粘罕破黃迪諸寨悉被害史均未載五月宋种師中以兵
十萬出井陘即勾注山一名雁門關在代州西北二十五里據榆次方輿紀要云縣在太原府東南六十里完顏和尼原作活女托克索破之於
殺熊嶺方輿紀要云在文水縣西六十里斬師中於陳托克索復與巴爾斯原作拔离速敗宋姚古軍於隆州谷方輿紀要
云祁縣有隆州谷明洪武時於此建關盤陀驛在縣東五里攷異通鑑輯覽云太原圍不解詔師中出井陘與古犄角復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會尼瑪哈還雲中覘者以為將遁許翰信之屢趣戰師
中乃約古等俱進為和尼敗至殺熊嶺古等不至師中力戰死進敗古軍于盤陀嶺退保隆德事聞安置古廣州贈師中少師謚莊愍大金國志云師中為婁室所破靖康小雅云先鋒楊志不戰
適參謀官黃友戰沒傳信錄云師中心輕敵金乘間衝突諸軍射卻之尋以賞不足而散師中為流矢所中死之中興遺史云師中戰沒師道告病歸耿南仲議出綱為河東宣撫使中丞陳過庭
及陳公輔余應求言綱不當去皆罷之通鑑輯覽河東作兩河為副者劉韐解潛宋史許翰字崧老襄邑人陳過庭字賓玉山陰人友字龍友溫州平陽人官其後八人公輔字國佐臨海人繫年
要錄過庭後沒於金嘗得疾其卒割肋及肝以愈之贈官潞州今潞安府縣八復叛宋兵十七萬圍納托克索巴爾斯皆被圍托克索
麾軍下馬力戰遂潰圍而出　秋七月蕭仲恭使宋還以所持宋帝與耶律伊都蠟書自陳攷異畢沅
續通鑑云先是仲恭來索所許金帛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見留紿館伴邢倧曰金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眾貳於金宜結之使南向金可襲而取也徐處仁吳敏信之以蠟書命仲恭致之
以書獻宗望事聞復議南伐靖康要盟錄載其書甚詳宣和錄同但謂倫還首其書於粘罕為異靖康遺錄云幹离不使蕭慶來拘于都亭驛慶見敏慟哭約共復仇敏奏以書授之李燾長編注
謂蕭慶當作蕭倫王宗沐續通鑑又謂以肅王不歸欲留其使蕭仲恭恐傳聞之譌皆不足信也北盟會編云麟府折可求言夏國之北有遼梁王蕭太師統兵十萬欲結南朝以復怨敏勸帝致
書亦為粘罕所得所載各異今從太宗紀宋史敏字元中真州人處仁字攝之應天谷熟人倧恕子八月耿氏慟哭流涕編書作八月十日詔左副元帥宗翰右副
元帥宗望南侵庚戌宗翰發西京宗望發保州即今保定府攷異北盟會編云粘罕命楊天吉王汭等來詰遺書事并原割三鎮宋遣刑部尚書王
雲使軍前辨明書係姦人偽造非朝廷意并許三鎮祖稅雲歸奏帝大喜吳敏力沮乃止雲疏爭不聽　宋張灝率兵十萬出汾州即今汾州府巴爾斯
擊走之羅索原作婁室托克索等復破之於文水攷異通鑑輯覽云綱至懷州詔罷所起兵宣撫徒有節制名劉韐屯遼州戰敗解潛亦敗于南關名綱還

以師道代而張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洛索于文水小捷明日復戰大潰死者數萬折可求亦潰于子夏山民皆渡河南奔汾晉等州俱空北盟會編云灝為孝純子官採訪使收敗將冀景誅之文水作郭山寨方輿紀要云文水源出永寧州北境之方山流入文水縣境至汾陽縣入汾水亦曰文谷水又子夏山即隱泉山在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子夏退居西河即此所載較詳

劉臻以兵出壽陽屬太原府羅索破之耶律鐸取雄兵三萬於雄州即今保定府之雄縣納延原作那野等敗宋兵七千於中山托紐原作突撚取新樂今屬定州攷異宗望傳時高陸董才敗宋師三千於廣信王伯龍傳以先鋒次保州遇敵五萬破之招降新樂軍民十餘萬太宗紀未載

九月宗翰克太原執經畧使張孝純攷異通鑑輯覽云時孝純力竭城陷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總管王稟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轉運韓揆通判方笈等三十人皆被害張匯節要云稟欲出西門不及自盡死中興遺史云稟負御容縋城投谿死大金國志云粘罕得稟屍大罵踐之而暴于野圍城凡二百六十日軍民前死者十八九韓揆作韓總三十人作三十六人時死節可攷者尚有稟子閤門祗候荀統制高子祐統領李宗顏提舉單孝忠廉訪狄流通判張叔達王逸判官王毖見北盟會編呼沙呼原作鶻沙虎取平遙靈石孝義介休諸縣靈石縣屬霍州餘屬汾州府

辛未宗望破宋种師閔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師閔係師道之誤金史恐傳聞之誤今姑從之於井陘取天威軍宋史地理志云屬河北西路克真定殺其守李邈攷異阿里傳宗望兵圍真定阿里與羅索乘風縱火焚其樓櫓諸軍畢登遂克其城紀未載通鑑輯覽云真定被圍都鈐轄劉翊晝夜力戰城陷自縊死知府李邈被執北去大金國志云邈至燕山劉彥宗逼之降不屈粘罕命殺之談笑赴市先是真守劉鞈守禦備具總管王淵李質練卒數千會太原危急命鞈守遼州辟淵質自隨邈新至旬日城破宋史翊作巷戰力竭之孫氏山亭中縊死係十月事邈字彥思清江人諡忠壯史未書劉翊戰死事今從紀

冬十月羅索克汾州攷異大金國志云粘罕既下太原縱兵汾絳下縣鎮寨壘十數汾州固守進攻逾月乃克之知州張克戩巷戰死之一門死者八人都監賈亶亦死之宋史克戩字德祥侍中耆曾孫諡忠確史於張賈死事均未書石州即今永寧州降芬徹克平定軍遼州降遼州宋置屬平定軍縣二攷異北盟會編云金陷麟州建寧寨知寨楊震及其子居中執中皆被害惟沂中方從征河朔得免宋史謂為遼故將小糊祿所陷史未載

十一月宗翰自太原趨汴下威勝軍破天井關方輿紀要云一曰太行關在澤州南四十五里遂克隆德府攷異北盟會編云粘罕軍至城下通判李諤許送犒軍物民不與以刃中諤城陷殺戮甚衆知府張有極被俘又陷平陽府經畧使林積仁統制劉銳棄城走畢沅續通鑑云宋遣劉琬扼平陽回牛嶺兵潰金遂破平陽河東逢虜記云絳州軍亂太守李彌傳遁帑藏甚富掠奪一空遺史作李元儒又有通判徐昌言亦走紀均未載和尼渡盟津即今孟津今孟縣在懷慶府西北六十里西京永安軍宋史地理志云本乾寧軍周平三關置永安縣屬滄州太宗升

為軍即清州鄭州方輿紀要云在河南府城西北四十里皆降進克澤州時羅索至澤州托克索爲嚮以五百騎爲前驅
往招河陽宋史地理志云縣名屬孟州先據黃河津宋兵萬餘背水陣進擊破之皆格於水遂降河陽攷異大金國志云粘
罕軍至河陽宋宣撫折彥質鎮兵十二萬夾河而守簽書李回以萬騎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擊戰鼓達旦宋師潰散提刑許高許元各軍皆望風潰金兵
悉渡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河陽守燕瑾皆遁宋史欽宗紀作燕瑛旋爲亂兵所殺繫年要錄云高元後至南康謀叛爲守臣李定韓璹所誅北盟會編云粘罕自河陽渡大河分兵五
萬守潼關以扼西兵後范致虛至陝不敢進錢蓋兵出商虢唐鄧而軍散職是故也畢沅續通鑑云致虛會兵八十萬以僧趙宗印爲謀主未嘗知兵至千秋鎮爲羅索敗走還太宗紀均未載
攻懷州克之即今懷慶府攷異通鑑輯覽云懷州被圍守臣霍安國捍禦不遺餘力城破不屈死一門無噍類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訑張諶于潛鼎豐將沈敦張行中及隊
將五人皆被殺宋史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贈延康殿學士畢沅續通鑑云王美投濠死大金國志趙士訑作士譔張諶作訦于潛作丁潛五人作五百人史均未載宗望自真
定趨汴聞宋會諸路軍於睢陽即今歸德府遣達蘭阿里庫將兵往拒敗其前鋒軍三萬於杞縣今屬開封
府取拱州宋史地理志云拱州本襄邑縣隸開封府屬京東西路降寧陵縣名今屬歸德府復破二萬兵於睢陽取亳州今屬鳳陽府敗
宋兵四萬擒其將石瑱庚辰諸軍渡河臨河宋史地理志云縣名屬開德府大名在大名府東南十里二縣德清軍在清豐縣西三
十里開德府今開州在大名府南百六十里皆下遂至汴攷異大金國志云斡离不留韓慶和守真定自侵慶源府宋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之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濬
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抵汴東都事畧云方斡离不兵未渡河遣康王偕王雲往議和止師行至磁州雲遇害王因耿延禧等言回相州宋史延禧爲南仲子雲爲民殺
贈觀文殿學士字子飛濬州人繫年要錄云時因雲言遣王詣河北上金主徽號十八字以止師表文係汪藻草定載丁特起泣血錄博士華初平諫不聽初使南仲辭以子延禧代行所載較詳
閏月宋出兵拒戰宗望等擊敗之時宋人夜出兵焚攻具持嘉暉以二穆昆兵擊走之所當無不
捷當是時阿里與察遜雅薩亦合兵禦之宋軍大潰太尉何㮚以軍數萬出酸棗門王伯龍又以
本部遮擊多所斬獲癸巳宗翰至汴攷異通鑑輯覽云斡喇布時屯劉家寺尼瑪哈駐青城使劉晏來要帝出盟諸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四方遂無一人
至者城中衛士僅萬人分五軍令姚友仲等分領守禦遣使召兵恪請幸西洛何㮚諫止都總管張叔夜胡直孺各將兵入衛金且縱兵攻掠指揮王宗濋敗遁叔夜亦敗還命郭京出禦兵敗沒

于護龍河京南走後至襄陽欲為亂張思正殺之宋史唐恪字欽叟錢塘人南仲開封人叔夜字稽仲侍中耆孫贈開府謚忠文欽宗紀云時都民殺統制官辛亢宗畢沅續通鑑云時有劉孝竭亦效京所為其兵有北斗神兵天關大將之稱又云城中有兵七萬人叔夜亦請幸襄陽天大風雪卒寒噤不能執兵薛應旂通鑑云直孺兵敗被執金人亦於城下都人大懼統制高師旦死之中興遺史云樞密承旨王健創置奇兵自為統領官㮚領之尋作亂殿帥王宗濋捕斬數十人乃定所載較詳

丙辰克汴城攷異岳珂程史云初藝祖修汴城大其基址紆曲縱斜時一人罔測蔡京乃撤而方之靖康戎馬南牧二將揚鞭城下曰是易攻耳遂令植砲四隅隨方而擊砲所壓一壁皆不可守城遂陷其裏城周世宗所築用虎牢土堅密如鐵元將速不臺砲石環攻不能克見方輿紀要

時日已暮宋人猶力戰槍刺中富埒璋手戰益力遂敗宋師攷異通鑑輯覽云金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劉延慶出奔為追騎所殺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死京城破帝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殺金使劉晏其長蔣宣欲邀駕犯圍出不果㮚欲率都人巷戰金宣言和議乃止宣和錄云延慶奪門陷金明池中死子光國攜王黼愛妾張氏逃虜騎至殺妾自縊靖康小雅何慶言作慶彥又內將黃經臣投火死提舉官田灝中箭死宋史欽宗紀云宦者黃經赴火死斬指揮蔣宣李福時大雨雪竟日夜不止赤氣亘天白氣出紫微日赤如火無光所載較詳

辛酉宋帝出居青城方輿紀要云青城有二一在南薰門外宋祭天齋宮也曰南青城其北青城在封印門外則祭地齋宮也宋二帝及金朱后妃所居皆是南青城

十二月癸亥宋帝降是日歸於汴城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帝遣何㮚與濟王栩使金營及還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竟日遂奉帝詣青城蕭慶入居尚書省朝廷動靜皆先關白帝還宮金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於是大括金銀遣陳過庭折彥質往兩河割地分遣廬陵歐陽珣等持詔往珣力諫不聽至深州慟哭勉以忠義金執送燕焚死之靖康後錄云㮚日於都堂飲醇酒謳柳辭聞虜要索乃曰便饒儞漫天索價待我畧地酬伊聞者大驚東都事畧云金索監書蘇黃集及通鑑遣兵百衛光墳北盟會編云尋富鄭公文潞公溫公子孫

五年春正月宗翰宗望使使以宋降表來上攷異繫年要錄云降表係晉陵孫覿秉筆㮚與程振胡交修同潤色之表至淵聖詣端誠殿尼瑪哈設飲別後馬伸論覿草表罪不問表文載靖康要盟錄通鑑輯覽云正月詔兩河民降金不從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營叔夜叩馬諫不聽劉韐自經於金軍二月范瓊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詣青城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中興姓氏錄云韐建州人由進士歷河東宣撫謚忠顯子羽父靖康小雅云若水洺州曲周人由同上舍應詔扺河東議和及二酋圍城責以爽約帝被廢若水抱之大慟罵賊死謚忠愍時金樞密使韓正年高尼瑪哈欲使劉韐代之韐自經按實錄韓正時為尚書僕射非樞密使也見繫年要錄大金國志云與韐同死者徐揆與若水同死者王履韓履開封人贈武勝節度紀皆未載中興遺史云以金帛不足殺戶部尚書梅知禮工部侍郎陳知質禮部侍郎安扶開封尹程振難胡唐老胡舜陟黎確等四人唐老遂死繫年要錄謂唐老未死此誤宋史作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安扶壽子程振字伯起樂平人贈端明殿學士謚剛愍宣和錄云姚舜明王重俣亦杖百夏少曾朝野僉言云執禮四人欲結兵以救二聖與王時雍議不合金假金銀事殺之帝通謁二酋禮數迥異於前不勝憂憤編修胡珵大學士余覺民等上書請駕同宮王明清揮麈後錄云進士黃時偁段光遠上書請斬內侍藍忻等且言不得以金帛久留車駕不報靖康遺錄云金以金帛不足欲縱兵入城帝問蕭慶答云須自見元帥及往粘罕不相見嚴兵護守靖康小錄云時帝所居止一榻二小机繡坐蕭然獨處夜召孫覿等賦歸同二韻詩呂本中痛定錄云上賦詩時字詩曰嗟驕有愧平燕日嘗胆無忘在莒時藻詩曰虜帳夢回驚日外都城心切望雲時語達帥酋遂遲留車駕遺史又云上元日金酋請帝至劉家寺觀燈約赴打毬會即還不果語云七將渡河潰萬屯之禁旅八人登壘摧千仞之堅城宣和錄又云自帝蒙塵二帥既不許見日遣蕭慶須索城中物齎帝傳旨取之幼老春秋云吳幵莫儔持帥府文字請上皇出宮孫傅時雍等乞與諸王后妃偕上皇乘竹轎出城鐵騎簇擁而去百姓痛哭請康後錄云上皇與二酋相見厲聲責之皆無言慶等亦不出少頃少帝見上皇號泣上皇曰汝若聽老夫之言不遭今日之禍蓋嘗勸其出幸為梟所阻也所載甚詳

夏四月諸軍北還

攷異宣和錄云金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置偽官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屋舍焚爇殆盡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墳塚發掘畧遍郡縣為之一空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宋帝北遷 和議附

太宗天會五年即宋欽宗靖康二年也五月以後高宗改元建炎春二月丙寅詔降宋二帝為庶人攷異沈良靖康餘錄云二月六日宣金主詔即丙寅何烈靖康革史作丁卯誤繫年要錄載詔畧曰賂河外之三城既而不與結軍前之二使本以間為既為待罪之人盡為異姓之事所有措置條件並巳宣諭元帥府施行高慶裔宣詔訖蕭慶迫帝易御服時在端誠殿丁特起泣血錄云金去黼袍悉皆撦裂宋史紀事本末云時范瓊劫遷上皇及宗戚等三千人如金軍獨元祐孟后以廢居私第獲免開封尹徐秉哲奉金命盡取之下令五家為保毋得藏匿且使衣袂相聯屬以往俞文豹清夜錄云時上皇將赴金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番使以骨朵擊之死南宋書云初索教坊妓女至皆泥首垢面秉哲令盛飾登車內侍梁平指言宮中珍玩鄧述具錄妃主秉哲皆奉文搜括無一得脫上皇幼子藏民間亦搜出一切徵索皆其經營自旦至暮指顧諠呼不勝其勞人皆服其才而嘆其悖時官開封少尹淄人請康要盟錄載諸帝姬之名甚詳繫年要錄云鄆王楷等三十餘人同詣青城見欽宗實錄恐誤大金國志云宗族自太子諶外王公如鄆王楷等二十四人妃嬪王夫人十六人帝姬十五人諸姬千二百餘人絹五千四百疋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大物段子等千五百萬匹寶印二十九顆宣和錄云內侍鄧珪降金一切呼索皆其謀珍珠四百二十三斤北珠四十斤西海夜明珠百三十八个玉六百二十三斤珊瑚六百斤瑪瑙千二百斤祖宗二百年蓄積掃地盡矣朝野僉言云內侍王仍等亦說粘罕盡取庫藏中興遺史云唯開封府捉事使賓鑒不忍以大宋宗族交送虜人自縊死繫年要錄云金索宗室莫儔勸取玉牒則得實數侍郎邵溥及黃哲匿之給以被焚疏屬獲免袁氏楓窗小牘云李後主手題梁孝元與王槃在荊州焚書事詩曰牙籤萬軸裹紅綃王槃書同付火燒不是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書卷皆薛濤紙所抄惟今朝字誤作金朝徽宗惡之以筆抹去後書竟如讖入金也夏四月宗翰宗望以宋二帝北歸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四月斡离不脅上皇太后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粘没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等由鄭州去靖康遺錄云北狩分四路上皇景肅諸王為一處上及太子燕越二王為一處太長帝姬從鄭皇后為一處帝姬諸王從朱皇后為一處諸駙馬別為一處通鑑輯覽云上皇自離青城諸王後宮載以牛車數百乘郭藥師迎謝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也藥師慟而退斡剌布請王婉容位帝姬與尼瑪哈次子作婦許之帝北行頂青毡笠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滕茂實請行不許遂度太和嶺至雲中時宗澤在衛欲渡河據金歸路邀還二帝弗果從行者張叔夜至界河扼吭死何㮚孫傅至燕山相繼死繫年要錄云㮚在金營謀奉淵聖間道亡歸

事泄被焚死宋史㮚字文縝仙井人進士第一因議立異姓不食死後贈開府大學士傳字伯野海州人贈開府謚忠定靖康野録云初上以太子監國傳為留守及太子出傳不能阻與叔夜送至門繼又取傳及家屬時人非之靖康遺録云傳既遣皇族出城尼瑪哈令至青城見上謂曰相公斷送我一門家眷傳無言而退林泉野記謂傳亦不屈卒附傳謂不知所終曹勛北狩見聞錄云時四太子求王婉容為粘罕子婦婉容自刎死上皇劄與粘罕曰願以身代嗣子遠朝闕廷部令男某等乞一廣南烟瘴郡奉宗祀終天年某即分甘斧鉞一聽大國之命自製表焚之聞邦昌僭位泣下霑襟明日有臣進詩曰伊尹定歸商社稷霍光終作漢臣隣上皇罵曰待其歸時吾已在龍荒北矣至真定二太子請看打毬求御詩曰錦袍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無令撥綽入斜門勛字公顯陽翟人

五月宋康王構即位於歸德今為府州一縣八攷異宋史高宗紀云初欽宗因胡唐老言命閤門祗候秦仔持蠟書拜康王大元帥陳亨伯汪伯彥宗澤副之開府相州諸將漸集兵威稍振以明年五月至應天府即位中興遺史云時帝降指揮其真蹟後在何㮚弟榘之子處得之宣付史館唐老弟世將為兄請謚言及此帝以為偶然不許時帝年二十一冊文赦文皆記室滕康筆中興日歷謂朱勝非撰誤也勝非為邦昌友壻曹勛北狩見聞錄云上皇自出城至過河諭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是中原爭立之象不知民肯推戴康王否因命勛歸出御衣寫字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並持韋賢妃信邢夫人亦寄金環曰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又付拭淚白紗帕曰深致我血淚之痛遂皆哭且曰但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勿以我為念七月始以手書至因建議由海道邀駕歸之出外通鑑輯覽云五月以主和誤國竄李邦彥潯州吳敏柳州蔡懋英州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以請割地安置廣南諸州耿南仲亦竄南雄州死方輿紀要云時金劫帝后自鄭州而北至代度太和嶺入雲中按雁門山有太和巖亦曰太和嶺所載甚詳

六月宗望卒

以宗輔為右副元帥冬十月宋二帝自燕徙居於中京攷異趙子砥燕雲錄云五月道君至燕山居延壽寺二太子兩次請打毬宴會奉卮跪勸道君鄭后七月初淵聖至燕山寓愍忠寺與上皇於昊天寺相見九月仝赴中京館相府院子砥藝祖後令珣子鬬和議初陷燕後遂知台州卒畢沅續通鑑云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尚在燕計口給糧監視嚴密宗室死者甚衆紀未載

十二月詔宗輔侵宋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五月王倫假刑部侍郎充通問使進士朱弁副之傳雩假工部侍郎充通和使趙哲副之用黃潛善等議尋改雩為祈請使副以馬識遠而倫弁哲不遣復以周望充通問使趙哲為副八月雩等至雲中見希尹以二帝表及國書獻留彌月會張浚渡河被殺希尹以用兵責雩遣還乃遣倫弁往時詔求能使絕域者許自陳得宇文虛中劉誨楊應誠劉正彥皆擢用宋史倫字正道莘縣人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通問錄云雩字彥濟臨江軍人李綱所薦繫年要錄云時司馬樸在燕得登極赦書遣持詣上皇為人告金主釋之鐵圍山叢談云上皇命人市茴香得黃紙包乃中興赦書也趙子砥燕雲錄謂二太子得之呈道君洪皓行述謂令商人陳忠密告所載各異

六年秋七月宋帝遣使奉表請和 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五月倫弁等渡河至雲中見宗翰計事留不遣薛應旂通鑑云二月以宇文虛中為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又以劉誨為通問使王貺為副虛中後降金紀均未載 詔進兵以宋二帝赴上京八月降宋上皇為昏德公帝為重昏侯冬十月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韓州 遼史地理志云本果囉國舊治柳河縣遼號韓州東平軍攷異北盟會編云三月遷天眷于通塞州去燕山千五百里給地千五百頃宋史紀事本末云八月金徙二帝于韓州令下之日盡空其城命晋康郡王孝騫等九百餘人仝往給田十五頃種蒔自給惟秦檜不與依撻懶以居厚待之續綱目云十月魏行可假禮部侍郎如金貽書戒以不戰自焚之禍竟卒於金畢沅續通鑑云時為副者郭元邁亦留不遣 庚辰宗翰宗輔會於濮 州名今屬東昌府 侵宋 攷異宗翰傳時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入奏乃下詔伐之按交聘表無王師正名宋史及通鑑均未載豈以王倫字正道而遂致訛今闕疑

七年夏五月巴爾斯等襲宋帝於揚州 今隸江南省 冬十月宗弼 原作兀朮一名烏珠 渡江南侵十二月宋帝入於海 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正月通問使劉誨王貺與楊可輔自河東還行在唯虛中獨留二月金兵至揚州帝奔鎮江遣閤門祇候劉俊民使金軍入對請張邦昌一子弟同行庶可藉口用汪黃議詔尊禮邦昌取其和約藁于常州李綱家并錄用其子元亨及壻繫年要錄云壻為山陽廉布外尚有其兄邦榮及兄壻安陽吳若悉錄用中興遺史劉俊民作劉仲五月復起朝散郎洪皓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通問使龔璹副之薛應旂通鑑云帝遣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于藩臣皓至雲中迫之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願鼎鑊無悔流冷山七月復遣工部尚書崔縱往不屈死皓字光弼鄱陽人縱臨川人同年進士八月又遣杜時亮宋汝為往書云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按皓以七年五月使金八年見尼瑪哈于雲中具載北盟會編交聘表未載

八年夏六月詔以昏德公六女為宗婦秋七月丁卯徙昏德公重昏侯於呼爾哈路 地理志云國初置萬戶後改節度在上京東六百三十里攷異宋史丁卯作乙卯繫年要錄同今從史畢沅續通鑑云從於五國城以將立劉豫故統軍錫庫令減隨行宗室官吏同行者惟晋康郡王孝騫和義郡王有奕六人其餘宗室仲堤等五百餘人內侍黎安國數百人皆留通鑑輯覽云五國城去上京東北千里踰月鄭后崩洪皓遣人以桃梨栗麵獻二帝始知帝即位宏簡錄呼爾哈作鶻里改北盟會編云時撻懶南侵以秦檜隨行為參謀官隨軍轉運使抵淮岸約稍工孫靜掛帆去全妻王氏與兒硯童翁順及親信高益恭等至連水軍為丁禩水寨所執幾被殺因秀才王安道救免檜遂赴行在以范宗尹李回張守薦拜禮部尚書安道及靜皆補官妻兄王㬇先取王氏子為之兒名曰禧檜甚喜賜詔畧曰當干戈之際有社稷之言以忠信篤敬而行蠻貊之邦以請共正直而為神明

之聽四年去國萬里還朝乃升常伯之聯用示匪躬之勸云云紀未書棲懶縱檜還事繫年要錄云時副將劉靖欲殺檜而取其貲不果與檜定計者尚有郎中張炳燒為王曉尊子秀水閒居錄云檜為王氏壻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金取千緡贖其行林泉野記云檜為上皇作書遺尼瑪哈賜錢萬貫絹萬匹及攻楚州縱之厚載而歸俾講和為內助又赦免者安道外尚有馮由義王明清揮麈錄餘話云時楚州守楊揆欲斬檜容管當可勸送赴行在洪皓行述云時有室撚知檜狀皓歸對檜言託寄聲檜色變要錄室撚作錫納所載各異

九年夏六月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冬十一月遷趙氏疏屬於上京畢沅續通鑑云遷者計五百餘人

十一年秋八月趙檽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檽及其壻劉文彥伏誅攷異通鑑輯覽云沂王檽告二帝謀變金人欲令其父子對質會蔡倏力辨其誣乃止王若沖北狩行錄文彥作彥文薛應旂通鑑云紹興二年九月王倫還自金先是倫以困思歸倡為和議烏陵思謀以告粘沒喝因縱之歸會議討劉豫事中格以之以濬致堯為通問使時金天會十年也明年五月致堯還言金欲重臣通使遂寢出師議遣僉書韓肖胄偕胡松年往議和十二月肖胄偕金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豫俾及西北士民在南者且欲畫江益豫與檜前議脗合識者知檜與金合謀矣復還章誼為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肖胄見金主所繫帶光彩絢目注視久之主云此石晉少主獻耶律氏者唐氏日月帶也畢沅續通鑑云為副者給事中孫近且命王倫作書與高慶裔等倫曰姪孫家貧無行京城破兵亂倫徑造御前賜以夏國寶劍除兵部侍郎傳旨撫定太宗紀均未載交聘表亦未書遣使事

十二年阿里與高彪本傳彪本名昭和碩渤海人從征遼宋屢有功卒官樞副舒國公謚桓壯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蕭通破漣水水寨盡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宋史地理志漣水縣名嗣升為州屬楚州安輯餘眾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初章誼至雲中與論三事惟畫疆未定粘沒哈答書遣還八月遣員外郎魏良臣奉表通問時金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十二月良臣還議再遣因魏矼言而罷畢沅續通鑑云為副者宣贊舍人王繪大金國志云時豫乞師南侵粘罕適自雲中入覲與兀室均以為難惟窩里嗢請行遂與撻懶權左右副元帥使兀朮將前軍兵敗而還薛應旂通鑑云金主與粘沒喝議南侵兀朮力言不可粘沒喝斥其偷安紀載俱各異史均未書

十三年正月熙宗即位不改元夏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佶薨遣使致祭及賻贈攷異宋史作四月甲子東都事略作四月乙未繫年要錄引國史拾遺作正月二十五日皆傳聞之誤今從史通鑑輯覽云上皇卒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樸及朱弁在燕山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弁送大行文畧曰嘆馮

弟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氷天洪皓在冷山撰文以祭疏云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於泰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餘俱激壯聞者揮淚樸係溫公兄孫初因納欵使金營復遣書請存趙氏遂北去薛應旂通鑑云五月遣忠訓郎何蘇使金胡寅諫以張浚言仍遣蘇行請使事兵家機權後雖歸復終歸于和史未載宋史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寅字致堂安國子

十五年冬十一月齊國劉豫廢詔置行臺尚書省於汴攷異通鑑輯覽云何蘇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喪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且求河南地十二月倫還謂與撻懶有成約復遣之按倫數往返為之副者皆高公繪見畢沅續通鑑又云因倫言詔存卹奉使未還者朱弁魏行可郭元邁洪皓龔璹崔縱郭元杜時亮宋汝為張邵楊憲孫悟卜世臣家屬各賜錢三百緡

熙宗天眷元年秋八月詔以河南地與宋命右司侍郎張通古本傳字樂之易州人遼進士用劉宗彥薦擢至工部侍郎海陵立亦敬憚卒官平章事封曹王使江南宋帝欲南面令通古北面不從乃西面受詔如常儀時宋置戍河南通古言而罷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紹興八年撻懶自河南還請以廢齊舊地與宋幹本力言不可蒲盧虎位在其上執議以陝豫地與宋遂遣倫偕烏陵思謀來議秦檜力主之復遣倫往遂偕張通古蕭哲來詔諭江南胡銓等抗疏諫不聽時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于南京因和定而止畢沅續通鑑幹本作宗幹蒲盧虎作宗磐撻懶作昌云通古以十一月入境與史異今從史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銓以樞椽請誅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所載疏語與宋史異又云帝怒欲正典刑或以陳東諫乃貶儋耳進士吳師古鋟銓疏于木金人募其疏千金字邦衡廬陵人卒官資政殿學士諡忠簡孫槩槼皆至尚書宋史云張通古欲帝面受書且索百官備禮迎用檜議攝冢宰代受國書于使館命三省樞院吏朝服乘馬導從又與史異

二年夏四月宋遣使謝河南地攷異繫年要錄云正月以金講和下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力樓炤筆也東南逝聞謂為秦檜門客所代草畢沅續通鑑云正月除王倫簽書充迎奉梓宮兩宮交割地界使藍公佐為副與同謝使副韓肖胄錢愐偕往許歲貢銀絹各五十萬兩匹尋以倫為東京留守三月宗弼由沙店渡河之祁州移行臺于大名薛應旂通鑑云正月遣判宗正士㒟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六月邢后崩于五國城宋史燾字子公德興人秋七月宋國王宗盤原作蒲盧虎攷異續綱目作富勒呼兗國王宗雋原作訛魯觀攷異續綱目作額爾袞謀反誅八月行臺左丞相達蘭原作撻懶叛誅九月宋使王倫來留不遣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兀朮言于金主曰撻懶等割地與宋必有陰謀倫行至中山會撻懶等反金執倫拘于河間遣副使藍公佐還別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撻懶南走被殺畢沅續通鑑云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簽軍以復取河南為名遂作亂十月倫始見金主于御林詰責之所載各異

三年夏五月詔都元帥宗弼原作兀朮復取河南陝西地皆平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六月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兀朮兵于順昌岳飛又破之于朱仙鎮會奉詔班師所復河南州縣悉陷史未載宋史錡字信叔德順軍人贈開府諡武穆又交聘表是年宋禮部尚書莫將等來迎護梓宮接宋史莫將官工部侍郎表所書者假攝之官也其副使則宣州觀察使韓恕畢沅續通鑑云八月宋以給事中蘇符王公亮充正旦使副紀亦未載朱仙鎮在開封府南四十里

皇統元年春二月改封趙佶為天水郡地理志云天水郡即秦州雄武軍隸鳳翔路王趙桓為天水郡公秋九月宗弼復侵宋渡淮淮水出南陽府桐柏山過郡西行三千二百四十里至清河合黃流至安東入海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正月楊沂中大破兀朮兵于柘皋死者萬計又敗之于店步紀未載北盟會編云張俊有愛妾錢塘妓張穠也知書柘皋之役穠遺書引趙雲不問家事以堅其意及戰勝遂以其書繳奏加封雍國夫人宋史沂中微名存中字正甫代州崞縣人祖宗閔父震皆死國難存中封和王諡武恭俊字伯英成紀人畢沅續通鑑云是夏洪皓求得皇太后書遣布衣李微齋至臨安帝喜命以官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為界攷異通鑑輯覽云烏珠欲議和縱莫將還檜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復遣魏良臣往稟議十一月和議成遣何鑄奉表稱臣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之西以大散關為界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襄陽一府陝西路止階成和鳳四州凡府州軍監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錢竹汀云金初沿宋舊制每路有州有軍至大定二十二年始盡并單為州所云散府九者并臨潢數之若定州之為中山府奉聖州之為德興府皆明昌以後所并不在此數若京府州并後所增置言之當為百八十有四也所載甚詳畢沅續通鑑云光遠方以贓罪為監司所按趣召之擢利州觀察使以吉州刺史曹勛為副復遣魏良臣往偕金使蕭毅邢具瞻來　冬十二月天水郡公乞本品俸詔賙濟之

二年春二月宋使曹勛來許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永守誓言攷異王倫傳皇統元年宋請和二年二月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容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續綱目載誓表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其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永守臣節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史未載二月遣劉筈使宋以袞冕冊宋康王為帝攷異係年要錄云筈時官中書侍郎副使為禮部尚書完顏宗表宏簡錄載冊文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貢齊盟自貽顛覆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筈等持節冊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熙宗紀均未載歸

其母韋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並妻鄭氏喪於江南攷異王倫傳三月遣左副點檢賽里都轉運使劉裪送天水郡王喪柩及帝母韋氏繫年要錄作四月事金使為明威將軍高居安及內侍二人扈從又泛使為左副都點檢沂王宗賢秘書監劉陶又異交聘表未列史臣名紀亦未載尋以臣宋詔天下賜宋誓詔秋八月歸朱弁張邵洪皓於宋宋尋遣使來謝自是信使不絕繫年要錄云宋赦書畧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順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程克俊筆也九月詔給天水郡王子姪壻天水郡公子俸給攷異交聘表是年十二月宋使上表謝歸三喪及母韋氏正使為參知政事王次翁副使為德慶軍節度使錢愐又遣參知政事万俟卨為報謝使榮州防禦使邢孝揚為副表失載見錢竹汀集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時皇太后南歸遣王次翁韋淵往迓后恐事變貸金使金二百星犒從者及境索償次翁以未得檜指不允留三日人情洶洶王㬇代還乃得發后歸泣訴上欲誅次翁檜因遣出使以避之卒得免

四年春正月以宋使王倫為平州轉運使既而辭罪其反覆誅之攷異熊克中興小紀及繫年要錄俱謂倫死在七月宋史王倫傳倫死河間地震而沈世泊宋史就正編以金史五行志是年未書地震疑其失實然熙宗本紀是年十月河朔地震乃五行志失書然究非因倫而致變也見畢沅續通鑑湘山樵夫紹興正論時力排和議者張浚趙鼎胡銓胡寅連南夫張戒常同呂本中張致遠魏矼張絢曾開李彌遜晏敦復王庶毛叔度范如圭汪應辰許忻方廷實韓訓陳鼎馮時行洪皓沈長卿張燾陳康伯陳括陳剛中均坐貶謫見北盟會編接靖康初不主和者李綱而岳飛終身不主和議被禍尤烈均未載汪應辰當海陵敗盟後獻復和策宜削而不書又南宋書尚有尹焞蘇符薛徽言方廷實胡珵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張九成喻樗樊光遠元盥梁汝嘉樓炤亦失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八

江西峽江訓導淬鄉李有棠編纂

張邦昌之僭

太宗天會四年即宋欽宗靖康元年也春正月南京路都統宗望（原作斡离不）圍汴宋使李棁來謝罪且請脩好許之宋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為質尋遣歸師還（攷異宏簡錄云邦昌字子能東光人登進士累官大司成政和末改禮部侍郎阿時所好歷尚書左右丞中書侍郎欽宗立拜少宰進太宰門下侍郎質于金斡离不以斫營事責之對曰非朝廷意乃免還為河北割地使上書者目為社稷賊坐貶中太乙宮使中興姓氏錄云邦昌嘗以工部尚書使高麗會國王死國人權立邦昌為國王後詔還之與童貫議事面折其短及再領軍取燕山邦昌建議止其行續綱目云邦昌臨行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遂與康王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始達金營未幾肅王及曹晟往乃得還紀未載）秋八月詔左副元帥宗翰（原作粘罕）右副元帥宗望復伐宋冬十一月克汴城十二月宋帝降

五年春正月宗翰等以宋帝降表來上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聽二月詔降宋二帝為庶人（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金以金銀不足欲縱兵入城大索宗彥諫而止東都事畧云同知密院孫傅累狀請少帝復位及另擇神宗二子立之若立異姓必不服從南宋書云金令吳幵莫儔來推立異姓留守孫傅等請立趙氏金怒劫傅等議立邦昌傅與張叔夜不署狀執赴軍前秦湛回天錄云吳幵與入內都知李石齎文字來宋史紀事本末云二月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入城召百官議眾莫敢出聲開封尹王時雍問於幵儔二人微言虜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為然適宋齊愈至自金營書張邦昌三字議乃決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員外胡寅等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死馬伸秦檜不從金怒執檜去實錄恪附傳謂恪聞議立異姓即仰藥自殺乃先事而死恐誤繫年要錄云後齊愈棄市制詞曰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當書狀時有奉直大夫寇庠朝請郎高世彬獨異議大慟喻汝礪吳給王庭秀皆致仕去幵儔烏程人皆進士及第第一時雍蜀人附王黼得進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贈太傅豐國公謚忠簡伸字時中東平人以劾汪黃貶濮州卒檜字會之江寧人死奪王爵謚謬醜）三月立宋少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金遣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升文德殿受賀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獨時雍幵儔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時雍權

知密院領尚書省开同知傳簽書呂好問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時猶未以帝禮事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啟陛下北盟會編云軍器少監王紹草推戴表先敘金主畧曰道合三光功高九有惇德允元智將幾於虞帝弔民伐罪義實過於周王又敘邦昌云惟太冢宰祖公識探天人學貫今古膺大國寵崇之禮希前王至盛之功可治國事以主斯民中興遺史載金冊曰無德而王故天命假於我手當仁不讓知歷數在於爾躬靖康要盟錄載金詔曰天籲疏通神資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攸歸乃人情之所傒擇其賢者非子而誰偽楚錄載邦昌手詔曰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當冀有永之圖詭教窮於區夏庶幾多士共識予懷吳曾能改齋漫錄云邦昌知汝州日百姓狀有云伏乞上命指揮者聲之嶽朝命杖之後竟有援此為開國之祥者時邦昌逆跡昭然後見勤王兵集家屬拘縻廬州方議復辟宣贊舍人吳革起兵救駕范瓊左言誘殺之并其子及使臣百餘人革字義夫華陽人國初佐命廷祚七世孫見宣和錄宋史好問字舜徒希哲子繫年要錄云時邦昌弟邦基通判廬州邦昌母及妻子均在焉江淮運副向子諲徽馮詢范沖拘之奏聞

夏四月師還以宋二帝北歸

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金人將還邦昌祖道服赭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時雍等從士庶感愴因目時雍為賣國牙郎通鑑輯覽云开傳為金人須索朝往暮還人皆稱為捷疾鬼邦昌令譚世勳李熙靖直學士院皆赴疾不起憤卒時工侍何昌言與弟昌辰皆避諱改名獨徐俯置婢名昌奴客至則呼前驅使之宋史世勳字彥成長沙人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德裕裔俯字師川洪州分寗人禧子時不受偽命者博士孫逢發疾卒秦湛同天錄云或勸肆赦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並是番人欲赦伊誰況公權攝當從復辟邦昌然之而中興遺史載赦文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失業豈復知兵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越在郊野予以還車橫見推逼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危難云云邦昌傳均未載

五月宋康王即位於歸德

攷異通鑑輯覽云初金欲留兵衛邦昌好問力沮止因曰相公欲真立耶抑姑塞虜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愕然乃曰為今計當迎元祐孟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御史馬伸亦具書勸之邦昌氣沮乃尊元祐后為宋太后居延福宮冊詔畧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盖用太祖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南宋書云好問曰如此則人心疑懼矣乃收回冊詔遣人至濟州訪康王會宗室子崧起兵移書訶斥乃不用時雍秉哲計遣謝克家勸進王未許宗澤勸亟行天討好問亦遣使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遣蔣思愈自陳又使王舅韋淵奉寶詣濟州奉孟后垂簾以馮澥為奉迎使退居資善堂孟后命汪藻草手勅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至應天府邦昌來見伏哭請死既即位拜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北盟會編云胡舜陟亦上劄子乞正名位孟后亦遣姪忠厚賚書勸進大金國志云邦昌勸進表畧曰使生靈雖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何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僭位凡三十三日李綱論邦昌異姓建邦四十餘日所載各異宋史邦昌傳時雍勸勿迎康王謂騎虎者勢不得下秉哲從旁贊之均弗聽藻字彥章饒

州德興人舜陟字汝明績溪人

宋罪張邦昌以隱事殺之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南侵宋帝走揚州

攷異續綱目云李綱拜右相入見力言邦昌僭逆不可留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薛應旂通鑑云九月邦昌伏誅初邦昌僭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以菓實相贈遺一夕被酒李氏擁之以赭色半臂加其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邦昌還東府私送之語斥乘輿事聞下于獄詞伏詔馬伸往潭州數其罪賜死畢沅續通鑑云邦昌讀詔不忍自盡共逼之乃登平楚樓自縊蔡絛百煎叢談云死於平楚門下官舍揮麈錄餘話云平楚樓在天寧寺審簡錄云李氏杖脊配軍營務時雍秉哲开儔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之揮麈後錄作彭氏云道君在藩邸納為妾彭氏慧黠因小故出為聶氏婦及即位復召入北狩以無名位免通鑑輯覽云王時雍徐秉哲吳开莫儔李擢孫覿初坐黨逆安置高梅永全柳歸州後因李氏事併誅之南宋書云頗傅文草偽詔王紹勸進文尤悖逆胡思撰赦文犯濮王諱陳冲洪芻張卿材李夔夏承周懿文皆搜金括銀時凌侮劫奪如繫濟王夫人靳寧德皇后親妹收喬貴妃侍兒淫鄭紳家婢取宮人唱曲飲酒種種不道及黎確陳戩盧襄李會李健范宗尹皆從貶黜迨宗尹為相諸人皆復原職傳信錄云王及之坐奮行宅門詬罵諸王余大均取宮嬪為妾外范瓊馮澥李回等皆坐貶趙子崧奏劾國賊十人鄧肅請分五惡三惡次第竄逐潘良貴請三等定罪外又有朱宗曹輔胡舜陟胡唐老齊之禮姚舜明王俁皆坐嘗為邦昌官貶秩宋史良貴字子賤金華人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子崧字伯山燕懿王後官延康殿學士初起兵勤王後貶南雄州卒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攻取中原

太宗天會五年卽宋建炎元年也（攷異封氏編年云是年三月陝州范致虛兵潰於千秋地致虛走入關統制張換敗金人於興仁府閻卽陞破之於濮州孔彥威敗之於開德府宋史致虛字謙叔建陽人耿延禧中興記云宗澤權邦彥自南華赴援兵敗遁還統領王孝忠中箭死孫傳父振時知博州為亂兵殺所載戰車五百兩為虜所得繫年要錄云澤大敗金人於韋城縣孝忠戰死敵夜來劫營得空壁大驚以澤先移軍南華得免汪伯彥中興日歷謂澤南華兵敗失戰車百五十兩蓋誣之也澤復敗金兵於大溝河北盟會編云解州將卹興據神援山大破金軍畢沅續通鑑云四月金破陝州知州种廣死之統領劉達戰死朱弁孫旦悉遇害後皆贈官時忠州防禦屈堅不屈死紀均未載）夏五月宋高宗卽位羅索（原作婁室）克宋河中府（攷異張鈞繼中興義餘作五月十七日丙午事益據川陝宣撫司案牘書之）及解絳慈隰諸州、哥嵐寧化火山等城（方輿紀要云河中府卽蒲州護國軍縣七解絳隰三州名慈州今為吉州均隸平陽哥嵐寧化火山三軍名皆隸河東路）時汴京平諸將西趨陝津畧定河東郡縣托克索取憲州（故城在今靜樂縣）敗其援軍貝勒寧溫珠嚕等攻保德軍（名屬河東路）未下托克索進兵助擊梯衝並進遂克其城貝勒烏爾古攻石州屢敗亡其三將托克索令諸軍去馬戰盡殪之（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先是粘沒喝等北去留銀术可屯太原韶合屯真定婁室圍河中蒙哥進據磁相渤海大撻不也圍河間帝命馬忠張換襲之俄汪黃等復主和議遂留駐河南至是婁室以重兵壓河中守臣席益作溫益遁權府事郝仲連力竭先殺家人城陷與子致厚皆不屈死畢沅續通鑑張換作張煥席益作溫益宋史高宗紀時忠為河北經制使換作渙時為河北制置使黃潛善字茂和卲武人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仲連昌元人贈明州觀察使所載較詳）達蘭（原作撻懶）徇地山東下密州（攷異北盟會編云時趙野以前執政知密州軍卒杜彥等作亂野棄城走彥追殺之史未載宋史地理志云密州亦曰安化軍屬京東路野開封人）達呼（原作迪虎）下單州廣信軍降（宋史地理志云單州隸京西路領縣四廣信軍卽易州遂城縣亦曰威勇軍）六月宗望（原作斡離不）卒以宗輔（原作窩里嗢）代為右副元帥秋七月棟摩（原作闍母）取河間時持嘉暉從攻城李成以雄莫（宋史地理志云雄州本涿州瓦橋關莫州治任邱縣）兵來援迎擊敗之七戰皆勝敵將劉

先生以兵二萬夜襲營暉力戰達旦敵大敗逾月始克之致異北盟會編云城陷孫鈐轄李廉訪皆被殺本傳暉以功加桂州觀察使留鎮河閒仕終平章事封榮國公謚武康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進破宋兵於莫州雄州降致異宏簡錄云撒離喝從攻下河閒雄州李成棄城走追擊大破之雄州降紀未載達蘭克祁州永寧軍王伯龍攻拔北平復取保州順安軍亦降宋史地理志云祁州治蒲陰領縣二永寧軍治博野縣順安軍本瀛州高陽關致異薛應旂通鑑云九月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戰於侯兆川又敗之追擊於大行山擒其將拓跋耶烏單騎刺殺黑風大王金兵敗走飛知彥不悅已復歸宗澤為統制金騎數萬薄彥壘彥走保共城西山結兩河豪傑眾十餘萬金遣兵撓彥糧道多被斬獲侯兆川在輝縣西北西山即蘇門山見方輿紀要中興遺史云金帥遣眾酋再攻彥壘皆跪曰王都統寨堅如鐵石未易圖通鑑輯覽耶烏作雅爾烏宋史彥字子才上黨人云時唯中山慶源府邢洺冀磁相州久之乃破宏簡錄云自李綱罷所議招兵買馬料理兩河事皆廢并罷諸路經制招撫自是兩河州郡均陷所載較詳

冬十二月宗輔南侵徇地淄青宋史地理志云淄州領縣四青州為鎮海軍領縣六均隸京東路攻青州城未下城中夜出兵來襲王伯龍不及甲擊殺數十人俄率軍士殺傷宋兵不可勝計并擒斬其將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時知青州曾孝序及其子訏為亂兵所攻罵賊死宋史高宗紀謂孝序為青州敗將王定所殺字逢原晉江人史未載烏凌阿托雲原作烏林答泰欲敗宋將李成於淄州趙州領縣六屬真定府降阿里庫原作阿里剖徇地濬州敗敵兵遂取滑州致異續綱目云金閒帝如揚州分道南侵尼瑪哈自河陽渡河攻河南鄂爾多烏珠自滄州渡河攻山東羅索薩里罕自同州渡河攻陝西分遣尼楚赫攻漢上阿里富埒琿趨淮南尼瑪哈至汎水關隔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時宗澤為東京留守保護河梁烏珠乃不敢向汴羅索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冰過同華安撫使鄭驤赴井死破潼關經制王燮引兵遁蜀中原大震大金國志云先是粘罕以[illegible]之翟進殺世由據其城至是鄭建雄拒河不得渡乃以連兵屯河陽北城以[illegible]渡河攻南城軍潰遂得濟首敗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以李嗣本守西京宏[illegible]少尹阮駿死之阿里朶圖棣州守臣姜剛之固守解去畢沅續通鑑云昭[illegible]殺謚忠愍北盟會編云金人自龍門渡河安撫曲方遁銀朱陷汝州提點刑獄謝京走被殺宋史昭遠字顯叔眉山人贈徽猷閣待制驤字潛翁王山人贈樞密直學士謚威愍史均未載

六年春正月宗弼原作兀术破宋鄭宗孟軍於青州克之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時知縣陸有常張偘縣丞丁興宗均死之史未載棟摩克濰州宋史地理志云一曰北海軍領縣三隸京東路又高宗紀作寓里嘔陷青濰二州尋棄去時持嘉暉從攻城督兵先登城中乘風縱火發

機石暉力戰敗之復破敵於氾橋連戰甚力卒破其城攷異宋史寓里嗢隔濰州知州韓浩與通判朱廷傑皆力戰死之畢沅續通鑑云朝議大夫周中與弟辛閤門百口死難浩琦孫也繫年要錄青州濰州之破並作二月癸卯與史異達呼布本傳洪果達呼布原作黃摑敵古本世居錫馨水從征遼宋屢有功卒官棣州防禦使敗宋將趙子昉兵薩里罕原作撒离喝攷異繫年要錄云或作撒里曷至薩里干係賽音名敗宋兵於河上宗輔又敗宋將馬括兵於樂安今屬青州府

宗弼進敗宋兵於河上攷異通鑑輯覽云烏珠自鄭抵白沙宗澤前遣劉衍拒之復選精銳數千繞出其後前後夾擊大敗去尋遣部將閻中立等與尼瑪哈軍戰兵敗死之張撝救滑亦敗死會王宣往援大戰破走之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屢疏請帝還京不許史未書兵敗事繫年要錄云中立戰死李景良遁去捕得斬之郭俊民降金尋來說降澤誅之

尼楚赫原作銀术可取鄧州宋史地理志云為南陽郡領縣五隸京西南路攷異續綱目云尼瑪哈諜知鄧州將為行在所命尼楚赫急攻之氾致虛遁安撫劉汲登陴力戰死之儲峙甚多悉為金有繫年要錄云汲時官京西轉運使右文殿修撰攝府事見家傳中興遺史云汲率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戰或以為出奔均被執或曰登時殺死後賜謚忠介簽判李操等以城降銀术可搜括既盡焚其城遷士民北去宋史汲字直夫丹陵人贈大中大夫高宗紀繫之正月中興會要謂汲死於直龍圖閣北盟會編云是月瞿興瞿進敗金人於伊川之皇樊嶺及驢道堆擒傳大尉金聞大瞿小瞿之名史均未載

蘇瑪拉原作薩謀魯入襄陽巴爾斯入均州馬武一作馬五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瑪圖取房州巴爾斯進克唐州蔡州攷異北盟會編云銀术陷均州知州楊彥明棄城走進取房州陷唐蔡汝陽縣丞郭贊死之中興遺史謂均州被攻縣丞任雄翔送彥明全家於武當山還以城降宋史高宗紀云金陷蔡州執守臣閻孝忠史均未載地理志云襄陽本襄州領縣六均州本武當郡領縣一房州為房陵郡領縣二唐州為淮安郡領縣五皆屬京西南路蔡州一曰淮康軍領縣十屬京西北路

二月羅索攻下同華京兆鳳翔執宋經制使傳亮宋史地理志云同州為定國軍領縣六華州為鎮國軍領縣五京兆府名領縣十三鳳翔府名號扶風郡縣九皆隸永興軍路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羅索圍永興軍時京兆兵皆為錢蓋調赴行在經略唐重誓死守副使傳亮奪門出降重死之高宗紀繫正月續綱目云重作書別父城陷遂與副總管楊宗閔提舉馬軍程迪提點刑獄郭忠孝等八人同死畢沅續通鑑云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友及其子建中亦死事聞贈重資政殿學士謚恭愍眉山人繫年要錄云重中流矢死嘗上四急務五大患疏父名克臣遺史謂自縊死史未書重死節事宋史程迪作陳迪王尚友作王尚

伊喇古敗宋臺宗雋軍於大名復戰擒之及宋忠巴爾斯取陳州及潁昌府方輿紀要云大名府古魏州一曰鄴都領州一縣十陳州奏為潁川郡宋號淮寧府領縣四宋史地理志云潁昌府為許昌郡號忠武軍本許州領縣七攷異潁昌之破宋史作正月時知府孫默死之托克索傳六年

宗輔屯鄭州托克索與瑪武已爾斯西取均房攻唐蔡陳州及潁昌皆克之托克索宗室子兩次侵宋均在事有功歷左監軍濟南尹封定國公所載稍異

鄭州

宋史地理志云鄭州為崇陽郡號奉寧軍領縣五攷異續綱目云通判趙伯振死之知州董庠棄城走史未載

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阿林破河中斡魯入馮翊路

宋史地理志云洛陽西京領縣十六汝州為臨汝郡陸海軍領縣五河北後分為東西兩路馮翊郡名即同州攷異辟應旂通鑑云婁宿陷永興秦州帥李積降犯熙河經畧張深遣都監劉惟輔趙新店剌殺其將黑鋒敵為奪氣深復檄都護張嚴往追至五里坡遇伏死粘沒喝初聞嚴入關棄西京赴援至是歸雲中翟進復西京繫年要錄黑鋒作貝勒哈藩吳玠功績記作黑風中興忠義錄作黑殺大王北盟會編云翟興翟進敗金人於福昌三鄉及龍門遂復西京單沆續通鑑西京之復作三月事云二月金陷淮寧知府向子韶死之弟子褒與闔門俱死惟存一子鴻諡忠毅史未書克淮寧事宋史子韶字和卿開封人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繫年要錄又云第三將岳景綬戰死而中興遺史謂子褒守陳州為景綬殺疑誤特金主居涞流河御寨左右半南人謀起義劫之渡河以為質事覺皆坐誅

三月達蘭克恩州

宋史地理志云州為清河郡晉曰永清軍縣三攷異通鑑輯覽云金克中山府中山受圍三年士卒贏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遘欲括兵力戰為部將沙振害并子錫等十七人振亦被殺畢沆續通鑑作靖康二年二月事續綱目云四月羅索寇涇原曲端遣吳玠逆擊於青溪嶺敵敗走同華李彥仙屢敗金師復陝州宋史遘字亨伯永州人贈特進彥仙字少嚴彭原人史均未載

夏六月達蘭遣兵下磁州信德府

宋史地理志云磁州為滏陽郡舊名慈縣三信德府號鉅鹿郡安國軍縣八皆隸河北西路攷異辟應旂通鑑云四月宗澤遣將趙世興復滑州翟進襲兀术於河南兵敗子亮死之韓世忠等又敗於文家寺兀术尋棄西京去金克唐州五月婁宿大掠而東陷絳州初澤承制以王庶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制置使錢蓋又檄庶兼節制懷慶涇原兵及金人東還庶欲襲取重載移文兩路兵不出金兵至青溪為吳玠扼至咸陽畏渭南義兵不得渡遂徇渭而東分兵入鄜延攻康定庶遣兵斷河橋及歸路敵遂去陷絳州曲端復秦州宋史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封蘄王謚忠武庶字子尚慶陽人史均未載

真定賊自稱元帥秦王薩里罕討平之

攷異畢沆續通鑑云時金主下詔開貢舉取士有司以遼宋制不同為請命南北各因所習之業取之號南北選真定籍進士試安國寺侍中劉宵故遼官發策問宋上皇無道少君失信宋進士諸承亮不對而出放第七十二人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任為郎官

秋七月宋帝請和不許

攷異辟應旂通鑑云是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林泉野記字汝霖婺州人登第歷秘閣修撰至留守南宋書云澤母劉氏夢雷電光燭其身而生靖康小雅云是年命澤總兵會韓世忠劉錫自滑州而北集於中山府聞命欣躍行有日汪黃忌其成功力沮澤憤卒宋史云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靖康遺事云除門下侍郎宋史本紀及選舉志作五年隱逸傳及癸辛雜識作六年稍異中興小紀云謚威愍或云義烏人

八月羅索敗宋兵於華州額特埒

原作特剌訛

破敵於渭水遂取

下邽九月勝額原作繩果等敗宋兵於蒲城又破之於同州取丹州方輿紀要云渭水出臨洮府渭源縣西南谷山宋史地理志云下邽蒲城均縣名屬華州丹州亦隸永興軍路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八月金陷冀州將官李政死之再犯永興軍賀師範與戰於八公原死之九月訛里朶襲破信王榛軍於五馬山初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真定奉上皇子榛總制諸砦擴赴行在金乘虛襲破之榛亡走不知所終畢沅續通鑑云擴初引兵攻清平與宗輔戰城南統制阮師中翟仲達及其子元忠皆死擴衆亂由濟南走歸万俟虡及子剛中死之擴至揚州待罪罷軍職史未書宗輔敗擴兵事

冬十月芬徹羅索敗宋兵於臨真庚辰宗翰宗輔會於濮侵宋十一月芬徹羅索克延安府宋史地理志云臨真縣名屬延安府府號彰武軍本延州縣七攷異續綱目云通判魏彥明死之時羅索諜知王庶與曲端不和併兵攻鄜延庶據險自守金兵渡清水河破潼關秦隴皆震庶趣端赴援不應遣吳玠復華州自赴襄樂庶引兵救延安聞既陷往襄樂勞軍端謀殺之不果所載較詳

乙未取濮州時莫州安撫使王伯龍破李固寨衆十餘萬於濮州濮州城守城中鎔鐵揮軍中攻之不能克伯龍被重甲首冠大釜挺槍先登殺守陴者諸軍相繼而上遂克之攷異續綱目云初金圍濮州知州楊粹中使將姚端襲破其軍尼瑪哈既足走僅以身免未幾城陷死之北盟會編云金執粹中歸大肆屠掠廬舍俱盡大金國志作姚端無粹中名宋史粹中真定府人贈徽猷閣待制史未書金兵敗事綏德軍降羅索再攻晉寧軍宋將徐徽言固守不能克宋史地理志云綏德軍為唐綏州地隸延州在州東北三十里晉寧軍本西界葭蘆砦縣二屬河東路徽言字彥猷衢州西安人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金使折可求招降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進擊大破之斬婁宿之子史未書婁宿兵敗及子被殺事

十二月宗弼取開德府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守臣王棣死之宏簡錄棣外尚有楊彭年亦死城中殺戮無遺畢沅續通鑑云知府王棣走為軍民踐死鄭建古亦被殺繫年要錄棣贈資政學士建古鉛山人贈朝議大夫宋史忠義傳無王棣名死事見高宗紀丁卯宗輔克大名府呼沙呼敗宋兵於鞏宋史地理志云州名本通遠軍縣三屬熙河路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九月薛廣敗於相州死之岳飛與金戰胙城及黑龍潭汎水關皆大捷金克東平府及濟南府訛里朶克大名提點刑獄郭永死之家屬均遇害謚勇節進陷襲慶府軍士欲發孔子墓高慶裔言而止續綱目云十月楊進復叛冠汝洛翟進戰死弟興為招討使宋史翟興字公祥伊陽人弟進字先之為賊楊進殺贈忠州刺史繫年要錄云興與子琮後擊殺楊進於魯山縣婆姿店大金國志云相州破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陷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克東平守臣權邦彥遁下濟南守將趙德降南宋書叔醞作叔皎宋史及宏簡錄作叔皎畢沅續通鑑云破棣州直祕閣姜剛中死之宋史高宗紀作姜剛之又云是冬杜充決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方輿紀要云胙城縣名今屬衛輝府黑龍潭在府城西史多未載

七年春二月宋麟府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宋史地理志云麟州新秦郡亦曰建寧軍縣一府州為靖康軍治府谷豐州為寧豐郡縣二皆隸河東路降羅索色哩呼沙呼破晉寧軍徐徽言拒戰率衆潰圍出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降將折可求諭之指可求大罵出不遜語遂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被害攷異史書折可求以是月降而薛應旂通鑑金使可求諭徽言降作去冬事稍異畢沅續通鑑云徽言贈晉州觀察使謚忠壯

夏四月芬徹羅索取鄜坊二州宋史地理志云鄜州為保大軍治宜川坊州領縣二皆隸永興軍路攷異宏簡錄云正月金再陷青州濰州焚其城而去安撫劉宏道入據之都統邵興敗金人於潼關復號州畢沅續通鑑云二月金破滄州通判孔德基以城降北盟會編云三月金陷青州知州劉宏道棄城走金命向大猷知青州兵遂趨鄜延經畧郭浩駐兵境上鄜州遂陷繫年要錄云洪道尋拔青州執大猷張成以萊州降金金命吳球守之知萊陽縣解致明遁歸紀載各異

五月宗弼敗宋兵於睢陽降其城是月曹州降時持嘉暉從克泗州屯汶陽破賊衆於梁山濼獲舟千餘移軍攻濟州降之暉約束軍士秋毫無犯自是曹單等州皆望風下方輿紀要云曹州屬兗州府縣二泗州屬鳳陽府縣二汶陽今汶上縣屬東平州梁山濼在東平州西南五十里古大野澤濟州今濟南府單州今為縣屬兗州府攷異大金國志云時金兵分下山東惟濟單興仁廣濟以水阻而存民人兵火之後復患河決歲復大荒人相食巨盜王江宮儀車載乾扉以充糧食為金所乘盡破之宋史紀事本末云七月留守杜充棄東京歸行在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弗聽命程昌寓郭仲荀相繼代亦名存而已薛應旂通鑑云九月金陷單州興仁府遂陷南京守臣凌唐佐見劉豫責以大義被殺畢沅續通鑑云唐佐被執金因而用之六月金破磁州將官蘇珪降迎下武功九月下沂州守臣以城降南宋書云唐佐後與李亘謀疏豫虛實以聞事洩被殺宋贈官鈐轄孫安道亦死所載較詳

冬十月京兆府鞏州降攷異北盟會編云是年三月苗傳劉正彥叛帝遜位四月復辟五月張浚撫諭淮南為薛慶所執幾被殺尋釋之六月苗劉伏誅閏八月宮儀兵敗於密州李逵吳順以州降金

八年夏四月羅索敗宋兵於湻化醴州降遂克邠州宋史地理志云湻化縣名屬邠州醴州本京兆府奉天縣舊號乾州領縣五邠州為靖難軍縣五均屬永興軍路攷異北盟會編云二月聶淵入東京留守上官悟及其副趙倫出奔三月金遣鎮國郎中入據之自是四京皆沒於金悟在唐門為董平所殺呂中大事記云吾觀建炎元年金之內侵三道也不惟監司帥府皆死於義雖小如通判縣官將校亦死於節降者惟劉豫傳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之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揮已

不膽報於河之東北陝之蒲解吳明棄三
路兵使孤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南侵江浙

太宗天會七年即宋建炎三年也夏五月巴爾斯等襲宋帝於揚州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正月金粘罕陷徐州知州王復死之時韓世忠屯淮陽會山東兵援濮州粘罕聞之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夜引還粘罕躡之至沭陽世忠棄軍走鹽城衆遂潰粘罕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間道克淮東入泗州畢沅續通鑑云淮陽破執守臣李寬轉運李祓被殺孫榮戰死發運副使呂源收淮北舟船泊南岸命張瑾焚浮橋貽書輔臣乞為宗社計南宋書云閭瑾聞臨淮營棄泗州走死時邊汎急汪黃禁不得傳說瑾報至帝欲南幸復沮之續綱目云時王復與子倚百口被害沭陽之役張遇戰死二月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琳降劉先世遁陷天長軍內侍鄜詢入報帝即乘騎至瓜洲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俊等從日暮抵鎮江汪黃方聽浮屠說法堂吏呼曰駕己行矣二人相顧蒼黃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爭門出死者枕籍無不怨憤司農卿黃諤至江上軍士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罪諤方辨而首已斷是日金將馬五率騎先至聞帝己行追至揚子橋時事起倉卒太常少卿李陵亟取九廟神主出尋亡太祖神主於道帝宿鎮江府翌日召從臣問去留王淵勸都錢塘張邵勸都金陵帝從淵議越四日次平江又二日次崇德進駐杭州戊辰金人焚揚州而去陳彥復之中丞張澂劾汪黃大罪二十罷免三月趙立復徐州維揚巡幸記云敵至瓜洲民未渡江者尚數十萬墮江者半婦女被虜金帛委棄江畔只取渡江賈或渡一人得三百星者舟子為富阻於堰閘得免者百中一二時繼諤死者史繼徽李處遜黃哲范浩中興日歷史徽范浩走至宜興為盜殺胡元質成都丁記云哲字聖徽朝服扈從被執死尚有黃唐俊渡江溺死按史作五月襲揚州兢誤今姑從史　冬十月阿里本傳錫默阿里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人以水星目之歷節度濟南尹封王正隆中名赴闕造戰船卒謚智敏取陽穀縣名屬東平州莘縣屬東昌府降海舟敗宋兵八萬破賊船萬餘於梁山泊招降滕陽軍名今滕州東平州名屬兗州府泰山在泰安州北五里曰岱宗五岳之一羣盜攻范縣屬濮州擊走之獲船七百艘復與當堪原作當海大臭本傳宗弼濟淮宋時康民軍十七萬來拒臭擊敗之復與當堪敗淮南兵十萬殺萬餘人王善降歷右丞相晉國王諡傑忠破敵於壽春今壽州亦曰安豐軍縣二屬鳳陽府安撫馬世元以城降攷異繫年要錄作馬識遠時知府事以印授王擄具降書迎拜識遠留金營三日以周企代守企歸金擄械繫識遠聞於朝命擄知壽春府識遠尋為所殺見洪邁夷堅志大金國志云十月兀朮請於粘罕窩里嗢充提兵侵淮許之以女真萬戶聶耳

銀朮拔東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燕雲河朔民兵附之宋史紀事本末云兀
朮分兵兩道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遂取壽春掠光州陷黃州守臣趙令㦛死之克
江州劉光世走南康守臣韓相遁遂由大冶趨洪州黃州破時狥難者尚有都監王達判官吳源巡檢劉卓令晟贈待制謚愍忠史未載分道入江西事甲辰廬州降十一月
宗弼取和州宋史地理志云廬州為保信軍縣三和州號歷陽郡縣三皆隸淮南西路攷異王伯龍傳從攻徐州敗高托山兵十五萬於清河擊走韓世忠於邳州追至揚州還降泗
州屯巘陽敗陳宏賊眾四十萬破王善於巢縣取廬和伯龍功居多歷節度益都尹廣平郡王宋史高宗紀云十一月金人犯廬州守臣李會以城降克和州李儔降通判唐琛死之南宋書唐琛
作唐琛史均未載遂渡江時宋列兵江口大臭魔兵捨舟趨岸擊走之諸軍相繼而濟俄遇宋副元帥杜
充軍於江寧之西即金陵一曰昇州改為建康府縣八大臭與呼拉布原作鶻盧補擊走之先是宗弼渡淮阿里先具舟
於江上聞王善兵扼其前使烏蘇顏琳本傳原作烏祿說論薩哈子襲穆昆官淄州刺史加節度使卒敗之於和州北李成兵七
萬據烏江方輿紀要云烏江廢縣在和州東北四十里顏琳又敗之宗弼乃得濟守臣陳邦光以江寧城降攷異宋史紀事本末
云金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遁下真州及溧水縣尉潘振死之克太平州王璞遁渡江入建康守臣陳邦光尚書李棁迎降通判楊邦乂不屈死之帝問策於呂頤浩因勸航海遂如明州頤浩字
元直齊州人封奉國公謚忠穆王明清揮麈錄云帝初過蕭山縣宗室趙不衰迎拜喜曰符兆如是吾無慮矣進三秩北盟會編云時知太平府郭偉慶敗金人於采石改趙馬家渡陳淬戰死遂
渡江如履平地薛應旂通鑑云是月知徐州趙立與金人戰於淮陰轉鬬四十里議者謂自燕山之後南兵未有如此之鏖戰者紀未書通鑑輯覽云時制置王子獻棄洪州走金破臨江軍吳江
遁克洪撫袁三州太后至吉州金追急兵潰奔虔州得揚惟忠守禦乃稍安宋史高宗紀吳江作吳將之云金陷洪州知州李積中降撫袁守臣王仲山王仲嶷皆降王宗望以濠州降金畢沅續
通鑑云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陷永豐知縣趙訓之縣尉陳自仁遇害攻建昌蔡延世拒卻之未幾破吉州還屠洪州繫年要錄云時上元丞趙壘之戰死邦乂贈直祕閣謚忠襄潭州通判孟
彥卿趙民彥皆死烏瑪喇太師屠洪州史未載江西兵事今從史十二月宗弼取湖州克杭州阿里富埒琿原作蒲盧渾攷異國語解云即富勒
呼本傳海蘭路人巴克埒子膂力絕人能挽強射二百七十步從軍屢有功歷真定尹益國公從海陵南侵大定間除東京留守卒官追宋帝於明州越州降大臭
敗宋周望軍於秀州又敗宋兵於杭州東北阿里富埒琿敗宋兵於東關遂濟曹娥江敗宋兵於
高橋宋帝入於海湖州古吳興郡今為府縣六杭州即臨安府縣九明州今寧波府縣五越州今紹興府縣八秀州今嘉興府縣八曹娥江在紹興府東九十二里為剡溪下流

又方輿紀要云高橋在寧波府西南二十五里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兀术進攻廣德軍飛邀擊六戰皆捷擒其將王權攻常州飛復追至四戰皆捷廣德無援守臣張烈被殺兀术遂過獨松關見無戍者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得渡哉犯臨安守臣康允之棄城走知縣朱蹕力戰死之遣河里蒲盧渾渡浙宋追帝乘樓船次定海縣進次昌國將犯越州安撫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琦擊金帥琶八死之畢沅續通鑑云琦時為親事官所擊者巴哩巴中興小紀及中興遺史均作烏珠非是蓋烏珠留杭州未嘗過江也小紀又作唐寶琦溫州通判曾志不屈并其家殺之志乃鞏之孫南宋書云帝在四明御史林之平名募海船適至張公裕又進海舟二十以田經船作御舟大金國志張公裕作張公佑繫年要錄公裕平棘人敏求孫時轉運趙億舟先至北盟會編云帝欲幸海道扈衛班直作亂帝射中二人擒張寶等十七人斬之優遇辛永宗等亂乃定又杭州軍亂殺知州劉誨遂陷其城薛應旂通鑑云是年戚方叛犯鎮江府殺守臣胡唐老廣德守臣張烈作周烈帝次温台黃潛善死於英州唐老字後明樞副宿曾孫世將兄贈徽猷閣直學士諡定愍時鄭凝之亦以兵死援帝登舟幸海日歷作十二月十一日李正民乘桴記作十五日王庭秀閱世記作十六日所載各異

八年春正月宗弼使當堤濟師遂與阿里富埒琿克明州執其守臣趙伯諤進至昌國縣宋帝走温州方輿紀要云昌國縣明為昌國衛在象山縣西南八十里温州今為府縣五由海道追三百餘里弗及遂陷明州城引軍還攷異宋史高宗紀云正月金犯明州張俊及劉洪道擊却之及再犯俊引兵遁遂陷夜大雨震電乘勝破定海以舟師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裕以大船擊退之通鑑輯覽云三年十二月阿里富埒繩至明州高橋俊使統制劉保與戰而敗楊沂中等復戰大破之四年正月復來攻張俊劉洪道坐城樓督戰殺傷大半金兵奔北墮江者無數退屯餘姚烏珠遣兵助攻俊等遁屠明州畢沅續通鑑云高橋之戰其將黨用卬橫死之南宋書云帝移舟海澳遂至章安鎮在海蠻聲遊宴六鼇峯以消懷金追至昌國縱火焚掠至沈家門而還帝去纔隔一日中興遺史六鼇峯作金鼇峯紀多未載阿里布原作魯補阿色哩頁里也原作斜下太平順昌及濠州宋史地理志云太平州名號南平軍縣三順昌府名為汝陰郡縣四濠州為鍾離郡縣二是月宋副元帥杜充叛宋以其衆降攷異宋史載充降在三年十一月即天會七年南宋書云建康下充走真州守臣向子忞勸由通泰渡江入浙充有異志不聽子忞棄州南奔宋衞遣人說充許如張邦昌故事遂降宋削官爵子孫徙廣州宏簡錄充字公美相州人事聞徙其子嵩巖崑增韓汝惟於廉州二月宗弼還自杭州取秀州宋史地理志云即嘉興府縣四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宗弼屯兵臨安之吳山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州陷其城都監趙士䁖死之所載較詳別將巴爾斯追宋孟后於江南古雲原作固雲一作穀英本名達蘭尺楚赫子官平章事上京留守前行趙潭州宋史地理志云即長沙郡號武安軍縣十二

宋大軍在常武古雲以選兵薄其城敗千餘人明日城中出兵來戰古雲以五百騎敗之獲馬二百匹遂攻常武巴爾斯以諸軍為大陣居其後古雲為小陣當前行即麾兵馳宋軍宋軍亂遂大敗之孜異宋史紀事本末云金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犯湖南陷潭州將吏王㥂劉玠趙聿之力戰死向子諲棄城遁金屠其城去子諲乃復入宏簡録云金陷荊南澧州守臣唐慤王淑棄城去紀均未載戊戌取平江方輿紀要云今蘇州府領縣七州一孜異通鑑輯覽云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知府湯東野棄城遁烏珠入城縱火大掠死者五十萬人既而御史沈與求劾望罪安置連州宋史高宗紀云金入常州守臣周杞棄城去大金國志云兵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擊於太湖敗之幾獲兀术史均未載　三月宗弼及韓世忠戰於鎮江即潤州古京口鎮領縣四不利四月復戰於江寧敗之時宗弼軍還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遂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方輿紀要云大江過昇州東浸以深廣自老鸛觜度白沙橫濶三十餘里俗名黃天蕩在江寧府東北八十里秦淮在上元縣治東南三里有二源一出句容縣華山一出溧水縣東廬山合流於方山貫府城至石頭城入江　一日夜成乃得王江寧達蘭原作撻懶使伊喇古自天長縣名屬泗州赴援烏淩阿托雲亦至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伊喇古渡自西與世忠戰於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其五緉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舟軍殲焉宗弼渡江北還孜異通鑑輯覽云烏珠由秀趨平江韓世忠移師鎮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烏珠欲濟江遣使通問約戰期許之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以覘虛實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岸側襲執之烏珠跳而免及接戰江中凡數十合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擒其壻龍虎大王烏珠懼請歸所掠及名馬以假道均不許自鎮江西上至黃天蕩勢益窘乃開老鸛河趨建康岳飛邀擊於新城大破之會貝勒塔葉來援欲北渡遂相持於黃天蕩塔葉軍江北烏珠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敵舟譟而前海舟分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沈之烏珠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兩宮復故土則可相全乃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

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推槳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箬篷不攻自破矣及天霽風止遂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烏珠命射以火箭煙焰蔽江遂敗烏珠濟江是役也世忠以八千人拒烏珠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自是不敢復渡江矣南宋書云世宗敗潰江為崇福院僧普倫救免孫世詢嚴允吉戰死北盟會編云兀朮既破海舟欲至建康謀北歸又為世忠扼乃開蘆陽池新河一夕成舟出建康世忠尾擊之趙雄元勳碑云是役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被擒男女得免者無算所載均與史異今從史是

月阿里布戰於柘皐周企戰於壽春皆勝之攷異方輿紀要云柘皐鎮在巢縣西北六十里即春秋之槖皐槖訛曰拓復訛為拓今屬無為州薛應旂通鑑云時金人犯江西者聞兀朮北還亦自荊門引去統制牛皐潛軍擊敗之於寶豐之宋村北盟會編云宋村之勝擒金將馬五太師通鑑輯覽云烏珠既濟江其兵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李梲陳邦光等而去岳飛邀擊於靜安鎮大敗之大金國志云兀朮至六合為岳飛敗屯楚州九里涇為趙立敗立尋中砲死會聞宋師出陝右訖言西去又云自江南回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許以過江鄴范幾不免畢沅續通鑑云五月陳德結衆入建康閤家遇害都監金洿死之隘定遠承宣使閻勍被執不屈死攻和州胡廣射宗弼中其左臂遂破之守臣宋昌祚唐景褰譽徐狀卲元通皆死進士龔楫襲金人於新塘為所殺八月鎮撫使薛慶戰於揚州城下死之續綱目云九月鎮撫使趙立死之楚州陷初達蘭圍楚州立固守不克烏珠將北歸以輜重假道立斬其使遂設南北兩屯絕餉道圍攻數月飛礟中其首死旬餘城陷贈奉國節度謚忠烈徐州人宋史高宗紀云八月金陷承州命陳思恭屯明州防海道王德酈瓊敗金游兵於召伯埭九月趙霖復和州金犯揚州靳賽敗之於港河金初攻楚州趙立戰死及城陷鎮撫李彥先來救兵敗亦死十月岳飛破金人於承州尋棄泰州渡江退保江陰十一月金陷泰州通州守臣呂伸棄城去牛皐字伯遠汝州魯山人王德字子華通遠軍人瓊字國寶臨漳人史均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一

江西峽江訓導薛鄉李有棠編纂

規取隴蜀

太宗天會八年即宋建炎四年也秋八月以皇子右副元帥宗輔原作窩里嗢亦作訛里朵赴陝援羅索原作婁室攷異通鑑輯覽作洛索南宋書作婁宿本傳完顏部人從太祖伐遼屢有功命爲萬戶鎮黃龍府尋獲遼主於伊都谷從宗翰侵宋定兩河進兵陝西城邑多降先是遣羅索經略陝西宋史地理志云禹貢雍梁冀豫四州之域而雍州全得焉分永興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各置經略安撫司所下城邑叛服不常其監戰之阿里布原作阿魯布請益兵帥府會諸將議乃命宗輔往詔曰羅索往者所向輒克令使專征陝西淹延未定豈倦於兵而自愛耶關陝重地卿等其戮力焉攷異通鑑輯覽云先是張浚既平苗劉亂謂中興當自關陝始命往經略與諸守臣議儲蓄待巡幸置幕府秦州治兵興元辟劉子羽參謀趙開總川賦擢任吳玠兄弟拜曲端威武大將軍宋史高宗紀云四年二月張浚自秦州入援進至房州後聞金兵退乃還三月金犯終南縣經略鄜恩戰死子羽字彥脩崇安人韐長子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續綱目云正月羅索破陝州李彥仙死之其屬官居民無一人降者贈彰武節度諡忠威浚檄端人往援不應金入潼關端使玠拒於彭原取之薩里罕懼而泣羅索復戰玠敗部將楊晟死之端退屯涇源邠州被焚玠怨端不救由是有隙浚尋罷端兵柄卒用玠與王庶言殺之費士戣蜀口用兵錄謂端非固庶譖王之望西事記謂端素少浚浚因惡之均非是北盟會編云端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及被逮連呼鐵象可惜既為康隨害鐵象亦斃林泉野記云端字師尹鎮戎軍人通書史善屬文精騎射死之後軍民解體九月癸亥宗輔等敗宋張浚軍於富平耀州降宋史地理志云耀州為華原郡一號感義軍屬永興路縣六富平其一乙丑鳳翔府降攷異續綱目云七月張浚遣兵復陝西州郡聞烏珠將至徵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及吳玠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錫係錡兄為統帥迎戰王彥及劉子羽諫不從行次富平玠勸據高阜不聽羅索引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諸營方力戰勝負未分敵鐵騎直衝趙哲軍哲軍驚遁諸將皆潰金乘勝而進關陝大震浚退保秦州斬哲置錫合州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之通鑑輯覽云是役也洛索已病既戰烏珠左翼部將將却洛索以右翼力戰遂敗浚軍張浚行狀云九月二十四日烏珠與尼瑪哈會援尼瑪哈時在雲中此誤遺史云諸軍驚亂浚乘騎急奔諸軍皆潰時浚在邠州亦誤南宋書云浚初榜曰能生擒婁宿者白衣授節鉞婁宿亦榜曰能生擒浚者賞牛一頭北盟會編云時郭奕為詩誚浚曰秦山未盡蜀山來日暇

關門雨廣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新送陜西回王之望西事記云時浚貸民賦五年錢帛所在山積槃年要録云奕萬年人為幕官嘗諌用兵眉山王賞亦獻養威持重二策浚不納所載較詳宋史高宗紀云八月統制關興屢破金人於解州東九月李彥琦敗金人於洛河東渡金陷延安府執呂世存又陷保安軍史未載冬十一月甲辰宗輔下涇州丁未渭州降敗宋劉倪軍於瓦亭戊申原州降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字信甫張義堡人仕至右丞開府贈鄧王知鎮戎軍李彥琦以衆降馬武等擊宋吳玠軍於隴州宋史地理志云涇州為安定郡彰化軍縣四渭州隴西郡平涼軍縣五原州平涼郡縣二鎮戎軍本原州高縣地砦七隴州汧陽郡縣四皆屬秦鳳路方輿紀要云瓦亭關名在華亭縣西北百八十里屬平涼府癸亥宗輔以陜西事狀聞詔獎諭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十一月金陷涇原劉錡退屯瓦亭遂陷渭州鎮戎軍叛將慕有引金兵克環慶畢沅續通鑑慕有作慕容清通鑑輯覽作慕洧云金入德順軍浚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唯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因請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浚然其言子羽即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各以兵會凡十餘萬軍勢復振且請遣吳玠駐軍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大潭孫偓等聚兵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知有備遂引去所載較詳十二月丁丑羅索卒本傳贈侍中開府追封莘王謚莊義配享太宗廟廷子和尼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謚貞濟默音官東京留守封榮國公實古納終北京留守大金國志謂婁室之卒在天會十年追封部王今從太宗紀宗輔敗宋劉維輔軍熙州降將師至熙河持嘉暉別降諸寨將鈐轄及吐番酋長等并民戶萬五千餘蘭州叛與鄂勒博等攻下之獲河州安撫使白常熙河副都總管劉維輔以獻宋史地理志云熙州為臨洮郡鎮洮軍治狄道河州為安鄉郡治寧河號熙河路統州五蘭州為金城郡治蘭泉惟輔涇州人贈昭化節度攷異通鑑輯覽云金侵熙河總管劉惟輔死之初金掠熙河惟輔擊敗之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出城欲焚積粟為金執罵賊不屈死所部多不屈被殺畢沅續通鑑云將官韓青高子儒皆不降而死太宗紀未載惟輔死姑從之

九年春正月宗弼阿里布原作阿離補系出景祖滅遼舉宋皆有功從睿宗定陜西歷右都遷左監軍後宗弼復河南為左副元帥譚國公卒官行臺左丞相撫定鞏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涇原熙河兩路皆平宋史地理志云洮州號臨洮城樂州舊邈川城即湟州西寧州舊青唐城即鄯州為西平郡賓德軍廓州為寧塞城積石軍本溪哥城皆隸秦鳳路攷異薛應旂通鑑云紹興元年三月金破福津縣同谷以迫興州浚退保閬州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子羽趨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知興元府宋史縣同谷作蹂同谷又以吳玠為陜西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只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和尚方山二原金既得陜西地悉與偽齊見太宗紀畢沅續通鑑云正月金掠天水縣

知縣趙璧雷震張苔不屈死知扶風縣康傑知天興縣李伸及盧大受田敢都監劉宣巡檢王琦通判刁𡚒皆爲金殺

冬十月薩里罕原作撒離喝改名杲南宋書作杲攻下慶陽古慶州爲順化軍縣四州一別將持嘉璽兩敗重敵殺其將戴巢慕消以環州降即通遠軍今爲環縣繫年要錄云時環慶帥趙哲誅以孫恂代斬敗將張思喬澤淯大懼遂叛宗弼攻宋吳玠於和尚原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三十五里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於山上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死孜異薛應旂通鑑云玠自富平兵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鳳翔民感其遺惠多輸芻粟以助軍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約期會兵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更戰迭休金敗遁沒立方攻箭筈關玠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自起海角狃常勝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兀朮會諸部兵十餘萬造浮橋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坌敵至伏發遂大亂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僅以身免亟剃其鬚髯而去所載較詳宋史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人封涪王謚武安弟璘字唐卿贈太師封信王北盟會編云追至玉女津擒羊角孛董等二十餘人沒立續綱目作摩哩通鑑輯覽作默囉烏魯折合續綱目作敖拉扎哈通鑑輯覽作額勒濟格畢沅續通鑑以烏魯折合爲二人繫年要錄折合作珠赫

十年冬十一月薩里罕本傳安帝六代孫泰州和勒博繼子從平陝西徇地自渭西降德順軍及涇原熙河二路及保州明年同瓚都討平河外諸寨降西寧慶陽陝西平宗輔宗弼等還留薩里罕總兵孜異繫年要錄云撒離喝係金主晟從弟請取劍外十三州與宋王彥軍七千人遇於沙會濼遂克金州宋史地理志云爲安康郡昭化軍隸京西南路即今興安州孜異薛應旂通鑑云時金久窺蜀以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敗王彥兵三千彥焚積聚退保石泉金州陷通鑑輯覽云十二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召知密院命盧法原與似同治司事尋落浚職命趙鼎代不果行金州之破作明年正月今從太宗紀畢沅續通鑑云是年三月金經略使薩里罕等合兵來侵方山原吳玠遣統制楊政雷仲等擊敗之浚擢政知鳳州金州之破統制郭進戰死紀均未載

十一年春正月丁卯薩里罕敗宋吳玠軍於饒風關戊辰取洋州甲戌入興元府方輿紀要云即漢中府領州二縣六饒風關在西鄉縣東北百六十里洋州今洋縣在府東南百二十里孜異薛應旂通鑑云撒離喝既克金州乘勝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召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

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六晝夜死者山積乃更募死士由閒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闞之諸軍遂潰敵入洋州玠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三泉金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遣玠書訣别玠因愛將楊政勸間道往會復扼仙人關子羽築壘潭毒山方成金騎奄至子羽據胡牀坐壘口益兵尋引去撒離喝回鳳翔以書招子羽斬其使初子羽聞有金師預從梁洋之積金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簽軍士以食宋兵驍背要擊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引衆還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無算盡棄輜重走餘兵多降子羽還興元金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渉險棄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得不償失王彥復金州金遂棄均房所載較詳畢沅續通鑑云金用降將言自蟬溪嶺遶出關背乘夜攻克郭仲荀山寨乃能乘高下視饒風銷異

十一月宗弼克和尚原攷異繫年要録云宋失和尚原史及吳玠傳俱不載惟見胡世將奏議然據玠自奏則在是年春夏之間耳宋史紀事本末云兀朮既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武都通鑑輯覽云通州今四川達州本西魏通州宋改達州通川郡此云通州蓋通川之誤

十二年春二月薩里罕敗宋吳玠軍於固鎮方輿紀要云在漢中府鳳縣西百二十里仙人關在縣南二十里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是年三月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敗之先是玠因和尚原饋餉艱令弟璘别築壘於仙人關右之殺金坪移兵戍守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由和尚原進攻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坪璘自武階入援遺書勸玠修第二隘示死守冒圍轉戰七晝夜始與玠會敵屢攻營壘率楊政擊走之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鋭卒介其間左右迎擊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上璘以駐隊矢疊射死者層積踐而登撒離喝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挽帛復正金用火攻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鋭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夔為豫腹心欲圖蜀不得逞乃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計不敢妄動矣所載較詳中興遺史云烏珠決計入川劉豫弟益時知長安告玠早為備因為壘關側號殺金坪本林泉野記恐誤大金國志云初統制郭震為兀朮所襲破其寨軍屢敗玠斬震以徇乃勝北盟會編云四月玠進克秦隴鳳州屢敗兀朮兵擢宣撫使薛應旂通鑑云四月關師古擊敗金人於熙河拔寨數十既而慕洧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降金畢沅續通鑑云正月師古襲偽齊大潭縣至石要嶺兵敗降劉豫失洮岷地玠并師古軍厚資給軍益精強又十三年春牛晧高萬任安秦元薛琪張亨與金人遇於苴吾谷死之宋史豫傳石要嶺作左要嶺史均未載

熙宗天眷三年夏五月詔元帥府復取河南陝西地右監軍薩里罕出河中趨陝西既至鳳翔擊

走宋軍時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郝總管古雲請兵五百伏山谷俟其出舉旗伏兵發宋兵馳入城古雲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幟宋軍未入者遂降拔其城宋軍在京兆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於涇州都元帥宗弼遣河南步卒來會遂留諸軍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擊敗宋兵初薩里罕欲退古雲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據潼關在今華州華陰縣東四十里古桃林塞吾屬無類矣不如速戰從之玠軍自涇之西原來古雲錫卜察擊其左右軍少郤巴爾斯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滿地孜異宋史紀事本末云紹興九年和議成授玠四川宣撫使六月卒以胡世將代十年五月詔璘同節制諸軍金渝盟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駐鳳翔初關陝新復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至是皆隔在敵後遠近大震六月世將召諸將議璘以百口保破敵乃分兵據渭南金犯石壁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鶻眼郎君三千騎衝璘軍統制李師顏擊敗之拔其扶風新城獲三將及女真百七十七人撒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仲力戰破之還鳳翔由是不敢渡隴諸軍得還閏月撒離喝畏璘駐大蟲嶺不敢爭趨郿州田晟及王彦楊從儀屢擊破之復敗之於涇州俘獲甚衆走還鳳翔史未書國兵屢敗事高宗紀云六月鄭建復醴州傅忠信敗之於華陰王喜破之於汧陽吳琦再敗之於陝州孔文清敗之於鐵城堡王俊敗之於盩厔楊政等敗之於鳳翔城南寨北盟會編云初張燾請永安朝陵回奏虜情難測乞陝西早命大帥檜出燾知成都見宣撫世將勸守和尚原及保蜀口乞料外錢五百萬貫備緩急蜀得無虞薛應旂通鑑云十月撒離喝陷慶陽知府宋萬年降經畧王忠植死之史未載繫年要錄云忠植步佛山人初取石州十一郡拜華州觀察後贈奉國節度諡義節世將樞副宿子

十二月以薩里罕為右副元帥本傳海陵立召為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尋誣其謀反被誅族其家大定初追封金源郡王諡忠襄配享太宗廟廷宏簡錄云雄偉有才畧大金國志云智勇俱無昔曲端郛州之戰見黑鋒死號哭衆目為啼哭郎君延札們都傳云李世輔叛邀至私署劫執之們都奔告達蘭率兵追及與戰始得脫北盟會編云世輔執撒離喝率兵走半逞以江南議和許還河南地出文字示之遂放歸世輔奔夏家屬盡被害尋自夏執其宰相王樞歸宋宋史世輔更名顯忠緣德軍人後贈開府諡忠襄

皇統元年秋宗弼侵宋宋乞罷兵宗弼以便宜畫淮為界孜異宋史高宗紀云紹興十一年正月揚從儀敗金人於渭南金陷商州邵隆走二月隆破金人於洪門復商南四月慕洧破新泉砦攻會州朱勇破之九月璘拔秦州州將武趙降姚仲敗金人於丁劉圖邵隆復虢州楊政敗金人於寶雞禽通檢孛堇隆復陝州通鑑輯覽

云九月吳璘既拔秦州進次剡家灣金統軍罕占希卜蘇合兵五萬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璘請於胡世將用新立疊陣法先一日請戰敵皆笑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城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希卜蘇善謀罕占善戰二人異議璘先以兵挑罕占來出壘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門金大敗降者萬人罕占走保臘家城圍攻垂破會議和詔班師時陝晉首領爭來附政下隴州及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詔至各引師還世將浩嘆而已按宋史剡家灣作劉家灣在秦州東北罕占作胡盞希卜蘇作習不祝繫年要錄罕占作罕札時西和州巡檢元成戰死大金國志云皇統二年春宋遣莫將周聿充割地使割唐鄧及商秦州和尚方山二原西以大散關為界宋只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初宋邵隆任商州始終十年拔荊榛招離散至是割屬金始快快後徙金州檜酖殺之宋史高宗紀云十六年二月復割金州豐陽縣洋州乾祐縣畀金人史均未載

廢帝海陵正隆六年十月以後為世宗大定元年秋九月南侵宋命圖克坦喀齊喀原作徒單合喜改異宏簡錄喜作嘉為西蜀道都統制張中彥副之中彥字才甫中孚弟初仕宋知德順軍降金仕至開府攷異大金國志云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未載喀齊喀名今從史由鳳翔取散關宋人攻秦州臘家城德順州克之方輿紀要云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為南北險要秦州為天水郡雄武軍縣三隸鞏昌府德順州為德順軍即渭州隴干城攷異通鑑輯覽云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王剛中副之八月金師喀齊喀將騎扼大散關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剛中跨一騎馳二百里至璘營責之曰大將與國誼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卧璘起馳至殺金坪進駐青野原調內郡兵分道進援黃牛剛中又檄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進復隴州分遣劉海復秦州曹沐復洮州金師退剛中請其屬李壽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宋史剛中字時亨鐃州樂平人謚恭簡蘭州將王宏殺其刺史溫屯敦烏乜來降潘青復隴州畢沅續通鑑云十月姚仲遣王俊敗金人於東洛谷口任天錫等克豐陽縣及商洛縣復商州獲其將完顏守能柳萬克伏羌城吳挺敗金兵於治平寨任天錫取朱陽縣武鉅復盧氏縣及虢州史未載

冬十一月宋人破陝州號保平軍縣七屬永興軍路防禦使折可直降同知使事李柔立死之攷異大金國志云金人侵陝州宋任天賜擊敗之所載互異今從史畢沅續通鑑云十一月任天錫復虢州敗守臣蕭信兵邢進復華州獲其將韓端愿等二十餘人十二月王中正克治平寨宋史高宗紀云任天錫復上津商洛二縣及陝州楊堅復欒川縣又敗金兵復長水縣王彥復福昌縣閻玘復澠池縣吳璘復水洛城及治平寨史均未載

世宗大定二年春二月鄭州防禦使富察世傑本傳原名阿薩爾遼陽人從海陵南侵敗宋王權兵於和州歷華州亳州防禦使取陝州時宋兵屯石壕鎮舊為峽石縣屬陝州世傑擊敗之復敗宋援兵三千宋兵二千自潼關來射卻之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其將又破之於斗門城及土華遂圍之親率選卒二百穴地以入城遂拔再破宋兵三萬復虢州屬永興軍路縣四攷異宋史高宗紀云二月金犯虢州璘遣將楊從儀等攻之分兵守和尚原金人走實華馬貴斷河中橋敗金兵王彥敗金人於虢州東姚仲遣段彥復原州姚仲攻德順軍敗金人於瓦亭砦新店畢沅續通鑑云二月惠逢敗金將溫特赫兵復河州及積石軍來羌城姚仲遣將復鎮戎軍楊從儀等拔大散關均未言破虢州事今從史

三月圖克坦喀齊喀敗宋兵於德順州時宋吳璘侵古鎮分據散關和尚原兵十餘萬喀齊喀請濟師詔益河南兵萬人遣丹州刺史持嘉烏蘇埒克以兵二千守德順璘以二十萬人圍之會統軍都監舒穆嚕迪延里破宋兵於河州攷異畢沅續通鑑云閏二月金將溫特赫攻破河州屠其城與史異還過德順乞益兵以救之喀齊喀遂遣節度烏雅富埒赫將兵二萬與迪延里合璘將大軍迎戰日暮乃解璘聞講和率兵遁圍城凡四十餘日是役也押軍明安富勒哈之功居多攷異通鑑輯覽云時璘遣姚仲攻德順踰四旬不克璘以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軍馬大破敵於瓦亭擒其將耶律糾堅等百三十七人金恚兵覘德順璘親往督師先壁於險且治夾河戰地按行諸屯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進敵鋭卒空壁躍出突璘軍璘得先治地無不一當百至暮璘忽傳呼某將戰不力人益奮敵大敗遁入壁黎明師再出敵不動會大風雪敵拔營去凡八日克其城璘還河池嚴忠取環州姚仲等復蘭會熙鞏等州及永興軍繫年要錄云時興州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宋史糾堅作九斤永興作永安

夏五月押軍萬戶費摩阿拉原作裴滿援剌明安伊喇薩爾拉原作撥剌沙里敗宋兵於華州時宋人驅率商州今屬西安府縣四虢及華山在華陰縣南十里即西嶽也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亦曰終南民五萬攻華阿拉欲堅壁守之薩爾拉曰宋兵雖多半是居民不習戰不如擊之阿拉遂以騎兵千敗宋前鋒追至其大軍亦敗斬首五千級

秋七月陝西都統璋敗宋姚良輔軍於原州克其城攷異畢沅續通鑑七月作五月良輔作公輔時主將為姚仲坐繫河池獄繫年要錄云時

統制鄭師康戰死統領以下官百一十員皆死姚仲猶拒姚志爲奇功以捷報宋戍兵自寶雞縣名屬鳳翔府以西至大散關在寶雞縣東皆自散關遁去璮復敗吳璘於張義堡屬鎮戎軍九月喀齊喀敗吳璘於德順州攷異南宋書云八月宋統制高師中與金人戰於推沙死之九月金攻東山堡宋中軍將李庠戰死史均未載冬十月華州防禦使富察世傑等復敗宋兵於德順州璘時率兵號二十萬復據德順取鞏州臨洮府即洮州鎮洮軍少尹赫舍哩薩哈原作紇石烈撒合死之喀齊喀使璋與實訥埒攻之連戰皆勝璘分兵守秦州喀齊喀自駐水洛城東在涇州西南百里即德順軍分軍斷其餉道璘乃引去璋等邀擊宋經略荊皋自上八節至甘谷城在通渭縣東五十里屬鞏昌府殺數千人實訥埒擒宋將朱永等十二人張安撫守德順亦棄城遁爲蘇埒克復擊敗之擒將校十餘人遂復德順及秦州高景山定商虢華蘇取環州於是一十六府州皆復陝西平攷異通鑑輯覽云時璘駐德順金富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會史浩議棄三路詔璘班師遂還河池所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秦熙永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復陷先是虞允文疏爭罷知夔州既而還入對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畢沅續通鑑載於孝宗隆興元年正月即大定三年正月也世宗紀又繫之大定三年四月所載各異

章宗泰和五年春三月宋兵入鞏州來遠鎮宋史地理志云[illegible]爲來遠砦屬秦州[illegible]改爲鎮隸鞏州在寧遠縣西南三十里諜言韓侂胄統兵鄂岳將謀北侵宋史地理志云鄂州江夏郡武昌軍縣七岳州巴陵郡岳陽軍縣四皆屬荊湖北路

冬十一月宋吳曦擁衆與元欲窺關隴攷異通鑑輯覽云寧宗嘉泰元年七月以曦爲興州都統制至鎮即請罷王大節不除副帥曦總兵權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務謀宣司[illegible]至[illegible]以總計歸宣撫副得節制按劾利權亦歸於曦異志遂成嘉泰元年即金泰和元年時吳挺子曦官殿前副指揮賂宰輔謀帥蜀何澹以曦[illegible]及持不可罷奉祠遂用曦見續綱目四年春侂胄定議伐金命曦練兵西蜀

六年春正月宋吳曦遣兵圍摩舒隆原作抹熟龍堡部將布希原作蒲鮮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富鮮長安擊走之斬其將宋人入薩滿原作撒牟谷完顏果囉原作掴刺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固刺完顏齊勤原作七斤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齊錦約宋將會境上被

襲趙彥雄等七人死馬果囉中流矢齊勤僅以身免　夏四月以完顏充為陝西都統舒穆嚕仲温副之六月吳曦攻鹽州即五原郡今為寧夏後衛完顏王喜一作王善見完顏綱傳敗之秋七月吳曦兵五萬入秦州副都統承裕等敗之時承裕與防禦使完顏璘屯成紀界屬秦州曦兵由保坌姑蘇等谷來襲承裕與璘擊走之追奔四十里凡六戰宋人大敗斬首四千餘級降詔獎諭曦別將入來遠鎮珠格高琪原作朮虎高琪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珠赫埒果勒齊破之宋程松遣將曲昌世襲方山原在隴州西南二百里自率兵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克之富察貞遣副統費摩阿里等分路伏兵擊破之遂遣珠格哈達等出黃兇谷取和尚原鈕祜祿囊嘉將等出大寒谷取西山寨貞由中路取龍門等關大破之斬楊廷於陣諸路兵皆勝盡復故地九月吳曦將馮興楊雄李珪等以步騎八千入秦州承裕與璘等擊破之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唐古安塔哈率兵馳擊宋步兵敗之追奔至阜郊城在秦州西南三十里為隴右要區斬首二千明安巴恬努追殺宋騎兵千人斬楊雄李珪於陣馮興僅以身免冬十一月富察貞克天水進克成州宋史地理志云即同谷郡縣二隸秦鳳路天水縣名屬秦州攷異承裕傳作承裕克成州　十二月宋四川宣撫副使吳曦納款於完顏綱本傳本名元努由同簽宣徽院為陝西安撫招降疊州羌酋青伊克諸部以降吳曦功擢宣撫副使進左丞衛王立行省緜山兵敗為執中所害後復官爵弟鼎努官參政并獻階州本唐武州號武都郡縣二完顏充攻下大散關遣烏雅綽哈原作兀顏抄合以兵趨鳳州即河池郡縣三城潰入焉綱承制立曦為蜀王曦遣使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譜牒來攷異通鑑輯覽云開禧二年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四月曦遣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蜀王十二月金入成州曦焚河池退壁青野遂失大散關曦退屯置口還保興州金密受其降封蜀王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畫綽和攻鳳州松自興元逃歸薛應旂通鑑云曦既降按兵不進侂胄日趨之乃偽攻秦隴以堅其心金許封如康王故事綱進兵水洛署曦族人吳端巡檢使報曦遂送款畢沅續通鑑云松用軍千八百自衛曦多抽去不悟安丙陳十可憂且嘗為吳挺客素知曦松亦不省金主賜曦詔誘降畧云以卿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深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當加封冊更能順流東下

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曦將叛旋悔弟覲勸之乃決屯置口綱遣張紆齎付以告身綱乃使馬良顯詔往曦遣任辛奉表如金綱傳姚淮源作姚圖宋史全文作三月曦遣姚淮源獻地求封六月金封為蜀王賜金印宋史方傳謂金誘降在三月金史本紀作十二月然金實先誘降非曦先求封至金下詔則在六月綱設間久乃得達耳又宋史本紀十二月癸酉曦始自稱蜀王此據其拒命之日其僭號自在明年也大金國志置口作置口方輿紀要云置口戍在鳳縣西南或云在洛陽北亦作沮口所載各異

七年春二月遣珠格高琪等冊吳曦為蜀國王曦尋為宋臣安丙所殺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正月曦自稱蜀王引金兵入鳳州付以四郡表鐵山為界改元置百官召用轉運使安丙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夢曦禱神祠神告以安子文足辦此事鞏之告曦遂召用又召楊震仲不屈死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李道傳鄧性甫楊泰之悉棄官去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曦遂之乙亥楊巨源陰結曦將張林等謀誅之與程夢錫勸丙出主其事矯詔入僞宮李貴誅曦僭立凡四十一日推丙宣撫巨源參軍事時金使猶未至也詔誅其妻子家屬徙嶺南奪父挺官遷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玠子孫免連坐曦未叛時獵夜歸見月中人與已肖自念當貴卒被誅本桯史亦見東南紀聞宋史丙廣安人贈少卿謚忠定巨源字子淵益昌人

三月宋攻破階州及西和州本岷州為和政郡縣三宣撫副使完顏綱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分保要害綱召諸將還攷異通鑑輯覽云三月安丙遣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次獨頭嶺擊敗金兵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金將完顏欽遁好義欲乘勝取秦隴不果所載較詳兩朝綱目備要未載階州史未載鳳州稍異

夏四月富察貞撤黃牛戍宋安丙乘之遂破散關鞏州鈐轄烏雅愛實原作兀顏阿矢死之綱與貞合兵潛自昆谷西山入復取散關斬宋將二人五月安丙遣李好義率步騎二萬攻秦州圍阜角堡珠格高琪以兵赴之宋兵列陣山谷以武車為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佯卻高琪軍覺不前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宋兵益堅乃分騎為二番更休迭戰遣將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級生擒數百人圍乃解攷異宋史寧宗紀時楊巨源戰於長橋敗績兩朝綱目備要同本安丙報疏史未載長橋之捷通鑑輯覽云四月程松以罪竄澧州五月李好義自秦州敗歸為曦將王喜毒死按喜荊鄂都統制六月丙殺巨源閒者施驗薛應旂通鑑云喜遣其黨劉昌國毒死好義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悑撲地疽發背死按曦之誅本巨源好義之力均為丙所忌巨源則使其殺孫忠銳以罪歸之乃遣彭輅收付獄命樊世顯殺之好義號為喜毒亦丙所使也觀李心傳朝野雜記續陳均編年所載多畧惟吳師道禮部集俞文豹吹劍錄具書本末

足資攷證冬十月陝西宣撫使圖克坦鎰遣副統巴噶罕原作回海攻下蘇嶺關都統雅爾頁原作押刺攷異鎰傳作沃呼伊囉斡宏簡錄作葉祿瓦拔鶻嶺關在興安州洵陽縣東北為金宋分界處果囉別將攻破燕子關新道口巴噶罕取小湖關敎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人追至上津縣本平利縣地屬金州見宋史今屬鄖陽府斬首八百餘級遂取其城伊囉斡破宋兵二千於平溪將趨金州以議和還師

八年春正月宋安丙遣兵襲鶻嶺關副統巴噶罕等擊走之斬其將景統領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詔以陝西關隘還之攷異薛應旂通鑑繫之嘉定元年六月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二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劉豫之立

太宗天會六年冬十二月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叛來降豫字彥游阜城人漢書地理志阜城屬勃海郡宋史為永靜軍隸河間燕山叢録云阜城縣南七里乃偽齊劉豫故宅至今人稱御莊宋宣和末仕為河北西路提刑徙浙西抵儀真縣名屬揚州府喪妻翟氏繼值父憂康王至揚州樞密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薦知濟南府攷異楊克弼偽豫傳云豫丁父憂以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李心傳謂豫以宣和六年十二月自朝請大夫新判北京國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以致仕召赴闕非丁憂起復也是時山東盜賊滿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與忿忿而去攷異大金國志云豫世業農登元符中進士第歷州縣除侍御嘗盜同舍生白金盂紫紗衣言者詆之上疏辯不問累章言禮制忤旨出為兩浙察訪遂家真州高宗命張悅守濟南未行因慤薦以豫代到郡嚴刑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坐罪楊克弼偽豫傳謝表云就云河朔村俗之人來領浙右廉訪之事議者謂其怨望之迹已見南宋書云徽宗斥為種田叟黜之避亂儀真畢沅續通鑑云張悅守濟南不行以鄭紹密代紹密留知興仁府乃命豫往所載各異紹密後守壽春為范瓊所殺達蘭原作撻懶攻濟南驍將關勝屢出城拒戰豫殺之而降攷異大金國志云金圍濟南令郡倅張東往援尋解去撻懶遣人啗以利率東出通款未載殺關勝事中興遺史云時李成侵濟南豫求援於滄州劉錫會金兵先至豫謂滄州兵開門納之乃金人也遂降恐係傳聞之誤今從本傳時宋建炎二年十二月也遂為京東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節制河外諸軍其子麟知濟南府達蘭屯兵衡要以鎮撫之攷異王惲閒談劉齊王故事詩序陳教授說豫未貴時一日顧見白龍見婦翁家大鏡中但無鱗與角耳後乃翁亦見以女妻之及生二子以鱗角名之或謂二子長豫當大貴果然元裕之詩河邊殺癡尚能飛無角無鱗自一齊大金國志云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悟悟焚書斬使以賂啗其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悟反悟殺之偽豫傳宋厚作宋愿史未載

八年秋九月戊申立劉豫為大齊皇帝世修子禮攷異張滙節要作九月九日豫傳作五月繫年要録作七月時冊使為西京留守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山西都部署廣陵郡開國公高慶裔尚書禮部侍郎南陽縣開國侯韓昉史無慶裔名附載之以備參攷又載冊文畧曰咨爾劉豫素懷濟世之材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

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卒願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補士明之聞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願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云云昉筆也建都大名府號北京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初北京軍民聞豫至殺金人閉門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位史未載初康王既殺張邦昌自歸德赴揚州詔發兵南侵諭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如邦昌故事及宋帝航海宗弼北還議所立衆議折可求及豫皆可立豫乞達蘭為求封遂僭位攷異大金國志云濟南有漁得鱣者豫妄謂神物之應遂祀之北京豫順門下生禾五穗同登為受命之符乃使子麟賚重寶賂粘罕左右許之豫詭詞乞立張孝純乃使問軍中所欲立進士張浹願立豫議遂決或謂本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轉告於粘罕非也大抵慶裔欲歸功粘罕恐撻懶先之力為贊成後酬賄賂不可勝計麟從輩有恩府門生之稱宋史謂豫持重寶賂撻懶宏簡錄謂巨鱣長數十丈史均未載置丞相以下官赦境內攷異僞齊錄載赦文略曰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之足樂今為晚節豈軒冕之為心羅乞退閒迄無成命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恭受冊儀還尚衡牆而欲避勉膺位號若負剌之不遑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湯武之慙德云云傳未載居東平曰東京汴州曰汴京降宋南京為歸德府張孝純等為宰相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為尚書左丞相諸路兵馬大總管宋待以敵國禮孝純及鄭億年李鄴家人在宋者加意撫之以明年為阜昌元年攷異僞齊錄載改元詔曰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給嘉號以與天下更新者今使命通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人之耳目嘉與諸夏共受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為阜昌元年據此則非明年改元也今從史母翟氏攷異南宋書作瞿氏北盟會編云又謂翟氏為豫嫡妻今從本傳為皇太后妻錢氏為皇后宣和內人也攷異大金國志云孝純守尚書右丞相李孝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鄭億年工部侍郎王瓚汴京留守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號大名起四鄰雲從子弟凡六千設翼衛勳衛親衛六軍合格出官滄州進士邢希載毛澄皆上書請密通江南斬之宋史豫傳王瓊作王瓚云博州判官劉長孺遺書勸反正因之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關琦匿之誅死招楚州趙立使被殺宏簡錄張東作張東關琦作關琦云名迪功郎王寵文林郎李喆尉氏令姚邦基皆棄官去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偽經略折可求欲望殺之立陳東歐陽澈雙廟於歸德畢沅續通鑑云封東安義侯濮金節侯進士薛筠力勸豫歸宋幾見殺孝純義免史均未載冬十月豫遣使謝封冊攷異續編目云十月淮甯鎮撫使馮長寧叛降為工部侍郎薛慶府通鑑云是年金遣朱弁仕豫弁不為屈後追洪皓亦不屈流冷山時尹焞居商州豫遣偽帥趙斌禮聘不從恐以兵乃奔閬州史未載十一月以遼鎮節度使烏克新原作克壽烏等為豫生日使

九年春正月己亥朔劉豫遣使來賀冬十月豫遣使來賀天清節十一月以陝西地賜豫從邦昌所受封界故也攷異本傳繫之阜昌二年壬子即天會十年與太宗紀異繫年要錄云是歲為紹興元年辛亥即金天會九年乃劉豫之阜昌二年又異今從紀宋史豫傳云時豫置招受司於宿州誘宋逋逃十月遣王世冲遁廬州鎮撫使王亨誘斬之大破其衆史未載

十年春正月癸巳朔劉豫遣使來賀己酉復表謝賜地攷異繫年要錄云是秋偽齊分野長星見史未載冬十月豫遣使賀天清節尋遣使來告母喪十一月癸亥以武良謨為豫弔祭使攷異大金國志云阜昌二年豫母辛諡慈獻葬東平所揭皆用家衣儀仗同朝廷禮封子麟梁國公張昂權右丞相弟益守汴京李儔知襲慶府本傳均未載是年四月遷都於汴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十二月東京官屬請遷都遂以阜昌三年四月遷於汴而本傳作阜昌二年乃紹興二年也與宋史合今從本傳宋史豫傳云豫從汴尊其祖考為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旆屋瓦皆震士民大懼麟籍鄉兵十餘萬為太子府軍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先是襄陽桑仲請正豫罪命節制軍馬復所陷州郡詔河南翟興判南辭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彥舟廬壽王亨相為應援未幾仲為霍明殺興進屯伊陽山豫啗以王爵焚書斬使麾下楊偉受豫金殺興持首降十二月李橫敗豫兵陽石趙汝州偽守彭圮以城降中興遺史云豫使將頗說興降被殺因約楊偉為內應舉兵敗興力戰死張涯節要云董偉先降豫引賊由間道襲興營力戰遇害贈保信節度南宋書云六月彥舟叛降豫宏簡錄云董先以商虢二州附豫續綱目云韓世忠敗劉忠於蘄陽忠走降豫偽豫傳時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谷俊為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掘殆盡繫年要錄云豫因李英貢注梳疑非人間物驗治得實始置淘沙官通鑑輯覽云王彥敗豫將郭振於白石鎮復秦州史均未載彥舟字巨濟相州林慮人見本傳

十一年春正月劉豫遣使來賀冬十月豫復遣使來賀天清節攷異通鑑輯覽云正月李橫屢敗豫兵復潁昌府偽安撫趙弼遁二月李吉敗豫將梁進於伊陽臺隨之三月金兀术來援豫亦遣李成將兵逆戰牟駝岡橫敗潁昌復陷宏簡錄云橫破潁順軍降偽守蘭和敗長葛兵南宋書潁順作順昌蘭和作藺和畢沅續通鑑云潁昌破譚世則遇害四月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為李成寇陷從降謝皋指腹示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死五月詔禁邊兵侵齊十月河南鎮撫使翟琮奔襄陽豫陷伊陽盡有梁衛地琮興子也十月橫奔荆南李成陷京西諸郡繫年要錄云琮初入西京偽留守孟邦雄方醉卧俘其族歸九月統領吳勝敗偽齊兵於黃堆寨追殺興遺還至蠶家城彭彥戰死賀吉自殺皆贈官宋史豫傳云是歲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本傳均未載是年宋閤門宣贊舍人徐文來奔初元帥府使蕭慶如汴議南侵事

豫報曰宋軍師韓世忠屯潤州劉光世屯江寧今舉大兵欲往采石方輿紀要云山名一曰采石所在太平府西北二十五里
渡江而光世拒守若抵揚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方輿紀要云唐初京口江面闊四十里後沙壅爲瓜洲只闊十八里明嘉靖時
僅闊七八里又有談家洲橫列其中若輕兵直趨采石彼未有備我必經渡江矣光世海船亦在潤州世忠必先取
之二將由此必不和以此逼宋帝其可也至是文將大小船六十隻軍七百來奔至密州界中率
將佐至汴攷異南宋書云文字彥武膠水人少爲商應募從軍揮巨刀重五十斤號徐大刀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銳軍凡七將其一也閩皋譜其謀叛遂歸豫北盟會編云初徐聚徐文
在東海縣有舟船數百艘爲李彥先害文下海據靈山寺受招安拜武經大夫及邵青寇明州命文備之紹興二年五月文欲作亂命叅師閔往襲逆海附豫繫年要錄云至定海爲武德郎趙琦
拒制置統領追之不及坐貶官畢沅續通鑑云初與文起事者李齊范溫嗣同歸宋者宋齊宋史豫傳云文時爲水軍都統制將海舟六十艘軍四千由明州抵鹽城降豫勸襲二浙使知萊州進
寇通泰州及南侵劾力居多史均未載豫與元帥府書曰文言宋帝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方輿紀要云江源有三一出徽州黟
山曰新安江一出金華大盆山曰東陽江一出衢州百際嶺曰信安江流至嚴州府城東南二里合經杭州城南謂之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初入海時於此上
船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達昌國縣其縣在海中爲聚船積糧處今大軍可先往昌國取
船糧還趨明州奪御船抵錢塘江今自密州上船風順可五日至昌國遲亦半月可至攷異宋史紀事本末
云是年金遣李永壽等來請畫江益豫學士綦宗禮言永壽從豫所來謀必出豫請嚴備宏簡錄云吳伸請乘敵使在廷一戰擒之畢沅續通鑑云初僞齊侍御史盧載陽陳結南夷擾川廣之策
豫遣通判傅維永及進士宋囦等五十餘人冊封交趾李陽煥爲廣王且結諸奚洞酋長金亦使毛都魯者二十餘人偕行繫年要錄金使作穆都哩史均未載
十二年冬十月天清節劉豫遣使來賀初宗弼自江南還宗翰將入朝再議南侵事宗翰堅執以
爲可宗弼曰江南卑溼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宗翰曰都監務偷安爾攷異大金國志云豫乞師
金主召諸將議粘罕兀室以爲雖寓里喝以爲可於是寓里喝撻懶權左右副元帥以行粘罕遂失兵柄將兀朮無一言因使將前軍宏簡錄同豫使爲僞樞密盧緯畢沅續通鑑作盧偉卿均與本傳異從本傳
今及豫以書報而睿宗即宗輔亦不肯用豫策使達蘭帥師至瓜洲而還攷異中興遺史云飛嘗遣軍校王大

節招李成因詐降劉麟說其侵蜀不聽決計犯淮甸及歸飛奏聞召見請為防江之備授閤門祗侯畢沅續通鑑云此月豫聞岳飛復襄鄧求援於金九月金遣宗輔等調兵五萬豫亦遣子麟姪猊會兵南侵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帝相趙鼎議親征十月世忠進屯揚州適魏良臣出使紿以退屯守江須向大儀勒兵設伏良臣至金營以所見告聶埒貝勒引騎趨江口距大儀五里伏發金軍亂遂敗擒其將托卜嘉別將董旼又敗之於鴉口橋擒四十餘人統制解元破之於承州北門擒百四十八人宋史紀事本末作聶兒孛堇董旼作董政云擒撻不野二百餘人世忠親追至淮金卒死甚衆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趙雄撰世忠碑托卜嘉作撻索耶紹興日歷作閻孛也繫年要錄云時金陷濠州冦宏遁國奉卿被殺將官丁成楊照丁元皆死攻楚州李東遇害悉贈官通鑑輯覽云帝自將次平江詔暴豫罪張浚視師金圍廬州岳飛遣牛臯擊走之逹賚屯泗烏珠屯竹塾鎮為世忠扼饑道不通聞主庻篤夜引還麟等棄輜重遁北盟會編云十二月王進薦金人於淮執其酋程師回張延壽皆名將也史均未載大金國志云金兵屢敗宵遁麟還定遠一夜馳二百四十里始入宿州北方大恐軍多散亡載於阜昌六年正月乃天會十三年與史異

十三年熙宗亶即位不改元春正月遣使告哀於劉豫仍詔自今稱臣勿稱子并定朝賀賜宴朝辭儀考異大金國志云七月毀明堂是日天地晦冥八月麟出獵陳留義黨百餘欲擒以南歸事覺被殺以劉復知濟南觀知淮寧軍張東卒時豫遣人持海道圖來獻金大起燕雲四十萬人於蔚州造戰船於雄州之北虎州謀由海入侵百姓大困盜賊蜂起事中輟宋史豫傳云正月酈瓊復光州降為守許約閏二月偽將商元攻信陽軍舒繼明死之八月復昭光州十月命民畜子依商稅法收其算北盟會編云九月華旺克光州十月齊冦漣水軍呼延通擊敗之豫毀景靈東西宮碎真宗玉石像為二十八段開聖尼佛像鼻眼三日百姓聳觀本傳多未載

十四年秋八月詔齊國與本朝軍民訴訟相關者文移署年止用天會考異通鑑輯覽云正月韓世忠聞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至其城下呼延通與金葉赫貝勒戰擒之乘勝掩擊金人敗去遂圍淮陽兀术與劉猊皆來救尋引還世忠歸楚州從者萬計八月岳飛遣牛臯復鎮汝軍擒薛亨楊再興復長水縣進復蔡州九月王貴等復虢州大敗豫兵於唐州奏進取中原不許宋史再興傳為賊曹成將被張憲所擒降飛後戰死臨潁薛應旂通鑑云飛檄豫畧曰乃敢背棄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為仇恐率華夏禮義之俗甘事腥羶云云宋史紀事本末葉赫貝勒作牙合孛堇云豫聞張浚會師告急於金蒲盧虎謂不可許遣兀术提兵黎陽以觀釁豫簽兵三十萬分三道麟由壽春犯合肥為中路猊出渦口犯定遠為東路孔彥舟李成由光州犯六安為西路浚命諸將分道禦之有渡江者斬猊至淮東為世忠扼犯定遠楊沂中遇於越家坊敗之改趨合肥與麟合至藕塘沂中率吳錫張宗顏等腹背擊之大敗張俊復破之於李家灣僵尸滿野猊與數騎遁麟在順昌拔寨去彥舟亦解光州回北方大恐金始有廢豫意大金國志云是役失車七千兩船七百隻器械

無算廢猊為庶人免劉復官偽豫傳軍始行知臨汝軍宋著以後期斬繼斬使臣趙倚語人曰已去趙宋矣宏簡錄云是年六月築劉龍城以窺淮西王師晟破之執華知岡俘其眾而還畢沅續通鑑云是春豫再開貢舉得邵世等六十九人改明堂基為講武殿於其地造戰船四月豫將王威陷唐州扈舉臣張從之皆死八月偽相張孝純遣薛筠間道上書言利害且請分兵守京西諸州繫年要錄及偽齊錄俱載其書不見宋史豫傳亦未載

十五年夏六月尚書左丞高慶裔等誅秋七月都元帥宗翰卒攷異通鑑輯覽云四月岳飛乞終制命張宗元監其軍時飛與浚議淮西事不合遂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聞不協呂德還命呂祉往諭諸軍祉奏罷瓊兵柄瓊遮得其書殺祉叛降豫大金國志云瓊到汴為靖難節度知鞏州復遺馮長寧如金乞師北盟會編云同叛者尚有王世忠靳賽趙世臣王師晟被殺者尚有喬仲福邢支劉永衡友初浚欲改淮西軍政參政張守諫不聽及敗坐落職宗元懼請斬浚士論惡之尋罷繫年要錄云時詹至張燾葉夢得王縉均以為不可弗聽鄭克撰祉行狀云祉密以利害聞奏不可易將分軍與諸書異趙鼎逸事謂祉奏罷瓊及靳賽兵權更朱照漏言於瓊南宋書同祉死者尚有張景趙康直薛應旂通鑑云浚聞報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為蠟書遺瓊言事可成成之否則全軍歸虜得書疑瓊分其眾困苦之邊賴少安豫傳均未載冬十月以達蘭為左副元帥宗弼為右副元帥十一月廢齊國降封劉豫為蜀王置行臺尚書省於汴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之特厚兀朮以下多憾之會粘沒喝死岳飛遺間持蠟書與豫約誅兀朮為所得馳白金主廢計遂決豫請立麟為太子不許且曰乞援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以東拔撻不野為左右都監戍諸郡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令撻懶兀朮襲之先召麟議事至武城擒之抵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突入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宣詔廢之畧曰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始俾內外悉登承平故自蜀河之南割為鄰壤之界灼見光帝舉舍大公罪在遍征固不貪其土地從其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寵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別膺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不能為托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乃宣言自今不簽汝為軍不取免行錢為汝蔽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人心稍安所載較詳繫年要錄東拔作布爾噶蘇畢沅續通鑑云時王倫見金達蘭宗弼於涿州言劉豫營私結怨必負上國煩納其言浚行狀云嘗使人以手榜誘豫畧云如能誘致使之疲弊精兵健馬漸次消磨茲報國之良圖亦為臣之效金見此榜亦疑之干將傳岳飛獲金諜佯以為己所遺軍士責以約劉豫共擒烏珠諜歸豫遂廢趙鼎事實云鼎欲遺張浚出不意往趙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金廢豫乃止宋史不載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攷異宋史豫傳云胡沙虎為留守李傳到之畢沅續通鑑云蕭保壽努為右丞相溫敦師中為左丞張通古為右丞林泉野記復宋得河南地招孝純來歸不應請於兀朮歸徐州致仕卒子顒於建炎中為守臣史未載

詔除豫弊政人情大悅還豫家屬於臨潢府攷異薛應旂通鑑云豫廢求哀於二帥撻懶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爇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何不自責耶豫語塞大金國志云豫弟益守陝遣撻懶喝擒之時得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絹二百七十餘萬匹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糧九千餘萬石方州不在此數立九年宮嬪百妊身者九髯婢百二十人進女獻妻得官者多北盟會編云如高立之宋縝廉公謹侯湜皆是百姓日納官錢內庭種菜出賣禁隱語若云南頭去及衣稍鮮麗均斬宏簡錄云時數見變異梟鳴後苑龍墟宣德門滅宣德二字僞豫傳梟數千鳴南庭皆作休也之聲命捕一梟者賞千錢畢沅續通鑑云豫初作僭幣自一千至百千皆題其末曰過八年不准行用其兆已見星隕平原鎮責百祥謂禍在百日內勸修德以禳攷殺本傳均未載通鑑輯覽飛請乘廢豫之際長驅取中原世忠請全師北討皆不聽

皇統三年進封曹王攷異僞齊錄時豫謝表云戚知廢罷之議愈堅措畫之心是金之廢豫豫蓋先知之也六年九月卒攷異宋史豫傳云紹興十三年六月卒乃金皇統三年也稍異今從史子麟字元瑞仕宋補承務郎豫降麟因從軍討水賊王江破降之尋知濟南府事豫僭立拜興平節度使開府梁國公充諸路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及達蘭以軍廢豫赴汴止刁馬河在中牟縣東南名麟渡河議事因執之豫廢麟還臨潢頃之授北京路都轉運使歷參政左丞開府封梁國公卒攷異南宋書云崇寧間有望氣者言阜城有天子氣甚明詔斷支隴以泄之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晦將爲偏閏之象不克有終張劉二逆皆阜城人卒如所占至羅誘上南征策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圖馬賦語多指斥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桀犬吠堯益無責焉北盟會編謂誘係豫所取狀元宏簡錄作羅許又云孟邦雄發掘兩京塚墓本傳均未載

征撫西夏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太祖天輔六年夏六月大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將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次天德境野谷斡魯（一作鄂嚕）羅索（原作婁室）敗之於宜水（攷異薛應旂通鑑作宣水燕雲奉使錄云夏人來援為暴漲所溺不言戰且繫之八月宜水在榆林府東北邊外）追至野谷澗水暴至漂沒者不可勝計宗望（原作斡離不）至陰山以便宜與夏議和并諭遼主至彼可令執送夏本元魏後魏衰居松州（在大寧衛西北）者因以舊姓為托跋氏（攷異遼史作拓跋氏）初黨項八部有托跋部自黨項入居銀夏（銀州為銀川郡縣四夏州故城在榆林鎮西北二百里古朔方秦為上郡地）之間者號平夏部唐末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為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即懷遠鎮屬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綏為唐綏州即綏德軍宥州在故夏州城西二百二十里靈州即今寧夏鎮武威郡名即涼州張掖郡名即甘州酒泉郡名即肅州燉煌縣名即瓜州地今屬沙州均見方輿紀要）銀宥靈鹽等州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民俗強梗敢戰鬬元昊稱帝遼以公主下嫁世修朝貢書見遼史至是救遼兵敗始議和（攷異太祖紀是年四月耶律坦招徠西南諸部西至夏其招討使耶律佛德降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餘人叛去坦等襲取之棣摩羅索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西夏傳未載）

太宗天會二年春正月夏國奉表稱藩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蘇伊喇（原作耶剌攷異西夏傳作頁赫注云原作耶剌畢沅續通鑑作伊實伊喇云舊作乙室耶剌）部圖魯（原作吐祿）濼西之地賜之三月夏主乾順遣巴哩公亮等來上誓表閏月使王阿哈楊天吉往賜誓詔冬十月夏遣使謝誓詔并論宋所侵地初宋與夏俱受

山西地宋侵取之詔曰省表具悉已命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從宜定奪

四年冬十月夏遣使來賀天清節 致異通鑑輯覽云先是尼瑪哈遣薩滿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約攻麟州以分河東之勢是年四月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宋兵馬監押朱昭殺其妻子搏戰死之城遂陷既而金將固新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請和金執其使畢沅續通鑑云九月夏取西安州史均未載 初以山西九州與宋而天德 遼史地理志云本中受降城唐置遼太祖平黨項攻克天德盡掠吏民以東後置招討司漸成井邑而豐州亦號天德軍富民縣屬西京路 遠在一隅緩急不可及割以與夏後破宋都獲二帝乃畫陝西界自麟府路洛陽溝東距黃河西岸西歷曉泉堡 屬綏德軍在米脂縣東四十里隸延州 鄜延路米脂谷 在綏德軍北八十里後建城砦今為縣 至累勝寨環慶路威延寨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路威川寨畧古蕭關 屬懷德軍東葫蘆河西十五里 至北谷川秦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 治敦文初隸熙河路後屬涇原路 自此直距黃河依現今流行分熙河路盡西邊以限封域復分陝西北鄙以易天德雲內以河為界及羅索定陝西博勒和 原作婆盧火 率兵先取威戎城 地本界平塔在綏德軍西百三十里 軍至威戎東與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問之乃知為夏將李遇取威戎也乃還其人而與遇通問遇軍威戎西分徹 原作蒲察 軍威戎東而使之議事於羅索報曰元帥府約東若兵近夏境則與夏犄角無相侵犯遇答曰夏國既以天德雲內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分徹等遂旋師卒不與北鄙地 致異大金國志云時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於是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史未言絕好事

十三年 熙宗亶即位不改元 冬十二月始定夏使朝賀賜宴朝辭儀 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夏國有芝生於後堂乾順作靈芝歌俾中書相王仁宗和之西夏傳未載

天眷二年冬十月夏遣使來告哀 致異畢沅續通鑑云初李世輔歸夏說乾順取陝西五路許之命先擒青面夜叉以歸遂遣王樞偕世輔率兵攻延安時金已

還河南地有耿煥者與有舊說世輔遂執樞等歸宋西夏傳未載

三年夏五月冊李仁孝為夏國王初夏主乾順以二年卒子仁孝立至是遣使冊命加開府上柱國

皇統元年春正月夏國請置榷場許之初王阿哈等以太宗誓詔賜夏國欲以契丹舊儀見不肯曰契丹與夏甥舅也故國王坐受今君臣也當如儀爭數日不決至是始起立受馬宋慕洧致異畢沅續通鑑作慕容洧以環州降及割河南陝西地與宋洧奔夏夏以為僧格原作山訛首領及薩里罕原作撒离喝再定陝西洧思之夏人覺遂族洧以表聞詔責之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明年三月地震逾月不止地裂泉湧出黑沙歲大饑乃立井里以分賑之西夏傳未載

六年春正月以邊地賜夏國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是歲尊孔子為文宣帝西夏傳未載

九年冬十二月海陵篡立改為天德元年夏賀正旦使至中道遣還遣使以即位報諭至境上夏人問曰聖德皇帝何為見廢不肯納乃使有司以廢立故移文報之

海陵天德二年秋七月夏使御史中丞察喇公濟等來賀如舊儀

正隆四年春三月遣兵部尚書蕭恭經畫夏國邊界

六年十月世宗即位改為大定元年秋九月南侵宋宋人入秦隴夏攻取盪羌通峽九羊會川等城寨宋史地理志云盪羌通峽九羊三寨名屬懷德軍會川城名屬會州宋亦侵入夏境

世宗大定二年夏四月夏遣使賀即位及進方物賀萬春節秋八月夏遣使賀尊號是時夏人復以城寨來歸且乞兵復宋侵地詔書嘉獎

九年西番喬嘉族首領札實結往省其母於莊浪族夏人襲之力戰潰圍出尋死其母為夏人所虜遣大理卿李昌圖等往按且止勿築祈安城使還詔以其姪趙師古為喬嘉等四族都鈴轄加宣武將軍先是大定四年臨洮尹伊喇成招降札實結乃率木波隆普龐巴巴哩四族來附進馬百匹詔厚加賞賜成遷南京留守召拜樞副封任國公至是為夏人所敗

十年夏閏五月夏國任得敬（攷異宋史孝宗紀作任敬德畢沅續通鑑繫於乾道四年當大定八年亦異）脅其主李仁孝使上表請中分其國詔不許并卻其貢物初仁孝嗣位其臣屢作亂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至是乃分南北路及靈州羅彭（原作囉龐）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上表求封不許賜詔畧曰我國家戡定中原懷柔西土始得畫疆於乃父繼而賜命於爾躬恩厚一方年垂三紀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問所有貢物已經發回得敬密通宋求助宋以蠟書答之（畢沅續通鑑云時任得敬遣間使至四川宣撫司約發兵攻西蕃虞允文報以蠟書為）夏人得求封又不見許仁孝乃謀誅之　秋八月晦仁孝誅任得敬及其黨與上表謝并以宋人蠟書獻詔慰之未幾罷保安（軍名隸鄜延路）蘭州榷場嗣因尚書省奏邊民滋為姦弊并綏德榷場罷之止存東勝環州而已

十七年冬十月夏國進本國所造百頭帳詔卻之（攷異西夏傳仁孝再表上乃許與正旦使同來世宗紀未載）

二十一年春正月夏國請復綏德軍榷場仍許就館市易

章宗明昌二年夏廂官吳明契等襲殺邊將阿嚕岱詔索之不已夏人乃殺明契等

四年仁孝卒子純佑立尋遣祭酒劉璣冊為夏國主

承安二年詔復置蘭州保安榷場

泰和六年春三月仁孝弟仁友子安全廢純佑自立再閱月卒於廢所秋七月安全使純佑母羅氏上表言廢立事乃封安全為夏國王

衛紹王大安三年安全卒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安全卒前一月是時金兵敗績於會河堡夏人乘之侵畧邊境而通使如故攷異華玉傳是年都城受圍夏連陷邠涇陝西安撫使玉募軍萬餘與戰敗之時夏兵五萬方圍平涼又戰於平原夏疑大軍至解去授河平軍節度副使先是華州李公直謀勤王玉乃傳檄州郡京兆統軍使不察謂公直據華州反遣都統楊珪襲殺之公直嘗為書約玉為安撫得當路忌玉功奏玉與夏寇有謀併公直事下華州郡學獄死士論寃之玉字温甫相人第進士為翰林應奉劉祁歸潛志云燕人檄畧曰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為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其有異志收鞫死獄中衛王紀西夏傳未載玉戰事

崇慶元年春三月冊李遵頊為夏國王夏人攻葭州屬延安府縣三冬十二月夏遣使謝封冊

至寧元年夏六月夏人犯保安軍殺刺史犯慶陽府殺同知府事攷異忠義傳是年瓜爾佳守中為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數萬入鞏州城陷被執使招誘平涼不從交刀殺之贈東京留守仍官其子西夏傳未載

宣宗貞祐元年冬十一月夏人攻會州都統圖克坦酬爾原作徒單醜兒擊走之十二月陷涇州

二年秋夏人攻慶原延安積石州詔有司移文責問先是夏人喬成齎國書畧言邊吏侵掠乞禁戢至是始答之　冬十一月蘭州譯人程察遜攷異宣宗紀作程陳僧今從西夏傳結夏人以州叛邊將敗其兵三千攷異通鑑輯覽云八月夏與宋書議夾攻金以恢復故疆時董居誼初入蜀得書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西夏傳未載

三年春正月夏兵攻武延川在平涼府隆德縣西北七十里進寇環州及積石州都統姜伯通敗之又入安鄉關至河洲界三十五里舊名城橋關都統曹吉遜等禦郤之二月攻環州刺史烏庫哩延壽敗之　三月詔議伐夏

未果夏四月詔曹吉遜等討程察遜夏人援之秋九月遂破西關堡夏人復攻第五將營萬戶楊再興擊走之冬十月夏攻保安及延安都統完顏杲嘉努原作國家奴破之既而深入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原作異通陀滿胡土們攷鑑輯覽作和博不能禦完顏和索哩原作胡失剌來援大敗於渭源堡屬熙州城隘和索哩被執十一月夏兵敗於克戎寨初隸延州改屬綏德城伊喇托卜嘉破之於熟羊寨初隸秦州後屬鞏州進圍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們破之攷異宣宗紀云夏犯綏平又敗之西夏傳未載

四年夏四月夏巴鄂原作葩俄特族總管汪三郎率眾來降諜言宋夏相結詔嚴邊備攷異宣宗紀云夏將圖臨洮鞏州關長安命陝西行省嚴備稍異　夏於來羌城屬河州界河起析橋右都監完顏薩布原作賽不焚之斬馘其眾閏六月慶陽總管慶善努等伐夏完顏果勒敗夏兵於阿密灣秋八月左監軍烏庫哩慶壽敗夏兵於寇安堡攷異宣宗紀作安塞堡今從西夏傳薩布擊走夏兵於結耶嘴山攷異宣宗紀山作川今從西夏傳復破之於車兒堡　冬十二月詔三道伐夏

興定元年春正月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善努邀擊敗之夏人福山以俘戶來降除同知澤州夏五月夏兵入大北岔都統赫舍哩珠赫原作紇石烈豬狗掩擊敗之右都監完顏閭山敗夏兵於黃鶴岔夏圍羊狼寨都統黨世昌等擊走之秋八月李公直敗夏兵三千九月都統羅世暉卻夏兵於克戎寨

二年夏五月夏人入葭州慶善努敗之於馬吉峯攷異宣宗紀作承立按慶善努舊作慶山奴字獻甫本內族名承立據此則係一人紀載各別耳　秋七月犯龕谷瓜爾佳瑞趙防敗之追至質孤堡地理志云龕谷宋舊寨質孤堡臨夏邊均屬蘭州　未幾復來侵瑞大破之

三年夏四月夏人犯通泰寨屬葭州境在黄河西臨夏界提控納哈塔邁珠擊之自葭蘆州在葭州西五里遁去刺史赫舍哩王嘉努戰沒華州元帥完顏哈達原作合達敗夏兵三千於隆州遂攻其城陷西北隅會暮乃還　冬十二月詔移文責問夏國攷異通鑑輯覽云是年夏請會師伐金宋許之史未載

四年春二月夏犯鎮戎州名屬鳳翔路本鎮戎軍國兵敗績夏四月夏兵犯邊烏庫哩世顯以偏師敗之都統王定復破其衆於新泉城元帥慶善努攻宥州圍神堆府敗其援兵斬首二千餘攷異宣宗紀云夏兵犯邊元帥實嘉喀齊喀破之今從西夏傳秋八月夏陷會州烏庫哩世顯叛降夏復犯龕谷瓜爾佳瑞連戰破之乃引去詔有司移文與夏議和事不克就夏人三萬圍定西方輿紀要云寨名在秦州西北刺史愛新愛實拉等擊走之九月夏圍綏平寨寨安定堡未幾陷西寧州再攻定西烏庫哩長壽擊卻之乃襲肇州實嘉喀齊喀逆戰十餘次乃解去攷異通鑑輯覽云九月夏遣樞密寧子寧率衆二十萬圍肇州趣宋進兵統制王仕信發宕昌質俊李實發下城安丙命都統張威程信等分道進兵威下令毋得擅進俊等克來遠鎮仕信克鹽川鎮信會攻肇州城不克趨秦州夏退師信邀攻秦不從亦還乃以宣撫司命斬仕信於西和州罷威官史未載哈達傳十月夏攻綏德州遣提控奠澤等分三道擊敗之西夏傳未載

五年春二月寧遠節度使瓜爾佳海壽破夏兵於搜嵬堡三月復取來羌城攷異宣宗紀云夏因賨趙兒之招入據來羌城富珠哩和卓督兵急攻城拔之所載較詳冬十月夏攻龕谷博索原作白撒連敗之十一月夏攻安寨堡哈達與元帥邁珠潛軍夜襲其營夏人大潰追殺四十里墜崖谷者無數下詔褒諭攷異續綱目云十月蒙古穆呼哩侵夏夏主遣塔海甘布將兵五萬屬馬遂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守之自將兵攻綏德等寨夏遣瑪爾布往會之進攻延安金哈達等大敗走入城穆呼哩留軍圍之而南攻鄜坊等州通鑑輯覽塔海作特格甘布作甘普瑪爾布作茂布餘同宣宗紀及西夏傳均未載

元光元年春正月夏陷大通城宋史地里志舊名達南城屬樂州隸熙河路復取之三月李師林敗夏兵於永木嶺秋

八月夏攻寧安寨復入德順冬十月夏攻神林堡尋入質孤堡唐古昉敗之二年秋七月夏人犯積石州羌界寺族多臨没是年李遵頊遣其太子德任來侵固諫不從幽之靈州遣人代將會天旱不果嗣元兵問罪夏國延安慶原帥府欲乘其弊伐之陝西行省博索哈達不可乃止隴安軍節度使阿林不治軍事夏人乘之掠民五千餘口雜畜數萬而去

哀宗正大元年冬十月夏國遣使來修好先是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兩國俱敝至是遵頊為蒙古所侵奔西涼傳位於其子德旺乃遣使修好明年九月和議成稱兄弟之國遣使來聘奉國書稱弟（攷異通鑑輯覽夏使為吏部尚書李仲諤金報使為禮部尚書鄂吞良弼西夏傳未載且以和議成繫之元年）立三年蒙古深入夏憂悸而卒其弟晛嗣立二年而蒙古圍之出降執之以歸夏亡時正大四年即宋理宗寶慶三年也立國凡十主合二百一年

金史紀事本末

四十一冊

DS
735
.A2
L5
v.41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四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高麗賓服

太祖收國元年秋九月帝克黃龍府命瓜爾佳薩哈攻保州遼史地理志云爲宣義軍統州軍二縣一高麗降於遼置榷場保州近高麗遼侵高麗置保州至是命薩哈取之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淥江新唐書云馬訾水出靺鞨長白山色若鴨頭綠號鴨淥水經元菟郡至遼東安平縣入海行千一百里以東海蘭路舊置總管府改爲尹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以南東南皆至於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事具遼史唐初靺鞨有粟末黑水兩部皆臣屬於高麗唐滅高麗粟末保東牟山在瀋陽中衛東二十里漸強大號渤海姓大氏至唐末爲遼滅金伐遼渤海來歸蓋其遺裔也黑水靺鞨居古肅慎氏地有長白山金國所由起雖舊屬高麗久不相通及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於金初高麗有醫者居女直之完顏部穆宗時戚屬有疾醫之愈使桑阿原作叟阿送歸高麗醫者歸語人曰女直居黑水部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年穀屢稔王聞之乃通使女直既而和索哩來歸遂率伊勒呼領東諸部皆內附厥後海蘭甸諸部盡欲納款高麗使人邀止之會穆宗卒康宗嗣遣碩碩歡率兵趨和尼原作活涅水徇地海蘭甸收叛亡七城高麗使來請議事使者往拒不納五水之民附高麗執團練使十四人二年高麗再來伐碩碩歡再敗之高麗復請和前所執團練使皆遣還遂碩碩歡立幕府於三潺水撫定邊民康宗以爲能四年高麗使黑歡方石來賀襲位遣博囉原作盃魯報之高麗約還諸亡在彼者乃使阿古原作阿聒雙寬往受之高麗背約殺二使築九城於海蘭甸以兵數萬來攻烏色原作斡賽本傳世祖子軍還卒後追封衛國王子宗永誅宗磐有功世宗時歷震武節度使敗之斡魯原作鄂囉亦築九城與高

麗九城相對高麗復來攻烏色復破之進圍其城高麗約還逋逃退九城之軍復所侵故地遂與之(攷異領圖琿傳時從烏色為前鋒高麗兵屯海島率衆三十人夜渡焚其營栅戰艦大破之遂下托津城既而八城皆下功最阿里傳歡塔攻高麗九城遇敵於穆爾茂水力戰子阿里馳刺其將敵遂潰歡塔與碩碩歡合兵於圖們水阿里首敗敵兵取二城及入寇復禦卻之阿里追及於海蘭水殺畧幾盡復合碩碩歡兵敗敵兵五萬又遇敵七萬阿里先登大破之高麗傳未載)

太祖即位使薩哈攻保州久不下請濟師屢破敵多所俘獲詔獎之冬十一月係遼籍女直瑪穆丹(原作麻邁大)灣等十五人皆降攻開州(遼史地理志云本濊貊地號鎮國軍高麗為廣州在咸興府西北)取之盡降保州諸部女直詔以薩哈為保州路都統時太祖已破走遼主軍薩哈破和卓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斡魯以甲士千人往

二年春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求保州詔許自取之仍命薩哈等謹守邊戍及進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兵已在城中其王使富尼瑪再請保州詔諭當別議

天輔元年春正月開州叛瓜爾佳薩哈等討平之秋八月高麗復遣使來請保州

二年冬十二月詔諭高麗國王曰朕始興師伐遼已嘗布告賴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至上京南至於海其間京府州縣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貝勒卓巴克(攷異太祖紀作珠卜云原作朮孛)報諭仍賜馬一匹至可領也

三年冬十一月海蘭甸長城高麗增築三尺邊吏發兵止之弗從報曰修補舊城貝勒呼嚕古(原作胡剌古)錫馨(原作習顯)以聞詔曰無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

四年咸州路都統司以兵分屯於保州博囉威(原作畢里圍)二城請益兵詔曰汝等分列屯戍以固封守甚善高麗累世事遼或有交通可常遣人偵伺使錫馨以獲遼國州郡諭高麗其國方誅亂者

使謂錫馨曰此與先父國王之書錫馨就館凡誅戮官僚七十餘人即以舊禮接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

太宗天會元年以遼主亡入夏國報之高隨舍音奏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不敢往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當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遽強之命隨等還

二年夏六月海蘭路軍帥完顏呼嚕古原作忽剌古等言往者歲捕海狗海東青鴉鶻於高麗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戰艦十四要而擊之盡殺二舟之人奪其兵仗帝曰以小故起戰爭甚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秋七月和碩台原作鶻實答言高麗納吾叛亡增其邊備必有異圖詔曰納我叛亡而弗歸其曲在彼凡有通問毋違常式或來侵畧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者雖捷必罰冬十月命南路軍帥棟摩原作闍母以甲士千人益哈斯罕路地理志云初置節度使治寧州本高麗益葛牟城後建為辰州遼海軍改益州奉國軍縣四貝勒完顏愛實拉戍海島以備高麗

四年夏六月高麗王楷奉表稱藩優詔答之秋七月遣高伯淑等宣諭高麗攷異高麗傳副使係烏至忠諭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者須盡數發還仍敕伯淑曰若一一聽從即賜以保州地伯淑至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畢沅續通鑑云金遣知制誥韓昉使高麗責誓表高麗謂要盟長亂聖人所弗與昉以古者巡守朝覲之事折之乃如約太宗紀未載冬十一月以高隨充高麗生日使

五年秋八月遣耶律居謹等充宣慶使以宋捷諭高麗冬十月天清節高麗遣使來賀自是信使不絕

八年春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是歲楷上表乞免索保州亡入邊戶既而晶復表請之太宗從之封域始定

十年春正月高麗遣使來賀（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四月高麗王楷遣崔惟清沈起入貢於宋獻金銀參帛詔賜惟清起金帶及酒食於同文館紹興二年也據此則高麗復有通宋之事）

十三年（熙宗亶即位不改元）春正月遣使告哀於高麗且報即位冬十二月始定使臣朝賀賜宴朝辭儀

皇統二年冬十二月高麗遣使謝封冊是年加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六年夏六月高麗王楷卒六月遣使弔祭高麗并起復嗣王晛明年遣使來謝（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九月高麗請入貢宋不許給事中汪藻草詔畧曰懷晉館以納車廡無後悔開王闕而謝質匪用前規帝善之以為得體時建炎三年乃天會七年也據此則高麗有通宋之事金蓋未之知耳）

八年春二月以大理卿宗安等為高麗封冊使

海陵天德元年冬十二月高麗賀正旦使中道遣還明年以廢立事諭之始遣使來賀即位

世宗大定元年冬十一月命完顏烏肯徹（原作兀）古出為詔諭高麗使

五年春正月世宗因正旦使朝辭諭之曰自邊境小小不虞爾主使然耶疆吏為之耶若果疆吏為之爾主亦當懲戒之也是時鴨淥江堡戍頗被侵越焚毀故及之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以為常是歲萬春節帝以使者私進不應典禮詔罷之

十一年夏四月高麗王晛弟晧廢其主自立詐稱讓國遣使以表來五月遣吏部侍郎靖住高麗問故先是王晛弟翼陽公晧以十年廢晛自立十月賜生日使大宗正丞紇至界上高麗邊吏稱前王已讓位不肯受使者至是始以讓國表來乃卻其使者而以詔書詳問晧實篡國囚晛於海島靖至高麗竟不得見晛乃以詔授晧轉取晛表附奏靖還帝問大臣皆曰晛表如此可遂封之丞相良弼等曰得晧祈請未晚也冬十二月晧遣其禮部侍郎張翼明等請封

十二年春三月遣宿直將軍烏庫哩色埒(原作思列)册封王晧為高麗國王

十五年秋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淥江以東四十餘城來獻不納未幾伏誅來告詔慰答之時位寵謀叛晧遣徐彥實等九十六人上表曰前王本非避讓大將軍鄭冲郎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納土請兵助援帝曰王晧已加封册位寵輒敢稱兵為亂且欲納土朕懷撫萬方豈助叛臣為虐詔執彥實等送高麗頃之亂定遣使謝

十七年春正月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詔勿問

二十三年冬十二月高麗以母任氏喪來告乞免賜生日及賀謝等事詔從之

章宗明昌元年秋八月高麗使來賀天壽節初章宗即位詔使至界上頗稽遲詔移問高麗遜謝

承安三年春三月高麗王晧以老疾令母弟晫權國事遣使來告是歲卒晫嗣立

泰和四年高麗王晫卒子韺嗣是時用兵侵宋夏亦有故高麗使者不賜曲宴至七年詔依故事

衛紹王至寧元年秋八月高麗王韺卒嗣子權王國事明年宣宗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復有奏表朝貢之意乃遣使撫諭然以道梗未達詔羈縻之策自是不復通問矣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五

江西峽江訓導李有棠編纂

宗翰軍謀 希尹事附

遼天祚帝天慶四年秋九月太祖起兵破遼兵於寧江州國相薩哈遣其子宗翰來賀且勸進不許宗翰本名尼瑪哈（原作粘沒喝遼史作尼雅滿）攷異漢語訛為尼堪云（原作粘罕攷異禮志作粘哥大金國志云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改名宗維）薩哈長子也（攷異薩哈係世祖長兄和卓子宗翰乃和卓孫太祖為世祖第二子於宗翰蓋從父也遼史天祚紀以尼雅滿為太祖弟松漢紀聞作宗幹謂為吳乞買三從兄弟張棣金志以宗本為尼瑪哈大金國志云粘罕祖曰劾闍父師阿盧里粘罕姿貌雄傑驍健如風輪紀載各異）年十七軍中服其勇議與太祖意合至是偕希尹（原作兀室）來賀捷并稱帝為賀太祖猶謙讓宗翰等再三言意乃決

太祖收國元年春正月遼都統鄂爾多（一作幹果朵）以二十萬兵戍邊太祖逆擊之宗翰為右軍大破之於達嚕噶（原作達魯古）城（攷異大金國志云遼兵盛衆謀降粘罕不可奮鐵騎而前諸將隨之遼兵大敗所載較詳）

天輔五年夏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然之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射柳宴羣臣太祖謂議西征宗翰計多合當治兵以俟師期親酌酒飲之解御衣衣之諸臣言時方暑月乃止拜為伊拉齊貝勒（攷異宏簡錄作移賚勃極烈）冬十一月太祖用宗翰策進取中京以杲（原作舍音）都統內外諸軍宗翰等副之伊都（原作余覩）為嚮導

六年春正月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羅索（原作婁室）等合兵大敗奚王薩滿（攷異太祖紀作錫默云原作霞末遼史作哈瑪爾今從宗翰傳）兵北安遂降乃遣希尹往略遼地獲遼護衛錫里（攷異太祖紀作實訥將宏簡錄作習泥烈）迺知遼主

獵於鴛鴦濼殺其子晉王衆離心兵弱不可用宗翰使努延温敦（孜異太祖紀作諾延温都）伊喇保（孜異宏簡錄作移剌保）往報都統杲請會師及杲使璮都（孜異宏簡錄作奔睹）與伊喇保同來知無意進取即決策進兵使伊喇保往報杲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今恐失機會已進兵當會於何地宗幹勸杲如其策意乃決約會於奚王嶺　三月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於羊城濼（方輿紀要云在大同府東北境）會軍宗翰率精兵六千襲遼主於五院司遼主遁去使希尹等追之西京既降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富察烏里固納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等繼至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巴台没於降（孜異宏簡錄作札保迪天眷中贈特進）　西京州縣悉降　冬十二月宗翰已撫定西路部族謁帝於行在所遂從取燕京賜金器

七年（太宗九月即位改為天會元年）夏四月帝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為都統齋貝勒昱（原作普嘉努）德特貝勒斡魯（原作鄂囉）副之駐軍雲中以備邊　冬十月太宗以空名宣頭百道賜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宗翰詔曰今寄爾以方面如當遷授其以便宜從事

太宗天會二年春正月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復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絶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帝曰是違先帝之命也其速與之未幾復諫乃罷　二月宗翰請濟師詔有司選精兵五千給之夏四月以宗翰經畧西夏及破遼功賜以良馬二

三年冬十月詔諸將侵宋先是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帝命宗翰取諸路戶籍按籍索之而棟摩（原作闍母）再奏宋人敗盟有狀宗翰宗望（原作斡离不）均請伐之於是安班貝勒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南侵發自河陰降朔州克代州（孜異大金國志云粘罕自雲中遣安真萬戶温敦卸

君等東侵居庸關以應燕山之師又慮居庸難取分兵由紫荊口金坡關攻易州及出奇取厲山入昌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兵若是則白河之戰不惟藥師乘勝追敵而東而西亦為粘罕乘虛而入也史未載圍太原府敗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於汾河之北殺萬餘人攷異太祖紀作耶律伊都事

四年春正月宗望圍汴遂許宋和時宗望自河北趨汴音問未通宗翰遂留尼楚赫原作銀朮可圍太原已乃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廸以宋割太原詔來城中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尼楚赫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攷異續綱目云尼瑪哈聞宋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不與尼瑪哈大怒分兵趨汴入南北關未幾還雲中宗翰傳未載　秋七月蕭仲恭使宋還獻宋少帝所遺耶律伊都書以興復遼國為言詔宗翰等復侵宋攷異大金國志云時二帥會議凡室曰河東既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再往東京未晚斡离不未有語粘罕佛然擲貂帽於地曰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既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況今我行得之必矣如運臂取物回首可得也斡离不忻然計遂決宗翰傳未載　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克太原執宋經畧使張孝純等冬十一月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薩喇達攷異宏簡錄作撒剌答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進攻懷州克之遂渡河閏月宗翰至汴攷異大金國志云靖康初元彗星如箕芒亘數丈自北拂帝座并掃文昌或謂粘罕乃妖星之精宗翰傳未載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修好不許丙辰尼楚赫等克汴城攷異大金國志云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有炮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取金師得之以為攻城之用城破時粘罕與劉宣軍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洗乃止史未載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宋少帝奉表降攷異大金國志云五年二月十一日欽宗幸金營十八日還宮三月初三日復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使人擁帝降至一室以兵刃守之天明呼曰大上至矣帝視之果然大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二帝立階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趙後趙某父子差人津遣前來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服易二后之服惟李若水抱持大哭被害所載年月與史異今從史　使曷就軍中勞賜宗翰等使皆執其手以勞之

五年夏四月宗翰等以宋二帝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　秋七月賜宗翰鐵劵除反逆外餘皆不問宗翰奏河北河東請擇賢能官任之以安新民遂趨洛陽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除窩里嗢爲右副元帥代斡离不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嗢遂自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定山東粘罕又遣楊天吉約夏人同取陝西夏人許之繫年要錄云時金主遣使諭宗維止南下之兵不聽蓋宗維久專權金主不能令惟守虛位而已按要錄誤以宗翰爲宗維其說得之傳聞不足信宗翰傳均未載

六年春二月宋董植以兵至鄭州州人復叛入於宋宗翰遣兵復鄭州遂遷洛陽襄陽潁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羅索平陝西州郡時河東寇盜尚多乃遣兵夾河屯守還師駐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宗翰受其書而不答攷異蔡絛北狩行錄載其書畧云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唐冒頓縱高帝而呼韓賴漢近契丹滅石氏中原灰燼終爲他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中有爲人推戴者蓋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太宗冒頓覺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帛之奉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孫永修職貢爲萬古之利也畢沅續通鑑云秦檜南還自言此書曾爲潤色無可攷證世傳檜在金已倡和議因是得歸或知其爲上皇草書度其肯任此事是以歸之耳宗翰傳未載　秋七月宋帝遣王師正奉表請和攷異是時爲宋建炎二年交聘表並未載有王師正奉表事豈以王倫字正道而致訛耳遂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詔進兵南侵宗翰請先定陝西然後取宋與諸將議久不決帝曰康王當窮追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亦未可置於是羅索芬徹原作瀚察等平陝西命宗翰會東軍於黎陽津冬十月與右副元帥宗輔會於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遁降其城進克徐州攷異續綱目徐州之克載在建炎三年正月乃天會七年也宗翰傳連書於會濮之下今從之先是宋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盡爲所取分給諸軍襲慶府本兗州爲泰寧軍縣七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叛以城降於達蘭原作撻懶攷異續綱目云冬十月尼瑪哈克濮州屠之先是尼瑪哈爲姚端敗跣足走免故也宗翰傳未載

七年夏五月宗翰遣巴爾斯原作拔離速烏凌阿托雲原作烏林答泰欲瑪武原作馬五襲宋帝於揚州未至百五十里瑪武先以五百騎馳至揚州宋帝已先一日渡江於是貽宗翰書請存趙氏社稷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元帥府答其書招之使降致異續綱目云時韓世忠兵潰沭陽尼瑪哈入淮泗劉光世軍潰走還遂陷天長軍金馬五先馳至揚州聞帝已南行追至揚子橋而還尋焚揚州去大金國志云粘罕既下澶濮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嗢同下北京繼攻兗鄆始由徐州回至揚州所載較詳　冬十月宗弼等請於宗翰將兵南侵宋

八年秋九月宗翰用高慶裔議請於太宗立劉豫為齊帝其後宗翰欲用宋降將徐文策伐江南與宗輔宗弼議不合乃止語詳劉豫事中致異大金國志云時粘罕與撻懶謀歸秦檜於宋以講和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後知相州密諭諸路同日大索兩河之民籍為客戶刺字鬻賣或驅之異國以易馬樂壽縣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責數以償患貧民之多誘三千人令甲士坑之明年余覩叛大殺遼宗室用高慶裔言禁竊盜贓及一錢者死令諸州軍置地牢深三丈畢沅續通鑑云時禁諸路行李必給其番漢公據方淮行走道路幾無人跡蕭慶知平陽拔葱蔬圖亦斬之高景山告充陰通江南擅納其孫下元帥府掠治踰年乃釋九年六月宗翰與希尹自雲中之白水泊避暑山西漢民賂其執蓋者毒之宗翰幾死繫年要錄云時都總管肖慶招降大行紅巾盜齊賣武淵賈敵等送宗維皆下獄殺之宗翰傳均未載

十年夏四月宗翰朝京師拜為古倫右貝勒兼都元帥尋用其言以太祖孫亶為安班貝勒皇子宗磐為古倫烏赫哩貝勒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年秋宗翰悉起女直土人散居漢地惟金主及將相親屬衛兵之家得留史未載

十三年熙宗亶正月即位不改元春三月以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不許致異大金國志云十二年秋劉豫乞援粘罕兀室以為難窩里嗢撻懶代行粘罕遂失兵柄故太宗殂而亶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摩豪服諸蕃其憂大矣畢沅續通鑑云宗翰為國重臣以功名終不應有此本傳亦未載

十五年夏六月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秋七月宗翰卒年五十八致異續綱目云金主名尼

瑪哈爲相以鄂爾多代守雲中遂失兵柄富勒呼欲挫之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贓敗下獄尼瑪哈乞爲庶人以贖其罪不許臨刑與訣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嘗教其反也尼瑪哈黨連坐甚衆乃憤悶絶食縱飲卒按鄂爾多即宗輔富勒呼郎宗磐通鑑輯覽作博勒郭大金國志云粘罕總國政雖卿相拜前亦不爲禮命相亦取決謚刑毒政皆慶裔教成防禦使李興麟坐杖脊除名趙溫訊值赦得免北盟會編載粘罕獄中書云嗚呼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躊躇猶豫以至於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長平之禍顧陛下釋臣縲絏之難願爲五湖之游誓効犬馬之報諫粘罕詔畧云持重兵權陰懷異議國人皆曰可殺朕躬昌敢私徇理當棄除以彰厥過嗚呼四皓出而復興漢室二叔誅而再造周基去惡罔賢其釁如此布告中外咸使聞知錢竹汀云徐夢莘所載出於傳聞似未可信要其晚年決勢則確然矣金中雜書云秦宋二王惡尼瑪哈專權因摩聚會歷時積憤忍辱歸第成疾遂卒宗翰傳均未載追封周宋國王正隆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閒改贈秦王謚桓忠攷異本傳宗翰之卒繫之十四年大金國志云謚忠獻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李大諒征蒙記云偽謚威烈皇帝本傳均未載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別入逆臣傳色克攷異宏簡錄作斜哥累官節度使大定初除刑部侍郎三坐贓當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嗣後起爲勸農副使宗翰子孫坐秉德事死者三十餘人後嗣遂絶

同時有希尹者本名古新原作谷神攷異一作兀室一作悟室通鑑輯覽作固新罕都之子也攷異宏簡錄罕都作歡都封代國公謚忠敏大金國志云兀室係武元孫族於屬爲子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征伐比有功神麓記云母娠三十月而生音如巨鐘面長而色黃少鬚髯常閉目坐怒時如環大金國志云爲武元謀主粘罕倚爲腹心深密多智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希尹傳未載製女直字命頒行之其後熙宗亦製字謂之小字因目希尹所製爲大字從伐遼取中京時遼達魯和尚伊勒希攷異宏簡錄作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實古納原作迪古乃羅索伊都襲之降其旁近人民奚人羅和原作落虎來降使招其父西節度使額哩埒原作訛里剌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經略近地獲遼護衛實訥埒知遼主在鴛鴦濼從宗翰進兵與都統杲會於羊城濼襲遼主追及於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進至伊實攷異太祖紀作伊蘇部不及而還攷異大金國志云兀室索宋代稅錢一百萬緡又遣兀室追遼主獲之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擒之余睹伏誅本傳均未載其後余及侵宋爲元帥右

監軍師還賜鐵券復從宗翰追宋帝於揚州尋入朝請立熙宗為儲嗣及即位拜左丞相封陳王與宗幹共誅宗磐宗雋三年詔賜死畧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并殺右丞蕭慶及希尹子巴達原作把答滿達原作漫帶皇統三年以死非其罪贈儀同邢國公以禮改葬後追封豫王嗣降金源郡王大定間謚貞憲攷異熊克小紀云烏克紳之黨皆為烏珠所誅繫年要錄云希尹蕭慶皆宗維心腹宗弼素出其下及得權遂構成希尹等罪先是客星守陳宇文虛中以告希尹不為怪至是被誅連坐者數百人神麓記云兀朮往祁州衆官餞送兀室於其甲第飲酒酣齧其首曰爾鼠輩豈容我邀截汝之軍馬能幾何天下之兵皆我兵也兀朮佯醉如廁求救於宗幹以言解之遂因后密奏帝曰朕欲誅老賊久矣是夜執之賜死同男卧魯南撒瀘虛哥漴鐵哥滋四人過害蕭慶子男同被誅松漠紀聞云兀室第三子撻智勇兼人蒲路虎之誅撻撻自後執其手而誅之為明威將軍以烝寡嬸事兀室杖之百遂病見撻蒲路虎來而死畢沅續通鑑撻撻作達勒達希尹傳均未載

孫守道世宗朝官左丞相守貞任至平章政事蕭國公謚肅守能歷西北招討使坐贓杖除名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六

江西峽江訓導淬鄉李有宗編纂

宗望戰事 宗輔事附

太祖天輔五年冬十一月詔伐遼以烏赫哩貝勒杲（原名舍音）為諸軍都統昱（原名普嘉努）及宗翰（原作粘罕）宗望等副之宗望本名斡喇布（原作斡魯補）又作斡里雅布（原作斡离不孜異禮志作斡里不又作訛魯補張滙節要作窩里孛）太祖次子也（孜異大金國志作宗傑武元第四子繫年要錄謂為旻嫡子）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至是始命將兵（孜異大金國志云為人䏚小性仁慈喜談佛道號為菩薩太子本傳未載）

六年春三月都統杲等追遼主於鴛鴦濼遼奔西京時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實訥埒（孜異宗翰傳作錫里）知遼主在鴛鴦濼請杲會兵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若能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虛實獨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未去遂進兵追至五院司及白水濼不及遼主走陰山耶律𡰥呼自立於燕京山西新附州郡人心未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太祖曰宗望與十餘騎徑涉兵寇數千里可嘉也賜宴歡甚宗望因請幸軍中許之　夏六月太祖親征遼次大濼杲使希尹（原作兀室）奏徙西南招討司諸部於內地宗望謂宜徙之上京卞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　秋八月太祖聞遼主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昱宗望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追及遼主於石輦驛（孜異遼史同太祖紀作石輦鐸）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孜異普嘉努傳帝自草濼追遼帝次古爾珍川烏舍馬和尚夜潛入遼帝營執斯勒年還知遼帝所在普嘉努等遂追及之所載較詳）昱與諸將議伊都（原作余覩）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

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鬬遼主謂
宗望兵少必敗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伊都指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
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軍大潰太祖命宗望以千騎追之昱為後繼
追遼主於諤勒哲圖原作烏里質鐸不及 冬十二月宗望率兵七千從克燕京
七年太宗九月即位改為天會元年夏四月命斡魯原作鄂囉為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於陰山青塚之間宗望將
至青塚遇泥淖衆不敢進自與當堪四騎以繩繫遼都統達實原作大石使為鄉導直至遼主營時
遼主往應州遼史地理志云為彰國軍屬西京縣三治金城其大叔呼拉塔原作胡盧瓦妃國王聶呼原作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
其子秦王許王女古裕原作骨欲伊林原作餘里衍斡里延原作斡里衍大額貞次額貞原作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斡里
延招討達魯迪原作迪六詳袞原作詳穩魯爾錦原作六斤節度使伯特實古爾原作赤狗兒皆降攷異太祖紀云宗望等襲遼權六院司喀
勒札於白水濼獲之其宗屬秦王許王等十五人降與宗望傳稍異凡得車萬餘乘惟甯王雅里攷異遼史作梁王雅里及其長女遼史云名托里乘
軍亂亡去羅索原作婁室等獲其左右輿帳進至索勒敏原作掃里門為書招遼主主自金城縣名屬應州來知
族屬被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擊敗之遼主遁獲其子趙王實訥埒遼史注原作習泥烈及傳國璽別將
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穆隆阿原作謀盧瓦持兔鈕金印請降視之乃元帥燕國印復遣
書招諭遂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遣使諭夏曲示和好以阻其救遼之心候人烏舍原作吳十回言夏
迎遼主渡河傳檄諭之 五月宗望獻遼俘及傳國璽於行在所太祖嘉其功以遼屬國公主伊
林賜之未幾平州張覺攷異遼史作張穀叛棟摩原作闍母與戰於兔耳山敗績使宗望問狀就以棟摩軍討
之冬十一月發廣甯下瀕海州縣尋及覺戰於南京城東大破之覺奔宋城中人執其父及其二

子以慮戮之軍中張敦固以城降復叛進圍其城敦固大敗

太宗天會二年春正月命賞宗望平南京功以空名宣頭五十銀牌十給之詔威州輸粟宗望軍二月諭南京官僚事必關白軍帥毋得専達朝廷命宗望凡南京留守及諸闕員可選勲賢注擬以聞三月詔宗望以宋歲幣銀絹分賜將士宗望請選良吏招撫遷閏來隰之民保山砦者從之

夏六月帝名宗望赴闕棟摩克南京殺張敦固南京平宗望赴京師　是歲宗翰請勿割山西州縣與宋宗望亦力言之事遂寢

三年冬十月詔諸將侵宋先是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遼史地理志云本盧龍縣地在灤州西南四十里）戍將節度使圖爾噶（原作度盧斡）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戶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由是奏請侵宋曰苟不先之恐為後患宗翰亦以為然故南侵之謀宗望實啟之遂命宗望為南京路都統棟摩副之自燕山路入侵尋奏棟摩於臣為叔父請棟摩為都統臣監戰事從之十二月至三河敗宋郭藥師兵四萬五千於白河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州縣悉平進破真定兵五千人下信德府次邯鄲（縣名屬廣平府）宋李鄴請修舊好留軍中不遣（攷異纂年要錄云是冬都經略處置使宗傑自檀州入河北義勝軍在河東者皆叛童貫遁常勝軍亦四宣撫餘杭蔡靖以燕降事聞命鉅野李鄴持省院牒請金軍迎獻三鎮地以和且言內禪按宗傑即斡喇布犯檀州在十二月使名見上淵聖書）自藥師降益知宋虛實宗望表為南京留守及童才降兼知地理又請任以軍事太宗從之俱賜姓完顏氏給以金牌

四年春正月宗望率諸軍渡河取滑州使吳孝民入汴責納叛事執送首謀以黃河為界納質奉貢遂圍城宋少帝請為伯姪國增幣議和以康王構張邦昌為質沈晦持誓書及三鎮地圖來語

詳克汴事中二月宗望與宋成退軍孟陽方輿紀要云孟縣即孟津曰盟津唐曰孟州治河陽一是夜宋兵來襲營迎擊
大敗之復圍汴宋遣宇文虛中來辨改肅王樞為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分兵討之
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屯守邊境遂還山西　夏六月命宗望為右副元帥頃之宋少
帝以書貽伊都蕭仲恭發其事詔復侵宋秋八月宗望會諸軍發自保州宋种師閔攷異宋史作師道軍
四萬駐幷陘縣名屬真定府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東還克真定執知守李邈攷異邈執至燕山遇害故太宗紀書執為殺
得戶三萬降五縣遂趨汴十一月宗望至河上降魏縣屬大名府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
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克德清軍開德府阿里庫攷異宏簡錄作阿里刮以三千騎先驅破宋兵六千於路取
胙城縣名屬衛輝府抵汴城下覆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復遣諸將遏宋援兵璮都原作奔睹等連破之
閏月宋兵一萬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堪等擊敗之宗翰來會軍克汴城宋少帝
詣軍前十二月宋帝奉表降帝使勗就軍中執宗望手以勞之
五年夏四月宗望等以宋二帝北還乃分諸將鎮守河北遂西上涼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
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
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焚蕩者當底於罰　六月宗望卒攷異大金國志云斡离不會粘罕於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打毬冒熱
以水沃胸背致傷寒死遂中輟時六月二十一日也燕雲錄云七月二十日太子在御寨離燕山
七百里到涼陘傷寒病亡繫年要錄誤以宗望為宗傑云宗傑聞帝中興議歸上皇宗維未之許
按宗望首謀南侵豈肯遽歸徽宗均傳聞之誤也然傳雩通問錄館伴李侗嘗云汴城初下二太
子欲立宋後刻碑梁宋間使知行兵有名國相然之後其說變以固新之言為然據此則欲歸上
皇之說亦必有因也
十三年熙宗亶正月即位不改元追封魏王皇統三年進許國王徙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

享太宗廟廷正隆例改金源郡王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攷異大金國志云謚忠武繫年要錄作神武子齊庸滯無材能累官特進安武軍地理志云為冀州信都郡縣五節度使又任至武定軍地理志云為德興府晉新州遼奉聖州地節度使大名尹封荊王坐贓奪爵大定中以反誅京歷北京留守封壽王謀反免死安置樓煩卒

同時有宗輔攷異大金國志作宗堯名窩里嗢武元第五子宋史作訛里朶續綱目作鄂爾多繫年要錄作鄂爾晃者太祖子也后妃傳母為布薩氏追尊宣獻皇后太宗天會五年八月代宗望為右副元帥十二月侵宋自清滄清州宋乾甯郡後建為軍縣三滄州為橫海軍屬河間府縣三見地理志渡河徇地淄青遣將敗宋兵於淄州趙州降敗敵兵遂取滑州下汝州六年正月克青州使棟摩取濰州十月與宗翰會於濮侵宋克大名府攷異大金國志云窩里嗢撻懶敗馬擴於北京清平以攻河南粘罕既破澶濮會窩里嗢之衆攻北京繼攻兗鄆所載較詳八年七月命專征陝西以援羅索九月敗宋張浚軍於富平下涇州敗劉維輔軍熙州降十年進左副元帥十三年五月卒攷異大金國志云十二年秋九月劉豫來乞援命窩里嗢撻懶將兵往冬劉麟等兵敗窩里嗢等糧盡引還自燕山入見卒於路兀术取其妻壽昌娘子歸黎陽宏簡錄云卒於嬀州史未載世宗即位追尊為王為簡肅皇帝廟號睿宗攷異大金國志云太宗朝封晉王熙宗立封冀王世宗即位追稱懿宗續綱目云封許王宏簡錄云卒年四十追封潞王謚襄穆贈太師陪葬睿陵改葬大房山號景陵皇妣富察氏為欽慈皇后李氏為貞懿皇后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七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舍音宗幹輔政 韓企先事附

太祖收國元年秋七月以舍音（原作斜也攷異粘罕年要錄作賽音）為古倫貝勒（攷異宏簡錄作吳勃極烈）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也太祖伐遼次寥晦城抵遼界敵兵犯中軍舍音出戰遣宗幹止之乃還　冬十二月從太祖追及遼主於呼岱巴（原作護步答）岡大敗之是戰舍音援矛殺數十人功稱最

天輔元年春正月古倫溫貝勒舍音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攷異地理志云泰州為昌德軍隸上京治金安縣此云金山縣未知何處）孟古（原作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哩雅（原作烏林野）振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

五年夏五月古倫烏赫哩貝勒（攷異宏簡錄作忽魯勃極烈）薩哈（原作撒改）卒六月以舍音代之　冬十一月大舉伐遼以杲為內外諸軍都統時舍音改名杲宗翰（原作粘罕）等副之伊都（原作余覩）為嚮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毋淹師期事有從權無煩奏稟又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並許津發赴闕（攷異宏簡錄云杲率兵取中京牒知遼人欲焚芻糧徙居民遁去吳王霞末又欲窺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其實皆無鬭志杲乃委輜重以輕兵驟擊之紀未載）

六年春正月癸酉都統杲克高恩回紇三城乙亥取中京獲軍資牲畜億計遂下澤州分兵屯守要害適完顏罕都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紿曰乞明旦降杲信之使溫特赫額埒春（原作溫迪痕阿

里等往迎奚王錫默圍之納哈塔通恩等據坂去馬殊死戰敗其兵攷異太祖紀作宗翰等敗錫默兵今從杲傳宗翰知遼主獵鴛鴦濼請進兵襲之因宗幹言乃約會軍奚王嶺　三月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遼主西走宗翰遣達蘭原作撻懶追擊遼都統瑪格於道蘭攷異宏簡錄作馬哥云時趨濤里達蘭請益兵於杲而獲樞密德勒岱山父子攷異宏簡錄作得里底及節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太祖紀未載西京已降復叛杲進攻之夏四月杲復取西京攷異宏簡錄云時留守蕭察剌踰城降太祖紀未載率大軍趨白水濼遣將招撫未降州郡是時耶律聶哷原作捏里自立於燕京山西諸城人心未固遣宗望原作斡离不請太祖臨軍聶哷遣書於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聶哷復書自明杲復以書責之　夏六月太祖發京師杲使馬和尚奉迎於塔魯原作撻魯河斡魯原作鄂囉敗夏兵杲使希尹原作兀室等奏捷且請從西南招討司諸部於內地太祖至鴛鴦濼杲上謁嘉賞之太祖追遼主於古爾珍攷異宏簡錄作回离畛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即令聞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為都統杲從太祖還京師

七年太宗九月即位冬十二月改為天會元年以杲為安班貝勒原作諳班勃極烈與宗幹共治國政

太宗天會三年冬十月大舉侵宋以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侵宋以宋二帝歸八年杲卒熙宗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配享太祖廟廷謚智烈第九子博濟原作孛吉攷異神麓記作孛急一名宗義天德間官平章政事為海陵所殺并舍音子孫百餘人惟幼子阿古爾攷異宏簡錄作阿虎里得免後封為王世襲千戶大定間皆追復官爵攷異宏簡錄弟蒲馬孛論出阿魯當天會間與限噶並贈龍虎衛上將軍紀未載

杲同輔政者曰宗幹

太宗天會元年（即天輔七年九月即位改）冬十二月以宗幹為古倫貝勒宗幹本名斡布（原作幹布一作烏布）太祖庶長子初太祖伐遼遇遼兵於境上使宗幹率衆塡塹士卒畢渡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穆昆少卻直犯中軍杲輒出戰使宗幹止之乃還達嚕噶（原作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為疑兵未幾從杲取泰州太祖克上京次沃赫（原作沃黑）河宗幹率羣臣請班師從之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遺書請進兵追襲遼主杲猶豫不能決宗幹固請乃許會師既會軍於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兵六千襲遼主至五院司主遁敗其將耿守忠兵於西京城東至是太宗立以為古倫貝勒與杲同輔政

三年春二月羅索獲遼主於伊都谷始命宗幹等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歷明時皆自宗幹啟之

四年官制行詔中外

十年夏四月以宗幹為古倫左貝勒未幾改定制度詔中外

十三年（熙宗亶正月即位不改元）春三月以宗幹為太傅領三省事

熙宗天眷二年秋七月以宗幹為太師追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以足疾設坐奏事監修國史（攷異宏簡錄云是年詔議侵宋宗幹率羣臣奏宋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患難圖遂詔中外復河南疆土先是宗磐等執議以廢齊舊地與宋宗幹力爭不能得至是始與宗弼議合復取之見畢沅續通鑑本傳未載）

皇統元年賜宗幹肇輿上殿制詔不名帝幸燕京宗幹從會有疾帝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復親臨視語及軍國事帝悲泣不已明日仍與后同往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乃

選并赦罪因為襆解居數日卒帝哭之慟輟朝七日親臨祭葬海陵篡立追尊明肅皇帝廟號德宗世宗即位追削之改封皇伯太師遼王諡忠烈配享太祖廟廷子充本名實圖美官右丞相封代王其子塔納官節度使阿里布官大將軍皆為海陵殺亮即海陵兗本名梧桐歷太尉樞密使封王其子阿哈官節度使襄本名永慶追封衛王贈司徒其子和尚封應國公坐事誅袞本名富勒堅官西京留守封王坐與穆隆阿等交通誅

同時漢人稱賢相者惟韓企先企先燕京人九世祖知古仕遼為中書令徙居柳城縣名屬營州世貴顯乾統間第進士都統杲定中京擢樞密副都承旨遷轉運使宗翰經略山西表為西京留守天會六年劉彥宗卒本傳宛平人六世仕遼相繼為相父霄官中京留守太祖定燕京彥宗隨左企弓降官平章知密院卒封兗國公諡英敏子萼濟南尹任國公筈官右丞相鄭王以企先同平章事知樞密院七年遷尚書左僕射兼侍中封楚國公先是太祖平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樞密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太宗立仍舊及誅張敦固移置中書樞密於平州蕁移燕京凡漢地選授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故自時立愛本傳涿州人仕遼至御史中丞漢軍都統太祖克燕山先送款宗望再至拜平章封陳國公數從宗望軍謀畫居多加侍中中書令至開府卒於官劉彥宗及企先官為宰相其職大抵如此舍音宗幹當國勸太宗改舊制立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左丞相召入見太宗驚異曰朕疇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因革咸取折衷文藝傳韓昉字公美燕京人天慶二年中進士第一天會四年使高麗還擢禮部尚書兼太常卿在職凡七年禮制因革均在事有功為最久歷參政鄆國公卒於官其為相為官擇人專以獎勵後進為己任推轂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密謀顯諫必資於正宗翰宗幹雖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濮王六年卒年六十五配享太宗廟廷圖像

衍慶宮謚簡懿世宗亟稱之謂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次子鐸仕至順天軍即保州縣二節度使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熙宗刑政得失

太宗天會十三年春正月太宗崩年六十一諡曰文烈皇帝葬和陵（攷異神麓記云太宗患風疾半身不遂約一年至是年元旦見佛像在日傍從者皆覩遂偃仆尋殂又張匯節要云紹興四年冬烏奇邁以病死時諸軍在江上未歸不敢發喪至次年軍回乃告各路趙子砥燕雲錄云金置庫積財惟行兵用之國主私用過度諳版告粘罕請罪之扶下殿杖二十羣臣謝罪繼時過盞其說誕妄不足信紀均未載）熙宗亶即位本名哈喇（原作哈剌攷異神麓記作喝囉）太祖孫豐王宗浚（攷異松漠紀聞作繩果張滙節要作室昌繫年要錄作勝果云勝果死其妻為庫堪所收庫堪乃宗幹小名益視亶如己子因龠立）子母富察氏先是安班貝勒杲卒太宗意未決會宗翰（原作粘罕）宗輔（原作窩里嗢）入朝與宗幹固請立為儲嗣至是襲位不改元 三月以都元帥宗翰為太保領三省事夏五月左副元帥宗輔卒 秋九月尊太祖后赫舍哩（原作紇石烈）氏為太皇太后（紀書二月追諡太祖后唐古氏曰聖穆皇后費摩氏曰光懿皇后並此為三） 太宗后唐古（原作唐括）氏亦尊為太皇太后追尊皇考為景宣皇帝廟號徽宗皇妣富察氏為惠昭皇后改葬興陵 冬十一月以尚書令宋國王宗磐（原作蒲盧虎）為太師希尹（原作兀室）為尚書左丞相高慶裔為左丞蕭慶為右丞 十二月以京師廩囷賜貧民（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冬宗盤攻盲骨子敗之由是失歸附心諸部解體志又作蒙古云金初起嘗假兵於蒙古及得國不償元約遂有怨言紀均未載）

熙宗天會十四年春三月以太保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並領三省事 秋八月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攷異大金國志云是秋劉豫乞師侵宋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紀未載）

十五年夏六月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春左丞慶裔以贓下大理寺乃粘罕腹心也宗盤之徒欲

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斬於會寧市所載較詳 秋七月晉國王宗翰卒 丙戌封皇叔宗雋原作訛魯觀等為王 丁亥汰兵興濫爵 冬十月以達蘭原作撻懶為左副元帥宗弼原作兀朮為右副元帥十二月廢齊國置行臺尚書省於汴 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以勗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致異勗為穆宗第五子本名烏頁一作烏野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會議後至勗面責之封秦漢國王太師領三省事子宗秀官節度使廣平郡王見本傳通鑑輯覽作烏延云好學平汴惟載書數車既掌修國史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為三卷詳略得體大金國志云是年大內都點檢出忽質之子與國主元妃亂並伏誅熙宗紀均未載

天眷元年春正月頒女直小字二月如約羅春水詔罷拉林致異宏簡錄作來流水混同江護邏地與民耕牧三月以禁苑隙地分給百姓 夏四月立妃費摩原作裴滿氏為皇后致異松漠紀聞作圖克坦氏 五月詔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 秋八月頒行官制致異金國聞見錄載詔略曰可則循否則革事不憚於改為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作室肯構第遵底法之良若綱在綱庶弭有條之紊熙宗紀未載 詔以河南地與宋以右司侍郎張通古等使宋 以京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致異續綱目云會寧即海古勒地金舊土也安春水源於此故名金源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諸府則仍舊云所載較詳 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以奕為平章政事冬十月以李德固參知政事封太宗子呼拉布原作斛魯補等十三人為王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定封國制以東京留守宗雋為尚書左丞相封陳王致異大金國志云是歲府州守折可求為撒离喝所酖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命知代州宋史高宗紀紹興八年正月壽州宋超來歸蔡州提轄白安時殺金將兀魯執其守劉永壽來降

二年春正月以宗雋為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希尹復為尚書左丞相 三月命百官詳定儀制夏四月百官朝參初用朝服 六月烏舍原作吴矢致異畢沅續通鑑作和什云原作謝十謀反伏誅秋七月宗盤宗雋謀反伏誅以誅宗磐等詔天下致異宗磐傳本名富勒呼太宗長子天會間為烏赫哩貝勒熙宗立益加優禮宗翰沒日更跋扈嘗與宗幹爭論上前持

刀向之既而達蘭宗雋入朝陰相黨與遂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下詔誅之宗雋本名額爾袞太祖子大金國志作太宗次子云郎君吳矢謀反下獄事連宗盤宗雋及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用朝旦伏兵誅之夷其族詔畧曰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兹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蜂蠆之毒又曰宗磐族連諸父位冠三司胡為失圖以底不類謂為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狃信宵人煽為姦黨坐圖問鼎行將弄兵云云翰林學士韓昉筆也繫年要録謂為知制誥劉昉所草吳矢作仲和什紀未載 以宗弼為都元帥越國王

達蘭為行臺左丞相咸州詳袞原作詳穩沂王暈坐與宗磐謀反誅以宗幹為太師梁宋國王八月達

蘭與翼王呼蘭原作鶻懶及呼勒希圖原作活離胡土達蘭子斡泰額特布原作斡帶烏達補謀反并誅九月降封太

宗諸子攷異續綱目云是冬金呼沙呼攻蒙古糧盡而退蒙古追襲之大敗其衆於海嶺蒙古在女真東唐為蒙兀部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按宇文懋昭謂金初代之蒙古與元之蒙古為二國相去千里究之今蒙古諸境延袤萬里或稱萌骨滕骨盲骨蒙兀蒙骨斯部族雖殊總屬朔漠其實皆蒙古耳見通鑑輯覽趙翼陔餘叢考引孟珙蒙韃備録謂北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衰滅成吉思起兵慕蒙為雄國乃改號大蒙古按蒙古斯即磨古斯磨蒙聲相近也建號由此可補元史之闕繫年要録云時海寇張青至遼東僭稱王師破蘇州遼土大擾中原之被掠者多起兵應之史均未載

三年春正月以宗弼領行臺尚書省事　夏四月温都思忠廉問諸路貪廉升黜有差帝如燕

京　五月詔元帥府復取河南陝西地宗弼自黎陽趨汴薩里罕原作撒離喝出河中趨陝六月河

南陝西平遣使奏捷　秋九月殺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蕭慶及希尹子巴達原作把搭滿達原作漫帶

冬十一月以孔子裔孫璠襲封衍聖公　十二月以阿里布為左副元帥薩里罕為右副元帥

攷異續綱目云時金主亶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得其四十九代孫璠遂封之又還屯田軍於中原自燕京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熙宗紀未載屯田事

皇統元年攷異蔣芾逸史云高麗日歷壬戌年改皇統乃紹興十二年熊克小歷改皇統在紹興十四年據紹興講和録蕭毅所持烏珠書已稱皇統元年合之王大觀行程録則改元在紹興十一年較安蔣熊皆誤春二月詔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頗讀尚書論語及

五代遼史諸書　夏四月以韓昉參知政事　宗弼請侵宋許之五月太師宗幹卒以宗弼為尚

書左丞相領行臺如故　秋九月詔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絹二疋絮三斤　宗弼侵宋尋及宋平畫淮為界

二年春正月帝獵於拉林河夏五月癸巳朔不視朝帝自去年荒於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尋宴羣臣於五雲樓皆盡醉而罷（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金使求白面鶻猻及鸚鵡孔雀獅子猫兒帝令悉與之曰聞金后擅政三省惟承后指性侈靡其珍珠裝被集縭帬至數千后日更繡衣一襲直數百緡其風如此豈能久耶紀未載）

三年春正月以皇太子濟安疾不御正殿（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濟安初病時主與后幸佛寺焚香泣禱曲赦五百里內罪囚卒諡英悼紀未載）二月以勗為平章政事宗憲為尚書左丞　夏五月甲申初立太廟社稷（攷異繫年要錄云時金遣洪皓張邵朱弁三人還中興奉使凡三十人生還者三皓中途為留守易王所留賴高吉祥護出之史未載）

四年春正月詔以去年宋幣賜始祖以下宗室　秋八月殺其子魏王道濟　九月帝如東京畋於沙河（方輿紀要云在復州衛南里出衛東得利嬴城山合麻河由西南注於海）射虎獲之　冬十一月立借貸饑民酬賞格以河朔諸郡地震復百姓一年死者官為斂葬陝西等處饑民典顧為奴婢者官給絹贖還　是月帝獵於海島至東京（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主獵三日親射五虎左丞勗獻東狩射虎賦主悅厚賜之大金國志云是春渤海千戶馬撻固謀叛殺萬戶烏掄欲逃之沙漠為元帥府所誅紀均未載）

五年春二月次濟州（地理志云即利涉軍更名隆州後升為隆安府）春水三月次天開殿夏五月初用御製小字以平章勗諫帝為止酒仍布告廷臣九月至自東京（攷異繫年要錄云是年金主以生子大赦度僧凡三萬熊克小歷繫於紹興十四年乃皇統四年稍異大金國志云是秋國中大旱飛蝗蔽日詔蠲民租時有蒙兀之擾又值荒旱民不聊生大河復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熙宗紀均未載）

六年春正月封太祖諸孫為王　乙亥畋於美稜（原作謀勒）壬辰如春水帝從禽導騎誤入大澤中馬陷因步出不罪導者　夏四月以宗固為太保右丞相　六月殺宇文虛中及高士談（攷異續綱目云金重

虚中才疏國師恃才傲物好譏訕目女真為獷鹵貴人積不能平至是唐古酬等上變鞫治無狀乃以圖書為反具虚中曰死自吾分然圖籍南來士大夫家皆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家尤多豈亦反耶并殺士談虚中老幼百口同盡士談瓊孫也本傳虚中蜀人字叔通宮禮部尚書翰林承旨唐古酬作唐古鑄通鑑輯覽作唐古充愛云舊作唐括酬斡所載較詳繫年要錄作五年九月事云虚中與高士談結東北義士欲因郊天劫殺金主以蠟書告宋檜不納復宋翰開府謚肅愍賜廟仁勇為置後而李大諒征蒙記王大觀行程錄亦云然疑其說亦有因也虚中死時年六十八子師瓊亦贈官

是歲遣鈕祜祿寧努招耶律達實原作大石被害 致異畢沅續通鑑云金討蒙古連年不能克命蕭保壽努與議和割二十七團寨且歲遺牛羊米豆并冊其酋為國王不許

七年春正月以西京鹿囿為民田　夏四月宴便殿帝醉酒殺戶部尚書宗禮 致異續綱目云金主初年倚任勳舊吏清政簡既而后曠摩氏干政朝官因之以取宰相主欲立嫡嗣為后制心不能平因嗜酒酗怒至手刃侍臣十餘人所載較詳　六月殺橫海軍名即滄州節度使田瑴等八人　秋九月右丞相宗固卒以宗弼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行臺如故勗為左丞相宗賢為右丞相蕭仲恭本傳原名蔡謂準一作术里者祖父仕遼皆貴顯仲恭從天祚西奔被獲太宗嘉其忠擢用之為平章政事劉筈為左丞李德固為右丞蕭肄為參知政事冬十一月以亮為左丞十二月以秉德為參知政事 致異畢沅續通鑑云三月金始與蒙古和歲遺甚厚其長郭囉貝勒自稱祖元皇叔改元天興金不能討但分據要害而已又云主無嗣宗賢勸選後宮遣相士擇西河室女得四千餘皆入宮史未載

八年夏四月遣史成　六月以左丞宗賢為平章政事以唐古辯為左丞尋因奉職不謹杖之秋八月出勗領行臺事以宗賢為尚書左丞相蕭仲恭為尚書右丞相九月唐古辯罷以稟為左丞冬十月太師宗弼卒　十一月詔州郡長吏兼用本國及諸色人　以亮為右丞相秉德為平章政事以仲恭為太保領三省事宗賢為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帥 致異續綱目云是冬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紀未載

九年春正月以勗為太師領三省事亮兼都元帥太保領三省事唐古辯復為右丞 致異大金國志云春

三月黄頭女真三千叛遁去都監拔束討平之紀未載　夏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火入帝寢燒幃幔趨別殿避之　丁丑龍鬭於利州榆林河水上地理志云龍山縣有榆河屬北京路之利州即此　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餘里死傷數百人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四月戊辰日左右生青赤黄珥太白犯月太史言不利於君大臣將作亂紀未載　五月殺翰林學士張鈞時以天變肆赦鈞草詔蕭肄謂其語涉誹謗故及於禍攷異神麓記云鈞赦文稱乃者龍潛我宮之句大怒曰龍奈我何杖數百裂去手足而斬之按蕭肄傳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謟事悼后累官參政鈞草詔肄譯其語為誹謗帝怒命拽下榜數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肄後與海陵有惡除名放歸田里所載較詳　復出亮領行臺尚書令入為平章政事攷異續綱目云主既殺鈞問誰使之宗賢以亮對遂出亮過中京與蕭裕定約而去至良鄉名還逆謀益甚紀未載　武庫署令耶律巴克沁原作八斤妄稱上言宿直將軍蕭榮與胙王元本傳宗峻子太祖諸孫中最稱賢子育本名和卓大定中歷南京副留守為黨誅之　秋八月宰臣議從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從之侍從高壽星等當遷訴於后以言激帝怒杖議者平章秉德殺郎中薩哈原作三合壽星竟得不徙秉德尋復為尚書左丞相　九月出宗敏領行臺以宗本為太保領三省事　冬十月殺北京留守胙王元及弟安武節度使扎拉原作查剌左衛將軍塔斯原作特斯故鄴王子阿蘭原作阿懶一作阿楞見錢竹汀集達蘭原作達林一作達賚攷異續綱目云亮忌胙王常勝及鄴王子阿林會河南孫進叛自稱皇弟阿禪大王乘此構之遂殺常勝阿林及扎拉等繫年要錄云時兵部尚書賽音奇辰護衛將軍巴克沁廣威宿直將軍塔斯定遠各以罪族所載互異　十一月殺皇后費摩氏及胙王妃薩滿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薩摩繫年要錄作費摩申通鑑輯覽作薩茂一作撒卯入宮癸巳帝獵於和羅溫圖琿遣使殺妃烏庫哩原作烏古論氏及瓜爾佳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瓜勒佳云原作夾谷氏張氏　十二月帝還宮殺妃費摩氏於寢殿尋為亮所弒年三十一降為東昏王貞元三年改葬大房山蓼香甸諸王同兆域大定間追尊孝成皇帝廟號熙宗葬思陵攷異繫年要錄云大定間追尊武靈皇帝廟號閔宗踰年乃改封大定二十八年改葬思陵制曰朕惟熙宗以武元嫡孫受文烈顧命即位十五年庶人亮篡逆誣詆降從王封肆予一人纘承先緒仰惟熙宗位號宜正稽合禮文升祔太室葬非其所卜地涓日奉遷梓

宮備禮改葬庶慰在天之靈見宋思陵録史失書大金國志云熙宗幼聰悟得韓昉等教之賦詩
染翰雅歌投壺盡失女真故態屏棄舊臣後宮盛色骨肉之間邪心私起末年淫刑濫殺以及於
禍熙宗
紀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達蘭搆亂

太祖天輔六年春三月宗翰(原作粘罕)追遼主於鴛鴦濼遼都統瑪格(原作馬哥)奔道達蘭收其羣牧宗翰使達蘭追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德勒岱(攷異太祖紀作德哷台云原作得里底)及其子摩格(原作磨哥)納延(原作那野)以還達蘭(原作撻懶一作撻辣攷異通鑑輯覽作達賚)改名昌穆宗子(攷異大金國志云武元從弟為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達蘭傳未載)秋八月太祖自將襲遼主於大魚濼留輜重於草濼使達蘭雅穆(原作牙卯)守之時奚路兵官琿楚不能安撫其衆以達蘭爲奚六路軍帥鎮之實古納(原作習古迺)博納和(原作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太祖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往二人迺合於達蘭(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歲撻勒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本傳未載)七年(太宗九月即位改為天會元年)夏五月奚六路軍帥達蘭討噶珊(原作劾山)蘇庫(原作速古)部奚人據險戰殺且盡蘇庫卓琳(原作啜里)托紐(原作鐵尼)十三巖皆平之降詔獎諭其復撫定奚部表請設官鎮守命依東京渤海例置千戶穆昆(攷異宏簡錄云撻懶遣奚馬和尚攻下品達魯古并五院司諸部執其節度乙列詔以克副所託良用嘉歎獎之所載互異今從達蘭傳)太宗天會二年秋八月達蘭擊走遼外戚約尼(原作遙輦)札古雅(原作昭古牙)部族於建州(方輿紀要云在大甯衛東南四百餘里唐昌樂縣地亦曰保靜軍)擒其隊將克爾叟(原作曷魯燥)博斯呼(原作白撒曷)殺之先是舍音(原作斜野)襲走約尼二部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至是達蘭復擊破之進降金源縣(屬大定府唐青山縣地)及約尼二部再破興中兵降建州官屬札古雅兵敗亦降興中建州悉平詔增給銀牌達蘭舉蕭公翊爲興中尹餘皆以契

丹漢人攝治帝皆從之

三年冬十月詔大舉侵宋以達蘭為六部路都統與宗望原作斡离不自南京入燕山

四年春二月宗望與宗盟師還達蘭仍歸中京　秋八月宗翰宗望再侵宋軍趨汴達蘭阿里庫破宋兵二萬於杞覆其三營獲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都統制隨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擊走之擒其將石瑱

五年夏四月諸軍凱還擢達蘭為元帥左監軍　五月達蘭徇地山東取密州克鉅鹿順德府屬下祁州永寧軍降地理志云宋以定州博野縣置初號寧邊軍更今名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七月撻懶親圍中山中山巨鎮也守禦尤堅於他郡明年二月始克之達蘭傳未載

六年春三月達蘭下恩州夏六月遣兵分下磁州信德府時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為安撫使治東平達蘭以左監軍鎮燕之大事得專決焉攷異大金國志云六年冬撻懶會窩里嗢之衆戰馬擴於北京清平七年二月復合兵分下山東諸郡進屯濱州達蘭傳未載

八年秋九月詔立劉豫為齊帝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帝命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達蘭力舉劉豫故立之攷異大金國志云撻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厚故嘗有許豫僭逆之意高慶裔恐為所先因勸粘罕立之宋史亦謂撻懶嘗言於尼瑪哈求許因慶裔力勸乃從之國志又云撻懶自八年攻淮南人馬疲弊復為張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刺被擒銳氣沮喪且傳南軍來襲軍中夜驚冦盜蠭起遂率衆北歸請於粘罕乞割齊國滄州鹽場不許北盟會編云撻懶攻張榮於泰州縮頭湖為所敗士卒溺死甚衆乃收餘衆二千還楚州張匯節要萬不刺作戶不刺俘馘蕃漢四千餘達蘭傳均未載

熙宗天會十五年熙宗十三年正月即位仍用天會未改元冬十月以達蘭為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十一月降劉豫為蜀王豫既立數年無尺寸功迨乞師侵宋達蘭復率兵往援豫兵屢敗始命達蘭與宗弼原作兀朮赴汴執而廢之

天眷元年秋八月詔以陝西河南地與宋先是達蘭與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陝西河南地於達蘭及達蘭朝京師倡議以廢齊地與宋帝命羣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原作訛魯觀）來朝與達蘭合力時宰相宗磐（原作蒲盧虎）主其議位在宗幹上宗幹宗憲（本傳本名阿蘭亦作敖拉宗翰弟仕至右丞相封鉅鹿郡王熙宗因是議稱其識慮深遠）爭之不能得達蘭弟勗（原名烏頁）亦以為不可弗聽竟執議以地與宋（攷異大金國志云金克山東多撻懶力久居濰州回易屯田徧於諸郡每認山東為已有始欲立豫然嘗怒其不拜有悔意遂獻謀以新河為界粘罕用事不得行只取清州粘罕死議取山東未果豫廢因歸之於宋達蘭傳未載）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為丞相達蘭持兵柄均附之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達蘭屬尊有大功釋不問出為行臺尚書左丞相詔慰遣之達蘭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呼蘭（原作鶻懶）謀反而朝議知其初與宋交通倡議割地宗弼請復取之（攷異大金國志云時除杜充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兀朮留宋使王倫於祁州密奏曰撻懶宗盤主謀割地二人必陰結彼國令使至汴未可令過界遂拘送祁州又云撻懶令中山府拘倫會諸軍欲叛盟以應宗盤所載互異達蘭傳均未載今從史）會有上變告達蘭者下詔誅之達蘭自燕京南走追殺於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呼勒希圖（原作活离胡土）達蘭二子威泰烏達布（攷異熙宗紀作斡泰頒特布又作斡泰烏達補）而赦其黨與（攷異大金國志云撻懶欲走宋不克乃北走沙漠兀朮遣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獄臨刑謂兀朮曰我死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因其子大撻久之赦出庶子勗後官平章松漠紀聞大撻作大撻馬勗作敦守勉道一曰烏撻馬繫年要錄作大伊瑪謂達賚走至儒州望雲甸被獲其二子後以赦得釋神麓記云時契丹名哲郎君告訐於兀朮遣兵五百獲之於虎北口賜死祁州三子宗武宗旦宗望與祀祭哥皆遇害中興遺史云秦檜聞撻懶封魯王遣燕人高益恭往貿且勸就封魯地已為之應益恭至祁為人告遂誅達懶及一族八百餘口而烹益恭征蒙記云闘竦有長男勝都花知罪北適捕殺之王山言兀朮之戕撻懶帛練拉殺之其家三百口同盡合焚其尸居其所居三村之人皆不留畢沅續通鑑云昌既誅其子勝都花郎君率故部曲叛與蒙古通以是復強頭二十餘圍寨金討之不能制王大觀行程錄勝花都作星哈都本傳均未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宗弼兵畧

太宗天會四年宗弼侵宋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宗弼本名烏珠(原作斡啜)又作兀朮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攷異大金國志云武元第六子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玞異之為人豪邁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宗弼傳未載)希尹(原作兀室)獲遼護衛實訥埒知遼主在鴛鴦濼都統杲出青嶺宗弼從宗望(原作斡離不)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伊勒希(原作野里斯)等馳擊敗之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擒五人遂追襲遼主於鴛鴦濼至是從宗望攻宋取湯陰至御河宋已焚橋不得渡克爾叟(原作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抵汴宗弼以三千騎薄其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

夏四月和議成宗望遣宗弼來奏捷

六年春正月宗弼破宋鄭宗孟軍於青州克其城初宗望卒宗輔代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從行至是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於臨朐(州屬青)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於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　秋七月宋帝請和詔進兵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凌阿托雲(原作烏林答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與王伯龍等取濮州降旁近五縣再攻開德府宗弼先登克之及攻大名府宗弼復先登克其城河北平

七年夏五月巴爾斯等襲宋帝於揚州宗弼敗宋兵於睢陽降其城復進兵歸德降之　冬十月宗弼請率師南侵許之先遣阿里富埒琿(原作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馬世元降進降廬州及

巢縣屬無為州王善降　十一月當堪原作當海等破鄺瓊萬餘衆於和州克其城宗弼遂自和州渡江將
至江寧西二十里宋副元帥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呼拉布原作鶻盧補當堪達呼原作迪虎大𡷊等合擊
敗之守臣陳邦光以城降留長安努烏哩雅原作斡里也守之使阿里布原作阿魯補等别將兵徇地下太
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方輿紀要云太平州屬縣三今升為府句容溧陽均縣名屬江寧府浙江而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
降攷異太宗紀均作明年正月事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路今為州治建平追襲宋帝於越州至湖州取之先遣阿里富埒
琿趨杭州具舟於錢塘江宗弼至攻杭州克之宋帝聞杭州不守遂奔明州復遣阿里富埒琿追
襲之破宋兵三千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城下復敗之宋帝入於海時鄂勒
博珠爾蘇降越州大𡷊亦破宋周汪軍
八年春正月阿里富埒琿與當堪克明州泛海至昌國縣追三百餘里不及而還　二月宗弼自
杭州還軍取秀州及平江特嘉暉擊宋兵敗之三月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宗弼軍繼至宋韓世忠
以舟師扼江口與戰不利夏四月復與韓世忠戰於江寧敗之遂渡江北還語詳南侵江浙事中
秋九月宗弼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於富平敗之時宗弼陷重圍中韓常矢中目怒拔去其
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
九年春正月宗弼與阿里布撫定鞏洮等州并招降熙河涇原兩路　冬十月宗弼與宋吳玠戰
於和尚原敗績將士多戰沒語詳規取隴蜀事中攷異大金國志云兀朮南侵與宋陳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
於劍外凡四戰皆敗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士馬銷耗十存三四自以罰鎗帛纏其臂其衆由是不振本傳未載按思恭係故相執中曾孫
十一年冬十一月宗弼克和尚原時古雲以本部兵破宋師五萬遂奪新義口是夜大雪道路皆

冰宋兵駐和尚原勢重難遽取宗弼用古雲策入自旁道廹高山叢薄間出其不意遂取之古雲請速入大散關宗弼至仙人關在鳳縣南百二十里古雲先攻之宗弼叱使退古雲曰敵氣已沮不取後必悔已而果然乃班師古雲殿且戰且行達秦中攷異宗弼傳作十年事

熙宗天會十五年熙宗十三年正月即位仍用天會未改元冬十月以宗弼為右副元帥封瀋王攷異繫年要錄于是年春間即書左副元帥瀋王宗弼疑

天眷二年秋七月以宗弼為都元帥進封越國王先是達蘭原作撻懶宗磐原作蒲盧虎執議以廢齊地與宋宗弼察達蘭與宋人交通賂遺奏請誅之因復舊疆時宗磐已誅達蘭在行臺復與呼蘭原作鶻懶謀反遂詔宗弼為太保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軍旅錢穀悉總其事往燕京誅達蘭并拘留宋使王倫不遣

三年夏五月詔元帥府復取河南陝西地攷異紹興講和錄載詔畧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尚念軍士久歲征役所成大事或當此行尚慎終其初亦使四海永清光昭我烈祖之德威云云詞多不載命都元帥宗弼自黎陽趨汴京右監軍薩里罕原作撒离喝自河中趨陝西攷異東南紀事以金人渝盟用酈瓊為謀主按史稱復取陝豫本宗弼之意瓊不過從而附和耳今不取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攷異續綱目云烏珠大閱國中兵分道入寇率孔彥舟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時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廸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悉降拱州守王𨗴亳州提轄魏經死之繫年要錄云或曰允廸至汴京七日不食死時宋詔有能生擒烏珠者除節度使賜銀帛五萬匹兩田千頃第一區且下敕文數其罪所載較詳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攷異續綱目云時劉錡至順昌聞東京降與知府陳規為守城計部將許清議合治守具六日粗畢金遂圍城韓常營白沙窩擊敗之葛王烏祿龍虎大王兵薄城擊卻之溺死無算破其鐵騎三千移砦李村夜斫其營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軍老龍灣烏珠率十萬衆來援及戰錡為五浮橋於潁河上毒潁上流敵飲水即病錡士氣閒暇候敵氣怠遣兵出擊

疎死門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尺餘明旦烏珠拔營去追擊之死者數萬牙兵三千號鐵浮圖及鐵騎拐子馬號長勝軍均被殺平日所恃為强者十損七八器械山積至陳數將士罪皆鞭之洪皓密奏是捷金人震恐燕之寶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宗弼傳未載郭喬年破賊錄云太尉欲斂兵入城為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人聞警報皆欲去太尉獨望守城耶疑規未必有此語今不取楊汝翼破賊錄云時王德奉命來援兵退始至且以解圍奏錡尋被旨先發老小赴鎮江令杜杞等防護德中宣撫司云某以金軍裏送出潁河矣其誕妄如此德鞏縣人號王夜叉

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於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

致異通鑑輯覽云五月岳飛長驅以圖中原李寶牛皐破敵於西京飛自克蔡州張憲敗韓常於潁昌復淮寧府郝晸復鄭州張彥韓清復西京楊遇復南城軍喬握堅復趙州金人大震李興復伊陽八縣及汝州李成遁張彥會興復永安軍烏珠逼鄖城飛奮擊大破之復與張憲楊再興連敗其兵中原大恐再興王蘭死馬遣子雲殺烏珠壻夏金吾復懷衛州追至朱仙鎮大敗之遣使修治諸陵時兩河豪傑皆約期會兵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行欲資兵無一人應者韓常等皆欲內附飛喜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日渡河檜主和議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自鄖城還新復府州悉陷初烏珠欲棄汴去書生叩馬曰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公且不免況欲成功乎遂不果去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故檜力謀殺之宋史高宗紀楊再興與王蘭戰死於小商橋又張彥作張應繫年要錄同戰死者尚有高林北盟會編云飛傳令回軍軍士應時南嚮旂靡轍亂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乃曰豈非天乎在寺中與王貴董先張憲王俊夜坐飛忽曰天下事竟如何憲曰在相公處置耳俊告許引此語追先為證死獄中梟其首雲與憲皆棄市岳侯傳云字鵬舉相州人少為韓魏王莊客下獄中毒死葬臨安蔡園內林泉野記云死時年三十九妻子遷嶺外天下冤之汾州和決上書辨其冤編管袁州飛於建炎初論事坐廢母姚氏留河北迎歸事之孝妻劉氏後改適在世忠軍中飛遺錢三百千奏聞見繫年要錄又和決作智決宋史飛傳世忠心不平詰檜詰之檜答曰事體莫須有而中興紀事本末作必須有朱彝尊從之又雲為飛養子憲愛將也檜惡岳州同飛姓改純州改岳陽軍為華容軍飛客姚岳請之也後因亮敗盟詔飛妻李氏及子霖等皆得生還馬布衣劉允升訟飛冤下棘寺死大金國志云洪皓蠟書奏金所畏惟飛至呼以父諸將聞其死酌酒相慶

六月宗弼遣使奏捷帝遣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尋攻嵐石保德皆克之

致異通鑑輯覽云是時韓世忠遣王勝復海州張俊使王德復宿州楊沂中兵潰走還泗宿州陷金屠之宋召諸將皆還鎮繫年要錄時解元敗金人於沂州潭城縣世忠復敗之於加鎮劉寶等破之於千秋湖陵阿里布傳宗弼復河南阿里布先濟河撫定諸郡再為歸德尹宋岳飛等來取河南地拔陳許潁三州旁郡響應阿里布擊敗攻歸德之兵復亳宿等州河南平功居最歷右監軍節度使為海陵殺復贈儀同宗弼傳未載

十二月宗弼言宋將岳飛張俊韓世忠率衆渡江詔命擊之

致異續通鑑本末補紹興十一年命張俊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無世忠率衆渡江之文史遺沂中而稱世

[忠疑是傳聞之誤按紹興十一年係皇統元年]

皇統元年夏四月宗弼請侵宋從之秋七月以宗弼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如故

遂率師渡淮宋乞罷兵以便宜畫淮為界[攷異辥應旂通鑑云兀朮謀再舉聞諸將還遂引兵臨壽春渡淮克廬州取商州命諸將赴援屢敗金兵楊沂中劉錡大破兀朮軍於柘臯時兀朮以柘臯地平利用騎因駐師錡夾石梁河而陣沂中引兵會兀朮騎兵十萬分兩隅王德麾衆渡河直犯其鋒諸軍繼之敵大敗又追破之於東山死者萬計又敗之於店步復廬州南宋書云三月金破濠州鈐轄邵青死之張宏戰没於汧陽征蒙記云時兀朮諸軍飢苦深懼宋師渡江不擊自潰但用一機書下宋取捷自謂為萬世不傳之策迨病篤猶慮南軍雄銳有心爭戰將來不能制禦可輔天水郡王安坐汴京併力破敵云云續綱目和議成作十一月事地理志作十月今從宗弼傳]

三年春二月宗弼入朝詔監修國史賜以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幣內給銀絹二千兩疋初和議成拜太傅賜金券至是表乞致仕優詔不許

七年秋九月以宗弼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如故

八年秋八月宗弼進太祖實錄帝焚香立受之　冬十月越國王宗弼卒大定中謚忠烈[攷異繫年要録云没於皇統五年征蒙記云贈大孝昭烈皇帝]配享太宗廟廷子亨本名伯特[原作孛迭]封芮王海陵以為右衛將軍海陵忌太宗諸子因謁太廟賜亨良弓衛左右亨性直材勇絶人辭曰弓弱不可用遂忌之出為真定尹歷留守家奴梁遵誣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案驗無狀遵坐誅益為所忌改廣甯尹使李老僧圖之家奴魯爾錦[原作六斤]因與亨侍妾私通告其謀逆榜掠不伏老僧至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比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嗣并殺其妃圖克坦氏次妃大氏子音德[原作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併妻子改葬之[攷異大金國志云烏陵思謀本北遼曷蘇館女真字仲遠官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兀朮為元帥時凡軍國大事皆委之又韓常燕山人字元吉官萬户都統兀朮南侵常為先鋒累有功在陝數年每役必從後知潁昌府張滙節要云思謀小名撒盧毋從粘罕為都提點用為腹心粘罕死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阻以取天下]

今爲數小子所壞我未知死所矣後事兀朮妻曹氏乃彬之裔也征蒙記云兀朮死後天德三年誅韓常崗榮等四十餘員內多有親立戰功者繫年要錄云烏陵思謀即烏陵噶色埒美韓常慶和子史均未立傳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田瑴之獄

熙宗皇統元年秋七月以宗弼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領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尚書右丞相韓企先卒

七年夏六月殺橫海軍節度使田瑴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傚趙益興龔夷鑒等先是韓企先為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田瑴與孟浩皆在尚書省瑴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許霖曹望之皆小人求與瑴相結瑴薄其為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失守燕山敗宋國瑴譏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幸宗弼當國引為刑部員外郎望之為尚書省都事霖為省令史皆怨瑴等時毀短之於宗弼凡與瑴善者皆指以為朋黨韓企先病甚宗弼候之時瑴在企先所聞其至知其惡己避之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丞相乎企先舉瑴而宗弼先入松年等譖謂之曰此輩可殺瑴聞流汗浹背企先卒瑴出為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與曹恩吏以夷鑒白瑴瑴乃倒用月日署之許霖在省與曹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瑴有怨因事在京師知之嗾許霖發其事詆以專擅朝政詔獄鞫之擬瑴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廷王傚趙益興龔夷鑒（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王傚趙益興龔尋鑒等）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攷異歸潛志云瑴等好分別流品謂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屏不用皆恨之會企先卒瑴等失勢三人遂讒王宗弼起黨事奏聞熙宗曰黨人）

何爲曰黨人相結欲反耳熙宗曰若爾當盡誅之遂收下獄且遂捕四方黨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瑴具贍死獄中三人皆進用所載稍異松年用是遷左司員外郎海陵立累遷戶部尚書海陵遷中都徙榷貨務以實之復鈔引法皆用松年謀及議南侵命爲正旦使使宋嗣進右丞相封衛國公正隆四年死諡文簡望之宣德人擢行臺吏部員外郎歷戶部尚書霖以諂事海陵仕至左宣徽使世宗立黜之放歸田里攷異歸潛志云松年在相位其後晨赴朝上馬見瑴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之在吏部聽事亦見瑴召辨二人由此死而霖病斷死天之報施亦顯矣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也史未載然祁係當代人所言當不妄故附錄之以昭炯鑒初世宗在當時知瑴黨事皆松年等構成而黨人遇天德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孟浩與瑴兄穀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第進士天會中由令史歷郎中至是擢侍御史復拜右司員外郎進尚書右丞兼太子少傅罷爲真定尹卒官性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世宗嘉其忠每稱之穀自大理寺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於利涉軍節度使補官工部員外郎煦爲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方輿紀要云宋置火山軍金因之尋升爲火山州在太原府西北四百八十里今河曲縣治章宗即位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瑴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時顧命大臣張汝霖其父浩素與松年友善力阻之而止汝霖沒章宗復詔曰蓋自田瑴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爲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其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爲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尚在編戶朕甚憫焉宜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瑴一起人除已敘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坐此事削除官職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其子孫不及蔭敘者亦皆量與恩例攷異劉仲洙傳瑴等黨事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書力辨帝從之迺復瑴官爵而黨禁遂解紀未載仲洙字沛魯宛平人第進士性剛直果

能吏歷官定海軍
節度使見本傳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江西峽江訓導淬鄉李有棠編纂

秉德唐古辯謀逆 烏達等附

熙宗皇統七年冬十一月兵部尚書秉德進三角羊擢為參知政事秉德本名伊遜原作乙辛攷異神麓記作阿辛宗翰原作粘罕子也初為西南招討使改汴京留守丁母憂起復至是由兵部尚書拜參政

八年夏四月遣秉德與烏淩阿富勒呼等廉察官吏使還拜平章政事

九年十二月海陵立改為天德元年秋八月廷議從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秉德及左司郎中薩哈原作三合主其事侍從高壽星等當遷訴於后后怒白帝怒議者杖秉德殺薩哈　九月以秉德為尚書左丞相兼中書令時熙宗在位久悼后干政而繼嗣未立帝無聊不平屢殺宗室箠辱大臣秉德懷忿乃與唐古辯烏達等謀廢立烏達告海陵海陵因與秉德謀弑帝遂於是年十二月九日與唐古辯烏達呼圖額埒楚克大興國李老僧海陵妹夫塔斯弑帝於寢殿攷異大金國志云燕京留守岐王亮時在外諸王召入同謀潛往上京至駙馬宅與燕越諸王議駙馬曰有一人可使乃興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興國奴大喜結門者乞伏兹里等令開門諸王入主熟寢叱曰無道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劍落良久死駙馬以衾裹其屍神麓記云唐古卞率平章亮參政蕭王仲武太常烏達宿直將軍幹諸尚廐局使高景山及興國奴同謀護衛忽突以槍刺殺之繫年要錄云時有護衛將軍瑚圖克初不與謀亮等入霄儀殿門亶驚起求弓刀不獲瑚圖克以槍刺亶於殿壁衆爭前斫殺之所載姓名互異今從史　秉德意未有所屬呼圖奉海陵坐因羅拜呼萬歲殺曹國王宗敏本名阿里布太祖子大定間追復官爵攷異神麓記作阿魯李山子阿里罕亦被害　左丞相宗賢本名色哩一作賽里金源郡王希卜蘇孫官大保都元帥領三省事與海陵同相未嘗假借為所忌被殺見本傳

海陵立以秉德為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攷異神麓記作楚國王賜鐵券賞賚有加

海陵天德二年春正月出秉德領行臺尚書省事因烏達譖之也時秉德方在告限十日發行會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以秉德首謀廢立及弒熙宗不即勸進銜之烏達因言秉德與宗本謀反有狀曰昨會宗本家海州刺史子忠（攷異繫年要錄作烏爾袞）言其貌類趙太祖秉德笑受其言且謂歷數有歸其妻嘗指斥主上語皆不順遣使就行臺殺之秉德以口語致怨既死并殺其弟圖哩（原作特里）嘉哩（原作紀里）及宗翰子孫死者三十餘人宗翰之後遂絕世宗立追復秉德官爵贈儀同詔以明安穆昆還薩哈（原作撒改）曾孫佛門（原作盆買）遣使致奠家產給近親奉祀同時與秉德首謀廢立者曰唐古辯

熙宗皇統八年夏六月以都點檢唐古辯為尚書左丞唐古辯本名翁鄂羅（原作斡骨剌攷異辯應据通鑑作唐括辯）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為駙馬都尉至是由參政拜左丞　秋七月以左丞唐古辯奉職不謹杖之

九月唐古辯罷

九年春二月復以唐古辯為尚書左丞　冬十二月唐古辯與秉德等弒熙宗初秉德等謀廢立而烏達以語海陵海陵謂辯曰若行大事誰可立者辯曰無乃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林（攷異錢竹汀云鄧王之父宗傑景宣同母弟故辯以為當立又阿林作阿喇）海陵曰阿林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海陵曰若不得已舍我其誰遂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塔斯疑之告悼后后語熙宗熙宗怒責之逆謀益甚十二月九日海陵秉德等會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衣下隨入宮門者以辯駙馬不疑皆納之遂弒熙宗立海陵辯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封王賜錢絹及鐵券進左丞相辯為海陵謀逆海陵深忌其伎忍嘗與觀太祖畫像謂其眼相似彼此均色動尋因蕭裕訐坐與宗本謀反誅父重國官

東平尹奪職復起防禦使大定間以政績聞終橫海軍節度使

同黨烏達原作烏帶阿里布原作阿魯補子也熙宗時官大理卿當秉德等謀廢立烏達知之告海陵遂與俱弒熙宗海陵立為平章政事封許國王烏達妻唐古氏淫佚嘗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閻乞兒秉德面斥之遂誣奏秉德欲立葛王海陵出秉德殺之以秉德世襲明安穆昆并家產授烏達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尋以事出為節度使其妻唐古氏殺之而納為貴妃子烏達布原作烏荅補終同知大興尹大興縣名屬順天府

大興國攷異大金國志作興國奴本宋內侍為金所虜事熙宗為寢殿實達爾原作小底權近侍局直長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海陵生日熙宗使興國賜珍玩悼后亦以物附賜事聞杖興國一百海陵因使李老僧說興國舉大事欣然許之乃約期起事興國取符鑰開門矯詔召海陵等入熙宗嘗置佩刀御榻上興國先取投榻下亂作熙宗索佩刀不得遂被弒海陵即位以為廣寧尹賜與如其黨尋改崇義軍即義州遼宜州地縣二節度使賜名邦基大定間詔磔於思陵之側

圖克坦額埒楚克原作徒單阿里出虎會寧人從懿州父巴噶原作跋改官興中尹與宗幹世為姻家皇統末與布薩呼圖俱為護衛十人長海陵告以逆謀許以女妻其子遂與布薩呼圖直禁中約期入宮至寢殿額埒楚克先進呼圖繼之熙宗仆海陵復刃之血濺其面及衣海陵立累官太原尹封王其子珠蘇爾尚崇國公主和尼原作合女為駙馬都尉額埒楚克後坐謀反誅并殺其妻命其子棄屍投骨水中父巴噶後歷官工部尚書濟南尹卒

布薩呼圖攷異薛應旂通鑑作僕散忽土改名思恭上京人本微賤宗幹嘗周恤之十二月九日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咄之衆皆卻呼圖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入既弒熙宗秉德尚未有所屬呼圖因奉海

陵坐衆前稱萬歲并使殺曹國王宗敏累官右丞相太尉樞密使封王後使討契丹薩巴不克族滅之（本傳思恭臨刑縲枚窒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　圖克坦貞本名塔斯（原作特思）贈司徒博勒和（原作婆盧火）子也其妻為海陵同母女弟亦與逆謀歷官都點檢封王遷樞密副使擢御史大夫左監軍從侵宋大定間改太原尹後伏誅及其妻與二子慎思實貝祿（原作十六）而宥其諸孫其女為章宗母章宗立尊為皇太后追贈貞等有差　李老僧（攷異續綱目作羅卜藏）舊為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將舉事使老僧結興國逆謀成海陵立遷同知廣寧尹使察韓王亨罪意遲回黜為易州刺史後賜名惟忠（攷異通鑑輯覽作維忠）改延安尹同知大定初坐與兵部尚書克實謀反誅又有高懷貞者由令史累遷禮部侍郎海陵以近屬為宰相專威福柄遂成弒逆之計皆懷貞輩小人從惥導之大定二年放歸田里後起為定國軍（地理志云即同州縣九後改安國軍）節度使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海陵淫暴

熙宗皇統九年十二月海陵簒立改為天德元年 冬十二月平章政事亮弑其君亶而自立亮字元功本諱都古魯訥原作廸古乃改異大金國志云幼名孛烈漢遼王宗幹原作斡本次子也改異煬王江上錄云係阿骨打長子宗翰之元子按宗幹乃太祖庶長子錄誤以宗幹為宗翰且係宗幹次子稱元子亦誤今從史母大氏天輔六年壬寅歲生天眷三年以奉國上將軍赴宗弼軍前任使拜行軍萬戶擢中京留守為人僄急多殘忍猜忌任數改異大金國志云好讀書外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矯飾盜名包藏禍心所載較詳

初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而已亦太祖孫遂懷覬覦在中京專務立威明安蕭裕傾險敢決亮結納之因勸舉大事語在蕭裕亂政事中皇統七年五月召判太宗正事進平章政事攬權植黨引蕭裕為兵部侍郎尋由平章擢右丞相兼都元帥先是因召對熙宗語及太祖創業艱難亮嗚咽流涕信為忠嗣使大興國賜亮生日悼后亦附賜熙宗怒奪還由此不自安加太保領三省事復坐張鈞事出領行臺過中京與蕭裕定約至良鄉縣名屬順天府召還為平章政事用是益危迫會右丞相秉德左丞唐古辯因被杖謀廢立烏達語亮亮因與相結并使李老僧約寢殿實達爾原作小底大興國護衛十人長圖克坦額埒楚克原作徒單阿里出虎布薩呼圖原作僕散忽土等舉大事熙宗被弑呼圖倡言奉亮坐皆拜稱萬歲遂殺左丞相宗賢曹國王宗敏乃即位以秉德為左丞相唐古辯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餘爵賞有差召秉德等六人誓太祖廟賜鐵券及錢絹牲畜追謚皇考為睿明皇帝廟號德宗改異繫年要錄云興國努傅旨斂取侍衛弓刀揮出殿門詐召大臣沂王宗賢入宮為所害宗敏繼至繼殺之交聘表云時宋賀正旦使至廣寧遣人諭以廢

立遣還按宋賀正旦使副則太常少卿張杞和州團練使起述而賀生辰使則司農卿湯鵬舉吉州刺史石靖也同時遣還表未具書耳見錢竹汀集

海陵天德二年春正月尊嫡母圖克坦徒單原作氏母大氏皆為皇太后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宗幹初納宗雄妻與海陵不相能及篡位因於府署并其子及宗雄孫七人殺而焚之棄其首於濠水紀未載　以蕭裕為秘書監出秉德領行臺尚書省事二月以唐古辯為左丞相烏達為右丞相三月以弟兗為司徒兼都元帥　夏四月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本名阿嚕攷異薛應旂通鑑作阿魯左丞相唐古辯判太宗正事宗美原作呼爾察攷異薛應旂通鑑作胡里甲遣使殺領行臺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攷異續綱目作阿林薛應旂通鑑作阿隣北京留守卞本名克實攷異續綱目作呼拉布薛應旂通鑑作斛祿補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以尚書省譯史蕭玉為禮部尚書蕭裕進尚書左丞烏達加司空左丞相温都思忠本名伊里布攷異本傳温都作諾延云原作轉盤温敦而百官志轉盤與温敦作二娃乃熙宗海陵二紀又稱温都未知孰是按國語解云温敦即武圖又是時烏林答贊謨為行臺參政恐思忠貪贖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贊謨殺之贊謨即贊謀見思忠傳紀未載為平章政事劉箬為右丞相布薩呼圖為殿前都點檢秋七月烏達免以思忠為左丞相蕭裕為平章政事　九月立惠妃圖克坦氏為后攷異后妃傳海陵善飾詐妾媵初不過三數人及即位遂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餘難舉數后由岐國妃正位中宮南侵時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光英為圖們額哩頁所殺后歸母家卒於上京而北盟會編云后為徒單氏亮被弒遣驛使殺之謚曰幽繫年要錄云張浩害太子元英及后圖克坦氏殺之皆傳聞之誤

冬十月殺太皇太妃蕭氏係太祖妃及其子任王威赫遣使殺左副元帥薩里罕原作撒离喝攷異繫年要錄云時其子御史大夫沙律亦被殺於汴并殺平章政事宗義原作博濟係合音子前工部尚書穆里延原作謀里野景祖孫們圖琿次子攷異續綱目作穆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因令史納索原作遙設誣其謀反也以魏王威泰攷異續綱目作咸台通鑑輯覽作斡爾達亦作斡帶孫呼爾察舊作活里甲一作呼爾吉好修飾亦族之　十二月罷行臺尚書省改都元帥府為樞密院以都元帥兗為樞密使太尉領三省事如故右副元帥大臭為右丞相左監軍昂為樞密副使攷異后妃傳是

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耶律氏女密哷於汴以非處女出之賜拱死以其妻賜實格之夫文復召入宮亂之密哷尋召入封柔妃祀未載

三年春三月詔廣燕京建宮室攷異大金國志云時右丞相梁漢臣及兵部侍郎何卜年俱勸遷都燕京從之續綱目云命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營燕京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舉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徧傅黃金間以五綵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所載較詳但海陵紀爲右丞相者無梁漢臣名張浩時爲尚書右丞亦非左丞相爲異畢沅續通鑑謂副張浩者爲蔡松年又異　夏四月詔遷都燕京攷異繫年要錄載詔昨因綏撫南服創置行臺時則邊防未寧德令未具本非永計只是從權既而人拘道路之遙事有稽時之滯凡申款而待報乃欲速而愈遲今既庶政惟和四方無侮用並尚書之要省會歸權政於朝廷又以京師粵在一隅而方疆廣於萬里以北則民清而事簡以南則地遠而事繁深慮州府申陳或至半年而往復閭閻疾苦何由期月而周知供饋困於轉輸使命疲於驛頓未可時巡于四表莫如經營于兩都曰春惟全燕實爲要會將因宮廟而創官府之署廣阡陌以展西南之城勿憚暫時之艱以就得中之制所貴兩京一體保宗社於萬年四海一家安黎元於九府咨爾中外體予至懷且繫之歲末與史異　五月宰臣請益嬪御廣嗣續命圖克坦貞詔宰臣前所錄黨人諸婦女中多朕中表親欲納之宮中蕭裕諫不從遂納宗本子蘇爾圖原作莎里嗳宗固攷異續綱目作舒嚕子呼喇勒原作胡里剌攷異續綱目作蘇喇勒和碩打原作胡失打攷異續綱目作和碩台秉德弟嘉哩妻宮中后妃傳嘉哩妻高氏封修儀後以家事訴遣出之　六月殺太府監完顏富魯原作馮六　冬十月殺蘭子山明安蕭拱十二月杖壽寧縣主蘇尼原作徐輦　是歲子崇王元壽卒

四年夏六月權超特原作楚底部明安納延伏誅　命烏達妻唐古定格原作定哥攷異續綱目作鼎格殺其夫而納之　秋九月次中京殺太府少監劉景　冬十月殺太祖長公主烏嚕杖罷其夫平章圖克坦恭恭凡定格初尚烏嚕定格死恭强納烏而不相能又與侍婢呼達原作忽撻不協呼達得幸於后遂譖殺之而并罷恭封呼達爲國夫人　十一月買珠於烏爾古德呼勒原作烏古迪烈部及扶餘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富楚云原作蒲與路禁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採珠地理志云扶餘路初置萬戶海陵改置節度烏爾古德呼勒爲招討司兩路相近南至上京六百七十里北至北邊界　十二月斬妄人敲仙於中京市攷異續綱目云是冬亮召其濟南尹烏祿妻烏凌阿氏至良鄉得間自殺薛應旂通鑑作烏林荅氏通鑑輯覽

作烏凌噶氏按史即世宗妻後謚昭德皇后世宗終身不剗立后紀未載

貞元元年春三月幸燕京初備法駕命選良家子百三十人充後宮以遷都詔中外改元攷異張隸金誌云大赦境內然亮詔未肆赦志疑誤詔畧曰顧此析津之分實惟輿地之中參稽師言肇建都邑迺嚴宗廟之奉迺相宮室之宜遂正徽封以作民極云云紀未載以燕京為中都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　以圖克坦恭為太保領三省事蕭裕為右丞相張浩本傳本姓高東明王後渤海人第進士歷禮部尚書田穀黨事起台省一空命行六部事事海陵及世宗仕終太師尚書令南陽郡王謚文康子汝霖官平章芮國公謚文襄張通古為平章政事　夏五月殺西京留守博恰原作蒲家及完顏穆刺斡原作謨盧瓦等博恰傳本名富勒堅坐事出為西京留守海陵忌之嘗與穆隆阿有舊以玉帶遺之謂為尉遲敬德且召日者問休咎家奴哈里上變悉誅之所載較詳　冬十月獵良鄉封料石岡神為靈應王以嘗禱此祠得吉卜也　十二月賜貴妃唐古定格家奴孫梅進士及第定格尋坐與舊奴閻乞兒姦賜死攷異后妃傳定格妹實格為秘書監文妻海陵私之而納之宮中召文至便殿使實格譏誚戲文以為笑定格死出之復召入為修容進麗妃紀未載乞兒及比卯尼三人皆伏誅

封侍婢貴格華國夫人封所納皇叔曹國王宗敏妃阿蘭原作阿懶為昭妃　閏月殺護衛特點格原作特謨葛

二年春正月帝有疾不視朝右丞相蕭裕與前真定尹蕭豐嘉努等謀反伏誅　二月以張浩為右丞相蕭王為平章政事　夏五月太原尹圖克坦頦呼楚克伏誅　秋九月常武殿擊鞠令百姓縱觀攷異宏簡錄云是月次順州還宮時以頡次需索民間一鵝售用數萬以一牛易一鵝紀未載　冬十月殺廣寧尹韓王亨宗弼子也

十一月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與為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為戲攷異后妃傳壽寧縣主實庫宗望女靜樂縣主蒲拉及錫納宗弼女寶古爾宗隽女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蘇呼和卓及其妹伊都宗本女為再從姊妹重節宗磐女孫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鼎喇古麗妃妹富魯和卓皆有夫惟實庫喪夫海陵無所忌恥使高實古訥裕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惟錫納及蘇呼和卓最寵時勞苦決其夫凡宮人有夫者盡遣往上京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

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幸寵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妃嬪列坐率意淫亂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樂所載較詳　十二月以溫都思忠爲太師領三省事如故

三年春正月以大㚖爲太傅領三省事二月以昂爲太尉樞密使張浩爲左丞相布薩思恭爲右丞相三月杖張浩及平章張暉致異畢沅續通鑑云時磁州僧法寶欲去浩暉欲留之主責之曰聞卿等到寺法寶正坐卿等側坐失大臣體杖各二十法寶懼甚杖二百　夏四月丁丑朔昏霧四塞日無光凡十有七日五月南京大內火　六月命布薩思恭如上京奉遷太祖太宗梓宮至大房山山陵方輿紀要云山在房山縣西十五里亮以靈峯寺爲山陵故縣有萬寧之名繫年要錄云金初無陵寢但葬於護國林至是始改卜遷於良鄉縣西之大洪山佛寺及迎皇太后圖克坦氏秋九月帝迎梓宮及太后於沙流河命持杖二束跽太后前請笞之太后撫慰而罷十月太后至中都十一月山陵禮成致異畢沅續通鑑云十二月太傅領三省事大托卜嘉卒先世仕遼膺顯秩托卜嘉降金從伐遼侵宋屢有功歷行臺尚書丞相構陷完顏杲得主意擢用之卒贈太師晉國王諡桀忠紀未載

正隆元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自九月廢朝常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於臥內庚戌始視朝　夏五月修容安氏閣女御爲妖所憑舞譟宮中命殺之致異后妃傳凡坐中有嬪御海陵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他視者殺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刓其目使捷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斷之曰入下階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誤相觸先言者賞三品官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闘拉有孕海陵欲幸之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竟墮其胎按是時被罪死者多史蓋不勝書耳　是月頒行正隆官制　六月天水郡公趙桓薨致異竊憤錄云主大閱講武殿令天水侯領一隊乘羸馬圍既合爲騎兵踐踏死且作六年事嚴冬友謂當從文道紀年紀暑作爲海陵所害庶於書法爲允畢沅謂錄爲僞書不足信今從之　冬十月杖右丞相蕭玉左丞蔡松年右丞耶律安禮本傳本名納罕歷樞副左丞御史中溫國公諫南侵忤旨致仕卒丞馬諷字良弼大興漷陰人等

二年春二月詔削降封爵命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並限毀抹雖墳墓碑誌並發而毀之冬

十月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

三年春正月子舒蘇鄂博(原作思阿不)烈死殺太醫副使謝友正及其乳母等　己卯杖右諫議大夫楊伯雄(本傳字希雲真定藁城人忠實敢言仕至禮部尚書)秋八月以李通為參知政事冬十一月詔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攷異繫年要錄繫於元年及四年)　是歲封子廣陽為滕王尋卒(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九月改光州為蔣州光化軍為迪化軍光山縣為期思縣避金太子光瑛名也太子年十二善騎射嘗射獐獲之主以薦太廟紀未載)

四年春二月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諭宰臣以南侵事調諸路明安穆昆軍皆籍之　冬十一月殺大醫使祁宰以其上疏諫侵宋故也(攷異繫年要錄云是年金命罷諸路榷場祇留泗留盱州一處遂詔盱眙軍榷場餘并罷商賈失業者衆漸致抄掠久之乃定)

五年春二月河東陝西地震鎮戎德順軍大風壞廬舍人多壓死　遣引進使高植刑部郎中海古勒(原作海狗)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凌遲處死或鋸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戶穆昆等後有獲者並處死總管府官亦決罰　三月東海縣(屬海州)民張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監徐文等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以試水師未幾平　夏四月昭妃富察阿里庫(原作阿里忽)有罪賜死昭妃為駙馬都尉穆里延女初嫁宗磐(原作蒲盧虎)子阿古岱被誅再嫁宗室囊嘉特亦死海陵初欲取之其父不從及即位三日即納之因嗜酒寵衰其女重節亦與海陵亂昭妃怒批重節頰滋不悅嗣因榜殺廚婢三娘命縊殺之　冬十二月禁中都諸路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鵰隼者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罪

六年春正月判太宗正圖克坦貞等飲酒杖之　殺富察阿古岱(原作阿虎迭)女徹辰徹辰慶宜公

主出幼鞠宮中海陵欲納之太后不可嗣諷其夫阿里布出之而納於宮中主是以徹辰與完
顏守誠有姦并殺之致異續綱目云亮使伊刺補出其妻富察伊徹而納之伊徹亮姊之女也　二月杖衛王襄之妃及左宣徽使
許霖　癸亥發中都三月改河南北邙山在洛陽府十里爲太平山將至獲嘉縣名屬衛輝府有男子上書言
事斬之所言莫得聞自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空復禁扈從擾累莫有從者夏四月發河南府
契丹本布原作不術伏道左陳破海賊功爲李惟忠所抑立命斬之　弟宛妻烏雅原作烏延氏有罪賜
死因與奴姦也其弟指揮實訥原作習泥亦罪誅　五月契丹諸部反遣右將軍蕭圖喇原作禿刺等討
之尋命樞密使布薩思恭等繼往　壬戌次南京是夜大風壞承天門鴟尾備法駕入於南京
秋七月命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子男凡百三十餘人　八月單州杜奎據城叛遣都點檢
耶律湛等討之　癸丑以圖克坦太后諫南侵弒之於寧德宮命焚之棄骨水中并殺侍婢十
餘人太后爲帝嫡母宗幹正室賢而無子遇下有恩帝母大氏事之謹熙宗被弒太后心非之
不曾賀陰銜之及即位嫌隙愈深大氏崩自上京迎至中都諫阻侵宋益不悅迨遷汴太后使
侍婢高福娘問起居帝私之使伺察動靜其夫特默格教之增飾其言嗣布薩思恭討契丹入
見太后語久之福娘以告使點檢大懷忠致異大金國志作赤盞彥忠等往弒之至則命太后跪受詔尚衣
局使華特默舉之仆而復起護衛高福等縊殺之致異北盟會編云亮在汴母病往視問所苦答曰遠征江南是吾病也亮大怒曰非朕母也乃
梁宋國王之小妻耳遂賜白練死繫年要錄亦作亮生母命護國將軍嘉彥忠弒之時圖克坦后及太子光瑛復諫亮亦欲誅之避三日而後去封福娘鄆國夫人夫爲
刺史大定間均伐誅殺右將軍蕭圖喇護衛鄂勒博族樞密使布薩思恭北京留守蕭頤西京留守蕭
惟忠杖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　九月殺前壽州刺史摩囉歡原作良虎　大名府賊王九據

城叛衆至數萬所至盜賊蠭起官軍莫敢近有言者輒罪之　庚寅大舉侵宋發南京留皇后及太子光英居守攷異趙可所撰王基墓誌云亮借民稅五年民益怨憤紀未載　冬十月世宗即位於遼陽改元大定左司郎中鄂博庫原作吾補可攷異宏簡錄作兀不喝等入白乃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乎乃出橐所書取一戎衣大定事示羣臣攷異大金國志作張浩錄赦文馳奏即遣先鋒郭安國回衆攻之命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繫年要錄作郭瑞孫云係安國子所載各異　十一月刻期渡江軍變伐為完顏元宜等所弒年四十攷異大金國志云主死於瓜洲渡龜山寺先一夕有大星墜地聲如雷且稱其知書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吟咏冠絕當時并未言及諸淫褻事貫益謙傳謂海陵被弒世宗立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日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史稱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暴惡其大者斯亦足矣葬之醜史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取富貴之道乎噫其甚矣　中都督府以其柩置南京班荊館後葬於大房山鹿門谷諸王兆域中大定二年降為海陵郡王謚曰煬二十年降為庶人改葬山陵西南四十里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四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太宗子孫之戮 蕭玉事附

廢帝海陵庶人天德元年冬十二月以太保宗本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原名阿魯太宗子熙宗天眷三年封原王初宗幹謀誅宗磐原作蒲盧虎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私議宗本等勢强王上不宜優寵大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内外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首告又宗本言長子鍚里庫原作鎖里虎當大貴因不令見主上又秉德言若太傅得大位此心方安唐古辯謂宗本言内侍張彦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云有兄東京留守在宗美原作呼爾察攷異繫年要錄作衛王宗義言太傅是太宗主家子合為北京留守卞一作呼拉布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王言大計祇於圍場内决并賜袍馬為表識物遂以告蕭裕裕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恐宗本秉德等宗室懿親誅之無名使玉上變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圖克坦塔斯攷異宏簡錄作徒單特思近侍局副使耶律必埒哩攷異宏簡錄作闢剌為蕭裕妹壻實達爾密伺宗本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時判太宗正事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以車載至裕弟蕭祚家時玉被酒方醒驚恐號跳裕附耳告以故且言告欵已具因引見海陵言宗本反狀如裕所告因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一作阿林北京留守卞及遷益都縣名屬青州府尹畢王宗哲本名和碩平陽尹稟本作呼爾哈亦作胡里改左宣徽使京本作和色哩攷異宏簡錄云本名可喜等家屬分置別所既而使人要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

大王召至闕亦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攷異神麓記云殺太宗子潞王阿魯中京留守胡里不阿里留守判宗胡里加宰王胡沙霍王胡東鄆王神徒馬蔡王烏也八人及後嗣七十餘口所載互異太宗後絕遂以宗本等罪詔天下

宗固本名呼嚕原作胡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豳王熙宗既誅宗磐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既而翼王呼蘭原作鶻懶復從達蘭原作撻懶謀反因降封太宗諸子且下詔曰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不忍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使判太宗正事三年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卒子京坐宗本誅　宗雅本名呼拉布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里布原作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呼拉布原作斛沙虎封滕王宗懿封薛王呼蘭封翼王宗美封豐王實圖美封鄆王哈必蘇原作斛孛束封霍王沃里封蔡王宗哲封畢王皆天眷中受封宗順本名阿嚕岱天會二年卒後封徐王惟翼王坐達蘭誅餘均與宗本同時被害大定二年追封宗固魯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實圖美豳王哈必蘇瀋王沃哩鄂王呼爾哈和色哩克實并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里布呼沙呼呼蘭四人不復加封

蕭玉奚人既從蕭裕誣宗本罪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為禮部尚書賜予甚厚數月為參知政事丁母憂起復授明安子尚公主賜第一區分宗本家資賜之俄代張浩為尚書右丞歷平章政事右丞相封陳國公因訊閣拱事不合決杖正隆三年進司徒判太宗正事五年以司徒兼御史大夫海陵至南京擢左丞相改吳國公尋議伐宋事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我所長苻堅百萬伐晉不能一騎渡故知其不可海陵叱使出怒其以苻堅為比因杖張浩再杖玉及發南京留玉與張浩同治省事世宗立降奉國上將軍放歸田里奪所賜家產久之起為孟州防禦使轉

定海節度使太原尹坐事免尋死子德用世宗屏不任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

蕭裕亂政

熙宗皇統七年冬十一月以同判太宗正亮為尚書左丞亮引蕭裕為兵部侍郎裕本奚人名揭珠原作遥折初以明安居中京海陵為留守與相結每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舉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逆謀裕實啟之也至是除裕兵部侍郎出同知南京留守事改北京海陵領行臺過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舉兵而北君結諸明安以應我定約而去中道召還遂篡立以為秘書監

海陵天德二年夏四月殺太傅宗本本名阿嚕等以蕭裕為尚書左丞初海陵心忌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傾險巧詐因構致其罪宗本等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告以反狀已具令上變天下寃之語詳宗本事中因拜裕左丞加儀同授明安賜予甚厚秋七月進拜平章政事監修國史舊制首相監修今以授裕異數也

貞祐元年春三月還都燕京以蕭裕為右丞相兼中書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頗專恣威福在已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藥師善嘗告以海陵密謀藥師奏之且謂裕有怨望心海陵戒諭不罪之或又譖裕擅權者海陵以為忌裕者衆不之信因出其弟左副點檢祚為益都尹妹夫左衛將軍耶律必埒哩原作闢剌為寧昌節度使史地理志云軍名即懿州縣二遼爲廣順軍以絕衆疑裕未悉其意轉謂海陵疑已海陵弟兗共在相位以裕多自用頗防閑之裕又謂海陵使兗備之也

而海陵猜忌嗜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真定尹蕭豐嘉努原作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珠展原作招折博州地理志云即博平郡縣四隸河北東路同知約索原作遙設裕女夫和勒博原作曷剌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孫并使親信蕭托諾原作屯納往結西北招討使蕭懷忠一作海呼孜異繫年要錄作和和懷忠依違未決謂托諾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珠展往懷忠問與謀者復有何人珠展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朗而懷忠嘗與朗有隙而珠展嘗上達蘭原作撻懶變事懷忠疑其反覆因執之并收朗繫獄上變時約索亦賜布達原作白荅書令相助布達奏之海陵命斬於市會懷忠上變事入奏得見海陵引見裕問謀反故裕以前事所疑對且曰陛下與唐古辯及臣約同生死辯以強忍果敢致死地臣恐不得死所故謀反耳太宗子孫無罪皆死臣手臣死亦晚矣海陵尚欲曲貸之裕曰臣子既犯如此罪何面目見天下人願絞死以戒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塗裕面謂曰汝死當知朕無疑汝心因哭送出門殺之并誅約索及豐嘉努豐嘉努妻豫王女也與子穀皆與反謀并殺之遣護衛巴噶原作麗葛往西北招討司誅朗及珠展而托諾和勒博皆亡走捕得托諾棄市和勒博自縊死巴噶殺珠展等并殺無罪四人杖五十以裕等罪詔天下遷懷忠樞密副使以布達為牌印高藥師嘗奏裕怨望進階顯武將軍懷忠尋出為西京留守正隆末生討契丹事被殺夷其族

江西峽江訓導洋鄉李有棠編纂

契丹諸部之叛

海陵正隆六年（十月世宗即位改為大定元年）夏五月契丹諸部反遣右將軍蕭圖喇（原作禿剌）等往討尋命樞密使布薩思恭（攷異通鑑輯覽作瑚圖克）西京留守蕭懷忠助之初西北契丹部有薩巴（原作撒八）者為招討司譯史正隆五年海陵徵諸道兵南侵使牌印蘇赫（舊作燥合一作素赫）洋格盡起西北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隣國世為讎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願使者入朝言之蘇赫畏罪不敢言洋格慮後有事憂死蘇赫復與牌印耶律諾爾（原作娜）令史穆達里哈（原作没荅捏荅）督起西北路兵於是薩巴與博多布（原作孛特補）及部衆殺招討使完顏烏色（原作沃則）及蘇赫執耶律諾爾穆達里哈取招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豫王延禧子孫推都監老和尚（攷異通鑑輯覽作楞華善）為招討使山後四羣牧山前諸羣牧皆應之時烏哲羣牧使溫特赫布敦（原作溫迪罕蒲睹）聞亂作陰為備賊不得發乃給諸奴借與兵仗明旦賊至無以禦遂被執不屈臠殺之子孫皆與害伊囉斡羣牧使鶴壽鄆王昂子本名烏達布（原作吾都不）不應老和尚招與二子皆被殺及諸羣牧使副圖克坦色哩（原作徒單賽里）持嘉和碩台（原作赤盞胡失荅）和色哩（原作胡失賴）完顏珠勒呼（原作朮里骨）希卜蘇（原作辭不失）詳袞（原作詳穩）瓜爾佳邁珠（原作加古買住）完顏蘇瑪喀（原作達没葛）高彭祖等皆殉難五院司部人老和尚納延亦殺節度使珠嘉烏哲以應之千户實格等與前招討使完顏滿丕殺招討使烏凌阿富勒呼以所部趨西北路為節度使阿爾薩哩（原作阿厮列）所追擊實格與數騎遁去合於薩巴咸平府（地理志云初為咸平路升為咸平府置總管府縣八故城在鐵嶺衛

東北移昆瓜里（原作括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額哩頁欲收捕瓜里家屬瓜里遂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二千人攻陷韓州及柳河縣（地理志云本渤海粵喜縣地屬韓州樂平軍）遂趨咸平額哩頁迎擊兵敗賊遂據咸平於是繕完器甲出財募兵勢甚張明安納喇綽奇（原作綽質一作納蘭綽赤）聚兵扼夜河賊不得東兵敗（攷異忠義傳亦里兵四萬大至綽奇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蔭斡罕傳未載）瓜里遂犯濟州為將軍富珠哩富卦喇（原作孛朮魯吳括剌）等擊敗之於信州（地理志云即彰信軍治武昌縣本渤海懷遠軍）瓜里收餘衆趨東京（攷異烏雅扎拉傳瓜里陷韓州圍信州遠近震驚扎拉道出咸平遂率本部丞還信州與戰敗之賊整兵攻城扎拉下巨木壓之殺賊甚衆乃解去扎拉手執兩大鐵簡重數十斤追擊於韓州東復大敗之走東京斡罕傳不作扎拉事）時世宗為留守以兵四百拒之賊至長安縣聞宮中聲如擊數千鼓者候見旌旗蔽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即引還亦與薩巴合至是乃遣思恭等討之　秋八月樞密使布薩思恭等先是蕭圖喇往討薩巴相持數日連戰皆無功糧餉不繼圖喇退軍臨潢而薩巴度大軍必繼至謀歸達實（原作大石）乃率衆沿龍駒河（方輿紀要云在長泰縣北千餘里）西出及思恭等至與圖喇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思恭與懷忠坐逗留皆杖謫圖喇亦誅死北京留守蕭頤不能制其下殺降人而取其婦女亦坐誅詔以白彥敬（海陵紀作彥恭係一人）為北面兵馬都統赫舍哩（原作紇石烈）志寧副之完顏古雲（原作穀英）為西北面兵馬都統唐古布古岱（原作唐括素姑的攷異海陵紀作孛古的）副之以討薩巴等　薩巴既西行而衆不欲往偽署六院節度使伊喇斡罕（原作移剌窩斡攷異本紀作蕭斡罕逆臣傳斡罕姓耶律氏故亦稱伊實非后族也本紀誤通鑑輯覽作鄂斡）兵官辰嘉（原作陳家）殺薩巴執老和尚博多布等斡罕自為都元帥辰嘉為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　冬十月世宗即位於東京改元大定以完顏古雲為左副元帥駐歸化遣伊喇札巴（原作移剌札八）招契丹諸部為亂者札巴等見斡罕以上意諭之既約降復謂札巴曰若降汝

能保我輩無事乎札巴見斡罕勢富强度其有反說之曰汝等兵勢强盛若果有大志吾不復還賊將綽哈原作逐斡亦阻之遂不降札巴留賊中其副博哈原作播斡瑪哈原作麻駭還歸致異忠義傳顛里頁亦作訛里也為尚廄局直長遣招諭契丹斡罕叱使跪不屈被殺從者闍孫史大習馬實達爾博多皆遇害事聞贈顏里頁宣武將軍餘校尉斡罕傳未載斡罕引兵攻臨潢府總管伊蘇瑪勒兵敗被執進圍其城衆至五萬致異宏簡錄作移室懣前敗契丹兵殺萬餘賊於伊改河以功遷臨潢尹斡罕傳未載本傳賊執至城下使招降其妻子官屬登城臨望厲聲曰我恨軍少不能滅賊賊毋能為也慎勿降賊怒殺之推官麻珪等皆感激拒守賊引退所載較詳　十二月斡罕稱帝改元天正時都統白彥敬副統志寧在北京聞世宗即位以兵來歸乃使左都監烏哲庫原作吾札忽右都監實圖美原作神土滿　廣寧尹布薩歡塔原作僕散渾坦討之致異斡罕傳無布薩歡塔尚有同知北京留守完顏果濟所載互異并救臨潢比至賊解圍去攻泰州烏哲庫追及於斡里原作窊歷山將戰明安呼魯蘇原作忽刺叔以所部應賊大軍遂敗致異楚呼傳與都統烏哲庫副統琿等討斡罕行至斡里與之遇左軍小部楚呼梃槍馳入其陣殺多人賊乃退斡罕傳未載節度使烏哩頁原作烏哩雅軍與賊遇亦戰敗烏哩頁僅以數騎免賊勢益張賊四面登城明安烏克遜阿里布力戰斬賊甚衆賊退城賴以完

世宗大定二年春正月遣右副元帥完顏默音率師討蕭斡罕　二月詔應賊諸人於賊中自拔來歸者更不問其有官職及率衆歸附者仍與官賞才能者錄用奴婢宮籍監人皆與放免如能捕殺斡罕者加特進授真定總管遣平章政事伊喇元宜往泰州規拱邊事侍郎温都珠德勒等與斡罕戰敗於勝州　夏四月完顏默音等大敗斡罕於長濼復破之於霽凇河先是瓜里將把韓州聞元帥兵至不戰遁去將轉趨懿宜州默音屯懿州慶雲縣及屯川州武平縣方輿紀要云霽凇河在臨潢西南境長濼或云即饒州長樂縣地理志云慶雲縣屬咸平府武平縣名初隸高州令屬大定府斡罕遂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

糧運默音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左都監烏哲庫合兵萬三千總管圖克坦克寧與布薩歡塔完顏頁頁原作巖雅唐古烏延為左翼節度使志寧實圖美與完顏果濟尼瑪哈楚呼原作罷古鈔兀為右翼至珠格崖委輜重齎數日糧輕騎襲之降人吉勒扎說默音攻賊巢穴取輜重乃乘夜亟發斡罕知之還救遇於長濼伏兵四起賊不能支時左翼萬戶襄率軍自賊後掣其一偏賊逆郤與諸將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斡罕率衆西走追及之於霿𩄊河賊已濟毀其津口令於下流東柳塡港過追數里得平地方食賊奄至志寧軍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先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擊官軍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會天雨風止官軍奮擊大破之克寧追奔不及而還賊既敗默音不復追討駐軍白濼斡罕攻懿州不克遂破川州於是發驍騎數萬命左都監高忠建總兵往討右宣徽使亨為北京路都統完顏德濟副之會元帥府擊賊　五月以志寧為右監軍默音坐逗留與福壽均召還以布薩忠義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攷異克寧傳作兼都元帥經略契丹以宗敘為兵部尚書宗尹為河南統軍使富察世傑為西北路副統從行未幾與賊戰於和托左翼軍萬戶扎拉奮擊敗之左翼宗亨軍亂敗於賊右翼宗敘引兵來救賊乃退攷異扎拉傳時大軍未集扎拉領六百騎與賊戰斬首三千宗亨世傑七穆昆兵戰不利世傑走扎拉軍賊攻之扎拉拒戰宗亨軍來援賊乃去稍異令從斡罕傳斡罕西走忠義志寧合軍追及於梟嶺攷異世宗紀及志寧傳均作諸爾嶺方輿紀要云梟嶺在臨潢西南西陷泉明日賊騎三萬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攷異忠義傳時昏霧四塞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悪當為開霽莫已昏霧廓然斡罕傳未載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扎拉力

戰賊稍卻志寧率諸將合戰賊大敗攷異札拉傳賊先犯右翼札拉擊走之斡罕使阿卜薩自後斫札拉扎拉回顧以簡背擊阿卜薩折其右臂與志寧軍合擊賊大敗又楚呼傳以前鋒追及斡罕於陷泉大破之斡罕傳均未載將涉水去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陷泉皆平踵擊餘衆俘斬萬計攷異宏簡錄云六月忠義與窩斡戰於花道大敗之史未載生擒其弟偽六院司大王諾爾斡罕僅與數騎脫去瓜爾佳清臣等追之不及斬千餘級獲車帳甚衆其母蘇尼自羅和岡西走志寧追及之獲其輜重俘五萬餘人雜畜無算偽節度使六及其部族皆降斡罕合散卒萬餘人入奚部時出寇蘇勒庫淀古北口興化之間溫特赫阿噜岱與戰敗焉詔默音等合兵擊之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助討賊降者甚衆餘多疾疫死無復鬭志斡罕度勢窮攷異忠義傳時高忠建敗奚於栲栳山伊剌道取茂巴爾諸奚之家茂巴爾奚乃降斡罕勢益窮本傳未載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益急衆多散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間志寧獲賊朔和卓攷異志寧傳作碩和卓弗殺縱還許捕斡罕以自効　秋九月朔和卓與錫勒塔干執斡罕詣右都監思敬軍并殺其母蘇尼及其妻子子婦弟姪唐古布古岱獲前節度使順原作什溫及其家屬李嘉努獲偽樞密綽哈等三十餘人偽監軍納延亦降仍獲偽都元帥酬格原作醜哥志寧率清臣等追餘黨至燕子城地理志云郎柔遠縣隸宣德州盡得其黨前至茂巴勒達原作拔里達之地均獲之逆賊悉平攷異宏簡錄云九月完顏謀衍擒奚猛安合住詔紇石烈良弼招撫奚契丹之未降者斡罕傳未載詔天下思敬獻俘於京師梟斡罕首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妻并戮之瓜里札巴南奔宋左宣徽使宗亨坐降寗州刺史以思敬為右副元帥忠義擢右丞相志寧遷左副元帥朔和卓錫勒塔干除同知節度事

章宗承安元年冬十月特們原作特滿羣牧契丹圖卜蘇原作陀鎖德壽據信州叛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左丞相襄時行省事於北京遣臨潢道總管烏庫哩道遠咸平總管富察守純

分道討之擒德壽送京師誅之攷異大金國志云泰和元年耶律德壽叛聚兵數萬以毛尾爲太師主拜十一騎爲元帥統石烈善樂爲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德壽毛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與史異今從史

DS 735 .A2 L5 v.12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海陵南侵

海陵天德二年春正月遣完顏思恭等以廢立事報宋二月以完顏元宜充賀宋生辰使攷異交聘表云二年二月甲子以兵部尚書完顏元宜修起居注高懷貞為賀生辰使繫年要錄云紹興二十年五月甲午金賀生辰使副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翰林直學士翟永固見於紫宸殿思恭等來報亮代立既出境就遣來賀與表互異恐當以表為正見錢竹汀集今從海陵紀思敬傳名薩哈扎蘭河人實圖美子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卒官樞密使三月宋遣使賀即位以天水郡王玉帶歸之攷異交聘表宋使為參政余唐弼副使保信節度使鄭藻宋史及繫年要錄唐弼作堯弼宏簡錄作康弼按金史作唐弼係史臣避世宗[illegible]如昭[illegible]冬金遣秘書監蕭[illegible]琥賀宋正旦紀未載三年[illegible]又六月宋遣使祈請山陵不許攷異續綱目云二月以簽樞巫伋為祈請使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而退交聘表[illegible]保信節度使鄭藻又是年正月宋賀正旦使副禮部侍郎陳誠之均州觀察使錢愷賀生辰[illegible]直學士王曮和州團練使趙逑又三月遣少府監耶律烏格使宋烏格一作五哥十月以副點[illegible]富珠哩阿哈使宋亦作不朮魯阿海宋史作兀朮魯定方繫年要錄云五月金使詹事劉長言指揮使耶律夔賀天中節十二月使烏珠魯定方及蕭永祺賀來年正旦紀均未載

四年春正月丁酉宋使賀正旦正使為檢正文字陳夔副使惠州刺史蘇華壬子宋使賀生辰正使為檢詳文字陳相副使吉州刺史孟思恭

冬十月以太子詹事張用直攷異宋史作張利用交聘表用直卒改使轉運左瀛左司郎中温都威泰原作斡帶攷異繫年要錄作特盈温都子彂官兵部郎中為賀宋正旦使攷異繫年要錄云五月金使大理卿田秀頡客省使大允賀天中節紀未載

貞元元年春正月皇弟兖卒不視朝命有司受宋貢獻攷異繫年要錄是年宋賀正旦使副權國子司業孫仲鼇宣贊舍人陳靖賀生辰使副吏部員外郎李琳忠州防禦使石靖宋史失書仲鼇琳事

三月遷都燕京

夏四月以右宣徽使赫舍哩薩哈連原作紇石烈撒合輦宋史作大雅副使兵部郎中蕭簡使宋賀生日冬十一月以戶部尚書蔡松年等使宋賀正旦攷異繫年要錄作紇石烈師顏

副使右司郎中羅索原作婁室
二年春正月帝有疾不視朝宋使就館燕攷異正使為檢正公事施鉅副使帶御器械冀彥明賀正旦施鉅賀生辰紀均未載乙巳宋使賀
生辰正使為左司郎中吳臬副使宣贊舍人張彥攸宋史吳臬夏四月以工部尚書耶律安禮為賀宋生日使繫年要錄繫之五月副使
為侍郎許霖冬十月以刑部侍郎白彥恭為賀宋正旦使副使翰林待制胡勵攷異彥敬傳本名約索博勒和部族人避睿宗諱改名彥恭按顯宗
名允恭當是避其諱改名彥敬與完顏思敬同本傳疑有誤十二月宋使貢方物攷異宋史及繫年要錄均無遣使事
三年春正月宋使賀正旦正使為國子司業沈虛中副使敦武郎張掄甲子宋使賀生辰正使為左司郎中張士襄副使宣贊舍人張說夏
五月南京大內火攷異續綱目云金主陰有南侵意乃遷汴遣完顏長寧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主大怒杖殺長寧紀未載冬十月遣翰林承旨
耶律歸一為賀宋正旦使副使大理少卿馬諷是年四月遣左司郎中李通轉運耶律隆使宋賀生日紀未書
正隆元年春正月宋使賀正旦正使為禮部侍郎王珉副使宣贊舍人王漢臣戊午宋使賀生辰正使為宗正丞鄭柟副使宣贊舍人李大授攷
異繫年要錄柟因張修劾罷改命徐嘉宋史云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千里外州軍下詔戒妄議邊事三月以左宣徽使敬嗣
暉大理卿蕭中立使宋賀生辰攷異四月宋遣翰林學士陳誠之領閤門事蘇華賀尊號交聘表失書紀亦未載冬十一月以右司郎中
梁球左將軍耶律湛使宋賀正旦攷異繫年要錄湛作諶金無左將軍官錄稱定遠大將軍當從之亦見范成大攬轡錄紀未載
二年春正月宋使賀正旦正使為宗正少卿李琳副使幹辦公事宋均癸未宋使賀生辰正使為左司郎中葛立方副使宣贊舍人梁份夏
六月以禮部尚書耶律守素為賀宋生日使繫年要錄副使為大常少卿許崧冬十一月以副都指揮高珠巴克
原作高助不古攷異繫年要錄正使為高思廉副使為珠勒根彥忠為賀宋正旦使
三年春正月宋使孫道夫賀正旦陛辭海陵使敬嗣暉諭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恭今畧
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托辭不發一也

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我聞此二事皆爾國楊太尉所為又曰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益欲南侵故設此二端而雜以他辭言之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非之道夫每言武事沈該疑其引用張浚惡之貶知綿州思退字進之處州人道夫字太沖眉州丹稜人時官禮部侍郎繫年要錄作太常少卿副使宣贊舍人鄭明　丁丑宋使賀生辰正使為起居郎劉章副使為舍人李邦傑　三月以兵部尚書蕭恭為賀宋生日使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副使魏子平還朝主問蘇州與大名孰優對曰不可比曰何謂也曰宮室車馬衣服飲食人之所美也江湖地卑濕舟船以為居魚蝦以為釀夏服蕉葛猶不堪其熱蓋不侔矣主默欲南伐聞之不悅紀未載　十一月以工部尚書蘇保衡為賀宋正旦使副使為率府率阿克占謙　詔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嗣暉傳字唐臣易州人官參政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時國子司業黃中使金還上言金治汴京以迫我宜早為備果至汴則壯士健馬數日可及境思退怒貶官中字通老邵武人大金國志作工部侍郎黃允中紀未載

三年春正月宋使賀正旦正使為秘書少監沈介副使閤門祇候宋直溫　辛未宋使賀生辰正使為國子司業黃中副使閤門祇候李景夏攷異宋史黃[illegible]使金作三年事見上畢沅續通鑑云是[illegible]命罷沿邊諸榷場只留泗州一處　二月詔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方輿紀要云古路郡領縣四攷異大金國志董是役者為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夫死甚眾張棣正隆事迹尚有郎中張參愈宋史作張浩敬嗣暉及內侍梁漢臣降將孔彥舟諸人宋翌金亮本末繫之十月紀均未載　諭宰臣以侵宋事調諸路明安穆昆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亦不許留侍續綱目云前後簽軍凡五十餘萬人　三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詔諸路舊貯軍器並致於中都攷異金亮本末云十月命集諸路夫匠造軍器于燕京以李通董之時工役繁興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烏雀狗彘無不被害者見本紀　夏四月以秘書監王可道為賀宋生日使副使為王蔚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四月宋歸朝官李宗閔上書言備金三事宋史作李宗閔繫年要錄云係李邈之子　秋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戶自飼養以俟師期　冬十月獵於近郊觀通州造戰船　宋使上表謝賜詔戒諭攷異繫年要錄是年九月稱謝使同知樞密王綸昭信節度曹勛還朝入見即

此事紀未載續綱目云綸還言和好無他威德所致思退等皆賀帝深嘆進取計為非綸字德言建康人十一月以翰林侍講學士施宜生為賀宋正
旦使事攷異交聘表副使為宿州防禦使耶律必埒哩原作闢里刺繫年要錄名翼紀未載宋史紀本末云宜生閩人也帝命吏部尚書梁𤊹館之都亭驛以首印璽之乃為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後為介所告主亮之𤊹字況之鄆州須城人宏簡錄云宜生密言其主圖繪臨安山水題詩事帝始驚懼張棣正隆事迹云修撰綦珪作詩書屏上曰萬里車書一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峯主與馬韓哥坐論勝槩髯鬚箕踞不勝其鋭薛應旂通鑑云初孫何帥臨安柳耆卿作望江潮詞贈之極言景物繁華其詞流播亮因而羨慕大金國志云主聞李貴兒唱望海潮詞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亮贈其相溫敦詩曰一醉吳山頂上峯見王之望文集序紀均未載十二月宋遣使來告母
韋氏哀繫年要錄正使為翰林學士周麟之副使吉州團練使蘇華時亮喜麟之辨利宣賜金瀾酒三樽銀魚牛各一盤皆金寶器併賜麟之歸鄉進賜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載金瀾酒
事云金蘭燕京山名稍異遣左副點檢大懷忠為宋弔祭使攷異交聘表副使為大興少尹諾延溫都謙繫年要錄作努延溫都謹紀未載太醫使
祁宰諫侵宋殺之攷異繫年要錄作五年正月大金國志作翰林學士祁宰本傳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入朝還中奉大夫欲自効會元妃疾入視即上疏諫南侵言
甚激切戮于市籍其家天下哀之世宗時贈資政大夫給還田宅章宗錄用其子謚忠毅宏簡錄宰疏略云況今各安土宇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建兩都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繁重民
人怨嗟星變屢見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地利不便舟師水涸騎兵馳射不可驅逐云云主謂疏為其壻綦戩筆杖之實不知也張棣正隆事迹云奏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今則北造軍器南修宮室民苦轉輸不勝疲弊來歲害氣在進不利行師伏望陛下從臣請揚王江上錄云正隆二年八月值中秋宴百官忽黑雲遮月亮作鵲橋仙小詞宣奏曰陛下棄宮殿幸諸
州敗盟興師無故舉事興工動土修建兩京内開無用之河嗟怨盈路太一出現謂妖不畏伏望察天地之不祥收兵罷役通和南宋復還故都天下幸甚亮怒族誅之繫年要錄云時年七十官
翰林副使所載各異姑附錄之
五年春正月宋使賀正旦正使為起居舍人楊邦弼副使榮州刺史張説乙未宋使賀生辰正使為太府卿李潤副使宣贊舍人張安世二月
宋遣參知政事賀允中獻母后遺留物繫年要錄副使為保信節度鄭藻夏四月宋使葉義問來謝弔祭攷異義問時官
樞密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副使為和州防禦使劉允升交聘表未載以宿州治靈壁今屬鳳陽府防禦使耶律翼使宋失體杖二百除名
秋七月遣使簽諸路漢軍攷異正隆事迹時使者為尚書梁球蕭德溫及侍郎高懷正等十五人揚王江上錄時童謠云正軍三四馬簽軍兩量鞋郎主向南去趙老送

燈臺冬〻十月遣使督捕盜賊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攷異宏簡錄云是月遣虞允文賀金正旦還奏將看花洛陽前使賀允中自金歸言必叛盟宜為備不聽命致仕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謚忠肅續綱目云九月以李寶為浙西副總管寶嘗陷金自海道來歸名見言北事甚悉令于平江督海舟捍禦寶河北人卒贈少保十一月以濟南尹布薩烏哲原作僕散烏者翰林直學士韓汝嘉為宋賀正旦使攷異宋史作僕散權是年金遣右副點檢蕭榮諭德張忠輔賀宋生辰交聘表未書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路軍器於軍行要會處安置使軍至分給餘則聚而焚之攷異宏簡錄云是月戊申夜白氣亘天大金國志云是年楚王德澤王以南伐為憂用梁漢臣譖殺之紀均未載

六年春正月宋使賀正旦攷異正使為起居舍人虞允文知閤門事孟思恭宏簡錄允文使金作五年事見上己丑宋使賀生辰正使為檢詳文字徐度副使帶御器械王謙詔自中都至河南府所過州縣調從獵騎士二千二月以李通為右丞徵諸道水手運戰船癸亥發中都三月次河南府通鑑輯覽云時陳康伯謂金必敗盟請早備之以利州西路都統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玠子也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封魯國公謚文正夏四月詔有司移問宋人蔡頗壽諸軍對境創置堡戍者命簽書樞院事高景山為賀宋生日使左司員外郎攷異繫年要錄作刑部侍郎王全副之臨行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罪當命大臣某某來此朕將親詰問之攷異晁公忞敗盟記云當於湯思退陳康伯王綸三人內差一員及楊沂中鄭藻并內臣一人同來議事且索漢淮之地不從則厲聲詆責彼必不敢害汝益欲激怒為兵端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宋如言訶斥宋帝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宋帝遽起發哀而罷攷異敗盟記云全謂天水郡公以風疾故并奏事訖駕輿宰執入議函制調發軍馬并無遽起發哀之事史蓋傳聞之誤庚戌發河南府次溫湯遣使徵諸道兵通鑑輯覽云宋帝召羣臣議舉兵內侍張去為陳退避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陳康伯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聖意堅決有進無退則士氣自壯願分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命成閔率兵三萬戍鄂州侍御史陳俊卿乞斬去為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閔字居仁邢州人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封魏國公諡正獻六月至南京攷異繫年要錄作七月事宋遣使來賀遷都攷異正使為樞密都承旨徐嘉副使知閤門事張掄繫年要錄正使為周麟之辭不行罷其官始命嘉代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

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毋庸來賀宋使乃還攷異繫年要錄云汝嘉時為翰林侍講學士自是使命遂絕又載在七月稍異北盟會編云亮欲舉兵諫議大夫韓汝嘉自盱眙歸諫寢兵講和亮曰汝為宋遊說耶賜死紀未載　秋七月大括天下贏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贏馬所至當給芻粟無可給有司以為請海陵曰此方百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贏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及徵發諸道工匠至京疫死無數天下始騷然矣盜賊蠭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所至開劫府庫令人攘取太府監高彥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潁出使還朝皆言盜賊事怒杖之由是人莫敢言世宗紀潁後起官秘書丞　八月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侵宋進自壽春以樞密使昂原名璟都亦作奔睹景祖弟伯赫孫卒官都元帥漢國公為左領軍大都督左丞李通副之右丞赫舍哩良弼為右領軍大都督大宗正烏雅富呼琿攷異宋史作烏延蒲盧渾副之圖克坦貞及永年為左右監軍許霖富察鄂倫為左右都監皆從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正嘉原作鄭家副之浮海趨臨安劉萼為漢南道都統制布薩烏哲原作烏者副之進自蔡州圖克坦喀齊喀原作合喜為西蜀道都統制張中彥副之取大散關時昂以舊將總師從人望通實專其事召諸將授方略命后與太子居守張浩等留治省事攷異金分置諸將本紀作九月李通傳作八月今從通傳煬王江上錄作五年五月兵分八路起汴京完顏仲取川陝完顏明取均房阿嚕穆爾自亳州齊芬珠徹自壽州郭拉們自青齊蘇保衡自通州所載事迹月日均異又云時御製喜遷鶯詞曰旌麾初舉正駃騠力健嘶風江渚射虎將軍落雕都尉繡帽錦袍翹楚怒磔戰鬚爭奮捲地一聲鼙鼓笑談頃指長江齊駭六師飛渡此去無自墮金印如斗獨在功名取斷鎖機謀垂鞭方略人事本無今古試展卧龍韜韞果見功成朝暮問江右想雲霓以俟元黃迎路宋史是月宿遷魏勝起兵復海州屢敗金兵繫年要錄云時汪應辰上復和策王繼先請新主兵官帝不懌劉婉儀寬解詞相似帝怒出之免繼先官籍其家紀均未載　九月發南京嬪妃皆從

攷異通鑑輯覽云金衆六十萬號百萬毡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于道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上將自清河入淮東遠近震駭是月高平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府北盟會編云是月夏俊克泗州張超敗金人于光化軍宋史作通化軍紀均未載冬十月乙巳陰晦失路是夜二更始至蒙城縣名屬亳州遂渡淮將至廬州獲白鹿攷異畢沅續通鑑作白兎以為武王白魚之兆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時亮渡淮分軍圍海州魏勝乞援於李寶合擊於新橋敗之拔砦去劉錡扼之於清河口王權棄廬州退屯昭關還至和州錡亦退屯揚州金主入廬州帝議欲航海陳康伯力勸親征從之次平江命葉義問督師虞允文參軍事勝字彥威宿遷人後贈保寗節度謚忠壯遺史云義問見軍報金添生兵顧侍史曰生兵是何物遠近傳以為笑時謂去源樞密繫年要錄去源作土團南宋書云李寶遣孔福敗金人於大人洲穆椿夜攻金人殺其帥高定山復廬州北盟會編云金入廬州安撫龔濤棄城走都監楊春權州事與金戰又殺康定山復廬州邵宏淵敗金兵五千於六合又戰於西府橋兵敗真州陷宋史作胥浦橋又楊春作楊椿胥浦橋在儀真縣西北七里所載各異紀均未書漢南道劉萼取通化軍蔣州信陽軍一名義陽軍縣二隸京西北路圖克坦貞敗宋王權於盱眙縣名屬泗州進取揚州前鋒軍至段寨宋戍兵皆遁敗宋兵於蔚子橋及巢縣攷異大金國志云時金破安豐光和等州萬戶蕭琦以十萬騎取滁州破揚州宏簡錄云金騎追王權至蔚子橋統制姚興戰死吳拱復唐州金兵抵樊城守將翟貴王進戰死王彥復蔡州斬其總管楊富北盟會編云破蔡州者趙樽宋史同安撫劉澤棄揚州走所載較詳至和州王權夜以兵來襲射卻之翌日雨宋人焚積聚宵遁詰旦追之宋兵逆戰明安韓棠軍卻遂失利阿薩爾原作阿散即富察世傑力戰卻之權軍退屯南岸攷異阿林傳時為神勇都管至廬州與宋王權軍十萬戰於柘皋鎮蔚子橋敗之至和州南復與權軍八萬戰又敗追殺至江上斬首數千級紀未載阿林名宋史高宗紀云權退屯采石金主陷和州入揚州劉錡留駐瓜州金兵來爭遣統領員琦逆擊于皂角林大破之斬其將高景山及再犯錡病劇詔還鎮江盡失兩淮地劉汜李橫連戰皆敗魏俊王方死之義問走建康北盟會編云皂角林之戰初殺二千餘人復戰又殺敵橫屍二十里魏俊作魏友趙甌北劄記引烏延蒲轄奴傳載大定二年與延安高景山及宋兵戰于慶陽世宗大定四年冬都統高景山取商州據此則景山未被殺也諸書所載各異紀均未書方輿紀要云皂角林在揚州府南三十里浙東道蘇保衡與宋人戰於海道敗績副統正嘉死之本傳係鄭王昂子為火砲所擊赴水死攷異宋史高宗紀云李寶大敗金兵於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奴等五人擒倪詢等獻于朝崔皐及金人戰于定山敗之大金國志云李寶之戰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兵敗自經死熊克小歷亦同蓋因馮忠嘉海道記所書也北盟會編倪詢外尚有應簡後均伏誅云寶結王世隆趙開等皆來降遂與曹洋等擊破之金兵被

焚及投海死者約數萬獲蘇保衡完顏鄭家蒲察阿元孟斌高什等所載各異按保衡實未死亦未被獲字宗尹雲中天成人卒官右丞見本傳今從之又鄭王昂傳陳家島作松林島時築臺於江上海陵披金甲登臺殺黑馬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江中召都督昂及富埒琿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富埒琿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宋帝入海島豈皆大舟耶明日汝與昂先濟昂懼欲亡去至暮乃使人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明日遣總管阿林阿薩爾率舟師先濟宿直將軍温都敖拉國子司業馬欽武庫直長實實皆從戰置黃旗於兩岸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良久矢盡遂為所獲亡一明安軍士百餘人退還和州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金令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會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至采石權去顯忠未來敗兵星散允文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請死戰命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部敵麾數百船絕江來抵南岸者七十餘艘薄官軍軍小卻允文撫時俊背曰汝胆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官軍以海鰍船衝敵舟皆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來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至始遁命勁弩追射大敗之敵歸者亮皆敲殺之宏簡錄時俊外尚有張振王琪戴皐等李顯忠行狀尚有張榮北盟會編又有盛新其被害者為沈文貴時亮自楊林口出舟當塗民登山觀者數十里不斷不啻數十萬人亮色動又云金以十七舟渡江僅鑿沒其二舟至寨駒岙州覺亮記所載采石之功未免失之誇詡皆媿功之言不足信員與宗采石戰勝錄云時金兵死于岸者二千七百餘人射死萬户一人生獲千户五人女真三百餘王明清揮麈第三錄云時諸將已破敵允文偶至采石遂全奏捷寡眷知盛新功多賞薄抑鬱死時聞世宗即位東京謀北歸且分兵渡江李通不可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嘆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攷異繫年要錄云亮詣西楚霸王祠卜濟江不吉命爇其廟俄大蛇見棟梁其間如數千人呼大驚亟引去紀未載大抵揚州使耶律摩多原作沒答攷異通鑑輯覽作黙達襲神策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焚之乃出內箭繫帛書其上使射之南岸招諭宋人王權亦縱所獲金兵齎書數其罪命焚之攷異畢沅續通鑑謂遣瓜洲所掠鎮江軍校尉張千等舟持書至軍前將士皆變色繫年要錄載亮書云朕提兵南渡汝望風即去

已見汝具嚴天威今至江上南兵亦不多但汝舟師進退有度朕甚賞愛若盡陪臣禮舉軍來降高爵厚祿在所不吝倘執迷不返朕今往瓜洲渡江必不汝赦允文用顯忠言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已將權重竄典憲今將乃李世輔汝豈不知若渡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大怒稍異

海陵亟欲渡江驍騎果桑原作高僧攷異通鑑輯覽作嗜山欲率眾亡事覺殺之下令軍中卒亡者殺其富埒琿攷異宋史作蒲里衍通鑑輯覽作富魯章京富埒琿亡者殺其穆昆穆昆亡者殺其明安明安亡者殺其總管士益危懼并令軍士運鴉鶻船於瓜洲渡期明日渡江敢後者死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允文知亮敗必復來分遣海舟緣上流別使盛新扼楊林河口明日敵至夾擊大敗之焚其舟三百亮幸軍趨揚州至瓜洲居龜山寺允文與楊存中命戰士試舟中流回轉如飛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杖之楊林渡在和州東二十五里北盟會編云楊林之戰敵應弦倒者萬數焚其舟百五十紀未書兵敗今從之

乙未浙西都統制完顏元宜軍反遂遇弒并收其妃嬪及李通等皆殺之攷異斃亮記云時虢州簽軍雷政渡江歸順報虜主被弒事宋史紀事本末云時元宜遣使議和未幾金軍在荊襄兩淮者皆拔柵北去初金人之犯邊也鄭樵言歲星在宋金主將自斃至是果然樵字漁仲莆田人繫年要錄亮死之日天重陰時有胡祓者先語洪邁曰昨夕四鼓濃雲塞空欲雪而東北忽穿漏一大星墜蓋金主死祥也先是有客詣葉義問上書云以太乙局考之金於冬至必有蕭牆之變大金國志云時紫茸軍克宋秦州又侵茨湖茨湖在大江之南國人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為史俊敗復為楊欽破之於洪澤鎮吳超敗之於楊林渡翌日乃退北盟會編云時李貴克順昌府茨湖之役史俊殺金酋杜總管十二月吳拱復鄧州及汝州成閔復揚州及盱眙軍泗州陳州武鉅復河南府李顯忠復和州及淮西諸郡宋史高宗紀李滕復通化軍杜隱復嵩州沙世堅入泰州昝朝復鄧州王選復楚州牛宏入汝州劉銳入泗州金高顯以壽春府來降王友直王任自壽春來歸史多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李通姦佞（張仲珂　梁珫附）

海陵正隆三年秋七月以戶部尚書李通爲參知政事通以便辟側媚得幸於海陵累官右司郎中還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輳其門海陵嘗戒諭之（宏簡錄云凡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通及戶部尚書許霖爲之先容右司郎中王蔚任其事）至是拜參政海陵恃累世强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爲正統通揣知其意遂與張仲珂馬欽宦者梁珫近習羣小輩盛談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而先道之海陵信其言以通爲謀主遂議興兵南侵（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初金主御武德殿召李通及胡礪蕭廉語之曰嘗夢上帝召見命爲天策上將令征宋國衆皆稱賀南侵議始決又召通與翟永固敬嗣暉韓汝嘉入見薰風殿問曰朕欲遷都於汴遂侵宋統一海內卿意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對亮大悅惟永固力言不可汝嘉是之亮怒尋赦之汝嘉卒以勸寢兵被殺永固字孟堅良鄉人官左丞見本傳紀未載）

四年春二月海陵諭宰相曰宋雖臣服有誓約而無誠實比聞沿邊買馬及招納叛亡不可不備遣使籍諸軍并括民馬造戰船於通州（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歲命通造軍器於燕京本傳未載）

六年春正月命參政李通諭宋使徐度等曰朕昔從梁王嘗居南京樂其風土帝王巡狩自古有之淮右多隙地欲校獵其間從兵不踰萬人汝等歸告汝王命有司宣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　二月以李通爲尚書右丞詔曰卿典領繕完兵械今已畢功朕嘉卿忠謹故有是命俟江南事畢別當旌賞　秋九月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侵宋以太保昂（原名璸都）爲左領軍大都督李通副之（攷異大金國志云主以李通爲大都督粘安阿迭虎副之稍異今從海陵紀）昂係舊將使帥諸軍從人望實使通專

其事海陵恐糧道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償僕從行聞者皆怨嗟將至廬州見白鹿馳射不中
既而後軍獲之以進大喜賜以金帛謂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入舟中今朕獲此亦吉兆也
時梁山濼水涸先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之督責苛急將士七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
民居以為材木煑死人膏為油用之攷異宏簡錄云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又過於狹小不能濟大江通傳未載先是諸軍發南
京將士亡歸者相屬於道哈斯罕明安福壽東京穆昆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亡歸從
者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攷異宋史作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
通鑑輯覽曷蘇作和碩婆娑作博索謀衍作默音金住作金柱紀載各殊　冬十月世宗即位於遼陽數海陵過惡數十事會濟江
兵敗郎中鄂博庫原作吾補可等入白遂召諸將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復入奏曰陛下親師
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
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令其渡江斂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
指日而定矣深然之明日遂趨揚州會師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濟江尋為完顏元宜等所弒都
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贊成之右監軍圖克坦永年乃其姻戚刑部尚書郭安國眾所共惡皆
殺之攷異繫年要錄云諸將殺禰關馬欽按欽至大定中尚存非死於揚州也今不取　大定二年削通官爵人心始快
同黨張仲珂幼名勢爾原作牛兒市井無賴說傳奇小說雜以俳優恢諧語為業海陵引之左右以
資戲笑海陵封岐國王以為書表及篡立為祕書郎海陵嘗對仲珂與妃嬪褻瀆仲珂但稱死
罪不敢仰視又嘗令仲珂倮形以觀之侍臣往往令倮裎雖圖克坦貞亦不免此完顏布琳原作
普達大興少尹李惛皆以贓敗海陵置之要近伶人千慶兒官五品大氏家奴王之彰為祕書郎

之彰䍐珠偏僻海陵親視之不以為褻唐古辯家奴和尚烏達家奴葛溫葛魯皆置宿衛有僥倖至一品者左右或無官職人或以名呼之即授以顯階常置黃金裀褥間喜之者令自取之其濫賜如此宋余唐弼賀登極且還海陵以玉帶附賜宋帝仲珂曰此希世之寶可惜輕賜海陵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外府耳由是知有南侵意益務逢迎俄遷秘書丞轉少監海陵嘗名仲珂與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實實（原作習失攷異畢沅續通鑑作迪實）入便殿侍坐海陵與仲珂論漢書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珂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為大耳海陵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珂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為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琉嘗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豔美蜀之花蘂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欽又曰臣在宋時嘗率軍征蠻所以知也海陵謂實實曰汝敢戰乎對曰受恩日久死亦何避既而曰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四年三月仲珂死冬至前一夕海陵夢仲珂求酒既覺嗟嘆良久遣奠其墓　馬欽幼名韓哥嘗仕宋（攷異繫年要錄云為劉光世親軍副都統）海陵南侵遂召用自貴德縣（屬貴德州寧遠軍）令為補闕遷國子司業大定二年以巧佞除名（攷異繫年要錄云金主被弒諸將殺補闕馬欽係誤）同時宦者梁琉本大㚖家奴（攷異宋史作梁漢臣煬王江上錄云漢臣本宋內侍每思報仇繫年要錄云係歸戚養子琉傳未載）隨元妃入宮以閹豎事海陵性便辟善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廷事天德三年始以王光道為內藏庫使衛愈梁安仁皆以宦官領內藏以唐莊宗委張承業為比

宦者始預政事而琉委任尤甚累官近侍局使及營建南京宮室數命琉往視工役或言其未善雖已成即盡撤去丞相張浩亦曲意事之與之均禮攷異煬王江上錄云梁漢臣勸修兩京以為正使孔彥舟為副仍差都統阿史多木律寗統騎軍二十萬駐汴城外以防夫匠逃走彥舟後被讒賜酒酖之出為西京留守中途藥發死大金國志云梁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置造器甲成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創置巨船訓習水軍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為先鋒五也主皆從之琉傳均未載海陵欲侵宋琉因極言劉貴妃絕色傾國及將發命縣君高實古攷異畢沅續通鑑作高蘇庫爾云原作師古兒貽衾褥之新潔者俟得即用之議者言琉與宋通謀勸侵宋以疲敝國中海陵抵和州聞琉與宋人交通有狀謂之曰聞汝交通宋國傳泄軍情汝本奴隸朕拔擢至此乃敢爾耶若至江詢得實跡殺汝亦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汝面目亦可疑必與琉同謀皆命執之及被弒琉與與信皆為亂兵所殺攷異宋史亮兵敗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煬王江上錄云采石兵敗虜船千餘奔還西岸梁大使奏曰本國大捷請陛下登舟早達建康將從之為赤盞明威諫阻亮大怒曰汝本宋舊臣朕高爵厚祿恩逾朝士不知紀極而敢反朕遂命斬於江岸員興宗記采石始末稱十一月金主難梁大使一百又稱衆殺金主併殺梁大使注名球引亮來采石者按大使即漢臣球時官戶部尚書另一人均與史異通鑑輯覽云時內侍被殺者尚有大慶善薛應旂通鑑作大慶山

金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完顏元宜之變

海陵天德二年冬十二月以完顏元宜為兵部尚書元宜本名阿里阿里原作阿列一名伊德納年原作移特輦亦作伊特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輔七年宗望追遼主至天德慎思來降且告夏人以兵迎遼主將渡河去宗望移書夏人諭以禍福夏人乃止賜慎思姓完顏氏官至儀同三司元宜便騎射善擊毬皇統元年充護衛累遷顏勒本羣牧使入為武庫署令轉符寶郎至是海陵篡立擢兵部尚書復姓耶律氏

正隆六年秋九月南侵宋以元宜為神武軍都總管先是元宜由尚書出為節度使歷順義即朔州領二縣昭義即古潞州二軍再入為兵部尚書勸農使從軍以本官領都總管詔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方輿紀要云在和州含山縣北十里小峴山西崎嶇險仄為廬濠之扼要遇宋兵萬餘於柘皐力戰卻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暮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以功遷銀青光祿大夫海陵增置浙西路都統制使元宜領之督諸軍渡江佩金牌賜衣一襲是時世宗已即位於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亟欲濟江衆思亡歸決計於元宜明安唐古烏頁致異宋史作唐括烏野通鑑輯覽作烏延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即位不如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者元宜子為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密召之既至遂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先紿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明日渡江衆皆懼乃以舉

事告之皆許諾冬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圖克坦守素明安唐古烏頁穆昆鄂勒博羅索原作婁辞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疑宋兵奄至攬衣據起箭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善原作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哈塔鄂勒博原作納合斡魯補通鑑輯覽作斡剌布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致異繫年要錄云亮妹夫唐古安禮知兵亮聞新主立使以本部歸故諸將益無所憚按亮妹夫為唐古辨早為亮所誅此疑誤大金國志云諸將謀舉事總管萬載曰殺郎主卻與宋和則生矣時細葺軍衛之甚嚴說遣往秦州去者過半威勝統軍耶律勸農兵多逃懼誅與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弒之中興遺史細葺軍作紫葺軍又號細軍秦州作泰州云亂矢齊發斃於帳中敗盟記云作亂者戴總管李總管變作亮妹夫先劃以刃於其腹已亦被殺煬王江上錄云總管大懷忠蕭鷓巴樂家奴謀亂是夜樂家奴光盜郎主劍以燭引主出帳諸人萬箭齊施射殺之大懷忠引軍北遁繫年要錄作耶律阿烈與其子母里哥謀又鷓巴作札巴樂家奴作藥家奴萬載作萬戴紀載各異今從元宜傳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出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裹其尸焚之遂收李通郭安國圖克坦永年梁琉大慶善皆殺之致異續綱目云收其妃嬪及李通等皆殺之晁公忞敗盟記云殺妃五人及太傅元一人左右數十人神麓記尚有王光道馬欽又梁琉作梁恪各異今從元宜傳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太子光英致異大金國志作光瑛於南京諸軍北還致異續綱目云元宜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鎮江軍議和遂北歸大金國志時移牒畧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橫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繫年要錄云亮死衆亂用梁球言草檄講好遣降人張真持之南渡檄畧云太祖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至牒者右領軍都監開國公布檄等元宜傳未載世宗大定二年春元宜入見拜御史大夫詔以高楨勉之未幾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第一區復國姓往泰州規措契丹事元宜使忠勇校尉李榮招斡罕被害詔追贈榮官四階未幾契丹平元宜還朝奏請益諸羣牧鎧甲從之復請益臨潢戍軍士馬詔給馬六百匹久之罷為東

京留守乞還所賜甲第許之賜以襲衣吐鶻廐馬海東青鶻尋致仕卒遣使致祭賻贈甚厚子薩尼雅布官符寶祗候世宗令還本姓大定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哈塔鄂勒博除授帝曰昔廢海陵此人首入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賞其世襲穆昆姑聽仍舊十八年濟嚕海原作海扎里上言凡為人臣能捍災禦侮者宜錄用之今弑海陵者以為有功賞以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為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臣始帝曰濟嚕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使充趙王府祗候郎君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世宗致治

世宗大定元年冬十月帝即位於東京諱雍本名烏祿攷異通鑑輯覽作烏嚕大金國志云名褎張棣正隆事迹云名褎字彥舉小字忽辣馬一作呼喇美太祖孫豳王宗輔原作窩里嗢子也母貞懿皇后李氏攷異大金國志作乞丹氏天輔七年癸卯歲生於上京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攷異大金國志云生雲中夜有光明體重異於常兒紀未載性仁孝沈靜明達善騎射推第一攷異大金國志云嘗侍熙宗見桎梏重囚請赦之降其罪屢從侵宋常在兵間為士卒推服紀未載皇統間封葛王為兵部尚書貞元三年改東京留守徙王趙正隆例降曹國公六年居母喪值契丹反起東京留守瓜里來犯擊郤之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起居將與推官李彥隆託為擊毬謀不利別遣摩囉歡原作謀良虎圖淮北諸王會故吏會爾錦原作六斤攷異通鑑輯覽作埒爾錦自南來具言其事李石因勸早圖之遂召官屬會議於座上執存福及彥隆攷異宏簡錄云石與推官李彥隆為擊毬即於座上執存福與紀異託時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努完顏默音等各率兵來附共殺存福等遂即位攷異神麓記作十月八日事時赦文畧曰朕惟前君乃太祖長孫受文烈遺命嗣膺神器十有五年內撫外寧近安遠至雖晚年刑戮過甚而罪不及民亮位叨宰相不思盡忠以救敢行篡弒自僭竊以來昏虐滋甚是用列其無道昭示多方朕方留守東京遵養時晦眾來赴愬同辭敦請朕推誠固讓至於再三俯循羣情勉登大寶臨御之始如履春氷宜推肆眚之恩以布維新之令云云內數十罪詞多不具載十一月阿蘇原作阿瓆璋本名呼密原作胡麻愈宗室魯王烏哲孫殺中都留守薩勒札原作莎离只使厚嘉努原作後家奴等來賀以如中都期詔羣臣諭中都轉運使左淵曰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無役一夫以擾百姓但謹圍禁嚴出入而已攷異繫年要錄云金遣通事蕭恭持赦詔撫定州縣及中都權留守拒不納恭立誅之大興尹李天吉懼而聽命自黃河以北皆下與紀異十二月辛中都詔軍士扈從者復三年同知

河間尹高昌福上書陳便宜覽之再三詔內外職官言事方輿紀要云大定初世宗自遼陽趣燕京次海濱縣尋至榛子鎮鎮在灤州西九十里史未載

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食帝徹樂減膳不視朝　庚午帝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臣職也有才能高於已者或懼其分權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卿等無以此為心　都統色克原作斜哥副統布呼原作布輝坐擅易置中都官吏除名　敕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而不行行而失當者皆舉劾之　如大房山獻享山陵禮畢欲獵因左丞相晏本傳名鄂倫一作斡論景祖孫阿里罕次子明敏多謀畧歷都元帥廣平郡王加太尉卒官等諫還宮因曰朕嘗慕古帝王虛心納諫卿等有言即言毋緘默自便　兵部尚書克實原作可喜太祖孫謀反伏誅烏哲傳時中都留守璋與克實謀結將軍鄂倫延安尹李惟忠副統布呼等因帝謁山陵作亂會於克實家說萬戶高松不允乃與克實執鄂倫等上變克實誅拜璋彰化節度使布呼濬州防禦使松崇義節度使璋後侵陝有功擢左都監終臨洮尹　詔高思廉等振賜山東百姓粟帛無妻者具姓名以聞　壬辰帝謂宰執曰朕即位未半年可行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深居九重賴卿等贊襄各思所長以聞朕豈有倦又曰卿等當參民間利害及時事可否以時敷奏不可自便優游　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　咸平濟州人三萬屯京師　二月詔前戶部尚書梁球等安撫山東百姓招諭盜賊或避賊及傜役他從者並令歸業諸罪並與原免　閏月帝謂宰臣曰比聞外議言奏事甚難朕於可行者未嘗不從自今敷奏勿有所隱朕固樂聞之又曰臣民上書者多敕尚書省詳閱而不即具奏天下將謂朕徒受其言而不行也其亟條具以聞　三月免南京正隆丁夫貸役錢以廉平戒諭官吏詔河南陝西山東良民被誣為賊者釐正之　夏四月詔減御膳及宮中食物之半　立楚王允迪為皇太子弦異宏簡錄云本諱胡士瓦賜名允迪卒謚宣孝章宗立追謚顯宗光孝皇帝葬裕陵　秋

七月率賓軍士珠勒呼等誣完顏默音子色克寄書其父謀反帝覽書辨其誣誅告者　八月謂宰相曰唐虞之聖猶務兼覽乃能成治正隆尊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讜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官官吏凡上書言事或為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謂御史臺曰卿等所劾惟諸局行移稽緩及緩於赴局者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百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否則治罪　命左諫議大夫石琚等廉察河北東路罷諸關征稅　冬十月第職官為三等黜陟之

三年春二月遣使廉問山西路招諭陝西詔灤州飢民移於山西贍濟仍於道路計日給食三月遣官往捕中都以南八路蝗遣侍郎魏子平（本傳字仲均宏州人官戶部尚書）等分詣諸路勸農及廉問官吏詔免去年諸路租稅　夏四月詔吏犯贓罪雖會赦不敘振山西路貧民給六十日糧　六月觀稼於近郊　詔正隆末濟州逃軍為中都兵邀殺者官為收葬復詔中都平州及饑荒地并經契丹剽掠有質賣妻子者官為收贖尋令流民未復業者增限招誘　秋七月詔曰祖宗時有勞效未曾遷賞者尚書省酌量升除論求仕官輒入權要門追一官仍降除以請求有所饋獻及受之者具狀奏裁　詔罷契丹明安穆昆戶分隸女直　九月詔劉仲誨等廉問車駕所經州縣　罷貢金線緞疋

四年春正月罷諸路元日及萬春節貢獻（攷異大金國志云正月詔造總計錄使知有餘不足之數革去吏姦紀未載）二月免安州（地理志云宋為順安軍治高陽金隸河北東路徙治葛城）今年賦役免北京今年課甲以粟價踊貴故復免北京歲課緞疋一年夏五月旱敕有司審冤獄禁宮中音樂放毬場役夫禱雨於北郊未幾雨　秋八月出內庫物

贖北京諸路嘗鬻為奴者　壬辰帝謂宰臣曰卿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廷不便於民者
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又曰形勢之家親識訴訟請屬道達官吏屈法徇情宜一
切禁止　是歲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攷異忠義傳時徐州江志叛曹珪子弼在賊中珪謀誅志并其子弼殺之詔再進一官紀未載
五年春正月命有司旱蝗水溢之處免租賦攷異大金國志云賜高年孝弟力田人粟帛赦河南被兵諸州紀未載二月罷納粟補
官令　冬十一月帝謂宰臣曰朕在位日淺未能徧識臣下賢否全賴卿等盡公舉薦令六品
以下殊之人材何以副朕求賢之意
六年春正月敕宮中張設毋以塗金為飾夏四月詔月朔禁屠宰尋詔每月朔望及上七日無
奏刑名五月詔雲中大同縣二縣均屬西京大同府及警巡院給復一年諭將幸銀山諸扈從軍士賜錢
五萬貫有損苗稼者並償之冬十月詔免雄莫等州今年租攷異大金國志云七月嗢熱國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十月免諸雜色
隸役為白戶十一月詔從征陣亡者蠲其祖賦紀均未載方輿紀要云是年世宗至望雲將如金蓮川不果十二年如金蓮川納涼後數至馬在雲州堡東北百里川產黃花望若芙渠因名
七年夏五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以宴勞之　六月命地衣用龍文者罷之秋七月禁服
用金線其織賣者抵罪九月詔王天祺察訪所經過州縣官冬十月詔所幸郡邑曾宴寢堂宇勿
避敕有司於東宮涼樓前增建殿位孟浩諫而止令吏部察縣令賢否黜陟之　是歲斷死囚二
十人帝謂宰臣曰海陵不辨人才優劣惟徇己欲多所升擢朕以為戒祗用實才自今鷹坊各局
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
八年春正月帝謂宰臣曰朕治天下方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各當面陳慎勿阿順取容偷安自
便又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今自朝臣出外即令體訪廉能及草萊可助治者以聞又曰卿等

舉用人材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賢何必計親踈也又曰海陵修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錄之孟浩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謂侍臣曰唐虞未有華飾漢文務為純儉朕興修宮室均損宮人歲費充之今亦不復營建矣如宴飲惟太子生日及歲元近亦止上元中秋未嘗至醉至佛法尤不信梁武為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觀加三公官其惑甚矣諭敬嗣暉曰凡為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謂李石曰臺憲固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謂無人惟見卿等劾罪不聞舉善今宜刺舉善惡分別以聞　秋九月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仍附冊冬十月詔戒諭官吏貪墨令圖畫功臣於太祖廟（攷異大金國志云七月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令恤寃獄久者罰紀未載）

九年春正月詔諸州和糴無得抑配百姓二月詔妄言邊關兵馬者徒二年中都等路水免稅曹單二州水尤甚復一年（攷異大金國志云二月命侍郎完顏亨烈思往遼東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問民疾苦紀未載）　三月大名路艱食遣使減糶癸巳遣使諸路勸農夏六月久旱命宮中毋用扇未幾雨秋七月罷東北路採珠冬十月詔宗廟之祭以鹿代牛著為令十二月詔賑臨潢等路飢　是歲帝謂宰臣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食常念民飢猶在已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朕與大臣議論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非臣道也謂宰臣曰諸臣初仕競求聲譽爵位既顯即徇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其宣諭之

十年春正月命宮中元宵毋得張燈（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月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秦河會州旱民大飢命所司存恤紀未載）　二月節度使圖克坦子温副使老君努以贓罪誅　冬十月獵於霸州永清縣（宋史地理志霸州本幽州地後置益津關）聞固安（今屬順天）

府令高昌裔不職罷之司候成奉先奉職謹恪除固安令攷異大金國志云時燕羣臣於同樂園之瑤池語及帝王成敗以不嗜殺為本數年休息民力其蘇獨貪殘吏恐為百姓蠹宜時加稽察以草其弊亭詰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紀未載　帝謂侍臣曰護衛以後皆是治民之官其令赦以詩書謂宗敘本傳本名德壽棣摩第四子官參政曰卿昨為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朕每念百姓差調官吏務為姦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率斂所費倍徙為害非細卿當革弊擇利行之謂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閭閻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當悉敷陳謂宰臣曰朕論事有未究利害者宜悉心論列毋為面從退有後言

十一年春正月詔職官年七十以上致仕者給半俸命振南京屯田明安被水災者詔宰執以下生日受饋獻者罷官夏六月詔罷同州沙苑歲貢羊諭自今勞民之事具以聞秋八月詔朝臣直言國家利便治體遺闕毋隱勑舉劾職官勤惰令宰臣舉五品以下官　冬十月帝謂宰臣曰朕已行之事卿等務為承順不復執奏自今朕旨雖出而有未便者即奏改之汝尚書省亦當容受直言勿拒謂太子曰吾兒為儲貳朕當措天下無復有經營之事但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如遼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昔唐太宗屬高宗繼伐高麗此等事朕不遺汝又謂爾於李勣無恩今出之爾後以為僕射必致死力君人者焉用偽為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十二年春正月詔有司凡陳言文字皆國家利害自今言有可行封送秘書監當行者錄副付所司諭諸王長史曰朕選汝等勸導諸王為善否當力諫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聞阿意者罪　以水旱免中都等路去年租稅　尚書省奏廉察到清强官令速議升除詔自今官長不

法其僚佐不糾正及不舉發者皆坐之户部尚書高德基濫支朝官俸錢四十萬貫杖八十詔尚書省贓污官已被廉問者即罷之　夏五月命振山東東路民飢禁百官及承應人不得服純黃油衣禁扈從蹂踐民田令詢問亡失民間物償其直詔給西北路人户牛冬十一月詔宗室中有不任職者授以散官量與廩祿　丙子曹國公主家奴犯事宛平令劉彥弼杖之以主折辱令深責之臺下不言者奪俸一月　十二月禁審錄官以宴飲廢公務令金銀坑冶聽民間採無得收稅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兩河大飢死亡枕籍令所在開倉賑恤冀莫澤潞等州盜起令僕射忠義等討之屠及無辜而強壯逃逸竟不能制紀未載

十三年春正月詔免南客車俊者誤犯邊界罪令有司嚴禁州縣坊里為民害者　詔東宮官屬有行檢不修及不稱職者具以名聞三月詹事劉仲誨請增東宮牧人及張設不許夏四月特授洺州即廣平郡縣九孝子劉政太子掌飲丞　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國語解所載完顏曰王女奚烈曰郎之類皆大定明昌間所譯也見錢竹汀集　帝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至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自今當體朕意

十四年春二月詔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稅詔禁民户毋故會飲夏四月禁民間妄建佛寺　冬十月詔圖畫功臣二十人於衍慶宮聖武殿左右廡　帝謂大臣曰海陵崇尚吏事宰執止以案牘為功卿等當思經濟之術不可狃於故常也謂太子諸王曰行莫大於孝弟孝弟自蒙天祐汝等各思省自盡勿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諭尚食局使曰　太官之食皆民脂膏日者品味太多徒為縻費自今只進可口者數品而已

十五年春正月 攷異史原文注云此下闕世宗當極盛之世半年餘豈無一事可紀今自本紀外既無附見志傳之事而徧考諸書無可引證或史臣疏漏抑偶有殘佚歟今仍闕疑 閏九月謂良弼曰今在官者須職任稱愜所望始加勉否則因循豈為忠臣之道又曰柔德等在武靈時皆有能名然不務遠圖止以苛刻為事卒賣直取死得為能乎

十六年春正月帝謂親王宰執曰經籍之興垂教後世今學者誦之而不能行女直舊風最為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酬賓信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當學舊風不可忘也　詔免去年被水旱各路租稅夏四月詔京府設學養士制商賈舟車不得用馬諭西邊所在和糴為緩急備詔海陵時臣下被戮者官為收葬　冬十一月以鈕祜祿守務前使西遼被害錄用其子　十二月詔諸流移人老病者官與養濟

十七年春二月詔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並釋為良遼宋被害子孫各葬舊塋　三月免河北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振東京博索哈斯罕三路飢 攷異大金國志云四月主與太子諸王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和者十五人時兀木子偉侍側言曰國家起自漢北皆以勇力戰爭今多用遼宋遺臣富貴文字壞我風俗宋主有志報復滕骨不受調役夏亦禁邊不知三邊有急使詩人去當得否主默然知內侍省事余萬福扶出自是文武如冰炭矣紀未載　秋八月帝謂宰臣曰今在官者同僚所見事雖合理亦以為非意謂從之則恐政非己出朕甚惡之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昔狄仁傑起自下僚力扶唐祚轉危為安延數百年之久仁傑雖賢非婁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朕年已老宜及康強時其政令之未完法令之未一者皆修舉之朕不為怠謂臺臣曰臺臣久察吏治能否務去其擾民且冀其得賢也今所至輒受訟諜聽其妄告使為政者如何則可

十八年春正月免中都等路前年被災租稅　三月帝謂宰執曰縣令職最親民適多犯法殊不

聞有能者石琚對曰良鄉令焦旭慶都令李伯達皆能吏命擢用之冬十一月尚書省奏擬窩爾克原作阿可為刺史帝曰郡守係千里休戚安可不擇人而私其親耶不許攷異大金國志云正月學士張酢呉與權等請修明軍政為自立計從之九月夏將蒲魯合野攻麟州邛都酋祿東賀叛應之城昭夏遂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紀未載

十九年春二月免去年被水旱民田租税尋振西南路飢　三月帝謂宰臣曰姦臣欲有規求往往私其黨與託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為之力朕觀古之姦邪當建儲之際惟勸擇立昏懦冀他日可弄權為功利也又曰朕觀前賢將諫與父母妻子訣示以必死同列目覩其死不顧身又為之諫此盡忠於國者人所難能也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朕初頗惑之旋悟其非且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僥倖難矣果能愛養下民天必佑之攷異大金國志云正月晉王允猷為盜所殺太子允升所使也嗜酒好獵膽勇能用兵每勸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至是殺允猷事覺奔和龍至會同調兵主遣明威將軍劉宇至合戰兵敗被殺并誅其妻子八十餘人謚允猷為元悼太子二十年立昇王允恭為太子世宗子七人長太子允升次昇王允恭晉王允猷四五失其名次鄭王允蹈次衛王允濟今以史攷之世宗子十人顯宗毋弟趙王越王早卒未賜名此外無名允猷者若數王允升歷事四朝年齒最高至宣宗朝尚存初無立為太子謀叛見殺之事此不足信見錢竹汀集

二十年春三月免中都等路去年租税尋罷西北路進馬騸鷹鶻等　夏四月帝謂宰臣曰國人多謂朕食用太儉朕年高不欲屠宰物命貴為天子克自節約亦不惡也服御或舊常使澣濯破始更易帳幕但令足用何用華飾又謂曰山後地皆親王公主勢家所占轉租於民由卿等之不察當盡心勤事毋令朕煩勞也又曰朕覽通鑑編次歷代廢興甚有鑒戒用心如此古之良史也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亡遼遺族羣牧使耶律斡罕聚兵十萬自號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為元帥將兵八千擊擒之封金源郡王按斡罕叛亂係正隆末年事志紀海陵未載斡罕之敘而載於是歲恐誤

二十一年春正月次永清縣屬順天府賜孝子錢五百貫二月聞薊州平灤民之食發粟貸之　閏月帝謂宰臣曰古人君多用讒諂蒙弊為害漢明帝尚為此輩所惑朕於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宰輔亦不偏用一人私議也

二十二年春三月詔今歲行幸山後所須並不得取之民間雖人夫亦官給值違者杖八十　秋七月宰臣奏事因帝違豫請退帝曰豈以微爽於和而倦臨朝之大政耶使終其奏

二十三年春二月御史臺進所察州縣官罪止錄其惡而不舉善詔併察以聞三月詔戒諭中外百官秋八月以女直字孝經千部分賜護衛親軍九月命頒行所譯五經及新唐書　帝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復繼之甚可尚也又曰昨久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比屋卑隘何以安處又曰女直進士可依漢進士補省令史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習為貪墨至為官習性難改政道廢興實由於此

二十四年春三月如上京命太子允恭守國趙王永中輔之帝謂宰執曰卿輩皆故老宜悉心輔導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以小疵駁之致累歲不能結朕甚惡之自今宜戒　夏五月至上京戊戌宴於皇武殿謂宗戚曰朕思故鄉積有年矣今既至此可同歡飲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六月幸按春水臨漪亭閱馬於綠野淀令免上京今年市稅

二十五年春正月宴妃嬪親王公主從官宗室男婦與坐者千七百餘人賞賚有差未幾復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賜官階銀絹有差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帝自歌本曲道王業

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咽不能成聲於是諸夫人皆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帝復續調至一鼓乃罷詔曲赦會寧府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　巳卯發上京宗戚奉辭帝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留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以致貧乏朕甚憐之務當儉約毋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眾皆感愴而退　六月太子允恭卒遣使致祭秋九月次遼水見百二十歲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嘉嘆賜食及帛己酉還宮奠宣孝太子於熙春園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太子常侍宴常武殿典食進粥有蜘蛛在盌中典食懼太子曰蜘蛛吐絲乘空適墮此中耳豈汝罪哉在東宮十五年恩德浹人者深軍民巷哭

二十六年春三月詔尚書省曰卿等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用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流寓之人皆不拘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徧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為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由得進耳又曰皇孫原王府官屬當選純謹秉性忠直者充勿用有權術之人　令免諸路被水旱稅四十九萬餘石詔凡陳言文字詣登聞檢院送學士院聞奏勿經省廷　冬十月定職官犯贓同僚相糾察法甲午詔增河防軍數令諸軍以時訓練十二月因黃久約言罷遞送荔支

二十七年春二月帝謂宰臣曰朕於言事狂妄者未嘗罪之卿等不盡言何也今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朕見緘默之人不欲觀之矣又曰朕觀唐史惟魏徵善諫所言皆國家大事甚得諫臣之體近時臺諫止摘細微未嘗及國家大利害豈知而不言歟毋乃亦不知也　命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並帶管勾河防事免中都河北等路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詔河水泛溢農夫

被災者免差稅一年衛懷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稅　命罪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覲
詔罷海蘭路所進海葱及太府監日進時果攷異通鑑輯覽云是冬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紀未書
二十八年春三月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以次上壽帝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蓋言臨御久春秋
高思國家基緒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當修身養德善於持守及命左丞相克寧盡忠
輔導之意　夏四月命建女直大學制諸教授必以宿德高才者充　冬十一月詔南京大名府
等處避氷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濟錢仍量賦給以耕牛　十二月帝不豫詔皇太孫攝政明
年正月崩於福安殿壽六十七葬興陵史稱自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
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堯舜然求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而羣臣不
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大定初宋人和戰

世宗大定元年即宋紹興三十一年也冬十二月以元帥左監軍高忠建等為報諭宋國使攷異宋史繫於次年二月今從史繫年要錄副使為張景仁詔左副元帥完顏吉雲規措南邊及陝西等路事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時張浚被召過池陽聞金敗兵猶二萬屯和州浚往犒師忠軍即趨建康先牒通判劉子昂備行宮儀物請帝臨幸帝從之

二年春正月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攷異續綱目云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入朝京尋為張安國所殺棄疾還謀誅安國殺江淮判官宋史高宗紀棄疾外尚有賈瑞云是月金攻壽春府宋忠義將劉泰戰死金人引去棄疾字幼安歷城人李寶將王世隆執安國以獻史均未載

二月壽州刺史舒穆嚕珠德勒原作石抹末哭刺敗宋兵於壽安縣屬河南府鄭州防禦使富察世傑取陝州甲子詔都元帥璸都原作奔睹開府山東經畧邊事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是月帝還臨安御史吳芾請留蹕建康不聽命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至蜀與吳璘措置中原王宣敗金人於汝州再戰敗還汲靖敗之於確山吳琪復永安軍王剛破之於海州杜彥拔淮寧敗金人於項城縣大金國志云金破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戰死畢沅續通鑑云亨祖哥及其家五十餘人皆死統領戴規巷戰死繫年要錄金圍城亨祖登城中流矢死及城陷家屬遇害與規皆贈官世宗紀均未載

三月左都監圖克坦喀齊喀敗宋師於德順州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四月金遣豆斤太師發兵二十餘萬復攻海州魏勝乞援於李寶寶以聞命鎮江都統張子蓋救之與勝合大敗金人於石湫堰溺死者半圍遂解豆斤舊作五斤續綱目作烏錦通鑑輯覽作烏珍南宋書云是役也統制張玘戰死世宗紀均未載

夏五月萬戶費摩阿拉原作裴滿按刺等敗宋兵於華州攷異續綱目云是月以議和罷三招討司時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以通關陝而鄜延一路素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

六月宋遣使來賀即位攷異交聘表正使為翰林學士洪邁副使鎮東節度張掄邁為皓季子字景盧時官起居舍人掄知閤門事表所書皆假官也續綱目云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不從則戰庶中國之威可振遂遣邁往邁奏接伴禮儀十四事俄忠建責稱臣并新復

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遂行至燕閤門見書不如式令改陪臣二字必用舊儀邁執不可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邁語不遜欲留之張浩不可乃遣還所載較詳惟作閏二月出使宋史又繫於四月稍異闡字大猷永嘉人秋七月宋高宗傳位孝宗嗣立攷異宋史載在六月南宋書作五月時張浚入見命宣撫江淮勸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由海道搗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學士史浩議欲城采石瓜洲浚不可遂有隙凡所規畫多沮之浩字直翁鄞縣人趙樽復光州通鑑輯覽云是月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繫年要錄云先是金遣忠義志寍經畧四川為南師所敗檄至盱眙按是時忠義等方討斡罕無暇以檄致宋至冬方奉南侵之命且云敗於四川尤係傳聞之誤見畢沅續通鑑

九月以完顏思敬為右副元帥經畧南邊河南統軍使宗尹阿里罕孫官平章代國公復汝州時宋陷汝州宗尹遣富珠哩原作孛朮魯定方本名阿哈寧嘉河人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北三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宋兵時由鵶路出沒定方至襄城縣名屬汝州牒知聲言諸軍至俄定方趨鵶路宋人果棄城遁追至布袴义擊敗之遂復其城

冬十一月以布薩原作僕散忠義為右丞相將兵侵宋赫舍哩原作紇石烈志寍為左副元帥副之攷異南宋書作林忠義高志寍續綱目云金主以宋不稱臣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志寍駐兵淮陽將行諭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所載較詳

三年春正月遣客省使烏居仁賞勞河南軍士二月詔撫諭陝西夏四月取商號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皆復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金志寍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地及歲幣先是金兵十萬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張浚請屯盱眙濠泗以備之至是以書抵浚欲依皇統舊約否則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續綱目蒲察徒穆作富察都木大周仁作達周仁通鑑輯覽徒穆作圖們云帝銳意恢復浚乞幸建康浩不可浚請出師渡淮三省密院不預聞遂遣顯忠趨靈壁邵宏淵趨虹縣浩乞罷王十朋劾其懷姦誤國八罪出知紹興府十朋字龜齡樂清人謚忠文南宋書環州之破守臣彊霓及弟震死之世宗紀均未載

五月宋人攻破靈壁屬宿州虹縣屬鳳陽府辛丑以忠義兼都元帥還軍河南統軍使美托卜嘉一作椎不也攷異宋史作蒲察徒穆大周仁及蕭琦叛入於宋宋人攻破宿州時宋將黃觀察據蔡州楊思據潁昌志寍使完顏王祥復取蔡州黃觀察遁去完顏襄拔潁州獲楊思移牒宋密院張浚依皇統舊式浚復書

至尾下議之宋李世輔用降將瓜里扎巴攷異大金國志作蕭鷓巴耶律适里契丹餘黨皆驍將也正月自海道奔宋謀攻靈壁虹縣進陷宿州歸德尹珠嘉蘇色防禦使烏凌阿薩喇原作烏林答刺撒萬戶温特赫蘇赫費摩羅索不受約束輕兵出戰故敗城遂陷瓜爾佳喇沒於陣攷異續綱目云顯忠自濠梁渡至陡溝擊敗蕭琦兵復靈壁歸附日衆宏淵圍虹縣久不下顯忠遣降卒開諭偶福富察都木達周仁皆降宏淵恥功非己出顯忠又斬其卒由是不協蕭琦亦降於顯忠通鑑輯覽云宿州之役顯忠大破金兵擒斬數千人中原震動詔以為招討使宏淵副之南宋書云時統制王珙戰死所載較詳志寧復取之世輔既得志日置酒高會會志寧率萬騎自睢陽趨宿州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明安兵駐州南自以中軍駐州東南扼歸路世輔果謂中軍在州西而東南兵少以步騎數萬先擊之使別將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志寧軍萬戶芬徹擊敗之右翼瓜爾佳清臣為前行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追殺至城下是夕世輔將按誅敗將統制常吉懼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出戰志寧率清臣力戰大敗之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世輔夜遁清臣追及復斬首數千餘獲甲仗甚衆遂復宿州河南副統富珠哩定方死於陣時天大暑定方督戰馳突敵陣中出入數四因渴甚下馬取水被害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時顯忠擊敗志寧軍孛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晨薄宿州城大陣顯忠還宏淵夾擊不從獨以所部力戰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宏淵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鬥志至夜統制周宏邵世雄劉侁引兵遁左師淵李彥孚繼之顯忠務軍入城統制張訓通等亦遁金兵攻城顯忠力戰斬二千級因宏淵走遂引還次符離師大潰喪失資械殆盡至揚州上疏自劾安置潭州尋復太尉奉祠浚罷為江淮宣撫使而湯思退等復召用矣孝宗紀云張浚上疏請議和帝不許洪雜存據行狀疑為誤然齊東野語及朝野雜記亦云則實有是請矣續綱目潭州作筠州通鑑輯覽孛撒作羅索畢沅續通鑑作貝薩所載互異

乙卯復以完顏思敬為右副元帥攷異續綱目云八月因陳俊卿言復命浚都督江淮軍馬劉寶為淮東招撫使金志寧又以書議和張闡力陳六害不可許帝遣盧仲賢報聘勅以勿許四郡思退命許之浚奏仲賢不可委弗聽十一月仲賢還有罪竄郴州復遣胡昉往召浚還集議和金得失浚及虞允文胡銓闔安中疏爭不從罷康伯以思退代浚以平章仍督師宋史胡昉外尚有楊由義

四年春正月元帥府言宋遣審議官胡昉致書議和以其言失信拘軍中帝覽之曰宋人失信行人何罪當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攷異通鑑輯覽云帝聞昉被執謂洨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已而昉歸初思退恐和議不成奏乞稟請上皇帝謂之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檜時比卿議論檜不若思退大駭議詔浚行視江淮金遂撤兵退所載較詳　夏六月諭元帥府曰所請南征軍萬五千今以騎三千步四千赴之詔陝西帥府議入蜀利害以聞攷異通鑑輯覽云先是思退佯乞去陰令王之望等奏兵少糧乏船橹器械未備委四萬衆守泗州非計帝頗惑之至是思退又諷尹穡論浚跋扈罷判福州陳良翰諫不聽思退亟欲議成盡撤兩淮邊備遂決棄地求和之計浚疏諫數日卒良翰字良彥臨海人　秋八月詔元帥府曰前所請收復舊疆乞候秋涼進發今已秋涼復俟何時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八月胡銓疏諫和云威則十可弔不成則十可賀又云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今日朝士皆婦人也不聽壬午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帝諭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陛辭奏曰臣奉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錢端禮奏遣王抃持周葵書致金二帥時思退亟欲和諷尹穡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及命思退視師辭不行乃命楊存中為同都督杞字南夫壽春人端禮字處和臨安人葵字立義宜興人　冬十一月河南都統圖克坦克寧敗宋魏勝兵於十八里莊取楚州方輿紀要云即淮安府縣九州二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時思退陰遣孫造說金以重兵脅和忠義遂渡淮魏杞行至盱眙忠義遣趙房長來求觀國書杞不可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忠義猶未厭與志寧分兵犯楚州劉寶遁魏勝拒戰為克寧敗中矢墜馬死城遂陷金入濠滁州王彥棄昭關走朝議欲棄淮保江楊存中持不可乃已太學生張觀等劾思退與尹穡王之望姦邪誤國鉤致敵人罪乞斬三人謝天下思退竄永州行至信州憂悸死復損陳康伯罷之望職丙子王抃見二帥得報書歸復持康伯書往史均未載

五年春正月宋通問使魏杞等以國書來書不稱大稱姪宋皇帝稱名再拜奏書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攷異大金國志云國書畧曰脩好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議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幹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謹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圖二帥令與其介康諝同詣燕山國師亦罷時四年十一月續綱目云乾道元年十二月魏杞還自金時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不可且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

慷意北嚮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辛正敵國禮而還帝慰藉甚厚史未載脅去大字事以宋國歲幣悉賞諸軍　二月以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等為宋報問使攷異大金國志仲作中副使為翰林直學士楊伯通至是始謂江南為宋皇帝紀未載　夏四月布薩忠義還自軍擢右丞相志寧為平章政事還軍　秋八月前宿州防禦使烏凌阿薩喇攷異畢沅續通鑑作喇薩云舊作剌撒以與宋李世輔交通伏誅　冬十一月以右副都點檢烏庫哩尼瑪哈原作烏古論粘沒喝攷異宋史作忠猊為賀宋正旦使畢沅續通鑑云六年八月宋詔將諸軍與金戰功顯着十三處立定格目玉海本會要亦載之又見李壁中興戰功錄然王應麟謂藕塘之戰因破偽齊不與其列岳飛郾城之戰亦未載固多不審矣

十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賀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乾道六年閏五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儀蓋泛使也初秦檜思媚金凡使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交內侍及陳康伯當國令伴使取書進思退又循檜故事帝悔欲更之乃令成大往密草奏具言受書儀并陵寢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忽搢笏出疏主駭曰此豈獻書處耶使歸館金廷紛紜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二事皆無成大金國志復書畧曰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忱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繼亦當並發於行逵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成大字致能吳郡人後官參政又淳熙三年八月宋楊邦彥來充申議使請陵寢地至燕拒不納旬餘乃入見夾道皆控弦露刃邦彥不能措一辭而出坐流新州通鑑輯覽云乾道六年十一月起居舍人趙雄請置局議恢復帝喜遣詣金賀生辰別函請陵寢及受書儀不許主曰汝國何舍欽宗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國當為汝葬之明年三月遂以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畢沅續通鑑云時雄還謂金主為庸人中原日望王師帝甚悅聖政草載在歲末宋史載在三月會要載金人宣諭甚詳不具書又宋史孝宗紀作五月金葬欽宗世宗紀均未載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世宗朝宰輔

世宗大定元年冬十一月以戶部尚書李石為參知政事石字子堅遼陽人貞懿皇后弟先世仕遼為宰相父緯爾齊桂州觀察使高永昌據東京叛攻之不克死石敦厚寡言器識過人天會中官景州刺史海陵遷燕京入見指之曰此非葛王之舅乎葛王謂世宗也尋除興中少尹託疾歸海陵使高存福圖世宗石知之勸其先發從之至是以定策功拜參政納其女後宮生鄭王永蹈衛王永濟是為元妃

二年春正月以濟南尹布薩（原作僕散）忠義為尚書右丞忠義本名烏哲（原作烏者）上京博勒和（原作拔盧古）河人宣獻后姪元妃兄也先代自國初世襲穆昆父博羅（原作背魯）官博索路統軍使致仕忠義魁偉長髯喜談兵有大畧幼從宗輔（原作窩里嗢）定陝西行間射中宋大將宋兵潰遂知名從宗弼（原作兀朮）再取河南為明安攻冀州先登攻大名府力戰破其軍十餘萬渡淮克壽廬等州宗弼稱為將帥器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學女直字古算法閱月盡通之職業修理郡中稱治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令守更吏撾鼓鳴角囚徒驚為天曉不敢出咸自就桎梏海陵南侵為漢南路副統克通化軍至是由濟南尹入朝拜右丞　夏五月進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經畧契丹先是斡罕（原作窩斡）叛完顏默音討破之乃擁衆貪鹵掠不進擊而縱其子色克暴橫軍中士卒解體久無功忠義請討賊自効因召默音還勒色克歸本貫以忠義代加封榮國公未幾契丹

平語詳契丹諸部叛亂事中師還拜右丞相　冬十一月詔忠義帥師侵宋以左副元帥赫舍哩原作紇石烈志寧副之志寧本名薩哈達原作撒合輦上京和坦原作胡塔安人自五代祖太尉罕齊原作韓赤以來世姻王室父薩巴官開遠節度使志寧沈毅有遠略娶宗弼女宗弼最愛之皇統間為護衛海陵時累擢樞副開封尹契丹薩巴原作撒八反命薩思恭原作呼圖等征討無功誅命志寧與白彥敬討之至北京聞世宗有異志陰結會寧尹完顏富色哩原作蒲速賚等將攻之會世宗立遣使來招志寧殺使者九人詔默音討之衆不肯戰乃降尋命為右監軍從忠義討平契丹至是還自軍拜左副元帥經略南邊　是歲六月以南京留守赫舍哩良弼為尚書右丞右副元帥良弼本名羅索原作婁室輝發原作回怕川人父太宇世襲佛寧原作蒲輦徙宣寧天會中選女直字學生良弼童丱在選中希尹原作兀室稱為國令器由令史擢右司郎中參政椿年薦歷參政攷異良弼傳椿年薦由右司郎中擢刑部尚書而椿年傳謂由大理丞為右司員外郎所載互異　轉左丞海陵侵宋諫不聽為右領軍大都督世宗立改留守至是召為右丞

三年夏四月以參政李石為御史大夫封趙國公　五月忠義朝京師命兼都元帥還軍時志寧與宋兵戰大捷復宿州忠義以書責宋宋遣洪遵等來議前後貽書凡七宋託故未從乃移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盧和等州宋人懼而世宗亦思與天下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語詳宋人和戰事中　乙卯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按問大興府捕蝗官守道本名實訥埒原作習泥烈以祖希尹功擢應奉翰林文字世宗立遷左諫議大夫進參政時契丹餘黨未附者衆北京泰州臨潢民不安詔守道往招撫呼敦紐赫等內附民以寧息　冬十一月進良弼左丞以吏部尚書石琚為參知政事琚字子美定州人沈厚好學父臯補郡吏從棟摩原作闍母克青州諫止虜掠隨守定

州故焚叛民籍全活者衆琚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起家歷吏部侍郎世宗舊
聞其名及即位擢左諫議大夫詳定制度拜參政
四年夏五月己酉命參政石琚等於北郊望祭禱雨壬子雨　壬戌左丞良弼至自征南元帥府
秋七月以良弼為平章政事　八月以參政守道為尚書左丞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犬帝欲親
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　以大興尹唐古安禮為參知政事安禮本名烏楞古（原作斡魯古）字子敬
好學知為政大體累官臨海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臨海軍名本錦州縣三隸北京路益都本鎮海軍縣七即山東東路見地理志）徙
大興召為參政
五年春正月宋和議成夏四月右丞相忠義還自軍五月左副元帥志寧以召入見丁巳進忠義
左丞相加志寧平章政事還軍諭曰卿壯年能立功如此朕甚嘉之南服尚須一往規畫
六年春正月左丞相忠義卒（攷異世宗紀作二月）帝親臨哭奠賻贈加等命參政安禮護喪事謚武莊忠義
動由禮法謙以接下善御將士能得其死力及入輔知無不言自漢唐以來外家未有兼任將相
功名始終如忠義者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子揆　二月志寧還京師拜樞密使（攷異世宗紀作十二
月）　冬十一月參政石琚以母憂罷　十二月進良弼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宗國公
七年春正月起復石琚為參知政事尋進右丞天長親災詔有司營繕闕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
十萬貫蔚川采地葦役數百千人琚奏之帝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當稟奏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
福也時議禁綱捕狐兔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請杖
而釋之帝曰然　夏四月加御史大夫李石司徒時安化（軍名即密州縣四）節度使圖克坦子温平章喀

爾喀姪也贓濫不法石劾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俟良久既退或問石奏何久石正色曰正為天下姦汙未盡誅耳聞者悚然　秋九月參政安禮罷　冬十一月太子生日宴東宮志寧奉觴上壽帝悅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取御前玉大杓酌酒帝手飲之即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努皇女以婦禮謁見舅姑坐受歡飲而罷

八年帝因常德暉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會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多為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帝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又曰明安穆昆牛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

九年冬十月進拜良弼左丞相良弼為相既久練達朝政帝所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論多稱帝意參政宗敘請置沿邊濠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帝曰卿言是也詔以志寧為右丞相　十一月左丞守道擢平章政事右丞石琚為左丞帝曰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為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帝曰宜盡心采擇之　十二月以東京留守圖克坦喀齊喀(原作徒單合喜)為平章政事喀齊喀上京連蘇海水人魁偉膂力過人皇統間由穆昆歷隴州防禦使屢敗宋兵遷平涼尹擢左都監正隆末為西蜀道都統世宗立降詔撫諭表陳侵宋方畧許便宜從事屢破宋吳璘軍語詳規取隴蜀事中陝西平詔書褒美入為樞副改留守擢平章封定國公

十年春正月以司徒李石為太尉尚書令封平原郡王進廣平　夏閏五月夏國王李仁孝請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帝問宰相李石等請許之帝曰此非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誅得敬上表謝秋九月良弼丁憂起復如故

十一年夏六月平章唃嚌唃卒賻贈有加遷其孫薩哈武功將軍配享世宗廟廷　冬十月左丞相良弼進睿宗實錄時高麗國王晛讓國於其弟晧帝疑之問良弼對以非晛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果言王晧弑其兄晛如良弼策語詳高麗事中良弼傳時每旦暮日色皆赤帝問何故對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已而夏與高麗相繼變作其言皆驗世宗紀未載　是歲志寧代宗敘北征既還遣使迎勞賜弓矢玉吐鶻封廣平郡王進金源以宗弼所服玉帶賜之

十二年夏四月右丞相志寧卒帝親臨其喪賻贈甚厚謚武定圖像衍慶宮帝嘗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未有如此人者也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廷

十三年冬十月以前南京留守唐古安禮為尚書右丞先是安禮為參政以事忤帝意出為橫海節度使數年不復召石琚對便殿從容進曰安禮忠直久在外官帝然之遂自南京召為右丞

十四年春二月以太尉李石為太保致仕尋卒謚襄簡配享世宗廟廷世宗時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守道以功圖克坦克寧以顧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子獻可第進士歷戶部侍郎山東提刑使　冬十二月進平章守道右丞相以樞密圖克坦克寧為平章政事克寧本名錫馨原作習顯萊州本宋東萊郡號定海軍縣五見地理志人父和珍原作況者官汾陽軍名今汾州宋爲西河郡縣五見地理志節度使克寧資

質渾厚寡言笑善騎射有勇畧因母舅希尹薦熙宗時由符寶祗候歷忠順軍名今蔚州後改一名武安軍縣五見地理志三節度使其妻為宗幹女嘉祥縣主海陵誅其同母兄富勒堅原作蒲甲降克寗知滕陽軍今滕州縣

大定初以都統從默音征契丹用其議召默音還以忠義代討平之擢太原尹復從侵宋取楚州及淮陰縣和議成改大名尹至是由樞副拜平章封密國公　是歲宋使張子顏等請更受書儀琚與安禮勸許之良弼持不可守道等議合事遂寢由是終不復改良弼請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從之帝問宰相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飢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稀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帝深然之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

十六年春二月平章克寗罷為東京留守以其女嫁為瀋王永成妃得罪克寗不悅求致仕故也

十七年冬十一月以克寗為平章政事進右丞安禮為左丞左丞石琚擢平章政事封莘國公

十八年春正月修起居注伊喇傑言每屏人議事雖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帝問平章琚左丞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使人君知畏也帝然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　夏六月左丞相良弼卒謚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出人意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位凡二十年成太平之功稱賢相焉圖像衍慶宮改謚武定配享世宗廟廷　秋八月進守道為左丞相以石琚為右丞相九月以

左丞安禮為平章政事參政伊喇道為右丞道本名趙三其先伊實部人徙咸平寬厚有大志以篤孝著名由令史歷戶部郎中海陵謂其骨相異常必登公輔從侵宋為長史世宗立擢翰林直學士歷右丞

十九年秋八月右丞相琚致仕世宗屢稱其知人曰琚為相舉能其官嘗內燕琚在坐諸王竊語世宗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數十事曉之皆俛伏請罪大定間將立元妃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帝悟而止二十二年卒謚文憲圖像衍慶宮配享世宗廟廷

二十年春二月以克寧為右丞相徙封譚國公克寧為相持正守大體不屑屑於簿書期會帝屢稱之　冬十一月右丞道罷為南京留守尋入拜平章政事

二十一年春三月以左丞相守道為太尉尚書令進克寧左丞相安禮右丞相封芮國公進封申　秋七月以克寧為樞密使守道復為左丞相

二十二年右丞相安禮卒世宗稱其忠直且練習政事無出其右者配享世宗廟廷

二十三年秋七月平章伊喇道罷為咸平尹封莘國公明年卒圖像藏秘省子光祖官左宣徽使

二十六年夏四月左丞相守道致仕自秉政以來効竭忠勤明昌四年卒謚簡靖子珪襲穆昆璋第進士　五月以克寧為太尉左丞相命輔導原王屢請立為皇太孫因侍宴稱為忠實明達漢之周勃帝嘗問史事奏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帝曰朕豈欲觀史比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蘆溝河決久不能塞加封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帝喜獲感應克寧奏曰神之所

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帝曰卿言是也時頗信神仙浮圖事故克寧及之

二十八年冬十一月辛太尉克寧第　十二月帝不豫命克寧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與宰執宿內殿章宗立徙封東平拜太傅加太師進封淄王明昌二年卒謚忠烈圖像衍慶宮配享章宗廟廷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河決之患

世宗大定八年夏六月河決李固渡（方輿紀要云大名府魏縣東南有李固鎮清淇合流於其側亦大河津渡處也）黃河當克宋之初兩河悉畀劉豫豫亡河遂盡入國境數十年或決或塞遷徙無定因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埽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埽設散巡河官一員而置都巡河官六員後又特設崇樞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皆從都水監廉舉總統埽兵萬二千人至是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於單州之地

九年春正月遣都水監梁肅（本傳字孟容奉聖州人官參政謚正憲）往視決河河南統軍使宗室宗敘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害而所壞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亦卒難成功縱能塞之他日霖潦又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且沿河數州縣興大役人心搖動恐宋人乘間構為邊患肅亦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合流如遇漲溢南決則害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均被其害不如李固南築堤以防決溢為便帝從之　三月拜宗敘為參知政事諭曰卿昨言黃河堤埽利害甚合朕意

十一年河決王村（方輿紀要云即今濮州治又州東北有石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害

十二年春正月尚書省奏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縣名屬鄭州）廣武山（山在縣東北十里見方輿紀要）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二縣俱屬開封府）東明（縣名屬開州）等縣孟衛等州增築堤岸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及赫

舍哩邈小字阿卜薩監護工作

十三年春三月尚書省請修孟津滎澤屬鄭州崇福埽堤以備水患帝乃命雄武以下八埽並以類從事

十七年秋七月大雨河決白溝冬十二月尚書省奏請修隄埽日役夫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工詔以工部郎中張大節及高蘇董其役

十九年秋九月因南京有司言增京埽巡河官一員

二十年冬十二月河決衛州及延津縣名屬開封京東埽瀰漫至歸德府遂失故道勢益南行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堤防以捍湍怒并設歸德巡河官一員

二十一年冬十月以河移故道命築隄以備

二十六年秋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帝命戶部侍郎王寂都水少監王汝嘉馳傳措畫備禦既而河勢泛濫及大名遣戶部尚書劉瑋本傳字德玉咸平人官右丞謚安敏巡視以寂不職黜閏志十一月都統蕭敵里等敗於沃稜濼原作斡爾方輿紀要云在遼黃龍府東北免官以西北招討使耶律斡里朵為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伊實原作乙辥孜異通鑑輯覽作伊錫云字圖敏國舅少父房之後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努原作章奴孜異通鑑輯覽作卓諾云字特們本傳字塔瑪雅舊作特末衍季父房之後副之孜異契丹國志云時番漢軍分出四路耶律斡里朵涞流河路蘇壽吉副之耶律寧黃龍府路耿欽副之蕭格咸州路冀誼副之蕭和古努草谷路張維協副之獨涞流河路深入交鋒稍郤斡里朵誤聽漢軍已遁即棄營遁明晨漢兵尚餘三萬衆推武朝彥為都統復戰大敗餘三路各退保其城悉被攻陷所載較詳大金國志同

五年春正月帝下詔親征遣僧嘉努原作僧家奴如金議和都統斡里朵戰敗於達里庫原作達魯古城

二月饒州渤海古欲孜異畢沅續通鑑作摩哩等反自稱大王以蕭色佛呼原作謝佛留討之大敗命南面副部署

蕭托斯和原作陶蘇幹為都統副之夏五月托斯和與古欲戰敗績六月招古欲等獲之攷異托斯和傳渤海結構頭下城叛衆至三萬托斯和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悉還其主未言敗續事又云字伊實揚圖魯卜部人正直為阿蘇所忌沮不用後召知南樞密卒 秋七月斡里朶與金戰敗於白濼免官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努為副與諸將分道進帝親征尼雅滿等以書來欲求戰上大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攷異通鑑輯覽云主率蕃漢兵十餘萬為出長春路命蕭呼都克等將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别以兵三萬出寧江州駱駝山口在令札賚特西北北邊紀事云長春州亦曰長春路呼都克原作胡篤今從遼紀作春先金主旁面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人死戰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南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二三分而已今河水趨北齧長隄而流者十餘處而隄外率多積水恐難依元料增修長隄與創築月隄也可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南北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隄歲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隄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今擬先於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隄導水使長隄可以固護姑宜仍舊如不能疏導即依上閘決分為四道俟見水勢隨宜料理宰相以櫟議所關利害非細請遣官覆視詔以知大名府事內族裔戶部郎中李敬義充行戶工部事命參政胥持國都提控又奏差德州防禦使李獻可及焦旭本傳字明銳柏鄉人時稱能吏卒官西京轉運使於山東當水所經州縣築護城隄及北清河兩岸舊隄役夫修築嗣後集百官詳議咸以為黃河水勢變易無定非人力可以指使況梁山濼淤填已高而北清河狹不能容兼所經州縣田廬不一使大河北入清河山東必被其害應毋容議事遂寢 秋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縣名屬開封府而東詔命同知都轉運使高旭及鈕祜祿弈小字罕嘉努原作斡家奴同往規措王汝嘉等杖七十罷職復命參政馬琪往仍許便

宜從事本傳琪字伯玉寶坻人官參政通鑑輯覽云河決陽武灌封邱東歷曹濮鄆范諸州縣界中至壽張至梁山濼分爲二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海從此南北分流不能復塞按北清河即今大清河南清河即泗水胡渭禹貢錐指云河滙梁山濼分二派入南北清河之自宋熙寧十年始尋經塞治至是復行其道而河流又一大變矣議者謂金欲以宋爲壑利河之南而不欲其北故不復治不知河自北而南在漢已然觀武帝瓠子歌淮泗滿之文可知河之入淮不自宋始宣房之舉力倍工堅故能終久不潰宋熙甯時王安石用事任使非人施工苟且所以才及百年即大徙不可復塞也時胥持國與馬琪奏言巳至光祿村周視隄口隄岸陷潰至十餘里外方能取土而隄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能施雖成易毀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埽與孟陽隄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即悉力修護則京城不至為害琪又言都水監員數冗事廢請罷各椽設勾當官二員其都散巡河官入縣令廉舉人內選注從之未幾琪還奏言孟陽河隄及汴隄已修築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於中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遂命翰林待制鄂屯忠孝太府少監溫防充行戶工部事修治河防尋命御史臺官體究河防利害

六年春三月以河防工畢參政胥持國等進官有差

宣宗貞祐三年夏四月單州刺史延札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方輿紀要云德州即宋平原郡縣三博州即東昌府觀州即景州縣六滄之地今其故隄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而難者若不以犯滄鹽場損國利為說則以浸沒河北良田為解然河徙之後淤為沃壤正宜耕墾收倍於常利孰大焉否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東之地皆瓦解矣命議之

四年春三月延州刺史溫薩克蘇原作溫撒克錫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徐州屬縣四今升爲府邳州屬淮安府縣二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竊見新鄉縣屬衛輝府西河水可決使東北其南有舊隄水不能

遵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罅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為禦備之計進可壯恢復之基

五年夏四月勅樞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壘石岸仍置撒星樁陷馬塹以備敵

章宗嗣統

江西峽江訓導泮鄉李有棠編纂

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春正月帝崩皇太孫即位諱璟小字瑪達格原作麻達葛攷異通鑑輯覽作瑪達干生於此山即以名之顯宗嫡子也母孝懿皇后圖克坦氏攷異大金國志作趙氏故鄆王楷之幼女以大定八年七月丙戌生初封金源郡王進封原王二十六年五月拜右丞相十一月立為皇太孫攷異歸潛志云時待制趙可當筆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歟而世嫡皇孫所謂無以易者人皆稱之及即位首擢直學士章宗紀未載世宗不豫遂攝政至是即位　詔今歲租稅悉免之并宿逋賜鰥寡孤獨人絹一疋米二石　二月命學士院進呈漢唐便民事及當今急務勅開登聞鼓院以達寃枉宮籍監戶及奴婢悉放為良增定百官俸令有司稽考典故許引用宋事　是月宋孝宗內禪子光宗即位　夏五月勅收錄功臣子孫量材任使　六月修起居注完顏烏哲等上書諫獵納其言拾遺馬升上儉德箴　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兼勸農採訪屯田鎮防諸軍皆屬秋七月減民地稅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初設經童科九月罷告捕亂言人賞制强族大姓不得與官吏交往冬十一月詔五品以上官各舉所知否則坐以蔽賢罪并到任即舉自代詔各路飢饉先賑後奏

章宗明昌元年春正月以完顏守貞為參知政事攷異通鑑輯覽云本名左靨希尹孫主立銳意於治問漢宣綜核名實之道施行果何如對曰樞機周密品式詳備主曰行之果何始對曰在陛下勵精無倦耳進左丞出知東平府四年名拜平章事　三月初設應制及宏詞科命修曲阜孔子廟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時以張克巳為參政謂有建儲動也紀未載秋八月詔設常平倉罷諸府鎮流泉務選才幹官為刺史

戊戌帝謂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尚書鄧儼曰今風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用度有節蓄積自廣矣　是年以伊喇履為尚書右丞本傳字履道遼東丹王七世孫第進士歷禮部尚書參政刊修遼史謚文獻　以圖克坦鎰為參知政事尋進右丞致異通鑑輯覽云鎰該習經史以才能稱而有執守時主銳意治平鎰上言陛下撫太平之基宜稽古崇德毋因物以為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昔唐陸贄嘗陳隅塞之弊九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通則綱舉目張矣主嘉之後罷知平陽府紀末載　右丞相襄罷本傳本名安原作唵昭祖五世孫初從討契丹論功第一授亳州防禦使從侵宋擒楊思郭太尉克潁州及清流關師還累官右丞相任國公受顧命輔章宗至是罷致異大金國志云是年夏國入寇嵐州又侵石州紀末載

二年春正月始許宮中稱聖主二月禁民庶不得服純黃銀褐色諭有司自今女直字直譯為漢字國史院專寫契丹字者罷之夏六月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為蕃違者杖冬十一月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致異大金國志云上趙太后尊號曰壽福集百官大列妓樂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封監女為貴妃內庭事惟其言是聽外事惟乞兒李點檢主之由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西夏陷鄜坊州攻保安軍紀末載

三年春三月令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如有可用者具以聞夏四月旱命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汰冗官決滯獄五月出宮女百八十三人秋八月集百官問朝政得失及民間利害令各書以對冬十月命訪求博物多知之士致異大金國志云主登極尊禮大臣講論經史自是除內侍江淵為內都知出入宮掖大受賂遺國體始弱紀末載

四年春正月命自今察舉官吏以德化為先賑河北諸路被水災者諭點檢司行宮外地及圍獵之處悉與民耕雖禁地聽民持農器出入三月制定民習角觝槍棒罷夏五月諭諸路令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　秋八月釋奠孔子廟北面再拜冬十二月冊長白山神為開天宏聖帝　是歲大有年邢洺深冀河北十六穆昆之地野蠶成繭

五年春正月詔行區田法相其地宜務從民便令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三月置宏文院譯
寫經書夏四月詔筐櫝床榻毋飾金玉　秋九月勅尚書省集百官議備邊事命諸路并北準布
以六年夏會兵臨潢　冬十二月平章完顏守貞罷攷異通鑑輯覽云守貞剛正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
政多因舊制主欲更定為一代法皆守貞裁正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好接引善類列朝位為胥
持國所忌故罷續綱目守貞之罷載在六年冬畢沅續通鑑云守貞既罷相出守持國猶忌尋以
在政府與近侍竊言宮掖事坐
解職下詔切責其不公紀未載
六年春正月罷陝西括地時北邊警慶州被圍急招討副使裕爾佰特原作瑶里孛迭擊郤之夏五月遣
左丞相瓜爾佳清臣本傳本名阿卜薩罕都人侵宋均有功累官左丞相封密國公從討契丹及　行省事於臨潢府攷異忠義傳伯特梅和尚秦州人官
崇義節度使時為副統會敵入臨潢力戰被射死贈龍虎上將軍護衛蒲克托等皆戰沒紀未載尋遣使來獻捷清臣領軍出征令伊喇敏為都
統完顏安國副之分領前隊自選精兵為後隊進至哈里河前隊於栲栳濼攻營十四下之回迎
大軍屬部色徹掠其所獲羊馬資械歸清臣遣人責其贓罰北準布由此叛去大肆侵掠事聞降
授橫海節度使是役也清臣首其事致北鄙不寧者數歲天下冗之安國傳時為先鋒都統適屬部叛安國討定之遷本路招
討使紀未載　命尚書左丞瓜爾佳衡本傳本名阿里布山東西路人第進士歷翰林應奉文字權左丞改上京留守遷樞副進平章封英國公卒謚貞獻將兵赴
撫州地理志云即鎮寧軍縣四治柔遠隸西京路　詔右丞相襄領行省事敗敵於望雲遂率駙馬都尉布薩揆等進軍
大鹽濼地理志云屬北京路臨潢府分兵攻取諸營時襄招降呼必乣原作胡定乣遣完顏充進次烏魯斯原作斡魯速
城尋命支軍出東道自出西道東軍至龍駒河被圍襄馳救合擊大破之敵奔斡勒嘉原作斡里札河
遣完顏安國追躡之衆散走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安國傳襄總師進安國兩路都統大捷於多泉
子統所部萬人疾驅薄敵破降之進樞副卒忠義傳彰德治中舒穆嚕元毅本名舒蘇
以邊警改撫州刺史出與敵遇力戰死之贈信武將軍子世勣後登進士第紀均未載

承安元年春正月大鹽濼羣牧使伊喇覩等為光嘉喇原作廣吉剌部兵所敗死之二月右丞相襄左丞衡至自軍中尋復命還軍秋七月命有司收瘞西北路陣亡骸骨九月襄赴闕進拜左丞相封常山郡王　冬十月淮布復叛命襄行省事於北京會羣牧契丹圖卜蘇原作陀鎖德壽等據信州反遣將討平之攷異裕爾伯特傳特領步騎萬次懿州賊數萬逆戰勢張甚伯特擊郤之身中二創捷聞遷一官二年糺軍千餘剽掠錦懿閒伯特敗之奪所掠還本戶三年從宗浩為都統戰伊瑪河及骨堡子西殺獲甚衆紀均未載宏簡錄云襄命總管烏古論道遠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大金國志載在泰和元年又異

二年春三月召左丞相襄還命參政裔行省事於北京未幾北部復叛裔戰失律杖除名復命襄為左副元帥莅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時襄遣宗浩出軍泰州左丞衡出軍西北路以邀準布自率兵出臨潢項之色徹部族詣撫州降襄乃進屯默音埒里額穆爾蘇攷異宏簡錄作汚穆剌烈烏滿揭等山以逼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納款自是北陲遂定攷異親征記云時襄率兵逐叛者北走帝聞之遂起兵斡難河迎討與戰於納剌禿夫圖之野獲大珠金銀綳車各一遂授帝為察兀禿魯按帝即元太祖也大金國志云是年大旱山東澤潞寇盜屯結命龍虎將軍張天翼討之江淵遣其弟源監軍兵敗天翼戰死時淵用事除拜生殺皆出其口張克己等朝夕候門下軍報不時聞兀朮子偉諫除名徙代州史未載　秋八月以左宣徽使膏為尚書右丞攷異錢竹汀云史作膏膏字不見於字書疑譌余見曲阜孔廟石刻承安四年三月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觀察使完顏膏祭文後有孔元措跋曰相國完顏公自右丞出鎮沇郡與章宗紀三年十二月右丞膏罷年月相合然則膏即膏之譌說文膏用也從亯從自讀若庸石刻作膏隸體小變耳通鑑輯覽音庸續綱目誤作膏本名頌里埒舊作阿里剌宗室也又備考內有膏字余頌切音用解作鼻知香云

三年冬十月定官民存留見錢之法設回易務更立行用鈔法　十一月以邊事定大赦賜丞相襄以下將士金幣有差史稱北邊之警清臣首議出師遠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迹襄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

四年春正月復以張萬公為平章政事萬公字良輔東阿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終山東安撫封壽國公謚文貞輔政八年薦拔廉讓之士性剛正典章文物多所裁定　二月詣宣華門觀迎佛　夏五月旱下詔責躬求直言理冤獄冬十月初置審官院敕京府州縣設普濟院十二月更定科舉法攷異大金國志云二月建太學於京城南生徒甚衆主博學工詩五月在泰和殿賞牡丹詠詩云洛陽谷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九月趙太后薨遺命宸妃謂其家三四百口為陽王所殺叢葬和龍欲創一寺追薦冥福遂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諫議胡列璧諫不省紀未載

五年春三月定本國婚嫁禮制夏四月尚書省進律義秋七月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冬十一月初定品官過闕則下制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蒙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和龍帥完顏太康禦之於東津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十二月和龍陷遂取東平欒三州次年三月蒙軍犯北部敗其衆於骨立追至楊劉城而還大興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紀未載

泰和元年春正月更定蔭敘法頒行之二月去造土茶律夏六月申風俗奢靡之禁秋七月放良人不得應科舉子孫不在禁限制上書人言及宰相者勿申省九月更定贍學養士法生員給田及粟有差勅有司購遺書量給其直

二年冬十一月更定德運為土臘用辰詔中外

三年夏四月命吏部侍郎李炳等詳定儀禮六月定職官追贈法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是冬甲辰申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時杜時昇知天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合為一因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史未載

四年春三月詔致祭前代帝王夏四月詔定縣令以下考課法定衣服制秋八月命完顏綱等編類陳言文字凡二千卷冬十月定私鹽法令親軍均習孝經論語攷異大金國志云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奏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責之紀未載

五年春三月更定兩稅輸限夏五月定本朝婚禮冬十月初定武舉格攷異大金國志云正月完顏天穆與蒙軍戰於北映口死之進至桑乾其弟天與亦戰死蒲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不甚敗二月蒙軍退三月陷末波城出白道殺三戍將及千戶賀拔和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十一月蒙軍分二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敗羣臣請遷都避之徐王律明等兵大敗僅以身免夜入長秦城蒙軍尋聞西夏之警乃去紀未載

六年春正月更定保伍法夏五月山東路災赦死罪以下秋八月赦唐鄧潁泰宿泗六州免今年租稅三分之一冬十一月初定茶禁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是歲蒙古奇渥溫鐵木真稱帝於斡難河按通鑑輯覽作卾特特穆津而斡難作鄂諾一作敖嫩即黑龍江上流紀未載

七年秋九月勅女直人不得改為漢姓學南人裝束

八年春正月收毀大鈔行小鈔免河南山東陝西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定服飾明金象金制頒捕蝗圖於中外更定生發坐罪格冬十一月勅諭臨潢泰州路修邊備乙卯崩葬道陵

李妃干政 胥持國事附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章宗明昌五年春正月昭容李氏進位淑妃李氏名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并諸宮女皆從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隔障蔽內外不得見面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聲音清亮章宗嘗問建宮教中女子誰可教者建對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譽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為昭容至是進淑妃〔攷異歸潛志云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其盛時不減楊貴妃家然止於奢縱不能蠹政害民也畢沅續通鑑云元妃嘗遣人以皂幣易內藏紅幣左藏庫副使高竑拒不肯元妃奏之帝喜轉竑儀鸞局少府少監紀及妃傳均未載〕

承安四年冬十二月進封淑妃李氏為元妃先是追贈妃父湘上柱國隴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贈兄喜兒嘗為盜與弟特爾格〔攷異歸潛志作帖哥〕皆擢顯近〔喜兒累官宣徽使安國軍節度使特爾格歷近侍局使少府監見妃傳〕勢傾朝廷風采動四方射利競進之徒爭趨走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官〔攷異歸潛志云炳官按察著官翰林皆與妃家結為親獨李懷川晏辭不肯本傳未載晏事〕胥持國附依以取宰相怙財固位上下紛然知其姦蠹不敢擊之雖擊之莫能去也〔攷異通鑑輯覽云御史姬端修上書乞遠小人主問為誰對曰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以聞主稍呵責之然不能去及圖克坦鎰入相主問漢高光武優劣對曰光武在位久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致亂由是言之光武優主知其諷諫默然端修姓宗避諱改汝州人見本傳董師中傳時帝問端修言小人為誰師〕

中曰應謂李喜兒輩與端修傳異中州集云德州教授田庭芳上書言近臣怙寵帝問紹祖近臣為誰紹祖指喜兒史不載庭芳名或闕書赫舍哩執中貪慢不法章宗知其跋扈而屢斥廢起卒亂天下自欽懷皇后崩本傳富察氏上京和頤河人父鼎壽尚熙宗鄭國公主贈太尉越國公后初為夫人進為妃風儀粹穆知讀書為文追冊為后中宮虛位久意屬李氏故事皆圖克坦唐古富察納喇布赫舍哩烏凌阿烏庫哩諸部長家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又大臣臺諫持不可致異張萬公傳時御史姬端修論淑妃帝怒杖之七十御史大夫張暐侍御史路鐸坐降官然端修被杖非因論淑妃暐鐸削官亦不因李氏也見華沅續通鑑乃進位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致異大金國志云宸妃者華原郡君曾孫女因內侍江淵江從一李璉言納之集慶宮中甚嬖之時酣醉日旰不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坐睡上批答詔旨淵時獻寶玩與相結改姓鄭時愛王叛亂妃執盃勸酒歌解愁曲主益悅起芳華閣為長夜飲奏報不時聞及會寧失平灤陷皆不知因謝世雲等言始駭完顏世卿曰太宗討趙氏擄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與妃傳異紀亦未載泰和二年秋八月皇子德里一作忒鄰生初欽懷后及妃姬嘗有子或二三歲或數月即夭致異宏簡錄云資明夫人林氏生荆王洪靖諸姬生榮王洪熙英王洪衍壽王洪輝皆夭所載較詳承安五年帝以繼嗣未立禱祀太廟山陵太府少監張汝猷奏乞親行祀事後遣近臣詣諸岳觀祈禱命完顏匡往亳州禱太清宮至是元妃生德里宴五品以上於神龍殿六品以下宴於東廡詔平章圖克坦鎰報謝太廟右丞匡報謝山陵既彌月詔賜名封葛王　冬十二月以皇子生滿三月勅放僧道度牒二千道設醮元真觀祈福丁丑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五品以上進禮物生凡二歲而薨八年承御賈氏及范氏皆有娠未及乳月章宗已得嗽疾頗困時衛王永濟來朝章宗於諸父中最愛之欲使嗣立語在衛王事中衛王朝辭章宗力疾與擊毬謂曰叔父不欲作主人邊欲去耶元妃在旁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乙卯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黃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遂使召平章匡匡顯宗侍讀最為舊臣有征伐功至則與定策

立衛王丙辰章宗崩遺詔曰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為儲貳如皆是男擇可立者立之

衛紹王大安元年春二月詔曰章宗皇帝以重器畀眇躬遺旨謂掖廷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為儲貳申諭多方皎如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曲為之盡心擇靜舍以避居俾懿親而守視欽懷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聞有爽於安養已用軫憂而弗寧爰命大臣專為調護今者平章布薩端左丞孫即康字安伯析津人奏言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儀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及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為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用怛然今范氏既已有損而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降靈禧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志　夏四月詔曰近者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泰和七年正月章宗暫嘗違豫李氏與新喜竊議為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孕計取他兒偽充皇嗣遂於年前閏月十日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謀令賈氏詐稱有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入月日不偶則規別取以為皇嗣值帝崩謀及行當先帝彌留之際命平章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明有敕旨我有兩宮人有孕更令召平章左右丞聞斯語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敕旨欲喚喜兒特爾格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庫哩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圖克坦扎克濟繳原作徒單張僧遺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發勘同平章入內一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不到索衣亦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

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為不軌莫可殫陳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具伏使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為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百僚執奏堅確今賜李氏自盡王盻兒李新喜各正典刑喜兒特爾格如律追除復係監籍安置遠地諸連坐並依律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搆致如此攷異通鑑輯覽云平章布薩端承主意奏賈范事得為右丞相本傳本名齊勤中都路人贈延安郡王謚忠正自後不復稱元妃但呼曰李師兒云

宣宗貞祐元年秋閏九月詔降故衛王為東海郡侯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令賈承御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紿近因集議武衛軍副使兼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有冤此時達職在近侍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證其事曖昧據當時被罪貶責者可俱令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皆得還

同時胥持國字秉鈞代州繁峙人經童出身調博野縣屬保定府丞授太子司倉轉掌飲令太子識之擢祗應司令章宗立除宮籍副監賜庫錢五十萬宅一區俄改同簽宣徽院事工部侍郎兼領宮籍監閱二月遷尚書使宋明昌四年拜參政賜孫用康榜下進士及第會河決陽武持國請督役遂行尚書省事明年進右丞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於帝持國久在太子宮知帝好色陰以祕術干之多賂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嫌門第薄欲籍外廷為重乃數譽持國能由是大為帝所信任與妃表裏筦攝朝政誅鄭王鎬王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於李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女為妃惡其鄙賤也攷異薛應旂通鑑云翰林趙秉文上書劾奏主召問語頗差異命內族膏鞫之遂引修撰王庭筠等并下獄被斥通鑑輯覽云庭筠外有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鄭贊道高坦共五人歸潛志云秉文由外官為庭筠所薦入翰林上言進君

子退小人帝召問為誰對以君子為守貞小人為持國詰問何以知之趙煌迫曰朝論如此因收庭筠等下吏各貶官杖七十時語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所載互異承安三年臺臣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節度使事趙樞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郛皆趨走權門人謂為胥門十哲攷異續綱目云十人均為御史臺官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久之起知大名府事未行改樞密副使攷異續綱目云九月起官參知政事佐樞密襄治軍北京一日帝召修撰路鐸問以他事語及董師中張萬公優劣鐸曰師中附持國進持國姦邪小人不宜典軍馬不惟不允人望亦不能服軍心若回日再相必亂天下鐸傳字宣叔伯達子明昌初為右拾遺諫幸景明宮上書請復用守貞乃入拜平章郝忠愈獄起事涉鎬王疏奏寬解上意言切直得召對言宰相權太重均衡之劾參政楊伯通引李浩謂以公器結私恩終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江水死剛正有直臣風伯通字吉甫宏州人帝領之尋死於軍中謚曰通敏子鼎攷異畢沅續通鑑云主問張萬公曰持國已死其為人竟何如對曰持國素行不謹如貨酒樂平樓好利可知主曰此非好利如馬琪鬻省醞乃為好利也紀未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鎬王鄭王之殺

章宗明昌元年夏閏五月進封趙王永中為漢王賜修公廨錢三百萬特加其子實古納（原作石古乃）銀青榮祿大夫阿里罕（原作阿离合懣）奉國上將軍初世宗明德皇后（后傳本謚昭德因有司奏太祖謚有昭德字乃改明德）生顯宗趙王蘇尼（原作孰輦）越王薩嘮勒（原作斜魯）二王皆早卒元妃張氏生永中及越王永功元妃李氏生鄭王永蹈衛王永濟潞王永德梁昭儀生豫王永成石抹才人生夔王永升永中本名薩喇勒（原作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改封趙累官樞密使判大宗正事十九年改葬明德皇后於坤厚陵永中毋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出顯宗徒跣步府監張謹言（致異宏簡錄作張僅言）呼執黃繖者不應既葬謹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乃止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留顯宗與永中居守二十五年顯宗薨於中都召永中赴行在加開府儀同三司（致異宏簡錄云明年復為樞密使賜諸子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曰璋阿思懣曰玘阿離合懣曰瑑至是章宗立起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后妃傳太子薨永中行次最長圖克坦克寧勸世宗立章宗為太孫世宗嘗曰克寧與永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真社稷臣也）紀末載）

二年春正月孝懿皇后崩吳王永成隋王永升奔喪後期皆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帝怒頗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永中始入臨行燒飯禮及朝辭與諸王并賜遺留物而嫌忌自此始四月進封并王

三年以永中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曰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為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

四年冬十二月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禁防河東提刑判官伯勒赫（原作把里海孜異畢沅續通鑑作巴哩哈）私謁永中杖解其職前近侍局副使費摩克爾森（原作裴滿可孫孜異畢沅續通鑑作費摩克斯）受永中屬為賓古納求除官坐免

五年冬十月故尚書右丞張汝弼妻高托噶（原作高陀斡）以謀逆伏誅汝弼者元徵子永中母舅其妻高托噶屢以邪言怵永中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張妃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為永中求福希冀非望至是坐詛祝誅事連汝弼以死後事覺得不追削官爵帝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

六年夏五月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以罪賜死并及二子詔中外時鎬王傅尉奏其第四子阿里罕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遜詔同簽大睦親府事暠（永中傳作亶云郭本字也原本訛亶非孫即康傳作亶亦誤）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得第二子實圖美（原作神土門）所撰詞曲語不道家奴德格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雲（孜異孫即康傳作瑞雲且云是獄天下寃之）言我得天下子為大王以爾為妃遣官覆按狀同命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庫哩慶壽覆之帝謂鎬王祇以言語得罪與永蹈異參政馬琪以為人臣無將左丞相清臣謂素有妄想之心詔集百官議均請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孜異后妃傳平章守貞持其事不肯決帝怒罷知濟南府事永中傳未載）詔不許永中遂死二子皆棄市用國公禮收葬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地理志云即陘山郡治井陘屬河北西路）安置　六月右諫議大夫賈守謙右拾遺布薩額爾克（原作訛可）坐奏對不實罷（后妃傳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欲寬解上意滋不悅皆斥）其官中丞孫即康右補闕蒙古呼喇右拾遺田仲禮各罰金二十斤

外歸潛志云賈字彥亨東平人少擢第為諫議上疏力爭鎬王獄士論直之後官左丞卒官所載較詳

泰和七年春二月詔復永中王爵諡曰厲改葬賈古納於威州

宣宗貞祐二年徙永中妻子於鄭州安置

三年太康縣屬開封府人劉全嘗為盜入衛真縣名屬亳州界詭稱愛王指賈古納也全欲為亂因假託以惑衆誘王氏女為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李寧居嵩山方輿紀要云在登封縣北十里為中嶽有妖術全邑人時溫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偽號召之寧至推為國師議僭立事覺全溫寧皆伏誅

興定二年譙縣屬亳州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為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黨市兵仗署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攷異大金國志云愛王為鄭王永蹈子名大辨封遂寧郡王改愛王母蕭氏生時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云宋紹興主遣至及長以蒙人屢入寇使鎮北邊為大通節度使及鄭王死遂於明昌五年正月據五國城叛命東安王瑜武定王瑤討之至桑乾為骨字興所敗尋復簽軍二十萬往蘇賓奴兵敗自殺愛王懼遣何大雅赴蒙古求援連兵克大都及和龍泰和四年卒子雄三大王葬之於冷山遂代立衛王即位手詔諭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懽骨肉至親化為仇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錢竹汀云愛王父子稱兵事不載於史且志稱為鄭王子史作鎬王子亦異按其時元太祖尚未建元所謂大韃者何指然自明昌後北邊屢用兵內族襄等傳但云邊事急不言首難之人從者多契丹舊部史雖諱其事然實推之必有愛王倡亂北邊久之病死故內地姦人亦屢假其名也

天興初詔弛禁未幾南京亦不守二云永中死前二年有鄭王永蹈之事

鄭王永蹈本名尼楚赫初名實古爾原作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滕王進封徐二十五年加開府遷大興尹章宗立判彰德軍彰德軍名即彰德府縣五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帥

山府縣七初崔温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郭諫頗善相慶壽以告永蹈乃召郭諫相已及妻子諫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又召崔温馬太初論讖記天象温曰丑年有兵災屬兎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主丑後寅前兵戈僭亂事攷異宏簡錄以此數語為馬太初所言永蹈深信之乃陰結內侍鄭雨兒伺帝起居以崔温為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布薩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富拉搭原作蒲剌覩致書於揆且請婚揆拒不許結婚使者遂不敢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不聽以語同輩奴遷嘉努上變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完顏守貞參政胥持國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瑪哈鑑鞫問連引甚眾久不能決帝怒責守貞等右丞相清臣勸速結以安人心遂賜永蹈及妃卞玉二子安春愛新原作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以永蹈家產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富拉搭崔温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攷異大金國志云永蹈為世宗第六子母趙氏性寬厚有局量時主酗飲荒政謠云東欲行而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密謀立鄭王遣其妹夫唐适蒲剌兄察說王允之會唐适婢春英與張衙通衙為适所逐春英以謀告衙遂詣大興告變分兵捕下獄鄭王及唐适蒲剌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伏賜死餘黨夷三族詔曰天下一家詎可窺於神器公族二宥卒莫逭於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於閒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與言及此惋嘆奚窮所載互異布薩揆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遷嘉努賞錢二千貫遷五官自是諸王禁防益密矣攷異大金國志云事發時主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興江淵以水沃面告以故乃分兵捕獲主聽讒多疑尋黥其伯永中於平陽章宗紀未載泰和七年詔復王封改葬謚曰剌以衛王永濟子阿禪為永蹈後奉其祀

永中同母弟越王永功攷異宏簡錄云本名宋葛又名廣孫本傳初封譙王後進越王而衛王紀元年冬進封越王為譙王與宗室表及傳互異章宗時歷西京

留守判平陽府事宣宗即位從遷汴興定五年卒謚忠簡子璐本名福孫琳本名粘没曷璹本名壽孫璹累官開府封密國公（攷異宏簡錄云字仲實一字子瑜資質簡重博學有俊才喜為詩工草書）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等交南遷時盡載法書名畫以從所著有如菴小藁第五子守禧字慶之風神秀徹特所鍾愛平日所蓄書畫盡以付之及汴城降年未三十病卒　永蹈同母弟潞王永德章宗時歷勸農使宣宗興定五年判大睦親府事卒子鄂倫　異母弟豫王永成本名哈雅（原作鶴野）章宗時歷官判咸平太原平陽諸府事泰和四年卒謚忠獻夔王永升本名錫卜察（原作斜不出）章宗時歷宣武節度使宣宗貞祐元年卒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布薩揆侵宋更盟

章宗泰和五年即宋甯宗開禧元年也春二月唐州得宋諜者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謀北侵孜異薛應旂通鑑云嘉泰三年冬時金國多難懼朝廷乘隙沿邊聚糧增戍築襄陽権場邊釁之開自此始鄧友龍使金聞金為韃靼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歸告侂胄上倡兵之書北伐議遂起通鑑輯覽云三年七月造戰艦增襄陽騎軍置澉浦水軍四年正月遂定議伐金金自明昌末北部雖達錦桑節褒侍強擾邊光嘉喇尤桀驁屢脅諸部入寇卓木布亦叛師老財匱議者謂金勢已弱勸侂胄立不世勳以自固者乃聚財募軍出封椿庫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淅東安撫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願屬元老備兵鄭挺鄧友龍附和其說用師之意益鋭矣所載較詳按哈達錦舊作合底忻桑節褒舊作山只昆光嘉喇舊作廣吉剌卓木布舊作阻䪁即準布夏四月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約撤新兵毋令入境五月以平章政事布薩揆原作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備宋宋人入漣水軍孜異大金國志云宋鎮江都統戚拱結弓手李成焚漣水完顏匡傳時宋人入確山界奪民馬焚平民鎮掠民財奪鄧州白亭巡檢家資持其印去章宗紀未載按鄧州之事宋史及通鑑均不載惟見完顏匡傳又宋史李成作李全六月復漣水縣召諸大臣問備宋之策皆以設備養恐為言帝以南北和好四十餘載民不知兵不忍先發孜異畢元續通鑑云據兩朝綱目備要言金北邊聚糧且禁襄陽権場與宋史同然金主憚於用兵見本紀及完顏匡傳此宋人託為兵端曲在金耳今不取秋八月詔罷宣撫使時河南帥臣所遣諜多受宋賂皆言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建亦畏襲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饑疫死者十二三由是中外信之宣撫司以宋三省樞密院及盱眙軍諜來上又皆鐫點邊臣為辭固請罷司從之孜異完顏匡傳時趙之傑承暉孟鑄等皆謂宋不敢敗盟獨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參政思忠大理卿烏延議與合又云侂胄嘗再為國使覘知虛實及為相遂與蘇師旦倡議復仇紀均未載九月以統軍使赫舍哩原作紇石烈子仁為賀宋生日使　戊戌宋兵三百攻比陽寺莊副巡檢阿里哈肆嘉

努原作阿里根寺家奴死之地理志云比陽縣名屬唐州淮安郡甲辰宋人焚黃澗擄巡檢高灝冬十月宋人襲比陽唐州軍事判官索多撒原作覩死之十一月宋人入內鄉縣名屬鄧州攻洛南縣名屬商州之固縣商州司獄壽祖追至丹河擊敗之　以太常卿趙之傑為賀宋正旦使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之傑入見侂冑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冑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金使不報史未載是冬以邱崈為江淮宣撫使辭不拜手書諫北伐侂冑不報崈字宗卿江陰軍人官樞府謚忠定

六年春正月宋使陳克俊攷異薛應旂通鑑作陳景俊等朝辭諭曰大定初世宗皇帝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遺法和好至今豈意爾國屢有盜賊犯我邊境故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已黜邊臣抽去戍卒朕不介意小嫌遂罷宣撫比來羣臣屢以爾國渝盟為言朕惟和如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若依前不息朕雖兼愛生靈事難終已卿等歸國當具言之續綱目云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三月宋人攻靈壁南京按察使走免夏四月宋人圍壽春防禦使賢聖努赴援擊卻之統軍使赫舍哩子仁遣嚴整等覘敵還言皇甫斌聚兵規取唐鄧以降人田元張貞張勝為鄉導乃請以南京副留守赫舍哩㲄及副統軍圖克坦原作徒單鐸分統諸軍而自以兵駐汴防守從之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時汴京留守為完顏童奏報始知紀未載　丙寅詔平章布薩揆領行省於汴便宜從事以赫舍哩執中為都統完顏薩喇為副統盡徵諸道兵復以完顏充為陝西五路都統語詳規取隴蜀事中　丁丑宋人入新息縣名屬息州內鄉及泗州虹縣潁上縣名屬潁州攷異宋史甯宗紀云時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四州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陳孝慶復虹縣大金國志陳孝慶作陳孝廣通鑑輯覽云郭倪遣兵復泗州時畢再遇為先鋒功第一再遇剋期進聞金已有備乃先一日出其不意泗有二城乃偽為攻西城狀逕趨東城先登克之殺金兵數百西城亦降所載名異

五月宋李爽圍壽州田俊邁入蘄縣屬宿州泰詵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珠原作佛住敗之孜異宋史甯宗紀云江州都統王大節引兵攻蔡州軍大潰除名袁州安置尋徙封州史未載大節入金城海口殺長山尉執二巡檢以去　丙戌以出師告於天地太廟戊子命平章揆兼左副元帥以完顏匡為右副元帥陝西都統充為右監軍烏庫哩毅為左都監孜異續綱目云侂胄聞捷乃降詔伐金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敵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詞也壁字季章眉州丹稜人燾子

癸巳宋田俊邁率步騎二萬攻宿州安國軍名即邢州節度副使納喇邦烈與同知防禦使穆延薩克達逆擊敗之邦烈中流矢宋郭倬李汝翼以眾五萬繼至遂圍宿州會霖雨邦烈遣騎潛出敵後擊敗之薩克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黎明踵擊大破之追至蘄執田俊邁孜異宋史甯宗紀云郭倪遣郭倬等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史未言郭倬事　甲辰宋皇甫斌攻唐州刺史烏克遜鄂屯拒之行省遣泌陽屬唐州副巡檢納哈塔軍勝來援遂敗之孜異宋史甯宗紀云是月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兵至城固縣兵大亂李汝翼攻宿州敗績史未載　六月辛亥朔宋李爽圍壽州刺史圖克坦義拒守踰月不能下河南統軍判官奇珠原作乞生及邁格原作買哥等來援合擊敗之同知軍州事布埒庫原作蒲烈古中流矢死部曲魏全被執亦不屈死孜異大金國志云時宋李爽侵壽州敗績田林取壽春府宋史甯宗紀田林作田琳所載互異　庚申右翼都統完顏薩布原作賽不敗宋曹統制兵於溱水洧方輿紀要云在新鄭縣北源出密縣境一名澮水東北流至縣界與洧水合水源出登封縣陽城山孜異通鑑輯覽云侂胄以師出無功免鄧友龍官以邱崈為兩淮宣撫使崈至鎮部署諸將分守要害王大節李爽皇甫斌李汝翼等皆坐貶斬郭倬於鎮江蘇師旦以罪竄韶州　詔彰德宋韓侂冑祖琦墳毋得損壞仍禁樵採有宋宗族所居各具以聞長官常加提控　秋七月癸未宋商榮復攻東海縣令完顏綳森原作下僧擊敗之還中伏矢死甲午宋統制戚春以舟師攻邳州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

赴水死斬其副夏統制　九月命尚書左丞布薩端行省於汴　冬十月考異宋史作八月平章撥分九道侵宋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統軍使子仁兵三萬出渦口副元帥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執中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富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安撫使綱兵一萬出臨潭都總管舒穆嚕仲溫考異宋史作石抹仲兵五千出臨川防禦使完顏璘考異續綱目作嘻宋史一名嘻兵五千出來遠方輿紀要云渦口故城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今訛為荊城清口在淮安府城西今為清江浦陳倉山在寶雞縣東南四十里成紀縣名屬秦州臨潭城在洮州衛西南七十里臨川城即漳縣在今鞏昌府南七十里來遠鎮在漳縣西南三十里　十一月壬午匡遣烏庫哩慶壽攻下棗陽完顏江山克光化軍烏克遜尼敦原作烏古孫乃屯攻神馬坡完顏語達攻隨州慶壽扼赤岸斷襄漢路宋將雷太尉遁遂取之匡進圍德安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荊山等縣遂攻襄陽破其外城芬徹并克宜城宋史地理志云棗陽縣屬隨州光化軍治乾德縣後改為縣隨州為漢東郡崇信軍縣三德安府名本安州安遠軍安陸應城雲夢孝感均縣名屬德安府漢川屬漢陽軍荊山屬懷遠軍宜城屬襄陽府又云金犯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招撫使趙淳焚樊城遁金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大金國志云金圍德安為守將李師尹所敗史未載　丁亥執中克淮陰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宋史地理志云淮陰縣名屬楚州山陽郡考異大金國志云時宋將郭超失利　壬辰子仁克定遠縣及滁州徇下來安全椒二縣取真州定遠屬鳳陽府來安全椒屬滁州真州即儀徵縣見方輿紀要時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子仁分軍涉淺潛出敵後敵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其將劉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驍將也考異宋史紀事本末云子仁入真州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陷史未載　行省撥克安豐軍取霍邱縣均屬壽春府　進次廬江屬廬州無為軍　宋督師邱崈遣劉祐來乞和復遣林拱持書來議未幾復遣宋顯等以書幣來獻考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是月命邱崈督視軍馬或勸其棄廬和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防守撥至淮則八疊灘可涉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守將何汝礪姚公佐屯兵花靨以備之撥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灘駐南岸官軍遂潰死者無數遂奪潁口安豐及霍江縣八疊灘在壽州西北淮水旁通鑑輯覽奧屯驤

作鄂吞襄本名添壽按傳作鄂屯驤宏簡錄作與屯襄所載互異 十二月按攻和州薩克達中流矢死攷異宋史甯宗紀作十一月云金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敵騎萬五千駐六合縣名屬真州建安軍按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鑿步騎列旗幟沿江上下江表大震邱崈復遣陳璧等奉書乞和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是月金攻六合郭僎敗於胥浦橋倪棄楊州走魏友諒潰於花泉走江陵時按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靚者琦五世孫按遣渡淮寃獲之詳詰其由始露講解意仍使北歸得金行省文字聞於朝侂胄許之遂遣陳璧往王文繼之具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今皆貶按猶以侂胄為詞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始允和退屯下蔡所載較詳是歲吳曦降封蜀王攷異宋史甯宗紀云吳曦始自稱蜀王

七年春正月丁丑朔完顏匡攻襄陽庚寅行省按還駐下蔡屬壽春府時宋復遣陳璧來按卻之宋人乃決巨勝成公在揚州府西五十里雷塘在揚州府西北十五里渚積水為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按以方春地澀欲休養士馬乃振旅旋軍遂有疾以左丞相宗浩兼都元帥代之 二月宋知樞密院張巖遣方信孺以書詣行省議和攷異續綱目云崈言金欲和宜移書成前議且暫免侂胄繫銜遂罷以張巖代侂胄募人使金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曰開釁自我金若問首謀以何詞對侂胄矍然遂往時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擢山東京東招撫使葉適兼江淮制置使乞節制江北諸州從之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再遇字德卿兗州人適字正則永嘉人所載較詳按邱崈之罷宋史全文及兩朝綱目備要作本月而宋史侂胄傳作明年疑誤 已未完顏匡克荊門軍屬荊湖北路縣二 戊辰左副元帥按卒於軍本傳本名臨喜忠義子尚韓國公主官統軍使坐永蹈事免起官節度以北邊戰功歷西南招討使築塞九百里還拜參政進平章封濟國公侵宋屢捷卒謚武肅子安貞尚邢國長公主次子窅壽為奉御 三月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本傳本內族名蘇色累官樞副進平章代宗浩總兵封定國公章宗崩衛王立專定策功構殺李妃拜尚書令封申王怙寵自用官以賄成 于仁為右副元帥 五月宋張巖復遣方信孺以書至元帥府增歲幣乞和攷異錢竹汀云宋史六月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遣富琯告謝太后哀劉彌正賀生辰按交聘表均未書蓋其時以和議未定不得達也 秋八月方信孺復齎其主誓書槀來 九月都元帥宗浩卒於軍本傳係內族昂子字師孟本名老大定時官參政章宗立改北京留守征北有功擢樞密使封榮國公進左丞相建議築濠塹命督役代按督

師侵宋與宋議和卒謚通敏以布薩端為右副元帥平章匡兼左副元帥冬十一月丙子宋遣左司郎中王柟以書講和稱伯增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攷異續綱目云初信孺至濠州子仁下之獄露刃環守絕薪水要以五事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非臣子敢言子仁曰若不望生還耶答曰吾將命出國門已置生死度外矣送至汴對辨不少屈及還侂胄問五事五不敢言固問則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貶三官臨江軍居住柟代行柟倫孫也所載較詳壬辰宋參政錢象祖以誅韓侂胄移書行省詔檄宋以侂胄首贖淮南地

八年春二月宋錢象祖復遣王柟來請川陝關隘夏四月宋獻韓侂胄等首於元帥府五月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親王文武合班起居平南撫軍上將軍赫舍哩貞以宋賊臣首獻并奉露布以聞懸其首畫像於市罷兵改元帥府為樞密院攷異通鑑輯覽云侂胄誅左諫議大夫葉時請梟侂胄於兩淮以謝天下不報至是柟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兩疋犒軍錢三百萬緡并函師旦首獻金主命索侂胄首椷還召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謂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命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遂以二首送金以易淮陝侵地四朝聞見錄云章良能謂姦宄之首不足惜王介爭之倪思議與章全宋史作樓鑰謂首不足惜而倪思謂有傷國體蓋傳聞之異今仍從宋史又聞見錄云金受韓首謚曰忠謬侯史不載鑰字大防鄞縣人六月命副都點檢完顏侃為宋諭成使禮部侍郎喬宇副之攷異宋史甯宗紀云六月金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八月置安邊所九月以和議成諭天下繫年要錄云是年宋遣曾從龍賀明年正旦聞章宗之喪改元弔祭使遣宇文紹彭賀即位金遣裴滿正來告哀蒲察知剛致遺留物又遣使告即位交聘表失書

江西峽江訓導淬鄉李有棠編纂

衛王遇害

章宗泰和八年冬十一月衛王即位諱永濟初作允濟避顯宗諱改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王長身美鬚髯天資儉約不好華飾大定十一年封薛王改封滕章宗立進封潞王承安二年改封衛王歷判府軍初章宗誅鄭王鎬王久頗悔之復爵賜謚且以衛王子阿禪原作按陳為鄭王後改衛王武定節度使八年冬入朝時章宗已感嗽疾衛王辭行而章宗意留之先是置王傅府尉官檢制宗室王雖鄭王母弟柔弱鮮智能為帝所愛既無繼嗣欲立王故留之攷異兩朝綱目備要云世宗子時唯永濟在然其時尚有越王永功豐王永升不止衛王也今從史及大漸元妃李氏與黃門李新喜召平章完顏匡定策奉王即位攷異大金國志云李黃門與右丞撒寧立之拜撒寧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詔羣臣先緣事罷者悉復叙用北邊被兵貧民所在有司存問賑恤紀未載

衛紹王大安元年春正月飛星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跡若赤龍二月太白晝見經天　立元妃圖克坦氏為后封皇子六人為王三月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夏四月殺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賈氏以完顏匡為尚書令　冬十月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平陽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來詔免租稅撫卹有差　是冬詔戒勵風俗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歲諭民納粟補官自四月至於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買場賣史未載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車輪尾長數丈沒於蜀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二月客星入紫微垣光散為赤龍地大震有聲如雷夏四月北方有黑氣如大道東西亘天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五月詔儒臣編續資治通鑑　六月大旱下詔罪己賑貧民闕

食者　八月立子胙王從恪為皇太子攷異宏簡錄云十一月中都大悲閣東渠內火自出逾旬乃滅閣南石竿下石罅中火自出人近之即滅俄復出如是者復旬日中都火燬民居　是歲地屢震

三年春正月熒惑入氐中二月熒惑犯房宿有大風從北來發屋折木通元門關東華門重關皆折閏月熒惑犯鍵閉星三月大悲閣災延及民居有黑氣起北方廣長若大隄內有三白氣貫之如龍虎狀冬十月每夜初更東西方天明如月初出經月乃滅熒惑犯壘壁陣　十一月殺河南陳言人郝贊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歲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請郊天地祕書監郤文虎乞州縣立力田科紀均未載

崇慶元年春三月大旱　夏五月詔賣空名勑牒　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秋七月有風自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飛動如龍形墜於拱宸門　冬十月曲赦西京遼東北京十一月賑河東南路南京路陝西東路山東西路衞州旱災

至寧元年春正月賑河南陝西饑二月詔撫諭遼東　三月太陰太白與日並見相去尺餘　夏五月改元詔諭咸平路契丹部人嘯聚者　起呼沙呼原作胡沙虎改名執中復為右副元帥領兵屯通元門外秋八月大霧晝晦治中福海呼沙呼傳係南平姻家將兵屯城北辛卯呼沙呼矯詔誅反者執福海殺之奪其兵壬辰自通元門入殺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默呼原作沒烈於廣陽門西攷異大金國志云南平官左副元帥迎合主意沮格軍賞眾皆怨之執中因以誅南平為名李華傳南平貴幸用事勢傾中外遺所親以進取誘華華拒之承暉傳南平父子大為姦利嘗面斥其非紀未載福海男符寶珊延率眾拒戰死之珊延原作鄯延攷異宏簡錄作鄯陽大金國志作善華云官都統率五百人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所載較詳　都統實古納原作石古乃攷異通鑑輯覽作錫固納亦戰死呼沙呼叩東華門遣人呼守直親軍百戶棟爾原作冬兒五十戶富察魯爾錦原作蒲察六斤攷異續綱目作陵錦通鑑輯覽作埒爾錦不應許以世襲明安三品官職亦不應

致異大金國志云時主遣皇子荊王持詔投門下易前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無應者紀未載都點檢圖克坦咸赫原作渭河一名鎬縋而出呼沙呼傳咸赫縋城出見以積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紀未載護衛色埒默原作斜烈乞兒致異大金國志作將軍合住通鑑輯覽作色埒默和爾呼沙呼傳作實埒奇爾外尚有將軍春山所載互異掊鎖啟門呼沙呼以兵入宮盡逐衛士代以其黨自稱監國元帥本傳時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致異薛應旂通鑑云主復用呼沙虎將兵徒單鎰諫不聽又責其好獵遂與其黨完顏醜奴烏古論奪剌等作亂分軍為三叩東華門呼曰韃靼至北關已接戰矣吏徒單金壽召南平至手刃殺之遂入宮居大興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續綱目醜奴作綽諾奪剌作道喇所載稍異癸巳逼帝入宮以素車載至故邸遣兵錮守尚宮左夫人鄭氏掌寶璽聞難端居璽所呼沙呼遣黃門入收璽鄭曰璽為天子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侍御當思自脫計鄭厲聲叱罵遂瞑目不語黃門出呼沙呼卒取宣命之寶本傳時莊獻太子在中都迎至東宮遣圖克坦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露階上盜用御寶出制除拜所載稍異其黨遷官凡數十人遂使宦者李思忠致異大金國志作李監成宏簡錄作李思中害帝於邸大金國志云主初即位命學士吳宗稷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尋動無名之師輕挑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曰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紀未載

九月宣宗即位詣邸臨奠伏哭盡哀勅以禮改葬致異續綱目云呼沙呼欲僭位訪之徒單鎰答曰翼王章宗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宜立之遂遣徒單銘迎昇王珣立之本傳作遣奉御和色哩二人護衛布希班第完顏酬斡十人迎宣宗大金國志謂用烏陵用章聶希古議迎立豐王珣所載互異呼沙呼請廢為庶人詔百官議太子少傅鄂屯忠孝侍讀學士富察思忠請從廢黜戶部尚書武都拾遺田庭芳等三十人請降為王侯太子太保張行簡請用漢昌邑王晉海西公故事侍御史完顏恩楚原作訛出等十人請降復王封呼沙呼不從竟降封東海郡侯致異宏簡錄云時召羣臣議衆相視莫敢言獨拾遺白庭秀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在禮不當廢從之者禮書張敬甫戶部武文伯諫議張信甫麗才卿石抹晉卿等三十四人呼沙呼傳拾遺作文學又文伯即武都字見錢竹汀集及呼沙呼誅始贈實古納順州地理志云為遼歸化軍縣二隸中都路刺史珊延順天節度使棟爾加龍虎衛上將軍曾爾錦加定遠大將軍餘贈卹有差

宣宗貞祐二年夏五月將南遷詔徙故衛王家屬於鄭州尋徙南京

三年黜衛王母光獻李后尊謚及神主遷出太廟

四年詔追復衛王謚曰紹開加府儀同三司

興定五年正月詔修衛王事迹時左丞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嘗事衛王遣使就鄭州訪之曰知衛王者莫如我為人勤儉慎惜名器校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耳設欲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

哀宗天興元年詔釋衛王子孫禁錮聽自便

赫舍哩(原作紇石烈)呼沙呼(一名胡沙虎改名執中)阿蘇裔孫也從東平路明安明昌初歷右副點檢肆傲失職降肇州(地理志云舊珠赫店也以太祖勝遼肇基於此遂建為州號武興軍治始興隸會寧府)防禦使遷興平(軍名即平州)節度使丁母憂起復歸德(府名即歸德軍縣六)節度使轉招討副使承安二年命簽樞院左丞相襄北征辭下有司降為永定(軍名即雄州縣三)節度使坐事解職泰和元年起知大興府中丞孟鑄劾其貪殘不法怙罪弗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知雄州詐認馬平州冒支俸破涞州人魏廷實家發其塚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罵同僚擅令停職失師帥之體不稱京尹任(鑄傳由令史歷主事升中丞後執中作亂執鑄及張行信至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鑄等以正言荅之遣還家曰且俟後命執中死鑄尋卒)俄從布薩揆侵宋為都統屢敗宋兵克淮陰進圍楚州擢左監軍兵罷改招討使西京留守衛王大安三年命行樞院與元兵遇於定安北先遁師遂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幣奪官民馬殺涞水令至中都皆釋不問遷右副元帥權左丞崇慶元年放歸田里明年復召至中都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諫丞相圖克坦鎰亦謂不可用參政梁瑾跪奏其姦

惡乃止致異蘇呼傳彈奏者尚有烏庫哩德升又歸潛志云張瑴字伯英許州人官御史言姦臣執中事士論壯之後官平陽轉運使李遹字平甫欒城人擢第為御史亦言執中不法事後官東平治中執中傳均未載然善結近侍交口稱譽復使將兵遂作亂弒衛王九月迎立宣宗拜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弟特默為都點檢子準除濮王傳兵部侍郎以烏庫哩誼第賜之儀鸞局給供張妻王氏賜紫給銀鐸車侍朝賜坐亦不辭提點近侍局慶善努副使惟弼奉御惟康請除之宣宗不許及右監軍珠格原作朮虎高琪屢戰不勝呼沙呼戒之曰今日出兵果無功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戰復敗高琪懼遂率所部紇軍圍其第呼沙呼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桂墮而傷股軍士就斬之致異薛應旂通鑑云蒙古兵至懷來金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進圍中都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大勝翼日再戰創甚期高琪以紇軍出拒不至欲斬之主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曰勝則贖罪否則斬及敗還遂殺胡沙虎所載較詳又歸潛志云果勒齊入其第露刃前執中方濯足大駭走入卧內軍士追殺之又異高琪執其首詣闕待罪赦之拜左副元帥致異大金國志云主盡收弒逆之人殺之拜高乞樞密使其黨呼紇軍反市人爭殺之紇軍死者甚眾撫諭乃安詔暴其罪惡削官爵弟特默等補外官而慶善努等皆遷賞貞祐二年德州防禦使酬努亦伏誅

金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元人克燕

衛紹王大安二年秋九月遣使撫慰宣德行省軍士丙午京師戒嚴上日出巡撫百官請視朝不允辛亥宣德行省罷詔撫諭中都西京清滄被兵民戶是歲大饑禁百姓不得傳說邊事攷異元史太祖紀云諱特穆津姓郤特氏蒙古部人十世祖勃端察爾母曰阿倫果斡嫁託本默爾根生二子而寡居夜寢中夢白光自天窗入化為金色神人趨臥榻遂有娠生勃端察爾卒子巴噶哩台哈必齊嗣卒子瑪哈多丹嗣妻摩納倫生七子而寡為雅賚爾滅六子皆死惟季子納沁存撫立其長孫海都為君部族漸衆傳至伊速克依即也速該并吞各部卒諡烈祖神元皇帝初征塔塔爾部獲其酋特穆津即鐵木真適宣懿皇后生子以名之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殁帝幼部衆多歸泰赤烏壽與札木哈克等部來侵破走之諸部多降會金師滅塔塔爾部授察克禿魯復破奈曼部博囉汗於和倫札色山及杭愛山奈曼勢弱及克埒部王汗叛戰於合喇克沁沙圖之地破平之遂征西夏大掠而還遂稱帝於鄂諾河即斡難河號青吉斯皇帝即成吉思時金泰和六年丙寅乃宋開禧二年也平奈曼以博囉汗歸因金殺其宗親罕布海汗欲復仇五年春金築烏沙堡命哲伯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衛王奉命往靜州受貢奇帝狀貌帝見衛王不為禮王歸欲請兵攻之未果王即位詔至當拜受問為誰曰衛王遂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儒亦為之耶即乘馬北去王怒欲俟其入貢害之事覺遂與金絕兩朝綱目備要云王遣衆分屯山後欲襲殺之為糺軍所告不果按蒙古源流元太祖稱帝不建年號孟珙備錄謂有天興之號疑誤至文獻通考則以諡號為年號尤非也薛應旂通鑑郤特作奇握溫勃端察爾作孛端乂兒阿倫果斡作阿蘭果火云帝母月倫生帝於跌里溫盤陀山又奈曼作乃蠻杭愛作沆海博囉汗作巫祿可汗續綱目月倫作諤楞通鑑輯覽阿倫果斡作阿掄郭斡邵遠平元史類編托本默爾根作脫奔咩哩犍哲伯作遮別大方通鑑云阿蘭一乳三子長孛完合荅吉次孛合撒赤季字端乂兒大金國志鐵木真作忒沒真所載各異按元史所謂太祖五年即大安二年也

三年春三月詔括民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　夏四月元兵來征遣西北招討使紐祜祿哈達原作粘合合打乞和平章通吉遷嘉努原作獨吉千家奴一名思忠參政和碩一名承裕亦名胡沙又作呼實宗室子初侵宋屯成紀大敗宋兵克成州遷統軍使以參政禦元兵大敗除名起臨海節度卒思忠亦因兵敗坐解職均見本傳行省事西京留守赫舍哩呼沙呼行樞密院備邊攷異元史太祖

紀云二月帝南伐敗金將達實於野狐嶺取大水濼豐利等縣金復築烏沙堡七月命哲伯攻拔之及烏月營續綱目云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奔告金主曰近見蒙古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盾不休行營令男子乘車惜馬力非圖我而何主怒因之至是始釋之而遣使乞和不允大金國志云七月元軍自和龍趨山後與國兵戰於灰河而敗命執中往助復敗於大勝甸奔還主怒罷之進逼屏口國兵入敗通鑑輯覽買住作塔邁珠紀未載秋八月詔獎諭行省官慰撫軍士遷嘉努和碩自撫州方輿紀要云即興和城唐新州地去宣府三百餘里退軍駐宣平縣名屬宣化府在明萬全衛西十里即大新鎮河南大名路軍逃歸詔招撫之九月遷嘉努和碩敗績於會河堡方輿紀要云在明萬全衛西為遼金戍守之處今宣化府境時因烏沙堡在廢興和城西之役不為備失利遷嘉努解職以和碩主兵事元兵至野狐嶺在萬全衛北三十里在今宣化府境和碩南遁追擊至會河堡兵大潰脫身走入宣德詔除名居庸關失守禁男子不得輒出中都城門前軍至中都戒嚴遣參政梁瑝鎮撫之攷異元史太祖紀云八月帝及金帥戰於宣平之會河川敗之九月拔德興府守將遁去哲伯遂入關抵中都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均作崇慶元年入居庸關薛應旂通鑑云元兵拔烏沙堡烏月營破白登城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等遁追至翠屏山遂取西京及桓撫州方輿紀要云烏月營在烏沙堡西南白登城在大同府東百十里西京即大同府翠屏山在萬全衛北三里時元兵入居庸至皂河欲度高梁橋為金將胡沙虎所敗皂河即高梁河在順天府城西所載各異冬十月遣泰州刺史珠格原作朮虎高琪屯通化門外上巡撫諸軍十一月以上京留守圖克坦鎰為右丞相鎰初聞中都警遣同知烏克遜鄂屯原作烏古孫兀屯將兵二萬入衛嘗請徙桓昌撫方輿紀要云桓州本烏桓所居在開平衛西昌州即寶昌縣在興和西北撫州見上百姓入內地上信梁瑝議責之曰是自蹙境土也及元兵定三州始悔之至是鎰復請置行省於東京備不虞上不悅曰無故遣大臣動搖人心未幾東京不守上乃大悔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時元將哲伯攻東京不拔用部將索濟倫布哈計襲破之本傳作今年事元史本紀作明年事以呼沙呼為右副元帥權右丞時方棄西京走還仍遣將兵因又請兵二萬屯宣德詔與三千人屯嬀川攷異方輿紀要云在延慶衛城東南時欲移屯南口蒙古襲敗之即居庸南口也遷嘉努坐覆軍除名和碩責授咸平路總管攷異本傳王薄其罪除名續綱目云時將士以其罰輕益不用命紀未載命萬戶奎騰原作狐頭屯古北口十

二月簽陝西軍赴中都命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布薩端宿禁中議軍事端尋罷攷異元史太祖紀云十月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還耶律阿哈降入見帝於行在所皇子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分徇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是冬駐蹕於金之北境劉伯林𤕤爾佳常格等來降薛應旂通鑑卓沁作朮赤察罕台作察合台諤格德依作窩闊台即太宗也續綱目窩闊台作烏格台通鑑輯覽朮赤作卓齊大金國志云十二月元軍薄都城完顏天驥遣將金突通拒戰殺三千人大興尹烏陵用章拒守天驥欲劫寨完顏律明不可建議巷戰元攻南順門天驥縱其入用大焚屋元軍死傷甚衆引退天驥戰死律明守內東城發大砲擊元軍部邑戰殁遣東安王請和許婚公主及繒帛三百囊元焚繒帛欲烹東安王未果攻轉急律明拒却之又以野狐嶺之敗爲獨吉毛吃合及烏林答而完顏七斤復敗於晉山縣所載均與金元史異

崇慶攷異大金國志作重慶元年春正月呼沙呼請退軍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大兵來必不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其言下有司按問數其罪罷之攷異元史太祖紀云正月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赫舍哩糾堅等率兵三十萬來援帝與戰於獾兒嘴大敗之徐乾學後編作去年事畢沅續通鑑繫之去年十二月薛應旂通鑑作去秋事云閏九月金命完顏九斤完顏萬奴等率兵四十萬駐野狐嶺胡沙虎為後繼或請掩擊九斤不許元主進兵獾兒嘴大敗金師胡沙虎僅以身免克晉安居庸守將福興遁薄中都金主欲奔汴會元兵敗引還乃上通鑑輯覽萬奴作諤諾勒按金史元史是年亦無薄中都事又云是年三月元主命第四子拖雷與赤駒駙馬攻克德興府盡拔境內諸城堡西去金復取之親征記又作去年事續綱目拖雷作圖壘赤駒作齊奇大金國志云正月統軍完顏及等赴援至易州遣使滕骨國偉襲其後元軍覺不得志亦請和退取興中路歸貴興穆思順追敗其後軍至臨洮別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赤地千里尋遣使請昏及割地許以熙宗女順國公主嫁之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往至陰山見國相不允良復回紀未載

夏五月簽陝西軍三萬赴中都并括其馬以南京留守布薩端為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軍馬攷異元史太祖紀云秋圍西京金左都監鄂通襄來援帝遣兵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殪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九月察罕克奉聖州大金國志云九月元軍取二韓哨騎至順州舉朝失措張慶之請遷都用章律明誓死守拜用章樞密使十月至城下百計攻城用章與李思安張瓊范增隨機堵禦元軍死者衆乃退十二月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越半月始自古社越龍漠去史未載

至寧元年九月後為宣宗貞祐元年夏五月復起呼沙呼為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三千屯通元門外攷異元史太祖紀云七月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皇子圖類駙馬齊奇先登拔之次懷來及金帥完顏綱高琪戰敗之追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詔克特卜齊守之遂趨涿鹿呼沙呼遁帝出紫荊關敗金師於五回嶺

拔涿易契丹烏蘭巴爾等獻古北口哲伯遂取居庸與克特卜齊會元史類編云時命遮別反自南口攻居庸破之出古北口與可特薄刹軍合按紫荊即金坡關在易州西八十里五迴嶺在易州西南百二十里武水所出懷來衛在萬全司東南百五十里即遼可汗州地大金國志云七月元軍至山後都元帥福興迎戰而敗主黜之兩朝綱目備要仝然承暉傳未嘗迎戰而敗蓋因完顏綱之敗而誤元史謂趨涿鹿呼沙呼遁然呼沙呼未嘗守涿鹿亦因高琪之敗而誤也史均未載八月呼沙呼廢衛王而弑之時左丞完顏綱以兵十萬行省事於縉山誘其子奉御和尚使作書召其父入綱遂以軍來并其子皆殺之一本傳名元努字正甫子名安和謂因之憫忠寺明日押至市口使張霖卿數其失四川敗縉山事殺之後安和諡义寬復官弟鼎努官參政孜異大金國志云時執中領兵至紫荊關閉門延敵軍潰還綱桀之易州大敗密奏執中受壯賂故放入關執中懼誅遂作亂與史異九月宣宗立冬十月高琪誅呼沙呼授左副元帥元兵遂下涿州十一月將乞和於元詔百官議於尚書省元兵徇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又徇河間府滄州孜異元史太祖紀云秋分兵三道命皇子卓沁察罕台諤格德依為右軍循大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洺磁相衛輝懷孟澤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隰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皇弟哈札爾及旺沁諾延卓齊特博恰為左軍遵海而東取薊州平灤遼西諸郡而還帝與皇子圖類為中軍取雄霸莫安河間滄景獻深祁蠡冀思濮開滑博濟泰安濟南濱棣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復命穆呼哩屠密州史天倪蕭博特來降按萬戶帝至中都還屯大口時唯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海邳德等州十一城未下薛應旂通鑑云時留怯台怡台屯燕城北餘分三道破九十餘郡數千里殺戮幾盡子女牲畜皆席捲去史均未載天倪字和甫永清人官都元帥為武仙殺為尚書秉直子叔天祥官都元帥弟天澤字潤甫官左丞相贈太師謚忠武進封鎮陽王均見元史本傳

宣宗貞祐二年春正月元兵徇彰德府知府事洪果玖珠原作黃摑九住死之孜異元史類編載在五月復徇益都府下懷州沁南軍節度使宋扆死之孜異元史類編作朱扆載在五月　二月元使伊埒齊扎巴來三月遣平章承暉如元乞和甲申伊埒齊扎巴復來詔百官議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元京師戒嚴元兵下嵐州鎮西節度使烏庫哩仲温死之孜異元史類編亦載在五月大金國志云是春元約宋夾攻鍾離縣夜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來請兵宋守臣不敢受史未載夏四月元兵還詔以和議成赦國內孜異元史太祖紀云駐蹕中都北郊諸將請乘勝破燕不從遣使諭金主曰兩河郡縣皆為我有所守唯

燕京天既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東汝不能搞師以弭諸將怒耶遂乞和奉衛紹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丞相福興送出關類編謂送至野麻地而還大金國志云時李雄聚衆數萬於居庸關欲邀擊之福興傳主命不許既出關驅中原少壯數十萬而去召雄歸授鎮國上將軍尋運糧涿州為元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無數續綱目謂元所虜男女數十萬皆殺之史均未載

夏五月車駕發中都加都元帥平章承暉一名福興金紫光祿大夫封定國公左丞兼左副元帥穆延原作抹撚元史作穆雅盡忠加崇進封申國公留守中都攷異大金國志云主以完顏昌為大興尹兼留守臨辭勞之曰卿國曾大父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固守使無後顧憂昌大慟主亦揮淚令速回許便宜從事與史異又云初粘罕欲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精術數謂燕京土𣎴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泰和末童謠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遼留後果皆驗史均未載 秋七月至南京 八月皇太子至自中都 九月山東路報萊州之捷攷異元史太祖紀云六月金乣軍卓多等殺其主帥率衆來降詔薩木哈舒穆嚕明安與卓多等圍中都薛應旂通鑑云主至良鄉扈從乣軍叛殺主帥素温推斫答比涉兒乣剌兒三人為帥北還承暉拒之於蘆溝斫答擊敗之降元合兵圍燕京太子行中都益懼元史類編云乣軍之乣音冥遼東君也凡二十五部族史均未載 冬十月元兵徇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攷異元史類編繫於五月 詔曲赦中都路遣參政富珠哩德裕原作富拉搭亦作蒲剌布行省事於大名府元兵下成州十二月遣真定帥永錫一名哈昭原作合周等援中都德裕傳隆安路人時中都圍急詔發河北兵救之凡真定中山保涿等兵左監軍永錫將之大名河閒清滄觀霸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護糧運德裕不時發及李英兵敗坐貶終知益都府事永錫削官杖八十本內族後復使總兵陝西失潼關除名哀宗立起為參政草括粟榜文以崔兒為崔而目為崔兒參政所載甚詳 丁未以和議既定聽民南渡元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攷異元史太祖紀云十月穆呼哩征遼東高州盧琮金朴等降錦州張鯨殺其節度使自稱臨海王遣使來附元史類編云始置行省於宣平以撒沒哈領之統金降氏

三年春正月遣內侍諭永錫防邊毋以和議為解北京軍亂殺宣撫使鄂屯襄降詔招諭攷異畢沅續通鑑云提控實呼舊作習烈殺鄂屯襄推烏庫哩音達琿為帥舊作烏古論寅答虎尋降元為留守實呼為宣撫使所殺薛應旂通鑑作去秋事云木華黎攻北京守將銀青敗於花道為完顏昔烈高德玉等所殺寅答虎降元權北京留守以吾也兒權帥府事金順成懿通州悉降亦見蘇天爵[illegible]吾也兒作烏頁爾云原作吾也而沙卜珠氏官至北京總管

都元帥所載各異

右副元帥富察齊勤以軍叛降元曲赦其黨募能獲齊勤者以其官官之攷異元史云原作蒲察七斤時以通州降授元帥

二月元使伊埒齊來遣宰臣饋以酒饌攷異元史太祖紀云興中府元帥石天應來降授興中府尹天應字瑞之永清人史未載

三月帝議遣親軍六千餘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宰臣以行宮軍弱止之攷異元史太祖紀云時金御史中丞李英等率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四月克清順二州英傳字子賢益都人擢進士第中都急詔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兵英收義軍督運援燕馭衆素無紀律遇元兵於霸州被酒大敗英死士卒殲焉贈官謚剛貞錄用其子歸潛志云英渤海人素以氣節聞至潞州戰死天下惋惜慶壽作庚壽無罸歷官集慶節度又遼東高庭玉字獻臣官河中府治中與主帥溫迪罕福興交惡值燕京危欲赴援屢以言激福興被誣下獄拷掠死名士如麗才鄉雷希顏平敬之皆逮繫會赦免庭玉死詔除河南副安撫代福興尋知其寃譎福興遠郡昭雪之紀均未載

夏五月中都破右丞相兼都元帥承暉死之戶部尚書任天寵知大興府事高霖皆及於難攷異元史類編云燕京破石抹明安入城焚宮室火月餘不滅蓋圍三年矣時帝避暑以桓州遣使勞問犒其府庫之資北去元史謂遣呼圖克籍帑藏王圻續文獻通考云元初平燕京以樞密院為宣聖廟薛應旂通鑑云時被圍久承暉悉以兵付盡忠自持大綱以礬寫奏告急援絕仰藥死盡忠將南奔妃嬪聞之皆束裝至通元門盡忠紿曰我當先出與妃嬪首途信之乃與愛妾及所親出城不返顧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至汴釋不問仍為平章大金國志云主命福興與完顏昌守燕城昌投於火福興竄歸汴亦被誅宋通鑑注云福興自剄死所載各異今從紀時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元兵戰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又元帥撒沒曷所居用金飾龍床足踏金杌子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奢侈如此而徵求之不已燕人患之見大金國志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

江西峽江訓導澣鄉李有棠編纂

宣宗南遷

衛紹王至寧元年秋九月宣宗即位諱珣本名烏達布（原作吾睹補）顯宗庶長子母曰昭華劉氏大定三年癸未歲生初封溫國公進豐王泰和中賜名從嘉從封邢改封昇所至著祥異（攷異大金國志云幼美風姿嗜學善談論工詩奇偉寬容隆準龍顏大安間長人見大興曰豐王宜王燕俄不見道人持方寸玉印曰獻新君置諸市莫知所在紀均未載）至是衛王弒迎於彰德府遂即位改是年為貞祐元年（攷異大金國志云時其子譚哲馬既在京乃以待寶付之紀未載）諭尚書省事即規畫悉依世宗所行之詔羣臣直言無隱諫議張行信言崇節儉廣聽納明賞罰三事臯請立守忠為皇太子從之（攷異史稱守忠為元妃生貞祐元年立為后其名既不可考又云自王氏姊妹入宮而后寵衰尋為尼然本紀二年立都察氏為后時守忠尚在主何故遽廢其母且太子卒立太孫卒乃立王氏子守禮未嘗移寵於王氏也恐誤）是冬十月詔應遷加官賞諸色人與本朝人一體設京城鎮撫彈壓官置招賢所放宮女百三十人　十二月以高琪為平章政事

宣宗貞祐二年春二月京師大括粟三月京師戒嚴夏四月命布薩安貞等為諸路宣撫使安集遺黎時河東北山東諸郡多失守殘毀惟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城僅存而已　左丞相圖克坦鎰卒尚書奏幸南京從之詔國內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利害皆慰諭之詣原廟奉辭以南京留守布薩端嘗請臨幸及行先詔諭之時端判南京與統軍使長壽按察使王質三奏請南遷參政耿端義力主之意乃決百官士庶皆力言不可趙昉等四百人力爭皆不聽車駕遂發中都（攷異大金國志云大名守余從義奏乞遷都張廣之聶希古賈歆孫大鼎議與合慶王琮嗣安王伸耆王從彝樞密承旨完顏宗魯等諫不聽以希古提舉行宮事烏陵用章總宿衛所

載姓名互異丙戌次定興禁扈從蹂踐民田并赦討直酬之。六月次彰德府曲赦其境內次宜封黃龍見西北秋七月至南京立元妃溫都氏為皇后皇太子至自中都明年卒諡莊襄致異大金國志云十月辛中山府詔太原出兵戍飛狐幸大名穆日華備船四千艘二十四日始至汴　冬十月陝西軍士戰死者命給糧贍其家十二月頒勸農詔　是歲以布薩端為左丞相高汝礪參知政事致異大金國志云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用章太保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張慶之濮陽郡公詔曰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又曰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逮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於彝訓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於無人已勅攸司精於選士紀均未載

三年春二月劾奏急事不拘假日三月詔河北州縣令文武五品以上辟舉不准以它事差占仍勤終任詔各路訓練義兵鄰境有警責其救援降人自拔歸國者遷職沿河州縣官罷軟不勝職者汰去之令百官各陳防邊利害封章以聞宰臣於宮中置局命方正官數員採取施行　秋七月有星如太白色青白有尾出紫微垣北極傍入貫索中　八月詔諸職官有才可大用者尚書省具以聞命近臣舉良臣御史許古上恢復中都策冬十月召衍聖公孔元措為太常博士以山東多寇故也

四年春正月皇太孫卒諡沖懷立遂王守禮為皇太子改名守緒詔控制樞密院事　二月詔凡死節臣籍數立廟致祭命參政李華修太廟禮部尚書張行信修社稷并定太廟祔享親祀儀未幾禮成　夏六月歲星晝見於奎百有一日乃伏以旱命審決京師寃獄冬十月詔京師具防城器械多鑿坎穽築垣墻於隙地　十一月河東行省胥鼎入衞拜左丞

興定元年春正月議減庶官冗員二月尚書省請罷諸州府學生廩給不許三月遣官分道捕蝗

仍禁苛暴擾民　夏四月以宋歲幣不至遣將經畧南邊　五月民苑汝濟上書陳利害帝示宰臣曰卑賤小人猶能如此盡言有可采者即行之　右丞富察伊埒圖（原作移剌都）棄官擅赴京師降知河陽府事山東帥府蒙古綱擅械轉運李秉鈞法當決秉鈞反詈綱應論贖詔兩釋之　六月置南京流泉務設提舉倉場使副詔捕治遼東受偽署官家屬得按察使高禮妻子皆戮之　冬十月以霖雨詔寬農民輸稅之限十一月命蠲百官逋賦及免徵軍須錢十一月免逃戶復業者差賦　是歲右都監承裔襲破果爾（原作瓜黎）餘族諸番帳奏捷河西嘉納克（原作珣納）楚納克（原作錢納）等族千餘戶來歸（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十月以河東為中京會寓府）

二年春二月免中京嵩汝等州逋租定奴婢抹主法夏四月曲赦遼東等路　防州宣撫副使赫舍哩阿敦（原作按敦）為左監軍格綳額（原作哥不靄）誣其叛殺之阿敦議卹格綳額釋不問阿里巴斯負遼闕之敗逃匿遣子請罪赦之諭以自効遣重臣審理京師冤獄五月增隨朝官及諸承應人俸秋七月大旱遣官禱雨於東郊命楊雲翼等分道理冤獄尋大雨　九月諭太子軍務當亟行者先行後聞　冬十一月大赦御門召致政舊臣賜食訪時政得失（攷異歸潛志云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在位多苛刻徒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馮內翰璧號馬劉子雷希顏為御史至蔡州杖殺姦豪五百人號雷半千完顏麻斤出蒲察咬住皆以酷聞至蒲察合住王阿里李渙等胥吏中尤狡刻者也宣宗紀未載）

三年春正月稅民種地畝議行均輸赦和市邊城軍需無至配民免單丁民戶月輸軍需錢令軍中誅賞四品以下聽決　夏四月築京師裏城命侯摯董役高琪總之遣近侍四人巡視　癸未陝西黑風晝起有聲如雷地大震　六月曲赦河東南北路秋七月曲赦陝西山東西路八月

綏在京差徭　冬十月以慶雲見詔國內　癸未襄城畢工賜賚宰臣有差建碑會朝門以紀其功是役帝慮擾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仍升一等平陽判官完顏阿拉及霍定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　十一月右丞相高琪以罪下獄尋伏誅

四年春正月壬子晝晦有頃大雷電雨以風　夏四月擊鞠臨武殿諭工部暑月停工役六月旱赦有司閱獄雜犯死罪以下悉除之秋七月遣參政李復亨等分道勸農

五年春正月拓南京諸河通戶舊耕官田給軍戶　太白晝見於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伏　二月禁京城兵器以旱災詔中外省試經義進士考官額外多放喬松等十餘人帝以久旱特允之夏六月駙馬都尉布薩安貞坐謀反并其三子皆伏誅（本傳本名阿哈尚邢國長公主屢平羣盜侵宋歸省臣因其不殺宋宗室奏其謀叛又畏讒賄近侍局反以證成其罪嘗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卒以祖忠義父揆有大功免兄弟連坐）　冬十月大醫侯濟治皇孫疾誤致死不忍殺杖除名　十一月蠲徐邳宿泗及歸德亳壽潁等州逋租　十二月同知節度事郭澍以徵糧失期誣殺平民坐誅

元光元年春正月遣官懇種京東西南三路水田夏四月置大司農以下官更定辟舉縣令法（潛歸志云興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立保舉法一時能吏如王庸令洛陽程震令陳留皆有治績或入為臺部官自是爭以能相尚民亦多受其賜洵良法也所載較詳）　秋七月太白晝見與日爭光八月彗星見西方改元大赦（攷異續綱目云長星見耶律楚材謂其主曰女真將易主矣歸潛志云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據漢武故事改元禳之其年十一月崩已而宋帝亦崩天道果誰應耶所載年月不合）　冬十月以京兆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萬遣官安撫之

二年春正月鬻爵恩例有丁憂官得起復者令罷之三月命禁茶　夏四月以死節贈鳳翔萬戶

完顏綽哈懷遠大將軍　冬十二月免延安土民差稅邛州民丁陣亡者各贈官一階歸德等州復業及新地民免差稅二年　丁亥帝崩廟號宣宗葬德陵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中原淪陷

宣宗貞祐三年秋七月元兵克濟源縣攷異元史太祖紀云十年七月紅羅山寨主杜秀降授錦州節度使遣伊奇哩往諭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去號為河南王當為罷兵不從詔史天倪南征授右副都元帥賜金虎符　八月前冀州教授鈕祜祿特烈原作忒都集義兵復立州治招徠民户至五萬置山東西路總管府於歸德府及徐亳二州特遷三官以太常卿侯摯為參政行省事於河北東西兩路置行樞院於徐州歸德府置行省於陝西以左丞相布薩端領之諭堅守各處要害令宣撫治邠州更以步騎守沿渭諸津設潼關提控總領軍馬等官詔開滑濬曹滕諸州置連珠寨如衛州攷異元史太祖紀云八月史天倪取平州金經略使奇珠降穆呼哩遣史進道攻廣寧府降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薛應旂通鑑奇珠作乞住宣宗紀均未載　冬十二月元兵徇大名府攷異元史太祖紀云十一月史天祥討興州擒其節度使趙守玉紀未載

四年春正月元兵取曹州二月圍太原以胥鼎為樞副權左丞行省事於平陽攷異元史太祖紀云春張致陷興中府穆呼哩討平之史未載薛應旂通鑑云四月胥鼎聞元兵度潼關遣必蘭阿魯帶徙單百家帥兵濟河趨關陝自以精兵援汴又遣僕散掃吾出會諸將拒元兵之自關而東者主嘉其忠拜左丞還鎮宣宗紀載在十月又異元兵攻下霍山諸隘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三十里同知觀州事張開復河間府滄獻本樂壽縣隸河北東路等州并屬縣十有三三月復邢州捷至夏四月張開奏復清州等十一城五月山東行省奏沂州宋瑯琊郡縣二之捷以右丞侯摯行省事於東平　六月罷河北諸路宣撫司更置經略司　秋七月昭義節度使必喇阿嚕岱復威州及獲鹿縣閏月復深州地理志云威州治井陘與獲鹿均屬真定府深州為饒陽郡縣五　八月元兵攻延安九月攻坊州以永錫為御史大夫領兵赴陝西便宜從事元兵攻代州經略使鄂屯酬

和尚戰没攷異元史類編云十月木華黎徇延安經畧使與敦醜和尚死之與紀異冬十月招射生獵戶練習武藝知山徑者分屯陝號要地命左監軍必喇阿嚕岱守潼關完顏仲元軍盧氏縣名屬虢州元兵攻潼關西安節度使呢瑪哈富勒呼攷異元史類編作泥龐古蒲魯虎戰没命伊喇卓拉布原作伊剌周剌阿不屯關陝元兵徇汝州命沿河唯存通報小舟餘悉焚之行樞院完顏哈達以徵兵失應坐誅攷異元史太祖紀云秋色爾濟鄂特薩木哈巴圖爾率師由西夏越潼關獲金兀安節度使尼瑪哈富勒呼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而還按色爾濟鄂特原作撒里知兀解續綱目作衛格巴圖云中嵩汝赴汴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至杏花營擊敗元兵乃由陝州渡河而去金乞和元主欲許之謂薩木哈曰譬圍場中章鹿吾已取之六餘一兔盍舍之薩木哈欲金去帝號議遂寢薛應旂通鑑作格巴圖作三哥拔都薩木哈作撒没喝續綱目云時御史臺言敵兵深入重地邊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游騎遮截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復見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阨潼關與伊爾必斯為犄角選勇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因高琪言不許所載較詳十一月胥鼎入衛拜左丞以王質及完顏僧嘉努代鎮河東攷異通鑑輯覽云鼎慮元兵扼河撤解韓隰吉孟五州經畧會兵夾攻及元兵自三門析津北渡至平陽乃遣兵拒戰大敗之復潼關宣宗紀作華州元帥復潼關元兵至汚池攷異汚池當作澠池宋史地理志云縣名隸河南府所謂淆混也汚水則當從汚州疑誤右副元帥阿里巴斯原作阿里不孫軍潰而逃失其所佩虎符統軍赫舍哩素赫原作掃合以發兵後期坐誅十二月元兵攻平陽徇大名府進自代州神仙橫城及平定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宣撫使烏庫哩禮間道告急詔發潞州諸道兵援之

興定元年春正月元兵攻觀州二月徇忻代　三月以李華權參政行省事於河東南路乙未先徵山東兵援應經略使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據真定叛慮為所梗乃集鈕祜祿貞郭文振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軍為犄角之勢圖之元兵攻新城及霸州攷異大金國志云時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霸州統軍曰文哥聚兵合八十萬元患之言於金遣夾谷監軍討之文哥縊死仙武仲元亦召回賜死軍遂潰散北軍歸轉攻回鶻奪其纖珠堅城而都之遺兵掠西河等路金遣侍郎烏古孫孛吉入貢凡去汴三萬里紀未載

夏四月命完顏寓行帥府事督苗道潤進復中都先是招撫使伊喇特爾格言其有異志故命重臣鎮之以阿里巴斯行省事於博索路富察烏錦行省事於上京　五月元兵下汚城縣軍官任福死之　六月修潼關以暑藥勞夫匠設潼關使副及三門集津提舉官致異元史太祖紀云夏盜祁和尚據武平史天祥討平之遂擒金將巢元帥以獻察罕破金監軍瓜爾佳於霸州金求和察罕乃還史未載　秋七月永錫坐行軍失律當斬復貰其死九月以必喇阿嚕岱行省事於益都　元兵攻隰州及汾西縣屬平陽府攻沁州進薄太原城攻交城清源二縣名均屬太原府命立沿河氷牆鹿角冬十月元兵徇中山府及新樂縣屬定州下磁州取鄃平長山二縣名均屬濟南府及淄州十一月元兵取濱棣博三州地理志云濱州治渤海縣四棣州宋安樂郡縣三博州宋博平郡縣五　下沂州復攻太原府十二月元兵攻潞州都統馬甫死之克益都府復攻沂州官民棄城遁下密州節度死完顏寓死之進富察烏錦右副元帥行省事於遼東致異元史類編云八月以木華黎為太師封魯國王賜九斿旗曰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續綱目作穆呼哩云命承制行事建行省燕京南攻遂城下蠡州屠城因州人趙瑨泣請得免并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所載稍異本傳扎拉爾氏世居鄂諾河本戚里與保爾濟博羅罕齊拉袞號都爾木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為佐命元勳卒年五十四贈太師謚忠武

二年春二月御史以元兵退請汰各路行省冗官不許三月以侯摯行省河北兼安撫使夏四月以瓜爾佳必喇原作必蘭行省遼東侯摯遣將復密州及高密縣　五月元兵徇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致異大金國志云是月蚩尤旗見其長竟天紀史未載　六月樞院言元集兵應州飛狐將分道南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宜於農隙校閱東平單州衝要豫徙其農民糧畜置險可守之城修近城水砦潼谷遂連商虢宜令兩帥府按視扼塞又言賈瑀刺殺苗道潤乞正其罪詔勿問以其軍隸涿州刺史李奇嚕原作瘤驢副以張甫張柔致異薛應旂通鑑云時道潤死靖安民代領其衆張柔欲復仇會兵中山與元兵遇戰於狼牙嶺柔馬蹶被擒遂降為河北都元帥

柔字德剛易州定興人卒贈太師加封汝南王諡忠武子十一宏範最顯見元史本傳方輿紀要云狼牙嶺即狼牙口在定州倒馬關西南六十里三關外牆至此與內牆合為一史未載命參政巴古拉與平章胥鼎協力防秋八月詔河東行省完顏霆赴援山東　元穆呼哩原作木華里攷異續綱目諸書作木華黎等帥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取代州隰州九月元兵下太原府左監軍烏庫哩德升死之遂徇汾州節度使烏雅思徽亨原作兀顏訛出虎攷異通鑑輯覽作完顏思徽痕死之下孝義縣攷異元史是秋金將武仙攻滿城張柔擊敗之史未載　詔置秦關等處九守禦使命完顏芬徹等分戍諸阨　冬十月元兵徇絳潞遂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城破行省知府事李革攷異元史類編作李華及蘇爾坦死之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棄城誅元兵攻澤州十一月元兵收潞州右監軍納哈塔富拉塔原作納合蒲剌都攷異續綱目作布拉圖即德裕及王良臣死之　十二月命完顏伯嘉權參政左監軍控制河東南北路

三年夏四月以寶嘉喀齊喀為左都監駐翠州寶嘉紐勒琿原作石盞女魯歡為右都監駐平涼攷異續綱目云五月張柔率兵南下克雄易保安諸州攻賈瑀於孔山臺降之縛瑀剖心祭道潤敗武仙軍於滿城追擊之尸陳數十里下完州祁陽曲陽皆降攻中山大破武仙將葛鐵槍兵復敗劉成軍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悉下柔威名震於河朔通鑑輯覽作與定四年事云穆呼哩至滿城使蒙古布哈將輕騎二十出倒馬關敗葛鐵槍兵仙以真定降倒馬關即古鴟上關今保定府唐縣北方輿紀要云葛鐵槍與張柔戰於新樂兵敗元史張柔傳新樂之戰柔中流矢拔之復戰斬數千級擒藁城令劉成尋為燕帥孱赤台所譖幽土室及死乃得免紀均未載秋八月元兵下武州判官郭秀死之下合河縣屬嵐州縣令喬天翼等死之九月元兵徇東勝州節度使伯特烏格原作伯德窊哥死之命行省胥鼎領兵赴河中攷異元史太祖紀云是秋穆呼哩克岢嵐吉隰等州進拔絳州屠之史未載　十二月元兵徇彰德府下晉安府即絳州縣八號絳陽軍　工部尚書鈕祜祿貞死之

四年春正月元兵下好義堡霍州刺史伊喇阿里哈等死之夏四月元遣趙瑞攻下孟州提控魯德王安復大名府以巴古拉為左副元帥承立為右監軍行省京兆五月元兵徇陝州地理志云即宋火山

軍改今名隸嵐州治河曲下兗州節度使完顏威赫原作畏可死之六月元遣楊在下大名攻開州東明長垣二縣名屬開州隸大名府秋七月遣烏庫哩仲端等使元攷異續綱目云元主使謂仲端曰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則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紀未載元史太祖紀載在十七年乃元光元年也又異八月恆山公武仙降元攷異續綱目云時穆呼哩用史天倪言下令禁標掠遺所俘老幼軍中肅然紀未載九月元使達呼原作塔忽等來冬十月復遣蒙古達呼額哩埒等來十一月穆呼哩以兵圍東平攷異元史太祖紀云穆呼哩徇真定武仙降以史天倪為都元帥行府事仙副之東平嚴實來歸冬邢州節度武貴降遂攻東平不克留嚴實守之撤圍趨洺州分兵徇河北諸郡薛應旂通鑑云時木華黎入濟南嚴實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降拜為行省實將李信乘實出殺其家屬來降實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遣將襲濟南大敗木華黎進薄黃陵岡復敗溺死者衆遂陷楚邱圍東平所載較詳元史本傳實字武叔泰安長清人卒封魯國公謚武惠

五年春正月元兵攻天井關　夏五月東平內徙命蒙古綱行省邳州王庭玉行帥府於黃陵岡攷異通鑑輯覽云平被圍久糧遂絕行省呼爾嚕監軍王庭玉不能守率衆趨邳州為蘇嚕呼圖哩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入城穆呼哩命中分之以實撫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俄王庭玉破之珪被殺所載較詳又元史本紀及穆呼哩傳均以嚴實入東平為四月事畢沅續通鑑呼爾嚕作蒙古綱元史太祖紀金東平行省為孟古原作忙古又云四月金遣烏克遜仲端乞和稱帝為兄不允六月宋石珪降拔濟兗單三州總管史均未載　冬十月元兵攻綏德州命許州帥赫舍哩鶴壽屯潼關西十二月元兵下潼關京兆詔省院議之閏月元兵徇鄜州節度使完顏魯爾錦左都監鶴壽右都監富察羅索及鈕祜祿資祿皆死之攷異續綱目云是冬穆呼哩由東勝州涉河而西夏遣塔爾海監府等宴之於河南且遣唐海甘布將兵五萬屬焉遂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命石天應守之自將攻綏德破馬克戎爾寨夏將瑪爾布往會不肯拜引衆去至是攻延安瑪爾布始贄馬而拜金帥哈達與納哈塔遇珠欒之為元兵所敗殺七千餘人哈達走入延安留兵圍之自往攻鄜坊等州史未載通鑑輯覽塔爾海監府作塔卜泌布唐海甘布作特格甘普瑪爾布作蔑布一作迷僕

元光元年夏四月元兵攻陵川縣屬澤州攷異元史太祖紀是春穆呼哩克乾涇邠原等州攻鳳翔不下史未載五月元兵屯隰吉翼等州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金於中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孥先墜崖已從之皆死紀未載　秋七月元將阿勒楚爾原作按察兒屯兵

晉安冀州境上黨公完顏開復澤州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七月金平陽公胡天作降元續綱目云穆呼哩徇青龍堡天作遂降元史太祖紀天作為天祚是秋金復遣烏克遜仲端請和見帝於回鶻國議未允歸絕未載　八月河東公伊喇重嘉努原作衆家奴　高陽公張甫復河間府冬十月復曹州　十一月元兵徇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及副使額爾克攷異通鑑輯覽云作鄂和薛應旂通鑑作訛可死之蒙古布哈原作蒲花亦作不花攻鳳翔府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木華黎使蒙古不花出兵秦隴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使石天應為河東行臺諸將皆屬乃趨長安遣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使安赤將兵斷潼關通鑑輯覽兀胡乃太不花作烏呼羅爾台布哈安赤作阿齊台所載各異

二年春正月元兵下河中府攷異侯小叔傳作元光元年十二月陷河中府紀作二年正月又元史石天應傳作元年九月移軍河中前後互異惟元史太祖紀云十月河中來附以石天應守之與穆呼哩傳合見畢沅續通鑑　右都監侯小叔攷異通鑑輯覽作侯孝順復之未幾復陷攷異續綱目云穆呼哩攻鳳翔久不下欲北還侯小叔襲破河中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命天應子烏格代領其衆初金都監阿嚕岱守河中朘民膏血為浚築計及絳州破遂馳奏河中不可守棄之燒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不當棄復命修葺隨守隨陷所載較詳按侯小叔傳以復取河中連繫於元年十二月又異二月鳳翔圍解賞嘉喀齊喀等陞賞有差三月命完顏伯嘉行省河中續綱目云是月穆呼哩死於解州　夏四月復霍州汾西縣五月復河中府及霍州洪洞縣攷異布薩安貞傳贊云貞祐時安貞定山東布薩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喇阿嚕岱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啟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未幾潼關破岐滬毀汴城晝閉方且增城隍繕御寨以祈逃死然田琢走益州而青齊裂綱去東平而亢魯處安貞死而南代無功自時厥後無足言者矣又歸潛志云金朝兵制最弊每下令簽軍州縣騷動貞祐初簽任子為監官軍屢赴愬臺省始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黃河簽軍自見居官者外無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至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選為千户余先子以前監察御史亦為千户餘不勝計物議譁然後亦罷之惟余以終場舉人獲免立法之弊一至於此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二

江西峽江訓導瀞鄉李有棠編纂

羣盜叛服

衛紹王大安三年秋九月元兵薄中都中都戒嚴攷異續綱目云初益都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為業人呼楊鞍兒因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南侵起為羣盜嗣降金授防禦使元兵至招鐵瓦敢戰軍得千人以唐古哈達為都統安兒副之戍邊至雞鳴山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擊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薛應旂通鑑都統為唐括合打衛王紀未載

崇慶元年夏五月河東陝西大饑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命南京留守布薩端提控軍馬以安撫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是歲泰安劉二祖兵起寇掠淄沂二州紀未載

至寧元年九月後為宣宗貞祐元年春二月知大名府事烏庫哩誼謀不軌伏誅攷異通鑑輯覽云二月故遼人耶律瑠格官千戶自北邊遁至龍安聚衆至十餘萬稱都元帥遣使附元金遣和碩率兵往討大敗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都咸平後降元為元帥令居會寗瑠格原作留哥元史太祖紀作去年事瑠格傳其將伊實布等謀叛自立改元天威被殺其相奇努復叛為金山殺稱王改元天德其後通古哈沙相繼叛均瑠格討平之卒子實沙嗣世鎮廣寗紀未載按地理志隆州為利涉軍陞為隆安府輯覽作龍安恐是其地

宣宗貞祐二年夏五月遷都南京攷異續綱目云十二月金濰州李全兵起全北海農家子銳頭蠭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槍人號李鐵槍時賦斂繁苛羣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呼為紅襖賊全與仲兄福聚衆數千抄掠山東劉慶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附之又張鯨據錦州自稱臨海王降元興中府石天應亦降元元史作明年事宣宗紀未載

三年春二月巡檢梁佐李耀珠原作咬住以誅紇賊張暉劉永昌等進官賜姓完顏　丁未山東宣撫使布薩安貞原作阿哈舊作阿海遣提控布薩瑠嘉等破賊楊安兒步騎三萬殲其衆降僞頭目二百餘從

户三萬先是安兒與張汝楫等攻觀州縣安貞擊敗之於益都城東安兒奔萊州徐汝賢以城降
至登州刺史耿格納偽鄒都統付以州印安兒遂僭號改元天順陷寧海州名治文登　攻濰州其黨郭
方三據密州李全掠臨朐縣名屬青州　安貞以瑠格及額琳分左右翼大敗賊衆於昌邑縣名屬平度州　東及
辛河殺獲無算遂復萊州斬汝賢安兒脫身走耿格史潑立降龔殺郭方三復密州安兒後與汲
政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死耿格伏誅妻子皆遠徙攷異安貞傳作貞祐二年七月破安兒十
二月誅耿格宣宗紀作二年十二月誅耿格三年二月破安兒未知孰是薛應旂通鑑云時安貞與行省完顏霆經歷黃掴將花帽軍擊敗安兒死後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衆
奉之稱姑姑至磨旗山李全附之因與私以為夫續綱目黃掴作洪果通鑑輯覽作洪郭宣宗紀均未載　三月安貞遣赫舍哩約赫德原作牙吾答攷異國語解
云即岳納哈通鑑輯覽作要赫德薛應旂通鑑作豐阿拉破巨蒙等四堌及馬耳山殺劉二祖賊四千餘人降餘黨八千擒偽
宣差程寬軍使程福降脅從民三萬遣兵會瓜爾佳錫爾格攷異薛應旂通鑑作夾谷石里哥及默埒敗賊劉二
祖於宿州大沫堌擒斬之及其黨崔天祐李思溫餘衆保大小峻角子山前後殪賊萬計攷異續綱目云
劉二祖死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馬時青後降金而石珪夏全裴淵等降宋珪後為李全所圖復殺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元為元帥紀均未載
贈防州防禦使完顏巴錦官都統楊珪伏誅先是京兆治中李友直私逃華州結同知馮朝等圖
集州民號忠義扈駕都統府作亂殺巴錦以書約珪珪誦之嗣請自効誘友直等誅之安撫使以
狀聞故有是命　夏四月宣撫副使完顏弼奏招大沫堌渠賊孫邦佐張汝楫以五品職下詔湔
洮其罪汝楫復謀叛誘邦佐邦佐斬使馳報弼弼殺汝楫及其黨萬餘以邦佐為德州防禦使加
節度仍官其子弼封密國公雅歌投壺有良將風紅襖賊掠城武縣名屬兗州府宣撫副使延札原作顏盞天澤擊走之
斬數百級　命侯摯招邢州賊程邦傑　冬十月遼東宣撫司報破瑠格原作留哥之捷遼東賊布希

萬奴僭號改元天泰（攷異薛應旂通鑑云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自稱天王國號大真元史東平王於太宗五年癸巳與皇子貴由攻完顏萬奴於遼東平之萬奴為金內族自乙亥聚衆據遼東號東夏至是凡十九年而滅所載族姓互異）十二月太康縣人劉全時溫東平府民李寗謀反伏誅（攷異續綱目云元以張鯨總北京兵從奪呼蘭薩里必南征鯨懷反側穆呼哩令蕭額森監其軍至平州稱疾不進額森殺之弟致憤殺長史據錦州稱瀛王改元興隆畧平灤瑞利義懿廣寗等州下之為蒙古布哈等所敗州郡皆復元史太祖紀云改元興龍僭號漢興皇帝繫於四月又十一月瑠格來朝以其子實沙入侍實沙原作斜闍宣宗紀未載）

四年春正月紅襖賊犯泰安德博等州帥府兵敗之三月經略副使張文破趙福復恩州夏四月泰州官軍破妖賊趙用劉高二等　紅襖賊渠郝定僭號署官陷滕兗單諸州萊蕪新泰（二縣均屬泰安州）等十餘縣布薩安貞遣兵討之連戰皆捷殺九萬人降者三萬郝定僅以身免未幾為侯摯所擒送汴伏誅時自安兒二祖敗後河北殘破干戈相尋所在團結冠掠官軍雖討之不能除也大抵皆李全國用安時青之徒（攷異大金國志云有郝八者名儀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疑是郝定之訛）　六月遼西偽瀛王張致遣完顏內赫（原作南合）張烏遜（原作頑僧）奉表降詔授致北京路行帥府事內赫同知兵馬總管府張烏遜同知廣寗府（攷異續綱目云是冬穆呼哩遣吾也兒等別攻淄石山堡命蒙古布哈屯永德縣致以兵援淄石布哈扼其歸路且馳報穆呼哩疾引兵抵神水與致遇布哈亦至前後夾擊大敗之進圍錦州月餘其將高益縛致出降殺之元史太祖紀作春月事云致陷興中府穆呼哩討平之所載互異地理志永德縣屬興中府神水縣名屬錦州）

興定元年春三月威州刺史武仙討真定叛賊石海斬之及其黨二百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盡獲海僭擬之物　夏四月孟州（即河陽府）萬戶宋子玉率兵叛斬關而出經略使蘇爾坦等追敗之至輝州境（今為輝縣屬衛輝府）其黨邢福殺子玉以降餘黨家屬悉放歸農花帽軍作亂於滕州詔山東行省討之南陽五朵山盜千餘剽掠至方城節度副使伊喇洋格討敗之殲其衆平定州賊閻顯殺其賊渠閻德用以降濟南泰安滕兗等州賊並起侯摯遣完顏霆討平之降壯士二萬老弱五

攷異續綱目云時霆自清河出徐州斬霍儀前後殪賊萬千餘招降偽元帥石珪夏全餘衆皆潰宣宗紀未載　五月蘭州千戶李平等苦提控富察雅
爾堅原作燕京貪暴殺之構夏人以叛為其黨張宸所獲　六月苗道潤表降人李琛復叛琛亦告道
潤異謀詔山東行省察之本傳道潤初為河北義軍隊長從遷汴屢戰有功授宣武將軍擢中都留守撫定五十餘城招降蠡州通吉齊勤與琛忤琛攻滿城完州道潤
拒戰殺其兄榮及弟明等互相訐奏詔和解之會道潤與伊喇特爾格合撫定河北令諸道共相應援後與賈全賈瑀互相攻擊瑀詐約和刺殺之高汝礪傳賈全作賈全所載較詳　秋
九月隩州萬戶馬寬逐其刺史李策據城叛州吏擒斬之夷其族　八月陝西行省奏木波賊犯
洮州敗績遁去　九月遼東行省完顏阿里巴斯為叛人伯特呼圖原作伯德胡土所殺權左都監納塔
裕等討誅之贈阿里巴斯平章葛國公　冬十一月詔從賊魚張二等親屬於歸德睢陳鈞許間
攷異續綱目云七月李全因定遠民季先率衆五千歸宋與高忠皎合兵攻海州不克與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宣宗紀未載
二年春二月許州長社縣何晃等謀反伏誅　夏四月紅襖賊犯徐邳行樞院兵大敗之東平行
省敗黑旗賊拔膠西縣屬密州渠賊李全來援併破之河北行省破紅襖賊進至密州降偽將校數
十士卒七百悉令復業　五月招撫副使洪果阿嚕岱原作黃摑阿嚕譽襲破李全於莒州萊州民曲貴
殺經略使內族專努原作轉奴自稱元帥構宋人據城叛提控王庭玉等誅曲貴及其黨白珍呂忠等盡
平之　六月石州賊馮天羽據臨泉縣叛州刺史赫舍哩公順討之天羽等迎降殺之餘衆走保積
翠山王九思等攻之殺賊二千人遣馬季良持詔招諭其黨安國用降遷防禦使分其軍於絳霍間
按續綱目云七月石州人國安用降宋以為同知孟州事　紅襖賊犯沂州官軍敗之追至百里港提控齊信沒於陣命議郎
秋八月提控赫舍哩綽哈原作醜漢討賊張聚大敗其衆復濱棣二州安人李宜伏誅攷異田琢傳聚殺防禦使錫默據棣
州并取濱州琢遣綽哈討破之復二州紀未書因琢所遣　九月李全破密州執招討副使洪果阿嚕岱及瓜爾佳肆嘉努進破

壽光縣州屬青府冬十月李全破鄒平縣及臨朐縣轉運副使程戩及提控王汝霖等通宋人為變侯
摯遣兵討誅之及其黨崔榮韓松戚誼皆伏辜攷異侯摯傳戩官防禦使李全據安邱提控王政屯昌樂二縣名均
屬青州府侯王庭玉兵同進討太府少監伯特玩擅率政兵攻全致敗提控王顯死之　十二月紅襖賊
攻彭城縣名屬徐州之胡村寨徐州兵敗之三年夏六月李全寇日照縣名屬莒州博興縣名屬青州府赫舍哩萬
努敗之寇即墨完顏僧壽又敗之復萊州　秋七月中山治中王善殺知府事李僔等以叛　冬十
一月徐州總領納哈塔祿格原作納合六哥大破紅襖賊於狄山泰安軍副使張天翼為賊張林所執以歸宋
縶之楚州逃歸授睢州刺史攷異通鑑輯覽云初元克益都不守張林復立府治授治中山東諸郡皆附林欲歸宋會李全克齊州進薄青州城下挺身說林結為兄
弟遂奉青莒登萊十二郡歸宋拜京東安撫全進襲泗州不克而還所載較詳
四年春三月林州元帥惟良擒叛人單仲李俊誅之降其黨盧廣　紅襖賊于忙兒襲據海州經
略使完顏辰爾原作陳兒擊敗之復其城夏四月節度使柴茂破紅襖賊於棗強縣名屬冀州經略使段僧
順擊叛賊甄全於唐縣屬保定府敗之東平提控富察善爾原作山兒破紅襖賊於聊城縣名屬東昌府五月紅襖
賊犯樂陵縣名屬武定州鹽山縣名屬滄州橫海節度使王福連擊敗之張聚來寇又敗之秋七月宋人及紅
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獨滄州經略使王福固守會益都賊張林來攻福乃叛降林攷異錢竹汀云時有兩張
林此攻滄州者本益都府卒授治中興定三年逐轉運使田琢而據其地史所稱益都張林也是年八月全犯東平府監軍王庭玉敗之擒其偽安化軍節度張林此則益都桃林寨總領號張大
刀者也　總領嚴福等討紅襖賊於彰德生擒偽安撫王九　八月嚴實成江王贇據濟南山東招撫
高居實遣使招嚴實於青崖堌獲其款以聞攷異續綱目云嚴實初為金長清令挈家壁青崖堌依張林會宋遣趙拱招諭因歸宋貫涉以聞復遣拱
往遂與李全及林圖東平蒙古綱固守全等夾汝水而砦詰旦與王庭玉遇會鄂博台兵大至鑲旗女將持槍突鬬全幾不免精銳喪失殆盡實復降元薛應旂通鑑鄂博台作斡不答　秋

九月滕州提控夏義勇討紅襖賊敗之冬十月紅襖賊復入泗州掠人畜而去授時青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攷異薛應旂通鑑云青初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安兒死青降金為濟州萬戶後附李全歸宋據龜山至是金紇石烈牙吾塔招之降乞邳州未許復歸宋攻泗州拔西城鄂爾多大敗之率衆遁所載較詳）

五年秋七月義陽軍叛據碭山縣（屬徐州）夜襲永城（縣名屬亳州）為副總領高琬所敗命蒙古綱討之

八月懷帥府邀擊紅襖賊於伏恩村敗之九月遣親軍討河南羣盜　冬十一月蒲城縣（屬華州）民李文秀等謀反伏誅　閏十二月提控珠嘉耀珠破沈邱賊於陳兎孔瑀等招降泰和縣（屬潁州）賊三千人斬其首惡餘並釋之紅襖賊夜入蒙城縣（屬壽州）令失符印軍民死者甚衆賊大掠而去

詔發兵捕京東盜陳亳等州鹿邑城父（二縣均屬亳州）諸縣盜蠭起命樞府遣官討之捕盜軍所過殘民遣御史按視軍所獲牛有司以官錢收贖詔定招捕土寇官賞格（攷異宏簡錄云正月時青破泗州昌武節度畢資倫被執不屈囚之鎮江府土獄十四年脅誘百方終不從後聞哀宗死設祭江岸投水死續綱目云十一月張林復自宋降元為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宋元史作張琳授滄景濱棣等州元帥）

元光元年春正月元帥惟弼破紅襖賊於張寨店二月恆州軍變萬戶呼延棫等千餘人焚掠城中而去　夏六月紅襖賊掠柳子鎮驅掠人畜提控張瑀追擊奪還　僞監軍王二據黎陽縣（屬濬州）提控王泉討之復其城　秋七月王庭玉破紅襖賊於曹州賊復襲徐州之十八里砦及古城桃源（縣名屬淮安府）官軍破之　冬十月河中萬戶孫仲威執安撫阿布哈呼喇勒據城叛陝西行省平之

二年秋八月邳州經略使納哈塔祿格（原作陸格）等率都統金山顏俊入省署殺行省右副元帥蒙古

綱本名呼爾根亦作呼爾噶原作胡里綱據州叛遣官招諭祿格拒命約赫德率兵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宋鈐轄高顯統制侯進正將陳榮等誅祿格降衆尚拒守方督兵進攻宋總領劉斌黃溫等縛顏俊威誼奇格及梟金山巴達首來獻徐福亦納欵撫慰其衆玫異薛應旂通鑑云綱馭下嚴納合六哥殺之致書海州欲附李全全遣王喜兒以兵援接而已繼之李二措納喜兒而因之全欲攻邳兵敗趙青州史未載　九月約赫德報桃源淮陽捷并以納哈塔魯爾錦構李全狀來告降人孫邦佐自全軍中來歸擢都總管祿格所署偽都統烏庫哩賽罕原作賽堪瓜爾佳瑠珠原作留住等來歸札雅呼嚕原作札也胡魯等拔邳州南城約赫德誅祿格函首以獻　冬十月滕州人時明謀反誅邳州紅襖賊三千來降命使撫諭遣還河朔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封建九公

宣宗興定四年春二月封經略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皆兼宣撫使便宜行事攷異薛應旂通鑑作四月事初貞祐四年右司諫珠嘉濟敦原作朮里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集百官議翰林承旨圖克坦鎬等十有六人謂制兵有三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北州郡既殘破不可一概守宜取願從者屯河南陝西否則許推其長保聚險阻刑部侍郎鄂屯哈斯罕原作奥屯胡撒合三人曰宜令諸郡選才幹衆所推服能糾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田耕墾置僑治官撫循之壯者教之戰陣勑晉安河中守臣繳石嵐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兵部尚書烏凌阿原作烏林荅與二十一人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略者授之急則走險暇則耕種宣徽使伊喇光祖等三人曰太原雖暫失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提點尚食局舒穆嚕請以高爵募民略同光祖議宰臣欲置公府帝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帝曰他日事定公府毋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計乃定至是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滄觀州鹽山無棣二縣均屬滄州東陵東光甯津吳橋將陵阜城五縣均隸景州屬河間府蓨縣屬冀州隸焉河間路招撫使伊喇重嘉努原作移剌衆家奴為河間

公以獻蠡地理志云獻州本樂壽縣二蠡州宋永寧軍治博野縣安深州河間肅寗二縣名均屬河間府安平武强饒陽三縣名均屬晉州六家莊即山寨隸馬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恒山公以中山真定府沃地理志云沃州宋慶源府金改為趙州後仍舊縣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屬真定府南宮縣屬冀州隸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莫霸州高陽州屬安信安文安大成三縣舊屬霸州保定今屬霸州靜海屬河間府寶坻武清二縣屬通州屬安次縣屬大興府隸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舊為州今為縣屬保定府保州君氏川季鹿三保河北江磬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懽谷東安寨隸馬方輿紀要云磬山在保安州西南百二十里有南北二山出白絲磬涞水出馬唐置磬山縣金末建為寨君氏川以下其地皆在州境　遼州從宜郭文振為晉陽公河北東路皆隸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陽府隰吉州隸馬昭義節度副使完顏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益都府路皆隸馬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賦斂賞罰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强唯武仙耳武仙威州人嘗為道士初率鄉民保威州西山權刺史興定元年破石海命即真遷知真定府累官中京留守權石都監封恒山公四年降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仙兄貴為安國節度使史天祥擊之亦降元仙治真定六年與天倪積不相能宣宗遣諜招之遂於哀宗正大二年殺天倪攷異畢沅續通鑑云即元太祖二十年而姚燧牧菴集撰史公神道碑誤作十年復以真定來降為元將薩納台原作笑乃解元史本傳作實訥台云與天澤合兵取真定及復叛又取之遣弟賽罕殺仙弟於紫荊關俘其妻子而還後斬仙將盧治中圍仙於雙門仙遁走所擊乃奔汴攷異元史太祖紀二月仙殺天倪以真定叛三月天澤擊仙走之復真定據王惲秋澗集撰天澤家傳則復真定在六月而薛應旂通鑑繫於正月誤也方輿紀要云時武仙置抱犢砦據以自守天澤屯真定以高公抱犢諸砦為仙巢穴攻破之寨在獲鹿縣西八里五年哀宗召見復封爵置府衛州七年圍上黨聞元兵攻衛州退還詔平章哈達原作合達及布哈原作蒲阿救之徙仙兵屯

胡嶺（一作胡陵）關阨金州路八年元兵涉襄漢哈達布哈駐鄧州仙由荊子口引兵會天興元年正月布哈兵敗於三峯山仙由密縣（屬禹州隸南陽府）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屯留山立官府聚糧繕器兵勢稍振（孜異宏簡錄云仙從四十騎趨御寨不納乃舍騎登嵩山絕頂得免）三月汴京被圍拜仙參政兼樞副合色哷（一作錫林孜異宏簡錄作思烈丞相襄子兵敗降中京留守元兵圍之不下崔立使其子脅降射之俄聞立叛恚病數日卒）兵入援八月至密縣遇元蘇布特（原作速不解）兵即按軍眉山店勸色哷阻澗結營與俱進不聽先至京水兵潰仙還軍留山召入衛不果仙與總領洪果薩哈有怨薩哈降元（孜異宏簡錄作黃摑三合云思烈承制授宣差總領五朵山一帶行元帥府仙惡其權盛改為征行元帥遂怨）詐以書約取裕州仙至與元兵夾擊敗仙於柳河仙跳走聖朶寨（孜異宏簡錄云仙敗責沈邱尉曹政擅殺裕州防禦使李天祥令總領楊全弑械之會赦得釋與楊全弑俱降宋）時哀宗走歸德使修撰魏璠（宏簡錄云字邦彥渾源人貞祐二年進士）間道召仙不赴璠責之幾被殺尋以軍乏食徙鄧州總帥伊喇瑗（本名聶赫一作粘合字廷玉）畏其逼以女妻之乃還順陽（故城在淅川縣東北三十里）瑗舉城降宋疽發背死仙為宋將孟珙所襲擊敗珙兵生擒其統制數十獲馬千餘（孜異宋史孟珙傳時仙為珙敗於順陽退保馬蹬山珙用降將劉儀計追擊敗之降其眾七萬山在內鄉縣西南百六十里史未載）仙懼復來徙淅川縣（縣名在鄧州西南百二十里）之石穴迫哀宗走蔡州遣近侍烏頁（原作兀顏）青其赴難終不應（孜異哀宗紀武仙叛將士謀取宋金州至淅水軍潰尚書盧芝侍郎石玠謀歸蔡州仙追芝不及遂殺玠玠字子堅河中人進士為汝州防禦行侍郎芝字廷瑞河東人任子補官以西安節度行尚書仙追不及走至南陽為土賊殺見宏簡錄）俄至黑谷泊進退失據蔡州破糧盡軍散從十八人北行渡河為澤州戍兵所殺（孜異歸潛志云李汾字長源太原人仙辟掌書記國亡汾勸仙歸宋尋為仙麾下害史稱仙與思烈不合懼汾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令王德追獲之絕食卒未言被害事）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為同知橫海節度事復濱棣二州拜滄州經略使遷知東平府權右都監（孜異宏簡錄云福遣張聚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攝棣州防禦進攝濱州刺史尋與聚有隙聚以棣附益都張林福欲自為經略使上言乞選重臣為使朝廷因而授之）封滄海公紅襖賊屢來犯擊却之（孜異宏簡錄云紅襖賊李二太尉冦樂陵擊敗之冠益山）

副使張文與戰大勝擒其二統制斬首二千級樂陵今屬武定州　尋引宋人入河北福嬰城固守益都張林棣州張聚日來攻掠勢危屬福將南奔眾止之遂降於張林　伊喇重嘉努積戰功賜姓完顏歷河間路招撫使權右都監封河間公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守移屯信安與張甫合兵復取河間府及安蠡獻三州尋改為信安為鎮安府與甫協力保守鎮安遂全孜異宏簡錄云時遣將孫汝楫楊壽袁德李成分保外垣遂全鎮安鎮安距滹灤堌海口二百餘里實遼東往來之衝　張甫初附元嗣為涿州刺史李奇嚕原作鏖鱸所招遂與張進來降授中都路經略使與永定節度使賈全不協屢相攻擊會全殺甫參議官邢璋甫力攻之全敗自縊死及奇嚕降元遂代為中都東路經略使權右都監封高陽公孜異宏簡錄云元將俚砦奴屢窺雄霸甫遣驍將窩羅虎假千里馬以獻俚砦奴乘間推投閣下幾斃窩羅虎復乘千里馬以歸追者莫及所載較詳　及伊喇重嘉努不能守河間甫居之信安卒全其城賜姓完顏進亦權左監軍賜國姓　靖安民德興府永興縣人初充義軍隸苗道潤歷安武節度使知德興府中都西路招撫使道潤死與李奇嚕分領其眾權左都監行帥府事安民上書言經略使劉鐸嫉道潤功反間賈瑀李琛殺道潤鐸亦訐奏安民擅殺杜貴事召鐸還封安民易水公安民出兵至礬山復取擔車寨方輿紀要云在保安州西南　元兵乘虛襲之提控馬豹以其妻子老弱降安民及經歷郝端還救遂遇害贈金紫光祿大夫　郭文振字拯之太原人由進士歷遼州刺史深得眾心擢中都副留守權左都監行帥府事與張開合兵復取太原封晉陽公尋以轄境遼潤請命葭州刺史瓜爾佳芬徹原作古里甲蒲察分治嵐管以西諸州制可上書乞遣前平章胥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并聽節制以圖恢復不報詔文振應援史詠復河東未幾遼州不守徙其軍於孟州復徙衛州然亦不能軍寄寓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地理志云本宋憲州靜樂郡人初以鄉兵守本州為

刺史改同知平陽府復平陽兗招撫使權左都監封平陽公守凡四年屢有功錄其子定格為奉職未幾青龍堡危急詔遣瓜爾佳實倫會郭文振張開兵救之次彈平寨知府事珠格和索哩（原作朮虎忽失來）等降元以兵臨城索其妻子天作被執（攷異史繫於元光元年十月而元史穆呼哩傳繫於七月）嗣受官爵招撫懷孟其子定格聞之自經死贈信武將軍天作後謀脫走為元殺宣宗以史詠權平陽公府事從軍河中府當平陽初破詠父祚母蕭氏妻粳氏皆殉難　張開景州人初團結鄉兵為固守計歷青州防禦副使同知觀州事復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三縣復青州加經略使賜國姓俄澶關不守召入衞累官潞州安撫使林州元帥府權左都監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封上黨公復取高平縣（屬澤州）及澤州大戰壺關（縣名在今潞安府東二十五里）有功正大間潞州失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為西面元帥領兵攻衞州敗於白公廟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衞不果遂與承裔西走皆為民家所殺　燕甯初為莒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琢東平蒙古綱相依為輔車之勢山東倚三人為重甯擊敗紅襖賊五公喜兵復沂州招撫胡七胡八引為腹心累官山東安撫副使封東莒公與蒙古綱王庭玉保全東平加金紫光祿大夫還軍天勝戰死詔贈祖父母父母官族屬五十餘人皆廩給之自益都張林逐田琢繼而甯死蒙古綱勢孤徙邳州而山東不復能守矣（史傳贊云苗道潤死靖安民與張甫中分其地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實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伊喇重格一作移剌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宋人構怨

宣宗貞祐三年宋寧宗嘉定八年也冬十一月詔以王世安為安撫使樞密院進世安取盱眙縣名屬泗州之策命與泗州帥府所遣人同往計度其事南侵之事自此始致異續綱目云寧宗嘉定七年五月起居舍人真德秀上書請絕歲幣帝從之是年即貞祐二年明年以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先言十失後奏五事宗社之恥不可忘比隣之道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說不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反復切至按宋史五月作七月畢沅續通鑑云宋歲幣蓋因德秀之言而議罷至喬行簡言之始設計耳故今歲十二月及明年正月十一月尚遣使也至馮璧傳云貞祐四年宋拒使者于淮上遣兵南伐而宣宗紀及交聘表四年皆書宋遣使來賀并無拒使之事係誤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官參政謚文忠

興定元年春正月宋遣使來賀朝辭帝謂宰臣曰聞息州本新息縣升為州縣四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帝曰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傳足矣安事外討宋使係陳伯震見宋史　夏四月以宋歲幣不至命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原作賽不等經畧南邊薩布尋奏敗宋兵於信陽州名屬汝寧府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及隴山在信陽州東北等處前後六戰俘馘甚衆復遣兵渡淮略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邑斬首萬餘宋史地理志云光山定城均屬光州羅山屬信陽軍均縣名光州今屬汝寧府定城廢今為光州治見方輿紀要致異薛應旂通鑑云四月金人渡淮犯光州中渡鎮殺榷場官盛允升慶壽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鄰入大散關攻西和階成州宋趙方李珏董居誼禦之阿隣即郭阿林以功賜國姓見通鑑輯覽宋史方字彥直衡山人贈太師謚忠肅　五月宋人攻潁州焚掠而去遂取漣水縣樞院兵敗宋人於泥河灣及樊城在襄陽府城北漢江上與府城對峙致異續綱目云五月金犯襄陽棗陽趙方抗疏主戰檄扈再興陳祥孟宗政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金兵至再興等分三陣設伏以待及戰再興中出一陣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分左右翼掩擊大敗之屍骸枕藉山谷間尋報棗陽圍急宗政午發覲首遲明即至金人駭遁未幾京湖將王辛劉世興復敗

金兵于光山隨州宋史寧宗紀云王辛敗金人于安昌砦殺其統軍完顏掩金兵遁去徐州光化皆以捷聞再興字叔起淮人宗政字德夫絳州人官防禦使史均未載六月宋人合土冠攻東海境詔諭沿邊罪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略曰朕勵精更化一意息民犬羊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幾會可乘仇恥未復念甫申于信誓寔重起于兵端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檄諭中原官民南宋書作蠶食快其所求鵲巢徵其將覆所載稍異秋七月宋人圍泗州及靈璧縣破東海縣復合土冠攻海州經略使擊敗之八月敗宋兵於石湫南及漣水縣中土橋宋兵攻確山縣敗之經畧使阿布哈努色爾原作阿不罕奴失剌敗宋軍於海州境提控李元亦屢敗宋兵多所俘獲九月蔡州帥府誘宋人侵息州邀擊之虜其將沈俊　冬十月右司諫許古上疏請先遣使與宋議和高汝礪言和議先發於我恐自示弱非使帝命古草通和牒宰臣以其言有祈哀意無足取議遂寢　十一月詔唐鄧蔡州諸帥府舉兵侵宋十二月提控韓璧敗宋人於盩倉權右都監高閭山敗宋兵於吳寨谷改知平涼府單州經略使郭仲敗宋人於龜山在盱眙縣東北三十里及盱眙仲傳官至兵部尚書右監軍知鳳翔府為南渡名將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完顏贇犯四川追湫池堡破天水軍守臣黃炎孫遁攻白環堡破之進逼黃牛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史均未載

二年春正月宋攻淮北唐州帥府敗之獲統領李雄韜陳皋以歸宋兵萬餘攻泗州赫石哩約赫德原作牙吾答赴援至臨淮殺宋卒三百進破宋兵八千於城下圍盱眙敗宋援兵斬首千餘溺死無算俘獲千計又破宋師於道塘攷異馮壁傳宋堅壁不戰約赫德無功而還行省奏其故違節制詔壁佩金符鞫之紀及約赫德傳均未載又宋史寧宗紀云正月金犯隔芽關興元部統李貴遁官軍大潰紀亦未載近侍局副使額爾克原作訛可奏南師之捷元帥薩布敗宋人於鐵山及上舍店唐縣縣名屬南陽府攷異通鑑輯覽云嘉定十一年正月李全歸宋拜京東總管初楚州應純之遣安遠民李先諭意羣豪以沈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集忠義民兵分為二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攻克海州并克莒密青州時忠義軍給糧餉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皆來歸附金聞之亦來降安均未載二月宋人攻青口樞院兵敗之額

爾克敗宋人於防山赫舍哩和勒端原作桓端奏光州信陽捷海州經略敗宋兵於朐山縣名屬海州隨布

攻棗陽敗宋兵三萬薄城壕及殺溺死者三千遂圍之宋騎兵千步卒萬來援復大敗之攷異續綱目云時孟宗政離棗陽與扈再興拒守歷三月七十餘戰屢敗金兵金人忿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來戰金人奔潰細末書金敗大金國志云時圍宋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應謙之棄城走史亦未載郭阿林敗宋兵於皐郊堡在今泰州西南三十里擒其將吳筠及將校二百攷異宋史寧宗紀云二月金焚大散關去沔州都統王大中馬蹶死于河池丙午金克皐郊堡宋師死者五萬人進焚湫池堡復破之於裴家莊六谷中及寒山嶺龍門關大石渡稍予鎮俘獲甚衆已而兵敗死之事聞贈西京留守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三月利州統制王逸帥兵十萬復大散關及皐郊堡斬金統軍完顏贇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統制劉昌祖命退師且散忠義人遂大潰宋史地理志云利州為益州郡寧武軍縣四沔州順政郡縣二所載勝敗各異宋史寧宗紀云時鎮江忠義統制彭惟誠等敗于泗州　壽州樞院敗宋人高柳橋水砦夷其砦而還額爾克遣兵拔宋寨基盤嶺三

月額爾克敗宋人於光化軍表言國兵自桐柏縣名屬唐州入宋境所向克捷攷異大金國志云宋楚州鈐轄梁貽祖掩擊金師部統沈鐸遣兵助之金人不勝糧舟為其所焚史未載　夏四月鞏州行省承裔敗宋人於皐郊堡陝西行省兵破宋難公山取和州成州至河池縣黑谷關守者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草實不可勝計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四月金攻皐郊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遁守臣楊克家及成州守羅仲甲階州守侯頤皆棄城走金入諸州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犯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斬立以徇事聞政進三官昌祖竄韶州克家等皆遠竄所載較詳　臨洮路奏敗宋人之捷五月元帥高閭山破宋人於部落堝香爐堡諸屯承裔奏鹽川鎮即今鞏昌府漳縣治鐵城堡在岷州境屬熙河路之捷壽州軍敗宋人於史河在霍邱縣北　冬十月宋人攻漣水縣提控劉琰敗之　十二月以開封治中呂子羽等使宋講和以布薩原作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行省師事侵宋安貞率兵至安豐縣名屬壽春府宋兵七千拒戰完顏呼喇勒擊敗之追至淝水方輿紀要云出廬州府西北四十里雞鳴山分為二派一入巢湖一入淮死者二千餘至大江而還　是歲完顏霆擊敗宋兵於朐山斬高太

尉彭元帥於陣餘衆潰去逾月復至擊郄之本傳霆本姓李官至安撫使知歸德府

三年春正月呂子羽至淮不納而還下詔南侵攷異續綱目作去冬事且云主命安貞輔太子南侵是年正月金寇西和成鳳州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進攻武休關都統李貴遁還權興元府趙希智棄城走城陷沔州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兵三千獲巴圖魯安金人遁陷洋州守臣蔡晉卿戰不克金焚其城去董居誼自利州還詔竄永州以聶子述代復冠西和州守將趙彥吶設伏殲其衆乃還宣宗紀取武休作二月事取興元洋州作三月事餘均未載宋史地理志大安軍本三泉縣屬興元府洋州為洋川郡武康軍縣三永州寧陵郡縣三　二月約赫德敗宋人於滁州斬首千餘攻宋光山縣俘其統制蔡從定等光州以兵來援復敗之拔小江寨殺其統制王大蓬斬三萬俘萬餘復取武休關攷異大金國志云克鳳州守臣雷雲走夷其城復攻武休關破之史未載鳳州事宋史地理志云滁州為永陽郡縣三　行省安貞入宋境破梁縣屬廬州等軍擒統制李申之元帥薩布左都監約赫德奏白石關平山砦之捷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二月完顏訛可復大舉圍棗陽趙方命許國扈再興兵三萬分二道攻唐鄧擣其虛子范監軍葵為殿訛可百計攻城宗政隨機守禦殺傷甚衆金兵頓城下八十餘日會國等攻唐鄧大勝引軍還戰殺金兵三萬訛可單騎遁俘獲無算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復窺襄漢遺民歸者萬數金呼為孟爺范字武仲葵字南仲宣宗紀未載　三月薩布敗宋人於七口倉右都監完顏哈達原作合達攷異歸潛志作合打破宋兵於海林關擒統制張時提控鄂屯沃哩布原作奧登吾里不敗宋師於上津縣屬商州軍還至濠州宋人來拒約赫德擊走之哈達敗宋人於馬嶺堡安貞破宋兵於石堌山及塗山哈達攻拔麻城縣屬黃州府獲其令張倜幹辦官郭守禮薩布奪宋小口倉獲糧九千石兵仗三十餘萬又敗其兵於老口鎮及石鶻崖　是月行省安貞入朝以南侵師還罷南邊州郡籍民為兵者胥鼎等遷賞有差攷異續綱目云金寇淮西圍安豐及滁豪光州李珏命將救之不達遂犯和州全椒來安天長六合游騎至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知楚州賈涉遣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繼之李全李福邀其歸路至渦口與約赫德阿哈達戰於化湖陂殺其將數人乃解數州圍去追敗之於曹家莊自是不敢窺淮東史未書金兵敗事　夏四月鳳翔帥府兵敗宋人於黃牛堡秋九月唐州從宜辰爾佳天成敗宋人於桐柏攷異通鑑輯覽云是冬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三道伐金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塞空

其資糧而已宋史三道作二道兩朝綱目備要與輯覽同紀未載

四年春正月宋步騎十萬餘圍鄧州聞援軍至夜襲營去招撫副使珠格伊呼圖原作术虎伊剌答追及之奪其俘還攷異續綱目云時扈再興許國等攻唐鄧不克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大金國志許國作許固金攻樊城為趙方所拒史均未載秋七月宋人與紅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經略王福以滄州附張林攷異續綱目云六月賈涉用李全爲誘殺忠義軍副統李先其部曲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迎石珪奉為帥詔授為統轄九月宋人屯阜郊堡提控完顏伊都原作益都擊敗之宋人出秦州會夏人來侵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安丙遣夏書約夾攻九月夏遣樞密寗子真率衆圍鞏州安丙命諸將分道會攻城不克遂趨秦州夏亦退師所載較詳

五年春正月宋人襲泗州西城提控王祿死之攷異續綱目云時青入泗州西城二月金來救青敗乃還詔諸道兵集蔡州侵宋命內族惟弼行院事於中京沃埒哈達行帥府於蔡息納哈塔降福行院事於宿州富珠哩達哈原作孛术魯達阿完顏額琳行帥府於唐鄧安貞以兵出息州破宋人於淨居山寺拔黃土關二月約赫德攻泗州西城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揮射中其目遂拔衆南奔追擊之宋兵大潰遂復西城進逼濠州至渦口乏糧引還三月約赫德破團山賈家諸寨復逼濠州西掠定遠而歸宋人圍唐鄧額琳力戰卻之夏四月安貞破宋黃蘄等州前後殺掠不可勝計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京師安貞每獲宋壯士釋不殺無慮數萬因用其策輒有功攷異續綱目云金寇蘄州知州李誠之百計守禦城陷及妻子官屬皆死之金兵退扈再興邀擊於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李全復大敗之薛應旂通鑑云二月金圍光州犯五關圍黃州破諸縣犯漢陽軍三月再興攻唐州金圍黃州久詔馮榯援黃蘄榯不進城陷守臣何大節沈江死陷蘄州李誠之自殺家屬赴水死事聞贈誠之官為立廟不錄大節史官且書其棄城遁非是五月宋人據楚邱官軍復之秋八月宋人掠沈邱殺縣令九月約赫德大敗宋人於團山遷賞有差宋史地理志云楚邱縣名屬歸德軍沈邱縣名屬順昌府

元光元年春二月宋以重兵攻平輿褒信國兵力戰郤之遣額爾克行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侵宋時全行院事以副之三月宋人掠確山縣之劉村 宋史地理志云平輿褒信確山均縣名屬蔡州 夏四月行樞院報淮南之捷五月額爾克時全軍大敗額爾克鐫官兩階時全伏誅 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訛可等由潁壽渡淮敗宋軍于高塘市攻固始破廬州將焦思忠兵餓牒言時全姪青受宋詔拒金兵全匿其事訛可引眾還距淮二十里將渡全矯詔留軍收淮南麥眾惑之留三日訛可欲還全力阻是夕大雨淮水暴漲乃為橋渡軍宋兵襲之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眾皆覆沒兵財益匱坐誅知濟南种贇攻張林林走敗李全遂據青州所載較詳 秋九月宋人掠遂平之石砦店復侵南陽唐州提控尼爾佳玖珠敗之 宋史地理志云遂平縣屬蔡州南陽縣屬鄧州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是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降宋紀未載 冬十一月約赫德報臨淮破宋兵之捷時宋人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斷糧道約赫德遣精兵千人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汴流復通

二年春三月宋人襲汝陽 縣名屬蔡州 夏六月京東總帥報淮南之捷 秋九月宋人入壽州鈕祜祿博諾 原作蒲乃 力戰郤之提控珠嘉算綽和 原作朮甲刺只罕 破宋兵宋人攻河南紅襖賊寇壽潁約赫德率兵渡淮東破兩寨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陣淮南岸擊敗之尋有兵自東南來追復大破之復敗宋兵於胡陂提控珠格綽爾 原作朮蒲春兒 遇害 冬十月唐鄧帥府報淮南之捷 攷異宋史時金哀宗立遣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軍民更不南侵哀宗紀作伊喇布哈所載畧同

金史紀事本末

四十三冊

225
735
.A2
L5
v.43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高琪用事 高汝礪附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衛紹王大安三年秋九月中都戒嚴冬十月命泰州刺史珠格原作朮虎攷異國語解云郎珠赫呼高琪將所部糺軍三千人屯通元門外高琪或作高乞攷異通鑑輯覽作果勒齊西北路明安人大定末由護衛十人長累官宿直將軍同知臨洮府事泰和六年與彰化節度副使巴噶罕侵宋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敗之疊州羌酋青伊克內附詔與知府事舒穆嚕仲溫出界合青伊克兵進取深嘉其奮勇俄為封冊使封吳曦為蜀國王使還加都統號平南虎威將軍宋安丙遣將李好義攻秦州圍皂郊堡高琪赴救大破之圍解宋兵三千人攻馬連寨以窺湫池遣瓜爾佳福壽擊走之至是因元兵逼詔屯通元門外尋為鎮州防禦使權右都監

至寧元年九月宣宗即位改為貞祐元年秋八月高琪從行省完顏綱軍屯縉山地理志云縣名屬德興府為晉新州地 與元兵戰大敗初高琪駐兵縉山得士卒心左丞綱將赴行省圖克坦鎰勸其勿往不聽至是果敗 閏九月擢高琪為右監軍詔曰聞軍事皆中覆得無失機會乎自今當即行之朕但責成功耳尋被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迤南次良鄉不得前乃還中都 冬十月高琪與元兵戰凡兩敗績而歸赫舍哩呼沙呼亦作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復敗高琪懼誅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呼沙呼第殺之持其首詣闕待罪帝赦之授左副元帥將士遷賞有差詔曰呼沙呼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提點近侍局慶善努近侍局使色呼默原作斜烈直長薩哈連原作

撒合輦累曾陳奏方慎圖之色呼默漏此意於呼嚕原作胡魯呼嚕以告畏楚原作訛出畏楚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呼沙呼戮訖惟茲臣㡯將恐有疑肆降札書不匿厥指論者謂高琪專殺故降此詔

十二月進高琪平章政事翰林完顏蘇呼原作素蘭攷異歸潛志作速蘭女直進士魁自中都議軍事還上書求見乞屏左右故事有奏密事輒屏左右先是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威權大重因入見屏人密奏請裁抑之帝未從茂轉告高琪乃具以聞游茂論死詔免之杖一百除名自是密奏必令一近臣侍立及蘇呼請帝御便殿見之惟留近侍局直長趙和和侍立蘇呼奏曰日者師府議削伯特文格原作德文哥兵權乃詔領義軍改除之命拒而不受師府方欲討捕朝廷復赦之且不隸師府臣風聞皆出平章高琪帝曰汝何以知之蘇呼曰臣見文格與永清副提控劉温牒云平章已處分令隸大名行省毋遵師府約束然則文格與高琪計結明矣帝頷之復奏曰高琪本無勳望因畏死擅殺呼沙呼計出於無聊耳妬賢樹黨竊弄威權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言糺軍必生亂遂以刀杖決殺之使其黨伊喇托卜嘉原作移剌塔不也為武寧節度使招紀軍無功復為武衛軍使此賊亂紀綱禍害忠良惟陛下察之帝曰朕徐思之蘇呼出復戒曰慎毋泄也本傳一名翼字伯陽登策論進士由翰林擢御史宣宗遷汴上書末曰中都糧乏故車駕至此稍獲安地倘不知設備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何之所進言多有裨益歷中丞參政行省京兆召還至陝亡奔行在中道遇害父喪廬墓三年

四年冬十月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令史高嶷乞命高琪為帥亟圖進禦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深入重地請選勇將各付精兵且戰且守詔付尚書省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寢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縣殘破不復恤帝惑之計行言聽終以自斃攷異歸潛志云性頗廉月俸計家所費外悉納之官惟忮忍多害其敵已者殺東平帥移剌都等其力也所載較詳

十二月高琪加崇進右丞相請修南京裏

城帝曰民力已困此役一興病滋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獨安此乎

興定元年春正月宋賀正旦使朝辭帝曰聞息州透漏宋人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宋人何敢犯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不許　冬十月右司諫許古請與宋議和命草牒示宰臣高琪曰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遂罷集賢院諮議官呂鑑請往南邊馳書招諭逃亡高琪曰鑑狂妄無稽但其氣岸可尚宜付陝西行省備任使制可　十二月陝西行省胥鼎諫侵宋高琪曰諸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寢鼎復言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但當總大綱責成功高琪曰陛下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務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鼎言非是當是時南北用兵帝深以為憂右司諫呂造乞詔內外百官上封事直言無諱或召見親訪以盡下情帝嘉納詔百官議河北陝西備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一無所用高琪督修裏城帝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壕未及浚耳帝曰無壕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效力帝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工畢受金鼎之賜（攷異歸潛志云高琪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難守內築子城周四十里壞民屋舍甚衆使朝官監役不前輒杖之及元兵至仍守外城當工初起得石碣有詩云瑞雲靈氣鎮城東他日還應與北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卻來此地再興工亦有數云紀未載）高琪自為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否則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與已頡頏者對上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死地（攷異歸潛志云高琪為相初欲擢用文人自許古劉元規等相繼彈劾坐罷因大惡進士專用胥吏由是吏權大盛吏員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帝亦喜此曹刻深皆亡國之政也紀及本傳均未載）自罷樞密元帥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南侵置河北不復措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出一卒應方面急

三年冬十一月高琪以罪下獄十二月高琪伏誅初英王守純欲發其罪懼其黨與盛未果會高

琪使奴薩布（原作賽不）殺其妻歸罪於薩布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開封府不敢違事覺帝久聞其姦惡因此事誅之（攷異歸潛志云高琪坐殺妻為家人訟宰執將奏法當避高琪怒遽索馬歸帝命擒下獄以大不敬論死先是高琪惡士大夫輒以軍儲加箠杖趙秉文攝南京轉運亦坐誤糧餉杖四十趙大憤及誅詔適當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安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仇雪矣本傳未載）尚書省都事布薩訥木舍布（原作僕散奴失不）曾以英王謀告高琪論死餘各杖七十勒停先是帝將南遷欲置糺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摶多厚撫此軍摶多輒殺數人以至於敗帝嘗曰壞天下者高琪摶多也終身以為恨云（攷異摶多原作篆多本傳姓穆延名盡忠上京路人第進士歷西京按察使及執中走還為留守進都元帥平章與承暉守燕京城破奔還汴仍為平章與高琪忤與弟烏哩雅語及中都事烏登告其謀逆下獄誅并殺其弟所載較詳）

同時高汝礪字巖夫應州金城人大定中第進士涖官有能聲明昌初授石州刺史歷諫議請羣臣奏事諫官得預聞乞舉行推排法命戶部尚書賈執剛與汝礪先推排在都物力泰和間累擢中都路都轉運使進戶部尚書時鈔法滯因隨事上言多所更定民甚便之（攷異歸潛志云金錢幣止用銅錢正隆後始鑄新錢餘皆宋舊錢高巖夫為三司副使倡行鈔法初甚貴重過於錢嗣後兵發官出甚眾民間始輕之法益衰南渡初至有交鈔千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商賈重困俗謂坐化官知其非屢為更造一起一衰迄於國亡錢不復出矣所載較詳）宣宗南遷拜參政貞祐三年五月朝議括官田及牧馬地以贍河北軍戶之徙河南者以汝礪總其事尋因羣臣言不便事遂寢四年正月由右丞進左丞時高琪欲歲閱民田徵租汝礪力阻而止南侵民困言者請議和 汝礪言其非計不許同提舉榷貨司王三錫建議榷油高琪勸帝從之以汝礪言乃罷未幾拜平章進右丞相監修國史封壽國公加榮祿大夫謂其官未至二品特升兩階哀宗立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不允又有投匿名書言高某不退當殺之因請老不許正大元年卒性慎密廉潔結人主知然規守

格法循默避事故為相十餘年未嘗諓阿貪戀不去士論譏之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江西峽江訓導淳鄉李有棠編纂

哀宗守汴

宣宗元光二年冬十二月皇太子守緒即位初諱守禮又諱甯嘉祿原作甯甲速 宣宗第三子母明惠王后賜姓溫都氏承安三年八月生宣宗立封遂王貞祐四年立為太子考異大金國志云性寬和慈仁嗜書博學干戈擾攘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紀未載 至是宣宗不豫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年老侍側帝知其可託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崩是夜皇后及龐貴妃問安寢閤龐氏陰狡機慧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鞅鞅夫人恐其為變紿之曰帝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太子始啟戶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守純已先至命護衛監守乃即位哀宗正大元年春正月權吏部侍郎富察和卓改恒州刺史未幾伏誅左司員外郎尼瑪哈華山改同知楨州事逐二姦臣士夫相賀 戊午帝始視朝大風飄端門瓦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重杖而遣之南陽民布陳謀反伏誅 三月以完顏哈達原作合達為參政行省京兆兼統河東兩路 夏五月詔登聞檢鼓院聽冤者陳訴 立妃圖克坦氏為皇后考異元史太祖紀云夏宋大名總管彭義斌侵河北史天倪敗之於恩州 秋九月伊喇布哈原作移剌蒲阿考異通鑑輯覽作伊喇豐阿拉復澤潞 高琪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因左丞張行信言改依舊例

二年春正月起復胥鼎為平章行省衛州 夏五月蘇椿自大名來奔詔置之許州考異薛應旂通鑑云六月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歸詔悉補官即以其州授之據此則椿復歸宋矣 秋八月單州元帥田瑞反行省軍圖之弟寶格原作十哥殺瑞出

降授涇州節度使　九月夏國和議成遣使來聘　冬十月伊喇布哈敗宋人於光州獲馬數千斬首千餘級　內族王嘉努故殺鮮于主簿特命斬之　詔有司為死節士十三人立褒忠廟命趙秉文楊雲翼作龜鏡萬年錄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正月武仙閻彭義斌復山東州縣乃叛元殺史天倪弟天澤擊仙仙敗奔西山天澤復真定尋被襲奔藁城復克之元史太祖紀云六月彭義斌以兵應仙天澤禦於贊皇擒斬之續綱目云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七月嚴實以元兵襲義斌義斌死之盡取京東州縣所載各異

三年夏五月宋兵掠壽州境　六月詔諭遼東行省討反賊萬嘉努原作家奴萬赦脅從者　秋八月伊喇布哈復曲沃縣名屬絳州及晉安攷異元史太祖紀云九月李全執張琳郡王岱遂進兵圍全於益都十二月李全降續綱目云三月元圍青州李全降其兄福作亂於楚逐宋姚翀為張林殺全孽林殺之復請殺時青併其眾而富珠哩傳謂全於三年十二月引兵入齊至四年四月始降元所載各異　冬十月宋忠義軍夏全自楚州來歸王義深張惠范成進遂以城降改為平淮府封四人郡王攷異續綱目云時夏全作亂逐淮東制置使劉琸降金齊東野語云劉琸初至措置乖方會夏全自盱眙率衆來歸先是李全欲殺夏全得琸救免至是留以自衛且資其軍以制全又命夏全封閉李全劉全張林等府庫限北軍三日出城尋與楊氏通遂合李福作亂嚴道甫云四人封王非一時金史牽連書之亦有舛誤與宋史稍異　是歲設益政院於內廷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說書攷異元史是年冬皇子諤格德依及察罕之師圍金南京遣唐慶責歲幣於金紀未載

四年春正月增築中京城浚汴京外壕　二月布哈約赫德原作牙吾答復平陽執知府李齊勤攷異錢竹汀諸史拾遺云一作李七斤即元史忠義傳之李守忠也獲馬八千攷異約赫德傳作三千又本紀載布哈約赫德復平陽而布哈傳不載蓋約赫德之復平陽未嘗與布哈偕也今從紀又布哈靈寶之據本紀亦未書　三月元兵克德順府節度使愛新原作愛申攝府判馬肩龍死之　復下平陽　夏五月元兵克臨洮府總管圖們呼圖克們原作陀滿胡土門攷異通鑑輯覽作和摶死之攷異元史太祖紀云正月帝攻積石州二月破臨洮府三月破洮河西甯二州遣旺沁諾延攻拔信都府四月克德順等州繫月稍異類編時同死者尚有知州陳寅　詔議乞和於元陝西行省進三策上策自將出戰中策幸陝州下策棄秦保潼關不從　六月遣前御史大夫完顏哈昭原作合周攷異通鑑輯覽作吟準一名永錫

為議和使攷異元史太祖紀時副使為鄂通阿古原作奥屯阿虎紀未載　秋七月元兵自鳳翔徇京兆關中大震未幾復克商州攷異宋史紀事本末云時金盡棄河東北關陝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守禦是冬元鐵木真殂於六盤山四子拖雷監國臨終囑假道於宋由唐鄧擣大梁後卒如其策六盤山在固原州西南三十里元史太祖紀帝次清水縣西江七月崩於薩里川哈喇圖之行宮壽六十六葬起輦谷所載各異　八月李全復據楚州遣總帥額爾克元帥慶善努原作慶山奴守盱眙與戰於龜山敗績封全淮南王以招之　是歲大風落左掖門鴟尾壞丹鳳門扉隕霜殺禾日出有白虹二貫之

五年春正月遣知開封府完顏奔伊蘇原作麻斤出如元弔慰尋以不職免死除名　二月大寒雷雨雪木之華者盡死　詔塑呼圖克們像入褒忠廟書死節子孫於御屏量才任使三月羣臣請依舊制樞密院聽尚書省節制不從攷異續綱目云三月元兵入大昌原金哈達使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以四百騎大破元兵八千蓋二十年來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震國中授定遠大將軍按大昌原之捷陳涇續編作五年三月薛氏通鑑因之蓋本忠義傳徐氏後編繫於六年本哀宗紀惟畢沅續通鑑改作七年正月據約赫德布哈傳云七年正月戰於大昌原慶陽圍解即為陳和尚前鋒奏捷之事也前人誤分大昌原慶陽為二事故致誤耳大昌原在府南接甯州界　秋八月以博索原作白撒為尚書右丞攷異元史太宗紀八月金遣阿固岱來歸太祖賵尋復遣使來聘卻不受紀未載

六年春二月以丞相薩布原作賽不行省關中召平章哈達還朝伊喇布哈率忠孝軍總領陳和尚攷異通鑑輯覽作禪華善畢沅續通鑑作完顏彝駐邠州秋八月布哈再復澤潞　冬十月元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乞緩師十二月命副樞布哈總帥約赫德簽樞額爾克合兵救慶陽

七年春正月副樞布哈等解慶陽之圍以額爾克屯邠州布哈等還京兆以約赫德為左副元帥僉元使翁鄂羅北還約赫德出語不遜激怒元主即自將侵陝西攷異約赫德傳明年棄京兆歸至閿鄉得寒疾不汗死性鷙狠好結小人不受朝廷節制詆毀宰執陵侮朝使屢破宋兵威震淮西喜用鼓椎擊人號盧鼓椎可止兒啼如呼麻胡云子阿里哈坐宮努誅　秋八月元兵圍武仙於舊

衛州冬十月命平章哈達參政布哈解其圍軍還帝登承天門犒勞並賜世襲明安行省閿鄉縣名屬陝州以備潼關攷異元史太宗紀云春遣兵圍京兆金主率師來援敗之拔其城夏多果朗及金兵戰敗績命蘇布特援之七月帝南伐拔天成等堡遂渡河攻鳳翔十一月攻潼關藍關不克十二月拔天勝寨及韓城蒲城史未載

八年春正月元兵圍鳳翔遣判官白華等諭閿鄉行省進兵哈達布哈以未見機會不行尋復遣諭亦不行攷異哈達傳正月元蘇布特破小關殘盧氏朱陽散漫數百里潼關總帥納哈塔邁珠拒之乞救於二帥遣陳和尚往援北兵退追至倒同谷而還盧氏朱陽二縣名屬虢州蘇布特原作速不台蒙古烏梁海人卒封河南王謚忠定紀未載夏四月元兵克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善努守之攷異元史太宗紀鳳翔之破作二月事云攻洛陽河中諸城皆下之五月命圖類出師寶雞遣綽布干使宋假道宋殺之復遣李國昌使宋需糧綽布干原作搠不罕續綱目云金降人李昌國言於圖壘出寶雞以侵漢中達唐鄧使蘇巴爾罕如宋假道且請會兵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圖壘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在矣五月李全妻楊妙真構浮梁楚州欲復宋仇遣哈達布哈屯桃源界激河口以防侵軼時兩行省約宋師為夾攻計諜知楚州大軍已還河朔哈達遂取淮陰詔改歸州以行省烏庫哩雅爾噶守之郭恩為右都監明曰宋將燒浮梁泗州總領賈格叛歸楊妙真防禦使圖克坦達喇死之總帥邁珠亦以盱眙降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趙范趙葵拔揚州李全伏誅其黨國安用從全妻楊氏走山東降元以安用為都元帥行省山東秋九月元兵駐河中府慶善努棄京兆東還召哈達布哈赴汴議救河中懼不行還陝州出師至冷水谷而歸元兵攻河中乃遣元帥王敢率兵萬人救之攷異元史作十月圍河中通鑑輯覽云八月元圖類率三萬騎入大散關破鳳州屠洋州攻武休出其東南圍興元軍民死者數十萬其西軍由沔州取大安軍路渡嘉陵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東軍趨饒風關葭萌縣名屬利州西水縣屬閬州所載元兵事較詳冬十一月元兵至饒風關攷異紀又作嶢峯一作饒豐合達傳作饒峯係一地由金州而東省院議以逸待勞未可與戰帝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產鬻妻子竭肝腦以養軍今兵至不能逆戰止以自護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

我何朕思之熟矣存與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諸軍屯襄鄧　十二月河中府召簽樞草火額爾克（原作訛可攷異通鑑輯覽作鄂和）死之板子額爾克（原作訛可）提敗卒三千走閿鄉詔赦將佐以下額爾克杖死（攷異續綱目云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為監戰奉御陸爾所制有隙及改河中總帥同赴召陸爾譖其畏避杖殺之兩訛可皆內族一得賊好以草火燒之一嘗誤呼宮中牙牌為板子故因以別之歸潛志云南渡後近侍權重宣宗倚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輦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奏之因以責臺官皆抵罪又方面之柄雖責將帥每差一奉御監戰臨機應變多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以迄於亡）哈達布哈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出屯順陽元兵渡漢江（漢江出嶓冢山一曰漾水東南流合沔水攷異元史作次年正月渡漢江蓋據報聞之日今從史）而北諸將請乘其半渡擊之布哈不從及兵畢渡戰於禹山之前（在鄧州淅川縣東南三十里）元兵少卻營三十里外（攷異元史太宗紀作次年正月蓋據報聞之耳）日以大捷聞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無何元兵分趨汴京京師戒嚴是夜二鼓哈達布哈引兵還鄧州元兵躡其後盡獲其輜重（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民保城壁者聞捷皆散還鄉里不數日游騎奄至多被俘獲）

天興元年（是年本正大九年正月改開興四月又改為天興）　春正月壬午朔日有兩珥　癸未置尚書省樞密院於宮中以備召問時元兵道唐州元帥完顏兩羅索（原作婁室）與戰襄城之汝墳敗績走還汴遣完顏莽伊蘇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衛京城起前元帥瓜爾佳實倫行帥府事哈達布哈引軍自鄧州趨汴京以點檢瓜爾佳薩哈（原作撒合）為總帥將兵三萬巡河渡權近侍局使圖克坦長樂監其軍起近京諸邑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丙戌元兵定河中由河清縣（宋屬河南府）白坡（鎮名在河清城東）渡河丁亥薩哈長樂引兵至封邱（縣名宋屬開封府）而還左司郎中錫默愛實（原作斜卯愛實）請斬之以肅軍政不從（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撒合軍還元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紀未載）都尉烏凌阿呼圖一軍自潼關入援至偃師遁走登封（二縣名均屬河南府）

少室山（在登封縣境與太室山相埒相去十七里總名嵩山）壬辰衛州節度使完顏薩尼雅布（原作斜捻阿不）棄城走汴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元兵薄鄭州與白坡兵合屯軍元帥馬伯堅以城降（攷異元史作馬伯奇云授令符使守之）防禦使烏凌阿耀珠死之乙未元游騎至汴城（攷異續綱目云時元主駐鄭州遣蘇布特攻汴金決計守外城命趙秉文為赦文情詞哀痛聞者感勵紀未載）丁酉兩行省軍及元兵戰於鈞州之三峯山敗績（方輿紀要云鈞州即今禹州屬開封府三峯山在州西北二十里攷異張翥題金台集云時金師三十五萬來拒忽中夜大雪戈戟弓矢凍不能施我師一鼓殲之史未載）哈達陳和尚楊沃衍走鈞州城破皆死之副樞布哈就執尋亦死武仙走密縣自是軍不復振（哈達傳名瞻字景山由推官權右監軍討平平州亂城破降元居半歲自拔歸擢右都監屢敗宋夏兵張行信稱為良將封芮國公兵敗為元殺元將嘗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布哈本契丹人兵敗亦死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合達匿窟室中發而殺之陳和尚自詣軍前不屈死又楊沃衍外尚有樊澤張惠高英亦戰死大金國志云移剌蒲瓦兵敗出降恐誤元史郭德海傳哈達布哈走匿浮圖上德海命掘浮圖基出其柱而焚之又太宗紀丁酉獲布哈戊戌獲哈達是布哈之擒在哈達先均異）己亥徐州行省慶善努引兵赴援入睢州謀走歸德至陽驛店遇敵徐帥完顏烏里（原作兀里）力戰死慶善努被擒使招京城不從睢州刺史張文壽棄城從慶善努皆死之遂下睢州義勝軍校侯進杜正張興率所部北降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元許州軍變殺元帥瓜爾佳實倫（攷異歸潛志一作卜倫）鈕祜祿全周蘇椿以城降元（實倫傳隆安人剛悍自用歷節度行帥事以罪免起為昌武節度代全周至是內族安春等開門降實倫投廨後井中全周自縊蘇椿被殺所載互異）二月甲寅元兵徇臨渙縣（金屬宿州）令張若愚死之戊午次盧氏關陝行省總帥兩軍及秦藍帥府軍棄潼關而東與之遇值大雪未戰而潰行省圖克坦烏登（原作兀典）總帥納哈塔和碩（原作納哈合合閏攷異續綱目合閏作合音通鑑輯覽作赫伸）敗死完顏重喜降斬於馬前都尉鄭倜殺都尉苗英亦降經歷商衡死之（攷異續綱目云時重喜為秦藍總帥擁重兵盡撤諸關備從虢入陝軍糧數十萬斛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聞敵至悉棄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食粟會游騎至殺掠無數至鐵嶺降元被殺烏登被擒亦死圖克坦伯嘉時在陝招納潰軍兵勢稍振入援敗於鄭西至京言烏登等鐵嶺敗狀籍三人家資暴其罪方輿紀要云靈寶縣名屬陝

州硤石城在陝州東南三十里鐵嶺在盧氏縣北四十里所載較詳　乙丑元兵攻歸德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元帥石盞女魯歡命冀禹錫守禦竭其材智得不陷通鑑輯覽作什嘉鈕勒緝所載較詳　庚午起復薩布為左丞相攷異續綱目云初薩布謂商衡曰某不知相道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致仕至是平章拜甡言起用之拜甡即博索歸潛志云二月陳州陷元帥粘割奴申死之紀均未載括京師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　三月元兵克中京留守薩哈連合輦原作撒投水死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撒合輦既死任守貞代守及援汴衆推強伸為簽事赤身搏戰號憨子軍用銅鞭發箭又創遏炮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凡攻三月不能拔乃退紀未載續綱目強伸作齊克伸伸亦作紳　甲午命平章博索宿上清宮樞副喀齊喀宿大佛寺以備緩急攷異歸潛志云時帝在宮中常聚后妃涕泣欲自縊為宮人救免將墜樓亦為左右救白撒與赤盞合喜用事姦佞無遠畧士庶皆惡之帝信任不去識者知其誤國矣所載較詳元遣使自鄭州來諭降出國書索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布哈妻子繡女弓匠鷹人又數十人庚子封荊王守純子額爾克原作訛可為曹王命左丞李蹊送元營為質後與其子全俱還攷異歸潛志李蹊外尚有翰林學士張本史未載　有密國公璹以曹王幼請代不許遣諫議大夫費摩阿古岱原作裴滿阿虎帶　太府監國世榮為講和使攷異歸潛志為副者係吏部侍郎劉仲周權參政楊慥分軍防守四城元兵攻城帝出撫慰軍士千戶劉壽語不遜釋勿問親傳戰傷者藥出內府金帛器皿賞戰士夏四月癸丑元帥劉益叱其子戰死丁巳遣戶部侍郎楊仁奉金帛請和見允以珍異往謝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元速不臺攻城白撒以議和不敢戰主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都人遮擁至有侵觸御衣者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安用此為曹王行元兵併力進攻擊以火炮相傳周世宗築京城用虎牢土堅密如鐵受砲惟凹而已所載較詳癸亥明惠后陵被發失柩所在尋獲而葬之甲子御端門肆赦改元攷異歸潛志云四年八月始輟攻下詔改元衆謂攻三日不解城將隳俄見北兵焚砲車衆皆賀已而不退四面駐軍遷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縱酒肉歌呼無久生心與史異詔官民能復州郡者賞出金帛犒軍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為制旨汴京解嚴步軍始出封邱門采薪蔬　以尚書省兼樞密院事國制樞院雖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茲制漸改凡軍

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謂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　己巳建威都
尉完顏鄂倫原作兀論同元使摩多原作没忒入城見於隆德殿　夏五月辛巳遷民告出城者以萬數薩
布博索不聽乙酉以南陽王子思烈行省鄧州召援兵詔博索致仕放京城四面軍李辛不奉詔
戊子裕州將賀德希原作都喜率西軍二千入援放遷民出京辛卯大寒如冬城中大疫凡五十日諸
門出死者九十萬餘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尋復修汴城塞四門以便守禦以疫後園户僧道
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倍征以助用　楊春入據亳州判官劉均死之六月豐紳原作封仙據徐州圖
克坦伊都原作益都走宿州推張興行省事國安用入徐州殺張興推豐紳主州事攷異薛應旂通鑑作亂者尚有總領
王祐為國安用殺紀未載宿州將高拉格原作臘哥李宣殺節度使赫舍哩阿古父子奉伊都為帥不從走穀熟縣名
屬歸德府遇元兵死之　秋七月甲申飛虎軍士申福蔡元擅殺元使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詔貰其
罪和議遂絶攷異歸潛志云七月慶等來邀帝往議帝託疾卧御榻慶等無禮語不遜飛虎軍數輩憤夜持兵入館殺慶等館伴奥屯按出虎及畫二人亦死所載較詳　乙
未宿州師重嘉努原作重僧奴稱國安用降遣因世英等封為兖王行省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攷異續綱
目云安用既得徐州金宿州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城降遂與王德全劫殺元將張進及海州邸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絶因重僧努降金楊妙真屠其家屬走青州後復與劉安國王德全有
隙所載較詳　丙午參政思烈原作色呼恒山公武仙鞏昌呼沙呼原作忽斜虎字仲德攷異哀宗紀八月書魏璠請召仲德係衍文今不取率
兵自汝州入援以樞密使喀齊喀將兵萬五千應之八月己酉朔進屯中牟城屬開封府思烈遇元軍
於京水在滎陽縣境源出嵩山至鄭州入鄭川遂潰走御寨時思烈不用武仙策謂仙本無入援意左右員外郎王
渥諫幾被殺兵果敗渥没於陣渥字仲澤太原人博學工詞賦第進士令甯陵有治績得內擢武仙退保留山左監軍任守貞死
之喀齊喀奔還免為庶人籍其家賜軍士續綱目云被廢居汴鞅鞅不樂後為崔立殺降監軍長樂官　戊午括民間

粟尋罷復以進獻取之及賣官并許買進士第　戊辰起侯摯為平章行省事率兵至封邱遂潰還　九月辛丑夜大雷工部尚書富蒲遜原作蒲乃達震死　閏月辛酉再括京城粟以御史大夫哈昭點檢圖克坦伯嘉主之總領完顏玖珠以粟有蓬稗杖殺孝婦於省門攷異續綱目云哈昭覲復用建議再括粟命與李蹊主之玖珠尤酷杖殺寡婦聞者盡棄其餘於糞溷中所括不能三萬斛滿城蕭然歸潛志主其事為裴滿阿虎帶蹊官左丞掌財賦南京被圍坐糧餉不給免以侍郎張師魯代耒言其括粟事又云十月下令括糧自親王宰相下皆留三月糧人三斗餘入官匿者死雖皇后妃家不免被罪者多蒲察定住尤暴杖殺無辜數人所載各異冬十一月壬子京城人相食詔曹門宋門放士民出就食時左司郎中錫默愛實以言事忤近侍送有司尋釋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主作粥食餓者愛實嘆曰與其食之何如勿奪為奉御把奴告送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本傳策論進士官學士上書歷數時相非材多坐罷諫近侍權大重近侍泣訴送有司李大節救免改中京留守不知所終通鑑輯覽作瑪喇愛錫各異　壬戌兗王用安率兵至徐州元帥王德全不納會劉安國與重僧努入援至臨渙用安刼殺之攻徐州不下退保漣水制使因世英還至宿州西遇元兵死之安用傳淄州人名耀爾一作咬住本紅襖賊黨歸元為元帥歸金拜平章上還蔡疏陳六不可因乏糧復歸宋為總管為元兵敗走徐州投水死怨家田福一軍臠食其肉立畫世英贈汝州防禦使宋史理宗紀贈安用順昌節度子國與授承節郎　丙寅河解元帥趙偉據陝州叛殺行省阿布哈努色爾原作阿不罕奴十剌等二十一人誣以反狀聞帝知其寃不能直授偉右監軍行帥事尋歸元時偉屯金雞堡因糧匱恨左右司員外郎李獻能斬之遂作亂殺行省而獻能被害尤酷獻能字欽叔貞祐間進士絳州録事張升赴水死　十二月甲申詔議親出遂除拜扈從及留守官庚子發南京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宋元克蔡

哀宗天興元年冬十二月帝以事勢危急遣近侍郎白華問計對以紀季以酅入齊之義請車駕出就外兵留荊王監國於是親巡計決遂拜右司郎中（攷異薛應旂通鑑云主召羣臣議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遠不臺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往鄧遣問白華謂宜直赴汝州決戰外可激三軍之氣內可慰都人之心若祇圖遷避民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時丞相薩布主鄧議哈薩喇烏達布珠爾高顯王義深均主歸德議帝不能決所載稍異）詔議親出再議於大慶殿帝欲以官努（一作固納）高顯劉益（攷異歸潛志益作奕）為元帥不果　是日以右丞相薩布（原作賽不）兼左副元帥平章博索（原作白撒）兼右副元帥及參政恩楚（原作訛出攷異歸潛志作斡出）左丞李蹊左監軍圖克坦伯嘉（原作百家）等（攷異歸潛志尚有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進德張袞）率軍扈從命參政完顏納新（原作奴申攷異通鑑輯覽作訥蘇肯國語解作訥蘇克）等留守汴京丁亥御端門發府庫及兩府器皿宮人衣服賜軍士（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民間鬨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食盡坐視城中均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守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宗戰矣所載較詳）遂發南京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行次公主苑太后持米肉徧犒軍士辛丑詔諭戍兵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將士毋以不預進發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灑泣是日犖昌元帥呼沙呼（原作忽斜虎）至自金昌為帝言京西三百里間無井竈不可往東行之議遂決授右丞癸卯次黃城丞相薩布子安春有罪伏誅甲辰決黃陵岡（在儀封縣東北五十里接山東曹縣界元史作黃龍岡）乙巳諸將請幸河朔從之（攷異通鑑輯覽云十一月元再遣王檝來議夾攻史嵩之以聞朝臣皆謂仇可復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命許之遂遣鄒伸之往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紀未載）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帝濟河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丁未元兵追擊於南岸元帥完顏珠爾(原作猪兒)賀德希(原作都喜)死之帝於北岸為之震懼為珠爾等設祭贈官錄用其子孫建威都尉完顏額埒春降斬其二弟以徇議取衛州(今衛輝府)元帥官努將忠孝軍千人東面元帥高顯果毅都尉鈕祜祿耀珠領軍萬人為前鋒至蒲城(在汾西縣西南二里攷異博索傳時前鋒軍尚有范承進王義澤張開劉益皆總帥伯嘉總之各齎十日糧聽博索節制紀未載)庚戌次漚麻岡命博索引兵攻衛州不克聞元兵至遂退師戰於白公廟(在衛州城東)敗績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亦遁皆為民家所殺(益部曲王全降元)戊午帝進次蒲城復還魏樓村遂走歸德辛酉司農卿富察世達元帥完顏呼圖出歸德西門奉迎乃駐蹕馬遣奉御珠嘉塔克實布后第圖克坦肆喜往汴京迎兩宮(攷異宏簡錄云帝遣后弟四喜與內臣馬福惠近侍术甲荅失不往迎徒單后及王太后至則并柔妃裴滿氏令人張秀蘂等十餘人及宮中寶物以出至陳留見城外火起仍還宮四喜與妻完顏氏及塔失不咬往得歸帝怒殺之紀謂實布以父耀珠肆喜以其妻出帝怒斬二人歸潛志云四喜獨攜其族去所載各異)壬戌博索伏誅薩布致仕命右丞呼沙呼行省徐州遣富察世達等如陳蔡取糧以元帥李琦王壁護之戊辰崔立叛據汴京降元　二月魚山(縣名屬汝州)張巘殺元帥完顏呼圖行省呼沙呼往討會從宜嚴祿誅巘乃還　三月蔡帥烏庫哩鎬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表請臨幸遣學士烏庫哩布希以幸蔡之意諭州人戊辰官努叛　夏四月徐州行省呼沙呼誅王德全并其子黨與皆伏誅鄧州節度使伊喇瑗以其城叛與白華均七入宋(攷異薛應旂通鑑云金武仙及武天錫移剌瑗謀迎金主入蜀犯光化孟珙擊天錫斬之大破武仙於順陽仙走馬蹬山瑗及李英張林皆降白華傳字文舉澳州人由進士官翰林樞密院判屢言軍事見信用降宋爲均州提督因范用吉叛宋北歸時議譏之)　六月官努伏誅帝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計遷蔡詔蔡息陳潁各以兵來逕　壬午中京城陷留守烏陵阿呼圖奔蔡總帥強伸死之　戊子召徐州行省呼沙呼還以穆延烏登(原作抹撚兀典)行省事郭恩

為總帥副之　辛卯帝發歸德留元帥王壁守禦壬辰次亳州癸巳命節度使王進王賓徵民丁運鐵甲糗糧鎮防軍崔富格 原作復哥 殺王賓等張天綱以便宜授富格節度使罷其役州人乃安 攷異通鑑輯覽云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撥青棗爲糧足脛盡腫至亳州黃衣皁蓋從者一二百馬五十匹留一日進次亳南避雨雙溝寺蒿艾滿目主嘆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紀未載 己亥入蔡州召徐州行省穆延烏登還起右丞相薩布代之 攷異續綱目云主入蔡儀衛蕭條父老羅拜飲泣主亦歔欷以右丞呼沙呼總領省院事紀未載 秋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管內罪犯弛門禁通衆貨蔡人便之 攷異大金國志制曰天芳悔禍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啟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愈謹奉迎之禮嗚呼奉畜爾衆敢辭亳邑之遷時邁其邦尚獲國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紀未載 乙巳以烏庫哩鎬為御史大夫兼總帥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取給於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甚以尚食闕供為言帝怒稍疏鎬憂鬱常稱疾在告 本傳本名蒿老原作栲栳蔡城破被執以招息州不下戕之續綱目作降稍異 以張天綱為中丞權參政烏古哩布希權右都監羅索簽樞院事 攷異本姓富珠哩又作孛朮魯時總帥爲中羅索元帥小羅索外有長羅索前官鷹揚都尉與元兵戰死於白鹿源三人者皆內族名同以長幼別之見本傳通鑑輯覽謂此爲小洛索 丁巳護衛布希舒嚕 原作蒲鮮石魯 負祖宗御容至自汴奉安乾元寺前御史大夫富察世達元帥博斯呼至自汴以世達為吏部侍郎權行六部尚書　八月癸酉朔以秦州元帥鈕祜祿烏展 原作完展 行省陝西諭取宋與元 郭哈瑪傳天興三年正月烏展聞蔡已破欲城守以待嗣立者假稱有旨宣諭以安衆心綏德州帥汪世顯嫉之力攻鞏昌破之劫殺烏展送款於元哀宗紀未載 元王檝使宋還宋遣軍護行帝聞之懼元帥楚琳復立壽州於蒙城遷賞有差乙酉元召宋師攻唐州右監軍烏庫哩和歡 原作黑漢 戰死主帥富察某為部曲所食城破宋求食人者盡戮之餘無所犯駐兵息州南詔權參政穆延烏登簽樞羅索行省院於息州以兵襲宋人於中渡店斬獲甚衆 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息州刺史烏古倫忽魯乞蓋兵詔烏登等往主諭之曰北兵我實難敵至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破之必矣尋以忽魯畏縮命夾谷九住代之續綱目云烏登後聞國亡發喪謚主曰昭宗舉城南

遷元追及於羅山自萬戶下七百人皆被殺 九月癸卯朔假內族阿古岱原作阿虎帶攷異續綱目作阿固岱同簽大睦親府使宋借糧諭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戒飭邊將無犯南界邊臣生事均切責之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悉即資遣今乘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脣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連和為我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

戊申魯山元帥元志入援升為總帥庚戌以重九拜天於節度使廳諭羣臣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効起家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為忠孝鬼往者常慮不為朝廷知今日臨敵朕親見矣汝等勉之因賜巵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將士踴躍請戰許之是日分軍防守四面及子城以總帥羅索守東面承麟副之參政鎬守南面元志副之點檢烏凌阿呼圖守西面元帥蔡巴爾原作八兒副之副點檢王善爾原作山兒守北面元帥赫舍哩柏壽副之行帥府鈕祜祿溫綽守東南左都監瓜爾佳當格原作當哥副之右衛將軍色埒默守子城都尉王愛實副之

辛亥元兵築高壘圍蔡城命括城中粟禁公私釀酒攷異續綱目云元塔齊爾駐兵城東兩爲金敗因分築長圍困之元史注塔齊爾原作塔察兒一名布展居官山博囉罕從孫官行省都元帥紀未載 冬十月癸未徐州守臣郭恩殺官吏以叛行省薩布死之 戊子徵諸道兵丙申副都點檢溫都察遜原作溫敦昌孫戰沒 十一月宋遣其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及糧三十萬石助元攻蔡攷異宋史本紀作十月珙字璞玉棗陽人宗政子封吉國公贈太師謚忠襄見本傳 十二月甲戌盡籍民丁防守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大石帝親出撫軍丁丑元兵決練江宋兵決柴潭入汝水方輿紀要云練

江在城西十里出確山縣之樂山柴潭在城南三里汝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七十里大盂山攷異薛應旂通鑑云元遣張柔薄城被獲中流矢如蝟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出明旦珙殊死戰奪柴潭樓拔之蔡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樓伏巨弩相傳有龍不敢近珙謂彼所恃惟此水決而注之涸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元亦決練江所載較詳元史太宗紀十二月敗武仙於息州金人以海沂萊濰等州降史未載 己卯元兵破外城宿州副總帥高拉格原作剌格戰死攷異續綱目云時外城破進逼土門金驅老羸熬爲油號人油砲不堪其苦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羅索率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元兵覺伏弩射却之傷者甚衆羅索僅以身免紀未載 己丑元兵隳西城攷異通鑑輯覽云初呼沙呼命築寨浚濠及西城隳兩軍均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呼沙呼選三面精銳日夕戰禦紀未載 帝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此爲介介爾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都尉王愛實戰沒總帥王銳殺元帥瓜爾佳當格叛降元庚寅以御用器皿賞戰士甲午帝微服夜出東城謀遁及柵不果戰而還乙未殺馬二百匹犒將士攷異大金國志云是歲三月白都尉反上登門諭其軍曰爾等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紀未載

三年春正月甲午以近侍分守四城戊申夜帝集百官傳位於內族承麟博索之弟系出世祖時官東面元帥承麟固讓詔曰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趫捷萬一得脫國祚不絕此朕志也己酉承麟即位禮畢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夾攻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遁敵兵入城中軍巷戰不克帝自縊於幽蘭軒權點檢色埒默嬌制召承御實嘉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臣宋珪及侍從官巴良弼勒根文卿曉以大義皆從死攷異大金國志色埒默作斜烈宋珪作宋規 末帝退保子城聞帝崩入哭諡曰哀宗攷異紀傳皆稱哀宗獨百官食貨二志稱義宗大金國志同而息州行省諡曰昭宗故官傳於宋者諡曰閔歸潛志但稱爲末帝紀載各殊見錢竹汀集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經實原作絳山收其骨瘞之汝水上經實傳色埒默將死遺言經實使焚幽蘭軒方

火熾兵入經實留不去欲俟火滅收其骨雖寸斬不恨元將布展曰此奇男子許之乃收餘燼裹以衾瘞之汝水旁後不知所終續綱目云孟珙索得金主骨與塔齊爾分之紀載各異末帝為亂兵所害金亡攷異續綱目云是日黑氣壓城上日無光大金國志云是日日大赤無光京東間雨血十餘里又云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是有天焉豈人力哉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博索悞國

哀宗正大五年秋八月以參知政事博索為尚書右丞博索內族世祖裔原作白撒攷異續綱目作拜甡一名承裔末帝承麟兄也幼為奉御貞祐間累官知臨洮府兼兵馬都總管興定元年為左都監行帥府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省侵宋博索出鞏州鹽井在鞏昌府漳縣城宋因置鹽川寨擊敗宋兵於阜郊堡及天水軍二年四月拔西和州及成州三年取興元洋州擢權參政行省平涼四年夏兵由高峯嶺攻西定州舊屬鞏州通遠軍遣將大破之并招諭諸蕃部內附元光元年大敗夏兵取大通城隸樂州嚮德軍哀宗立邊事日急召還朝拜右丞尋進平章博索居西陲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功効皆諸將力為多本恇怯無能惟以儀體為事性愎而貪鄙及為相尊愎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攷異歸潛志云南渡將帥皆膏粱乳臭子若白撒祇以能打毬稱完顏訛可以打毬號杖子元帥定坻號三脫寘有以枝忍號火鑠元帥者紀及本傳均未載

天興元年即正大九年也春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元兵與白坡兵合長驅趨汴攷異續綱目云元主用夏人恤可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報圖壘以兵會主駐鄭州命蘇布特攻汴所載較詳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博索不從且陰怒之遂遣完顏蒂伊蘇原作麻斤出邵公茂等部民萬人開短隄決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騎兵奄至蒂伊蘇等皆被害丁壯得還者鮮壬辰棄衛州運守具入京初元兵破衛州宣宗南遷移州治於宜村渡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面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元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隨

為元軍所據地理志云衛州舊治汲縣因河患徙其城貞祐二年城宜村以胙城為倚郭云　甲午修京城樓櫓先是宣宗以京城闊遠難守詔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乃得成至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徧故詔避遷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有於上清宮平日防城得功者如內族按春原作按出虎塔呼喇原作大和兒劉伯綱等皆隨召而出截長補短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已起義軍通建威得四萬人益以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一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

二月起復薩布原作賽不為左丞相致異續綱目云時元攻汴日急財匱援絕主大懼拜蛙謂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為質力請起用薩布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本傳未載　三月詔博索宿上清宮以備緩急時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博索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為護簾所司大索無所得博索怒欲斬之員外郎張袞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即濟矣胡不於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其家僮果得之致異薛應旂通鑑云白撒時主和不敢戰軍中喧閧主出端門軍士進曰北兵塡壕過半平章令勿放一鏃恐壞和議豈有此計耶主曰朕以生靈故稱臣進奉止一子未長成今往為質待曹王出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初白撒命築短牆甚狹容二三人得過以防奪門至是諸將請乘夜斫營不能出比出已為元覺又募死士穴城出燒砲座城上懸紙燈為應亦被覺放紙鳶置文書其上以誘被俘者識者笑之哀紀及本傳均未載已而議和兵退廷議罷博索不自安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為幸為我撰乞致仕表俄而詔至令致仕軍士猶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帝以親軍二百陰為備衆憤不能泄遂相率毀其別墅其黨完顏薩尼雅布原作斜撚阿不領本部軍戍汴聞之徑詣其所斬經其垣下者一人以鎮之是時遷民告出城者以萬數博索不聽　夏六月博索開渠於私第東　冬十月復起博索為平章權樞院兼都元帥時蘇布特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援兵復無至者

羣臣為帝畫出京計遂命博索等率軍扈從十一月車駕發南京十二月次黃陵岡博索先降元兵兩寨得河朔降將帝赦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騰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為若往歸德更五六月不能還京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為便博索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元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經畧河朔且空河南之軍帝然之時帝已遣官努將三百騎探滬麻岡未還帝將御船賜博索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官努還奏衛州有糧可取帝召問博索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何為臣謂東平之策便帝主官努議(攷異薛應旂通鑑云時主戚白撒議一意向河朔)

二年春正月帝在黃陵岡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船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元將和爾古納(原作回古乃)率四千騎來追賀德希(原作賀都喜)揮一黃旗督戰身中多箭軍殊死鬬得卒十餘人元兵稍卻帝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元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珠爾(原作豬兒)都尉赫舍哩額琳等皆死之遂命博索攻衛州帝駐兵河上留親衛軍三千護從命總帥伯嘉總諸軍聽博索節制發自蒲城帝時已遣薩布將馬軍北向矣博索以三十騎追及謂薩布曰有言令我將馬軍薩布謂帝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帝曰丞相當與平章和同完顏呼沙呼(原作胡斜虎字仲德)扣馬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帝麾之曰參政不知博索遂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織招之不下夜北騎三千奄至官努哈薩哈(原作和速嘉)烏達布(原作兀地不)按春併力拒戰北兵卻六十里然自蒲城遷延八日始至衛猝無攻具縛槍為雲梯州人守益固攻三日不克

會聞元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遂班師元兵踵至戰於白公廟敗績博索等棄軍遁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劉益等為民害博索密奏益軍叛去點檢穆延烏登原作抹撚兀典總領溫騰察遜請帝登舟帝曰正當決戰何遽退乎俄而博索倉皇至曰今軍已潰元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帝遂登舟侍衛皆不知巡警如故時夜已四更矣遂狼狽入歸德攷異續綱目云時元將為史天澤與主同登舟者副元帥和爾和等六七人翼日始知軍遂大潰博索收潰兵大橋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帝聞遣近侍伊喇寗古赫舍哩阿里哈以舟往迎既至不聽入見併其子下獄諸軍出怨言乃暴其罪籍家產賜軍士囚七日餓死其子呼圖哩原作忽土都亦作忽土隣亦死獄中發其弟承麟子果勒原作狗兒于徐州安置初瀕河居民聞軍北渡潛伏洞穴及見官努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老婦幼女不復畏避俄博索輩縱軍四出剽掠俘虜所過邱墟都尉高祿謙苗用秀等仍掠人食之而博索誅斬在口官吏殘虐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博索目不知書姦黠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解善談議多知接人則喣喣然好貨殖能撣闔中人主心浸淫取將相起第汴西城規儌禁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帝嘗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然終不悛以及於禍

從弟承立一名慶善努原作慶山努字獻甫偉儀觀性恇怯無能宣宗擢西京副留守兼提點近侍局呼沙呼專權亂政嘗言於宣宗後伏誅承立愈見寵幸近侍局始用事矣三年元兵圍中都遣募兵往援俄為右都監行帥府事四年遷慶陽都總管與定間屢擊破夏兵以功進左都監兼節度使行帥事於鄜州正大四年李全據楚州授承立元帥屯盱眙兵敗死者萬餘委棄資仗甚眾時軍無見糧轉輸不繼民疲奔命愁歎盈路樞密判官白華上章乞斬之以謝天下不報降定國

節度使又以受賄奪一官八年正月鳳翔破行省徙京兆民於河南令承立以行省守之祗病卒八百瘦馬二百屢請還每奏以一帖附其兄博索乞為地不許尋棄軍還使代圖克坦烏登行省徐州天興元年入援總領侯進等叛降元承立退保歸德次楊驛店遇薩納台(原作哭乃解)軍遂潰徐州帥鄂倫(原作烏里見哀宗紀云舊作兀里一作兀倫)戰死承立被擒至真定見史天澤戒其以生靈為念大帥特默特誘使招京城不從卒被害鄂倫為丞相薩布姪元光間例以諸帥為總領鄂倫以丞相故獨不罷防近族而用疏屬哉博索承立鄂倫輩皆腹心倚之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崔立之變

哀宗天興元年冬十二月帝親出師以崔立為西面元帥與參政兼樞副完顏納新（原作奴申通鑑輯覽作納蘇肯本傳字正甫蘇呼之弟登進士第仕歷清要屢使北以勞拜參政歸潛志云齷齪不能有為）樞副權參政薩尼雅布（原作習捏阿不致異歸潛志作習你阿不注云金史作斜捻阿不）戶部尚書完顏珠赫（原作珠顆）東西元帥博斯呼（原作把撒合）南面元帥珠嘉耀珠（原作朮甲咬住改異嗒克實布父亦名耀珠另一人）北面元帥富珠哩邁努（原作孛朮魯買奴）等留守汴京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鈸鼓乘兵亂從上黨公張開為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為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為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至是擢為西面元帥

二年春正月帝進次蒲城還駐魏樓村李辛自汴京出奔伏誅（改異歸潛志云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先罷為兵部侍郎即令二相羈縻之及上出二相召新入省新疑見擒踰城走命將追及湟水中斬之及崔立亂作各帥無一人與抗人謂新若在決與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所載較詳惟辛作新異）遣使往汴京奉迎兩宮　戊辰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舉兵作亂殺參政納新樞副薩尼雅布立性淫狡常思亂以快其欲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潛結納之安國健啖日飽之以魚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挈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以早食殺之遂帥甲士二百撞省門而入二相聞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不顧麾其黨張信之富珠哩昌格出省二相遂遇害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都阿里見其衷甲殺之即諭百姓曰吾為二相

閉門無謀令殺之為一城生靈請命眾皆稱快攷異續綱目云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內外不通
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蒸充飢第宅樓館多撤以爨及奉迎使至人情益不安崔立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
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答曰吾二人惟有死爾好問曰死不難誠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否則徒以一身飽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納新傳時
民間有立荊王以監國以城歸元之議二相不知省令史許安國請集百官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元好問以其言白納新命與副樞議以為然明日召集省中計事納新拱立無語薩尼雅布
當反覆申諭繼以涕泣又明日亂作歸潛志立令眾庶曰吾為二丞相閉門候眾將餓死今殺之以救一城生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閤郡稱快謂有生路也食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
立傳未載是日左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諫議大夫烏克遜納新左副點檢完顏
阿薩爾原作阿散奉御赫格原作忙哥講議富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赫皆死之攷異續綱目云時被害者尚有郎中納哈塔德輝等
十餘人立還省中集百官議所立勒兵入見太后傳令立衛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攷異續綱目立曰衛紹王太子
從格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格至稍詳即自為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尋自稱左丞相鄭王攷異
大金國志云時北軍因而受之加河南行省權皇帝歸潛志云太后封立為壽國公弟倚平章政事侃殿前都點檢攷異歸潛志云以張須為殿前都點檢其
黨富珠哩察罕攷異立本傳作昌格歸潛志作孛朮魯濟之注云金史作孛朮魯長河韓鐸副元帥知開封折希顏攷異歸潛志作折彥顏藥
安國漳軍努完顏哈達並元帥師肅左右司郎中賈良兵部郎中兼右司都事又署尚書溫特赫
額實原作溫迭罕二十劉仲周為參知政事鄂屯舜卿為尚書左丞張正倫為右丞攷異歸潛志云以奧屯阿虎帶為右丞劉
仲周張正倫皆參知政事蓋立取仲周女為妻正倫有人望也史未載張節為左右司郎中尚書省掾元好問為左右司員外郎王
天祺康瑭為都事攷異歸潛志云以刁璧為兵部尚書初立起與璧謀及期璧不往立怒故不得執政其餘以次遷擢除拜無虛日開封判官李禹翼棄
官去戶部主事鄭著召不起遂送二相所佩虎符詣元蘇布特攷異哀宗紀作薩布特原作碎不解元史注原作速不台軍前
納款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復忌之聞安國納一都尉夫人數其違約斬之　壬辰蘇布

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燬京城樓櫓大帥始信其
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聚之省中親閲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又禁城中嫁娶有
以一女之故殺數人者未幾遷梁王及宗室近族皆置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荊王府為
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　二月以天子袞冕后服獻元帥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百苦備
至郕國夫人 弢異歸潛志云郕國夫人王氏宣宗后姊末帝之姨招權納賂積貲如山號自在夫人崔立之變凡富貴家皆搜括金銀郕國竟拷死 及內侍高祐京
民李民望之屬死杖下温都衛尉親屬八人不任楚毒皆自盡博索夫人李蹊妻子 弢異歸潛志云白撒夫人
光奢侈李蹊亦以取積聞 皆被掠死同惡相濟視人如仇期於必報而後已人竊相謂曰汴京被疫時死者百
餘萬恨不早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 弢異歸潛志云南京屢有妖怪元光間白日虎入鄭門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狼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烏
鵲蔽天皆亡國之兆 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予不計其數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
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踵 弢異薛應旂通鑑云群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學士王若虛為
文若虛私謂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為愈然姑以理諭之謂
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而言奕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
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頌其功
德而可取信於後世者乎奕雖殘虐聞之不能對而去事遂得已歸潛志云碑序為元裕之筆
銘詞則王若虛等點定既成趣曹益甫書之草定者為劉祁及麻革賜進士出身後求巨石
不得取宋時甘露碑命張君庸書之刻方畢北兵入城未知其竟能立否也又異立傳未載　時
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鈕祜祿納新及招撫使劉天起送款於崔立張俊民李琦奔汴京王璧
還歸德 弢異宏簡錄云李順兒為陳州防禦使粘葛奴申帳下振武都尉奴申完聚陳州流亡數十萬口指為東南生路知順兒蓄異志使孫鎮撫圖之為順兒所害遂殺奴申及其子姪
壻遣紇石烈正之送款於立加淮陽節度行省如故尋為蒲察合達等所誅并其黨舉城奔蔡元兵殺之老幼數十萬少有脫者所載較詳　三月壬辰立以梁王
荊王及宗室男女至青城皆及於難 弢異歸潛志云青城在太梁城南五里乃粘罕駐軍處當時后妃皇族皆詣焉因盡俘而北後元兵亦於此下寨而

后妃內族復詒此地多僇死亦可怪也甲午兩宮北遷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七兩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從行攷異續綱目云四月崔立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及荊王從恪梁王守純諸妃嬪宗室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醫流三教工匠繡女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元史太宗紀云立送二后二王至軍前蘇布特遣送行在并無殺二王事宏簡錄京城破兩宮諸妃皆北遷不知所終惟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阿院寢佛殿中常念佛聞北行於佛前自縊死紀載互異夏四月元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歸大慟而已攷異通鑑輯覽云初蒙古制攻城不降則屠之汴京既陷蘇布特遣使言於其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諫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馬用之蒙古主不許楚材固爭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七萬戶皆得保全遂為定制元史楚材傳字晉叔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卒年五十五贈太師追封廣甯王謚文正李琦者山西人為都尉在陳州與鈕祜祿納新同行省事陳州變入京附崔立妹壻折希顏娶瓜爾佳元妻年二十餘有姿色後有言其美於立者欲强之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再三立遂欲殺琦琦又數為折希顏辱乃謀殺立而李伯淵者寶坻縣名屬通州人為千戶美姿容深沈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李齊諸攷異續綱目作李賤奴者燕人以都尉為東面元帥立視若部曲積不能平均與琦合三年六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備禦翌日晚燒外封邱門以警動立是夜立寐不安一夕百卧起比明伯淵等約立視火從苑秀折希顏數騎往諭京城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於馬上抱立持匕首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洪果薩哈殺苑秀折希顏伯淵繫立屍馬尾號於眾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所無當殺之不眾齊聲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懼為所汙遂籍

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相鎮海帳下士　劉祁曰金自南渡後為宰執者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相度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危輒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愞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長吁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又多取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宣宗嘗責丞相布薩齊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齊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爾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故正人君子多不能用雖用亦未久而即退也祁字京叔渾源州名屬大同府人應奉翰林文字從益子嘗著歸潛志與元裕之名好問太原人德明子從陵州郝晉卿學淹貫經傳為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遂名震京師中進士第歷左司員外郎國亡不仕采摭遺聞嗣後纂修金史多所採錄見本傳壬辰雜編二書多言金末喪亂事猶有足徵者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官努之叛

哀宗天興元年冬十二月帝欲以富察官努原作蒲察官奴攷異大金國志云本姓移剌高顯劉益為元帥不果攷異續綱目云主欲以官奴為馬軍帥顯為步軍帥益副之三人欲奉命參政恩楚曰汝輩把勳不知高下國家大事可易承耶官努曰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所載較詳官努少嘗為北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鞍馬資貨自拔歸朝以特恩收充忠孝軍萬戶月給甚優日與羣不逞博為有司所劾事聞以其新自河朔來未知法禁詔勿問從伊喇布哈攻平陽論功最遷本軍提控佩金符三峯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劾制使信之至與同燕飲已而知汴城圍解復謀北歸遣伊喇留格入鄧說鄧帥聶赫稱欲劫南軍為北歸計聶赫欲就此擒之官努知事泄即馳還見制使請兵掠鄧邊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因掩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聶赫自辨留馬於鄧而去乃縛忠孝軍提控姬旺詐為唐州太守械送北行隨營帳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懾其智畧可取宰相悅使權都尉萃提軍數百馳入北軍獵騎中生挾一回紇還巡黃陵八谷等處劫獲甚衆轉正都尉及至黃陵幾獲鎮州大將中外皆以為可用至是欲拜為元帥不果未幾真授元帥　戊戌官努阿里哈謀立荊王未發朝廷知之置不問　庚子帝發南京甲辰次黃陵岡時平章博索原作白撒率諸將戰官努之功居多及渡河惟官努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

二年春正月辛酉帝至歸德官努再請率軍北渡不許知府事兼總師實嘉鈕勒琿原作石盞女魯歡本名實

祿亦作十六本傳初以河南統軍使權右部監行平涼帥府昌武節度使屢言邊事詔嘉納夅以行樞院守歸德與經歷冀禹錫屢挺元兵得不援後爲官努害誣以反卒昭雪以軍衆食寡懼不能給請令河北潰軍至者就糧徐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出城就食帝不得已從之鈕勒琿傳時命富珠哩阿哈統諸軍行道中許語阿哈請各給以券軍稍定俄求得許語者斬四人諸軍洶洶二月庚子夜知府民武邦傑富察耀珠等九家軍散數日官努變遂作紀未載乃諭官努曰鈕勒琿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唯官努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山西人權果毅都尉至歸德始擢元帥嘗召之謀事不及官努官努始有圖用之意元將特默岱攷異續綱目作特穆爾岱駐歸德官努私與國用安謀邀帝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珠勒根烏舍原作兀惹使用安回附奏謂海州可就山東豪傑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東帝不從又嘗請北渡爲紐勒琿阻自是有異志矣且一軍倚外兵肆爲剽掠官努不之禁因是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俱言官努有反狀帝竊憂之使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內族錫馨原作習顯陰伺其動靜反泄其謀於官努　三月戊辰帝慮官努與馬用互相圖爲亂遣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俄官努乘隙率其衆攻用用軍敗走被殺官努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皆聚於都水摩和納宅以兵監之驅參政鈕勒琿至其家悉出所有金銀然後殺之時代爲總帥者哈薩喇烏達原作木速嘉兀底亦被害乃遣都尉馬實被甲持刃劫直長把納新原作把奴申亦作把納紳於帝前帝初撫劍見實至擲劍於地曰爲我語元帥我左右衹有此人且留侍我實不敢迫逡巡退凡殺朝官李蹊而下三百餘人軍民死者三千人郎中完顏呼喇勒都事冀禹錫赴水死官努傳禹錫字京用龍山人由進士歷州郡有能聲守歸德經畫捍禦一府倚重聞變或勸微服逃不從被害是日薄暮官努提兵入見帝言紐勒琿反已殺之詔授樞副兼參政暴紐勒琿之惡先是官努母爲北兵獲帝與官努謀遣阿里哈詣元特默岱營議和因歸其母定

和計密結來使知其大將在王家寺遂盡斫營之策　夏五月五日官努率忠孝軍自南門登舟帝御北門繫舟待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軍小卻官努持火槍分軍腹背攻之北軍大潰溺死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還遂眞拜參政兼左副元帥元兵退官努入亳州留錫馨總其軍初官努以帝居照碧堂禁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日悲泣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用人故為此奴所囚耳於是內侍局令宋齊諸攷異續綱目作宋珪與奉御烏克遜愛實納喇奇塔特原作納蘭扢搭　鈕祜祿溫綽原作女奚烈完出攷異續綱目作溫卓　密謀誅之或言官努密令烏舍計構用安脅帝傳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帝於宋以贖罪官努時在亳州再召乃還帝諭以幸蔡事官努憤憤而出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帝決意欲誅之六月己卯帝命內侍宋齊諸處置令費摩綽哈召宰相議事溫綽伏照碧堂門間官努入見帝呼參政官努即應溫綽從後刺其脇帝亦拔劍斫之官努中槍投城下走奇塔特愛實追殺之授李泰和虎符使撫定忠孝軍遂殺白進阿里哈詔點檢珠勒根阿實達原作阿勒根阿失塔即亳州新錫馨及忠孝軍首領數人烏舍使用安未還伺於中路數其罪殺之攷異大金國志云是年正月官奴為參政紇石烈小鍾兒為總管二人擅用符璽妄行殺戮屢說主出降主手刃官奴小鍾兒為衆軍射死與傳異哀宗紀其黨從誅者尚有博濟本傳未載　初官努解睢陽之圍官屬苦饑窘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帝南幸會總帥烏庫哩鎬運糧至歸德且請幸蔡州帝意益決惟官努嘗過蔡知其不足恃力爭之不聽及官努以作亂誅遣烏庫哩富察如蔡還如官努言時已在道無如何追被兵始悔不用官努計詔月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

金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南渡忠諫諸臣

宣宗貞祐二年夏四月上以元允和議赦國內欲幸南京左丞相廣平郡王圖克坦(原作徒單)鎰諫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日卒遂詔幸南京後卒如其言鎰本名安春(原作按出)上京路人北京副留守烏尼音(原作烏輦)子也性穎悟該習經史樞密使完顏思敬請立女直進士科鎰首登第授兩官選國子助教為赫舍哩良弼所禮敬用完顏守道薦歷翰林待制右司員外郎章宗時累擢平章撫使師府並受節制屢破宋兵衛紹王立改上京留守中政事封濟國公當李妃擅政上疏皆切時弊出為陝西宣撫使師府並受節制屢破宋兵衛紹王立改上京留守中都戒嚴遣兵入衛徵拜右丞相鎰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勇健可內徙益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伊喇(攷異遼金大臣年表并無伊喇之名衛紹王本紀亦不載祗大安時大臣中有薩喇其人者此稱伊喇或係記載之訛)參政梁璋曰如此是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其後昌桓撫三州失守乃大悔俄東京復陷益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衛王被弑鎰勸呼沙呼迎立宣宗呼沙呼既殺南平欲執其弟銘復止之使其奉迎當是時轉危為安惟鎰是賴鎰明敏方正學問博洽一

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　權參知政事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人明昌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劾奏平章布薩揆或曰與宰相有隙奈何伯嘉曰職分如此累擢左監軍河東北路宣撫使與副使沃埒哈達互訐改知歸德興定初入為吏部尚書改中丞時右副元帥富察阿里巴斯（原作阿里不孫攷異宣宗紀及楊雲翼傳均作阿里巴斯而伯嘉傳作伊爾必斯所載互異今改正）備禦關陜兵逃遁疏乞尸諸市以戒不忠乃除名宣宗憂旱疏奏高琪汝礪不職所致宜依漢制策免深怨之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諫曰建議者謂據險可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國乎由是怒愈甚以權參政出行省帥府於河中因爭棄河東大忤宰執召還為中丞充河南宣慰副使坐事免起為翰林學士伯嘉强正不與時低昂汝礪方希寵固位論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衆尋坐言事過切降知歸德嗣以權參政行省河中謀復河東構疾卒　尚書左丞張行信（攷異宏簡錄云先名行忠避諱改）字信甫莒州日照人登進士第累官銅山令明昌初擢御史歷轉運按察使崇慶二年為左諫議大夫時呼沙呼罷職希復用行信疏劾之再上不報及呼沙呼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也宣宗請立太子奏罷貪鄙諸將帥（攷異宏簡錄云疏劾內族訛可護糧通州遇敵輒潰下之獄）　中都受兵方議和握兵者不敢戰恐壞和局行信上言和戰二事不相干自崇慶來皆以和誤頃北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畧河東今我使方行輒按兵不動於和議卒無益宜及此時擇猛將鋭兵往來拒戰使少沮則和事易成帝心知其善不能用尋遣參政鄂屯忠孝括官民糧慘刻失人心奏免之興定元年拜參政時高琪專權窘辱朝士行信屢引舊制力詆其非會宋兵侵境朝議遣使詳問高琪以為失體行信獨引故事折之因汝礪言事終寢監察御史及各職官坐罪多被的決奏改之尋坐族弟行貞受賊偽

命事出為涇州觀察使攷異歸潛志云為內侍所譖畢沅續通鑑云數與果勒齊辨近侍局譖之本傳作有以飛語聞者紀載各異歷靜難節度使致
仕哀宗立起左丞言事稍遜聲望頗減後歸隱卒於嵩山崇福宮雨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
發無所畏避天下目為正人初至汴父睎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見行簡為承旨行信為禮部
尚書諸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父兄世為禮官世習禮學諸禮制皆有記錄金代儒臣
推張氏父子行簡行信又前後同領國史云　平章政事胥鼎字和之右丞持國子登進士第歷
官大理丞章宗時擢工部侍郎至寧初中都受兵由兵部尚書拜參政貞祐元年冬出為泰定節
度使改知大興府進右丞及南渡留為汾州觀察使改知平陽府權宣撫使二年四月建言利害
十三事若積軍儲備黃河選官鬻獄簡將練卒鈔法版籍帝頗採用以備禦功拜本路宣撫使四
年正月元兵圍平陽急攻者十日鼎屢擊却之進樞副權左丞行省於平陽未幾元兵已過關陝
將薄京城鼎率兵入援并遣將趨陝併力禦之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至平陽鼎遣
兵擊却之乃還興定元年正月帝命鼎選兵付圖們呼圖克們統之西伐夏馳奏罷之進拜平章
封莘國公三月詔舉兵侵宋鼎乃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進疏陳六不可弗聽攷異歸潛志云朝廷將伐宋取蜀召
議公歸上言止之坐是忤旨致仕卒與史異宏簡錄云鼎言伐宋有六不可大意雖有強兵尚當伺隙出其不備乃可取勝別今北兵過後民食不給遠近騷動軍馬比舊纔十之一器械亦多損
敝今歲邊境無兵或自息養如聞王師南征必將乘隙併至宋自奉和修好十年於茲設閒舉事徙民清野我軍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兼以西北逃軍屯聚為患宋人誘脅足為後憂此皆社稷大
計不特疆場利害詔付尚書省議時諸軍由秦鞏鳳翔三路進不聽二年上疏勸勿親細務帝不悅高琪謂其言非是乃喜屢乞致
仕許之哀宗立起用平章進封英國公行省衛州未幾卒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至無
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後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人　平章政事侯摯初名師尹字莘卿東阿

人由進士歷長武（攷異宏簡錄作長城）令戶部主事宣宗南渡累擢勸農副使行六部侍郎進太常卿行尚書六部事上章言九事帝畧施行馬俄以參政行省事於河北拜右丞屢陳便宜皆見聽納時紅襖賊渠郝定署官僭號勢甚張詔摯行省於東平討捕亂黨（攷異宏簡錄云時紅襖賊數萬入臨沂費縣境官軍敗之生擒僞宣徽使李壽甫訊問賊首郝定破邳州碉子堌得船數百艘連結元宋跨河為亂摯乃遣完顏霆等討平之克密州李全適其黨于忙兒等降）　三年以裏城畢工遷官四年致仕尋起為大司農進平章封蕭國公行省事至封邱軍變全師還復致仕崔立之變為元兵所殺摯為人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朝遇事敢言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所拔用南渡宰執中名望最重（攷異歸潛志云居相位憒無所施請守大名詔出行尚書省未幾還朝致仕居南京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老讌飲南京降以前宰執為北兵所殺又云以治殺使臣唐慶事見殺）

平章政事巴古拉（原作巴胡魯）宣宗南遷由左諫議大夫擢御前經歷官歷涇州觀察使興定元年授陝西統軍使入為中丞上言進士取人泛濫非求賢之道拜參政同督鼎防秋三年平涼等處地震上言乞敬畏天戒四年四月行省師事於京兆疏陳養兵恤穀論甚善五年十月西北兵攻延安遣哈達邁珠等擊郤之改知河中府入為大司農拜參政進右丞哀宗立拜平章卒贈右丞相東平郡王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卒天下惜之

尚書右丞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攷異宏簡錄云本姓尹避國諱云）登詞賦進士補令史承暉殉難中都以遺表託安石間道走汴以聞宣宗以為樞密院經歷官（攷異歸潛志云趙思文時為省掾從福興守燕都福興死奔詣南京行宮擢侍御史歷防禦節度所在鎮靜遷禮部尚書卒史未載）累遷中丞上章言備禦二事嘉納之坐劾英王守純附奏不實決杖追官哀宗立擢為同簽樞院事累進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上怒甚曰汝便取賢相朕為昏主止矣如是數百言安石懼蒙任用遽遭摧折疽發腦而卒（攷異歸潛志云既居位人望頗減俄以腦疽卒未言其忤旨事）上甚悼

惜之　東京副留守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登詞賦進士爲監察御史貞祐三年上章劾侯摯
不報警巡使馮祥進由刀筆劾罷之屢陳利害多見聽納四年七月條陳八事攷異歸潛志云上宣宗十事稍異
一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二任臺諫以廣耳目三崇節儉以答天意四選守令以結民心五博謀羣
臣以定大計六重官賞以勸有功七選將帥以明軍法八練士卒以振軍威書奏帝不悅宰臣惡
其紛更出爲徐州經歷官正大元年入爲右司諫上章言事與楊雲翼諫修復河中府又與臺諫
奏五事攷異宏簡錄云哀宗立召爲右司諫詔議修復河中府與完顏李蘭楊雲翼等諫從之正大元年十一月改充補闕二年正月與臺諫奏五事稍異四年十月與右
拾遺李大節奏劾薩哈連出爲留守朝論快之初宣宗嘗召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
戒勿令陳規知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帝必曰恐陳規有言挺然爲一時直臣
後爲中京副留守卒士論惜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剛毅質實有古人風渾源劉從益見其
所奏八事嘆曰宰相材也南渡後諫官稱許古陳規而規不以訐直名尤見重云子良臣中州集子良臣
今在燕中　左司諫許古字道眞汾陽節度使安仁子明昌五年詞賦進士攷異中州集承安中進士任左拾遺拜
御史宣宗遷汴委任高琪無恢復謀古上章請愼選將相起用耆舊招懷河北諸路宿重兵京師
勿事搜括明敕臣僚直言不諱詔付尚書省畧施行馬轉右司諫兼侍御史攷異歸潛志云南渡爲侍御史上書劾高
琪上知其忠常庇翼之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爲高琪所中貶鳳翔幕史未載　時元兵越潼關而東集百官議古請選募銳卒併
力擊之且開其歸路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高琪格其議不行置招賢所命古領其事興定元
年廷議南侵古上疏力諫帝命古草議和牒文成宰臣以爲有哀祈意遂不用屢坐事解職哀宗
立爲補闕遷左司諫論事稍不及前尋致仕攷異宏簡錄云致仕居伊陽郡人愛慕郡守爲起伊川亭正大七年卒年七十四

御史臺令史劉炳葛城人中貞祐三年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一任諸王以鎮撫社稷二結人心以固基本三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四選守令以安百姓五褒忠義以勵臣節六務農力本以廣蓄積七崇節儉以省財用八去冗食以助軍費九修軍政以習守戰十修城池以備守禦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禮部尚書楊雲翼字之美其先贊皇人徙樂平登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賦亦中乙科（攷異歸潛志云平定人先擢詞賦第又經義魁稍異）應奉翰林文字擢修撰大安元年承旨張行簡薦其材且知術數兼提點司天臺進禮部郎中宣宗貞祐三年擢禮部侍郎四年潼關失守朝議遣富察阿里巴斯為副元帥以禦之雲翼言其人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後果敗興定元年六月遷侍講學士兼修國史知集賢院事詔稱其遇事敢言議論忠讜時議權油高琪力主之雲翼與趙秉文時戩等數人獨以為不可遂寢高琪後以事譴之不恤也二年遷禮部尚書改吏部擢御史中丞（攷異歸潛志云南渡為翰林學士吏禮部尚書御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為學士卒士論惜之）鞫承立獄劾其擁兵不進免官哀宗立首命攝太常卿拜翰林學士後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設益政院雲翼為選首每召見賜坐而不名嘗患風痺及稍愈上親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則朝廷百官莫不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五年卒年五十九謚文獻天性雅重待人寬而自律甚嚴與人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而於南伐諫之尤力及時全倡議南侵雲翼疏諫不報嗣全軍盡覆於淮上宣宗曰當使我何面目見雲翼耶（中州集）

（恕字誠之第進士）　翰林學士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登進士第歷邯鄲令明昌六年為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請罷胥持國召用宗室守貞下獄免復起同知岢嵐州軍擢翰林修撰轉直

學士貞祐初建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朝廷畧施行之明年乞守殘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詔稱宿儒當在左右不許四年拜侍講學士進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事坐知貢舉得罪致仕五年復起禮部尚書哀宗立改翰林學士兼益政院說書官正大元年正月汴京戒嚴命秉文為赦文辭情哀痛及兵退大臣欲稱賀秉文言而止三月草開興改元詔閭巷傳誦洛陽人拜詔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卒年七十四封天水郡侯嘗偕雲翼作龜鏡萬年錄又共集君臣政要以進為人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與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夏人時問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狀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博學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於時雲翼元好問中州集作熊岳人與文藝傳不合

江西峽江訓導萍鄉李有棠編纂

末造殉節諸臣

宣宗貞祐三年夏五月庚申中都破右丞相兼都元帥定國公完顏承暉死之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穆昆由符寶祗候歷巡警使章宗立遷近侍局使擢東京提刑副使豪猾屏息轉北京留守入為刑部尚書屢忤權倖改知大名興中府衛王即位授御史大夫參政進左丞行省宣德承裕兵敗會河保坐除名貞祐初拜右丞妻子留滄州城破死執中誅進平章都元帥中都被圍出議和及南遷授右丞相留守中都以左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悉以兵事付之已乃總持大綱太子去右副元帥齊勤以軍叛降元升盡忠平章兼左副元帥中都危急遣人以礬寫奏乞援高琪忌其成功諸將顧望及霸州兵敗勢益孤承暉約盡忠同死未允斬其心腹實庫原作師姑起辭家廟召趙思文會飲謂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報國家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皆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姦狀為書以從子永懷為後神色泰然謂安石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嘆曰遽爾謬悞得非神志亂耶遂仰藥死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南奔中都陷事聞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嘗言司馬光蘇軾畫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　同時任天寵字清叔定陶人由進士歷戶部尚書中都不守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謚純肅知大興府高霖亦及於難霖字子約東平人官權參政中都留守贈承旨

此外殉節者在宣宗朝則左監軍北京留守烏克遜溫屯原作烏古孫兀屯上京路人率兵援中都詔守定興兵敗戰沒觀州刺史高守約一作高子約字從簡遼陽人登進士元使降將郭邦獻招降不應城破死之贈崇義節度使謚忠毅泰安州刺史哈薩喇安禮原作和速嘉安禮字子敬大名路人進士元將勸降不聽城破被執或以酒監對曰我刺史也何諱為不屈死之贈泰安節度使謚堅貞參政定海節度使王維翰字之翰龍山人進士歷官有能聲至鎮縱民避亂力窮被執與妻姚氏均不屈死贈中奉大夫妻芮國夫人謚忠潔安化節度使伊喇古尼原作移剌古與涅元兵取密率兵力戰連中流矢死贈定遠大將軍甯海州刺史烏庫哩榮祖原作烏古論福興河間人城破力戰死之贈安武節度使謚毅勇沁南節度使宋扆宛平人進士元兵至懷州城破死之鎮西節度使烏庫哩仲溫本名呼喇益州人進士元兵攻嵐州城破死之贈博索路都總管謚忠毅武州刺史完顏玖珠原作久住元兵攻城執其子姪抵城下招降不顧城破力戰死贈臨海節度使判官唐古布格蘇同死贈建州刺史應奉翰林文字李演字巨川任城人進士第一丁憂居里任城被兵畫守禦策兵敗被執不屈死贈齊州刺史東明令王毅大興人經義進士守城抗敵力屈被殺贈曹州刺史禮部侍郎權左都監完顏寓本名恩楚原作訛出密州破為亂兵所殺翰林侍讀學士勸農使王晦字子明澤州人進士守順州城破被執不屈死贈樞副裨將牛斗亦見殺淄州刺史齊鷹揚元兵攻城巷戰被執不屈死贈嘉議大夫從死者判官楊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張奇嚕贈宣武將軍北京副留守珠嘉佛新原作朮甲法心同知順州溫特赫雅齊堪原作溫迪罕咬查剌二人同守密雲縣元執佛新家屬招降不應城破陣亡贈樞副宿國公雅齊堪亦不屈死贈順州刺史雞澤縣名屬洛州令溫特赫實芳努原作十方奴節度判官富察濟巴原作紀舍二人同守薊州城陷皆死實芳努贈鎮國上將軍濟巴贈金紫光祿大夫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蔭補官遷萍鄉令察廉擢今官至是城破自投城下死同知太原府吳僧格克復河朔詔徙其民南行中道力僨死贈順義節度使左監軍行帥府事烏庫哩德升本名魯爾錦一作六斤益都路人進士歷侍御史劾執中改防禦使貞祐初擢侍郎權參政論近侍預政出為集慶節度使知太原府困守數年城破自縊死其姑及妻皆自殺贈承旨子烏蘭威給奉御俸參政河東行省李革左監軍行帥府事完顏蘇爾坦革字君美河津人登進士歷韓城令擢參政元破潼關罷為絳陽節度使代胥鼎守平陽城陷自殺贈右丞蘇爾坦城破亦死之贈昌武節度使提控郭用戰敗不屈死致異歸潛志革作犖河中人宏簡錄蘇爾坦作從坦東勝節度使伯特烏格原作伯德家哥守東勝州兩次被圍戰死代州經略使鄂屯酬和尚原作奧屯醜和尚守代州兵敗被執不屈死

進士賈邦憲守松平寨被執不屈死霍州刺史伊剌阿里哈原作移剌阿里合遼人元兵至被執誘使降曰吾有死無貳心叱使跪但向闕而立叢矢射殺之贈泰定節度使節度副使孔祖湯不屈死亦贈官左都監行帥府事赫舍哩鶴壽河北西路人守鄜州城破出走據土山力戰死謚果毅時同死者保大節度使完顏魯爾錦鄜州破投崖下死贈特進金安節度使鈕祜祿資格祿救鄜州城破同死贈中京留守河東安撫使富察羅索救鄜州城陷死之贈定國節度使謚襄勇致異歸潛志云張遇字鼎臣真定人擢第為應奉翰林文字改鄜州經歷官亦遇害史未載同知太原府趙益太原人以克復府城功擢招撫使元兵至殺妻子而死贈宣撫同知河中府孟州防禦使侯小叔河東人守河中力戰城破死下詔褒贈致異歸潛志云楊積字正夫吉州人擢第歷戶部侍郎行部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將昭知不免與妻子均赴黃河死史未載右監軍知平陽府王佐字輔之霍州人激襄垣尋中流矢死贈金吾衛上將軍河東北轉運使知彰德府洪果玖珠原作黃攄久住臨潢人戰沒贈南京留守右都監烏凌阿奇珠原作烏林答乞住大名路人進士興平節度使赴援中都戰沒贈參政保大節度使知彰德府圖們色呼默原作陀滿斜默咸平路人彰德城破死焉西安節度使尼瑪哈富勒呼原作尼龐古蒲魯虎中都路人進士潼關破兵敗死之泰定節度使烏雅威赫原作兀顏畏可隆安路人兗州城破死焉汾陽節度使烏雅恩徽亨原作兀顏訛出虎隆安路人進士補令史守汾州城破死工部尚書權左都監鈕祜祿貞原作粘葛貞本名綽哈原作抄合西南路人進士守晉安府城破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昭義節度使行帥府事納哈塔富拉塔原作納合蒲剌都大名路人進士守潞州城破力戰死贈御史大夫楨州刺史鈕祜祿恩楚原作女奚烈斡出守金勝堡為張提控所執脅使降不屈殺之執其妻子降元判官王謹收眾屯周安堡眾潰被執亦不屈死詔均贈官六階登州判官吳邦傑寓居日照村墅元驅之攻城不從殺之贈定海節度副使時富珠哩福壽為唐邑主簿戰死贈官三階海鹽時哉先不附紅襖賊罵不絕口亦被殺贈防禦使同知上京留守溫特赫老爾原作老兒時布希萬努攻上京被執脅降不從亂斫死贈虎衛上將軍致異歸潛志云魏琦字民英順聖人擢高第歷郎中元犯潼關行部至洛陽見殺官其子王良臣字大用潞州人官翰林從李夫英北征遇害史均未載咸平路經歷官梁持勝字經甫節度襄子進士布希萬努有異志持勝諳行省太平告變俄太平受萬努命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治中費摩薩布萬戶韓公恕謀討之事泄均被害贈持勝韓州刺史薩布顯德節度公恕信州刺史致異歸潛志云梁名詢誼字仲經父絳州人官應奉翰林文字出為留守判官未幾以節死進士劉德基大興人守官邊邑夏兵來攻城破被執罵賊死贈朝列大夫吏部侍郎安州刺史圖克坦航一名扎克織原作張僧元兵攻城急先縊其妻子而死城破軍民猶力戰

日太守既死我輩何可降死者甚衆參政安國節度使李復亨字仲修河津人進士城破自殺贈資德大夫攷異歸潛志云復亨為參政翬姪鎮固州城陷死之叔姪相
繼執政均死事士論嘉之但史翬作革稍異耳濟陰令馬驤禹城人進士曹州破被執不屈死贈朝列大夫時淄州張順亦不屈死贈宣武將軍懿州節度使高閭
山城破為元兵殺宣武使鄂屯襄夏人攻環州軍亂被害華州防禦判官完顏巴錦李友直等謀亂遇害汜城縣軍官任福城破
為元兵殺遼東行省完顏阿里巴斯為叛人伯特呼圖所殺錦州元帥劉仲亨城破為元兵殺都提控齊信紅襖賊犯沂州戰沒莒
州刺史赫舍哩王嘉努夏破通泰砦死之知中山府王仲治中王善謀叛被害合河令喬天翼城破為元兵殺提控王祿宋人
襲破泗州西城死之東萊公燕寧與元兵戰敗死鳳翔萬戶完顏綽哈以死節贈懷遠大將軍邳州行省蒙古綱經略祿格等謀亂殺之
提控珠格綽爾與宋人戰胡陂敗死在哀宗朝則定遠大將軍忠孝軍統領完顏陳和尚亦作禪華善名彝字良佐豐州人系
出蕭王諸孫父奇格以侵宋功授同知階州戰沒嘉陵陳和尚幼為元兵擄置大帥帳下時母居
豐州請歸省與從兄色呼默殺卒奪馬奉母還宣宗授以官色呼默行壽泗州帥府隨往從太原王
渥受業通孝經左氏傳及色呼默罷為統領隨屯方城坐事繫獄兄卒得出授統領轉提控北兵
入大昌原以四百騎破八千眾其軍皆同紇奈曼羌渾鷙悍凌突號難制每戰輒先登尋捷於衛
州復大捷於倒回谷及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巷戰俄出曰我金大將欲見白事詣大帥問姓
名曰我陳和尚也大昌原諸捷皆我若死亂軍人謂我負國今日明白天下必有知我者時帥欲
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罵不絕口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
生當令我得之贈鎮南節度塑像褒忠廟兄色呼默善戰在商州得歐陽修子孫并鄰族三千餘
悉遣還攷異歸潛志色埒默作斜烈畢里海左監軍楊沃衍朔州人元招降不應鈞州城破自縊死部將劉與格復於清化戰死臨洮府總管圖們呼圖
克們原作陀滿胡土門字子秀進士知臨洮屢破夏兵遷左監軍行帥事知晉安與役嗜殺未幾城破死者百萬後鎮臨洮城破死之贈中京留守妻烏庫哩氏亦從死汝州防禦
使姬汝作字欽之汝陽人元兵過州人桒皋作亂被殺贈彰武節度使德順節度使愛新一名莽格原作忙哥招鳳翔馬肩龍共守城力屈均死詔各贈官義
順節度使禹顯雁門人與元兵戰敗被執不屈死時進士張邦憲泰州人官永固令避兵徐州被執不屈遇害彭城民劉全為國安用執亦不附見殺鳳翔都統馬
慶祥元兵將攻鳳翔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遇於澮水戰不利被執亦不屈死贈恒州刺史謚忠愍謙及子嗣亨亦不屈死均贈官判官布薩和碩亦死贈榮祿大夫秦藍帥府經
歷官商衡字平叔曹州人官監察御史屢忤權倖行省烏登敗於鐵嶺衡招集潰軍被獲不屈自剄死許古嘗薦衡可任宰相權唐州刺史行帥府事烏庫

哩海罕原作黑漢宋兵攻唐州兵敗被執死鎮南節度使元帥珠嘉托羅海原作术甲脫魯灰上京人從行省烏登率潼關兵入援至商州衆潰自殺平涼判官楊達夫字晉卿三原人進士郭縣主簿兵州之北横嶺被執不屈見殺避國子監祭酒權刑部尚書馮延登字子駿吉州人第進士元兵圍汴逃難被執躍城內井中死致異歸潛志云官吏部侍郎遭亂不知所終尚書右丞持嘉烏新原作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進士劾罷薩哈連翰論快之崔立之變望睢陽痛哭以弓弦自縊死子榛爾亦沒兵閒翰林承旨汴京留守烏克遜仲端原作烏古孫布希進士元兵圍汴食盡自縊死其妻亦死明日崔立亂作子愛實以誅官努功授節度致異歸潛志作吾古孫仲端字子正官參政右司員外郎聶天驥字元吉五臺人進士留汴值崔立變被創甚臥十餘日死女舜英亦自縊諫議大夫烏克遜納新原作奴申字道遠性伉直敢為時兼近侍局使汴京變自縊死於臺中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原作裴滿阿虎帶字仲寶進士汴京變自縊死於臺中戶部尚書完顏珠赫即珠顆字仲平進士汴京變亦縊死奉御蒋格姓完顏汴京變亦不辱而死右副點檢完顏阿薩爾原作阿散與大理費摩德輝納新子刑部掾瑪延講議富察琦皆值亂不屈死琦事母完顏氏孝謹母方晝寢夢三人潛伏梁閒驚寤琦曰梁上人鬼也兒志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勸阻母曰勿阻兒所處是矣即自縊致異忠義傳以諸人之死在崔立變之明日歸潛志則以為後三日史作本日續綱目德輝姓納哈塔本紀未載中京留守左都監行帥府事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寢而膂力過人初從安窩復潼關鐵嶺敗被執竄歸中京時城破薩哈連死代者任守貞署伸警巡使後守貞入援敗死鄭州伸代領府事甫三日即被圍竭力守禦凡四閱月得不拔命傳擢會邑吁入洛行省事伸於洛川驛建報恩堂誓死守元驅色呼子誘降命射之憤卒爲凌阿呼圖代行省事糧盡軍稍散伸築戰壘城外皆有屏曰迷魂糟元兵來薄屢卻之呼圖走南山都尉開門降伸轉戰至偃師被執不降不屈死致異續綱目作齊克伸執見元將塔齊爾語不遜兵卒曰汝能北面一屈膝貸汝命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頭南向遂殺之右丞相樞密使兼左副元帥壽國公完顏薩布原作賽不始祖弟博和哩後貌魁偉有大畧泰和中從侵宋為都統大捷於溱水貞祐初簽樞院知臨洮改鳳翔權右都監屢敗宋夏兵興定初侵宋屢勝擢招討觀察使副出兵河北招降晉安皇甫珪等還樞副援河東戰屢捷進復河中哀宗立拜平章進右丞相屢蹶屢起天興二年七月行省徐州部將郭恩與叛賊郭貞嚕相結殺元帥商瑪父子及赫舍哩算卓十月貞嚕遂糾麻琮襲破徐州薩布投河不死乃自縊琮以城降元尚書右丞樞密副使完顏呼沙呼原作忽斜虎字仲德海蘭路人負文武才第進士歷州郡貞祐初為元侍盡解其語率降人萬餘來歸授邳州刺史哀宗立權簽樞行院徐州移知鞏昌行帥事均有政績進行省以參政行省陝州汴京急率兵入援值帝東遷妻子留京城五年不入視拜右丞兼樞副從至歸德命行省徐州討平王德全亂及官努誅議遷蔡贊成之至則領省院事事無鉅

細悉親為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忘西幸蔡肇意為近侍阻每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帝命修見山亭及同知衛為遊息所諫而止定進馬遷賞格得千餘匹分道徵兵軍聲稍振及被圍
營畫禦備撫循士卒戰沒者衆城陷率軍巷戰聞帝縊乃赴汝水死掌軍務信賞必罰號令嚴整軍士効用無異心南渡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呼沙呼一人而已權參政烏凌
阿呼圖中京破奔蔡守西面城陷投汝水死忠孝軍元帥蔡巴爾原作八兒元將布展圍蔡潛軍擊退之承麟立禮畢巴爾不拜曰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遂戰死
都尉毛佺恩州人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子先戰沒又滑州關忠磁州郭乙同日戰死皆贈官時人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帝曰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
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馬得不怨帝默然城父令李用宜楊春據亳州作亂為所殺春以城降宋判官劉均林慮人先元兵至仰藥死行尚書事王賓字德
卿亳州人進士舉兵討楊春春遁復其城鎮防軍崔富格作亂殺之及魏節亨孫良孫玖珠王進皆被害左副點檢溫都察遜原作溫敦昌孫皇太后姪命捕魚練江遇伏戰
死前監察御史納塔和碩台蔡城破慟哭赴水死鎮南節度副使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博通書籍第進士守備之策時相倚重蔡州破死
於難禮部尚書舒穆嚕世勣字魯航第進士父元毅死王事蔡城破世勣與子嵩均死嵩字企隆進士攷異中州集官應奉翰林文字應奉翰林文字宋
九嘉字飛卿夏津人第進士致仕後沒於癸巳之難御史王國綱字正之宏州人奉詔諭河中遇元兵見殺攷異歸潛志云翰林王彪出刺州未赴南京被圍飲藥死史未載
吏部郎中楊居仁字行之大興人進士國亡北渡舉家投黃河死左都監知鳳翔府郭哈瑪爾會州人屢敗夏兵甲午春蔡城已破汪世顯叛降元
遣使招降不從時西州無不歸順者獨哈馬爾堅守孤城兵至力戰自焚死城中人無一降者攷異哈瑪爾原作郭蝦蟆元史竺邇傳之郭斌即蝦蟆也見錢竹汀諸史拾遺哀宗紀未載元史太
宗紀七年十一月奎騰攻石門金便宜都總帥汪世顯降世顯字仲明鹽州人僉樞院事草火額爾克原作訛可本內族元兵破河中戰死鄭州防禦使烏
凌阿耀珠元帥馬伯堅以城降元耀珠死之平章完顏哈達原作合達副樞伊喇布哈原作移刺蒲阿三峯山兵敗均走鈞州城破先後被殺元
帥瓜爾佳實倫許州軍變被殺時鈕祜祿全周蘇椿等同死徐州元帥完顏烏里遇元兵於楊驛店力戰死時慶善努及睢州刺史張文壽同死行省
圖克坦伊都時宿州高拉格等作亂殺節度赫舍哩阿古父子推伊都主帥事不從至穀熟遇元兵死之行省阿布哈努色爾原作阿不罕奴十刺河解元帥
趙偉謀叛殺之元帥完顏珠爾原作猪兒軍將賀德希從帝渡河與元兵戰南岸均死元帥完顏呼圖魚山張攣謀叛殺之樞副兼參政
實嘉紐勒琿原作石盞女魯歡官努叛殺之及左丞李蹊三百餘人參政完顏納新原作奴申與樞副完顏薩尼雅布守汴京被崔立殺陳州行省鈕

祐祿納新亦作奴申都尉李順兒作亂與招撫使劉文起同遇害行尚書盧芝行侍郎石玠二人往召武仙入援玠為仙殺芝走為亂卒所害元帥瓜爾佳當格蔡城圍急為總帥王銳所殺臨渙令張若愚城破為元兵殺扶溝令王浩為叛民錢亨李鈞所殺大制使因世英使國安用還至宿州遇元兵死之都尉王愛實蔡州被攻戰死權點檢完顏色哷默哀宗殉國召侍御等同死屬奉御涇實焚幽蘭軒收帝遺骸瘞之經實一作絳山後不知所終提控畢資倫為宋執囚鎮江土牢十四年國亡設祭江岸大哭投江死參政富珠哩羅索帝謚與總帥元志元帥王善爾赫舍哩柏壽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時中丞權參政張天綱城破為宋孟珙得械至臨安命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答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金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奏其語宋帝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令供狀不肯書虜主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而宋史全文云端平元年四月授天綱武翼大夫給袍帶汪劍潭謂當大書於簡以正金史之訛本傳字正卿霸州益津人詞賦進士歷監察御史以鯁直聞云